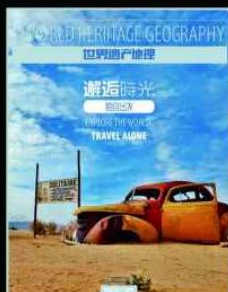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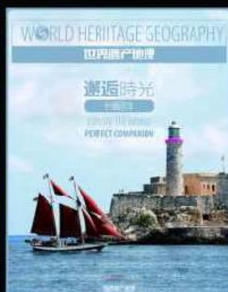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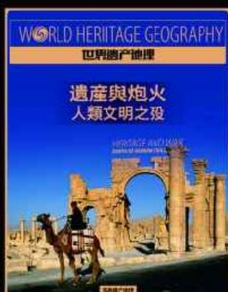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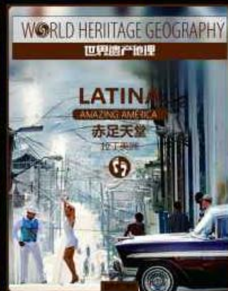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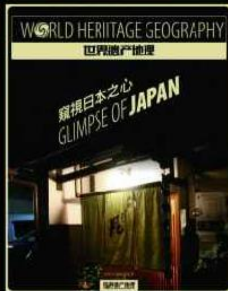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共10本）

——行走世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共10本）

——行走世界

总目录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邂逅时光——独自出发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邂逅时光——与爱同行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邂逅时光——长情陪伴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遗产与炮火——人类文明之殒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博物馆奇妙物语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赤足天堂——拉丁美洲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窥视日本之心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穿越神话秘境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与世界分享梦想——四大顶尖名校大师与建筑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消失的记忆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邂逅時光

独自出发

EXPLORE THE WORLD

TRAVEL ALONE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

世界遗产地理

目录

从D1高速路出发

阿拉斯加:重返荒野的旅程

麦德林、波哥大：从世界最危险的城市经过……

彩虹河与印加古道：赤足走过南美天堂

委内瑞拉安赫尔瀑布：天使的视角

基多，就在此山后

靠近地球“盛怒之火”

帕劳：北纬7度的故事

罗托鲁阿：一片神奇热土

在天与地之间——直升机飞越霍比特人的故乡

波隆纳鲁瓦找寻青苔下的短命辉煌

找寻古波斯的沙漠绿洲

穿过纳米比亚的海洋与沙漠

夺宝奇兵：利比亚沙漠探险

阿曼：在沙漠的禁区

在伊斯法罕邂逅“半个世界”

日本知床：“知”尺天涯

朝鲜行记

行进喀喇昆仑

天坑：亿万年的守望

稻城亚丁：天堂触手可及

版权信息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邂逅时光——独自出发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6©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08315-20160722

最后修订：2016年09月01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从D1高速路出发

路过一些地方，遇到一些人

捷克有一条编号为D1的高速路，这个国家的一座座城市被它贯穿起来：布拉格、利托米什尔、库特那霍拉、布尔诺、特热比奇……从这条高速路出发，会路过一些地方，遇到一些人，见证捷克灿烂的文化遗产。

撰文/韩葵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和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之间，有一条长度整整200公里、编号为D1的高速路。刚到捷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条路，后来经常往返其间。这条路以“搓板”和无休止的维修闻名。虽然对路况多有抱怨，但我们还是会习惯性地驶入D1高速路。



利托米什尔:

有斯美塔那和古堡的地方

D1高速公路是连接捷克首都布拉格和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之间的重要道路，古城利托米什尔就坐落在布拉格与布尔诺之间。

第一次去利托米什尔算是慕名，不过并没有做什么功课。开车进入这座看起来有些落寞的小城，我就在想，它的老城中心会有惊喜吗？

一位中年女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在林荫小路上讲解路边的植物。他们的前方是一座1907年建起来的、堂皇的新文艺复兴建筑。建筑的门前几个年轻人在聊天，楼里传来嬉笑声。绕过这所建筑，眼前是一个狭长的小广场——斯美塔那广场。这里貌似利托米什尔的中心区，让我一下子想起诸如瓦格纳的拜罗伊特、捷克古镇泰尔奇。与其他城市广场比较而言，这里稍欠几分规模，少了些许修饰，斯美塔那静静地站立在广场一端，如同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骑着马的瓦茨拉夫一样。

捷克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贝德里赫·斯美塔那（1824～1884）出生在利托米什尔，童年在这里度过。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做纺织品生意，后来经营啤酒厂。最重要的，这位父亲有音乐天赋，是弦乐四重奏的演奏员之一，并对他的第十一个孩子——贝德里赫·斯美塔那给予了音乐启蒙。也是在利托米什尔的哲学院，6岁的斯美塔那进行了人生首次钢琴演出，人们还记得他当时弹奏的是法国作曲家丹尼尔·奥柏的作品。

这座城市为7岁时便随家人从这里走出去的、后来成为捷克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斯美塔那，建造了一座安静的雕像，并以他的名字为中心广场命名。此后，这里又修建了一座音乐厅，创办了斯美塔那利托米什尔国际歌剧节。如今，那片狭长的广场成为城堡中庭的露天舞台，节日期间人潮涌动、乐声无处不在……

如果放下导览图，仅凭直觉在老城内游逛，就会不自觉地走上利托米什尔城堡。这里为何会建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呢？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十足的外来客，只会用先入为主的地理概念想问题。

城堡的故事还要从一千年前讲起。利托米什尔城堡诞生于公元10世纪末，1568～1581年期间，佩尔施特那家族的符拉迪斯拉夫二世，将这座中世纪城堡，改建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符拉迪斯拉夫二世是16世纪波希米亚王国的外交家、大臣和贵族，他推崇艺术和科学，城堡的风格无疑体现了他的品位。

欧洲历史就是这样，可以分解成每片地区甚至每栋建筑的历史，也可以分解成大大小小的家族历史。家族历经风雨得失，向前向后上千年；跟他们曾经紧密相连的物质资产，承载着朝代更替、家族兴衰，翻翻物事也有几百年。

当代捷克外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说过：“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如果要我列出曾经有谁侵占过我们的财产，将是一长串名单。16世纪新教改革运动之后，哈布斯堡查理五世发动战争，瑞典国王以后，拿破仑之后，巴伐利亚国王之后，一战之后共和国成立，对传统领地的改革还有不动产征用，二战中纳粹侵占，还有战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充公……所有这些过去以后，你会发现财产没有任何持久性，只有当时的价值而已。”

● 特热比奇犹太社区及圣普罗科皮乌斯大教堂。摄影/周剑生



• 博物馆旁的斯美塔那雕像。斯美塔那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称，伏尔塔瓦河的激流声是捷克人心灵的呼唤。供图/Gaopinimages

于是，我不再对佩尔施特那家族刨根问底，一座城堡总有最初的缔造者和其发展轨迹。一座城市也往往会因为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声名远播，犹如我们在奥地利不会错过的萨尔茨堡。那幢城堡、那座老城，其实远远不如粮食胡同里诞生的那个叫做莫扎特的天才出名。

库特那霍拉:

比白银更出名的是白骨

从利托米什尔出来，再拐上一条岔道，就到了库特那霍拉。库特那霍拉在布拉格东南约72公里处。

库特那霍拉曾经是波希米亚的钱袋子。那是一个银子比什么都珍贵的年代，许多人经历过。所以，现在我们还习惯说“挣点银子”。传说中的那个时代，无数人曾经憧憬发财，纷纷涌到这里淘银子。公元1300年，国王瓦茨拉夫二世颁布皇家采矿特许令，使库特那霍拉成为王国第二重镇和造币中心，这里也随之成为波西米亚金融中心，中世纪时期的城市规模甚至可以与当时的布拉格媲美。

其实，今天的库特那霍拉，比白银更出名的是白骨。

第一次听说捷克有座用人骨装饰的教堂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先是吃了一惊。然后，不断听人说到“震撼”二字，似乎此外别无语言可以表达。那时候，我觉得能看到那样的景象简直匪夷所思。而此刻，眼前是五座全部用灰白色的人骨堆积而成的塔。举目仰望，几束细细的白骨连接成中轴支架，碎骨组成八条吊线，垂吊着八个灯头。每只灯头均由八块片骨组成，好像盛开的莲花，中间托着骷髅头，头顶上是放蜡烛的底托。

纯真可爱的天使随意地坐在锥形柱顶端，举着胖嘟嘟的小手，稚气的眼睛却有些哀怨。天使下面的柱棱，从上到下有七层，每层都摆放着口衔长骨的骷髅。

1278年，塞德莱茨修道院长从耶路撒冷带回一捧圣土，恭敬地铺洒在公墓墓园。因为这捧圣土，“圣坟”的名声逐渐传遍整个波西米亚以至周边中欧地区，越来越多的富人希望身后能埋葬在这里。14世纪，由于黑死病蔓延，仅1318年，“圣坟”遗冢就增加了3万多个。15世纪胡斯战争后，墓园更扩大到3500平方米。公元1511～1661年间，教堂的神父陆续将这些骸骨收藏在教堂地窖中。公元1870年,受雇于施瓦岑贝格家族的木刻师傅灵特，用从此地挖掘出来的4万具枯骨（也有资料显示为7万具），彻底消毒后,做成十字架、门楣、家徽与签名，装饰教堂。



- 捷克地图。 制图/吕寅

面对人骨教堂，一些人会好奇地跑进去看个究竟，也有人说里面阴气太重，拒绝进入。阴森的感觉并非错觉，我站在里面，被浓重的冷气息包裹，思想几乎停滞。倒是很好奇看门人的感受。里面的空气和外面的阳光在他的座位上交汇，不知道他会不会偶尔想起些什么。

布尔诺:

民居里的私人别墅

离开库特那霍拉，继续沿D1高速路行驶，就可以到达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做贸易的时候，我们总来这里看交易展览会。捷克最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中心建在布尔诺，而不在首都布拉格，这是当年搞地区平衡的结果。

布尔诺附近有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主战场，如今那里有一座和平纪念碑。奥斯特里茨战役是拿破仑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是拿破仑战争开端年代的重要事件。

和布尔诺这座城市有关联的人是作家米兰·昆德拉与遗传学之父孟德尔，而这座城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则是一幢私人别墅，它坐落在一条很普通的街道上。

图根哈特别墅是一座形如车库的白色平顶房子，在今天看来或许很平常，但把时光回放到

1930年代，它可算是现代主义的杰作。于是2001年，别墅建成70年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忍不住按响了门铃。

别墅的主要参观区在中间层，从楼梯下来，不觉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约300～400平方米的空间，全无墙面所隔，中间只有一道五、六米宽的大理石影壁，和8根作支撑的金属柱。朝向阳面的东南墙壁和西南墙壁搭成直角，由十几扇通天玻璃排列组成，每扇玻璃大约有2米多宽，每两扇连在一起成为一对。顶部的玻璃槽隐入屋顶，底部玻璃槽嵌入地面。

西南方向，透过玻璃，花园尽收眼底。东南方向是暖房，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单色的真丝窗帘从屋顶垂落到地面，不同的会客区之间，也用这样的帷幔分割。一阵舒缓的响动，两对通天玻璃竟然下沉，如此大规模的开窗，使参观者们惊叹连连。整个楼层都是全景式的，直上直下、天地相通。书架占据了整个墙面。半圆形会客厅的背景，用十二块一米宽的木板，在屋顶与地面之间做支撑。整个房子，看不到门框，门扇都直通天地，完全是开“墙”关“墙”的感觉。家具以直角、单色为主，桌子方圆洗练，椅子则追求时尚造型。

视觉被冲击了一阵子之后，“极端”两个字从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这种设计风格的精髓是用极度的减法营造极致的奢华。而这种“极端”的设计理念、材料结构，特别是对玻璃和钢架的应用，在1920～1930年代，开辟了现代建筑之先河。这样的原因，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评委们，面对大量复制品家具，也无法释怀，不忍将其排斥在《世界遗产名录》之外。



• 在人骨教堂内，纯真可爱的天使坐在锥形柱顶端，举着胖嘟嘟的小手，稚气的眼睛却有些哀怨。供图/CFP

图根哈特（1895～1958）先生出生在犹太人家庭，是纺织厂厂主。他“反感充满雕像和地毯的房子”，图根哈特夫人（1903～1970）则喜欢明亮简洁的空间。她21岁曾嫁给卫斯，和图根哈特谈婚论嫁之时还是“卫斯太太”。

图根哈特的父亲送了一块土地给他们作为结婚礼物。1927年，图根哈特先生邀请德国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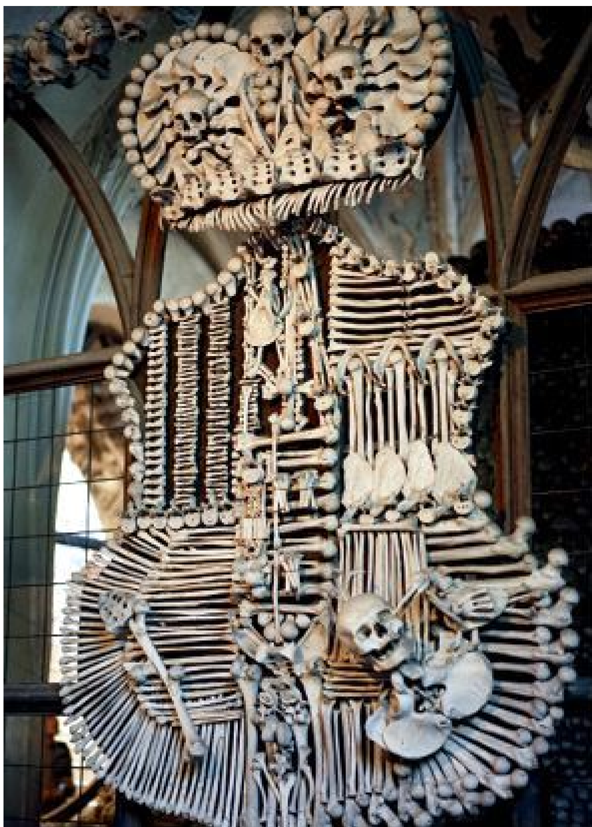
林的著名设计师密斯·范·德·罗厄开始做房屋的建筑设计，1929年6月别墅动工，1930年年底图根哈特夫妇迁入。

然而，图根哈特夫妇只在这幢别墅里居住了8年。后来，德国纳粹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别墅的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如今，这幢别墅已被转让给政府，面向公众开放。

特热比奇:

唯一完整的犹太区遗迹

从布尔诺沿着D1高速路返回布拉格，途中转出，不远处有一座叫做特热比奇的城市。特热比奇就坐落在伊赫拉瓦河畔。



•人骨教堂建于14世纪，其内部的装饰却都是用人骨做成的。供图/CFP



● 利托米什尔城堡的拱廊。供图/东方IC

中世纪时期，犹太人就星星点点围绕在伊赫拉瓦河边聚居。16世纪末期开始，一些犹太人买下大片的土地盖房子，和天主教家庭毗邻而居友好相处。到17世纪中期，犹太人的数量进一步上升，他们卖自制的手工艺品，做裁缝，制作皮革和玻璃器皿。到了18世纪，这里的犹太区已经形成规模，修建起近百所私人住宅，会所、犹太教堂、学校、啤酒厂、墓地、酒窖……一应俱全。而1723年当地颁布了一条法令，把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分割开来，实行注册制度。这一时期，犹太区的发展停滞了。1849年以后法令取消，而犹太人区域的人口也开始减少。富人外迁，社区里的老屋被转卖给天主教徒。二战更令这里的犹太人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特热比奇拥有以色列境外唯一完整的犹太区遗迹，是中世纪到20世纪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共存的见证。这里还有犹太人的墓地，和规模宏大的圣普罗皮乌斯大教堂，它们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来欧洲之前，犹太人的概念在我脑子里其实挺抽象的。到欧洲以后，才发现到处都有犹

太人的痕迹。这个民族“出产”了海涅、门德尔松、卡夫卡；“出产”了马克思、柴门霍夫、弗洛伊德；“出产”了卓别林、毕加索、爱因斯坦；“出产”了雷曼兄弟、格林斯潘、索罗斯……无人会否认犹太人的优秀和杰出，也无人不唏嘘这个民族的沧桑和曲折。

踏在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古老的街道显露出岁月积累的气韵。不知谁家在播放音乐，偶尔有当地人迎面走来，跟我们微笑着打招呼。

如果仅仅漫步于此，脑中会闪出“岁月静好”这样的词汇。然而岁月并不静好，一如图根哈特夫妇的命运——在我们看不见的时间里烟消云散。

从D1高速路出发，路过一些地方，遇到一些人，也见证了捷克灿烂的文化遗产。

（本文作者系捷克籍华裔作家）



● 在圣普罗科皮乌斯大教堂做礼拜的人们。摄影/周剑生



●捷克利托米什尔城堡的外墙。供图/东方IC





• 犹太公墓。捷克的老犹太公墓在二战期间未被破坏，如今这里有一个紧挨着该墓地的博物馆，讲述布拉格的犹太人历史。摄影/周剑生

捷克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捷克不到九9万平方公里的国度里，已经有12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布拉格历史中心

2、克鲁姆洛夫历史中心

3、泰尔奇历史中心

4、泽列纳-霍拉的内波穆克圣约翰朝圣教堂

5、历史名城库特那霍拉圣巴拉巴教堂及塞德莱茨的圣母玛利亚大教堂

6、莱德尼采和瓦尔季采文化景观

7、霍拉肖维采古老村落

8、克罗姆涅日什花园和城堡

9、利托米什尔城堡

10、三位一体圣柱

11、布尔诺的图根哈特别墅

12、特热比奇犹太区及圣普罗科皮乌斯大教堂

阿拉斯加:重返荒野的旅程

阿拉斯加（Alaska），一个充满荒野味道的名字。曲折的海岸、起伏的山峦、壮阔的冰川与漫山遍野的苔原、闲庭信步的灰熊、成群迁徙的驯鹿仍旧主宰着这片大陆，捍卫着这片“最后的净土”。一位地理老师贯穿冰雪大陆的旅行耗时半月。雪地公路驾驶是十分艰难而且独特的体验——人的成长，需要一次重返荒野的旅行。

撰文/朱岩





• 以麦金利山为核心的迪纳利国家公园，霸占道路的灰熊。摄影 / 朱岩。

阿拉斯加，一个充满荒野味道的名字，源自本地土著使用的阿留申语“alaxsxag”，意指“伟大的土地”。它独据美洲西北角，远离美国本土，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它比著名的德州、加州面积之和还要大出一截，与中国新疆的面积相埒。

而在这广袤的荒原上，时至今日，也仅仅生活着不足80万人，每平方公里刚过0.5人。因此，最早在此定居的阿留申人、因纽特人与印第安人在这片土地上仍有一席之地，占全州人口的15%以上，远高于美国其他各州的原住民比例。

也正得益于此，曲折的海岸、起伏的山峦、壮阔的冰川与漫山遍野的苔原、闲庭信步的灰熊、成群迁徙的驯鹿才仍旧主宰着这片大陆，捍卫着这片“最后的净土”。

前途未卜的阿拉斯加之路

在前往阿拉斯加之前，我已在美国多次自驾，车迹遍布30余州。阿拉斯加的公路网在美国各大州里最为简洁明了，因此自驾前往是最便捷的方式。全州的公路主要集中在东南部人口、城市相对密集的区域，主体部分呈“8”字形分布，并向西南、东南、东、北四个方向略有延伸，与黄石公园里的公路结构颇为相似。

“8”字形的公路的北方顶点是著名的极光之城费尔班克斯，西侧途经麦金利山所在的迪纳利国家公园，南侧两角则是Palmer与Glennallen两座小城。东侧经“二战”时期为抵抗日本侵略而修建的战备公路——阿拉斯加公路可通往加拿大与美国本土，而费尔班克斯以北，则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的道尔顿公路，一直通向北冰洋沿岸。

与美国本土相比，这里公路的编号系统也简单得多，不再有不同等级与方向的区分，只是从1号公路排列到11号公路，每条公路都有一个简洁好记的名字。

在近5万公里的行程里，唯一与我始终相伴的，是一台车载GPS。无论是开自己的车出行，或是飞到另一座城市租车上路，只要在美国复杂的公路系统里驾车，都少不了GPS的帮助。美国出色的地址系统又使得GPS使用起来格外便捷。去阿拉斯加自驾，我当然还是带着它上路。

不料百密一疏。当我在安克雷奇顺利办好租车手续，准备上路时，却发现GPS在输入地址之后竟然无法导航！反复研究才发现，原来GPS里的地图数据只有美国本土的48州，不含阿拉斯加与夏威夷。没有了GPS的我，顿时慌了神。先后尝试了种种方法，都无法解决。于是，在研究过行驶的路线后，我决定就凭最原始的方法——纸质地图——上路。

这原本是很冒险的决定，却因了阿拉斯加简单明了的公路网，而在一路上没有给我带来太多麻烦。但是，另外3个难题：路况、冰雪与野生动物，却在一路上不断地考验着我的驾车技艺，甚至超乎我原本已经作出的最坏估计。



●阿拉斯加第一大城市安克雷奇。全州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这里。供图／全景图片



● 安克雷奇海岸野生动物保护区-湿地的鸟类。摄影／朱岩

我嗅到了自然的味道

我的行程从安克雷奇开始，沿着一条条荒原公路，追逐摄人心魄的

自然美景与人文遗存。

安克雷奇是阿拉斯加第一大城市，全州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这里。不过它并不是首府所在地——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这或许是美国的一个传统。城市干净整洁，充满现代气息，但是，路边绚烂的花圃与围合在城市四周的高大雪山，已经让我嗅到了自然的味道。

第一站，我驱车沿苏厄德公路南下，前往基奈半岛上的港口城镇苏厄德。基奈半岛位于阿拉斯加南部，北有楚科奇山脉阻挡严寒，南临太平洋，受阿拉斯加暖流影响，是阿拉斯加气候相对最温和的区域，可以看作是阿拉斯加的“江南”。

时值5月下旬，我选择此时旅行，本是为了避开即将到来的夏日旅游旺季，并一睹野花与冰雪并存的胜景。不过，这一年的春来得格外迟，冬的冷峻远未褪去，冰雪几乎成了此行最大的主题。

车一驶出安克雷奇，公路两边映入眼帘的即是冰雪覆盖的山林原野景色。稍行数里，就是面积广阔的安克雷奇海岸野生动物保护区。这是一片沼泽地，我将车停在路边，沿木栈道走入湿地深处。由于气温未见回升，花朵尚未绽放，植被依旧枯黄，背阴处还点缀着厚厚的积雪。不过一处处水中滩渚上，上下翻飞的海鸥已在求偶、筑巢，预示着春天的到来。鸟儿们不曾被人类惊吓与伤害，对我的到来没有显现出丝毫畏惧。

看着眼前和谐的图景，我想到了在课堂上总会给学生讲述的湿地的意义。湿地，传统上总被人定义为“尚未开发的荒地”，好像被人类开发才是它唯一的价值。而实际上，湿地在自然环境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是植物的原乡，鸟类与大量其他生物的家园。并且，健康的湿地有着强大的环境净化能力，被称为“地球之肾”。在安克雷奇城郊就有这样一片保持着原生态的湿地，实乃城市之福。

抬头远望，公路另一侧已显露出阿拉斯加最典型的风景：雪山、冰川与峡湾。稀稀落落的冻雨时下时停。湿滑的路面，丝毫无碍于沿途壮阔的雪山冰川对我的震撼。

当路边石碑上记录的公里数归零，我就到了基奈半岛东侧唯一的小镇——苏厄德。小镇的得名，关系到阿拉斯加一段不得不提的历史。阿拉斯加原为俄国人所占。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害怕阿拉斯加被英国夺走，提议将其卖给美国。1867年，双方以仅仅720万美元成交。而促成这一交易的，就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苏厄德。

苏厄德今日人口约3000人，至今依靠海洋渔业为生。清早，在码头总能见到渔船与钓客满载而归，巨大的比目鱼几乎与人同高，而著名的帝王蟹在这里也只卖白菜价。对自然环境的呵护与适可而止的索取，是这里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

我来到苏厄德的另一大目的，是参观近在城边的基奈峡湾国家公园。这里有可以驾车抵达的山谷冰川，与可以乘船靠近的入海冰川。没想到，刚驶入公园大门不久，路就被冰雪阻断。

一位牵着巨大的阿拉斯加犬的中年女子看了看我的车，比画着告诉我："今年天冷，雪还没化。越往前路上积雪越厚，会没过膝盖，到接近臀部的深度。估计你的越野车也过不去的。"

听了她的建议，我只得放弃开着车看冰川的美好幻想。这是阿拉斯加的冰雪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



- 苏厄德小镇港口。这里的人口约**3000**人，至今依靠海洋渔业为生。摄影 / 朱岩



● 风雪后，路边休息的驯鹿。摄影 / 朱岩

在国家公园里怀念一个时代

开车从苏厄德返回安克雷奇，再一路向东，奔向此行第二个目标：兰格尔-圣伊莱亚斯山国家公园。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家公园，却是全美面积最大的一个。平坦的柏油路在公园西口的奇特诺小镇戛然而止。说是小镇，人口还不足100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采矿的装备？难道国家公园里还可以开矿么？”走进小镇上唯一的酒店歇脚，却被酒店的陈设引发了兴趣。

小店的老板大概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问题，从吧台后走出来，带我一点点参观挂在墙上的“宝贝”。“这是采矿的铁镐，这是照明的头灯，这是当时矿工的工资单，这是他们的行李箱……100年前，这里可是个热闹的镇子！”

老板的声音带我回到那曾经辉煌的年代。一个多世纪以前，这里曾经是热火朝天的矿场。公园内发现的巨大铜矿，吸引来大量的淘金者。短短27年时间里，从这里运出近60万吨铜，获利超过1亿美元。那个时代，肯尼科特与麦卡锡两个小镇兴起，居民众多，甚至有学校、报纸与红灯区。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矿产的耗竭，小镇先后沦为空城，直到国家公园成立，才借旅游之风稍稍恢复生机。

“你现在进去，还能在公园里发现当年矿场的遗迹。”老板的话把我拉回现实。“路边你能看到树林深处有不少房子，他们几乎都是当年矿工的家，现在后代还在里面居住。”

这在美国的国家公园里并不多见。我在美国学习公共管理，国家公园体系是我重点研究的对象。通常，一座国家公园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原生的自然环境。公园内禁止一切经济活动，如果公园范围内有常住人口，也必须迁出。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没有被强制迁出去吗？”起初，我带着来自课堂与书本的自信质疑道。

后来，我终于明白。既然矿场可以作为工业遗迹得到保护，那记录这段历史的人更不应该被忽略。就像一些原住民如果已在一片土地上生活了成千上万年，那么他们已经是这一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制迁出，反而会破坏已形成的平衡状态。将矿工的家留在这里，或许也是对这片曾经为人利用，今又回归自然的土地的无声见证。

告别老板，我继续驶向国家公园深处的麦卡锡小镇。前日刚刚下过雨，道路泥泞而颠簸。我开着SUV在路上躲躲闪闪，试图选择最平坦的位置通过，但时不时还是需要冲过一道深达半米，躲无可躲的水沟。公园的风景无可挑剔：河谷深切出来的峡谷，茂密的森林，巍峨的雪山，一切都吸引着我继续向前。

当我抵达道路尽头，爬上巨大冰川的末端，置身于完整的冰雪世界时，路上的坎坷早已抛诸脑后。



• 迪纳利国家公园。从麦金利山顶到山脚，多达**5500**米的高差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从极地

苔原、针叶林到冰雪带依次排布。供图／全景图片

暴风雪中，路消失了

离开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一路向北：前往“8”字型路的顶点，费尔班克斯有近500公里的路程，不过全程是柏油路，不再有昨日路况的困扰，我本以为自己会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然而这里是阿拉斯加。每当你低估自然的力量时，它总会给你有力的回击。北上的路，需要翻越横亘阿拉斯加中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东段。随着海拔的逐渐上升，天气渐阴，风雪交加。在接近山口时，我发现公路正在眼前逐渐消失。这不是幻觉！雪越下越大，而狂风更将路边的积雪卷集到路上。

天是白色，山是白色，路也是白色，前后都不见车——整个世界里只剩下白色，眼睛被刺激得几近雪盲。那个时刻，我的内心感受，只有绝望可以概括。我缓缓降低车速，依靠路边标示道路宽度的铁杆，尽量把车控制在道路范围之内，避免猛踩刹车，一点点在风雪中前进。即使如此，我还是差点横着滑出车道。

翻过山口，风雪渐小。亮黄色的分道线一点点显露出来，道路的边界逐渐清晰，我的心才又踏实下来。继续前行，风雪终停，阳光普照。我将车停在路边，回想1小时前的风雪，恍如隔世。真正的自然，就是如此多变与残酷。在那风雪里，我开着如此先进的越野车依旧战战兢兢。如果独自徒步，也许不再有见到阳光的机会。敬畏自然，当止则止。

次日，我从费尔班克斯出发，继续北行，希望一探北极圈。艳阳高照的天气让人心情大好，不必再担心暴风雪的侵扰。不过，阿拉斯加公路自驾的第三个难题——路况，再次开始显露峥嵘。

从费尔班克斯向北的公路被称为道尔顿公路，全长400余公里，可一直通往北冰洋沿岸的蛮荒之地。公路建成于1974年，因为在北极圈内发现了大规模油田。道路的名字来自詹姆斯·道尔顿，他终身致力于阿拉斯加油田开发、早年奋战在北极石油勘探前线。行驶在公路上，路旁一直相伴的阿拉斯加输油管道仿佛诉说着这条公路的故事。

公路至今没有铺设柏油，路况极差，且气候严酷。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对自驾游客的吸引力。因为，它是最荒凉的公路，是美洲最北的公路，是唯一跨越北极圈、直达北冰洋的公路。

这里是山的世界，熊的王国

我在阿拉斯加自驾的最后一站，是最有名的迪纳利国家公园。公园内的麦金利山，海拔6190米，是北美洲的最高峰。开车驶出费尔班克斯不久，就已经可以在路边的观景台远眺到麦金利山的身影。愈行愈近，山也愈显高耸。雄伟的山体印证着原住民为它起的名字——迪纳利即是“大山”的意思。

以麦金利山为核心的国家公园被称为迪纳利国家公园，领地广阔，是美国面积第三大的国家公园。从麦金利山顶到山脚，多达5500米的高差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从极地苔原、针叶林到冰雪带依次排布。当风雪来临时，这里会呈现白雪皑皑的一片壮阔之色。进入公园内部只有一条公路，但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尽可能减少对公园内生物的影响，在15英里以远的路段只能乘坐公园内的巴士。

那日清晨，我开车到游客中心，换乘巴士深入公园内部。在这里，我第一次明白了公园宣传单上“熊在公园里拥有绝对路权”的意义。行驶在公园内的砂石路上，车速缓缓地降了下来，司机小声告诉我们：“请保持安静，向前看。”前方的路上，两只灰熊正慢悠悠地溜达，不时去路边的灌丛嗅嗅，寻找可口的浆果，再悠闲地走回路上。司机介绍说，熊虽然是居于食物链顶端的“最高统治者”，实际食性却颇为繁杂。坐在车上的我们，只能静静观察，等熊彻底离开公路，才能继续前进。在迪纳利这片山的世界，熊是真正的国王。人，无权打扰这片在自然的掌控下生机勃勃的土地。

这就是阿拉斯加。公路两侧，即是荒野。驾车行于风雪和荒野之中，或许能感受到自由的真谛；但更多时候，你发现的是自己的渺小。人的成长，需要一次重返荒野的旅行。

（作者系旅行作家，北京四中地理教师）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 波哥大是一座山城。老城里的街道，从高到低逐渐向玻利瓦尔广场倾斜。

麦德林、波哥大：从世界最危险的城市经过……

曾经，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被视为“罪恶之城”。如今，这座城市重归平静，成为哥伦比亚一道悦目的风景。电影《史密斯夫妇》把波哥大放到热带雨林中，真实的波哥大却在山里。那里从来都不是一个旅游城市，却有足够多的真实让我们了解哥伦比亚社会。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TIPS

波哥大那些值得一去的地方

波哥大景色秀丽、四季如春、名胜古迹众多，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被誉为“南美的雅典”。城内的许多名胜古迹蜚声于世，公元16～17世纪所建的大学、博物馆、天文台、教堂等古老建筑，迄今保存完好。

◎西蒙·玻利瓦尔公园：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园；

◎黄金博物馆：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博物馆；

◎盐教堂：一个利用废弃盐矿而建的并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黄金湖：有着非常美好的传说；

◎瓜塔維塔暗礁：一处非常值得一游的地方。



● 麦德林有一条数千米长的**Metro cable**，方便圣多明戈贫民区里**20**多万居民日常出行，从山脚地铁站一直连接到山顶，这条取得巨大成功的空中缆车公共交通系统，被视为让当年臭名昭著的麦德林脱胎换骨的开始。

毒枭、暗杀、街头暗战……在新闻报道中，哥伦比亚就像现实版好莱坞大片一样刺激连连。游击队对待游客的态度，甚至曾经让它赢得“绑架之都”的称号。那么，卡塔赫纳的安宁和美丽呢？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吧。2007年世界旅游大会在这里召开，让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到这里，于是，卡塔赫纳不得不按照人们想象的样子存在了。

那么真实的哥伦比亚是什么样子呢？或许需要去有更多哥伦比亚人聚集的地方见识一下。于是，我们离开卡塔赫纳，前往哥伦比亚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两座城市——麦德林和波哥大。

不一样的麦德林

据说从17世纪以来，卡塔赫纳美丽、古典的圣多明戈广场都没有被改变过。可是广场中心的那尊现代雕塑——侧卧着的青铜胖女人，却是不折不扣的后来者。她是哥伦比亚国宝级艺术家博特罗的作品。费尔南多·博特罗，1932年4月19日出生于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安蒂奥基亚省省会麦德林。所以，我们去麦德林的最初目的，是想看看博特罗成长的那方故土。

4岁丧父的博特罗，立志成为一名斗牛士，因为这在西班牙语国家是一夜成名的捷径。但他很快发现，绘画更能反映人类强烈的抗争精神。在亲友的资助下，博特罗转而投身麦德林画院潜心习画。1948年，16岁的博特罗在麦德林首开个展，并代表安蒂奥基亚省的画家到首都波

哥大办展。1950年毕业后，又到波哥大投师名门。1952年，20岁的他凭借作品《海岸》荣获第9届哥伦比亚国家艺术家沙龙奖，这笔奖金实现了他前往欧洲学习的梦想。

博特罗的艺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955年，他回到波哥大，展出从佛罗伦萨带回的作品，当时他的同胞对这些作品的态度极为冷淡。1957年，他在美国华盛顿举办个展，谁也没有料到，展览第一天全部作品就被订购一空。从此，这位驰骋于绘画界和雕塑界的艺术家声名鹊起。自1978年始，博特罗在挪威、瑞典、美国、意大利、波多黎各、日本、西班牙、墨西哥、德国、匈牙利、中国和法国等世界各地举办巡展。他的作品和才华得到举世公认，成为那个年代世界画坛的五杰之一。

麦德林的安蒂奥基亚博物馆，得到了博特罗赠予的 140 件作品和 21 件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他还捐赠了 23 件雕塑作为麦德林永久性的城市雕塑。博物馆外的广场，摆满了博特罗捐赠的雕塑，这里从此更名为博特罗广场。“今天，哥伦比亚人民无须再面对我从前的问题。我学画期间，除了拉丁美洲的作品，从未有机会欣赏过一幅原作。”这就是博特罗捐赠作品的重要原因。

在博特罗成长的那个年代，麦德林并不是一个和风煦日的世界，不要说搞艺术，明天在哪里都是未知的。到了1980年代，这一切变得更加严峻——麦德林的孩子们每天面对的是无尽的恐惧和不知何时何地响起的枪声。这个被毒枭控制的城市，成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忧患。赫赫有名的哥伦比亚球星伊基塔说过这么一段话：“在麦德林，谁敢说自己和毒贩子没有关系？是毒贩子为这座城市建设了球场、学校、医院……你的生活不得不与毒贩子息息相关。我犯罪了？不，我只是在帮助我的朋友。”

因为有毒枭集团，几十年来麦德林一直被视为全世界最暴力的城市之一。然而去过之后，这里却成为我们最怀念的哥伦比亚之城——和善的人民，有靡靡之花盛开的行色匆匆的城。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 昔日的“毒窟”——圣多明戈贫民窟，和建在贫民窟里的西班牙公园图书馆。



● 麦德林的安蒂奥基亚博物馆，麦德林是哥伦比亚国宝级艺术家博特罗的家乡，博特罗捐赠了 **23** 件巨大的雕塑作为麦德林永久性的城市雕塑，博物馆外的广场，摆满了博特罗捐赠的雕塑。



• 波哥大的一家私人博物馆里的藏画。



• 这家私人博物馆的铜雕藏品。

“全球最创新城市”

麦德林的城是大气的—沿着长长的峡谷，从山脚一直铺陈到山顶。如此巨大的城，必然需要设计合理的公共交通网络。麦德林有一条数千米长的Metro cable（空中缆车公共交通系统），它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延伸，方便圣多明戈贫民区里20多万居民日常出行，从山脚地铁站一直连接到山顶。乘坐缆车看脚下的世界，几乎成了每个到麦德林的游客必做

之事。隔着透明玻璃，一睹麦德林禁地的真容。

这条取得巨大成功的空中缆车交通系统，与脱胎换骨后的城市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世人面前。所以，麦德林的市民们对缆车充满了感情，人们乘坐时绝不高声喧哗，地上没有任何纸屑，甚至还有强壮的青年为我们让座，或许因为我们是外来者吧。

到了终点站，一座特别的建筑，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三块完整的黑色巨石，醒目而又壮观地矗立在缆车站旁边，那是西班牙公园图书馆。

这三块巨大而美丽的岩石，居然是建在贫民窟里的图书馆，会有人愿意来吗？显然是我们多虑了。图书馆里外都是人，放了学的孩子们渐渐地聚集过来，图书馆的各种创意工作室，给孩子们安排了很多活动：写作、缝纫、绘画、计算机……这些课程，也是同样免费面对所有的居民开放。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坐满了安静的年轻人，在他们脸上几乎可以读到一种叫“虔诚”的东西。

看来由本土设计师Giancarlo Mazzanti设计的这座贫民窟里的图书馆，真的是用知识和教育改变了麦德林原来的面貌。

一个傍晚，我们在圣多明戈贫民区里碰上一场演出，所有的组织者和演员，都是附近社区里的居民，他们是深入贫民区的公益教育机构的学员。观众席早已坐得熙熙攘攘的，热情的居民还是在前排挤出了位置给我们。等待演出开始之前，身边的孩子在舔着冰淇淋，男人们喝着啤酒，青年玩着手机，女人们叽叽呱呱笑成一团。我想起一位当地人说过的话，“小的时候，我们连家门口都不敢出，就连汽车发动的声音都会让我联想到恐怖的枪声和炸弹声。”无法想象，今天这样其乐融融的地方，曾经是那样让人恐惧。

2013年，麦德林拿到了“全球最创新城市”的殊荣，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重新充满了自信。



• 波哥大玻利瓦尔广场。广场上多元风格的建筑，古希腊风格的国会大厦、法国风格的市长办公室、新古典主义的大教堂，还有漫天满地的鸽子，让它成为波哥大最吸引人的地方。

哥伦比亚咖啡文化景观

麦德林是哥伦比亚的著名咖啡产地之一。在纽约期货市场，哥伦比亚咖啡（MAMS）的第一个字母"M"，就取自于这座城市。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哥伦比亚咖啡文化景观是可持续的并且富有生产能力的文化景观的杰出代表，同时它也代表着一项独一无二的传统，一项对于全世界的咖啡种植区来说都具有强烈含义的传统。

“危险”的波哥大

如果要评选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波哥大一定极具竞争力。关于它的故事，似乎都裹挟着安第斯山的寒意。在电影《史密斯夫妇》中，史密斯夫妇相遇之地就是波哥大。影片中，在波哥大街头的小酒吧里，借着一点点酒意，茱莉起身，将手中的龙舌兰顺手掷进燃着篝火的汽油桶。瞬间，烈焰腾起，她的腰肢开始风情万种地舞动开来……

其实波哥大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城，地处安第斯山脉的苏马帕斯高原之上，海拔2640米。不同于卡塔赫纳，波哥大神秘、大气，看似亲切，却并不容易接近。恰恰是在避世和入世的交界口，空气里令人感到隐约的冷意。你能穿薄绒的夹层外套，她也可以着飘逸的背心长裙。

当然，这里也不像《史密斯夫妇》影片开头描述的那样，是一座暴戾而危险的城。否则，波哥大人就不会对这部电影如此心怀不满。市政府秘书长恩里克曾抗议说，在影片中，波哥大被描绘成一个“落后，酒店设施匮乏，充斥着暴力、混乱和贫穷、毫无吸引力的城市，如同世界末日一般”，可实际上呢？在波哥大，唯一的“危险”，便是你可能会不愿意离开。

高远的蓝天之上，太阳像点卯一样跳跃着路过每一栋彩色的房子：粉色的、蓝色的、黄色的……一群羊驼在城市里呼啸而过。波哥大的某一角，游客们总是企图在这里发现一些属于电影里的情节，关于黑帮、贩毒、绑架。当地人却想方设法把安全感带给外来者，从酒店前台，到街头的军人，到路人，他们总是很确定地告诉我们，这条路往左，到那个街口是安全的；这一条街是安全的，过了那条街一定不要往前走了；这里不能去，那里也不能去……生生地为我们在波哥大老城画了一个可以活动的区域。

波哥大最令人放心的地方是玻利瓦尔广场一带。哥伦比亚到底有多少个玻利瓦尔广场？不过，波哥大的玻利瓦尔广场应该是最大、最迷人的一个。

当初，波哥大和所有的美洲殖民城市一样，以一个主要广场为中心建设发展起来，所以，尽管今天的波哥大已经占地甚广，但玻利瓦尔依旧牢牢占据着波哥大的城市，乃至全国的核心位置。东侧是教堂，南侧是国会，国会后面是总统府，广场的西侧是市政厅，北侧是最高法院。宗教、行政、立法、司法，团团围绕。

多元化的风格，打造出今天的玻利瓦尔广场。不仅是指它的建筑物——古希腊风格的国会大厦、法国风格的市长办公室、新古典主义的大教堂……还有广场上的人群，甚至漫天满地的鸽子，让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故事。

广场上经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游行，可是怎么看起来他们像是来春游呢？游行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闲聊，分享着美味的芝士球面包。组织者的声音在喇叭里响起来，大家才懒洋洋地排成一个方阵，在广场上呼喊了几声口号之后，便沿着一边的大街游行出去了，几位胖乎乎的

大叔还不忘和我们摆个姿势求合影。

哥伦比亚人，大都是非常喜欢与人交流的，并且乐于助人。一本著名的旅行指南里就说到，就连讨价还价，也不过是他们要和你聊天的借口。所以，我们很快发现，波哥大的最大危险，就是会让人下不了决心离开。

波哥大和麦德林一样，曾经是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可如今，它们已经有了太多的变化。羊驼经过的路口、游行队伍经过的路口、我们酒店的路口……警察、军人比比皆是，甚至在通往彩虹河的公路两侧，不管会不会遇见危险，他们给予游客更多的安心。



● 波哥大玻利瓦尔广场上，最吸引人目光的就是南美特有的羊驼。

彩虹河与印加古道：赤足走过南美天堂

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流当属哥伦比亚的彩虹河，世界上最热门的徒步线路当属安第斯山脊上的印加古道。行走在彩虹河与印加古道，仿佛行走在南美洲的人间天堂。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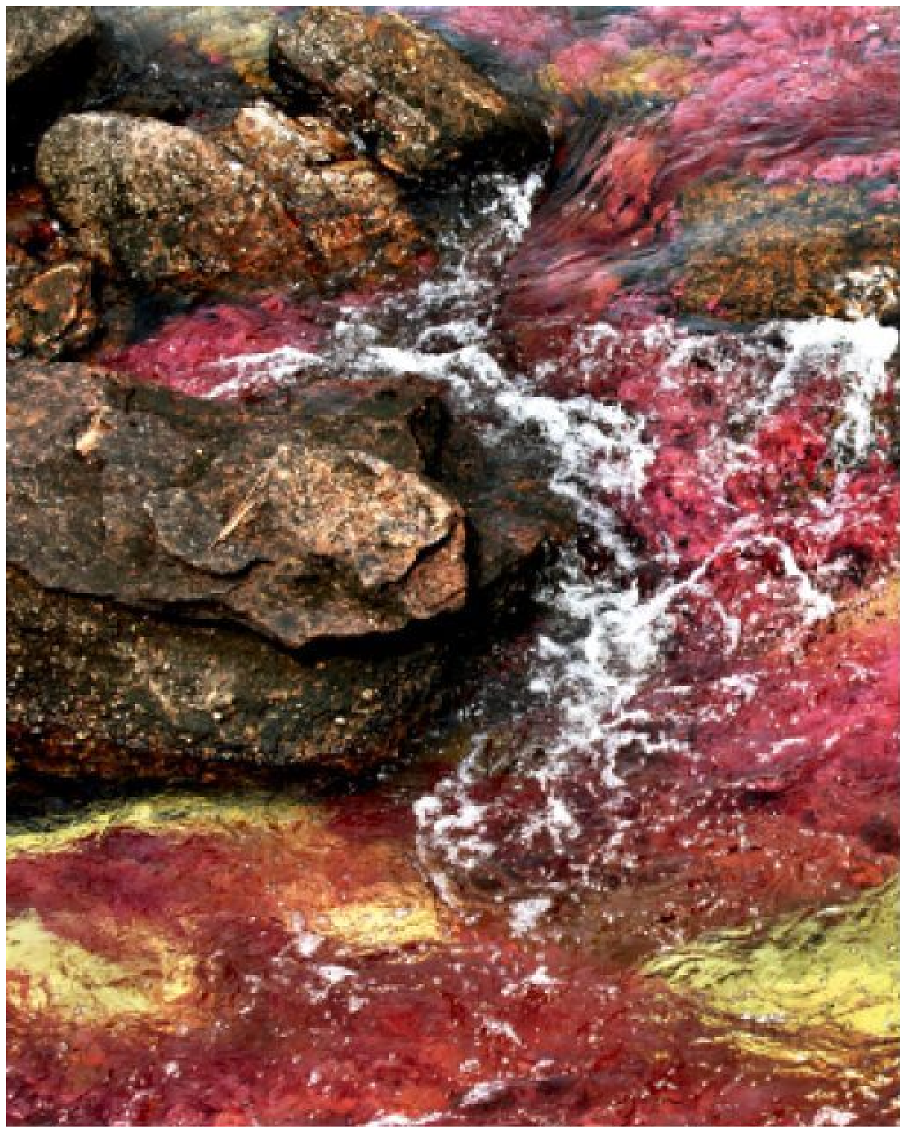


• 哥伦比亚的彩虹河。这一条彩虹河不是七色的，只有五种颜色，可已经足够惊艳，而且每年只有**6～9**月才会呈现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景象。

哥伦比亚的彩虹河（Cano Cristales）名气在外，游客却稀少，国外游客则更少。除却路途艰辛、交通不便，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地人口中的“危险”。几年前，彩虹河大片地区还是游击队的占领区，这里曾经发生过劫持游客事件。我们坐着的巴士，从波哥大到比亚维森西奥（Villavicencio）的路上，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一个持枪士兵站在路边。现在，虽然政府军已经控制了这个地区，可零星的游击队依然神出鬼没。政府现与FARC（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默契，这一带成为“非武装区”，2009年才开放观光。

中午离开波哥大，天黑透了才来到中转站——比亚维森西奥，120多公里的路，我们足足走了6个小时。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轻装去机

场。在马卡连那的导游马奥的率领下，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5个陌生人，将要一起在彩虹河度过3天的时光。



- 雨季和旱季交替之际，一种叫做**Macarenia clavigera**的水藻，在河里飞速生长，从最初开始的绿色，到黄色，到粉红，到玫瑰红，到红黑，加上中间无数渐变色，就形成了彩虹河的颜色。



- 彩虹河的一个发展项目，将旅游和当地发展结合起来，这一场舞蹈，就是当地的年轻人组织的。

彩虹河的传说

马卡连那小镇是去往彩虹河的据点，小镇不大，仿佛野地里生出的一块平地，一个中心广场延伸出去几条街，每条街都不超过100米。这里还有一间簇新的教堂，旁边的一棵树很大，展开的枝叶能遮蔽半个教堂。

如果说从波哥大到比亚维森西奥，从比亚维森西奥到马卡连那，还只是路途的折腾，那么，从马卡连那到彩虹河，就是考验人的体力和耐心了。从码头坐小船，大约半个多小时到对岸的某处，在那里，我们转乘加固改装过的越野车，40多分钟到了一个露天营地。然后就是渡河，徒步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彩虹河。出发之前，导游马奥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涂防晒霜，不要喷防虫药，暂别一切的护肤品，不然，就会影响彩虹河的生态。上岸之后，是一段山间的崎岖山路，大家都老老实实紧紧抓住车上的某个构件，否则就有随时被抛出去的危险。纵使这样，也把我们颠簸得七荤八素。

终于，在我们的眼前，深灰的礁石上，一条玫瑰红的河流潺潺流

过。所有的人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欢呼："彩虹河，我们来了！"

这条彩虹河，虽然只有五种颜色，但已经足够绚丽。它在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里跟普通河流没有什么区别，彩虹色的河流只出现在每年特定的季节（一般是在每年的6~9月），雨季和旱季交错之际，一种叫做Macarenia clavigera的水藻，在河里飞速生长。从最初的绿色，到黄色，到粉红，到玫瑰红，到红黑，加上中间无数渐变色。这些颜色，是有生命力的，活泼泼、水灵灵的。水藻们每一天，都把新的颜色注入河流。河流像被施了魔法，光影微微一动，河水便千变万化。心境被光和色轻易掌控，让人轻而易举地产生出欣欣向荣之喜。

彩虹河的昙花一现，是因为这种水藻的生存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河水流量，是控制藻类接触阳光照射的主要因素。旱季时，水量不足，水中的养分不足以维持藻类大面积繁殖；雨季时，水势又太过凶猛，会将河床上的藻类冲刷掉。

彩虹河对我们来说也许十分新奇，但当地居民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了。河流附近的一些地表名字都是当地取的，比如Carol's Pool就得名于一个故事：因为当时有个男人听说水中产子能减少疼痛，便要求妻子去溪边下游的一个安全的池子生出了女儿Carol。

向导马奥叮嘱我们，下河嬉戏、游泳都没有问题，但是水藻密集的地方，万万不要去打扰它们，要是它们生气了，第二年，就再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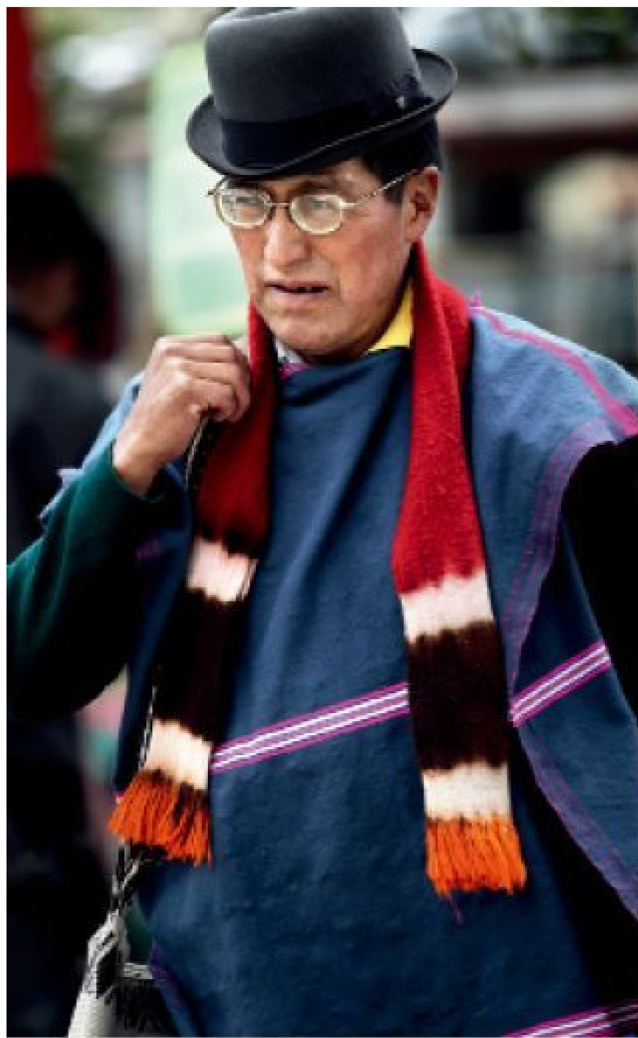
一位同行的成员有一个心愿，想在彩虹河做一个项目，将旅游和当地发展结合起来。一个晚上，他带着我们去观看了一场歌舞表演，演员都是当地人，第二天又把那些年轻人召集起来开了个座谈会，由他出资培训，希望通过当地人参与到旅游业中，共享发展的成果。或许，对于马卡连那人来讲，生活，有一天也能像彩虹河一样多姿多彩起来。



- 西尔维娅是哥伦比亚最传统的印第安支系——关比亚诺人社区的中心。每个星期二，他们都会从四面八方的山区汇集至西尔维娅赶集。



- 山里的印第安人，他们来赶集乘坐的就是这样老式的风格粗犷、色彩闹腾的巴士。



- 关比亚诺男人的传统装束。

TIPS

印加古道徒步注意事项

在印加古道徒步，虽然难度系数不大，但也有人因为准备不充分在中途撤回。首先，要注意防雨防寒。尤其是雨季，翻越山口时和晚上在营地可能会遇到下雨，不一定要穿着专业的防雨冲锋衣，带上一件雨衣，并不占地方。给相机和手机电池充满电。徒步期间充电并不是很方便，有备无患。做好防晒，带好途中补充体力的干粮、驱蚊水、太阳镜和塑料袋。

西尔维娅百年孤独

在海拔6000米的安第斯山脉的山脊，纵横着一条4万公里的险峻之路—印加古道，这条叫The Qhapaq Nan的古道，是组成印加帝国重要的南北向大路，它将整个印加王朝分成四个行政区（盖丘亚语为“苏尤”）—钦查苏尤、库蒂苏尤、安蒂苏尤、科亚苏尤。与此同时，它也是南美洲被殖民前覆盖最广、最先进的运输系统，以两条分岔众多的南北走向的道路为基础，最有名的一部分，就是赫赫有名的马丘比丘小径。印加古道连接了如今的6个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2014年，在这6国的努力下，印加古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哥伦比亚西南部，作为印加古道的起点，这里一共有9处遗产地，而哥伦比亚的另外两个世界文化遗产，铁拉德特和圣阿古斯丁也正在此区域，昔日的印加古道，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可当年在印加古道上来往的印第安人，依然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那里。

深居于高山里的小镇西尔维娅，是哥伦比亚最传统的印第安支系—关比亚诺（Guambianos）人社区的中心。每个星期二，他们都会从四面八方的山里汇集到西尔维娅去赶集，出售水果、蔬菜、传统草药和手工艺品，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时光似乎在这里停滞了。

铁拉德特是一块风水宝地，这里有高高的悬崖和青翠的山峦，铁拉德特的先人们把这里看成了投胎转世的好地方。这一带有4个地下墓穴

集中的遗址，有的只有几个洞，有的则有上百个洞，而洞最多的那个恰巧也是洞内装饰保留最多、最好的遗址。虽然同为世界文化遗产，铁拉德特比圣阿古斯丁显得要寥寂许多，关于是谁建造了铁拉德特的古墓穴，亦是一个谜题。

西尔维娅，深深地隐居于近3000米的高原里，弯弯曲曲的山路，几十米一个转弯，一转弯，就多了几分寒意。记不清转了多少个弯，我们到了西尔维娅。

西尔维娅生活着哥伦比亚最传统的印第安人，这些关比亚诺（Guambianos）的族系，虽然大多数都不住在小镇里，可每周二的印第安传统集市，会让西尔维娅这个僻远宁静的小镇变得活泼起来。他们会从四面八方专门来赶集。这个集市，是传统的原住民市集，大部分都是农产品及日用品，主要包括玉米、马铃薯、蕃茄、洋葱、木薯等各类新鲜水果蔬菜，以及印第安传统草药、手工编织的帽子，等等。

男人和女人们，一律都戴着笔挺的窄边黑色毡帽，裹着羊毛披肩，下着蓝色调调的过膝裙子。若要仔细区分，女人的裙子，就是大片长裙，而男人的，粗看是裙子，细看是缠在腰间的一块布。女人们的脖子上，套着无数圈白色珠串，手里忙碌地纺着羊毛，编织着印第安特有的图案，慢慢地积累成一方方的毛毡，或是一块披肩。

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世界，唯一熟悉的，是他们脚上穿的中帮皮鞋，深棕色、黑色，亮得发光，熟悉的款式，甚至可能就是“Made in China”的。

15世纪时，印加人占取基多，势力横扫了哥伦比亚最南部地区。随后，西班牙殖民者从海边逐渐推进哥伦比亚内陆，而西尔维娅僻居于高原深处，一直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传统，而不及防备的、时间的脚步，还是会留下一些印记。于是，在百年如一日中，偶尔也会有些许的感知，比如他们脚上穿着的这些鞋子。

这里是西尔维娅的百年孤独，或许，他们也根本不在乎，在这个集市上，在西尔维娅里，没有一样是为游客准备的。集市里，是他们所需的日常用品，小镇商店里，没有旅游纪念品出售。他们是哥伦比亚明信片里常见的身影，可在这里就连一张明信片都找不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外人到来，那一天，整个西尔维娅热热闹闹的，除了我们，就是一个法国男人，孤独地走在熙熙攘攘的印第安人中间。那一刻，我们才是真正的孤独者，仿佛是域外文明不小心留下的一点儿痕迹。

西尔维娅，一座以爱人命名的城，小小的孤寂的镇。这个小镇简单

得让人一眼望穿，可总又让人觉得在哪里会有一场故事可以不期而遇。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斯里兰卡：古城之魅》



点此阅读

委内瑞拉安赫尔瀑布：天使的视角

撰文/BÉNÉDICTE MENU　翻译/张蔷　摄影/STANISLAS FAUTRÉ-ragon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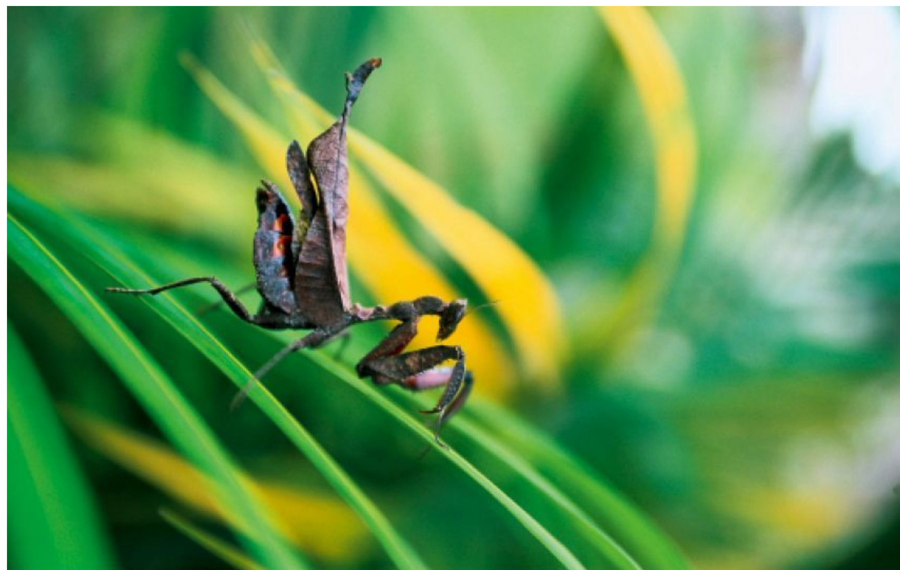
委内瑞拉是殖民者眼中的“黄金国”、拉丁美洲革命领袖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书中的“南美热土”、英国侦探小说之父柯南·道尔笔下的《失落的世界》……除此之外，委内瑞拉还拥有地球上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



•安赫尔瀑布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丘伦河水从平顶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的陡壁直泻而下，几乎未触及陡崖。



•委内瑞拉漂亮的金刚鹦鹉。



●埃尔多拉多森林里的螳螂。

小型喷气式飞机从沥青跑道上起飞，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的心脏随着飞机的急速上升，感受如同过山车般的晕眩。此次行程的终点站是安赫尔瀑布，瀑布地处热带雨林深处……

在甜品店吃的早餐此刻还不曾消化。这些甜品店一般是来自葡萄牙的移民经营的。委内瑞拉是一个混血人种居多的国家，种族繁多、肤色各异，葡萄牙人只是这个国家的面孔之一。从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到后来的移民热潮（哥伦比亚人、古巴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蜂拥而至），无数异乡客想来这里寻找机会。如今，委内瑞拉的原住民仅占总人口的2%。

开启时光之旅

坐在机舱后面的两位乘客是阿拉瓦人的后代，他们是去玻利瓦尔城（也就是以前的安格斯图拉）采购的。玻利瓦尔城坐落于奥里诺科河的岸边，曾经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商业港口。轮船在这里装配补给和货物，载着橡胶、奎宁、巴西木和棉花，驶向附近的安地列斯群岛。如今，作为玻利瓦尔州的首府，这里变成了一个充满殖民地魅力的漂亮小城。沿着河边散步，有时能看到河豚突然跳出水面……我们参观了《独立报》旧馆，以及画家吉苏·索托的博物馆。随后，我们前往格兰·萨瓦纳（即“大草原”之意），去那里开启一段传奇般的时光之旅。

坐落在圭亚那高原的格兰·萨瓦纳草原，拥有地球上最原始的地貌。

其地质结构形成于18亿年前，当时南美洲和非洲尚未分离，同属于冈瓦纳古陆。在草原南部通向巴西的路上，甚至还有一块35亿年前的古老岩石，被称为“处女石”。这块古老的石头就这样静默地望着这个国家——这里既有万众瞩目的“世界小姐”大赛，也有贫穷的居民，还有上千名淘金者。他们在这里挖掘土地、砍伐森林、污染河流，目之所及让人震惊不已。淘金者大量涌入卡亚俄和多拉多，这两座城市拥有戒备森严的监狱，其中的在押犯人数不胜数。在这些脏兮兮的城市里，不幸的人们在破旧阴暗的酒吧里挥霍着最后一点积蓄。

几天前，我们在这里稍事停留，然后向卡瓦纳延小村前进，那里是佩莫尼人的聚居地。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走入黑郁郁的森林，森林中随处可见黄色的小青蛙。我们一边向前走，一边饶有兴致地听导游的讲解：“亚马逊森林半公顷范围内的树木种类，几乎和整个欧洲大陆的树木种类一样多。只不过这里的土地，经受了几千年岁月的消磨，已经变得非常贫瘠了！”

矿藏固然丰富，但是生命太少了……学会适应环境是关键。每块凹凸不平的岩石上都长满了植物，它们顽强地向光生长，在乱石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它们把根深深地扎在了土壤中。大自然以此循环！

接下来，我们将穿越雷纳山脉，去那里探索广袤的平原和层出不穷的山峦。它们仿佛是某个文明留下来的堡垒，孕育着无数印第安传奇。

在玻利瓦尔州和亚马逊州，有上百个造型奇特的山峰，它们是地质运动的产物，经历了两亿年的风霜洗礼。在群山之间生活着与世隔绝的亚诺马米人。很多山峰至今都未曾有人攀登……

1884年，英国植物学家艾沃哈德·因·图恩成功地攀登到群山的最高峰罗莱玛山，海拔2810米，位于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边境上。他在那里发现了非常奇特的生物，并举办了一场又一场关于山地生物的讲座。

在讲座听众中，坐着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他被植物学家的经历迷住了。在听讲座的过程中，他已经构思好了一个传奇的探险故事，故事以寻找“失落的世界”为主题，古生物学界发现了恐龙的存在，故事最后结束在侏罗纪时代。于是柯南·道尔的小说——《失落的世界》诞生了，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位脾气暴躁的教授，率领探险队深入一个平顶山区，意外发现了一个进化程度停留在亿万年前的世界。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史前恐龙、凶狠的人猿，最后还带了一只翼手龙回伦敦。

这个神秘的世界并非出自小说家的凭空想象，柯南·道尔的创作灵感来自委内瑞拉东南部的高原。在那里，人迹罕至的热带雨林中，耸立着

一些被当地帕蒙人称为“特普伊”的平顶山。山下生气盎然，猴子的吱吱叫声和金刚鹦鹉的鸣声此起彼伏。山顶上则是一片热带稀树草原的景象，四周覆盖着棉花糖般的云朵，边缘攀爬着前所未见的热带植物，上百个瀑布把山体切割成一个个小块，远看恍如浩瀚碧海上散布着一个个小岛。最后，在柯南·道尔的想象中，格兰·萨瓦纳草原和群山成了恐龙最后的庇护所。

天使瀑布的传说

我们距离加奈马国家公园还有120公里。加奈马国家公园是委内瑞拉最令人瞩目的景点，也是游客最多的景点。这里最初是由一个村庄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从1950年代开始建设，如今这里发展成为占地面积350万公顷的、委内瑞拉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委内瑞拉共有40多个国家森林公园，其中只有这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埃尔多拉多茂密的森林。



●在卡奈依马礁湖上，乘坐当地传统的独木舟“**curiara**”。



●委内瑞拉东部城市——玻利瓦尔城。著名的安格斯图拉苦酒，正是在奥里诺科河岸边发明的。

我们的飞行员埃德加一边操作着遥控柄一边说，“想要近距离欣赏天使瀑布，最好的方法就是跳伞。”这是世界上最刺激的跳伞活动，素有魔鬼山之称的奥扬特普伊山，海拔979米，其中810米为自由落体运动。我们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多么希望可以透过云层，一览瀑布全貌！

埃德加为我们讲起关于天使瀑布的传说——70多年前的一天，在巴拿马的一家酒店里，一位美国探险家有声有色地向飞行员詹姆斯·安赫尔讲了一个故事：在一片无人知晓的茂密丛林中，有一条溪流，那潺潺的流水冲刷着耀眼的金子。名叫安赫尔的这位美国飞行员，技术高超到据

说可以在“一角硬币上着陆”。因此，这个探险家请求安赫尔驾驶飞机带他到那条溪流去，安赫尔欣然同意。探险家付给安赫尔5000美元作为酬金，并叮嘱他保证不将这条溪流的位置告诉任何人。探险家和安赫尔乘飞机来到委内瑞拉，降落在这条溪流的旁边。那一趟探险他们带回了75磅(约合34公斤)重的金块。在巴拿马卖了2.7万美元，然后回到美国。

很难说飞来的财富到底意味着好运的开始还是结束。回来后不久探险家就病死了，临终前，他委托安赫尔替他掌管这条“金河”，并希望它能给他带来幸福。可是安赫尔从老人模糊不清的话语中，怎么也弄不明白到达这条河流的路径。不久，老人辞世，安赫尔架着飞机，开始在茂密的树林上空搜寻那条神奇的河流。他至死都没能回到那里，却在1937年无意间发现了比黄金宝贵千百倍的天使瀑布。

当时安赫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时，因故紧急迫降在山顶。之后，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他携妻子在荒野中徒步跋涉11天才到达最近的村镇，被当地人传为奇迹。

1956年，安赫尔在巴拿马死于一次飞行事故。遵照他的遗愿，安赫尔的儿子将其骨灰撒在此瀑布中。而后，委内瑞拉也将瀑布命名为“安赫尔”。

命名引发争议

安赫尔瀑布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丘伦河水从平顶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的陡壁直泻而下，几乎未触及陡崖，落差达979米，大约是尼亚加拉瀑布高度的18倍。瀑布分为两级，先泻下807米，落在一个岩架上，然后再跌落172米，落在山脚下一个宽152米的水池内。这个地区的热带雨林非常茂密，不可能步行抵达瀑布的底部。雨季时，河流因多雨而变深，人们可以乘船进入。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只能从空中观赏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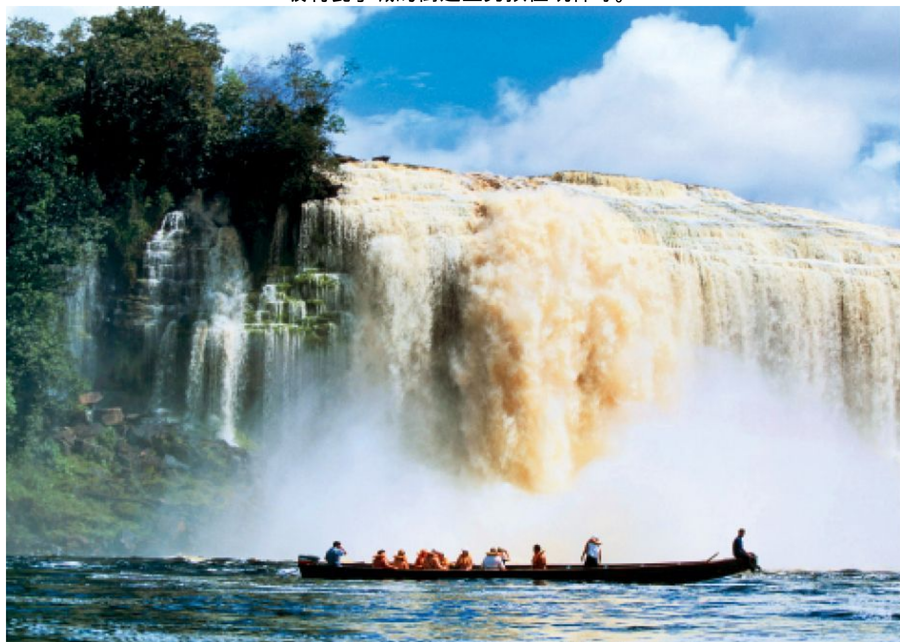
天使瀑布是电影《飞屋环游记》中的“仙境瀑布”的原型，它名字来自詹姆斯·安赫尔。虽然电影《美梦成真》里罗宾·威廉姆斯从这里纵身跳下的情景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跳下去就可以变成天使。

天使瀑布被当地的印第安人取名为“出龙”，瀑布于高山峭壁之间，凌空飞垂、珠飞玉溅、云雾蒸腾、山谷轰鸣。衬以两旁参天古树、嶙峋怪石，壮丽之外又添几分肃穆之美。

已故的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曾在2009年12月20日重新命名世界最高瀑布安赫尔瀑布，称其应以本土名字Kerepakupai Meru命名。查韦斯当时发表每周例行的电视讲话说，早在美国探险家安赫尔“发现”瀑布以前，数以千计的人就曾看到过瀑布。“这瀑布是属于我们的，早在安赫尔‘发现’它之前。”



●玻利瓦尔城的街道上男孩在玩棒球。



●我们乘坐当地传统的独木舟，慢慢驶向气势恢宏的瀑布。



●卡奈依马礁湖上，一群男孩在传统的独木舟“**curiara**”上玩耍。

基多，就在此山后

基多，同时拥有赤道和雪山，既距太阳最近，又离地心最远。它是南美洲最漂亮的殖民古城。老城好似一座博物馆，多重文化的浸染，使它呈现出迷人的混合色彩。直至今天，印第安人依然是城的主人。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基多是世界上海拔第二高的首都，蜿蜒于安第斯山谷，老城里的街道高低起伏。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法国诗人亨利·米肖（1899-1984年）说："基多，就在此山后。"

此山，便是安第斯山。基多城蜿蜒于安第斯山谷，与火山峰侧面相接，这便让基多古城有了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体态。那么，此山之后是什么呢？亨利·米肖回答："依旧是印第安人……市郊、车站、中央银行，圣弗朗西斯科广场。"

心灵居所

圣弗朗西斯科广场当然还在，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矗立其中。这座建于1534年的教堂，是整个南美洲最古老的教堂，也是迄今基多城内规模最为宏大的殖民建筑。

1533年，西班牙人侵占基多。由于殖民者势单力薄，最初的日子过得并不安逸，日夜都为印第安人随时可能进行的反抗而担忧。包括他们的住宅都修建得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外表粗犷，没有阳台，窗户窄小且安装有铁护栏。

占领基多城的次年，西班牙人便开始考虑要建造一座教堂，以安放

远离故土的心灵。于是，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在印加神庙的根基之上建造起来了，并加入了遥远的西班牙的记忆：巴洛克的大门、摩尔人的马赛克花纹、地中海的白色外墙、阿拉伯的拱门……后来，漫长的时光在它身上留下太多的故事，加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它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在基多近百座大小教堂中，你绝对不会把它与其他教堂混淆。

随着新移民在基多城生活得越来越安心，殖民者慢慢推进统治，基多城里建起了一座座教堂和修道院。印第安人也慢慢放弃了原来的信仰，接受了被改良的天主教。今天，在不大的基多老城里分布着大小教堂、修道院共计87座，从西班牙阿拉贡的穆德哈尔式、意大利的风格主义，到基多式的巴洛克艺术，再到新古典主义，它们似乎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展现基多古老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某些细节还透露出来印第安本土宗教的秘密。

基多城的教堂很多、很美，转几个街角就能看到一座，有的教堂穹顶用7吨黄金打造、有的布满彩绘、有的则拥有可爱的粉红雕花……每座教堂的风格都迥然不同。

传统生活

基多是海拔第二高的首都。我走得气喘吁吁，抬脚进入一座教堂小憩，坐一坐，看看基多人的生活：孩子的洗礼；青年的婚礼；用手感知教堂的盲人；来祈祷的一家三代——儿子搀扶着老母亲，儿媳拉着孩子，孩子牵着胖乎乎的小狗。基多人每个周末都举家盛装前来礼拜，他们早就习惯了有天主教的生活。

听说，圣卡塔莉娜修道院有隐居的修女们亲手制作的传统糖果出售，可是我围绕修道院转了一圈都不得其所。忽然，空气中传来一股经久岁月的古朴味道，循味望去，却发现修道院的斜对角有一间小小的店铺，各式糖果琳琅满目。

这么多糖果啊，怎样选择呢？和气的店主吉儿看出我的犹豫，每一样切了一小块给我品尝，每一口都是缠绵的甜蜜。吃了一圈，我又忘记了哪种最好吃，吉儿笑着摇摇头，把头一块递给我。我问：“吉儿，基多城里是不是除了修女，就数你做的糖果最好吃？”吉儿的丈夫探出头来，正经地回答道：“吉儿做的糖果才最好吃！”“是修女教你做的糖果吗？”我好奇地追问。这回轮到吉儿认真纠正我了，“才不是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食物！我妈妈，我妈妈的妈妈，她们都会做的。修女的糖果，是跟我们印第安人学习来的。”

吃着一颗一颗裹着焦香糖衣的脆花生，我发现光顾吉儿生意的大多是当地人，他们大包大包带走那些腻人的甜蜜。偶尔经过的游客，只是小心翼翼地买上一小纸袋，浅尝辄止。奇怪的是，如此酷爱甜食的基多人，重量级的胖子却很少，稍微丰满一些的都拥有壮实、充满弹性的身躯。难怪亨利·米肖会感叹这座城市缺乏成熟女性，因为女人堆里看不到胖妇人型的。或许在高原，甜食是不容易让人发胖的吧。

据说，圣卡塔莉娜修道院里的修女们，依靠制作最传统的甜食、茴芹味的烈酒、治疗神经衰弱与失眠的香水度过她们孤独而漫长的5年隐居生活，而修道院外面的世界却在不断前行。

吉儿，还有很多基多本地人，其实都不住在老城里，北部不断扩展开来的新城中，那些沿山而建、色彩斑斓的房子，才是他们每天要回的家。所以，天一黑，整座老城安静极了。商店关门、餐厅歇业，人声急速退隐，就连游客都更愿意待在苏克雷繁华的夜生活里。古老的房屋、教堂、鹅卵石铺砌的街道，在夜色里散发着浓浓的沧桑感，整座老城就像闭馆后的“安第斯博物馆”。

蓦地想起米肖的话，“我们在那儿全都抽上了高原鸦片，轻声说话，小步走路，呼吸短促，那儿的狗很少撕咬，孩子们也很少打架吵嘴。”人们安静地坐在长椅上，轻声交谈，这种安静，是很久之前就存在的吗？

可我发现，我的想法显然有一些错位，基多人在对米肖和他的所谓安静说“不”。入住的酒店正对着圣多明戈大教堂广场，几乎每一天向窗户外望都能看到广场上的集会。有时候是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有时候是有节奏的口号声，有时候是穿着统一的游行……可是，最后他们总有办法，把一场集会变成一场派对。大喇叭一响，音乐一起，画风突变，街头舞会开始了。

特别是在周末，老城里分布着许多街头艺人，四五个人组成一支乐队，在各大广场、街头巷尾弹奏演唱。大多数演唱以印第安风情为主，曲调里充满对爱情的渴望。那是南美特有的歌声，很快引来众多观众，一旦节奏变得明快，人群中就开始骚动。你便看到那一双双、一对对的人儿，毫不羞涩地扭动起来，无论男女，不分老幼。安静去了哪里？矜持去了哪里？沉稳、安静的基多，骨子里依然是拉美的热情和奔放。

融合文化

在这座保存最好、变化最小的印加城市，直到今天，印第安人依然是城里的主人。“这城市像是粘贴在云的火山上，城中，背着如此的重物，行走着印第安人，他们粗壮低矮，短发型，碎步前进。这一弓背的朝圣，引向何方？他们相遇，再相遇，然后上山。就这样，日常生活而已。”“就这样，日常生活而已”，却是这座印加古城最迷人之处。

印第安人并不擅长流浪。从基多还叫基图王国开始，到后来经历了印加帝国、西班牙人、游击队以及苏克雷元帅的来来去去，他们都不愿意离开故土。在印加古道上，第一大的城市，便是昔日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第二大城市，却是基多。

当基多还是基多王国，而不是基多城的时候，当地的印第安部落已经把它打扮得分外魅惑。于是，印加人从秘鲁来了，原住民印第安卡拉斯部落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染红了整整一个湖，都没能让纷争平息。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国王与公主的故事。印加王娶了厄瓜多尔Canari部族公主，暗流依旧涌动……在殖民者、外来文化纷纷到来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固守，以变通的心态固守自己的家园和传统。

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基多历史。从Av de los Shyris（以一个古老的印第安部落命名）街开始，到苏克雷元帅区（厄瓜多尔独立战争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一条条街巷走过，仿若走过基多的过去。你能看到基多城的血脉并不纯正，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不同文化元素，那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才有了“基多巴洛克风格”的说法。

一座同时拥有赤道和雪山的城市，既距地心最远，又离太阳最近。高原反应偶尔导致的迷糊，总让人有不真实之感，可基多的魅力，就在于各种符号不纯粹的结合。难怪在1978年，基多和波兰的克拉科夫一起成为第一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城市，理由就是：“基多城，海拔2850米，是在16世纪一个印加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历经了1917年的地震，基多仍然是拉丁美洲保存最好、变化最小的历史中心。圣弗朗西斯修道院和圣多明戈修道院，拉孔帕尼亚的教堂和耶稣会学院，连同这些建筑华丽的内部装饰都成为了‘基多巴洛克风格’的纯正典范，完美地融合了西班牙、意大利、摩尔人、佛兰德和当地艺术的精华。”

高原暴烈的阳光，逐渐变成柔和的夕阳，基多城宛如一个玩累了的孩童，掩藏在半开的暮色中，沉沉睡去。我坐在圣弗朗西斯科广场的长椅上，看着高低起伏的街道上行走的印第安女人，从她们平淡的面部表情中，读出时间的疏离。



基多大教堂。这座庞大的哥特式教堂，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高约100米的两座钟楼。



建于1534年的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是南美洲最古老的教堂，教堂内部金碧辉煌。



到了周末，基多老城变得异常热闹。广场上，表演和集会络绎不绝。



赤道纪念碑和赤道线上，跨越南北半球之吻。



在赤道线上，能够体验到一些神奇的经历，比如把鸡蛋竖立在一颗钉子上。



这些羊驼是一个庄园主自家养的宠物，它们能听懂主人呼唤它们的名字。摄影/**Remi Benali–DragonImage**



站在赤道纪念碑上远望，群山层叠，那条黄线，便是赤道线。

TIPS

赤道纪念碑

地球上赤道穿过的国家有十多个，但建有纪念碑的国家只有两个，厄瓜多尔就是其中之一。赤道纪念碑的碑身刻有“这里是地球的中心”字样。碑顶是一个大型石刻地球仪。一条象征赤道的白色中心线，从上至下与碑东西两侧台阶上的白线相连，这条白线把地球分为南北两部分。每年 3 月 21 日和 9 月 23 日中午，印第安人都要在纪念碑前举行祭祀仪式。

靠近地球“盛怒之火”

撰文 / CHRISTOPHE MIGEON 摄影 / CHRISTOPHE MIGEON-DragonImage 翻译 / 孙娟

瓦努阿图的亚苏尔火山很特别，它在过去800年间每隔几小时就会小喷发一次。火山喷发时，滚烫的岩浆从山口喷涌而出，气势汹涌，让人有如深入地狱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爬上这座火山最危险的地方亲眼目睹火山口内的壮观景象。



在头盔灯射出的强光下，我们的探险小队抖擞精神，跟随向导步履蹒跚地前进。亚苏尔火山就像地狱，盛满红色熔岩的巨型“嘴巴”，每时每刻都在吐着热气，时不时，还会发出一声剧烈的“咳嗽”，随后一股股炽热的岩浆喷射向漆黑的夜空。“火山一旦喷发，我们就立刻停止前进，然后仔细观看空中的景象。每个人之间要保持两三米的安全距离。我再次提醒大家：从这里开始，将会有风险。”向导居伊·德·圣西尔叮嘱大家。

地狱之火

眼前的场景让大家最初的热情减退了不少。我们沉默前行，但心跳却开始加速。只要听到一点点爆炸声，每一个人都会四肢僵硬地定住，

双眼紧盯着熔岩碎片扭动、盘旋、疯狂地冲向空中。

终于，我们到达可以居高临下俯瞰整个火山口的高地。看着眼前无比震撼的喷气孔，我惊讶地睁大双眼，努力“刻录”下这里壮丽又恐怖的景象。火山口的景象令人联想到正在进行中的心脏手术——医生用手术刀将病人的胸腔切开，然后突然看到他跳动着的心脏和动脉。

一声可怕的爆炸巨响把我从沉思中唤醒，鲜红的火山弹射向天空，犹如一颗颗星星悬于我们的头顶上方。“大家注意了，它们朝我们这边过来了！”确实，有三颗火山弹正朝着我们这边降落下来。其中两颗半途而废，而另一颗却坚定不移地继续着它的抛物线运动，最后降落在距离我们两米左右的地方，像一团新鲜黄油掉落在地板上一样发出“噗”的一声。我们惊魂未定，手臂微颤、双腿发软，但是仍被好奇心驱使着走向那个突如其来的东西。它就像是刚从太空降落下来的陨石一样，不停地闪烁着红光……

塔纳岛上的亚苏尔火山是瓦努阿图数座活火山中最容易到达的。从停车场到火山口顶部，步行只需五分钟。此外，瓦努阿图作为海与火相融合的杰作，还有很多适合探险爱好者参观的火山。瓦努阿图地处板块交接地带，地壳不稳定，在环太平洋火山带异常活跃的地质活动的挑逗，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之间活动的刺激下，经常会“发泄怒火”——喷发出炽热的岩浆以及鲜红的火山弹。

瓦努阿图的六座活火山分别位于塔纳岛、安布里姆岛、洛佩维岛、奥巴岛、加瓦岛以及瓦努阿拉瓦岛。此外，这里还有三四座随时可能喷发的海底火山。





●上图 亚苏尔火山是1774年被库克船长发现的。
●下图 瓦努阿图的亚苏尔火山很特别，它在过去800年间每隔几小时就会小喷发一次。

火山情缘

瓦努阿图是我们的向导——居伊·德·圣西尔梦想中的探险之地。五十多年以来，他一直行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追寻那些疯狂如野兽一般的火山。当然，他的行程飘忽不定，但内心的渴望永恒不变，对火山的狂热兴趣更是难以抑制。

18岁的居伊，梦想成为一名高山向导。那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霞慕尼（阿尔卑斯山最高峰）的山峰度过。他的梦想与父亲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居伊的父亲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掌管他的热塑加工公司。1958年，报纸上的一篇短文让他最终决定前往斯特龙博利火山岛（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北部的利帕里群岛）。那时，这座火山正在喷发。从此以后，他与火山结下一生的情缘。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与火山之间的游戏。当火山喷发火山弹的时候，必须想方设法把自己隐藏好，火山恢复平静后，再继续靠近它。我渴望去那些别人不曾走到过的地方，去看别人不曾看到过的风景。”这种游戏的乐趣，将伴随他的一生。

他取得了地理学硕士学位，希望认真地对待这一爱好，并与旅行社合作，陪同游客前往斯特龙博利火山岛。不久以后，他租了一艘小渔船，推出前往埃奥利群岛（意大利西西里岛北方第勒尼安海中的火山群岛）的探险活动。他还推出在天然洞穴中的露营以及在火山喷气孔烧烤等项目。这一探险线路立刻大获成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妻子莫妮卡向多家旅行社提供“火山追寻者”服务。他们的目的地也越来越多，还精心筹划了“火山心脏的探险”之旅，前往地球上最主要的火山。他们甚至不惜让皮肤变硬、让毛发变黄。1983年，这对夫妇创办了自己的旅行社。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着实费了不少劲。莫妮卡负责推销，打电话时经常受辱挨骂。我们甚至被怀疑是偷窥狂。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渴望异于寻常的事物，内心充满着好奇，希望近距离地观看火山景象。”居伊说。如今，他们的心愿仍然是：带领人们前往最接近圣火的地方。






●上图 这是一座位于汪洋大海中的绿色小岛，露兜树点缀着西维平原，远处是威严耸立的亚苏尔火山。
●中图 瓦努阿图是居伊·德· 圣西尔梦想中的探险之地。
●下图 五十多年以来，居伊一直行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追寻那些疯狂如野兽一般的火山。

塔纳传奇

亚苏尔火山是一座典型的复式火山。那种岩石发生剧烈的爆炸，岩浆受到压力而喷发出来的景象，总能让人回想起初恋的往事。这座巨人一般的火山，耸立在塔纳岛的东南部。在那里，还有一处浓密的荆棘丛林，生长着数百年的老榕树。这些榕树长满了肥大的气生根，盛气凌人。

一些手持大砍刀或肩扛铁铲的人，在猎犬的带领下，沿着道路前进。调皮的孩子们用竹竿在岩屑堆积的肥沃土地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在靠近火山的地方，道路开始下沉，变成下沉式的小路，旁边还长满蕨类植物。此时，即使在两片叶子中看到一颗霸王龙皱巴巴的头，我们也不会感到丝毫惊讶。

1774年8月的某一天，著名的库克船长被火山岩浆喷发时那鲜红的光线所吸引，将他的“决心号”停靠在附近的海湾后，决定去探寻这些光线的来源。但是一队手持长矛和短棍的守护者明确地禁止他走进火山。“没有流血，我们的好奇心没能满足。”这位探险家还是屈服了。瓦努阿图的塔纳岛曾经是一座难以征服的岛屿，19世纪早期的殖民者并没有在那里待很久。很多人或因染病而丧命，或被长矛偷偷刺破胸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岛上一直生活着食人族。

捕鲸者、檀木贩子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招募者，踏着库克船长的足迹，来到新赫布里底群岛海岸边大肆掠夺。但对塔纳岛这座野蛮凶残的

岛屿，他们总是小心提防着。尽管长老会的传教士费尽力气想要改变当地的习俗，禁止“有悖礼仪与道德”的发型、舞蹈以及服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撼动这个传统社会的根基。

据说，在塔纳岛的石头里住着一群名叫“yarimus”的邪灵。夜幕降临后，他们便会出来偷吃花园里的植物，在森林的道路上游走。每到晚上，村子里的男人便会聚集到名叫“nakamal”的房子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口畅饮卡瓦。卡瓦是一种从卡瓦胡椒树根部提取出来的麻醉性饮料，味道很苦涩。这些房子是整个村落共同所有的，屋顶用露兜树的叶子搭建而成。

至于亚苏尔火山，当地人视之为“世界的起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是被禁止爬到火山顶部的。”在火山脚下经营度假屋的韦里·纳鲁阿说，“在当地的语言里，‘亚苏尔’指的是神。正是这位神创造了我们所居住的土地。没有他，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生命。”此外，根据当地的信仰，人在出生时，灵魂会从火山口出来与肉体相结合，而在死亡时，灵魂则会离开肉体回到火山之中。

1991年，当居伊·德·圣西尔的探险团队从西维平原那边的火山上走下来时，一群当地人正在斜坡下焦虑不安地等着他们。“他们以为我们是神灵！一些胆大的人用食指触碰我们，确认我们是不是凡人……”这位火山学家激动不已地回忆道。







●上图 在距离火山不远的马拉库拉岛上，当地人仍然延续着传统的习俗。
●中图 埃马尤勒村庄的传统舞蹈。
●下图 村民正在剥香蕉叶用来炖山药。

自然神力

正如所有的神一样，亚苏尔也会发怒。有的时候，它会将“怒火”发泄到游客身上。1995年2月，一位日本女游客曾被火山弹炸成两半；2009年9月，一名中国男游客因裤子着火而被烧伤。

在火山的斜坡上行走是不是明智之举呢？“一旦走进火山活跃的区域，就会面临风险。游客们通常觉得自己非常安全，因为我跟他们在一

起，但这是一种错觉。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冒险与最佳观赏火山之间找到最合理的平衡点。”居伊非常重视游客们的安全，到现在为止，他所带领的游客从未因火山的“盛怒”而受伤。

然而，一旦身边没有游客，这个家伙就完全变了样。“当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只有当岩浆灼烧我的脸颊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真正地活着。因为没有去尝试而留下终身遗憾，对于我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事情。”即使冒着风险，他也要去感受火球经过时的那股异乎寻常的热浪：炽热的火山弹如暴雨一般泻下，熔岩的碎片如机枪扫射一般喷发，石头掉落在颈背上，空气中弥漫着有毒的气体，各种强腐蚀性物质犹如雨点般纷纷掉落……

坚持不懈地前往正在喷发中的火山可能会对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有的时候根本难以预料。居伊还记得在位于瓦努阿图中部的安布里姆岛上突然发生的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安布里姆岛又被称为“黑岛”，岛上的两座火山是一对斗气冤家。一座是本鲍火山，另一座是马鲁姆火山。在岛上，厄运会随着喷出的岩浆一起降临。1998年8月，拉林达村庄的村长和他的巫师前来阻止居伊的探险团队攀登本鲍火山。“降了几场酸雨，他们的庄稼都被破坏了。因为去年我曾登上过火山顶，所以他们认定是我激怒了众神。”这种处境让居伊有点紧张，他恼火地说道：“当时，我正带着一队游客，他们从地球的另一端特地前来观看火山。我抓住巫师的领口，微微用力摇晃。他立刻开始诅咒我，说我快要死了。”最后，居伊成功地带领他的团队从另一入口登上了火山顶部。

但当他们下来的时候，居伊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甚至连走路都不稳，只好让人搀扶着送回营地。“我开始发高烧，超过40度，几乎处于昏迷状态。幸好邻村的巫师及时前来为我解除诅咒。我还记得他用浸泡过汤药的树枝向我的帐篷洒圣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奇迹般好转了！”回到巴黎后，他去医院检查，排除了感染疟疾、登革热等疾病的可能。

现在，这位火山学家已经和那个村庄和解了。每年，他都会向爱好探险的游客建议，悬垂下降到本鲍火山的洞穴里。那是一个充满野性之美的地方，在底部，有一个熔岩湖，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在这个恶魔般的湖泊面前，人的肾上腺素会瞬间飙升。在头顶上方，巨大的蝙蝠就像翼手龙一样飞来飞去。空气中混合着二氧化硫的味道，酸性气体刺激着鼻子和眼睛，但居伊·德·圣西尔却感到幸福无比。

他对火山的激情永远都是那么强烈，丝毫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减退。“成功到达火山，感觉就像重新找回童年时期的那种魔力。那时的我们，总是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这位火山学家说。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帕劳：北纬7度的故事

撰文/项日葵 摄影/Pascal Kobeh- Dragon Image

帕劳的历史有多长？曾有几度被他国统治托管？帕劳的历任总统需要掌握何种技能？帕劳的雨林和海里究竟有多少种生物？美国人在天上侦察时发现水母湖之后还看到了什么？这个位于北纬7度的美丽岛国,究竟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等待后人去开掘？



洛克群岛中心著名的天然拱桥。据说在此拍照的情人，对对都能终成眷属，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情人桥”。

当我初次听说帕劳这个名字，是在电影《大撒把》知道的。片中风华正茂（还有头发）的葛优，用喷出的烟圈在世界地图上标记出太平洋群岛的位置，他说：“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散落着许多璀璨的明珠，汤加、塞班、马绍尔群岛，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它是一个迷人的旅游胜地，涨潮时国土缩小三分之一……”当时是1992年，帕劳还被称作贝劳。

后来，我又看了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连续剧《太平洋战争》，其中有三集重现了当年发生在帕劳的贝里琉岛的血战，这部戏再度激起了我去见识一下帕劳群岛的欲望。

遥远的世外桃源

关于帕劳群岛的人迹出现于何时，至今众说不一。有人认为西元前1000年就有人在此定居，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是更早的西元前2500年。2007年考古学家在帕劳的洛克群岛发现了远古时期的矮小体型人骨，疑似佛罗伦斯人，这个目前尚有争议的发现也可能会将之前的假设推翻。

不过目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帕劳群岛400年前开始有人居住，最早的居民可能来自波利尼西亚和亚洲，而岛上曾经发现的墓葬遗址显示，帕劳可能是整个大洋洲最早具有丧葬仪式的地方。

最早发现帕劳群岛的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探险家，这似乎也为之后西班牙占领帕劳埋下了伏笔。18世纪末，一艘来自英国的航船撞上了帕劳群岛的暗礁，也撞开了这片与世隔绝的空间与西方联系的通道。船长亨利·威尔森（Henry　Wilson）和他的船员们登上帕劳的小岛，受到单纯、古朴的当地居民热情的招待。岛民们帮助他们修建起暂时居住的房屋，还修复了破损的船只。作为感谢，威尔森船长带着帕劳首领的儿子莱布斯（Lebuu）亲王乘船回到了英国求学。

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英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体验到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甚至还登上了伦敦剧院的舞台。可惜好景不长，来到英国不久后，莱布斯便染上了天花，最终客死他乡。而随他一同来到英国的帕劳海鲜、鱼骨、首饰和匕首则在英国民众中掀起了狂潮，人们对于那片遥远的世外桃源充满了好奇，在这之后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成为帕劳主要的贸易伙伴。

但对于帕劳人来说，这种流通并没有想象中美好。西方传入的武器和疾病成了帕劳人的灾星，这里的人口数量甚至一度锐减到几千人。

托管与独立

1885年，西班牙人卷土重来，在帕劳群岛进行了殖民开拓，十几年间留下了罗马数字，引进了基督教。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帕劳作为交易被西班牙卖给了德国。

德国人的接手改变了帕劳人的生活、劳动甚至交通运输方式，帕劳人开始有了公路、海道、德国马克和很多很多椰子树。但这些远不及随后日本人带给他们的改变来得彻底。

日本对于帕劳的统治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1914年，日本占领了帕劳，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帕劳的建筑、设施、制度乃至文化都被一一改变。这里建立了公立学校，引入了大量劳工，原本慢节奏的城市被打造成现代的忙碌都市，帕劳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二战”前夕，日本开始在帕劳集中发展军事力量，到了“二战”期间，曾经美丽怡人的群岛变成了恐怖的军营，也成为反轴心国的众矢之的。如今来到帕劳旅游的历史爱好者，会前往帕劳礁脉最南端的贝里琉岛，探寻1944年那场太平洋最为血腥、惨烈的战役的遗迹。

所幸，当时被安置在科罗尔岛（Koror）和巴伯尔图阿普岛（Babeldaob）的大批帕劳民众并未遭受到战争的侵略。70年过去了，战争的腥风血雨没人再想提起，时间与自然的力量早已抚平许多创伤，那些废弃在林中和海边的坦克、沉船、战机，如今也已经与周围的植物和动物融为一体。

“二战”结束后，1947年联合国将帕劳交于美国托管，之后的47年里，帕劳人一直在为独立而努力着，其间有过投票、有过谈判、也有过暗杀。1994年，帕劳共和国宣布独立，那些被侵占、被托管的岁月终于成为真正的历史。



日本零式战机生锈的驾驶舱和其他战争遗迹。


日本的军事油轮“天津丸”沉船残骸，该船沉没于1944 年3 月。


东方石鲈、厚唇石鲈和尖吻棘鳞鱼在软珊瑚和石珊瑚构成的海底游来游去。

自然遗产的保护

作为太平洋岛国中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帕劳陆地面积达493平方公里，南北长640公里的海面上200多个火山岛和珊瑚岛星罗棋布，但其中有常住居民的岛仅8个。2万多人口分布在16个州里，有人笑言帕劳每个州的居民可能还没有北京一个胡同里的人多。帕劳的雨林和海里究竟有多少种生物？这恐怕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曾经有人统计过，帕劳有

1500多种鱼类、700多种珊瑚和海葵，更有百年以上的贝类、巨大的蛤蜊、不咬人的鲨鱼、会上树摘椰子吃的蟹、夜里飞到树上躲避天敌的鸡、以水果为食的蝙蝠，当然，还有世上独一无二的无毒水母。

关于帕劳群岛的形成，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有些惊悚的传说：从前有一个名叫尤伯（Uab）的贪吃男孩，将岛上所有食物全吃光了。因饥饿而暴怒的人们在他周围点燃火焰，烈火灼身的尤伯在挣扎之中，双脚变成了贝里琉岛和安佳岛，双腿变成了科罗尔岛，胖硕的身体则变成了大岛。这个传说之所以流传至今，可能是因为帕劳的物产并不丰富，粮食和生活用品几乎都要进口，于是就用这个有点吓人的传说来告诫小孩子们不要浪费食物。对于很多事，帕劳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办法，比如对于自然遗产的保护。

帕劳2012年入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洛克群岛-南部瀉湖（Rock Islands Southern Lagoon），是目前唯一一个聚集大量海湖的遗产地。在445个火山形成的石灰岩岛间，生存着385种以上的珊瑚、至少13种鲨鱼、无可计数的鸟和植物，还有那些绝无仅有、有待探索的生物。

洛克群岛的居民曾经促成了帕劳一项独有的法律：每任总统必须会潜水。1998年的厄尔尼诺现象造成洛克群岛水下生物的大面积死亡，但因为当时的总统不会潜水，所以一直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焦急的岛民们只得热情地邀请总统来洛克群岛，并教会他潜水，当他亲眼看到水底那些惨白的珊瑚，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总统必须会潜水”正式被写入帕劳法律。再后来，帕劳的每个中小学生也被要求学会潜水和保护珊瑚的知识。

如今，帕劳知名的景点几乎全都与潜水有关，比如我此行到过的德国水道，用火山泥做SPA的牛奶湖，被评为世界“潜水之首”的大断层，有四个入口的蓝洞以及水深达300公尺以上的蓝角……而其中最令我魂牵梦萦的莫过于水母湖了。大约1.2万年前，地壳的运动使得水母湖周围的海床升高，将这片水域与外海隔绝，逐渐形成了一个咸水内陆湖。养分的稀缺使得原本生活在这片水域内的海洋生物渐渐消失，只留下了一种只需少量微生物即可生存的低等生物—水母。没有了天敌的威胁，祖宗留下的毒刺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退化，后来这里的水母们不仅不再具有毒性，而且脆弱得连大点的水波都可能令其破碎。

据说水母湖是“二战”时美国空军发现的，一位飞行员发现这片海域闪着金光，以为发现了金矿，仔细观察后才知道原来是无以计数的黄金水母，令人瞠目结舌的水母湖就此公之于世。

向导告诉我，他听过一个“秘闻”：当年被美军发现的水母湖并不只有一个，但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不被人为破坏，只公布了其中一个。此外，洛克群岛中还保留着一块严禁人类造访、只有动物们自在生活的神秘净土。

女人钱和男人会馆

和对待自然的态度一样，帕劳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有自己的一套，比如女人钱和男人会馆。

帕劳至今仍保有母系社会的遗风，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重要性和权利高过男性。于是“饱受压迫”的男人们就有了一个商讨大事的“家族会馆”——男人会馆，他们在这里学习技能、饮酒娱乐、痛说被“剥削压迫”的苦恼。这些用厚重的木头搭建的三角屋顶房子是帕劳别具特色的建筑物，墙壁上画满关于神明和众生的古老故事，包括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母亲、妻子和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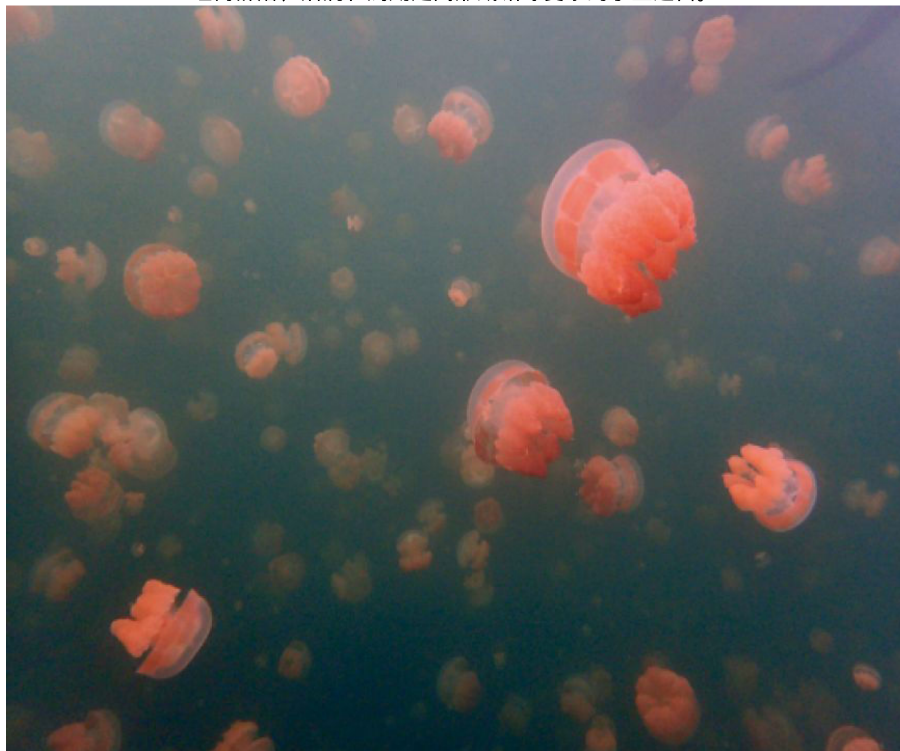
帕劳女性的地位还显示在这里所特有的女人钱（UdoudraBelau）上，英国的威尔森船长最早发现并将其记录下来，但至今没人知道这项传统始于何时，源于何处。女人钱是用黑色细绳串连，戴在脖子上的货币，材质有黏土、石头或是金子，它们是帕劳传统社会里曾经唯一的货币，用来交换物品、处理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也是一个家族最珍贵的财产。

不要以为女人钱只是帕劳人自己的货币，有价值的女人钱可以卖到几万美元，也不要认为女人钱只属于古老的帕劳，如今每年还会有许多关于女人钱买卖和归属的纠纷诉讼。对于帕劳人来说，女人钱关乎身份，也属于隐私。向导特意告诉我，不要去打听别人家里有多少女人钱，更不能随意去看、去碰。现在帕劳的通用货币是美元，曾经辉煌的女人钱如今更像是一种神秘的文化和真假难辨的古董，还在流通的女人钱的名称和数量几乎是个谜，关于它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当地人心里明晰。

就像帕劳群岛，在世人眼中它是旅游、潜水胜地、最佳观海地，而在帕劳人自己眼里，它是一个宁静自由、安逸快乐的家园，一如当年。



在科罗尔岛东南部坐落着洛克群岛。200座布满丛林的小岛“悬挂”在一片富饶的珊瑚礁之上，在红树群落、溶洞和潟湖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水上迷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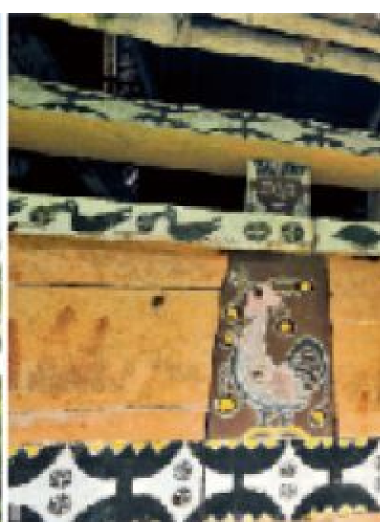


帕劳埃尔马尔克岛的奇妙水母湖。摄影/宗波



这种黄金水母生活在咸水湖中，对人体无害，黄金水母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追随太阳。









• 图1 在科罗尔岛上的古老木屋。
• 图2 帕劳人引以为傲的手工艺品。
• 图3 木屋外装饰着当地的传统绘画。
• 图4 巴伯尔图阿普岛的传统木雕工艺

罗托鲁阿：一片神奇热土

撰文/王甲红

弥漫在罗托鲁阿的淡淡臭鸡蛋味似乎有一种魔力，它若隐若现、若有若无，没有令人不适，闻不到时还令人有点挂念。



● 纹面的毛利人。供图/全景图片

罗托鲁阿，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北部，其毛利文化紧密地与火山和地

热联系在一起。占罗托鲁阿人口40%的毛利人认为，祖先是乘坐7艘独木舟来到新西兰的，蒂阿拉瓦独木舟移民则是罗托鲁阿毛利部落的祖先。传说中，大祭司登上汤加里罗山，寒冷险些令他丧生，两位火神感受到祭司的呼救，从祖先的家园哈瓦基前往救援，于是，在罗托鲁阿一带留下了数不清的地热痕迹。

他们绕地热而居，建立村庄和堡垒，罗托鲁阿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温泉，都有着祖先的传说。他们深深为此骄傲，并体现在舞蹈、歌曲、美食、雕刻和编织艺术上。更重要的是，以此保护他们独特的文化。欧洲人的到来，使得当地的文化更加多元和丰富多彩。

政府花园：一段罗托鲁阿的历史

政府花园的拱形大门外是一圈红白相间的木制篱栅，每个篱栅上都描画着毛利人的图腾，几尊红色大型毛利人雕塑矗立在栅栏之上。浓郁的毛利风情一如带着硫磺味的晨风扑面而来，浓烈而醇厚。

政府花园像是一个半岛，延伸于罗托鲁阿湖内，许多部族内战就在这里进行。彼时，灌木杂草丛生，毛利人挥舞着各种石制和木制武器，来往奔突，没有炮声和硝烟，只有人声嘶喊和木石撞击，而当毛利人拥有了枪支弹药，内战才变得更加惨烈。19世纪，毛利人将这片土地赠送给英国政府，修建了政府花园。

目之所及，是都铎风格的博物馆、地中海风格的蓝浴池、高耸的纪念碑以及眼前体育场的塔形房屋。自从走进政府花园那一刻起，我已经步入了一个露天博物馆。

塔形屋顶的房屋修建于1907年，旁边是绿茵茵的运动场，曾举行网球、木球、槌球和法式滚球的比赛，都是欧洲人典型的消遣娱乐方式。公园里的一战纪念碑修建于1927年，时为约克公爵的乔治十一世为它举行了揭幕仪式。细腻的雕刻描述了蒂阿拉瓦毛利人迁移至罗托鲁阿的故事。一尊1898年的克虏伯大炮架设在纪念碑前，毛利先锋营曾在法国战争中使用过它。

罗托鲁阿艺术和历史博物馆修建于1908年，建筑整体采用明亮的都铎风格，十几座塔楼和烟囱高耸，房屋结构颇多起伏，红色的急坡屋顶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之下颇为亮眼，乳黄色的外墙中间勾勒着高大的竖框，纤细的柱体支撑着门廊。风格古朴却不失现代，庄重中显露着华丽，繁复又有简约之感，色彩变化较少却不单调。在草地上小坐，仰望

这座建筑，隐隐有陶醉之感。

博物馆以声光电的方式讲述了罗托鲁阿独有的历史和文化，包括蒂阿拉瓦帆船的仿制品、不同的部落支系、日常生活、战争、武器和集会小屋。电影院中循环播放着蒂阿拉瓦人迁移过程的影片，形象地再现了他们历经的艰难。

大约20代人以前，蒂阿拉瓦人的祖先居住在东波利尼西亚一处称为哈瓦基的岛屿，由于部落内的争斗和粮食的欠缺，他们决定寻找新的定居地。



• 火山与地热联系在一起，每一个角落，每一处温泉，都有祖先的传说。供图/**CFP**

Tamatekapua 带领族人乘坐一条40米长的帆船，依靠星星、洋流和波浪的形态辨别方向，向着白云之乡行驶，历经艰辛，最终到达丰盛湾。途中遭遇神秘海洋生物的袭击，最终在巨鲨的帮助下，逃脱死亡。为纪念巨鲨，他们将乘坐的帆船和部族称为Te Arawa。Tamatekapua的孙子Ihenga继续带领部分族人向内地迁徙，最终到达罗托鲁阿。

政府花园中有三处地热浴池，世界十大水疗馆之一的波利尼西亚水疗馆建立于1878年，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奢侈，在这里，游客可以在私密的空间里，伴随着罗托鲁阿湖的美景，享受治疗或美容。

博物馆与水疗馆之间的两尊铜雕，是整个政府花园最晚的艺术品，但也堪称点睛之笔。为纪念千禧年，当地艺术家于2001年浇铸了这幅作品，把Y2K的变形糅合进雕塑之中，代表了数百年来欧洲文化和毛利文化在罗托鲁阿的融合。

也许罗托鲁阿的历史并不那么久远，但政府花园将其展现得极为充分，使得我们在蒸汽缭绕中清晰了解罗托鲁阿的历史脉络。

奥西奈姆图：英格兰与毛利的文化共融

奥西奈姆图村庄是罗托鲁阿最早的定居点之一，是蒂阿拉瓦毛利人Ngāti Whakaue支系的居住区，英国人到达后，在近旁建立了罗托鲁阿，不足300居民的奥西奈姆图成为颇为安静的近郊。

过去，奥西奈姆图是典型毛利人历史的缩影。好战的毛利部落以及支系之间很少能够达到长久和平，他们通过联姻而缔结联盟，实现短暂和平，但战争才是常态。

爱情因战争变得传奇，而战争则因爱情变得温情，美丽的姑娘海尼莫阿来自于Tuhourangi支系，居住在湖东侧，出生于Ngati Whakaue支系的小伙子图塔内基居住在湖心岛，小伙子英俊健壮，擅长舞蹈和音乐，最终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却遭到所有人反对。安静的夜晚，笛声刺破黑暗，惊动了春心萌动的姑娘，她游到小岛去见她的爱人。热烈的爱情感动了双方族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结合使得两个支系维持了短暂的和平。

然而，温情之外却更加残酷。美好爱情带来的和平，像一块宝玉很快被打碎。仅仅过了两代人，战斗爆发，海尼莫阿的哥哥战死，Tuhourangi人被迫迁移到罗托鲁阿湖的南岸，现今的奥西奈姆图。但垂涎于这里良好地热环境的Ngati Whakaue人再次将Tuhourangi驱离，并成为奥西奈姆图的主人，直到今天。

我们在村庄散步，十分艳羡毛利人的生活环境。房屋与地热温泉、喷气口和泥池交错在一起，他们利用地热做饭、洗澡、取暖，日常生活已经与地热水密不可分。100多年前，英国人开始与毛利人共同享受地热水的快乐，“毛利人和英国人，男女老少，他们都在这里休闲娱乐……人们用木棍搭起支架，将篮筐挂在支架上，沉入地热水中，烹饪土豆、龙虾和贝类，妇女们在一旁守候着‘天然炉灶’”。细细品味这富有怀旧情调的画面，眼前浮现起一幅发黄发暗的照片。

中心广场上，几处喷气孔正在嘶嘶地喷发着蒸汽，村民把交通警示墩放置在那里，白汽透过警示墩冒出，像是在地面竖起一个个横纹的气筒。

毛利人集会小屋和教堂相对而居，体现了毛利人在宗教信仰和世俗事务上的完美结合，也充分体现了毛利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融合。集会小屋建造于1905年，雕刻着带领蒂阿拉瓦毛利人来到新西兰的祖先塔马特

卡普阿，以及毛利人的图腾。

广场另外一侧是都铎风格的圣菲斯圣公会教堂，外观装修精美，装饰着毛利木雕、织面、彩绘蔓叶饰纹和彩色玻璃窗，窗户上蚀刻着耶稣像，他身披毛利人斗篷，仿佛在罗托鲁阿湖水面上踏波而来。经过数百年的文化侵入，西方宗教与当地文化有着相当大程度的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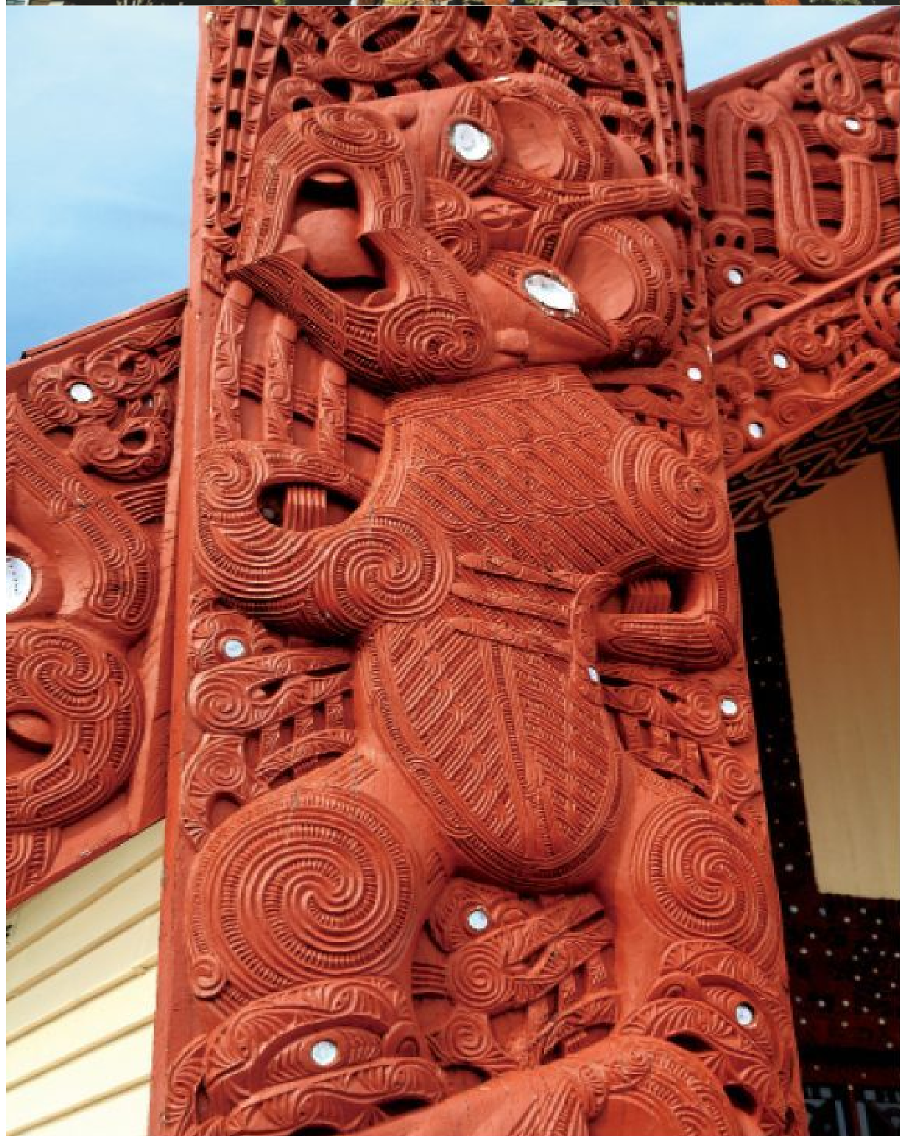
从英国人到达新西兰至今的数百年，整个过程充满铁和血，但如今，毛利文化和欧洲文化都已经成为新西兰文化的一部分，血肉融合，水乳交融，而不是穿上两件迥然不同的外衣。

面向罗托鲁阿，奥西奈姆图是一处安静的小村庄，除了嗞嗞冒出的热气再无其他声音。友好的毛利人从身边走过，年长者或是妇女会微笑着说一句Kia ora（你好），而调皮的男孩子则会突然伸出舌头，双眼怒睁，做出Haka舞的造型。

正值周末，村民们在湖边广场上撑起摊位，也颇为热闹。蒂阿拉瓦毛利人擅长于手工艺品，他们销售各种石雕、木雕、骨雕、编织品、音乐光碟和其他工艺品，这些手工艺品也是毛利人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反映。







- **图1** 罗托鲁阿艺术和历史博物馆建筑整体采用明亮的都铎风格，十几座塔楼和烟囱高耸。
- **图2** 政府花园的拱形大门外是一圈红白相间的木制篱栅，每个篱栅上都描画着毛利人的图腾。
- **图3 12**根精雕细琢的钢柱直刺苍穹，每根柱子的底部都有着天空卫士的木雕，钢柱顶部有巨大的面具，代表了毛利文化中的**12**个星座，保护现实生活中的毛利人，也引导毛利人灵魂回到他们的精神家园哈瓦基。
- **图4** 毛利人的图腾和纹样。

回到毛利人的精神家园

蒂华卡雷瓦雷瓦地热谷地的Te Puia村位于罗托鲁阿南郊。走进宽阔的庭院，12根精雕细琢的钢柱直刺苍穹，每根柱子的底部都有着天空卫士的木雕，钢柱顶部有巨大的面具，代表了毛利文化中的12个星座，保护现实生活中的毛利人，也引导毛利人灵魂回到他们的精神家园哈瓦基。

向导是一位年轻的毛利人，说出他长长的毛利语名字大概需要花费30秒钟，我们还是称呼他的英语名字Johnny吧。

“我们是蒂阿拉瓦毛利人的Tuhourangi支系”，我猜测他们就是数百年前战败后从奥西奈姆图迁移到这里的，但不忍揭开伤痕与他确认此事，“祖辈从19世纪初就居住在这里，拥有这里的500多处温泉，包括最高的间歇性喷泉波胡图Pohutu”。一个深入了解毛利文化的夜晚就此拉开帷幕。

毛利人的欢迎仪式波华里Powhiri更像是一个情景表演，我们所有游客将作为一个团体前往拜访村庄，一位美国游客被选出作为我们的“首领”。

赤膊刺面身穿毛裙手持棍棒的毛利人结队聚集在集会小屋之前，警觉地注视着我们，他们吹响海螺，高亢悠远。一位武士挥舞着棍棒，做出恐吓的表情走上前来，一步一个动作，一步一个表情，迎住我方首领，将一把树枝弃之于地。我方首领捡起树枝，确认我们的拜访没有敌意。武士即挥手做拂地状，双股相击，发出很大的声响，表示清扫道路迎接客人。小屋前的女主人随即发出悠长的呼喊，欢迎我们进入集会小屋，她身边的武士也开始跳起欢快的舞蹈。武士用并不存在的绳索假装牵引我方首领，大队人马蜂拥进入集会小屋。

女主人再次发表长长的讲话表示欢迎，所有的毛利人都报以悠长的呼喊。毛利妇女的舞蹈Poi Dance颇为简洁，她们身着长裙，衣带飘飘，手持长长的绳索，绳索另一头是一团毛球，抛出、收回，节奏缓慢，步履优雅。

Haka舞最令我期待，那是一种颇具阳刚气质、令人血脉贲张的舞蹈。“当我们的祖先乘坐蒂阿拉瓦号到达白云之乡，他们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即按照传统跳起了Haka，从此流传至今”。两次世界大战中，毛利营在每次战斗之前都会用Haka舞鼓舞士气。新西兰橄榄球队全黑队在每次比赛之前也会跳起Haka舞，随着全黑队声名鹊起，Haka舞也为世界所知。

武士们怒目圆睁，眼睛似乎都要从眼眶中凸出，表情狰狞，异常坚毅，舌头用力地吐出，手掌拍击着胸脯和膝盖，即使在20米以外都可以听到拍击胸脯的“咚咚”声。Haka舞蹈震撼了现场所有观众，带动了大家的情绪。我登上舞台，按要领，睁眼、吐舌、抬腿、转身、拍击，充分享受整个过程，直到晚饭时分，胸脯仍隐隐作痛。

Haka之后的棍棒表演，更像是一场杂技，棍棒在武士们手中传递，飞舞。这种舞蹈已经流传了数个世纪，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训练战士们的敏捷性、动作协调性、提高速度，毕竟在部落战争频仍的年代，拥有健壮的体魄才能确保部落和自身的安全。







• 图1 毛利妇女表演**Poi Dance**，衣带飘飘，手持长长的绳索，绳索另一头是一团毛球，抛出、收回，节奏缓慢，步履雍容优雅。
• 图2 **Haka**舞是一种颇具阳刚气质、令人血脉贲张的舞蹈。
• 图3 毛利人欢迎仪式，一位武士挥舞着棍棒，做出恐吓的表情走上前来。

波胡图喷泉是新西兰最高的喷泉，也是南半球喷发最高的间歇喷泉，每天大约喷发20次，最高可达30米，也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喷泉。水汽被陡直地抛向几十米的高空，又向四周洒下，一阵淡淡的硫磺味缓缓地飘过。如果说波胡图喷泉的每次喷发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我们目睹了它诞生、成长、瞬间勃发到达生命最光辉的顶点，又缓缓地降低高度，直到沉寂，酝酿下一次生命的全过程。波胡图喷泉附近曾是

Tuhourangi支系的堡垒，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迎击过其他来犯的毛利人分支。

地热和毛利文化已经成为罗托鲁阿的关键词，毛利传统和地热，已经彼此交融，行走之处，目之所及，呼吸之中，都能够感受到其浓郁。

毛利文化，如同这里的喷泉，生生不息，但也经历了曲折。正如Johnny所述，“上一代曾几乎忘记了毛利语，也淡忘了很多传统，但随着新西兰政府将毛利语确认为官方语言，挖掘和保护毛利传统，毛利文化再次发展起来。尽管我们只是在表演，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宣传和保护我们的文化。以往的毛利文化只是通过舞蹈、歌曲、口口相传的故事和雕刻来传递，现在我们有了文字，相信毛利文化会一直流传下去”。

在天与地之间——直升机飞越霍比特人的故乡

在新西兰的阿尔卑斯山上，坐落着一家令人惊奇的高档家庭旅店，从外表看上去，非常像山区的露营地。只有乘坐直升机才能抵达到那里。让我们前往那里，去探索新西兰南岛的壮丽景观，这里，也是霍比特人的故乡。

撰文：Vincent Noyoux　翻译：张蔷

摄影：Stanislas Fautré-DragonImage



经过了26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我们终于抵达了新西兰南岛的皇后镇，这传说中的魔幻国度让人满心欢喜。飞机缓缓地停降在停机坪坚硬的土地上，我们累了，发誓要好好休整一段时间再次乘坐直升机。然而，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又戴上了头盔，飞越湖泊、山川、峡谷。脚下一一掠过的是霍比特人的故乡，在天与地之间。

飞行不再枯燥乏味。直升机像是尼克手掌上的玩具，尼克是瓦利斯家族最小的孩子。直升机向峡谷尽头飞去——这里是十九世纪掘金者发现宝藏的地方，全力加速的飞机仿佛在与山丘上的鹿群赛跑，后来，在瓦纳克湖上掉了个头，像一朵花一样悄悄地停在了米纳雷客栈，这是瓦利斯一家经营的山地旅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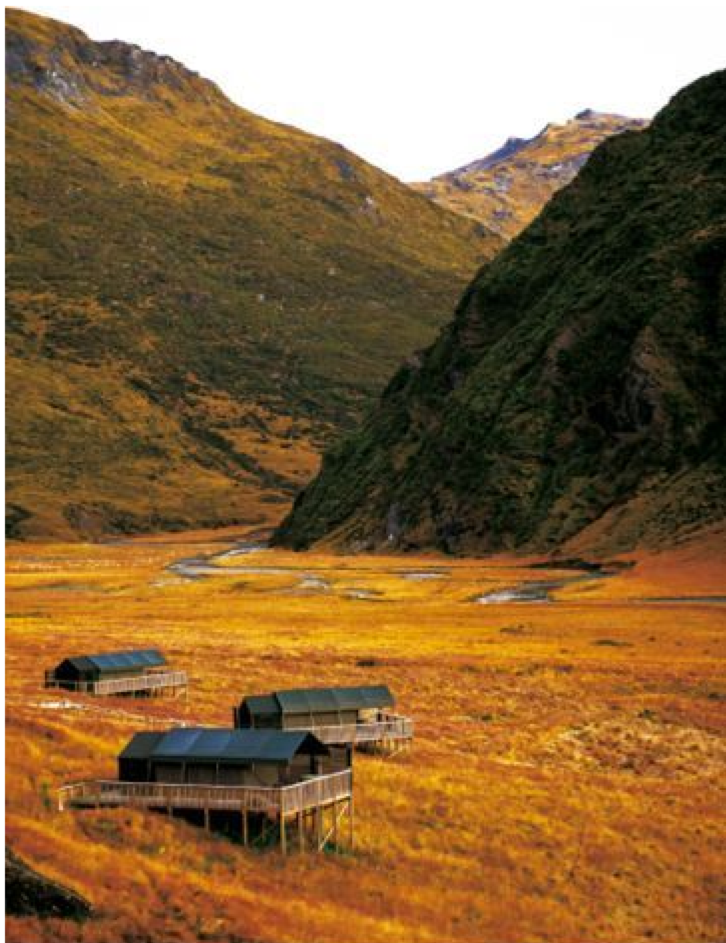
瓦利斯家族的发家史

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飞行之后，我们希望在这个被人遗忘的山谷里安静地休息一下。坐在客栈木质的露台上，能感受到夜晚微凉的空气。在望远镜里可以看到，鹿群和羚羊从高处的树林中跑下来，来到河边饮水。在室内，可以细细品味着图书馆里的一部部著作，坐在石砌壁炉旁的沙发上休息。高雅与朴实的整体环境让人放松。脚下的里木地板取材自当地的木材。“客栈所有的东西都由直升机运上来，包括这个。”我们的主人马特·瓦利斯指着一个巨大的立柱说道。马特是尼克的哥哥。这还不足以说明直升机对瓦利斯家族的贡献。他们的祖先蒂姆是第一个使用飞行工具的人。作为新西兰最富有的人，他以捕捉遍布各处的鹿群为生。

这段历史值得我们着重讲述。在十九世纪，英国殖民者把红色鹿群带到岛上，作为打猎的猎物。在这个时期，新西兰没有这种动物，当地的土生动物只有一些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蝙蝠。鹿群在这里生活舒适，繁殖得很快，迅速在海岛每一个角落蔓延开，特别是新西兰南岛西南部偏僻、原始的峡湾。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开始让地方政府警觉起来。“它们到处都啃，到处都去。生态系统已经受到了威胁。如果我们任由它们繁衍生息的话，我们今天就见不到这样的原始森林了。”蒂姆·瓦利斯解释道。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蒂姆就比别人更早地利用了直升机的优势。他自学成才，自己学会了开直升机，创业。他的公司主要从事山地空中捕猎生意。捕到的猎物数量令人难以想象——35000头鹿。



• 新西兰南岛的阿尔卑斯山上共有**300**多个冰山



• 乘坐直升机只需几分钟的时间，便可以往返于米纳雷客栈和壮观的原始湖泊之间

在树木密布的沟壑里或陡峭的山脊上捕猎风险很大。1968年，蒂姆的直升机坠落了，他的背部严重受伤。“慢慢地我懂得了，除了杀鹿，我们还可以把它们捉起来，饲养它们，卖鹿肉，鹿肉可是非常受欢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位直升机捕猎的先驱者把生意越做越红火，企业蒸蒸日上，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蒂姆·瓦利斯成为国家的荣耀，人们甚至给他起了外号——“飓风蒂姆”。1994年，他被加封贵族头衔，成为了蒂姆·瓦利斯爵士。“叫我蒂姆就行了。“他谦虚地说，在他身上看不到辉煌历史的踪影。他酷爱收藏旧飞机，甚至在瓦纳卡创办了一个战机展览会，在国际都享有盛名。1996年，他又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他的喷火战斗机坠毁了。在这次事故后，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他依然驾驶直升机，在自己的庄园上空盘旋。1995年，他购买了这座位于米纳雷的庄园。四个儿子在结束了国外的学业后回到新西兰，接管了他的工作：马特接管了客栈，乔纳森负责农场，托比和尼克则成为了直升机公司的负责人。这四个小伙子都很精神，像极了橄榄球运动员：有力的手臂、坦

诚的笑容以及绅士般的举止。四个人都是握着直升机的操作杆长大的，精于此道。他们开起飞机来是如此自信和放松，让人十分有安全感。有这样的驾驶员再好不过了，因为我们第二天的飞行高度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肾上腺素升高。”直升机峡谷穿越的线路持续了半天，风景丰富多样，好像在同时游览多个国家。这个经历真让人感觉复杂。



霍比特人的高山与大湖

直升机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便升到了金字塔形的阿斯普林峰（3033米），它让人想起瑞士的采儿马特山峰。在孔雀蓝的湖水上，高耸着一座外形酷似掼奶油的山峰——海拔3754米的库克峰是澳洲的最高峰，俯瞰着新西兰南岛的阿尔卑斯山。1770年，库克船长把这片连绵的山峰命名为“阿尔卑斯山”，因为它“高得令人目眩”。山峰们正好处于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对蹠点，实至名归。这里的阿尔卑斯山堪称是新西兰南岛的“背鳍”，它全长450公里，共有17座3000米以上的高峰，还有300多座冰山。其中最大的塔斯曼冰山，全长29公里，雄冠澳洲。这让人想起霍比特人的征途，一路险峻而风景壮观。

直升机贴着黑色的悬崖飞行。悬崖陡峭，仿佛用刻刀削过，随后掠过一系列高耸的山峰，进入郁郁葱葱的山谷。“这里每年的降雨量是七米。在过去数年里，我父亲为了找鹿群曾经飞遍了这个角落。”马特对着麦克风说。

我们身下，一条蜿蜒的小河缓缓注入瓦卡蒂普湖——新西兰最大的湖泊，长为80公里。突然，直升机转了个弯，眼前的场景让我们目瞪口

呆：黑色肃穆的群山间嵌着蓝绿色的湖，湖水倾泻而下，坠入祖母绿色的深林中。在埃尔斯金湖旁边小憩时，我们仿佛站在云端，俯瞰大地……几分钟后，直升机轰隆隆地飞到了苏德兰瀑布上空，这条垂直的河流高达580米。我们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还没来得及记录下这一切，塔斯曼海的海边已经到了。直升机就停在岩石的石尖上，不远处便是海豹的聚集地。马特摘掉自己的头盔，穿上潜水衣，跃入水中。一刻钟之后，他从水里出来，带着满满一包龙虾和鲍鱼。“我们的午餐！”他高兴地说着，“我从来不会空手而归，因为我确定自己能找到野餐的食材！”龙虾和鲍鱼做好了，稍稍烤了一下，眼前的湖光山色，加上这样的美味，堪称人间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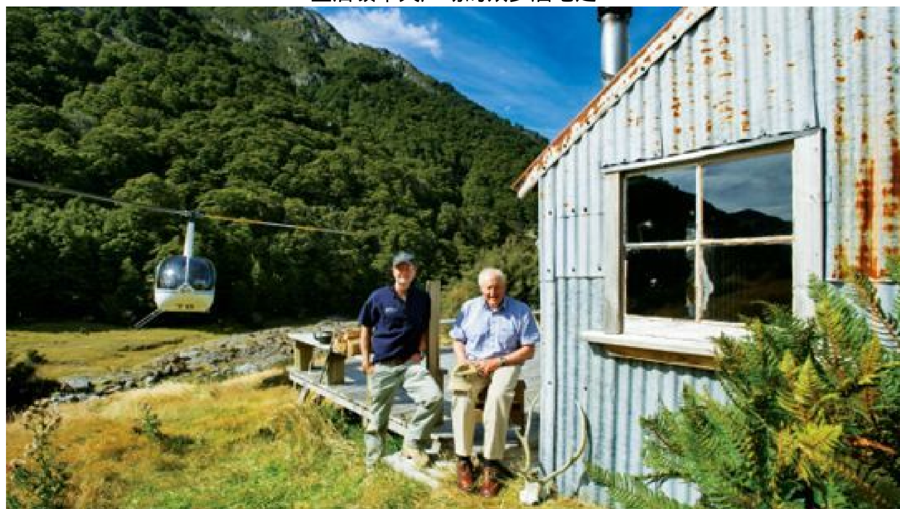
除了这条线路以外，还可以从西侧沿着陡峭的山坡攀登，登上威严的米尔佛峡湾，新西兰最著名的峡湾。这道峡湾长十六公里，高1200米。我们也会抵达图托克冰山（2723米），欣赏令人着迷的蓝色冰川裂隙。还有另外一个峡谷，至今它还保留着库克船长时期的原始风貌。鲜嫩的龙虾肉让我们不禁发出赞叹，声音回响在空山幽谷之间。这座田园般的湖叫什么名字呢？“它没有名字，”马特一边看地图一边说，“我第二次来这里，别的湖也一样美！”

离开这座不知名的湖后，我们依依不舍。很快，难过的情绪就被另一个壮观的美景平复了。这便是派克山谷和阿斯普林山。带着裂纹的冰雪柱构成了一张黑白交织的乐谱，又像一幅抽象的艺术作品。与北部游客众多的弗朗兹约瑟冰川不同的是，这里还像处女地。所以，坐着马特驾驶的直升机观赏美景真是一种福利。“我们不会去那些宣传册上打广告的地方。我们喜欢原始、偏僻的土地，喜欢只能用直升机观赏的地方。”


PUBLIC


PUB

● 皇后镇中央广场的众多酒吧之一



● 搭乘直升机来到米纳雷客栈



● 一家甜品店前的三位女孩

直升机才能抵达的荒地客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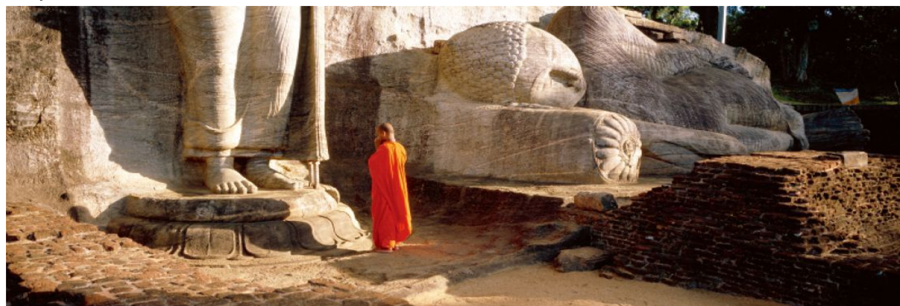
重回客栈。四间帐篷客房有荒地露营的气氛。客房都搭建在木桩上，零星地散落于宽广的草原，草原上的黄草和黄花随风飘荡。一条蓝色的冰河在米纳雷山脚下穿行。米纳雷山俯瞰着这片人迹罕至的风景。只有直升机嗡嗡作响。“在没有公路和山路的情况下，这是唯一抵达这里的方式。”

这里的服务设施却是四星级的标准。负鼠毛做的被子，当地山羊毛做的毯子，在星空下洗个室外热水浴……晚上，客人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品尝精致的菜肴，喝当地的黑品诺。这些菜肴均出自智利厨师葆丽娜·科瓦兰之手，鹿肉味道很好。“明天想看看我们养的鹿吗？”马特问道。我们自然很乐意。瓦利斯家族的庄园坐落在瓦纳卡湖边，面积26000公顷。庄园的农场和山丘上种满了成簇的曼努卡、杉树和杨树。从养殖量来讲，这里是新西兰最多产的农场之一！家族养殖了7000只绵羊、1000头奶牛，桉树下、湖边的草地上，到处有它们悠闲啃食青草的身影，这些牲畜全是用直升机放养的。至于那10000头鹿，它们在高处奔腾跳跃。“活动空间那么大，有时我们一年只能见到它们一次。这不是集中放养。”蒂姆·瓦利斯笑道。瓦利斯家族的农场有各种活动推出，堪比一个主题公园：参与剪羊毛活动（高峰期时每天要为3000只绵羊剪毛）、给小牛喂奶、帮助牧羊人集合羊群……

在米纳雷客栈，我们随时变换着角色，今天在牧场当养殖员，或者泛舟湖上当渔夫，明天又去雪山滑雪或者捕猎。一切皆有可能，当然，只能乘坐直升机来到这里。

波隆纳鲁瓦找寻青苔下的短命辉煌

当中国经历着两宋交替的金戈铁马时，远在印度洋的斯里兰卡正在创造其历史上少有的辉煌年代——波隆纳鲁瓦王朝(1070-1214年)。这个短命的王朝终被外族所灭，但在他们的城里，还能找寻到那段辉煌历史的种种……



摄影/ 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撰文/罗丹阳

我在9个小时的返程飞行途中，开始仔细研读那本从古城博物馆旁的小书店淘来的《波隆纳鲁瓦之美》。回想一路的游历，我甚至找不到什么中文材料能够告诉我，波隆纳鲁瓦古城一处又一处被青苔覆盖的遗迹，曾经经历过怎样的繁华与喧嚣。那些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0世纪的建筑遗迹，结构对称完整、细节精致传神，如今它们都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君王已逝，昔日的辉煌似乎在那些残垣断壁中依旧触手可及……



●波隆纳鲁瓦时代最伟大的国王——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所建的佛牙寺门前的保护神形象，他头顶宝石王冠，左右脚边各有两只侏儒，意味着财富。供图/全景图片

残垣断壁述说昔日显赫

抵达波隆纳鲁瓦古城已是傍晚，预定的酒店在波罗迦罗摩湖畔，从阳台径直走出十多米就到了湖边。其实波罗迦罗摩湖原本是一座水库，它由波隆纳鲁瓦王朝的君主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所修建，为收集雨水灌溉稻田之用。而波隆纳鲁瓦古城就像这座水库一样，如果你不走近它，就永远不知道它的神奇与非凡。

游览波隆纳鲁瓦古城的最佳工具非自行车莫属，景点之间的距离走路太远，开车又太近。我租到一辆没有锁的自行车，心里不停在打鼓。当向导阿米拉告诉我“这里一般不会发生那种事”之后，我才放心大胆地猛蹬了两下，直奔古城遗迹而去。

按照地图，我从南往北开始用车轮丈量波隆纳鲁瓦。古城现存的遗迹基本分为三个部分，中间一部分是曾经的宫廷花园，议事大厅和后花园都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最南和最北的两部分大多是宗教建筑。除了佛教的舍利塔、佛像室和寺庙庭院之外，现存遗迹中还有印度教的湿婆庙。

今天残存的宫廷花园中的主要建筑，是由波隆纳鲁瓦古国的两任国王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和尼山迦摩罗一世修建的。整座建筑由宫殿、议事大厅和用于沐浴、戏水的池塘三部分组成。波罗迦罗摩巴忽的庭院靠东，其继任者尼山迦摩罗的庭院在西，挨着波罗迦罗摩湖。两座王宫被今天波隆纳鲁瓦的一条主要马路分隔开来。



摄影/ BRUNO BARBIER-DragonImage



• 图 斯里兰卡古城中象征着皇室的廊柱建筑。各式廊柱在该国建筑中被广泛应用。
摄影/ Paul Harris-全景图片



• 议事大厅栏杆上的两头狮子。僧伽罗人认为自己是狮子的后代。摄影/邢峥

据说，波罗迦罗摩巴忽王宫原本有7层楼高，被当地人叫做“千房宫”。宫殿约36米长、13米宽，整体建筑采用了错综复杂的几何形式。宫殿的墙体是厚重的砖石结构，现在只剩下大约三层楼高的布满青苔的两堵墙。墙体高高低低，满是岁月的厚重感，阳光经常照射的地方，墙内红色砖石依稀可见。宫殿周围是供仆人、护卫和神职人员居住的房屋，如今只有少数的几间剩下石头廊柱和基座。有基座留下的，都被摆上牌子、标了号码。

在马路另一边的尼山迦摩罗的王宫，如今只剩下了基座和几堵简陋的墙壁，以及周围的盥洗室。这位强势和好大喜功的国王登基之后，认为居住在先人的宫殿内是一种耻辱，于是他要求工人在45天内完成同样一座7层楼的宫殿，并命工匠在石壁上大量篆刻自己的丰功伟绩。

尼山迦摩罗是一位浮夸的国王。他30岁继承王位，统治时间只有9年。这位钟情于记录功绩的国王留下了数不尽的碑文，至今很多历史考证都是从他的碑文上完成的。“即使是一个女人拿着一兜金子，从这个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也不会遭遇任何麻烦。”这段碑文显示了由他统治的波隆纳鲁瓦的和平与稳定。

两任国王的议事大厅也十分相似。尼山迦摩罗一世的议事大厅尽头有一座狮子石雕，据说这是国王的王座。我想象不出他骑在狮子背上对臣民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场景。

皇室浴池的修建可谓煞费苦心。工匠们在浴池底部铺设了管道，将湖水引来存入水槽，水就像下雨一样源源不断地从狮口倾泻入浴池。据说，为了打造这个浴池，兰卡人直接照搬了修建水利设施的原理。

水利设施造就“东方粮仓”

提到皇室浴池的设计，就得说说1000年前古城内修建的水库。它们虽不及我国的都江堰历史悠久，但是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斯里兰卡并不是个缺水的国家，但由于降水在时空上的分配不均，使得水稻增产遇到了阻碍。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希望将水稻从一年一熟增加到一年两熟，于是他在马杜鲁河上修建了3座水坝，重建了明内利耶和考杜鲁两座水库，将降水先储存在水库内。等到旱季到来，就通过一套称为阀井的设施，把水从水渠中引入稻田用于灌溉。

“任何一滴雨水，都不能在不被人类利用之前就白白流入大海”，这是波罗迦罗摩巴忽的名言。水利设施的修建使得波隆纳鲁瓦的水稻种植面积和产出量都增加了，斯里兰卡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东方粮仓”。



• 浮雕中每一头大象的姿态都不相同。它们被刻在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议事大厅的基座上。摄影/ Ian Trower-全景图片



• 提拉卡佛像室中保存了斯里兰卡最大的一尊站立佛像。虽然佛像的头部已经被破坏，但仍然极具震撼力。摄影/James Davis-东方IC

整个波隆纳鲁瓦在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这位“伟大的王”的统治下，迎来了黄金时代。对外贸易也逐步兴起，波罗迦罗摩巴忽有了自己的商船队伍，与中东国家和中国开展贸易，香料、宝石乃至大象都成为贸易货物。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将统治势力延伸至国外。他的一位王后被拐卖至柬埔寨，缅甸又阻碍大象交易，于是他派出了一位特使前往缅甸交涉，缅甸国王毫不在乎，对特使出言不逊。波罗迦罗摩巴忽大怒，派兵出征缅甸，最终凯旋而归。这位君王在斯里兰卡历史上的地位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一座孤峰。

朱罗人的庙和僧伽罗人的寺

离开宫廷花园，我一路向北。

地图上标出的遗迹以佛塔、佛像室和寺庙为主，医院以及由印度湿婆教信奉者修建的湿婆庙零星散落其间。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是一位医生，登基之后他大力推广医学，修建医院，雇佣医生和护士来照看病人。

湿婆庙大多是在朱罗人占领时期（公元947年朱罗人把兰卡岛一部分地区并入朱罗帝国版图）修建的，由于没有史料记载，庙宇只能以数字编号。不知什么原因，僧伽罗人将朱罗人驱逐出境后并没有拆掉这些湿婆庙。

一号湿婆庙就在僧伽罗人的四方院南侧。我脱掉鞋子走上基座，从只有一人高的正门进入，几步就走到尽头。刚刚离去的几位湿婆教信徒撒下的白色花瓣，被从天井照进来的阳光镀上金边。

距离一号湿婆庙不远的四方院是整个波隆纳鲁瓦古城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这里不仅因为其建筑规模宏大保存完好，更因为四方院中的三座寺庙都曾经保存过象征着佛教最高权威的佛牙——佛祖释迦牟尼荼毗（即火化）时留下的左犬齿而闻名于世。



• 尼山伽摩罗皇宫的议事大厅尽头的狮子王座依然气宇轩昂，这是整个古城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个。 摄影/罗丹阳



● 整个四方院内历史最悠久的建筑。据传这是一座两层建筑，上层是木头廊柱和屋顶，保存象征着佛教最高权威的佛牙。摄影/Giuseppe Masci-东方IC

在公元10世纪之前，斯里兰卡的政治中心一直在波隆纳鲁瓦西北方向的古城阿努拉德普勒。其间因印度战乱，羯陵伽国王便派他的女儿、女婿把佛牙送到兰卡。公主把佛牙藏在发饰中，于公元326年到达斯里兰卡。当时的国王接受佛牙，虔诚供奉，并每年举行一次盛大的佛牙大游行，供信众瞻拜。

政权影响下的佛教兴衰

波隆纳鲁瓦的明信片大都是加尔佛寺的4尊佛像，而其中的极品就是那尊站立佛像。他双手在胸前交叉，右肩稍低，简单折叠的长袍挂在左臂上，自然垂落的下摆几乎盖到脚面。他头顶发髻，双耳长可及肩，面部呈现出一种微妙的笑容，似皱眉，又似满足。而石头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缕缕黑色线条让佛像的神情更加难以捉摸。

虽然古城的招牌是加尔佛寺，但我还是被提拉卡佛像室的兰卡之宝震撼了。在今天，这座佛像室仍然保存着大约17米高的外墙，全部是用大小一致的小块砖石堆砌而成，学者们认为，这是佛像室至今仍然完好保存的原因。走进室内，尽头的那尊13米高的无头佛像让我仰视了良久。我想象他微微颔首、俯瞰众生的神情。

佛祖很早就认为，佛教在斯里兰卡可以发扬光大。在释迦牟尼圆寂当天，维阇耶来到斯里兰卡，并击败了当地已有的两个部落，建立了僧伽罗国家。记录兰卡历史的《大史》认为，维阇耶是狮子的后代——这也是僧伽罗人被称作“Sinhala”，自称狮子后代的原因。

然而，我的向导阿米拉——一位普通的佛教信徒认为，佛教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使团传入斯里兰卡的，比《大史》记录的晚了将近三个世纪。

那时候，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区，他本人笃信佛法并广施僧众。于是一些人为了讨个好生活，就假装剃度披袈混入佛门。当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僧侣的时候，开始按照

自己的理解曲解佛法，这让正统出身的法师们（也称“比库”）敬而远之。这种混乱导致全国最重要的寺庙7年没有进行诵经活动。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阿育王请来了大长老和1000名精通三藏圣典的比库，连续诵经9月，编纂了一部《论事》，驳斥了252个非正统见解，并决定派出使团去传播佛法。而其中一支，就来到了斯里兰卡。

无论是哪种说法，佛教最终在斯里兰卡扎根发芽。而这个时候，政权雏形才刚刚诞生。历史学家们认为，佛教的普及和政治当权者对佛教的推崇，是这个国家的转折点。直到今天，佛教仍然是政治家们获取支持的方式之一。

事实上，波隆纳鲁瓦的辉煌是在宗教之外的。宗教不足以把一个时代推向辉煌，但时代的辉煌足以让宗教在历史上璀璨。在波隆纳鲁瓦，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恢宏的宗教遗迹。

这似乎就是波隆纳鲁瓦在过去20个世纪的剪影，大多时候沉寂无声，辉煌灿烂也只是转瞬即逝。但它在政治历史上的地位、在宗教历史上的价值，还有在僧伽罗人心目中的认同感，都远不能用时间来衡量。

TIPS

●信奉比例 ●传入时间 ●宗教圣地 ●影响力

斯里兰卡的宗教

佛教

●70.2%

●公元前3世纪

●科伦坡甘加拉玛雅寺；穆吉瑞加拉；佛牙寺等

●促使僧伽罗王国的建立。拥有5000多座寺庙和300多所佛学院。

印度教

●12.6%

●公元前500年

●旧卡斯瑞森庙宇；新卡斯瑞森庙宇；一号湿婆神庙；坎达萨米神庙等

●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族，主要居住在北部，印度教徒主要分湿婆派和毗湿奴派。

伊斯兰教

●9.7%

●公元7-8世纪

●贾米·埃勒·阿尔法清真寺；大贾马哈清真寺等

●全国约有2000多座清真寺，500所公立穆斯林中学。

基督教／天主教

●7.5%

●公元16世纪

●圣母教堂；荷兰归正会；圣玛利亚天主教堂等

●英国殖民时期，上层社会大多改信基督教和天主教

TIPS

波隆纳鲁瓦不能错过的看点

观众厅

这里因刻有大象图案的檐壁而闻名，大象姿态各异，楼梯顶端还有精美的狮子雕像。

四方院

这里集中了古城的大部分建筑式样，包括环形古屋瓦塔达吉、有厚壁的佛教寺庙萨帕拉玛贾迪吉、古代纪念碑加尔波塔等。

考古博物馆

这里有不同主题的陈列室，其中包括：城堡、外墙以及印度教纪念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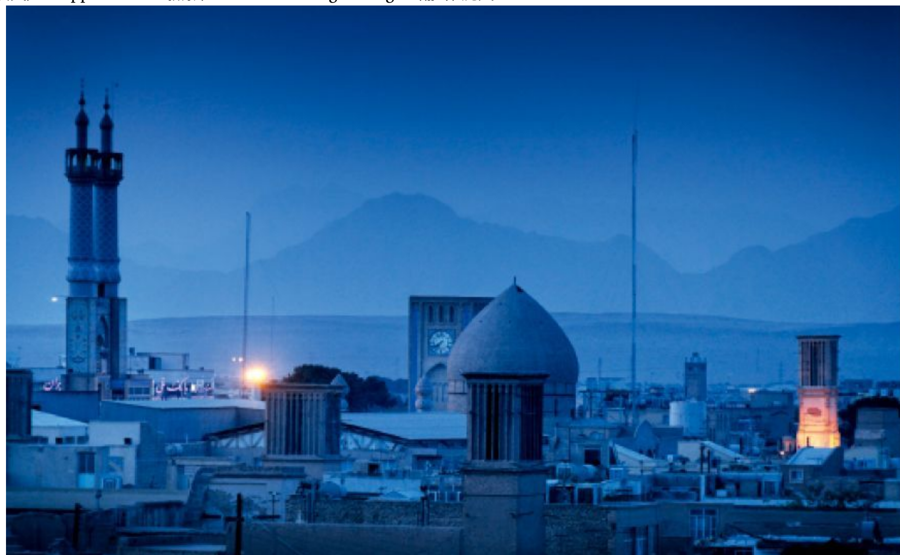
• 一位僧侣在波隆纳鲁瓦加尔佛寺内的站立佛像前双手合十行礼。这座佛像因佛祖特殊的眼神、面部表情以及手部动作，被认为是南传佛教最具特色的佛像之一。摄影/ 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穿越地球最古老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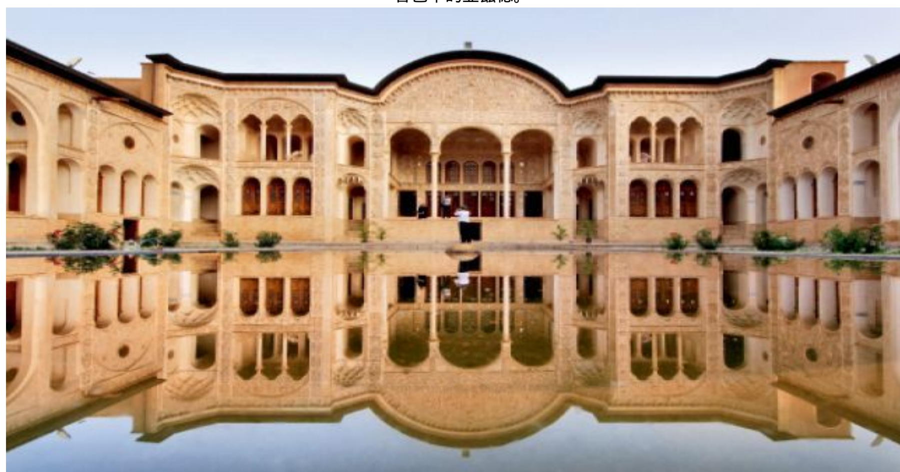
找寻古波斯的沙漠绿洲

古老的传统和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使得卡尚、亚兹德、克尔曼和巴姆这几座沙漠城市相对封闭，也相对保守。也许就是这种安静、朴素又略带乡土气息的独特氛围，才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人们在此流连忘返。

撰文/Philippe Boudin 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翻译/沈岚



• 暮色中的亚兹德。



• 在卡尚，Tabatabei酒店的房屋原属于13世纪时的某位富商。这片绿洲位于圣城库姆的80公里以外。

如果你来伊朗并不是为了见眼前的这个伊朗，而是想造访古波斯，那么只待在首都德黑兰

并不是个好主意。从德黑兰驱车南下，一路经过卡尚、亚兹德、克尔曼和巴姆，在广袤的沙漠上，我开始了寻觅古波斯的旅程。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曾如此描述古波斯人："沙漠是他们的庙宇，山脉是他们的祭坛……"伊朗中部平原的这片大地被卡维尔沙漠（伊朗境内最大的盐沼沙漠）的残酷烈日灼烧了几千年。这里有花岗岩山脊上的矿物海洋的结晶——盐湖，也有人类意志的结晶——沙漠中的绿洲。这是一处充满历史痕迹的线路，独特的传统房屋、美丽的古波斯花园……一旦踏上这片土地，你会感受到古波斯的浓厚气息扑面而来。

卡尚：沙漠边缘的浪漫

我的第一站是《一千零一夜》中写到的一座城市——卡尚，它位于德黑兰南120公里处。

走在古城卡尚的街头，路两边会经常看到被高墙包围着的院落，虽然泥坯的结构并不张扬，但只从它围起的面积和高墙内参差的屋顶，也足以想象到这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在卡尚，有很多这样的属于伊朗百姓的宫殿，它们虽然没有皇宫的奢华，却有着足以比拟皇宫的富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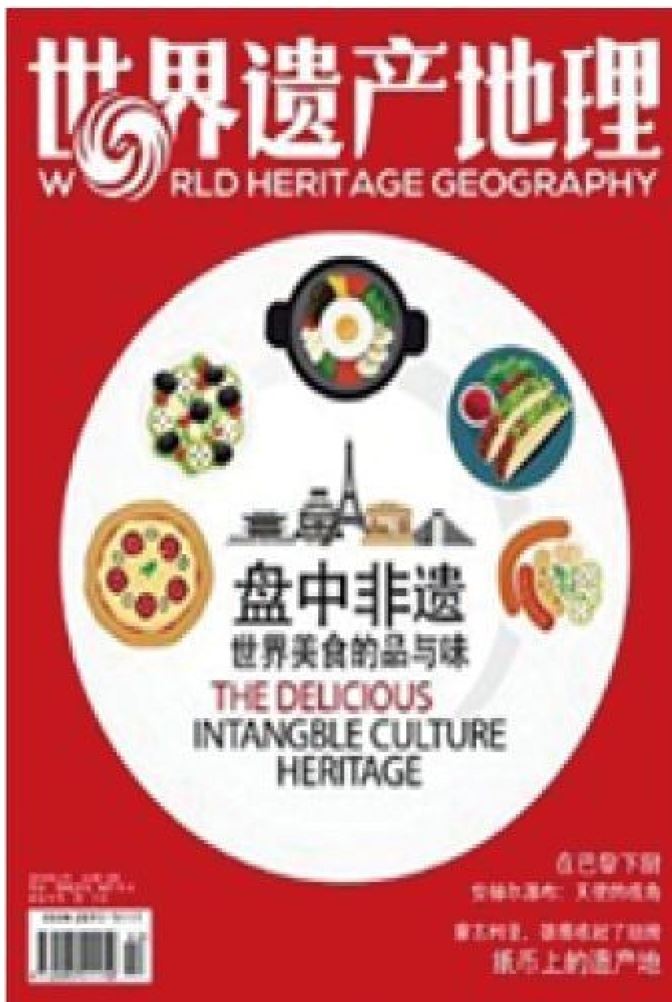
有人甚至认为耶稣诞生故事里的三博士是由卡尚出发的。11世纪时卡尚建起了城墙，随后16世纪萨非王朝的君主，在卡尚建设起自己的后花园。两千年以前，卡尚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绿洲，是来往过客的交通要道。在这里，斯基泰人和帕尔特人、希腊人和古波斯人在巨大的喧闹声中逐渐沉淀着他们各自的文化。受到罗马人和希腊人尊敬的古波斯人留下了占星术、马术和能够帮助帝国扩张的驿站，当然还有地中海料理中不可缺少的茄子。但是谁能相信在六千年以前的卡尚市郊，曾矗立着一座人类最早的城市？但史前遗址如今已化作尘埃。

卡尚因独特的地理条件而盛产玫瑰，被誉为伊朗的"玫瑰之城"。花香将我引入费恩花园。这座花园是热爱艺术的伊朗王萨菲·阿巴斯的杰作。费恩花园是卡尚最著名的景点，它被收录在《世界遗产名录》之中。这座花园是伊朗现存最古老的波斯园林，周围全是沙漠与戈壁，却唯独这里拥有一片花园，园林内的树木非常高大。据说，水资源全部来自于附近半山腰的一处山泉。历任统治者对这里的保护和修缮使得这里保存非常完好，曾经的王朝大臣卡比尔据传在花园内被杀害。



- 卡尚宏伟的Tabatabei酒店内部。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亚兹德：风塔之城

在10个小时的颠簸之后，我进入了“高贵的亚兹德”，这是马可·波罗给予它的称号。这座被孤立在卡维尔沙漠和卢特沙漠之间的绿洲城市，沉睡于海拔4055米的夏库山山脚下。从前，亚兹德曾是伊拉克伊阿贾姆和克尔曼之间沙漠旅行交通道路上的拐角区域，是中亚道路和印度道路交叉口的战略位置。

亚兹德始建于公元5世纪，是地处伊朗中部腹地的一座历史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落之一。由于地处偏远的荒漠中，与外界相隔，亚兹德在历史上曾免于多次战乱，始终保持着其独特的地貌和人文风格。

古城大多数的道路都是曲折而狭窄的，但是不管走在哪一条路上，你都能看到家家户户的

屋顶上冒出大大小小的风塔，犹如一个个泥制音箱，它们构成了亚兹德最独特的建筑奇观。因此，亚兹德又被称为“风塔之城”。

风塔的作用是将风直接引入建筑，自然调节建筑物内部的空气和温度。这样一来，建筑物内部和外部的温差能达到20℃。当夹杂着盐的北风开始侵蚀大地上的赭石，最好就是躲在这些住宅里不要出来。然而当北风停息的时候，人们必须登上高处，仰起头，谦卑地面对广袤天空。

伊朗最高的风塔坐落在亚兹德最大的多拉塔别花园中，其高度达到33米，呈八角形，下面是一个两层高的大厅，四周镶嵌着彩色玻璃的花窗，并建有水池、喷泉等，与外面的水渠相连，这里曾是波斯贵族们享乐的地方。

其实，随着空调的普及，加上伊朗有充足的能源，这样的风塔在今天已经不再必要，可是在亚兹德，它们却还发挥着传统的作用。



- 卡尚，房屋外的伊朗女性。



● 卡尚，费恩花园里的伊朗女孩。



● 卡尚，Tabatabei酒店精美的镜子。

克尔曼："世界的中心"

在古波斯人眼中，达希伊鲁沙漠是"魔鬼的寓所"。上午10点，气温已经高达45℃。滚烫的空气使光线看起来在微微颤抖，地平线上的山脉仿佛正翩翩起舞，山顶那仅剩的几片云朵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在抵达"魔鬼的寓所"之前，我来到了"世界的中心"——克尔曼。

克尔曼是伊朗东南部最大的城市，始建于公元3世纪，长期为波斯湾、呼罗珊、马克兰之间的贸易中心。

克尔曼的历史很不明确。创立萨桑王朝的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公元224-241）建造了克尔曼，用来作为他征服新领地的标志，而阿尔塔薛西斯一世一直将他的领地扩张到了古印度人的河流之处。在萨法维王朝（公元1502-1737）的统治下，与印度的贸易往来保证了克尔曼的繁荣兴旺。

克尔曼是连接伊朗至印度次大陆以及波斯湾到马什哈德两条重要经商线路的交汇点，更是丝绸之路南线向东连通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重要驿站。这样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克尔曼命运的多舛，不仅多次被不同的征服者统治，更遭遇过无数次的血洗和摧毁。

克尔曼有全伊朗最有味道的水烟馆。水烟初见于印度，后在伊朗地区流行，抽水烟已经成为伊朗人生活的一项传统。伊朗人不光在烟馆抽烟，不少人家里也备有好几个水烟壶。伊朗人抽水烟大多抽水果烟草，由鲜烟草叶、干水果肉和蜂蜜等制成。不过，据说水烟的劲头比普通香烟还要大。正因为如此，伊朗政府认为水烟有损健康，导致癌症发病率增高。同时，人们共用一个烟嘴，容易导致疾病的交叉感染。所以，伊朗政府要实行禁烟令。

对于伊朗的古生物学家来说，克尔曼一直被认为是化石的天堂。2005年，考古人员在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附近一个村庄中发现了一块1.09亿年前的化石，上面清晰地保存着15个恐龙脚印。考古专家分析认为，这些脚印非常罕见，属于一只恐龙妈妈和它的恐龙宝宝。迄今为止，伊朗克尔曼省北部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当地已经成为考古人员和古生物爱好者热衷的去处。



- 亚兹德，用于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丧葬仪式的静默之塔。这栋位于两座丘陵之间的建筑曾被用作沃教教徒的墓地。



● 亚兹德的传统街区，屋顶上矗立着风塔。

巴姆：沙漠里的翡翠

要前往巴姆，4小时的路程必不可少，这座城市有全球最大的生土建筑。在这座千年堡垒的脚下，在一片以椰枣著称的棕榈林边缘，Mohammad Tohidi和他的儿子正在一头毛驴的帮助下为大麦脱粒。千百年来，这种古老的劳作方式，从未发生过改变。

巴姆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大约形成于6000年前，曾是“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的必经之地。巴姆城位于“丝绸之路”上，周边地区干旱荒凉，但巴姆却因为有丰富的地下水，可以种植棕榈树和柑橘树而成为沙漠绿洲。游客们称其为“沙漠里的翡翠”。在黄金时代，也就是12世纪，巴姆继中国之后能生产出全球最细腻的丝绸。在《列王纪》中，素有“波斯荷马”之称的诗人菲尔多西，讲述了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从某位帕尔特国王手中夺过这座城堡的故事。据说，在那道生土城墙之后，一个倾国倾城的姑娘饲养着一条巨大的桑蚕，这条蚕吐出的丝确保了这座城市的繁荣。在那段时间，阿尔塔薛西斯屡战屡败。有一天夜晚，他潜入城堡杀死了这条桑蚕，于是巴姆的丝织业从此一蹶不振，帕尔特人不得不让位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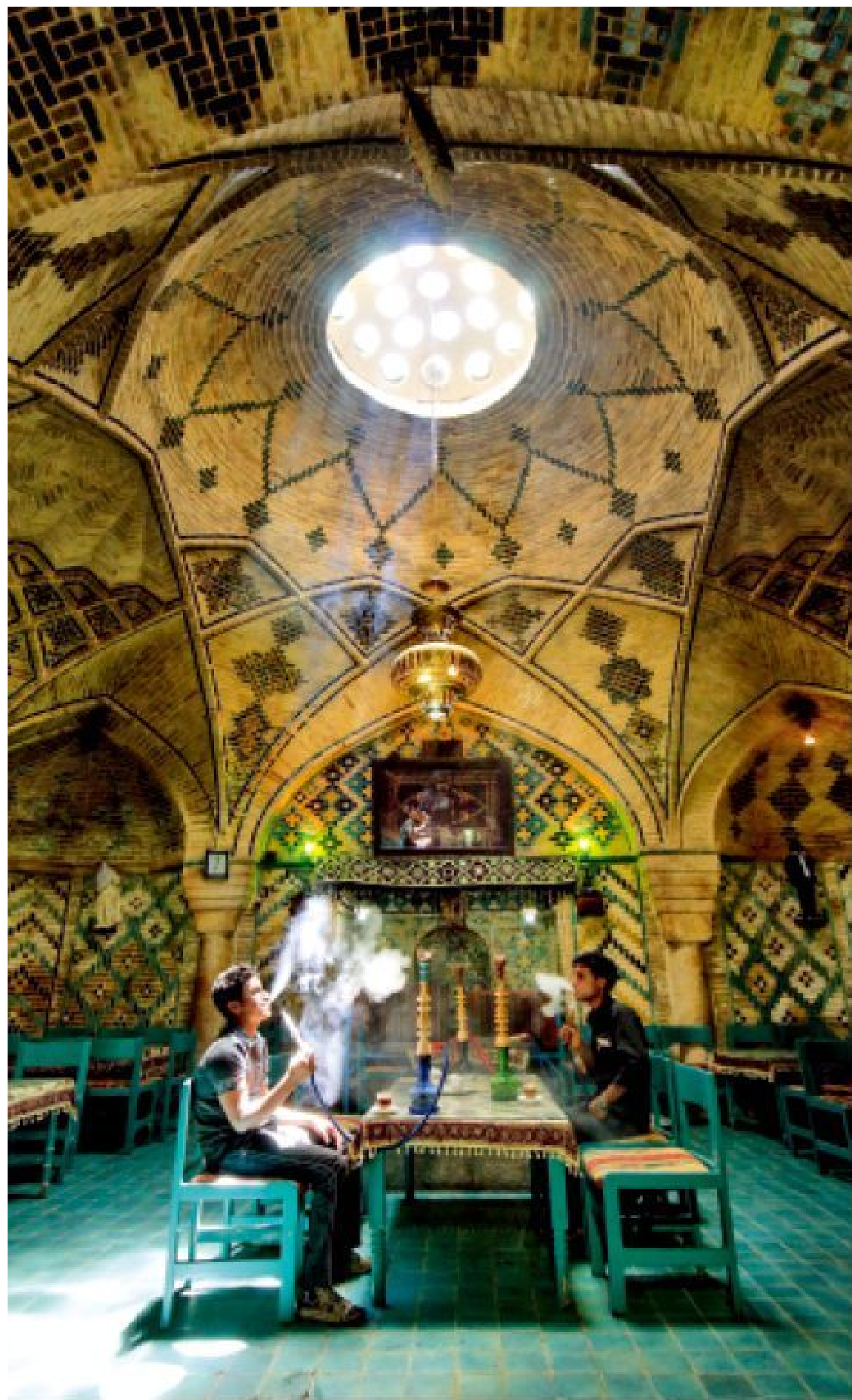
在这座城堡中居住着4000多人，几乎所有的波斯人都与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商人通商。不过这段时期，阿富汗和俾路支的游牧部落经常出现在卢特沙漠中，他们会对巴姆城发动攻击，巴姆的居民躲在防御工事之后抵御入侵者。一条长达2000米的巡逻道和50来座建造在厚重城墙上的箭塔确保了城内的安全。

巴姆最近一次被世人所关注，是在2003年12月26日，圣诞节的第二天，这里发生了一次惨烈的大地震，古城顷刻间被夷为平地。10万多人口的小城，死伤过半。如今，整个城堡的道路已经被清理出来，原来的布局依稀可辨，指示牌上标注着哪里是民居，哪里是兵营，哪里是集市，哪里又是祷告的场所……

从巴姆出发，我沿着卢特沙漠，一路向北。



- 瑞严城堡完全由黏土建成，这座兴建于萨珊王朝时期的堡垒躲过了2003年的那场大地震，可惜巴姆城堡却没有这等幸运。



●克尔曼古老澡堂里的茶客。

第一站：卡尚

卡尚位于德黑兰和伊斯法罕之间，已有约7000年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包括著名的清真寺、皇家花园、名人陵墓、伊斯兰经学堂、富商的巨宅庭院等。今天的卡尚是一个安静的小城，人口只有11万，那些散落在静谧小巷里的庭院，其庭院、水池、彩窗、雕绘，处处体现出伊斯兰建筑的精巧和雅致。

第二站：亚兹德

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地处戈壁深处、沙漠边缘，被称为“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类居住的城市”。阿米尔·恰赫马格广场、星期五清真寺都是旅行者值得一去的地方。亚兹德有许多清真寺，最为著名的是乔麦清真寺和阿米尔·恰赫马格清真寺。城市中最有特色的建筑是“风塔”。

第三站：克尔曼

克尔曼距首都德黑兰东南约1076公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克尔曼省的省会和最大城市。市郊有两座著名的拜火教“寂没塔”遗迹，古时用作教徒的墓地。克尔曼拥有丰富的古代建筑遗迹。考古名城吉罗夫特位于克尔曼南郊，是吉罗夫特文化的诞生地。

第四站：巴姆

巴姆有全球最大的土坯建筑群。巴姆古堡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曾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结构建筑，历史可追溯到2500年以前。这里还盛产美味的椰枣。

公路历险：

穿过纳米比亚的海洋与沙漠

道路是自驾客的信仰，尤其是在烈日炎炎的纳米比亚。在火焰一样的红色沙漠和湛蓝的大西洋之间，有一条美得仿佛不真实的、滚烫的公路，久居非洲的杨梅和一辆四驱越野车穿越了它。当旅行不仅只有浪漫，还暗藏着风险和艰辛时，你能从这里听到关于一条公路的最真实的心声。





• 纳米比亚置身沙漠，同时却又是一个靠海的国家，沙漠会一直连绵到海边。供图 / 全景图片

看过很多纳米比亚的介绍和游记，溢美之词犹如天堂在隔壁，更有人称纳米比亚可以代表非洲的美。我不能苟同，就像你不能用一只苹果去代表一只橘子一样，虽然都那么美妙，味道却绝然不同。

而我的记忆像布满尘土的旧仓库，每当需要找到什么，打开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旧空气。与自驾纳米比亚有关的这一段，是一首立体的、燃烧的诗歌，混着海水的盐味儿和红色沙漠滚烫的灼烧气息，以及危机四伏的未知远方。

越野车绝尘而去，穿过这片魔幻大陆的海水和沙漠，未必动人，但真实不虚。亘古自然充斥着的魔力，时时刻刻牵绊着我的灵魂和脚步。

自由大洲的真面目

……窗外是无尽的、变幻着颜色的沙漠，沙土中偶然出现埋了一半的白色枯骨。在颠簸的车体里，你热得要发疯，偶尔被窗外壮丽的景色吸引，最终因为它们太类似，而忍不住想昏昏睡去……

如果你随我一道穿行在纳米比亚，就必须接受以上这一幕和漫长的车程。和所有英殖民地一样，这里右舵驾驶，景点之间的距离通常是5～10个小时，驾车者的辛苦可想而知。

虽然醒后还是一样的景致，但是路上的车辆很少，警察对待自驾客很友善。再回想起途中那些有德国气派的小镇，旅程还是很愉快的。

我认为纳米比亚的迷人不仅在风景，还有诸多语言难以描述的东西。由于和德国间特殊微妙的关系（前身是德属殖民地），整个国家多少带有其他非洲国家所没有的德式严谨特质：城市是干净整齐的，经济也是多元化发展，在广袤的荒原、戈壁和沙漠间，居住着有限的人口。很多德国人的后裔生活于此，在那些宁静的小镇里，在皮具店手工艺品店纪念品店里，时常能感受到他们的彬彬有礼。

与德国式的文明严谨相反，更多时候，纳米比亚是原生态的。在大多数热闹的旅游区，你都可以看到纳米比亚独有的红泥族女性。她们以与游客拍照为生，懒懒地坐在太阳下，红色的赤裸上身有一种暖洋洋的光感，脸上却是无表情的。

大约是这些年兴起了对非洲少数族群的探秘，所以红泥族的村子也颇受关注，访客大多是背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们。从那些族人略显麻木的表情也可以得知，她们对我们的到访已经司空见惯，我想探访的纯真原生态不在那里，我的到来只是为她们增加一份收入。唯一可能让她们露出真诚笑容的是我也脱下“文明”，打扮得和她们一样，但是我又不大敢。

在非洲昔日最大的埃托沙动物保护区，你能感受到非洲大陆生态的另类与特别。那种接近戈壁的荒原使生存加倍艰难。动物多分布在饮水点附近，园内的宿营地都有自己的动物饮水点(是人工维护的天然水源)，比起大自然的残忍，文明是慷慨的，代价是在不远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窥视者。不过几乎所有人都遵循规则，不去喧哗惊扰，观测可以持续24小时。

我去过一处天然的水源，大地所呈现的灰白色加上亡者的骸骨，确实触目惊心。不断干涸的水源使得平和的食草动物间也会发起争斗。始

终记得同行的一位女性的话:“生存在这里真是太惨了，还不如在动物园呢。”我能理解她的惊讶，但我在非洲住久了，觉得这个大洲存在的意义就是真实和自由，即便是那么艰难地活着。

想领略自由大地原生态的美，一定要去著名的红沙漠，否则就像到了中国却没去长城一般。很多人看了实景，才发现用了那么多年的电脑桌面就是这里了。

登上沙丘看日出日落，夜里仰望星空，是红沙漠最美妙的时刻。自然会呈现变化的颜色，因沙的矿物质里含铁，红沙漠自然是红色。而在沙丘下的低洼地，是一片平坦光滑的灰色，明显是钙化沉积后的结果。5月雨季来临，低洼处会形成一个个水塘，浅平如镜。在沙丘之巅或者乘直升机升空，可俯瞰这独一无二的沙漠之色。



● 纳米比亚红泥族女性，是纳米比亚特别“风情”。供图/纳米比亚国家旅游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纳米比亚置身沙漠，同时却又是一个靠海的国家，沙漠会一直连绵到海边。要去看海，就一定要到斯瓦克蒙德。

这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小镇。匆匆经过这里的游客，会停留下来，参观这里的水晶博物馆。博物馆里陈列着世界上最大的单晶体石英，还有其他各种矿石晶体的标本，也有一些矿物的小纪念品，一部分切割好的宝石售价中等偏高。

若可以多停留几日，还会发现这里是矿物标本收集者的天堂。矿物

晶体是大自然用万年甚至几千万年育成的奇葩。在斯瓦克蒙德午后的街市中，穿行于那些售卖晶体标本的小贩之间，感叹这里是非洲最好的矿物标本采集地。这不仅是因为周围的矿藏丰富，重点在于如何分辨，如何攫取，如何保存。我完全相信，这是德国工艺和思维留下的痕迹。即使你并不是一个矿晶发烧友，看过这些，也绝对会感叹造化神奇。大自然深藏在地下的，是你无法想象的世界。

从斯瓦克蒙德出发，接下来的一段路，有着纳米比亚最精彩的部分：鲸湾港、三明治湾、十字角海豹滩和骷髅海岸。在去往鲸湾港短短几十公里的路上，海洋突然就和沙漠连接在一起，只用公路区分开来。眼前的奇景，还包括纷飞在沙漠和海洋之间的火烈鸟，即使经过长途旅行的疲惫，也能瞬间点燃我们的惊喜。

出海是鲸湾港最具趣味性的活动。船上定会有一个可爱的导游，他可不是普通人，他了解大海。一番灵活生动的简单解说之后，便会拿出一筒鱼，然后总会有一只厚脸皮的海豹跳上船，任由人类摆布一番。在导游的指示下，甚至可以抚摸这种野生海豹，最后它会在大快朵颐之后回到海里，据说跳上船的海豹都是雄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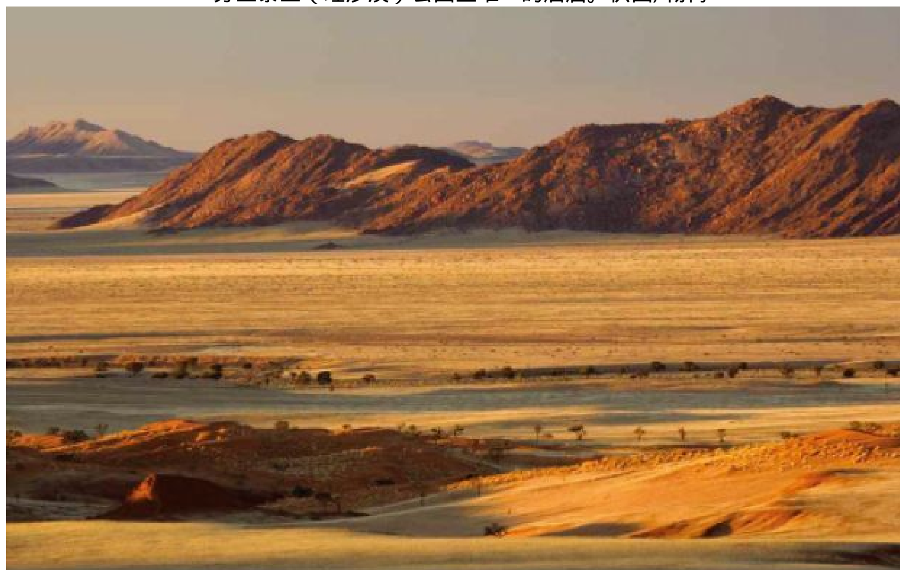
然后是鸟类的表演，有上船规规矩矩表演的，有生抢的。我看到硕大一只鹈鹕抓着围栏，它显得木讷可爱。这种鹈鹕在喂食的瞬间，有可能被称为“纳米比亚空军”的贼鸥抢夺，活着真辛苦啊，连鸟也是如此。船上同样可以享受生蚝美酒，还有些小点心。有时候海风很冷，不时会有几只海豚出现，运气好还可以碰到鲸鱼。每当此时，游船会到海豹附近巡游，然后折返。

大海感受够了么，是不是快忘记自己在沙漠了？所以，一定不能错过三明治湾。此地的沙地驾驶别有风味。在四驱的强劲动力下，穿行于沙丘之间，从游客的惊呼中，完全可以体会倒沙入海的震撼。在暗藏杀机的沙丘中，只有最熟练的本地司机才可以带你从高处潇洒地飞驰而下。

下沙坡的瞬间好像哲学体验。我远远看到沙与海无边无界的纠葛，彼此守住半壁又彼此吞噬战斗。又感觉海与沙在拥抱缠绵，像极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



●苏丝黎丝（红沙漠）公园里唯一的酒店。供图/杨梅



● 夕阳下的纳米比亚，山川和大地都别有一番风味。供图 / 纳米比亚国家旅游局

路过最美高速公路

嗯。我深知自驾客在公路上最想要的是什么：肾上腺激素上升，体温升高，速度和激情，就像恋爱。

于是我回到斯瓦克蒙德，开始走C34号公路。而在我之前的自驾客们公认，这条公路是世界上十大最美的自驾线路，又被称为骷髅海岸高速公路，濒临大西洋，全长只有460公里，200公里沥青路，260公里砂石路；路上有宿营地也有标注的加油站，这条路终止在一个叫MOWE

BAY的极小的定居点。

从斯瓦克蒙德延伸至安哥拉国境，目之所及，不是沙，就是海。天气晴好的时候，在海洋与沙漠之间穿行，愉悦可想而知。越野车在一路发挥的作用，比一个忠诚的男友还靠谱。我想说说搁浅在沙中的沉船，有些是现代的款式，但我更喜欢历经沧海桑田的老式海盗船，好像一闭上眼，他们就带着百宝箱，从沙海里浮现出来。

在十字角海豹滩，人们向一个十字架致敬。它由最早踏上这片土地的葡萄牙探险者树立。代表着对上帝的忠诚和勇气，数百年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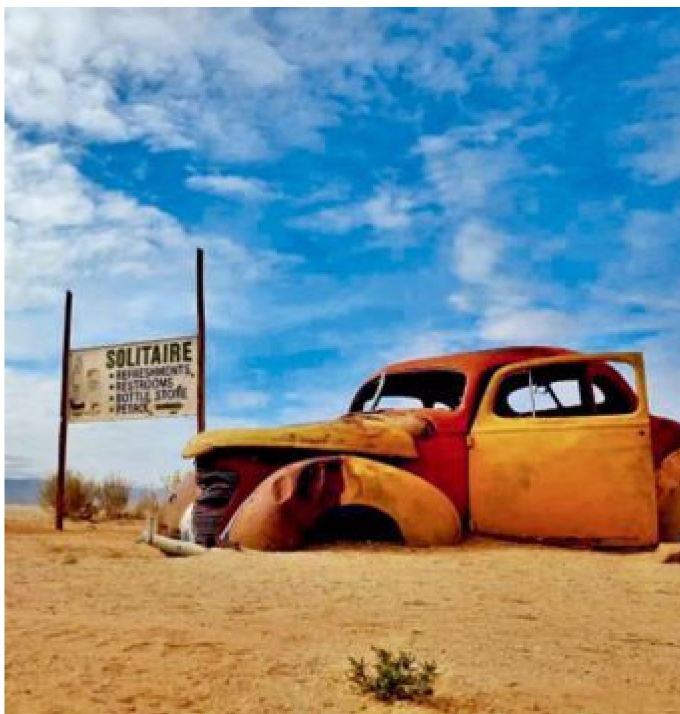
受本格拉寒流和安哥拉暖流交汇的影响，这片海域适合浮游生物的生长。面对数万只呆萌的海豹也是特别的体验。纳米比亚的海豹油非常受欢迎，含有丰富的欧米伽III，参观后终于知道产品的出处了。漫步在硕大的野生动物群中，多少有点慌。于是一直记得，要和动物保持安全距离。

途中的游客不多，但总归有几辆车同行。之后，大部分同行的车辆转去一个名为颓废方舟的地方，那里有著名的史前岩画，是世界文化遗产，可惜我们要继续赶路，错过了。

如果有人也想去这里，那么在上路之前，我要警告他们，提前办理许可证，谨慎驾车并妥善处理突发状况。我曾以为本地朋友对我的喋喋不休，只因担心我是个柔弱的东方女人。最后我明白我错了。

确实，这不仅是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浪漫体验。上路前的准备是繁琐的：水、食物、药箱、附加的油桶、两个以上的备胎，保暖衣物与睡袋，等等……经历过这条路的人，一生中一定会有若干次午夜梦回。艰难与美好并存，必须携带一颗勇敢的心。

带着隐隐的担心，我们重新回到C34公路，终于来到骷髅海岸公园的大门。从公园南门再向北走，需要交钱办许可证。我们驶出没多久，发觉沥青路已到了尽头，路愈发难走，路面上全是尖利的碎石。果不其然，我们爆胎了。



- 在沙漠自驾的路旁，时常可见废弃的汽车。供图/杨梅



• 十字角海豹滩。供图 / 全景图片

海市蜃楼与危机四伏

换胎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海市蜃楼。有山，有水，浮在不远处的一团雾气里，似真似幻。不，事实上，一切看上去都特别真实。

往年，我在嘉峪关的公路上飙车，也经常可以看到海市蜃楼，只不过这里出现得似乎更频繁。而且背景是辽阔的天空和海洋，可以任意把景物的影像投射过来。我到现在也不相信解释海市蜃楼的科学道理，就拿当地的万物有灵崇拜来说吧，我觉得，总是天地在作怪。

我准备了牵引工具、备胎和药箱，换胎还是颇费了一番力气。想起出发前，车行的人告戒我，这条路爆胎的几率极大，风险还不仅在碎石路上。沥青路面是条“咸”路，路面充满盐分和沙砾。雾气漫布时的道路被称作黑冰，这条路一旦起雾，即使白天也必须亮着大灯，随时警惕对面车辆。雾是由于沙漠的暖风遇到来自大西洋的冷湿气流造成的，通常会弥漫整个海岸线。据说下雨路面会变软，有些地方会损毁，由于路长

又人际罕至，所以也不会有来自官方的通告。并且这条公路不可以随便路边停车，除非遇到宿营地休息站，因为路边有苔藓和沙生植物，这里的生态圈极为脆弱。

其实，去骷髅海岸国家公园常规是包机，当然价格不菲，也是难得的野奢体验。当年的人们只能坐船，哪里有机会飞。船员一旦被浓雾所困，船沉没了，挣扎着爬上这段海岸线，却又敌不过风沙……

这里的沙漠，常半露出枯骨和朽木，当年的投机者在这里开油井的工具虽已锈迹斑斑，但要消失也还要一百年。荒原上有时候能看到当年推土机留下的痕迹，那些混凝土做的管堤，如今是鹈鹕的栖息地。

胎又爆了。天渐渐黑下来，弥漫着不知是来自沙漠还是海洋的冷风，整整一日满眼的浩瀚，无论沙与海。因为修胎要很久，反倒让我把骷髅海岸的所有想象像电影一般在脑海里上映。

车修好了，只敢缓慢前行，因为再爆一次车就废了。这里有野生动物，曾经有人见过狮子在干枯的河床上行走，沙漠象在四处游走。我们没能赶到宿营地，在车上过的夜，阵阵迷雾遮住了沙漠里的星星，好在有保暖的衣物，好在准备了足够的水。

熬到天明上路，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四驱车慢得像牛车。本已被海和沙弄得审美疲劳，却发现周围的沙丘颜色已不同，也许是大自然对艰辛路程的补偿。沙丘有被称为如石榴石般的红色，有玄武岩成因的黑色，还有石英砂的淡黄色。大约每隔一段，我和朋友都要下去清理挡泥板处的泥，最后我被大自然折磨到妥协，因为胎又爆了……

我们终于来到公园的北门。风景转为崎岖不平的山地，造物主把这一地域刻画的太怪异！入住宿营地，听一个德国男孩讲述曾在黑冰路面上几乎翻车的险境，看来我们的境遇已经算不错。

过了很久，我还会在梦中回到那片沙海连天的地方。看死去的鲸鱼，100年前被谋杀的旅行者，那些分不清什么动物的枯骨，迷雾下的黑冰路面，那些我没走完的路……

夺宝奇兵：利比亚沙漠探险

撰文/Erik BATAILLE 翻译/张蔷

摄影/SERGE SIBERT-DragonImage

利比亚与埃及之间的沙漠里，隐藏着神秘的岩洞壁画。其中很多令人惊艳的壁画（比如苏拉河谷的壁画）你只能在撒哈拉沙漠里看到。为了探寻这处秘境的真面目，我们的特派记者参与了一次与众不同的科考活动。在地球上最偏远荒凉的沙漠中行驶了数百公里之后，终于抵达壁画所在地。



• 穿越沙丘：超高难度的驾驶。大沙海是撒哈拉最大的沙丘带，位于埃及和利比亚之间。其中有上百个长度超过100米的沙丘。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最令游客感到恐惧的一个障碍物。

一场深入沙漠腹地的探险

为了独立走完3000公里路程，我们携带了重达上百吨的设备：7000升燃料、8000升水、2吨蔬菜、300千克面粉，还有羊肉、备用零件等等。

队伍中还有十余个地理、气象、植物学专家和两个法国考古学家——国家科学院的史前历史学家艾玛纽埃尔·奥诺雷和吕克·瓦特兰教授。瓦特兰教授是一位岩洞壁画学家，他希望编撰一部公元前六世纪、五世

纪的地区绘画通史。这些科学家的任务是分析该地区五百多个已经被发现的洞穴，并进行分类。对于法国科学家来说，“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可以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因为在过去数年里，人们一直无法进入这里，许多洞穴留待探索发现。

撒哈拉阳光灿烂，天热得让人窒息。模糊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些移动的黑点，我们的队伍立刻停了下来，拿起手中的望远镜，观察一切可能存在的危险。队伍由60辆越野车组成，悬挂着埃及国旗。起伏的沙丘一直通向邻国利比亚，那里是从事非法交易者的天堂。我们沿着沙丘转了一圈，原路返回，又回到了利比亚境内的沙漠中。接待我们的是新谷地区的领导穆罕默德·卡里发，还有6辆安保人员的车队护航，这让原本就壮观的旅队显得更加神气了。

“我们要抓紧了”，探险队的队长塔雷尔·艾尔·马蒂说道：“在天黑前我们至少要走完300公里。”这个在大家庭长大的孩子一直梦想着能重走卡迈尔·侯赛因王子之路，进行一次科考活动。上世纪30年代，侯赛因王子为了探险的梦想，放弃继承父亲埃及和苏丹的王位，并用了两年的时间与王公大臣和军队周旋谈判，终于获得许可，向吉尔夫·埃尔-科比尔高原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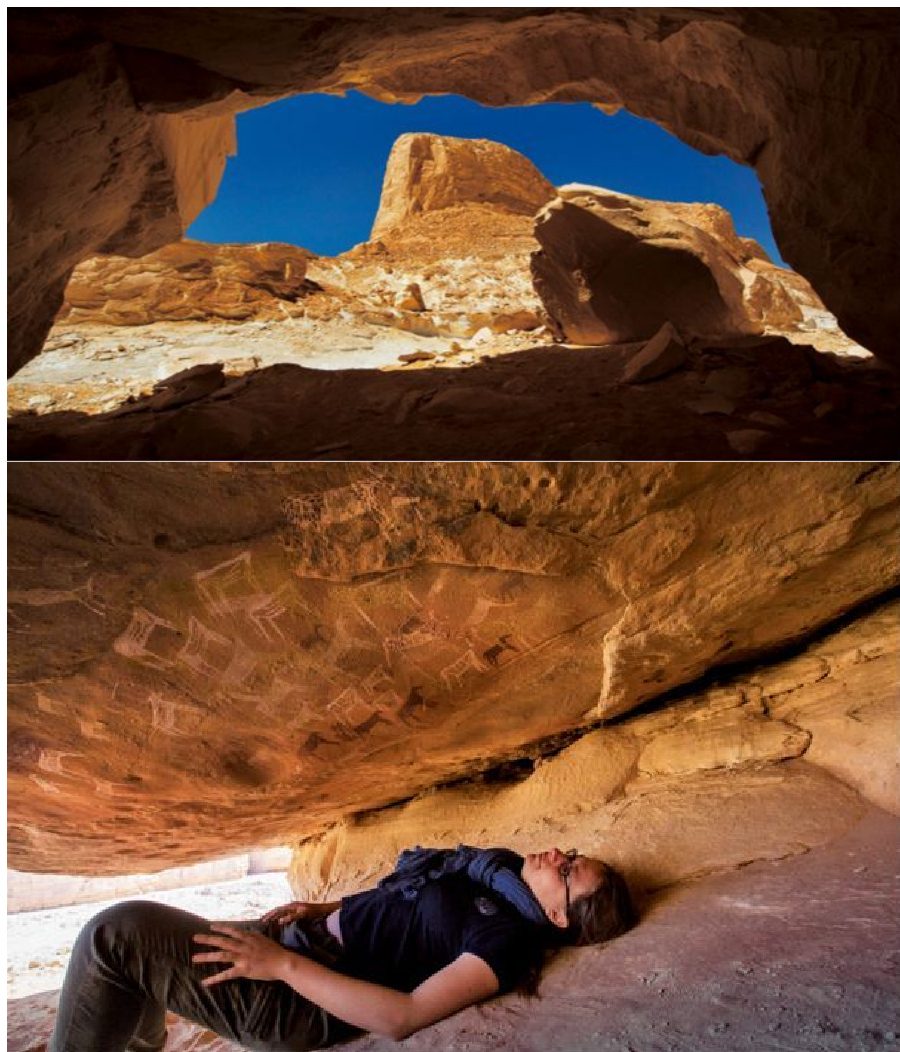
当时，这片地区被英国和法国瓜分，意大利和德国对此也垂涎已久。仅有一些土布族人和图阿雷族人居住在那里。这里是版图上的空白区域，位于埃及、利比亚和苏丹之间。卡迈尔和他的伙伴、神秘的拉斯洛·阿尔玛西公爵成为这里最伟大的探险家。他们开着第一批自动挡的雪铁龙汽车，　并成为第一个调查、统计出岩石洞穴数目的人，这些洞穴中包括了谜一样的游水者洞穴。

最令科学家们着迷的便是“野兽壁画”，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想到了非洲撒哈拉沙漠最奢华的壁画。苏拉河谷中蕴藏着8500年的岩洞壁画，发现于10年前，这成为了我们此次科考任务的主要目标。但是在抵达前，科考队计划要先去西南部的乌维纳特高原。这个由深色玄武岩和浅色砂岩组成的巨大堡垒，分属利比亚、苏丹和埃及，地处偏远，鲜有人烟，许多历史遗迹得以保存。

我们记得第一晚的露营。银色月光下，高原地貌清晰地呈现于眼前，空气中飘散着炎热的矿石的味道、篝火的味道和烤面包的味道，万籁俱寂……

第二天，时间概念淡化了。车队的队形随着地势的起伏、路途中遇到的故障时而拉长，时而松散，但是一直保持整体前进。在一次停车

时，向远处眺望的艾玛纽埃尔突然催促我们上车，向两个砂岩山丘之间的沙地空隙驶去，并指着中间洁白的风景说："看到了吗？那里埋葬着羊群，卡普拉山羊。"这些白骨可追溯到8000年前，那时，游牧民族在这片绿地上牧羊。"这些羊骨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确定时间。"在这个光影交错、沙丘遍布的地方，用卫星定位系统确定地理位置、在笔记本上做笔记后，我们重新踏上旅程。







• 图1：开罗东北部的“白色沙漠”。
• 图2：法国国家科学院的史前历史学家艾玛纽埃尔·奥诺雷。
• 图3：最令这对科学家着迷的便是“野兽壁画”，“当你看到这些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着了魔！”他们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说道。
• 图4：第一晚的露营。银色的月光下，苍穹笼罩，万籁俱寂……

卡库尔-塔尔山谷的壁画

随后两天的旅行路程偶尔艰难。我们一直想在纵横的沙丘中找到道路。大风吹动沙丘，在其间穿梭，抛锚故障时有发生，车上的很多小零件总是脱落，滑到车轮下。拧螺丝钉、推车、重新出发……这是旅行中的家常便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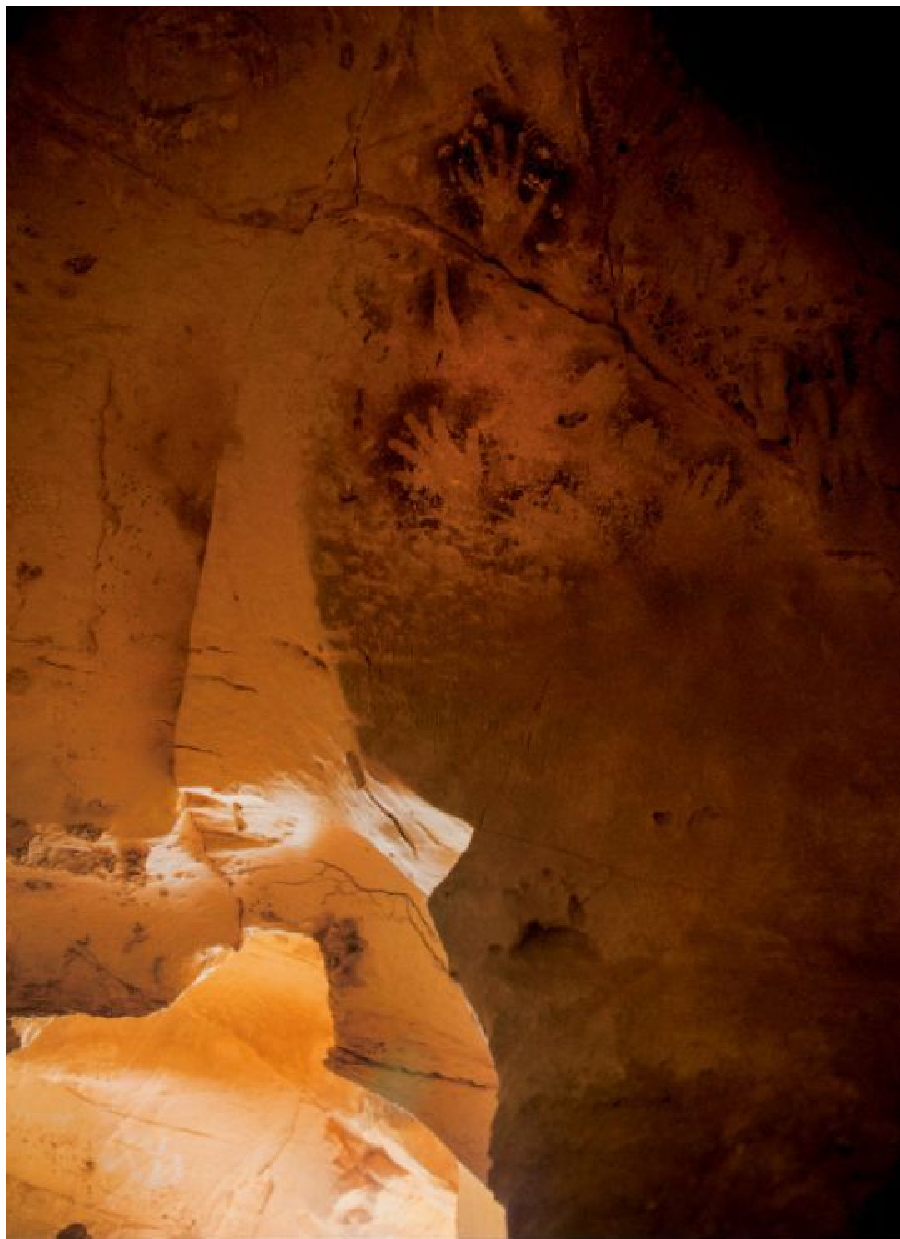
我们来到了乌维纳特高原的5个山谷之一——卡库尔-塔尔山谷的入口。一群匪徒已经在那里安营扎寨。负责安全的艾哈迈德说道：“我们没

法越过苏丹边境了。”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将徒步探索埃及领土内的地貌，探索岩石和峭壁，拍摄、测量高原的原始岩石洞穴。过去，这些洞穴是土布族人的聚居地。在这些岩洞壁画中，有优雅的长颈鹿、巨大的非洲象、纤弱的鸵鸟、长着竖琴般犄角的原牛，还有带着猎犬围捕大羚羊的场景，这些让吕克·瓦特兰和伦敦大学古埃及考古学教授费克里·哈桑兴奋不已。在这族群的起源问题上，他们观点不一。在前者看来，“原始的当地人来自西方，为了抵达尼罗河一路开拓荒地。”“也许相反，或者兼有，”费克里·哈桑更正道。科学家间的争论态度严谨但是往往非常激烈。科考队已经发现了好几处岩洞，其中一个的壁画上画着皮肤为红白条纹交织的长颈鹿。现在，科考队开始沿沙漠向上攀登，抵达吉尔夫·埃尔-科比尔高原。这是一个找寻其他人类踪迹的机会。无数鸵鸟蛋堆放在赭色的沙地上，宛如一个巨大的矿藏。“在新石器时代，鸵鸟蛋被用作喝水的瓶子”，科考队的医生卡里姆饶有兴致地说道。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帝国曾在撒哈拉沙漠地带交锋，冲突留下的遗迹还在。风沙将卡车和敞篷客车的车皮磨得锃光发亮，夺目的阳光折射在轮胎上，历经80年风雨依然完好无损！再走几千米就抵达北回归线了。地平线上出现的熔岩斑点引起了埃及地理学家艾哈迈德·曼苏尔的注意，他说：“是沙漠的闪电，造就了这些玻璃管状的雕塑。”







• 图一：考古探险途中虔诚的祷告。
• 图二：开罗东北部的“白色沙漠”，在营地里过夜的探险队员围绕在篝火旁自娱自乐。
• 图三：开罗东北部的“白色沙漠”史前洞穴里的“手印”壁画。

阿布拉山脉的传奇史诗

第10天我们抵达了此次旅行的圣地：阿布拉山脉。山脉中有苏拉河谷和巨大的壁画，在面积约120平方米的砂岩上，有8000多个彩色的造型。有些图案已经磨损，后世又不断地添加上新的图案，就像一张可以复现字迹的羊皮纸稿本！“这是当地一个真正的传奇史诗，关于公元前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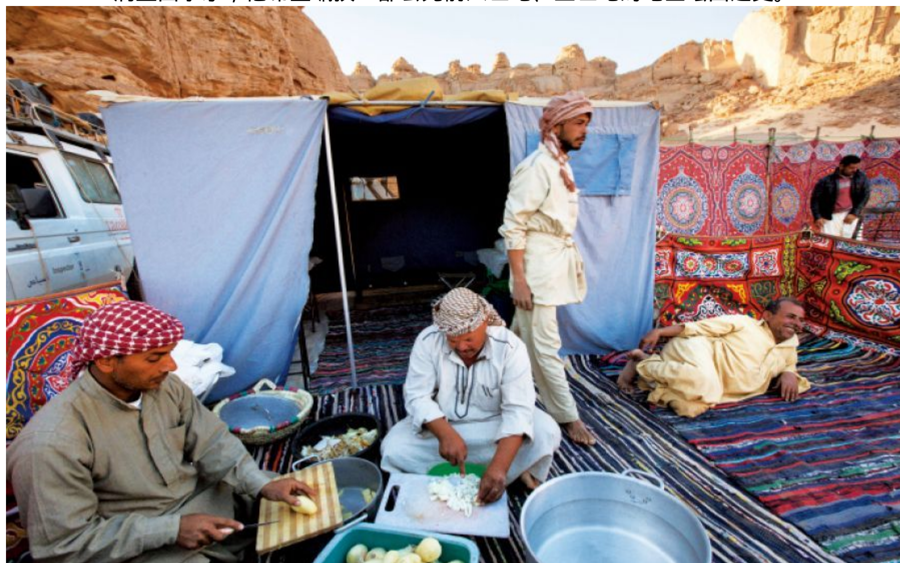
千年的历史”，瓦特兰教授分析道：“我们已经识别出了5个相互叠加的岩洞壁画层。”最古老的岩壁层上展现的是最初非洲地区的野生动物。接下来的一层壁画上有上百个手印和脚印，然后就是神秘的游水者壁画层了，在这层壁画上，有无数矮胖的、深红色的人物造型，随着岩壁波动起伏。从外向里倒数第2层上画了许多畜牧以及圈养的场景，在很多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头野兽的身影，野兽呈赭色，轮廓模糊，体格肥硕，无头。这种野兽画像让探险家非常着迷：“这到底是萨满法师的作品？艺术家的作品？或仅仅是某个牧羊人做的美梦？”几位探访当地的考古学家曾统计过，在方圆几千公里的地方，共有35个这样的野兽画像。

这天晚上，围绕一个浅红色的树干，大家又开始了辩论。科考人员做了如此多的假设，无一能够得以证实。如果根据颜色断定某些图案的年代，比如深赭色的是最古老的，白色和黄色的是最新的，阿舒尔教授不禁困惑起来：“没有留下任何脚手架的痕迹，他们是如何在高崖上刻下这些羚羊的呢？”这些作品是独特个例，还是隶属于法老时代的初期作品之一？瓦特兰教授希望能够在它们与尼罗河谷的耕种开采间找到联系。但是，为了进行调查，“我们需要找到具体的证据，证明在同一个时期，尼罗河谷有居民居住过。”科研人员还在等待财政拨款，来启动这项造价昂贵的研究，目前，关于公元前10000年至5500年期间的历史研究一直是空白。

无头奶牛岩洞在据此几千米的地方，地面上几乎看不到，这是艾玛纽埃尔的最新发现。要想抵达WG35号岩洞（该岩洞的代码），需要匍匐在石子遍布的地上，然后费力地弯下腰爬进洞中，才可以欣赏到画着牧羊人和长着巨型乳房的无头奶牛的洞顶壁画。“我在这里已经分析出了21个壁画层”，她高兴地说道，这项色彩分层处理工作花了她两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沿阿克瓦巴山谷继续攀爬。要想登顶，这是唯一可能没有危险的山谷。我们拾级而上，这条长长的山中走廊铺满了柔软的沙子，持续的攀爬让人汗流浃背。直到看到干涸的哈姆拉河谷，我们才停下脚步。河谷在群山之间蜿蜒，河床中满是血红色的沙子，两旁的山崖在阳光的炙烤下已经发暗。河谷边种着扭秆相思树，带着几分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的风情。司机们小心翼翼地驾车下山，时刻注意着石块和侧滑的危险，其他人则下车欣赏起周围的风情。



• 法国国家科学院的史前历史学家艾玛纽埃尔·奥诺雷和吕克·瓦特兰教授。瓦特兰教授是一位岩洞壁画学家，他希望编撰一部公元前六世纪、五世纪的地区绘画通史。







- 图1：无人之地的考古探险生活场景。埃及，在军队的行政监督下几乎无法进行旅行。
- 图2：挪威植物学家克努特·克莱文斯基长着一头白发，身体不怎么灵活的他带领吉尔德·安德森博士收集种子。
- 图3：色彩层析专家艾玛纽埃尔·奥诺雷在这个悬崖的壁画上分析出了二十多层壁画。

走向旅行的尽头

挪威植物学家克努特·克莱文斯基长着一头白发，身体不怎么灵活的他带领同事吉尔德·安德森博士走到一棵弯弯曲曲的树前，叶子上分泌着蜜露。“这是抵抗阳光的最好方法”，这位沙漠生态学家如是说。他用卫

星跟踪这种植物的样本已经有十几年之久，他抚摸着植物，充满爱意地说道："就是它，扭秆相思树！"它似乎可以抵御极为恶劣的环境：这里全年降雨不足1毫米。"人类在五千年前就彻底从这里迁走了"，他接着说道："在经历了一段风调雨顺的时期后，公元前一万年，这里的降水减少，气候逐渐恶劣。"6500年前，本来就稀少的冬季阵雨变成了季风时的暴风雨，随后降水急剧减少，"最后一批居民也不得不离开了这里。"

在克努特·克莱文斯基采集样本和树叶时，德国的古埃及考古学家斯蒂芬·吉尔歇奈尔径直朝另一个沙丘走去，仿佛被远处一个孤独的黑点吸引住了，那是一个散发着金属光芒的陨星碎石。

我们继续着科考活动，一直走到了大沙海的尽头。大沙海是一条绵长600多公里的沙带，将埃及和利比亚分开。领队讲完最后一点注意事项后，我们扣紧了腰带，准备穿越沙带。我们一路艰辛地攀爬，兴奋和刺激让人无暇平静地凝视周边的景致。登顶后是令人眩晕的下坡，直至山谷。在这个过去曾经有人居住的荒凉之地，我们只发现了一个板球、一只燕子。目光敏锐的艾玛纽埃尔发现射箭的黑点和刮刀，这是人类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印记。她认为，这里是一片垃圾处理区域，是史前工匠们打磨工具的地方。在抵达艾尔-奥贝德石窟后，我们的科考任务终于要画上句号了。石窟位于金色沙锥的顶部。费克里博士略带幽默地说："大家安静，我们可是在祖先的教堂中！"

现在要做的只剩下穿越巨大的白色沙漠了。沙漠全长十万米，由赭色沙子和黑白两色的碎砾组成，其间不时看到高耸的白垩石柱。沙漠一直蔓延到城区，宽阔的大道预示着，埃及首都开罗就在眼前了。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戏里戏外的乌镇

影像再造平遥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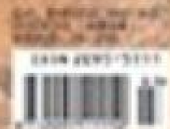
景德镇：瓷都的彷徨

CHARMING

SRI LANKA

斯里兰卡

古城之魅



点击阅读

阿曼：在沙漠的禁区

沿着狭窄而艰辛的道路，探险家威尔弗雷德·西塞格（Wilfred Thesiger）几乎踏访了世界上所有的沙漠。1949年，他踏入了东方国度最神秘的土地之一：阿曼（Oman）。在这片没有荫蔽、没有云彩的土地上，他开始了新的旅程……

撰文 / ALEXANDRE KAUFFMANN

翻译 / 袁园

摄影 / Stanislas Fautre



太阳在鲁卜哈利沙漠升起，尽管这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沙漠之一，但探险家西塞格却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远离尘嚣的纯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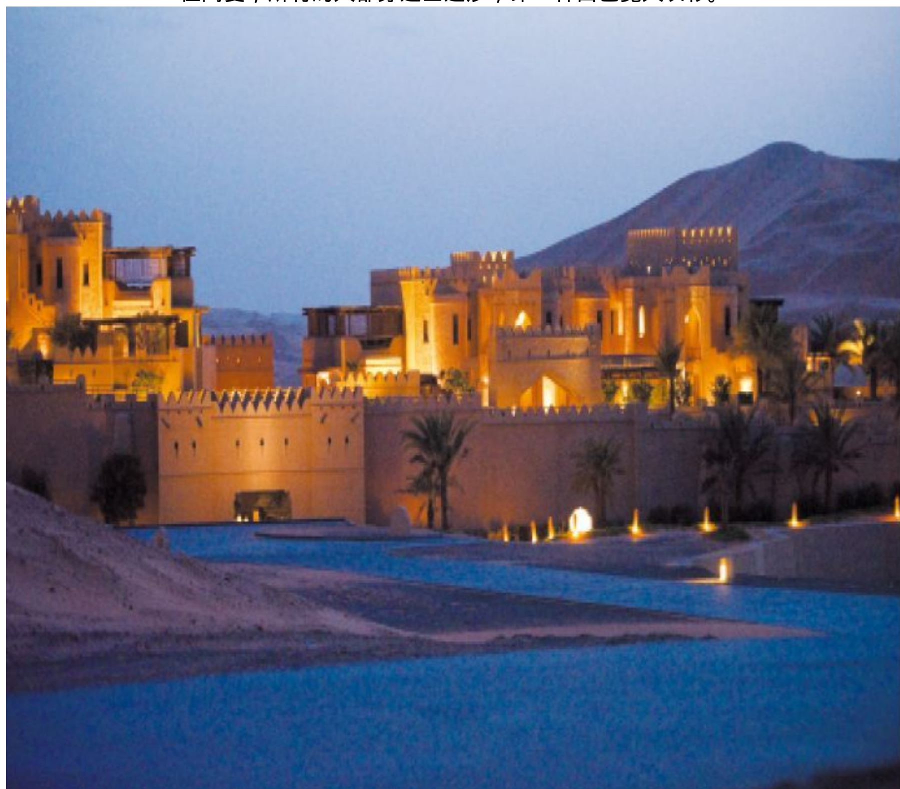
威尔弗雷德·西塞格

Wilfred Thesiger（1910 - 2003）

英国著名的探险家和游记作家。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他，于20世纪上半叶在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地区云游，并把他的旅行见闻写成了《沼地阿拉伯人》、《阿拉伯沙地》等经典游记。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沙漠探险家，曾费时五年两次穿越“空白之地”，一次他由南至北，从萨拉拉港出发，自穆辛入沙漠，北至卡巴维尔，再向东折经阿曼返回萨拉拉。第二次西塞格更具雄心，他企图越过更宽更难走的沙漠西端，从曼瓦克维尔出发，通过一个16天无水的行程。难能可贵的是，西塞格还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他留下了大量记录其旅行中见闻的摄影作品，并将它们捐献给了英国牛津的Pitt Rivers 博物馆。



在阿曼，所有的人都穿迪士达沙，即一种白色宽大长衫。



在杰贝尔艾赫代尔，令人惊叹的豪宅是阿曼商人财富的见证。

40年前，阿曼是中东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当时铺设路面的道路仅有几十英里，而内地则由全副武装的部族所控制，外人难以进入。1970年，阿曼王位继承人卡布斯（Qaboos bin Said）在一次血腥的政变中推翻了他父亲的统治。卡布斯很快控制了阿曼的石油财富，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建起了公路、发电厂、学校和医院。高端旅游业也在阿曼发展起来：这里有每夜1000美元的海滩度假胜地，有山地徒步小径，有数以百计的古堡和古迹，还有沙漠中的营地，游客们可以在营地中体验沙漠的宁静和美丽。

如果要追寻60年前威尔弗雷德·西塞格（Wilfred Thesiger）的足迹去旅行，会显得有些失礼。因为如今大不列颠的探险家们所使用的设备，对西塞格而言简直是一场噩梦，诸如：卫星电话、GPS……

这种失礼，西塞格在其著作《沙漠中的沙漠》中似乎早有预见：“不久前，我去了阿拉伯半岛南部……肯定也会有人去那里，但是会开着汽车、听着收音机去。”书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往昔的怀念，对现在的不信任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他不喜欢公共卫生间、信用卡、路牌等，为地球会受到这些“物理摧残”而扼腕叹息。也许，他还希望能减缓一些现代化的步伐，他也曾质疑那些地球仪上的白色区域为何在不断缩减？

西塞格是矛盾的，1949年，在穿越了可怕的鲁卜哈利沙漠之后，他又开始了新的挑战—走遍“阿曼禁地”。

“东部地区住满了人，对于阿曼的内部人们了解很少，甚至比西藏还少”，西塞格在书中这样写道。一千多年以来，伊玛目统治着这片地区，排斥着从海岸来的人们：波斯人、伊拉克阿巴斯王朝的人、葡萄牙殖民者，甚至是马斯喀特的苏丹人。因此，当阿布扎比酋长国北部一处绿洲被发现，西塞格便开始了他那段长达1800千米的旅程—骑着骆驼踏上了充满劫掠和虐杀的土地。这条神秘而颇有风险的路线，很合英国冒险家西塞格的心意。此前，他已经探索过埃塞俄比亚沙漠，又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战隆美尔的部队，还在苏丹追捕猛兽而使他获得了“狮子克星”的绰号。当年，39岁的西塞格，毫不怀疑自己的勇气和耐力。



哈米德，瓦希巴斯部落的贝都因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沙漠。



人们在沙漠的树荫下小憩。

孤立无援的人，将会被困在沙漠边缘

在阿布扎比晃眼的沙丘之间，人们列队向南行进。西塞格走在队伍最前面，身后跟着十几个人，以及两匹戴着驼鞍的骆驼。他对外声称是要去也门，希望能蒙骗过伊玛目和贝都因部落的监察，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进入阿曼。

风，携带着尘土和刺槐燃烧的气息，向西塞格的队伍袭来。西塞格用力吸了一口，他察觉到另一种更加柔软的香味，是沙漠，沙漠的气息。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指向45℃，没有荫蔽之处，白晃晃的太阳高悬在天空。

鲁卜哈利沙漠位于阿布扎比，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曼的交汇处，被西塞格誉为“沙漠中的沙漠”。很快，它的第一片沙丘在阿布扎比南部边缘逐渐显现。圆形的沙丘，像绳子一般散开的山脊，以及半圆形的粗砂，让这片干旱的不毛之地散发着一种奇异的优美感。西塞格写道：“我眼前的沙地，像一堵玫瑰色耀眼的墙，虚幻得像海市蜃楼一般”。这位年轻时很容易被挑衅的老拳击手，希望于此找到一种极致的激情。在这里，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被模糊了，他甚至能品味到“远离尘嚣的绝对纯净”。

每当西塞格与同伴们在火堆的周围扎营，他都会服从这些游牧者们严格的规矩，餐风露宿。对于这些不识字的骆驼饲养者，不存在任何享

乐的方式：这非常难，他们生来就是禁欲的。他们确信：孤立无援的人，将会被困在沙漠边缘”。

事实上，鲁卜哈利沙漠是结伴旅行的冒险家暂时的避难所：在高高的沙丘之间，会使人感觉就像躲进了敌人的阵营当中。然而，为了进入阿曼平原，西塞格他们必须朝东走。他们选择在拂晓时分扎营，因为大家已经因为难以抵挡的高温而变得呼吸急促，沙丘脚下蓝色的阴凉处也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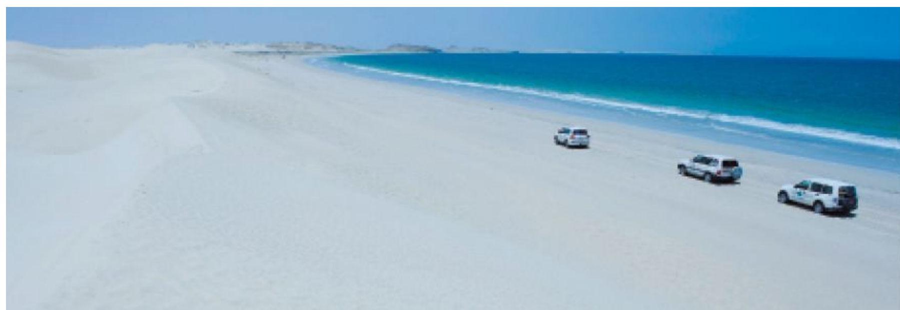
一个金属质地的屏障消失在沙砾之中，那是如今阿布扎比酋长国和阿曼、苏丹国之间的边界。像西塞格当年所做的一样，偷偷从这里进入阿曼不会有什么问题，相反，如果去办理护照签证的话会非常麻烦。

追随着探险家的旅程，会来到这曾经属于丢诺斯部落的广阔的砾石平原：一辆布满了灰尘的黑色奔驰，被神秘地遗弃在这个无人区中；远处，遍布着可以为苏丹带来丰富财富的油井，红色的火焰在火架上飞舞。

西塞格行进至此，遇到了阻碍，一群在油井周围巡视的丢诺斯部落人，拒绝让“基督教徒”通过他们的土地。经过激烈的沟通，英国的“异教徒”才被允许从乌姆塞米姆盐沼流沙地通过，那是一片吞噬过成群的劫匪和整个羊群的沼泽。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会绕开这片因盐而皲裂的地区，因为那些沼泽如同“阳光下的尸斑”。

作为第一个探索过阿曼的欧洲人，西塞格内心充满着自豪之情，但他依然担心会被“怪力”纠缠。他时常思索：远离城市和人群的旅行到底是要追寻什么？宁静的灵魂是否随着他的前行而逃离？他自认为“不适合文明世界”。

英国苦行者相信，只有苦难才能把人引向自由。干裂的嘴唇，像皮革一样干瘪，口干舌燥的西塞格带领他的探险团，走向东部的岩石高原。在印度洋附近，苍白的太阳铺满平原，在已被沙砾侵蚀的竞技场中央，人们就像被强行催眠了一般，“意识上，忧郁的昏昏欲睡”，这位很少抒情的英国探险家说：“就像一曲缓慢而悲伤的音乐”。他的措辞更偏向准确、锐利、严肃，他不喜欢那些失真夸张而浪漫的词汇。然而，西塞格正置身于最纯粹浪漫的传统中—和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一起，奠定了现代旅游的基础—在未开发的偏僻之地旅行。



阿曼东部，哈斯班塔白色沙丘伸入阿拉伯海中。



夜晚，在杰贝尔艾赫代尔无声的寂静之中，人们在沙漠地势高处扎营。



在阿布扎比，骆驼是人们出行的最佳选择。

鲁卜哈利沙漠，意为“空旷的四分之一”，由于其面积占据阿拉伯半岛约

四分之一而得名，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覆盖了整个沙特阿拉伯南部地区和大部分的阿曼、阿联酋和也门领土，又称阿拉伯大沙漠。

终极的挑战，寻找人们从未找到的

北部的海角，朝向瓦希巴沙漠红棕色的沙砾，沙漠上被风吹起的涟漪，一波接着一波，与鲸鱼在大海中划拨出的波纹惊人地相似。大队人马在一个叫哈麦德的井边集合，这里有一位瓦希巴斯部落的老人，他有几匹骆驼，经常邀请路过的人在刺槐树底下喝一杯咖啡，或者品尝红枣。西塞格对老人的殷勤记忆深刻，他的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每当他在帐篷边听到狼吼，便会让他的儿子解开一头羊的绳索，他不希望有人会说他没有热情招待。"

面对这种高尚品质，冒险者们常会觉得自己是"粗暴的野蛮人"。不过，这就是贝都因人的传统。在阿曼沙漠和"山区禁地"，人们很看重自我反省。为了获得同伴们的尊重，这里的人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比如：牧羊人会把自由看得比死亡更重要。西塞格曾说："我从不自我催眠地认为，自己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但实际上，他还是冒着也许不会被两边世界认同的危险。

从瓦希巴沙漠的北端，可以揣测哈吉尔蓝色板岩山峰的景象。这梦幻般的群山，其尖锐的山脊从波斯湾到印度洋，绵延近600公里。没有伊玛目和部落的许可，西塞格知道他没有任何机会进入"杰贝尔禁地"。他仅能够想象那里的瞭望塔，那里的演出，那里神秘的棕榈林……探险家很清楚，事情的重点并不在于此，他写道："所有人都知道在珠穆朗玛峰上什么也没有"。

西塞格的上司曾这样评价他—"勇敢，笨拙，有魅力"。他预感到他寻找的东西也许已经消失了，或者从未存在过，这阻止他完全投入到他所发现的世界里。当然，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益的：他所撰写的《沙漠中的沙漠》成为"沙文化"无与伦比的见证。

除了书上的文字之外，在阿曼平原，风已经抹去了他的足迹……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5月至9月，阿曼、苏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会出现持续的强高温天气，因此，在气温约25°C到35°C的10月份至次年4月份，是最佳旅游期。

沙漠旅游必备装备

- 户外服装：沙漠温差大，最好将夏季和冬季的衣服都带上。
- 沙漠靴：高腰、柔软，最好磨合了一段时间舒适的旧鞋。
- 太阳镜：选择防风沙的，可用摩托镜或滑雪镜。
- 电子设备防护装备：沙漠中的微尘，容易进入电子装备（包括手机、照相器材）的缝隙，影响后期使用，因而必须将其包裹、防护起来。

一个大号水壶、一筒爽身粉、手电筒、宽胶带、小圆镜、塑料袋等等小物品都会在沙漠中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方便。比如爽身粉可以擦在你运动时经常被摩擦身体部位；小圆镜用于求生时反射信号；塑料袋防尘。

猜你还喜欢



点击阅读

在伊斯法罕邂逅“半个世界”

撰文/Eve Gandossi 摄影/Pascal Meunier-DragonImage 翻译/贾聪

提起伊斯法罕，人们通常会联想到树木繁茂的小岛、宏伟的蓝色清真寺。今天的伊朗社会正呈现出缓慢开放的趋势，但由阿巴斯一世亲手发展起来的，被视为波斯永恒象征的伊斯法罕，似乎并未发生改变。

法国文学家皮埃尔·洛蒂曾这样描写伊斯法罕：“两座荒凉的小丘，各自独立，相距较远，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就像剧院的幕布一样，缓缓升起，隐藏在后面的伊甸园渐渐变得生动。”去往“伊甸园”的路显得格外漫长……我非常焦急地渴望将自己沉浸在这座乳白色、有蓝宝石色点缀其间的城市。

根据东方人的说法，蓝宝石是最好的吉祥物，可以带来财富、和平和忠诚。这或许是世人对伊斯法罕着迷的原因之一。在这座绿洲上，到处闪耀着珐琅的亮光。但是到达的过程并不顺利。一长列标致405和印着多芬广告的公交车在路上曲折前进，路旁是在建的地铁轨道。视野内，并没有圆顶，只能看到一群灰色的建筑。树叶稀稀疏疏地在枝丫上摇摆。进入视线范围的大部分老建筑已经被广告牌侵蚀得面目全非。



• 夜幕下的伊玛目广场，一群伊朗女性悠闲地欣赏着夜景。

东方的香榭丽舍

在波斯语中，伊斯法罕的发音和“半个世界”相近，渐渐地，美人开始展露出它甜美的一面，“半个世界”的魅力逐渐显现。

伊玛目广场在197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是伊斯法罕的心脏，是东方的香榭丽舍。1612年，由阿巴斯一世打造的这座“王冠”，由宫殿、清真寺和庞大的集市“装饰”而成。想象一下，他站在高处的阿里·加布宫，可以俯瞰鱼贯而入的人群，监督城市的运行，欣赏来往的商人和买家，或是为激烈的马球比赛加油，比赛用的石柱至今仍然矗立。

相当于两个莫斯科红场大的伊斯法罕伊玛目广场原名为皇家广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改名，伊玛目为伊斯兰圣人之意。伊玛目广场是仅次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世界第二大广场。二层的拱廊把伊玛目清真寺、阿里·加布宫、谢赫卢特夫劳清真寺、皇家大巴扎等几部分连接起来。整个广场长500米、宽160米，呈长方形，中间是大片草地和盛开的花坛。正对阿里·加布宫的是谢赫卢特夫劳清真寺，两者之间是一个大型的喷水池，显得格外宽敞而大气。叮叮当当的仿古马车驶过广场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阿里·加布宫由六层楼组成，第三层前面游廊有个检阅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是国王阿巴斯大帝当年检阅军队和观看马球比赛的地方。阿巴斯大帝一定是个马球迷，所以马球在波斯大行其道。广场平日用于马球比赛，马匹奔驰，球棒飞舞，国王和大臣们看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到了节日，广场会燃放焰火，万紫千红，一片繁荣景象。

阿里· 加布宫第六层是阿巴斯大帝和后妃们居住的寝宫，里面还有一个音乐室，四周墙壁和天花板上满是雕空的刻花图案，据说有隔音的作用。

如今的广场更像一处娱乐场。树荫下几家人带着加热炉正准备午餐；不远处，一群朋友带着多弦筝，正在演唱披头士乐队的《Abbey road》；几对情侣正沉浸在恋爱中，只不过少了亲吻；几个小孩在人群中穿梭，兜售波斯著名诗人的文章，价格不过几个里亚尔；骑兵骑着马在广场周围巡逻，留心着广场上的一切；只有我的向导穆斯塔巴一直在广场上徘徊。他仔细听着法国人、比利时人或是魁北克人的交谈，努力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 学生们正在参观伊斯法罕古老的Chehel Sotun宫殿。



● 伊斯法罕的Harun Velayat清真寺内部。

伊斯法罕的清真寺

伊玛目清真寺又被称作国王清真寺，寺内两侧的宣礼塔是绿松石色的。这座清真寺是伊斯法罕的灯塔，是萨非王朝最著名的建筑，是波斯美学的最佳代表作。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详细形容过这座清真寺的庭院，“容纳一百辆公交车都绰绰有余，或许还可以再放下一个圣母院。”

1612年，阿巴斯大帝在位时，花了30多年才建成了伊玛目清真寺，它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的宏伟建筑。为了使广场东西南北四个大门相互正对，伊玛目清真寺要对准麦加的方向，建成与广场成45度角。清真寺的主体建筑是礼拜大殿，方向朝向麦加克尔白。大殿正面墙中有凹壁，叫米哈拉布，左前方有阶梯形讲坛敏白尔，有宣礼塔，塔顶呈尖形，称尖塔，用来唤拜，还用来观察新月，确定斋月。伊玛目清真寺是建筑学的典范，它的穹顶、门厅、回廊设计既科学又美观，外表均用以蓝、黄色为主的精美瓷砖铺成，大门是镀银的，大园拱顶主要部分均为镀金或镀银，光彩夺目。正对拱顶地下有一块回音石，站在石上说话声音可变大并传到很远的地方。

在伊玛目清真寺旁边，紧邻的是谢赫卢特夫劳清真寺，据称是“女人的清真寺”。这座六层的建筑曾是阿巴斯一世的住宅，广场下面当时有一条地道：女人们能隐秘地到达清真寺。宫殿的墙上绘制着精美的壁画，壁画周围是蓝色的花纹图案；穹顶装饰着彩色的瓷釉，像一座漂浮的岛屿。灵修世界和理性世界由一条狭窄的隧道联通，对于多数人来说，是巴扎连接两个世界，它是“半个世界”的脊柱。


• 艺术系的学生们在进行绘画创作。

未失传的波斯手工地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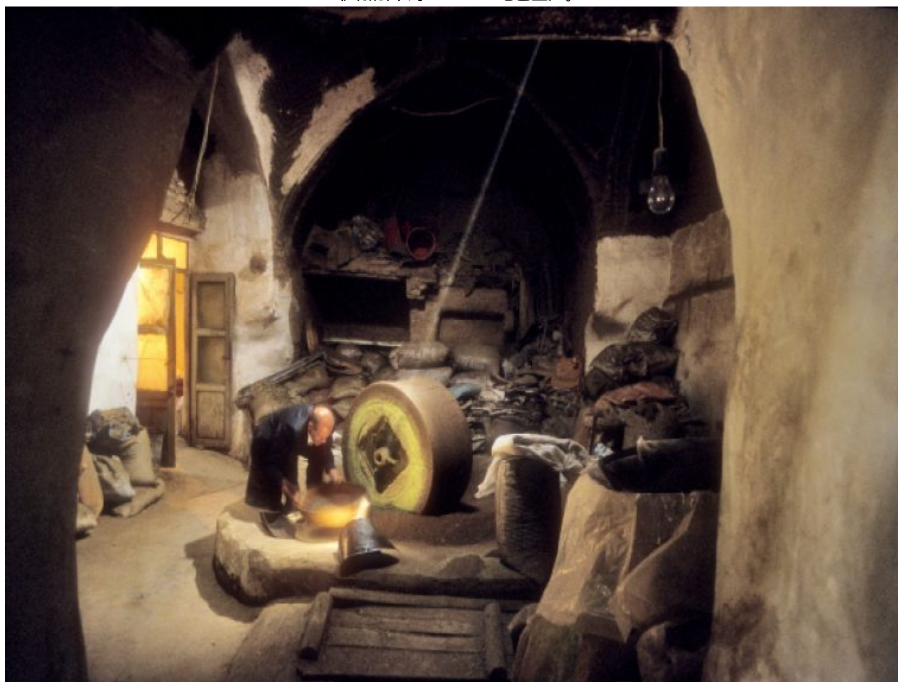
伊斯法罕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要镇。从前，伊斯法罕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阿富汗人、俾路支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不同国籍的人们入住于上百个旅店中。阿巴斯一世将统治下的这座新首都变成了位于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和波斯湾之间的商业枢纽。

如今，在数不尽的闪亮珠宝或是东方风格的玩物之外，人们还可以找到用雕刻模具染色而成的印花布。在有百年历史的低矮房间内，阿里和父亲穆罕默德正在工作。穆罕默德的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他已经远过了退休的年龄，却还在劳动。姿势精确，模具摆放的位置没有丝毫误差，花纹和颜色很连贯。在已经有300年历史的法胡阿里店内，工匠们为自己的作品自豪。“我们参与设计了马斯喀特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的地毯设计”，阿里骄傲地说。“地毯耗时四年，全部手工制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毯！”他认为，地毯美观与否，很重要的因素在于颜色的搭配。大多数波斯地毯都是使用当地天然颜料来染色的，这种独特的色彩是波斯地毯价值体现的一个重要因素。颜色运用越多，地毯的价值越高。

不同于大马士革已经快要失传的丝绸纺织工艺，在伊斯法罕，波斯地毯还在被生产。40年来麦迪一直生活在洞穴里，认真细致地捣碎颜料，为丝线染色准备材料。相距不远，加法尔、侯赛因和工人们正将真丝、羊毛线放入染色桶。另一处，工匠们正在修复被损坏的地毯结，销售员们则靠在成堆的地毯上昏昏欲睡。



- 伊斯法罕的Kalamkar地毯工厂。



- 迈赫迪是伊斯法罕集市的最后一位颜料工匠。



• 一名工匠正在修复波斯地毯。

在波斯手工地毯业鼎盛的15、16 世纪，波斯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国王将他的王宫迁到了伊斯法罕城。这位热爱手工编织艺术的国王，将手织地毯编织艺术提到一个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他派遣熟练的织工去意大利学习艺术，将欧洲文化融入到波斯文化中去。现保存在欧洲和北美博物馆内的大多数著名精品手织地毯，都是在他统治期间（1586-1628 年）完成的。从此伊斯法罕城也成为极品波斯手织地毯的圣地。

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地毯的编织与印染开始机械化，波斯地毯的染色工艺和手工制作使得没有两张波斯地毯是完全一样的，这些特点使得波斯地毯有着无以伦比的魅力，极具收藏价值和可投资性，有人将它视为是等同于现金的财产，可以像黄金、珠宝和玉石一样流通。

这个色彩缤纷的国家，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的传统。在这里几乎全部产品都是“伊朗制造”，从插座到运动鞋、石油、鱼子酱、汽车、大米。曾经的波斯帝国正在试图重建昔日的荣光。公元7世纪前，波斯抒情诗人哈菲兹曾经写到：“你是否想要掌握幸福的魔法？远离品行恶劣的伙伴。”伊朗正在沿着这条路前进。

在一个旅游论坛上，被这个国家特别是当地居民吸引而来的游客这样写到：“去完伊朗后，下一站是哪里？”

伊斯法罕的特色美食

藏红花饭：底层是白嫩松散的蒸米，上面一层用藏红花蒸过，呈现淡黄色。配上鸡肉或羊肉，挤上新鲜柠檬汁，再加上一瓣圆葱和一点肉。

红茶：红茶是伊朗主要的饮品，爱吃甜的伊朗人会将棒棒糖一样的方糖放入茶中调味。

Khoresht：一种焖肉，加入了核桃仁、石榴汁、糖和其他香料炖煨而成。可以配米饭一起食用。

如何挑选手工波斯地毯

挑选手工制成的波斯地毯，首先要看含真丝的比例程度，越纯正的售价越高。同时，材质产地也十分关键。如果采用新西兰羊毛织就的，一般为高档地毯。在传统的波斯地毯里，采用8至14个月羔羊身上的优质羊毛居多，这类地毯手感细腻、平滑而且柔软。

日本知床："知"尺天涯

撰文/凉夏 供图/东方IC

森林中有仙境般的湖泊，湖泊另一头是如文艺电影开场白的翠绿草原，那宛如山水画一般的海岬有白色海鸟掠过。晴空彩虹，狐狸与小鹿，一切皆是梦。原来世上也会有一种辽阔，足以让你不再遗憾没有人分享你的感动。



• 北海道知床壮丽的流冰景观。供图/**CFP**

一个人的寝台列车

有人说，绝美之景，总在难以抵达之处。即使在交通最发达的日本，亦有新干线和网络无法覆盖的秘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圣地的北海道知床，光是看看照片就令人怦然心动。然而，前往知床必须经过的辗转旅途，还包括一段穿越海峡的寝台列车——在日本，寝台列车的路线有多热门，只需随便搜索一下"铁道旅行"这类关键词便可知道。这大概是因为人们看了太多的推理小说和悬疑电影，以及太过迷恋那部叫做《Mother》的日剧中，松雪泰子领着小爱菜乘坐寝台列车穿越冰封的雪原逃亡札幌的那个情节。

心中的惦念，直至在机场的JR事务所完成了海外无法操作的寝台预约，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这段全程超过20小时的火车旅行，将从东京出发，途经青森、函馆、札幌、纲走直至世界遗产所在地知床斜里，其中由青森至函馆这一段旅途，便是期待已久的、即将穿越海底隧道的寝

台列车。

不想，这天临出发，东京突然下起倾盆暴雨。虽然听到广播里此起彼伏的列车晚点信息，我却并不担忧是否能顺利前行。迷雾一般的大雨在东京夜色的照耀下宛如绽放的礼花，让人想起那年冬天那趟穿越瑞士的火车之旅：最长的那段穿越湖泊山川抵达雪原，窗外天气随时更迭，醒醒睡睡，以为就这样过完了四季。

在新青森站登上这列叫做“茄子号”的列车，已是深夜。雨不知道从何时停了，车厢门口不断有扑面而来的泥土与雨水的气息，清冽透彻，已是北国的味道。并不长的车厢里依次坐满了背包客、不知为何孤身一人的老爷爷，还有自带了睡袋的夏令营少年们。一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白衣少年，来回穿梭在各列车厢间，简直就是悬疑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列车启动，发出一声久违的、复古的哨音。它以安稳的速度前行，很快驶入迷茫的夜色中，不多久便钻入海底隧道，手机瞬间离开服务区。

而困意也在此时恰到好处地袭来，我甚至来不及回想讨论看过的小说与电影情节，便掩衣昏昏沉沉睡去。

不知穿越了几个梦，迷迷糊糊之间手机回到服务区收到信息，列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出海底隧道进入北海道境内。这里，是拥有世界上最美丽夜景的城市，函馆。

白衣少年依然不知疲倦地穿梭在车厢内，又上来一队夏令营，领队老师忙着给每个人确定座位号清点人数。隔壁座两位大个儿的美国青年，费劲地蜷缩在狭小的座位上熟睡，发出轻微的鼾声。

于是又睡去，时光好像也不难熬。至少我们知道了，在北海道的夏天，凌晨四点天就会大亮。俊美清秀的山川湖泊在窗外滚动播放着，老爷爷撕开一袋薯片当早餐，咯吱咯吱声变成宁静车厢里唯一的画外音，颇有戏剧感。

只有一节车厢的小火车慢悠悠地爬进站，车头却赫然写着“快速车”。时间有时候黏稠，有时候却如此稀疏。于是把头靠着窗棱上，静静看着天色变得越来越明亮。偶尔，还会跌入梦里，醒来不知今夕何年，此刻何地。手机似乎还是很难有信号，可竟然完全不焦虑。想起什么、聊到什么，都觉得平静，就好像那些曾觉得刻骨铭心的事，本身从未真的发生，只是看过的一本小说中间某一个值得谈论的情节。窗外，滚动着蔚蓝无际的鄂霍次克海。盛夏的日光折射着波光粼粼的璀璨，让人难

以想象，冬天时这里漂满流冰，一片世界尽头的荒凉。

就这样，时间过得既快且慢，我们又从寝台换成了区间火车和大巴，在漫长的跋山涉水之后，抵达了午后异常明媚晴朗的知床斜里町。







• 图1 流冰下，一只水母在水中游动。
• 图2 海雕聚集在北海道知床的流冰上。
• 图3 棕熊和它的幼崽在河中狩猎。

在大地的尽头呼唤爱

汽车行驶在长约30公里的山间隘口道路上，每隔一会儿，就会路过一个红色的箭头标志——看过电影《非诚勿扰》就会知道，这是北海道公路上在大雪覆盖时用来标记道路边缘的标志。而眼前的这条路，便是《非诚勿扰》里通往知床岬、连接宇登吕和罗臼的道路。事实上，这条道路在冬季大雪时节会关闭。

知床，爱努语名为“Shiretoko”，意思是“大地的尽头”，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流冰的侵蚀作用，长年累月形成了知床独特的海岸悬崖绝壁地貌。据说，北海道人为了保护这座号称“最后秘境”的城市，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起并实施自然保护的活动（例如恢复原始植

被、清扫海岸垃圾等），以保护它无与伦比的美。

公路随山势起伏，沿着鄂霍次克海海岸线行驶，不断经过这样的峡湾与巨岩，还不时能看见山间飞流直下的瀑布——据说，知床地区的瀑布非常独特，属于温泉水质，不仅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流入渊潭的泉水还温度很高。想象一下在山涧瀑布下泡温泉的画面，真有种处之世外的穿越感。

而知床岬，就位于知床半岛的尽头，如一位守护者，经年累月，面对着苍茫的鄂霍次克海。抵达罗臼是黄昏，夏日的海边渔村总是热闹。归来的白色小渔船成排停泊在港口，民宿上方炊烟袅袅，街灯昏黄，映衬着大海与天际之间的绝美夕阳，一派令人沉迷的景象。在港口的餐厅吃过海鲜寿喜烧，我们沿着海岸线散步回去，累了就坐在台阶上喝啤酒，点线香——这是日本人夏季最喜欢的事。一根点着，那小小的荧火像马上就要熄灭了。可是，它却在被一众人嘲笑的最后一段燃烧过程中，突然安静地绽放出如此细腻迷人的姿态。黑暗之中，这枚微光，像一朵巨大的奇迹。







- 图1　人们聚集在一起垂钓，他们希望钓出更多的鲑鱼。
- 图2　知床渔民在知床半岛捕捞海带。
- 图3　知床渔民正在展示手中的昆布。

寻熊冒险记

这天，虽然正值七月，但明媚的日光均匀地铺洒于北国独有的、干燥清澈的夏季空气里，迎面而来的风如此舒爽，令人心旷神怡。挂在汽车后视镜上来回晃悠的晴天娃娃笑意盈盈，坐在副驾驶的向导智子小姐忍不住哼起歌。

窗外的盘山路，掩映在翠绿的原始森林里。“穿过森林，是一直延伸到海边的草原，草原的尽头是悬崖，附近有一个瞭望台，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漂亮的FUREPE瀑布和知床起伏的群山哦。”智子小姐的丈夫，是知床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甚至森林里的每

一朵小花，每一只小生物。“我们知床是因其生物的多样化以及独特的生态形式，而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我对此非常骄傲。”

了解知床的第一站，是位于知床半岛上的知床五湖(ShiretokoGoko)国立公园。大大小小5枚澄净湖泊，散布在茂密的岩尾别大地原始森林中，而围绕着五湖地区，栖息着诸多稀有珍贵的动植物，包括灰熊、虾夷鹿、北狐狸、岛猫头鹰以及伏地松原生林和高山植物带。

值得一提的是，环五湖的丛林探险路径，需要途经灰熊生活的区域，因此在进山前，我们被带到公园讯息中心，进行了详尽的安全知识普及和“搜身”——任何食物和带有甜味的水都被禁止带入森林，以免嗅觉灵敏的熊先生将你“扑倒”。

跟随着智子夫妇的步伐，踩着厚厚的、如地毯般松软的苔藓和针叶，我们向着知床五湖腹地深入。罕见的花朵茂盛地生长着，不时有蘑菇丛冒出来，金红色的越橘和艳红色的莓果也星星点点伴随在“地毯”上。突然间，一只鹿从林中跑出来，暮霭中它披着油光的皮毛、忽闪着温柔的大眼睛，让你禁不住再次怀疑眼前的一切。

“嘘！”正陶醉于眼前的风景，向导先生突然停下脚步，智子小姐递上望远镜，我们一行人也都不由屏住呼吸。彼时，嬉笑突然停止，森林里各种动静也突然被放大：不知名的鸟叫，窸窸窣窣的昆虫声，风吹过灌木，哦不，是那边的灌木丛动了一下！

“有熊。”智子小姐用嘴型说。尽管都听话地屏住了呼吸停下了脚步，但我们这群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心中或许没有丝毫害怕，反而兴奋地期待着和熊先生相遇。而向导先生，却已经将手伸向腰后的皮囊，紧紧握住了防熊喷雾的按压嘴。

这长达一分钟的静默，世界突然异常安静，高大的原始林，繁盛的枝叶交织在头顶的天空，将日光切碎，筛下一片温柔的闪耀。风的声音、云的形状、鼻子里闻到的草木和花朵的味道，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一时间让人无法判别这是真实还是梦境。又沉默了一会儿，智子小姐直起腰身，示意我们轻手轻脚，但继续前行。

不过100米开外，经过的树木上能看到鲜明的爪痕，灌木上有整齐的齿痕和还很新鲜的粪便。大概是熊先生刚刚下午茶过，我们小声讨论着好遗憾没看到它的身影，就这样抵达了第一个湖泊。

小径明显开始泥泞，潮湿的土腥味扑面而来。眼前倒映着知床妖娆

群山的湖泊，镶嵌在整座蓊郁茂密的原始林内，真如那首歌写的：“地图上打过记号的地方，一颗泪般清澈的湖。”智子小姐掏出三脚架和望远镜，翻出图册，指引我们观赏湖中小岛上栖息的鸟类。

“哦，鸬鹚先生今天好像不在家，可能出去觅食了。”、“你看那只翅膀有点发黄的鹅太太，它是这一群的妈妈。”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沿着越来越难行走的小径，串起这一串珍珠般的湖泊。体力在下降，越来越觉得疲倦，一行人都减少嬉笑，把最多的力气留在聆听与感受这件事上。直到抵达最后一枚湖泊时，黄昏就在不远处，风变得清凉，远方是木头搭建的栈台，延伸往辽阔的草原之间，好像日本电影导演岩井俊二那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那么唯美。我们集体坐在湖边的一块石头上，谁也没有再说话，每个人的眼睛却晶莹明亮。

又过了一会儿，红澄澄的夕阳逐渐没入远处的鄂霍次克海，眩目的余晖洒落，那幅画面，此生难忘。

朝鲜行记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因为诸多地缘政治和大国争霸的前因，今日朝鲜是一个无法自由进出与行走的国度。但回顾半岛的历史与文化，却犹如一窖陈酿，淡而绵长。在朝鲜的山水与城市之间，找寻那些被世人忽略或遗忘的往事。回望历史，能令今人宽容，不偏不倚地评价这个国家的过去，积极理性地展望它的未来。



● 迷雾中的朝鲜。摄影/ÉRIC MARTIN-DragonImage

从北京前往平壤的火车路线分为两段。先向东北方位抵达丹东，第二天清晨过海关。国际列车穿过鸭绿江，8分钟后进入新义州，临时停靠两小时。接着，向西南方位，经过4个多小时230多公里的缓慢行程，最终到达平壤。从地图上看，刚好画出一道长长的抛物线。

因为诸多地缘政治和大国争霸的前因，朝鲜是一个无法直接抵达的国度。我的行李是被事先检查过的，签证是一张单独成页的蓝色纸片，护照上没有留下朝鲜的一丝痕迹。

“我能拍照吗？”“我会看到什么？”在朝鲜境内的五天四夜，加上新义州入境的一整日火车行程。我走过了新义州、平壤、南浦和开城，置身于这个当下最为魔幻的国度，看不分明，说不痛快，感受到太多禁忌和遗憾。

从现当代历史上看，作为一个国体的存在，朝鲜只跨越了60余年。但回顾半岛的历史，比我们眼前看到的更长。我在山水和城市之间有限的行走，希望带出一些被世人忽略的朝鲜故事。

山中传奇

太白山脉自东北向西南分出八条支脉，妙香山脉是其中一支。饮水思源，妙香山一度被唤作太白山。我们的大巴从平壤出发，沿着朝鲜国内最好的高速公路，颠簸行进3个多小时，进入群山环抱之中，最终来到妙香山下。

从朝鲜国际友谊纪念馆六层的观景台向四下看去，午后的阳光倒映在白雪上，清凉又温暖。白雪遮不住松柏的葱茏之绿，妙香山势如海，气如虹。深山大泽，必孕传奇。馆中184国的11万件赠品，都不及妙香山本身对朝鲜的意义。170公里开外的首都平壤，始终是朝鲜历史的暴风眼。而发生在妙香山的故事则要到风云落定时，才会了然于心。

首先将妙香山与朝鲜历史牵系的，是传说中的朝鲜始祖——檀君。

据传说，檀君建立“古朝鲜国”——檀君朝鲜，意为“宁静晨曦之国”，定都平壤。朝鲜人和韩国人都认为，檀君于公元前2333年降生于太白山。高丽僧人一然在《三国遗事》中注释:“太白，今妙香山。”

传说里，檀君本是山神，后来，基于整个朝鲜半岛的民族自尊心，他“变”为了朝鲜历史的缔造者，朝鲜历代都有史家试图论证他的存在。1993年，朝鲜宣告在平壤附近找到了檀君的遗骨。关于朝鲜半岛的由来，一直颇有争议。在东亚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史记里，朝鲜是汉文化的产物，始于“箕子东来”，没有檀君建立朝鲜的痕迹出现。

不过，在妙香山，确实有檀君寺和檀君圣洞的存在。妙香山有三大景区，分别为上元洞、万瀑洞和毗卢峰一带。因山势高气温低，花儿到七八月间才争妍吐芳。每临盛夏，山间瀑布奔流，水汽蒸腾在群峰之间，折射出万道霞光，洞中水音回响，而山花四处盛放，宛如人间仙境。也难怪在神话中，檀君会出生在这样的地方。

人类学家认为，如果檀君真实存在，其归隐代表着中原文明代替土著文明统治朝鲜半岛。据说，檀君执政1500年，等到箕子朝鲜建立之日，隐居为山神，活到1908岁。这或是神话来源于现实材料的又一例证，传说中他的出生地妙香山最高峰——毗卢峰，正好高1909米。

檀君神话最早见于史料，是在成书于1281～1287年间的《三国遗事》中，正值大一统的高丽王朝时期。这部断代通史，因不满于《三国史记》中的诸多遗漏，由当时的名僧一然所著。





- 上图 朝鲜的上层人士开奔驰的不在少数。摄影/ **ÉRIC MARTIN-DragonImage**
- 下图 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行驶在平壤的街道上。摄影/ **ÉRIC MARTIN-DragonImage**



● 普贤寺是朝鲜有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它静卧在妙香山的山坳里。摄影/刘荣

凑巧的是，妙香山正是当时佛教文化繁盛之地。这一名字也是11世纪得来，正对应着《楞严经》中的“尘气倏灭，妙香密圆”。名刹普贤寺就建立于1042年。一然9岁出家，曾在多家寺院习读过禅经，很可能到过妙香山普贤寺。由僧人“造神”于佛教名山的檀君，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无疑都离不开深厚的佛教文化背景。

当我和导游踏雪步入普贤寺，依次穿过曹溪门、解脱门和天王门，很快被这里的宁静折服。

近代朝鲜著名的映湖禅师，曾这样赞美普贤寺：“北来山水到斯精”。山水之间，白雪环绕的庙宇一片清凉。现存建筑于1441～1765年间改建。寺内供奉着毗卢扎那佛、释迦佛、阿弥陀佛、文殊和普贤。这里曾是华严宗的传法寺，后改为曹溪宗（禅宗）的修行处。

绕过八角十三层石塔，普贤寺的大雄殿就出现在眼前。黑瓦红柱，金漆门棂，保存完好的大木作梁架结构，旧而不走样，颇有中国汉唐古寺之风。

一位清瘦的僧人立于殿外，是汉传佛教的打扮。我向他双手合十，并托女导游转达，在我的家乡青原山净居寺是禅宗七祖的祖庭。七祖行思创曹洞宗，于五代时传入朝鲜。而在唐朝中期，道义和尚向六祖慧能的第四代弟子学禅，传入朝鲜，发展为曹溪宗。

两宗同属禅宗门下，佛法面前无国界。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僧人会意后，微笑合十诵一声法号。

外来传法不易，普贤寺屡遭劫难。壬辰卫国战争（1592~1598年）时期，在爱国僧侣西山大师和虔诚的佛教徒的保护下，数百年的佛教法脉得以留存，禅宗得到弘扬。这一时期内，释迦佛祖舍利塔在此建立，国宝《八万大藏经》全套刻本也进入寺中。

“我们朝鲜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此前说过不少不实之言的女导游，显出几分硬气。据说，朝鲜民间佛教信众颇多，对于佛教文化的保存，没有因为政治而发生太大偏离。寺内有十几位僧人，修缮工作由国家拨款，僧人们的日常生活则自行料理。

僧人告诉我，眼前的大雄殿和寺内7400多件文物，也曾在朝鲜战争时期遭到美军轰炸，后来在前国家领袖金日成的特别批示下，被原样修复。其中，1000多年历史的木作大梁意外地存留至今。

关于金日成，他正是“三千里锦绣江山皆名胜，未见妙香山莫谈景”的作者。妙香山有他的度假别院，也是他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地方。1994年7月7日，即将启程前往开城，推动南北和谈的金日成，因得知爱将过世的消息，心脏病突发，于妙香山过世。金日成被朝鲜人民称为传奇的“天降伟人”，而妙香山则多添一笔故事。

画中乾坤

从妙香山返回平壤的这晚，我被带去了平壤文艺展示馆。展示馆位于建党纪念塔后面。已是掌灯时分，但几乎看不到路灯。建党纪念塔倒是彻夜明亮，还有民兵值守。

十几年前，美联社记者芭芭拉·德米克所看到的平壤之夜是一片纯粹的黑暗。因为长期的政治锁国和经济禁运，导致朝鲜能源匮乏，工业减产。不过，由于“免于煤烟、戈壁沙尘和一氧化硫的污染”，这里有“东北亚最美的星空”。

今日我所看到的平壤，仍是一片纯粹的黑暗。没想到，很快在文艺展示馆中，我看见一幅画，画的是这片相似的黑暗中随处可见的场景——在一辆有轨电车里，忙碌了一天的售票员不小心睡着了，周围是安静的黑色，车内的灯光显得十分温暖明亮。

虽然在朝鲜的文艺创作宗旨下，我们无法看到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作品，也无法看到与社会阴暗面相关的内容，而这幅油画用饱满的色调，简洁的构图和写实的笔法感动了我。



● 左图 每天都有数千名朝鲜人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去参加纪念金日成的活动。摄影/ **ÉRIC MARTIN-DragonImage**

从新义州前往平壤的国际列车上，我遇到一位“老三届”，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曾数次到过平壤，收集过朝鲜的打糕、红参、青瓷和珍宝画，但他最想收集的，又迟迟没有选好的是朝鲜画。“我一直在找人民艺术家崔成龙的真迹。”

此前，我听说过韩国的文人画，但对朝鲜画一无所知。印象里的朝鲜文艺，只有肖似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宣传海报，牡丹峰歌唱团和朝鲜族歌舞，“朝鲜有什么值得收藏的艺术吗？”我记得自己疑惑地问他。

此刻，眼前有了答案。朝鲜油画脱胎于西方油画。在20世纪50年代，和徐悲鸿等同时期的一批朝鲜优秀美术家赴日本、欧洲留学。半岛战争后，养在深闺中自然生长，秉承了俄罗斯油画现实主义传统，又因还未受到资本市场浸染，呈现出淳朴清新的风格。

出于好奇，我问了一下这幅油画的定价，人民币500元，相比国内同样水准的油画，性价比高出许多。朝鲜油画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出国门，近十年才进入中国，渐渐跻身于世界艺术品市场。由于在计划体制下，画家的作品只能通过创作社统一销售或者拍卖，人民艺术家和功勋艺术家的作品也只是2万到5万的价格，“一流水平，三流价格”，它们被视为艺术品投资收藏界的“处女地”、“黑马”和“艺术金矿”。

或许因为共同的文化源流，比油画更能触动我内心的是朝鲜的国画，同样具有写实主义的风格。在艺术展示馆中，我看见了另一幅画——《晨曦中的大同江》。这正是我早晨离开西京饭店时看到的景象：江中到处是挖泥船。长长的江堤上，人们迎着太阳骑车上班，很像中国电影中“朝气蓬勃的80年代”。

大同江边景致众多，“乙密赏春”、“浮碧玩月”，平壤钟、练光亭和大同门守住了古代平壤城的风貌，被称为“天下第一江山”。这幅画不大，定价人民币5000元，只相当于中央美院优秀硕士毕业生的作品定价。

无论是在平壤的博物馆，或是在板门店的旅游用品商店，朝鲜国画总是被挂在最醒目的位置，定价显然也更高。因为不懂朝鲜语，我无法分辨作者的名字，不过看这些作品，往往是江

山胜景，笔力雄浑，应该都是出自功勋艺术家或人民艺术家之手。

受中国国画影响，朝鲜国画源于朝鲜三国时期。最初以壁画居多，渐渐发展为单色画或淡彩画，比中国国画更接近真实色彩和形象，笔法详略得当，颇有西方现代画神韵。更像是水彩、工笔和水墨结合的风格，讲的是“七分形似，三分神似”，中国国画则反之。

在历代朝鲜国画中，也时常有表现儒家或佛家的典故。旅行中偶尔看到文化在画中的零星痕迹，十分惊喜。

我在普贤寺内曾看到一幅小画，定价100元。画中是留有胡子的观音菩萨。这是临摹唐朝宗教画的风格，此前的观音以男身示人，到了唐宋之交，才转为男女身皆有。我和女导游兴奋地谈论了半天，并提及了著名的《虎溪三笑图》。

《虎溪三笑图》源自晋代高僧慧远“虎溪三笑”的传说，在高丽王朝时期流入朝鲜半岛。其中儒道佛合一的思想，符合高丽后期的思想观念。文人们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很多诗画作品。著名高丽诗人李奎报就是“虎溪三笑”的拥簇者。

到了朝鲜王朝，政治斗争险恶，文人们更是托物言志，想效仿隐匿山林。于是，在博物馆中，可以看到朝鲜“山寨”版“虎溪三笑图”或“陶渊明东篱图”。有趣的是，影影绰绰的文人很写意，而细笔勾勒的背景，却是在写实的妙香山、金刚山等地。

儒中史诗

去往南浦这一日，阳光明媚，两个小时车程，一直昏昏欲睡。直到闻到了海水的盐味，我才意识到西海（我国的黄海）到了。

我们被拉去参观“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朝鲜西海水坝。穿过西海的拦海公路直接通往锚形灯塔，我站在灯塔外吹了会儿风。时值2月初，海水还未破冰解冻。在目光所不及处，西海的彼岸，就是我国的胶东半岛。

公元前11世纪，一个海水没有封冻的日子。一位52岁的老人带领着5000余人，搭乘木筏，从西海那一端的胶东半岛，从中国的殷商时代离岸，向着朝鲜半岛漂来。

这里山明水秀，适宜农耕，他便驻扎下来，开创了一个“东方君子国”——古代朝鲜。

他在这里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还施用八种简单的法律，来解决日常的争端。并推广围棋、占卜，让中国的诗书礼乐“皆从而往焉”，开启了教化之路。《高丽史》也有记载：公元1102年，礼部上奏称，中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并乞求为其立祠以祭。

其后，秦始皇统一六国，燕、齐、赵等地的人们也纷纷从胶东半岛启程，前往朝鲜半岛，进一步传播儒文化。到了西汉末年，卫满朝鲜政

权在此建立，儒学的经典著作《论语》传入朝鲜半岛。其后的两千多年里，儒文化在朝鲜半岛深深扎下根基。

今日的朝鲜人依然崇尚儒文化，在平壤的城市雕塑和壁画中，能看到“箕子东来”、“孟母三迁”和“孔子讲学”的典故。而在古都开城的高丽成均馆，几乎就是一个儒文化历史博物馆。

1290年，朝鲜半岛的儒文化发展到一个转折点。安珦从中国将《朱子全书》的抄本带到朝鲜，从此理学思想日兴，“三纲五常”为封建专制统治找到了神权和王权的存在依据。

自“箕子东来”后两千多年，一位明朝状元出使朝鲜。1536年，福建人龚用卿抵达平壤。

此时，他不再沿着箕子的海路，而是从中国东北入境朝鲜半岛，把一路见闻写进一本《使朝鲜录》，成为后人了解当时朝鲜的宝贵文献。沿途，文辞优美的他还用诗歌记录下许多山川形胜，如《宿大同馆》：

平壤古都留巨镇，村墟榛莽半人家。

一江烟水开城郭，十里松荫覆苑沙。

王国尚闻迟海峤，客涂几欲遍天涯。

仲春已破暮春至，又见桥头飞柳花。

这时的平壤，已经是李氏朝鲜的首都。龚用卿在这里，看到了和母国一样兴盛的儒文化，朝鲜境内各地都修建有孔子庙。他用一段文字记录下孔庙的情况，“……馆之典教者见毕，诸生以次入见，分立两班，行列以齿，衣巾惟整，进退以，风风乎有中华之风……”

自公元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实行以儒立国的指导思想（比中国的汉武帝晚1200多年）。此后朝鲜王朝的历代君王都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用儒学思想治国理政。五百多年间，金宗直、郑汝昌、赵光祖等名儒辈出。因此儒生“无虑数百”，且有较高儒学修养，“风风乎有中华之风。”

把儒学思想应用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去，在朝鲜半岛早已成为传统并传承至今。今日，当东亚学者研究朝鲜特殊的政治局势时，除了引入地缘政治、冷战影响等复杂因素，也会考虑其自身信奉的程朱理学思想和大一统专制传统。据说，朝鲜前国家领袖金日成非常推崇儒家大一统思想。在开城板门店，至今可见他最后的手

书“1994.7.7”，这是一行与南北和谈有关的手书。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朝鲜半岛仍是南北分裂的状态。历史还未到盖棺定论之时，历代大儒如果地下有知，或许会想起《孟子》中的一句话：“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后记

我曾经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这个有过大饥荒和“脱北者”的国家。在朝鲜的近一周时间内，也曾经经历过被审查盘问，被要求删除照片，看到了庆祝卫星发射成功的盛大庆典，看到了自青少年开始的政治宣传，对历史真相歪曲的呈现，也看到了因半岛局势骤然升温、在南北分界线所在的开城市集结的军人……

只是，亲历这个置身政治漩涡和地缘冲突的半岛国家之后，我也感受到了一丝无法压抑的生命活力。从它千年不曾间断的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从普通人身上感受到的对外在世界的渴望，从坊间流传的正在“地下”悄然兴起的市场经济……

这篇极其浅显的解读，只能揭开历史的一角，然而我却看到了太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相似，让我淡化了对它的“妖魔化”印象。但愿了解历史，能给今人足够的宽容，不偏不倚地评价它的过去，积极理性地看待它的未来。

参考文献：《我们最幸福》、《龚用卿及其＜使朝鲜录＞探析》、《儒学在朝鲜半岛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概况》

行进喀喇昆仑

千岩万转 莽莽洪荒

撰文/袁玉冰

横亘于中巴边境的喀喇昆仑山脉是全球高山最密集区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并拥有包括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在内的4座海拔8000米以上雪山，使这里成为登山者的梦想之地。本文作者与她的同伴徒步13天，深入喀喇昆仑山区，在壮美的雪山冰川伴随之下，踏过重重艰险，仿佛步入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

喀喇昆仑山脉横亘于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边境，总长度不到500公里，却是全球高山最密集之处，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拥有4座海拔8000米以上雪山。这里也是除南北两极外冰川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我此行的目的，是瞻仰雄伟的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国际上习惯称之为K2。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雪山中，“野蛮巨峰”乔戈里峰最令人望之生畏，不仅因其超高的攀爬难度，且与它无情吞噬生命的斑斑劣迹密切相关。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乔戈里峰60年间仅299人成功登顶，殒命者达77人，其攀登死亡率逾25%。而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攀登死亡率约为4%。

作为中国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界峰，乔戈里峰主要有两条抵达路径，分别位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相比之下，巴基斯坦境内路线略显容易，因此我们以巴基斯坦北部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地区的斯卡杜为起点，自西向东踏入喀喇昆仑山脉，以自己的双脚来丈量这漫漫危途。



●行进喀喇昆仑途中，需要攀爬的大冰壁。摄影/侯柯

驶入喀喇昆仑

从乌鲁木齐飞往伊斯兰堡，机长广播提示我们将穿越喀喇昆仑山脉。透过左侧舷窗极目远眺，广袤的深黑色山系延展于片片白云下，崚嶒的群峰夹杂冰雪，完全看不到一点绿色。突然，无边云海之上，一座金字塔型峰尖闯入视线，此刻飞机高度已超过8000米，它，只能是乔戈里峰！这趟专程为它而来，还未及踏入喀喇昆仑山区，乔戈里峰就穿破云层与我相见，真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后，驱车向东北行进，驶入喀喇昆仑公路。经过两天700多公里的颠簸后，道路一侧湍急的印度河与发源于喀喇昆仑腹地的希加河交汇，水流减缓，形成一片开阔的绿色河谷。这里是巴基斯坦北方重镇斯卡杜，稍作休整后我们将由此进入喀喇昆仑山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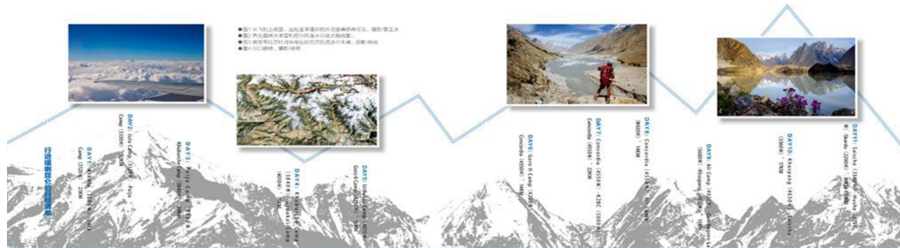
进山第一天仍是乘车。当地徒步公司安排4辆吉普，塞入徒步队员、向导、协作和背夫近30人，并满载两周的吃用物资。向东驶出斯卡杜，跨过印度河。路面狭窄，布满碎石泥沙，下临数十米深涧，希加河水汩汩奔流而过。吉普车偶尔转入山谷，高处雪山融水，滋养出一片片绿洲，戴着头巾的巴基斯坦妇女在田间辛勤劳作着。

颠行4小时，进入一处荒凉的谷地，两旁的山不高，若不是有十余块狰狞的巨石横卧山谷中，视野一定更开阔。这儿有进山前最后一个检查站，交上徒步许可证与护照后我便四下走走、活动筋骨。一块三五米见方的巨石上镶有铜铭牌，引起我的注意，凑近一看，原来这块丑陋的巨石在2005年夺走中国登山英雄仁那的生命。当时，仁那随西藏登山队进山，去完成14座8000米雪山中最后一座迦舒布鲁姆I峰的攀登，却在此地被滚石砸中车辆，英年早逝。

山谷中刮起凛冽的风，几枝枯草在干燥的沙土地上瑟瑟抖动。继续登车赶路，两小时后来到一处山体滑坡区，右侧山顶不断腾起黄色土尘并迅速向下漫延，随着“哗哗”的响声，石块夹着沙土砸在路面，尔后滑落至幽深河谷中。

烟尘弥漫望不见去路，几位巴基斯坦向导看准时机快速跑过滑坡带，通过对讲机传回消息说，有辆挖掘机正在清理道路上的土石，让我们耐心等着。原地待命一个多小时，土石仍不时滚落，车辆无法通过。趁着滑坡的几个小间歇，大家分批快速跑过这段危险区域，行李物资也由背夫驮运过来。路那头已有替换车辆，原来，向导团队早已探过路况并作好了两手准备。

暮色将至，进山之路又被一座半边倾颓的木吊桥阻断。桥头拉索松弛，导致桥面向下方倾斜约30度。我们不得不再度下车步行过桥，在河对岸第二次换车前行，直至深夜10时才抵达海拔3005米的阿斯科里村。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徒步起点，进山前最后一个有人迹的村子。而我，即将从这里开始近两周的徒步行程。



晴热干燥的布拉尔杜河谷

清早阳光映照在帐篷顶上，唤醒了徒步的第一天。帐外已满是忙碌的脚步声，巴基斯坦向导和背夫们正忙于打包，英俊的小厨师在铁锅里煎着薄面饼，淡淡麦香浮动在清冽的空气中。早起的队友去村外河谷边眺望对岸的科尔飞——近年来因小说《三杯茶》而名声大噪的小村子。

早餐后，我们沿布拉尔杜河谷逆流向东行走，左侧是嶙峋山岩，右侧是湍急的冰川融水。起初，还有两岸的绿洲断续相伴，渐渐沿途越来越荒凉，四周被黑褐色山岩包围，脚下砂石路在日光下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喀喇昆仑山系不乏宝石矿藏，其岩体富含晶质，故而好像踏足于一条低调的宝石小路上。只是身体并没有那么享受。尽管海拔并不算高，但路面不平整，乱嵌着许多不规则石块，几小时跋涉后我的脚底磨出一连串水泡。这天总路程约24公里，最后一段是被河水隔开的回头路，需先沿左侧山壁拐向北，沿希加河小支流前行一小段，跨过一座木吊桥后再向南折回，最终抵达朱拉营地。

我们聘请的巴基斯坦向导团队已搭好帐篷，开始做饭。他们的负责人Shariff今年35岁，是个稳重低调、富有经验的高山向导，或许因为近几年带了许多中国驴友，所以准备的饭食都贴近中国风味。Shariff还不时冒出一两句中文，发音甚为标准。

这条徒步路线的难度强度远超常人负担，几乎无法背着近两周物资走完全程，必须依靠巴尔蒂斯坦地区的背夫。他们平均每人负重四五十公斤，尽管路上常停下休息，但脚程仍是很快，每天晚出发早抵达，令人钦佩不已。

第二天的行程，稍稍轻松。出营地向南跋涉一小段，接着沿山壁左拐回到布拉尔杜河谷。河边白色沙地上有一丛丛挂满艳色果实的小灌木，其中竟有沙棘，采来一尝，果然香甜可口。有时河水紧贴着峭壁，就要在嶙峋的黑色岩石上横切攀爬而过。布拉尔杜河水夹杂大量泥沙，呈浅灰色。当我们爬上一处高坡，在正前方望见远处的巴尔托洛冰川，林立两侧的险峻高峰之间仿佛盘踞着一条灰黑色巨蟒，河水从厚厚冰舌的底端蜿蜒流出。

下午3时，我完成了22公里路程，抵达位于半山腰的帕久营地。周围绿树环抱，还有人工开辟的数层土平台，便于搭筑帐篷。我们在大树间拉上晾衣绳，洗净汗湿的衣服。营地有一排水泥平房，其中竟有个小商店，我们买到一大瓶可乐大家分而饮之，感觉那是有生以来最好喝

的饮料！



• 从海拔5000米的阿里营地，遥望雪山。摄影/侯柯



• 夜晚的营地，伙伴们在帐篷里聊天。摄影/侯柯

巴尔托洛冰川的严峻考验

通向喀喇昆仑核心区域的巴尔托洛冰川长达63公里，在除南北两极外的全球冰川中位列第四。从地图上看，东西向的巴尔托洛在其东侧源头与南北向的古德温·奥斯登冰川（发源于乔戈里峰）、巴尔托洛上游冰川衔接，组成一个T形，三条冰川交汇处的康考迪亚是此行最佳观景点。

事实上，我们是第三天才真正踏上冰川之路。前一夜晚餐极为丰盛，牵进山的一只活羊在

营地“牺牲”，变成烤羊排和羊汤。据说这是惯例，冰川之路极为艰险，必须吃顿好的壮壮行。

沿着山坡越过大大小小数十道已经干涸的冰川冲击沟，两个多小时后抵达冰川末端。巨大冰舌覆盖着灰黑色砂土，高达几十米，厚厚冰层间布拉尔杜河正从一个大缺口中源源流出。翻过几重陡坡，站在冰川上放眼望去，南北两侧高山尖锐凌厉，一路延展向西，中间夹抱着起起伏伏、连绵不绝的巴尔托洛冰川。



●维尼冰川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冰裂缝，必须小心通过。摄影/刘宗海



●风沙弥漫的巴尔托洛冰川。摄影/袁玉冰

冰川上多是乱石陡坡，学名“塌磊”，即大块落石的巨大堆积。它们松松地堆垒在一起，通过时若踩的位置不好，不但脚下石头会塌，顶上大石头也会滚落下来；好的落脚点大多是尖尖的石棱或是倾斜的石面，很难保持身体平衡。冰川起伏不定，我们反复地爬升、下行，有时还得在陡坡上横切。地形极为复杂，必须紧随向导，才能在这没有路的地方找到前行的方向。

随着行走难度的增加，每个人的体能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海拔3000多米的河谷路段还能走得轻松愉悦，但此刻，冰川上稍有难度的一个小上坡，就能令人心慌气短、双腿发软。徒

步队伍开始渐渐拉长，我既看不到前面的队友，也望不见身后的来者。幸好队中一位高山协作Taqui与我同行，才不至于迷路或遭遇危险。

经历20多公里的艰难跋涉，我们抵达位于南侧山坡上的库布奇营地。这一夜巴基斯坦的向导和背夫们唱起当地歌谣，用一个空油罐当做打击乐器，在明快的节奏中翩翩起舞。据说，这也是上冰川之后的“惯例”之一，欢乐气氛会使人忘却徒步的疲劳与艰辛。

去往下一个营地路程不长，难度却大。行走在冰川南侧与山壁衔接的区域，经常遇到大片塌磊，还有几处山石滑坡区。Taqui登山经验丰富，经常提醒我调整呼吸、适当休整，但经过滑坡区时他却不停地催促我快走。后来才得知，就在附近的某处，曾有大块落石夺去两名背夫的生命。在这举目荒凉、杳无人迹的深山之中，时时处处潜伏着危机。

到达新营地乌都卡斯，这儿是极好的观景点，海拔4010米，背后是海拔6330米的乌都卡斯峰。站在营地前方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上向下俯瞰，阔大起伏的冰川如蛟龙腾跃于山宇之间。这几日逐一经过的山峰由西向东一字排开，岩壁陡峭，山体嶙峋直耸向天，在碧蓝天空的映衬下，这景致荒凉又壮丽。而侧身其中的我们则显得那么渺小，面对宏阔山川已浑然忘却自身的存在。这天傍晚开始飘雪，气温骤降，后面的路程更艰难了。



●乌都卡斯营地附近的冰湖。摄影/陈晓艺

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

此后的行程，完全跋涉于冰川上。一夜大雪为冰川裹上白衣，让人想起“穿林海、跨雪原”。行至冰川中央，突然一片冰湖映入眼帘，湖水灰绿，四周的冰盖上蒙着白雪，阴沉天空中荡下几缕云絮环绕湖上。若不是鼻息间还有冰冷空气的进出，真怀疑此刻已身入仙境。

由于身体突然不适，过冰湖后我改为骑马。马本是驮运物资所用，“马鞍”是两支粗木棍缠上布条的一个硬垫子，“马镫”则是两个麻绳圈。骑马固然节省体力，但人在马上重心升高，在地势复杂多变的冰川上，危险性有增无减。一路景象愈加荒凉，碎石砂土间耸起纯白的冰塔林，

马夫和向导一前一后护送着我，细碎雪花不时跌落在地，周围没有一点儿声响。我们慢慢地越过一道又一道坡，不停歇地走着走着，仿佛将步入世界的尽头。

下午抵达海拔4250米的果洛II营地，帐篷扎在冰川上，五六厘米厚的砂石下就是冰层。这是最寒冷的营地，零下16℃温标的鹅绒睡袋完全挡不住地下渗来的森森严寒，从脚趾尖到膝盖再到大腿冻得一阵阵发酸，再转为疼痛，整夜无法安睡。

熬到天亮，队友在帐外大喊："K1，K1！"我探头出去，天空已现出几丝湛蓝，营地西南角重重堆积的云雾之上隐约有个高耸的峰尖，形状像大拇指，喀喇昆仑山脉第一座被命名的山峰，海拔7821米的玛夏布鲁姆峰，终于在此刻得见了！再向东边望去，莽莽雪原，云层贴着不远处低耸的小坡，遮住我们将去的方向。喀喇昆仑山区最佳观景地康考迪亚，距此15公里，再走一天就能到达！

由于海拔已过4000米，我行走起来备感沉重，双腿仿佛灌了铅，走不多远就要停下调整呼吸，待心率回复平缓再继续行程。同时，还要留意蒙上冰雪的乱石路，打滑摔上几跤也在所难免。

埋头走到下午，向导突然拍我的肩，示意我抬头，前方逐渐散开的云雾中耸起巨大的高山群落，呈梯形的迦舒布鲁姆IV峰从云雾中钻了出来，它的左侧是圆润和缓的布洛阿特峰，顶峰像裂开的雪馒头。看到它们表明营地已不远，我不由得加快脚步。现在冰川上呈现出许多大裂缝，必须迂回绕行。不知绕过多少条冰裂缝，终于看到了帐篷。下午2:50抵达康考迪亚，钻进餐厅帐，我如释重负般长舒一口气，同时手脚发软，再挪动一步都不能了。

康考迪亚是喀喇昆仑最壮丽的核心区域，3条巨型冰川在此交汇，周围环绕着41座海拔6500米以上山峰，包括4座8000米巨峰。只是我们抵达时天气很差，山峰大多被云雾遮蔽，只有营地南北两侧的山峰无言相对。

坏天气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傍晚，我们也放弃了去乔戈里峰大本营的计划，留在营地进行休整。这期间我的脑袋肿成了猪头，睁眼都觉费劲，应是体力透支外加高原环境所致。待到傍晚，营地东侧的布洛阿特峰和迦舒布鲁姆IV峰从云雾中钻出一小截，恰在夕阳落下前形成日照金山。望向西方，黑色巨龙般的冰川两侧矗立着尖峭挺拔的群峰，霞光浸染，云蒸雾绕，那正是我们走过的来路！此刻，乔戈里峰仍然踪迹全无。

翌日清晨5时，云开雾散，昨日只现出顶峰的布洛阿特峰和迦舒布鲁姆IV峰已全然呈现于眼前，日光从它们背后投射出来。再望向北方，金字塔形的乔戈里峰蒙着稀薄云带终于又一次与我相见！尽管峰体的西南西北山脊有一多半被遮掩，但喷薄而出的日光恰恰只映照在峻拔的乔戈里峰上，金光绚烂，仿若神境。不知怎的，李白的诗句突然跃入脑中："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周围一片静默，只有按快门的声音。许久之后，我发现自己脸上挂满冰冷的泪水。



• 肯高迪亚营地附近的冰塔林与冰河。摄影/侯柯

垭口历险

按原计划，我们要从康考迪亚去往西南方难度较高的冈多果洛垭口，顺利翻越后再徒步两天就能坐车回斯卡杜。为此，大家精神振奋，在海拔4600多米的冰川上攀爬大冰壁，翻越重重陡坡，走得信心满满，向导们也连声夸赞说“Happy walking！”

然而，危机随时出没，从一个五六层楼高的乱石坡顶上往下走时，我接连摔了三跤，登山

杖也折弯了。转向维尼冰川时又在滑溜的石坡上跌倒，此时海拔已接近5000米，体能消耗极大，脚下无力，对艰险路况的处理能力也变差。最令人崩溃的路段是白茫茫的维尼冰川，巨大雪坡占满整个视野，远处的同伴们仅是几个小黑点，我极慢极慢地挪动着。积雪之下隐藏着大大小小的冰裂缝。Taqui说，2006年曾有一个背夫跌进冰裂缝中，两年后他的尸体才由于冰川运动被抬升出来。如果看到积雪有一条细长的微微隆起，那下面就是冰裂缝所在，要小心地跨过。

傍晚时我们把营地扎在陡峭的冈多果洛垭口对面，这一带已全被白雪覆盖。带我走了好几天的Taqui此刻与另一高山协作、两名背夫去垭口探路。不久后，突然传来消息，山上发生雪崩，有两人被埋。黑夜降临，Shariff说我们不能翻越垭口了，这几天新下的雪太松，随时会出现雪崩和落石。我们在营地焦急不安地等着来自垭口的消息。终于，被雪崩掩埋的两名背夫都找到了，没有受伤，他们正小心地下撤。我们回到冰冷的帐篷，蜷缩在睡袋里，体力透支，心力交瘁。不能过垭口，就意味着得原路返回，再经历一遍生不如死的冰川考验。

为了赶上回国班机，返程必须在4天内完成。除了回到康考迪亚仍要一天，其余每天都要跨营，走原来两天的路程。而为省去大段回头路，我们还得蹚过布拉尔杜冰河。河面宽大，水流湍急，Taqui和一个背夫分别挽着我的左右臂，寒冷的冰水没到大腿根，如千万支钢针插入肌肤、刺进骨髓，绝望从脚底升腾弥漫至全身，心脏都仿佛冻住了，难以承受的巨大痛楚扭曲了我的五官。由于河流已快进入枯水期，河中央还有两道卵石滩可稍作停留。咬紧牙关接连三次下水，终于蹚过整条冰河。上岸后，两条腿又红又肿，过了很久才慢慢恢复知觉。我想，这是巴尔托洛冰川留给我最后的纪念吧。

经历整整十三天艰苦跋涉，全队人员安全回到起点阿斯科里村，乘吉普驶出山区，又回到有手机信号的人类文明社会。探索喀喇昆仑的艰辛征程就此结束，可山中每一时、每一景所带来的巨大震撼，是从前所有经历都无法比拟的。这将会是我以及同行的每个人终身难忘的一次历程。







●图1 巴尔托洛冰川上的冰河。摄影/侯柯
●图2 迦舒布鲁姆IV峰。摄影/侯柯
●图3 金光笼罩在乔戈里峰上。摄影/侯柯

都有谁登过乔戈里峰？

1856年，英国的托马斯·蒙哥马利少尉进入克什米尔地区，瞭望喀喇昆仑山系，将他观测到的5座主要山峰自K1至K5逐一命名。乔戈里峰被命名为K2。

1861年，英国人古德温·奥斯登带队进入喀拉昆仑山脉南侧展开更细致考察，测得K2实际高度竟远超海拔7821米的K1（当地人称Masherbrum，玛夏布鲁姆峰）。K2巨峰藏匿太深，从山脉南北两侧最挨接近的人类居住地都无法望见它的踪迹，也未曾拥有当地命名。

1902年，英国人奥斯卡·艾肯斯坦率领6人登山小队首次尝试攀登K2，经过14天艰苦跋涉抵达K2山脚，在此后68天中他们沿东北山脊发起5次尝试，但由于装备不足、身体疾病、意见纷争及恶劣天气等种种问题，仅到达海拔6525米处。

此后50多年间，有4支登山队伍先后挑战K2，也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954年，意大利登山者终于站上海拔8611米的顶峰。


世界遗产地理

天坑：亿万年的守望

被称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的广西乐业天坑群，有20多种类型的天坑。按天坑分级原则，深度和宽度均超过500米的为超级天坑，全世界仅有3个，它们全部在中国，广西乐业天坑群中的大石围天坑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人们千百年来围着天坑生活，看着地下河的流淌，却不知道它们究竟有多深、多远，又会去向何方……

撰文/张兆敏　摄影/李晋



• 在乐业，青山翠谷的峰林下，掩藏着一个个巨大的、深陷于石灰岩地层悬崖中的坑洞，地质学上它们被称为“天坑”。

桂西北一带群山连绵，远远看着一座座岩溶峰林凹凸有致，形象特别。在乐业，青山翠谷的峰林下，掩藏着一个个巨大的、深陷于石灰岩地层悬崖中的坑洞，地质学上它们被称为“天坑”。它们仿佛是大地上一个个被击伤的弹孔，罕见的天坑群，是地球亿万年累累伤痕的见证。

纪录片《秘境广西》这样介绍乐业：在全世界78个天坑中，三分之二集中在中国。而在乐业，2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遍布着28个天坑。如果把火山看成是大自然愤怒的宣泄，天坑则体现出大自然的另一种冷酷。

大自然是最有耐心的创造者，用亿万年的时间去精雕细琢江河之

美、山川之峭，这个雕琢的过程，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气候和天象。乐业地区雨水丰沛，源源的降水把山体不断地冲刷、侵蚀，让地表慢慢沉降，山体顶部坍塌，于是形成了现在看到的天坑。

天坑，必是在高空才可以看得到的深坑，古代的人们没有上天的条件，无法从空中俯瞰，只能深入坑底，像青蛙观天一样抬头仰望，这时的坑洞在他们眼里像鸟巢，也像漏斗，所以在民间，桂北和黔南一带，人们把天坑也叫做“麻窝”和“漏斗”。



火卖村地处半山。清晨，整个村庄被云雾笼罩。

世外火卖村

火卖是乐业县的一个村庄，位于半山上。往火卖村的最后几公里山路蜿蜒崎岖，山道很窄，只容得下一辆小车单行，沿途根本无法会车。火卖村很小，原以为它是隐蔽在深山中的少数民族村落，其实不然，火卖的原住居民都是百分百的汉族。

火卖村并不是旅行线上的热门目的地，去往那里的人不多，游人如果不是自驾车很难到达。游人的稀少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消耗少。垃圾少，原生态被破坏得也少。

火卖村只有200户人家，一条石板路到村委处结束。这里有一个近似圆形的广场，也是村子的中心，围着一圈的老树，浓荫蔽日。想是平日里，村民们会在这里议事闲聊，东家长西家短地汇集在这儿，既能传达国家政策，也能交流市井话题。

火卖村海拔1700米，一年四季阳光充足，周边山峰林立，洞穴密布，以往不通公路的日子里，火卖与外界的交流只能以村民的脚步传达。走出去的人回来以后需要讲述大山之外的信息，这就可以想象，这

片浓荫下曾经聚集过多少渴望探知外部世界的乡民。那些走不出去的老弱妇孺聚集在这里，听着人们的讲述，去想象深山外世界的美好和妙趣。

村民的房舍掩映在绿树浓荫中，三三两两，并不密集。火卖地处半山，并无多少平地可耕种。从村子里走过，只看到很少的几亩菜地和一片玉米地，另外还有一片不大的果林。环着一条从村广场作为起点的观光小路，可绕村子走一圈再回到原点。

乐业是个雨水丰沛的地区，火卖却是缺水的地方。以往，村民用水只能靠房屋后面储水池里的山泉水和雨水。不过近年来随着引水工程的改善，缺水的难题得到了缓解。在过去，一个缺水又缺耕地的村庄，贫穷是不可避免的。

桂北的青山绿野、峰林溶岩并不能改变当地人的贫困生活，天坑也被认为是大自然在这片山野中释放出的恐怖信号。因为天坑太神秘，吸引着人们探索的脚步，也吞噬着人们脆弱的生命。实际上，很少有人能真正深入去了解坑中深处的秘密，即使有人进去看到了也未必有机会出来向人诉说。人们千百年里围着天坑生活，看着雨水不停地流淌，看着地下河不停地冲刷，却不知道它们究竟流向哪里，究竟有多深？又有多远？

火卖村有“一洞三坑”，都是未开发的“野景点”，游人不能随意进入。火卖的村民说，他们从小就被老人训诫，不敢轻易靠近坑洞。现在为了安全，火卖的几个坑洞大都被封闭起来，只有一个洞口留有出入口，但仅限专业人员出入。据说从这个洞口下到地下几十米处，再沿着地下河走数百米，可以从另一个洞口出来。

在绕村小路上有一处提示的标牌，写着“勾魂洞”，看名字就能想象村民对它的敬畏有多深。我们试着走到近前，洞内野草丛生、乱石林立，再往深里看，更让人感到阴森惊悚，洞前站了一会儿便觉得恐怖。恐惧源于无法探知，烈日下的阳光无论多热烈，都照不亮黑暗的洞穴深处，驱不走好奇和思索，也带不走神秘和向往，我们不是探险家，也没有体验的雄心，一行人只是站在洞口张望着、臆想着，然后离开。仅仅是站在一个张着大嘴一样的黑暗洞口前就已经让人感到了心跳和紧张。

火卖村有一条上山的小路，可以到山顶，当地人称为“观音山”。山路不长，大约走20分钟就能上山，两座山头的山顶各有一座观景亭。第一座山头是看日落的地方，稍矮；第二座山头是看日出的地方，稍高。登上山顶看日落时，太阳还在当空，山顶视野开阔，极目望去，脚下是

形致精巧的山丘峰林。人在山上，尽数山峰，一座座，一排排，数不清，看不尽。

山上可以看到我们来时走过的那条弯曲的小路盘旋在峰林之间，还有山坳间一栋栋白房子是村民的住所。火卖距乐业最有名的大石围天坑只有数公里远。站在山顶，极目远眺，无论乐业的天坑，还是火卖的溶洞，或者被踩在脚下的峰林，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无所不能。其实，登到山顶看日落，看的不是夕阳西下，而是夕阳照耀群山间迸射出的光辉。日落日出皆如此。

看过了日落，第二天又看日出。五点起床，登上山顶时，天还未亮。山坳间有层淡淡的白雾覆盖，称不上云海，只能说是雾霭，一座座山峰像是漂浮在雾霭中。看日出的山头比昨天看日落的山头高一些，前方山头上的小亭子在晨曦中显得别致精巧。太阳初升，前方亮起，东边有了些红云，淡淡的，并不浓烈。然后朝阳慢慢升起，群山的色彩也跟着亮丽起来，渐渐地越来越亮，山层层叠叠、高高低低，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仿佛是晨间的列队士兵。

白雾、青山、朝阳、峰林，村中又响起了鸡鸣犬吠，火卖的清晨如此柔和，难怪到火卖的人爱到山上守望，看日出和日落。同样的山林，同样的季节，日出和日落又各不相同，日落热烈，日出柔美，这一出一落，一天就过去了，而明天，又有同样的日出和日落。


天坑附近的洞穴人家。洞穴呈椭圆形，洞口下面是木瓦结构的房子。

大石围天坑

大石围。未走近，单听它的名字就有足够的想象力去思忖它的壮观。大石围是乐业的标签，当地政府花重金开发出来作为桂西北旅游品牌推介，但它的客流量远未达到开发者的预期，究其原因：知名度不够。

在中国，旅游景点的声名靠的是游客的口口相传，如果再披上世界遗产的华丽外衣，它就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吸金力。乐业天坑偏隅桂西北，并非处于交通主干线，只有省道通达，且乐业所在百色地区相对贫困、闭塞。

“大石围天坑群国家地质公园”，作为地质奇观和乐业天坑群的领军，它在地质学家和探险者眼里算名副其实的自然奇迹，但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它只是一个景点，人们对欣赏景观的兴趣远多于了解地质形成的兴趣。想领略这自然奇迹非常人所能，要么升上高空俯瞰，要么深入地穴探秘，否则即使站在顶部也无法真正体味到天坑的壮美气势。

天坑多是坍塌的结果，这种坍塌不是一两年形成的。从岩层被地下河水冲蚀到遭遇地壳运动再到塌陷形成，必有一个漫长的千百万年计的地质年代，如果把它缩减成一个完整的、可观看的过程肯定宏大壮观。

大石围天坑形成于6500万年前，正是恐龙从地球上灭绝的时代，一个灾难终结了一个物种统治地球的时代，却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地质奇观。年轮磨砺出的自然界带走了衰败的枯萎，也迎来繁荣的更替。这些都发生在远古——没有人迹的年代，没有人类生命的存在和死亡，所以我们只称它为“变迁”而不是“灾难”。

大石围景区有观光车，可到大石围观景台，然后再爬半小时台阶到山顶。想想过去，这么高的山，这么深的洞，靠人的脚步丈量，何等艰辛。

大石围很深，根本看不到底。天坑的一面是巨大的白色崖壁，上面的图案据说像中国地图。说像，实在牵强，任何一个有点地理常识的人辨别它和中国地图的相似度都会说不像，但自然形成让人们有了想象的空间，比如漓江九马画山，怎么看都是一堆无序的裂纹褶皱，你说它像什么都行，大石围也是。

巨大的天坑上横着一根长长的钢缆，那是“高空王子”阿迪力2004年横跨大石围时架设的。当时他用了74分钟在547米的钢丝上走了一个来回。看着那根“天堑”，让人全身颤抖。据说阿迪力开始走上钢丝时正赶上大雾，后来雾才渐渐散去。不过，想象中，大雾应该更好走吧，起码看不到脚下深黑的悬崖，只要能看到钢丝，只管向前走就是，反正脚下

全是雾，深渊还是平地没有区别。烈日晴空里呢，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钢丝之下的天坑俨然就是一个张开着的，并且随时把人吞噬的庞然大嘴，看不到的危险远比看到的危险更令人恐惧。

站在高空看天坑如此诡秘，深入地穴更是幽暗莫测，据说下到大石围坑底约270多米，就相当于八九十层楼的高度，至今深入坑底的只有三十多人。即便是到达坑底，也没有探知到所有洞中的秘密，地下河水的来源流向，洞穴深处的地貌，仍像迷雾一样无法探知。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就是不能轻易地让人类进入，更不能轻易地让人类了解。



●大石围天坑为乐业天坑群之首，它形成于大约**6500**万年以前，是鲜为人知的秘境。

古生命王国

在大石围天坑里，还孕育着一个远古时代动植物的王国，据说，仅植物就有上千种之多。这里有中国一级保护植物——冷杉、桫椤、血泪藤树，还有许多中药材和高大的乔木。天坑的底部连着地下暗河，河水中悠闲地生活着鱼、虾、蟹等各种水生物。

对于生活在喀斯特地貌的火卖村村民来说，那一点点沃土可谓上天的恩赐。天坑群附近的丘陵和平缓地带盛产甘蔗、刺梨、核桃、猕猴桃。大石围北有红水河，东有布柳河，年均在100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使得龙云茶山的气候湿润，孕育出上等的绿茶。

最令人惊艳的是那些生长在岩壁上的稀有野生兰花。在乐业县西北部黄猄天坑的绝壁上，野生兰科植物种类已被发现130多种。由于不同

的落差造成天坑内的局部小气候，为各种野生兰花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生态环境。但是，兰科植物的生存方式，也证实了乐业天坑群的生态环境的脆弱，如果气象环境和微生物环境稍被改变，乐业天坑群里的美丽兰花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乐业的山，峰不高，但极有层次，东峰极顶是游人的脚步可以攀登上的最高处。山上的风很大，站在峰顶远眺，一山更比一山远，一峰更比一峰高。一山一形，一峰一貌。大石围的气象有万千变化，这正是自然的个性，有神性、魔性，也有人性，让人类敬之也畏之。



在大石围天坑内，孕育着一个远古时代的动植物王国。据说，仅植物就有上千种之多



一缕缕阳光从天坑顶部照射进巨大的溶洞之中，坑底的植物沐浴在阳光之下。



洞穴里因流水沉积形成的边石坝，犹如梯田般弯弯曲曲、错落有致。

稻城亚丁：天堂触手可及

1928年，当时在云南和四川考察的美籍奥地利人类学家洛克，在木里王的安排下，经由丽江、永宁来到木里。短暂休整之后，启程前往稻城亚丁：当地人赞誉为犹如天堂的所在。一路上，被洛克称为“最具神秘色彩和探险价值的旅程”所发生的故事，在1928至1931年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连载，这里首次被推向世界。88年过去了，我们再次走进稻城亚丁，探寻这片神奇的土地……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 亚丁雪山央迈勇峰。供图/全景图片

318国道川藏线进入高山峡谷的雅江县，似乎望不见尽头的盘山公路开始了。

去往理塘的几百公里路段非常难走，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山应接不暇，从高尔寺山到剪子弯山，从卡子拉山到海子山……

我们车队的三辆车为了防止走散，不得不一直开着手台，互相喊话报路况。因为全程没有手机信号。一旦遇到风雪，寻找救援就成为最大难题。

路上依旧风光旖旎，依次出现了雪山、草甸、平原和峡谷。被各种地貌“洗”过眼睛后，略审美疲劳，我们匆匆路过诗人仓央嘉措的故乡、世界高城——理塘，一心奔着稻城亚丁而去。那里被公认为是“大香格里

拉地区”最精髓的地方，位于甘孜州南部，四川盆地西南，被称为“最后的香巴拉”，意为“心中的日月”。

稻城寻亚丁

月落日升，大地重现光彩，万里云海迎着千重山峦，捧出一片开阔平原中的小城。稻城，古名“稻坝”，藏语的意思是“山谷沟口开阔之地”。到了民国二十八年，才正式改名“稻城县”。

进入稻城，队友们才长吁一口气，难挨的高原反应，终于可以舒缓一阵了。看了一路高山峡谷，眼睛也可以在此放松一下。宽广的主干道两侧，有灌木丛、杨树群和杉树林。它们背靠群山，在蓝天下显得美而低调。据说，十月来临之际，全城的草木和河流好像打翻了调色盘，红、黄、蓝、绿、白五色渲染，层次分明。

想要看清稻城全貌，必须绕过洁白的尊圣塔林，沿着一条小路直达后山山顶。阳光肆意地跃动于山脊和山谷之间，如梦如幻，脚下转经的信众也仿佛身披佛光。

不过，到目前为止，最美的景致还没有出现。我们需要寻找去往亚丁的路。



云雾缭绕的仙乃日神山。　供图/**CFP**

“亚丁”，藏语是指“太阳升起就照到的地方”，位于稻城县亚丁村境内。由于稻城属高原季风气候，亚丁是标准的“向阳之地”，常年阳光普

照，光照时间达1750小时左右。

当年，美籍人类学家洛克发现了这里。之后又过了七八年，英国作家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问世，让“香格里拉”一词为全世界所知。依照藏传佛教的理解，“香巴拉”（香格里拉）是一处圣地，指“神仙居住的地方”。拥有三座圣山和三座高山圣湖的亚丁村，难得地保有着未经破坏、原汁原味的生态。

抵达稻城县城，并不意味着就到了亚丁自然保护区，还需要开出110公里。其中，县城抵达香格里拉镇（亚丁镇）约有74公里路，一段弥漫尘土的羊肠山道，让很多越野车司机感到头大，进入亚丁景区的30公里路更是重重障碍，足足要攀爬一个多小时。

进入香格里拉镇，阳光更强烈了，气温却比稻城低了不少。这里已不是七八年前我印象里的“桃花源”，倒像是高原的“小丽江”。新式藏居被修建成同一制式，大多是商铺和酒吧，更多的是旅馆（即使在淡季也一铺难求）。遗憾的是，现在的亚丁看上去多少有点“形式大于内容”。“千万不要在镇上买任何银饰和虫草。”1车的领队强风大哥反复向我们强调。

不过，从2900米贡嘎河口，逐步向6032米的仙乃日峰攀升，很快就会把凡尘俗世抛在脑后。不得不承认，“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亚丁村美得如诗如画。难得一见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村庄、寺庙、冰川和雪山，浑然天成地匍匐于脚下。怪不得本地人常说，亚丁犹如天堂一般。

2001 年，亚丁成为国家自然保护区，2003 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为《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成员，目前是世界自然遗产“预备队队员”。旅行书上形容这个小村子，“每一处藏族民房都像是被漫不经心地摆放，又像是被刻意设计好了绝佳的角度。”

据说，村子仅有28户人家，还来不及看到人烟，你已经被各式各样的风幡吸引，麻、布、纱，甚至还有土纸与丝绸，它们用神性的语言，谦虚而沉默地守护着藏民的信仰。大香格里拉地区生态圈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和万物有灵，便是如此了。



山脚下的冲古寺。供图/CFP

佛境冲古寺

到达亚丁的次日，热爱自然美景的队友们，相约着爬了三座圣山。

三座圣山，指的是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峰。它们巍峨耸立，圣洁庄严，是游客必去之地。更别说雪峰之上还有高原海子——雪水汇成的牛奶海、五色海和珍珠海，光听名字就美极了，几乎每一个女队友都嚷嚷着要去留影。

我和3车的领队小西瓜避开了这次集体爬山，把车子开到景区后山。同样是救援队员出身的小西瓜手指着眼前的山体，告诉我说："翻过这里，就是冲古寺"。

前往冲古寺的道路，也是一条真正的朝圣之路。世人都知道三座圣山，却未必了解：亚丁最美的景致是在冲古寺和洛绒牛场。

踩到洛绒牛场的地面上，心神不禁一荡。这里海拔高达4150米，是名副其实的高原牧场。贡嘎河穿过整片草场，滋长出生机勃勃的草甸鲜花。周围很安静，连风都变得轻柔了不少。

洛绒牛场开阔，附近村民爱来放牧，牛羊们或站或卧，都不怕人。在攀爬主峰的路上，人们体力消耗很大，都愿意在牧场小木屋前的栈道上歇歇脚，发发呆。天堂本高远，在这里却仿佛触手可及。要领略日月星辰和梦境，还有三座圣山的美景，此处是绝佳的观景台。

冲古寺位于仙乃日神山脚下，海拔3880米，是相对的低处。摄影师

的镜头却最青睐它。

冲古寺身后就是亚丁大峡谷，一览众山小，颇有点临绝地居大美的气势。1928年，洛克曾在冲古寺住了三天，看到了月下宁静的亚丁村。后来，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以亚丁村为雏形的、美丽的蓝月山谷出现在希尔顿笔下。

冲古寺属于贡嘎郎吉岭寺，历代屡有损毁，到处是时间的印痕。而小西瓜之所以爱这里，是因为在这片人迹罕至之地，还有虔诚的扎巴修行，经堂内供奉着释迦摩尼佛像，人们每次路过这里，都能听到悦耳的诵经声。

在亚丁，出现冲古寺且存留至今，绝非偶然。据说在8世纪时，冲古寺背后的三座神山，被莲花生大师加持命名过，这里自然变成佛教徒向往的天然佛土。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落实宗教政策，重建寺庙。许多人家把孩子送到冲古寺去当“扎巴”和“觉母”，学习藏传佛教文化。

在藏族信众心目中，众生的身体、思想、心灵需要得到寄托，而仙乃日、夏诺多吉、央曼勇三座雪峰分别代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和金刚手菩萨。同时，也代表佛的身、语、意。圣山有助于众生朝圣积德，在世界佛教二十四圣地中排名第十一位。因而，即使风大雪大，这里年年有人朝圣转山。

转山分小转和大转，其中大转需要10天左右。小转从冲古寺出发，绕仙乃日峰转一圈，全程20多公里，1天内可转完。信众们认为，转一次神山（大转）相当于念一亿遍“嗡嘛呢叭咪吽”，可以洗清一生的罪孽，转108圈可以今世成佛。而转15次冲古寺也相当于念一亿遍“嗡嘛呢叭咪吽”的功德。



山脚下的冲古寺。供图/CFP

小西瓜曾参与过一次藏民组织的转山。气候宜人的4到6月，是当地藏民认为最合适的转山时间。雨季还未来，泥石流和塌方的风险较小。他们随身带上酥油糌粑和砖茶，呼朋引伴，良马同行，有说有笑的，看上去像过节。

对于洛克来说，他与冲古寺的缘分，也像一次转山，回到了原点。

1928年的那一次考察，洛克拍摄的起点是木里大寺，终点是冲古寺，它们被印刷在带着油墨香味的《美国国家地理》上。70年前，洛克将4本杂志从美国带到亚丁冲古寺，赠送给刻经人嘉措和当时的冲古寺活佛惠存。20世纪40年代，一场大火烧毁了其中三本，今日仅存一本，传至嘉措的弟子手中。

在佛的视界里，人间悲喜皆如浮云障目。不过，也总有些相对永恒之物存留。比如圣山，比如两代人历经88年的缘分，冲古寺将永远记住这位美籍奥地利人。

赤土出黑陶

当年，洛克来到稻城亚丁，除了感喟于本地的自然景致和宗教文化，他也注意到了一项卓越的民间技艺：阿西土陶。

从亚丁回到稻城这天傍晚，队友们有人上山拍落日，有人在客栈里生火，准备吃火锅。我拉上2车的领队李想，跑到尊圣塔林下闲逛。

大香格里拉地区正在进行全面旅游开发，尊圣塔林也不能免俗，修建起了旅游用品商店。若在过去，我会直接绕开这里。可是这一次，博古架上有几款陶器，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不禁停下了脚步。



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工匠。摄影/徐宇峰



用红土做原料来制作黑陶。摄影/徐宇峰



正在制作黑陶的工匠。摄影/徐宇峰

陶器是黑色的，朴实的制式下，透出些微红光，乍一看貌不惊人，越看越耐看。“这是什么？”我问李想。

“这是阿西土陶。说普通很普通，藏民家里都在用。”李想随手拎起了一个小茶具，“可是说厉害也厉害，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稻城手工艺四绝之一。”

“阿西土陶”是藏族传统土法手工艺品。因为烧制后呈现黑色，又

称“藏族黑陶”。生活在稻城县赤土乡阿西村的藏民，世世代代都用一种红土制作黑陶。赤土乡之所以得名，因为本地有着红色土岩层，据说，这种红土富含氧化铝及微量元素，黏性强且透气性好，最适合制陶。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阿西人对黑陶的烧制技艺在不断完善，原材料中还加入了白色黏土和风化沙石。我久久地抚摸着土陶略带粗粝的外表，不禁想起自己的故乡。那里也是一片红土地，南宋时期就有吉州窑，经烈火煅烧出的是美丽的黑釉瓷。一个是瓷，一个是陶，却有着相似的颜色渐变。

据说，土陶质量和产量最高的时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本地藏民家中广泛使用阿西土陶制品，包括各种餐具、炊具、茶具、酒具和饮具在内。在宗教祭祀中也处处可见土陶的踪迹。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宗教政策松动，当地重建寺院，民居里也重设经堂，对香炉和酥油灯等土陶制品的需求变大。不过由于近年来虫草和松茸的热销，藏民们要加入挖掘队伍。所以，阿西土陶的制陶时间，通常被放在了冬春两季。

回到客栈，火锅已经煮好。十几个队友把酒言欢，聊起当日的收获。我突然发现，大家手中的酒碗都是黑陶制品。

正想着，就随手抄过面前的酒壶，仔细打量。这也是一款黑陶，胚质较为细腻，黑如点漆，在不同的光线下，有红色、紫色和青色等不同层次的变化。壶底的纹饰，是抽象的黑白菱形图案，和当地康巴人装饰房屋的纹饰很相近，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酒歌声响起，我们学着康巴人，把碗中的酒一饮而尽。而阿西土陶厚重的千年历史，仿佛也化入了酒中。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邂逅時光

与爱同行

EXPLORE THE WORLD

ROMANTIC TRIP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

世界遗产地理

目录

法国里昂：遗产城市的艺术范儿
图勒：世界尽头或冷酷仙境
珍珠湖泊串起的瑞士
彼时的歌声与影像
克罗地亚：在“魔鬼花园”中
丹麦慢生活
从非斯到舍夫沙万：穿行在神话与童话之间
苏兹达尔：在八月俄罗斯最美好的季节
去南美赶集
哈瓦那：冻结在胶囊里的时光
智慧谷：为全世界种植甜蜜
卡塔赫纳：与爱情有关的时光
行走于开罗宫殿的时空幻境
玫瑰古城佩特拉
你好，琅勃拉邦
斯里兰卡的微笑
达卡的烟火人间
埋下一座城 点亮一盏灯
北城门：一部微缩的台北都市史

那个有故事的工业区，苏荷

版权信息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邂逅时光——与爱同行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6©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08314-20160722

最后修订：2016年09月01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法国里昂：遗产城市的艺术范儿

撰文／ 陈念萱　台湾知名作家、旅行家，著有《不丹，深呼吸》等

摄影／ Michel Setboun-DragonImage



俯瞰里昂

两千余年前，罗马人在隆河（Le Rhone）与萨翁河（La Saone）之间建城，14世纪才纳入法国版图，这就是法国第二大都市里昂。它位居欧洲心脏位置，是重要的丝绸、印刷与金融中心。

在里昂旧城区踩踏着石块街道，不禁让人惊呼，这跟罗马城的石板路几乎一模一样。没错，这是意大利人在同时期建城时留下的证据。萨翁河以西老城区，石板路两旁的老旧百年办公大厦，让人欣羡缅怀500年来的经济盛况，那建材，大气、宏伟、典雅，教人联翩浮想起雄壮伟岸的罗马人。

艺术古城

里昂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座浑身散发艺术气息的古城，刚认识的里昂人对我说："没有钱，玩不成艺术；没有艺术，你就只剩下一身铜臭了。"

里昂的人口不足200万，市区仅居住着一直没有增长的近50万人，却有27所美术馆、博物馆，15家重量级剧院以及近百家实验剧场，还有专门放映艺术电影的连锁戏院。里昂市民热爱艺术的激情，可以从舞蹈节门票热卖月余不断增加场次窥见一般；甚至国家歌剧院必须破例卖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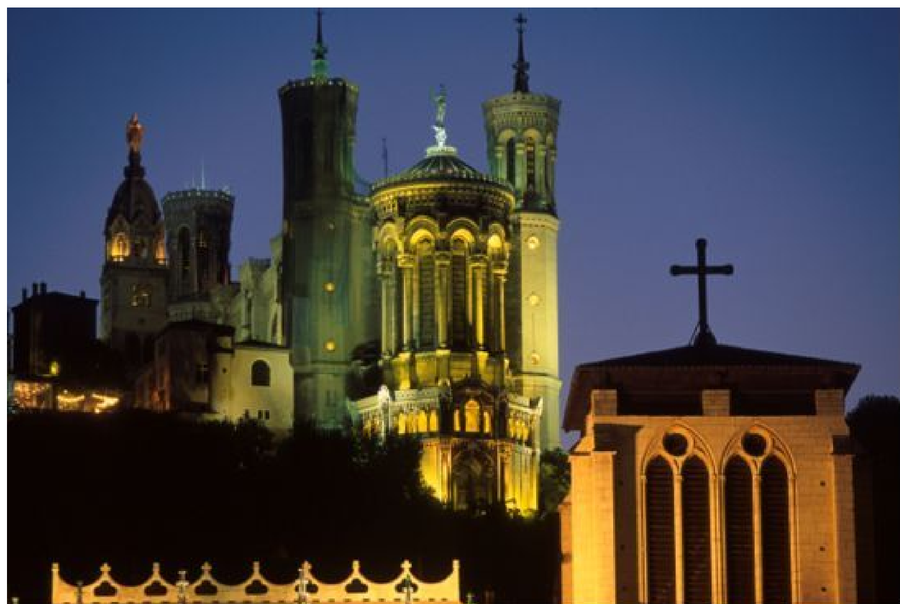
票，以飨远道而来的观众。

日渐增加的世界各地艺术爱好者在艺术季不断涌入，当地媒体皆以艺术活动讯息做为重点新闻报道。周末，有5万艺术家云集河道两岸的里昂，艺术高于一切。艺术节期间，城内各旅馆皆爆满，所有大小剧场都是热爱戏剧的人潮。

博物馆免门票开放给市民，大街小巷的咖啡座，热情洋溢地充满着文艺气息。不看戏剧不买艺术品，请别到里昂，会引人侧目。然而，被威尼斯商人影响，成为法国美食源头的里昂，更是饕餮们必访的经典城市，也有人为了吃，在此流连忘返。

被法国人评鉴为“美食之都”的里昂，市中心的街道巷弄之间都是餐馆，当地人喜欢在街道上享受美食，餐厅内反而零落空荡，每到用膳时间，便形成特殊的景观。每逢假日，萨翁河对岸聚集了来自各处的艺术家，除绘画、陶艺、首饰与装置艺术品外，还可以欣赏远地聚集的街头卖艺表演。

若专程到里昂参与为期不短的艺术节，可选择居住在萨翁河半岛的旅馆，位处老城区，不但附设餐厨用具一应俱全的小厨房，上午又可以散步到沿河的传统市场购买新鲜蔬果及家庭式熟食，价廉物美。100法郎（约合120元人民币）足以让一桌人饱餐一顿肥嫩多汁的烤鸡和烟燻猪脚，附带各种香甜艳丽的桃、杏、无花果以及腻得像糖的葡萄，外加既脆又松软的法国面包。我们忍不住估算，一个月3至5万元台币，就可以在里昂过得很奢侈。





里昂城内有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古老建筑，尤其是在圣让、圣乔治、圣保罗区，数百年前的建筑随处可见，巷弄之间都可以看到远近高耸的精致教堂，外观雕工精细，内堂富丽斑斓，是目前保存15、16世纪最完整的建筑群。

外婆的百宝箱

里昂城内有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古老建筑，尤其是在圣让、圣乔治、圣保罗区，数百年建筑随处可见；巷弄之间都可以看到远近高耸的精致教堂，外观雕工精细，内堂富丽斑斓，是目前保存15、16世纪最完整的建筑群，1998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除中古世纪大教堂、修道院与罗马剧场外，位于市政府旁边，Jean Nouvel和Yann Kersale两位当代大师设计的现代化建筑里昂歌剧院已成为地标，其建筑设计的构想为“外婆的百宝箱”，记取童年在外婆怀中听故事的梦幻旅行。

每次外婆开箱取出一件作品，就是一段美好的旅程，仿佛戏剧带给人的视觉享受如梦境般美不胜收；不仅建筑外观是百宝箱的屋顶，就连观众走进剧场的两道门间，也做成百宝箱内红色绒布的通道，让人立时回到童年看外婆表演魔术的情境。

在里昂歌剧院的回廊里，每天下午都有一群群街舞小子舞到深夜，如同台北剧院的长廊下，每逢假日也聚集了许多热爱街舞的青少年，仿佛世界东西方的街舞同好都约好了似的，各自在自己的表演殿堂侧边共同起舞。

里昂还被法国人奉为“舞蹈之都”，它在向世界各文化打开一扇窗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百宝箱内增添了许多魔术材料。里昂双年舞蹈节创立于1984年，每年汇集选定主题邀请各种不同形式的舞蹈演出。台湾曾被邀请到里昂演出的团体有汉唐乐府、无垢舞蹈剧场、戏专综艺团、优剧场与云门舞集。2000年无垢舞蹈剧场的新作“花神祭”为世界首演，在重新装修的里昂歌剧院做第一场演出，迎来不断加场的满堂喝彩，连续3天成为当地《费加罗报》的半版头条。热爱东方文化的里昂市民，以门票售罄来迎接台湾的表演。



Jean Nouvel和**Yann Kersale**两位当代大师设计的现代化建筑里昂歌剧院已成为地标 。



里昂经常举办音乐沙龙。

多元教育

里昂高等音乐学院，在法国与巴黎高等音乐学院齐名，我在国家剧院后台与舞台总监闲聊时，发现里昂音乐学院优于巴黎音乐学院的主要因素，在于多元教育。一座舞台的音乐表现不仅仅是音乐，必须仰赖灯光、音效、舞台设计等等多方人才的参与，而这些特殊技艺人才若不懂音乐，也难以彼此沟通协调。

因此学院要求不管从事任何专业，都必须选择两种以上不同专业课程，否则再优秀都拿不到毕业证书。因为不久的未来，若以里昂学院毕业站上舞台，你提供的是幕前幕后完整训练。里昂之所以有这么多免费提供的实验剧场，目的便是让学生有机会通过演出，不断地累积经验。

里昂国际双年舞蹈节的创办人及艺术总监基达梅先生说：“舞蹈不仅仅只是一种舞台上的表演，更应该是人类从认识肢体运作中发现文化奥秘的经典活动。”

基达梅曾被父母强迫念法律，后又选择从事新闻报道，但最终还是找回了自己的最爱—舞蹈，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堂堂迈入世界艺术的殿堂，并使两千年历史的里昂又增加了世界舞蹈剧场的光辉扉页。

从市政府出发的百万人次大游行，来自各地的杂耍舞蹈表演，将里昂双年舞蹈节引爆到最高潮，连续数夜的嘉年华会让艺术季提高国际名气，生活节奏一如乡镇般缓慢的里昂，在这隔年举办的舞蹈游行中，热闹哄哄地充满了异国情调。



博物馆内的修复工作。



里昂还被法国人奉为“舞蹈之都”。

商贸重镇

里昂在法国的地位仅次于巴黎，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一直是欧洲史上极为重要的贸易重地。从隆河与萨翁河交界的市中心，就可以随处见到15-17世纪的教堂与剧院，富丽堂皇的琉璃、大红绒布及金光闪烁的吊灯，让人置身在文艺复兴的荣景里，如梦似幻，依稀见到几世纪前热衷艺术活动的富贵人家，热闹而严肃地坐在金碧辉煌里享受壮阔的艺术文化。

三两步便能遇上的美术馆、博物馆、歌剧院、免费实验剧场与连锁艺术电影院，让人不能不在街中心惊叹里昂人不急不徐的幸福，这样文雅缓慢的市容，很难想象它在世界商业经贸的地位是如何建立的。

路上的行人也没有巴黎人的傲慢粗糙，不论是否语言相通，都能够受到好礼相待。里昂城的齐整清晰，叫人很难迷路，就算说不了半句法语，也能够上公交车、坐地铁安全返家，那良心式的购票、验票方式更考验着东方人的公共道德。

在迷宫式的里昂古建筑中游走，欣赏热闹的用餐市民挤满各巷弄间，有奇特的戏剧效果，似乎才走出剧场就又进入另一种梦幻人生。每到用膳时间，人行道上排列着落落大方的桌椅，在里昂市容里是不可或缺的景观。那份大快朵颐的气象，勾引着徬徨的路人，一时无法决定究

竟哪一家才是好吃又道地的里昂菜，因为家家客满、人人吃得欢欣。

正犹豫间，身旁抱着海鲜桶努力的食客，忽然送上一颗剥好的生蚝，那现代感十足的法国美女用表情鼓励你尝试。味道果然鲜美甘甜，一如里昂市民给人的温馨柔软感受。巴黎人绝对不会这么热情对待过客，这难道是艺术生活浸染的习气？

里昂市郊有许多星盘状的腹地，多半是更悠闲的农庄或住宅区，我们受邀参观14世纪的古堡，是当时法国公主捐给里昂市的度假农庄，沿途铺满了石子路，连教堂都是石头砌成的，庄严而简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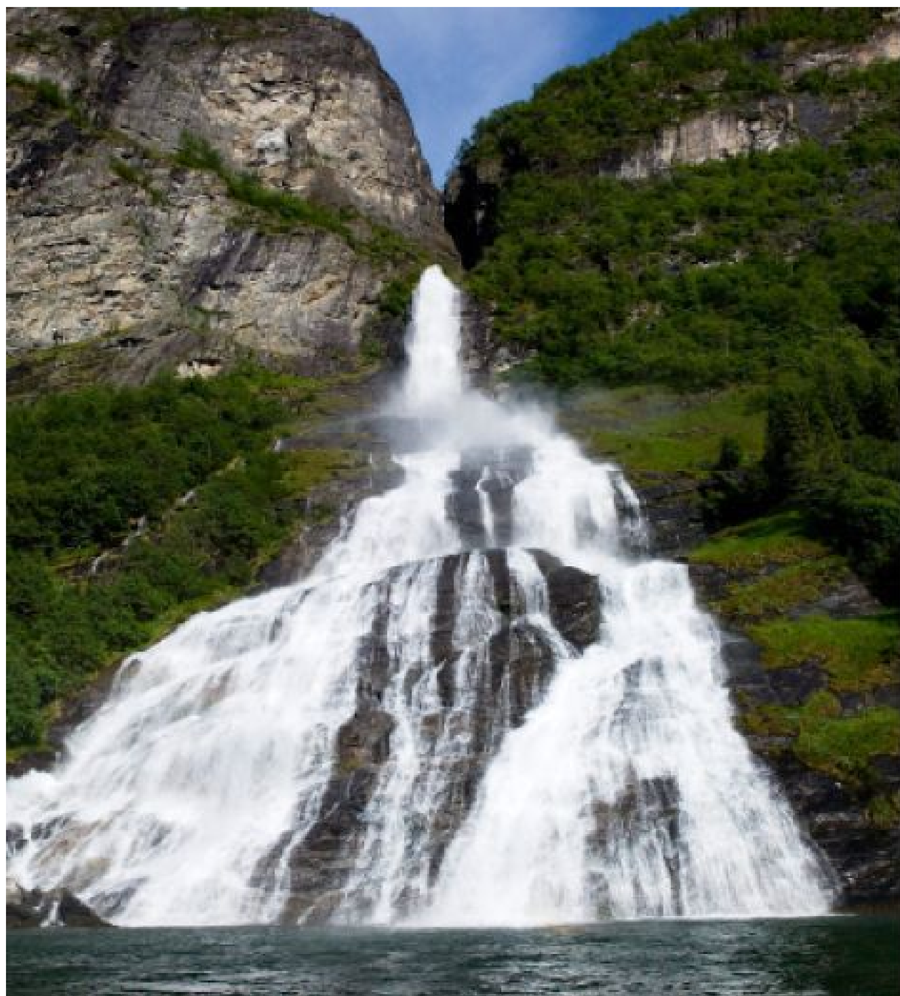
教堂内的琉璃窗口，巧妙地透出光影，正好将彩虹撒遍祈祷中的沿途，不论是否有信仰，都叫人自动地肃穆赞赏，进进出出的无数旅客都静默无声，就连在室外顽皮的孩子，也在当下动容消音。

若有机缘到里昂一游，不妨选择艺术季前往，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之余，大部分的博物馆皆免费开放给所有人参观，还可省下为数可观的门票费用。

图勒：世界尽头或冷酷仙境



北角，神秘的地方，悬崖高307米俯瞰北冰洋，它象征性地标志着欧洲的最北端。它位于挪威的马格尔岛。 **Patrick Delance-DragonImage**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盖朗厄尔峡湾（**Geirangerfjord**）是挪威最美的景点。 **Noel Quidu–DragonImage**



格陵兰岛

世界第一大岛屿，储存了世界30%的淡水，位于北极圈海面，每年有4个月时间是冰封的，平均温度0度以下，夏季温度也很少超过10℃，该岛北端历史最低气温为零下70℃。日照时间很短，没有树木，只有一些矮小植物，不能耕种，当地人以捕猎为生，主要食物是海豹。格陵兰是地球上人类最难生存的地方之一，有特有的极昼和极夜现象。越接近高纬度，一年中的极昼和极夜就越长。每到冬季，便有持续数个月的极夜，格陵兰上空偶尔会出现色彩绚丽的北极光。而在夏季，则终日头顶艳阳，格陵兰成为日不落岛。在格陵兰，你能感受到冰雪的白色世界与热忱开朗的当地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像一首“冰与火之歌”。

格陵兰岛的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来自于格陵兰岛。曾经，包括日本、加拿大、英国和西班牙在内12个国家的男女圣诞老人，以及他们的助手共计130人，为究竟哪个北欧国家才是圣诞老人的真正故乡争论不休。后来，第40届世界圣诞老人大会主席弗兰德宣布：“这是事实——圣诞老人来自格陵兰岛。”格陵兰岛代表是这样击败竞争对手的：“我们格陵兰岛拥有无数无数的驯鹿，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Alta的岩雕已有6000年历史。 **Noel Quidu–DragonImage**



北角是欧洲最北端的终点。 **Noel Quidu–DragonImage**


霍宁斯瓦格Honningsvag的冰吧。 **Noel Quidu–DragonImage**

位于北纬71°10’21”的北角，在挪威芬马克郡的马格尔岛上，这里的太阳永不落山，是“欧洲最北端的终点”。“图勒—不列颠岛的最北端，也是世界的尽头。它位于北回归线和北极圈的交界处，南面距离不列颠岛6天航程，而北面则靠近冰冻的海洋。”

图勒岛在传说中，代表了最北端，最终极。和格陵兰岛同在北极圈，是真正的极北之地。年平均温度低于零度，夏季也很少超过10℃。

在安居于欧洲西部、南部的欧洲人心目中，这里就是世界尽头。独特的地貌和气候，显得无比神秘，成为与神灵沟通的圣地，也是北欧神话中的“冰与火之地”，还有神迹般的极昼和极夜。每到冬季，便有持续数月的极夜，上空会出现绚丽的北极光。在夏季，艳阳终日高照，这一带的岛屿成为日不落岛。因此，这里也是“反对暗夜和地狱的太阳神”阿波罗的地盘和避难地。每天，他驾着自己带火的马车，从这里的冰天雪地中飞上天空巡视。

在图勒岛，不仅有北欧神话，还有真实的历史。人们曾经猜测，维京人是这座岛最早的居民。在挪威，维京人的名气远比图勒岛大。先驱者因为赫赫战功获得了命名日—8月1日被定名为维京人日。著名的维京人，有建立了诺曼底公国的罗洛。在维京人的后代中，永远有远征他方的凶猛的战士，并扬名立万。

尽管维京人有发达的军事制造业、造船业和手工业，也早在哥伦布

之前发现了美洲大陆。但是萨米人更像这里的原住民。著名的Alta岩石雕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石雕，历史最久的有6000年历史，岩雕上能看到萨满巫医、狩猎和捕鱼的场景。Alta岩雕于1973年被发现，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Alta岩雕中更多出现的是萨米族，他们捕猎野生驯鹿，半游牧，信奉萨满教。而其他一些岩雕中的船只形象与古时诺曼人使用的龙头船十分相似。古老的萨米人和后来的维京人，以及来自格陵兰岛的移民，都主要以渔猎为生，现在也发展一部分旅游业。近几十年来，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捕猎海豹、鲸鱼”的立场，曾一度影响了北极圈诸岛的生活方式。环境保护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依然存在矛盾。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新移民不断涌入，北极圈诸岛的冰盖正在融化，这是个新的危险信号。

数百年过去，新的世界暴露在航海大发现的眼睛之下，终极北境的图勒不再是地球的边界。然而，图勒的传奇，关于极昼和极夜的传奇在北欧却未曾消逝，勇往直前、极地探险的精神依然流淌在北欧人的血液里。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黄金列车：

珍珠湖泊串起的瑞士

撰文/陈森

去瑞士，黄金列车是必坐的。黄金列车并不是因为车身金色而得名，而是因为列车沿线极其优美的雪山草地湖畔风光闻名。列车一路串起珍珠般的湖泊、走过欧洲最高峰少女峰，所到之处风光旖旎，美得让人舍不得眨眼。



黄金列车是瑞士境内经典的东西向火车线路，东部起点琉森，途经因特拉肯、茨魏西门，抵达西部终点蒙特勒。在一个晴日，我从瑞士北部小镇巴塞尔入境，买上一张瑞士通票，开启了我的黄金列车之行。

琉森：灵动的音符

步出琉森火车站，一种带着氤氲清香的空气扑面而来，我想一定是到了水边的城市。果不其然，快走几步，就是琉森湖——原来火车站就建在湖边。

瑞士是个多语言国家，位于中部的琉森属德语区。“琉森湖”德语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四森林州湖”，缘因琉森湖跨过四个古时的瑞士州：乌里州、施维茨州、瓦尔登州和琉森州。目前琉森湖也是瑞士最大的境内

湖。“琉”字清澈、“森”字茂盛，这个中译名字倒真是把这个城市的灵气贴切地体现出来了。

漫步湖堤，水面上悠扬飘着几艘汽船，船头瑞士的十字旗迎风飘扬。湖面上嬉戏的白天鹅，好奇地探头望着岸上的人。沿着湖边西行百米，我径直来到卡佩尔桥入口。并不宽的湖面上架着许多桥，但我特意选择从这个特别的木质廊桥过河。卡佩尔廊桥建于1333年，长约200米，横跨在湖上的廊桥形似弯月，下面的柱子立在水中。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有顶木桥，桥内每隔几步就有一幅三角形的古画镶在桥顶，整座桥共镶绘有120幅，描述了瑞士联邦和琉森的历史，也记录了当年流行的黑死病。和卡佩尔廊桥遥相呼应的是相同配色的八角形水塔塔楼，曾是古代军事用的瞭望台。踩上去，是咯咯吱吱的木头挤压声；看桥尾，是布满廊桥的点缀花束；再低头望后湖面，湖水映着街边斑斓的小楼，让人仿佛看到一幅印象派的画作。

徜徉在琉森总让人想起音乐。这儿最为人称道的英雄是威廉·退尔，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笔下的传世之作《威廉·退尔序曲》便是他的故事。威廉·退尔是古乌里州的一个农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当地实行暴政，并规定居民经过广场时必须向统治者的帽子敬礼。退尔拒绝敬礼，总督葛斯勒要退尔射中放在退尔儿子头上的苹果才释放他们，否则两人都会被罚。结果退尔成功射中苹果，第二箭瞄准葛斯勒总督，射偏了。总督大怒，将父子俩囚禁起来。乘船押解途中，琉森湖面风浪大作，退尔伺机一箭射杀总督。民众拥之，共同反抗奥地利统治，终得自由。如今再听到宏伟的《威廉·退尔序曲》，都会使人想起琉森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船儿。

沿着琉森湖还有一条路叫做“理查德·瓦格纳路”，如其名，是为纪念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而修建。瓦格纳酷爱琉森，1859年在此完成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歌剧，后又创作了《齐格弗里特》田园交响曲，他的传世之作《纽伦堡的诗人》和《诸神的黄昏》也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虽说“琉森的温柔使我把音乐都忘了”，可明明琉森的温柔给了他更大的想象与灵感。想当年，瓦格纳应该就是这样一边在湖边悠闲地散步，一边构思着悠扬的乐曲吧！在琉森，船在湖上，雪山在远处，音符跳跃在灵魂中。

琉森与音乐的缘分还有年度盛事琉森音乐节。音乐节在1938年由指挥巨匠托斯卡尼尼创立，距今已有77年的历史。随着音乐节的连年举办，无数世界顶级音乐家的不断加盟，琉森音乐节逐渐成为和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同样伟大的音乐节，为世界古典乐

迷们所特别关注。每年的八九月，全城奏响的交响乐和钢琴声，似在涓涓诉说着琉森动人的纯真年代。







●上图 因特拉肯东部的布里恩茨湖湖景。摄影/秦梓元
●中图 琉森卡佩尔木桥。供图/Gaopinimages
●下图 琉森垂死的狮子雕像。供图/Gaopinimages

雪山脚下的因特拉肯

搭上景观列车西行，继续探寻天堂般的景色。这厢正欣赏车窗左侧绿宝石般的龙儴湖，车头一偏绕过雪山，右前方布里恩茨湖多变的魅影又深深迷住了我们的目光。游人们在车厢里左右行走，快门不断按下，赞叹连连。车窗外闪过漫天遍野的绿地、高耸峰峦的雪山、平地里五彩斑斓的木屋和它门前高低罗列的小栅栏，似田园牧歌，令人心生眷恋。列车驶过布里恩茨湖，慢慢停靠在站台。黄金列车的中段重镇因特拉肯到了。

因特拉肯是阿尔卑斯山脉少女峰的大本营。这里的湖是最多彩的。水本清澈透明，湖水的色彩取决于天地。碧蓝和着金黄，抑或是深绿染点儿灰白，蘸一支毛笔挥毫，就是幅美妙的画作。少女峰的名字也颇有渊源，因山上常有云层笼罩，这座峰迟迟不愿露出真容，似害羞少女，因此得名。在因特拉肯镇中心的霍荷维克街上，有一片宽阔绿地，在那里可以清楚地远望到少女峰侧影，不论何时从这片绿地擦身而过，都可以与少女峰那犹抱琵琶的温婉面容相遇。

从因特拉肯搭雪山专列，45度爬坡上山。有那么一段路，会有60度陡坡。这条欧洲最高海拔的铁路，在经过16年的艰难施工后，于1912年正式开通，距今已跨越百年大关。抵达山腰，换搭瑞士最快的电梯，27秒，就可以来到斯芬克斯天文台和少女峰的标志地。从观景台望去，可以将整个阿雷奇冰川的壮观

雪白山川尽收眼底。在晴朗的日子，甚至还可以看到法国的孚日山脉和德国的黑森林。在少女峰附近艾格峰北面的峭壁下，有条绵延约3公里的步行道，这条路上承载着许多成功和失败登山者们的故事。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少女峰上已经成功举办了网球赛、足球赛等体育项目。这里还有着瑞士海拔最高的邮筒、巧克力及钟表店。

步入少女峰之巅，凝视着阿雷奇冰川的边缘，渺小的人类被皑皑雪山包裹着，每一口呼吸都能感知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庄严、萧瑟、大风与极寒。冰川，是万年霜冻的杰作，而我们只存在百年。如此，惊觉进入另一个生命维度，时间的滴答声停了。



少女峰观光隧道。摄影/秦梓元



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脉少女峰。供图/**Gaopinimages**

莱芒湖区晨之美

从因特拉肯搭火车继续西行，经过茨魏西门站换乘稍窄一点的车厢，以便通过下一段路程中的隧道。火车爬过湖区，爬上山，穿过重重绿荫屏障，拨开乌云，波光粼粼的莱芒湖终于现身了。莱芒湖又名日内瓦湖，它拥有最美的湖岸城镇线，同时也是法国与瑞士的领土分界线。瑞士部分自东向西经西庸古堡、蒙特勒、沃韦、洛桑、日内瓦。这几地相距不远，有高速火车，也有慢悠悠的航线，也可以选择陆地公交，去哪里都极为便利。

我选择在蒙特勒落脚。酒店对面就是游船码头，湖景的房间有一个

娟秀的小阳台。清晨醒来，第一眼的礼物，是近处的湖水和远处的雪山，还有涌入玻璃窗的沁人花香。如此美景，再睡懒觉深觉辜负时光，便启程赴蒙特勒南部的西庸古堡。13世纪至14世纪时，西庸古堡是意大利王族萨伏依家族避暑的行宫。随着1536年沃州（现在的莱芒湖区域）的独立，伯尔尼人的攻入，西庸城堡成了萨伏依家族的军火库与监狱。西庸城堡蜚声世界，缘因诗人拜伦的著名长诗《西庸的囚徒》。这首诗是为纪念曾被关押在西庸里最著名的政治犯博尼瓦而作。博尼瓦是圣维克多修道院院长，他在1536年因支持沃州独立、想推翻萨伏依大公统治失败而被关进地牢长达六年之久。关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他们分别被铁链绑在石柱上，几乎不能活动，兄弟三人只能费力地触碰手脚相互安慰，精神不振的时候他们就靠唱歌、讲故事驱散绝望。但是，两个弟弟还是先后逝去，被埋在石柱旁的石头下面。博尼瓦虽然活了下来，但是他的痛并非常人所能感受。他在墙壁上，寻找着缝隙，希望能够看到一丝湖水，荡起希望。

游走在阴森的西庸地牢，我仿佛能够听到拜伦的呐喊："莱芒湖紧挨着西庸的墙，在墙下百丈深的深渊中，湖水的潜流汇合奔腾，从西庸雪白的城垛上，滔天的波浪把城围起。"回过神来，地牢里只是寂静一片。

在瑞士停留了几天，肠胃开始抗议了。猛烈的芝士火锅还是敌不过一碗故乡的汤面。蒙特勒城虽不大，却有几家不错的中国饭馆。一碗兰州拉面下肚，抬眼再看，景色更怡人了。蒙特勒西边几公里处的沃韦，是个袖珍小镇。这周围有广阔的葡萄园，中世纪开始作为葡萄酒中心而繁盛。人们常说上帝偏爱瑞士，让这儿有如天堂，遍访世界的名人也常会选择在这儿久居。查理·卓别林在沃韦生活了25年，奥黛丽·赫本也将这儿作为第二家园。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散步的地儿了，走在莱芒湖鲜花盛开的湖畔，或穿梭在葡萄园间的小径上，都是享受。

日内瓦市坐落在莱芒湖的西南端，不远处就是法国。这里是瑞士西部的最大城市，也是多元化文化的交汇之地，多种语言流通，各色人群行色匆匆。在万国宫、世贸组织、粮农组织等世界性大机构的门前，有集会活动，有抗议静坐，但没有暴乱没有嘈杂，人们为了保障自己或族人的正当权益，做着文明而不懈的努力。散步到日内瓦港口，标志性的大喷泉伫立在晶莹的湖面上。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在风平浪静的时候，140米的喷泉水冲上云霄，积蓄的力量喷薄而出，给结构化运转的城市传递着新鲜的水离子。而风起云涌时，水柱在空中划出摇曳的姿态，温柔地包容万物。游人与鸽子并躺在岸堤，感受着水雾洒满肌肤，朦胧睁开眼，也许鸽子正偷瞄你这个异乡客呢！

细数下来，整个莱芒湖区的景致并无太大变化，但每一处却又精致不同。蒙特勒的清新，洛桑的激情，日内瓦的高效，组成一幅和而不同的莱芒图。从任意港口搭船抵达湖对岸的法国依云小镇，湖光山色的黄金列车也行将结束。于此，我更加相信上天是个爱美却粗心的姑娘，将一串珍珠打翻于瑞士，大珠小珠落玉盘，玉带盘雪山。





●上图 意大利王族萨伏依家族避暑的行宫——西庸古堡。摄影/陈森
●下图 西庸古堡内部的地牢。摄影/陈森

去瑞士你必须知道的事

1. 购买一张瑞士通票，包含瑞士境内所有交通、大量博物馆与景点，十分便利。通票在瑞士各大车站有售，分4日、8日及月票。

2. 瑞士是多语言国家，东北部是德语区（巴塞尔、苏黎世、琉森），南部是意大利语区，西部是法语区（莱芒湖畔）。不过英语是可以顺利游玩全程的。

3. 瑞士流通瑞士法郎与欧元。这两种货币汇率略不同，有时当地人会以1:1来计算。物价较高。

4. 瑞士饮食以新鲜肉类及奶制品为主，著名美食芝士火锅需要对芝士有足够的爱意才可尝试。

1989年的捷克

彼时的歌声与影像

1989年之后，捷克社会的意识形态逐步弱化，市场的“旨意”开始占据上风，捷克的大门向外国流行文化及摇滚音乐敞开。在捷克乐坛向西方敞开大门之时，捷克电影人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春天。

撰文/刘宏



• 捷克电影《失翼灵雀》的剧照。这是一部以共产劳动营为背景的电影。1989年以后，《失翼灵雀》这部电影被解禁并举行了迟到21年的首映式，并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及捷克影评人协会年度最佳影片奖。

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捷克人杰瑞米拉在博客中这样写道：“1988年，姑姑送给我一台

B42老式收音机。我很兴奋！因为我的家在捷德边境的一个小城，所以我能从电波中搜寻到很多珍宝！我迷上了外国舞曲，当时，‘宠物店男孩’（当今最成功的英国演唱组之一）是我的最爱。每个周末，我都期待着来自德国电台的节目‘摇滚排行榜’”。

而边境地区之外的捷克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当时，他们接受的是意识形态的熏陶，根本无法收听来自国外的广播。捷克著名电台主持人、乐评人、音乐出版人雅罗斯拉夫·斯布拉克在近期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的第一篇乐评发表于1985年，是关于来自布拉格的摇滚乐队‘自然’的。当时他们在我的家乡布鲁莫乌县演出。乐评发表于县城的一份名为《新时代》的报纸上。直到今天，县图书馆馆员扬先生还清晰地记得那篇文章。在当时看来，那简直是骇世惊俗！”

然而，1989年11月17日以后，一切都改变了。

记忆深处的歌声

捷克最大的门户网站IDNES于2007年11月曾做过一个调查：1989年11月前后，哪些歌曲留在您记忆深处？根据2500份读者反馈，排在第一位的是《玛尔塔的祈祷》。

玛尔塔·库碧索娃，1942年11月1日生于捷克南部的捷克布杰约维采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家庭。1964年，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玛尔塔高中毕业后没有取得高考许可。在当时的捷克，不工作会被当作寄生虫抓起来，无奈之下她报考了一个乡下小剧团，成了一名演员兼歌手。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唱片公司相中并迅速蹿红，成为捷克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家喻户晓的大歌星。回忆起这段经历，玛尔塔笑道：“是当时的政府逼我走上歌手之路的，没想到结果会让他们很头痛。”

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入侵捷克。从天而降的苏军，横冲直撞的坦克，倾城而出抗议的布拉格市民向着坦克和装甲车吐口水、扔手帕……玛尔塔目睹这一切，知道口水和手帕赶不走侵略者。广播电台成为最后发布言论的阵地，她带着录有《玛尔塔的祈祷》的磁带去了，歌声在枪声四起的城市上空响起——

让和平继续与这个国家同在

让愤怒、嫉妒、仇恨、恐惧和挣扎消散无踪

现在，那曾伴你风雨却逝去的时代将再度回来

我的人民，它将回来，云正慢慢游走

远离天际，每个人都在勤于收获

让我的祈祷对着众人的心这么说

不要像晚霜下的花朵

被苦难时刻所灼伤……

可以想见，尔后等待玛尔塔的是牢狱和颠沛流离……直到1989年11月，应好友哈维尔之邀，玛尔塔在沉默了20年后，站在瓦茨拉夫广场上，面对上百万民众，重新唱起了《玛尔塔的祈祷》。

一曲唱完，集会的人群沸腾了，人们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并要求她重唱那首著名的《嗨，裘德》。

1990年1月，当西方人来到重新对世界开放的布拉格时，为大街小巷传来的《嗨，裘德》的歌声而困惑，其中的沉重与喜悦，只有布拉格人才能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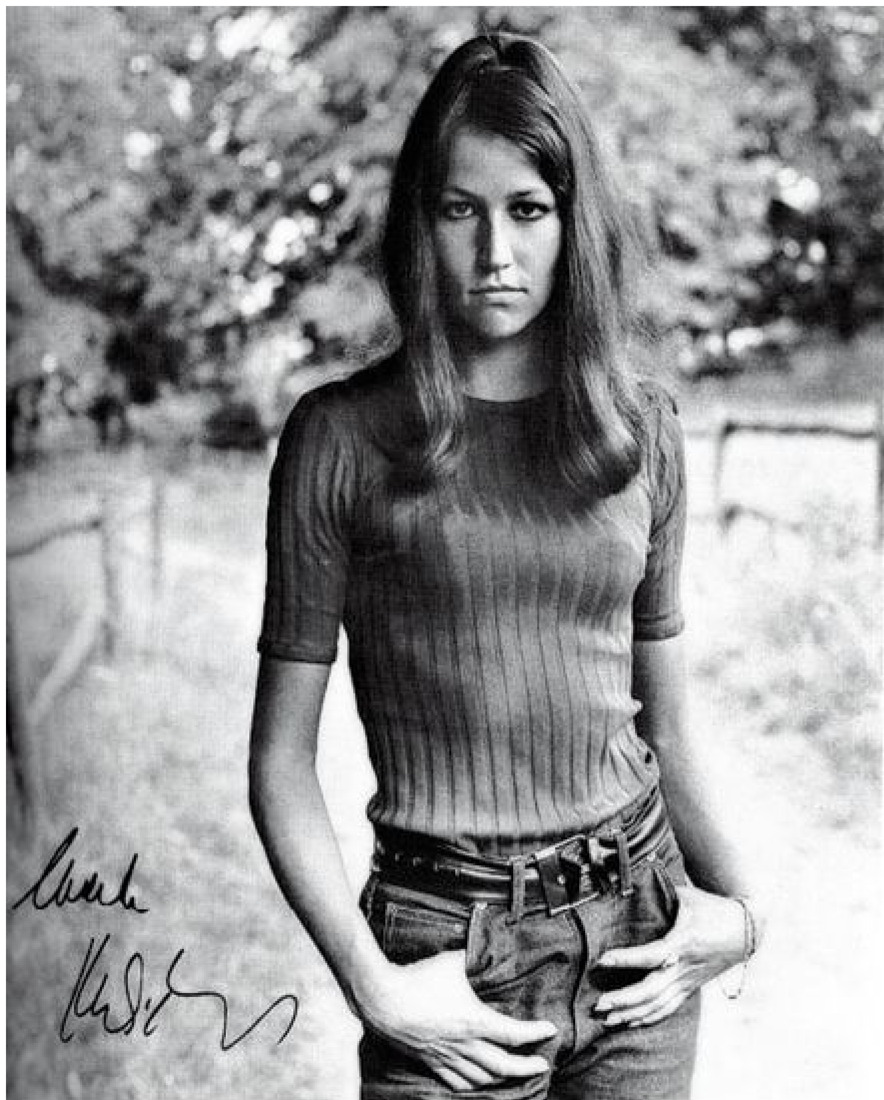
这首捷克语版的《嗨，裘德》，由玛尔塔演唱，于1968年出版，其单曲版创下了当时捷克流行音乐的畅销记录。其实我们对这首歌并不陌生，在根据米兰·昆德拉小说改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片中，女主人公在广场上摄影的场面，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可能大多数观众认为，用这首当年的流行歌做插曲，只是烘托时代气氛，而没有在意其实这首歌中，隐含着某种特殊的含义。

捷克语版的《嗨，裘德》歌词被设计成了两个少女间的对话，希望揭示世界和人生的两面性，鼓励“裘德”正视黑暗，保持勇气。歌中唱道——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ICH ON THE
STATE
BANQUET
国宴上的非遗
MYSTERY
LAND IN JIANGNAN
江南秘境·德清
百年轮回莫干山

点击阅读



- 青年时期的捷克歌手玛尔塔·库碧索娃。

嗨，裘德

你为何哭泣

灼痛的眼睛

冰冷的泪水

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

只有几首歌，你常唱的歌

嗨，裘德

甜言蜜语虽然动听

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所有押韵的歌词背后都有弦外之音

在对我们倾诉

人生多美好，人生多残酷

可是裘德，要相信它

人生给我们带来创痛

或在我们伤口撒盐

或毒打我们直到棒断

人生玩弄我们

但请不要伤悲

可以说，玛尔塔这个名字和《玛尔塔的祈祷》、《嗨，裘德》一起，连同1989年那个秋天，永远珍藏在捷克人的记忆中。

……

转年5月，捷克再一次迎来著名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在包括捷克新总统哈维尔在内的全场观众的掌声中，阔别祖国42年的捷克著名指挥拉法埃尔·库贝利克登上了指挥台。

从库贝利克的指挥棒下流出的斯美塔那《我的祖国》的旋律，是再次响起的一个苦难民族的心声。库贝利克的心、哈维尔的心、全场观众的心、一个民族的心，随着伏尔塔瓦河流淌，穿过森林，反射着月光，追忆他们往昔的光荣，最后轰鸣着汇入易北河的洪流。尽管演出过程中，库贝利克始终努力压抑自己积聚了40多年的情感，尽管他这次的演绎仍然不失往日自然、亲切的特点，然而一曲终了，这位76岁的老人还是情不自禁老泪纵横。

库贝利克生于1914年，父亲是捷克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他出名甚早，1936年即开始担任捷克爱乐乐团的指挥，除中间有两年多指挥其他乐团外，他与捷克爱乐一直合作到1948年。这对于他的指挥生涯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后，库贝利克离开捷克，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海外漂泊。

现在，库贝利克回来了。这是一次庆典，人们用音乐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哈维尔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故事得以再生的新时代，捷克从此又会有许许多多无奇不有的故事。

当然。1989年11月，在捷克，国家垄断轰然坍塌。私人的组织机构、覆盖全国各地的电

视台及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其中也包括专门的音乐调频（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乡村电台”、“摇滚1台”）。此外，各类音乐杂志（首当其冲的是《流行与摇滚》、《乡村民谣》、《和谐》）及音像出版社、数十家录音棚和唱片公司也各领风骚。



• 捷克著名歌手玛尔塔与德国北方罗斯托克爱乐管弦乐团合作演出她的经典歌曲——《玛尔塔的祈祷》。供图/东方IC



• 捷克语版《嗨，裘德》，捷克流行乐史上空前的畅销曲。

几年间，全球最大的几家唱片公司陆续进入捷克（百代、索尼、BMG、环球、华纳兄

弟，等等）并在音乐CD的制作发行中占据主导地位。似乎一夜之间，捷克集齐了流行乐坛所有世界级明星。他们的新专辑在布拉格的面世时间同步于伦敦和纽约。

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逐步弱化，市场的“旨意”开始占据上风，捷克的大门向外国流行文化及摇滚音乐敞开。

谈到这一点，乐评人斯布拉克说：“20世纪90年代是忙碌的，充满生机的，对于捷克音乐发烧友来说，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是：不必再从黑市上购买那些国外巨星的唱片了。”

根据捷克音乐网站“排行榜”的统计结果，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90年代在捷克影响力最大的外国摇滚唱片为：涅槃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没关系》（1991）；爱丽丝囚徒乐队《肮脏》（1992）；绿日乐队《杜基》（1994）；金属乐队同名专辑（1991）；疯狂街头传教士乐队《世代恐怖》(1992)。

电影人的春天

在捷克乐坛向西方敞开大门之时，捷克电影人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春天。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冰封已久的捷克电影界已经出现了解冻迹象, 这要从20世纪60年代“新浪潮”导演及其作品解禁说起。

20世纪60年代，捷克的新一代电影人成长起来，他们的创作被称为“新浪潮”。年轻导演拍摄的电影充满了幽默和粗俗的俚语，主人公是当代生活中的普通人，　但其中很多作品成为“地下电影”，不得公映。著名导演有米洛什·佛曼、薇拉·赫蒂洛娃、伊万·帕塞尔、伊日·门泽尔等，这一时期出现的优秀电影作品有佛曼的《竞争》（1963）、《黑彼得》（1964）、《金发女郎的爱情》（1965）、赫蒂洛娃的《雏菊》（1966）、门泽尔的《失翼灵雀》（1969）和《被严密监视的列车》（1966），其中《被严密监视的列车》于1968年获得奥斯卡奖。

但捷克电影评论界一直有种声音，认为伊日·门泽尔的《失翼灵雀》就艺术成就而言，超过其奥斯卡获奖影片《被严密监视的列车》。只是由于电影1969年拍摄完成后一直被禁，才不为公众了解。

1990年，这部尘封21年的电影终于重见天日。影片讲述一班20世纪50年代的捷克“资产阶级”被送到破烂的工厂接受“再教育”，但他们依然苦中作乐，保持幽默和希望。电影以喜剧片的风格，由性的解放大胆呈现共产劳动营的真相。

在《失翼灵雀》，一群男人作为被“劳教”的对象在炼钢厂劳动。他们之中包括一个哲学教授，因为“不愿放弃颓废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学”被劳教；有一个检察官，因“坚持被告应该有权利自我辩护”而被劳教；还有生产浴缸的工匠，他“为满足资本主义欲望而雇佣了4个工人”，所以也被劳教。那个萨克斯管演奏者被劳教的原因是“萨克斯管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乐器”，厨师帕维尔则是因为“不爱劳动”而被劳教。他们这些人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但身为资产阶级撑死说是一种原

罪，绝对够不上刑罚，所以他们只是被劳教，而没有被劳改。他们在电影中的纪录片里被说成“自愿劳动的人”，并能“通过劳动变成另一种人”。

劳教制度看重的不是他们勤劳的手，而是害怕他们多话的嘴。这群人在炼钢厂里散漫无比，监视他们的人主要任务是让他们少说话。多说话就会使他们一跃而成敌对分子，从劳教变成劳改。比如那个哲学教授，因为说当时的人其实都在退化并质问说了实话的工人为何失踪后，就被定性为“煽动”而成了刑事犯人，变成劳改犯。









● 图1-4 捷克电影《失翼灵雀》的海报与剧照。这部影片讲述一班20世纪50年代的捷克“资产阶级”被送到破烂的工厂接受“再教育”，但他们依然苦中作乐，保持幽默和希望。电影以喜剧片的风格，由性的解放大胆呈现共产劳动营的真相。

而与这群爷们儿一起干活的，正是一拨美女劳改犯。她们犯的罪是“没有经过许可擅自离开捷克斯洛伐克”，这在当时是大罪，直接被定性为叛国。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这条罪状已经被写在了法律里，所以她们被名正言顺地剥夺了人身自由。

电影里的“罪状”都很荒谬，只不过有的被直接写入法律条文，像美女们的叛国，所以她们被劳改；而有的真是没有办法睁眼说瞎话写进法律条文，像那群“资产阶级”的个人爱好，于是就有了法外之法的劳教。而最终的目的都是限制他们的自由，让他们闭上嘴巴。所以这群并不危险的“敌人”被同时安排在近乎开放的炼钢厂里，游手好闲似地用劳动改造自己。

劳动改变不了人性。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之中，厨师帕维尔爱上了劳改犯基塔。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两人情投意合，眼看要终成眷属。而监狱方的目的只是消灭反党反社会，基塔劳改完成马上就要出狱，儿女私情他们倒是乐见其成。朋友为他们搭了棚子洞房，帕维尔衣冠楚楚手捧鲜花。此时恰逢领导来炼钢厂视察，帕维尔被拉去献花。他管不住自己的嘴，问了一个问题：哲学教授为什么失踪了？之后帕维尔也神秘失踪。直到基塔“出狱”，她看到帕维尔和哲学教授出现在押运劳改犯的卡车上。

这部以劳动营为背景的电影是门泽尔最伟大的作品，人物复杂却有条不紊，感情丰沛又鞭辟入里，不但对体制勇于批判，爱情刻画亦教人动容。虽然完成21年后才参展，依然势如破竹地夺得柏林影展金熊奖及捷克影评人协会年度最佳影片奖。“如果一部电影仅仅探讨人性，就很可能流于单薄；如果仅仅讲述政治，又难免显得呆板，只有政治和人性相互碰撞才能强有力地体现出各自的特征与价值。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一直是这方面的典范，这部《失翼灵雀》也不例外。”豆瓣网上一位名为“justize”的网友如是评论这部影片，我深以为然。

接到约稿后，我曾求助于好友、在捷克电台从事文学创作的JiříHubička先生，希望他提供写作线索。Jiří在邮件中特意提到这部《失翼灵雀》：“1989年之后，这部电影解禁并举行了迟到21年的首映式。对捷克人而言，在那个时间点，这部电影意味深长，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

另一部被认为是“解冻”后捷克后新浪潮电影杰出代表的作品是《监听》（1970)。这部改编自寓言小说的电影，被许多人认为是导演卡尔·卡切纳最好的一部作品。

主人公路德维克是捷克铁幕时期的政府公务员，一天晚上他和妻子参加政府举办的宴会。在宴会上他得知他的顶头上司被秘密警察抓捕了，他很害怕连累到自己。回家后又发现家里莫名其妙停电了，而大门有别人进来的痕迹，就连电话好像也出现了状况。他怀疑自己也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而街上一辆停着不动的小轿车似乎是秘密警察的监视哨。夫妇俩在对未来的担惊受怕里相互埋怨、指责，最后演化成相互的不理睬。他们认定自己将是下一个受害者，许多关联的事件让他们越想越怕，并因恐惧被捕而焦虑起来，甚至想到自杀，却因故未成。第二天，他们已经变得绝望，静静等待最坏的结果。这时，电话铃终于响了，等来的却是路德维克升迁的喜讯。

这部电影里，卡切纳充分利用主人公的多层次回忆，创造出一种悬念，一种会不会被秘密警察抓走的悬念。而在结尾则再次显示出卡切纳式的冷幽默——不仅没有被抓走，反而升官了。综观影片，一对铁幕时期的公务员夫妇、一幢隔墙有耳的寓所、一场诚惶诚恐的猜忌与自危、一个戏谑十足的结尾，影射整个铁幕时期政治氛围的草木皆兵。这部讽刺现实意味极强的电影最初被彻底查禁，直到1990年，才与其他一些被禁止的电影以“地下电影”的标签一同展出。

1989年，还有一部电影进入公众视野——悲喜剧《潇洒上枝头》，该片导演是生于斯洛伐克、有“东欧的费里尼”之称的导演朱拉·亚库比斯克。多年后，在一次采访中亚库比斯克如是说：“变革即将来临——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很多禁忌被打破。尽管这样，当封镜之时，仍有

很多人预言这部电影将为我惹上麻烦。可是审查者已经没有力量删改或是查禁它了。我觉得这部电影预示着什么——首映后3个月，捷克发生了变革。”该片一举摘得第46届金狮奖。

影片沿袭亚库比斯克一贯的荒诞、幽默，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讲述了4个年轻人为实现他们想象中的“幸福”而演出的一幕幕悲喜剧。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捷克：马戏团演员帕比与士兵倍明朗哥，自战场回归后发现他们的家已面目全非，二人于是结伴而行。他们偶然发现了很多珠宝，这把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紧紧拴在了一起。在旅途中他们遇到郁郁寡欢的犹太女孩艾丝和天真、充满革命热情的共青团员叶尔米拉，双双堕入情网。艾丝为帕比生下一女后，却因珠宝招来窃贼而惹上杀身之祸，丢了性命。而帕比也因私藏珠宝而下狱……摄影如油画般厚重，而女共青团员喋喋不休的革命口号则令人感到愚蠢滑稽，为影片平添了诙谐的感觉。喜剧的过程，悲剧的结尾，使人笑中含泪，其中所蕴涵的政治隐喻逐渐清晰：即便是短暂的乌托邦，也是苦中作乐的一个安慰，但乌托邦终归是乌托邦。

在哈维尔所期待的故事中，有玛尔塔、库贝利克，有门泽尔、卡切纳，还有亚库比斯克，当然，也有他自己——曾辗转于牢房最终却成为捷克第一位民选总统的人。在13年的总统任期内，与其说哈维尔为捷克留下了许多故事，不如说他留下的是丰厚的政治遗产。

（感谢捷克电台JiříHubička先生给予帮助。本文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捷克语部副译审）

捷克经典电影Top10

◎《鼹鼠的故事》

看点：小鼹鼠拿着铲子挖呀挖，挖出来自己的家。

◎《秋天里的春天》

看点：一位有着无限青春活力的老人的悲喜故事。

◎《对话的维度》

看点：2006年获“动画的世纪·100部作品”第三名。

◎《被严密监视的列车》

看点：讲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艾丽丝》

看点：一部成人观看的动画片。

◎《布拉格练习曲》

看点：夕阳无限好。

◎《梦魇疯人院》

看点：革命之后不是乐园，而是炼狱开端。

◎《做爱后动物感伤》

看点：悲惨的爱情喜剧。

◎《我的主子是英国之王》

看点：一个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平凡服务生，最终实现了愿望，却遭遇牢狱之灾。

◎《给我一个爸爸》

看点：父子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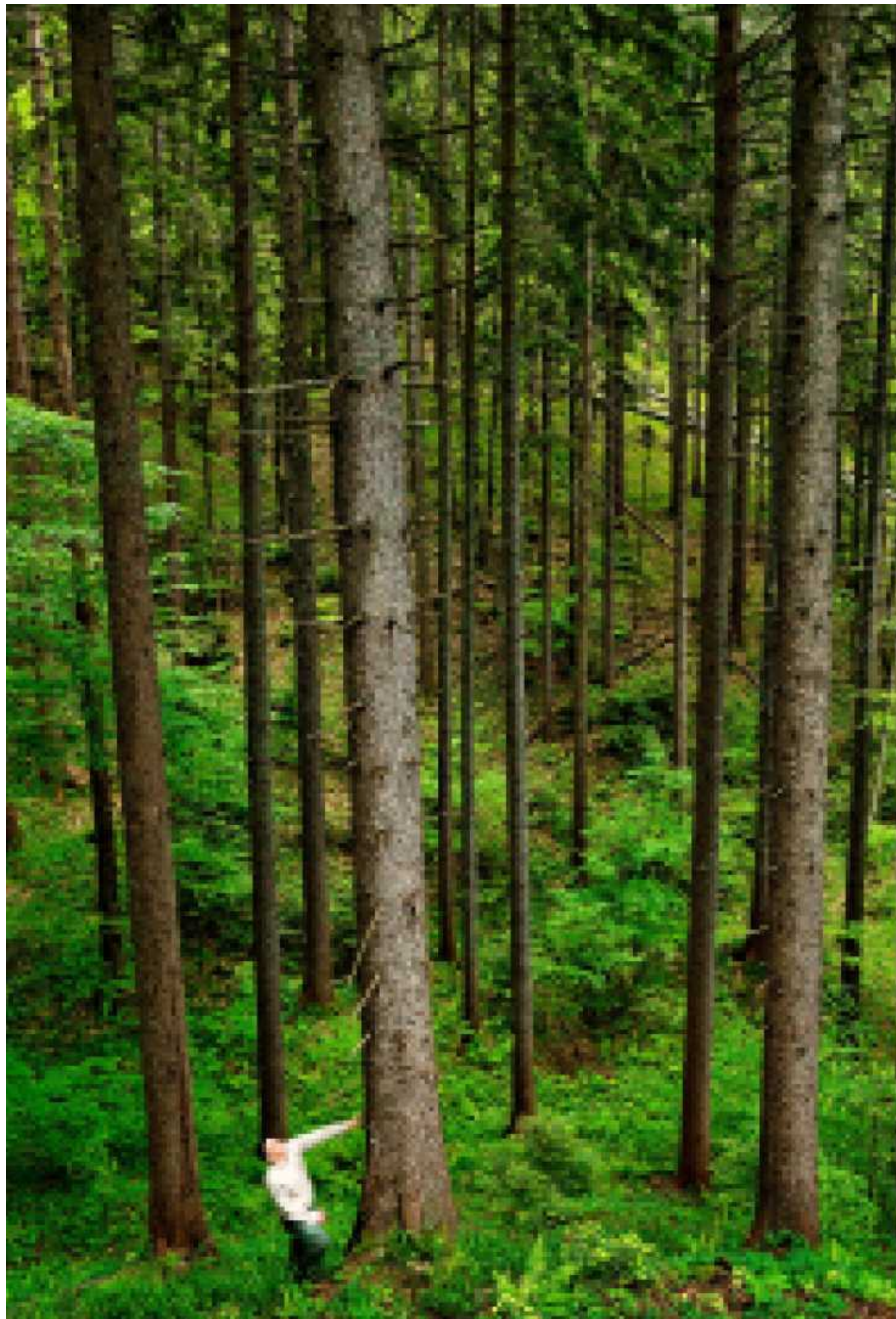
克罗地亚：在“魔鬼花园”中

撰文/JEAN-LOUIS TREMBLAIS　翻译/张蔷　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普利特维斯湖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萨格勒布和亚得里亚海岸之间，是大自然的瑰宝。1979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公园有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其中有一片为罕见的原始森林。在新石器时代，这片森林曾经覆盖了整个欧洲，但如今这片绿色遗产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一小块。这里有克罗地亚最古老的树木群，树群中最老的一棵冷杉，体积令人叹为观止：高达58米，直径达1.5米，周长为5米。这片原始森林于1965年被列为特殊保护区，此后一直禁止对外开放。

然而，吸引蜂拥而至的游客的景观，并不是这片稀有的原始森林。对他们来说，最具吸引力、最容易接近的景点是16个湖泊。它们坐落在海拔为500～650米的地方，92个瀑布、众多的小溪和激流将它们联系起来。这片充满魔力的森林和湖水形成的“项链”，激发着人们的想象。

在17世纪，克罗地亚还隶属于奥匈帝国。当时，这个地区被称为“Hortus Diabolus”，即“魔鬼的花园”。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普利特维斯湖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众生的天堂。熊是这里的主人。克罗地亚共有1000只左右的熊，仅普利特维斯地区就有100多只。但由于环境的改变，野生熊面临生存危机。跖行动物爱好者伊万·科恩科维奇在距离森林公园不远的库特莱沃创办了一家“孤熊院”，专门收养失去母亲的小熊。



- 普利特维斯湖国家森林公园有克罗地亚最古老的树木群，与树相比，人显得如此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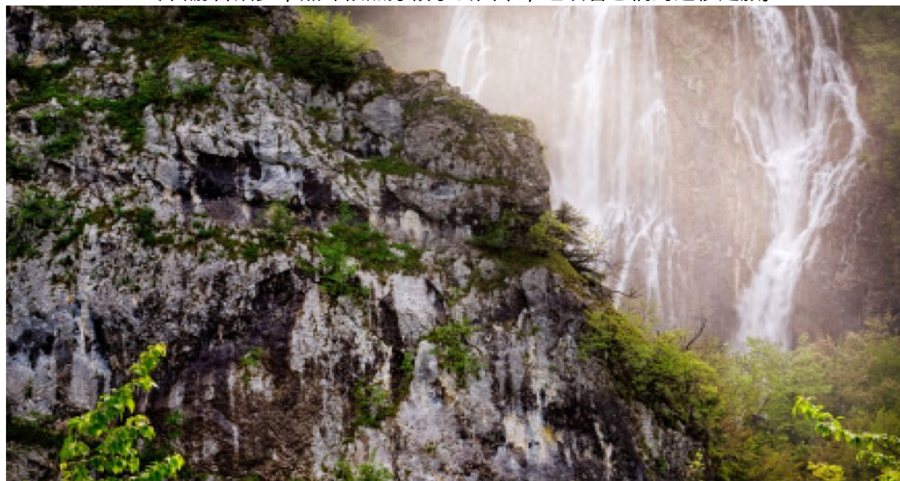
- 普利特维斯湖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萨格勒布和亚得里亚海岸之间，是大自然的瑰宝。公园有**2/3**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其中有一片为罕见的原始森林。



- 湖水中富含碳酸氢钙，使该地极易形成石灰华。石灰华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由此诞生如此壮观的景象。



● 尽管游客众多，熊却依然穿梭于公园中，继续着它们的迁移之旅。



● 普利特维斯湖国家森林公园中壮美的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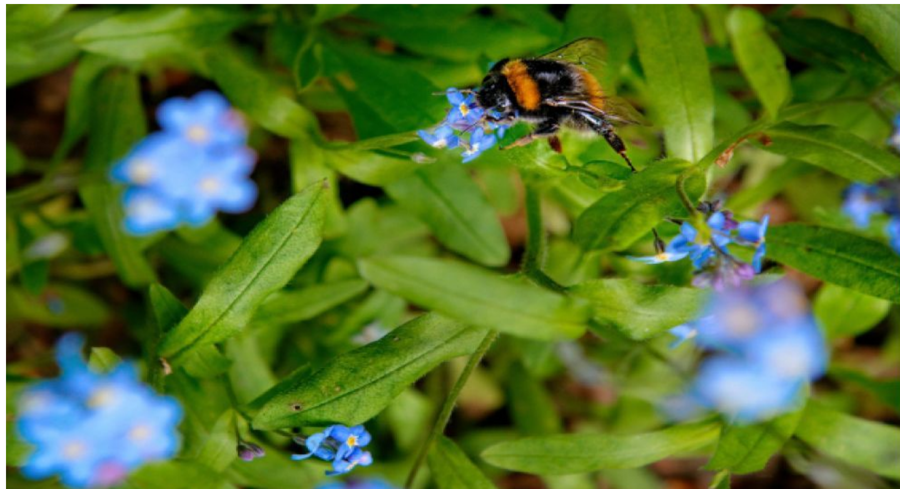
● 公园中的步行桥由榛木建造，可以抵抗寒冷和潮湿。踏着步行桥，人们用一天的时间可以绕公园一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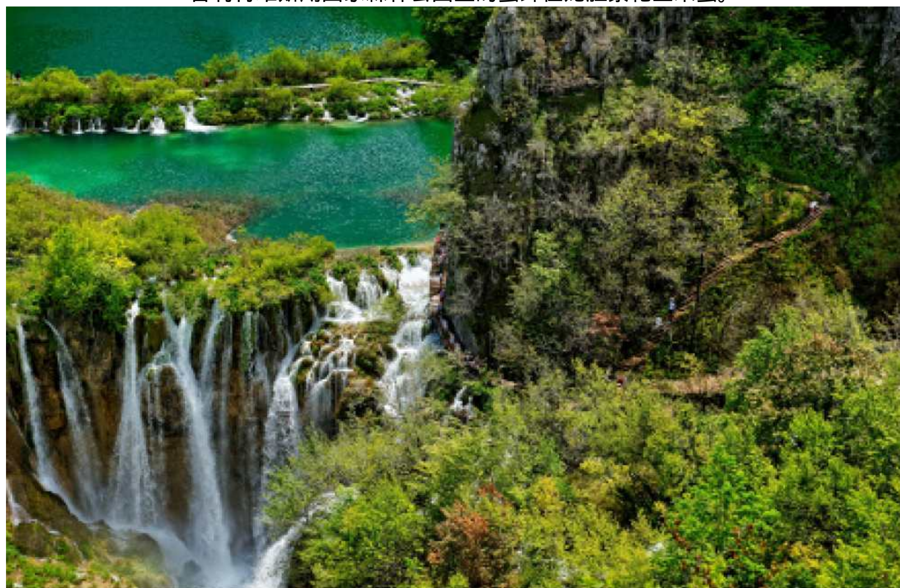
● 普利特维斯湖国家森林公园旁，有一座中世纪古堡：奥扎尔城堡，修建于13世纪。当地虽历经蒙古人和奥斯曼人的铁血统治，城堡却完好地保存下来。



● 普利特维斯湖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壤松软，由数层营养物质构成。



● 普利特维斯湖国家森林公园里的蜜蜂在龙胆紫花上采蜜。



● 普利特维斯湖国家森林公园由**16**个湖泊组成，**92**个瀑布、激流、小溪将湖泊联系起来。

丹麦慢生活

撰文、摄影/陈婷

2012年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脱颖而出，于10分满分中获近8分。

我数次来到丹麦，不仅是走马观花的旅行，更希望能够感受一下丹麦人的幸福生活。虽然不能像旅居当地的华人一样，从政治制度、社会福利和教育水平等方面一一体会，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他们幸福密码的蛛丝轨迹：贫富差距小、观念开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环保生活理念。

人们总是用“水泥丛林”来形容现代大都市，然而首都哥本哈根和第三大城市奥登塞，同样是大城市，却有一种乡间的质朴。丹麦人的生活是安逸宁静的，城市与乡村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界限，开车十几分钟便进入鸟语花香的乡间。一座座茅草顶小屋，被漂亮的花园环绕着。在丹麦，没人养鸟，鸟儿只是循着生态规律繁衍生长，但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可以欣赏到鸟的种种乐趣，于是连鸟儿都飞得很慢了。

对于丹麦人，衡量幸福生活的标准不是拥有多大的房子，不是开好车，更不是锦衣玉食，而是可以骑车去公园，步行去周围的公共图书馆，或者很方便就达到附近的海滩或者乡村度假，以及拥有大量的时间聆听音乐、享受艺术，丹麦人已经将物质需求升华为人文关怀。

幸福感不一定与富裕程度成正比，但一定与文明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作为欧洲环保之都，丹麦城市里更多的是低碳出行的骑行者，这一点和荷兰很相似。丹麦人口不过500多万，却拥有自行车420万辆，一方面自行车是丹麦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休闲运动的工具。

留意一下，丹麦的交通信号灯要比其他国家多两个装置，一是专管公共汽车的横竖道信号灯；二是专管自行车的小型红绿灯。按照交通规则，在路口，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享有先行权，其他车辆必须礼让，否则就是违反交通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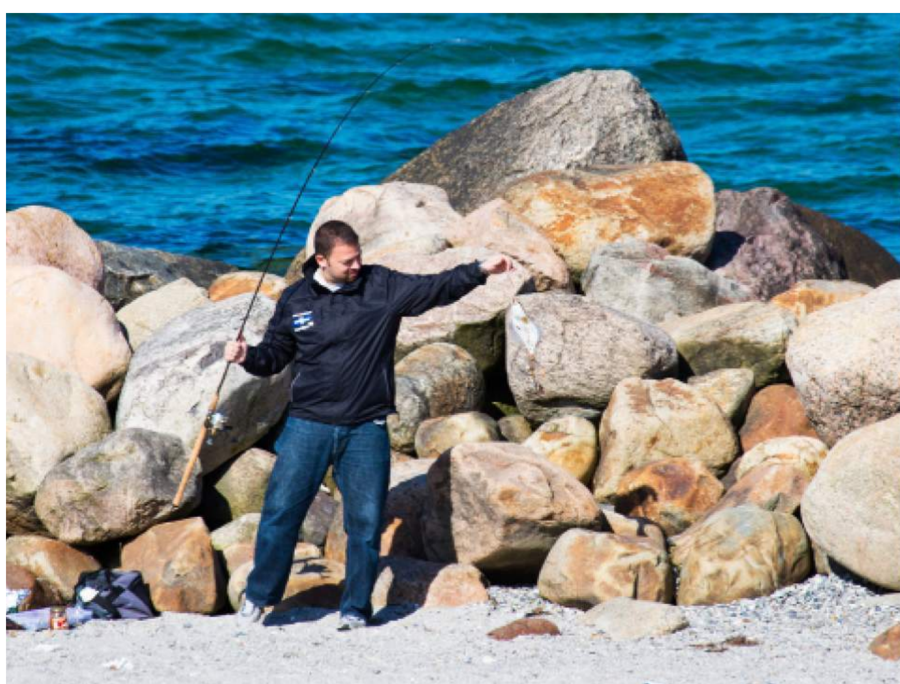
据调查，在出行距离不到5公里的情况下，1/4的丹麦人选择自行车代步，1/3的人骑车上班或上学，而小汽车和公共交通占丹麦市区交通的份额依次为30%和28%。在丹麦，骑车族覆盖了各个年龄层，其中成

年男性和女性选择自行车通勤的比例分别为17%和36%，儿童骑车上学的比例为45%，人均每天骑车里程数为1.1公里。

一路走来，看过不少教堂、古堡、博物馆。丹麦的历代国王的平均素质被认为是欧洲王室之中最高的。尽管丹麦人勤劳勇敢，依旧保留着海盗时代的精神遗产，但这个昔日的欧洲强国，还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萎缩成为仅拥有日德兰半岛周边一隅之地的小国。即使还保有格陵兰和法罗群岛，可是这两个地方也都是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然而，丹麦人逐渐在调整自己的心态，放弃了争霸欧洲的思想，转而走和平中立的道路，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丹麦在人类文明的旅程中后来居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民主轨道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之一，还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一，最早消灭文盲，建立发达的福利制度，人均GDP稳居发达国家的上游，基本没有等级差别，被视为世界上廉洁国家的典范。







- 上图 丹麦人的生活是安逸宁静的，城市与乡村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界限。
- 中图 对于丹麦人，衡量幸福生活的标准就是能很方便就达到附近的海滩或者乡村度假，以及拥有大量的时间聆听音乐、享受艺术。
- 下图 丹麦人口不过500多万，却拥有自行车420万辆，一方面自行车是丹麦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休闲运动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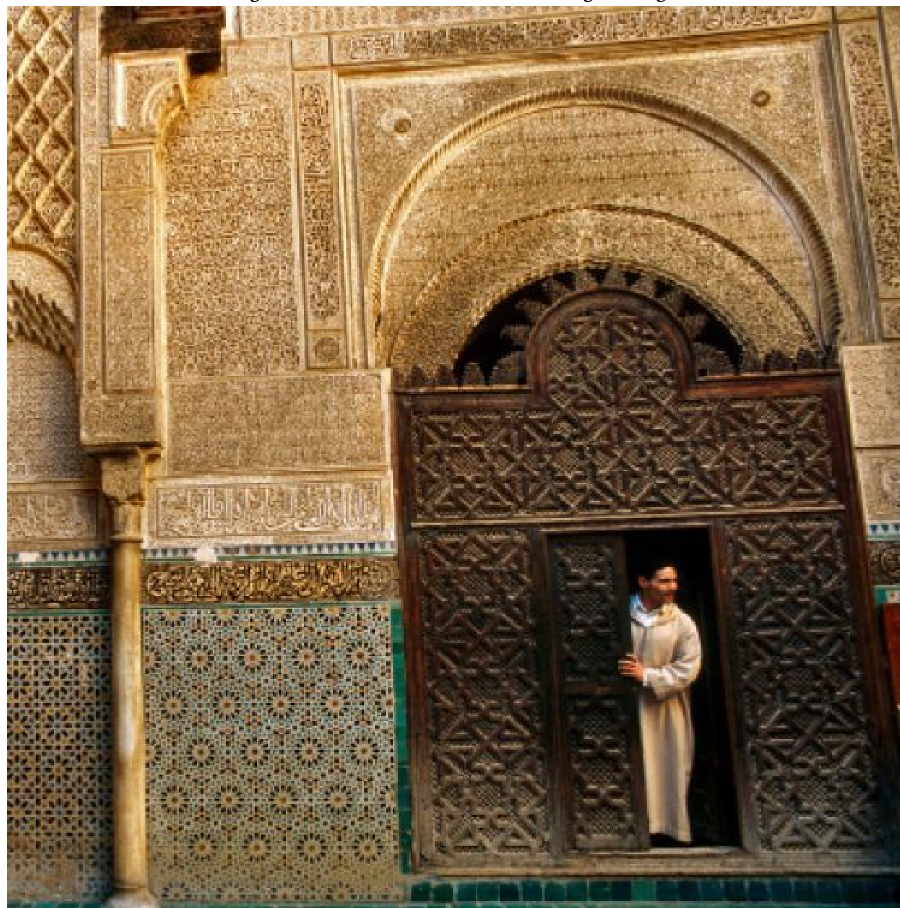
从非斯到舍夫沙万：穿行在神话与童话之间

从非斯到舍夫沙万，来到摩洛哥的人多会选择这样一条线路行走。置身在摩洛哥北部这两座古老而迷幻的城市中，常常会有种冲动，想要踩到非斯的某一条地毯上期待它飞起来，或是对着舍夫沙万某一扇蓝色的大门大喊一声“芝麻开门”。

这里也许能够满足你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所有想象，抑或颠覆了以往你对于非洲城市的印象，这里可能会让你产生审美幻觉，也可能让你不敢相信世上竟真的有如此美丽的地方……

走进非斯和舍夫沙万，或许每一位旅人都在努力体味现实版的天方夜谭，探究被蓝色指挥棒施了魔法的世界的本真模样。

摄影/Bruno Morandi、Serge Sibert、Laurent Grandadm-DragonImage





非斯：变与不变它都在那里

一扇布日卢蓝门，仿若一道边界，将非斯的现代与古老隔开……

撰文/项日葵



● 站在非斯城外的山坡上可以俯瞰全城，古老的建筑高低错落。



非斯的长者依然习惯穿着杰拉巴长袍，这种柏柏尔人的传统服装既保暖又防晒。

摩洛哥的很多城市都有新城区和老城区，在新城区感受到的是与阿拉伯世界迥然不同的欧式风情，而在老城——那些被称为麦地那（Medina）的地方，扑面而来的才是流传了千年的阿拉伯与中世纪气息。

布日卢蓝门分隔两个世界

虽然在保存完好的高大城墙下，可以进入非斯老城的城门有7个之多，但人们还是会选择在布日卢蓝门下驻足、仰望，然后郑重其事地走进去。蓝门连通着老城的两条主路，一旦你迷失在数以千计的小巷中，只要辗转找到蓝门，就不会把自己弄丢。而在我看来，选择从蓝门进入非斯老城，更像是一种仪式。走进这扇嵌满蓝色马赛克瓷砖的拱形大门，才算真正地踏进了遗留千年的古迹之中。

蓝门之名来源于其正面嵌满的蓝色马赛克瓷砖，但走进大门回头望去，会发现大门背面的马赛克瓷砖是绿色的，这似乎印证了古城的两张面孔：它以开放的胸怀海纳百川，但骨子里还是有自己执守不变的情怀。

非斯是古老的。

事实上，摩洛哥本就是地球上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曾研究发现，摩洛哥大西洋海岸早在200万-100万年前就出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阿舍利文化，而摩洛哥最早的土著民族柏柏尔人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最早的岩画。

每一个土著民族都要经受异族的来犯，柏柏尔人也无从幸免。从公元42年到公元646年，柏柏尔人和他们的家园先后被罗马人和汪达尔人入侵并统治，两批侵略者相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疯狂地推倒前人的历史，建立自己的文明，然后再被后来者推倒。

阿拉伯人的到来，给柏柏尔人带来了从语言到宗教、再到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影响。其实，“柏柏尔人”这个称呼就来自于阿拉伯语“Barbaros”，之后又演化为“Berbers”，是“蛮族”、“化外人”或“异教徒”的意思。柏柏尔人自己对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称呼并不接受，他们称自己为“阿马奇人”，这是自由的意思。

如今，由于共同的信仰，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早已和平共处，就像这扇有着两种颜色的布日卢大门，分隔两界、来去由人。



这种用于绘画的黑色或红色的印度和摩洛哥指甲花，充满神秘的美感和艺术感。

迷宫般的古老皇城

走进布日卢蓝门，也就进入了非斯这座千年古城，不到300公顷的面积里容纳了几千条巷子、几百座清真寺和数以万计的店铺与民房。古城内的小巷到底有多少条？这是个问题。来非斯前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根本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最多的有人说9000多条，也有人说是5000多条。来到非斯之后，我终于确信：就像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非斯究竟有多少条巷子，也许会是这座迷宫般的城市永远的谜。

在非斯的日子，经历了无数次迷路，从恐慌到无奈，再到渐渐习惯，后来竟有些享受这种不在计划之内的“迷失”感了，难怪美国《Traveler》杂志会将这里评为十大最浪漫城市之一。所谓浪漫，或许就是每一次迷路之后，与设想之外的惊喜邂逅吧。

一千多年前，26岁的伊德利斯（Idriss）二世在创建非斯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的非斯，最令人难忘的印记会是这些错综复杂、无以计数的街巷。

阿拉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给柏柏尔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这征服者的喜悦同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在统治与抵抗中，柏柏尔人笑到了最后，并开始了此后长达八百多年的各个王朝时代。

其中，伊德里斯王朝是最早的一个，非斯就在此时诞生。

伊德里斯王朝的建立者伊德里斯·伊本·阿卜杜拉·卡米勒被敌人下毒

害死，他的遗腹子伊德里斯二世小小年纪就接管了王朝政权。伊德里斯二世继承了父亲的领导力，且更有想法，柏柏尔部落酋长的辅佐使他如虎添翼。在短短几年内，农商业不断发展，社会也越来越稳定。于是乎，伊德里斯建立的旧都城穆莱·伊德里斯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伊德里斯王朝了，公元808年，伊德里斯二世在非斯河的左岸修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并迁都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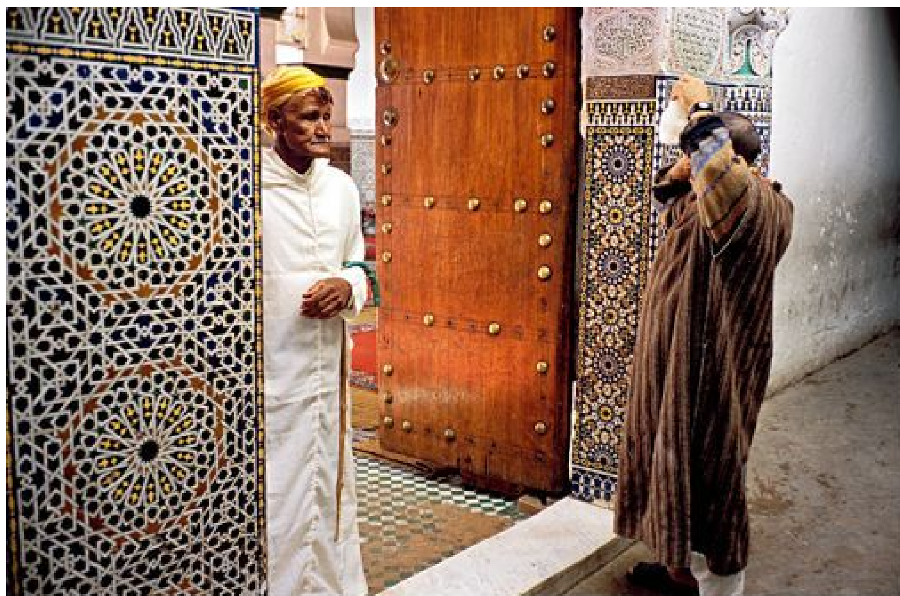
关于非斯名字由来的传说，一如那个遥远的年代，充满传奇色彩：当伊德里斯二世主持破土奠基时，面向其父伊德里斯故土麦加的方向，赫然出现一柄金色的巨斧，这神奇的景象像是一种吉祥的征兆，令人们惊喜若狂。伊德里斯二世当即决定用阿拉伯语中的“斧子”一词——“法斯”来命名此城，之后渐渐演变为如今的“非斯”。

这座寄托了伊德里斯二世雄心壮志的新都城没有令他失望，大量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凯鲁万的阿拉伯人来此定居，学者、商人和贵族让这里愈发宏伟、繁华。更多人口衍生了更多的建筑，更多的建筑造就了更多的街巷。

无数的巷子见证了非斯的辉煌。当我又一次在某条不知是初次走进还是已经走过多次的小巷里迷路时，抬头看着头顶狭窄的一线天光，我总会想起很多很多年前，伊德里斯家族不可一世的志向。



● 非斯古城朴素的颜色低调地表明着它四大皇城的身份。在一片土黄色的屋顶中，绿色的清真寺塔顶格外显眼。



• 古城中的老者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装束和生活习惯。



• 女孩手中提着的是北非和中东的传统乐器乌德琴。这种乐器呈半梨形，有12根弦，三个音孔，被称为“吉他的鼻祖”。



● 埃苏西艺术团正在演奏摩洛哥安达卢西亚音乐。这种音乐将器乐伴奏和古典阿拉伯语诗歌结合起来，曲调舒缓悠扬。

依旧鲜活的世界遗产

1981年，非斯旧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城市联盟也于1993年在这里成立。这里是12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持续有人生活的中世纪古城。游走在旧城中会发现，那些被单独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专项保护的地方，依然是鲜活、流动的，仿佛一千多年来一直是这样。

很久以前有个摩洛哥人对我说，不去非斯就不必来摩洛哥，不看染坊就不必来非斯。这话令我印象深刻，所以我们来到非斯的第一站就去感受了这里最大的染坊。

找到染坊比想象中容易得多，只要嗅觉还够灵敏就可以，带领我们登上阁楼去俯瞰染坊全景的皮革店主人，心照不宣地往每个人手里都塞了几片薄荷叶。

这里的空气是由皮毛、鸽粪、牛尿、石灰等多种气味混合而成的，刚一进来真的很难忍受，但时间一长竟也渐渐习惯了。也许最主要的原因是从阁楼往下看到的景象分散了我们对于气味的注意力。

这座非斯古城内最大的染坊有200多个染缸，缸中是用石榴、树皮、芥末、薄荷等天然材料制作的染料，俯瞰之下，像一个巨大的、彩色的蜂巢，工人们依然沿用着完全依靠人工的制皮工艺，先将毛皮在掺杂了鸽粪的石灰池中软化，经过晾晒、脱毛，加工成裸皮，再加入化学制剂，摩擦、揉动，之后放入染缸中染色，最后进行舒展和涂饰的工序，一块上好的皮料才算加工而成。

这种传统手工制皮方法几百年来不曾改变。

伊德里斯王朝没落后，非斯接连归属于之后的穆拉比特王朝、穆瓦希德王朝，当马林王朝的统治者艾布·叶海亚在公元 1248 年攻占非斯，并决定建都于此时，属于非斯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也就此开启。

这一时期，摩洛哥已是东西方的贸易中心，而非斯又是摩洛哥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马林王朝第二任君主艾布·优素福·雅各布修建了新非斯城，全国大部分进口商品都集中于此，兵器、陶器、布匹等本地商品也在此产生，很多学者来这里授书育人……

是什么让这座城市抵挡住了历史车轮的碾压，让那些古迹和手艺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参观完染坊，我们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卡拉维因清真寺，这座由祖籍凯鲁万的巨商女儿倾囊出资，伊德里斯王朝继承人在公元859年修建的建筑，既是在哈桑二世之前北非最大的清真寺，亦是早于牛津和索邦建校几百年的世界第一所大学。整座建筑由270根廊柱支撑，所用的大理石是当年用同等重量的糖从意大利换来的，建筑内绿、黄、棕三色马赛克地面铺成的庭院，绿色的琉璃瓦覆盖的屋顶，暗红色木刻建筑，秀丽的阿拉伯文书法，摩尔风格的蜂窝状纹饰，以及礼拜大殿顶棚上立体的浮雕……目之所及全都美得令人窒息。

在这里，我之前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如今的卡拉维因清真寺依然有连绵不绝的朝圣者，和两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维持原样的修缮和合理有效的发展沿用是最好的保护方式，非斯乃至整个摩洛哥的政府都是这样做的。

非斯古城让这里的人们保持着千年以来的生活和工作的习惯，这里的人们也用执着和坚持守护了这座老城的原貌。这里之所以成为世界遗产，也许就是因为那些我们以为已然停滞的，其实正在有血有肉地活着。



非斯古城的传统染坊，从高处望下去像一个巨大的彩色蜂窝。这里的染坊几百年来保持不变。



在皮革、石灰、鸽粪等刺鼻气味中忙碌着的染坊工人。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染制技艺。

古老与现代的碰撞

早就听说非斯古城依然保持着毛驴运输的传统，来到这里以后立刻了然原因。几千条小巷最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侧身走过，最宽的也还不足五米，而且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几乎没有一段超过百米的直路。

这样的路况，别说是汽车，就连毛驴也要择路而行。在街巷中与驮着木材、羊毛、食物、垃圾等货物的各色毛驴狭路相逢，闪身让路的一定是人类，这是这里的人们早已养成的习惯，也是这里的毛驴独一无二

的特权，它们的祖祖辈辈千百年来都是这样走过的，它们的子子孙孙也一定还会这样走下去。

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也延续着几乎没有变化的生活，工作、祷告、吃饭、喝茶……乐天知命地享受着慢生活。而在充满欧式风情的非斯新城，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街道两旁有高大的棕榈树，环岛中有漂亮的音乐喷泉，路旁高耸着欧式建筑，露天咖啡馆里传出法国香颂……非斯的两张面孔在我的两只眼睛中就是如此和谐地并存着。

和谐，是经过无数残酷战火后换来的。

19 世纪，摩洛哥这把"西方的锁钥"被欧洲列强盯上了，以追击"敌人的朋友"为由，法国人侵入了摩洛哥，在法国军人眼里，那些"背着我们只有在打猎时才使用的武器"的摩洛哥军队，早已不是昔日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对手。

衰落的摩洛哥也让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更多的西方列强看到了机会，尽管包括非斯地区在内的摩洛哥人民奋起反抗，摩洛哥还是难逃被西方列强瓜分的结果。

《非斯条约》记录着曾经骄傲的非斯成为法国"保护地"的屈辱，但在非斯旧城中竖立着的一块"独立纪念碑"却又证明着非斯人的不屈。这块在摩洛哥独立后不久竖立，又于1991年重修的纪念碑，记载着1944年在非斯发表独立宣言的数十位有志之士的名字。

当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被时间选择保留下来也许就是最美好的。置身在非斯新城闪烁的霓虹灯下，看着喷泉边正在拍摄婚纱照的当地情侣，我突然觉得，如今，新城的存在，对于老城来说不再是睽违或挑战，而是一种更好的保护。两个城区、两个世界，相安无事、相得益彰。


老城中的人们生活闲适、节奏舒缓，基本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起居习惯。


非斯老城内街巷密集且狭窄，至今没有通车，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仍然是毛驴。

Tips

在非斯和舍夫沙万一定要做的事

●参观手工作坊

非斯的大染坊是必去之处，可以看到皮料加工的完整过程。从阁楼上向下看，蜂窝状的各色染缸鲜艳、壮观。需要注意的是，对气味敏感的人士，务必做好防护准备。

●去公共浴室洗浴

传统的公共浴室被当地人称为Hamam。舍夫沙万山坡上的公共浴室据说是唯一一间真正取自里夫山雪水的浴室，每天分时段对男女宾客分别开放。这里的洗浴方式源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有蒸汽环绕，与桑拿相似，用一种当地特制的精油涂在身上用力搓，最后拎一桶水兜头浇下。据洗过的人说：很舒服。

●逛麦地那集市

几乎每一座摩洛哥城市的老城麦地那都有集市，那里集中了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小吃。虽然货品并不一定全都物有所值，但逛的就是那份热闹。非斯的工艺品可以说是全摩洛哥最漂亮的，有很多独特的物品在其他城市都见不到，所以遇到喜欢的最好不要犹豫。舍夫沙万的物价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在这里淘货最划算。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塔津，摩洛哥传统厨具。一般用陶土烧制而成。



派司提拉，摩洛哥特色食物。外皮层很多，撒满白糖，里面的馅是鸡肉或牛肉，口感酥脆，外咸内甜。



摩洛哥特色沙拉。非斯城内有很多橘树，橘叶生长的季节走在街巷中清香四溢。

舍夫沙万：谜一样的天堂之城

坐落在里夫山腰的“舍夫沙万”（Chefchaouen）在阿拉伯语中有“山峰”的意思，本地人则更喜欢唤它Chaouen（萧安/萧恩），像一个安静的姑娘的名字。巧合的是，这座小城也被称作“摩洛哥北部的新娘”，相比于非斯的厚重与热闹，舍夫的气质的确是静若处子的美好。

撰文/项日葵



舍夫沙万在1471年创建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建造者穆莱伊·阿里·本·拉锡德在这里抵御着一海之隔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享受了一段短暂的辉煌。谁也想不到，不及百年，战败舍夫沙万的不是葡萄牙或西班牙，而是摩洛哥。从此，舍夫沙万成为这个北非多元国家的又一个奇妙元素。

千变万化的蓝城

起初，这座城市并不是蓝色的，而现在，房屋、阶梯、窗台、大门、花架、墙壁、邮筒、报亭……总之，我们目之所及的地方几乎全部被涂成蓝色。由于使用的颜料会掉色，粉刷成为舍夫人常做的事情。

舍夫沙万的蓝色变化万千，有天蓝、海蓝、湖蓝、经过水面折射的蓝、透过瞳孔倒映的蓝……在色彩面前，语言和文字是匮乏的，任凭再好的镜头，也难以还原那些惊心动魄的蓝。更可爱的是，其他颜色与蓝

色的碰撞与交织——好奇地盯着我看的小孩子深邃黑亮的眼眸；裹着头巾的阿拉伯女子头上艳丽的嫩粉；坐在门前的老人颌下银白的胡须；还有那些数不过来的各色斑纹的猫咪。

对于深爱蓝色的我来说，被爱琴海环绕的希腊圣托里尼蓝得不够真实，而沙漠边缘的印度焦特布尔又蓝得不够尽兴。我喜爱萧恩的蓝，就像阿拉丁神灯里面跃动的蓝色火苗，鲜活而又温暖。

关于舍夫沙万蓝色的起源有太多种说法，其中与历史有关的说法是：1930年，从西班牙移居到此的犹太难民们把这里刷成了蓝色。在他们心中，蓝色是天空和天堂的颜色，象征着和平。后来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蓝色则被保留下来。另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将城市粉刷成蓝色是为了防蚊，让蚊虫误以为到处都是水，不敢停留。还有人说因为这座城市太热，而人们相信蓝色有助于冷却……

作为一名外来客，种种说法孰真孰假我无从分辨。也许，和非斯老城到底有多少条巷子一样，舍夫沙万为什么是蓝色的，也是个永远无解的谜团吧。



放在墙边的颜料。舍夫沙万人每年都会重新用蓝色粉刷这座城市。

无视时间的童话

舍夫沙万的街巷并不像非斯那样狭窄，因为是山城，常常要在台阶上爬上爬下。台阶也无一例外被刷成了或深或浅的蓝色，走在上面会想起很久以前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天国的阶梯》。

和非斯一样，舍夫沙万同样具有让人感觉时空错乱的魔力。如果说非斯的魔力是带我穿越千年，那么舍夫的魔力就是让我遁入一场不愿醒来的梦。在这里，我永远不知道那一扇紧闭的蓝色大门打开后，走出来的会是山鲁佐德还是邓布利多。

透过酒店房间内拱形花边的窗口，可以俯瞰整座城市错落有致的屋顶和远处高低起伏的山脉。在一片蓝白相间的屋顶之中，隐约可见一座古堡的尖顶，古堡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们，在这座童话般的城市里也有过兵荒马乱的战事。

古堡由舍夫沙万的创立者所修建，起初曾是这座城市第一个政治、军事和生活的中心，被称为“城市的纽带”。国库和军队都设在古堡，房屋和集市也全都围绕着红色城墙和七座城门所建。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古堡变成了军营，往日的热闹繁华也随之烟消云散。战火总是会摧毁很多固有的美丽，但时间却能使幸存下来的古迹更加熠熠生辉。

如今的古堡更像是这座城市文化与艺术的象征，堡中的博物馆陈列着各种传统物品、手工制品、珠宝、武器和乐器。馆中还有一眼喷泉，是人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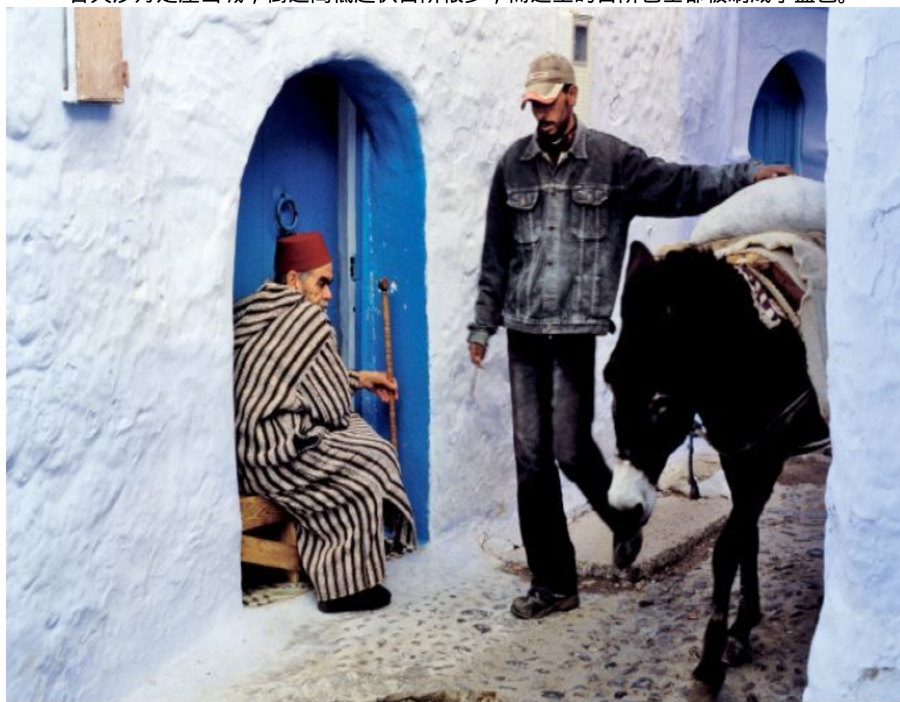
如果问我要在舍夫沙万待上几天？我的答案是：没有时限。因为这里是一个让人放空的地方。

城中的老人们要么坐着晒太阳，要么聚在一起下一种蓝色方块棋；女人们步履从容，即使发现我在拍照也面无怒色，只是转过身，缓缓走远；孩子们大都害羞腼腆，偶尔才会遇到一个胆子大的冲我say hello。

舍夫沙万人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踏实本分、各司其职，对待游客也热情友好，使身处异国他乡的我多了一分莫名的安全感。酒店中负责收拾房间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对于中国游客有着特别的感情，因为摩洛哥有很多中国派遣而来的医疗队和医疗专家组，在他家旁边的一所医院中，就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白衣天使。两个远隔万里的国度就这样因为大爱而多了一份情谊。



● 舍夫沙万是座山城，街道高低起伏台阶很多，而这里的台阶也全都被刷成了蓝色。



● 狭窄的街巷中经常可以看到驴骡“快递员”，狭路相逢时侧身避让的必然是人类。

多元共存的缩影

舍夫沙万创建之初，安达卢西亚居民随创建者涌入城中，也将异域的文化艺术和各种手工艺带到这里。而今，古堡博物馆周围依然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风格的花园。19世纪，笼罩在极端宗教主义中的舍夫沙万

成为一座封闭的城，拒绝任何外国人的来访。20世纪初，舍夫沙万连同摩洛哥北部和南部地区陷入西班牙殖民统治长达几十年。直到1956年，“西属摩洛哥”终于成为历史，舍夫沙万也终于变回了那位美丽的“摩洛哥北部的新娘。”

曾经的战乱和更迭，使得舍夫沙万继承了西班牙和摩尔人的文明，有着独特的阿拉伯味道。这里的文化、艺术和生活与摩洛哥其他城市存在差异。

在新城区，古老与现代的对比感会更强烈，集市、音乐、夜幕下悬垂的彩灯，毫不拘谨抢着同我们合影的年轻人……

舍夫沙万这座小城走出过很多艺术家，他们行走各国，用诗歌或画作展现植根于生命中的故乡，也将各国的好奇之士引来这片迷人的蔚蓝之中。现在，舍夫沙万已是摩洛哥最负盛名的旅游城市之一，人们都被这里的色彩打动，但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了解一下这里的历史和文化，还有那些多元碰撞下闪亮的火花。

回国后，我还时常会梦到自己在非斯的街巷中迷路，或是在舍夫沙万的蓝色中迷失……



从高处眺望，可以看遍舍夫沙万城内层层叠叠蓝白相间的建筑。



在舍夫沙万的小巷，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走下台阶。

苏兹达尔：在八月俄罗斯最美好的季节

作为俄罗斯最古老的城镇，苏兹达尔像被遗忘在时光里，缓慢而古朴，日复一日。而这里的世界文化遗产克里姆林，更是如此，其内的圣母圣诞大教堂、牧首宫、钟楼，以及一座建于1766年的圣尼古拉斯木教堂，都记录着璀璨的往昔与曾经。

撰文/蔡晓萌 摄影/Stefan Hessling



● 苏兹达尔卡缅卡河附近，呈现出一派优美的乡村风光。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苏兹达尔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镇之一，位列莫斯科周边的“金环小镇”之首。所谓“金环”是围绕着莫斯科的一系列古老城镇的统称，因为串联起来恰似一个环，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浪漫的名字。

苏兹达尔至今仍未有火车相通，因此，只能先从莫斯科乘火车到邻近的省会城市弗拉基米尔，再转乘公共汽车，总行程需3小时左右。离开喧闹熙攘、游人如织的莫斯科，车窗外逐渐展现出一派美丽的乡村风景。天空中白云低垂，麦田里收割完毕的秸秆卷成一捆捆散落在田地里，像极了梵高笔下的油画，让我也不由对这个小镇的游览充满了期待。

被遗忘的小镇

苏兹达尔是俄罗斯至今少有的、仍完整保留着最初始城镇布局的城市之一。有关苏兹达尔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1～12世纪由基辅（古俄罗斯首都）的僧侣们所编纂的一本《编年纪事》里，记述了公元1024年这里曾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1世纪，苏兹达尔已经成为这片地区的宗教中心。卡缅卡河畔建于11～12世纪古老的克里姆林也见证了这个城市悠久的历史，随后，在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克里姆林周边逐渐发展出宗教社区和居住区，整个城镇才初具规模。

正当苏兹达尔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欣欣向荣之时，蒙古大军的铁骑入侵了这片土地，使其在1238年化为一片焦土。岁月更迭，15世纪末期，苏兹达尔丧失了它独立的政治地位，成为莫斯科公国的一个附属城市。到18世纪末期，宗教生活在这个城市止步了，牧首们都搬到了弗拉基米尔，而苏兹达尔也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区的一个下属镇。

如今，这个小镇仿佛被现代文明遗忘了一般，生活节奏非常缓慢，除了一些食品加工生产外，基本没有任何工业。居民们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园艺和农业生活，黄瓜的种植即是这里的特色产业。

圣母圣诞大教堂与牧首宫

安顿下来之后，我一路直奔苏兹达尔最著名的世界遗产地——克里姆林。克里姆林在俄语中意为“内城”，在蒙古语中是“堡垒”的意思，所以并不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专属。苏兹达尔的克里姆林规模较小，周圈原有一道13世纪初建成的围墙，现在仅为突出地面的一段土坡。院落里的建筑包括圣母圣诞大教堂、牧首宫、钟楼，以及一座建于1766年的圣尼古拉斯木教堂。

圣母圣诞大教堂是苏兹达尔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克里姆林里最悠久的建筑。它原建于1222～1225年间，虽多有维护和增建，但1445年的一场大火将木质建筑部分全部烧毁，仅余下层的白色石墙；后又在1528～1530年间复建了石墙的上部结构，但建筑材料改为砖质，教堂顶部5个天蓝色的“洋葱头”圆顶在18世纪被赋予了金色装饰。1993年因为结构安全问题，曾对教堂进行抢救性修缮，直到2005年才重新对游客开放。

整座教堂从外观上看体量并不大，但进入之后，我却被其高耸的穹顶空间和满墙的金色壁画震撼了。这些壁画绘制于13～17世纪，内容大致是各种圣人和圣迹故事，同时也证实了苏兹达尔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曾作为东正教重要传播中心这一史实。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俄罗斯的行程中只有苏兹达尔的教堂内是允许自由拍照的。看到游客们一脸惊叹的表情，工作人员都会非常自豪地主动介绍起墙上湿壁画的内容。教堂内的另一处镇馆之宝是一扇制造于13世纪初期的“金门”。大门左右对称两扇，每扇分为14个区格，每个区格的黑色铜板上讲述一个基督和圣徒们的故事，并用金箔贴覆。而大门最底部的4个区格内描绘的是神话中的狮鹫和豹子，它们是神圣神殿的守护者。

从圣母圣诞大教堂出来，对面是克里姆林内的另一个重要建筑：牧首宫。牧首宫的建造持续了300多年（15～18世纪），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增建是由名为Hilarion的牧首在17世纪主持的，也基本成就了牧首宫现今的平面布局——L形，室内除了大会议厅为历史原状展陈之外，其余空间作为苏兹达尔历史博物馆及古俄罗斯绘画展的展示空间。

一路参观下来，沉重的俄罗斯历史和颜色深重的宗教画，令我确实感到些许压抑。当推开牧首宫的大门，往门外望去，眼前却是另外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

在寒冷的俄罗斯，短暂的夏季显得尤为珍贵。即使是夏天，这儿空气里划过的微风也带着一丝凉意，但在和煦的阳光下，一切都那么欣欣然。除了我这样的异乡客，也有俄罗斯人携家带口来参观苏兹达尔的历史胜迹。孩童在草地上奔跑嬉戏；亲朋好友在建筑物前合影留念；新人以历史建筑为背景拍摄婚纱照，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所有人都享受着小镇的安静、祥和与田野风光。



圣母圣诞大教堂室内精美而繁复的壁画。



苏兹达尔圣母圣诞大教堂的蓝色尖顶。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以木之名

从克里姆林向西南方向，走过横跨卡缅卡河的木桥，就来到了小镇的露天木建筑博物馆。俄罗斯的木建筑与石建筑平行发展，但相较于雄伟的教堂和宏大的克里姆林，木建筑是从纯粹的民间汲取自己的艺术形式，同时也接受并改造着石建筑的形式。

相比诺夫哥罗德和基日岛上的露天木建筑博物馆，苏兹达尔的木建筑博物馆是规模最小也最不知名的一个，但是却与整个小镇的风格如此契合。因为苏兹达尔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更没有高楼大厦，甚至，放眼望去连一处现代建筑都没有，所有的住屋、商业市集仍保持着传统的建筑形式，并且窗口、屋脊等都有精美的手工雕花木板装饰。

走进露天博物馆，仿佛穿越到了几百年前。这里收集了18～19世纪苏兹达尔附近乡村的木造建筑，类型丰富多样： 包括教堂、礼拜堂、农舍、水井、风车磨坊、谷仓、桑拿浴室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村落建筑。

其中，最为精美的要数建于1756年的主显圣容教堂，由附近的Kozlyatevo Kolchuginsk 地区搬迁而来，在1967～1968年重新安置在博物馆内。教堂是一个典型的乡村教堂的样式，平面中轴对称布局，圣坛位于西端，圣坛上方的高空间由三层八角形状的分段式结构层层叠摞而成，其上再安置一个典型的“洋葱头”穹顶，总高达67米；南北两侧分别是圣徒尼古拉斯和西缅的礼拜堂；西端是建筑的入口，周圈有环绕的木廊道，通过几步台阶与地面相接。“洋葱头”穹顶使用的是杨木，区别于建筑本体的杉木材质，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银色光芒，远远望去，倒是有一种金碧辉煌的耀眼。

因为是露天博物馆，庭院里还有一些当地的农作物种植，看累了还可以和同去的伙伴玩玩木质秋千和跷跷板。这些童年的游戏早已被我这个都市人遗忘在记忆深处，但是在这个俄罗斯的乡村小镇，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在蓝天白云之下、青青草地之上，可以开怀大笑，让烦恼随着秋千荡到九霄云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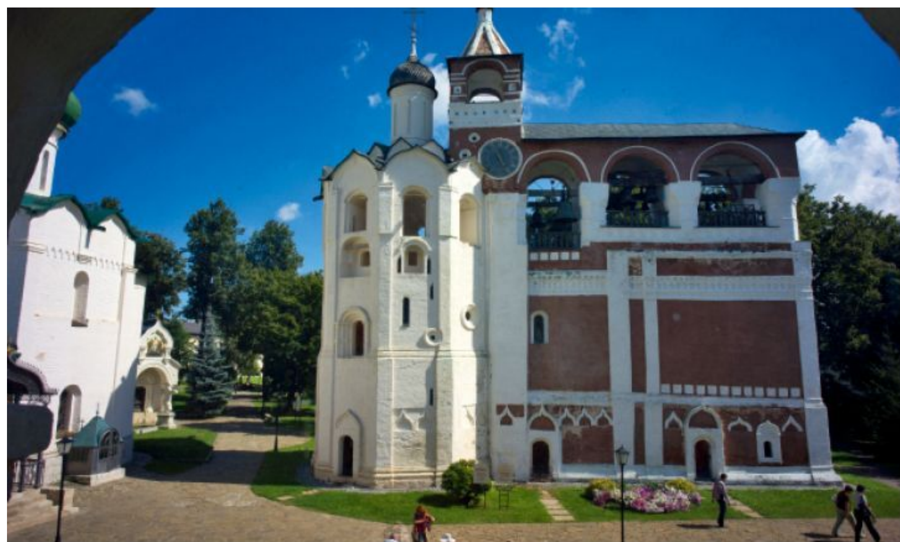
时间已然不早了，在日头西斜之前，我要赶回市中心的古贸易长廊逛市场。比起苏兹达尔的其他历史建筑，这个古贸易长廊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建于1806～1811年，也是第一座帝国风格的市属公共建筑。

在长廊的正中是一个拱形大门，门的尖顶之上昂首挺立着一只镀金的猎鹰，也是古苏兹达尔的城市徽章。贸易长廊的南部被拆毁于1924年，在上世纪70年代又进行了修复和局部加建。廊下是一间间的店铺，有古玩店、旅游纪念品店等针对游客的商店，也有超市、服装店等满足当地日常的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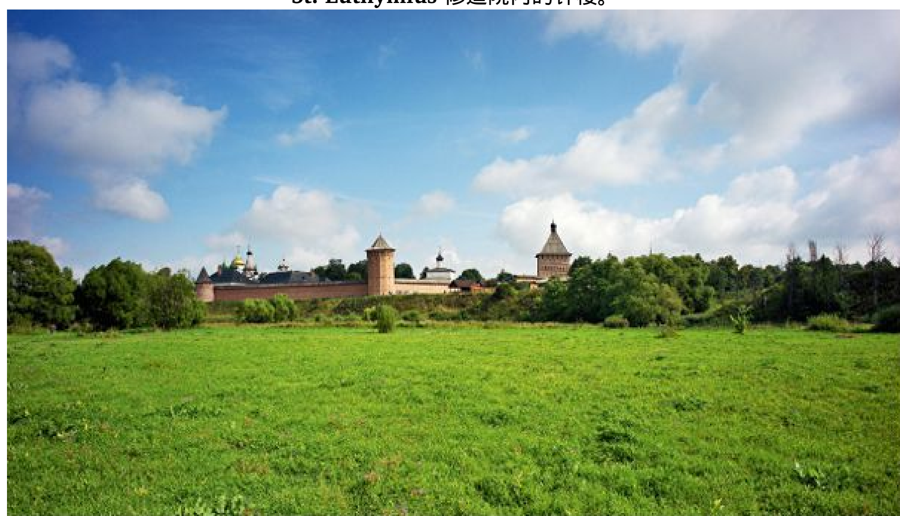
我到达的那个周末正赶上苏兹达尔的国际布艺节，贸易长廊南侧广场上人头攒动，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活动，比如一场木艺雕刻比赛或是游乐嘉年华。在欧洲的小城镇，中心广场一般规模都不大，但是利

用率却相当高，经常在周末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很有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全民联欢式的热闹气氛，在苏兹达尔当然也不例外。

贸易长廊的北侧是固定规模的菜市场摊位，最受欢迎的商品就是本地特色的蜂蜜酒和小黄瓜了，据说每年苏兹达尔还会专门举办黄瓜节呢。走过古贸易长廊，我一路边逛边吃，手上拎着大大小小的口袋，满载着与亲朋好友分享的幸福。



St. Euthymius 修道院内的钟楼。





左图 遥望**St. Euthymius** 修道院。
右图 主显圣容教堂，也即苏兹达尔木建筑博物馆内的陈列建筑之一。

像城堡的修道院

“克里姆林-木建筑博物馆-古贸易长廊”的游览基本属于苏兹达尔南线，第二天，我早早出发去探索苏兹达尔的北线。沿着城中的主干道列宁大街，向同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St. Euthymius修道院出发。

苏联时期，城里的教堂均遭到关闭或拆毁的厄运，还有部分宗教性建筑被改为监狱、旅店、工厂等。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相关机构已经开始对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并逐渐恢复部分教堂的宗教功能；但这段历史并不会就此湮没，细心的游客总是会发现蛛丝马迹。比如，就在我去往St. Euthymius修道院的路上，路遇Rizopolozhensky女修道院，虽然它最开始吸引我的是那座全城制高点的钟楼，但进入大门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建筑已经被改建为酒店和健身房，甚至还有一座废弃的电影院。

其实，这也是探访历史建筑最有乐趣的地方。它不仅承载着初期建造者或整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工艺水平，而且还携带着丰富的历史变迁信息。只要用心解读，它就像一个耐心的老者，向你细数这一生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分享所有的秘密。

沿着列宁大道几乎要走到尽头，才远远地看到St. Euthymius 修道

院高高的红色城墙和塔楼，若不是做足了功课还以为是来到了哪个城堡属地。St. Euthymius 修道院最早创立于14世纪，16～17世纪在瓦西里三世、伊凡四世和一些富商的资助下建成为一处重要的宗教建筑群。现存的主要建筑包括：主显圣容大教堂、钟楼、医院、修士居住用房等，以及一座建于1764年的监狱，早期曾用来关押宗教异见者，后一直使用到苏联时期才关闭，现作为修道院军事历史的陈列馆。

相较随处可见的“洋葱顶”教堂，这里的钟楼才称得上是俄罗斯建筑的孤品。钟楼始建于16世纪初期，在随后的百余年间屡次增建。前端白色的类似一个独立柱式的圆形教堂是最先被建造的，作为瓦西里三世的一个祷告场所。教堂有3层，在第3层的拱形屋顶下挂钟。这种造型的教堂在古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真正留存下来的却少之又少。16世纪末为了悬挂更大体量的钟，扩建了中部矩形的高塔。最后在17世纪末建造了更为常见的厚墙式的钟楼。在18世纪曾悬挂的最大体量的大钟重达560公斤。很可惜，在上世纪30年代，所有的铜钟都“捐献给了国家”。直到70年代，才恢复了全部17座大钟。现在，每到整点时刻，都有专门的乐师爬到钟楼之上，用绳索拉拽大小不同的钟，奏出和谐、美妙的报时乐章，不可错过。

从St. Euthymius 修道院参观完毕，沿着古老的围墙走到南侧开阔地带，这里位于地势高处，放眼望去，整个苏兹达尔城镇一览无遗。正值中午时分，蜿蜒的卡缅卡河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就在河的南岸是另一处著名的Pokrovsky女修道院，这也是整个参观途中唯一仍作为宗教功能使用的修道院；远处可见克里姆林圣母圣诞大教堂的蓝顶金星闪闪发光。

虽然苏兹达尔是一个远离尘嚣如世外桃源般的历史角落，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仍然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尤其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让人感觉那么的温暖，就如小镇的特产蜂蜜酒，酒精含量不高，却有着微醺的甜蜜。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STORIES IN KUNMING
昆明城事
在别处的故乡
下一站，伊朗

点击阅读

去南美赶集

厄瓜多尔有几个著名的集市，值得一去。其中最具特色的当数瓜拉西奥的周日集市，那是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奥塔瓦洛的周六大集市在厄瓜多尔最为著名，浓郁的印第安风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远万里去南美赶集。



奥塔瓦洛周六集市是厄瓜多尔最大的集市。天刚亮时，动物集市就开始了。

一对芝加哥老夫妇在买下昆卡的房子之前，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两个冬天，对昆卡周边也熟知于心。他们推荐我去瓜拉西奥（Gualaceo）吃豚鼠。没错！那个可爱的豚鼠，正是当地人无比热爱的美食。

烤豚鼠与选美

周日的早晨，我挤上一辆喷着黑烟的巴士，去瓜拉西奥赶

集、吃豚鼠。

路过Sigsig时，从车窗外飘进一股诱人的香味。道路两侧，不远处的凉棚里，火炉上架着一串串正在烤制的不明物。坐在我前面的乘客，估计是听到了我吞咽口水的声音，转头告诉我那就是豚鼠！“非常非常好吃的豚鼠，要先涂抹上盐、胡椒、蒜、酱汁等调味料，耐心地烤上1小时”，她接着描述，直至表皮色泽转为金黄，浓烈的香气会飘得很远。烤熟的豚鼠外焦里嫩、皮薄如纸、肉质鲜美，几乎入口即化……这下，我的口水吞咽得更加厉害了。

一下车我就迫不及待地随着人流，直奔集市而去。果然，在集市一角，有二十多家烤豚鼠的摊档，每一档都坐满了人，烟雾腾腾的。诱人的香味层层叠加，再加上食客们沉醉的表情，更让我激动不已，赶紧挤进烤着豚鼠的火炉面前。

猝不及防，就看到了豚鼠们个个都呲牙咧嘴、面目狰狞地冲着我笑，原来这里的豚鼠是整只整只烤的。杀好的豚鼠被插入一根大木棍，表情异常生动地看着光顾的食客。旁边兴致勃勃等着烤豚鼠的大姐看出了我的犹豫，推荐我去旁边市场的二楼，那里卖的烤猪肉也很好吃。

市场二楼。虽然每个摊档上同样都摆着一只楚楚可怜的烤小猪，有的被食客分刮得几乎只剩下了脑袋。可是当一位摊主给我尝了一块烤猪肉之后，我还是忍不住“残忍”地点了一份。皮酥肉嫩的烤猪肉，焦脆和鲜香混杂，配着土豆和洋葱，以及酸酸辣辣的开胃蘸水，吃起来让人倍感踏实。

不远处忽然传来欢快的音乐声，我才注意到那里搭建着一个舞台。循声望去，原来是在进行选美比赛。娉娉袅袅的年轻姑娘们努力把自己打扮得风情各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之中，这一番衣香鬓影，委实让人觉得不真实。想象中这样的集市，应该是相对传统和封闭的，可这样颇具现代气息的选美大赛真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呢。

正看得出神，有位妈妈得意地拉着我，指指台上的一个女孩说那是她的女儿，现在美国读书，为了这次选美比赛专程赶回来的。我有些费解，为了这么一个集市上的选美比赛，千里迢迢从美国回来？“当然啊，

这是女孩子们最隆重的活动。我的女儿走到哪里，都是瓜拉西奥的女孩，怎么可以不参加？”这位妈妈自豪地说。

我环顾四周，举家出动来赶集的人比比皆是。对于他们来说，赶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许可以不买东西，但是一定要享受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欢聚时光。走得再远的孩子，依然被一根隐形的线牵绊着。

选美比赛结束之后，女孩子们顺势坐在烤豚鼠的摊档前大快朵颐。穿着华美衣裙啃豚鼠的女孩们，让这个传统集市，迷人至极。

动物集市

厄瓜多尔最著名的集市，应该是奥塔瓦洛的周六大集市。这里距离首都基多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赶集。我提前一天来到奥塔瓦洛住下，是因为想感受一下天刚亮就开市的动物集市。不是集市进行时的高原小镇——奥塔瓦洛，安静极了。

周六清晨，整座小镇还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我便往镇外走去，不一会儿就和猪群、羊群、牛群等家畜一路同行。我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就是西边那片山地里的动物集市。听话的家畜，会乖乖跟着主人一步三摇地前进，可是也有走成之字形的，时不时寻找着它们的早餐。我就被目中无人的羊群挤到了一边。耍赖的猪在路中间的泥坑里打滚，全然不管按了半天喇叭的卡车司机。卡车车厢里满满的都是牛犊，它们也跟着哞哞叫，奏响热闹的清晨协奏曲。

其实，在这个动物集市上，我并不能买到什么，就算价格相当诱人，可我总不能带一头黝黑强壮的山羊回中国吧。卖鸡大妈试图把羽毛鲜艳的大公鸡卖给我，“相信我，它的味道好极了”，被我婉言谢绝。

我感兴趣的是四面八方来赶集的人们。奥塔瓦洛的男人们脑袋后扎着长长细细的辫子，头戴黑色的帽子，身披黑色或蓝色的披风；女人系着黑色或是蓝色的长裙，上衣着美丽的、有刺绣的白色衬衫，她们不像昆卡的女人戴着草帽，而喜欢在头上裹一条精心折叠的头巾。

这种当地人的集市，混合了动物的活力，异常地生机勃勃：一个妇女左手臂弯里夹着一只鸡，右边臂弯夹着一只鸭，鸡鸭在她的披肩下东张西望、咕咕乱叫，背上背着的孩子沉沉地睡着；一个很有气势的胖女人，熟稔地揪揪山羊的耳朵，摸摸它的背脊，点点头，她身后跟着的小伙计忙不迭地掏出钱来；一排排的木架子上，各种花色的牛态度骄傲地相互睥睨，买主们专心比较着；主人拼命地从泥塘里拉出他的两头宝贝猪，却被猪尾巴甩了一身泥点……来这里赶集的当地人，都有着明确的

目的，每一个人都不会空手而归。很快，集市里的家禽、家畜越来越少，天色大亮的时候，动物集市已经接近尾声。

而此时，另外一端的集市才刚刚开始。

色彩盛宴

当动物集市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便回到了镇中心。货物和人群潮水一般“席卷”了这座小镇，层层叠叠的摊位从Ponchos广场蔓延开来。我已经看不见昨天走过的街道，也无法辨认曾经进去的餐厅、小店和画廊。

集市上色彩最为秾艳的是工艺品区和服装区，对色彩狂热和执着的印第安人，可以把颜色撞出惊心动魄的故事，比如那些手织的毯子，选择纯粹的原色，穿梭出的图案古朴稚拙、生动传神。雪山、峰林、房屋、庭院，抑或是劳动中的人、节日庆典里的人、浓情蜜意中的人，也有大块大块的色彩肆意泼洒，没有具象，没有细枝末节，唯觉欢快和幸福。

在这一片的浓墨重彩之中，点缀着一些颜色朴素的毛皮毯子，就像春天鲜花盛开的草原上，经冬未消的雪。它们是由俗称“草泥马”的羊驼毛皮拼凑制成的。深深浅浅的羊驼毛皮不加任何染色和处理，被剪成不同形状，再缝纫在一起做成画，简单写意。柔软的皮毛，摸着舒服极了，一个不小心就深深陷入它的温柔里。

集市上一排排的摊档早已令我眼花缭乱。一会儿是印第安传统服饰，帽子、披肩、彩色腰带上那些精致的花朵，据说是姑娘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鲜活的花朵似乎能闻到淡淡的香气；一会儿又钻入铺天盖地的首饰堆里，那些线条粗犷、夸张的首饰，戴上去就有了印加时代祭司和贵族的气势；刚从古老的手镯、项链、耳环的魅惑里闯出来，迎面又碰上了小巧的彩陶、图案奇特的木盆、木碗，不禁让人幻想拥有一个异国风情的家。

诱惑一波接着一波，许久都走不出来。那些摊主，男人略显沉静、温柔、害羞，而女人们却总是一刻不停地喧哗笑闹。她们用长裙、披肩、腰带、显眼的首饰，把自己打扮得比这些商品还要迷人，让人即使不买东西，也想和她们搭讪几句。

小镇周边的远山和天空，慢慢被夕阳染成淡红色，又逐渐变成鸽

灰，街道上那奇幻的色彩大聚会，随着天空颜色的减淡，也渐渐散去。似乎在一呼一吸之间，奥塔瓦洛又回归到稀薄与宁静之中，等待着一周之后的轮回。



奥塔瓦洛西边山地里的动物集市，热闹非凡。



奥塔瓦洛，保存了印第安传统文化，女人们系着黑色或蓝色的长裙和围巾，上衣是有着美丽刺绣的白色衬衫，带着精心折叠的头巾，脖子上挂着繁复的金珠链子。



奥塔瓦洛的男人们脑后扎着长长细细的辫子，戴着黑色的帽子，披着黑色或蓝色的双面式披风。

哈瓦那：冻结在胶囊里的时光

这是一座时间慢流的城市，老爷车、革命的激情、慢悠悠的生活，让人恍然间回到了那段冻结在胶囊里的旧时光。它有殖民时代的印痕，它有革命时期的冒险，它也有摩登时代的时尚……它，就是哈瓦那。

撰文/顾剑



●哈瓦那港口，远处是莫罗城堡。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我到古巴的第一站是哈瓦那。

一出机场海关，扑面而来的除了潮湿温暖的空气，还有“70年代”的感觉。机场的设施有些陈旧，宽大的旧式座椅，老式的航班到达显示屏，还有一拥而上的当地人，争相问你需不需要换钱或者乘坐出租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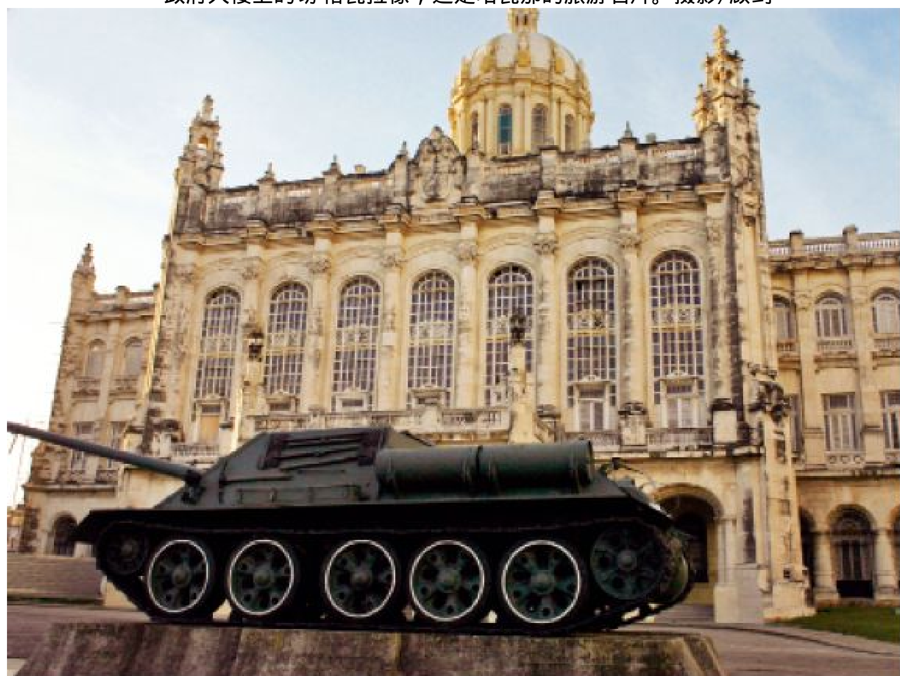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我乘车前往林肯旅馆。它位于市中心靠近海边的位置，是一栋独立的9层大楼。略显破旧的国营旅馆，在历史上却赫赫有名。上世纪50年代，这里是哈瓦那数一数二的高级旅馆。1958年，古巴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期间，林肯旅馆还曾接待过著名阿根廷赛车手卡洛斯·方吉奥，他是早于舒马赫的“五连冠”传奇人物。更奇特的是，方吉奥还在这里被革命党绑架，这近乎盗侠罗宾汉的行为，竟令被绑者很是欣赏。我在旅馆5楼看到了方吉奥曾经住过的房间，墙上挂着他的照片。不知道他20年后与绑架者卡斯特罗“相逢一笑泯恩仇”时，是否还怀

念过这里，以及这座城市。

而我在哈瓦那的旅行，却经由这奇特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 政府大楼上的切·格瓦拉像，这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摄影/顾剑



-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前的苏联坦克。供图/东方IC



●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大厅，也即哈瓦那前总统府。摄影/顾剑

悠然老时光：殖民时代的蓝调

哈瓦那城市的北面和东面都是大海，但风景最美的地方是位于东北角的哈瓦那城堡和港口。热带阳光下的加勒比海，蓝得很通透，港湾里停泊着几只小木船，也被刷成明亮的天蓝色，随着雪白的浪花一漾一漾，让人觉得悠闲又舒适。浪花徐徐推进，一波又一波，拍碎在城市北海岸沿海大道外的防波堤上。远处的山顶是高耸的莫罗城堡，在拱卫海港入口。

1898年，这平静的哈瓦那港却发生了一件极不平静的事。2月15日，当美国海军战列舰“缅因号”在那里抛锚时，突然发生了爆炸，巨大的声响，冲天的火光，震动了整个哈瓦那港。很快，军舰沉没，258名美国水兵因此客死异乡。当时美国跟古巴的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关系紧张，尽管20世纪70年代在分析、梳理证据之后确认“缅因号”爆炸只是一个意外，但在1898年，这次爆炸成为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的导火索。

美国对待“缅因号”灾难的态度，夹杂着恐惧、自豪和复仇的激情。一位名叫约翰·布莱克·阿尔金斯的记者1898年4月来到美国曼哈顿，他在《曼彻斯特保卫者》中描绘了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即将爆发的美西战争的期待：

美国国旗在所有的街道和窗户上悬挂着。好战的观点和战争简报贴在商店的窗户上。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和他们的狗带着美国的徽章或者“支持”字样。自行车装饰着国旗的颜色好像要进行一次奇特的服装展示游行。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记住缅因号！”

美西战争以美国大获全胜结束。美国夺取了西班牙在海外的两个重要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美国国旗在哈瓦那飘扬，西班牙总督被美国将军伍德取代。在哈瓦那城堡这片地区，曾经的西班牙总督府，也是后来的美国总督府、首个古巴总统府，如今被辟成博物馆，留待人们参观或怀念。不过，我对参观总督府兴趣索然，注意力却还是被那个日常的哈瓦那所吸引。

古巴或许经济欠发达，但是在海边晒太阳、野餐的人们、在海滩上嬉闹的孩子、在防波堤上垂钓的老翁，都给人安贫乐道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热带气候的关系，就算在哈瓦那这样大都市的海边，人们走路的节奏也是缓慢的，仿佛从几百年前的殖民时代就是如此，也许还会一直像这样慢下去。我也坐在防波堤边发呆，想起木心那首小诗里的几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有些老城，只是保留一个空壳，为游客展示过去的生活，像是一个博物馆，比如卡塔尔的多哈、阿塞拜疆的巴库。但哈瓦那不是这样，人们居住在旧城那些狭窄的街道中，而殖民时代堂皇宏伟的旧建筑里仍然住着

七十二家房客。街巷窄窄的，经常能看到当地人在银行和粮店门外大排长龙。尤其是粮店，往往只有一家门脸，屋子里是柜台，柜台后则堆着面粉之类大包装的食品，墙面货架上疏疏落落地摆放一些面包或蛋糕的制成品。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凭粮票排队买米买面的日子来。

街道两旁的建筑，以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为主。建筑外立面精雕细琢，窗户细长，外有铸铁护窗栏杆。因为户外阳光毒辣，屋子阳面的窗户一般都不会打开，这使得突然走进室内的人们通常眼前一黑，要适应好一会儿。不过，这些旧房子的现状都令人揪心，一方面毕竟国家经济困难，政府没有钱来维护这么多普通楼房，另一方面，古巴又没有私企能承担这项社会责任，这些老楼便只能任由荒废了。不过，古巴政府也

选择性地维护了一些更古老的建筑，诸如旧城中心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哈瓦那大教堂，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有400多年历史。

在哈瓦那大教堂门前那条街上，有一家酒吧，就连白天也聚集了大群的游客在这儿喝酒。这些人，都是跟着大作家海明威来凑热闹的，当年海明威喜欢在这喝一杯Mojito。我也点了一杯Mojito。按照古巴的物价标准，简直贵得离谱：5外汇券比索一杯。要知道，15比索能在家庭旅馆吃到一顿有三只龙虾的晚餐，20比索在旧城区的高级餐馆能享用一顿可口的西班牙美食。

这个酒吧还兼卖革命纪念品，墙上贴着革命时期的招贴画，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到处都是。在酒吧门口，有几位满脸皱纹、瘦小干瘪的当地老头老太太，叼着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游客特别喜欢与他们合影。或许，这里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哈瓦那：革命的纪念品、抽雪茄的老人、海明威的酒等等。

还有一样，也是哈瓦那或者说是古巴的象征——老爷车。很多人以为，古巴街上到处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爷车，一派复古的情调。其实不然，古巴的确有很多老爷车，但能跑得动的不多了，哈瓦那大街上缓缓驶过的老爷车，一般都是为了招揽游客兜风赚钱的。但这并不妨碍我找个地方静静怀旧，据说哈瓦那有两个看老爷车的最佳去处，一个是城堡前的广场，另一个是新城与旧城交界的国会大厦门前广场。



• 哈瓦那破败而精致的老建筑。摄影/顾剑



● 近年，咖啡馆这样的小型商户都有着朝向街道的门脸，所有古巴人都微笑着等待一场真正的改革。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哈瓦那国会大厦广场前的老爷出租车。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仍旧是革命的纪念

老城的西南方向是新城区，留有许多与古巴革命相关的遗迹，比如：议会大厦、中央公园、革命博物馆、革命广场、革命纪念碑等等，

不胜枚举。

革命博物馆尤为值得一提，这是革命前巴蒂斯塔的总统府。巴蒂斯塔1902年出生在古巴一个甘蔗种植园里，他声称自己血管里流淌着非洲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血液。作为革命领导者、选举产生的总统、军事独裁者和黑手党中腰缠万贯的卫士，他在古巴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只有1959年的革命才最终将他抹去。在那之前，正是在这座建筑中，曾经发生过刺杀巴蒂斯塔总统的事件。当时，一批刺客已经攻进了总统府，巴蒂斯塔利用暗道逃跑，才躲过一劫。今天富丽堂皇的会客大厅悬挂着巨幅古巴国旗，在内阁会议室外面的楼梯走道里，还能看见那场刺杀枪战留下的弹痕。

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有一个被大玻璃罩保护起来的游艇。不用说，这就是在古巴历史上有名的“格拉玛号”游艇。1956年12月2日，卡斯特罗、格瓦拉等82人乘坐它从墨西哥漂洋过海准备登陆古巴，计划以此来引发一场广泛的、全国范围的暴动，进而推翻独裁者。尽管这最终被当作一次最为英勇的史诗般的行动来歌颂，但无法掩饰这是古巴秘密登陆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缓慢航行的“格拉玛号”比原计划晚了两天才到，多数游击队志愿军因为晕船而萎靡不振。因为晚到，原本在红滩接应船只到达的卡车被迫撤退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玛号”即将登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到达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们遭到了来自空中和陆地的夹击。历经千难万险，登陆10天后，他们才与国内抵抗组织的成员会合。

虽然有一个不幸的开端，但这件名垂拉丁美洲史的重要事件，还是为卡斯特罗带来了好运。短短3年之后，卡斯特罗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胜利引发的狂热激情，使得卡斯特罗效法早期西班牙征服者的惯用方式，开始了从圣地亚哥到哈瓦那的漫长的全国巡视。从当年的资料片上可以看到，他有时坐着敞篷吉普，有时在一辆坦克上，频繁地停下来向热情的群众招手示意。

1957年1月8日，卡斯特罗抵达了哈瓦那，穿过狂热而兴奋的人群，进入了哥伦比亚兵营。如今，这座曾经最大的兵营已不复存在，但卡斯特罗那堪称神奇的故事却还被传颂着。他在哥伦比亚兵营演讲，向现场的听众们演说革命团结的必要性。这时，一件被所有亲历者铭记的突发事件—两只白色的鸽子飞过来，停在他的肩膀上。有人说，这是一个意想不到但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标志着古巴历史新时代的开启。

那时的哈瓦那，是一个喜庆、狂欢的城市。据当时在哈瓦那的意大利出版商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在书中的描述：这里满是西班牙人、黑人和华人，充满着生机和色彩，“你经常会在这里或者那里碰到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手枪和冲锋枪，懒洋洋地坐在公共建筑前的大椅子上，防备着敌人的袭击。”

在哈瓦那新城内陆腹地，还有一处古巴革命广场，广场中心形似竹节的建筑是国父何塞·马蒂的纪念碑。纪念碑背后正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卡斯特罗兄弟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中央委员会不开放参观，连远远地拍照也是被禁止的。于是人们转而拍摄内政部大楼上巨幅的切·格瓦拉画像。这幅画像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经常出现在各种关于古巴的文章和游记里。

内政部大楼旁边是信息部大楼，其上还有另一幅巨像跟切·格瓦拉遥遥相对。乍看之下，我吓了一跳：难道古巴政府这么痛恨美国，居然于此悬挂“9·11”事件元凶本·拉登的巨幅纪念像？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看上去颇像本·拉登的大胡子，是古巴革命中的另一位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他与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一样，被看作这场革命的象征。但革命成功几个月后，他还来不及更充分地描绘自己的壮丽人生，就不幸早早离开了人世。我发现画像角落有一行西班牙语小字：“Vas Bien, Fidel”，这是西恩富戈斯去世前不久和卡斯特罗通电话时留下的一小句名言，翻译过来是—“放心，一切都好，菲德尔”。

从革命广场离开的当天夜里，我又去哈瓦那郊外的演艺厅，看了一场上世纪50年代百老汇式的盛大歌舞秀Tropicana。这场歌舞在革命开始之前就曾经蜚声世界，场面宏大，歌舞和灯光设计均属一流，彼时大概要算是“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生活方式。它被保留到今天，让观者好像突然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纽约百老汇。那种歌舞升平、衣香鬓影，令我恍然不知身在何处。在这个穿越的夜里，在这个时光胶囊一样的城市，时间仿佛倒流，我不由得在心里重复了一句西班牙语：

“Vas Bien”——放心，一切都好。



●哈瓦那大教堂，这是一座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老建筑。摄影/顾剑



●哈瓦那城区的迷人风景。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智慧谷：为全世界种植甜蜜

在古巴为全世界提供甜蜜的年代里，位于特立尼达城东的洛斯印海尼奥斯谷地（又称智慧谷）也迎来了最甜蜜的日子。山谷的五十多家糖厂为这里的人们引来了南美的白银、非洲的黑奴、欧洲的精美建筑和亡命的加勒比海盗。如今，这一切记忆都保存了下来。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特立尼达每天有一趟蒸汽小火车来往于市区和智慧谷，这辆从19世纪开来的蒸汽小火车，运走了无数的蔗糖，运来了众多的奴隶，带来了特立尼达的繁荣美丽，如今它带领游客们重温当年的甜蜜时光。

驶向种植园的老爷火车

在特立尼达，有一个只有一个站台的火车站。无意中遇到它的时候，夕阳将静止的火车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安静、凋零、孤独。古老、黯淡的火车头停在轨道上，如果不是一位老铁路工人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几乎以为这是一个已经荒芜了的火车站。

老人很是热情，叨叨絮絮地连比带划。我们终于明白了每天早上九点，会有一班火车从这里开往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下午三点钟返回。

看着身边的这个火车头，似乎已经在这里停放了四五十年。一拉绳子，汽笛一声长鸣，有点力不从心，更像是喘气声。难不成就是这老爷火车将要带我们去往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

然而事实更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次日清晨，那列蒸汽小火车喘着粗气，以缓慢地步伐准时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止是回到了几十年前，甚至回到了19世纪，回到特立尼达最甜蜜的年代。那时候，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里遍布了100多家大大小小的糖厂，忙碌的机器声、蔗糖的香味、温柔的山风，日日夜夜、缠绵不休。

这列小火车，拖着四面敞风的木车厢，“呜啦啦”向我们迎面开来的一刹那，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惊喜。等车的人们，抓起相机冲了上去，和它结结实实地打了个照面。

车厢就像敞开的潘多拉盒子，飞出了更多的意外——硬木长凳、宽大的车窗没有玻璃、清凉的风……我们自由自在地在车厢中穿行，那位老铁路工人，抱着吉他径直走来，对着我们唱起了歌。如此古典的待遇，使得这一趟智慧谷之旅，始终像一个醒不过来的梦。

当窗外的绿色越来越浓的时候，蒸汽小火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浓密的树林和蔗田，几乎是贴着车窗拂过。

山谷中的黑人后代

智慧谷本来是一块上百平方公里的山间盆地，土地肥沃。先有了特立尼达城，这里逐渐被开发为上等的甘蔗种植园，榨糖厂也随之兴起。很快地，这片峡谷便成为世界最大的食糖生产地之一。欣欣向荣的经济，为19世纪的特立尼达城的重建提供了资金。特立尼达市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从诞生之日起就密不可分，所以，1988年，联合国评定世界文化遗产时，索性一股脑儿将山谷和城市捆绑在了一起。

从19世纪开始，蒸汽小火车就每天不爽约地穿行在山谷里，这条铁路，也成了一段甜蜜的记忆。小火车拉着满满的蔗糖，在弥漫着阵阵甜香的甘蔗田里奔驰着，可是对当年被长途贩运到这里，又终日劳作、不得休息的黑人奴隶来说，这个糖厂山谷绝不是一个甜蜜的地方。

蒸汽小火车的第一站，就停在了伊斯纳加庄园，那里有智慧谷的象征—伊斯纳加高塔。建于1840年的伊斯纳加高塔，共有7层、高35米，

那清悦、悠扬的钟声曾经是糖厂上下工的标志。它现在是一座观景台，在上面能够看到庄园的全景，当年是用来监视奴隶工作、防范他们逃跑的。高塔之下，一览无余，没有人可以逃脱自己的命运。

再走半个小时，就到达了蒸汽小火车的终点站——莫里诺斯庄园。这里是一个养牛的牧场，甘蔗、牛、烟草，曾经是古巴的三大经济支柱。

今天，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黑人奴隶的后代，他们还住在那些昔日作为奴隶集体宿舍的平房里，而奴隶主的庄园早已变成了游客游览的去处……



• 图今天，甘蔗田里还是有人在辛勤地劳作，田边堆积得小山一般高的甘蔗，并不是拿来讨好游客的工具，而是黑人后代们谋生的手段。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 特立尼达蒸汽小火车老式的木制车厢。



• 莫里诺斯庄园附近的蔗田工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黑人奴隶的后代，不少人还住在那些当年作为奴隶集体宿舍的平房里。



● 在智慧谷，马匹还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古巴蔗糖发展历程

有资料显示，古巴蔗糖出口量常年在600万吨以上，居世界第一位。一半以上的耕地种植甘蔗，蔗糖出口收入占外汇收入的80%，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究其原因，既与这里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更有社会经济因素。

古巴地处北纬20度与北回归线之间，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这种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甘蔗生长。古巴又是一个狭长的岛国，海上交通便利。16世纪初，殖民者把甘蔗引入古巴；17世纪，他们从非洲运来大批黑人；18世纪中叶，蔗糖业逐渐超过烟草业和畜牧业；19世纪，在西部红土平原上出现了一批中小型甘蔗种植园。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向古巴大量投资，兴修一批灌溉设施，使海拔不足100米的低地普遍种植甘蔗，蔗田面积占全国耕地60%以上，大型糖厂也相继建立。由于蔗糖业的不断发展，使古巴经济结构单一化，并造成了对美国的严重依赖。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政府将外资蔗糖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摆脱单一化的经济结构，古巴政府决定削减蔗糖生产，结果这一决定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古巴政府提出经济发展“相对优势论”，重新确定蔗糖业是古巴经济的发展优势。

今天，甘蔗田里还是有人在辛勤地劳作，田边堆积得小山一般高的甘蔗，并不是拿来讨好游客的工具，而是黑人后代们谋生的手段。你若是走进他们的平房里，他们很愿意在自己的家里请你喝上一杯咖啡，并加上很甜的、自己熬制的土蔗糖。

在伊斯纳加火车站简陋的站台上，我们遇见一位老人，他静静地抽着一个土比索一支的雪茄。岁月的苦难在他脸上刻下太多的纹路，或许他已经对生活漠然，任由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游人经过他的身边。在不动声色的蒸汽记忆里，智慧谷、特立尼达，乃至整个古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变化最大的，就是这里的黑人后代—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是自由的。

卡塔赫纳：与爱情有关的时光

在浩淼的加勒比海南端，有一座古城。500年来，这里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叠加，成为创作者的源泉。眼前的卡塔赫纳，能否让我们找到马尔克斯的足迹，望见苏菲·玛索的身影？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卡塔赫纳的老城夜景。刚刚举行完婚礼的新人，坐着老式的马车，走过灯光昏黄的街道。

从巴拿马城飞往Puerto Obaldia的航班，乘客几乎没有留下来的，大家又一起乘快艇前往哥伦比亚Capurgan小镇。第二天一大早，乘船，转中巴，再转一趟小巴，直到晚上10点钟，卡塔赫纳终于笑意盈盈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座古城，在16世纪中期成为西班牙殖民者掠夺南美金银财富的转运港和奴隶市场。17世纪初，它曾是拉美的第三大城市。丰富的历史遗存、经典的建筑风格，使得卡塔赫纳在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入夜后的卡塔赫纳特别清静，街上行人寥寥。女作家三毛曾在她的《哥伦比亚纪行》中这样写到，这里是一个不按常理出

牌的地方，她在热爱的路边摊看中了炭炉上现烤的小白饼和香肠，交了钱，摊主却耍赖不肯给她东西。偏偏，我们在夜雨淋漓的卡塔赫纳，也邂逅了香肠和小白饼——那是一种哥伦比亚的玉米饼。涂上些许辣椒酱和香料的香肠，被明火炙烤得分外温暖而厚道。在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饥肠辘辘之后，我们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诱惑，用仅有的6000比索换了3根烤香肠。转身欲走，却被摊主叫住，原来那个白色玉米饼是搭配烤香肠送的。接过3袋白饼，我们满怀感激……卡塔赫纳的前奏，就在连天的哈欠中过去了。不过，第二天一觉醒来，一切都不一样了。



● 卡塔赫纳当年是一个重要的奴隶中转站，著名的奴隶市场如今已经变成了餐厅、酒店和糖果市场。在酒店的阳台，可以看到**Puerta del Reloj**的老城门和钟楼。

TIPS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卡塔赫纳

卡塔赫纳是哥伦比亚的港口、要塞，并拥有一批文物群，为玻利瓦尔省的首府，旅游胜地。这个城市被切割分块成三个地区：拥有大教堂和许多卢西亚风格的圣佩德罗；商人和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圣迭戈；具有“大众场所”美称的盖特塞马尼。

马尔克斯的足迹

曾经的往事，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它以各种姿态、各种形式存在着，那些曾经路过的人，反复构建着城市的记忆。哥伦比亚最著名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著——《霍乱时期的爱情》就发生在这里，这里也是马尔克斯最后的长眠之地。他眼里的卡塔赫纳，究竟是怎样的？

“从天上俯瞰卡塔赫纳这座英雄古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抵御了英军的各种包围和海盗的不懈侵扰，如今却因对霍乱的恐惧将它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的城墙、杂草丛生的街道、被三色堇吞没的古堡、大理石的宫殿。”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这样写到。

自1533年建城以来，卡塔赫纳便作为海上要塞而存在。直到今天，那些古老的城墙，依然尽职尽责地将卡塔赫纳紧紧包裹在其中。城墙外的古堡、城里笔直的街道纵横交错，其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古老的教堂、修道院，长长的门廊、美丽的广场，还有漂亮的钟楼与瞭望塔。圣·菲利佩要塞和古城墙巍峨相连，似乎可以将一切危险抵挡在外，刹那间便让人明白了为何阿诺德·托因比会有“正是由于卡塔赫纳，南美洲才不讲英文”的感慨。

每当太阳渐渐低沉，古城墙上便成了情侣们呢喃缠绵的去处。城墙的一侧是加勒比海动人的夕阳和混合着海藻味儿的空气；另一侧是开满鲜花的阳台以及隐藏着欲望的歌声。这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城啊！高大的教堂，微微倾斜着升向天空，夕阳迷人而美好，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某个

傍晚……于是，在1948年，当马尔克斯第一眼看到卡塔赫纳这座城市，便与它纠结在了一起。在那一场长达53年7个月又11天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他们犹如一对老式的恩爱夫妻，在平淡无味、波澜不惊的生活下面却隐藏着不安的小骚动，于无声之处，给人以巨大的震惊。

在那熙熙攘攘的集市上，阿里萨遇到了他深爱一生的花冠女神费尔米娜。只见她，“到了那些坐在自己的巨大的球形玻璃瓶后面的卖甜食的文人跟前，她买了各种不同的甜食，每种6块。她指着瓶子里的甜食，因为干扰的声音太大，她没法让人家听清她的话：6块蛋松、6块白奶酪、6块绿豆糕、6块木薯糕、6块用印有格言的纸包着的巧克力、6块杏仁羹饼干、6块女王点心。”而这个糖果市场，如今在钟楼广场一角的长廊上。一家又一家，数都数不清楚的糖果摊，时时刻刻发散出甜蜜得让人发傻的味道。

卡塔赫纳曾经也是一个重要的奴隶中转站，当年的奴隶交易就在这个广场上。我们住的酒店就在这条长廊的楼上，有着殖民时代的拱顶和精致的阳台。选择这家酒店的原因，除了睡在房间里就能看到著名的钟楼和广场外，下楼就能买到好吃的糖。

我们总去的那一家糖果摊，摊主是一个90多岁的老婆婆。她在这里卖了60多年的糖果。相比起72岁的费尔米娜，老太太似乎显得更加精神奕奕—一双杏仁眼依旧清澈，算起账来丝毫不差，嘴里总含着酸酸甜甜的罗望子糖。看来卡塔赫纳的糖果不仅好吃，还能延年益寿呢。总陪在她身边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先生，一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他总是喜欢拉着我们回忆老太太年轻时候的美丽容颜，可他们并不是夫妻。

甚至连费尔米娜遇见的人—“一个头戴花头巾的滚圆而漂亮的黑人妇女，笑吟吟地请她品尝一块穿在杀猪刀刀尖上的三角形菠萝块儿，使她从陶醉中醒了过来。她取下那块菠萝，整个儿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品尝着，一边用秋水似的眼睛扫视那挨肩擦背的人群。”如今，这些头顶硕大水果篮子的黑人妇女，依旧是卡塔赫纳的一道风景线，她们身上依旧穿着哥伦比亚三色国旗拼接的大摆长裙，出售的水果依旧鲜甜可口、色泽诱人。

教堂广场、玻利瓦尔雕像、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修道院、咖啡馆、公园，以及诲淫诲盗的代笔先生门洞……马尔克斯将卡塔赫纳记录了下来，也把自己变成了卡塔赫纳历史的一部分。在海边，有一块混凝土浇筑的石碑，铭记了马尔克斯和卡塔赫纳发生联系的最初时刻：“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海员的故事》：维拉斯科在海上漂流了10天，上岸后被宣布为民族英雄，最美的女人亲吻他，新闻报道他，后来

政府仇视他，人们也永远地忘了他。”

不过卡塔赫纳人可不会忘记马尔克斯，这里还有他的旧宅和纪念机构，他的肖像更是随处可遇，小到一家咖啡馆的门口，都有可能立着一个混凝土浇筑的马尔克斯塑像。卡塔赫纳光怪陆离的历史与现实的叠加和混杂，是马尔克斯不断的灵感之源，马尔克斯也忘记不了它。所以，生命终止之后，马尔克斯的骨灰也最终被运回了这里。

穿过一条又一条陌生的古老街巷，在南美时空错落的绚丽色彩间，《霍乱时期的爱情》描述的那一幕幕，一一会被亲眼印证。甚至你会觉得年轻的费尔米娜，那美丽而高傲的身影就伫立在某扇窗户之后。



● 西班牙殖民风格的老房子，颜色浓烈，加上岁月的沉淀，让它成为南美最美的城。


•在熙熙攘攘的糖果市场里，阿里萨遇到他深爱一生的花冠女神费尔米娜。糖果市场就开设在当年奴隶市场的这个长廊上。


• 卡塔赫纳有文学也有艺术，街头的油画和工艺品都是那么地性格分明。



- 卡塔赫纳的街头涂鸦。

苏菲·玛索的选择

卡塔赫纳，这座古城的阴谋，让你猝不及防。被阳光照耀的地方，每一笔都是浓墨重彩，所有的街景和人事，都以一种不急不徐、不温不火的节奏在行进，就像苏菲·玛索那部著名的电影《枕边的男人》，几乎就以为它是一部平淡如水的文艺片，对于一座海边的城市，这也不赖嘛。不过，我们都错了，如果它只是这么平淡，就不能叫做卡塔赫纳——别忘了它被这样定义——南美最美的城市。

《枕边的男人》的开篇：雷奥沿着那些杂乱沉闷的街道一路走着走着，忽然之间，卡塔赫纳老城就出现了。明黄的主调、跳跃的颜色，那样的明朗和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快乐，卡塔赫纳的故事，原来都是隐藏在老城里的。似乎每一个窗台，都是苏菲的窗台，那些细致雕花的栏杆，都有故事的痕迹。

《枕边的男人》这个故事，小说作者本来计划让它发生在地中海边的法国小城的，谁都知道，那里有许多迷人浪漫的因素。可是最后，苏菲·玛索却决定在离法国非常遥远的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的卡塔赫纳，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是卡塔赫纳？一切答案都在不言之中。只有在卡塔赫纳，法国人不可一世的文艺范儿，那句永远挂在嘴边的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才能盛开到荼靡。

从美国一直南下，一路走来，我们已经看过了无数殖民时代的大城和小城，可是还是轻易被卡塔赫纳俘获了。它的美，太不单纯，重重叠

叠地绘出一幅“九曲回肠”的图画。卡塔赫纳老城不大，可是在这里暴走了几天，每天还是能够发现不寻常的美丽。

卡塔赫纳的老城，是一种明黄的主调，总让人产生莫名的喜悦，与几乎日日晴朗的天气无关。苏菲，她穿过Puerta del Reloj的老城门和钟楼，路过Coches广场，去玻利瓦尔广场的二手书市，和书商聊一聊关于书的事儿；她和他走上厚厚的老城墙，在城墙上看夕阳；他们在圣多明戈广场上聊天，前面就是那一尊著名的胖女人雕像，那可是哥伦比亚著名的艺术家博特罗的作品。苏菲·玛索看到的卡塔赫纳，正是如此真切地上演在你我的面前，没有修饰，因为，这就是卡塔赫纳每一天真实的生活。

傍晚时分，卡塔赫纳城墙上的生活分外让人着迷，在夕阳的浸润之下，情侣们愈发缠绵。卖冰淇淋的、卖青芒果的、卖炸香蕉的、摊了一地旧书等待着光顾的、扛着鲜花叫卖的……街头画家靠着粗粝的城墙，专心地画着那些复杂的缠绕画，他从太阳还高挂在海平面上，一直画到太阳快要没影儿，也没有缠绕出一幅完整的画，前来问津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于是，我忍不住问他：“你到底多少天才能卖出一幅画啊？”他笑着说：“要是真有人要买了我的画，或许我都不舍得呢！”

似乎时光迷失在了老城的街巷里，找不到逃离出去的方向。古城中同样没有变化的，还有那些白天和晚上都会“踢踢踏踏”地驶过石板路的老式敞篷马车，白天的乘客多数是游客，坐着马车驶过卡塔赫纳，每条街巷都热衷于挥发各种最多情的色彩，当“哒、哒、哒”的马蹄声，带着你依次经过殖民时期的建筑：教堂、咖啡馆、书店、广场、民居、木制窗框……小巷深处隐约传来海妖的歌声，那么摄人魂魄。

可到了晚上，就会不同了。对于卡塔赫纳人来说，这些马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做婚礼上使用的婚车。

圣多明戈大教堂的晚上，是温馨、幸福的，盛装的亲朋好友热闹地挤在教堂内外，数百年没变的广场和教堂，漂亮的晚礼服和水晶杯，常常让人觉得这是在一场电影里，当新人乘坐着马车来到教堂，电影渐渐到了高潮。举行完仪式之后，新人们还会坐上马车，亲朋好友则跟随其后，绕着老城里的大街小巷，整整游上一圈。电影渐渐散场，家长里短的生活才慢慢拉开帷幕。

此时，回想起《枕边的男人》这个简单、寻常的故事。在加勒比海边，明媚的阳光让生活变得绵软，灼烧着一切物体的棱角。在这样艳丽的城，即使发生平淡的故事，也会显得分外铿锵。也因此，任何家长里

短、一地鸡毛的生活，都会在这座城中变得有滋有味吧。

行走于开罗宫殿的时空幻境

当人们的目光越过金字塔的尖顶，那些入目的景致，当属埃及的宫殿了。但如今，这些宫殿再也不属于法老们。在炽热的阳光下，如果不靠近它们，或许你会觉得那只是古老时空投向埃及的一个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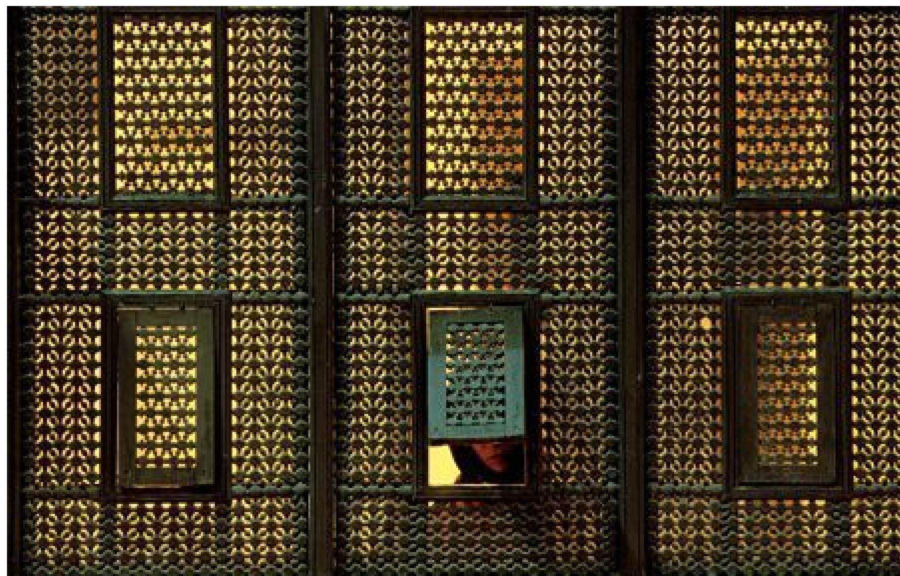
撰文/Anne Laurent　翻译/聂敏、李晓桦　摄影/Pascal Meunier-DragonImage



阳光强烈得让人睁不开眼，景致耀眼得只剩下几近消失的轮廓。那些景致当中最壮观的，既有金字塔，也有在水与沙的角力中建成的古老宫殿。

夕阳笼罩着尼罗河的河面。在这光的雾霭中，开罗城内清真寺的尖塔和对岸吉萨高原上的金字塔轮廓依稀可见。开罗城就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入口，正对尼罗河西岸的法尤姆绿洲，是非洲大陆上最壮观的伊斯兰城市，它也是法蒂玛王朝辉煌的证明。

和大多数阿拉伯世界的城市一样，开罗也存在于强烈日光和广袤沙漠之中。假如选择陆路前往开罗，就必须在沙漠中行进。平坦的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沙海。只有透过墨镜，才会在这片沙海中看到色彩与阴影。阳光强烈得让人睁不开眼，入目的景致耀眼得都只剩下几近消失的轮廓。那些景致当中最壮观的，既有金字塔，也有在水与沙的角力中建成的古老宫殿。



● 在阿拉伯建筑中，遮窗格栅是重要的构成元素。它令空气流通，调节阳光，便于人们观察室外的情况。

埃及的“故宫”

被人们称为埃及“故宫”的末代苏丹王宫——阿里宫，隐匿于尼罗河畔一处小小的绿洲中心，它恍若征服者一般，从尼罗河上注视着金字塔。

从王宫顶部浮雕的缝隙看过去，胡夫金字塔和哈夫拉金字塔差不多大小。沙漠幻觉般的阳光和建筑物的巨大体积，都会导致人产生错觉。对于埃及，我们有许多这样的错觉。譬如在某张图片上，狮身人面像永远以亲密的距离看守着金字塔。然而，你真要从一座金字塔走向另一座，往往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这还只是刚到入口处。你还需穿过神庙的遗留物——巨大的石块和它们垒出的通道，才能抵达狮身人面下方。这些石块曾构建出黑暗的神道，寓意法老的灵魂前往冥界之路。

在数千年时光中的某一时刻，这尊巨大的狮身人面失去了鼻子和胡子。如今被许多石块和更多的人类包围着，样子疲惫不堪，再也不会向人们提出那已被解答的难题。马利耶特初到埃及时，沙粒下埋藏着整整一条狮身人面大道。仅仅两个世纪的时光，它们便四散东西、硕果仅存。马利耶特，这位埃及博物馆的缔造者、古代埃及生活的重建者，或许会后悔将他所知的一切公诸于众。

站在阿里宫的高处，开罗的全景令人眩晕。破旧的尖塔、大胆的摩天大楼和闪烁的霓虹灯在尘土织就的面纱中朦朦胧胧。街上交通拥挤不堪，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混着吵闹的音乐，令人更加焦躁不安。不

过，我还是为能拥有这样的观景台而妒嫉这座建筑的创始人——萨拉丁。他会因为这些漂亮的东、西方宫殿而赞美哈里发和这座城市吗？

穆罕默德·阿里原来是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商人，雇佣兵出身。1805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失败后夺得政权，并在以后的43年间统治埃及，他建立的王朝一直延续到1952年被共和派推翻为止。1811年，他为其爱妃修建了这座王宫。王宫白色的外观，配合极尽复杂的浮雕装饰，有几分脆弱，犹如一个薄壳的石膏模型。

夜晚的灯光会使这些复杂的浮雕更加难以辨识。建筑物正面，仿佛凌空奔驰的马车雕塑消失在黑暗中。作为雕塑中心的金发女星，手握苹果，正借助灯光侧身展示她面部、肩膀和胸脯的圆润线条。此地的人们喜欢这样丰满、娇艳的女性。

歌手们正在数千年不变的夜色中表演。传统的阿拉伯曲调加上西方配器，这奇异的组合在夜晚展开，它向外扩散的涟漪，与整个尼罗河的夜晚融为一体。正在颤动肚皮的舞者，同样丰满而娇艳。在这夜色的浮华和喧闹中，昔日王宫的荣耀已经逝去，留下的只是末代王朝落寞的废墟。



●被黄铜立柱和拱门环绕着的阿里宫大理石殿堂。

穆沙拉比之窗

花纹精美的穆沙拉比窗是一种使用格栅和格构式窗取代玻璃窗和百叶窗的凸肚窗。发明出这种木格窗的阿拉伯工匠，并不单是为了服从于

伊斯兰教律。要适应阿拉伯民族生活地域的自然条件，建筑物既需要通风采光，又要巧妙地躲避太过强烈的日光，因而才有了穆沙拉比窗这样的匠心之作。

要制作这种繁复到极点的木格窗，需要车床、型号齐全的刻刀，以及灵巧、稳定的双手。工匠们仍然保留和沿用传统的技艺，用双手来完成全部的工序。车床和刻刀的协作天衣无缝，制造出最精致的形状，再一笔笔填充色彩。那浓重的黑色，已经使用了许多个世纪。

穆斯林的建筑某些地方会呈现出欧洲色彩。铺了红地毯的环形楼梯，围拢成巧妙的心形，红色地毯和下层建筑的白色基调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从这个心形的平面向下俯瞰，下层的拱顶和地面，宛如在水面以下，折射成微微扭曲的形状。

正厅永远是纯正的阿拉伯风格。花纹大理石镶嵌出一条主要通道，以标示大厅内正确的行进方向。室内点缀着小水池，都设计为层层下降的多边形格式，中心竖立着石刻的喷泉基座。但它已经不再喷涌泉水，这里的生活早已死去，无论这房间洁净或是蒙尘。

只有蜡像试图重现昔日王朝的生活——大臣们在汇报国家事务、卫兵持枪而立。他们的影子投到地板上，一动不动。血肉之躯或是无生命的蜡像，只要光线无法透过，两者的影子就没有太大差别。

一些旧建筑物的房间还保留着全部家具、窗格和地毯，繁复的花纹具备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构造出昔日的生活空间。变化着的几何图案，空心的、星形的，辐射的、收缩了的，八边或是八角，以及花瓣简单对称的小朵花卉。每一个图案都描绘得一丝不苟，严谨宛如伊斯兰戒律。休息时就坐在圆形矮桌旁抽一袋阿拉伯水烟，窗格下的长沙发看起来如此柔软。

铜匠们打造出这些宫殿中最灿烂的一隅。被黄铜立柱和拱门环绕的大理石殿堂，就像一处室内的庭院。几何图案仍旧无处不在，但是金属潜在的清脆声响，给整座建筑的内部空间增添了几分活泼的生气。





- 工匠正在进行开罗的古宅修复工作。要制作这种繁复到极点的木格窗，需要车床、型号齐全的刻刀，以及灵巧、稳定的双手。



建筑中仍然陈列着昔日主人的画像，画像上的人早已经故去。坐在椅子上的阿拉伯老人，仿佛并不介意自己即将步入身后画像的行列。

多数地方当然还是穆沙拉比窗。从外面看进去，屋内的布局和人们的活动都显出影影绰绰的效果。窗格完全对称的几何图案，有时会有变数，一半描金，一半保持原样。这样鲜明的对比，使得灿烂的金粉就像阳光将自己涂抹了上去，明亮异常。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出阿拉伯建筑那种对于光线的极度想象。水与光的运用，同为伊斯兰建筑的精髓。细密的花纹中，偶然会有大幅的作品。阳刻的人物，身着阿拉伯服装在演奏、小憩或是祈祷。窗格也会突然放大，形状奇异，宛如放大的钥匙孔。从这钥匙孔中看去，对面的建筑像是自己在镜中的反射，同样的外墙，同样的窗格。

这些建筑中，仍然陈列着昔日主人和他们家庭成员的画像。画像上的人们早已经故去。坐在椅子上的阿拉伯老人面对微笑，仿佛并不介意自己即将步入身后那些画像的行列。他深色皮肤的脸和手，从白色头巾与长袍的空隙中小心翼翼地显露出来，仿佛那长袍与头巾之中其实是另一个空间，而他不会允许自己走到外面不同的世界中来。他身侧的镜子，照出搁在对面的一排小相框，留存其中的不同面孔，是那些在这里生活和死去的人们。他们的呼吸曾经飘荡在这个房间中，声音被墙壁反射，而那墙壁早就开始了剥落的过程。



● 埃及开罗达伯·埃·拉巴那宫。它是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蒂最后的住所，现被归划为历史建筑。

宫殿易主老屋荒

走上大街，迷失的我被随处可见的开凿机唤醒。这一天正是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的纪念日，开罗一片喜气洋洋。橙黄色的灯光覆盖路边古老的石头建筑，这座有着上千个清真寺尖塔的城市正在做着祈祷。一家面包店里飘出的香味让我抬起头看到它漂亮的圆形屋顶。建筑正面由旧木头做成的穆沙拉比窗，无疑在宣布这是一座老房子。

再往前走就能看到埃•雷泽宫殿的遗迹。这座15世纪的建筑藏在剥落的石膏墙后，受卫兵几十年的保护仍未倒塌。我仿佛还能听到另一个时代的贵族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的声音，养在深闺里的母亲一定在窗子里注视着他们。

推开一座承载了三个世纪时光的宫殿——埃勒•谢比西里宫的大门，我碰到了一位小女孩，她和她的兄弟、父母住在这里可居住的房间里。透过一个破损的穆沙拉比窗，可以看见污迹斑斑的天花板上装饰着镀金物、壁画和蜂巢。我正在想象是谁曾经享受了这所有的豪华，却被电话铃声拉回了现实。

21世纪的开罗有1600万人口，建造房子的步伐从未减缓，人们似乎不再重视保护一切与现代生活不适应的住宅。但是，住在埃勒•谢比西里遗迹里的这家人，仍然害怕修缮它的工程师会来赶走他们，因为聪明的开罗人最近开始保护首都的宫殿并加以利用。据房子主人反映，受房地产利润的驱使，过去五年开罗有四分之一的宫殿遭到破坏。在或多或少有些成功的“换脸”后，一些过去的宫殿被改建成豪华酒店。

在开罗旧城中，拥有穆沙拉比窗的老式住宅，仍然住着一些贫困的阿拉伯家庭。在背向街道的二楼凉廊上，这些家庭中最小的女孩常常坐在这里洗衣服。在她视线的前方，一位长者朝她微笑，嘉许她的勤劳。他们对面的房屋早已无法居住。

靠近地面那一层，身着白色长袍的长者坐在石拱门边。他面前支起了画架。竖立的木板放在一张木质泛白的小桌上，背后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支撑，这就是他的画架。老人戴着眼镜，并不急于完成什么，视线微微下垂。如果不是手腕还在纸面上慢慢移动，简直就像是在假寐当中。他大概正在书写阿拉伯文字的书法作品。这样他的孙女——那个要洗许多衣服的小女孩就会有时间玩耍。



受房地产利润的驱使，过去五年开罗有四分之一的宫殿遭到破坏。在或多或少有些成功的"换脸"后，一些过去的宫殿被改建成豪华酒店。



• 埃及开罗马萨乌宫。宫殿的外装饰取材于《圣经》创世纪中的情景和古代希腊神话。

更多这样的房子还是完全荒废了。最后一位住户留下一把椅子，它被遗弃在破败的地板上，影子微微晃动。邻近的房间则什么都没有剩下，半扇幸存的穆沙拉比窗也已经摇摇欲坠；然而尼罗河三角洲的阳光一如既往地穿过这个房间，划定明与暗的界线。

被这些破败建筑淹没的清真寺，有许多都在修复当中。为了一个大型拱门的顶端，人们已经花去了许多时间和金钱。脚手架搭建起来，屋顶被加固，褪色的天顶在弥补色彩，然而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依然每天等待清真寺的钟声鸣响。他们一成不变的虔诚祈祷，仿佛自从先知临世以来从未改变。

开罗旧城许多教堂、清真寺或其他古老建筑的下方，都保留有尼罗河昔日的水道。装着摩西的篮子就沿着这些水道漂浮，直到被法老王的女儿拾起。传说与历史的界线在此模糊不清，难以区分。今天我们或许无法相信分离红海的奇迹，却很难否认这位犹太人的先知和领袖曾经存在于历史当中。摩西已经如此遥远，然而我们知道和想要知道的那个埃及更遥远。

显而易见，这些宫殿再也不属于法老们。在非洲北端幻觉般的强烈日光下，如果不曾靠近它们，或许会觉得这只是古老时空投向这里的一个幻影。

玫瑰古城佩特拉

佩特拉古城位于约旦南部沙漠的高山峡谷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佩特拉在希腊语中是“石头”的意思，整个古城几乎全是在岩石上雕凿而成。岩石带有珊瑚宝石般的微红色调，在朝霞和夕阳的映照下尤其迷人，因此世人又称它为“玫瑰城”。佩特拉古城2007年被评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作者/黄渊



- 哈兹纳赫殿堂耸立在古城的中心广场上。传说殿堂里面曾收藏着历代佩特拉国王的财富，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里那个要说“芝麻开门”才能进入的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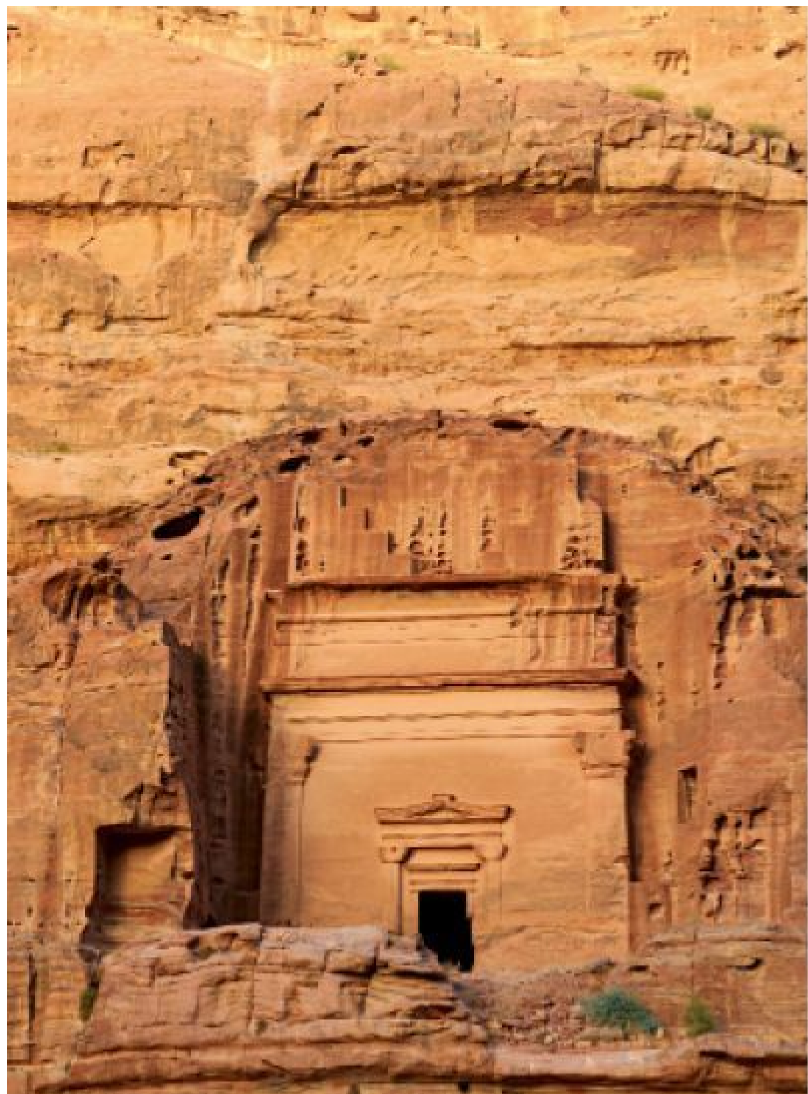
- 佩特拉的地理位置极其神秘，唯一的入口是一条长约**1.5**公里的狭长峡谷通道。



● 佩特拉古城罗马剧场。



- 皇室墓穴中最大的一座是**Urn Tomb**，高**19**米、宽**17**米，大约在公元**70**年左右开凿，公元**5**世纪后改作拜占庭教堂使用。



● 纳巴泰时期的皇室墓穴。



• 古城罗马剧场前面的巨型石柱。

佩特拉古城曾是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纳巴特王国的首都，曾作为商路要道盛极一时。公元3世纪后，因红海海上贸易兴起代替了陆上商路，佩特拉逐渐衰落，最终被遗弃了。直到穆斯林入侵后，这里已是一座空城。曾经盛世辉煌的佩特拉城从此消失在文明世界的视线里，而创造这一辉煌的纳巴泰人也迷一般地消失了。直到1812年瑞典探险家冒险闯入佩特拉，它才被外界发现。



- 峡谷最宽处约 7米，最窄处仅 2米左右，两侧雕凿着洞窟和岩墓。



● 在大峡谷两侧的山头上有很多贩售纪念品的小摊。



● 峡谷中经常有供游客代步穿梭而过的骆驼。

你好，琅勃拉邦

撰文/刘荣

摄影/ ERIC MARTIN-Dragonlmage

从黎明时分圣洁虔诚的布施，到日暮之后热闹喧嚣的夜市，这座千年古城似乎永远遵循着自己的作息。琅勃拉邦像一颗被历史包裹住的琥珀，岁月就这样信步走着，悄无声息。走进琅勃拉邦，走进一个被时光遗忘的城市……

山路起伏如波浪，一辆满载外籍客的大巴在浪尖上翻腾。

我置身于东南亚的雨季。窗外是琅勃拉邦的长夜，仿佛经历了两千余年，这里的森林才迎来了曙光。老挝境内25%覆盖原始森林。从泰国清孔出发，过界河，直达老挝会晒口岸，搭车前往琅勃拉邦。

历经12小时的颠簸——这是印象中最长的一次盘山经历，2分钟一次的转弯挑战着五脏六腑的极限。一路见高山峭拔、草木茂盛，红土地、芭蕉林、小茂屋，往来的乡民言语中居然出现了西南官话，十分亲切。

事实上，老挝北部确实与中国云南的滇西高原接壤，全国地势北高南低，分为上寮、中寮和下寮。上寮地势最高，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在一整片森林背后，没落的古寮国瑰宝——琅勃拉邦出现了。

城邦：琥珀里的王都

清晨是一天中最诗意的时刻。南康河与湄公河围成一个L形，琅勃拉邦坐落在一片岩石山脉脚下。这里的平均海拔 290米，是上寮地区的水陆交通要冲，水汽从繁茂的热带草树中生发，被阳光镀上一层柔光的金色，袅袅升腾如历史。

相比首都万象，古王都总有些神秘气质。揣摩古地名“銮佛邦”就能感觉到琅勃拉邦的分量，这里是著名的古都和佛教中心，琅勃拉邦首府，是很多王朝的都城之所在，已有一千多年——公元1353年，澜桑国国王范甘统一全国，史上第一个统一政权的首都就是琅勃拉邦，800多年后，国王菩提萨罗才迁都万象。公元1694年，澜桑国分裂，三国鼎立，琅勃拉邦还是其中一个的首都。

1995年12月，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琅勃拉邦是东南亚传统与殖民风格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1893年后，在席卷亚非拉的殖民潮中沦为法国殖民地，因此遍地是法国建筑群和东南亚风格的庙宇。经认定，全市至今有679座有保存价值的老建筑。正因此，这也是《孤独星球》的簇拥者们最青睐的地方之一。

车站和机场都在城外，突突车沿着泥土路开了半小时，过了南康河，抵达古城区。放下行李后，我迫不及待喝了一瓶老挝啤酒，沿滨河路散步，暑气渐渐消散。这座城市小且精巧，半小时就能穿越古城区，因为只有五六条老街，以最慢的步幅走完全程，也不到两小时。

老挝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里的建筑却给人一种老而干净的尊严，满街都是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被木栅栏围着，庭院内外都干干净净的，远远能看见光着上身的年迈清洁工在阳光下打扫。

在被法国传教士发现后，很长一段时间，琅勃拉邦一直是西方人眼中神秘的“印度支那”的代表。城市中心的普西山下，我发现了旧王宫。现在看到的旧王宫始建于1904年，历史并不悠久，直到1975　年共产主义者夺取政权后，这里才不再是国王的王宫。它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占地大约六公顷，分为三个建筑群，远远望去，最打眼的是大宫殿，品字形的结构，中央是尖塔形，金灿灿的屋顶颇有皇室气派。一条长150米的大道从大殿通往宫院大门，长着椰棕和花卉。一栋二层楼的楼房是王室成员的办公处，也用于举办各种仪式。



● 琅勃拉邦的僧侣。



• 一切都源于湄公河。这条被誉为“水之母亲”的河流曾是老挝的皇家渠道，如今它继续孕育着沿岸的所有生命。



• 琅勃拉邦南康河沿岸种植的农作物（青豆、花生和水田芹）.。



•琅勃拉邦的迈佛寺。


●琅勃拉邦年轻的僧侣。


●正在打扫寺院的僧侣。



●老挝帕那塔銮。



• 琅勃拉邦是一座黎明之城。图中，人们正在准备早餐。

老挝作为民族主权国家的历史十分短暂，经过中国、越南、泰国、缅甸和法国的文化殖民，不仅传统音乐和舞蹈大量丧失，且真正具有老挝色彩的文物已经所剩无几，绕着王宫博物馆转了几圈，最有价值的居然是各国的赠品。院内还有一个震天响的露天KTV，想破脑袋也不明白它为何会出现在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内。起初，我有索还三美元门票的冲动，想到这里的贫穷和苦难，又忍住了——在这里听到一个典型故事，佛像普拉邦在基督纪年的第一个世纪里制造于斯里兰卡，保存在吴哥，后来被带到了琅勃拉邦，又被带去万象，再被暹罗人抢走，1839年才归还。

出王宫大门右转15米，两米宽的337级台阶直通普西山山顶，这里是观看日出日落的绝佳观景点，山上有同样金灿灿的宗西塔。

远眺落日下的湄公河，是一天中最神性的时刻。身后，琅勃拉邦全城尽收眼底，像被历史包裹住的琥珀。远处，红色的大河发端于澜沧江，泥沙俱下，巨变无声，不太像裹挟了深沉的历史，或许是佛国精神的荡涤，一切在眼前和未来找到了救赎。

信仰：佛国的救赎

保留了东南亚传统城市格局的琅勃拉邦，也是以寺庙为中心的小乘佛国。

琅勃拉邦是老挝佛教(小乘教)发祥地，佛寺佛塔林立，不到10平方公里的小城，共有36处佛寺，很多佛寺具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佛塔也很多，宗西塔就在东南亚负有盛名。在王宫和普西山周围相距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就有11座佛寺，这种惊人的密度，让我的观赏充满惊喜，相机的取景框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对。

琅勃拉邦的寺庙外围，只有半人高的白色矮墙，没有高门大院，几乎没有看守索要门票。遛着弯儿，随便就能走进一家佛寺。时值十月开门节，墙上还晒着一簸箕的糯米团——这是僧人化缘得来的。

我就是这样偶然闯入东南亚最著名佛寺之一的香通寺。香通寺是由叶赛提拉国王于1560年兴建的，是王室举办各种重要仪式的场所。琅勃拉邦的佛寺色调，以红色、金色和黑色为主，皇家大寺香通寺就是金灿灿的。寺顶低矮陡峭，佛塔是螺旋状的尖顶。主殿是经典的琅勃拉邦寺庙建筑风格，布满了黄金图案——佛像、仙女，枝蔓与线条。我在后墙还发现了书本上描述过的生命之树，它用各色彩色玻璃镶出，十分灿烂，揭示的是佛家奥秘与人生历程。

塔树花也叫鸡蛋花，小而洁白的一朵，是老挝的国花，这也像小乘佛教的修行者的灵与肉，以及这里的人民，不管身陷怎样的苦难中，都努力超脱其上。

恰逢其时，我突然听到了少年僧人的击鼓，鼓楼就在我身后五十米处。琅勃拉邦每个佛寺都有鼓楼，安放着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大鼓。每逢“佛日”（相当于阴历的初八、十五和二十三、三十）的下午三点整，锣鼓齐鸣，警示世人，鼓声可以传到一公里远的地方，持续半小时。这鼓声在佛国上空交织，催人泪下，带来内心真正的清凉。

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都是佛法中的出世间法。希望世人借助佛法，到达快乐和清凉的彼岸。此时正在琅勃拉邦进行的十月开门节就是一个好例子。每天早晨六点左右，僧侣们赤脚持钵，列队走过每条街道，前来化缘。令西方人惊讶的是，早早准备好粽子和糯米团的信众们，毫无居高临下的恩赐感，他们一脸虔诚，跪坐在地，毕恭毕敬地把食物放入钵中，更像是僧人和信众一起完成的善举和修行。

除了帮助他人，小乘佛教的修行者更注重自我解脱和修行。根据小乘佛教的规定，男子一生中必须出家当一段时间和尚。小乘佛教的修行者，在世间法的角度，是十分有社会地位的，除了累积功德，也被视为智者，很有尊严。因此，在东南亚，在老挝，在琅勃拉邦，进过寺庙的男子几乎遍及90％的家庭。正因此，小乘佛寺往往十分具有生活气息，

僧侣穿着黄色僧袍，像普通人一样，在街头巷尾穿行。还有不少更年轻的僧侣在佛塔下面玩儿手机，肤色各异的游客向他们举起相机，伸出地图，献上花，他们的笑容，竟然和我下榻旅馆里打工的高中男孩儿一样毫无距离感。

离开香通寺时，晚课时间到了，大小佛寺里的和尚们诵经不绝。在一片热诵中，尘世的救赎完成，浦西市场的夜市即将开始。

文明：安贫乐道的美好

在老挝旅行时发现，当代流行文化深受泰国影响，本土独立的文化很薄弱。但在2008年，有一部由老挝独立完成的电影《再见，琅勃拉邦》。电影中的老挝，充满安贫乐道的美好。平心而论，这也是当下琅勃拉邦的体现。

对于见过世面的游客而言，本地最热闹的夜市——浦西市场的手工艺制品平淡无奇，像云贵高原摊点的复制。但是，我还是掏出钱，买下土布和手工包，只因看到了摊贩布满老茧的双手和平静的脸。

自从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后，旅游业成为琅勃拉邦的主要产业，欧美背包客也格外爱这种民风淳朴，古色古香而且物价低廉的城市。据统计，每个月琅勃拉邦的入境游客就高达20万到30万人次。久受佛国熏陶的百姓毫无奸猾气质，不管是餐饮，旅店还是摊贩，强买强卖是不存在的，只是每每想到他们的贫穷和历史上的苦难，我就有一种不知从哪儿生发出的难过，这里的人民，质朴得让人心疼。

和东南亚其他发展旅游业的古城一样，晚上是琅勃拉邦最热闹的时候。沿河的餐馆依次亮起灯笼，五颜六色，风格各异。最醒目的自然是印有僧人图案和生命之树的纸灯笼，乃琅勃拉邦特有。我用了五天的傍晚，在湄公河边发呆，有时候就着椰子，有时候就着本地著名的老挝啤酒。这里除了能吃到老挝特色的打马洪、糯米饭、鱼露、烤虫，正宗的法式大餐也能吸引游客。东南亚风格的清淡和法式的精致，并行不悖，丰俭由人。

从琅勃拉邦人的生计中，看不到奔忙和焦虑，生活似乎可以一直这样平静地过下去。虽然舍不得，但是告别的时刻还是来到了。

离开琅勃拉邦前往万荣时，我往旅馆打工男孩儿手上放了一个中国的冰箱贴和10美元的小费，他正在努力学习中文和英文，他说过想要来

中国学习，长大当工程师，他还说，请记住琅勃拉邦。

时至今日，我始终忘不了琅勃拉邦。它有一种中国传统美德中的“弱德之美”，逆来顺受、顽强生存。这一年的我，也曾经历过“低到泥土”的低落境况，所以格外感同身受。很多人能够将自己融入纽约、巴黎、北京和上海，但是或许他们永远也代入不了老挝的琅勃拉邦。

斯里兰卡的微笑

撰文/罗丹阳 摄影/宗波



- 普通斯里兰卡人的笑容是发自内心而富有感染力的，尤其是孩子的笑容，更加纯净而美好。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当我一个人背着登山包、挎着相机行走在斯里兰卡的街道上，很期待会有当地人前来搭讪，我希望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感受到一个最真实的斯里兰卡。

热情真诚的兰卡人

我在波隆纳鲁瓦时住过一个家庭旅馆，这里只有三个房间，主人是一位胖胖的、四十多岁的单身妇女，她永远穿着斯里兰卡女人特有的长袍服饰，嗓门洪亮，我总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在闲聊时得知，她曾经是一名银行柜员，由于厌倦了周而复始的工作，于是从辞世的父母手中接下了这幢房子，做起了旅游生意。在旅馆中，她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情——为旅客做饭、打扫房间、浆洗床单被套……我夸赞这里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笑着说："这不是旅馆，这是家。"然后一路小跑去准备晚饭了。

在旅途中，我遇到的大部分兰卡人是真诚的，那种真诚触手可及。无论身在城市的街头，

或是美丽迷人的海边，还是喧闹的小镇市集，当我想拍照的时候，只需要指指手中的相机，兰卡人便会转过身，对着镜头露出一脸淳朴、灿烂的笑容。

大部分斯里兰卡人很乐于与中国游客交流，这似乎打开了他们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向导阿米拉经常向我了解中国的事情——使用什么样的手机，充电宝卖多少钱，驾驶什么牌子的汽车……阿米拉使用的就是一台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他说是一位中国客人回国后寄来的。

我还遇到了一位和我切磋摄影技巧的兰卡人。“你的相机是什么型号？”他友好地拦住了正在海边拍落日的我。我尴尬地笑了笑，告诉了他，因为这只是一台入门级全幅相机。“我们用的是同一品牌。”他满脸兴奋。对于兰卡人来说，单反相机已经属于奢侈品了。

他告诉我，他加入了一个当地的摄影俱乐部，俱乐部会组织不定期的外出拍摄。“你在中国加入什么俱乐部了吗？”他问。“没有。中国的摄影爱好者非常多，我的水平太业余了。”我实话实说。翻看了几张我刚刚拍摄的照片，他称赞道：“拍得很好！”我则笑着赞叹了斯里兰卡迷人的景色。

动物天堂

启程前，我很期待在斯里兰卡国家公园看到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栖息于此的各种动物。但当我回想这段旅程时，那些最可爱的动物，似乎都是我在路边见到的，比如猴子、穿山甲和闲散的狗。

斯里兰卡的公路很窄，还要被狗分得一席之地。在一些旁边就是民宅的道路上，狗会躺在马路中间晒太阳。司机对待狗非常友善，他们会轻按一两声喇叭，然后再从狗的身边驶过。

在古城之内，动物对人就更没有戒备之心了。草地上经常会有猴子出现。一只猴子跑着跑着忽然停下，睁圆双眼盯着举起相机的我，长尾巴笔直地竖到天上。古城里还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出现——猴子家族一字排开坐在树杈上，似在检阅脚下的各国游客。穿山甲也随处可见，它们或是在草地上刨坑觅食，或是沿着伽尔寺佛像的胳膊一路向上爬，蹲在佛祖的肩膀上晒太阳。

有一次，我在小摊买具有当地特色的生姜啤酒（Ginger　Beer），刚喝两口，就看到站在树上的猕猴开始对着老板娘的头方便。老板娘叨叨着抄起一块椰子皮向树上扔去，猴子灵巧地躲闪，跳到另外一棵树上偷笑。

斯里兰卡古国曾经颁布过一条法令——不鼓励杀生，古城周围三英里内的动物更是不得捕杀。阿米拉告诉我，斯里兰卡人对动物格外尊重。我想，这也许就是这个国度能够成为动物天堂的最根本的原因吧。

国旗中的兰卡缩影

我在一座小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溜进了站台值班室，遇到了站长。我问可不可以照

相，“当然可以。”他咧开嘴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和身上的白制服刚好般配。

站长向我逐一介绍了值班室里各种设备的用途。我发现兰卡人对于这些英国人留下的老古董没有进行任何改造，而且时至今日它们还在“服役”。当说到火车站的令旗时，他突然问我：“你见过斯里兰卡的国旗吗？我们车站就有一面。”他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掏出了一面两米长一米宽的国旗。他解释，国旗上红底金狮象征着僧伽罗族的刚强与勇敢，橙色和绿色代表着泰米尔和穆斯林等少数民族，菩提叶表示对佛教的信仰，黄色边框则寓意人民追求光明和幸福。

国旗的图案与色彩很好地诠释了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主导地位源于从波隆纳鲁瓦时代就开始的民族认同——舍耶婆诃一世在波隆纳鲁瓦反抗朱罗人的统治之后，建立了僧伽罗王国。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10世纪之后逐渐在斯里兰卡北部找到了民族认同。自那时开始，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的冲突就持续不断，并在20世纪80年代引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内战。斯里兰卡的穆斯林多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他们在海上贸易兴起之后渡海而来，并在此定居。此外，这座先后被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的小岛，还留下了欧洲人的后裔。至于岛上被称为维达人的原住民，至今仍然生活在丛林里。

这一切似乎在今天的斯里兰卡保持着平衡。游走在街市上，我感受不到宗教和民族的冲突。穆斯林过着低调的生活，僧伽罗人尽量不去讨论那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内战，当谈及兰卡北部地区的时候，他们会给出这样的反馈——那里很安全，冲突已经结束了。

各个民族充分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我在教堂游荡时听到了教会学校教室里学生的叽叽喳喳；在餐馆里看到戴着礼拜帽的小朋友；在佛牙寺时也遇到了佛教学校的学生——学校组织集体参观佛牙寺，参观内容将作为期末考试的内容……



• 由英国殖民者所建立的教育系统让斯里兰卡的中小学校的校服都遵从了英国人的风格。



• 位于热带的斯里兰卡盛产水果，小贩面对镜头露出腼腆的微笑。



● 列车中微笑的小女孩，茶园铁路依然是斯里兰卡人重要出行工具。



● 酒店侍者手执莲花迎接四方宾客，即使是职业化的笑容也不乏真诚、亲切。

达卡的烟火人间

撰文\孟繁勇（本刊记者）摄影\王楠楠

对于达卡我们是陌生的，除了知晓它是孟加拉国的首都，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几乎是空白。因陌生而好奇——我们好奇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好奇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好奇这座城市究竟是何模样……本刊记者受邀参加由腾讯互动娱乐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发起的“开放的传统游戏数字图书馆”千年游戏探索工坊活动，前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一探究竟。



前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止于有限的资料。其声名远播，源于市内分布的800多座清真寺，这几乎成为每一个去过达卡的人，必然会提及的经历。

预定飞往达卡的国际航班之后，我和当地的翻译孟非联系，他却告诉我：“清真寺之外，达卡还有许多去处，那里才是这座城市生活的真正模样。”

正因这句话，我改变了最初的行程安排。事后想来，这难道不正是到访一座城市的本真意义所在？从陌生到熟悉，你所寻找的，正是隐藏其中的她的模样。

生活，值得期待

达卡的世俗生活，是从凌晨5点半遍布全城的宣礼塔诵经声中开始的，历经1400余年沧桑岁月，从未间断。很难想象当整座城市完全被诵经声包围之时，所能感受到的震撼：金黄色的光线一点点撕裂黑暗，晨星渐渐隐没于天际，圣洁的邦克声召唤着人们，一座千年都市被唤醒了。

我们约好7点从酒店出发，前往达卡大学，这也是孟非极力推荐之处。这位翻译和国内一档电视节目主持人同名，在当地孔子学院学习三年的中文，平时帮叔叔做生意，闲暇时，会为朋友介绍来的中国人担任当地翻译工作。

坐上车行驶不到十分钟，我们便被堵在了路上。人力车、三轮出租车挤满街道，我们乘坐的车辆在街道的缝隙中一寸一寸艰难地向前移动。来孟加拉之前，我听说过达卡的拥堵，但从来没有想到，竟然可以拥堵到如此境地。

达卡最为常见的交通工具，恐怕是三轮出租车与人力车了。孟非向我介绍，三轮出租车40万塔卡（孟加拉塔卡对人民币汇率约为1:0.0833）一辆，大多数由印度生产，上写此车可出租，下留联系电话。如果没写上述字样，那么便是私家用车。人力车则更便宜，2万塔卡一辆，因达卡雨季街道易积水，故车轮均离地面一尺五左右。无一例外，车身均描绘当地特色的传统图案，色彩鲜艳，如同一幅幅流动的民俗画。

无论是三轮出租车还是人力车，大多都装有各式喇叭，在拥堵的路上，一时间喇叭声此起彼伏，扰人心烦。偌大的街道，仅有一名警察左手拿着扩音器喊话，右手拎着一根木枝做的棍子，不停地敲打人力车，大声疏导着交通，却也效果甚微。一些小商贩在车流中穿梭，个个头顶箩筐，上面盛满各种小吃、花生、香烟，甚至还有书籍，沿车流叫卖。我看到被堵在车上的顾客，拿起一本书随手翻阅，十几页过去，车辆纹丝未动，街道俨然是“市场”了。

堵车严重，车辆之间的各种刮蹭也在所难免。我看到这里的司机往往在发生轻微刮蹭后，甚至连车都不下，彼此互相看一眼，继续上路。因经常发生刮蹭事故，以至于连修都不修了，尤其是公共汽车车体上那一条条长达三五米的深深刮痕，猛然看去，令人触目惊心。

在达卡，公交线路多由私人公司运营，也因为堵车行驶缓慢，车门总也不关闭，方便乘客随时上下车。我看到那些带着行李的人若要上车，直接把行李扔在后面的行李厢。下车之时，用手大力拍门，之后随

着车辆边跑边打开行李厢，拿出行李，再砰地一声关上。人车混杂，实在是惊险，当地人却已经习惯了。

达卡何以拥堵至此？这需要从190年前寻找答案。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将孟加拉作为扩展不列颠印度殖民地的中心。直至1947年离开，英国殖民统治了190年的漫长时光，并将法律和财产权利等西方观念引入这块古老大地。这些来自殖民时期遗留下的痕迹，至今仍然在孟加拉国的司法、交通、教育、卫生、军事等诸多领域观察到其影响。

其中，私有产权不可侵犯，也成为殖民时期所完整保留下的观念，深刻地渗透到其后的时代。直至孟加拉国独立建国之后，仍然作为一项重要的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法律条文影响至今。

也因此，达卡每一条道路的修建与拓宽，皆需征得拥有房屋产权权利人的同意。但事实是，房屋所有者往往并不愿意被拆迁。其中原因之一，是权利人所获得的征地补偿，并不足以在新居开始新的生活。一条街涉及百余户，一户不接受拆迁，这条道路也就难以拓宽修建。

法律保护了私有产权的完整。但随着达卡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潮水般涌向这座超级都市，现已成为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路况却难以改善。于是，达卡的街道变得拥挤不堪，直至如今，仍是困扰达卡城市的一大顽疾。

我在达卡期间，曾向包括孟非在内的多位当地人请教，却都告诉我，如果需要选择，他们宁肯选择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在当地人看来，这是生活尊严的唯一保障。孟非反问我：“如果没有了生而为人的尊严，生活还值得期待吗？”



达卡市内街道上的交通工具——小四轮。





●上图 达卡市内路边的贩卖水果的商贩。
●下图 达卡市内随处可见的人力三轮车。

交通的拥堵与法律尊严，孰轻孰重？现实，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选择，在此时便意味着结果和承担，它发生了，那么便只有去坦然接受。尽管并不完美，但无论如何，生活，是值得期待的。

纪念碑与雕塑

经过最为拥堵的地段，幸运的是，前行的道路便畅通无阻，很快便来到达卡大学。孟加拉国有很多历史事件，均与达卡大学相关，直至现在，校区内仍多处可见纪念碑或雕塑。我要找寻的是中央烈士纪念碑（当地人称为绍黑德塔），是为纪念在孟加拉语斗争中被害的人们而建。

巴基斯坦在1947年成立时，当时分为两个地区，即东巴基斯坦（又称东孟加拉）和西巴基斯坦，两者在文化、地理和语言上都不相同。1947年8月，东巴基斯坦政府在达卡的艾登学院匆匆成立，房舍无法安置大量的政府人员，他们只能在用竹子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办公。新政府面临着的难题很快到来，巴基斯坦教育会议提出，以乌尔都语作为国家的语言。但是，东巴基斯坦的精英们反对此提议，并为此提交了一份修正案，要求使用乌尔都语的同时，也可以使用孟加拉语。

这份修正案被时任总理利亚克特·阿里·汗拒绝，并称“巴基斯坦因生活在这片次大陆上的1亿穆斯林的要求而建立，这1亿穆斯林使用的就是乌尔都语……一个国家只有一种语言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语言就是乌尔都语，而不是其他语言。”

来自总理的回应，在东巴基斯坦激起了震荡。一些学生为此在当年12月份成立了语言行动委员会。至1948年3月，反对使用乌尔都语作为唯一国家语言的集会和罢工越来越多，迫使当时新上台的总理沃杰·纳齐姆丁不得不来到达卡，并在中心绿地举行对话。他告诉民众，东巴基斯坦有权选择他们的地方性语言，但是，乌尔都语将是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

沃杰·纳齐姆丁的表态，引起学生们的激烈反对。达卡大学开始罢课，提出“我们要求孟加拉语作为国家语言”，并号召组织抗议大会。阿卜杜勒·哈米德·汗·巴沙尼主持了这次大会，否决了将乌尔都语作为国家语言的政策，决定在东巴基斯坦发起罢工和示威活动。

针对抗议大会的决定，政府发布针对性的强制示威禁令，一些领导者开始犹豫，是否要违抗禁令。达卡数千名学校和学院的学生，则聚集在达卡大学校园内，并且从校园走上街头，开始游行示威活动。就在我眼前的达卡大学校园内，警察使用警棍试图驱散学生，并将枪口对准学生们，包括一名九岁男童在内的五人被杀害。

在学生被杀的地方，人们只能匆匆地用泥和砖块建立起一座纪念碑，随即被当局派人破坏。学生们又建造起来，很快又被拆掉，反复多次，一座纪念碑的建造，成为对立双方意志表达的焦点。在我眼前由混凝土建造而成的中央烈士纪念碑，则是在1962年重新建造，并一直保存至今。四个高高耸立的长方形框架，将中间巨大的框架围起，简洁却隆重，以纪念为母语斗争牺牲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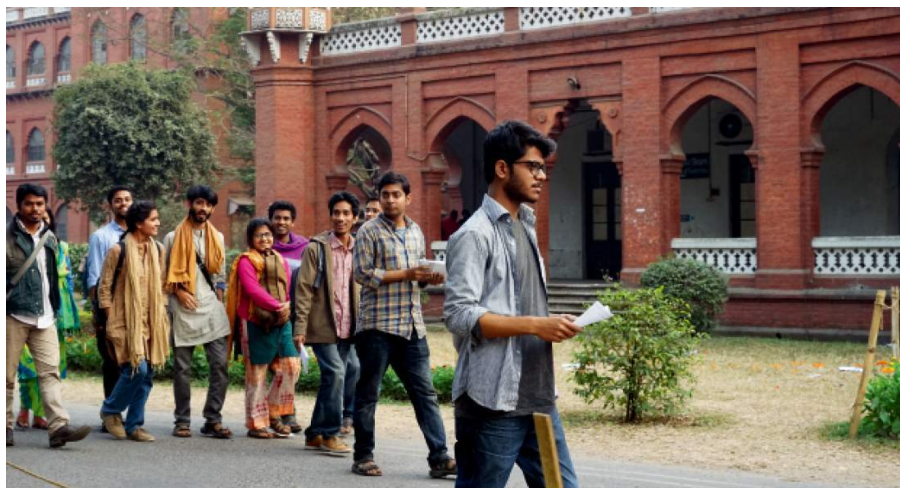
孟加拉母语运动的影响巨大，东巴基斯坦人由此坚决反对穆斯林联盟政府，追求自治的愿望，也在此时逐渐成为斗争的方向，但是一直被当局压制。直至1965年，巴基斯坦与印度打响了争夺克什米尔的战争，东巴基斯坦因地理原因，实际上与西巴基斯坦切断了联系，没有军队保护的东巴基斯坦，随时面临战争的威胁。

不安全感及被背叛的愤怒，使得寻求自治成为东巴基斯坦普遍的共识。1968至1969年，一个东巴基斯坦学生组织的联盟成立了一个联合阵线，提出包括自治要求在内的十一点宣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工人、市民、农民热烈响应，当局的回应则是残酷的镇压。一时间，街头对抗充斥达卡大街小巷，独立运动开始了，并在三年之后，最终引发孟加拉国解放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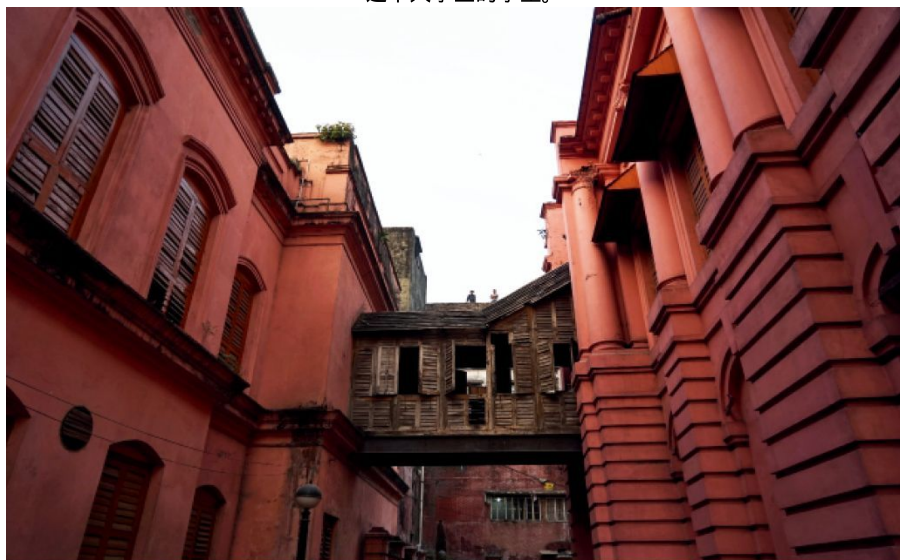
从中央烈士纪念碑前行，便是达卡大学外语学院，在学院门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雕塑，8个年轻的男女昂首挺胸，手臂相连，正是为了纪念独立运动而设立。而我在达卡街头，也看到描绘孟加拉解放战争的街头壁画，年轻的士兵手持冲锋枪，脸上充满喜悦。当地人告诉我，壁画名称叫《从1952到1971》，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



•达卡大学里的雕塑群。



● 达卡大学里的学生。



在达卡大学校园，有许多雕塑与纪念碑，印证着国家的风云变幻。在我看来，一座座纪念碑与雕塑，揭开的正是一页页历史篇章，而金色孟加拉，由此呈现在世界面前。

那一刻，迎接未来

很多孟加拉国人相信，遵循古老的传统，便可拥有改变未来命运的力量。也因此，我在达卡看到，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时，人们仍然保留着对传统的敬意。

尤其是在达卡的老城区，总会看到许多将胡子染成金黄色或橘黄色

的人。我们都猜测，肯定会和财富相关。孟非笑了，让我们猜这是什么染出来的。这可真是难住了所有人，颜料？染发剂？全不对。

原来，在孟加拉国，有一种叫做Mehendi Leaf的树木，当地传统需以虔诚的心摘下树的叶子，经过加工之后，可用来染色胡须，象征金子的颜色。这项服务，在达卡老城区的理发店里很常见，仅需花费50塔卡便可。

老城区，几乎是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我在老城区的街区，常可见到当地人在跳一种特别的传统舞蹈：蛇舞。舞蹈者的身躯，以一种看似不可能的角度折弯，模仿蛇的形态。当地人告诉我说，蛇舞表现的是人与土地、自然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信，舞蹈可以带来好运。

相比传统的染胡须和舞蹈的祈福，我遇到的一些达卡的年轻男女，更愿意去达卡最为著名的阿赫桑曼济勒宫殿（当地人称为粉红宫殿）。他（她）们相信在此表白爱情，哪怕是结伴前行的爱情之路有多么崎岖难行，在粉红宫殿前表露爱意，便可以得到天长地久的祝福。

阿赫桑曼济勒宫殿的四周，由多条商业街组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批发中心。来自孟加拉全国各地的商人，都会来此寻找货源。人多之处，生意好做，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周围，形成移民居住区。生活与生意，在此处结合在一起。各式货物摆在筐里售卖，人力车上也不再是乘客，而是一捆捆的货物，从商业批发中心发送到孟加拉全国各地。

距离粉红宫殿越近，道路越狭窄。我们乘坐的车辆，在路上停驶的时间，超过行驶的时间，以至于随行的当地朋友，不得不下车疏导，一步步为车辆开出一条道路来。等到终于到达阿赫桑曼济勒宫殿时，却发现大门紧闭，人流只出不进：已经快要下班了。



●上图 达卡阿赫桑曼济勒粉红宫殿。
●下图 达卡街头的涂鸦。

眼前便是粉红宫殿，却不能进入，因行程安排的原因，我们也不可能再次来到此处。我和孟非商量，能否和工作人员沟通，为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行行方便？孟非拿着我的护照，走进去和对方交涉。五分钟之后，他出来告诉我："你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

粉红宫殿，源于建筑外墙被粉红色的涂料刷满而得名，原为法国人的仓房，1872年由一位当地富豪改建为两层楼房结构的私邸。曾受损于自然灾害，后来在1980年由政府进行修缮，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遗憾的是，我们到来的时候，博物馆已经关门，未能一睹其风采。

不过，我终于弄明白为何粉红宫殿被当地年轻人当作"爱情圣地"。这源于孟加拉国的一些影视作品，经常在阿赫桑曼济勒宫殿取景。宫殿前就是布里刚嘎拉河（Buriganga River），夕阳下，河畔旁，男女主人公互诉衷肠，情定终生，上演了一幕幕爱情故事。久而久之，此地逐渐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在粉红宫殿前海誓山盟了。

时间匆匆，虽未能尽兴，只得离开。或是为弥补些许遗憾，回程时，孟非特意安排我们前往位于西部的达卡新城：Gulshan区。事实上，我们乘坐的车辆在进入达卡新城之后，再也没有遇到拥堵现象，甚至街道上也少见人力车和三轮出租车。

不得不说，新城区环境优美，大型商场寻常可见，和老城区形成鲜明对比。赞叹之余，也不免感慨此地房价之高，高达每平方米15万塔

卡，相对于达卡人均约5000塔卡的收入水平，相当可观。孟非却相信未来总会改变，他告诉我说：“新区才是未来生活的模样。我们都相信，假以时日，在未来，达卡都会变成Gulshan区一样。”

时间的迷人之处在于，你在世界各地，总会看到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发生。这同样适用于我眼前新城与旧城的达卡。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想，“变化”或是最为合适的。

这确实是一个随时处于变化的城市，宗教与现代，古老与科技，传统与时尚，混乱与秩序，看似混沌，实则并行不悖。很多繁华的国家都曾经历着孟加拉的现在，但是，曾经总归成为过去，现在却是未来，不可思议的时间分布在这座千年都市中，并在逐渐改变城市的面貌。

重要的是，这座城市的人们，期待着自己能够掌控的生活。并且做好了准备，迎接未来。没有人就此停止期待，尽管困苦，却仍满怀希望。我想，这才是达卡这座城市最为可贵之处吧。

（参考书目《孟加拉国史》、《东孟加拉国语言运动》等。）

探访神秘的波斯帝国遗址

埋下一座城 点亮一盏灯

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的萨德阿巴德皇宫，古波斯帝国的波斯波利斯宫城遗址，居鲁士时期的都城帕萨尔加德宫殿遗址，在这些令波斯帝国曾经辉煌的古都遗址里，都深藏着历代帝王的别样往事……

撰文/江航宇

去伊朗，源自一个奇怪的想法。当年美伊关系紧张，国际预警信息不断刷新每天的新闻。想到美伊战争期间，那块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石碑在巴格达悄无声息地就消失了，至今也无下落，于是想，万一伊朗局部战端一起，再想去逛逛看看可就难了。在这种自我催眠的想法下立即着手查询机票、办理签证、准备背包行囊……半个月后我就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等候直飞德黑兰的班机了。

走在德黑兰的街头，与行前设想的紧张、混乱、危险完全不同，这里有种说不出的宁静、平缓和舒展。城市井井有条，你能感受到这是个现代化的首都，也能从很多细节中发现它与世界其他首都的不同之处。

街上的行人很多，大多衣衫整洁得体。上班的男人穿着长袖衬衣，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提着公文包不疾不徐地行走。报刊亭前摆放的报纸周围，围了一群安安静静读报看新闻的人。西方的经济制裁、国际社会的偏见、北部战乱的阴影……这些似乎并不存在，因为我在人们脸上看不到一丝的焦躁、不安和敌意。



• 掌握众多附庸国的波斯帝国皇帝，受美索不达米亚诸都城的启发，将波斯波利斯建成一座拥有众多伟大、巨大宫殿群的建筑城。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波斯波利斯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巴列维与皇家夏宫

我在德黑兰的第一站就直接去了萨德阿巴德王宫，这是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的皇家夏宫。

在古波斯时期，纯正的波斯血统是高贵的象征。德黑兰在两千多年的波斯各王朝历史中的地位并不突出，直到1779年的恺加王朝开始时才被定为首都。1921年恺加王朝被推翻后到1925年开始继续成为巴列维王朝的首都。

巴列维，或许是很多伊朗人又爱又恨的一位国王。巴列维年轻时期曾在瑞士留学，接受了最先进的西方教育，也见识到了世界主流的现状。回国后子承父业，于1941年继承国王位，开始了他对封建君主制下的伊朗的末代统治。

随同巴列维从西方带回来的不仅仅是继位初期的豪情满志，更多的可能是种种奢欲。在萨德阿巴德王宫随处可见这位末代国王对西方世界关于享乐的理解。

萨德阿巴德王宫建筑群选在德黑兰最北部的山上，空气新鲜、环境优美、占地面积400公顷。或许是深受瑞士环境的影响，其中约有180公顷划为森林、花园、草坪。王宫里的建筑群个个都富丽堂皇、功能齐备，只是如今却全都成了分门别类的展示厅。

王宫里面积最大的白宫（曾经是巴列维的寝宫），现在成了国家博物馆。白宫的室内装饰非常奢华，所有家具以及灯具全部由欧洲进口。从庞大的建筑里转一圈出来，除了对精美装饰和家具赞不绝口外，剩下的则是对巴列维的深深叹息。

比白宫小一些的行宫，有一部分被改为油画作品展室。巴列维王朝时期，许多属于全伊朗人民的文化财富，以及国外政要赠送给伊朗的名贵艺术品，均被巴列维皇室私下瓜分，众多珍贵的艺术品还被转卖给欧洲商人。多数国宝成为西方私人机构或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而现在的伊朗只能通过图像资料向世人展示它们。



● 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的王宫，位于德黑兰最北部的山上。

萨德阿巴德王宫曾经承载着伊朗人民对巴列维的期待。他在继位初期成功化解掉前苏联危机，的确让人眼前一亮，随后的白色革命和温和土改，在一片高期待中拉开帷幕又在失败中彻底沉寂。从此，萨德阿巴德王宫从励精图治的行宫蜕变成失败后的温柔乡。

萨德阿巴德王宫，最终成为现在的伊朗和西方世界的分水岭。巴列维的倒行逆施和独裁专政，促使宗教革命爆发，两千多年的波斯封建王朝统治走到了尽头。从1978年开始的全国性大游行逐渐失控，首都德黑兰示威群众多达百万。

1979年1月，巴列维被迫从萨德阿巴德王宫出逃。同年2月，由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霍梅尼任命的临时政府接管了伊朗政权，巴列维王朝宣告结束。

因为巴列维对绿化设计的偏爱，现在的萨德阿巴德王宫成为伊朗众多年轻学生写生的好地方。徜徉在王宫群的林阴大道上，不时会看见一群群裹着头巾的黑衣女学生在临摹写生。如今，萨德阿巴德王宫成了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们学习艺术和建筑的绝佳之地。

王宫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成了开放的博物馆，巴列维留在这里的，恐怕只有在大皇宫门前那双残缺的大铜脚。



● 萨德阿巴德王宫内部。

波斯的波斯波利斯

从设拉子去波斯波利斯遗址，沿路都很荒凉，恍惚间有点像行驶在中国兰州山区的高速公路上。很难想象如果千年以前也是如此荒芜，一位万王之王，怎会选择在这里建造波斯帝国的都城。

1971年风光无限的巴列维举办了一场举世侧目的庆典—庆祝波斯建国2500周年，26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王室成员以及超过32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这一空前绝后的王的盛宴。

为了这个庆典，巴列维政府策划准备了十余年之久，在大典上巴列维与波斯帝国缔造者居鲁士大帝做了穿越时空的精神交流，保证自己要继承这位古老统治者的传统和事业。今天，居鲁士大帝和末代国王巴列维都已各自漂流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承载这次庆典的这个“城市”仍然静静地待在这里—波斯波利斯，一座废墟里的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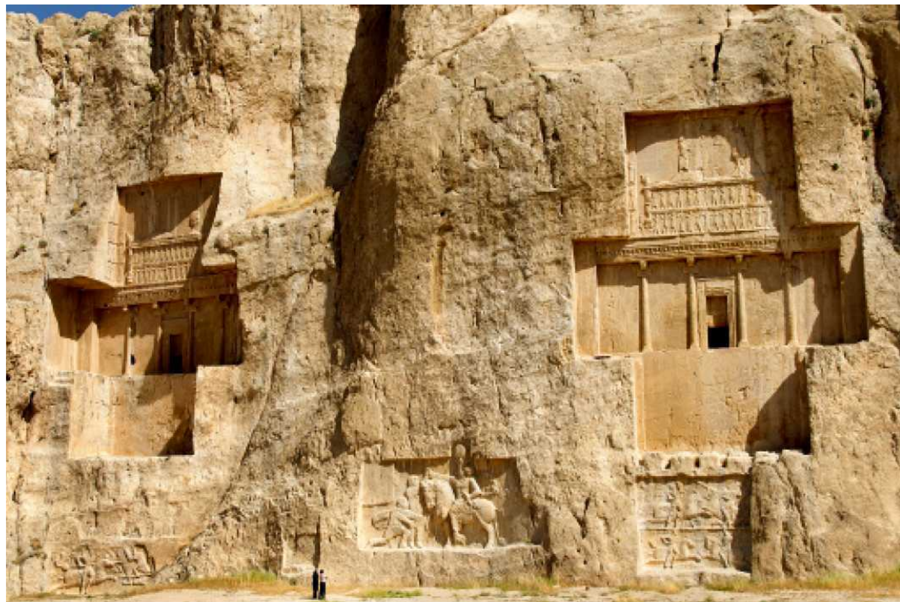
由“万王之王”大流士一世开始历时70余年、历经三代人建造完成的波斯波利斯，作为一个疆土覆盖了从希腊到印度的帝国首都，一直存在了近200年。这是伊朗人的骄傲，也是古波斯文明在世界上留下的灿烂印记。

波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疆域庞大，全盛时期东达印度、南至埃及、西至小亚细亚、北到咸海。波斯波利斯建造和存在的时期，远方的华夏中原文明还处于春秋末期。在同一时空下，此刻已完成统一的波斯帝国正用军功和财富向世界展示它的实力。

穿过一条长长的绿荫道，我来到波斯波利斯古都废墟的台基前，都城东面是库拉马特山，其余三面都是城墙。都城建在山坡上，18米高的巨型平台将整个宫殿建筑托起，气势雄伟。进入都城前先看到的是巨大的石条平台，两边各有111级石阶，每级石阶不足10厘米高，为

当年各国使节骑马进城提供了方便。由此上去，就能看到波斯帝国首都的真正大门—薛西斯门，也叫万国门。两千多年前各国使节、诸侯来波斯帝国朝拜时要进的第一个门就是这座气势恢弘的万国门。

万国门从公元前331年波斯帝国灭亡、都城被毁，到1622年被再次发现，已经又沉睡了一千多年。在它两边的石柱上，我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各个时期的游客留下的“到此一游”：有刻名字的，也有刻十四行诗的；有1810年刻的，也有1921年刻的。想必当年在石头上刻字的家伙如今早已入了土。现在，波斯波利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周围也搭建起玻璃保护墙。



● Naqsh-E Rostam皇陵遗址。摄影/Eric Martin- DragonImage

像世界上众多被战乱烧毁破坏掉的精美建筑一样，波斯波利斯在城破国亡之际被付之一炬。作为守城的帝国皇帝大流士三世，千年来饱受指责和诟病，后世认为他的不作为和临阵脱逃，导致了波斯帝国的土崩瓦解和覆灭。

剥开历史的时间云层，在同一纬度看帝国的这段历史，我倒觉得大流士三世是个生不逢时的君王。“万王之王”的大流士一世为了争夺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彻底控制权，远征希腊开启了长达半世纪的波希战争。波希战争悄然改变了波斯帝国的健康平衡，从此走向衰败。一直到死，大流士一世也没能征服希腊人，反而促使松散的希腊各城邦从此秣马厉兵，加速了其文明的发展。

大流士一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继续着父亲的远征，他就是电影《斯巴达300勇士》里的波斯王原型。薛西斯一世攻破温泉关拿下了雅典，但在随后决定性的萨拉米海战中惨败导致被迫撤退，临走前波斯军队洗劫了雅典并放火焚烧全城，著名的雅典神庙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毁掉的。

带着掳掠的财富和残兵，薛西斯一世回到了波斯帝国本土，他不会想到这次战争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希腊人在废墟上迎来了希腊文明进入黄金时代的曙光，波斯帝国却在随后的王室内斗、政权争夺、吏治腐败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岁月。

王位传到本来属于旁支的阿塔萨塔亲王，这位亲王就是大流士三世。如同明末崇祯帝一样，他继承的波斯帝国早已颓废已久。大流士三世继位后也想重振帝国，恢复波斯的荣耀，他的能力也在继位不久平定埃及的叛乱中得到展示。

不同于急躁、轻浮的崇祯，大流士三世继位时已年近40岁，无论其军旅的阅历还是成熟的心智，从各方面来看大流士三世都应该是个有抱负、有决心和能力的君王。大流士三世不施暴政，倾向减免赋税，休生养民，他需要的是时间，但是西方的马其顿王国正在日益强大并逐步统一希腊各城邦，东征的压力让大流士三世没有太多时间去治理病入膏肓的帝国。在大流士三世继位几个月后，远在希腊半岛的马其顿王国一位小他20岁的年轻国王也在同年继位，并将东征作为举国之事，这位年轻人让大流士三世的所有努力付之
东流。



- 波斯波利斯是古代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行宫和灵都，兴建于大流士一世在位时的公元前518年。 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旷野中的居鲁士王

离波斯波利斯十几公里外的原野上，矗立着一片小小的宫殿废墟和一个巨大的、突兀的石冢。这里是波斯第一帝国居鲁士时期的都城，帕萨尔加德宫殿遗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创者，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巴列维穿越时空与之精神交流的居鲁士大帝就躺在这里。

居鲁士大帝创建的波斯帝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候达到800万平方公里，这个纪录直到立国200年后才被亚历山大大帝打破。

事实上，由于居鲁士大帝死时身首异处，这里其实是个“衣冠冢”。居鲁士征战一生但并不冷酷嗜血，在拿下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巴比伦都城（现今的巴格达）后并没有屠城，他释放被囚禁的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且允许重建被毁的神庙。

战乱不断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居鲁士大帝手里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居鲁士大帝尊重被征服地区人们的信仰，给他们以安定的生活。居鲁士的墓冢相对于其他帝王的墓穴实在小得可怜，但他的征战和对被征服者的宽容却是其他豪墓里的君王所不能及的。

公元3世纪以前，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心。波斯帝国是中东文明的集大成者，是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巨国。波斯帝国的出现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篇章。

波斯第一帝国灭亡时，离“秦扫六合、统一天下”还有100多年。文明在各地不停地交替生长，一片废墟或许就是埋下的新兴文明的楔子，一座荒城或许就在明日重生。

伊朗旅游最佳季

春季是去伊朗旅行的最佳时节。3-5月间，伊朗大部分地区气候宜人。这个时间去伊朗，还可以赶上他们的传统节日——纳吾肉孜节。“纳吾肉孜”意为春天，节日定在每年春分之日，这个节日如同中国人的传统春节一样，也是伊朗人的新年。

德黑兰的看点

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也是伊朗最大的城市，值得去的地方非常多。其中伊朗国家博物馆、国家珠宝博物馆、戈勒斯坦皇宫、德黑兰市场、地毯博物馆、当代艺术博物馆、甘地购物中心等都值得前往。



• 图为居鲁士王的衣冠冢帕萨尔加德建于居鲁士王时期，为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第一个都城。为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首都之一，被列为世界遗产，是伊朗目前8个世界遗产的其中之一。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北城门：一部微缩的台北都市史

有人说，台北是个“移位之城”，见证了历史的不断叠加。而北城门则像是一条无尽的纵贯公路，一条贯穿了台北都市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时间轴，将关于台北的已知与未知都叠加一体。

撰文、摄影/潘博成



• 从象山上俯瞰台北城。供图 / **Gaopin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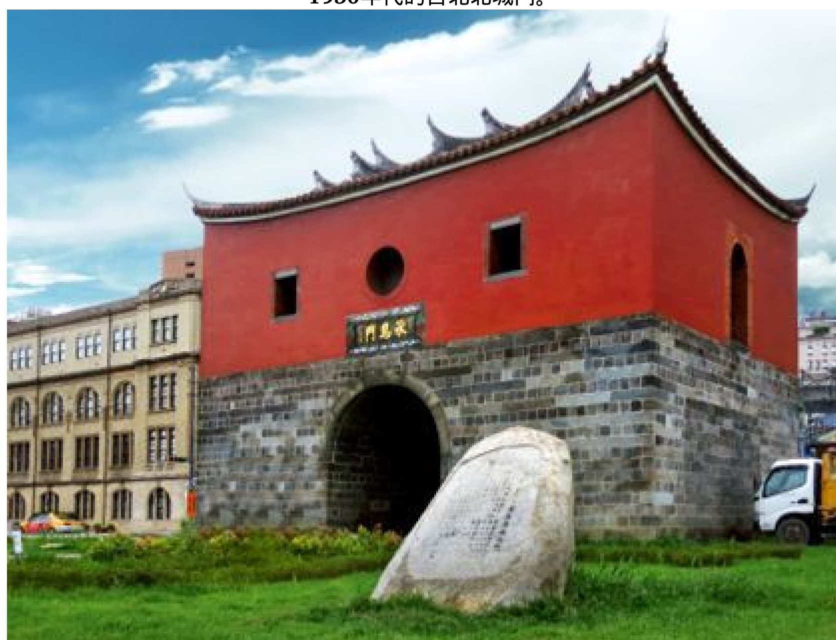
2015年春天在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上课时，曾读过美国学者Joseph　Allen的《台北：移位城市》一书。著者认为，台北史就是各种文化不断在都市空间移位的过程，旧的悄然发生变动，但新的没能完全取代旧的。这本书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以至于我开始持续找寻台北的种种移位景观。

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在“移位”之上，哪里能一口气看完台北都市史呢？二二八公园可以看到日本殖民时期迄今的台北史，只可惜清代的天后宫早已荡然无存；艋舺能看到最早的台北都市样貌，却睹不见当代的影子；信义计划区能从四四南村和101大楼分别看到国民党迁台的动荡与台湾经济腾飞的辉煌，却少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叙事……我一直找不到那处能“一口气看完台北都市史”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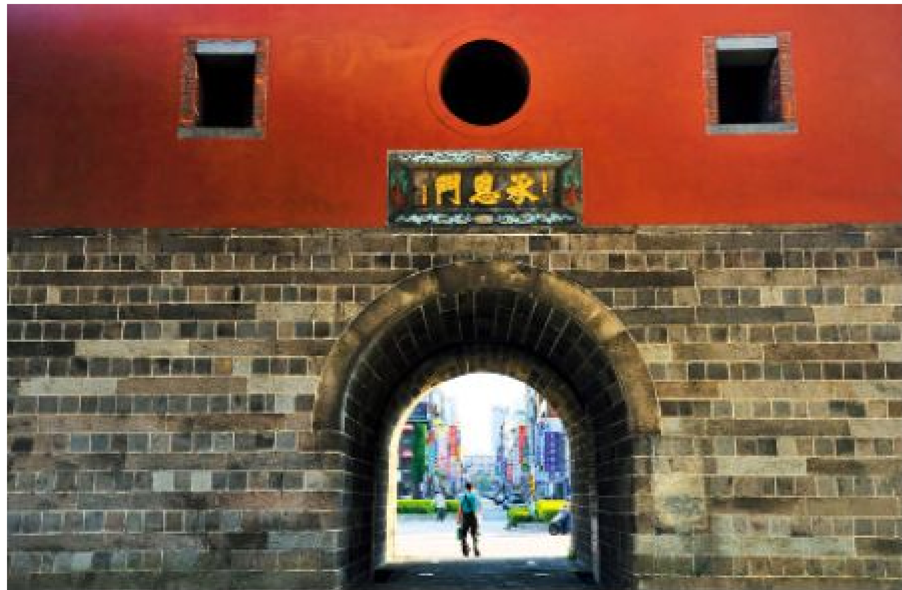
不过，这个地点却在一次乘出租车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



• **1950**年代的台北北城门。



• 如今的台北北城门。



● 北城门的“承恩门“牌匾。北门的方位朝向正是北京。

城门为何而生

今年寒假的一个早晨，我乘坐出租车准备往台北车站拜访友人。车刚行至北门，司机大哥就开始抱怨：“这里超难走耶！开了这么多年车都还是怕到这里！”我环顾四周，眼前景观让我颇为惊喜——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口气看完台北都市史”的地方吗！

出租车一时间塞在了北门西侧，在我的右前方是台北邮局，从左后方透过车龙的间隙隐约可见日本殖民时期的交通局铁道部，而不远处的延平南路上，还有抚台街洋楼。头顶上，便是挨了将近半个世纪骂的忠孝桥引桥……

当天访友后，我便重返北门，决定用心走读一番，因为这里承载的恰是晚清直至当代的百年台北都市史。

1884年（清光绪十年），台北知府陈星聚仍然有条不紊地组织建设着台北城，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将近两年。台北百姓也依旧在艋舺、大稻埕和大龙峒等台北当时最热闹的三大市街忙碌谋生。谁曾想到，那年盛夏7月，法军在指挥官孤拔的率领下成功偷袭福州后，突然转舵朝着基隆扑去。至那年10月，已攻陷基隆。此时，台北城内气氛骤然紧张。面对法军咄咄逼人的攻势，陈星聚率众加速城池建设，以免台北城轻易落入敌手。所幸，法军的攻势始终未能越过暖暖区，而经此一惊，台北城墙倒是顺利完工了。此后，城内文庙、城隍庙、天后宫以及布政使、淡水厅等宗教与政治场所也陆续落成。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依照

传统风水观念堪舆后的城池终告落成。

我所伫足多时的地方，便是这座城的正门：承恩门。人们大概早已忘记，此门的方位朝向北京，由此“承接圣恩”是它的命名由来。如今，此地早已没了战火的硝烟，有的只是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过，北门旁安放的“岩疆锁钥”石匾仍旧提醒着我们，这座城门曾经为何而生。

北门同样遥指淡水河入海口，也因之成为台北城对贸易往来影响最大的一座城门。但对当时的台北民众来说，北门的政治意味倒也不见得很强烈。譬如，在大稻埕上的大茶商们看来，到台北城消遣娱乐或跑生意时，这是最方便的城门。

在今天，我们同样能体会到这段行走的感觉：只要从北门出发，沿着塔城街径直走上不到一刻钟，便能从当年的城内回到因商而盛的大稻埕迪化街了。行走之余，可以想象——也许当年的清晨，挑夫担着满满的货品，缓缓地徒步进城，又因此赚得些工钱。入夜，在觥筹交错后，如李春生一样的商者则乘着马车由北门出城，由仕绅阶层摇身一变重新成为行商之人。

那些“日本房子”

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北门建成才不到10年，1895年战火将再一次扑向此处。只是这次，“岩疆锁钥”的愿景丝毫没起作用。史料记载，日军在一位常年于北门外贩售杂货的老妇陈法的协助下，兵不血刃便顺利自这里踏入台北城，而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地岁月也即将由此开始。“岩疆锁钥”也被日军从瓮城拆解，最终居然沦落为“台湾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内一座日式凉亭的础石，直到上世纪中叶才重新安放回北门一侧。

不过，日本殖民时代对北门的最大改变来自于台北都市规划。至1904年年底，台北城墙被悉数拆毁，陆续改建为“三线道路”。台北因此也有了“东方的小巴黎”的城市形象。北门正是处在北三线道与西三线道的交会处，也就是司机大哥抱怨的今日忠孝西路与中华路沿线。城墙改建为马路后，昔日城外的大稻埕与台北府城最终连为一体，而北门这个曾经的台北之门也变为城内一座普普通通的环状安全岛。

进入20世纪，日本对台北都市规划的干预渐趋加深，而北门周遭的景观也发生了极为剧烈的变革。凑巧的是，就在我北门停留拍摄时，偶然撞见了台北地方文史工作团体的一次台北散步免费活动。“北门不仅自己被拆得四分五裂，周围还冒出了几栋日本的房子。”我听到随团的一位

老人家如此嘟囔。循着散步团议论的方向望去，所谓的“日本房子”便是1930年建成的日殖时期“台北邮局厅”，这座楼高三层的建筑物可是当时全台规模最大的邮政营业场所，直至今日也依然是台湾“中华邮政”的“特等邮局”。

“这是一座以折衷主义为主的近代建筑物……”，散步团的主讲人如是述说。台北邮局的建筑风格确实如此，与当时台湾不少公共建筑的风格都非常类似。若我们细致考察史料，还会发现它与台湾本地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外墙上错落拼贴的浅啡色瓷片虽然是以日本工法“丁挂”制作，但瓷片通通烧制于台北的北投窑厂。

台北邮局并不是日殖时代北门周围唯一的大型建筑物，在它的对角线方位，还有一片规模更大的建筑群——“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与台北邮局有所不同，“交通局铁道部”并非是平地盖高楼的结果。在晚清，刘铭传曾在此地设立了机器局。与日本殖民时代只修理火车的“交通部铁道部”工场属性不同，它的业务范围相当庞杂：铸币、修船、制造兵械和修理西洋机械都不在话下。而在机器局的侧面，还有历史更为久远的鲁班庙。似乎北门外生来便是为能工巧匠而设的。

今天，鲁班庙或机器局都已不复存在，“交通局铁道部”也因为年久而破败不堪，如今还在修复当中，使我们尚不能入内一探究竟。据说，再过4年，这里将成为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分馆园区，继续叙述台湾近现代以来铁路事业的悲与喜。

从北门地铁站走出来，透过高台我们依稀能看到建筑群内景。但横在眼前的不是轨道、机器厂或站台，而是一座埋在荒草之中、长相怪异的圆锥体水泥建筑。一下子还真容易误以为它又是哪位建筑师的“神来之笔”呢。经过主讲人的引导我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座1943年建成的防空洞，亦是“二战”期间台湾铁路的战时指挥中心。曾深入其内探访的主讲人说，迄今里面还悬挂着1970年代左右的台湾铁道路网规划图呢。换言之，这座防空洞可能一直到那时仍在使用。



● 孤立而突兀地插在一片骑楼街廓中的抚台街洋楼。



● 抚台街洋楼近景。供图 / **Gaopinimages**



●台北邮局旧址。

见证“移位之城”

这是北门周遭的第三次战争记忆了。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受到盟军的猛烈轰炸。尤其是北门所在的台北市区，由于是日本殖民的权力中心，受到的轰炸尤为频繁。这些防空设置便是应对当时状况的历史见证。此刻，种种战争遗痕早已被台北的发展洗刷得所剩无几。所幸，当有机会伫足在“台北邮局-北门-交通局铁道部”一线，我们依然还能看到这横贯半世纪有余的战争景观。

但北门一圈的空间景观并非仅仅由政治权力制造，富裕的商人也实实在在地改变过此处的风貌。记得在2011年的一次台北漫步中，我便曾途经延平南路的抚台街洋楼。从北门起步，行至此地仅需两三分钟。在一片骑楼街廓中，孤立而突兀地“插着”一幢三层洋楼。

据一些台湾老人的回忆录，“洋楼”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词汇，故他们为洋楼起了个更“接地气”的外号：“石头厝”。事实上，这里在清代就曾是巡抚衙门，与台北府城正门承恩门相呼应。日本殖民后，将此地纳入都市计划更名为抚台街。最初，这里是日本“高石组土木建筑会社”的办公场所，而后在1930年代转让给佐土原吉雄先生作为酒品店铺，一时间成为台北市区小有名气的商号。

商人的影响远未成为历史。正如偶遇的台北散步活动的路线规划一样，听完了北门与抚台街洋楼的故事，下一个地点便是由台北邮局沿着博爱路一路向南。这里如今可是台湾著名的“相机街”，常常集聚不少摄影发烧友，或外拍或办影展。

还记得刚才那位为北门“抱不平”的老人家吗？在随后的行走中，才了解到原来他是一位1949年渡海来台的老兵，自那以后他便常年生活在开封街。

“那您也算是看着北门变化啦？”我好奇地问老人家：“不过我觉得北门一直没太多变化吧？”他答道：“是啊！是啊！不像其他几个门大变样了呢！”

可以这样说，日本殖民者对台北府城的最大变动在于城墙的拆毁，而国民党迁台后，对府城遗迹的最大改变则是对城门的改动。1966年，当局以“整顿市容以符合观光需要”为由，开始对台北府城的丽正门和景福门进行大规模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原来的闽南样式的红瓦城楼，逐一被“修正”为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正统性的绿琉璃瓦顶亭阁式城楼。用今天的话说，这等修复完全就是重建了。唯一躲过这场“大手术”的只有北门。

为何如此呢？这可谓是北门的“因祸得福”。原来在1970年代，台北还在进行着另一项重大市政规划：兴建高架道路以改善台湾地区的交通问题。北门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忠孝西路沿线，故当时人们基本打定主意要拆毁北门为高架让路了。但后来，在知识分子与文史工作者的竭力争取下，高架路最终稍稍拐了个弯，虽如钳子一样把北门夹在缝隙之中而难见天日，却也让北门因此逃避了那场市容整顿工程。

就在笔者敲打着文字的前几天，友人透过社交平台传来了台北市正在拆除这条高架路的新闻照片。看来再过些日子，北门将更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对如今的台北年轻人来说，这可是他们能第一次目睹北门全貌的时刻呢。

不过，那条划过北门脸颊的高架路，实际上也使更多台湾人，尤其是台北以外的老百姓有机会认识到北门。因为这条路属于台湾纵贯公路的一部分。这里连通着台北市中心与大名鼎鼎的屏东鹅銮鼻灯塔，自北向南贯穿了西台湾全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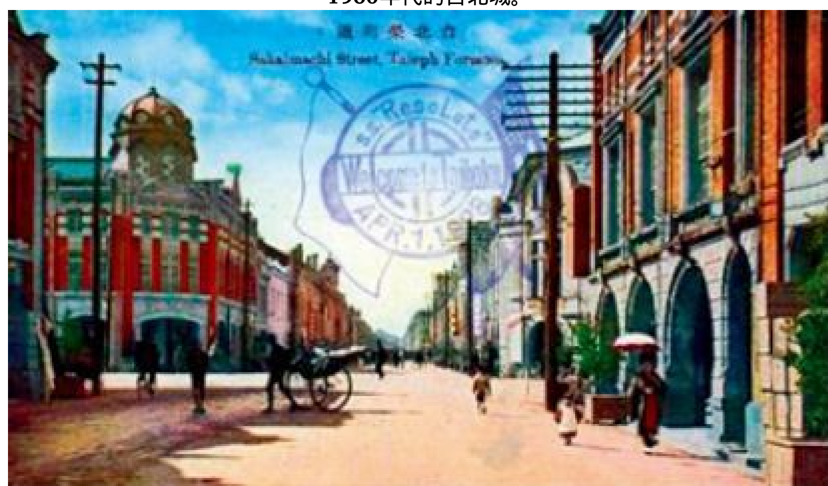
在我回校后，和一位长期居住在台北的老师分享这次北门走读的经历时，他第一反应并不是台北邮局或抚台街洋楼，而是当年每次从台北坐着客运汽车外出旅行时的回忆：出发时看到北门城楼与我们“齐肩”便意味着我们快要离开台北市区了；归家时，看到北门也说明离家不远了。早已身居城市核心地带的北门虽早已不管百姓的“出入”，却仍有着“回家”或“离家”的情感意义。

小小的北门，让我足足驻足了大半日。入夜时分，我去往台北车

站。身旁的“桃园国际机场捷运”的工地灯火通明。过不了多久，北门一带又将成为这条地铁线台北端的起点，大概“北门”又要被重新定义了吧？若Joseph Allen说台北是个“移位之城”，见证了历史的不断叠加，北门则像是一条无尽的纵贯公路，一条贯穿了台北都市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时间轴，将关于台北的已知与未知都叠加一体。



• 1960年代的台北城。



• 老明信片中的台北老街。



- 台北邮局沿着博爱路一路向南，如今是台湾著名的“相机街”。

那个有故事的工业区，苏荷

撰文/刘非

美国纽约苏荷区，作为艺术区而闻名于世。事实上，人们对它的历史并不了解。这里原是19世纪工厂和仓库最集中的地区，刻画着城市的记忆，也见证了建立美国性格和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 纽约苏荷艺术区的铸铁结构建筑。供图/Gaopinimages

我的朋友Suzi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美国苏荷区开了一家服装店，经营她自己和朋友的设计。她天生喜欢离经叛道，设计的衣服打破了一切界限，服装不分男女，工业用的防护服被改装成西装，睡袍和晚装合一。她说她的店里成天都坐着一群离经叛道的人，几乎成了苏荷区怪人的集合地。她上世纪80年代在苏荷区旁边的下东区买了一套公寓，住了十多年。后来整个曼哈顿下城的地价飞涨，也越来越商业化让她觉得无趣，她把店铺关了，房子卖了，搬到了布鲁克林。

Suzi听说我要去苏荷区看看，坚决要和我一起去，说要一路跟我讲讲当年苏荷区的故事。我们约在下东区的一家新加坡餐厅，这是Suzi的家乡菜，她总说是因为小时候在新加坡被管得太严了，来了纽约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沿着Grand街向西走，快到Crosby街时，天气突然晴朗了，阳光透过云层，落在前面一栋高楼上，灰色的楼体高大宽阔，集结了廊柱和雕花的古典元素，还加一个法国顶，典型的第二帝国样式。大玻璃反射着蓝天白云，甚是漂亮。看到这种建筑，就知道已经进入苏荷区了。苏荷区原本作为一个工业区在19世纪后半期被快速建设起来，区内500多栋楼有一大半都是这种6到10层楼高、层高四、五米的工业建筑，底层开商铺，楼上当厂房、库房。

铸铁建筑，快速而实际的优雅

第二帝国样式，顾名思义，即为拿破仑三世创建第二帝国之后大举改造巴黎采用的流行样式，例如香榭丽舍大道大部分的建筑。彼时的巴黎，是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众人向往的品位典范。连厂房都要建成第二帝国的样式，足见美国商人对于巴黎的崇尚。但这些建筑，细看就发现，和巴黎的建筑有着本质的区别。发现这区别最好的方式，就是拿一块吸铁石，放在建筑的廊柱上，会发现吸铁石拿不下来了。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建筑物是石材打造，而苏荷区相同模样的廊柱或者雕花，全都是铸铁材料。建造的方法，就是在铸造厂仿造石柱门廊的造型做成模具，注入铸铁批量生产，把产出的零件拉到建筑地，组装搭成框架再填上墙体。一个楼的框架最快6个月就能搭建起来，再刷上米色的油漆，远看颇和巴黎的石材建筑类似。

“你知道1973年地标委员会把苏荷区定位铸铁建筑保护区的时候，搞不清哪些楼要修缮和保护，就拿了一块吸铁石，吸得住的做记录。”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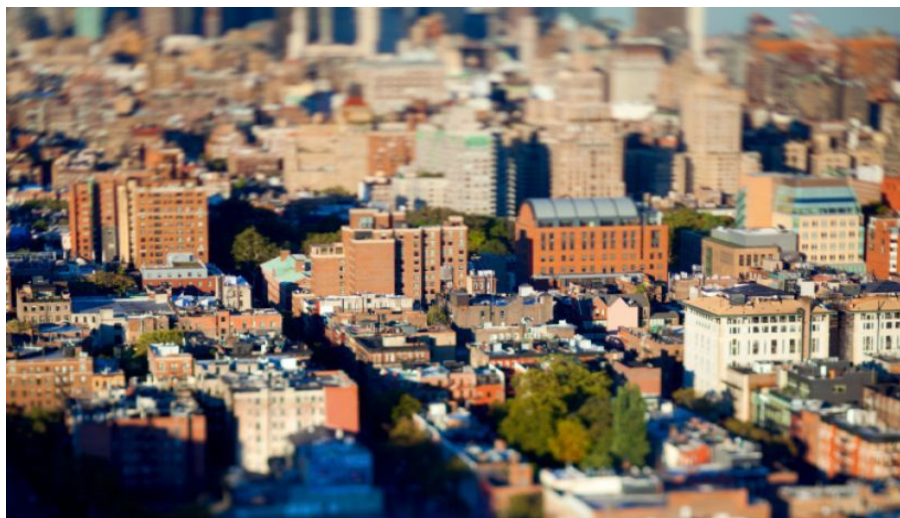
我敲着大楼的柱子，Suzi在一旁笑着说。她是一个有欧洲崇拜症的人，总说美国文化有快餐的感觉，品位必须和效率挂钩。

讲效率有什么不好吗？就在美国商人在苏荷区迅速用铸铁建出一栋栋工厂的时候，他们的铁路长度从1860年到1890年的30年内从4.7万公里延长到了26.4万公里。经济总量也在30年内超过了英、法、德的总和。此时上东区的中央公园内，大都会美术馆正在兴建，收藏艺术和兴建美术馆都是欧洲上流社会世代延续的传统，这种生活方式在美国也兴盛起来。欧洲确实是品位的引领者，上东区也不乏石材打造的欧式建筑，但是在苏荷区，精明的商人们找到了品位和效率的折中。彼时苏荷区周边，有好几个铸造厂，他们会请建筑师了解欧洲最时髦的建筑样式，意大利式、新古典式、第二帝国式，做成模具。一旦做成了模具，就可以快速复制生产铸铁零件，并且将它们自由组合。而在使用中如果出现了坏损，只需要再复制一个取代就可以了，效率高、成本低。

学艺术史的时候，我了解过一些铸铁建筑的历史。英国人18世纪开创了这种建筑形式，1851年用来举办伦敦博览会（London Great Exhibition）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就是一栋巨大用玻璃填充的铸铁建筑，震惊了所有观众。之所以英国擅长铸铁建筑，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众多毛纺厂，这些毛纺厂需要高大的厂房，害怕火灾。而铸铁建筑不但能够保证层高，还相对阻燃，成为了理想的建筑形式。

这样想来，苏荷工业区多采用铸铁建筑，也有类似的实际考虑。苏荷工业区的主要工业是服装加工业，这种在美国被称为“Dry Goods”的行业和当年英国的毛纺厂一脉相承，都需要高大的厂房，也最害怕火灾。

效率和实际，是美国价值体系中特别讲求的部分。眼前这些漂亮的铸铁厂房，还真是这种价值观的一个生动展现。



苏荷的格林威治村，住在这里的多半是作家、艺术家等。供图/**Gaopinimages**



苏荷艺术区夜景。供图/**Gaopinimages**

美国的镀金时代

继续沿着Grand街向西，穿过Crosby街，就是百老汇大道（Broadway）。这里的建筑有些不一样，众多漂亮的建筑不是用铸铁打造，而是石材，层高也没那么高。这应该是苏荷成为工业区以前建起来的。1850年，这里已经是纽约市的商业中心，蒂梵尼（Tiffany）、罗德和泰勒（Lord & Taylor）这样的名店已经齐聚于百老汇大道上，纷纷用大理石建起了豪华的门店。这时候的苏荷区还是居住区。内战后，美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但百老汇大道商业娱乐业甚至红灯区都越加兴盛，工厂也大量地在苏荷区兴建起来，苏荷区的中产阶级居民们

渐渐全部搬到了中上城。

美国内战后经济腾飞社会巨变的情景，在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合著的小说《镀金时代：一个今天的故事》中可见一斑。用小说的名字，这段时间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这些腾飞和变化与当时科学技术进步和革新发明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这个时期也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革新让钢铁生产的成本下降，产量提高，适逢铁路和城市建设的高峰期，钢材的需求量猛增，卡耐基成为了这时候的钢铁大王。原油提炼技术的创新使石油工业迅猛发展，洛克菲勒也适时地成就了他的石油工业帝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创新，除了应用于钢铁石油这些重工业，也被用来生产大众商品，例如收音机、电灯、电话。科技进步降低了成本，让从前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例如汽车。各种商品让人们的生活方式被迅速地改变，商业区和住宅区彻底分开，工业经济取代了农业经济，人们离开农村聚集到城市找工作谋生。城市人口数量猛增，1900年光是曼哈顿就已经接近200万人。

巨型城市也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出于靠近市场的目的，众多生产消费商品的小型工业纷纷来到纽约，它们都聚集在苏荷区，围绕在Broadway的商业大街附近。这些小型工厂，就像现代的乡镇企业，不需要配备复杂动力系统的大型厂房，往往有个大空屋子就能开始生产。苏荷区的地价这时候早已是飞涨。我查了查资料，当时曼哈顿分成了22个区，包括苏荷区在内的第八区，内战刚结束时，地价被评估为1800万美元，1868年是2500万美元，3年的涨幅超过了1845-1865年的二十年。因为地价贵，电梯又已经发明，所以楼房式的厂房就成了合理的选择。这些6到10层高的楼房，每层都是宽敞高大的厂库房，租给不同的小工业厂商。进驻的厂家，多数进行服装生产和皮毛加工。还有些木料供应商、金属供应商、珠宝批发商、五金件和纸张批发商。1900年，这里已经成为了世界服装和皮货生产批发中心。

彼时的消费品生产往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苏荷区开工厂，意味着能从紧邻的下东区贫民窟里招到廉价劳动力。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导致了超过100万人饿死，还有近200万爱尔兰人逃离故乡。1846-1855年不到十年间，有150万爱尔兰人穿越大西洋到达美国，停留在纽约市的为数最多。



苏荷的街头艺术。供图/**Gaopinimages**



苏荷艺术区的建筑细节，白色的是铸铁雕花细节，红色圆形体是火警钟。摄影/刘非


因为独特的工业景观，苏荷艺术区也成为了婚纱照拍摄的热门地。供图/**Gaopinimages**

和之前乘坐蒸汽船到达纽约的中产阶级欧洲移民不同，这些爱尔兰移民们乘坐着帆船，在大西洋上漂流了近一个月才艰难抵达，一无所有的他们上岸后只能靠乞讨生活。这100万的爱尔兰人一下子为纽约的工业提供了异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为了生存，愿意以极低的价格出卖劳力，这些社会经济结构最底层的工作原本属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黑人，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爱尔兰人和本地黑人最终酿成暴力惨剧的深刻矛盾。而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也制造了一个极不平衡的买方市场，导致了不可想象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工人的日工作时间往往超过15小时，还有大量童工被聘用，同样工作15个小时，拿到的工资连大人的一半都不到。工人居住在污浊不堪的称为Tenement的简易住宅楼里，15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过劳、病痛、饥饿，根本不知道能活多久。

马克·吐温在他的小说中写道："这是一个让人郁闷悲伤的时代，没

人知道为什么；过往的经历变成了暴风清扫后的孤独寂寥，眼前的生活只让人觉得肤浅而沉重，而未来，也只是走向死亡之路罢了。”

镀金时代，原本就有两层含义。一层来自莎士比亚的《约翰大帝》，说的是把纯金金块的表面再镀上一层金，意指奢靡浪费至极。另一层自然指光辉灿烂只是表面，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两层含义的镀金时代更全面地概括了真实的情况，有富甲天下的辉煌，也有暗无天日的贫穷。

和摩萨斯搏斗

Suzi和我向西沿着Grand街一直走到西百老汇大街（West Broadway），再向北走，经过Broome街，在靠近Spring街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西百老汇大街是一条1870年新建的街道，目的是把第五大道向南延长，也可以拆迁出更多的地方兴建工厂和商店。当时的报纸报道，大约127栋居民楼被拆除，700多人被迁走。当时居住在此的多数是从殖民地时代就开始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黑人，他们被迁往离城市中心更远的地方。

“我原来的店就在这附近，”Suzi告诉我：“开了五年，生意是不错，却赶不上租金翻倍地增长。我那只是家小店，根本呆不下去，你看现在都是些什么店开在这里，Chanel，Prada，Burberry。”我听着Suzi的话，想着这条街的历史，苏荷区曾经和现在的辉煌，对已经生活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说却是被赶走的无奈。



• 夜晚的苏荷，显得宁静而冷峻。供图/**Gaopinimages**

我向Suzi表达我的同情，她笑着说：“这不算什么，本来整个苏荷区都要拆掉的，都轮不到你我在这里感叹。”

她给我讲了当年著名的罗伯特·摩萨斯和珍·杰克布的斗争。关于这件事，安东尼·弗林特在2009年出版了的书《和摩萨斯搏斗》，论述更加详尽。

摩萨斯是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狂人，而且是历代市长钦定的城市规划负责人，大权在握，颇类似于第二帝国时期主导重建巴黎的乔治·尤金·豪斯曼。他众多大刀阔斧庞大城建项目之一，就是在曼哈顿下城建设一条横贯东西的高速路，穿过苏荷区和下东区，计划有两千个家庭要拆迁，沿途的所有建筑也将一并毁掉。如果真的实施，今天的苏荷区根本不可能还留着一副镀金时代建成的模样，供我们怀旧和思索，而是一条没有任何文化沉淀的庞大的快速路和无数水泥高楼。

多亏了一个叫珍妮·杰克布的年轻社会活动家。她带领受到影响的社区民众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反对摩萨斯下城高速路的项目。游行，在听证会上提出抗议，还组织了不少示威活动，一刻不停地表达着他们对于保留下城原貌的愿望。杰克布组成的抗议委员会有不少社会文化名人参加，老罗斯福的夫人也是成员之一。就连鲍勃·迪伦也专门因此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听我说，摩萨斯》。自由媒体像《乡村之声》和《纽约时报》也坚决站在杰克布一边，宣传抗议活动，撰文论述历史城区保留下来对于城市的重要文化意义。

另一边，摩萨斯却毫不示弱，这个项目他1941年就开始计划，1961年正式提出启动。因为杰克布之前努力不懈的抗争，1962年市政审议经过了6个小时的商议，在匿名投票中被否决。然而摩萨斯在1965-1968年，又再次向市政委员会提出动议。杰克布带领抗争，一直没停过，甚至在1968年为此被捕入狱。成果就是摩萨斯每次的动议都被投票否决。直到1973年被城市地标委员会确立为历史保护街区，苏荷区才算是彻底安全。

作为工业区，“二战”后的苏荷区已经差不多被弃置，服装加工业搬到了美国南部甚至海外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摩萨斯和杰克布的抗争让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导致工厂主们不愿意修缮和改建，楼房式的厂房又不适合现代工业。苏荷区变得阴郁破败，被戏称为“百里地狱”。上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开始进驻，1978年差不多有5000个艺术家在苏荷区工作生活。艺术家聚居提升了地区价值，却又因价格提高被迫离开。这是苏荷区的另一个传奇时代发生的另一个传奇故事。

和Suzi继续行走在铸铁建筑之间，看着这些引起人追思和感慨的历史建筑，我顿时觉得珍·杰克布的伟大。她保留住的不只是2000多个家园，还有这个城市的记忆，以及建立这个国家性格和文化的最重要的一

个历史时期。如此重要的历史街区，几乎为了一条马路和几栋水泥高楼就要完全抹去。一旦拥有巨大的公权力，一个人的喜好和风格就将影响一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万幸也存在普通人的发声渠道，才不致于酿成悲剧，才有我们今天看见的苏荷区。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邂逅時光

长情陪伴

EXPLORE THE WORLD

PERFECT COMPANION



目录

京都古韵

冲绳：五百年前的中国遗风

岁月里的和风味

我的朝鲜印象

沧桑吴哥与微笑高棉

走进“最越南”的美景

古城会安的慢生活

琅勃拉邦:古城里的富未来

窥见印尼文明的内核

发现兰卡威

康提圣城：被时间洗过的宁静

狮子岩：遥想天空之城

伊斯坦布尔：失落的城邦文明

以弗所：光阴写就沧海桑田

探访开罗最古老的市场

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

昆卡，他乡似故乡

地球上的布拉格

布卢瓦城堡：王室、田园与阴谋

古城巴斯：现实中的英国史书

俄罗斯漫记

走出历史的古巴

版权信息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邂逅时光——长情陪伴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6©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08313-20160722

最后修订：2016年09月01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京都古韵

在日本历史上，京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不仅仅因其古都的身份，更因这里聚集了一大批能工巧匠，精心打造出为数众多的“京”派手艺。我们这次特意造访了京都民艺馆，看五花八门却精湛无比的“京”手艺，听八田诚治馆长介绍其前世今生。

撰文/夏榆（本刊主笔）



● 四月的京都，樱花烂漫。这里不仅美，还是数千年来日本的手工艺中心。

四月的京都是樱花盛开之季。樱花不只开在深宫庭院和繁华街肆，也开在僻远乡间。春天的京都被樱花的粉色尽染，然而京都又不只有樱花，还有牡丹水仙。深夜走出京都地铁，看到沿街陈列的鲜艳妖娆的牡丹和水仙，开始以为是人造假花，结果是真的。这些缤纷鲜美的花朵出现在纵横的街道深巷，环绕每一处装饰优雅的民宅，使京都成为花朵盛放之城。

在京都，夺人眼目、摄人心魂的还有精美的工艺制品，它们琳琅满目有如鬼斧神工的雕凿。巡游千年古都，令我们深怀敬重的除了城市的美和洁净，还有制作精美工艺的职人，以及追求完美和卓越的职人精神。



• 京都传统产业民艺馆馆长八田诚治。摄影/小斯

四月的京都是樱花盛开之季。樱花不只开在深宫庭院和繁华街肆，也开在僻远乡间。春天的京都被樱花的粉色尽染，然而京都又不只有樱花，还有牡丹水仙。深夜走出京都地铁，看到沿街陈列的鲜艳妖娆的牡丹和水仙，开始以为是人造假花，结果是真的。这些缤纷鲜美的花朵出现在纵横的街道深巷，环绕每一处装饰优雅的民宅，使京都成为花朵盛放之城。

在京都，夺人眼目、摄人心魂的还有精美的工艺制品，它们琳琅满目有如鬼斧神工的雕凿。巡游千年古都，令我们深怀敬重的除了城市的美和洁净，还有制作精美工艺的职人，以及追求完美和卓越的职人精神。

民艺馆里的文化财

我们是乘坐新干线从伊万里辗转到京都的。在地下车站买火车票，拖着皮箱坐电梯到火车站候车，距开车的时间只有5分钟，在站台疾速狂奔。新干线从佐贺出发，穿越了全长18713米、深及海面下66米的海底隧道，途径广岛、大阪、名古屋、新横滨、品川、冈山、新神户，到达京都。

到达京都之时赶上了连绵春雨，急骤的雨水使京都的樱花凋落，每一道积水都成粉色花瓣的河流。不停歇的雨水让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游兴多少受到影响。然而对它怀有的新奇感是强劲的，足以让我们全天都冒雨穿行在京都的街衢巷道，寻访城市之美、历史之美以及艺术之美。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并不能任由自己的兴致和好奇深入这座都城，但是

我可以借助热爱的作家的眼睛，观察它的现实及变迁——这是穿越时间和历史的目光。

“我忧虑我年轻时代的京都风采，会不会日渐消失？漫步在市中心住宅街上，看见了地道的京都风采。不，还有许多京都的风采。无需寻找，还比比皆是。”1962年1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完成他的长篇小说《古都》之后，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创作《古都》之时，川端康成担心掌握不好京都腔，校对时请了京都人代为订正。他的严谨和认真是少有的，或许是因为京都在他内心里的重量，也或许是忧虑他内心熟悉的京都正在消失。“现在纵使在室町一带批发商店街，也不容易找到有红格子门、小格子窗的二层楼格局的店铺了。大概是这种格局的店铺，对现今的买卖不方便的缘故吧”，他无可奈何地想。

我带着京都的交通图，那是唯一看到的中文地图。我还带着多年的藏书，我热爱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散文集《临终的眼》，这都是我漫游京都的指南。乘坐出租车穿行在京都市区，通过自己的眼睛，也通过川端康成的眼睛观察这座繁华而静美的古都。

当年使川端康成忧虑的京都，正在发生着变化。四条街的小卖店几乎都关闭了，繁华街——河原町也不值一提了。先头町的状况起了很大的变化。露天场地到处是酒吧，本屋町也是如此，茶馆雅间的艺伎，都得事先预约，艺伎待不久就得转去另一雅间，完全无影无踪了。酒吧却很容易进去，女招待总是守候在厅堂里。至少祇园一处保留当年的风采，难道不行么？就是在祇园内，也出现了酒吧，尽头还修盖了奇异的洋式饭店。市区兴建的建筑物，很多也是洋式的高层公寓。京都和大阪之间完全变成了工厂区。

然而有一个地方完整地保留着传统的京都，保留着艺术的京都。那就是京都传统产业会馆（以下简称京都民艺馆）。我两次到达这里，每次走进都会被其中琳琅满目的展品所吸引，这是精美而玄妙的世界，几乎涵括了京都传统工艺各个门类的艺术制作——金碧辉煌的佛坛、雕有花纹图案的铸铜大花瓶、绣有青龙鸾凤虎豹的四神旗、盛装清酒的陶罐、绘有各种彩色侍女图画的折扇和圆扇、以及各种图案的染布，美不胜收。

京都民艺馆馆长八田诚治，带我参观了陈列的工艺展品。八田馆长毕业于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后到京都染织实验研究所工作，6年前成为民艺馆长。在之前进行工艺产业研究开发，他负责做鉴定工作。八田馆长对日本的传统工艺如数家珍，他从办公室取出一幅京都职人分布全景图给我们看。京都传统产业制品，按照类别可分为生活用具、宗教仪式

用品、趣味游戏用具，其中又有西阵织、京友禅、京绣、京佛坛、京烧、清水烧、京漆器、京指物、京扇子、京石工艺品等类别。

展馆里的液晶显示屏播放着纪录片，那是不同工艺制作的实况。匠人们或者印染织布，或者打磨陶器，或者雕凿巨石。

我随身携带的旅行指南《日本（LP版）》记录了京都雕刻师大藏派石工的故事。平安时代末期，奈良的东大寺大半毁于战火，寺里的卢舍那大佛也受损，百余年间裸露在外，遭受风雨的侵蚀。当时为修复东大寺，日本特邀中国南宋著名建筑师和雕刻艺术家陈和卿及6名建筑匠师到奈良建寺造像。1183年，东大寺重建工程顺利完工。此后数百年，东大寺屡遭劫难，大佛殿曾重建，大铜佛也曾局部修缮，但基本保存了陈和卿主持重修时的样子。

陈和卿以高超的建筑、铸造和雕刻技艺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而当时留在日本的宋朝建筑师、石雕师也以精湛的技艺，传承后裔达八代，并在日本关东、箱根镰仓地区一带形成了显赫一时的建筑和石雕流派，即著名的“大藏派石工”。

雕刻师只是京都的职人之一。日本有很多职人，京都是职人的发源地。1200年前，天皇定都这里，因为京城在这里，就聚集了众多能工巧匠，他们都是为贵族服务的，衣食住行都包括。后来其他地方模仿京都的能工巧匠，众多的手工职人就聚集在京都。日本的手工产业是辐射型的，它的中心在京都，从平安时期开始这种工匠文化就发展起来。

手工产业的发源也与宗教有关。京都有三大祭祀活动，一个是祇园祭，一个是葵祭，还有一个时代祭，如今人们举行祭祀活动还是穿着古代的服装。三大祭祀从平安时代传到现在已逾千年，基本没有断代过，这些祭祀活动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传统工艺的保存跟京都的地理气候也有关，京都是盆地，夏天很闷热，冬天很冷，物产丰富，有山有水，这些自然条件促成了传统手工业的传承”，八田馆长说。

濒临失传的工艺场

身穿蓝布制服的职人坐在工作台前，他的面前放着工具，双手各握一把镊子，炽烈的台灯之下，专心致志地用镊子夹着一丝金线往一枚银器上镶嵌。他身边的金属盒子，盛放着完成镶嵌工序的饰物。这是京都民艺馆的“京象嵌”职人现场演示，职人身后有展板说明制作工程以及制作工具。偶尔有人会围观，更多时候是职人独自工作。“京象嵌”在日本传统工艺中属于精微的技艺，类似于中国的镶嵌工艺，在金属的底板上刻出细致的图案，再用金银箔等作细部的装饰。

“京象嵌”职人只是京都职人群落中的一员。职人文化也称为町众文化，按照现代语来说就是市民文化。普通手工艺人的生产制作方式以手工作坊为主，历史悠久。所谓的百年作坊在京都算是年轻的，很多作坊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超过千年的有6家。京都最古老的企业有1100年的历史，是做佛坛的，在空海法师（日本平安时代的高僧）时代就存在，到现在已经传承到第47代了。

除了传统手工艺，日本的茶道也是闻名于世的艺术。而茶道所需的陶瓷器，也很值得一提。在到京都之前，我们去了日本的陶瓷之乡伊万里，从那里到达有田町，在日本享有声誉的今泉今佑卫门制陶工场，亲见那些工艺师是如何潜心专注地工作。

制陶是日本最古老的艺术。绳汶陶器迄今已有15000年历史。它有着独一无二的绳索装饰花纹。绳汶人被弥生人取代后，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一种更为精致的陶器新露头角。尽管绳汶陶器是日本的本土形态，弥生陶器在器形和工艺上明显受到了亚洲大陆的影响。随后的一千多年里，来自亚洲大陆的工艺，甚至是工匠一直都在日本制陶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公元五世纪前后，日本从朝鲜引入了须惠器。7世纪左右，中国唐朝的陶艺则日渐成为主流。中世纪时，日本最大的陶艺中心是本州中部的濑户。在这里，从12世纪开始，陶器采用了中国器形，并改造得更适合日本人的品位与需要，于是产生了濑户烧这种独特的陶艺风格。现在日本有100多个陶器中心和无数的制陶工匠，生产出从高级茶具到民俗动物等各种陶瓷器。

在日本陶瓷花瓶中，格调最高、价值最贵的古伊贺陶瓷（大约15、16世纪），用水濡湿后就像刚苏醒似的，放出美丽的光彩。伊贺陶瓷是用高温烧成的，燃料为稻草，稻草灰降在花瓶体上，或飘流过去，随着火候下降，它就变成像釉彩一般的东西。这种工艺不是陶匠人做，而是在窑内自然变化烧成的，也可以称之为窑变，生产出各式各样的色调花纹。伊贺陶瓷那种雅素、粗犷、坚固的表面，一点上水，就会发出鲜艳的光泽，同花上的露水相互呼应。

这是川端康成获诺贝尔奖时，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时说过的话。行走在京都街头，看着遍布城市的樱花之树以及凋落在溪流中的樱花瓣，仿佛也是对这位自绝生命的杰出作家的凭吊和追怀。



日本传统手艺金象嵌的作品。摄影/小斯


在京都民艺馆，职人正现场展示京象嵌的工艺流程。摄影/小斯

追求卓越的职人志

离开京都之前，我们前往位于东山区祇园町的祇园参访。这是京都著名的艺伎区，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在八坂神社的四条大街和鸭川之间，是四条大街至建仁寺的花间小路。沿着花间小路漫步，欣赏两边的古建筑，沿街都可见艺伎的招贴。路边的茶馆多有艺伎表演。我们沿着花间小路到祇园歌舞练场，这是艺伎们表演的场所。据说《艺伎回忆录》就是在祇园拍摄的，看到艺伎便看到京友禅的和服。

民艺馆陈列着京友禅的和服。京友禅在日本享有盛名。日本人有表演雅乐的传统，和服是艺伎的着装。艺伎，不是妓女。日本文化中最被人们误解的就是艺伎。艺伎就是技艺精湛，在日本社交场合通过助兴获取报酬的艺人。艺伎起源于江户时代（1600-1868年），当时的大城市中有着各种让男人寻欢作乐的妓院。其中出现了一些多才多艺的女子，

据说还有些欢场甚至会雇佣男艺人来娱乐顾客，有人认为这些男艺人就是“艺伎”，意思是有艺术才能的人。后来出现了一个专精娱乐但并不向顾客卖身的年轻女子阶层，这是真正的女性艺伎，后来她们成了掌握多种日本艺术的多才多艺的珍宝。京都是世界的艺伎之都，在京都她们不叫艺伎，而叫舞伎。舞伎是指年龄在15-20岁之间的少女，在接受训练后成为羽翼丰满的艺伎。舞伎多精通日本的传统艺术，包括舞蹈、唱歌、茶道。因为接受过全面的培养，舞伎就仿佛是一个活的日本传统文化博物馆，除了技艺，她身上穿的和服、头上的装饰、腰间的系带、脚上的足袋木屐，代表着艺伎的最高成就。

以舞伎穿的足袋为例，这属于传统产业，需要特别生产，京都只有一家。这家只有一个职人，如果他不在了，这个行业就没了。这位职人70岁，名叫植田贞之助，目前他正培养40岁的儿子从事足袋制作。工艺师在制作足袋时都是订制，一双脚要量40个方位，根据每双脚形状的不同，足袋呈现的角度也不同。每双足袋都是工艺师一针一线缝制的，足袋的钩扣都有编号，每双都不一样，钩扣都刻舞伎的名字。

足袋职人的手工作坊是在自己家里，他的家族是从100年前开始足袋制作，儿子是第四代传人。制作一双足袋，能穿几十年，有的一辈子都不会坏。除了舞伎以外，还有京都的能戏和狂言（剧目的一种）演出者也穿足袋。100年前的生产模式跟现在有什么变化？完全没有变化。这些传统工艺都有百年历史，和百年前的区别就是，以前需求量很大，现在基本没有人使用这些物品，现在只为舞伎、能戏和狂言演员提供生产。10年前在京都这样的作坊有10家，5年前只剩5家，现在只有植田贞之助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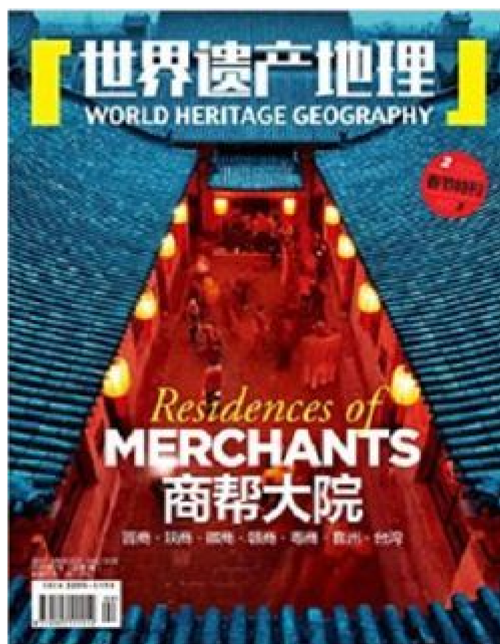
京都的传统工艺还是面临困局，比如京友禅过去有600家生产作坊，现在只有300家。有的作坊除制作京友禅也在从事舞台装潢。按照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由文化部科学大臣认证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有17个工艺类别，日本政府每年会向“人间国宝”发放200万日元（约合人们币10.35万人民币）的特别资助金。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的标准是拥有30名以上从业者，从事百年历史以上的制作单位。对于不符合国家认定标准的，京都市政府也制定了扶植政策，定期举行博览会，为职人们制作的作品进行推广。

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京都的职人坚持精益求精的制作标准，严谨工作，用百分百的完美呈现他们的每一件作品。很多职人的名字已经成为名牌，他们把自己做成品牌，对于消费者来说很安心。因为有品质保障。“职人精神的根本就是百分之百的完美，京都的职人与别的城市的职

人不同，他们是分工协作的，比如烧制陶器，有各种工序，从制坯、做模、绘画、上釉等等，每做一道工序他们都会精益求精，百分之百做好。然后下一道工序也是精益求精，百分之百做好。一个职人的根本就是自己做到百分之百完美，这是他们的基本精神。这也是职人之志”，八田诚治馆长总结道。

（本文采访由旅日作家唐辛子担任翻译，并得到日本心放旅行的雷蕾女士协助，在此致谢）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冲绳：五百年前的中国遗风

撰文/孟繁勇(本刊记者)

在中国东海与太平洋之间有一座狭长的岛屿，这就是琉球群岛的主岛——冲绳岛。正如一首名为《时代流转》的冲绳民谣所唱:“从中国的时代到日本的时代，又从日本的时代到美国的时代，冲绳真是瞬息万变啊。”自古以来，冲绳与中国的渊源颇深，时至今日，冲绳岛上依旧布满中国的文化印记。



海面上的轻雾遮挡了视线，船似枯叶，飘荡远方。来自太平洋的海风，是暖的，润湿钻入鼻翼，胸腔顿时满满皆是顺滑。这里是冲绳，我站在海边。500年前，从西乘船而来的闽人三十六姓，临岸之际，这满腔的温暖，许能冲散了海上的冰冷与孤寂吧。

古人结缘，令如今来到冲绳观光的国人，对这里不会陌生。如同面对不可预知的过去与未来，当我在异国他乡的冲绳，看到似曾相识、来自遥远的记忆时，那种亲切，却又是莫可名状的缘分，总会使人惊喜……

溯源石敢当

位于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县，由 49 个有人居住岛屿和众多无人岛屿共同构成。车辆环行岛上，一路前行，鲜遇行人，倒也显得清幽。车窗

外，沿途可见丘陵延绵，山体皆是翠绿遍染，眼前爽丽，使人心喜。山丘最高处，不过海拔500米左右，丘陵起伏，林木繁茂，间隔便见不远处的大海。从车上望去，如游乐园中乘坐旋转木马一般，绿色的缝隙中，不时跃出蓝色来，也是一番独有情趣。

我们前往之处，便是冲绳石垣岛八重山民俗村，这是日本国家有形文化遗产。随车导游竭力推荐，仿佛到冲绳不来此处，便是憾事。早闻冲绳诸岛多雨，果然如此，我们赶到民俗村时，正遇上细雨纷纷，随风飘洒，眼前绿意更翠，景色与前不同。但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便是晴空万里，这在当地，恐怕是常情吧。

我是第一次来此地游览，进得大门，便是一片由数栋日本传统民居组成的村落，小径曲折，蜿蜒通向各处民居。前行观赏，在路边，我多次看到在中国常见的石敢当。国内的石敢当，均是人工雕刻的几何形，所用材料多样。我看到此处的石敢当，却是未经加工，自然形成的石块，刻字的一面磨平，上刻“石敢当”三字，字样和中国无异。

不仅是此处，在随后的行程中，我在那霸也看到多处有石敢当置于路口或建筑物前。遥远的日本冲绳，为何有着与中国一样的石敢当习俗？追根溯源，实与明朝闽人三十六姓渡日有很大关系。

今日冲绳，古称琉球。中国自1372年始，明皇帝朱元璋派遣使臣，向琉球群岛王国中山宣谕，自此与琉球建立宗藩关系。直至1609　年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县）的岛津氏以武力吞并琉球，至1879年日本正式改琉球为冲绳县，并派遣冲绳县知事为止，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维持了507年。

朱元璋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便发生于与琉球建立宗藩关系期间。闽即福建，明清两代，福建乃中琉交往的唯一通商口岸，后设市舶司，专管琉球各项事务。当时，琉球所派专人往中国学习，首选之地便是福州，受业之地即是福州琉球馆，今仍有遗迹留存。所学涉业甚广，天文地理，医学艺术，等等。学成回国，在琉球创办了第一所官办学校明伦堂。自此中国传统文化在琉球开枝散叶，直至今日，仍能在冲绳各岛屡见遗存，影响至深。

琉球专学人等，来至中国学业，正值道教盛行。明初时期，道教传入琉球。琉球史家伊波普猷著《孤岛苦之琉球》曾云“冲绳道教思想浓厚，实因三十六姓华裔移民而起。”　传至琉球之后，王室成员的推崇，也使得道教获得更大影响。

明朝正统元年，琉球国王派王相上书龙虎山张天师，向其请符祈

祷。《历代宝案》即为此记载，琉球王相所献张天师的重礼，沙金百余，诸种色扇，不一而足。此后，琉球国王更派人至中国学习道教文化，以至于当时琉球的闻名道士，多为派至中国学习的官员。

从王室贵族至民间百姓，皆受道教影响颇深。影响之大，以至于在琉球王室世系更替时，也要派人前往中国寻访道士报丧请符箓，以测吉凶。寻常百姓，遇事占卜更成风气。正因琉球王国上下对于道家的风水、占卜信服有加，由此在官派之外，民间百姓也出现自费前往中国学习道教文化的现象，学成回国广为传播。



• 首里城是琉球群岛的重要古迹，是以战后残留的原型为样板复制的唐朝风格建筑。供图/全景图片

石敢当信俗，中国西汉时期便已存在，更与道教渊源颇深。《急就篇》卷一便有《石敢当》条目，言称“卫有石错、石买、石恶，郑有石癸、石楚、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亦以命族。敢当，言所当无敌也。”

石姓敢当，取其勇猛之义，在道教的诸多神仙中，更被称为“吉祥之神”。后逐渐演变为道教用于避邪的符咒，常刻石碑立于路边屋角，以佑百姓、盛风教、彰礼乐，镇恶鬼、除灾殃，多见于中国民间建筑风俗。

随着道教思想在琉球的传播，上至王室，下至百姓，皆受浓厚的道教影响，相术、择期、算命、风水，包括石敢当信俗便也在琉球大行其道。琉球人自古便有将自然形成的石头当作灵物崇拜的传统，因此与中国石敢当雕为几何样式不同，多保持自然石原貌，仅以一面磨平刻字为要，这也是我在冲绳看到的石敢当以自然石为主的原因。

日本学者高桥诚一，曾梳理石敢当传入日本的路径。自中国经八重

山、宫古，再到冲绳岛，后至首里、那霸，自此向周边地区传播。琉球改冲绳后，石敢当信俗便传至日本各地。至今，冲绳之外、石敢当信俗在日本东京、佐贺、大分、大阪、长崎、熊本、鹤岗、鹿儿岛等地，分布广泛。

尤其是在冲绳，我看到在观光胜地，都会有沿袭石敢当信俗而制成的各类工艺品，显然已成为当地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之一。





●图1 自从14世纪摆放狮子的风俗从中国传融入冲绳后，狮子很快便融入冲绳的文化之中。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形成冲绳独特的狮子文化。摄影/金建辉
●图2 建立“石敢当”碑是冲绳自古以来的风俗。据古代中国阴阳家之言，在面对丁字路口的地方，地相凶险。供图/Gaopinimages
●图3 冲绳的服务业较为发达，农产品以种植水稻、菠萝、烟叶为主。供图/Gaopinimages

屋顶狮子与道教遗风

我游步在八重山民俗村，可见独具特色的日本民居，据说是从石垣岛各处迁建过来的百年老宅。其中有牧志邸，建造时不曾使用一根铁钉，是具有代表性的赤瓦建筑。不过，我在冲绳看到的日本传统民居，实际上是1609年日本萨摩藩岛津氏入侵琉球之后方始出现，此前仅有瓦

屋，毛茨土阶，不胜风雨。岛津氏吞并琉球之后，当地建筑风格发生转折性的变化，最终形成由抬高地板，铺上木板榻榻米的主屋，与维持泥土地面的厨房两部分组成的日本传统民宅类型。

日本传统民居的建筑理念，是将自然视为环境中的一部分。我眼前的日本民居，整个房屋都高架在地面一尺左右，底部通风性极佳，利于室内保持干燥。长廊、阳台、窗口皆颇为宽大，前后通透，起居室内，自然景色一览无余。正因如此，宅内极少电灯类人工照明设施，通透性的设计，使得自然光线洒满室内。且民居屋檐很宽，向前方延伸，遮挡范围之大，即使雨雪，也不能轻易落入。

值得一提的是，　我看到在屋顶之上，几乎都有彩色雕塑狮子，或站、或蹲、或坐、或卧，形象庄严，生动可鞠，其意以在除魔辟邪招福镇宅。不过，这屋顶狮子，却也与石敢当相关。日本学者海江田正孝经研究后认为，狮子信仰和石敢当信仰之间，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初时以狮子附在石敢当之上，上刻狮头，下为石敢当三字。后来石敢当与狮子两者分开，成为单独存在的信俗，作用与石敢当相同。但在冲绳一些地方，也能看到二者混合的石狮敢当。

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尚真王二十一年，东风平町富盛不知何因，多发火灾，当地民宅多毁于火患。而此时因琉球道教兴盛，相术风水流行，村民便请来风水先生应对。而风水先生破解之法，便是用石狮面朝八重濑岳之山。据说火灾从此不再发生，此事记载于古琉球典籍《阳球》中。自此之后，冲绳各地逐渐形成在村镇入口、建筑屋顶等处置放石狮雕像的信俗，而在丁字路口、拐角或岔路，置放石敢当的位置，也可由狮子雕像代替，两者作用相同，可见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对冲绳的影响，石敢当与狮子仅是道教风水观的世俗表现，更多的则在建筑理念及生活习俗。我在冲绳看到，当地民宅多以南北走向为中轴，以东为尊，之所以如此，是家屋穴脉被认为是从东方而来。而陈侃的使录中提到，琉球国王的居舍“向南者七间、向西者十间，以南者旧制不利于风水，反以西者为正殿”。建筑中应用道教风水学，自王室至民间，实是深入人心了。

尤其是琉球王国的都城首里城，原为琉球王国三山时代中山国作为军事据点，为控制那霸泊港而建造，更是遵循风水而建。而主导人，即是闽人三十六姓后裔蔡温，他生于琉球久米村，27岁被派往福建福州的琉球馆，跟随风水师刘斋学习风水知识，归国后被任命为琉球国王的老师（国师）。

蔡温通晓风水知识，并向国王对首里城风水进言。首言 “建都立国必须重视地理”，认为首里城虽地势高低不平，位于山岭，似无平地建造宫殿。但左面（南面）的小禄、丰见城山峦，与右面（北面）的北谷、读谷城一带山峦，诸峰呈青龙、白虎之势守护，实为吉兆。

琉球国王听取了蔡温的建议，择定首里城为王室所在地，并依道教风水说建造。并用罗经的外盘从甲(东) 向庚（ 西) 测量， 殿前辇道则用罗经的内盘从卯（ 东) 向酉（ 西) 测量，建成正殿。

首里城建成之后，曾毁于大火，后又重建，二战时期又被夷为平地。如今，若你来至首里城，所看到的实为1992年按原貌复原的建筑。而依道教风水理念所缔造的独特的建筑风格，也使得首里城在2000年12月，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现在，首里城俨然已经成为来冲绳的观光客必游之地，在赞叹建筑之宏伟精巧之外，更会领略中国道教潜移默化的影响。





● 在游轮上眺望晨曦中的日本冲绳。供图/Gaopinimages
● 冲绳三线，无论是音色及形制，皆与中国三弦为师加以改造。供图/全景图片

三线音乐的魅力

不仅是石坦岛和首里城，我在冲绳期间，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遗风。尤其是冲绳县那霸国际通一条街，更是随处可见。

在位于那霸国际通的一家民俗店，我看到一位当地人在弹奏一种乐器，正座跪坐姿势，将琴鼓安放在右腿土，琴杆沿左肩方同倾斜，用左手指尖在指板上按弦。一边弹奏、一边歌唱，曲调繁复，其声别致有味。我特意向导游询问，原来，这是冲绳特有的乐器，名为三线。

虽名为三线，但在我看来，却与中国的传统乐器三弦相似。好奇询问之下，果然与三弦有极大的关系。是谁将三弦传入日本，说到这一点，仍与闽人三十六姓渡日有关。日本权威辞典《日本音乐大事典》的“三线”词条中记述：“三弦繁盛之地，是福建的闽人三十六姓，移民至冲绳的时候所带来的。”

实际上，从中国传到琉球的乐器，有三弦、月琴、琵琶、扬琴、笛、提筝、拍板、铜锣、喷呐，等等。但至近代，其他乐器少见，唯有三弦盛行。

当时有一个叫做石村的法师（即飘泊艺人，当时日本的语境中，法师和寺庙没有直接联系），在文禄年间来至琉球。他在当地看到的一种名为“小弓”的乐器，为三根弦之物，以马尾拉弦（即三线）。石村在此逗留学习，后返回京都，并以此为基础，改造三线为三味线，后逐渐成为日本本土流行的乐器。

这段故事，后来被记载在日本典籍《丝竹初心集》“三味线之事”中。值得一提的是，琉球三线琴弦缠绕于弦轴的顺序为:低音的男弦缠绕于最下方的弦轴，高音的女弦缠绕于最上方的弦轴，这与日本本土三味线的琴弦缠绕于弦轴的顺序相反。

琉球三线音乐，其时深受琉球王国国王的尚真王喜欢，他以尊崇礼乐为国是，三线音乐也藉此得以发展，最初在王室及贵族间流行。至1710年，琉球王室甚至在宫廷内部设置“三线主取”，以掌管三线音乐事务，包括乐器的制造、乐谱整理、演出等，都有专人职守。

在当时的琉球，三线可谓风行一时。琉球国王取士，甚至将三线弹奏视为升官的必备修养。也因此，包括王室、贵族在内，三线在民间各阶层开始流行。并且，在一些国事活动中，比如御冠船（册封使）、江户朝贡（庆贺使、进贡使），均挑选年轻士族成员充任乐童子，凡参与者皆以此为荣。而此时被称为“琉乐”的传统音乐，其中最重要的乐器即为三线。

三线成为琉球王朝宫廷士族阶层的雅乐器，在弹奏之外，以至于琉球各界喜以三线为装饰，认为在床间摆放三线，是有文化修养的象征。此时的三线，从形制上来讲，长约75～80厘米，比中国三弦略短。三根琴弦都使用绢丝弦，从低音到高音分别为，男弦、中弦、女弦。琴杆使用黑檀或紫檀制作，上涂黑漆装饰。琴筒则以桑木、楠木制造，前后皆以蟒皮蒙面，并在筒体侧面以缎子为主，并以绳子缠绕。

冲绳三线，无论是音色及形制，皆与中国三弦为师加以改造。冲绳三线的调弦之法，更与中国三弦定弦法有直接联系。比如说，冲绳三线的本调子、二扬调子，与中国三弦的软中弦、硬中弦完全相同。而冲绳一扬调子与中国正调定弦法相近，区别仅在于一扬调子的老、中弦之间为近乎半音关系，正调定弦法的老、中弦之间为全音关系。尤其在乐谱方面，三线的工工四谱，是借用中国工尺谱的谱字以表示音程关系基础

上，变为以谱字表示三味线按弦的指位，并在节奏的记写方面加入变化。

当地导游告诉我说，在冲绳，一般说来，青少年初时喜欢民谣，但在参加工作之后，便会参加三线古典音乐的培训，尤其是中老年人，更是热衷于三线古典音乐。而这些喜欢三线的当地居民，因爱好而聚集，成立琉球三线古典音乐保存会，闲暇时节一起自娱自乐。正因三线在冲绳广受欢迎，当地也会举办每年一度的三线古典音乐的比赛，可见普及度之高。

我在那霸听到的三线，声调婉转，曲意和祥。这是从500年前中国传来的乐器，轻轻拨奏间，风云变幻，其间有多少是曾经发生，却无法言传的沧桑岁月？使人仅在听闻之间，便已感慨万千。

（参考书目及文献：《琉球国志略》、《日本古代的神与道教》等）

岁月里的和风味

撰文/凉夏

几乎要成为“舌尖上的日本”代表的抹茶；比意大利Pizza还美味许多倍的大阪烧；吸满味酱汤汁、浓郁劲道的拉面；鲇鱼寿司、栗子饭和酱油烤鸡便当。一丝气息，一缕风，一举手一投足，它们都被软笔慢描写入了记忆……



抹茶起源于中国隋唐，将春天的茶叶的嫩叶，用蒸汽杀青后，做成饼茶（团茶）保存。食用前放在火上再次烘焙干燥，用天然石磨碾磨成粉末。供图/GaopinImages

●抹茶的身世

宇治，曾在前年冬天因列车故障而短暂停留，却并未来得及下车观赏的小城。如今，终于可以亲自走过蜿蜒的石板街，也不知，它是否能感应到我为期两年的惦念。

几乎要成为“舌尖上的日本”代表的抹茶，是这座小城的一张名片

——这种其实是源自于中国的物产，在这里被发扬传承了千年之久。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唐代诗人卢仝对抹茶的泡沫、颜色都做了形象的描述。与中国的发酵茶叶的方法不同，日本茶将蒸过的茶叶自然干燥，研成粉末的茶叶就被称为“抹茶”（末茶）。源自中国隋朝的抹茶在明代时，由于流行用茶叶泡汤弃渣的喝法，传统茶磨也随之失踪，中国抹茶形成历史断代。

平安时代初期，日本高僧最澄将中国的茶树带回日本，并开始在近畿的坂本一带种植。到了镰仓时代，禅僧荣西在中国学到了茶的加工方法，还将优质茶种带回日本传播。他于1211年写成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

曾经，抹茶在刚传到日本时，是只有皇族、贵族和少数高级僧侣才可以享受的奢侈品。茶道，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先进文化而局限在皇室的周围，内容与形式都极力模仿大唐。后来，茶叶种植的高速发展也为茶走入平民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是在那时，饮茶活动以寺院为中心开始逐渐普及到民间。

幽雅茶室由原木结构与和纸过滤阳光，室内气氛已自成八分。和服女子款款而来，热水、冲泡、搅拌，折叠整齐的手帕，不断被轻拭的工具。一丝气息，一缕风，一举手一投足，仪式感轰隆而至——“仪式”完毕，主持先生也一同举杯敬茶，和缓的茶汤滑入喉头，进入身体，如山涧溪流，只差耳畔响起鸟鸣。于是在明明非常寂静的环境里，大脑中汹涌起波涛般的思绪，一时间，竟有种鼻腔发酸的冲动。

这个下午，一切都刚刚好：寺岛屋的茶、平等院的映日莲，你可知，神话故事里记载的极乐世界入口，就在眼前。以至于，会不时想起上个夏天在仓敷美观的走走停停，我们举着冰镇桃子和黑芝麻豆乳冰淇淋，坐在屋檐下沐浴被纱帘筛过的日光。卖酒的老店门口，为逗一只小猫拍照喂掉整根鱼饼。

茶香四溢的宇治，晴时偶阵雨。每一尺街道、每一寸光影林荫、每一抹扑面而来的风，都唱诵着平安时代的诗句。它们全都写进记忆里，软笔慢描，如和服挽带，如乌纱轻帐，如凤凰堂顶的夕阳一缕，如那亲手细磨、梦境般温柔甜美的抹茶绿。

木鱼花的舞蹈

“大阪烧是关西的珍宝，比意大利Pizza饼不知要美味多少倍！”《铁板少女茜》中挥舞着铁铲，用丰富配料制作出各种美

味煎饼的小茜曾自豪地说。因为这句话，我觊觎这神奇煎饼已久。

从京都站出发乘京阪线，27分钟便可抵达。从车站出来，瞬间淹没在耸立如林的商厦与汹涌的人潮里，即使和首都东京相比也丝毫不逊色的繁华，张扬着“大都会式”的热闹。在中之岛看过大黄鸭，再转乘两站地铁就是著名的美食特区道顿堀，在这里一定能寻找到正宗的大阪烧吧。

还不到中午，大阪城阴雨绵绵，很冷。和萧瑟的港口相比，道顿堀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尽管并不是周末，却不论哪家店门口都大排长龙，好不容易搜索到的几间大阪烧名店门口，更是惊现国人熟悉的“拿号”。就这么裹紧大衣把心斋桥和道顿堀两条街来回走了好几趟，在寒风冷雨中逐渐消耗的体力与热量，已经拉响“库存不足”的警报。以为来大阪到处都有的大阪烧，竟然到了中午一点多还不见真面目。

拿着手机搜寻地图，竟不小心拐进了莫名的小巷。一抬头再也看不见人潮和大招牌，这里完全和道顿堀是两个世界。“该不会迷路了吧？这里似乎连大阪烧的影子都没有。”该不会还得回去排队拿号吧？我有点绝望。

“中午去吃什么好呢？”前面的几位上班族，正在热烈地讨论着。“还去那家大阪烧吧！”其中一位建议到。哦，大阪烧？这个寻觅了一天的关键词！尾随着上班族钻进了一条更小的巷弄，我心中秉持着跟着当地人走一定没错的信念，就这样来到一间古老的木造平房前。

典型的日式食堂构造，条凳和岛型餐台，插着木筷子的竹筒，幽暗的黄色光线——不需要什么牌匾也可以知道，这个把名字写在竹编斗笠上的店，一定陪伴这座城市度过了悠长的岁月。“欢迎光临，吃点什么呢？”毛笔草写的菜单，水彩绘制的示意图，头上扎着白头巾、脚踩木屐的老板，用托盘端来京烧茶水杯和腌渍萝卜的老板娘。“一切都是日剧中的样子啊，”我在心里窃喜：“这误打误撞，真是来对了！”

像是那部散发浓浓家庭味的日剧《步履不停》，漫长的镜头勾勒的都是彼时眼前的场景：料理台后嗞嗞作响的声音，搅动着迷人的家常味——那是高丽菜丝、木鱼花在铁板上的舞蹈，咕嘟咕嘟冒着浓郁酱香的关东煮，是那一个个在铁盘中雀跃翻滚着的章鱼丸子。

“那么，我开始为您制作招牌大阪烧了。”厨师小哥探过头，对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大阪烧的乐趣，就是制作和聊天的过程，非常“好玩”——据说，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喜欢大阪烧的女性多过男性的原因。招牌煎饼的日文名字是“月见烧”：不知是否多年操弄两块铁铲，案后的老板这么魁梧有力呢？他非常麻利地调好了面糊，滋啦一声倒在铁板上，噗噗啪啦响的、喷香的白雾，瞬间就弥漫了整间屋子，那曾在屏幕背后看到的场景，终于变成了真实，一时间，连四周的欢声笑语都变得遥远而模糊起来。

日本影视作品中，无论是什么年代的背景，我都非常喜欢这种温暖的家庭剧情。热闹的、平凡的一家子，静静铺陈的细碎琐事，欢笑与悲伤共存，满足与遗憾并行，普普通通的一天，却是人生的缩影。《步履不停》中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妈妈穿着围裙站在灶台前，炸拿手的玉米天妇罗，就连固执地、正在生闷气的爸爸也忍不住被香味吸引。

“好香啊！”我忍不住探身过去。

“小心烫到哦。铁板温度可是很高的！”

老板熟练地用铁铲将煎饼翻面，金黄微焦的饼身如此诱人。再用铁铲整理饼身，往上面铺好培根、鱿鱼、大虾、蔬菜，最后敲上一颗鸡蛋（煎饼上面有个金黄的鸡蛋，看起来就像圆圆的月亮，这就是“月见烧”的精粹）。再次翻面，酥脆的外皮上用照烧酱和美乃滋酱画上花纹，然后，最高潮的部分就要来了：

“大阪烧的高潮是木鱼花的舞蹈！”小茜那句经典台词差点脱口而出。饼身撒满厚厚一层木鱼花，当轻薄的木鱼花片因受热而迅速萎缩，那跳跃的样子的确就像是在欢快的舞蹈！

“好嘞！您的招牌烧一份！”

终于可以吃了！浓郁的香气真是让人失去理智。迫不及待咬一口，多层次的滋味撞击着口腔，让味蕾炸开来。



食客们坐在炉台边品尝美味的大阪烧。摄影/潘伟军-东方IC

专心“面对面”

寒冷的冬夜在路边摊吃拉面的镜头，是日剧里最吸引我的。在日本众多美食中，拉面可以说是最平价却最受欢迎的美食：从冲绳到北海道，各式汤头、配料、面条组合成不同的拉面。而九州岛，正是日式拉面三大派系（豚骨拉面、味噌拉面、盐味并称为日本三大拉面）中豚骨拉面（又被称为白汤拉面）的发源地。没错，火爆亚太地区的一兰拉面就是源自九州岛。

九州岛的拉面，面条较细、口感略硬，汤头依然是清爽的豚骨汤。不过在面里加入辣椒味噌是独家做法，卤蛋、黑轮、菜头等配料也为你提供了更多选择。

走在萧瑟的街上，一边捧着自动贩售机的热乌龙茶，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除了前方远远的、看似河港的灯火指引着，对于深夜的这座城市，完全没有任何把握。

大概喝了两罐乌龙茶，热闹像是突然闯进来，隔过亮着路灯的十字路口，斑马线的另一头，是一颗截然不同的星球。

“原来，整座城的热闹都聚集在这里了啊。”

完全看不出来是几点钟，整条河港分为两个部分，比较高的堤岸两旁是喧闹的夜店和酒吧，而紧挨着河水比较低的地方，是一望无际、鳞次栉比的“掀帘子”拉面！

是的，蔓延过去，一整条河堤。

选了老板长得好像彩虹乐队主唱的那一间，他任性地把自己的帘子上挂满了铜质徽章，掀起来丁零当啷直响。

“二位姑娘，吃点什么？”

“我要，毛细，软一些。”

“我要，中粗，硬一点。”

哈，是啊，吃博德拉面就像吃兰州拉面，你可以自行选择拉面的粗细和软硬程度。暖帘式的布幔挡住前方视线，让你专心“面对面”。豚骨就是猪骨，白色的汤汁看起来很油腻，其实强火炖出的骨胶都已经融化，喝起来非常清爽，一口气喝光也不会留有腥味。除了日式拉面里常见的叉烧和葱花，加上芝麻和红姜是九州岛才有的特色吃法，这两种食材增加了食欲，也让浓郁的猪骨汤幻化出更多层次的滋味。

大概是在寒风里走了很久，大概是喝乌龙茶喝得饿了。我们俩埋头呼噜呼噜很快吃完一碗，舔舔嘴唇上的油脂，意犹未尽。

“那么，再来一份‘替玉’。”

“我也是！”

替玉，就是将煮好的拉面加在剩下的汤里。这一种，是专属于福冈的吃法。

“好的，那么，再送你们一份烤鸡软骨吧。”

“先生，有人说你像彩虹乐队主唱吗？”

“哎呀哎呀，真是的，那就再送一份煎饺给你们吧！”

此时，热闹的博德河港，至夜之最深，依然没有要停歇的意思。

而拉面的故乡还有札幌。札幌车站便有汇聚了所有札幌名面店的“札幌共和国”。选一家进去，刚一落座就迫不及待、奋不顾身地点了店内最大碗的招牌拉面。等待的时刻，竟然还有“半糖心”、红彤彤的煮鸡蛋，装在小藤筐放在桌上，是不限量任意享用的美味。

听说，日本人对“拉面”的称呼其实来源于中国，曾经有个卖面的中国老板娘煮的面非常好吃，来吃面的客人源源不绝，于是老板娘每天都在不断地吆喝“面来啦、面来啦、面来啦……”久而久之就成了“拉面”。难怪日语里的“拉面”读音如此亲切。

“面来啦！”师傅一声吆喝，热腾腾地面条带着扑鼻的香气端到我面前。大声喝一口浓郁的汤头，吸一口劲道的面条，美好的味道激得我鼻子一酸，头皮发麻——啊，日剧里见过的那种夸张的表情，竟然不自觉要从我的脸上跳出来：

“哦依稀！（太好吃了！）”

吸满味噌酱汤汁的面条，在味蕾上绽放着无法形容的鲜美。再喝一口汤，透过热汤蒸汽看到的世界，像一场不想醒来的美梦。

幸福是每一个微小心愿的抵达。



在日本众多美食中，拉面可以说是最平价、最受欢迎的美食了。摄影/凉夏

我的朝鲜印象

撰文/夏榆（本刊主笔）

罗先市是朝鲜唯一对外开放的自由经济贸易区，也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外国人无需签证便可前往的地方。踏上罗先的土地，感觉时间是停滞的，这个特别市仿佛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尽管罗先相对于朝鲜内地已经很发达、开放，但是笔者还是被这里的凋敝与封闭所震动。



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地理游记中描写过当时的朝鲜。我好奇的是朝鲜在历史上是怎样的情状？翻阅《马可·波罗纪行》关于亚洲的叙述，日本、韩国、朝鲜和中国形成一个文明共同体。美国地理学家维森特·韦格在《绘出世界文明的地图》中，透过马可·波罗的行迹讲述当时的朝鲜境况具体可感。我看到如下描述：公元10世纪，新罗王国（Silla）统一朝鲜半岛各国。1402年，为证明朝鲜王朝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地位，朝鲜官员参照中国地图绘制了《混-疆理历代国度之图》，向世人昭示朝鲜不仅是一个东亚国家，还是世界舞台的一员。在这幅地图上，连接着朝鲜的几条河流延伸至已知世界，象征着朝鲜融入世界并

与其他国家进行着友好往来。

经历过多个世纪的战争和历史变迁，今日的朝鲜已不复当年的强盛和繁荣。因其长久以来的政治现实和国家禁锢，也因其不顾世界反对，多次进行核试验，如今的朝鲜正被国际社会日益孤立和制裁。

早已听闻朝鲜的禁锢状态，但当我入境朝鲜，还是被它的凋敝与封闭所震动。

“安谧之邦”的不安

朝鲜的边防检查站是一幢普通的房屋，狭窄逼仄，平型低矮的屋顶给人以压迫感。过境的数百人蜂拥在室内使空间密不透风，很有窒息感。公务和私人旅行的检查都在一处，从检查站的窗口可以看到坐在里边表情严肃的男女军人，他们身穿绿色军服，军服右上方佩戴微型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纪念像章。拥挤在检查室内的人要逐个接受边防军的护照查验。验完护照的人可以带随身物品接受安检，安检的通道——一个矩形木框被蜂拥的人群挤得直晃。过境者的行李和皮箱被仓促堆积在安检输送带上，安检员仔细检查，发现可疑物品输送带会停下来。身穿军服戴着大檐军帽的检查人员慢条斯理地检查，一个过境者被发现提包里有手机和三条香烟，那个人被军人收走护照带往询问室。

朝鲜有三种香烟：锦绣江山、黎明、光明。这三种香烟类同于中国的“中华”，它们分别象征金日成、金正日以及金正恩。这些香烟也不可以多带，违者严惩。有客人问导游为什么不能带手机，导游说：“朝鲜严打民众用手机联系国外，违者会被逮捕。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多部门共同行动，他们下令严厉打击与中国接壤地区的居民非法使用手机，跟踪信号、派遣安全部队逮捕非法使用的用户。这个行动意在封锁朝鲜居民与国外的联系，将手机使用范围限制在国内，不允许用户拨打国际长途或连接国外的互联网。”

需要携带的东西是给孩子们的礼物。旅程会安排观看朝鲜儿童的演出。给孩子们的礼物包括作业本、铅笔和文具盒。领队说因为朝鲜的纸张紧缺，这些礼物孩子们需要。进入朝鲜需过中朝两重检查关，为尽快通关，前往朝鲜的旅行团每个成员都被编号，人们需要记住自己所属的号码，按照号码的顺序排队。

检查过之后人们获准下车，进入朝鲜境内的元汀口岸。前来接我们的是一辆大巴旅游车。导游是一个叫金喜善的朝鲜族女孩，金姑娘身穿

红白两色纱裙，她对着客人喊：“大家好。”

导游告诉游客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她重复领队说过的对游客的限制。为了跟游客沟通，金喜善教客人说朝鲜的问候语，为客人唱起朝鲜民歌《阿里郎》，她的演唱赢得游客的掌声。她还唱了中国人熟悉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主题歌，车上的乘客都跟着齐声合唱。这首歌是我少儿时期熟悉的，当年看这部电影的人们都需要准备一块拭泪手帕。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进入朝鲜，想亲眼看到朝鲜的山川、土地、河流和人民。

“安谧之邦。曾经是朝鲜的别称。在公元前朝鲜就有了文字记录历史，然而战争却是贯穿这一历史的主题。由于居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朝鲜不断受到强国的占领。这个国家最奢侈的愿望是能够安静地独处世界一角，以享受苍天赐予它的优美的情感和优质的稻米。”军旅作家王树增在长篇非虚构文学《朝鲜战争》中作此叙述。





- 上图 朝鲜罗先特别市的街道两侧挂有很多标语、宣传画和领袖画像，这也是朝鲜所有城市的特点之一。供图/CFP
- 下图 罗先特别市路上的车辆相当的稀少，但是一般民众牵引牛车忙于农事的景象倒是随处可见。供图/CFP

此次旅行我是到一个名叫罗先（Raseon）的城市，朝鲜政府确定的自贸区。

罗先市地处朝鲜北部图们江下游地区，东南以全长64公里的图们江为界，与中国、俄罗斯隔江相望。罗先自由经济贸易区是朝鲜唯一的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对外开放的自由经济贸易区，是朝鲜唯一的第三国人无需签证便可前往的地区。

随行旅行团队多是访朝的老兵。在我坐到后排的座位时，与一位老人聊起来。老人自我介绍说是重庆来的。1950年他作为志愿军的炮兵赴朝参战，此次就是为了寻访故地。老人的一只眼睛是义眼，可以取下来。他把那只眼取下来放在手里擦拭。“我这只眼就是在朝鲜被美国炮弹打瞎的。”老兵说。

“特别市”之特别

真正进入朝鲜境内，能看到的只是连年的旱灾造成的荒芜田地，发育不良的秧苗。

从元汀口岸出发，前往罗先市，车程是65公里，行驶的时长约1.5小时。汽车在崎岖的山道行驶，道路两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地，大片低矮的没有生气的树木。偶尔会看到卧在田间的耕牛，也会看到行驶在道路间的拖拉机，在暴晒的太阳之下头顶着重物行走的朝鲜妇女。按照行程安排，进入罗先市区后午餐，餐后乘车赴罗津港参观，之后参观美术展览馆，外文书店，参观花草温室，观赏金日成花、金正日花温室。行程密集，旅游大巴一路驰行。每到一地，大巴就停下来，游客即时参观相关景物。女导游跟随而行，警觉地注意着游客的举动，阻止游客拍照。被禁止携带照相机和手机的游客只有靠自己的眼睛观察，只有靠头脑记忆这个城市的风貌。

道路两边是朝鲜的普通民居。朝鲜导游再次警告游客，不准进入这些民房，不准与民众交谈。朝鲜的街头没有广告，只有革命口号和标语。大街上看不到多少汽车，更多的是骑自行车的人和步行的人。男人穿着藏青色夹克衫，那是电视中金正日经常穿的服装。女人也是制服，他们在街头步履匆匆，神色严肃。大街上看不到高楼和商厦，只有简陋的、结构简单的普通楼房。戴着蓝色大檐帽穿蓝色制服的交警站在街头落寞地指挥着很少出现的车辆。

很多中国人对朝鲜的记忆来自于朝鲜电影《卖花姑娘》。20世纪70年代，这部被称为“催泪武器”的电影感动过无数中国人。这是露天电影在中国城乡出现的时候，人们在广场、在街头、在田间围着临时架起来的银幕观看。当时电影主题曲在中国众多城镇传唱，连同电影展现的朝鲜民众悲苦的生活景象也成为人们对时代的标志性记忆。由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电影《打击侵略者》、《上甘岭》、《英雄儿女》则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烽烟和战火，展示了它的血腥和残酷。

我对朝鲜的记忆来自父亲。他出生于1925年，1939年在他14岁时参加家乡的游击队，1950年，父亲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入朝参战的退伍老兵，父亲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讲起抗美援朝的历史，家里悬挂在墙壁的相框里就镶着父亲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戎装的照片，镶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政治部对他的嘉奖令。据母亲说，早年父亲还带回家很多军功章，母亲将那些军功章用绸布包裹珍藏起来，然而在迁徙中还是遗失了。我只能看到相框里那些老照片，以及父亲去世时遗留下来的转业军人证明书。作为证据，那些泛黄的纸张凝结了逝去的战争的硝烟和时光。

我曾经到达过丹东，当时是跟随中国长城考察团考察。坐火车从北

京到丹东，行程12个小时。到达丹东最先去的鸭绿江大铁桥，这是中朝边境小镇。正是细雨霏霏的时刻，沿路可见朝鲜族特色的店铺，穿着鲜艳朝鲜族衣裙的姑娘在街道格外引人注目。撑着伞踩着卵石铺就的道路上行走，在雨中遥望着丹东小镇的街景，走上鸭绿江大铁桥，遥望桥下波涛翻卷的鸭绿江水，遥想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这里奔赴朝鲜战场的情景。站在钢架纵横构成的桥栏之侧，头顶是悬空而过的巨大的拱形桥梁，桥下浩荡的江水深不可测，激起的漩涡席卷着泥沙奔腾而行。就在这座大桥之上，曾经有成千上万的志愿军队伍开过。大军行进在铁桥时，不断有美军轰炸机掠过，轰炸机投掷的炸弹爆炸使江边一片火海。

这样的情景是我在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时看到的，经由当年的战争遗物、纪实文献、影像与音画重温了那场残酷而漫长的战争。我也读过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著作，中国军旅作家王树增先生写的《朝鲜战争》与美国作家、普利策获奖得者大卫·哈伯斯塔姆的遗作《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我做过王树增先生的访谈，某个傍晚的时刻在北京朝阳区的一间咖啡馆，听他讲述在朝鲜考察朝鲜战场遗迹的亲历，听他讲述重新发现、认识、甄别朝鲜战争的经过。朝鲜战争有不同的叙述。一种是中国语境叙述，激越昂扬，可歌可泣；还有一种是西方语境叙述，《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是基于解密的档案而呈现的朝鲜战争，这是全景式非虚构写作。

哈伯斯塔姆有句话可谓是对这两种语境的历史叙述的概括：“除战争亲历者外，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始终是历史的一个黑洞。停火的第二年，它就变成了一场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和了解的战争。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次值得自豪的成功，也是这个国家在新的历史中写下的最灿烂的一个乐章。”





• 上图 正在玩耍的朝鲜儿童。供图/CFP
• 下图 朝鲜罗先特别市专门面对外国人的纪念品商店。供图/CFP

“开放之地”的禁忌

相对于很多禁地，罗津港是朝鲜对外开放的港口，当局很愿意有外

国游客进入这里。

然而到达罗津港，我们只能站在海岸上观看，不能上船。几艘商船和邮轮停泊在海面上，没有商务港所见的繁忙和喧嚣。在这个自贸区也依然可见制裁的影响，那就是它的商业贸易相对沉寂。环绕着罗津港的是日本海，在朝鲜只有这片海水是自由流动的，只有海鸥自由游弋。

参观完罗津港，汽车载着我们游览临海的琵琶岛，在那里可以下海戏浪，可以打捞鱼虾，吃新鲜的海鲜，前往先锋革命事迹地、参观朝鲜国母金正淑办公的地方，参观朝鲜标志性建筑金日成的行宫。这都是朝鲜官方愿意展示给游人看的。

朝鲜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广告的国家，满大街都是各种政治标语。从国民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在朝鲜境内看到的行人多是表情严肃的，他们对陌生人深怀敌意和戒备。到达罗先市时被组织前往一家剧场看儿童的歌舞表演，我们被提前要求携带孩子们需要的文具，作业簿、铅笔、钢笔、文具盒，等等，在孩子们表演完毕送给他们。在物质匮乏的朝鲜，这也是游人对孩子们最现实的帮助。坐在熄了灯的剧场里，大幕拉开，音乐响起，孩子们开始表演，都是六七岁的儿童，男女都有，他们演唱的都是“革命”歌曲，有颂扬领袖的，也有激励斗志的。为了拉近与中国游客的距离，孩子们还齐声合唱中国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大海啊，故乡》。看着他们稚气的面孔，听着他们演唱的激昂的进行曲，我会感到心头的隐痛。

在朝鲜经常能听到朝鲜民众演唱的歌曲，比如《跟随党的旗帜》：“不顾一切随时响应党的号召/勇往直前，勇往直前/向着共产主义/继承抗日的优良传统/战无不胜的朝鲜劳动党/跟随金日成元帅的领导/高举旗帜/迎着风雨前进。”在餐馆或者旅店都能看到普通的黑白电视机，雪花飞舞的屏幕上滚动播出的只有一个节目：朝鲜人民军接受领袖检阅的现场，全副武装的军人高喊口号列队正步行进，运载着各种重型武器的军车缓慢前行。

“抱着征服宇宙的精神和气派，开辟建设经济强国的转折性局面。”这是在朝鲜街头看到的宣传标语。即使在游客出入的旅游区，军事紧张的气氛也无所不在。在朝鲜感觉时间是停滞的，当时间进入日新月异的21世纪时，罗先这个特别市仿佛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

夜幕降临，道路之侧没有路灯，坐在颠簸的汽车里，我在黑暗的天光之下注视着山地之城黑黢黢的暗影。游览完毕已至深夜，我们被安排住在临海的一家简陋的旅馆，这里经常会停电。海浪拍击的涛声不时传

进旅馆敞开窗户的房间里。站在窗口可以看到海洋广阔的海岸线，墨绿的海水一望无际。在旅店百米之外是朝鲜当地的民居——朝鲜农民居住的原型八角瓦房，但是在我们住进旅店前导游就警示，不可以走入那些房间里，不可以跟当地的民众交谈。在旅店与民居之间隔着一道漫长的铁丝网。在旅店大门前的空地，一些外来的朝鲜族老年男女游客在围着篝火跳舞歌唱，他们的声音彻夜响起。在难眠的时刻，我走出旅店的房间，踩着松软的细沙走向海边。海浪拍击的涛声在耳边震响。

朝鲜人民军的哨位就设在海边岛屿的隐蔽处，戒备地注视着海上的所有动态。

在环绕日本海的山冈上，覆盖着山峦的林木之间，有矗立的墓碑。据说那是朝鲜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墓地。参访团的老兵们在朝鲜境内寻找志愿军墓地，他们每到一处建有墓碑的地方都要前往祭奠。告别罗先之时，汽车驶到临海的一座山冈，老兵们列队上山。

他们肃立在林间的墓地默哀。

沧桑吴哥与微笑高棉

撰文／魏露苓　华南农业大学历史系教授

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晨曦时分，隐藏在丛林深处的吴哥展露出神秘的身影。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国土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湄公河在其境内流过。柬埔寨拥有中南半岛最大的湖泊—洞里萨湖，有极高的森林覆盖率，土地肥沃，自然灾害不多。全国1400多万的人口，以高棉族为主，95%的人口信仰小乘佛教。

生活在鱼米之乡的柬埔寨人，历来温饱不愁，没必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地争斗，加之佛教教化，民风和民性非常温和、淳厚、善良。走在柬埔寨的街头，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与人打招呼时那双手合十的动作和脸上浮现的微笑。笔者曾在柬埔寨短暂逗留，主要活动地点在暹粒，刻进我记忆中最深的是“高棉的微笑”。



盘根错节的树干缠绕在吴哥昔日的寺庙。

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柬埔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公元1世纪下半叶建立国家。中国古代学人在写书时提及它，往往称“真腊”。公元9至14世纪为吴哥王朝时期，是国家的鼎盛时期，文化空前繁荣，史称吴哥文明。世界著名的吴哥窟，就是在这鼎盛时期建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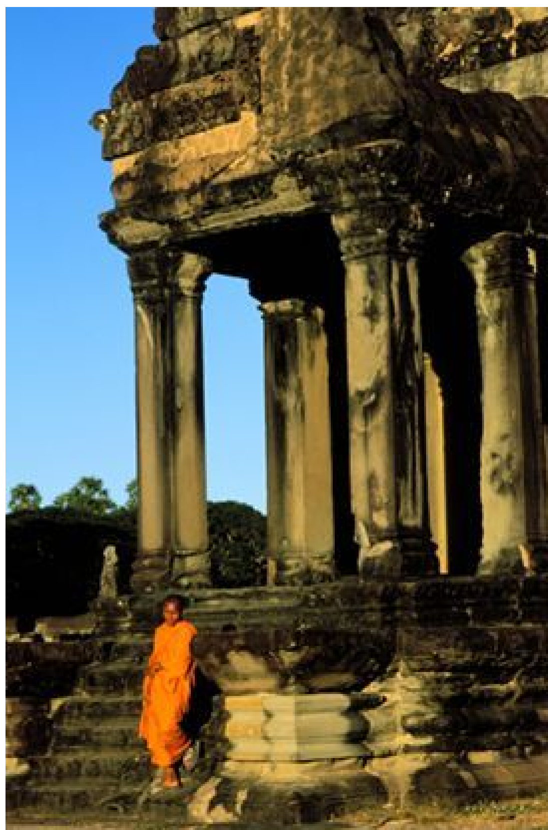
柬埔寨的文化具有多元性，它与邻国暹罗（古泰国旧称）有过战争，也有过和平的文化交流。印度商人、僧侣经马六甲海峡到东南亚活动由来已久，辉煌灿烂的印度文化也是由此通道传到东南亚。柬埔寨在历史上曾经信奉过印度教，现在的国教为小乘佛教，都是与印度文化交流的结果。

14-15世纪之间，暹罗军队入侵，吴哥王朝只好放弃当时的首都吴哥，迁都金边。近代史上的柬埔寨，命运坎坷，先后经历了法国殖民、日军占领、朗诺集团政变、民柬政权、亲越的韩桑林等政权，风雨苦难近百年。最终，柬埔寨选择了自己的国王和君主立宪体制，保持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

吴哥窟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五大洲的游客，最令游客们称道的，还是柬埔寨自己的独特文化。



吴哥巴戎寺微笑的佛像。



夕阳下的僧侣在寺庙前。

吴哥建筑 美轮美奂

柬埔寨暹粒省的首府暹粒市是一个不大的城市，人口只有8万多，美丽、悠闲而又安静。它之所以受到全世界游客的景仰，就是因为吴哥窟。在暹粒市区以北五六公里处，是吴哥王朝的故都。那里有吴哥建筑，或称吴哥古迹群。其中，吴哥窟又叫吴哥寺，俗称“小吴哥”；吴哥王城，俗称“大吴哥”。

“小吴哥”由五座佛塔组成，周围是小河、旷野和小树林，前面有人工湖。佛塔的形状，像春天的翠笋，又像盛夏的莲花蓓蕾。佛塔分三层，下层代表地狱，中间层代表人间，顶层代表天堂。周围有回廊和浮雕，富有民族风情和动感。

“小吴哥”总的布局是面朝西背朝东的。这样，在清晨旭日升起的时候，灿烂的朝霞作背景，翠笋般的佛塔呈青灰色，在前面的湖中投下完美的倒影，燃烧的朝霞、沉静的佛塔，构成美轮美奂的彩图。若要用画笔描绘如此场景，恐怕会难煞齐白石，也羡煞梵高和毕加索。

吴哥窟对于柬埔寨，就像金字塔对于埃及一样，是高棉人的骄傲和最爱。柬埔寨国旗中间的白色图案就是吴哥窟，国徽上也有吴哥窟。

“大吴哥”吴哥王城占地面积比较大，里面有多组寺庙群，还有国王阅兵处和执法处的遗址。在通往正门的过道两旁和里面很多地方，都有巨大的、五个头的眼镜蛇雕刻，还有巨大的人像雕刻。寺庙的高处装饰着昂首挺胸的石狮，很是威武，同行的一位同事边拍照边惊叹：“不屈的高棉！”

吴哥王城所有寺庙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巴戎寺、塔布茏寺和湿婆庙。湿婆庙由粉红色岩石建成，里面供奉着印度教三主神之一—湿婆神，还有被印度人奉为神灵的猴子—哈奴曼，也可以说是印度的孙悟空。显然，这是柬埔寨与印度文化交流的结果，不过，这里的湿婆神雕像长着高棉民族的脸，这大抵就是所谓外来文化本土化吧。

塔布茏寺由于好莱坞在此拍过《古墓丽影》而大名鼎鼎，它的建筑与雕刻风格本身和吴哥王城的其他寺庙相同，最特别的地方是硕大的树根与寺庙的石头“打架”的场景。吴哥王朝迁都之后，王城被废弃，热带雨林借机拼命恢复。榕树等多种根系发达的树，先扎根于庙的石缝中，一点点长大，最后将庙包住或拱得歪歪斜斜。

塔布茏寺内古树参天，在正午都见不到多少阳光，很有阴森感。《古墓丽影》选在这样的地方拍，真算有眼光。

巴戎寺内有约50座佛塔，中间的最大，其他的围绕四周。每座佛塔侧面四周都刻有“四面佛”的浮雕，四张佛脸四种表情，其中微笑的佛最为著名，叫“高棉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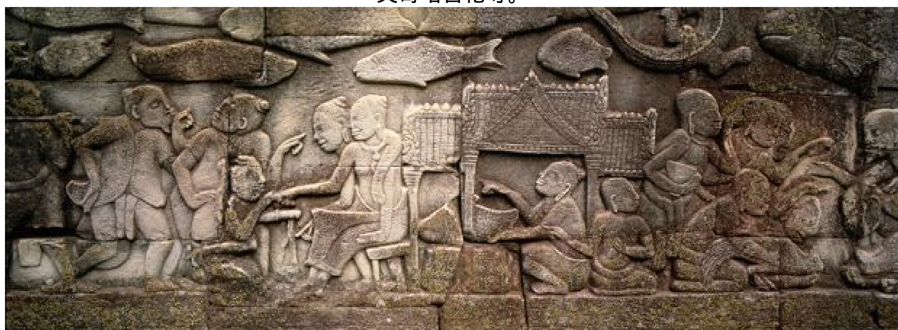
那方脸盘、大眼睛、柔和的轮廓、宽厚的嘴唇，垂目微笑，分明是高棉族的阳光少年和羞涩少女在微笑。在佛塔间转来转去，总能看到微笑的佛脸对着你，看着这些笑脸，想着各处遇到的善良、厚道的柬埔寨男女老少，心中不禁自问：谁能忍心伤害这样一个淳朴的民族？



吴哥窟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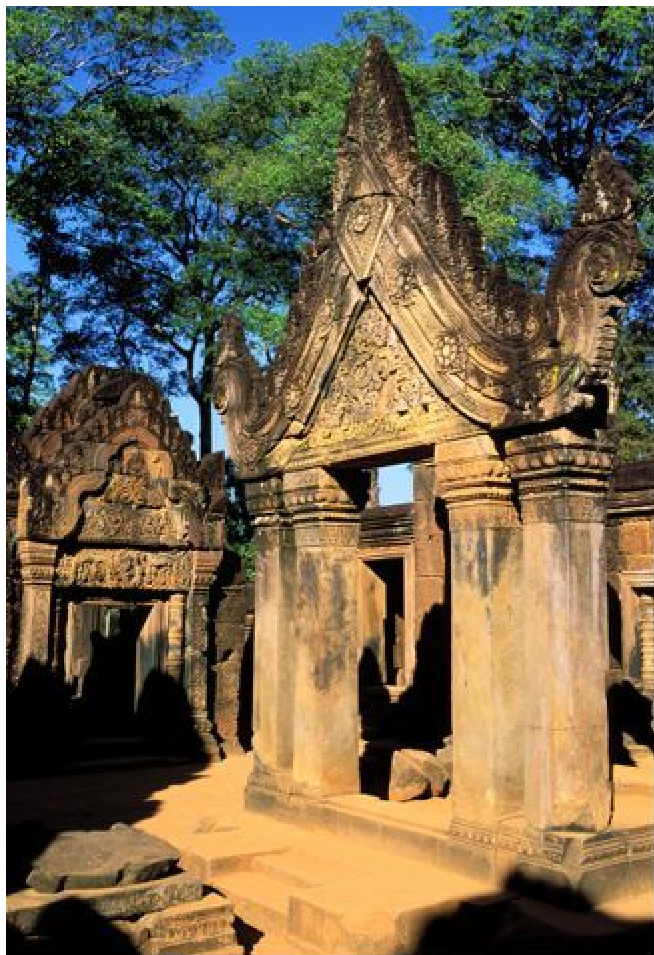
吴哥塔普伦寺。



吴哥巴戎寺的石雕。



吴哥浮雕仙女舞者。



吴哥女王宫遗迹。



吴哥巴戎寺前的僧侣

和平万岁 天佑高棉

高棉人没有骨感、高挑的身材，没有白晰的皮肤，也没有现代中国女孩整容时最爱的“锥子脸”。他们长着微黑的皮肤、明亮的大眼睛，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都给人淳厚、善良和健康的感觉，这就是柬埔寨人最美的地方。

柬埔寨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很早就吸引华侨华人前去耕种或做生意。近代史上，这片富饶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厄运不断，令人痛心。外族来这里搞殖民地，平和地赚足了真金白银，而日本人在这里进行了强盗般的抢掠。

最令人痛心的是，波尔布特政权在这块祥和的土地上犯下了20世纪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他的军队屠杀了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知识分子、医生和实业家等社会精英受害最深，这种破坏性是深远的，柬埔寨战后重建工作困难重重，和人才缺乏有密切关系。

罪恶的日本入侵，还耽误了法国人修复吴哥建筑群的日程。原本，法国人来到柬埔寨后，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茂密的热带雨林中这人类文明的瑰宝，当时已经被树挤烂了很多地方，就设法修复。

他们很谨慎并做足了功课，把倒下来的每一块石头都标上号码，仔细研究没倒的和倒了的石庙的结构特点，然后清理掉周围的树和藤草，用原来的石头在原址上按原样建起回廊、庙或塔。可以说，很多吴哥建筑在今天还能被我们欣赏，法国人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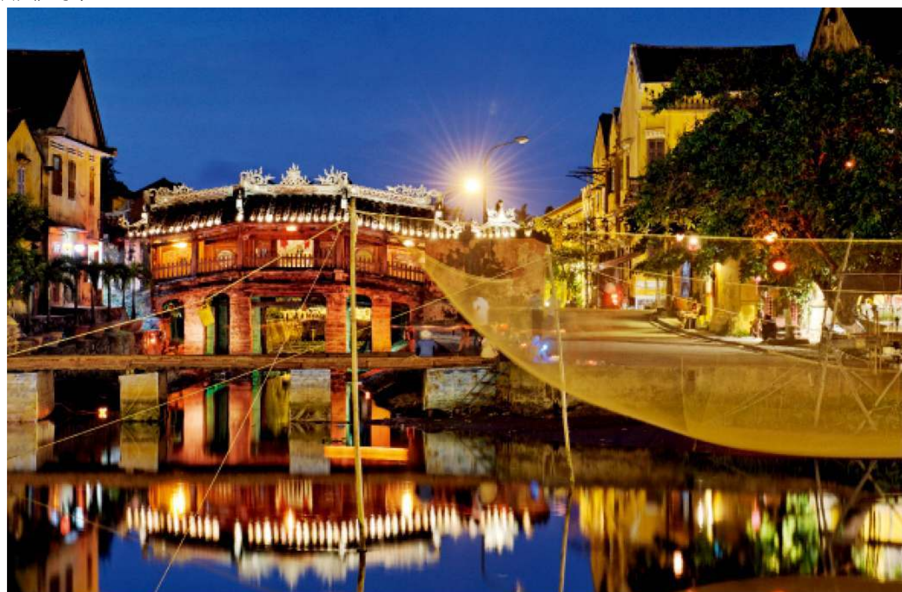
怎料到，二战爆发后，日本人占领柬埔寨，法国人撤离，修复工作也随之中断。当时的“战争狂人”日本，没有这份良心和文明水平来继续这项重要的修复工作，等到日本投降，法国人回来后，发现现场早已被破坏，修复工作只好烂尾了，本应更加美丽的吴哥建筑群被罪恶的战争摧残。

当硝烟散尽、和平的曙光重新照耀柬埔寨时，那跨越千年的“高棉微笑”仍旧保持着，他们笑看强盛的吴哥王朝，笑看热带雨林占领吴哥，笑看法国人、日本人入侵，笑看郎诺、民柬、越南人的统治、战争和杀戮，笑迎和平，笑迎美好的明天！

走进“最越南”的美景

越南中部最大城市岘港到会安的一小时车程集中了“最越南”的美景：越南斗笠，奥黛少女，满目宁静祥和的越南绿。
中南半岛深受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辐射影响，处处有儒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痕迹，尤其在狭长的越南，从南到北，大都烙有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的印记，会安古城就同时完整地保留了浓郁的法国生活味道和中国文化遗痕。然而，在距离会安40公里车程深藏于密林中的美山却像一个真空地带，仿佛琥珀里冻结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文明。
从会安到美山，从东方“小巴黎”到越南“吴哥窟”，我们带你深入越南两大文化遗产，探寻不一样的文化风情。

撰文/刘荣



●越南会安迷人的夜景。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古城会安的慢生活

有人将会安称为东方小巴黎，因为这里曾是法国殖民地；也有人说它是越南的小丽江，因为二者同为保存完好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这里有法国的生活气息，也有中国的文化熏染，这里有“最纯粹”、“最越南”的慢生活。

撰文/刘荣



●越南会安的维多利亚酒店。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来会安是个偶然也是必然。说偶然，是因为走得随性，从下龙湾返回河内的路上，看到关于会安古镇的介绍，立刻支付45美金，在越南的国庆日这一天，从河内骤然增加的摩托客中逃离，趁着一夜大雨，挤上满车欧美背包客的过夜大巴。

说必然，因为会安和“世界遗产”有着不解之缘。在越南中部一路行程，经过下龙湾、顺化、岘港、美山圣地抵达会安。这几处，不是世界自然遗产，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既可以饱览古王城顺化的风物，又欣赏了顺化到会安这一路“越南最美的窗外风景”。对于历史爱好者而言，是恰逢其时与其地。

1999年，会安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遗产，作为一座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东南亚经典的经贸城市，会安至今保存完好。会安的建筑物也显示出本地及外国的多元融合风格。

海上花会安港

离开密林深处的美山，搭本地人的渡轮，我正式造访秋盆河北岸的会安古镇。太阳高悬，河水滚滚西去，汇入碧蓝色的海水，我眼底展开的是一个明媚而嘈杂的越南。

有水的城市就灵动了几分。会安城与秋盆河唇齿相依，东西向的街道与南北向的河流相连。过去的居民们枕河为生，而今河道水位逐年调整，主干道不得不移往内城。不过，临水的日常生活依然会受到河水涨

落的影响，人们要么移居高处，要么住到二楼，在很多旧式民居的墙壁上，都有涨水留下的痕迹。从摇晃的骑楼上飘出一身白奥黛的少女，又飘上小舟，入水远去，仿佛化开的一朵白莲花。

如此生活气息浓厚的地方，谁能想到，一千多年前，会安城一度因港口而著称。公元5世纪，这里是占婆王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称“大占海口”，也是古代中国商人远行海上丝绸之路的境外第一站。到了16世纪成为著名的东方大港。18世纪，由于王室内斗荒于政事，会安逐步废弃，这座天然港口沦为淤塞，不能行船。19世纪8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会安港得到了清理和整修，旅游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再次恢复了水道通畅的面貌。

如今，河口已经不复昔日各国商船罗列的盛景，却依然泊有小小的船只。当灯火次第亮起，一张张渔网网住了古镇宝蓝色的黄昏。我可以想见，历经千年，在会安港的发展和全盛阶段，来自中国、日本、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的商船如何汇聚于此。从公元15世纪起，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先后在会安港设立商站。这其中，日本和中国商人人数最多，所以，当局特批了华人和日本居住的单独街道，尊重各自的民族风俗习惯。

如今，当黄昏落下，整个会安城著名的日本桥前，永远人来人往，发挥着遮风避雨的功用。这座风雨廊桥，桥头有石猴和石犬，又称“远来桥”，是当时日本人建造的，为方便进出自己的居住区。历经数百年的翻修，样貌不变，依然抗震。廊桥中央有一座古朴的寺庙，供奉石佛，为明朝时明社所建。

中国商人在此处的影响力之大，远甚于日本。占婆国定期要从会安启航，派使节去中国朝拜。中国的商船在此也最多，有时一次多达上百艘。中国的锦缎、纸张、毛笔、陶瓷、金银，会安的胡椒、木材、香料、蚕丝，在此互通有无。许多中国商人就在会安买地盖房，起初是商铺，后来变成了居民区，使得会安成为最早出现旅越华侨的城市。

六姓王爷的后人

离开港口，进入古城，时空如同静止一般。

在中华会馆门口，一个老僧人在那里已经很久了。他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入定，面前摆放着一幅画作。近前一看，白色的玉兰花瓣落了一画一肩，纸上的轮廓被勾勒得有形有色。



• 越南会安18世纪的中国会馆。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 建筑上的辟邪装置。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在会安，沿街而行，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就是各种会馆。会安城分五区，按照地域划分，有福建帮、广东帮、潮州帮、海南帮和客家帮；建起了福建会馆、广肇会馆、潮州会馆、琼府会馆和作为五帮会馆的中华会馆。会馆一般是这里最宏伟精细的建筑，通常是木构建筑，岭南风格居多，有高大明亮的空间，有一个完整的院落，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由侨民们自筹经费建设。

它们像被僧人的画笔定格了，见证着南洋华侨的海外开拓，也体现了华侨重乡重情，同气连枝的情谊。这里的同乡会、祭祖典礼更显出中国文化的印痕。

6世纪后半叶开始，就有华商聚集于此，后来形成华人街和日本街。随着日本居民的逐年被召回，华裔成为本地的主体。至今，会安古城中的居民主体并不是越南的土著人，而是华裔。

和别处会馆差不多，在福建会馆，我看到了香火缭绕中的妈祖、关公和伏波将军，不同的是，里面还供奉着著名的六姓王爷。

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看馆的阮先生，说自己祖上从福建到会安，传到现在已经第六代。城里的华裔，都是当年南渡的六姓王爷的后代。何为六姓王爷？可见于张文和的《越南华侨史话》：“每年农历二月廿六，有祀六姓王爷公仪式，盖追祀12 世纪开埠先贤也。”闽人于12世纪到会安开埠时，有六个姓氏的人最先在城中繁衍。有人说他们是商人，还有人说他们是反清复明的六姓义士。总之，华人开枝散叶，在鼎盛期，达到五六千人之多。时至今日还有一千多人。

和阮先生一样，许多华裔都在此居住了数代，他们已经不会说闽南话，但无论会馆还是民居，各种中文的题字、匾额以及对联都很常见，如“福”、“寿”、“佛”等，花鸟鱼虫的三雕也到处可见。中华文化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普通的越南人家中也能感受到。我曾偶然进入一个大户的宅邸参观，被里面精美的瓷器藏品震撼，据说，会安港每年都能打捞起一些精美的古瓷残片，会安古城与中国的渊源之深，由此可见。

这座美丽的小城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国城，走到哪儿，都可以看见一、二层的土木小楼，铺着瓦片。会安的建筑属于前店后宅的中式布局。屋内很深，由前屋、中庭、后屋、后庭组成。这里与中国南方的很多古城如出一辙，商铺的木门窗板都可以拆下来，下水道走店前横过。

即使在一些法式古典建筑和庭院式建筑群的内部，也严格按照中式房屋的布局。穿行在花树茂盛的街道中间，游人能充分感受到这些异国建筑群漂亮美观的外形，雪白的西式栏杆、百叶窗，土石质感的西洋式立面，高大的柱廊，鹅黄色的外墙，装饰着颇具艺术价值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塑像，也会突然冒出一个黑瘦精干的本地越南人，用一口流利的英文向你打招呼。在会安多元融合的文化中，法式浪漫与中式气质相得益彰。


氣壯南疆
存北史







•图1 会安寺庙门口的老者。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图2 越南会安的渔市。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图3 越南会安的一家餐厅门口 。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图4 会安古城骑自行车上学的少女。供图/东方**IC**

古老传统的样板间

在会安，最令我感动的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战争，经济的压力至今没有减退，会安的老房子还安然地留在原地，这里没有俗气的高楼和商场，让相当多的欧洲观光客来此寻找回家的感觉。

早在19世纪，欧洲对亚非拉展开大规模军事经济扩张，越南沦为殖

民地，会安也数度沦为多国的殖民掌控下。其中，法国文化对会安影响最大。历史上的会安古城中，曾经设有专门的法国人社区，至今，法国文化的影响还能在会安的角落里寻找到。漂亮的法式建筑，美味的法棍面包，还有慵懒的法式下午茶和咖啡。这里的法棍面包表皮薄脆，橄榄形长30多厘米，夹上番茄酱、特制的调味酱和各种肉片。加肉的大概合人民币六、七块钱，不加的也就二、三块钱。

想象一下：每天睡到自然醒，吃一份越南米线和法棍面包，踩着单车或一双人字拖在街道上转悠，胸口别着栀子花的老阿妈讨价还价，然后买一份甘蔗汁，一饮而尽。这与在巴黎生活又有多大的差别？

对于越南人来说，这里也是古老传统的样板间，渔业依然是古城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天清晨，渔民与商人在码头交易，会安的一天从此开始。然后是沿街的商铺和民居改造的商铺开始接力，服饰店、餐饮店、手工艺品店，哪怕是街边的小摊点，都充满了新生活的热情，将古城的白天装点得丰富而且充实。

会安的制鞋作坊与裁缝铺子是古城的一道风景线，前者量尺寸、选皮样、画脚型、出成品，一天内完成，效率奇高。后者的量体裁衣也只需一天完成。我在一家店内选择了一套传统的越南服饰“奥黛”，这种由中国旗袍改良的紧身旗袍，在腰间开衩，配上宽松的绸裤，紧紧勾勒出越南姑娘优美的曲线。店内小妹跑进跑出的迷人仪态，让人惊叹。临街开敞的窗前，月白色的窗帘和奥黛下摆一起迎风飘动，是很多摄影师镜头下的魔力时分。

在繁华的旅游业和商业背后，是宁静悠闲的本地人生活。不管你是不是捧场买东西，笑眯眯的越南老人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像是几百年来从来没有挪动过。

入夜，手工灯笼将整个小城从夜色中描画了出来。这是会安的代表性手工艺，它们有的用绢布制成，有的用玻璃制成，有的用纸张制成，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来自一个梦幻世界。

从水边开始，花灯映得斑斓多彩，水灯则经由游客之手，静静飘向河流的远处，渔船上的灯笼则随着水波一晃一晃的，看得人的心也荡漾了。接着，两岸鹅黄色的小楼也点起灯笼，游人们听着博物馆里越南风味的社戏，或在夜市上用本地小吃塞满肚子，买下不知道出自哪国的小商品。河对岸的各色酒吧和咖啡馆里也早早坐满了人，爵士，摇滚，总有一款音乐适合你。

当夜深了，从那些海鲜大排档的档口离开，行走在古老的石板路

上，这个时候，潮湿的空气中，传来一个绵软的女声，唱起越南老歌和闽南老歌，整个城市才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往日。

会安永远这么老，也永远年轻着。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琅勃拉邦:古城里的富未来

撰文/刘荣



●光西瀑布（**Tad Kuang Si**）距离琅勃拉邦**30**公里，地处西南，是一个人间仙境。

“一衣带水”是个好词。一个地理范围内，人与风景，能产生怎样难以割舍的联系，都尽在其中了。湄公河伴着我走了很远很远，让我想到源头的澜沧江，它西流1900公里，将我与母土相连。

雨季，老挝境内雨水如注，浊黄的湄公河水咆哮着似乎要吞噬一切。南部的占巴塞省被淹没。而地处北部高山区的琅勃拉邦，依然宁静。我在镇里上了一辆突突车，一路尘土飞扬，前往28公里开外的光西瀑布，这里是老挝最美、最著名的生态游景点之一。

现代化未抵达之处

老挝有95%的农业人口，至今仍维持着农业社会的样貌，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这里主要靠公路、水运和航空运输。北部多山，拔地而起，绵延不见始终。一路所见，到处是高脚架起的茅草小屋，有些至今没有通电，还有那些赤脚的黑瘦孩子撵着猪和羊，这里完全是云贵高原的翻版。

据说，老挝人的始祖最先从中国的云贵高原迁徙而来，栖息在高山中的谷地。至今，老挝共有68个民族。按语族分成泰－老语族、蒙－高棉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越－孟语族和贺（汉）语族，族群、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基本都同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共享。老挝如今的主要民族——老族，也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

高原的太阳毒辣辣地直射下来，沿途山水和植物都显得刺目且蔫巴巴的。招徕游客的瓜果摊旁，总有一些乡民在树阴下酣睡着。一切都停留在农耕时代，好像男耕女织才是生活的唯一。

唯一有点现代化感觉的，是路边时不时闯入眼帘的红色大横幅。“See！”我那憨厚的向导停下来，买了一个小西瓜，并用英文提示我，中国政府正在此处建立一个基础设施的援助项目。

2013年的中老合作，最知名的莫过于昆曼公路跨湄公河项目和老挝纳堆—巴蒙北段公路修复项目，前者便利了两国的边境交通，后者则贯通了老挝的南北交通。同一年，中国还增加了对老挝登革热疫治疗的资金援助。

由于地缘政治的制衡需要，柬埔寨和老挝是中国在中南半岛上重要的扶持对象。来自中国政府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持是实实在在的，民间交流也十分充分，我在琅勃拉邦镇上购买电话卡和小电器，随便走进一家店铺，大都是来自湖南和广西的中国商人在经营。

因此，老挝人对中国人的友好，从卖瓜小贩递给我水果时的眼神中就能感受出来，尤其是那一声来自汉语的“谢谢”。

光西瀑布的生态之美

光西瀑布又叫金鹿瀑布，是老挝生态旅游建设的一个典型代表。这座正三角形的秀美瀑布群，面积并不大，被印在了老挝国家旅游局的明信片上，代表着国家形象。

从景区外围走到核心瀑布群，一路见到巨大的热带植物遮天蔽日，树干粗得合抱不过来，根系顽强地拱出地面，形成天然门槛和座椅。时间是下午一点左右，阳光在树影和水汽中，晕出一道道霓虹。暑气悄然隐去，周围只有清凉的味道弥漫。

“熊出没，注意！”一道俏皮的标语提醒我们，即将经过黑熊圈养基地。几只大黑熊正在懒洋洋地散步，一群孩子兴奋地尖叫着，不远处还

散有几尊形态各异的、有趣的熊塑像。这个简易黑熊生态园的建立，表明此地依然有黑熊活动，有一个和谐的自然生态圈。

随后，远处传来巨大的水花声，起初我以为是大瀑布到了，抬眼一看，才发现是白皮肤的外国人正在玩花式跳水。深潭旁斜长着一棵大树，树干上搭设了木梯，并垂下一条满是结绳的长绳，拉起绳索，轻轻一漾，划一道弧线，跳入水中。潭边，就地取材，全是原木制成的护栏与桌椅，垃圾箱，还有供游客放置行李的支架。连作为人工景观的观赏亭和水车，也都是由本地的原木所制。

挤满这些泡澡游客的，是落差较小不足五米到十米的瀑布群，和一些钙化池，它们十分袖珍，有的只具备中国一个城市公园的规模和水准。但是四下里的气氛十分之好，水色分层，浅处清澈见底，深处墨绿如黛。阳光照射下来，荡漾起层层光晕和波澜，加上周围漂亮浓密的植被的烘托，一霎那间有误入仙境的恍惚感。

又走出不多远，突然视野开阔，水声浩荡起来，光西大瀑布出现在面前。时值雨季，主瀑布气势磅礴，奔涌而下，我迫不及待地奔向瀑布前，一架长长的木桥横跨在深潭之上，水珠扑面而来。激流泛过层层叠叠的石灰岩，飞流直接落进墨绿色的深潭。光西瀑布群海拔高200米，主瀑布总高100米，靠近瀑布的观景台，像是喷头下的容器。

诚实地说，光西瀑布相比同一地貌板块的贵州黄果树瀑布，规模与气势，都相差甚远。如果硬要给此地打一个分数，观赏性的硬件只能得70分，中国比这里漂亮的地貌风景一抓一大把，可软件——生态的良好多样，原生态的原汁原味，景观规划的和谐，包括环境的干净整洁，这里却能得到90分的高分。

贫困之地的尊严

“看看，一片垃圾都没有。这么穷的地方，素质比我们好多了。”一个来自广西柳州的大哥对我说。其实，也不是没有垃圾，只是很快就被清理掉了。

因为地近云南和贵州，这里有不少自驾游过来玩的同胞。路远的三五天，路近的一两天。西南官话、广西方言在这里也很普及。我坐在景区外面的小馆子里，点了一条烤鱼吃，过来用中文招呼的姑娘是老挝人，刚从车上下来用老挝语讲电话的老伯，牌照却是昆明的。

二十多年来，老挝的自然资源和度假氛围，吸引了无数游客。旅游

业的宽松政策也是原因之一——签证费低廉，边境旅游手续宽松，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很大。我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有了答案。

走出光西瀑布景区，仔细思考着我看到的每一个细节，一个贫困之地的尊严，尽在其中，即使所在的地方破落，但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措施也较为完善。

这里只是个边陲小国，却早早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注重保护原生态文化和自然风光，不能损害自然和文化遗产。据说，在北部琅南塔省南哈保护区，为避免破坏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每个村庄每周最多开放 2 天，每个旅行团人数不超过 8 个。

曾担任联合国顾问，参与发展老挝生态旅游项目的史蒂文，证实了老挝政府的眼光。早在90年代初期，政府就意识到旅游可以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同时明白，“如果管理不善，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2013年5月，老挝被欧盟理事会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同一年，老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一个穷国的未来如何，我不知道，但是从生态游这个新兴产业角度来看，我相信光西，琅勃拉邦，老挝一定会有一个富未来。



●琅勃拉邦这颗老挝的明珠如今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而充满魅力的各个景点也让它愈发迷人。

体味爪哇

窥见印尼文明的内核

作为印尼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爪哇岛不单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还有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而爪哇岛中部的日惹地区，则集中了印尼最多的古代文明遗址。除了名气最大的婆罗浮屠，还有普兰巴南寺庙群、伊莫吉利皇家陵墓、默拉皮火山、卡索根陶艺村等。这些自然与人文遗产，构筑着印尼文明的内核。

撰文、摄影/刘玥

大多数人了解印尼可能是从巴厘岛开始，大多数旅行团线路也是围绕巴厘岛展开，而印尼首都雅加达所在的爪哇岛，却并不被太多国人认识。印尼素有“万岛之国”之称，爪哇岛是其中的第四大岛，也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岛屿。

作为印尼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爪哇岛不单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还有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多数研究认为，印尼的文明史起源于“爪哇人”。而爪哇岛中部的日惹地区，集中了爪哇岛最多的古代文明遗址，见证着古代宗教文明的兴衰。



●日惹的皮影戏道具。

欢乐祥和的日惹古城

日惹古城是爪哇的艺术和文化中心，距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因其悠久的传统与历史，被誉为“爪哇文化摇篮”。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早在公元8世纪初，马特兰王朝就在此建立，并奠定了印度教早期在爪哇地区的重要地位。其后夏连特拉王朝的建立，又带来了佛教的繁荣，许多辉煌的宗教建筑都是那段时期修建的。虽然此后又经历了多个王朝的更迭、战争和动乱，但岁月还是将婆罗浮屠、普兰巴南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留给了后人。

日惹城市的核心区域在老皇宫以及从老皇宫伸向火车站的JI MALIOBORO大街，这一带集中了许多古老的建筑和街道，也聚集了大量的餐厅、商店和游客，是当地人休闲娱乐的中心。

来到日惹，几乎大部分游客都会参观华丽的日惹皇宫和古老的水城，但在老城区闲逛也是不错的选择，缓慢的步伐正适合细细地玩味和用心地感受。老城区的建筑以低矮的平房为主，小房子和小花园的结合，让很多狭小和曲折的巷弄变得充满趣味。一株夕阳下的鸡蛋花，一个精巧的鸟笼，一墙活泼调皮的涂鸦，一扇古老的大门，一杯浓郁香甜的番石榴汁，一个坐在长椅上向你微笑的小姑娘……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想让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好细细体会那透明空气中淡淡的清新情绪。

有趣的还有古城里的交通。不宽的马路上，有条不紊地行驶着各种风马牛不相干的交通工具，马车、人力三轮车、单车、摩托车、小轿车、缩微小巴士和彩灯游乐车，应有尽有，似乎穿越了不同的年代和场景。

马车特别精巧，通常是一匹马拖一个四轮车斗，可坐四五个人。车斗精致体面，连车轱辘都漆上了鲜亮的色彩。马儿更打扮得整洁漂亮，配上闪亮的辔头，一路轻快小跑神气活现。人力三轮车为数不少，是前斗后车夫的设计，车斗微微后仰，配上可以活动的遮阳篷，淳朴而地道。小巧的车斗可以亲密地挤坐两个人。单车在这里出现毫不让人意外，经常有少男少女们骑着单车呼啸而过，落下一路欢笑。但让人意外的是，还有一个少年，骑着近两米高的杂技单车行云流水地飘过。

皇宫南广场是个欢乐的地方，不但是当地人休闲纳凉、放风筝、放烟火的好去处，还是彩灯游乐车的集中地——各种由双人或四人单车加上彩灯和音乐播放器改造成的游乐车，绝对是一家老小的游乐首选。彩车被做成天鹅、孔雀、蝴蝶、恐龙、叮当、Hello Kitty、愤怒的小鸟等造型，任君选择。有的车还分两层，坐上层的小孩可是最开心的了。不在乎车开得有多快，关键是融入那天真欢快的气氛。

因为旅游业发达，这里有不少主要为游客服务的精致餐厅，或是简约硬朗的西式设计，或是色彩丰富的印尼风情，或是悠闲舒适的度假风。入夜之后，即便看不懂略为沉闷的哇扬皮影戏，找个对味的小餐厅，在暖暖的灯光下，和好友或情人分享一杯BING TANG啤酒，也算没有辜负日惹夜晚的美好时光。



●日惹街头制作皮影戏人物的匠人。

“东方奇迹”婆罗浮屠

日惹周边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是风景还是人文，都有不错的选择，除了名气最大的婆罗浮屠，还有普兰巴南寺庙群、伊莫吉利皇家陵墓、默拉皮火山、卡索根陶艺村，等等。

婆罗浮屠由夏连特拉王朝统治者在大约公元750～850年间兴建，但关于它的过去，记录并不太多。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斯坦福·莱佛士爵士的《爪哇历史》一书中。据推测，“婆罗浮屠”的名字很可能来自梵语“Vihara Buddha Ur”，即“山顶的佛寺”，是夏连特拉国王为了收藏释迦牟尼的一小部分骨殖而耗时十多年兴建的。

这座位于山谷和稻田之中、为群山环绕的宏伟建筑，曾因为火山爆发被掩盖于茂密的热带丛林近千年。直到19世纪初，莱佛士开始管理爪哇的时候，遗址才被清理出来。20世纪早期，荷兰对婆罗浮屠进行了部分修复，1973～1983年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资助了后续的修复工程，其后建筑一直在进行不断地维修。1991年婆罗浮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与中国的长城、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吴哥窟并称为“古代东方四大奇迹”。

婆罗浮屠寺位于日惹的西北40公里，灰黑色的佛塔建筑修筑于一座海拔265米的岩石山上，周围是干涸的湖床，呈现一朵莲花的形象。相比同样位于东南亚的吴哥窟遗址，婆罗浮屠的规模要小一些，而且除了主体建筑外，周边的寺庙群并不多。佛塔共由200万块石块建成，约5.5万立方米的石料，建筑材料是取自附近的河流。石料被切成合适的大小，再由人工运至建筑地点，建造过程估计历时75年。

佛塔共9层，下面的6层是正方形，上面3层是圆形，顶层的中心是一座圆形佛塔，被72座钟形舍利塔团团包围。佛塔的主要建筑分为塔基、塔身和塔顶三个部分，分别代表着通往佛教大千世界的三个修炼境界，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满布佛塔之上的是精美的浮雕和佛像，共有大小佛像505尊，叙事浮雕11组，环绕整座建筑，总长达3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建筑之一。经过多次维修的婆罗浮屠目前看起来颇为完好，不少石块都显得整齐崭新，步阶也易于攀爬，不过比起略显残破苍老的吴哥窟，好像总少了一些岁月洗礼后的神秘之美。

游览婆罗浮屠，一般从东边的主通道进入，由东边台阶上行，其他三个方向都可以下行。游遍佛塔大概只需半天的时间，但要慢慢欣赏里面的浮雕就需要多得多的时间了。在炽热的阳光下，浮雕呈现出轮廓分明的光影，厚重而祥和，而那不经意地拈花一笑，从沉寂的石头间弥散出淡淡的温暖。

来参观婆罗浮屠的，既有欧美和日韩游客，也有不少印尼当地人。据统计，在假日里每天攀爬佛塔的人数超过9万人。参观者中不乏旅行团队，只是比较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没有碰到中国旅行团。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很少有中国旅行团把婆罗浮屠纳入目的地，估计都是直奔巴厘岛去了。



●夜晚，日惹皇宫南广场上的彩灯单车。



●日惹街头的涂鸦。

印度教瑰宝普兰巴南

位于日惹东北方17公里的普兰巴南，尽管名气不如婆罗浮屠，却是我更喜欢的风格。普兰巴南建于公元900年左右，也曾被荒废多年，直到1885年才被清理，1937年开始对其进行修复。寺庙由250多座大大小小的陵庙组成，是为了埋藏当时国王及王后的骨殖而建，只可惜如今大部分已沦为一堆瓦砾。它同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印尼最宏伟壮丽的印度教寺庙，也是印尼最大的湿婆神建筑群。

普兰巴南寺庙共有8个主寺庙和8座较小的寺庙，其中以湿婆摩诃提婆庙最为宏伟。高耸的尖塔和精致的雕刻，无不体现出当时高超的建筑艺术。与婆罗浮屠的一览无遗相比，普兰巴南的建筑更为曲折复杂，一扇小门、一个拐角之后，可能都意味着别有洞天：另外一个神龛、一道楼梯、一处空间。

普兰巴南庙内四壁上均有精美的浮雕，讲述的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故事。也许是时间晚了将近50年的缘故，浮雕显得更为细腻和精美。寺庙群的墙壁上，雕刻着《罗摩衍那》的罗摩传中关于印度教的神话故事，图案取材于山川、莲花、奇异的动物和人物、仙女等，又有叶片和枝条弯曲缠绕于各种图案之间，造型和形象充满了奇思妙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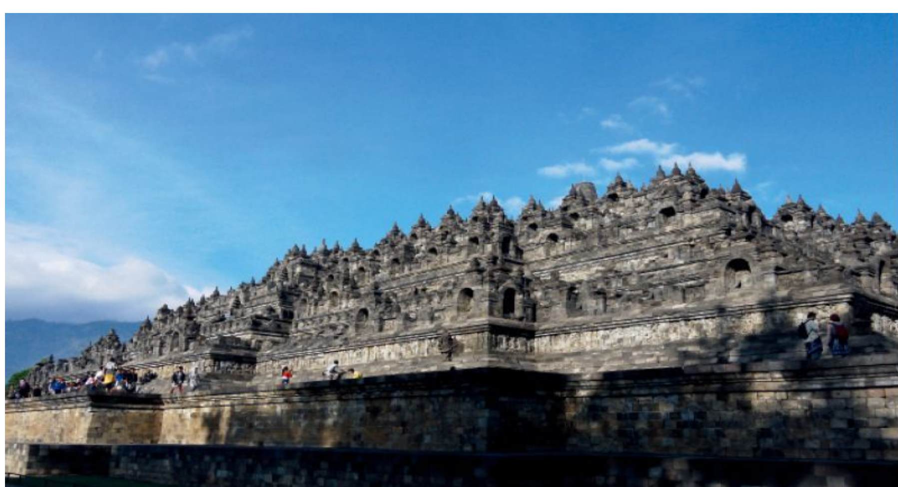
而除了湿婆摩诃提婆庙以外，整个普兰巴南寺庙群也值得慢慢细玩。高大的树木和草坪间，散落了大大小小的寺庙。有的修复相对完好，有的显得颇为颓败，却在颓垣败瓦间多了一分沧桑的况味。位于建筑群尽头游人鲜至的塞乌寺，有点像微缩版的湿婆摩诃提婆庙，但更为隐秘。在晚霞中，在枝头摇曳的微风里，耸立的尖塔和巨大神像的剪影显得静谧迷人。

短暂沉寂的默拉皮火山

默拉皮火山位于日惹北方约32公里，海拔2911米，是一个较为典型的锥形火山，也是印尼130个火山中活动最频繁的一个，而默拉皮的意思正是“不灭之火”。

默拉皮火山一般每隔两到三年就会有一次小喷发，每10～15年会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喷发，仅20世纪就至少发生了25次喷发。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喷发生在公元1006年，这次喷发使得爪哇中部到处散布着火山尘，这很可能是统治了3个世纪的马塔拉姆王国覆灭的原因。因此，这次喷发也被列为世界十大最剧烈火山喷发之一。

1994年11月22日，喷发中释放的“火成碎屑流”使64人丧生，而在2001年1月大量涌动的熔岩和上千次的地震，也让印尼的火山测量局对该火山的状况提出了警告。最近一次喷发发生在2010年的10月，持续多日的十余次大规模喷发带来了炽热的熔岩、冲霄的浓烟和漂至250公里外的火山灰，这次灾难至少导致322人死亡，20多万人沦为难民。对于默拉皮火山的下一次大规模喷发有各种预测，一旦出现大爆发，日惹市的近50万市民，又将面对新一轮可怕的灾难。







●图1 婆罗浮屠被誉为“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2012年6月底，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确认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佛寺。

●图2 废墟中的普兰巴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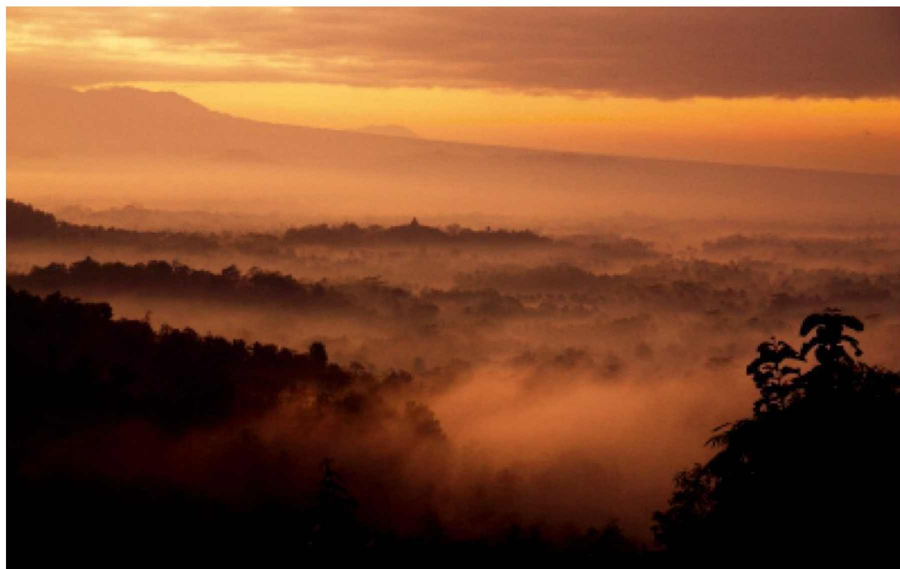
●图3 婆罗浮屠上的雕刻。

然而，这样狂暴的火山却并不曾阻止日惹市向外扩张的脚步。在距火山20公里内的区域，居住了近130万名居民，这里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690人。山麓上也居住了几千人，有的村庄更坐落在海拔1700米的高处。如今，默拉皮火山仍然是日若和梭罗两地“土王”每年向古代神灵献祭的四个地点之一。

在火山的平静期，默拉皮火山会迎来不少火山的登山爱好者。目前共有三条登山路线可供选择，人们通常会选择在旱季攀登。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从火山北面的小村庄塞罗到达默拉皮火山观测站的路线，途中会穿越丛林、熔岩沟壑、火山岩碎石等地貌，还可以看到曾被火山肆虐的村庄遗迹，足以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火山的热力和威力。除了徒步，还可以选择专门出租的山地摩托，尝试一下在一些比较安全的火山灰地和沟壑间骑行的小刺激。

没有时间和热情去攀登火山的人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登上婆罗浮屠附近的小山，观赏火山的日出。观看日出要早上4点从日惹市区出发，赶到半山，再徒步20分钟，就正好赶上日出时分。这个小小的山头平淡无奇，然而山下的风景却是大气磅礴的。正前方的默拉皮火山隐现在云脚低垂的天际，巨大的山体拉出长而平滑的山坡线条，而眼底是一大片浸没在晨雾中的丘陵，茂密的丛林起伏，形成了许多错落的层级，如同国画中的写意山水。

只要用心寻找，还可以在其中一片山顶上看到婆罗浮屠隐约的轮廓。自然的奇观和人类文明的瑰宝，就这样奇妙地被安装在同一个画面之中。当东方的天空逐渐发白变亮，从淡青、暖黄变成橙红，原野上的浓雾也显得更加黑白分明，婆罗浮屠的塔尖越加清晰可辨——最后，太阳忽地从火山完美的剪影后跳了出来，为日出的盛典画上完美的句号。



●婆罗浮屠和默拉皮火山的日出。



●日惹王宫的一景。



●日惹街头。

发现兰卡威

兰卡威是东南亚令人向往的风景胜地，这里有清澈碧绿的海水、绵长平缓的沙滩、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兰卡威还流传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妖魔、巨鹰、战士和公主造就出这座“传奇之岛”。这座一度被人遗忘、孤悬海外的岛屿，还有哪些动人心魄之美呢？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兰卡威是马兰西亚著名的旅游胜地。难得的是，这里一直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维持着原始风貌，这正是吸引国际游客的迷人之处。供图/东方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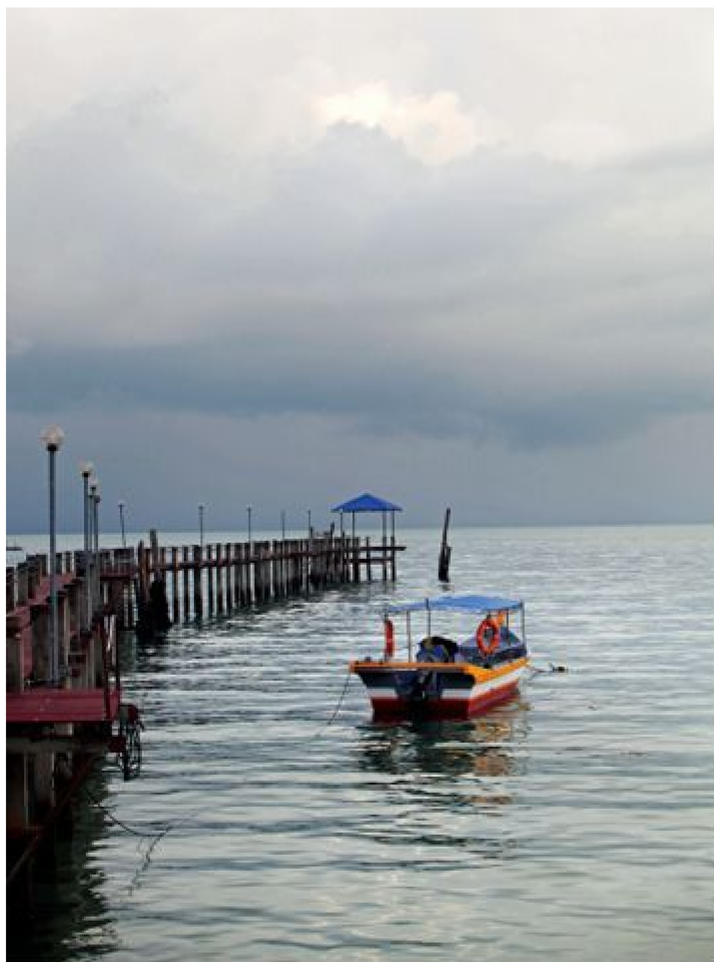
历经云层闪电、机身颠簸、高空盘旋等一系列惊险刺激的过程后，亚航标志性的红色小飞机终于刺破雨云，朝着印度洋的方向缓缓下降。我所在的媒体团应马来西亚（以下称大马）国家旅游局之邀，从繁华的吉隆坡机场起飞，向西北飞行300多公里，终于抵达兰卡威岛——传奇之岛。

飞机落地，大马本地土著身穿民族服装，手持花环和仪仗，载歌载舞列队欢迎。我拉着行李箱边走边拍照，心中顿生一种穿越时空之感。

兰卡威位于马六甲海峡，地处大马和泰国交界，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组岛屿，退潮时有104个岛，涨潮时就变成99个，岛上风景如画。兰卡威生活着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这里还是大马最重要的免税港之

一，在东南亚地区，与泰国的普吉岛齐名。

这是我第二次来风光旖旎的大马做客。它的东海岸分布着诸多世界公认的美丽岛屿：卡帕莱岛、马布岛、热浪岛，尤其是像珍珠一样散布在印度洋的世界自然遗产——沙巴岛和沙捞越岛；西海岸则是著名的人文景观的聚集地：吉隆坡、马六甲、槟城和亚罗士打，等等，多元文化的交融让古老的文化遗产城市充满活力。也正因如此，我一度忽略了兰卡威，来到这里才知道，孤悬海外的岛屿为何有这样动人心魄的美。



兰卡威的游船。摄影/AXELLE DE RUSSE-DragonImage

世界地质公园

兰卡威的第一夜。我居住的小木屋离白色海滩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与安达曼海的唯一屏障是一排椰树，海风吹拂、树叶窸窣，海岛的

长夜安详地浮在港口的灯火里。

次日，海鸟的叫声唤醒了我。照进木屋的明媚阳光，在我眼前一笔笔勾勒出兰卡威岛的形状。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里为世界地质公园，“一个拥有许多科学意义的地方，不只是地理原因，还有它的人类、生态、文化价值。”我们就是要来此领略它鲜为人知的美。

吃罢早饭我们出发。缆车将我们载向天空之桥。天空之桥，建成于2004年10月，总长125米，是大马著名旅游景点，桥上能一览岛屿全貌。我并不恐高，也走过世界上不少景区的悬空玻璃走廊，但只有在这里，我才体会到什么是腿软。

天空之桥名不虚传。功能上来看，圆弧状的桥形设计主要是为了“惊吓”游客——桥体由钢材构成，桥面铺就透明玻璃，支撑桥身的是在半山腰固定的一根87米高的支柱。整个桥由8根钢缆牵引，被吊在海拔687米的高空，连接两个山头。最可怕的是山谷中的大风，几乎能把人吹走。我紧紧摁住帽子战战兢兢地走在桥上，模样甚是狼狈。

身前的穆斯林妇女头巾迎风招展，顺着她绣满花木的蓝色头巾，我的视线投向远方。首先能看到岛中最高的主峰——王山，它海拔890米，多为花岗岩及石灰岩构成。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处悬崖峭壁，岩壁上长满绿色植被。据说，岛上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被林木覆盖，长着天然植被的小丘陵更是不胜枚举。100平方公里的自然公园人迹罕至，这里能看到蛇、水獭、豺狗、猴子、鹰等野生动物。

再远望，是一片宽广的沿海冲积平原，岛的外缘环绕着兰卡威最著名的海滩。兰卡威的沙滩总是呈现出干净的白色。天空湛蓝，海水中蕴藏着自然宝藏，比如七彩珊瑚礁及各种海洋生物。在兰卡威海底世界馆内，就有超过5000种海洋生物，人们可以通过透明隧道观赏它们。

珍南海滨是兰卡威岛最美丽的海滩之一。除珍南海滨外，著名的海滩还有很多：郭海滨有著名的天空之桥；达带及布劳海滨则一度入选某年度世界十佳海滩；兰卡威还有一处黑沙滩，绵密的细沙中含有黑色矿物质，据说是远古时代海底火山喷发，海底泥层涌出，黑色熔岩经过海水冲刷和风化，年深日久形成；丹绒鲁海滩附近有一座石灰岩质的传奇岩洞，洞中石壁上刻着神秘文字，据说，这里曾关押过一位嫁往罗马的中国公主，在电影《马来编年史》中提到过这个传说。


这座“天空之桥”横跨在兰卡威岛的峡谷之中，是世界上最惊奇壮观的吊桥之一。摄影/刘荣


兰卡威的“天空之桥”巧妙地运用力学原理。摄影/刘荣

我们的快艇劈开翠绿色的水面，绕过沿途的小岛群，前往孕妇岛。被海浪惊飞的水鸟扑棱棱地飞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这里有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红树林，和白沙滩一样，红树林是兰卡威生态美的又一代表。

红树林顾名思义，木质呈现红色。树木的枝叶生长在水面上方，树根深扎入水，盘根错节的根系在退潮时才显露出来。红树林的根部可以过滤盐分、净化海水，也为栖居的动物提供营养物质。这里居住着老鹰、猕猴、螃蟹、水獭和蝙蝠，还有海滩上奇异的滩涂鱼。红树林中有

很多靠海的钟乳石洞穴，洞里的暗河与浅溪大多与海相通。每一处洞穴都有一个迷人的传说，为兰卡威增添了神秘的气息。

被诅咒的传奇之地

尽管看不够兰卡威的白沙滩、钟乳洞和红树林，但它们在东南亚星罗棋布的岛屿中还是太常见。

兰卡威之所以迷人，大概是因为在它的伊斯兰教文化之外，包裹着古老的万物有灵的信仰。正因此，当地人随便指着一块石头就能说出一个传说，这正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重的人文之美。

兰卡威的一切，要从马苏里公主的诅咒说起。当人们漫步在温馨的白色沙滩上，很难想象，传说中，它们是被公主的血染白的。马苏里公主是暹逻（泰国）后裔，婆婆嫉妒她的美貌，趁儿子外出远行，诬告她与一位云游诗人通奸。马苏里公主被判在木棉树下斩首。当刽子手用马来剑刺向她时，她的身体流出白色的血，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兰卡威从此成为“永无岛”一样的神话岛。人们推测，它是在1819年受到诅咒。一些岛民说，马苏里确有其人，因拒绝村庄首领的求爱而被处死。这个不幸的女人诅咒兰卡威：“这里子子孙孙七代人都将不得安宁。”

岛上也确实有一座白色大理石坟墓，据说，马苏里就葬在里面。附近是一口井， 以前她常在此沐浴。没人可以解释，为什么要诅咒的是七代人。据说，马苏里死后的两年，暹逻人就攻入兰卡威。该地领袖下令焚烧米仓，以免米粮落入暹逻人手里，形成大片黑色的焦米田。据史料记载，很多人死于大饥荒，有段时间，水牛的数量比人还多。

人们相信，兰卡威的缓慢发展源自诅咒。直到1980年，公主后裔的第八代子孙，爱莎娜娃依出生，才解除了马苏里的诅咒，兰卡威政府修建了马苏里墓。

回到历史和现实中分析，马苏里的原型如果真实存在，身上至少有两个特点：伊斯兰教文明和泰国裔。兰卡威地近泰国，历史上确实与泰国纷争不休。伊斯兰教在铺满整个东南亚的过程中，也必然发生马苏里与土著首领之间一时难以融合的事件。

而在“航海大发现”之后的几个世纪，东南亚渐渐被纳入世界体系。迁徙和交流，使得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成为兰卡威岛民的主体。兰卡

威吸纳了印度文化、中华文化和亚洲岛民古老的万物有灵信仰。

兰卡威（langkawi）一词是由古马来语中的鹰（helang）和强壮（kawi）合成的。马来西亚古典文学将它描述为毗湿奴的坐骑——神鸟揭路荼的休息地。其实，早在13世纪，中国元代的航海家汪大渊就来过兰卡威（当时这里被叫做“龙牙菩提”），在他用八年时间写就的《岛夷志略》中，有一章《龙牙菩提》专门介绍当时的兰卡威：没有稻田，只种薯芋，收成后堆存屋内，作为储粮。此外，还种植果类采集蚌、蛤、鱼、虾食用。

兰卡威的传说遍及天上人间：魔鬼、战士、巨人、战争、英雄和美丽的女子。包括岛上许多山峰，都有关于早期人类生活和鬼神的故事。而我们的目的地孕妇湖也源自仙女和神仙的凄美传说。湖在孕妇岛的深处，湖侧的高山和凸出的岩石轮廓就如一名仰卧的孕妇。我们穿过一片满是BBQ的海滩，绕过几座山头，最终看见这片浓黑但纯净的湖水。当地人说湖水可以帮助不孕的妇女怀孕。

兰卡威为什么成为一座传奇之岛？据说这里在古时荒无人烟，只有一些偶然停泊的旅行家，加上马六甲水域常受海盗骚扰，这个神秘的岛因此产生了许多传说。而这些传说至今仍然渗透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



●孕妇岛是一座被森林覆盖的小岛，这里是野生猴子的乐园。摄影/刘荣

一座赢在细节的海岛

马苏里的诅咒并未脱离现实。在印度洋的回水处，兰卡威岛确实沉睡了太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博士设计了一个宏伟的开发计划——把兰卡威建设成为热带旅游天堂。兰卡威这只巨鹰，才腾空飞起。

珍南海滨是这个计划最早的受益之地。如今，这里已成为兰卡威岛开发最充分的海滩。作为兰卡威最美丽的海滩、欧美客的度假天堂，这里有完备的旅游设施，各式各样的酒店、餐厅，刺激、有趣的水上项目。

回到小木屋，我和几个同伴在酒店的小露台打牌，叫了外卖：烤扇贝和本地啤酒。凌晨两点还能吃到送上门的地道海鲜，这般便捷的服务，全岛大概只有珍南海滨才有。

显然，马哈蒂尔带来的强盛，不仅是沙滩上随处可见的高档度假酒店。2003年竣工的兰卡威国际机场是另一个衡量标准。这座袖珍的国际机场留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我们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从停机坪走进了候机大厅。它是如此之小，却修建了能起飞　“空中巨无霸”——空客A380的国际标准跑道。

当然，最强有力的证据是机场的免税柜台，虽然小，却进驻有很多国际一线品牌。1987年，马哈蒂尔宣布兰卡威为马来西亚的免税港；从此，这里成为购物天堂。2015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全国范围增加6%的消费税，兰卡威并不在其列。

巨鹰广场和珍南海滨所在的瓜镇是岛上的主要城镇，大型购物区也在这里，免税品价钱比岛上其他地方要便宜许多。一条著名的免税大道，密布着商厦和店铺。物美价廉的香烟、香水和巧克力吸引了很多客人。

近10年来，如我这样蜂拥而来的世界各地的游客，给兰卡威带来了巨额旅游收入。然而，以观光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兰卡威政府，并没有步入过度旅游开发的后尘。

这些制胜的细节，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生态平衡道理。兰卡威不在海滩附近兴建二层以上的酒店，也不以发展烟囱工业来吸引投资。水域没有被污染，海洋生物完存，适合鸟类栖息。因此，不管浮潜或观赏动物都很惬意。没有烟囱工业，日出日落也格外清晰。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康提圣城：被时间洗过的宁静

宝石一般的康提圣城，是斯里兰卡重要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这里，曾有过血泪斑斑的殖民史，宗教净化了民族苦难，造就了性格中的淡泊。同时，康提正敞开心胸迎接着新鲜事物......



● 夜幕降临在康提圣城，佛牙寺被灯光点亮。摄影/ 关海彤

旅行时光总是比较慵懒，我尽量不做到此一游的仓促游客。在斯里兰卡的康提圣城，我找到了这份闲适。

康提给我的第一印象，和世间最基本的食宿相关。清晨抵达，入住的是旧帝国酒店。酒店位于康提湖北岸佛牙寺边，上百年历史的木质门廊和楼梯，走起来咯咯作响。站在二层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湖景街景，站在这里，满目袭来的都是热带风情。下楼走几步，即是建于1844年的皇后酒店，英伦气质十足的老建筑见证了古城的历史。

眼前所见的一切，有一种被时间洗过的宁静。我们在康提的两天一夜，就从这里开始。

康提湖：变迁的见证者

宝石一般的康提圣城，是斯里兰卡第二大城市，坐落于中部康提高原的山峦之中。14世纪时，维克拉玛巴胡国王建造了它。很快，1480年，这里成为康提王国都城。

步行在康提的街道上，老城一派宁静。然而，这里和斯里兰卡其他城市一样，曾有过血泪斑斑的殖民史。16至18世纪，康提曾一度被葡萄牙及荷兰殖民者占领，19世纪又有英国殖民者侵入。

历史可以写就辉煌，又充满荒谬与无奈。在城市心脏的康提湖，就有一段悲情的故事。

大湖修建于1807年，由康提王国最后一位国王维克拉玛·拉贾辛诃主持。于是，曾经的稻田，变为波光粼粼的湖面。当地人口口相传，说湖心小岛是国王的后宫，并有密道通往王宫——这可能仅仅是王室奢侈生活的一段花边而已。不过，观赏湖建设时，却不像现在这般平静优美，人民控诉王权的滥用和资源的浪费，当地少数民族也拒绝充当血汗劳力。一意孤行的国王残酷处死了部分抗议者，并将尸体插在河床底的木桩上示众，以此警示。此后不久，英国殖民者进入古城，国王被俘。据说，殖民者的行为得到了某些不满王权暴政的贵族的协助。湖心小岛后来被英国殖民者改为军火库，并在四周筑起围墙，自此与王朝时代告别。

如今，湖水静静地注视着古城的变迁，周边环绕低矮的白石围墙，与湖景相衬，更显城市安详动人。漫步在环湖道上，清风徐徐，有飞鸟掠过水面打出涟漪，有情侣在长椅上窃窃私语。我们遇到了上前推荐住宿的老人，他微笑满满，热情带路，被拒绝时不忘索要一支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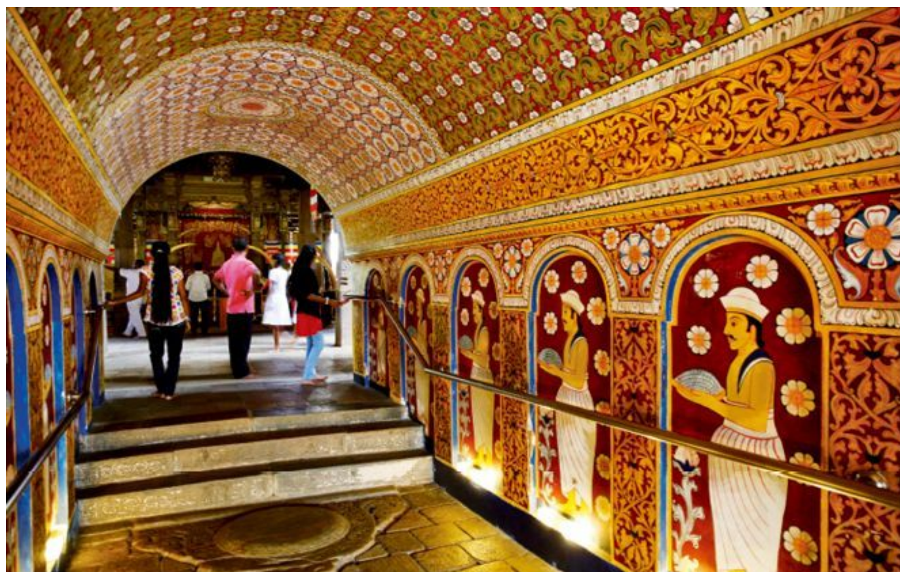
城市环湖而建，湖岸即是山，许多旅店坐落在山腰，多是简洁的别墅，看起来悠闲舒适。这些别墅既有斯里兰卡传统宗教的痕迹，又有殖民风格的遗留。山上的猴子也这样善良，它们成群结队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和行人玩耍，面对相机也搔首弄姿，既不野蛮也无防备。

旅者们往往爱在康提小住，长期的瑜伽修行者也到处都是。如今的古城，以其世外桃源般的闲适，浸染着来往的人们，也以与世无争的姿态静静地伫立。

朝圣之地佛牙寺

这一苦难民族的与世无争，与他们长期的宗教积累有关。自公元4世纪释迦牟尼佛牙被迎入斯里兰卡，康提就成为各地佛教徒朝圣的净土。如今，康提仍是斯里兰卡中部重要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处处饱含着历史与文化的印痕。

圣城康提，佛牙寺是第一标志，也是无数佛教徒的朝圣之地。眼前这座白色的古老建筑，主体建造于17-18世纪，寺庙建筑隶属于王宫建筑群，周围有防护河，材质为白色石灰石和大理石，寺庙内部处处可见精美繁复的佛教绘画。


佛牙寺的过道，装饰着斯里兰卡精美繁复的佛教壁画。摄影/ NICOLAS CORNET-DragonImage


- 佛牙寺内景。摄影/ 宗波



阳光下的康提湖，是市民散心的好去处。微风拂过女学生白色的衣裙。摄影/BRUNO BARBIER-DragonImage



- 古老的佛像与天真的孩子，在佛牙寺的宗教氛围里显得无比和谐。摄影/ 关海彤



• 一年一度的佛牙节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节日。图为佛牙节中的年轻人。摄影/ Gemunu Amarasinghe-东方IC



• 康提舞起源于古代祭祀仪式，至今保留着吟诵赞歌、进献贡品的传统舞蹈动作。摄影/ 关海彤

佛牙寺对兰卡本地人是不收取门票的，寺庙周围的广场上，常常可以见到一袭白衣的善男信女走过。

我不是佛教徒，却总能在寺庙找到一些归属感。步入寺庙，我的心便安定下来，顺着人流进入寺庙主体建筑，礼拜开始之前，一层的鼓殿有击鼓诵经的仪式，也可以看到默默坐在台阶上冥想的年轻僧人。供奉国宝佛牙的是二层内殿，礼拜日装在六层舍利塔中的佛牙会向公众开

放，平时每天都有礼拜时间可供朝拜。每逢礼拜时间，人们会井然有序地步入佛殿，奉上鲜花，瞻仰佛塔，祈愿诵福。

斯里兰卡是多族群国家，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土著人的原始信仰，在此和谐共处，康提的宗教面貌显得丰富多彩。僧伽罗人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族群，他们大多信仰佛教。

佛牙节是康提最重要的节日，公历7月至8月举办，庆典可持续十天。庆典期间会有盛大的游行，每个环节都颇为考究——数十只盛装打扮的大象，在一只领头象的带领下华丽出场，大象从鼻子到脚都装饰着精致的镶边织物，背上载着巨大的华盖，下面安放着盛有神圣佛牙舍利的神龛复制品；大象所过之处铺着白色地毯，并有传统舞蹈相伴；长长的游行队伍中，既有火把舞，也有锣鼓乐，既有长鞭彩旗，也有令人瞠目结舌的杂技。每年都有无数的各地信徒和游客前往康提观礼，近距离感受佛牙的荣光，沐浴节日的欢腾。

时间不凑巧，我没有赶上佛牙节的盛况，但在街上也看到了大象游行。队伍不大，前有背覆华服的大象开道，后有僧侣举旗鸣鼓，问了住处的人才知道是为一名新的僧人庆祝祈福。后来，在山区小镇埃拉，我有幸赶上一年一度的佛教徒节，周边村镇万人空巷，游行从白天持续到午夜，夜晚大象们身着闪耀的灯光摇晃起舞。这种源于宗教的文化仪式让人不禁置身其中，在欢笑赞叹之余肃然起敬。

文化之寻：康提的姿态

TIPS

佩拉尼亚大象孤儿院

这个特别的孤儿院位于科伦坡与康提之间的佩拉尼亚，是世界上第一所“大象孤儿院”。它距离康提45公里，约40分钟车程，专门收养那些无家可归、掉入陷阱、脱离象群，尤其是因战火受伤或身患疾病的幼象。1975年，斯里兰卡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建立了这个孤儿院。

为了不增加政府负担，大象孤儿院定时向游人开放，成年大象帮助人们劳作，或表演节目，以吸引更多募捐，来照料和训练近百只大象。游客可以了解到大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观看大象洗澡等。沐浴中的大象往往最吸引人，持续整整两个小时。人们会在每日的10:00和14:00前来围观。



• 佛牙节庆典，长长的游行队伍中，火把舞是制造热闹气氛的重要手段。摄影/ 关海彤

以佛牙寺为起点，向四下延伸，斯里兰卡的文化气氛变得更浓烈。

佛牙寺旁边有一座康提国家博物馆，白色墙面和棕木半圆窗相衬，其中陈列着16-19世纪的艺术品，以佛教展品居多，能使人粗略了解斯里兰卡宗教文化及殖民历史。博物馆内立柱的

木雕颇有民族色彩，据说，康提周边有更为古老的佛教和印度教庙宇遗迹，其中可见令人惊叹的木雕门梁及雕塑装饰品，可惜我未能成行。

由佛牙寺往东，沿河而行，会经过一座很不起眼的建筑，外墙被藤蔓绿植覆盖，地图上标注此处为康提文化中心。一层靠外的左右两间大厅，是斯里兰卡及康提地区特色艺术品展厅及工作坊，错落有致地摆满了各种传统手工艺品。再往里走是文化中心的主体，略显老旧简朴的剧场，整齐排列的木质座椅，能容纳四五百人，这里是斯里兰卡著名的康提舞表演地点。

康提舞起源于民族聚居的中部山地，是僧伽罗族的代表性舞蹈，后来渐渐综合了斯里兰卡各地的舞蹈特点。有别于大部分舞蹈的柔美，康提舞以男性表演者为主，舞者两腿分开半蹲，动作沉稳有力。为舞蹈伴奏的是橄榄形的凯得鼓，舞蹈服装则是精美的维斯服饰。康提舞的表演形式也十分多样，以鼓声为基调，有对世俗生活场景的艺术再现，有对各种动物的模仿，也有旋转不停的舞步和奇异的喷火表演。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康提舞本起源于古代祭祀仪式，所以至今仍保留着吟诵赞歌、进献贡品等传统舞蹈动作。

正是这样一个我认识到的康提城，198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今日的康提，仍保留着宗教文化的谦和守旧，但它也正以渐渐开明的姿态迎接新鲜文化。静谧的日落洒在古城的上空，佛光下，人们的生活依然匆忙简单、有条不紊。



● 佛牙节庆典上盛装出场的大象，从鼻子到脚都装饰得十分讲究，背上载着巨大的华盖。摄影/ 关海彤



● 人们高举火把，加入火把舞的行列。摄影/ 关海彤



● 游行队伍中休息的年轻人，眼睛被火把照亮。摄影/ 关海彤





• 身着斯里兰卡传统服饰的年轻男子敲响了锣鼓。摄影/ Eranga Jayawardena-东方IC



• 佛牙节火把舞。摄影/ 关海彤

狮子岩：遥想天空之城

撰文/肖心怡

“天空之城”狮子岩犹如一座宝藏，在这里，有令人惊叹的奇景和

悠久的传说。古老的空中宫殿饱经岁月风霜，侍女壁画更是展开了一幅如梦如幻的文化长卷，供世界各地的游客回眸历史，体味“狮子国”斯里兰卡文化遗产的魅力……



● 远眺狮子岩。这座号称“世界第八奇迹”的巨岩，坐落在丹不拉东北部平地。摄影/ ERIC MARTIN-DragonImage

斯里兰卡别称狮子国，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岛国、南印度洋上的明珠，虽然国内并没有土生土长的狮子，却与狮子有着不解之缘。

我们的行程从大海上升到大地的高处，然后在此邂逅了狮子岩。

狮子岩距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160多公里，坐落在茂密的丛林沼泽腹地。从丹不拉乘坐Tuk Tuk（斯里兰卡的一种三轮车），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上颠簸半个小时，就可以跟名满天下的“天空之城”狮子岩亲密接触了。这里有着优美的壁画，更有斯里兰卡古老历史的痕迹。

狮子国里的两段弑父传说

故事先从“狮子国”斯里兰卡的狮子传说开始。雄狮之子弑父的传说，已经广为人知，成为斯里兰卡历史公认的源头。如果说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始祖为雄狮是关于发生学意义的传说，那么，另一处狮子的传说——镶嵌在这片土地上的狮子岩的来历，就是斯里兰卡发展史的一个片段。

像所有的宫廷历史剧一样，斯里兰卡历史上也有偏心的国王，他宠爱正妻所生的小儿子，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根据佛教史书《小史》记载，不甘心出局的“庶出”长子杀死了偏心的父亲。公元447年，弑父登基的国王——卡西雅伯，为了逃避同父异母弟弟莫加兰的报复，放弃了原来的首都阿努拉德普勒，在离首都约70公里的锡吉里亚狮子岩，集中一批能工巧匠，花十数年的时间，建成易守难攻的特别堡垒。不过，这座王宫使用的时间比建造时间短，不过7年。流亡的弟弟骑着战象反攻，哥哥不得已应战并最终性命不保。

此后，逆袭成功的新国王将都城迁回，没了主人的王宫成为僧侣修行之地。再后来，当僧侣也舍弃这座旧王宫时，它被历史尘封了数百年，直到19世纪中叶被一位英国人发现。

狮子岩的史诗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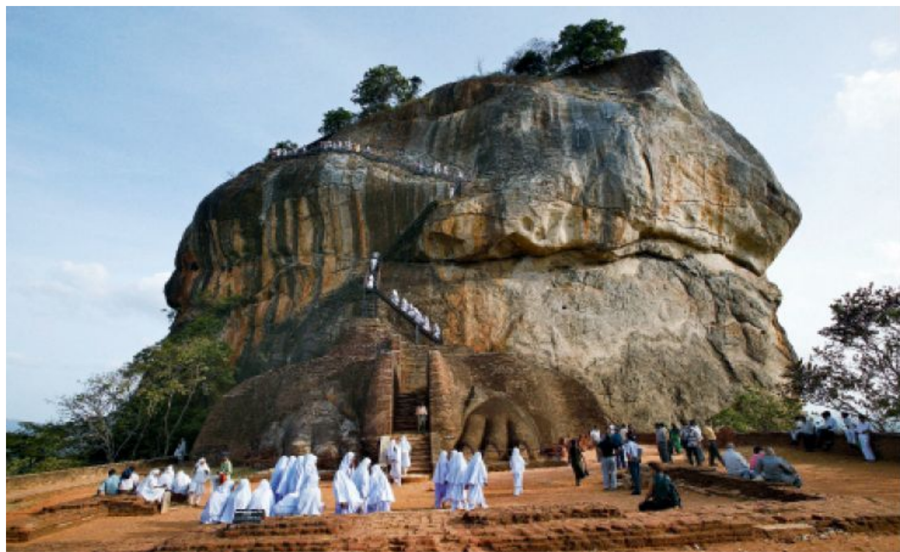
狮子岩古城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斯里兰卡“文化金三角”的其中一角，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座身世不凡的石头城堡，有着令人遐想的史诗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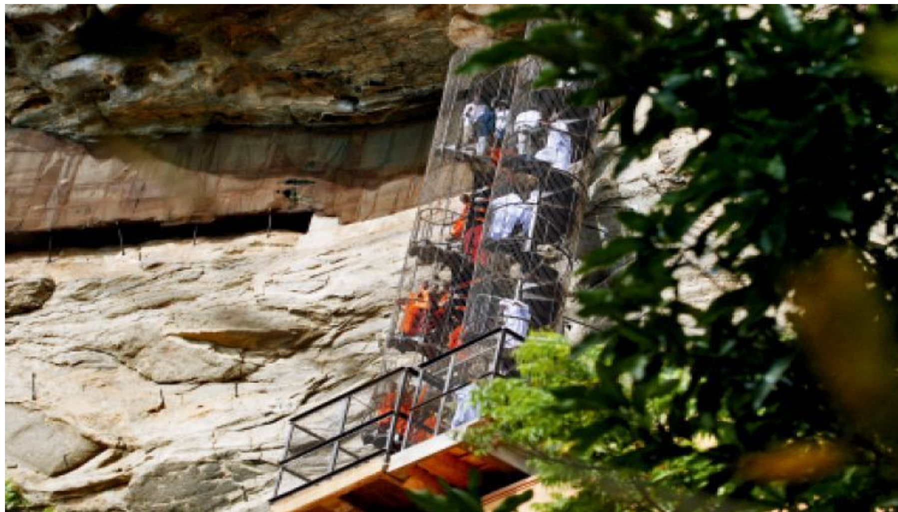
狮子岩不是浪得虚名。它海拔高度达377米，其中有200米几乎是垂直角度拔地而起，越是走近，越是需要仰视，也越能感受到它雄狮般的伟岸。狮子岩中部确实曾经有过一尊巨型的石狮，经过千百年的风雨侵蚀，狮身已经无处可寻，残存的一对狮爪依然透射出无可阻挡的锋利。这狮爪就高达2米，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巨型石狮的雄伟之姿。

由于害怕弟弟反攻，卡西雅伯当年的空中宫殿，壁垒重重——四周有厚重的城墙，护城河里豢养着凶猛的鳄鱼，连出入皇宫的台阶都修建在陡峭的崖壁上。千百年后，当年的台阶早已被风化，即使是行走在后修建的金属楼梯上，依然让我胆战心惊。但是，要参观狮子岩的仕女壁画，还要小心翼翼地走过一段筒状的螺旋阶梯。

国人看这狮子岩壁画，总不免联想到敦煌莫高窟的飞天。不比莫高窟精心的保护与限制参观措施，狮子岩的壁画处在向内开凿的石壁上，唯一的庇护是略微遮挡日光的布。任何人都能轻易走近它，一睹究竟。



- 狮子岩海拔高度近377米，有澳洲艾尔斯岩的自然奇景，更有奇迹般的空中宫殿。摄影/ 关海彤



• 通往狮子岩顶的螺旋楼梯 。摄影/ 关海彤



• 右中图 狮子岩顶部面积约两公顷，出于防御角度的考虑，出入皇宫的楼梯都修建在崖壁上。摄影/ 关海彤



- 狮子岩山脚狮爪平台。摄影/ 关海彤

TIPS

狮子岩的美女壁画

“锡兰挺着芬芳的乳，葱茏林木轻摇，在水灵灵的纤腰上。”——《芬芳的乳》

16世纪葡萄牙的叙事诗人卡莫恩斯，曾这样别出心裁地描绘自己眼中的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的狮子岩壁画中，漂亮的半裸仕女历经千年还栩栩如生，仿佛是从卡莫恩斯的诗句里走出来的。她们的样貌，集中体现出古代僧伽罗人的审美情趣，这些女子在1500多年后仍是公认的性感美女。

这些美女图多是两人一组，都是丰乳肥臀、腰部纤细、五官秀美、婀娜多姿。考古学家推论，这些壁画里的人物关系，是一对主仆。在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图上，主仆微笑相视，温馨安详，更像是一对女伴。也有传说，这幅图中的女主人是中国人。但这名中国女子是否是迦叶波一世的嫔妃，暂时无从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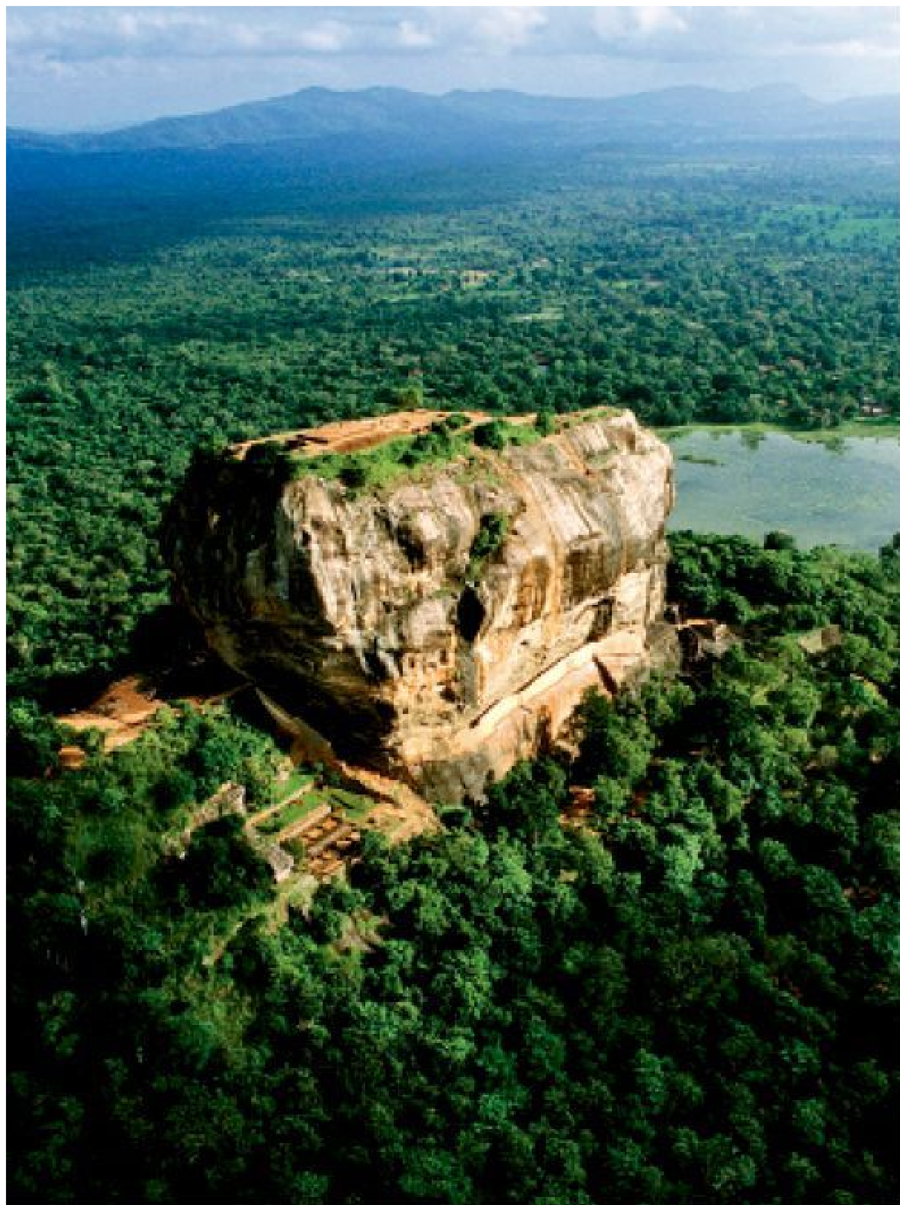
• 狮子岩岩壁上的仕女图。摄影/宗波

仕女图像以红、黄、绿、黑为主色，是用斯里兰卡特有的矿物颜料绘制而成。曾经的500多幅壁画，如今仅残存20多幅。据说，这些壁画是卡西雅伯弑父夺位后，为了安抚父亲的亡魂而命人所做，画中人物乃是其父亲的嫔妃和天女。她们带着千年前皇宫的生活印记，神态富足恬静，穿戴艳丽奢华，臀部以下有迷雾遮盖，上身裸露的仕女摆出飞天或散花的舞姿，轻着薄衫的宫女捧着鲜花和美食在一旁侍奉。

狮子岩壁画虽然不及敦煌壁画的场面盛大、人物丰富，却更为艳丽妖娆。它们是斯里兰卡历史上唯一流传下来的非宗教题材壁画，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并称为古代东南亚四大胜迹。

“镜墙”是狮子岩的另一个史诗符号。据史料记载，“镜墙”是用蜂蜜和鸡蛋壳粉调成的涂料抹在石墙上，反复打磨直到墙面光滑如镜。当年，国王从这里经过时，能从“镜墙”上看到自己的身影，那场景如梦似幻，让人心醉神迷。今天的“镜墙”已经名不符实，行走其间不再能照出人影，只余下王朝覆灭后在这里修行的僧侣所留下的记录，以及先人“到此一游”的笔迹，仍在抒发千百年来人们对这座天空之城的赞叹。

空中遥想天空之城



- 狮子岩位于斯里兰卡“文化金三角”其中的一个顶点，曾经淹没在丛林中好几个世纪。供图/东方IC



• 狮子岩脚下的护城河和花园广场。摄影/宗波



• 古老的石壁饱经岁月风霜。摄影/宗波

穿过金色的“镜墙”继续前行，便是威严的“狮爪”平台。在紧贴着朱红中泛着黝黑的石壁上战战兢兢地攀爬一阵子，才是这空中宫殿的真身。

在千百年风霜雨雪的洗礼后，奢华的皇宫早已不复存在，超过2万平方米的大平台上，散落着黄沙、红砖。这里是正殿，这里是泳池，这里是宝座，这里是舞池……每一块寂寞的砖石，或许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在传说中，修建宫殿的材料很特殊，在夜晚会闪闪发亮，与星空交相辉映。而岩顶就势而凿的蓄水池，也有精心设计的大小不一的出水孔，雨季时能形成美丽的喷泉。但这一切，只能凭借想象了。

从平台往四周看去，满眼苍翠，勃勃生机，皆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从山顶看皇城，布局精巧而周正，跨过护城河的吊桥，古道直通巨岩脚下。沿线大大小小的水池、水榭、花园排布工整，当年定是一番花团锦簇的秀丽景象。在山顶凉爽宜人的微风中，一段历史就这样在你眼前铺展开来。可能，一千多年以前的卡西雅伯，也曾站在这里，俯瞰着他用尽心机夺来的天下，那个时候的他，不知是怎样的心情？

卡西雅伯为了躲避复仇和追杀，精心建造了这样一座自认为坚固的堡垒，最终也没能抵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当弟弟莫加兰从印度带领大军攻来，卡西雅伯自乱阵脚，最终自刎于阵前。当国王死亡的消息传到宫中，王后从这空中宫殿一跃而下，殉情而死。

这段血腥的历史落幕之后，斯里兰卡，这“印度洋上的一滴眼泪”，和世界上有皇权、有军队、有种族之分的其他国家一样，在历史的风雨飘摇中一路前行。

在葡萄牙、荷兰和英国长达450余年的殖民统治中，斯里兰卡人民始终坚守着他们狮族的英勇精神，坚持斗争，绘有昂首握剑的狮子图案的国旗在这片土地上冉冉升起。国家独立之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另一种族——泰米尔人也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他们以猛虎作为自己的象征，双方的内战达26年之久，于2009年才宣告正式结束，狮子旗重新在斯里兰卡上空飘扬。

如今，行走在这个南亚岛国的我们，看到的景象一如绿树环抱的狮子岩一般平静祥和。这里的人民生活简单而快乐，宗教信仰虔诚。即使是在颠簸的长途车上，路过佛龛时，所有人都会双手合十、认真默祷。

而与他们接触久了，你会发现，狮子的勇敢、坚韧依然深藏在他们的血液中。这个世界，阳光所能及的每一个角落都一样，人们所不懈追求与向往的，是那座安宁、祥和、自由的天空之城。当历史的硝烟散尽，只有民族精神永存。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伊斯坦布尔：失落的城邦文明

撰文/夏榆

历史上伊斯坦布尔第一个重要的定居点，由一位名叫拜占斯（Byzas）的殖民者建立。公元前657年，当拜占斯和同行者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航行时，发现了一处完美的天然良港—金角湾（Halic）。于是，他们留了下来，并将这座新城命名为拜占庭。

曾经的拜占庭，后来叫君士坦丁堡，如今它是伊斯坦布尔。这座被传颂千年的城市，究竟承载了怎样的传奇？又遗落了哪些历史的细节？本刊记者亲赴土耳其，带你去认识和发现这座城……



• 晚霞映衬着奥塔科伊清真寺、博斯普鲁斯大桥，也言说着伊斯坦布尔这座老城的故事。

飞机在伊斯坦布尔上空下降的时候，我最先看到的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狭长海域。

穿越气流和云层缓慢下降，可以看到机翼之下深邃的蓝色，这是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仿佛是为了玩转奇效，飞机在下降的过程中不断变换着飞行角度，时而倾斜下降，时而平行移动。湛蓝的海洋变幻着不同的形状和姿影，时而如纤细的衣带，时而如铺展的绸缎，最后撞入视野的是浩瀚深邃的海洋，以及矗立在海洋两侧形貌奇崛的都城。

伊斯坦布尔，据说是上古时代地球最文明的城市。地处欧亚大陆交

界，先后经历过波斯、罗马、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自16世纪开始没落，灿烂的文明凋零，曾经的辉煌归于暗淡。

诗意的“呼愁”：伊斯坦布尔老街

阿联酋航空公司波音777飞机，EK309航班。

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程从登机开始就显现出殊异。身穿米色空中制服的空姐在制帽之侧垂下白色纱巾，她们笑意款款。出现在机舱里的文字有英文，也有阿拉伯文。全程11个小时的飞行可见抵达之地的遥远，首航7个小时之后需要在迪拜转机。在迪拜机场停留的期间，不时看到全身蒙着黑纱披着黑袍只露出眼睛的女人，看到身穿白色长袍脚踩拖鞋留着黑白络腮胡须的男人，到某个时刻，机场的广播器传来男人以阿拉伯语唱诵的“唤拜”（ad-ban），这一切都令我感到异境的神秘，也感到某种不安。这是对一个陌生的国家，对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所怀有的不安。我将这不安命名为：“文明的隔离”。

从不同的视角看伊斯坦布尔，会有完全相异的镜像。这是我在土耳其旅行奔走的体验之一。当飞机抵达土耳其的领空，在万米高空沉缓下降，逐渐接近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承认内心是悸动的。这是距离我们遥远的异邦之城，它古老而神秘，悠远而苍凉，现在它以诗意而迷蒙的城市风貌成为世界最具感伤气质的都城。

当地时间17点50分。巨大的震动之后，飞机降落到伊斯坦布尔机场。

通过缓慢而低效的入境检查之后，走出机场换乘出租车到酒店，沿途看到已经在高空看到过的博斯普斯海峡，看到海面上行驶的游轮和船舶，海边漫走的游人。然而也恰在这时遇到交通晚高峰。堵车。在世界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能会遇到交通高峰期的拥堵，我觉得伊斯坦布尔是最严重的。汽车很快就淤积在钢铁的洪流里难以挪动。

这是令人绝望的拥堵。7月是穆斯林国家的斋月期，倾城出动的车辆使城市的交通瘫痪。广播里是听不懂的语言。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语言。不时有男人骑着摩托车驰过，摩托车后坐有蒙着黑纱的女人。看不到疏导道路的警察，耳边是出租车司机相互对骂的声音—听着城市的嘈杂之声，看着老城荒败的城市街景，到处是破损的楼房，我生出对伊斯坦布尔的失望。

这时我想到俄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在其散文《逃离拜占庭》中的描述。觉得突然懂得了布罗茨基的失落：“那里的街道是弯

曲的，污秽的，可怕的，极难看地用鹅卵石砌成的，堆满垃圾，垃圾不断被当地那些恶鬼似的猫乱翻乱寻；那座城市，以及城市内的一切，强烈地散发着阿斯特拉罕和撒尔马罕的味道。简言之，这些已足够污染你的下意识了。”

布罗茨基对伊斯坦布尔的观察和体验是一种维度，它可以让我们对照着观看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貌。当然世事并非简单，对一个偶然到达的旅行者而言，要想深入而准确地认识一个国家或者一座城市，认识它的历史和现实，认识它的精神气质和文明基准，远非易事。

预订的酒店在新城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Meydani）附近。这个广场被称为现代伊斯坦布尔的“心脏”。坐出租车抵达酒店已是夜色降临。办理好入住手续进入酒店的房间已经是人困马乏，加之时差的变化，赶紧在洗浴之后睡觉。然而我忘记查看酒店的窗户，其中一扇是开着的。彻夜都是喧闹和嘈杂。不断有汽车轰响着在石板路上开过。土耳其的司机们在车里装了重金属的音响，汽车走过，音响轰鸣。到凌晨的三点半，我再次听到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响起阿訇“唤拜”的诵祷声，这声音提示我进入的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如同在街上随处可见的蒙着黑纱穿着黑袍的妇女和留着络缌胡子的男子。

这是座神秘而异质的城市。



街角，读报的男人身后，商铺的玻璃映出蓝色清真寺清晰的轮廓。它是17世纪初由伊斯兰世界著名古典建筑师锡南的得意门生Mehmet Aga设计建造，因清真寺内墙壁全部用蓝、白两色的依兹尼克瓷砖装饰得名。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拜占庭时代的迷宫：圣索菲亚大教堂

然而，次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时，看到酒店外的老街意外地感觉美好。

海鸥、鸽子和麻雀，这些类别不同的鸟就在窗外的楼群间或展翅飞翔，或落地嬉戏。街上不时看到慵懒着走过的猫狗。街巷安静，人们多在睡眠之中。我独自走出酒店沿着老街走，到临街的塔克西姆广场散步，观看这老城的街景和人群。

伊斯坦布尔在它的城市史中有过不同的名称，比如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它曾经是土耳其历史上历代帝国的首都，作为奥斯曼时代遗留下的城市遗迹，它记载了曾经由极盛时代的辉煌转向衰落的时光。世事已如烟海飘逝，而历史也已化为尘埃，我们能面对的只有它的遗迹。

我以为，到伊斯坦布尔除了它的城市风貌，它所拥有的自然与历史遗迹也是必须要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托普卡帕宫、蓝色清真寺、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我想要体验的场域。

踏上土耳其的国土以前就知道索菲亚教堂的影像，了解它在世界宗教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的显赫声名。

公元537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按照历史流传，查士丁尼是位野心勃勃的皇帝，在登基3年前，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完婚。狄奥多拉曾是一位妓女，意志坚强。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君士坦丁堡兴建了众多伟大的建筑，其中包括修建于537年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由当地友人陪同，乘坐出租车由入住的酒店出来，在陡立的石径上走，升起或爬行。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建在山上，建筑群没有高楼，只有顺着山体建筑的楼群。驶出隆起或迭出的山体建筑区，来到一个相对平坦的区域，那里就是历史遗迹较为集中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老式的有轨电车响着车铃从城区的钢轨穿过。

看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轮廓，直觉内心被震撼。湛蓝的天空之下，巨大的圆顶，高耸的石柱，矗立的宣礼塔，厚重的砖石砌成的城堡令人震撼。在烈日之下，我跟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进入前庭院，脚下是长方形石条垒砌的石径，那些石头粗粝浸透了风雨的侵蚀，如同斑驳的古堡砖墙显示出时间流逝的印痕。

皇室之门，这是进入教堂穹形大厅的必经之道。出现在正面穹形顶壁上的是左右两幅奥斯曼大勋章，在勋章的上方是一幅镶嵌画，它描绘了“万物的主宰耶稣”的肖像，穿过这扇门就是建筑的主空间，它以圆

顶、巨大中殿和金色镶嵌画而著称。这个空间的重点是壁龛和华丽的镶嵌画，我看到那幅著名的《圣母和圣婴》的画像，这幅镶嵌画创作于九世纪。壁龛上方的镶嵌画曾经描绘了大天使加百利和米迦勒，现在只剩下不完整的片段。历任拜占庭国王都是在圣索菲亚教堂加冕的，加冕时王座放置在正厅里那块装饰着一圈圆形大理石的登基方石中心。奥斯曼时期新增的建筑包括一处讲道坛（mimber）和用来指示麦加方向的圣龛（miheab）,镌刻着镀金阿拉伯字母的19世纪巨大的勋章、造型奇特的凉亭，以及登基方后面的华丽图书馆都成今人观赏的历史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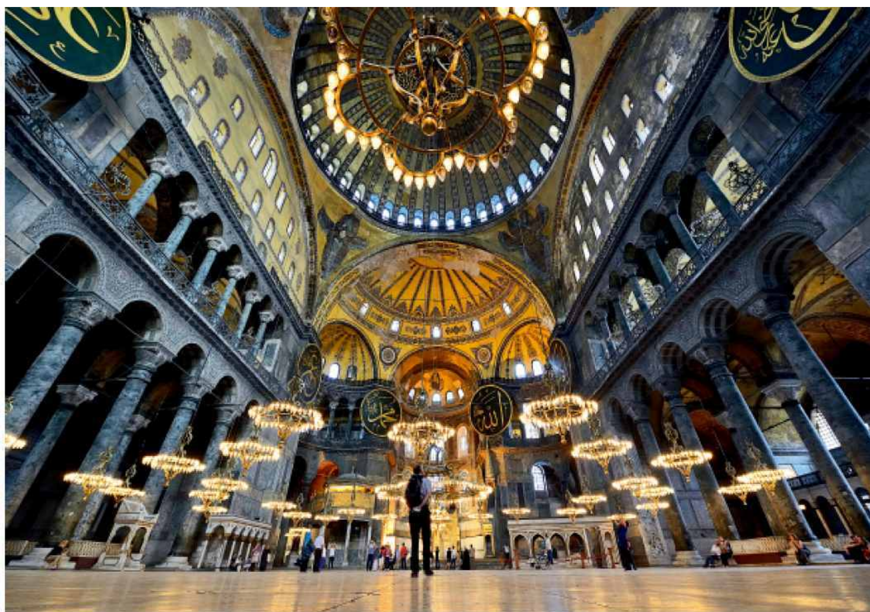
圣索菲亚大教堂见证了政教与世俗力量的相互崛起、彼此争夺和最后的征服。

1264年，在威尼斯总督思里科·丹多洛的领导下，十字军士兵洗劫了君士坦丁堡。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并重新进行命名。

1847年，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下令重新装饰圣索菲亚大教堂，教堂中殿添置了巨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大勋章。

圣索菲亚教堂的二楼是镶嵌画的画廊。从内部前厅北端走上一段回转的斜坡即可进入画廊。这是由大小不等的卵石铺砌起来的坡道，长久被人踩踏，卵石被磨出光泽。穿过曲折回旋的坡道上到二楼，这是皇后观礼的位置，一个由绿色大理石铺就的大圈标识出皇后座位的方位。二楼的画廊保存了多幅镶嵌画，其中有一幅名为《最后的审判》（Deesis）的残余部分，这幅创作于13世纪的镶嵌画绘有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和施洗者约翰在一起的肖像。

美丽之门（Beautiful Gate）是离开教堂必经的通道，这是一座铸造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宏伟青铜之门。走出“美丽之门”，放眼回望教堂，重新打量这座气势恢弘、结构繁复的精美圣殿。圣索菲亚教堂以其创造性的建筑形式、丰富的历史内涵、宗教价值以及非凡的艺术之美成为伟大的历史遗迹，置身这辉煌而精湛的圣殿之中，我们只有惊叹人类杰出的创意和构建能力，是这杰出能力创生出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



• 肃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近1500年历史的教堂，因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于世，是一幢“改变了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供图/Gaopinimages

帝国宫廷中的日常生活：托普卡帕宫

金角湾（Halic）是伊斯坦布尔老城区位于欧洲南侧的一处天然良港。金角湾南岸有一个叫“皇宫鼻”的山顶。“皇宫鼻”像一小半岛伸入海中，右前方为广阔的马尔马拉海，左前方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这里风光绮丽，景致妖娆。托普卡帕宫就建筑在这里。托普卡帕宫是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由25 位苏丹寝住过的宫殿，1478 年建成，作为皇宫达 400 年之久，是奥斯曼时期宫殿建筑的杰出典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将这座王宫改为博物馆。

游览完毕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后，我们转道托普卡帕宫。

1453年，在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不久，穆罕默德二世就完成了托普卡帕宫的修建，并在这里一直住到1481年去世。接下来的历任苏丹也都居住在这座豪华的皇宫中。从15世纪到19世纪，托普卡帕宫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君王们的宫廷。由此进入便可见到帝国时代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在全盛时期，包括嫔妃、皇子、侍女、宦官和仆人在内，共有4000余人在托普卡帕宫中生活，徜徉于这座集庭院、后宫和亭榭的宏伟宫廷建筑群，可以见到奥斯曼时代苏丹们的现实状况。

托普卡帕宫分为三个庭院，分别为“第一庭院，即禁卫军之庭”，或称“阅兵院”。“第二庭院，即皇宫用于议事的庭院。”在这里只有苏丹。在后宫中苏丹和皇太后（苏丹的母亲）可以骑马穿过中门，包括宰相在

内的其他任何人在经过这里时必须下马。第三庭院是苏丹的私人区域，第四庭院是供皇室休闲的亭台楼榭。除此之外还有后宫、帝国宝库、宫廷厨房。

我们的游览从后宫开始，逐渐进入这座华丽奇崛的王宫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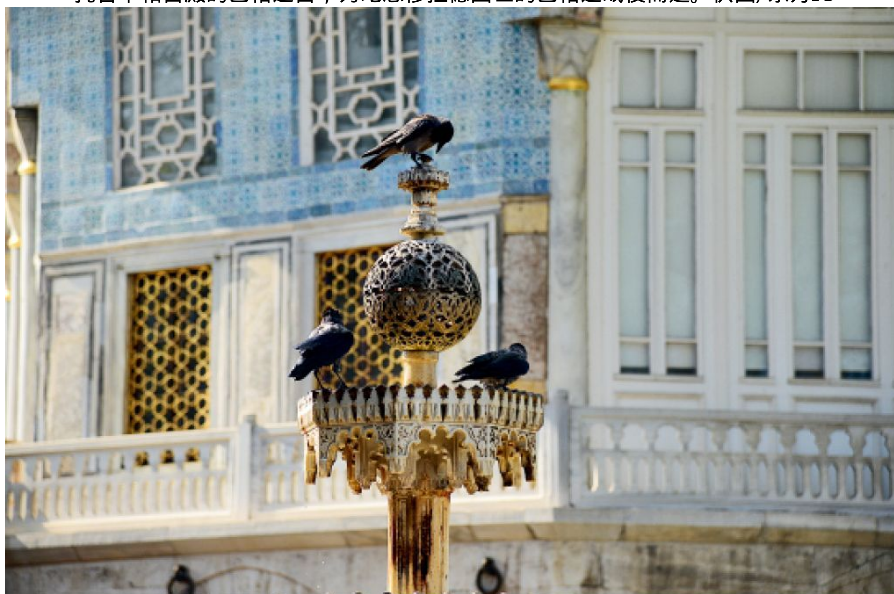
皇太后和加冕王子都拥有装饰豪华的私人行宫。其中最漂亮的行宫是为王子加冕所用的双子宫。苏丹及其亲属很少会离开宫殿，他们依靠侍臣和外交官向外传递消息，大多数拜访者都会被直接请入帝国议事厅，那里是苏丹的宰相和议会定期协商讨论国事和接见外国政要的地方。很多拜访者还会带着精美的礼物和贡品，以充实苏丹的国家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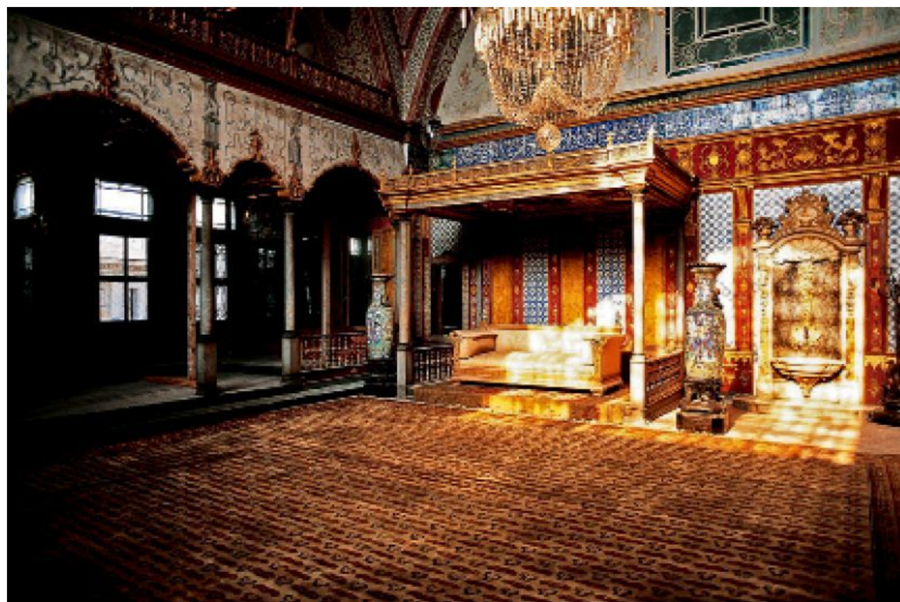
帝国后宫是苏丹私人寓所的一部分。后宫也是苏丹的母后苏丹皇太后、妾、家人及侍从的家园。后宫由一连串的建筑物组成，它们之间以走廊及庭院连接。在后宫居住的每个服侍队伍及每一阶级都以一个庭院为中心划分生活空间。屋子的数量并不能确定，约有100间，当中只有少量开放给公众。这些屋子分别被后宫宦官、后宫宦官首领、妃妾、太后、王子及宠妃所据。除了苏丹、太后、妃妾、王子外，禁止任何人擅进后宫。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400年间，托普卡帕宫一直都是皇室居住之地和帝国政府的中心，它是建于1465至1478年间，之后的四个世纪陆续地扩建和修缮。宫殿设计精巧、豪华，价值连城的土耳其瓷砖、大理石装饰于许多房间中，花园、亭台水榭、阁楼等等，呈现的是奢华的皇家居所。帝国晚期另新建了朵马巴恰皇宫、锡拉冈皇宫及伊迪斯皇宫三处皇宫。托普卡帕宫于公元1924年开放，于1991年改成博物馆，将400多个房间的皇宫内院实景公之于世，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博物馆，展示的文物包罗万象，从珠宝、服装、家具、毯类、中国陶瓷、玻璃制品、武器等，其中上至唐宋、下至明清的大量古瓷器完整地呈现出来。它也以收藏丰富的珠宝钻石闻名，世界最大、重达3公斤的祖母绿宝石，世界第二大、重达86克拉的钻石，这些珠宝熠熠生辉让人目不暇接。

流连于托普卡帕宫，走遍前庭后院，让我们重睹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世俗生活的光影，也得以看见围绕着权力更迭转换而衍生的宫庭兴衰史，令人感慨世道多沧桑，物是人已非。


托普卡帕宫殿的巴格达宫，为纪念穆拉德四世的巴格达战役而建。供图/东方IC


托普卡帕宫殿的建筑细节。摄影/罗丹阳



托普卡帕宫室内金碧辉煌。摄影/CARLOS RODRIGUES-CFP

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

蓝色清真寺。地下水宫。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我们马不停蹄地穿行在这些地方。因为地处多个文明的交会处，土耳其是拥有众多历史与文化遗产的国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邂逅堪称史诗的古代遗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曾经纵横土耳其，其中就有恺撒大帝，据说他在阿马西亚附近豪气云天地宣告那句流传千古的名句："我来，我说，我征服"。这句名言通过电影《恺撒大帝》也被当代人所识。

回想土耳其之旅，我以为最美好的游历还在于乘坐轮渡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在空中就看到过它奔流的姿影，降落到伊斯坦布尔时也从远处看到过它的样貌。

在18世纪和19世纪，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中到处都是狭长划艇穿梭往来的身影，他们的船桨有韵律地击打着水流，将苏丹及其侍臣从宫殿载往行宫，从欧洲载到亚洲。

现在划艇不见踪影，代替的是伊斯坦布尔的人们喜欢的公共轮渡和快艇。

作为土耳其的"咽喉"，博斯普鲁斯海峡北连黑海，南连马尔马拉海和地中海，全长30公里的这条海峡是黑海沿岸国家出外海的唯一通道，亚欧两岸的山地有着华丽的王宫和辉煌的圣殿，有尖顶教堂，有穹形清

真寺。也有造型奇崛的别墅群和朴实而简约的乡间居所，它们都隐没在茂盛的山地丛林中。

在乘坐轮渡游览海峡之前，我在加拉塔大桥（Galata Bridge）上走过。海鸥在身边飞翔，雄鹰在空中盘旋，麻雀在钢架的桥梁上嬉戏。“假使这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道：“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

20世纪60年代中期，帕慕克还在就读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其时他花了不少时间站在从贝希克塔斯（Begiktag）到萨瑞伊尔（Samyer）的公共汽车的拥挤走道上，眺望亚洲那岸的山丘，看着如神秘之海熠熠闪耀的博斯普鲁斯随日出变幻的颜色。“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的悲惨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相距甚远”，帕慕克如是写道。

我觉得能懂帕慕克，这个作家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我的最爱。在前往土耳其的旅途中，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就成为必读书。

7月7日，我们在艾米诺努码头上船，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是豪华邮轮，汽笛鸣响，轮渡启程。海水被游轮拨开前行，轮渡两侧是如裙裾飘舞的白色水浪。我伫立船头之侧的甲板之上遥望东西两侧海岸，景观如电影蒙太奇般纷现。

当轮船沿博斯普鲁斯海峡顺流而行时，右侧是亚洲海岸，左侧为欧洲海岸。

“强劲的海流推着游人向前进，令人精神焕发的海上空气中丝毫不见岸上城市的烟尘与喧嚣，贯穿城市中央的水道有别于阿姆斯特丹或威尼斯的运河，或者把巴黎和罗马一分为二的河流，强流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海风和海浪随时掀动海面，海水深而黑。假如身后有海流，假如按照渡船排定的行程走，你会看见公寓楼房和昔日的雅骊别墅”，这是帕慕克少年时期看到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景象。

海鸥飞翔，碧波荡漾。海风劲吹，风光旖旎。亚欧文明交汇。这是我看到的景象。

乘坐轮渡行进于这世界最著名的海峡之间，我觉得是浸润在异邦的历史和时间之中。也浸润在奥斯曼帝国极盛的繁华与如今的凋零与伤逝之间。

（本文的写作资源来自作者的旅行体验，亦受益于中国地图出版社《土耳其》，在此致谢）



延伸阅读

以弗所：光阴写就沧海桑田

撰文/罗丹阳

在土耳其西南部的爱琴海之滨，矗立着一座千年古城—以弗所。残留的石柱甬道、女神雕像、神庙、祭坛、教堂、图书馆、剧场、浴室……绵延两公里。清一色的大理石建筑、随处可见的精美雕刻，无一不在诉说着这座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希腊罗马古城昔日的辉煌。



• 塞尔苏斯图书馆天花板的雕刻。摄影/余荣培

走出以弗所的时候，我还在遗憾没有看到那几块由于正在开掘而被封闭的区域。经过150年的发掘，整个城市的结构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如今，这座古城是地中海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典大都市，但据说这里还有逾八成的古迹深埋于地下。

透过那些依次排列在路边的、或残缺或完好的石柱，我极力想象着2000多年前这里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景象。在土耳其强烈的日光照射之下，或许只有那尊伫立着的女神雕像能够望穿千年。

一座神庙的命运轮回

整个土耳其所在的地区古称小亚细亚，而在小亚细亚的西南角（今天的以弗所古城及周边地区）是一片叫做爱奥尼亚的部落聚居地。这个部落来自于希腊，在公元前2000年后期，他们在爱琴海周围定居。这个部落在聚集到小亚细亚之后，形成了共同体，并兴建了若干城邦。

许多古都的诞生都会伴随着美丽的传说，爱奥尼亚来到小亚细亚建立以弗所的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10世纪，多利安人的入侵迫使瑞典的爱奥尼亚王子安德罗克勒斯开始寻求一个更加安全的居所。他向著名的德尔斐神谕询问，神谕预言，新城将建在有“鱼”、“火”和“野猪”出没的地方。

安德罗克勒斯带着部落穿越爱琴海，在安纳托利亚的海滩休整，他们用捕获的鲜鱼熬汤。鱼一下子跳出了锅，坍塌的炉火引燃了森林，浓烟之中一头野猪冲出。于是安德罗克勒斯将其猎杀，并在此地建立了以弗所城。

之后，这座城的命运就一直与一座神庙联系在一起。希腊神话中，阿尔忒弥斯是负责狩猎的神，但莱莱格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信奉的是属于安纳托利亚的丰产女神——库伯勒。而早在爱奥尼亚来到这里之前，莱莱格人就已经在此定居了。聪明的爱奥尼亚人将两者联系了起来，于是阿尔忒弥斯变成了以弗所独有的丰产女神，以弗所城中诞生了一座神庙。

这座神庙曾数次被洪水以及入侵者所毁坏，但以弗所人很快又将其重建。大约公元前560年，来自吕底亚的国王克罗伊斯入侵以弗所。这位财富堆积如山的君王，对神庙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重建。

公元前365年7月21日，一位名叫赫洛斯塔图斯的年轻人纵火焚烧了阿尔忒弥斯神庙，想以此扬名天下。以弗所长老怎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处死了这个年轻人，并宣布任何提及赫洛斯塔图斯名字的人同样被处死。随后被焚毁的神庙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帮助下，按原建筑式样重建。亚历山大大帝资助这座神庙的建设有个前提——将自己供奉在神庙中。以弗所人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告诉亚历山大，用一个神供奉另外一个神，作法有失妥当。最终，亚历山大大帝被说服了，他兑现了承诺，神庙也很快建了起来，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今天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在以弗所城遗址的东北方向。一片平坦的空地上，人们用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大理石石块，搭成了一根14米高的柱子，以示它的存在。而曾经，这里有上百根18米高的廊柱。

荒凉的神庙背后是一座阿塞苏鲁克的堡垒，从堡垒上俯瞰，一边是今天的塞尔丘克，一边是曾经的以弗所，中间是那座似乎一直矗立的神庙。想到这座神庙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各种命运的转折与轮回，不觉心中涌出些许悲凉。

有罗马人的地方就有浴室

从上层城门走进以弗所城，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对面的山上留着一些大理石块。据说那曾经是以弗所人最爱的浴室。一些石砖搭出了一个入口台阶的样子，山坡上两个还能看出模样的拱门似在讲述着当年贵族的来往。

再往上看，堆砌的石块之间已经长出了杂草。当初以弗所人为了洗浴竭尽脑汁，可能在公元前他们就掌握了桑拿浴技术——在石板下方铺设管道，让热空气从管道中循环，使石板升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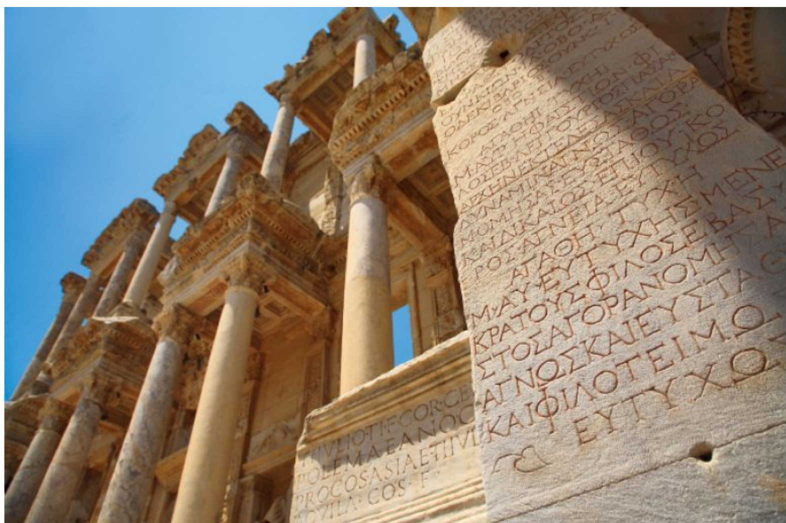
浴室门前向西，是用大理石铺砌的一条街道，两旁依次排列着高矮不一的大理石廊柱，据说这里曾经是上城区的集市，那些廊柱下也许就倚靠着一位狡黠的小贩，凑过来向你兜售他怀中的宝贝。这是一座长达165米、两层楼高、只用石柱支撑的有顶建筑，门口还是典型的拱廊设计，在建成12年后，被地震所毁，之后重建。

今天还伫立在这里的大理石廊柱，有着整齐的纵向纹理。恰好我们经过时艳阳高照，廊柱阴影也一样整齐地排列在大理石街道上。一只流浪狗摇摇尾巴站起身，跟着我们一路沿着集市向下城区走去。

史载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后，以弗所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最终在公元前133年归并罗马王朝。到了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把以弗所定为小亚细亚的首府，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古城的人口一度增长到25万，移民、商人、帝国的赞助接踵而来，每年庆祝阿尔忒弥斯的节日庆典都要长达一个月之久。一些基督徒也来此定居，这之中就包括圣约翰——传说他与圣母玛利亚一起定居于此并写下了福音书。



远处那根**14**米高的柱子，以示阿尔忒弥斯神庙的存在。摄影/余荣培



塞尔苏斯图书馆。当年这里可以容纳多达1.2万卷典籍，是世界第三大图书馆。摄影/余荣培

走过古城的街衢

库瑞忒斯大道是游客流连忘返的地方。大道的起点是赫拉克勒斯之门。这座在公元5世纪修建起来的城门，因门框上面的两个浮雕而得名。今天保存下来的是左右两根廊柱，上面是手擎棕榈树枝飞行着的胜利女神尼姬。

今天在库瑞忒斯街道一些建筑的墙壁上，依然能看到椭圆形的凹槽，这是以弗所人用来放置油灯的地方。到了晚间，整个街道就会被照亮。

同样被照亮的，是那时候人们居住的街衢，这片街衢位于大道的南侧。曾经，这里是绝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其中，露台屋向我们展示了保存最完好的镶嵌画、壁画和大理石旋转楼梯，或许那曾经是一些贵族的府邸。

大道北侧是若干保存完好的神庙、喷泉。当年，图拉真喷泉前面伫立着一位伟大皇帝的巨大雕像，他手举一面大旗，脚踩一个圆球。喷泉的铭文这样写道，“我已经征服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它就臣服在我的脚下。”泉水自雕像下方流出，溢上库瑞忒斯大道，将其清洗得干干净净。而在喷泉池的周围，曾经站立着很多尊神像，他们身边的廊柱、头顶的三角形屋顶，仿佛告诉人们文化和地位依旧在传承。

沿着街道继续往下走，我看到了以图拉真的继任者命名的哈德良神庙，这座神庙是后来皇帝为了纪念哈德良所建的。神庙当年曾经有过木质屋顶和大门，如今第二扇门上用来吓阻邪灵的美杜莎仍然精致美丽，

第一扇门上命运女神堤喀的形象已经模糊——她是海员和商人们信奉的，保佑出海平安归来的神灵。门前石柱上曾经的四座神像已经远去，只留下被阳光打出不同颜色的石柱。

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曾经试图为河流清淤，用于恢复以弗所的港口，却最终无力回天。到了263年，日耳曼哥特人入侵以弗所，将阿尔忒弥斯神庙付之一炬。

后来的人们曾试图挽回以弗所的地位。查士丁尼一世在公元7世纪，以圣约翰命名修建了一座大教堂，就在阿塞苏鲁克的山上，俯瞰着阿尔忒弥斯神庙。

大道尽头不是海

沿着库瑞忒斯大道走到底，是整个以弗所城最值得停留的塞尔苏斯图书馆。游人们总喜欢聚集在此，以各种形式的照片来纪念曾经来过这里。

塞尔苏斯图书馆被认为是以弗所古城中最引人入胜的景点。在上世纪70年代末，人们曾利用考古发掘出来的原始材料，重新修复了塞尔苏斯图书馆的正面面墙。面墙壁龛中留下了四座希腊美德女神像的复制品，其中两尊完美至极，剩余两尊虽然没有了头部，但依然能看出来古希腊人把握人体比例的能力。

这座图书馆是为了纪念公元2世纪初小亚细亚的统治者塞尔苏斯所建的。他的儿子提比略·朱利叶斯·亚奎拉在公元114年，也就是塞尔苏斯去世的那年，开始建造这座图书馆，建成后将父亲葬于图书馆西侧。当年这座图书馆可以容纳多达1.2万卷典籍，是世界第三大图书馆。

西斜的阳光打在石柱、雕像和浮雕的每一处纹理上，我仰着头凝视良久，它们精美得难以用文字描述。

从图书馆旁边穿过一座城门，是下层集市——这里依然是一片开阔地，堆满了或高或低、纹理或清晰或模糊的石柱。一棵不知多少年的古树站在它们中间，颇显孤独。旁边的海港大街因为开掘工作被封闭了，本来我还幻想沿着这条大街一直走到海边。然而从公元前就开始的泥沙淤积，最终将这条河流埋没。如今，海洋后退、陆地前进，以弗所变成了一个内陆城市。

其实曾经的阿尔忒弥斯神庙也是面海而建的，也许这就是现实中

的“沧海桑田”吧。



拉克勒斯之门，手擎棕榈树枝飞行着的胜利女神尼姬。摄影/余荣培



瓦力西斯浴室门前的雕像。摄影/余荣培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STORIES
IN KUNMING
昆明城事
在别处的故乡
下一站，伊朗

点击阅读

探访开罗最古老的市场

撰文/齐济



● 在罕·哈利利市场若干条纵横交错的狭长街道里，满满当当全是摊位，一家紧挨一家的店铺摆满了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货品。摄影/MOHAMED EL-SHAHED-CFP

走出清真寺，走过开罗中心的阿塔巴广场，穿过拥挤的莫斯基步行街，在侯赛因广场的一侧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购物中心——罕·哈利利市场了。

相传，从14世纪商人们便开始在此经商。一位叫做哈利利的王子修建了一座三层楼客栈，称为“罕”，过往商人们在此暂住休息、存放货物、洽谈生意、变卖商品。久而久之，这条街道就成了开罗的商业中

心。尽管这一标志性客栈早已于16世纪拆除，但它所带来的商业效应仍延续至今，且越来越繁荣。

整个市场充斥着商贩振聋发聩的叫卖声，阿语、英语、汉语、法语……此时此刻的开罗就像一个小联合国，每个商贩都尽显自己的语言天赋和雄辩能力，一刻不停地招揽过往顾客。

几条纵横交错的狭长街道里，满满当当全是摊位，一家紧挨着一家的店铺里摆满了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纪念品，有各种材质的金字塔模型、古埃及神像、纸沙草画、水烟、香精、香料、手工银茶具、铜盘子、神灯、阿拉伯长袍、围巾、首饰等等。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开罗最具特色的美味小吃：烤肉、海鲜、卷饼、埃及比萨等，足能满足你的味蕾。大快朵颐之后，再来一杯绝对纯粹无添加的鲜榨果汁或薄荷红茶，瞬间感觉人生如此美好！



• 埃及的面包小贩骑着自行车为穆斯林礼拜者送去斋月中的食物。摄影/**KHALED DESOUKI-CFP**

埃及的文化符号

如果你觉得罕·哈利利只是一个人头攒动、被叫卖声充斥得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纪念品杂货市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更像是开罗的一个历史舞台与文化熔炉。

闻声走进一个石砌的露天歌剧院，暗暗的灯光只投向石质的舞台，后排8名年龄不等的男子在敲打埃及手鼓、弹奏乌德琴，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古老乐器，前面1名中年男子在演唱埃及最著名音乐家乌姆·库勒苏姆的歌曲。那歌声时而高亢激昂、铿锵有力，时而低沉婉转、如泣如诉，仿佛连绵不绝地从露天飞出，飞向开罗每个角落，飞进开罗每个家庭，轻抚每颗躁动的、抑或是受伤的心灵。那歌声又仿佛是从遥远的沙漠飞来，绕过西奈山，落定在这饱经沧桑的歌剧院里。借着昏暗的灯光，伴着悠扬的歌声，有的观众轻摇着身体随声而和，有的观众已泪光闪闪，掩面啜泣。

乌姆•库勒苏姆是埃及国宝级歌手，一提起这个名字，每个埃及人都会立刻兴奋地给你讲出她的诸多故事。她最初女扮男装地唱了多年，征服了埃及之后，又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她从一个农民的孩子，变成埃及的一个文化符号。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埃及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国家政权。库勒苏姆录制了很多宣传歌曲以支持新政府。很长一段时间，她几乎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非正式外交官。

1967年埃及六日战争中失利后，她又在阿拉伯国家进行巡演，唤起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支持和同情。1975年，巨星陨落，库勒苏姆与世长辞，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陷入了哀痛，400人走上开罗街头为她送行。她是埃及人心目中名副其实最伟大的 “人民艺术家”。



●夜幕降临，清真寺宣礼声响起，开罗罕·哈利利市场霎时间陷入了肃穆，仿佛每个人、每座建筑、整个城市都开始了沉思。摄影/KHALED DESOUKI-CFP

费萨维的空气

来到罕·哈利利市场，如果不赶时间，一定要去拥有240年历史却没有一天歇业的“费萨维咖啡馆”坐一坐，这家咖啡馆一直是文人最爱的休憩场所。开罗本地人常说“费萨维咖啡馆比金字塔更能代表开罗”。

的确，如果说金字塔像一盏灯塔，闪烁着历史神秘的光晕，那么咖啡馆真的才是开罗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写照。我跟着向导，穿过盘根错节的街区，绕过时而宁静时而嘈杂的小巷，就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主人公，在追赶兔子的时候突然落入了一个奇幻世界，我就这样迷迷糊糊穿梭到了费萨维咖啡馆前。

两条窄巷交叉的拐角处，盘结交错的拱门下，古朴灯盏发出幽暗昏黄的光，咖啡杯子翻腾出的热气和水烟散发的烟雾缭绕出如梦如幻的场景。人们在这朦胧的场景背后围着摇摇晃晃的黄铜面小圆桌而坐，来自不同国家、带着不同肤色、讲着不同语言，有的人低头不语，有的人则放声大笑，有的人神情凝重、思绪万千，有的人则面容悠闲、静享人生。微闭双眼，吸一口费萨维的空气——咖啡的苦香、薄荷茶的清凉、水烟壶里散发出的阵阵烟草味道……道不尽的五味杂陈，写不完的人生百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就是在此获得了创作灵感，每天穿过罕·哈利利市场，坐在费萨维咖啡馆，喝上一杯苦涩的阿拉伯咖啡，抽上一壶永不冷却的水烟，写下了著名的开罗人生活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

中东的施华洛世奇

开罗这座城市虽饱经刀枪剑戟，历经沧海桑田，但绝非凝重到压抑，厚重到了无生趣。走进阿斯芙水晶工厂，就走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这里的水晶制品被称为“中东的施华洛世奇”，每件商品的设计都颇具埃及风格，水晶制成的金字塔、清真寺、方尖碑、神灯、棕榈树形台灯、枝形吊灯、各种首饰摆件，整个人仿佛畅游在《天方夜谭》般的童话世界。

比水晶工厂更具快节奏的购物场所是坐落在开罗纳赛尔城区和新埃及城区之间的城市之星购物中心，这里与欧洲高档商场相比毫不逊色，可尽享现代感十足的购物生活。

除了豪华现代的购物场所，开罗人似乎更喜欢享受人生。沿着尼罗河两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俱乐部，一到傍晚，人们就开始了都市纸醉金迷的生活。你可以踏上停靠在岸边的星级游轮，一边享用美味的埃及风味自助餐，一边欣赏肚皮舞娘伴着没头没尾的阿拉伯舞曲摇曳着曼妙的身姿；你也可以坐在某个俱乐部里，点一杯红茶，望着波光粼粼的尼罗河水，听着富有节奏感的非洲鼓声……

开罗就是这样，时而像100摄氏度的沸水，每个角落都是躁动的泡泡，穷尽所能都无法掩住它的热情；时而像潜进了冰冷的深海，安静到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夜幕降临，清真寺宣礼声响起，开罗霎时间陷入了肃穆，空气中只有此起彼伏的宣礼声，仿佛每个人、每座建筑、整个城市都开始了沉思。此刻，登上开罗塔，“千塔之城”——开罗豁然开朗呈现于眼前，尽收眼底的是美妙、沧桑而又神秘的风光，看不尽的是那风光背后的人与事。

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

今天，埃及的考古现场并不是某座被人遗忘的金字塔，而是位于开罗解放广场的埃及国家博物馆。这座古老的建筑始建于19世纪末，展厅内的珍宝数不胜数，在它的地下室中还隐匿着一座庞大而神秘的迷宫，以及鲜为人知的宝藏“隐私”。

撰文/Philippe Flandrin　翻译/李亦萌　摄影/Partick Chapuis-DragonImage



- 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地下室中隐匿着一座庞大而神秘的迷宫，里面保存着**6.5**万件文物。

TIPS

伊姆贺特普博物馆

坐落于萨卡拉的伊姆贺特普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埃及知名的建筑师伊姆贺特普而建立的，他在埃及的地位仅次于埃及国王，古埃及人奉他为“智慧之神”。伊姆贺特普是第一座金字塔的建筑师与设计者，他所设计的金字塔是人类建造的第一座完全用石头构成的建筑物，是真正金字塔建筑的先驱。

伊姆贺特普博物馆对公众的开放，促使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马布鲁克破天荒地打开了博物馆地下室的铁门。源自埃及各个年代、各个地区的木乃伊、石棺、雕像、圣物等珍贵的宝藏都被存放于此。这些价值连城却疏于维护的部分藏品，终于要在伊姆贺特普博物馆内重见阳光了。

埃及大臣的第二次“死亡”

1940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在萨卡拉的埃及法老公墓区，埃及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侯赛因从一条刚刚被发现的甬道进入了一座陵墓。在半明半暗的环境中，这处圣所内部看上去杂乱无章。显然，曾经有盗墓者光临过这里。突然，一名正在陵墓深处前进的年轻工人发出了一声恐惧的惊叫，只见不远处有两个男人笔直地站立着，他们用硕大、有神的眼睛安静地盯着这名工人。在这座“马斯塔巴”（mastaba，古埃及贵族

的一种石墓）的中央竟然有幽灵出现！

阿卜杜勒萨拉姆挥舞着手中的火把试图驱赶幽灵，这两个“幽灵”立即清晰地出现在光环中，原来那只是一对涂抹着生石膏的木雕。这两个栩栩如生的木人身材高大，与墓主人——普塔霍特普（Ptahhotep，古埃及第五王朝法老杰德卡拉统治时期的大臣）颇有几分神似。实际上，它们是亡人的灵魂复制品，埃及人称之为“卡”（ka，精神、生命之力）。

第一个木人代表年轻时的普塔霍特普，而第二个则代表身心成熟时期的他。在普塔霍特普下葬的那天，这对木人随着墓主人一起被置入陵墓。如获至宝的埃及学家立即将它们运回了开罗国家博物馆。可惜，展馆已满。几乎每天都有雕像被送到这里。

这位古埃及大臣的灵魂雕像无法展出，博物馆工作人员只能把它们保存在仓库里。因此，这些奇迹般的杰作刚刚从地底重见天日，就要重新消失在漆黑的地下室。这标志着普塔霍特普的第二次“死亡”。

活跃于古埃及第五王朝的普塔霍特普是法老杰德卡拉手下的重臣，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著有《普塔霍特普箴言录》一书，是至今所见的埃及相关领域的最早巨著。但是阿卜杜勒萨拉姆以这些理由为普塔霍特普入驻国家博物馆展厅进行申辩，竟然毫无用处。



● 开罗胜利广场的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大厅。

地下迷宫背后的“陷阱”

在博物馆中厅和展馆下方7米的深处，分布着许多走廊、展厅、交叉道和死胡同，普塔霍特普就被安置在这样一个迷宫里。

与普塔霍特普命运相同的还有6.5万件文物，它们同样被幽闭在这个狭小的世界中，承受着被人忽略之苦。法老的大臣普塔霍特普在这里找到了许多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法老的顾问、内侍、总理大臣、大祭司和宫廷总管的雕像，及其灵魂复制品出土后就被运到了这里。一些

大臣的灵魂复制品被保存在箱子中，而其他藏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时候，博物馆的守卫能够见到某些藏品的脖子上已经没有了脑袋。

在这个怪诞的旧货堆场中一出奇特的宫廷剧正在上演，圣屠夫、仆人、奴隶、来自异邦的侏儒、神灵、女神、猎隼、白鹮、狒狒、奶牛和猪……这些雕像由雪松木、埃及无花果木、红花岗岩、灰花岗岩、闪长岩、片岩或砂岩制成。在那里，女神伊西斯终于找到了丈夫欧西里斯，而刺客邪神赛特则躲在暗处窥视。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出入这个杂乱无章的场所，博物馆管理员和考古学家只有在警卫的陪同下才能来此“探险”，因为这些铁门背后可能隐藏着可怕的“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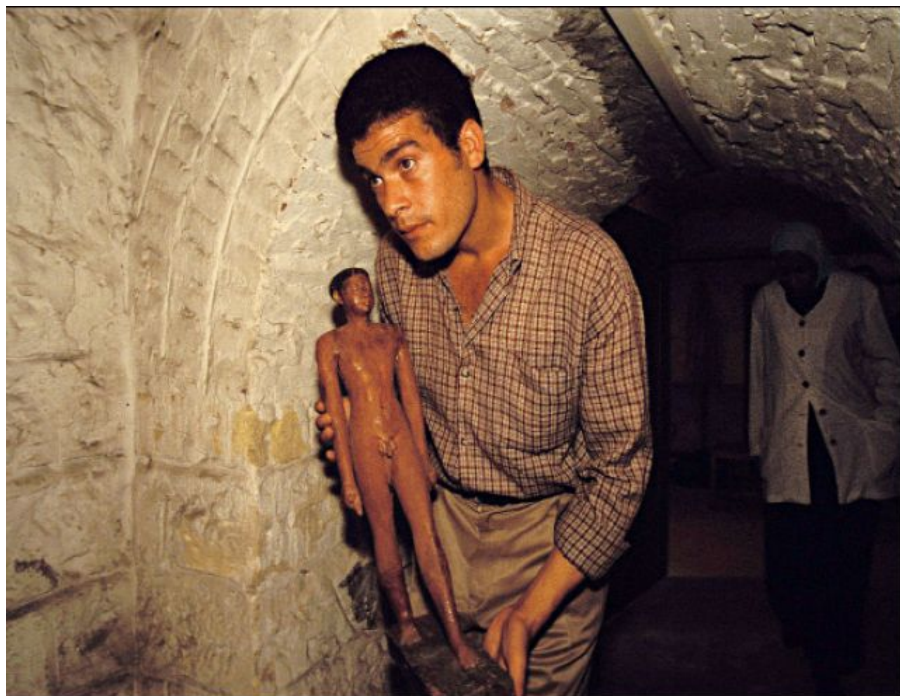
1951年，年轻的埃及学家扎卡瑞亚·高内姆从埃及大臣普塔霍特普之“父”——阿卜杜勒萨拉姆手里继承了这座博物馆。通过坚持不懈的发掘工作，三年后，扎卡瑞亚在卓瑟王阶梯金字塔的东面找到了卓瑟王继承人斯奈夫鲁法老的金字塔，这一巨大发现使他被荣耀所包围。

成为全球知名人士之后，扎卡瑞亚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并成为了环球旅行家，可是他的成功引起了不少人的嫉妒。由于被人指控盗窃卓瑟王金字塔中的石盆，扎卡瑞亚在回国后遭警察拘捕。他竭力辩称自己是清白的，但可怕的司法程序已经启动。

一时间，这位年轻有为的埃及学家成为了嫌疑犯，博物馆的大门也永远对他关闭。扎卡瑞亚的朋友疏远他、新闻界抨击他、司法部门对他进行了各类诉讼，扎卡瑞亚已经被整个社会所放逐。所有人都不再相信他，除了一位名叫琼·菲利普·劳尔的考古学家。正是他在20年前于卓瑟王阶梯金字塔中发现了那个著名的石盆，当然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数千件文物。劳尔记得当时已将这个石盆运进了埃及国家博物馆的仓库。他立即前往那里，开始了一场大海捞针般的搜索。

劳尔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在一个阴暗的墙角，石盆正静静地躺在那里。扎卡瑞亚是无辜的！但当劳尔跑去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扎卡瑞亚已经趁着夜色跳入了尼罗河。

时光飞逝。随着各类发现的增加，博物馆的地下仓库被塞得越来越满。于是某种论调产生了：埃及最大的考古学宝藏不在萨卡拉，也不在国王谷，而是在开罗博物馆的地下迷宫里。



• 一座高约55厘米的第五王朝的男性雕像被搬运出来，在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扎西·哈瓦斯的指导下将与公众见面。

无法容忍的缺席

开罗国家博物馆扩大规模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上世纪20年代，图坦卡门的宝藏涌入了一楼的展馆。不久之后，塔尼斯的金饰品也来到了这里。在其揭幕的那天，开罗博物馆共有3.6万件藏品；而今，博物馆员工们要负责管理18万件藏品。但这种满足感并不能使他们忘记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纳芙蒂蒂女王半身像的失窃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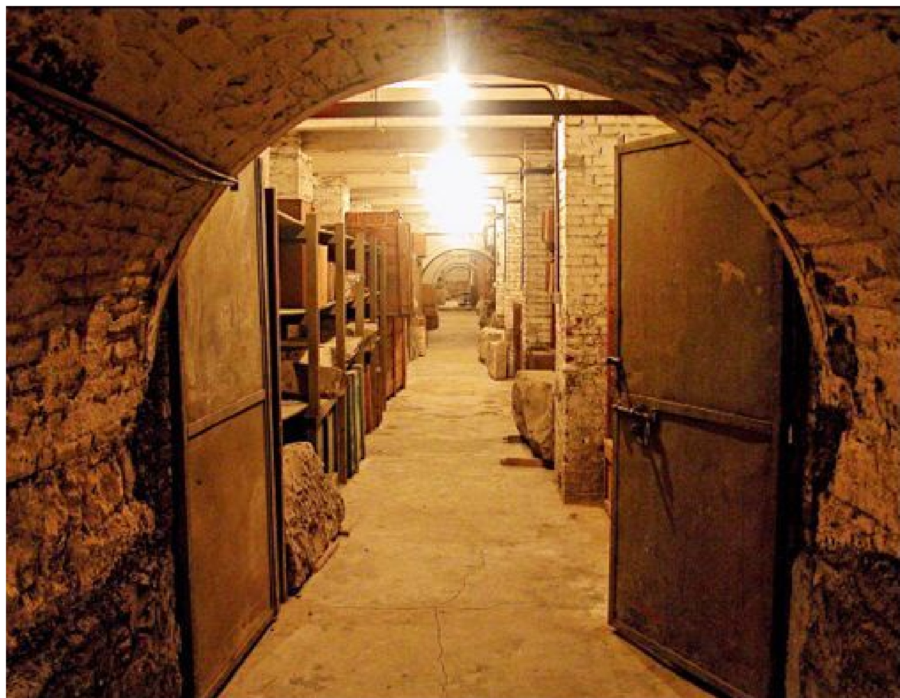
事情是这样的：1912年12月6日，在阿梅诺菲斯四世（尤雅和图尤的孙子，他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叫“埃赫那吞”）统治下那座昙花一现的首都阿马尔那，德国著名的埃及金字塔专家路德维希·博尔夏特，走进了与米开朗基罗身处同一时代的雕塑家图塔摩斯的工作室。这位天才般的雕塑家打破传统，对艺术进行了革新。在作品中，图塔摩斯并没有把法老描绘成　“活的天神”，而是将他表现为一个同样拥有缺点的凡人。

当时恰逢正午，工人们挖出了一尊埃赫那吞彩色半身像。吃惊的博尔夏特立即开始用自己的貂毛刷子为这尊雕像清理浮尘。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不过当夜幕降临时，一尊更为精美的纳芙蒂蒂女王半身像也被挖掘了出来。这是一尊在石灰心上敷以石膏而制成的雕像，作品中的女王

神情娇媚，顺滑的长发上戴着一顶天青色的三重冕。博尔夏特简直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于是，他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博尔夏特并没有将女王半身像上交给埃及国家博物馆；相反，他偷偷地将其运回了德国。一年后，女王雕像出现在柏林。这一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而纳芙蒂蒂再也无法回到埃及了。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缺席。



● 这对涂抹着生石膏身材高大的木雕，就是埃及大臣普塔霍特普的灵魂复制品。一个木人代表年轻的普塔霍特普，另一个则代表身心成熟的普塔霍特普。



● 在博物馆中庭和展馆下方7米的深处，分布着许多走廊、展厅、交叉道和死胡同，6.5万件文物就被安置在这样一个迷宫里。



● 博物馆地下仓库里，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展示一条玛瑙和绿松石项链，这件文物出土于吉萨以南20公里远的代赫舒尔。

普塔霍特普的复活

“普塔霍特普们”依然在国家博物馆地下室中“沉睡”着。在等待的过程中，古代文物管理部门在那些考古遗址上建起了几座博物馆。很快，

伊姆贺特普博物馆就要在萨卡拉对公众开放了。目前，人们需要往这座博物馆内填充一些足够体面的藏品。因此，一场前所未有的“考古活动”正在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展开。

一批学者进入了开罗博物馆的地下仓库。一开始，他们只见到黑暗和灰尘，随后陆续出现了激动人心的木乃伊，它们被装在巨型石棺中，而这些石棺的表面绘有亡人生前的形象。这些“活死人”是谁？登记工作可以让人们搞清楚哪具石棺是属于巴艾诺尔的，哪具是属于其父亲——亡故于第三十三王朝的王室官员杰德昆苏的。这里还有一具带着黄金面具的小木乃伊，那是生活于罗马时代的桑巴提翁小姐。唉！在大多数情况下，登记员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而顺从的博物馆管理员则满足于记录一些数据：人形石棺、木质、来源未知！或者像这样：儿童木乃伊（包裹在纸箱中）来源未知！这样的工作太令人失望了……

眼下，该轮到热爱现代艺术的雕塑家、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马布鲁克发挥才能了，他在这座即将落成的萨卡拉博物馆中负责藏品选择工作。他的脚步在普塔霍特普的灵魂复制品面前停了下来，普塔霍特普终于迎来了阳光。

这位“埃及大臣”所表现出的写实主义，他那坚定的眼神、苍白而精致的皮肤足以使马布鲁克相信在这件作品雕刻的那个年代，世间已经存在着极其出色的艺术学校了。一场对于艺术杰作的追寻开始了，实际上，这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古埃及之旅。

埃及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对古埃及有很多了解并产生一定的认识，开罗博物馆功不可没。这个国家不仅是一个由马穆鲁克奴隶、爱资哈尔大学的伊玛目和土耳其的宫廷译员所构成的政体，它还是法老的王土、苏美尔文明的摇篮。那段2500年以来一直被遗忘的辉煌历史，以及那些埃及的“大人物”们在一座座新建的博物馆中又重新活了过来。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昆卡，他乡似故乡

地球上有两座叫“昆卡”的城，一座在西班牙，另一座在厄瓜多尔，它们渊源颇深。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厄瓜多尔昆卡古城不仅保存着完整的西班牙式建筑、还有美丽的公园、干净的街道和宜居的环境，许多欧美游客一来就爱上了这里，住下来就是一辈子。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昆卡，参加狂欢节的一群年轻人。昆卡的狂欢节，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相互泼水祝福，因此，狂欢节期间，街头常常会遭遇激烈水战的人群。

昆卡，在不经意间就会透露出来它纯正的西班牙血统——西班牙的探险家建立了它，西班牙的总督用自己的家乡命名了它，西班牙的国王规划了它。

欧洲面孔

从建城的那一天起，昆卡就努力让自己与西班牙的昆卡不一样。可是，今天厄瓜多尔的昆卡，却更像偏居于一隅的欧洲小镇。

被南美洲的阳光照耀着的昆卡城，就像一幅中世纪的画卷，在山坡和谷地中缓慢展开。规则有序的街区和起起伏伏的地势相得益彰，横平竖直的道路像一块格子布铺开在安第斯山上，迷人的殖民建筑遍布其中。4条河流穿城而过，在托米邦巴河两岸，推门而出的多是欧美面孔。从河边拾阶而上，青石街道干干净净，远远地就可望见教堂的尖顶。

在卡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有一个非常热闹的鲜花市场，街边露天咖啡店里悠闲地享用着咖啡的人，也多是典型的欧美面孔。这让你感觉到昆卡和基多老城不太一样，它似乎把光阴的变化，揉入每一方空间。它并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孤本，虽然在它身上承载着许多往事，但是它与时代并不割裂。

1999年，不出意料，昆卡也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昆卡的洛斯 - 里奥斯的圣安娜位于厄瓜多尔南部安第斯山环绕的一个山谷里，始建于1557年，是典型的内陆殖民地城镇，如今是厄瓜多尔第三大城市。城市的建造严格遵守了30年前西班牙国王查尔斯·冯·昆卡(Charles V. Cuenca)制定的垂直城市规划原则，并于后来的400年间一直沿袭了当初的规划。作为这个地区的农业和行政中心之一，该历史中心是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大熔炉。昆卡的建筑大多始建于18世纪，到19世纪时这里成为奎宁、草帽以及其他产品的主要出口港，经济上的繁荣也推动了城市建筑的现代化。”

草帽作坊

相比基多的硬朗，昆卡的城更多了几分缠绵缱绻，不过最吸引我的却是帽子——巴拿马草帽。2012年12月，巴拿马草帽编织工艺也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是巴拿马草帽并不产于巴拿马，而是来自于厄瓜多尔，昆卡便是原初之地。

厄瓜多尔产的帽子，为何要叫巴拿马帽？那是另外一段历史案子。不过今天，由于各位政界、商界大腕，娱乐明星对它的推崇与偏爱，使得很多人记住了巴拿马草帽，并且也知道了它来自于厄瓜多尔。厄瓜多尔人对明明是自己生产出来的草帽，却叫了巴拿马草帽这事儿，也并不

计较。更关键的是，别的地方根本仿效不出来。

编织帽子用的托奎拉草，柔软又耐久，可以劈分出若干很细的纤维。只有厄瓜多尔滨海的瓜亚斯省和马纳维省，才能生长出最好的托奎拉草。有些人曾试着用其他材质替代托奎拉草，生产出价格低廉的仿制品，但“山寨”草帽的透气性和柔韧性均差强人意。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稻草，使得巴拿马草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产自厄瓜多尔。



巴拿马草帽，其实来源于厄瓜多尔，昆卡是最大最著名的产区。这种朴素的白色草帽，也是昆卡女性传统的装束。


新教堂是昆卡最雄伟的宗教建筑，新哥特式的风格，蓝、白色的穹顶让人过目不忘，使它成为了昆卡城的标志。


昆卡草帽作坊的一个角落，草帽的最后工序——定型，在这里完成。据称这是制作中唯一的半工业化步骤，其余皆为手工编织。

从美国总统、英国王子，到娱乐巨星，外面世界里的男人们把巴拿马草帽演绎成时尚必备之物。可是在昆卡，当地的男人却很少戴这种草帽，倒是围着色彩浓重的大裙子、背负着彩色大包裹的土著妇女每人一顶。她们戴着朴素的巴拿马草帽，沉稳而气质高贵地走过街道，奔向市场。男人们，准确地说，只有男游客们，才会兴高采烈地戴着与印第安女人同款的巴拿马草帽，穿行在餐厅、教堂、商店、博物馆……

最好的巴拿马草帽出产于蒙特克里斯蒂村（Montecristi）。传说中

那顶花费1000个小时编织出来的、最贵的巴拿马草帽就产自那里。可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草帽的编织工艺在蒙特克里斯蒂村经历着持续的衰落。谁会愿意花那么长时间去编织一顶草帽呢？据说用几个月时间编出来的草帽，编织密度可达到每平方英寸1600-2500条织线，细密柔润得像亚麻织品，把它折卷起来，甚至能从一枚婚戒中穿过。

几十年前，蒙特克里斯蒂村曾有2000名编织工匠，而今只剩寥寥几十名，甚至更少。老工匠一天天老去，而年轻人并不愿意学习这门手艺。当2012年巴拿马草帽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的时候，世人已经闻到了它岌岌可危的气息。

在昆卡，有几家专门生产草帽的作坊，我们去了其中一家。一进门，两面墙壁挂满了各式帽子，其中一些还是半成品。未完成的草帽纤维丝丝散落，挠得人心都温柔起来。中间的展示场有着透明的顶棚，阳光洒向错落摆放的帽子，搭配不同颜色绸带的草帽，如同风情万种的精灵，等待着适合的人出现。

草帽的最后工序在作坊的一个角落完成，据称这是制作中唯一的半工业化步骤，其余皆为手工编织。最后这一道半工业化是给帽子定型，压帽机器里喷出蒸汽，反复压几次才能把草帽形状固定住。这里的草帽，没有蒙特克里斯蒂村的那么昂贵，通常几十到几百美元就可以拥有一顶。

草帽作坊里给我介绍产品的小伙子达纳，来自蒙特克里斯蒂附近，他父亲是当地颇为著名的草帽编织工匠。当我问起他为何不努力成为编织出十万美金帽子的人，他做了一个鬼脸：“如果人人如此，那么你就没有机会戴上我们的草帽了。”达纳说，他愿意让更多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那顶巴拿马草帽。

虽然也会有人质疑今日昆卡这种半工业化生产模式——把半成品收上来，集中完成最后的几道工序，会不会让巴拿马草帽流于庸俗，甚至有人指出昆卡的草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巴拿马草帽”。可是达纳说，草帽本来就是印第安人的寻常之物。那些成千上万美元的帽子是巴拿马草帽的精髓，可是这些几十、几百元，甚至在传统印第安集市上花十几块钱就能买到的，才是巴拿马草帽的本质。

我当然无法抵御巴拿马草帽的诱惑，挑了几顶买下来。一出门就看到一对印第安母女经过，一大一小两顶草帽被她们戴得端端正正。随后而来的一对上年纪的外国情侣，却把草帽斜斜地压在头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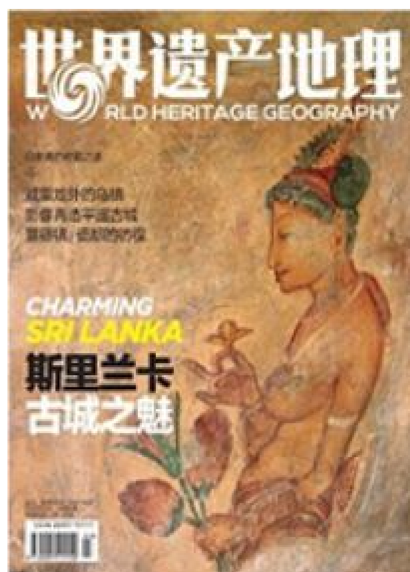
这看似简单朴素的巴拿马草帽，在厄瓜多尔之外却紧紧地扣住了时

间的脚步。19世纪，热爱它的是草根阶层。巴拿马运河工地上的工人，种植园里的奴隶，加州淘金客，在劳动中享受着草帽下的一方阴凉。似乎从罗斯福总统戴着草帽闪亮登场的那天起，巴拿马草帽便成为名流淑媛的新宠，而在厄瓜多尔，无论云起云落，它都安安稳稳地在印第安女人头上，不动声色。

宜居之地

在厄瓜多尔，昆卡的名气绝不在基多之下，甚至在国外，它的名声比基多更响亮，因为美国的《国际生活》月刊连续4年把它评为最适合养老的城市。不仅美国的老人，加拿大甚至欧洲的老人，对它都甚为青睐。接踵而至的欧美老人，一度把昆卡的物价包括房价拉升到很不“厄瓜多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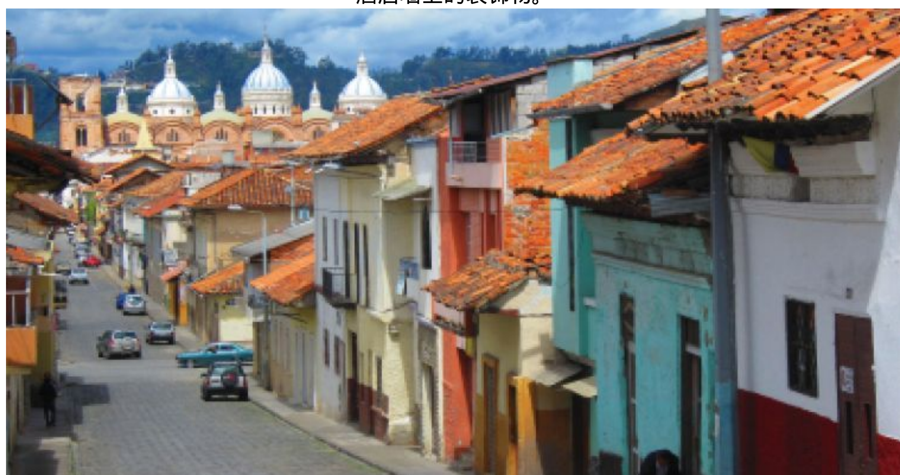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酒店墙上的装饰物。



昆卡城里，不少殖民时期的老房子被改造成精品酒店。摄影/**Remi Benali-Dragonlmage**

TIPS

全球十大养老天堂

第一名：厄瓜多尔共和国
第二名：巴拿马
第三名：墨西哥
第四名：马来西亚
第五名：哥伦比亚
第六名：新西兰
第七名：尼加拉瓜
第八名：西班牙
第九名：泰国
第十名：洪都拉斯
据美国《国际生活》杂志

2015年，作为“寻求快乐和完满海外生活之人的完美地”，昆卡成为世界最佳养老之地。可是在这里，时间并不像老年人一样走得慢吞吞，城里众多的画廊、餐厅、咖啡馆、酒吧，雅致、宁静、国际化并且有趣，城外有徒步、骑马、爬山等各种户外运动，更是让人充满活力。

一对来自芝加哥的老夫妇，刚刚在河岸附近买下一栋红顶粉蓝色的房子，正在忙着粉刷收拾。面对我的好奇，他们不禁莞尔：“我们已经老了，而这里，有这么多阳光，这么多可以做的事情，让人觉得日子还很长呢。”虽然没有大型超市、现代化商场和便捷的城市交通，不过，他们说：“在昆卡我们不再需要每周去大型超市拉回一车生活必需品，市场就在两个街角之外，每天都能得到新鲜所需，甚至还能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植西红柿和包心菜呢。”

当然，能够让日子过得舒心，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美元已成为厄瓜多尔的通用货币，而且美元在这里，明显要比在美国值钱。“在昆卡100美元可以过的生活，在芝加哥就要花上1000美元。”几百美元就能租到很不错的房屋，十几美元可以吃到一顿美味的大餐。加上完善的医疗保障与养老制度，65岁以上老人还能享受从厄瓜多尔出发的航班折扣。另外，观看电影、体育赛事和乘坐公共交通，能享受最多50%的折扣。这些曾经在别的城市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心甘情愿地把昆卡当成了最后的故乡。

地球上的布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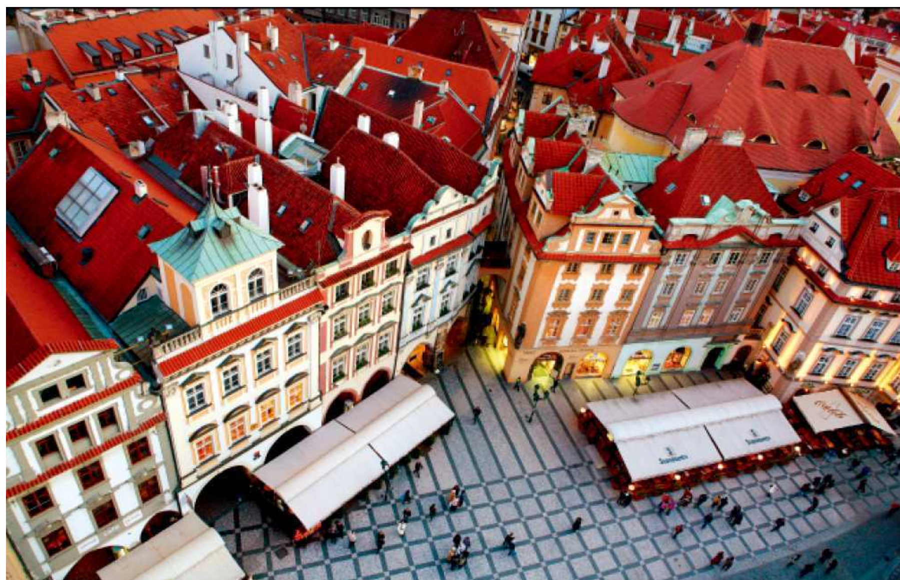
撰文/夏榆（本刊主笔）

逝去的2015年可以说是灾难频仍的一年，世界之都巴黎接连遭受恐怖袭击，叙利亚难民潮涌欧洲，伦敦地铁连环爆炸，俄罗斯先有客机失事再有战机折戟，袭击俄罗斯战机的土耳其此前连番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加州再发生枪击案，悲怆笼罩美利坚......2015年在忧伤中落幕。有人说欧洲文明之灯熄灭了，昔日的文明之地如今祸患连绵。在2016年到来的时刻，我们将目光投向东欧，聚焦捷克新生活，体验布拉格之精神。

我以为布拉格是一种文明的样本和标尺。

初到这座城市，我被它造型奇崛的楼群所魅惑。它们具有各种风格，罗马风格、哥特式风格、文艺复兴式风格、巴洛克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乃至具有共产主义理念的建筑。我迷恋它的道路，迷恋它迷宫般的街道，迷恋它清洁透明的空气。抬头即可见到湛蓝如宝石的天空漂浮着洁白如轻烟的流云，成列的有着红白蓝绿不同颜色的有轨电车，不时从街道中心穿行而过。

布拉格是一座色彩明丽的城市，橘黄、橙红、青蓝、乳白、蓝黑的楼房交错而建，很少嘈杂，即使在街上也难以听到车辆驰行的鸣笛声。行走在街道之间如同行走在童话的世界。



• 瓦茨拉夫广场在中世纪曾是马匹交易市场，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如今这里已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聚会地点。
摄影/AXELLE DE RUSSé-DragonImage

瓦茨拉夫广场：激荡的历史风云

“我们的普世文明。”这句话来自英籍作家V.S.奈保尔，他一生游历，不断踏上旅途去写

作，记述形形色色的地方，写下对世界的思考。奈保尔将他卷轶浩繁的书籍称之为“我的求索之书”。这是启示和引领，我想，我们都会沿着旅行的踪迹寻找到普世的文明。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梦想之城，对于我们而言，布拉格即是。它绮丽而明艳，奇崛而优雅，充满视觉之美。它自由而安详，具备人类宜居之地所需要的诗意品格。走在布拉格的城区，脚踩泛着幽光的卵石，穿行在清寂迷宫般的街道，我被这座城市的气质和品格所感动。或许它只是欧洲众多国家中的一个，然而它也必然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

行走在布拉格街头，穿越马路的时候，即使再匆忙行进的汽车也会减速停下来，等待行人穿过斑马线。当你在路边向路人询问你想去而又不认识的地方时，被问询的人都会停下脚步，耐心为你指路或者释疑。美好而良善，这是我在布拉格看到的普遍的人之特性。这是人的品质和精神的显现，也是城市气质与文明的显现，它与布拉格辉煌而瑰丽的城市风貌相互映照，折射出这座艺术之都的人性之光。

布拉格有各种美誉，“神奇的城市”、“镀金之城”、“百塔之城”、“东方巴黎”，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对它的赞美。置身色彩绚丽的城市街头，极目远眺城市如童话中古堡般的楼群，观察它的奇异样貌，对这些赞美多有体会。

拥有120万人口的布拉格，是波西米亚地区首府，自1993年1月1日起成为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是一个多民族混居之地，捷克人、犹太人或德国人，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在这里交融。伏尔塔瓦河波光粼粼、缓慢雍容地在城市的中心流过，海鸥在河面飞舞，群鸟在水里嬉戏，各种豪华或普通的邮轮在河流之上驶过，看上去一派安宁祥和。从我下榻的酒店到伏尔塔瓦河岸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回想在布拉格的时光，瓦茨拉夫广场是我经常流连的地方。这个广场是见证一个国家变革的地方，也是见证一座城市走向新生的地方。不同于通常的城市广场，瓦茨拉夫广场更像是宽阔的林荫道。这是我到达布拉格的第二天前往的地方。天空沉积着铅色的浓云，空气里有微凉的风，走出酒店沿街步行，走过一条清幽的长街，转弯就看到那条倾斜而上的坡道。我看到坡道尽头一幢大楼，城市交通图标识着它的名字：国家博物馆。这是新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博物馆，在广场的南端就是一尊瓦茨拉夫骑马的雕像。瓦茨拉夫是10世纪的一位波西米亚公爵，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享有圣诞颂歌里“好国王瓦茨拉夫”的好名声。瓦茨拉夫广场最初是中世纪一个马匹交易市场，后来成为布拉格民众公共集会的重地，见证了一个世纪历史风云的激荡和消散。


• 布拉格拥有众多中欧巴洛克建筑代表作。摄影/SYLVAIN GRANDADAM-DragonImage

瓦茨拉夫广场有露天咖啡吧。找一个座位要一杯咖啡，可以尽情欣赏和体验这里的景致和风物。在布拉格的广场，很少会看到警察。人们自由地聚集在广场。这里有街头音乐家的表演、歌唱或者演奏。还有各种杂耍艺人的表演，包括人偶的表演。游人在广场席地而坐，悠然地观看各种表演。成群的鸽子在广场飞翔，或者落在地上觅食嬉戏。鸽子在游人的脚下安然地走来走去，它们很少会受到惊吓，没有人伤害它们。在广场或者街头，任何人群密集的地方都能看到人们的自由和安然的状态，我以为这是城市真正的文明。

然而布拉格能享有今日自由的荣光也是一代精英奋斗的结果。让我心生尊敬的还在于捷克民众热爱自由和社会正义。我曾经访问过美籍华人作家、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创办人聂华苓女士，听她讲述过上世纪60年代捷克和哈维尔的故事。她早年毕业于美艺学院戏剧系，先后当过舞台技师、电工和字幕校审员、剧作家、助理导演。20岁起在文学和戏剧杂志上发表作品，后成为知名剧作家。其时哈维尔的剧作《备忘录》赴美演出受到欢迎。

当时聂华苓邀请哈维尔到爱荷华，哈维尔接受了邀请，计划9月成行。然而突然之间哈维尔没有了音信，捷克也与外界隔绝。后来多方打听消息，知道哈维尔转入地下，他的戏剧在捷克被禁演，书被禁止出版。再后来哈维尔被当局逮捕。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国家作家工作坊的“五月花”公寓为哈维尔订好的房间一直空着。



- 拥有独特氛围的老城广场从10世纪开始就是布拉格的中心，过去它曾是一个繁荣的市场。摄影/AXELLE DE RUSSé-DragonImage

1989年，哈维尔从一个异议色彩的剧作家转身为捷克民主共和国第一任民选总统。1994年，聂华苓接到哈维尔寄赠的新书《走向文明社会》,打开书页，看到哈维尔在签名下画了一颗心。

查理大桥："露天雕塑博物馆"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座城市的热爱源于对人的热爱。

布拉格，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名字回响在我的内心。念着它的时候，能想到看过的电影，比如《布拉格之恋》；能想到读过的经典小说，比如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是的，这座看上去如同童话城堡的城市，带给我们更多的奇异想象。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非凡的现实境况。那些曾经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杰出人物，如卡夫卡、莫扎特、德沃夏克、哈维尔、克里玛，他们的名字如星光般闪耀在人类精神的天空。

查理大桥以西就是卡夫卡博物馆，这是布拉格城市的又一象征。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卡夫卡的遗迹。看到他的沉静而忧郁的肖像。甚至在酒吧以及酒吧的酒水单上，都会看到卡夫卡的肖像。在布拉格的几天里，我有两次到卡夫卡博物馆，在这里领略一代现代文学大师的生平故事和历史遗迹。卡夫卡博物馆是具有实验风格的建筑空间，集现代音响和多媒体技术合成，博物馆除了以实物、照片和手稿讲述卡夫卡生平的故事，还采用各种声光技术模拟卡夫卡小说中表现的主题和意境，使观者更逼真地体会卡夫卡的人生境况和写作生涯。



● 远眺布拉格，高低错落的屋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摄影/周剑生

在卡夫卡博物馆幽暗的空间里，临着伏尔塔瓦河开着一扇四方小窗，从窗口可以望见查理大桥的景致。就私人的经验而言，查理大桥令我神往，在见到这座大桥之前就知道它的名字及其历史。阅读卡夫卡传记的时候读到过这座大桥，知道它曾经是卡夫卡走过的地方。因为热爱卡夫卡，也知道他与这座桥梁的关系，所以到达布拉格之后查理大桥是必去的地方。好在入住的酒店就在查理大桥附近，步行十几分钟就可到达。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象征。它连接着布拉格的老城区与马拉斯特拉纳新城。它建于1357年，经历500年的风雨侵蚀和伏尔塔瓦河的风浪冲击，依然矗立着。这座步行桥长516米、宽10米，由16个桥墩支撑，两座高大的塔楼分别矗立在桥的两端，由塔楼的入口进去，登上顶楼便可俯瞰查理大桥以及城堡的全貌，将这座美丽的城市尽收眼底。

在古代，查理大桥是布拉格城市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沿查理大桥的桥栏，相互对称分列雕刻有30座巴洛克风格的雕塑艺术品。这些取材于《圣经》的雕塑作品造型各异、神态逼真、细节精微，纷繁的雕塑作品使这座古老的石拱桥成为“露天博物馆”。这里是国际化的地标，艺术家们在这里表演，画家们在这里画画，每天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漫步桥上，欣赏这古老桥梁的风韵，也阅览伏尔塔瓦河两岸神秘而诗意的景观。

查理大桥的画家们都会展示约翰·列侬墙的画作，这是查理大桥又一可纪念之地。沿着大桥下去，走过两条街就可看到一面墙，有摇滚歌手在这里演唱。1980年12月8日列侬遇刺身亡，他成了众多捷克年轻人的精神偶像。在法国驻捷克大使馆对面有道隐蔽的墙，人们可以看到约翰·列侬的画像，还有政治涂鸦以及披头士的歌词，尽管反复粉刷，秘密警察还是不能保证墙壁的清洁。约翰·列侬墙也成了捷克青年的聚集地。尽管有些捷克音乐家因为在这里演唱抗议性歌曲而被逮捕，但是更多的青年还是会聚集在此。

距离查理大桥不远的地方是总统府（又名爱德华贝奈斯博士别墅），位于布拉格城堡皇家花园西南部。前总统哈维尔曾经短时间住在这里。布拉格的摄影师维多，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

从桥上走过。他见过哈维尔。6年前维多与97岁的祖母在查理大桥遇到哈维尔，祖母跟哈维尔握手，对他说她是他的粉丝。而更早的时候，11岁那年维多跟母亲参加在瓦茨拉夫广场的抗议集会，在那里也见过哈维尔。维多最后一次见到哈维尔是为他的葬礼拍摄纪录片。2011年12月，哈维尔葬礼举行。灵柩的车从查理大桥走过，人们手持鲜花伫立在路边致哀。



- 布拉格大钟，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座中世纪建筑。摄影/SYLVAIN GRANDADAM-DragonImage



- 世界各国的游客聚集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老城市政厅南面观赏布拉格大钟。摄影/SYLVAIN GRANDADAM-DragonImage



• 布拉格街头售卖的捷克传统木偶。摄影/SYLVAIN GRANDADAM-DragonImage

布拉格城堡：辉煌而精美的宫殿

每到整点的时候，人们都会聚集在布拉格旧市政厅的钟楼之下，聆听大钟被敲响。

有一天黄昏，我也挤在人群里仰头望着钟楼之上古老的大钟，等待钟声敲响的时刻。

这座建立于1338年的古老的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大钟的周围有4座塑像，据说它们的样貌和神态分别代表了15世纪布拉格人的内心境况：带着镜子的是虚荣心，带着钱袋的是贪婪，带着骷髅的是死亡，土耳其人则作为异教徒入侵的样貌出现。这4座塑像之下，分别是年代的记录者，它们是天使、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在整点时分，死亡之铃敲响，沙漏倒转，12名使徒经过大钟上部的窗户，向聚集在钟楼之下的人群点头致意。最后公鸡鸣叫，钟声敲响。那天听到这钟声悠扬敲响的时候，我觉得是真切触摸到布拉格的时间流逝。

布拉格既有酷烈的炎热，也有如深秋般的清凉，很多时候它的气候温差可以在一天之间转换季节。从伏尔塔瓦河左岸向西，沿着倾斜的长坡走，可见密集成排的尖顶、塔楼和宛如童话中的城堡。这就是布拉格城堡，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堡，长570米，平均宽度128米，占地面积7.28公顷。城堡是捷克历代君王的住所，也是国家元首的官邸。兴建于9世纪，由博日沃伊王子主导的这座府邸工程开启了布拉格城堡的历史，历代统治者亦不断扩建布拉格城堡。

远在新石器时代，布拉格便有人类繁衍生息。9世纪时，这里出现了最初的城堡。9～10世纪间，以奥拉卡尼和维斯哈德城堡为中心，人们建立了一些定居点。从那时起，普雷米斯里

德家族在布拉格修建了整个波西米亚规模最大的城堡，聚集众多工匠和商人，他们大多数是犹太人和德国人。查理九世在布拉格建都。19世纪和20世纪布拉格经济及工业得以发展，吸引大批农村人口涌进城市。由此城市的社会阶层得以分化，贵族们热心文化艺术，他们的趣味使这座城市充满艺术之华彩。



• 在布拉格巴洛克式节日里，人们拿着灯笼游玩。摄影/AXELLE DE RUSSé-DragonImage

在通往布拉格城堡的斜坡上，可以看到年轻的大提琴手在演奏。布拉格的音乐家们，常将这里作为他们的演出地。在舒缓的大提琴乐声中向上行进，会有别样的美感。当然一路还会有摇滚乐、民族音乐的表演者，听众或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欣赏不同的音乐。

布拉格城堡分为三个庭院，它们分别是皇宫、皇家花园和博物馆。第一庭院坐落于城堡正门的城堡区广场，两侧是巨大的巴洛克王宫，是游览旧城堡的游客必然会来到的地方。沿着布拉格城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走，还可以看到皇宫的文物和珍宝博物馆。布拉格历史博物馆也在这里。走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布拉格城兴起的历史，而令我格外怀有好奇的是黄金巷。

黄金巷是布拉格城堡的一个另类区域。城堡更多的是王宫和皇家园林，而黄金巷是平民聚居之地，它是守卫城堡的士兵的营房。沿着狭窄陡峭的阶梯走上狭长绵延数百米的营房，可以看到陈列在昔日营房的盔甲铁衣，看到长矛和各种枪械，还可以看到守卫城堡的瞭望孔。

黄金巷也是炼金师居住的地方，幽深荒僻的地下室陈列着炼金术的各种工具、器械，以及他们的床榻卧具，兽皮制作的地毯给这里的主人平添了神秘气息。我对黄金巷的好奇，还在于这里曾经是卡夫卡借居过的地方。黄金巷22号，一幢被漆成淡蓝色的房屋是卡夫卡最小的妹妹奥特拉的住所，卡夫卡借居这里写下了《乡村医生》、《中国长城建造时》等小说。然而遗憾的是这里除了卡夫卡的照片，没有留下他的任何遗迹。

我在黄金巷时遇到一场急骤的暴雨，为躲雨走进街巷尽头的一家老电影收藏馆。在那里看到黑白电影，讲述卡夫卡与布拉格老城的故事。陈年的黑白影像映现出布拉格昔日的昏暗、凋

敝和没落。

布拉格城堡真正令人震撼的是圣维塔大教堂。如果有什么建筑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那就是圣维塔大教堂。站在教堂之外就被它的巍峨所震撼，人们赞叹它金碧辉煌的外形，被它精巧的结构所折服，它高耸的塔顶，需仰望才能看到。圣维塔大教堂的修建距今有600多年，它是中欧装饰最丰富的大教堂之一。教堂收藏着从14世纪波西米亚王冠珠宝到新艺术风格彩绘玻璃的各种宝藏，还有波西米亚圣者以及从瓦茨拉夫到查理四世的统治者的石棺和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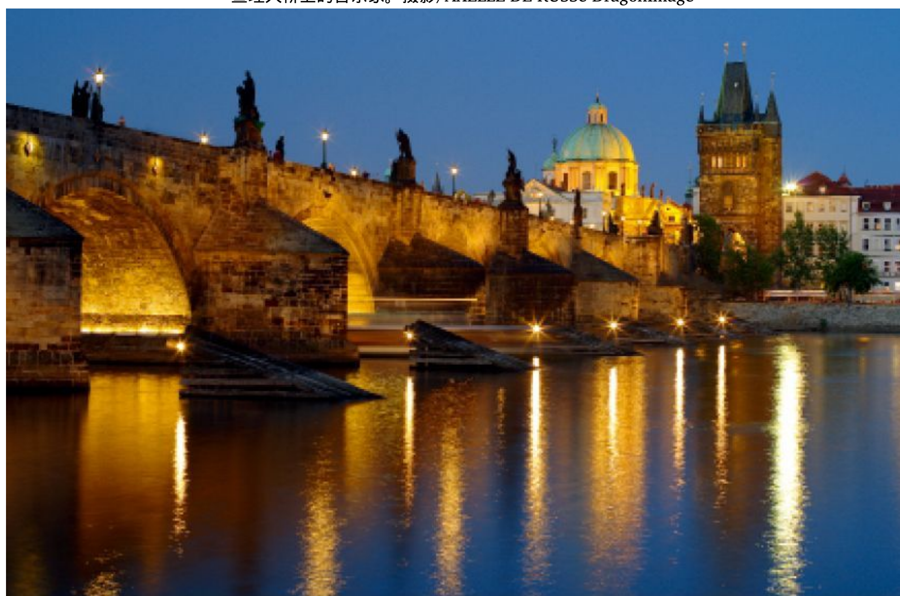
我是把圣维塔大教堂留到最后才看的。按照游览规定，如果浏览区域不能在一天看完，那么可以次日再看，我觉得需要积攒好体力和精神才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恢弘的圣殿。次日上午再来圣维塔大教堂时，再次环绕着它的周边观赏，多少年来战争和自然灾害都没能影响到它。教堂的墙壁残留着黑色的烟迹，巨大的砖石遗落着岁月的风尘。围绕着它观看的时候，只有惊叹远古的人类杰出的创造才华以及恢弘的结构能力。仔细看完它的外观之后，沿着大门走进正殿，走进去才感觉到身心的再度震撼。这是宗教的圣殿，也是艺术的圣殿。

为了记忆这些雕塑，我用手机拍摄下每一尊精美的雕像，然而我发现手机拍出的照片根本无法呈现它震撼人心的美。置身这恢弘壮丽的艺术殿堂，始知这宗教代表着世纪的文明之光。在这圣殿之间行走，你发现手里的旅行指南和地理典籍也无法帮助你认识这些艺术品——因为它们的繁多和浩大，因为它们的密集和丛生，那些指南和地理书籍实在是简要而疏漏。那时候，你觉得最理想的方法就是住下来，花若干天的时间仔细观摩和研究它们。

但我还是记下了大殿的结构和其中最重要的雕塑。中殿是法国哥特式的唱诗班圣坛。1344年，查理四世为教堂奠基，这座教堂所在地在10世纪曾经是献给圣瓦茨拉夫的罗马式圆形大厅。中殿里有很多捷克著名艺术家制作的彩绘玻璃窗，色彩斑斓。这穹形的殿堂之顶下方是开阔的，在它的两侧是形神各异的巨大雕塑。在中殿和袖廊的交会处有巨大的彩窗，描绘着末日审判的场景，右下角有地狱之火熊熊燃烧。北边袖廊的管风琴下有三扇木雕门，装饰着波西米亚圣人浮雕图案。每一位圣人下面的小镶板上记载着他们受难的经过。



● 查理大桥上的音乐家。摄影/AXELLE DE RUSSé-DragonImage



● 查理大桥在夜晚尤为动人，令许多捷克作家钟情。摄影/周剑生

教堂的东侧有14世纪晚期的哥特式穹顶，造型优雅。教堂中央是15世纪华丽的皇家陵墓。回廊尽头是波西米亚守护圣徒圣维塔的石棺。

圣维塔是演员、艺人和舞蹈者的守护圣徒。在圣维塔大教堂里，除了华丽的装饰之外，我还看到晚期哥特式皇家讲坛。教堂有众多附属礼拜堂，其中最大最美丽的礼拜堂是帕勒的圣瓦茨拉夫礼拜堂，它的墙壁装饰有镀金板，镶嵌着抛光的珍贵宝石。

在圣维塔大教堂的两侧，还可看到历代教宗的石棺陈列在侧殿，接受信众的瞻仰和祭拜。想要穷尽圣维塔教堂的艺术珍品是困难的，描述它们同样困难。

需要再记住的是2011年12月，享年75岁的哈维尔辞世。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悼念他，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人们手持鲜花祭奠，烛光之海彻夜照耀。葬礼的最后一项是在圣维塔大教堂举行灵柩告别。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和布拉格的民众一起，聚集圣维塔大教堂。他们怀着深情送别哈维尔，当时的场景通过电视直播传遍世界。

哈维尔的挚友，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在我专访时追忆这次诀别——

“他的离去为这个国家的心中留下了道德真空。”

布卢瓦城堡：王室、田园与阴谋

在法国卢瓦尔河畔的中世纪城堡里，布卢瓦城堡因为呈现了多个历史时期的建筑而闻名。不仅如此，它在法国历史上，也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这里发生的一切故事，又是那么神秘、曲折而迷人……



• 布卢瓦城堡，位于法国卢瓦尔河边，是一座优雅的中世纪皇家城堡。摄影/J. David

过了许多时日，我回想起布卢瓦城堡，最常惦念的不是城堡本身，而是它西面的一个塔楼。

塔楼很朴素，建于13世纪，平时不对游人开放。沿着逼仄的旋转楼梯往上，一扇吱吱呀呀的木门背后，是一个精致的小平台。苔藓，一层又一层地涂抹着垒砌平台的灰白色条石，留下大大小小的暗绿色圆点，间杂着橙色的寄生植物。

几十米开外，是更为古老的圣尼古拉教堂，深灰色的尖屋顶像一把直指天空的利刃。再远望，一座修长的石拱桥下，湍急的卢瓦尔河自顾自流淌着。唔，就是这条河吧，纠缠着中世纪法国王室的爱恨情仇，缔造过一段辉煌的法国历史，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美丽的城堡……

中世纪建筑的咏叹调

我总是这样，在未曾见到时，会对曾孕育过文明的大江大河充满幻想，觉得它一定与众不同，更辽阔壮丽，甚至闪闪发光。但每次，当裹挟着历史情怀的想象跌落尘世，结果往往令人唏嘘。不过，这条河却是

个例外。

先前，我从巴黎到布卢瓦，卢瓦尔河在车窗外如银蛇一般，时而旖旎，时而奔放，时而隐匿在柳林里，时而又依傍我脚下。布卢瓦塔楼上，它自然地蜿蜒在小镇之中，像是随城而建。后来，再去号称“国王摇篮”的昂布瓦兹城堡，站在高耸的城墙边眺望，宽阔的河面上帆影点点，我竟有些恍然，疑心那船头会不会站着一位穿着考究的高贵王后。

卢瓦河开始登上法国历史的舞台，是在15世纪初期。那时，法国王室和贵族为了躲避连年的战争袭扰，在由卢瓦尔河冲刷出的肥沃平原上兴建城堡。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卢瓦尔河谷成为了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法国宫廷的所在地。布卢瓦城堡，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座。

红色的砖墙、白色的窗棂与拱廊、灰蓝色的石板屋顶，正是中世纪末期浮华的风格。正中有个不大而敦实的圆拱门，走进去，是一个由建筑物围合而成的四方形院落。四面的建筑都有着灰蓝色的屋顶，但风格却明显不同。

圆拱门所在的建筑是路易十二侧翼，修建于1498～1501年，砖头和石块雕琢成一簇簇升腾的“火焰”，也正因如此，这种建筑风格也被称为火焰哥特式。15年之后，它右侧又屹立起另一座风格迥异的建筑物，这是弗朗索瓦一世侧翼。如果说，前者的火焰哥特式营造出王权与神权的至上，那么后者的文艺复兴风格则像是落入凡尘的天使，精巧而充满了人文情怀。几乎是沿着逆时针的方向，又过了一百多年，另一栋古典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加斯东·奥尔良侧翼。在17世纪的绝对君权时期，为了抵制巴洛克艺术，造型严谨的古典风格大行其道。

不同风格的建筑，构成了如今的布卢瓦城堡。当我在塔楼上将这一切看得分明的时候，眼前晃动着的，还有那些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国王的故乡

在城堡的入口处，圆拱门的上方，有一位骑白马的国王。他面庞英俊、目视远方，齐耳短发上带着一顶王冠。国王身后，深蓝色的墙壁上满是金色的百合花，那是法国王室的标志。而马蹄下驮着王冠的豪猪以及大写字母L，指出了这位国王的身份——路易十二。

路易十二青年时代的等身塑像，被安放在这里十分贴切。因为，布卢瓦城堡正是从此时开始，才成为了皇家城堡，此后还迎来送往了7位

国王。不过，它能成为皇家城堡，与路易十二成为国王一样，极具戏剧性。

继承王位前，路易是奥尔良家族的继承人，就住在自己的领地布卢瓦城堡。年轻的路易一方面夜以继日地寻欢聚赌，另一方面又对权力充满了欲望。不过，这种欲望却显得有些苍白，因为比他小8岁的堂弟也即查理八世，在王位上坐得稳稳当当。

这一切，在1498年4月7日发生了改变。那天，查理八世走出昂布瓦兹城堡七德殿寝宫时，头撞到了门上，昏了过去。到了晚上，28岁的国王便因脑淤血与世长辞了。

致命的事故，发生得很突然。但觊觎王位已久的路易明白，自己的机会到了，因为他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第二天，路易就托红衣主教纪尧姆·布里克莱向王后口头转达了慰唁。很快，他亲自出现在昂布瓦兹城堡，说服王后离开这里。路易希望年轻的王后能意识到，她应该履行朗热合同所规定的责任——如果国王去世，后继无人，王后必须嫁给新任国王，以确保王后领地布列塔尼永远属于法国。

36岁才登上王位的路易，半年后顺利迎娶了安娜王后。不过，消瘦的新任国王厌恶居住在昂布瓦兹城堡，因为那里到处都充斥着他堂弟的气息。于是，从1489年10月开始，他决定改造布卢瓦城堡，将其建设成一座名副其实的王宫。

我在路易十二侧翼那火焰式尖顶的三角楣天窗下徘徊，除了圆拱门上国王骑马的塑像，还有许多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据说，宫殿的大部分装饰图案都来自于意大利。

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文艺复兴。这让趋于安定的法国十分仰慕。路易十二与他堂弟，均发动过对意大利的入侵战争，对意大利的新奇事物和生活方式报以狂热之情。这就不难理解，我眼前的这所布卢瓦城堡，为何弥漫着文艺复兴的气息。



•城堡入口处的路易十二骑马雕塑。摄影/ **D. Lépissier**



•布卢瓦城堡，由三个时期的建筑组成，风格迥异。图中正面是路易十二侧翼，左侧有螺旋楼梯的是弗朗索瓦一世侧翼，而拍摄者站立的位置正是加斯东·奥尔良侧翼。摄影/**Thierry Bourgoin**



●弗朗索瓦一世侧翼，有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螺旋楼梯，图为螺旋楼梯上的雕塑。摄影/ **D. Lépissier**

路易十二让人从昂布瓦兹城堡和南特的城堡运来了家具：装饰有人物图像的挂毯、帷幔，以及各种金银器具。我走进宫殿里，一切显得有些陈旧，但并不妨碍按照法国史学家伊旺·克卢拉曾描述的情形去想象——

国王的卧室朝着前院开有一扇宽大的落地窗，可通向石雕的阳台，室内阳光充足。这间卧室同时兼做工作室，国王在这里接待他的掌玺大臣和文官们。王后的卧室在隔壁，安娜在那儿放了一张低矮宽大的折叠床，卧室里挂着金线锦缎帷幔和深红色塔夫绸的床帐。

或许是因为第二次登上王后宝座，这位尽管才25岁却老成持重的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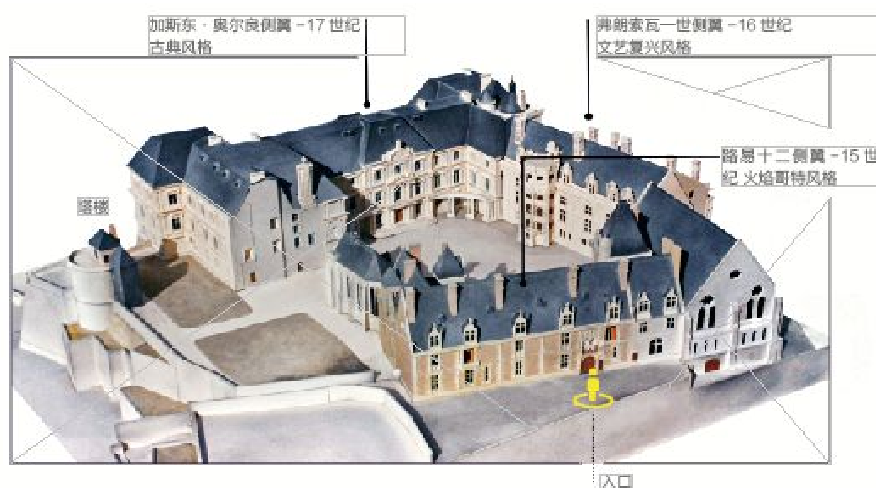
娜王后，在布卢瓦城堡过着奢华的生活。16年之后，安娜王后在布卢瓦城堡的卧室里，因为肾结石而去世。布卢瓦城堡上空笼罩着悲伤，城堡里展现着王室葬礼的奢华排场——死去的王后身着宫服、金色的紧身褡、白鼬皮衬里的大红色丝绒长裙，头戴王冠。精心布置的祭坛前，每天举行4次大弥撒和无数次小弥撒——这样的仪式持续了大半个月。

弗朗索瓦一世的文艺复兴梦

穿过圆拱门，站在四方院子的中间，和所有人一样，我的目光被弗朗索瓦一世侧翼的螺旋楼梯所吸引，便再也挪不开了。

王族徽记、盾形纹章组成的栏杆，像是植物藤蔓一样，螺旋着攀上楼顶。自上而下的4根石柱，开满了繁复精美的花花草草，各自簇拥着一个姿态优雅的女神。再看整栋建筑，墙上是王族蝾螈的纹章浮雕，还有叶饰、绠带饰、齿饰、凹槽饰、形饰、薇花饰……意大利的图案，在建筑外墙上争奇斗艳。我注意到楼层间装饰的古典腰线，最顶层的那条像一长串贝壳项链，这也有着浓浓的意大利风。

修建侧翼的弗朗索瓦一世，似乎比前两任国王更痴迷于意大利。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书》中曾描述了这位国王——





●发生谋杀案的亨利三世的卧室，右侧书桌上摆放着当事人“三亨利”的油画。摄影/ **D. Lépissier**



●王后游廊，是一个室内散步的长廊。摄影/**T. Bourgoin**



●国王大厅，大厅内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壁炉完好保存。摄影/D. Lépissier

我又从许多法国和意大利的绅士那里获悉关于昂古莱姆大人的种种评价：举止高贵、思想超凡、英勇且慷慨；而且，恰如我言，在其他方面，我听到他是如何热爱和尊重文艺，如何支持人文主义者并给予他们最高敬意。

很显然，弗朗索瓦一世意识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所蕴涵的精髓——会让文化得以进步，为自己的宫廷和国家带来新风，对王权的巩固有所裨益。因此，一方面，他对卢瓦尔河谷的城堡进行文艺复兴式的改建，另一方面，他成为了艺术品的最大主顾、艺术家的赞助者和保护人。无怪乎，16世纪法国作家布兰托姆会称他为“文学艺术之父”和“真正的复兴者”。

不过，习惯了昂布瓦兹城堡的弗朗索瓦一世，之所以会邀请泥瓦匠大师雅克·苏尔多里精心改造布卢瓦城堡，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的妻子也即克洛德王后，喜欢这座她儿时的宫殿。

克洛德15岁时就成为了王后，她身材娇小，脚有点跛，待人谦恭。她知道自己的角色是生育一大群继承人，于是，在她去世前8年中，竭尽全力地为国王生育了7个孩子。她将父亲路易十二赐予她陪嫁的大量祖产：阿迪斯、库西、埃唐普、蒙福尔、韦尔蒂伯爵领地的掌管权，都交给了自己的丈夫，却仅仅保留了布卢瓦伯爵领地，以及她深深眷恋着的城堡。

我想去找寻布卢瓦城堡的花园，但这里只有浅浅的绿地和一些高大

的树木，并没有硕果累累的李子树。当年，来自勒芒的博物学家皮埃尔·贝隆，周游东方的时候，发现了一种罕见的李子树。他千里迢迢地带回法国，移植在布卢瓦城堡里，并以王后的名字命名果实——克洛德李——这似乎是王后留给历史的少数美好回忆之一。

因为接连的生育，1524年夏天，年仅25岁的王后带着儿女们的眷恋，在布卢瓦城堡永远离去了。王后的遗体用防腐香料保存着，停放在城堡里，等待着国王安葬。从这天开始，似乎改建布卢瓦城堡已经失去了意义，工程戛然而止。而在意大利征战的国王，也迟迟不归。

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帕维亚被俘虏，又被囚禁在意大利一整年。1526年，国王将两个儿子作为人质交换，这才返回了法国。重获自由的国王并没有立刻安葬他的妻子，而是在阿基坦和昂古姆瓦逗留了一段时间，又在昂布瓦兹城堡度过了整个夏天。

当年10月，距离克洛德王后去世已经2年零3个月了，已经迎娶了查理五世姐姐的国王仍然没有去布卢瓦城堡，只是命人将棺材运送到圣德尼修道院的附属教堂里，草草举行了安葬仪式。不过，这时还多了一具小棺材，属于国王和王后的6岁小女儿。

流血的国王卧室

克洛德王后的去世，多少给布卢瓦城堡蒙上了一层幽怨的色彩，此后便陷入了孤寂。直到1588年，这里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谋杀案。

我拾阶而上，穿过庄重的国王大厅、曼妙的王后游廊、私密的王后卧室，还有机关重重的小书房，再折返到三层，正是国王的卧室。狭长的房间中央，摆放了一张富丽堂皇的床，悬挂着大红色金丝绒的床幔。床的左侧，是国王亨利三世的画像，他盛装侧目，俨然胜利者。右侧的壁柜上，是一幅三人的半身肖像画。三人面无表情，目视前方。故事，恰好发生在他们之间——

1588年，12月23日，天空黑压压的，落下冰冷的雨珠。8名杀手，一早就在国王卧室，等候着亨利三世的堂兄、政敌——吉斯公爵。国王安排妥当后，躲在走廊挂毯后面，打算窥视他精心策划的悲剧。

吉斯公爵走进国王的卧室，8名杀手冲了出来。他甚至来不及抽出自己的宝剑，便被匕首刺中了喉咙、腹部和头，血流如注。他奄奄一息地躺倒在国王的床角下，低声说：“我的罪过在于仁慈和宽恕。”旁人提醒公爵要请求上帝和国王的宽恕，他只忍痛说了一句：“上帝怜我。”然后，用拳头堵住了嘴，拒绝说出国王的名字。亨利三世从挂毯后走出

来，大声说：“结果了他！”然后，他用剑指着尸体说：“我的上帝，他是那样庞大，死了的他似乎比生前的他还要庞大。”

耀眼的阳光下，国王床角那片蓝白相间瓷砖地面美丽得有些诡异。据说，早些时候，人们为了逼真演示谋杀案发生的地点，还将公鸡的血泼洒在地面上。然而，我想，当国王看到吉斯公爵鲜红的血，渐渐漫过瓷砖上自己名字的缩写“H”时，真会觉得自己赢了吗？

这场表兄弟间的自相残杀，与布卢瓦城堡1576、1588年分别召开的两次全国会议有关。两次会议都有着共同的目的：清理宫廷需要的资产，统一信仰。不过，第一次时国王尚有自主权。到了1588年，他遭到神圣联盟组织的胁迫，以及野心勃勃的吉斯公爵对王位的觊觎。

会议大厅如今还在，6根巨大的柱子将空间分成了两个威严的殿堂。根据史料的记载，会议召开时，大厅里张挂着镶嵌金线的人物挂毯，柱子上蒙着金百合图案的紫罗兰丝绒。贵族们就坐在百叶帘隔开的旁听席上。

国王卧室有一个木制的楼梯直通到大厅讲台前。我从这个楼梯走过，发出“嗒嗒嗒”的脚步声。穿着白色缎子服装、怪异披肩的吉斯公爵，跟在国王身后趾高气昂地走向众人时，是不是依着“嗒嗒嗒”脚步声，在倒数自己登上王位的时日。只是，狂傲到甚至背对着国王的吉斯公爵没想到，那不过是在倒数自己尚在人世的日子。

不过，暴力终究无用。吉斯公爵被杀仅仅8个月之后，亨利三世被一位修士刺杀身亡。布卢瓦王朝也结束了。

未完成的石柱

亨利三世被刺杀前，就离开了布卢瓦城堡，自此，这里就再也没有获得王室的青睐。或者说，在大约50年后，它与皇家城堡擦肩而过。

17世纪初，布卢瓦城堡仍然归属于奥尔良公爵，当时的主人是加斯东——路易十三的弟弟。由于国王长时间没有子嗣，加斯东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每年享有巨额的津贴。自1635年起，加斯东开始大肆改建布卢瓦城堡，像是要为自己营造一座将来的王宫。

扩建工程仅仅持续了3年。1638年对于加斯东而言，或许是噩梦般的一年——随着国王的儿子（即路易十四）的诞生，他取得王位继承权的希望渺茫。更重要的是，曾经的巨额津贴也随之终止了，他不得不中断了城堡的建造。我却为这件事感到庆幸，因为改建的终止，路易十二

与弗朗索瓦一世的建筑才得以保留。



• 夜晚的灯光秀，将布卢瓦城堡妆点得绮丽极了，与城堡有关的古老故事也在这里上演。摄影/ **D. Lépissier**

来之前，有位朋友曾说，你要留意加斯东侧翼的柱子，它们都只被雕刻了一半。果然，那些多立克式、爱奥尼式、科林斯式的石柱，上部繁复精美，下部却只是砍凿出了大略的形状——工程就被那么粗暴地终止了。1652年，由于企图推翻黎赛留的继任者，加斯东被流放到了他为自己营造的“王宫”，十几年间他像作了一个茧。他在布卢瓦城堡待了8年，直至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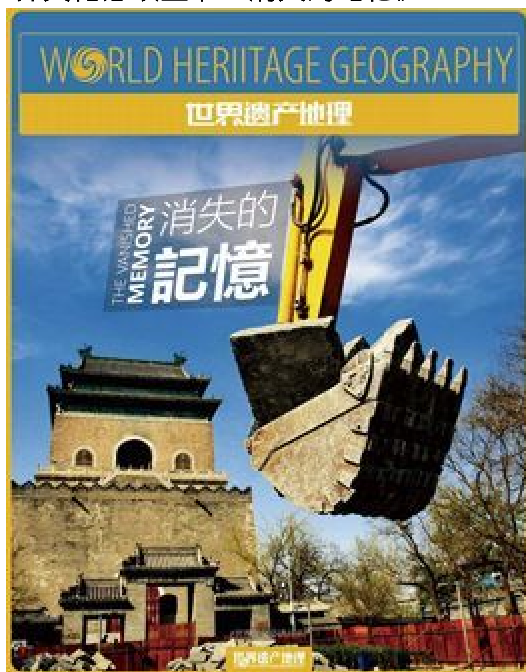
卢瓦尔河不息奔流，我站在布卢瓦城堡塔楼的平台，想到雨果曾经描写的城堡：“城堡里一片凄惨，大厅的屋顶和天花板全塌陷了，面朝峡谷的13扇窗户全被打开。我默默伫立在这破房子前，直至夕阳西下。此时正是幽灵鬼魂出没的时候。躲在阴暗处的鬼魅都苏醒了，他们四处跑动……”

不知道夕阳西下后的布卢瓦城堡，那些因执念而游荡的鬼魂里，会不会有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还有安娜王后、加斯东……

（本文参考书目：《文艺复兴时期的卢瓦尔河谷的城堡》、《巴黎

的宏伟构想》，等等。）

猜你喜欢：《世界文化必读丛书：消失的记忆》



点此阅读

古城巴斯：现实中的英国史书

巴斯，这座距离伦敦100英里的古城，每年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巴斯城名何来？作为英国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有哪些古老的历史遗迹？著名作家简·奥斯汀与这座古城有何关系？一起走进巴斯古城，看一看。

撰文/陈森　摄影 JEAN-MICHEL VOGE-DragonImage

从伦敦帕丁顿车站向西南方向进发，一小时就可以抵达小城巴斯。这个以“浴池”为名的城镇，是英国唯一被全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这儿没有巴斯光年，有的是山水交映，优美肃穆。故事太长，一切得从名字说起。



●巴斯是一个被田园风光包围着的古典优雅的小城，它的典雅来自乔治王时代的房屋建筑风格；它的美丽来自风光绮丽的乡村风光。图为巴斯圣彼得圣保罗修道院教堂外观。



●暮色中的古罗马浴场。

传说之城：BATH，洗澡？

BATH，火车站BATH　SPA，怎么听都像是个泡澡的地儿。在古罗马时期，帝国版图扩张迅速，甚至漂洋过海来到不列颠岛，现在的英格兰地区当时基本都属古罗马管辖范围。

传说，公元1世纪时，一个王子染上了麻风病，被放逐到巴斯乡下养羊。无意间，他发现羊群常在一处有着奇怪气味的泥塘里打滚。王子下泥塘去驱赶羊群，并不时在泥塘旁的一眼温泉里洗浴。久而久之，温

泉内含的矿物质竟治好了他的麻风病，且皮肤更加细滑。日后他成为国王，不忘巴斯那个有奇怪气味的温泉，派人去化验温泉水质，发现温泉水富含硫磺等矿物质，对某些神经系统和皮肤疾病有疗效。于是，国王下令挖深井把温泉水从地下抽上来，蓄到石砌的巨池中，大兴土木建起了沿袭古罗马风格的“国王浴池”和殿堂，每年都要带着王公贵族来洗浴几次。

故事不论真假，如今罗马浴场博物馆、国王当年洗浴的“宝座”、国王的塑像及旁边“王后的浴池”都是历史的明证。古罗马浴场是阿尔卑斯山以北保存最完整的罗马古迹，浴场博物馆包括室内外两部分。经过室内浴场展厅时，一定会被团团包围的米涅尔瓦女神头像所吸引，她在罗马神话中是工艺和战争女神。随着岁月的流逝，浴场建筑大部分埋在了地下，正是这个镀金头像于18世纪的出土才让湮没已久的古罗马浴场重见天日。

穿过室内展厅，即来到曾经辉煌的露天浴池遗迹。温泉的生命力远远强于帝国本身——直至今天温泉眼仍在冒着硫磺水。只不过常年的风霜雨露让池内滋生绿藻，早已是一汪碧泉。英国的戏剧精神流淌在英国人的血液中，罗马浴场这么难得的场景设置，自然少不了古罗马打扮的工作人员在池边放松筋骨悠然自得。一时间，烟雾氤氲，时光迷人。

对古罗马人来说，浴场不仅是清洁身体之地，更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从沐浴时使用的香料、按摩油，到随从人数的多寡，无处不体现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同时，浴场的舒适、放松更是高谈阔论的绝佳场所。遥想当年，泡在浴池中，或许可以听到先贤们的哲学见解和商人的商业秘密。

从古罗马穿越回现代，来到巴斯不泡个澡难免不够应景。聪明的巴斯人在罗马浴场博物馆旁开设了现代化的SPA浴场，还设有顶层露天汤池。10月的巴斯总是细雨绵绵，缠绵得让人心痒。在这个时刻进入露天温泉池，肌肤一半在冒泡的温泉水中滋养，一半在凉凉的柔雨中苏醒，生命显得丰腴甜蜜，思绪像周围的热气一样轻盈地飞起来。

从温泉的梦境中醒来，收拾好散漫的心绪，继续看这个小城。紧挨着罗马浴场博物馆的是同样名声在外的巴斯修道院。在英国的日子里，修道院和城堡是参观最多的建筑类型。也因看得多了，起初这座不算宏伟的修道院并未引起我的好奇心。它没有伦敦西敏寺华丽，也不比约克大教堂壮观，但读了“路书”才知道，巴斯修道院始建于公元7世纪，后经历火灾，重建于15世纪，至今仍在履行使命。如今它风雨不倒、屹立在此，更多的是一种凤凰涅槃般的城市精神象征。

这座修道院是英格兰西部最大的垂直哥特式建筑，也是同类建筑中最早期的作品。与此并存而且更多的是另一种后哥德式风格，两者最明显的不同是在门和窗的上框，前者是尖圆形，后者是圆弧形。垂直哥特式建筑风格是英国所特有的，且源头就在巴斯。教堂内部，木质坐椅、镜子、陶瓷器皿无声地静默着，为眼睛演奏了一首神秘的交响曲。从四面的角落里，从木椅的缝隙里都散发出一种平心静气的芳香。日光正好，沐浴着阳光投射下的修道院彩色玻璃窗画的光晕，耳畔是唱诗班的虔诚之音，我感受到古老文化传承的力量。



●普尔特尼桥的优美风景。



●简·奥斯汀博物馆门口的塑像。摄影\陈森



●巴斯圆形广场。

灵气所在：普尔特尼桥

步出修道院，想寻觅个清奇的地方透透气。东行几步，水流声入耳，原来走到了埃文河畔。这条项链般在巴斯城绕颈而上的埃文河，可以连接西边布里斯托的入海口和东边的伦敦。漫步在西岸堤坝，不经意抬眼，对岸那几棵层林尽染的红枫树惊艳得我停下了脚步。微风细雨赞颂着它们的摇曳身姿，红瓦青舍点缀其中，树旁的咖啡馆都是诗意的。

比埃文河来头更大的，是其头顶的普尔特尼桥。这座桥建于1769～1773年间，是世界上仅有的在整座桥两侧开设商铺的4座桥梁之一。从路面看过去，和普通的街道没什么不同；从侧面看过去，厚重的半圆形桥身上有几扇明亮的小窗，低处河面游过野鸭群，层次感给了小城立体的美。

普尔特尼桥是一座三跨石拱桥，跨越埃文河。大桥的立面看去颇具乔治王时代的建筑风格。桥上建有完备的房屋建筑，形成了石拱廊桥，

不过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廊桥，在桥的另一面还建有两个车道宽的机动车道与人行道。普尔特尼桥始建于1769年，1773年建成，现在被英国列入I级遗产加以保护。

大桥的设计者是罗伯特·亚当，其施工图保存在索恩爵士博物馆。然而亚当设计的普尔特尼桥只存在了不到20年。1792年，桥梁改建，桥上新建了商店。1799年和1800年的洪水毁坏了桥的北侧。随后普尔特尼桥由普尔特尼产业的测量师进行了重建，19世纪的店主按其幻想改变窗户，或在河中伸出悬臂。南侧西端的亭子在1903年由于拓宽道路而拆除。普尔特尼桥作为国家级古迹，自1936年开始经历了几次修复。1951年5月修复完成，1975年又进行了进一步修复。

翌日早晨我特地来到桥身中央的一家咖啡店用早餐，从店里小窗望出去，正是埃文河上的跌水坝。与浏阳河相似，埃文河弯弯曲曲，跌水坝可以用来削减水流的冲刷能量以保护河床。在雨季，河水丰盈时，跌水坝也就伏在水底。清晨的光辉透过美丽的高窗，也变得柔和似水。


●巴斯圣彼得圣保罗修道院教堂内部。

文艺名片：简·奥斯汀

在巴斯中心皇后公园的东侧，有排蜂蜜色的老房子。老房子外观统一，但地处上坡，前一所总比后一所高一头，错落有致。最中间的那所房子有些特别，因为门口立着一位维多利亚着装风格的女士蜡像。走近再瞧，原来是巴斯最有名的“居民”——简·奥斯汀。

来巴斯的游客中，有很多是慕简·奥斯汀之名而来。对于简·奥斯汀的粉丝们来说，能在她行走过的街道驻足，在她笔下的城市景观里感受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是一件极为享受的事。

简·奥斯汀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巴斯人，但与巴斯的渊源很深。她在这里度假时写出了成名作《傲慢与偏见》，后又随退休的父亲定居于此创作出了《劝导》和《诺桑觉寺》。虽然简·奥斯汀在巴斯的日子并不舒心，她在这里接连经历了拒婚、父亲病逝、朋友身亡等事件，笔下对巴斯的评价也不算客气。但巴斯人是宽容的，他们把这位女作家视为城市的骄傲，为她专门设立了一个“简·奥斯汀节”。每年9月节日期间，众多穿着高腰裙和燕尾服的男男女女就会涌上街道。

这处故居现在成为简·奥斯汀博物馆，从世界各地专程前来的崇拜者使门口的盖伊街车马喧闹。博物馆根据故居改造而成，不大的空间里展出了当时的服装、巴斯当代的印刷品以及与奥斯汀的个人生活、家庭相关的展品。同样，工作人员会着传统服装引领参观，女士们都穿着碎花布裙，男士们都像达西先生。

当然，达西先生这个名字，处处穿插出现在这里。博物馆二楼是淡蓝色的“摄政茶室”，有“达西先生茶”、“淑女下午茶”、“奥斯汀茶”等等名目众多的茶点。和达西先生共享一杯下午茶，感受奥斯汀彼时的心境，倒是一种奇妙的致敬。

建筑之美：圆形广场和皇家新月楼

继续北行，即是巴斯著名地标圆形广场和皇家新月楼。这两个建筑群由布鲁克大街相连，虽说分别象征着太阳和月亮，却总觉得它们是“月有阴晴圆缺”般的存在。在18世纪由建筑师老约翰·伍德完成建造后，这种以圆形或月牙形广场配置街屋的形式蔚为风潮，对后来伦敦和爱丁堡的城市规划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说在设计圆形广场时，伍德的灵感来自罗马竞技场，但取其反向：竞技场的圆弧面朝外侧，而圆形广场面向内部。最终形成了一个均分三段、30栋街屋环绕、直径达92米的宏大巨环。在它优雅的弧形立面上，由下至上分别使用了三种古典柱式：希腊多立克柱式、罗马复合柱式和科林斯柱式。走进细看，圆柱上装饰着纷繁的图案、徽记和雕塑，代表着艺术与科学。当地人说，这些圆柱足有528个。它们恬静、安详地矗立着，正像创造了它们的艺术家的灵魂。广场中央那棵很大的树，怎么看都有些电影《怦然心动》的意境。我走近它，倚靠在树下，深吸一口浸透了落叶和枝干芳香的空气。时至日落，微风、细雨、阳光，才发现秋日的黄昏可以如此沁人心脾。

皇家新月缺憾的美感使它比圆形广场更迷人。新月楼是由30栋独立建筑组成的联排别墅，罗马柱装饰同圆形广场如出一辙。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明明早已写进历史书里的建筑，至今仍是民宅。联排楼中除了一座博物馆、一家酒店外，其余均为巴斯居民的住宅。

皇家新月门前是一条碎石铺就的砂砾小路，这就是简·奥斯汀以及她笔下的主人公们谈情说爱的地方。穿过砂砾路是一片巨大的草坪，草坪翠绿盎然，由一溜绿草平整分割为公共与私人活动区域。平日里的草坪静默地衬托着新月楼，特殊节庆时这里会是举办庆祝活动的不二选择。

在巴斯游走一番，不得不感叹，这座城市就是一部现实中的英国史书。罗马时期的浴场、中世纪的修道院、乔治王时代的建筑，大不列颠各个时期的建筑汇聚于此，各具特色又并行不悖，小城巴斯的优雅如此不露痕迹。

天色暗了，黑夜折射出了小城美妙的过去，夜空中撒满了闪烁的星。

食在巴斯

1、不能错过的 Sally Lunn’s 下午茶
这家店坐落在巴斯修道院广场旁的小巷，据说是巴斯现存最老的房子，建于 1482 年。名声在外的是一种圆面包 Bun，面包松软搭配果酱、火腿、烟熏三文鱼，再加上一壶伯爵茶，味蕾极大满足。一楼有个迷你博物馆，可以看看几百年前做面包的场景。

2、Sotto Sotto 意式料理
巴斯小城不大，但美味的料理却很多。这家 Sotto Sotto 也在修道院附近一处民居的地下，整体风格似洞穴。物美价廉性价比极高，小羊排鲜嫩无比。服务贴心，有中文菜单及庆祝卡片。

3、The bridge coffee shop 早餐咖啡
这家店位于文中提到的古老的普尔特尼桥上，拥有强大的地理位置优势。坐在窗边的位子上，味蕾有英式早餐，视觉有埃文河景，实为难得的享受。

4、Riverside 咖啡
店如其名，从普尔特尼桥上通过阶梯步下，就到达河边的这家 Riverside。店铺的桌椅多在室外，这儿是比桥上咖啡馆与埃文河更近距离的接触。食物的水平与景色相得益彰。

5、Blue Quails Deli 希腊餐馆
我更愿意把它说成一家创意菜馆。切一块披萨大小的食物（像是蛋糕杂糅了许多新鲜咸味食材），配上时蔬沙拉，对于缺乏新鲜感的味蕾绝对是个不小的刺激。

俄罗斯漫记

17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曾经的俄罗斯帝国、红色大国，在历史的演进中，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遭邻国分分合合、征服或被征服……科幻小说作家韩松，曾于2014年乘着火车漫游俄罗斯，在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生活、古迹与摩天大楼中，带我们去感受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俄罗斯。

撰文/韩松



• 莫斯科河蜿蜒，穿过古老的城市。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极其辽阔的国土

任何人来到俄罗斯，恐怕都会被它地域的广袤惊住。2014年5月22日中午1时45分，我搭乘国航CA909波音777从北京出发，总共飞行了8小时，才于当地时间17时40分抵达莫斯科。时差4小时。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陆地面积第一的大国。上世纪末，我曾从黑龙江省黑河过境，去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短暂访问，那个地方已是极东了。

而这次才算是到了俄罗斯腹心，它西部的欧洲部分。从天上往地下看，一片莽然绿色，俄国整个埋在森林中。那17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简直是阿西莫夫笔下银河帝国的规模。想一想它跨越了11个时区，就令人叹服。希特勒怎么可能征服它呢？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大帝国，如罗马、蒙古、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日本，最后都退缩回了原点，只有俄国，基本保持了疆土。

至莫斯科上空，莫斯科河蜿蜒穿越美丽的城市。与北京不同，这里没有雾霾。

清朝时期，俄罗斯是中国重点防范的陆地国家。现在，地理划界问题解决，中俄成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机的还有十几名中国军人，其中不乏有将军军衔者。出机场廊桥，解放军军官即被手持鲜花的俄国军人接入贵宾室。

与此同时，中俄海军正在东海军演，日本侦察机遭到挂导弹的苏-27的驱逐。俄罗斯刚刚吃进克里米亚，地缘政治的变动，再次扰动世界局势。在乌克兰，俄国和北约剑拔弩张。这些都表明人类仍是贴着地理主权标签的动物。

目前，中俄公务护照是免签的。冷战时，社会主义阵营曾设想，什么都可以免，拿着北京的病历本，可以到布达佩斯看病。我常常想，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当年好好搞经济，它们的版图会不会真的连在一起，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地缘政治共同体呢？

今天的俄罗斯，其基础设施是落后的。一出机场即遇著名的莫斯科堵车。中国军人的VIP车队在警车开道下，一路鸣笛勉强通过。接我们的中国同事说，机场至市区三十多公里，有一次接人开了6小时。

但莫斯科的生态环境的确让中国人嫉妒。机场高速路边就有森林。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在北京还咳嗽的人很快也不咳了。俄国毕竟不是世界工厂。

路上所见车辆多是德、日系的，奔驰、宝马比北京要多得多。前些年还有俄制的，诸如：拉达、莫斯科人、伏尔加，但慢慢少了。近年，莫斯科人收入提高了，就买外国车。据说，莫斯科人一个月收入2000美元的，仅能勉强过日子。

进入特维尔斯卡亚大街，原叫高尔基大街。两旁皆沙俄时期建筑，楼层不高，古朴、庄重而精致，皆石头所筑，一时竟有到了伦敦的感觉，这分明就是一座经典的欧洲城市嘛。又好像在普京带领下，这里正在恢复彼得大帝的荣光。

行人皆衣着时尚，个个像贵族一样，不紧不慌，神情如同外星人，秩序井然，开车也很讲礼貌，互相谦让。街上看不到乱扔的垃圾纸片，

更无人随地吐痰。城市有透明感，也很开阔爽朗。不时有名人雕塑或坐或站于路边。莫斯科河穿城而过，游艇往来，克里姆林宫尖顶隐现。



圣彼得堡这个城市最美丽的景色之一: **Mansarda**餐厅面对圣伊萨大教堂。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圣彼得堡的优雅风景。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列车之旅

然后，去火车站，搭乘夜间列车前往圣彼得堡。华灯初上，又是一番妙曼，整座莫斯科城像水晶棺材一样。

至列宁格勒火车站，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火车站也不见北京西站那样荷枪实弹的特警，行李进站甚至连安检都不用。这是俄国最老的火车站，像座宫殿或教堂，富丽堂皇。更早时，这里不叫列宁格勒火车站。1842年，尼古拉一世签署修建俄国第一条铁路的命令，即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车站竣工于1849年，首发车于1851年8月3日由圣彼得堡抵达莫斯科。俄国第一条铁路的落成，距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只有20多年。候车大厅的墙上有尼古拉一世的铜质头像，以及设计师头像。本来还有列宁像，后来火车站整修时被搬走，管理部门去年宣布不再移回。

列宁格勒火车站对面是喀山火车站。附近还有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是由北京始发、横越西伯利亚的中俄国际列车终点站。20年前，无数中国“倒爷”经此铁路来到莫斯科，带来著名的劣质羽绒服。据说，俄罗斯人爱喝酒，喝醉后倒在地下便睡，穿了中国的羽绒服，就冻死了。若不算最近签的天然气大单，中俄贸易至今仍维持在较低水平。莫斯科大街上看到的大都是欧洲牌子的商标广告。这时才觉得中俄之间距离仍然太远。

在莫斯科至圣彼得堡之间穿梭着“红色箭头”号、“阿弗洛尔”号

和“俄罗斯的三套车”号列车。不知我们乘坐的是哪一列。我想到俄国作家的小说《黄色箭头》，写的是：停不下来的火车上，各个车厢一片混乱，以此暗示苏联解体后的状况。

我乘坐的列车包厢中，有水果，有洗涮用品，有小桌子，有电视、衣柜。床板翻下来即可睡，很卫生也很舒服。晚上11时40分，火车出发，缓慢蠕动着，驶入俄罗斯帝国的初夏之夜，让人进入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构织的梦乡。



圣彼得堡的尤苏波夫宫。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十月革命发生的城市

一觉醒来，窗外天边发亮发红，仿佛有陨石坠落。这儿已近北纬60度了。每年6月会出现极昼；但冬夜漫长，下午4时不到就天黑，上午10时天才亮，又冷，故易产生抑郁气质的艺术家，讲述阴暗晦涩的反乌托邦故事。中国则不一样，比如广东，低纬、炎热，冬夏都昼长，晚上睡不着觉，人们除了吃还是吃，如果没有吃的，便闹革命。这或许就是地

理环境给民族成长造成的影响吧。

此时是北京时间5月23日早上6时40分，即莫斯科时间凌晨2点40分。窗外无数森林划过，草地沼泽间杂，岑寂无人，时有小木屋。5时许，太阳升起，遍地薄雾如青纱帐，具肃穆、深远之美。

这些美妙幽秘的地域，都是俄罗斯历代君主打下来的。像许多北方民族一样，俄罗斯人似乎天生有好战的血统。有段时间俄罗斯国土面积实在搞得太大，沙皇便把北美的阿拉斯加以700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总之，坐火车走过俄国，始知这才叫富饶，这才叫地大物博，而中国原来是那么贫瘠。俄罗斯版图最大时曾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现在所剩1700万平方公里中，近1/10原属中国。

晨8时许，到达圣彼得堡火车站，庄严崔嵬。圣彼得堡是俄国第二大城市，也是沙皇时代的首都，历史遗迹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阳光明媚。汽车驶入涅瓦大街，两侧建筑大多三层楼以下，石头房，巴洛克式。游客如一脚迈入油画，有极度不真实感，建筑物仿佛凝固了时间，而人的活动，如同宫崎骏的动画片。接待我们的玛琳娜小姐称，这里的房屋，至少每平方1万美元起价，它们大都建于18世纪。中国要有这么一座城市该多好啊！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中兴之主彼得大帝于1703年兴建的。彼得大帝搞全盘西化，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改革，使得俄罗斯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大的工业帝国，也从一个内陆国成为海洋大国。200余年来，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科学教育中心，俄国三个多世纪来大多数科学发明出产于此，这座城市有著名的科学学派。当然这里也是俄国派出大军夺取土地的指挥部。而1917年列宁的队伍攻打冬宫，就是在圣彼得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让中国成为今天这副面貌，说的便是发生在此间的事情。

10时许，我们一行去参观俄国沙皇的皇宫冬宫。冬宫博物馆与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并列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冬宫广场给我的感觉，骇然如同宇宙中心。

进到冬宫，处处金碧辉煌，仿佛走入时间隧道。我参观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宫，亦同样构式，是那个极权时代的君主们互相攀比的产物。他们皆对扩张领土充满欲望，有关地理的想象主宰了权力者的思维。

冬宫中共有各类文物270万件，其中绘画约1.5万幅、雕塑约1.2万件。有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真迹。艺术多有宗教主题，却富

含文艺复兴气息，为集权专制涂抹上了人文和个性的色彩。冬宫里还有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图书馆，藏书3.8万册，她在这里读伏尔泰，也读卢梭作品，并与伏尔泰保持通信多年，直至其去世。当时俄国的钢铁产量几乎赶上英国，而彼时紫禁城中的中国皇帝则对西方关上了大门。中国上层人物除了把玩欧洲人进贡的钟表，是不读西方思想文化著作的。

在中国学习过的导游玛琳娜说，冬宫与故宫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在冬宫，我觉得俄国很奇怪，它在公元9世纪从原始社会一步迈入封建社会，又在20世纪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白种人的一场革命，竟改变了亿万黄种人的命运。

参观冬宫，需要至少一天时间，但我们时间有限，没来得及瞻仰宫中收藏的大量中国文物，包括两百多件殷商时代的宝贝。离开冬宫，便去“香港饭店”午餐，老板是当地华人华侨联合会的主席，东北人。他称圣彼得堡有1万华人，整个俄罗斯有10万华人。

饭后，我们即赶去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场，在涅瓦河对岸的瓦西里岛上。在会展中心的八号厅，背景打出圣彼得堡城市景观的大幅宽银幕照片，不停滚动。蓝色布景象征着这个陆地大国对海洋的渴望，这让我想起了苏联时期的小说《核潜艇闻警出击》。

普京是“21世纪的彼得大帝”吗？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很大的一个会议，称作“俄罗斯的达沃斯”。

论坛主持人请的是美国CNBC的。我心想，俄美现在不正是敌人吗？一是欧洲强权，一是美洲强权。那么，中国会成为亚洲一极吗？

会议开始了，先不让大领导上场，而是把4个企业家请上来，有西方的，有印度的，都在俄有投资，一排坐在台上，中间留个位子给普京。之后，才把普京请上来。普京现在被称作“21世纪的彼得大帝”，他发表了《加强在变革时代的相互信任》的演讲，毫不留情点名批评美国带头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目的是想威胁俄罗斯。他还强调了自己刚刚访问中国，与中国签署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协议。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见到普京，他像头熊似地稳稳站在台上，打着手势，又不停咳嗽，却毫不在乎，咳就让它咳，也不笑。

随后，普京与企业家坐在了一起，场面很像果壳网搞的一次科普专场活动。CNBC的主持人向他们提问，主要是问普京，问题都很刁钻而

不友好。

普京不打草稿，滔滔不绝，继续批判美国，高谈人类正义。

在回答主持人称奥巴马指责普京支持乌克兰分裂势力时，普京说：“谁让奥巴马当法官的？他又不是法官。他为什么不到司法系统找个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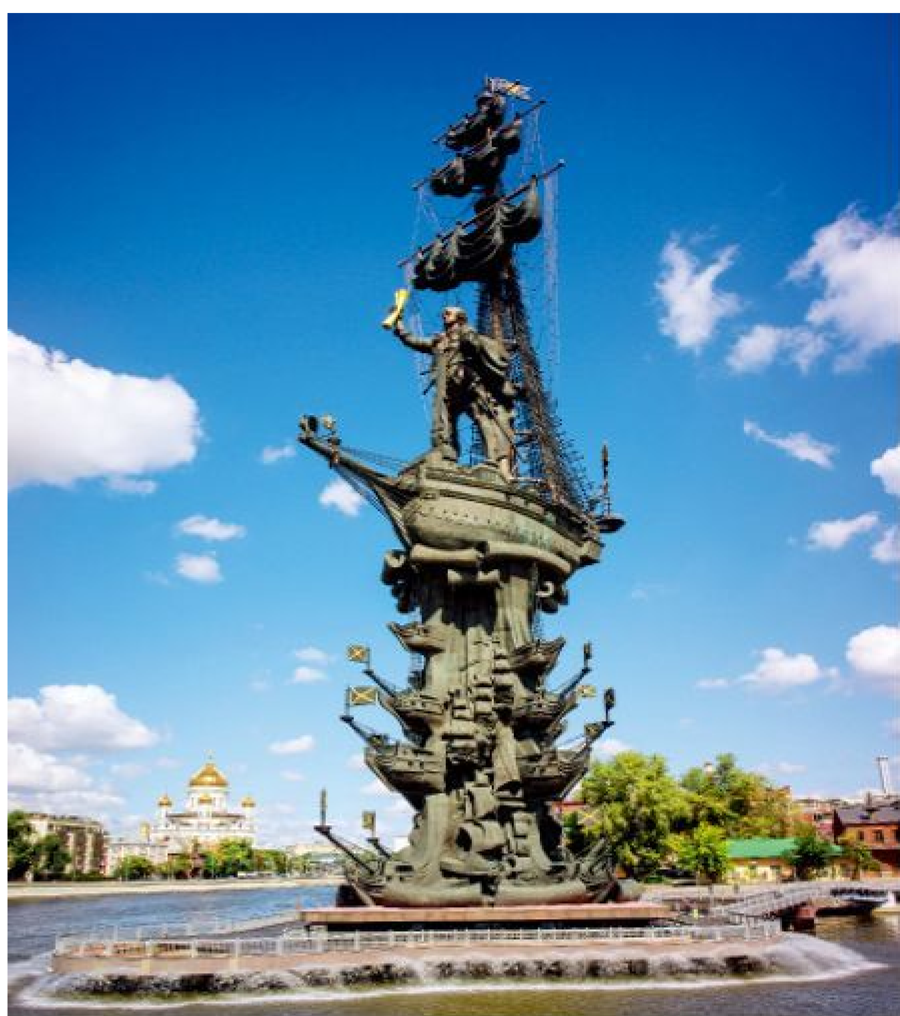
亲眼见证了普京的“硬汉”形象，我感到当今世界正上演新的罗马帝国兴亡史，阿西莫夫正是以此为基础写作科幻小说《基地》的。如果我们重新写一部这样的书，就可以考虑把普京、奥巴马等人放进去。

未来的世界真不好说。

2015年12月31日，普京签署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取代2009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的版本，首次将美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之一。该战略称，北约东扩是俄威胁之一，美国也在俄邻国扩大军用生物实验室网络，俄国国外政策招致美国及其盟友反对，俄可能承受多方面压力。



圣彼得堡的圣伊萨大教堂



莫斯科中心的彼得大帝像

宗教国度

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聆听普京讲话后，我便去参观圣伊萨大教堂。它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和佛罗伦萨花之圣母大教堂同列为世界四大教堂，却是东正教的。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也信上帝，只是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源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宗教，与同源的伊斯兰教一起，主要经过陆地传播，至今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种种难以理解的现象。

俄罗斯与中国很大的不同，即在于它有宗教。而翻翻世界近现代科学技术发明发现史，发现许多大科学家，都是上帝的虔诚信徒。不知这是否就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一个原因。尽管集权专制很厉害，俄罗斯却也是科学技术发明发现的大国；另外，它的文化、艺术也比中国更为

发达，当然腐败也比中国更加严重。

圣伊萨大教堂宏大、精致。有唱诗班少男少女。有各种繁复的圣画，有的是马赛克拼的。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笃信上帝的国度，曾经也是太阳系中第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苏联继承了沙皇时期科学技术发明发现的衣钵；而中国后来居上，代替俄国成了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东正教教徒究竟是怎样一个面目？我不太了解。前年，俄国部分东正教教徒称苹果公司的“苹果被咬了一口”标志冒犯了他们的信仰，因为该标志象征着《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他们就将苹果的标志换成了十字架。

又爬上300级台阶，至教堂顶部。圣彼得堡尽收眼底。宁静，庄严，深厚。此城在“二战”时叫列宁格勒，曾被德国人围困，冻死饿死许多人，但拒不投降。俄罗斯能赢得“二战”，其辽阔的国土起了很大作用。

教堂附近是花园一样的景色。我却不禁想到早年间英国人约翰·哈克特将军写的推测式幻想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描述1985年8月战争爆发，陆战、空战和海战之后，北约与苏联互掷核弹。英国伯明翰和苏联明斯克两座城市化为灰烬。不过，这是不对称的。像英国、日本这样的狭小岛国可以被核武器瞬间毁灭，但俄罗斯、中国、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则能够承受打击。所以，地理仍然是政治和军事的天平。

该书提出一个历史定律：每一次大规模战争后，总有一个大帝国崩溃。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崩溃了；二次大战中，德意志第三帝国完蛋了；而1985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大帝国解体。下一次轮到谁呢？

拥有自己的海洋的国家

24日，在圣彼得堡的酒店用罢英式早餐。晨9时，坐车去夏宫，亦称彼得宫，在郊外。经列宁广场，又有凯旋门。城外，才是居民区。导游玛琳娜指着一幢很像是中国式的安居楼说，这是苏联时期建的，一套房27平方米，免费提供给一个四口之家住。

玛琳娜是1989年生人，小时候家里很穷。但现在，状况改变了。她当导游，旺季歇不下来。一小时300卢布（相当人民币50元）。她与一位女孩合租，一人一月出1万卢布（不到人民币2000元）。她说自己的收入在这座城市是较高的。圣彼得堡人的平均工资是1500美元。她说：“普京是很好的总统，叶利钦是最糟的总统，把俄罗斯搞穷了。但俄

国最好的领导人，第一是彼得大帝，第二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第三是亚历山大大帝。普京还排不上呢！了不起的还有列宁主席。但年轻人对戈尔巴乔夫不感兴趣，老年人感兴趣。年轻人不记得苏联，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年轻人不喜欢苏联。”

至夏宫。这座宫殿为彼得大帝下令兴建，建于1714年。草坪、树木、建筑都是仿法国的。夏宫有“俄罗斯的凡尔赛宫”之称，的确美轮美奂。

彼得大帝是一个不凡的君主，他年轻时深感俄国愚昧落后，派强大使团出访欧洲，自己则隐瞒身份扮作团中一个留学生，还在荷兰的造船厂当了一年学徒，亲自造船。之后，他又去英国学习。回国后，即搞全盘西化，俄国终于富国强兵，进而征服欧亚。

夏宫的构造很像我在画上看到的圆明园。与圆明园不同的是，不仅是形式上，而且还包含了西方的精神。

从夏宫看到，俄罗斯当时认真学习西方。这个国家19世纪末即完成了自己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大批一流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玛琳娜说：“早年俄罗斯没有现代音乐，都是很土的调调，但后来有了柴可夫斯基。”

我问：“为何彼得大帝等人如此专制，俄国却还发展出了高超的科学和艺术？”玛琳娜答：“就是因为学的西方。”

今天，在俄罗斯看到，虽然这个国家反美，但人民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却非常西方化。他们中的一些人骨子里大概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土豪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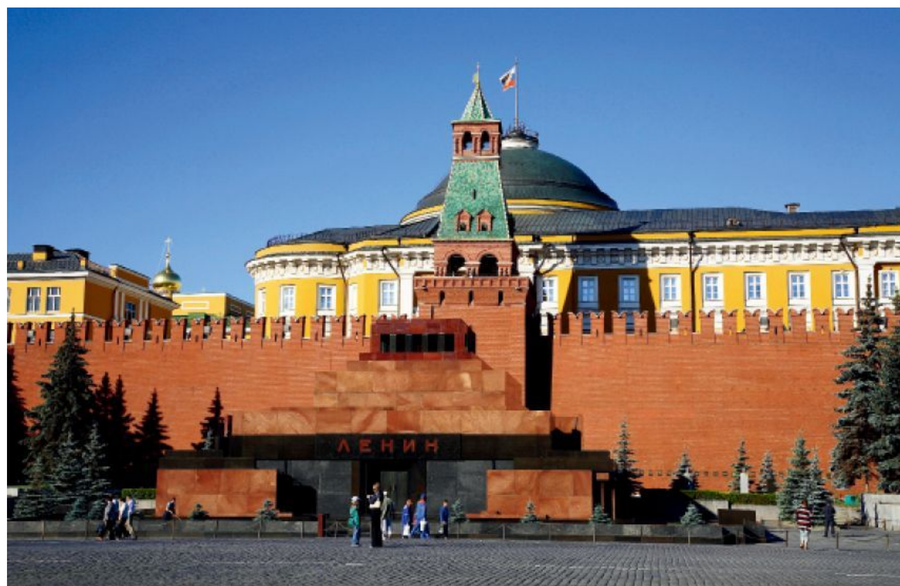
在夏宫中行走，见无数参天大树。不远处即为波罗的海，建有水道相通。有无数喷泉雕塑。整个园中布满奇想怪作。站在海边，看芬兰湾，又一次感叹俄国太大，它竟拥有自己的海！波罗的海，是当年用武力打下来的。另外，俄国还打下了从黑海到太平洋的出海口，甚至跨白令海峡，占据了北美。

看俄国历史，就是它周围一个个国家被肢解、覆灭和吞并的历史，比如波兰那样，被瓜分得一干二净，真是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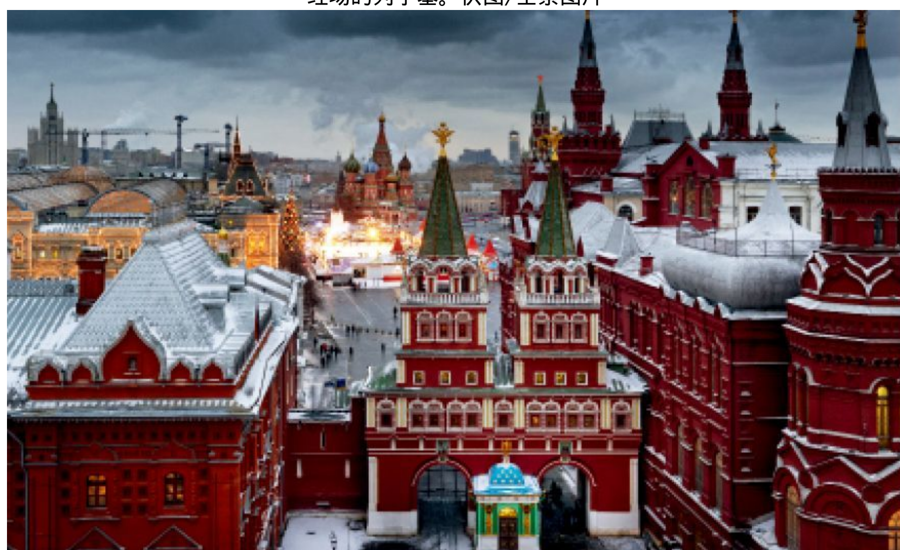
夏宫的确令人震撼。我问玛琳娜，俄罗斯除了这些古代的辉煌，还有哪些现代的东西足以自傲而能被世界知晓？她想了下，说：“石油。”我的同伴说，“这个不算。”她又想了下，说：“芭蕾。”

不过，俄罗斯人现在有一种走在复兴路上的感觉，做起了重新崛起

的大国梦，尤其收复克里米亚后，群情振奋，普京的支持率从60%跃到80%。



红场的列宁墓。供图/全景图片


莫斯科红场。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红场谒见列宁

当晚，乘上了返回莫斯科的火车，6月5日晨到达。这天刚好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去世十周年的忌日。里根是把苏联搞垮的关键人物。

里根没有做过大队支书，也没当过县委书记，只是一个电影演员。

这样的人也成了伟大的政治家，真是奇葩。

但他的确有战略眼光。里根是第一位主张共产主义将会在苏联垮台的世界领导人。当时西方对苏联的主流看法是，苏联新的一批世代即将来临，而西方世界必然要跟他们合作；但里根则主张苏联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他打算借切断苏联与西方的科技交流来使这种危机扩大。他认为苏联最恶劣的是“与人类历史的潮流相背，抹灭其人民的自由和尊严”。也就是说，关键还是苏联自己的搞法不行。里根、撒切尔夫人、老布什他们这些人只是推了一推。所以说，那么大的国土面积，那么辉煌的历史，掩盖不了内在的脆弱。一夜之间变化就可能发生。

我在俄罗斯旅行，亦无法不想到这位冷战主要终结者那可怕的音容笑貌。如今，俄罗斯虽然收回了克里米亚，但经济仍在蹒跚之中。在西方制裁下，不得不寻求中国的支持。那么，如果苏联当年能好好修正其模式，一直存在到今天，又会是什么情形呢？我还能来这里旅行吗？中国的亲密朋友现在是美国和日本吗？

回到莫斯科后，便直接去了红场。经无名列士墓，有长明火，站岗士兵笔直，若外星机器。有初中生小姑娘欢笑无忌。两旁长椅上，坐了许多闲人。有狗在草地上休息，有乌鸦，有洒水车。

先是买票参观克里姆林宫，这个庞大国家的权力中心，如今已果真“卫星上了天，红旗落了地”。始建于12世纪的克里姆林宫像一座《哈利·波特》电影中的魔法城堡，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它仍布满杀气。宫中有武器馆，不让拍照。金碧辉煌，各种盔甲、刀剑、枪炮。还有沙皇宝座、钻石椅、造型复杂的马车，多是抢来的，从瑞典、土耳其等国。

又往上行，有教堂。一座里面有四十几个沙皇的棺椁，簇挤一起，而人埋于地下。包括伊凡雷帝，大都是对外军事扩张、武力吞并他国的狂人。

远处有飘扬国旗的大楼，据说是铁血者普京的办公地。又有赫鲁晓夫时期建的剧院，现代式的，与周围建筑风格不协调。见到炮王，1585年铸造，恍若S-400原型。其时是我国明朝末期，俄国已向西伯利亚及远东扩张。又见打垮拿破仑的大炮，仿佛还散发着血腥气息。

这都提醒参观者，人类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已走到毁灭的悬崖边上。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平分秋色，剑拔弩张，双方的核武器可毁灭地球几百次。其时，科幻小说和电影常以核战为主题。195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苏真的到了核大战边缘，科幻几乎成真。最后一刻，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服软，把导弹运回苏联才算了事。这些回想起来甚为惊悚。有人

说是监视地球的外星人看不过去，暗中插手了。

想想25年前，中美还曾一起对抗苏联，美国向中国输出黑鹰直升机，帮助中国改造歼八，还考虑对华出售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F-14；而现在则呈现中俄并肩对抗美国之势，俄制航母、战机和潜艇成了主力装备。这个世界真是无法理喻。

参观克里姆林宫，感到很大的不安。放眼世界列强，似乎只有中国，没有真正在全球舞台上打过大仗。近代以来与外国作战，大都为败绩。

出克里姆林宫，排长队，等待进入红场。有安检。红场上阳光明媚。有巨大脚手架，据说为搞广场文艺演出活动用的。有名人雕像，有人献花于其下。

至列宁墓，低矮的一座堡垒中，有一暗室，幽昏，旋转而下，陡见列宁栩栩如生，安卧水晶棺里。一手缩，一手直，像在熟睡中思考。传说其下身已霉变腐朽，舍弃了。他不知道苏联已经终结。“二战”后，世界上自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概有50个，现仅剩4个。

在此前一天，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媒体，有西方记者问：“你是否正试图恢复苏联？”普京说他没有。但有报道称，这位克格勃出身的俄罗斯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讲到，苏联的终结是一个历史错误。

造访列宁墓的中国人较多，大都面对列宁鞠躬，有的是三鞠躬。我亦鞠躬。

2014年，恰逢列宁逝世90周年。未闻中国有纪念活动。而俄国则有人要求把列宁遗体从红场中迁出，改葬郊区。

长眠的世界级精英们

随后，驱车去新圣母公墓参观。这里葬有两万人，艺术的、文化的、科学的、政治的，密密麻麻，全是世界级的精英，令人震惊。沙俄也好，苏联也好；尼古拉二世时代也好，斯大林时代也好；赫鲁晓夫时代也好，戈尔巴乔夫时代也好；每个时期，俄罗斯都会产生一大批的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天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就比较少？

舞蹈家乌兰诺娃墓前，有人献了鲜花。看到了契诃夫墓，十分简洁。寻果戈里，未果。又见叶利钦墓，三色旗，正是此人，亲手翻过苏

联这一页，使俄罗斯从废墟中浮出。西方人至今仍在反思这一刻，认为当年苏联解体时，美国领导人却没有兴趣把俄罗斯拉进西方，也没有帮助俄罗斯重振经济，由于错失了这个机会，才引发了今天的新对抗时代。

王明墓是孤独的，但墓前有他家乡安徽六安市代表团献的花篮。他长期留居苏联并病逝在莫斯科。今年是王明去世40周年，未闻有纪念活动。

王明墓的对面是图波列夫墓。这是世界级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设计局出品的名机，包括图-95、图-22、图-160等让美帝胆寒的轰炸机，以及中国人熟知的图-154和与协和齐名的超音速客机图-144；而中国至今没有自己的大飞机，发动机技术还要倚仗俄罗斯。

此地还葬有另一位飞机设计大师伊柳辛、多位宇航员，以及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朗道、切连科夫等。还有马雅可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女英雄卓娅亦葬于此。

又至赫鲁晓夫墓。他是我这一代人从小即闻大名的修正主义头子，他否定了斯大林，并导致中苏决裂。这位冷战时期的苏联领导人曾说：“从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要被埋葬，共产主义将代替资本主义。”2014年是他诞生120周年，亦未闻有纪念活动。

（作者系著名科幻作家）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盘中非遗
世界美食的品与味
THE DELICIOUS
INTANGBLE CULTURE
HERITAGE



点击阅读

走出历史的古巴

为什么我们今日依然要谈论古巴？像谈论20世纪70年代怀旧而来的老爷车，一支昂贵的雪茄，一曲动听的爵士乐，一顿精致的加勒比大餐，又或者像谈论老挝、朝鲜和“社会主义”——这一昔日体格庞大、今日不死而正在凋零的老兵？时下，最时髦的怀旧复古风，不在伦敦，不在越南，甚至不在上海和巴黎，新的阵地在古巴。

撰文/刘荣 吴如加



- 在古巴莫罗城堡前，挂有古巴和美国旗帜的帆船正从城堡的灯塔前经过。供图/东方IC



● 古巴地图。绘图/吕寅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家知名民意调查机构发起一场全国性调查，选出了最能描述中南美人的词汇如下："皮肤黝黑"、"脾气急躁"、"充满激情"、"笃信宗教"、"懒惰"、"迟钝"和"拉丁情人"。而如果将这个描述的对象具体到古巴，恐怕还要被美国人加上"偷渡"、"动荡"、"社会主义"和"落后"。

基于美国对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封锁，关于古巴的词汇，长期未能得到更新。直到2015年7月22日，这对宿敌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关系，近百年来持续长久的地缘政治对峙从此谢幕。

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革命样本，古巴是一个成功对抗过西班牙、美国、前苏联三个大国的国家。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古巴，从昔日的革命兄弟，到今日的旅游目的地国，古巴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我们的关注。而一个置身于势不可挡的变革前夜的古巴，更是让人对它的未来充满无限想象。

拉美血统：穿越历史迷雾

如果没有被封锁的历史，美洲最好的沙滩度假城市，不会是墨西哥坎昆，很可能在圣地亚哥。

古巴漫长的海岸线边，散落着类似圣地亚哥这样大大小小的天然良港。从殖民时代开始，这些港口就成为殖民者的前哨，曾经是西班牙殖民者向美洲大陆贩奴的重要中转站。印第安人、黑人、华人，都在殖民时代抵达古巴。后来，在此基础上，繁荣了古巴持续数百年的种植园经

济。

古巴这一名词与海上飓风相关。早在南美热带雨林深处的征战部族反复骚扰这片大地之前，古巴就是一个经常被飓风袭击的海岛。海洋带来的苦难记忆深入古巴的骨髓。因此，抗争也成为一种传统——古巴国徽盾面背后是一根束棒，象征权威；束棒之上是一顶“自由之帽”，表示争取自由、为自由而斗争。

1492年，哥伦布在“地理大发现”时发现了加勒比诸岛中的古巴。它在加勒比的战略位置引起外界的瞩目。1514年，跟随哥伦布到达古巴的西班牙人迭戈·贝拉斯克斯在帕拉达斯河口建立了圣地亚哥城。到了19世纪，完全殖民地化的古巴成为西班牙帝国的“安地列斯珍珠”。

起初，西班牙人抱着寻找黄金的想法，在此屠杀土著。后来西班牙人清楚地意识到在古巴的殖民事业不能单靠开采矿石资源，于是将重点转向了种植业，在海外大肆引入黑人和华人劳工。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和融合，这一举措甚至改变了古巴的血统。除了西班牙裔的半岛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通婚），黑人也成为古巴民族重要的构成主体之一。今天的古巴，白人占64.1%，黑人占9.3%，混血人种占26.6%　(主要为黑白混血)。

由于地域和气候的差异，古巴人在人种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从人种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全新的年轻种族：身材高大、匀称、健壮、能歌善舞。西部地区以哈瓦那为代表的人更加内敛和温文尔雅，人种构成也十分多元，包括西班牙人、印第安人、黑人和华人。而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东部人以圣地亚哥为代表，更具有南美的原生特质，继承了加勒比人粗犷、勇敢、尚武和不屈的性格，著名的古巴朗姆酒和雪茄都出自这些地区，这里自古也是英雄和革命者的摇篮。

圣地亚哥作为西班牙在古巴最早的殖民城市和外港之一，也是古巴独立的英雄城。19世纪的3次古巴独立战争都是从这里开始。此处流传着塞斯佩德斯、何塞·马蒂和卡斯特罗等古巴英雄的轶事。而他们，分别有着黑人、西班牙人的血统；至于古巴的另一位英雄切·格瓦拉，则直接来自南美的阿根廷。



- 古巴传奇音乐人康贝·赛甘多（**Compay Segundo**）生前与老朋友埃斯泰罗·伊格莱西亚斯（**Estrello Iglesias**）在乌普曼雪茄厂（**H. Upman**）。摄影/**Pierre de Vallombreuse-DragonImage**



- 在比尼亚莱斯山谷里烟农正在烟田里劳作。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 圣地亚哥的殖民地风格街头风景和老爷车。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古美关系：砒霜或蜜糖

地缘和经济决定了古巴和美国长达百年的“分分合合”，海明威是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例子。

1928年，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记者海明威第一次在古巴上岸，过着狩猎、捕鱼和斗牛的生活，并有了两个儿子。那时，古巴政府完全被美国扶持，也是美国和古巴的第一个蜜月期，这个美国式硬汉写了一部《老人与海》，这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部完全基于古巴历史、古巴生活、古巴性情的古巴之作。

小说中的老人，不仅仅是硬汉海明威自己的写照，更是古巴式硬汉的性情的真实呈现。从海明威生活中离不开的古巴烈酒和古巴雪茄，以及他身体力行的古巴式生存中，都不难想象，他从内心发现自己找到了第二故乡。

“二战”后，他重返古巴。离去的1958年，正值古巴独立革命发生的前夜。那时，整个美国都在从古巴黯然撤退。回到美国不久后，他在爱荷华的家中开枪自杀。

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曾经十分亲密。1898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就把古巴从西班牙帝国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而此前，古巴

人为此战斗了30年。在美西战争中，古巴反抗军与美国人曾经有过合作，那个风靡全球的励志故事《把信送给加西亚》，就是源于此次战争。

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他们热衷于把在本国行之有效的一套民主程序移植到这个热带岛国。此外，还有财大气粗的美国公司，在许多古巴人眼中，这不过是另一种殖民。尽管这个短暂的共和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政治腐败以及美国的频频干涉和经济垄断让古巴人愈发感到难以忍受。

古巴人会说，哈瓦那一直停留在海明威离开时的样子。他住过的哈瓦那旧区，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时光像按下了中止键，那些建筑和生活场景保留了下来。行走在这个时光停滞的地方，从西班牙式样到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从意大利风格到英国特色，从欧洲新古典趣味到古巴当地流行的高顶窄门，俨然一座欧洲建筑的博物馆。

而研究者和旅行者都需要直面一个现实——这些遗产的保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和古巴将近60年的“关系密切时期”，今天哈瓦那85%的建筑，都是在那一时期建造或者修复起来的。

在美国帮助下的“舶来品”，还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企业文化和社会建构。古巴的单一种植经济结构在这一时间被打破，一个新的旅游业正蓬勃发展起来，成千上万的北美人来到古巴，定居哈瓦那，建造乡村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等，与古巴的上流社会和外籍精英打成一片。美国黑帮甚至也渗入了古巴，建立起了性产业。

年轻的古巴人争先恐后地接受美国文化，从各类产品到体育、棒球，从艺术到文化，从建筑到绘画，英语词汇已经和西班牙语相互融合，好莱坞的电影和乡村音乐也在古巴年轻人中流行。

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古巴糖最大的出口市场，古巴进口商品的76%来自美国，90%的电信、电力设施和服务都由美国公司提供。北美式消费文化风行古巴。古巴富人买美国车——这些上世纪早期出厂的老爷车至今仍留在哈瓦那的大街上，他们还热衷于去纽约和迈阿密购物。中等收入的古巴人也在努力工作，以拥有美国消费品作为良好生活的证明。

古巴独立运动后，古美关系急速恶化。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西方经济禁运带来的经济倒退，使得在海明威的哈瓦那，美丽的建筑也失去了维修的动力。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旅行者会发现：半个世纪以来，哈瓦那每年有150座殖民时期的建筑倒塌；在哈瓦那中心区和老城区，有历史价值的欧式漂亮楼房在热带潮湿空气和飓风暴雨中接连倒下。这些建筑的主人们，其中有不少人，很可能是在革命前期逃亡美国，也可能已经作为卡斯特罗政府的反对者而被处决。至于冷战时期，古巴和前苏联亲善期建立起的苏俄式高楼——它们多半有十层左右、钢筋水泥结构，30年楼龄不满，已经彻底地毁坏。

然而现实却是，亲美的巴蒂斯塔政府治下，恰是独立后古巴最为腐败和黑暗的一段时光。而依附型经济则让古巴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遭受重创。这便是为何卡斯特罗想再造一个新美洲，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不论政治、经济，都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 圣地亚哥是聆听非洲风味古巴音乐、观赏伦巴舞的天堂。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社会主义阵营的“黑马”

革命的古巴像一个时光标本，浓缩了这个星球上人类群体的欲望、野心、苦难和挣扎。寻求民族独立的古巴，起先并未在“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阵营中站队，它想要的只是“活下来，有尊严”。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带着军队进入哈瓦那的

时候，我们对他的政权会走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全然不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切·格瓦拉是个共产主义者，这没有人怀疑；但卡斯特罗本人则告诉美国记者，他所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从来没有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打算。甚至在革命胜利之后，尽管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古巴的领导人仍然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直到1961年春天的“猪湾事件”之后，卡斯特罗才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正式宣布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看起来这似乎是古巴在情急之下的“左转”，但卡斯特罗本人对此并不承认，他宣称自己“早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

古巴独立革命为何最终变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古巴人会无奈地告诉你，革命，既可能是噩梦和破坏，又可能仅仅是生存之道。

“猪湾事件”之后，古巴无可选择地投向了苏联的怀抱。有了苏联的支持，古巴站在对抗西方阵营的最前线，显得信心十足。

1962年，苏联开始在古巴部署自己的导弹，但是很快，美国侦察机拍摄到了导弹发射架。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被称为“古巴导弹危机”。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危机虽然仅仅持续了13天，美苏双方在核弹按钮旁徘徊，最后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该事件至今被认为是人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热核战争几乎就要发生。对此，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也持一致看法。而风暴中心的古巴，是生是死，则根本不在大国的考虑范围之内。

此时古巴全国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格瓦拉正在他的野战指挥部里等待着美国人的入侵。只是古巴人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在没有和他们商量的情况下与美国人做了交易。卡斯特罗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怒不可遏，不停地咒骂赫鲁晓夫出卖了古巴。

尽管如此，古巴人心里清楚，苏联可以给予古巴的，远不止于导弹。在与美国彻底切割之后，古巴依旧没有发展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与革命之前相比，依赖的对象从美国变成了前苏联。

为了保卫这盏“加勒比社会主义明灯”，前苏联连续几十年给予其大规模军援和经济援助，古巴境内长期保留大量前苏联军人和基地。

过度依赖的结果是，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古巴85%的出口市场瞬间消失，支持国民经济的援助和优惠贸易协定灰飞烟灭。3年后，国

民经济濒临崩溃。

不过，为了制衡美国，俄罗斯人保留了离首都哈瓦那不远的卢尔德斯监听站。而美国人则一直以经济援助为要挟，要求关停这个监听站。2001年，换了人间的俄罗斯，由总理普京决定关停监听站，这一决定让古巴人无法接受。

2013年，为了反制美国和北约的东扩，俄罗斯重新恢复与古巴等拉美国家的外交，开始新一轮“政治联姻”，并免除了90%前苏联时代的古巴债务。2014年，俄罗斯决定重启卢尔德斯监听站。

TIPS

殖民时期的古巴世界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古巴有7处世界文化遗产，如下：

比尼亚莱斯山谷

在烟草种植业中仍使用传统技术的比尼亚莱斯山谷，199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说起古巴，不得不提它对世界烟草的贡献。因自然、气候条件适宜烟草生长，古巴出产的烟草为世界之最。

特立尼达城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

特立尼达城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198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这里保存着75家榨糖厂主的庄园遗址。1547年，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甘蔗在古巴进行种植。

咖啡种植园考古风景区

古巴咖啡种植园考古风景区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古巴本无咖啡种植，1790年，临近的法国殖民地海地发生奴隶起义，3万多法国殖民者逃难到达古巴定居下来。他们将在海地拥有的丰富咖啡种植经验带到古巴，在古巴东南部地区从事咖啡种植园经济。

哈瓦那旧城及其工事体系

哈瓦那旧城及其工事体系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旧城位于哈瓦那湾西侧的一个半岛上，建于1510年，旧城的城堡及其工事体系，是西班牙在美洲建立的用于征服新大陆的重要基地之一。

圣地亚哥的圣佩德罗德拉罗卡堡

圣佩德罗德拉罗卡堡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堡设计于1673年，1700年建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复合建筑体，是西班牙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军事建筑里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

西恩富戈斯古城

西恩富戈斯的历史中心在2005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西恩富戈斯古城建于1819年4月22日，当时的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将其打造成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中的杰出城市，从建筑到城市建设都让西恩富戈斯成为当时的现代化城市。

卡马圭历史中心

卡马圭历史中心在2008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卡马圭1514年2月2日始建于今努埃维塔斯港所在地，曾名太子港，1528年迁现址。卡马圭也是西班牙人在古巴最早建造的七个村庄之一。

雅尼私人博客：对自由的向往

2006年，生活在哈瓦那的普通女孩雅妮大概还记得，这一年传奇领袖卡斯特罗因为肠胃炎发作，将权力转移给弟弟劳尔。第二年，雅妮在互联网开博。

在古巴革命独立的几十年来，很多古巴人流亡海外。革命初期逃亡的多为富人和知识精英，接下来大规模逃亡的都是普通古巴人。有91万逃亡的古巴人生活在美国，渐渐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在古巴、苏联结盟的30年里，十分之一的古巴人逃亡海外，甚至不惜自制各种渡海工具投向加勒比海，不少人因此葬身。

然而今日，古巴与美国之间无需相互遥望。自1993年卡斯特罗的适度政策调整后，政治改革展开，对宗教互访也放开了限制。古巴重启了和美洲各国的外交关系，潜在的联系正在加强。尽管互联网的使用没有完全开放，但古巴自由意识的觉醒，已从底层开始。

生于1970年代的雅妮就是这样一个觉醒的普通古巴人。她生在苏

联“老大哥”对古巴援助的时代。亲睹了1989年到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动荡和惨烈。又曾经留学欧洲，专业是历史语言学。2002年她选择回到古巴，说自己想说的话。她的博客自我介绍是——她想帮助“建设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可以给所有人提供空间的古巴”。

在古巴，外籍客人和本国国民都要接受严格的互联网控制，而且费用高昂，雅妮早期必须要假扮外国游客，进入外国人聚集的收费网吧，通过电邮形式发给自己国外的朋友。

雅妮的博客不用“独裁”或“体制”这种词，回避最高领导人的名字，她如实地呈现古巴的细微变化，消解着“墙”外对古巴的过分夸大或诋毁。她的微茫之声有如一个小小的镜面，折射出变化中的古巴和南美。古巴新政带来的新气象，从对非官方的独立意见的宽容开始。

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她为当年100位风云人物之一。这一年，联合国大会第十七次通过投票结果，督促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

在1994年开放旅游业后，除了大批游客的引进，古巴的自由市场经济化范围越来越大，2011年，古巴人终于可以自由买卖房屋和汽车等私人财产，也鼓励市场经济主体的多样化，比如旅游业面向私人餐饮和酒店开放，外资农场和私人合作社也出现在古巴。

今日的旅行者，在古巴街头感觉到的细节更多：喜欢收集车辆的，会发现在长期禁运和物资短缺下，古巴人自给自足，改装制造的能力极强，除了发动机，几乎什么配件都能制造出来，因此四五十年的老爷车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

2015月7月22日，古巴和美国宣布建交。这一迹象曾在2014年年末流露过。今日，不管是在哈瓦那还是在圣地亚哥，对美国的反对宣传标语都已经摘掉了，只是在古巴消费，对欧元的态度比对美元的态度显然还是更为宽容，体现在换汇过程中美元要收取高额的手续费上。

民间的互访和移民已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根据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缩写CBP）的服务，从2014年1月到2015年9月，到美国的古巴人比1994年移民危机时的人还多。总共有36497名古巴人，这个数据代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

一个包裹在血色琥珀里的国家，已经嗅到了开放的空气。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THE HERITAGE OF WORLD WAR II
二战遗产
见证、警戒与未来

点击阅读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遺產與炮火
人類文明之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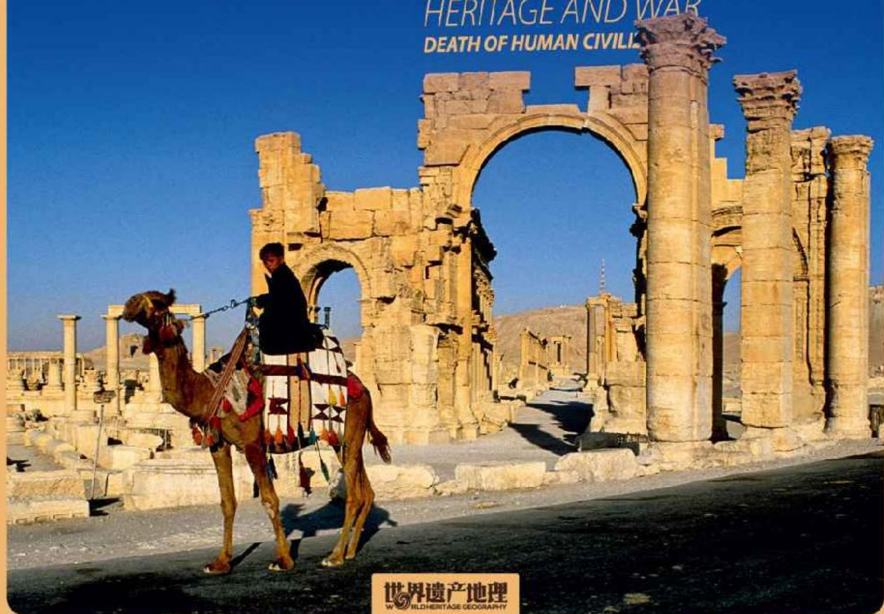


Table of Contents

面对文明之殁，我们如何免于共罪?

走进亚述奇迹：尼姆鲁德

迷城哈特拉

考古之城萨迈拉

“夏都”埃尔比勒

考古，揭开美索不达米亚神秘面纱

亲历伊拉克：遗迹在战乱中风雨飘摇

德累斯顿：抚平施暴者的伤口

值得关注的二战遗迹

叙利亚巴尔米拉:止战之殇

濒危遗产的理想

巴尔米拉：神庙的绝唱

失去文物，世界就失去了记忆

版权信息

遗产与炮火：人类文明之殇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6©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06943-20160118

最后修订：2016年07月15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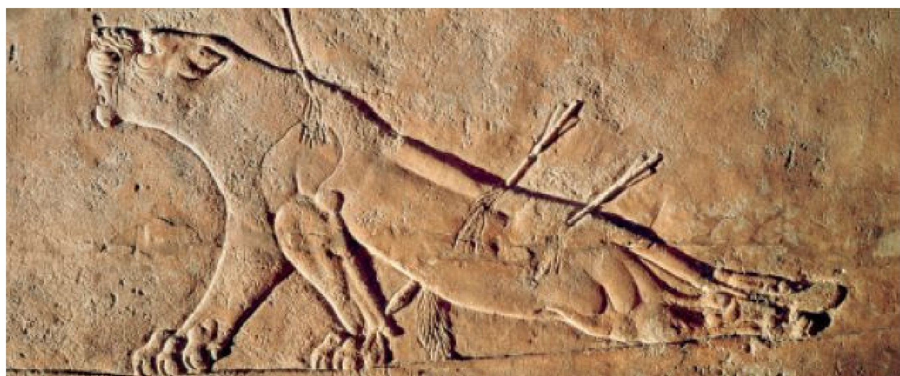
面对文明之殁，我们如何免于共罪?

文明的浩劫，绕不过这块伟大而苦难的土地。同时，我们更能感觉到，对于文明来说，比毁灭更彻底的是漠视和遗忘。

撰文/刘荣



• 哈特拉古城始建于2000年前的帕提亚帝国，是伊拉克最珍贵的古遗址。伊拉克官员证实伊斯兰武装分子破坏哈特拉古城。摄影/Eyevine-CFP



• 在尼姆鲁德出土的石雕《被射死的狮子》，珍藏在大英博物馆。
摄影/ **Joseph Martin**-东方IC

听过《一千零一夜》的你，一定记得故事里一个个神秘而富丽的东方城市，它们很多都位于古老的伊拉克。然而，对于发生在伊拉克过去的苦难故事，你知道多少？

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攻陷亚述首都，壮丽无匹的“无敌之城”尼尼微化为废墟，巴比伦王胜利后竟欣慰大哭：“我总算摧毁了这片敌意的土地，苦难深重的人民将得到解放。”

——文明之殇，起于误解与愚昧。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当布什总统以解救伊拉克人民为由，按下开战电钮，美国考古专家们曾痛心疾首：“不要忘记伊拉克地下遍布着比石油更重要的文明资源。”

——文明之劫，起于贪婪与争夺。

近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连续作案，矛头对准了摩苏尔博物馆的馆藏文物；3月初又在4天内连续毁坏3座古城遗址——尼姆鲁德、哈特拉和杜尔舍鲁金古城。继巴米扬大佛的倒下，这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数千年的古老文明遗存，一夕间毁灭殆尽。战火之下，除了谴责，连联合国都无能为力。

——文明之殁？我们该怎么办？

在万物理论中，无论自然或社会，一切物竞天择，生而有涯。你可以选择用几行冷静的史笔，看淡一场场文明的灰飞烟灭。只是，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再次蒙难，我们无法坐视不管。这里是人类文明最初的发源地。

美索不达米亚是古代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地域范围在今天的伊拉克、伊朗西部、叙利亚境内。古代两河流域与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并称“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两河流域又以其文明出现时间最早，文明发展最为独立著称。

如果在历史的纵轴上划一条线，美索不达米亚的进程伴随着一系列的文明光辉，其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公元前5000多年，美索不达米亚就出现了文明，经历了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帝国史和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公元前4500年左右，灌溉农业和城市开始出现；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文字诞生，随后，苏美尔城邦国家形成。又过了2000多年，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抵达了文明高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力辐射全球。公元前9-6世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达到鼎盛。直到公元前332年，随着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才被希腊文明替代占领……

人类生活中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楔形文字、文学艺

术、科学技术、学校教育、宗教信仰等——都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找到源头。在几千年的发展和积淀中，它深刻影响着后来的犹太文明、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

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达到了极高的文明程度。然而，它又昙花一现，只留下文明的遗址和废墟。

曾经因为地缘政治、大国利益之争，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重创了今日的伊拉克，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还没有消亡。这一百多年来，因为近东考古学学家们的努力，它们的遗址和文物重见天日，无论是《汉谟拉比法典》，还是仍然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六十进位制”，这些古老的遗产，承载着民族传统和自尊心，完善了人类发展史的重要构成，让我们知道了源头所在，得以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充分见证着东西方密切的文化交流，呼唤着人类从过去出发，思考未来。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重新发现，还颠覆了近两千年来欧洲的主流历史观念，帮助全人类反思历史、走向未来的重要契机。一些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认识，如数学、天文学的源起，法治、文学的传承，在证据面前也不得不加以纠正。

正因为遗产的重要性。所以，在人类战争史上，负责任的政府、有担当的军队，都会尽力将对它们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众多国家签订国际公约来共同保护全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的三大古都——京都、奈良和镰仓却完好无损。

可是，当宗教极端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把铲车对准了这些绝无仅有的文物和遗址，我们仅有的一些记忆也即将消亡。当你再也不记得古巴比伦城宏伟的大门，再也不记得巴格达博物馆里的文献记录，美索不达米亚，就会真正消亡。

单凭考古学者，文保组织的几点荧豆之光，如何能照亮人类迂回的发展进程？保护美索不达米亚仅存的记忆？

作为媒体人，我们的很多同行，曾舍生忘死冲刺在战地第一线，记录下战争的残酷，和战火下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也有人沿着考古学家的足迹，深入荒野，沼泽，沙漠，去到了人迹罕至的古老遗址现场，拍摄下令人震撼的画面。

这是为什么今日我们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更直接地体会到，文明的浩劫，绕不过这块伟大而苦难的土地。同时，我们更能感觉到，对于文

明来说，比毁灭更彻底的是漠视和遗忘。

当你谴责对古老遗产犯下罪行的ISIS之时，请不要忘了，如果你坐视不管，那么，我们在文明史上，都是共犯。

美索不达米亚危急，请了解它，记住它，并帮助它。这就是《世界遗产地理》这组专题的缘起。

TIPS

伊拉克的世界文化遗产

●哈特拉 Hatra（1985年，世界文化遗产）

哈特拉是帕提亚王国的一个大的军事要塞，这座城市的遗址，融汇了希腊罗马建筑风格及东方装饰特色的寺庙建筑，展示了帕提亚文明的辉煌。该遗迹于2015年3月7日左右被ISIS摧毁。

●亚述古城 Ashur（2003年，濒危世界文化遗产）

亚述古城始建于公元前3000多年，是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古城遗址，现名谢尔卡特堡。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在摩苏尔之南150公里处。它是古亚述王国的第一个都城，也是古亚述人的主神阿舒尔的神宫所在。公元前614年，此城遭巴比伦人破坏，此后沦为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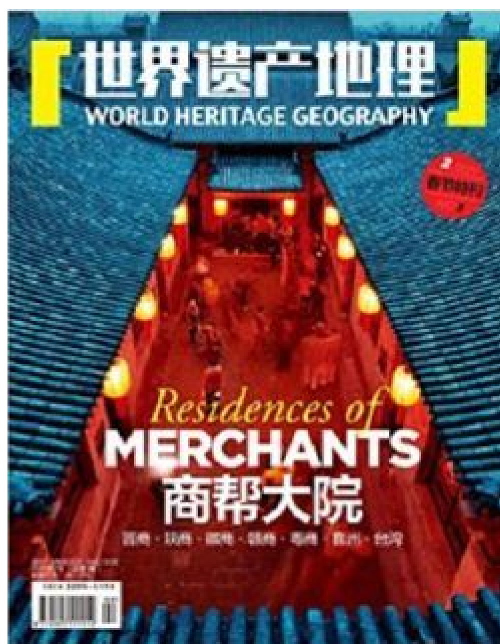
●萨迈拉考古区 Samarra（2007年，世界文化遗产）

萨迈拉考古区位于距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西北125公里，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伊拉克萨拉赫丁省。该遗产展现了辉煌一时的萨迈拉文化。

●埃尔比勒城堡 Erbil（2014年，世界文化遗产）

埃尔比勒城堡坐落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省埃尔比勒的老城区，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五千年。城堡目前居住的区域是由巴比伦人与亚述人建设而成的，曾为亚述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经历了波斯王朝、希腊王朝、萨珊王朝，并最终止于伊斯兰帝国。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Residences of
MERCHANTS
商帮大院

点击阅读

走进亚述奇迹：尼姆鲁德

一场文明浩劫，降临在3300多岁的亚述古城尼姆鲁德身上，因为战火连绵，这里鲜有旅行者到达。我们对这座亚述帝国古都了解多少？在它彻底湮没于历史之前，先随我们走进尼姆鲁德的故事。

撰文/王献华



• 尼姆鲁德考古区。供图/东方IC

仲春季节，从今天的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尼尼微省首府摩苏尔，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约30公里，在河东岸与山丘之间，在遍地鲜花和点缀着白色牧羊的绿草中，当呼吸中开始有黄沙混着水汽的味道，一片连绵的考古遗址就出现了，这便是伊拉克北部最为重要的古城之一——尼姆鲁德。

尼姆鲁德这个名字出处，一种看法认为出自当地语言阿拉伯语，原本仅指考古所见的内城城堡形成的山包。在《圣经·创世纪》中，一个传奇狩猎英雄就叫这个名字，后来民间有说法，它被阿拉伯人用来称呼亚述古城卡尔呼（现称之为尼姆鲁德）。而在《圣经》中，基督徒称这里为“伽拉城”。是否确切，学界看法不一。

因为伊拉克常年战火绵延，除了考古学者，这里很少有旅行者的足迹。因此，你几乎无法在任何一本旅行杂志上看到对它的描述。但，这

并不代表它不美。

在尼姆鲁德进行过考古挖掘的英国学者、考古学家奥茨夫妇曾饱含深情地说："在古代亚述帝国的都城之中尼姆鲁德并非最大，但它无疑是北部伊拉克最美丽的考古遗址之一"。他们所说的"美丽"并不仅仅指自然风光，因为无论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古代亚述帝国的历史与文化，还是了解从现代近东考古学的发现史，当然也包括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尼姆鲁德都太重要了。



● 伦敦大英博物馆年度回顾上展出了最新收藏的3000年历史的尼姆鲁德象牙制品。供图/东方IC

帝国首都：尼姆鲁德的建城史

从鲜花绿草间的尼姆鲁德遗址，沿着底格里斯河，再向下游走上100公里，就到了古代亚述人的故乡，也是其发迹之地——亚述古城，如今也是人迹罕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才是亚述王国的首都。

从公元前3500年起，亚述古城就有了文明。由于天然地处南部两河流域和安纳托利亚之间的交通要道上，相比如何做一个好战士，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亚述人更早地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商人。

他们从南方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向北方的安纳托利亚地区转运布料，又从北方向南方贩卖金属等战略物资，尤其是那些青铜器合成需要的原料锡。他们在重要的商业路线上建立自己的据点，组织方式上采用

家族协作，以便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后来，在今天土耳其的库尔特培（意为“灰山”），还发现有大量该时期亚述商人的往来文书。亚述人的商业协作模式和商业文化，甚至影响到他们对亚述城的治理，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传统中别具一格。

经过近千年的曲折发展，到公元前十世纪后期（亚述后期），亚述进入其帝国时代，史称“新亚述帝国”（公元前902-608年）。

亚述勇士能征善战，据史料记载，他们使用当时最强大的攻城武器——投石机，以及青铜铸成的攻城锤，所向披靡，让敌人闻风丧胆。因此，亚述在全盛时期控制了西至埃及、东到今阿富汗一带的广大地区，是人类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比罗马帝国和中国秦汉帝国要早好几百年。

尼姆鲁德的建城史，可以说伴随着亚述帝国走向辉煌的进程，其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帝国之前中亚述时期塞尔马那沙尔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1274-1245年），只是这时的尼姆鲁德还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据点，亚述王国的都城仍在亚述城。

到新亚述帝国的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在位时，重修尼姆鲁德（当时叫卡尔呼），并将都城从亚述古城迁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这位皇帝迁都尼姆鲁德的原因。尼姆鲁德遗址西邻底格里斯河，向南不远便是底格里斯河主要支流之一上扎布河，处于两条河流和北部群山形成的三角地带南端，战略位置十分显要。

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对新都城的营造，一定耗费了很大的心血。文献记载，新都城墙总长达8公里，皇宫气势宏大，门口由两人高的一对带翼人面天马（今可见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把守。当时，楔形文字已经广泛运用，宫墙上用楔形文字刻写着阿舒尔纳西尔帕的功绩和恩威。根据公元前879年的铭文记载，新都落成时举办了盛大的开城仪式，新都可能有十万人口之多，建筑除了宫殿之外，还有皇家植物园和动物园。

卡尔呼作为亚述帝国的都城，从阿舒尔纳西尔帕一世一直沿用到萨尔贡二世时期，后者在公元前706年迁都都尔沙鲁金，今名豪尔萨巴德，地址在尼尼微向北20公里。一百多年间，亚述帝国多位君主以卡尔呼为中心，统治者治下的广大区域，在此过程中多次得到增建和改建。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阿舒尔纳西尔帕之子沙尔马那塞尔三世所为，他在其父宫殿的基础上扩建的皇宫，比原有皇宫要大出一倍，其中房间就有200多间。据说，他还在城中修建了有纪念碑意义的塔庙和相关庙宇。



●伊拉克尼姆鲁德的出土文物，人物和动物形象栩栩如生。供图/全景图片

地不爱宝：尼姆鲁德古城的发现

卡尔呼随亚述帝国的灭亡毁于战乱，长期以来，昔日辉煌只剩遗址形成的一片山包。

没能抵达那里的人们难以想象，在近代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挖掘后，出现在眼前的尼姆鲁德古城到底有多宏伟？

从一片片遗址之间穿过，脚下时见半米见方的铺石。眼前一会儿是巨石所成的断壁，一会儿是厚达尺余的浮雕断片，亚述帝国以宏大、威武为特征的世界帝国风格扑面而来，令人窒息。而从考古学家重构的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宫殿（“西北宫殿”）入口处走进，那件与运往伦敦的巨型雕塑成对的拉马苏，被整合在入口处的宫墙内，表情肃穆、居高临下地看着从面前穿过的来客。

一百多年间的帝国都城史，意味着其中的无尽宝藏，也吸引了无数考古学者。继1842年，驻摩苏尔的法国领事博塔发掘豪尔萨巴德之后，

英国人莱亚德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位考古学者。他自小熟读《一千零一夜》，对传说中的巴比伦、尼尼微等古代东方城市充满了向往。当他邂逅尼姆鲁德，面对着眼前的一大片土丘，想象着沉睡着的帝国面貌……于是，他从遗址最醒目的城堡丘，即卡尔呼内城遗址形成的山包开掘，很快发现了地下的大片建筑……西北宫殿、西南宫殿等。莱亚德将掘得的一件重达30吨的巨型雕像，与其他发现（如切成块的浮雕）一起运回大英博物馆，在英国乃至欧洲引起了巨大轰动。

莱亚德的发掘持续到1851年，之后由亚述人后裔拉萨姆等人继续进行。“二战”结束后，英国、伊拉克、波兰、意大利等国考古学家在当地又继续工作，且时有重大进展。进入21世纪后，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挖掘工作不仅已经清理出尼姆鲁德内城的格局，整个城区内的其他建筑群的形貌也初见端倪。

卡尔呼古城墙大致呈反凸字面南背北，最集中也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群，便是集中在内城即城堡丘一带的宫殿和神庙。这些宫殿和神庙位于整个城区的西南角，靠近底格里斯河方向。从内城西北端遗址最高的庙塔，向正南方向瞭望，依次能够看到宁乌尔塔神庙、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的宫殿，并隐约可见沙尔马那塞尔三世的皇宫，和稍远后来由亚述国王埃萨尔哈东修建的神庙。

从庙塔高处向东南方向，内城范围的另一片建筑和陵墓仍在挖掘之中，其中包括亚述大神之一纳布的神庙，纳布是亚述的文学之神，神殿藏书室及附属房舍中，收有许多宗教和亚述文献及埃萨尔哈东的遗嘱。同一方向更远位置，则是所谓的外城的沙尔马那塞尔三世“兵器库”所在，占地约12英亩，据称也是沙尔马那塞尔三世每年新年礼仪性的厉兵秣马之所。

早前挖掘的大型宫殿，不少雕塑和宫墙浮雕都被拆装运走，放在巴格达等地的博物馆，保留在原地的器物不多。只有阿舒尔纳西尔帕二世的宫殿等建筑在挖掘后加装屋顶保护，远观并不壮观。不过，一旦走入遗址区内部，尽管仅剩下土层间深浅不一的遗迹，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帝国建筑雄霸天下的气魄。



●此件展品为《珍馐》，是罗马帝国晚期的米尔登霍尔珍贵器具，现珍藏于大英博物馆。供图/东方IC

沧海桑田：守卫尼姆鲁德古城

离开内城宫殿遗址群，向城区中心方向走上一段，这里离内城区域稍远，但能获得一个很好的视野，环顾四周—黄昏时分，城堡丘嶙峋远方，古都城静默脚下，一切被染成血色。这一刻是安静而肃穆的，古代亚述帝国的宏伟壮阔，人类历史的沧海桑田，一下涌上心头。引用先知的话：亚述人曾如黎巴嫩中的雪松，枝条柔美，影密如林，极其高大，树尖插入云中。

尼姆鲁德所发现的珍贵文物不计其数，除了因其形制和运输而知名的巨型拉马苏雕塑，最值得一提的是“沙尔马那塞尔三世黑色方尖碑”。碑刻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载了沙尔马那塞尔三世让四方宾服的功绩，其中包括希伯来《圣经》中提到的，以色列国王耶户向亚述称臣的事，这对研究古代以色列的历史文化有价值。

另外一批知名文物是“尼姆鲁德牙雕”，因其精美并富有艺术史价值而为人所知。这些牙雕作品在方寸之间，以精到的刀法表现各种各样的主题，从材质到内容都是古代艺术中的极品。其中一些牙雕展现出异域风格，体现出亚述帝国的文化多元性。

这些出土的亚述建筑遗址和考古文物，填补了人类对两河流域认识上的一个空白。如今，尼姆鲁德古城的王宫遗址已经被修复为王宫博物馆，且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仅有的两座亚述宫殿遗址之一，另一座王宫遗址位于尼尼微城。

古城尼姆鲁德建城至今三千多年，拥有过最为辉煌的世界帝国时

代，也经历过默默不为人知的漫长岁月。经过考古学者的不断挖掘和重新发现，古城尼姆鲁德本当再次焕发青春，成为人类文明的记忆课堂。然而，这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

上世纪90年代伊拉克战后，学者们曾因伊拉克境内文明遗址被毁而大声疾呼，也未能阻止盗匪横行、文明毁弃的结果，让人心痛不已。中东现实政治的动荡，已经直接威胁到尼姆鲁德古城的保存。近来，尼姆鲁德又一次遭遇了没顶之灾。据路透社2015年3月6日消息：伊拉克政府表示，在最近一次针对世界著名文化遗产的摧毁活动中，“伊斯兰国（ISIS）”武装分子5日在抢光文物后，用推土机对付3300年历史的尼姆鲁德。留在尼姆鲁德的巨型拉马苏已经被毁，整个遗址可能也要被夷为平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谴责这样的行动触犯了战争罪，另有观点认为，这是ISIS掩盖其盗窃及贩卖文物的举措。

当前关于文明遗产保护的呼声，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如果只停留在呼吁上，不会对改变现状有任何助益。如何守卫尼姆鲁德乃至古老文明遗产？至少全世界人类，不止是学者和专业机构，政府和平民都要加入进来。

笔者作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者，有幸能亲近此历史文化名城，亦愿呼吁关心人类历史文化的人们，珍惜尼姆鲁德和其他的珍贵文化遗产。真希望有朝一日，未来的人们还可以在明媚的春日访问尼姆鲁德，沉醉于其周围的山花烂漫之余，用心体味古城，感受两河流域文明……

（作者系英国剑桥大学亚述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TIPS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

亚述巴尼拔国王即位时，迁都尼尼微，并在皇宫建造了一座很大的图书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是现今已发掘的古文明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书籍最齐全的图书馆。

这位亚述末代国王，于公元前668年至前627年在位，自称为“伟大英明及世界之王”，他在位时，亚述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限。

这位国王也很好学，他亲自派人到全国乃至国外，收集各种文献，其收藏量曾多达3万块泥版。他还命令文官学习苏美尔和巴比伦文字，以便把这些古代典籍译成亚述文，很多学者和文官都在图书馆里负责编

撰修订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座私人图书馆是一座免费图书馆，对所有学者、官员及平民开放。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藏书分门别类，排放在不同的藏书室，许多藏书刻有国王的名字，有的是国王亲自“修订”的，有的则是由他收集来的，泥版文书上往往还刻有“宇宙之王、亚述之王亚述巴尼拔”的字样。在图书馆遗址的一块泥版上，亚述巴尼拔自述：“我，亚述巴尼拔，受到纳布智慧神的启发，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我可以从它学到射、御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

这些藏书内容丰富，即使在现代也称得上一座当之无愧的博物馆。有关于历史和官府的泥版，包括领主们的协议、诸臣的列传、帝王宗谱等；还有各种宗教铭文、文学作品、神话传说、以及各种人文与自然科学著作；也有法律文件、商业文件，以及文法书、辞典等书籍。馆中收藏各类文献总计1万多种，泥版3万多块。在1845年至1854年间，这座图书馆遗址上发掘出2.5万块泥版，其中20720块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亚述文化遗迹

亚述文化博采西亚各国（主要是巴比伦）之长，且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尼姆鲁德、尼尼微、豪尔萨巴德等地，都发现了亚述时期的宏伟的宫殿、神庙和其他建筑。建筑物饰有大量浮雕，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今伊拉克北部地区的亚述四城——亚述、尼尼微、尼姆鲁德、埃尔比勒，分别是昔日帝国的宗教、政治、军事、贸易中心。

亚述古城遗址是位于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河西岸，在摩苏尔以南150公里。是古亚述王国的第一个都城，也是古亚述人的主神阿舒尔的神宫所在。“二战”后发掘的尼姆鲁德是亚述帝国的军事中心，发掘这座古城的考古学家玛勒万曾写道：“这是亚述文化最美丽的城池。神殿、广场、植物园、动物园相得益彰，规模浩大，而且没有被现代人染指过。”

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尼尼微，是亚述帝国后来的首都，曾被称为无敌之城，城墙上嵌有大量的雕塑和青铜狮龙。城门入口由各类动物守护。公元前612年，亚述人同巴比伦人在尼尼微决战，尼尼微成为一片废墟，亚述文化从此走向衰落。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盘中非遗
世界美食的品与味
THE DELICIOUS
INTANGBLE CULTURE
HERITAGE

点击阅读

迷城哈特拉

撰文/刘荣



●哈特拉古城的守望。现在由于破坏，遗迹已经难寻。摄影/**Eyevine-CFP**



●古城哈特拉的希腊神庙柱廊。哈特拉古城融合了东西方建筑风格之精华，是伊拉克仅有的四个世界遗产之一。摄影/ **Hubert Debbasch-CFP**

一声震天巨响，爆炸声过后，传来推土机的轰鸣。在尼姆鲁德之后，又一个象征文明的城址被铲平。满地瓦砾、满眼烟尘，古城哈特拉

曾为安息古城，如今，盛景何在？

伊拉克西北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有一大片沙漠地区。阿拉伯语音译为“杰齐拉”，意为“半岛”。而在半岛以东，哈特拉静静矗立。据说，伊拉克北部曾有一个古代帕提亚王国，哈特拉就是这一王国的古城。论起具体方位，它位于摩苏尔市西南50公里处。在这座雄伟的古城遗址中，到处是融合了东西方艺术的壮美神庙和建筑群。

当你走进哈特拉，阿拉伯世界的神奇就会在瞬间扑面而来。这里是伊拉克最早的世界文化遗产，1985年，哈特拉遗址顺利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遥远的安息帝国

要了解神秘的哈特拉，首先要从一个强大的帝国开始讲起。

公元前3世纪中叶，一支帕奈游牧部落从北方进入伊朗高原的帕提亚（今土库曼斯坦南部和伊朗东北部地区）。在公元前247年反对塞琉古王朝的大起义中，首领阿尔息斯称王，建立阿尔息斯王朝。阿尔息斯帝国又称帕提亚帝国，汉朝将阿尔息斯音译为安息，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安息帝国。

关于帕提亚的研究资料较少，但大概可推断，帕提亚王国接受了波斯、巴比伦和希腊三种文化影响。帕提亚起初被希腊人建立的塞琉古王朝统治，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米特里达梯一世于公元前141年控制了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此后，帕提亚阻止了塞琉古人的西侵。在西方，又抵御并迎头痛击了罗马军队的多次东征，巩固了帝国的边界。全盛时的帕提亚帝国幅员辽阔，东起印度河、西至幼发拉底河、北迄亚美尼亚和阿姆河。

哈特拉雄伟的殿堂遗址见证着帕提亚帝国昔日的商业繁盛。作为连接地中海一带与东方贸易的桥梁，丝绸之路将阿拉伯世界的财富汇聚于帕提亚。另外，帕提亚的海路直通印度河，同时与中亚、高加索等地区保持了密切联系。就像发生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富裕的阿拉伯商人贩运的商品之丰富超乎想象：皮革、盐、食品、香水、橄榄油、油脂、牲畜、青铜像、奴隶、干果、染料等等；美丽的石头城市里，到处是美酒和香料的味道，经年不散。

帕提亚和中国的贸易尤其密切，他们向中国进口牲畜、丝绸、金、银、铁和宝石。又把葡萄酒、石榴，还有著名的鸵鸟运往中国内陆。同时，商业的繁荣带来流动的人口，这里更是民族交融之所。帕提亚人、

希腊人和叙利亚商人，在城市中定居。来自半岛的大批阿拉伯人涌入哈特拉等城市，使得后来哈特拉的阿拉伯特质越来越明显。

繁盛时期过后，由于内部斗争及长期与罗马的战事削弱，安息帝国很快便被萨珊王朝取代。风云变幻、王朝更替，唯有古城哈特拉的高大立柱诉说着昔日的安息和辉煌。只是，如今的安息，并不安息。

迷城哈特拉

有关哈特拉的起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网站的描述是：哈特拉起源于亚述时期的小型定居点。古城建于公元前4世纪，曾长期荒废，后重兴，沿用到公元4世纪。公元前1世纪，安息人占据这里，哈特拉成为军事基地，后扩大为城池，成为当地阿拉伯王国的心脏。

据说，当地居民崇奉太阳神，这里曾被叫做“太阳城”，因此庙中也供奉太阳神。建于2世纪初的太阳神沙玛什的矩形庙宇，庙的正门有石雕头像——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石像底部刻着创建城市的匠师之名。太阳庙内陈设珍贵祭祀用品，还供奉着“神鹰”。在这里，除了供奉太阳神，居民们也保持着对历代统治者的敬意。不少君王们的雕像保存完好，现在都已经陈列在伊拉克博物馆中。

回到这座古城遗址的现场，圆形城堡成因成谜。俄国考古学家斯塔维斯基认为，这座圆城可能代表了中亚北部的一种建筑艺术；伦敦大学的艺术史家考勒治则认为，公元1-2世纪，中亚和西亚流行圆城，这种圆城或许和帕提亚人在中亚的兴起有关。在圆城的中心，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宽大的长方形区域，被石墙围住，中间矗立着许多恢宏的庙宇，其中心是“大庙”。这座哈特拉大神庙正面敞开，与院落连接，建筑风格上融汇了东西方艺术，天花板是筒型拱顶的矩形大厅。

围绕哈特拉，还有一个疑问：这座古城呈圆形，环以两重护城墙，城墙上有九座望楼，城外有深沟壕堑，城中心为圆形城堡，如此布局可谓牢不可破。然而，为何最终被萨珊王朝攻陷？

据说，那是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君主沙普尔一世攻城。哈特拉城国王的女儿爱上了沙普尔，向他透露了防守的秘密，沙普尔才得以顺利攻破城池。沙普尔本想娶这位公主为妻，但是碍于情面和道德，无法接受她对父亲的背叛，还是杀死了公主。从此，哈特拉被荒废，而古城圆形城墙的大部分保存完好，但如今，唯一可供凭吊的古老城址却也被推土机铲平了。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考古之城萨迈拉

撰文/刘荣



●萨迈拉大清真寺的宣礼塔。供图/**CFP**

若是说人类历史的开端，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开始，毫不夸张。

人类在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在伊拉克，率先进行农耕，并发明文字，记录下历史。从此文明的卷轴缓慢展开，亚述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经过这里，留下一个古代世界的中心——很长时间内，伊拉克都是这个中心。

正因为曾有过如此的繁华，所以，伤时怀古的情绪，从巴格达南部的巴比伦古城，一直延伸到萨迈拉考古区。这一考古区距离首都巴格达西北125公里，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伊拉克萨拉赫丁省。在炎炎烈日下，考古区从黄沙中拔地而起，庞大又凋敝，视觉上十分震撼。

从现存的考古遗址来看，这里曾有伊拉克文明的标志性文化存在——萨迈拉文化。对于所有到达这里的人们而言，这一遗址都像一个奇迹。

“谁见了它都会欢喜”的遗产之城

一座优美的古城何以入史？它的存在感可能只需要从北到南长41.5公里，从西到东宽4公里到8公里。萨迈拉古城位于巴格达通往大马士革和伊斯坦布尔的国际商道上，具备了一座都城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当地语言中，“萨迈拉”为“开心之地”。相传其建立者哈里发穆阿台绥姆对这里很满意，特意为它取名萨迈拉——这个名字从“谁见了它都会欢喜”这句话每个词取第一个字母，连缀而成。这里曾是9世纪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建都之前，只是个无名村落，公元833年，在原有村落的基础上建成了城市。公元836年，阿拔斯王朝自巴格达迁都至此，直到公元892年。以萨迈拉古城为都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伊斯兰王朝，长达一个多世纪里，都城所在的阿拔斯帝国统辖着广大的疆域，横跨亚非欧，从突尼斯延伸到中亚。

阿拔斯王朝大一统的建立带来了和平，也中止了阿拉伯统治者野心勃勃的军事扩张。延续了五百多年的阿拔斯王朝在伊斯兰史上存在最长。按照大波斯帝国的传统——他们起用波斯穆斯林担任军政要职，并且重视经济生产，在统治的头一百年内，阿拔斯王朝就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达到了全盛。可以想象，帝国如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商贾云集首都巴格达，商品琳琅满目，阿拉伯商人的足迹更是伴随着驼铃，遍及世界各地。

穆阿台绥姆及其后的哈里发执政期间，在萨迈拉大兴土木，留下了许多至今令人们赞叹不已的宏伟建筑。例如“哈里发宫”，集居住、议事、听取百姓诉讼等功能于一体；公元852年竣工的大清真寺；公元892年将首都迁回巴格达前不久落成的“情人宫”。还有阿里·哈迪清真寺、阿布·德尔福清真寺、骑士广场、“巴尔库瓦拉宫”在内，都融合了东西方建筑风格。

古城现在是什叶派穆斯林朝圣地。不过今时今日，考古学者看到这座古城，或许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遗憾。除了阿拔斯帝国，这里引起世人注意的还有萨迈拉文化，它出现在青铜时代，是西亚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底格里斯河支流小扎卜河沿岸及以南地区，晚于哈苏纳文化，早于欧贝德文化。萨迈拉遗址中发现了“萨迈拉陶”，它与标准的哈苏纳陶器相似，但工艺更为精巧和精美。考古学家一度将它划归哈苏纳文化后期。索万和乔加马米两个典型遗址被发现，证实这种陶器属于独立的文化系统，故称萨迈拉文化。

因为受到战火侵袭，这座遗址从2007年开始，被同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濒危遗产名录》。萨迈拉古城仍有80%的地区有待发掘。

眩晕的魅力——大清真寺

无论穆阿台绥姆、穆台瓦凯勒父子如何热望要重振阿拔斯王朝，并

企盼着建立起先祖一样的伟业。但时势使然，内忧外患不断的阿拔斯王朝走到了末路。

公元892年，当继任者将首都迁回巴格达后，萨迈拉便衰败下去。公元1258年巴格达为蒙古骑兵所破。阿拔斯王朝覆灭时，萨迈拉几成废墟。

在阿拔斯帝国全盛时代的建筑群中，如今只剩下大清真寺。一般来说，清真寺的宣礼塔通往塔顶的阶梯都建在塔内。只有萨迈拉大清真寺宣礼塔“玛尔威亚塔”的阶梯修在塔外。要登顶，只能沿着六级螺旋形塔身外的阶梯盘旋而上，这个塔俗称“转塔”。据说，穆台瓦凯勒哈里发否定了建筑师最初的设计，把一个纸卷的纸心向上一抽，交代建筑师：“就按这种式样建。”相传，当年每逢礼拜日，穆台瓦凯勒都要骑着骏马，沿着阶梯策马而上，向坐在清真寺院墙内的穆斯林宣讲《古兰经》……

螺旋式的阶梯，使得大清真寺更有种旋入云中的气势。若从塔底拾级而上，沿着转梯行至塔顶，可要晕上好一阵子。也正是这样的建筑特色，即便是局势紧张的当下，萨迈拉大清真寺每年还会吸引大量的游客。他们通常都冲着宣礼塔而来。

这座宏伟的清真寺证明了阿拔斯王朝建筑和艺术的价值，这席卷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创新之风，甚至出现在了伊斯兰世界之外。据说，位于埃及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寺在多方面亦参照了这里。

萨迈拉的大清真寺曾经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修建于848年，作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台瓦凯勒意旨的产物。清真寺呈长方形，寺内有大量花纹及几何雕刻，展现出早期伊斯兰建筑的装饰特征。比如窗子上有繁叶装饰的弓架结构，受到印度的影响，也有受亚述庙塔的影响。清真寺内有17道门廊，朝向麦加的壁龛（音译：米哈拉布），镶嵌了马赛克玻璃。穆台瓦凯勒拆除旧寺，于公元852年在原址上扩建并留存至今。作为伊拉克的伟大见证，它被印在了伊拉克250第纳尔纸币上。

到了近现代，战火多次危及大清真寺。2005年4月1日，成为美军瞭望台的宣礼塔被袭击，塔顶受到炸弹破坏，破碎的泥砖跌至旋转斜坡上，好在塔身未受严重损坏，世人还能一睹“转塔”的风采。

“夏都”埃尔比勒

撰文/刘荣



●埃尔比勒城堡入口。供图/全景图片

夏季降临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库尔德人在这里过着游牧式的生活，他们生活在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交界的库尔德斯坦，与壮美的风景相伴。

库尔德人自古聚居于此，相信“大山是最好的朋友”。在战火纷飞、王朝更迭的伊拉克，这块狭长地带像一个奇迹：山脉巍峨，沙漠绿洲，山顶上终年积雪不化，河流欢快地穿过险峻的峡谷。而且，从未形成统一政权，没有确切的地理界定，东西长1000公里，南北宽300到500公里，总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伊拉克将近一半是沙漠，居住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库尔德斯坦人口占伊拉克的五分之一。

埃尔比勒属于这里，距离巴格达三百多公里，是库尔德斯坦（埃尔比勒省）的首府，也是伊拉克著名的“夏都”，藏身于山谷中，人们在此能感受到彻底的清凉。

战火中的“黄金时代”

虽然埃尔比勒是避暑之地，这座古城却又被称为“科学之火”。据伊拉克出土的楔形文字记载，三万多年以前，这里就有古人类的文明之火。后来，又历经苏美尔、亚述以及巴比伦王朝，埃尔比勒对人类文明具有卓越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仅埃尔比勒省一地就有700多处考古遗

址，到处有千年历史之久的古堡无声地矗立着。

仔细推断起来，埃尔比勒这个名字应该来自阿拉姆语，意思是“四个神”，究竟是哪四个神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亚述王朝时，它属于女神伊斯达的圣地。

又经历过帕提亚王国和萨珊王朝后，这里长期隶属于古波斯王国。由于地处交通要道，中世纪时，埃尔比勒是巴格达和摩苏尔间的重要贸易中心。这里自是农业中心与交通中心，现为来自巴格达铁路的终点站，并有公路分别通往伊朗、土耳其、叙利亚。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里的埃尔比勒城堡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又为这里的旅游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埃尔比勒城堡坐落于老城区，是伊拉克北部最优秀的古迹和历史遗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聚居场所之一，最早可追溯至6000年前。在乌尔的第三王朝，它就出现在文献里。环视城堡的周围环境，你会发现，这迷宫一样的地方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城堡的南边有一个大巴扎，装束各异的妇女走过珠宝摊、布料摊和甜点店，从头到脚一身黑的很少，大多是花色缤纷的长衫，有的还在腰部优美地收紧，西化的服饰也随处可见。帅气的伊拉克男子头戴花帽，腰缠布巾，英俊的面孔在黑灰青的衣料映衬下显得更加妥帖。

埃尔比勒城堡主体为椭圆形，高度在25　至32米间，占地10.2万平方米，在20世纪早期，内部设有三个清真寺、两个学校和一个澡堂，在1957年之前还拥有犹太教会堂。现在只剩下穆拉·阿凡迪清真寺。

城堡目前的居住区域是由巴比伦人与亚述人建成的，曾为亚述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它经历了波斯王朝、希腊王朝、萨珊王朝，并最终止于伊斯兰帝国。

城堡的高度逐渐增加，最终超过了它周围平地的水平，且顶部远远高出四周环绕的现代建筑。虽然伊拉克当前局势动荡，埃尔比勒却基本没有受影响。由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迅速窜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对这两国的世界遗产表示担忧。

当然，埃尔比勒人并不这么悲观。库尔德文明遭遇了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几个世纪的损害，在过去十几年里，重又发芽、开花了。

新沙漠绿洲

数据统计，2013年伊拉克旅游业进账12亿美元，而埃尔比勒游客

访问量就达到300万人次，整个库尔德斯坦地区2014年游客数量可达400万人次。

按照正常逻辑，埃尔比勒城堡于2014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伊拉克可以全面进入旅游之年，但是，“圣战”组织毁了整个库尔德斯坦旅游业的希望。伊斯兰“圣战”组织占领伊拉克北部大部分领域、巴格达西部地区，并严重威胁到埃尔比勒，建造新动物园、修复埃尔比勒以及其他许多计划随之泡汤。

不过，欢迎游客的广告牌至今矗立在埃尔比勒市，人们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句话：“欢迎来到埃尔比勒，2014年阿拉伯旅游之都！”

当你真正进入库尔德斯坦，会发现“另一个伊拉克”。安静平和，并没有电视新闻里出现的伊拉克那般千疮百孔，战火纷飞。库尔德斯坦一直以来都是伊拉克阿拉伯人的度假胜地，近几年来，瀑布、雪山、考古遗址、文化旅游，及对大多数西方游客的免签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游客。如今，伊拉克其他地区都陷入宗派政治和腐败中，然而库尔德斯坦还算一个政府运作正常的地区，有自己的议会、军队、旗帜、语言和文化，商业和建筑业也在蓬勃发展。

民间有戏言，2003年美军入侵后，反而将库尔德斯坦带进伊拉克建国近百年来，发展最迅速的阶段。整个库尔德斯坦都显得生机勃勃，努力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博物馆、购物城、游乐园和五星级酒店纷纷出现，埃尔比勒市还出现了高尔夫球场、野生动物园和一级方程式赛道。昔日没落的古城，正呈现出一个现代城市的规模和面貌。道路宽敞，私家车非常普遍，道路标识清楚规范，兼有库尔德语和英语。大型建筑遍地开花，而观念上的开放，能从街头往来行走的人们身上发现，埃尔比勒的女人尊重伊斯兰世界的传统，也追求西式的自由精神，互联网更将埃尔比勒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在Instagram图片网站上，能看到埃尔比勒的年轻人晒出自己的生活照，他们玩烧烤、滑板、跑酷、电子音乐，和全世界其他年轻人别无二致。宁静而市井的生活，让人难以相信，这里距离混乱的巴格达居然那么近。埃尔比勒就像一处沙漠绿洲，吸引了伊拉克其他地区饱受战火威胁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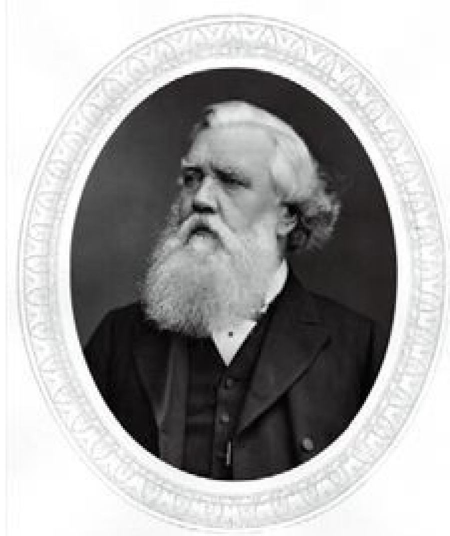
考古，揭开美索不达米亚神秘面纱

一座山丘，因为一位西班牙犹太教士的游记，吸引了大量考察队的目光。这座山丘在哪儿？这些人为什么来？山丘的下面有什么？谁也想不到，这座山丘之下，竟会是足以轰动欧洲的亚述古城……

撰文/孟繁勇



●想象中的尼姆鲁德。供图/东方IC



●奥斯丁·亨利·莱亚德，英国考古学家。供图/全景图片

1160年，一位名叫本杰明的西班牙犹太教士在摩苏尔旅行时，看到一个个巨大的山丘耸立在城市的对面，他将这一宏大而壮观的景象写在了游记之中。当然，他那时并不知道，这就是亚述古城的遗迹。

当时还没有旅游的概念，人们了解异国他乡，途径之一就是阅读游记。本杰明的游记被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看到，他饶有兴味地亲临此地之后，认为本杰明所言的山丘，实际上就是古巴比伦国的遗址。当然，他还有另外的收获：三种不同类型的楔形符号组成的铭文砖。他随手将砖块带回了欧洲，那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砖块上刻画的是两河流域文明中诞生的人类文字。

楔形铭文砖的发现，引来欧洲各界关注，人们纷纷猜测这些文字代表着什么？其中，好奇心甚强的丹麦国王，为此特意派出了一支考察队，前往该地区收集和发掘这些神秘砖块。队长卡斯腾·尼布尔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看到了这些楔形文字石刻铭文，他并没有将这些砖挖下来装箱，而是将此描绘成图稿带回丹麦。此后，各国纷纷派出考察队，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但他们当时的考古仅在于收集文物，以及摹绘铭文。

这么多人来到山丘前面，究竟是为什么？勘察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这就是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勒·鲍塔，纯粹是好奇心作怪，他想弄个明白。于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他雇佣了当地近百人，手拿铁锹开始了荒地寻宝，随着挖掘的进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在一片山丘之下，发现了一座宏伟的王宫！

轰动欧洲的两河流域文明，这个被世人遗忘，被认为只是传说中才有的早已“死亡”的文明，从此，渐渐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发现早已“死亡”的文明

保罗·埃米勒·鲍塔的发现，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座亚述古城。他们发现，这个如同荒漠一样的地方，其地面下不为人知之处，竟然存在着足以和埃及、希腊相媲美的古代艺术品。欧洲猜测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只是之前从未面世，被世界所遗忘。

于是，越来越多的猎奇者和探宝者，自1843年开始，出现在两河流域的挖掘现场。事实上，还不能称之为考古研究，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考察队，雇佣当地的工人专注于挖掘废墟下的石像、浮雕板等艺术品，还有上面有神秘文字的石铭和泥板文书。幸好有这些值钱的东西，不然一锹下去，土崩沙飞，再有价值的文物也化为乌有。可以想见，如果泥砖建筑、破损的陶器被工人手中的铁锹挖起，扔在一边，那么这些文物

将毁于一旦，我们今天也就看不到震惊世界的两河流域文明了。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考古发掘中，还要感谢一位名叫亨瑞·罗林森的英国军官，他在1835年至1851年期间，陆续发表了楔形文字的音读和译文，以及246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借助于此，人们基本上读懂了楔形文字。

在罗林森痴迷于破译的同时，大批带有铭文的雕像、浮雕和泥板文书，从两河流域进入欧洲各大博物馆，但人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上面的楔形文字到底讲述了什么。罗林森的发现，让博物馆的学者们大喜过望。但科学毕竟是严谨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为了证明楔形文字的释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将一篇天书般的楔形铭文拿出来，给4位当时享有盛名的研究学者邮寄过去。除兴克斯、奥波尔和塔勒博特之外，第4位就是罗林森。

当然，这是一次考验。不久之后，四个人的译文被送回到学会手中，并当场开封检验，所有人看完之后都兴奋地大喊大叫：四个人的译文基本是一致的。对照比读的结果，亚述王国的历史出现在他们眼前。从此，亚述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正式建立起来了。

真正让世人惊叹的发现，来自于英国考古学家奥斯丁·亨利·莱亚德。他从1845年开始，一直在尼姆鲁德忙碌，并且在一座埋藏在地下的宫殿里，发现了两尊狮身人面像。这个发现让他激动，他在日记里写道："通过它们，辛那赫里布和他的军队带着荣耀和实力离开，带着掠夺的财物和俘虏归来。同样也是通过它们，亚述的君主在他最后一次战败后羞愧地进入他的国都。"

随后，莱亚德将狮身人面像和宫殿墙壁上的浅浮雕小心地装在箱子里，搬上车，运往底格里斯河。在河边搬上一种依靠充气的山羊皮支撑的木筏子，把这些文物送往欧洲。直至现在，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在看到狮身人面像后的震撼，欧洲为此疯狂了。

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可能有更多的文物埋藏地下，更多的人前往两河流域，尤其是伊拉克及邻接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发掘，这些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欧洲。而当地的居民也意识到有利可图，开始脱离欧洲人的控制，大批盗挖古代遗址，并将挖到的文物卖给私人收藏者，以及欧、美、日各国博物馆。

那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那时的考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野蛮的盗采和破坏。事实上，不仅发生在伊拉克，同一时期，在遥远的东方古国，

一些外国考古者来到中国敦煌，仅用少量的钱，就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了大量的敦煌文物。



●考古现场。供图/全景图片



●1949至1963年间英国伊拉克研究所在尼姆鲁德发掘的象牙制品。摄影/ Oli Scarff-CFP

两河流域的神秘

系统的科学考古，发生在20世纪初。当时的德国考古队由罗伯特·考德威和瓦勒特·安德雷领衔，分别在巴比伦(1897-1917年)和阿舒尔(1903-1914年)的遗址主持了长期细致的发掘工作。德国考古队第一次采用按地层、按区域、有各种出土记录的发掘技术，在古遗址复原、地层次序和文物定期等各方面获得极大成功。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两河流域文明的价值，不仅是各种精美文物，那些看似卖不了几个钱的破砖头，可能有同样的价值。由此，野蛮发掘逐渐消失，寻宝者也开始学习德国考古队的方法，那些铁锹飞舞、尘土飞扬、城砖四散的场景，被科学的考古方式替代。

联合考古队，也在此时期开始大量涌现。1922年，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联合组成考古队进入伊拉克，并在遗址上发现了苏美尔古城乌尔。他们的发现蔚为壮观：包括各种精美的金银艺术品，并且还有大量的人殉和家畜车驴殉。不过，比起后来其他考古队的发现，这些文物不算得什么。来自德国的考古学家海因瑞希，发掘了两河流域早期国家的中心乌鲁克，出土了楔形文字的原型和源头——古朴图画文字的泥板和石板。没有文字，何来文明的辉煌？这一发现也进一步确立了两河流域文明诞生的基础。

随着英、法、美、德各国考古队不断涌入两河流域遗址，早已经被遗忘的城市文明：古城马瑞、奴朱、伊辛、尼普尔、尼姆鲁德等等不断被发现。这些古城遗址，渐渐地将这些散落文明的特征，一点点如拼图拼接，最终呈现出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从此，和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以及古中国并列，一起被称之为世界五大古代文明。

伊拉克，这个古老的国家，历史曾诞生了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后巴比伦王国。当各个国家的考古队在遗址上进行挖掘工作之时，伊拉克直至独立之后，才开始设立博物馆收集文物，并且，立即派出了考古队。于是，两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巴比伦城市哈马勒等遗址呈现在世人眼前。

但相对于伊拉克本国的考古工作，事实上两河流域的考古挖掘工作，仍然由欧洲诸国主导。也因此，大量的文物出现在伊拉克之外的博物馆，比如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等。

对于伊拉克而言，本国的文物在其他国家博物馆出现，想要研究还要去往他国。此情此景，万千无奈之外，更是一种痛彻心扉的悲情。这种心痛，中国人也曾经经历，因此，也就格外理解了。

文物都去哪儿了？

[illegible]

大英博物馆

[illegible]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illegible]

法国卢浮宫

[illegible]

流失海外，下落不明

[illegible]

柏林博物馆

[illegible]

私人买走

[illegible]

归来的文物

美国归还文物

[illegible]

荷兰归还文物

[illegible]

德国归还文物

[illegible]

叙利亚归还文物

[illegible]

失窃后追回

[illegible]

亲历伊拉克：遗迹在战乱中风雨飘摇

作为日本《朝日新闻》的战地特派员，野岛刚成为随军记者，跟着在2003年3月攻入伊拉克的美军进行新闻报道。战争结束后，他深入伊拉克寻找那些战火中的遗迹。

撰文/野岛刚[日本]



•2015年3月18日，一人持伞走入乌尔古城遗址。供图/CFP

我第一次前往伊拉克，是坐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车上摇摇晃晃地进入国境的。当然，我的护照并没有盖上伊拉克官方的入境许可印章，因为我是和交战双方中的一方共同进入这里的。所谓战争，本身就是以一种不尊重对方国家主权的形式所进行的行为。从我进入伊拉克的方式来看，这一点也不言自明。

当时，身处伊拉克的日本人很少。与美军同行的记者除我之外还有几位日本记者，有的跟着海军，有的跟着空军，在伊拉克的大地上进行现场报道的或许只有我一人。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美军从科威特向北推进，占领了巴格达，用1个月时间取得了胜利。战争结束后，我决定去当地的古代遗迹看一看，以确认它们是否在战争中遭到了破坏。



•2003年12月30日，伊拉克巴格达，美军士兵街头巡逻。摄影/Mario Tama-CFP

寻访乌尔城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我前往南部地区探访乌尔城遗址。它位于南部据点城市纳西里耶附近，在苏美尔文明的诸多城市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里，人们发现了极具价值的皇家墓地，即乌尔皇陵。但据说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它遭到了多国部队的导弹打击。

在乘车接近乌尔城遗址时，我被一辆美军车辆拦了下来。士兵对我喊道："你以为这是在哪啊！你是哪国人？有人利用汽车进行自爆袭击，我们要检查你的车辆！"在发现没有问题之后，对方开始向我提问。

"你要去哪？""乌尔城。""乌尔城是什么？""是一处遗迹。""遗迹里有什么？""遗迹就是遗迹。""你去那里干什么？""你知道四大文明吗？伊拉克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古代遗迹。乌尔城就是其中之一。""是吗，我没听说过。""对基督教来说，乌尔城可以说是一处发源地！""基督教的发源地不是耶路撒冷吗？""那是《圣经·新约》里的说法，《圣经·旧约》里就提到了乌尔城。""这我可不知道。"

随着对话的进行，美国人对历史的一窍不通令我不禁产生了反感。他们根本不知道，乌尔城遗址对于自己所信仰的基督教文明是多么的重要。

《旧约·创世纪》第11章31节写到："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即乌尔，下同），要往迦南地去。"

预言者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是《圣经》中的一位主要人物，神向他发出指示，要他离开曾经居住的“迦勒底的吾珥”。人们一直认为亚伯拉罕是一位虚构出来的历史人物，但随着乌尔城遗址被人发现，他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也随之产生。

发现乌尔城遗址的是英国考古学家。发掘结果表明，乌尔曾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实现了高度的文明化。

乌尔城遗址呈正方形，边长约1公里，城中有丘状的神殿遗迹。发掘者在乌尔皇陵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银、青金石等宝石与其他高价物品，还有圆柱、拱门、圆形天井、圆顶建筑物的遗迹。

由于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所以我参观乌尔城遗址时并没有看到其他游客，这让我感到十分闲适。如果这里能作为遗迹完好地保存下来，并且向游客开放，就一定会成为伊拉克的一处重要的观光资源。

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遭遇的两次洗劫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惨遭洗劫。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巴格达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数千名暴徒闯入了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抢走或破坏了大部分藏品。掠夺者装备了步枪、手枪、棍棒等武器，将藏品放在手推车上或口袋中，逃得无影无踪。

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展示着从史前时代到伊斯兰时代的东方国家历史文物，不仅是伊拉克最大的博物馆，在全世界都屈指可数。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伊斯兰文明遗迹出土的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都收藏在这里。此次事件中，约有一万件文物被暴徒掠去，其中包括亚述时代的象牙工艺品以及镶金的象牙嵌板。此外，苏美尔的都市国家乌尔的黄金竖琴、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铭板等见证了文明起源的诸多文物也被抢走。约有六千件文物后来得以在国境等处收回，但剩下的四千件仍然不知去向。

关于本次掠夺，日本国士馆大学古代文化研究所教授松本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痛心地说道：“如此大规模的文物掠夺行为，在近代中东是史无前例的，其损失不可估量。”

据说，让伊拉克博物馆成长为世界级博物馆的人物是前总统萨达姆。过去，欧美考古队在考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迹时，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将发掘出来的文物带回自己的国家。因此，伦敦大英博物馆中陈

列着亚述时代的浮雕，而巴黎卢浮宫则收藏着《汉谟拉比法典》的石碑。

但在后来，萨达姆总统开始严格限制文物出境，并在遗迹考察与发掘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用出土的文物大大地充实了国家博物馆。他还指示在伊拉克各地建立地方博物馆，并向法国政府提出了归还《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要求。

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推翻之后，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惨遭抢掠，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的轮回。



●乌尔古城。供图/CFP

文物的归属在哪？

我读过小说家桃乐丝·麦金塔所著的《巴比伦宝藏》一书。原著是英文， 2012年推出了日语版。故事讲述的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一块刻有《圣经·旧约》原文的石碑不翼而飞，世界各犯罪团伙对其展开了疯狂的争夺。这部优秀的悬疑小说生动地阐述了一个道理：人类对文物的欲望最终会导致文物的破坏。

伊拉克战后发生的文物掠夺事件就如同小说一般离奇。这场大规模的掠夺导致1万多件文物流失，虽然部分文物在后来得以收回，但大部分都消失在了艺术品市场的地下交易之中。时至今日，“从伊拉克掠夺的艺术品”虽然不会出现在公开的拍卖会或艺术品交易市场上，但业界一直传闻说，它们正以高价在黑市中被人交易。

在中东，迪拜、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等地一直都是走私团体的据点。我曾采访过迪拜的走私商，他告诉我，被掠夺的文物将在迪拜等处的秘

密仓库中保管3-5年，在风声过去之后再拿出来卖掉。那些伊拉克无法追回的文物，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辗转流入中东富商与欧美收藏家之手的。

2001年，“宙斯神像的左脚”在日本被发现。这件见证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化的珍贵文物是从喀布尔博物馆流失的。由于名气太大，它在欧洲等地的市场辗转了8年时间，最终流入了日本。

在和平年代，文物与艺术品会被人高价收购，得到良好的保护。即使易主，人们也能知道它的行踪。而在战时，文物的命运就如同风口的灯火般飘忽不定，面临着掠夺、失窃、流失等诸多风险。

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故宫。随着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故宫文物开始南迁。淞沪会战与南京陷落又迫使文物顺长江而上，运往四川省避难。在后来的国共内战中，故宫文物中的一部分被送到了台湾。跌宕起伏的东亚近现代史改变了故宫的命运。然而，故宫的文物都还有救，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保管了下来。虽然分处海峡两岸，但文物本身并没有流失。

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生活在当今社会中的我们必须要对文物到底归谁所有这些问题持有深刻理解。决定文物生杀予夺的权利并不应该完全被掌握在国民国家手中，因为文物具有世界公共财产的性质。执政者经常会通过占有或破坏文物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权威。这是因为，文物是深深地扎根于民族与宗教的“正统性”之中的。

伊斯兰国对遗迹进行破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他们认为这么做是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并试图以此将该行为正当化。但是，面向文物挥出的刀刃，最终都会伤及自身——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因为，不珍惜文物的政权总有一天会不再把民众的意愿放在心上，最终遭到人民的唾弃。

伊斯兰国破坏了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文物。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在受到美国攻击之前，塔利班临死挣扎般地破坏巴米扬遗迹的所作所为。如果伊斯兰国最终覆灭，就会重蹈塔利班的命运，“历史的轮回”也将由此得到证明。





●**2013**年**3**月**13**日，在伊拉克巴格达，警察站在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前，手中拿着一张摄影师在**2003**年**5**月**6**日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一辆美军坦克停在博物馆外。（摄影/ **Maya Alleruzzo** -东方**IC**）

TIPS

●乌尔城中的塔庙和皇家陵墓

6000年前，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选择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建造乌尔城，乌尔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圣经》中记载，乌尔城是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的出生地。至今这

里还保留着精美绝伦的神庙等历史遗迹，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有力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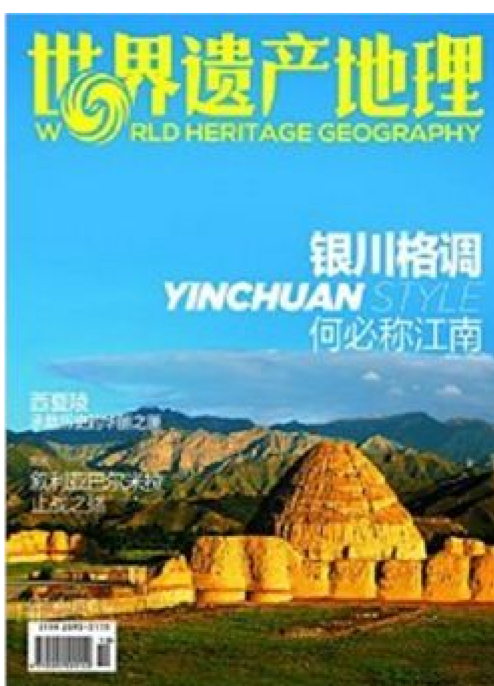
乌尔城平面呈叶形，南北最长处为1000米，东西最宽处为600米。城内中央偏西北为塔庙区，附近为王陵。乌尔城址内尚保存若干座塔庙建筑。塔庙一般建在沥青基础上，外形如分层金字塔。最著名的是月神欣的塔庙。该庙为前22世纪乌尔-那穆王所建，顶部筑一小神庙，为月神欣的寝宫，亦是塔庙的中心；塔庙四周为广场，设有附属神庙及祭司的住房。

已发掘的乌尔王陵包括乌尔第一王朝的16座王陵。该王陵规模庞大，用石或砖砌造，各座墓顶均为穹窿状，附设有侧室。王陵出土物丰富，贵金属制品有镂空金杯、金牛头竖琴、带青金石剑柄和黄金剑鞘的短剑等，豪华富丽，工艺精湛。又有贝壳、黑曜石、红石镶嵌黏合成的各种饰物。各陵均有殉人。少者3人，多的达74人，反映了奴隶制的人殉制度。

●伊拉克国家博物馆

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坐落于巴格达市中心底格里斯河西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第十一大博物馆。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5万件珍贵历史文物，内容涵盖了伊拉克上溯1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下迄19世纪中叶的所有历史时期。馆内还藏有各种文字的珍本善本图书7万余册，孤本手稿约6000种。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馆藏中有许多世界罕见甚至独一无二的珍品，如有着近5000年历史的亚述古城银质竖琴、有“尼姆鲁德的蒙娜丽莎”之称的亚述时代的象牙细雕像、精美的石雕动物如古巴比伦时期的翼狮和公牛像、亚述人的壁画、苏美尔人的雕塑以及楔形文字的碑刻等等。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银川格调
YINCHUAN STYLE
何必称江南
西夏陵

点击阅读

德累斯顿：抚平施暴者的伤口

德国易水河畔的德累斯顿，在历史的纵轴上，演绎着跌宕起伏的剧情。17世纪，奥古斯特一世用自己的艺术理想，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艺术之都，繁缛华丽，美轮美奂。300年后，“二战”带来的“道德轰炸”将这座古城夷为平地；再后来，饱经沧桑的德累斯顿又复建了曾经的辉煌。人们在解构，在重建，在逃离，又在留恋……

撰文、摄影/崔金泽



●位于易北河右岸的城市雕塑，正是宫廷画家卡纳雷托于1748年创作那幅著名风景画的地点。从画板形状的铁框望去，德累斯顿历史城区的天际线，已经被严谨的德国人修复得和18世纪的油画毫无二致。

“复建体现了一种多愁善感的、关于挽回损失的幻想。这种幻想并不是要人们忘记损失或者假装其从未发生，而仅仅是去相信它们可以被逆转。”

——杰森·詹姆士，2006。

德累斯顿的中央火车站，位于易北河左岸的老城一侧。当我走出车站大门，站在布拉格大街上四望，却丝毫不见传说中“易北河畔的佛罗伦

萨”之美。

2009年，因执意建造一座跨河大桥，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世界遗产名录》除名。此后，这座城市的泰然自若令人有些吃惊。沿着布拉格大街走向老城中心，街边的一系列广告引我驻足。画面上一个个德累斯顿人，笑容灿烂地站在复建一新的巴洛克仿古建筑前，标语中写满了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自豪。而广告的背后，则是成片的拆迁工地——整条大街都在进行着为期数年的整改，社会主义时期的建筑立面被解构，曾经统一规划的建筑被逐一改造，沿街裙房则被系统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与西欧潮流亦步亦趋的综合性购物广场。

沿着布拉格大街一路走来，这座城市的面孔，在拆改中的国际主义大厦、簇新的仿古店铺和被烈火烧焦的巴洛克塔楼之间辗转。奥古斯特一世和“二战”大轰炸、民主德国，历史时空都变成一场变脸的戏码。人们不断地自我解构与重建，既逃离又留恋，既骄傲又深深地自卑。



• 日本宫入口大厅内的“中国人”人像立柱。

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

德累斯顿位于易北河上游一个美丽的拐点。12世纪晚期，曾在河湾定居的斯拉夫人，自称“森林的居民”。随着日耳曼人东扩，1206年，梅森侯爵底特里赫在左岸建造了一个供自己临时居住的城镇。从此，“德累斯顿”所指代的城市正式见诸史册。

5个世纪后，萨克森侯国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彻底改变了这座城

市的命运。他本不是君王的继承者，1694年因哥哥意外病故而顺位成了选帝侯。突如其来的权力，点燃了他年少时积淀于心的艺术理想，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能比奢华繁缛的巴洛克宫廷庆典更能彰显政权的稳固和富足了。奥古斯特一世在全欧洲招募顶级的建筑师、雕塑师、画家和乐手，将德累斯顿打造成当时远近闻名的艺术之都。1709至1728年，他还亲自参与设计，建起了专为宫廷庆典而设的后花园——茨温格宫，并在艺术史上造就了两个新的专有名词："德累斯顿巴洛克"、"奥古斯特巴洛克"。

我特地将一整天的日程，留给这座古典艺术博物馆。穿过城壕，从王冠大门步入茨温格宫的中庭，这个巨大的花园令人目眩神迷。东西两翼的半圆形连廊，将城市殿、大画廊、城墙殿和王冠大门顺序勾连，犹如置身一个由喷泉、拱廊、空中露台、数不清的涡旋装饰和雕像充斥的八音盒。移步换景之间，好像欣赏一段繁缛华丽的巴洛克乐曲，首尾相连，余音不绝。

奇幻的不只是建筑。这座宫殿自建成之日起，便开始承接宫廷的图书与珍宝。如今的茨温格博物馆内不仅有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像》，还有大量的中国瓷器收藏，尤以明代青花为众。奥古斯特一世对东方陶瓷情有独钟，君主的狂热最终领导欧洲人"破解"了中国瓷器的配方，烧制出了著名的梅森瓷。在王宫对面的易北河右岸，1729年他还主持扩建了自己梦中的陶瓷宫殿——日本宫。这座建筑有着重檐的曲面屋顶，内庭环绕着一座座巨大的亚洲人雕像，堪称18世纪欧洲巴洛克建筑之"中国风"的杰作，可惜最后并未全部完成。

奥古斯特一世之后，德累斯顿又做了一个多世纪萨克森王国的首都。在裴泊曼、森佩尔等一代代建筑师的锤炼之下，这座城市成为了文化和艺术的代名词。人们给了它一个新的称号——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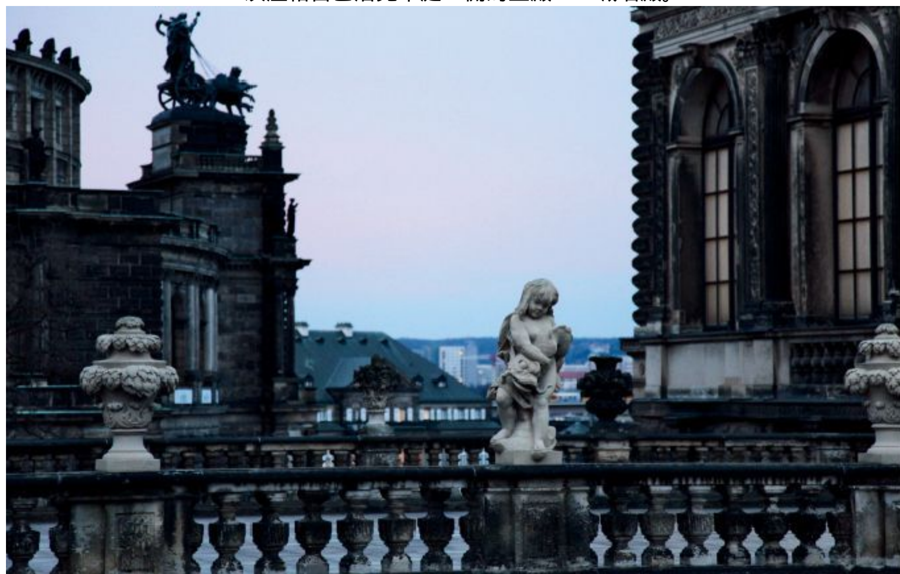
无论是朝霞、夕阳还是星夜，温柔的光总是将德累斯顿钟塔错落的天际线倒映于易北河的波澜，引无数的诗人和画家神往，沉醉在右岸野花盛开的天然滩涂之上。在古代大师画廊中，我看到了城市风景画家卡纳雷托于1748年的《奥古斯特桥下易北河左岸的德累斯顿风景》。卡纳雷托对河畔的城市风景情有独钟，同题油画都成了经典。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建后重张，其中一幅还曾作为中德合作大展的头号展品，造访北京。

走出画廊，夕阳已经把天空染成玫瑰色。我登上游廊屋顶的露台，心中回荡起奥古斯特一世的名言："君王通过他的建筑而使自己不朽"。

眼前这座被映得红彤彤的巴洛克宫殿，是战后东德政府数次修复、复建之后的结果。这让人不禁想起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乾隆皇帝的圆明园。与欧洲掀起的“中国风”遥相呼应，几乎是同时建造的西洋楼，见证了中国皇室对巴洛克风格的把玩。只不过，经历了战争的蹂躏，浴火之后仅剩断壁残垣的圆明园殿堂，再也未得重生。



• 茨温格宫巴洛克中庭一侧的主殿——城墙殿。



• 茨温格宫椭圆形连廊的露台，远处可见著名的森佩尔歌剧院侧影。

1945年2月13日夜，火风暴

1945年2月13日晚9点39分，德累斯顿，这座在整个“二战”中几乎

没受到较大打击的历史文化之都，终于拉响了凄厉的防空警报。此时，德累斯顿城内有超过60万人正在熟睡，包括因苏联红军压境而逃往西方的难民，以及大量外籍劳工。24分钟后，英国皇家空军飞临城上，开启了一场“史诗般”的灾难——德累斯顿大轰炸。

在大公园正中，凌晨2点以后，我听到了第二次空袭的警报……又一个可怖的半个小时，甚至比第一次还要猛烈。大公园以及动物园的土地全部被炸弹翻开……火的风暴演变成了一场飓风。甚至在公园中，高大的杨树枝干都被折断……一大群最粗的橡树被连根拔起。

幸存者亚当在给他的妻子卡尔拉的信中，如此描述大轰炸第一个夜晚的火风暴。

当有轨电车缓缓驶过当年的大公园，雨下得淅淅沥沥。园里的灌木丛郁郁葱葱，难以想见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血雨腥风。车停在海克镇，循着地图，我找到了这座郊外的废弃燃气厂。厂内遗留着两座巨大的圆形燃气储藏室，其中一座建于1880年，于 2006年被改造为360度声光画廊，展出奥地利艺术家亚得伽·阿西西的全景画作品。自2014年1月，其新作《德累斯顿1945》于此上演。

灯光渐暗，我随着人群缓步走下楼梯，来到环形序厅。故事从德累斯顿城市起源讲起，并利用珍贵的历史资料，重点刻画了纳粹时期对犹太人和异见人士的迫害和屠杀，以及英国对它发起的空袭。此后，悲情震撼的原创音乐徐徐响起，走过投影在主厅入口处的盟军投弹历史影像，人们步入39米高、直径54米的全景大厅。这里的场景，只能用摄人心魄来形容。

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画面，将时间定格在1945年2月15日的下午，最后一次空袭约1小时后。在德国军事部门及军事历史博物馆的合作下，巨幕中的每一座建筑的位置、结构和轰炸后残损的状态都被严格考据而出。我们拥簇在5层的观景台，视点模拟了新市政厅的塔楼顶端，俯瞰全城。浓烟和灰烬笼罩了一切，废墟中掩埋着若隐若现的尸体，唯一的亮色，是从动物园飞出来的两只彩色鹦鹉，带着文明和希望，远离这座悲情之城。

这次轰炸的原因，是为了摧毁敌方民众的信心与斗志。1942年起，英国皇家空军开始针对德国城市中心及平民区展开系统空袭。这一行动被称作“道德轰炸”，至今饱受争议。那晚10点03分，皇家空军首先用绿色的信号弹和白色的照明弹标记德累斯顿的市中心和易北河岸，10分钟后，兰卡斯特式飞机寻光而至，至次日凌晨，先后两次对历史城区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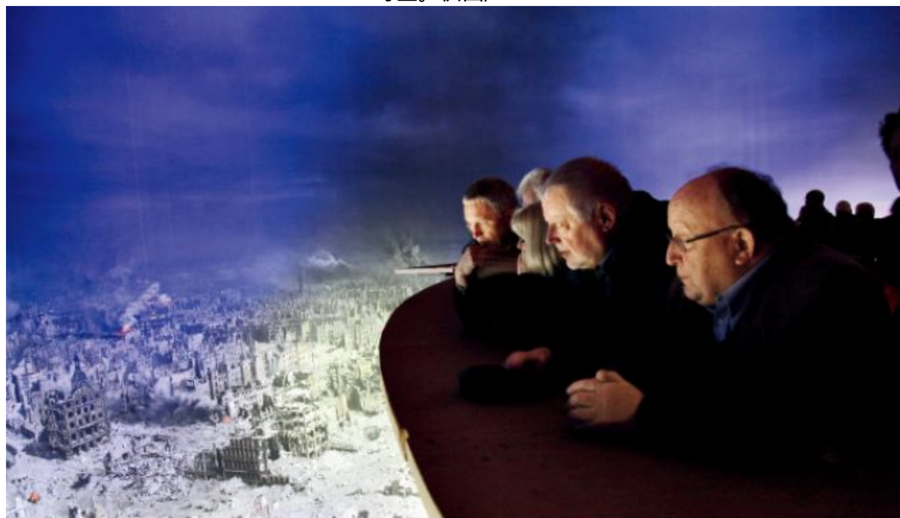
了地毯式轰炸。皇家空军先用大量高烈度炸弹炸开建筑物，再将总计65万枚燃烧弹投入到裂开的城市中。侥幸逃出废墟的人，被卷入火的飓风；躲在简易地下防空洞中的人，在高温中窒息、碳化。14、15日，美国空军又对德累斯顿进行了两次白昼轰炸。至此，昔日“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被彻底夷为平地，根据两德统一后的最新统计，超过2.5万人在这场空袭中死亡。

70年后，惨痛的记忆被重新唤起……反映德国遭受袭击的全景画在本土展出，能吸引什么样的观众？又会引出什么样的情绪？我悄悄观望着身边的德国观众——孩子们睁大了嘴巴，惊得说不出话；中年人不时地低声交谈，指指点点；而白发苍苍的老人，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默默环视，也许在寻找着自己。

在历史的苍穹下，当他们的目光与我这个外乡人相遇，能感受到细微的退缩与躲闪。对我来说，全景画也许只是一部灾难片，然而对他们来说，却是痛楚的家国记忆。对于这段历史，他们到底是局中人还是旁观者？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如今，这身份认同跨越了太多的政治风云，再也没人说得清楚。



• **1946**年，被轰炸后的德累斯顿中心城区满目疮痍，左上方广场上的大片废墟就是崩塌后的圣母堂。供图/**CFP**



• 在观景台顶端观看德累斯顿大轰炸全景画展的德国观众。

为了忘却的纪念

1945年2月15日清晨，老城的新市场广场上，德累斯顿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物——圣母教堂轰然倒塌。虽然挺过了大轰炸，但几扇未来得及封堵保护的门窗，还是被相邻建筑的熊熊烈火引燃。没过多久，被炙烤的墙壁再也支撑不住它巨大的巴洛克穹顶，举世闻名的建筑瞬间塌陷，化作一堆瓦砾。

这也许是盟军的"道德轰炸"带给德累斯顿最致命的一击。对于德累斯顿人来说，圣母堂崩塌那一刻的痛楚，并不比整个大轰炸来得小：上帝不再与这里的人们同在，随之崩塌的，还有两个半世纪的辉煌和骄傲。

早在德累斯顿还只是易北河右岸的聚落开始，圣母堂就一直与这座城市同在。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1000年建造的小教堂。1722年，在奥古斯特一世的授意下，德累斯顿市政府决定改建新市场广场一带的城区，并任命建筑师乔治·拜尔重新设计一座圣母堂。很快，一座宏伟的巴洛克大厦在易北河左岸拔地而起。从管风琴的装饰设计、三层唱诗台的平面布局，到建筑总体的立面构成，新教堂将奥古斯特一世最欣赏的涡旋弧线和曲面完美结合。它座钟形的花岗岩屋顶，距地面91.23米，体量甚至超过了王宫的塔楼，是全城最壮丽的穹顶，自建成之日起便统领了易北河畔的天际线，被誉为德累斯顿城市景观上的一顶皇冠……

战后，柏林墙合拢，前民主德国政府将整个西方世界化为假想敌，

也把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自己描绘成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受害者。为了新的社会理想，德累斯顿决定与过去决裂。茨温格宫、大王宫等被视为古代文物，整体修复成了博物馆；古城的遗迹被彻底清除，建设新的国际主义大厦；而圣母堂的废墟，则作为西方“帝国主义野蛮行径”的见证，于1966年被公布为纪念物，原状保存。

每年的大轰炸纪念日，都有民众自发到遗址凭吊。1982年2月13日，大批“基督教和平运动”的年轻人在废墟前集会，他们点燃蜡烛追思遇难者，并抗议冷战中的军备竞赛。此后，圣母堂遗址成为了固定的游行场地，包括1989年东德解体前夕爆发的示威抗议。讽刺的是，在官方语境下被定义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教堂废墟，又转而变成了东德政府本身的受害者。人们怀着各种积怨走上街头，这其中就包括对所谓“文化犯罪”的控诉——颓败、失修的古建筑、摧毁老城废墟建起的“火柴盒式”大楼，均被指为政府经济及道德破产的证据。

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不久，22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德累斯顿人联名签署了一份主张复建圣母堂的倡议书，面向全世界募集善款。虽然有不少的神职人员和学者表示反对，要求保护废墟的历史意义，然而大区主教约翰内斯·汉姆堡博士在请愿中的一句话，最终打动了萨克森州教会，他说：“对于一个伤口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将它治愈，而不是任其开敞”。

的确，德累斯顿人从来没有忘记失去圣母堂的痛苦，整片废墟就像是一块始终在淌血的伤口，令卡纳雷托画笔下的城市景观因残缺而失色。从刚刚倒塌的那一刻起，萨克森州的文保部门就通过各种途径为复建做着准备，并在东德的城建开发中努力将遗址保留了下来。

1992年，复建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当年文保部门在崩塌后第一时间所做的大量工作，包括抢救出原始图纸和对神坛等文物的封闭保护，为忠实的复建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经过漫长而细致的遗址发掘工作后，严格按照实物残迹、原始设计图和战前测绘而进行的“考古学复建”终于展开。直到2005年，教堂再次被祝圣开放，德累斯顿人阔别60年的圣母堂，终于在废墟上重生。复建工程总耗资1.826亿欧元，其中56%来自公众捐款。

如今，我用惊叹的目光，阅尽它写满太多伤痕的身躯。德国人以超乎想象的严谨，将整座废墟中的碎石逐一编号清理，用航空器设计软件为这座充满曲面的巴洛克建筑建模，经过无数次的模拟比对，最终将8425块烧焦的方琢石归安。曾经坚强挺立在废墟上的两片残墙，被整体镶嵌入新造的结构上，连同北壁在崩塌那一刻向外倾斜的角度，都在精

心加固之后原状保留。我无法认为，眼前的这座圣母堂是全新的，因为它45%的结构使用了原始构件。新旧两种材料形成巨大的反差——洁净的新石材透着淡淡的乳黄耸入蓝天，以奥古斯特一世时代的骄傲姿态，完善了“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那著名的天际线。而目光下移，它又变成了谦逊的图底，俯身衬托了废墟的凄凉。



● 复建一新的圣母堂中央穹顶。



TIPS

德累斯顿小史

德累斯顿是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和第一大城市。它是德国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德国重要的科研中心，拥有德国大城市中比例最高的研究人员，是“德国硅谷”的核心。

历史上，德累斯顿曾长期是萨克森王国的首都，并在一段时期兼作波兰首都的角色。拥有数百年的繁荣史、灿烂的文化艺术、欧洲最高的城市绿化率和众多精美的巴洛克建筑，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

德累斯顿在“二战”前是欧洲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二战”后期遭到盟军至今仍存争议的针对平民的大规模轰炸。“二战”后到两德统一几十年间，德累斯顿涅槃重生，入选德国国家旅游局评定的11个德国魅力大城市。

无法抚平的伤口

我走出圣母堂，回望新市场广场，眼前的景象，就像《圣经》中末日审判的画面——彻底原样复建的圣母堂在阳光下堂皇高耸，就像耶稣重新降临人间；最近处的眼下，是已经发掘完毕等待复建的民宅遗址，大轰炸期间无数人在这里碳化。这些地下室还带着火烧的痕迹，就像刚刚打开的坟墓。而二者之间，则是广场上不久前才复建完成的仿古建筑，像古今的善人纷纷复活，准备随主升入天堂。虽然1990年的倡议书中，复建的目的被定义为“使其成为新欧洲的国际基督教和平中心”，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却像是一场由统一后的德国人主导，在新欧洲的语境下，对大轰炸所进行的一场全新道德审判。

天性严谨而寡言的德国人，在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之痛、施暴者的负罪感、战败者的自卑、民族分裂、意识形态压迫等等一系列苦难之后，集中爆发。1990年，西德总理科尔在统一后的首次国会演讲中，特别赞美了东德的文化古迹，言语间饱含乡愁。统一联邦政府的成立，掀起了一场战后罕见的关于“德国性”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豪。在原西德政府和民间的支持下，东柏林、波茨坦等文化重镇纷纷大兴土木，铲除东德建设，整体复建昔日的古城……与此同时，在普京的莫斯科和圣彼

得堡，沙皇时代的遗址也进行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复建。

然而，这种对“德国性”的狂热追求，距离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到底有多远？

周一的夜晚，酒店外人声鼎沸。我带上相机，迅速跑下楼，冲入德累斯顿新右翼运动——PEGIDA的游行队伍。它的全名，是“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世界伊斯兰化运动”。PEGIDA举起“反移民”、“反伊斯兰化”的大旗，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每一次的游行，都选在复建后的圣母堂前聚集。重返新市场广场，我看到上千人挥舞着德国国旗和PEGIDA的徽标，随着马丁·路德雕像旁的演讲者高喊口号。在熄灯以示不支持的圣母堂前，我采访了一位佩带着白色袖箍的志愿者。他对我说，自己并不认为PEGIDA是新纳粹，因为他们并不针对全体阿拉伯人，而只是针对阿拉伯裔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他们试图捍卫的，是德国固有宗教及文化的——纯洁。

面对他那双真诚而并不友善的蓝眼睛，我一时语塞。就地上溯82年，1933年3月7日和8日，在武装军警的协同下，纳粹冲锋队捣毁了德累斯顿大梅斯街和韦廷广场上的书店和出版社，并将一切被指为宣扬“非德国精神”的图书当街焚烧。同年9月23日，由纳粹组织的《艺术堕落的反映》展览在德累斯顿新市政厅开幕。展览将当时很多先锋、批判性的现代画作指为“非德国的”，加以公开诋毁。1935年，德国颁布种族法及血统保护法案，明确区分“德国血统”与“犹太血统”的方法和标准，禁止种族通婚……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唤醒装睡的人们。直到1938年11月8日、9日夜晚，德国全境的纳粹冲锋队同时劫掠了各地的犹太教堂，并将它们付之一炬。在街边旁观大火的德累斯顿画家奥托·格立贝尔事后声称，冥冥之中，他听到了先知的声音：“这火焰将重返，转身将我们全部吞没。”

2014年起，每个周一的夜晚，PEGIDA都会举行大游行。到2015年初，这个本土运动已经蔓延到了远至奥地利的许多城市。在德累斯顿，今年2月的一次游行吸引了2.5万人参加。而这个数字，也正是大轰炸中死难者的人数。

他们因创伤无法愈合，而带有侵略性的敏感脆弱；他们因深深地自卑而以极端的方式寻找自尊。



• 复建的圣母堂以巴洛克的堂皇姿态高耸入云，而反差巨大的新旧两种石材仍旧诉说着它多舛的往事。



• 圣母堂残存的墙壁，连崩塌那一刻向外倾斜的角度，都在复建过程中得到精心保留。

尾声

2002年，德累斯顿新犹太教堂在位于易北河左岸的原址重建后开放。被纳粹焚毁后，这座著名建筑师森佩尔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恢复，甚至旧址都被东德政府的道路规划部分掩埋。与圣母堂不同的是，新犹太教堂并没有恢复历史原貌，而是以两个外观简约的立方体，肃穆地伫立在巴洛克仿古建筑之间。主礼拜堂的立方体，被建筑师分割为35个水平叠压的层次，逐级扭转，直到屋顶最终指向“圣城”耶路撒冷。

一个是施暴者的伤口，一个是受害者的伤口，在同一座城市，迎来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和充满“德国性”的圣母堂复建相比，新犹太教堂选择了不妥协、不忘记，很难说这两者哪个更勇敢。

当PEGIDA的游行队伍渐渐散去，时间已接近午夜。我知道，圣母堂那骄傲的穹顶，今夜不会再被点亮。望着空荡荡的广场，那些被栏杆草草围起的古城废墟，阴森而绝望地等待着重生。我想，德累斯顿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一座建筑或是一座城市，他们在时间坐标系中的存在，不仅在于物理空间的占有，更是在无数的意义之间，被矛盾双方反复编织着轮廓。不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复建或是新建，没有人可以真正挑战时间的不可逆。抚平伤口的努力，仅仅是在以今人的身份，构建一个全新的意义体系。其本身的结果和形式已经不再重要，也许，本就没有什么伤口可以真正被抚平。这个世界的轮廓只在一重又一重的争论中愈发粗重，最终连这无果的争论本身，也会成为我们新的座右铭。

TIPS

德累斯顿经典景点全名单

01. 圣母堂
02. 茨温格宫博物馆
03. 萨克森宫殿
04. 宫廷教堂
05. 森佩尔歌剧院
06. 布吕尔平台
07. 城堡博物馆
08. 日本宫
09. 易北河谷
10. 蓝色奇迹大桥
11. 军事历史博物馆
12. 莫布尼茨宫
13. 阿尔伯汀纽姆艺术馆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值得关注的二战遗迹

撰文/董旻杰



塞班岛忠魂碑

太平洋的塞班岛和提尼安岛

历史现场：1944年6月15日至7月9日，美日双方在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上展开激烈战斗，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师、第4师和美军第27步兵师在此战中全歼了日军第43师团。

留存遗迹：日军最后的司令部遗址，位于塞班岛北部自杀崖的山脚下，司令部建于山崖下大石后方的洞穴中，司令部外部还有战时遗留下来的日军坦克、大炮等武器残骸。岛的东北角有万岁崖和自杀崖，当年岛上成千上万的平民在日军逼迫下跳崖自杀，此地现建有纪念碑。“忠魂碑”——就是著名的“口香糖碑”，很多韩国人往上粘口香糖，中国人则吐口水，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表示蔑视。美国纪念公园，里面有战争纪念馆，还有刻有在马里亚纳战役中牺牲的5000名美国军人名字的纪念碑，公园内24小时都悬挂着美国陆海空军的旗帜；塞班海底，散落着大量战时军舰和飞机残骸。提尼安岛的旧机场跑道边上，有日军指挥部废墟，地下油库和原子弹装载地。当年轰炸日本的2颗原子弹就是从这里装机起飞的，密林边还有至今没有被清扫的雷区，用铁丝网围着。



布列斯特要塞

白俄罗斯布列斯特要塞

历史现场：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首日，德军就对要塞展开围攻，双方在此进行惨烈的攻防战，最终数千要塞守军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人突围而出。1965年，布列斯特要塞被授予“英雄要塞”称号。

留存遗迹：当年要塞保卫战中战斗最激烈的捷列斯波尔要塞大门、霍尔姆门、中心堡垒和科布林堡垒等主体建筑的残骸都保留了下来，要塞守军有组织抵抗的最后区域——中心堡垒原工程兵营房（中心堡垒西北壁垒）被重新修复，建立起要塞保卫战纪念馆，目前在要塞遗址上建有大型历史博物馆、抵抗的战士群雕和高大的纪念碑。











德国雷马根镇鲁登道夫大桥遗址

德国雷马根镇鲁登道夫大桥遗址

历史现场：从德国波恩向科布伦茨方向走不太远，就是小镇雷马根，小镇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年前的古罗马时代，但令其真正闻名于世的原因还是由于1945年3月7日盟军在此地夺取了莱茵河上仅存的一座桥梁，加速了二战的结束。西方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这座桥的价值相当于和它等重量的黄金。

留存遗迹：战争中桥梁最终坍塌，如今的雷马根鲁登道夫大桥只剩下分别立于莱茵河两岸的桥头堡和极少一段桥面，桥墩在战后被拆除，桥头堡上插着德国和美国国旗。设在其中一个桥头堡里的雷马根桥和平博物馆展示了雷马根桥和当年那场战争有关的很多文字、图片、音像资料和雷马根大桥的模型。有的展室墙上的黑色名字，则提醒着参观者不要忘记那些当年为了和平而在雷马根一战中牺牲的人。由于资金问题，大桥不会重建。现在从雷马根到莱茵河对面去，只能靠摆渡船了。残缺的大桥成为了战争伤口的永恒记忆。



柏林国会大厦

柏林国会大厦

历史现场：柏林战役是二战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场战役。1945年4月16日-5月9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苏军实施的最后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在柏林附近大量消耗苏军有生力量将战争拖延下去的图谋，标志着德国法西斯灭亡和欧洲战事结束。

留存遗迹：作为纳粹德国的首都和战役发生地，战后德国政府拆除了著名的帝国总理府、关押纳粹战犯的施潘道监狱、党卫队国家安全部大楼的标志性建筑，现有的主要战争遗迹有：勃兰登堡门以北的德国联邦议会大厦（国会纵火案发生地）；坐落于动物园公交枢纽附近的保留了当时废墟原貌的德皇威廉纪念教堂；希特勒的地下堡垒（地面就是原总理府，现已拆除）；位于莱茵斯坦街尽头的德国投降签字仪式纪念馆；分别位于东柏林和西柏林的苏军柏林战役纪念碑；位于柏林东郊、号称“柏林之锁”的塞洛（Seelow Heights）高地，为了攻占这座标高100米左右的高地，苏军伤亡了3万人，现在高地上依旧还有当年的防御工事遗迹，战后苏军在此设立了纪念碑和烈士陵园。



荷兰阿纳姆

荷兰阿纳姆

历史现场：阿纳姆是荷兰东部的小城，在军事爱好者眼里它的名气要远远大于所有的荷兰城市。1944年9月，盟军在荷兰进行的号称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空降作战的“市场-花园行动”令小城名垂青史，由于情报失误和盟军地面部队的问题，负责夺取阿纳姆大桥的英国第1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损失惨重，英军伞兵最终只有2000人左右突围成功，阿纳姆大桥也成了著名的“最遥远的桥”。

留存遗迹：这座桥最终毁于盟军空袭，战后大桥按照原样重建，其北入口依然保持着二战时的沧桑风貌。1977年，为纪念英军第2伞兵营营长约翰·弗罗斯特，该桥被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名字被铭刻在伞兵们曾经坚守的北入口附近的一块铜碑上，碑文写着“谨以约翰·弗雷斯特命名此桥，以纪念其领导的士兵们为争取自由所做的贡献。”在大桥北部的入口处，耸立着阿纳姆战斗纪念碑，那是一块在此战中破损的石柱，上面铭刻着“1944年9月”，纪念碑边上则是当地的战争纪念馆。阿纳姆以西8公里的欧斯特贝克镇，当年英军第1空降师师部所在的哈特施泰因宾馆被改造为阿纳姆空降战斗博物馆，距离师部不远的盟军公墓，埋葬着包括英国、荷兰、波兰等国在内的共1757名军人遗体。公墓内的纪念碑上铭刻着“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每年的9月17日，来自英国和波兰的老兵都要到这片公墓举行纪念活动。阿纳姆镇北面还有座“阿纳姆1940-1945战争博物馆”，搜集了更多的素材和纪念品，全面展示了“市

场-花园行动”乃至荷兰在整个二战中的情况。

叙利亚巴尔米拉:止战之殇

越是拥有早期人类文明瑰宝的地方，似乎越容易毁于战乱。近期，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城再犯滔天罪行，损毁古迹、杀害文物界泰斗。面对这样的浩劫，国际社会一边不懈地努力保护文物，一边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消失。本期“聚焦”，将带领读者触碰被战火蹂躏着的文明遗迹，追忆那些难以舍弃的美丽。



巴尔米拉是叙利亚沙漠上的一片绿洲，近期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 供图/Sipa

守卫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撰文/宦翔 摄影/Pascal Meunier-DragonImage

文物古迹，是历史的留痕与时代的记忆，作为一名常驻叙利亚的中国记者，从2011年起，这里的古迹命运与文物保护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2014年中旬，我在中部城市霍姆斯偶然发现了一个售卖木雕、石器的摊贩。摊主信誓旦旦地说："都是真迹。"他的话不一定可信，但是文物在黑市泛滥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外媒报道，叙利亚活跃着一群"文物倒爷"，在盗挖者和买家之间牵线搭桥。正因为此，多如牛毛的文物流失，复杂、繁多的交易链，增大了追回文物的难度。目前，在美国的亚马逊电子商务网站上已经开始售卖有来自叙利亚的文物。

此外，极端势力的兴起，也使得叙利亚文物古迹面临更大的风险。绝大多数的极端分子信仰萨拉菲主义，强调真主的绝对权威，否认伊斯兰教以外的所有文明，禁止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因此，诸如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伊拉克的亚述古城遗址尼姆鲁德乃至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在极端分子看来都是不可容忍的"异端"。

目前，叙利亚的文物管理部门、一些非政府机构和个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方面，正在设法挽救濒危的文物和古迹，但同损毁的速度相比，这些努力无疑是杯水车薪。叙利亚文物和博物馆管理局局长马蒙把这些文物比作一张纸。"极端分子正在把纸送进火堆。而我们正竭尽全力，将其从他们手中抢回。争夺中，纸会被撕碎，但那总比烧成灰烬强。"

文物卫士的守护与开拓

在刚性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良知是保护古迹、守卫文明的最后一道

防线。不仅仅是交战各方，整个人类都应该行动起来。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至少在叙利亚，仍然有一大批富有良知的有识之士，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挽救那些濒危的遗产。

其中，叙利亚的文物管理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可磨灭。与战争中其他各方相比，叙政府无论是保护文物的意愿，还是为了保护而积累和动用资源的能力，都是最强的。

2015年4月，该国南部的布斯拉古城遗址遭武装反对派控制，情况危急。一天后，我在大马士革采访了文物和博物馆管理局局长马蒙。其间，我们的对话不断地被各种电话和文件所打断。马蒙一再向我致歉，并坦言正在处理布斯拉遗址的善后问题。当时，政府军已经撤退，而与文物部门合作的当地“线人”却仍然坚守。作为活跃在文物保护前线的非战斗人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进行观察，并联络位于大马士革的文物和博物馆管理局。这条由政府和民间共同编织的“观测网”，已基本覆盖了叙境内的主要古迹所在地。

历史上，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第七任哈里发（统治者）马蒙非常注重文化的发展，在当时，整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处于鼎盛时期，甚至对后来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与那个历史人物同名的文物和博物馆管理局局长不仅同样热爱文化，更是一名富有强烈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的文物卫士。马蒙是大马士革大学考古系的一名教授，2012年中旬，他甚至有机会带着家人逃离危机，前往欧洲定居，但最终选择了留下。

对于马蒙而言，“为保护文化而贡献力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事业，他确实敢于铤而走险。2013年，“伊斯兰国”逐渐在东部的代尔祖尔省扩大了势力范围。趁着政府军仍然控制省会代尔祖尔市的机会，马蒙和同事于当年8月搭乘军机，将存放在该市的1.3万件文物运到了大马士革。“现在想来，还是挺险的。飞机一度在反对派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万一遭袭，就真是‘人财两空’了。”他笑言，“但我绝不后悔。”马蒙称，自己在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完全是“公益性”和“义务性”的。此外，他依然在大马士革大学承担着每周几节课时的教学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像马蒙这样的文物卫士不仅是在守护这个民族的命脉，也是在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



叙利亚大马士革，被卫星电视天线包围的倭马亚清真寺。



一位商贩在街头推销叙利亚当地特有的面饼。



叙利亚大马士革思南帕夏清真寺内的读书人。



叙利亚大马士革咖啡馆里的传统说书人。

扎努比亚的归来

对于巴尔米拉乃至叙利亚的历史而言，扎努比亚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位古丝绸之路历史上最美丽的女王的统治下，三世纪中叶，巴尔米拉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公元260年,波斯出兵打败罗马。巴尔米拉的统治者乌辛纳趁机从罗马的统治下独立，自封为王，并在巴尔米拉大兴土木。然而不久乌辛纳便遭人暗杀，他的妻子扎努比亚王后继位。这位勇谋兼备的统治者在罗马帝国内外交困之际，扩大势力范围，控制了整个叙利亚乃至小亚细亚

和尼罗河流域。公元272年，罗马帝国卷土重来。巴尔米拉失守，扎努比亚被俘，最终屈死于狱中。罗马人洗劫了巴尔米拉之后，一把火烧掉了这座宏伟、壮观的城市。

2015年9月6日，扎努比亚的雕塑竖立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倭马威因广场一角，比一人高，手执权杖、面容安详。整座雕像呈黄褐色，线条粗犷，做工简单。由叙利亚旅游部主办的雕像落成仪式也搞得非常简短。一位对艺术颇有研究的外国记者私下里说：雕塑的用料、形态等各种规格都是有说道的，一位女王以这种形式“重出江湖”，未免也太不讲究了吧？

在我看来，扎努比亚的归来，其象征意义或许远大于艺术价值。今年7月底以来，极端组织在巴尔米拉展开了新一轮攻击行动，破坏了包括巴尔夏明神庙在内的三处古迹，并杀害了拒绝合作的文物界泰斗哈立德·阿萨德。扎努比亚的励精图治与坚强不屈，不正是这个民族的图腾吗？

我所感受到的大马士革，在战乱之中仍然能保持着镇定与坚强。迫击炮来袭，有人倒下，留下一地的血迹与弹坑。但很快路面又恢复了车水马龙。生活总得继续，我感受到，整个社会中凝聚着一股韧性，抵抗着危机迸发的冲击波。

一日外出办事，路过一个书摊，百十来本书整整齐齐地码在地上。一位戴眼镜的男士正认真地翻着书。城外枪炮隆隆，耳边车马喧嚣，他仍然能气定神闲地阅读，令人感慨。这让我想起了一幅著名的作品：废墟之上，几位衣冠整齐的绅士镇定地在书架前阅读。

遭遇困厄，一个民族的精神显得尤为可贵。一根强大的文脉微微搏动，便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于普通人而言，恐惧战争是本能的反应。书籍，虽然无法抵挡炮火的袭击，却可以让人平定内心、保持理性、增强信念。有文脉，便有底气。

历史上，巴尔米拉经历了多次战乱，保存至今的景观，实际上就是多层废墟叠加的效果。一千多年后，这里再次陷入深渊，祈求扎努比亚的灵魂来到叙利亚的中心、风暴眼的中心。她能否引导和庇荫这个文明古国延续文脉，挺过危机？



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旧城区，在战乱中依旧从容生活的当地人。

濒危遗产的理想

撰文/代莹 宋峰

武装冲突长久地威胁着世界遗产的存留。

2015年8月下旬，短短的几日之内，在巴尔米拉古城两名考古专家遭到杀害，巴尔夏明神庙和贝尔神庙相继被炸毁，武装冲突对遗产地的威胁愈演愈烈。然而，就在两年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刚将叙利亚境内，包括巴米尔拉遗址在内的六处世界遗产地全部列入了濒危遗产名录，希望通过加强力量以确保代表叙利亚历史与文化认同、承载着人类共同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地能免于战火的威胁。如今，似乎一切成为空谈。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波克娃，在其谴责毁坏神庙的声明中所指出的，炸毁重要的遗址实际上是在蓄意掠夺叙利亚人民的知识、认同与历史。一方面，神庙及其中的仪式承载着叙利亚人民的集体记忆，而正是通过这种集体记忆，个体对于群体的认同感才得以形成，文化认同才得以可能。另一方面，遗产作为过去的遗存，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历史与智慧的见证，与当下仍然息息相关，联系着过去、当下与未来。让人痛惜的是，在叙利亚，也不仅仅在叙利亚，这些宝贵的世界遗产正饱受武装冲突的威胁。

遗产事业一波三折

《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简称濒危名录）将确知受到威胁或受到潜在威胁的、存在严重问题的遗产地列入其中，敦促遗产所在国采取措施修复和保护文化遗产，并提醒国际社会部分遗产正在受到威胁。在《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中针对文化遗产列出了六条确知威胁、六条潜在威胁标准，针对自然遗产列出了三条确知威胁、五条潜在威胁标准，相应遗产地只有符合其中至少一条标准才会被列入到濒危名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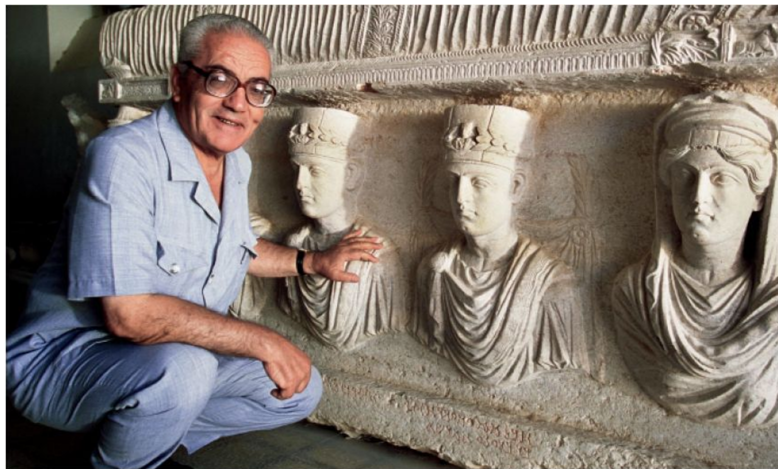
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潜在威胁标准中都有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这一条，从目前的濒危名录看，这也是威胁到最多濒危世界遗产地的首要潜在威胁。2015年的濒危名录内的48处濒危遗产地中，19处受到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的影响，其中6处自然遗产、13处文化遗产。

武装冲突长久地威胁着世界遗产的存留。在目前的濒危名录中，列入的时间最早的为1992年科特迪瓦、几内亚共有的自然遗产宁巴山自然保护区和尼日尔的自然遗产阿伊尔-泰内雷自然保护区。在2015年波恩世界遗产大会上，伊拉克的哈特拉古城、也门的萨那古城和城墙环绕的希巴姆古城三项文化遗产被列入到濒危遗产名录中，均是受到武装冲突的威胁。

秉承着维护世界和平崇高理想的遗产事业却屡屡遭受武装冲突的重创，这样的状况着实让人痛心。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遭遇的两次浩劫对全世界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止息的1945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达成共识，政治和经济协议已经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和平，带着“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的本初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之成立，旨在促进教育、科学及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利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世界遗产名录》建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在尊重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为不同文明、文化和民族之间开展对话创造条件，世界遗产事业也秉承尊重共同价值观这一原则，希望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及理解提供平台，以缓解文明之间的不理解这一国家冲突发生的主要根源。

推动世界遗产事业建立的重要事件之一：埃及努比亚遗址搬迁及修复工作，这是在价值认同基础上进行的国际合作。1954年，埃及决定建设阿斯旺大坝，大坝的建设将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自埃及的阿斯旺至苏丹的达勒瀑布之间的尼罗河谷，而这一带在古埃及属于努比亚地区，是古埃及文化遗存的集中区域之一。1959年，埃及和苏丹政府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助他们保护和挽救受到威胁的纪念物和遗址；1960年，教科文组织呼吁开展挽救努比亚遗址的国际行动。在随后20年的国际行动中，在多国的资助和技术支持下，大量遗址被记录了下来，一些重要的神庙（如阿巴辛贝神庙和菲莱神庙）被整体搬迁到了更高的位置。努比亚遗址于197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所传达的超越民族与国家、合作维护和传承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正是世界遗产事业的核心所在。



刚刚被极端恐怖组织残酷杀害的哈立德·阿萨德是巴尔米拉考古的绝对权威，在过去几十年里他倾尽一生守护和研究巴尔米拉古城。摄影/**Marc DEVILLE**



叙利亚巴尔米拉古神庙的卫星图像。供图/**Sipa**

武装冲突的威胁

然而，守护人类共同价值的道路仍然异常艰难，文明之间、国家之间的冲突仍然非常显著。

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观和考古遗址向世人展示了从公元1世纪至13世纪期间以古代巴克特里亚文化为特征的艺术和宗教发展，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佛教艺术的干达拉流派兼收并蓄了各种文化影响。

巴米扬山谷地区汇集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庙宇，以及伊斯兰教时期的防御建筑。然而在2001年，两尊刻于岩壁之上的立佛像被塔利班政权无情摧毁，这一事件在当时震惊了全世界。2002年，在教科文组织“保卫巴米扬”项目的框架下，专家工作组随即成立，并开展对巴米扬山谷文化遗产的保护。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意大利开展新的合作，修

复和保护巴米扬山谷的文化遗产。即使有多个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已经损毁的遗产已然不可能恢复原貌了。

巴米扬山谷佛像被毁的事件毋庸置疑是人类损毁自身历史的一个重大教训，然而类似的、甚至更为严重的事件在今年还是发生了。2013年，叙利亚的六处世界遗产全部列入濒危名录，随后，教科文组织多次呼吁停止损害叙利亚的文化遗产，谴责武装组织对遗产的破坏。2014年，教科文组织启动"叙利亚文化遗产观测行动"，搜集信息，以便战事结束之后开展修复工作。然而，叙利亚境内的冲突仍在继续，即使国际社会连声谴责，武装冲突对遗产的破坏并未止息。遗产事业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承平，遗产兴盛；国家多难，遗产又怎能不遭殃？

遗产引发新的冲突

有的遗产地正遭受着武装冲突的持续破坏与威胁，而有的遗产地的列入甚至引发或加剧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新的冲突。

2008年，作为柬埔寨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柏威夏寺，位于柬埔寨柏威夏省与泰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柬泰在历史上都曾宣称对该寺所属区域拥有主权。即使海牙国际法院早在1962年就将柏威夏寺判属柬埔寨，但泰国一些民众仍对这一决定不满，柏威夏寺周边地区仍属争议地区。柏威夏寺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似乎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争议地区主权的认定，导致这一领土争议再次升温，甚至引发了武装冲突。居住在柏威夏古寺附近的一些柬埔寨居民甚至全家撤离。

柏威夏寺的伤痛还未平复，而就在去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有着类似的可能后果，甚至更为严重的项目竟又被列入到了名录之中。耶路撒冷南部的橄榄核葡萄园文化景观作为巴勒斯坦的遗产地被列入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巴以冲突的中心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大会之上，看到的是巴勒斯坦代表的欢呼和以色列代表的愤怒斥责，那么大会之后呢？

而在今年大会上，关涉国家间争端的申报项目仍被评审。ICOMOS对日本"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迹：九州山口及相关地区"项目给出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建议，因为它符合突出普遍价值的第(ii)(iii)(iv)条标准。

为了让人类更加珍视和平，也有一些承载着人类苦难记忆的遗产被列入名录。不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这些遗产地

都是在承认历史、认同价值的基础上被列入名录的。然而，日本在申遗中完全无视其自身工业革命的辉煌是以强征周边国家的劳工为代价这一事实，它所谓的遗产中还承载着尚未被回应，更不要说被原谅的仇恨。

世界遗产事业秉承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景，在筹集资金、组织专家修复受冲突损害或威胁的遗产的同时，应牢记其维护和平的本初使命。

（本文特约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撰稿）

巴尔米拉：神庙的绝唱

撰文/顾剑 摄影/SYLVAIN GRANDADAM-DragonImage

近年来，动荡不安的叙利亚局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四年前反对派“揭竿而起”，试图用武力推翻巴沙尔政权。最近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气势汹汹，攻城夺地、杀害人质，地区局势动荡不安。连年的内战和轰炸使叙利亚的世界文化遗产面临险境，许多伟大的古文明遗迹因战火而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巴尔神庙就是其中之一。



夕阳下的巴尔米拉古城。其中呈现规律排布的石柱所在处为古城的主要街道，长达**1.1**公里的大石柱廊。

每当我回顾2011年4月那个干燥、炎热的下午，都庆幸自己爹着胆子做出的疯狂决定：闯进战乱的叙利亚，去造访那些濒危的古代文明遗迹。

当时，叙利亚内战刚巧爆发于我此次行程的前一段，在中部的霍姆斯、北部的阿勒颇，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激烈冲突的新闻充斥着电视荧屏。我困坐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旅馆小房间里犹豫而焦躁：按照原定旅行计划，我应该在三天前就结束黎巴嫩的旅行进入叙利亚。要不要赌一把？

在战火阴影下行走

作为一个足迹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旅行者，我并非一个头脑发热的鲁莽之人，当时闯进叙利亚的决定，其实没有今天看起来那么危

险。

我从贝鲁特乘坐客运巴士，穿越开放而冷清的黎叙边界，三小时之后到达首都大马士革，整个过程平静而有序。闹市区三星级的旅馆非常舒适，总共只有三四拨游客，价格也只是平时的一半，服务却很周到。

当时大马士革并没有暴力冲突，只是星期五下午穆斯林的礼拜结束之后，会有大规模游行示威。平日人们生活基本照旧。但是在我准备去叙利亚境内最著名的古迹巴尔米拉之前，我谨慎地改变了原定计划。

巴尔米拉在大马士革东北215公里的沙漠之中，靠近伊拉克边境。旅行之前，我曾经计划从大马士革搭乘长途汽车，经中部城市霍姆斯转车，到巴尔米拉住一晚，看沙漠中古代废墟的日升日落，但是战争开始了。

我决定绕过已经爆发武装冲突的霍姆斯城，从酒店前台花高价包专车，沿穿越沙漠的高速公路，一天往返巴尔米拉，不在大马士革以外住宿。我推测，在这个阶段双方还不至于把仗打到沙漠里去。为了安全，沙漠古迹的日出，只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了。

巴尔米拉——叙利亚规模最大的古代遗迹，丝绸之路末端的贸易重镇。公元前后直到3世纪这两三百年，巴尔米拉在罗马帝国的羽翼下，作为半独立的城邦国家，是它最鼎盛的时候。

在文化上，巴尔米拉的政治制度、建筑风格，基本上以古希腊城邦为蓝本，也有罗马的浴场。但是毕竟巴尔米拉处于东、西方商业贸易的路线，它同时也受东北的帕提亚（波斯），东面的美索不达米亚，跟南面古埃及几个文明的影响，比如帕提亚的希腊式神庙里，供奉的神跟伊拉克两河流域的神祇类似，而神庙的列柱，所用石材来自埃及的整块粉色大理石。

我现在看到的雄伟的巨石建筑遗迹，基本上都是来自那个时代，典型的希腊罗马城市风貌，也是叙利亚吸引最多游客的旅游胜地。说是“吸引最多游客”，我在巴尔米拉城的一整天里，只看到一个来自法国的旅游团，还有两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青年，后来他们和我一起搭伴走。政治动荡给叙利亚旅游业带来的灾难性冲击，当时就已经显而易见。我去的季节是4月底，还没进入炎炎盛夏，正是叙利亚的旅游旺季。在往年，整个巴尔米拉几个平方公里的遗迹区，会充斥数百辆旅游车，每天几万欧洲游客，而现在，广阔的景区，只有这么寥寥数人。

罗马时代的遗迹

巴尔米拉的罗马遗迹占地很广，整个景区除了圆形剧场、巴尔神庙等两三个景点卖票，其他地方都免费，也没有固定的开放时间。只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距离太远，不适宜步行。我的叙利亚司机艾曼老头儿对这片区域非常熟悉，他首先送我到沙漠的制高点城堡山上，俯瞰整片罗马时代的遗迹。

城堡建于13世纪阿拉伯哈里发的时代，比山下的古城遗迹整整晚了一千年。城堡山大约高200米，山坡很缓，海拔也不高，但是周围上百公里范围全是一马平川，所以视野相当开阔。从山顶望下去，正中间细小的方形和长条建筑，是古代巴尔米拉城的中心遗迹区。山下右手边丘陵山谷之中，星罗棋布的小建筑是古代的丧葬塔群。每个家族都有一座塔，塔分几层，每层像图书馆的抽屉那样，分格存放着历代家族成员的骨灰。

而山下左手边，一直延伸到正中间罗马遗迹区外围，有大片黛青色，甚至绿得发黑的区域，这就是沙漠里的绿洲。那里是从古到今穿越沙漠的商队集中的休息场所，现代巴尔米拉市镇。仔细看，还能在绿洲中辨认出房子和主要马路的直线条。再放眼向外围望去，视野所及，灰黄色的大沙漠漫漫无边，平得像一片锅底。

从城堡山下来，我就近先参观附近山下的丧葬塔群。这些方塔有点像东方佛教寺院的塔林，每个贵族家族一座塔，里面分几层，这些墓葬塔里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两座，游客可以走进去参观。塔高三层，据说一层是男人，一层是女人，一层是小孩。里面并不恐怖，因为所有的棺材里都是骨灰，没有尸体，罗马人死后用火葬，而且棺材放置在墙壁上凹进去的龛内，口上用浮雕大理石板盖起来，游客看到的，是浮雕和壁画，见不到后面的棺材。

我在这里，还“捡到”了两位被困的斯洛文尼亚游客：当时这对青年夫妇坐在塔门前等开门，平时那里上锁，旅游指南书上说，镇上博物馆的看门人会每天定点来开门。可是当时整个景区几乎没有游客。幸亏我到了，请我的司机开车去4公里外的博物馆把看门老头儿接来，才给大家解了围。

他们两位计划当天傍晚坐公车回大马士革，但是回去的车少，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我包车反正只有一个人，就邀他们搭我的车一起游览。我那年年初去过斯洛文尼亚，和他们挺谈得来，这兵荒马乱的，一路搭伴还感觉安全些。

我们和司机艾曼老头儿一行四人，下一站去全城最漂亮的遗迹——巴尔神庙。巴尔神庙建成于罗马帝国初期的公元34年，供奉的巴尔Bal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主神，它在城市最东段，保存得也最为完整。

这儿要买票。进门后是一座宽敞的院落，院子里有无数巨型希腊石柱。院子中间的神殿，是古希腊那种繁柱结构，而不像罗马人喜欢的水泥圆拱顶的巴西利卡大空间。所以，它是方方正正的，从外面看很大，很多雄伟的柱子，柱头装饰繁复的橡树叶，属于经典的柯林斯柱式。但是，神庙内部空间其实挺小，长宽只有十来米、高14米。神庙围墙所围出的院落极大，长宽各两百多米。

据说，在巴尔米拉城衰落的近代五百年里，整个城镇都生活在神庙的院落里面。所以，这座神庙真正好看的地方，是院子里的柯林斯式列柱和正中神殿的外观。院落中散落一地古代砂岩巨石，应该属于神庙屋顶、门楣，上面依稀可分辨出不同的雕刻和文字。



巴尔米拉古城复原模型。摄影/顾剑



2011年的巴尔米拉古城。摄影/顾剑

巴尔米拉的兴衰

走出巴尔神庙，门外有条罗马长街，向西一直延伸1.2公里。在古代，这是城市的主街，也是通往其他城市“高速公路”的起点，现在街道两侧都还留有相当完整的希腊式立柱拱廊。在全世界的古希腊罗马遗迹中，也没有哪里还能保持如此完整拱廊长街。站在巨石铺垫的驰道上，可以想象两千年前，这条长街完整的时候有多么气派。

在这条柱廊长街一半的地方，有希腊式的半圆形剧场，还有大市场，希腊语叫做Agora。市场侧面有古罗马大浴场的痕迹，也有古代税务所建筑遗迹。遥想当年，来自东方甚至中国的商队，穿越沙漠来到这里，从骆驼上卸下货物，交易各种香料、丝绸、食品和工艺品，或者在罗马人的公共大浴场中洗去一身风餐露宿的疲惫。巴尔米拉的国库也因为商业税收而充盈。似乎，巴尔米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以让这座城市无限期地繁荣下去。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让巴尔米拉在公元3世纪急剧地衰落下去，直至1500年以后，变成了一个沙漠中被人遗忘的小村镇呢？

罗马帝国时期，巴尔米拉的经济繁荣、国力鼎盛，原因除了位于商路咽喉的地理优势之外，它处于罗马帝国跟东方帕提亚帝国（中国古书上大秦与安息）之间的边境地带也有关系。两大帝国从公元前后到3世纪之间势均力敌，各有忌惮，把叙利亚沙漠和两河流域上游当作中间缓冲地带，所以巴尔米拉拥有相当高的自治权。作为边境重镇，巴尔米拉数百年来必须承担保护商路安全，弹压沙漠上游牧部落袭击，庇护来往

商队这些职能，所以古代巴尔米拉人非常尚武，他们神庙里的浮雕和塑像，连神祇都是顶盔贯甲的。

时间推移到公元3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史上三国后期，罗马帝国正经历着“三世纪危机”，内忧外患，东方的帕提亚帝国被伊朗高原新兴的萨珊波斯帝国所灭，萨珊波斯西侵，公元260年罗马皇帝瓦勒里安御驾亲征，大败被俘。此时巴尔米拉城主欧达纳图斯起兵，承担起罗马东部边境的防务。在幼发拉底河畔独立击败了得胜的波斯皇帝萨波尔一世，扶瓦勒里安的儿子登上罗马皇位。作为交换，欧达纳图斯获得罗马皇帝之下的国王尊号，巴尔米拉也升格成罗马的附属王国。此后四年，巴尔米拉的军队向萨珊波斯帝国发动反攻，不但收复了罗马人丢失的两河流域所有国土，甚至两次围攻波斯都城泰西封，一时巴尔米拉王国威震整个中东。

公元267年，巴尔米拉国王遇刺，两个幼子先后继位，王太后扎努比亚垂帘听政，巴尔米拉凭借超出罗马本身的兵威，渐有脱离罗马独霸中东之势。扎努比亚几乎吞并了罗马在中东和阿拉伯半岛的所有领土，还南下占领埃及，加冕埃及女王，北上攻占罗马帝国（在今天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的腹心地区）。

扎努比亚在公元271年僭号罗马帝国女皇，此时，巴尔米拉的军事和经济地位达到顶峰。但是巴尔米拉的辉煌并没有维持多久，273年，新的罗马皇帝奥里略发动反击，迅速击败了巴尔米拉，扎努比亚被俘，巴尔米拉城被罗马军队占领。两年之后，巴尔米拉再次反叛罗马帝国，这次奥里略皇帝镇压叛乱之后，夷平了巴尔米拉城。从此，巴尔米拉虽然保持了商路上贸易中心的位置，但是国势再未恢复。其先后在罗马跟阿拉伯帝国治下，始终只是一个地区中心的地位。

直到1400年，中亚帖木儿帝国征服了这里，再次夷平城市。此后的整个近代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的巴尔米拉，就沦落成了沙漠中被人遗忘的一个绿洲小镇，一度全城人口都生活在巴尔神庙的院落中。

我觉得巴尔米拉兴衰的故事，和中国河西走廊上的凉州（以今天甘肃武威为中心的地区）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处于商路要地、民风强悍的边塞城市，当中央王朝动荡的时候，凉州就武装孤立于中原，俨然一个独立王国。三国时马腾、马超父子的西凉州就是半独立的军阀割据。到了后来东晋南渡、五胡十六国时期，南凉、北凉、前凉、后凉等政权都在这里诞生，到了中央政权强大统一的时代，又复归中原版图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统治叙利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叙利亚属于法国托管地，1920年代末，法国人把住在巴尔神庙院落里的当地居民，完全搬迁到附近建立的新城，腾空了2平方公里巴尔米拉古代遗址区，着手发掘。那时大多数古罗马时代的遗址还都埋在地下。经过数十年的发掘，这里成了叙利亚在首都以外规模最大、年游客流量最多的古代遗迹，1980年即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

同时，考古发掘仍然在继续，最后一批外国考古队来自波兰，跟叙利亚政府合作发掘，直到2011年我来游览的前几周，由于战乱形势刚刚撤走。



墓室内残缺的雕像。



墓地中精美的雕刻艺术，融合了希腊罗马的庄严肃穆与东方的优雅。



被毁前的巴尔米拉遗址

巴尔米拉被称作“沙漠新娘”，它是公元前2世纪建立的一个完美王国。巴尔米拉是几种不同文明的中心。在6平方公里的遗迹之上，有扎努比亚女王统治时期宏伟的

野蛮与文明的对决

当我站在气势恢弘的列柱大道末端，面对着巴尔神庙大门，一排排森严肃立的巨型石柱，让柱下的人觉得渺小。可是放眼望向远方，却觉

得也只有这样宏大的建筑尺度才和周围一望无际的沙漠相配。人类的智慧和文明，在大自然的广阔无边面前，一点也不显得逊色。

古代文明的伟大，在于他们能集中倾国之力，专注、坚持、不惜任何代价地完成挑战自然、挑战人类社会极限的纪念碑工程，巴尔米拉的古代遗迹如是，金字塔、长城亦如是。

但是又有谁能说，人类的文明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文明一定会战胜野蛮和蒙昧呢？自从四年前，我离开叙利亚之后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国家的新闻，希望内战能够平息。可是事与愿违，战火愈演愈烈，先是双方全面开战，越来越多的空袭甚至化学武器开始针对平民，然后美国和欧盟威胁要干预，从去年开始又出现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像癌细胞一样扩散。

这个夏天，情势越来越糟。到9月初，最坏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恐怖分子用炸药爆破了巴尔米拉的巴尔神庙。今后，即便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世人再也无法看到这些古代文明的遗存了。

在为这些永远遗失的世界文化遗产感到痛心的同时，我们必须质问：人类生产力越来越提高，就意味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吗？那么，为什么拥有现代化炸药的“伊斯兰国”分子，远比古代只拥有简单工具的城市建设者愚昧和野蛮？

也许，我们只能希望，文明终究会战胜野蛮，和平能够让那些蒙昧的宗教极端分子恢复理智。

失去文物，世界就失去了记忆

2月27日，极端组织ISIS再度发布视频，显示以大锤和电钻打砸摩苏尔博物馆古文物的画面。被ISIS毁坏的文物有些超过三千年历史，其中包括著名的人首翼牛像。

此举震惊了全世界，惋惜与指责声不断。然而，ISIS的破坏行径却愈演愈烈。仅仅一周后，武装分子相继开进尼姆鲁德古城遗址和哈特拉古城遗址，对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迹大肆破坏。

对此，世界遗产委员会怎么看？又会出台怎样的计划和行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特约记者采访了世界遗产委员会阿拉伯国家部门负责人：娜达·阿尔·哈桑（Nada Al·Hassan）。

撰文/吴永熹

Q：上个月底，ISIS发布新视频，展示武装分子在摩苏尔博物馆打砸文物的画面。然而，短短一周以后，他们又在伊拉克破坏更多的古迹遗址。教科文组织预见到了这种事态发展吗？

A：教科文组织从这场文化清洗的一开始就预见到了日后的这些发展。因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多个场合提醒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请他们注意在这场危机中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号召安理会发起全面的与安全及人道主义相关的战略与行动。

Q：你认为ISIS毁坏这些文物与遗址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A：我们无法分析这些武装分子的真实意图。据我们观察，说这些蓄意破坏行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目标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武装分子会毁坏清真寺；其二，他们大量非法走私文物——走私物许多都和他们在摩苏尔博物馆砸毁的类似，只是尺寸小一些；其三，他们会发动巨大的媒体攻势，宣传他们的破坏行动。

Q：你认为ISIS与塔利班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此前，塔利班在阿富汗摧毁了巴米扬大佛。

A：所有这些破坏都是我们时代的悲剧，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任何一个文物、遗址或历史性建筑遭到损毁，世界就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失去了一部分知识、根基和丰富性，也失去了文明的一项见证。

Q：能说说ISIS最近攻击的遗址的重要性吗？我们知道哈特拉古城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A：是的，哈特拉古城遗址早在1985年就被列入了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拥有大量防御工事的古城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之后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个阿拉伯帝国的首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可以说，哈特拉古城是“亚述－巴比伦文明”的一个典型代表，融汇了希腊文明、帕提亚文明、罗马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多种影响于一身。

Q：我们目前对ISIS破坏的规模和程度有概念吗？有途径了解吗？

A：我们收到了一些声明，知道武装分子动用了推土机和铲车，还使用了炸药。但除非亲自去现场，我们无法准确估计损失到底有多大。

Q：据报道，一些专家和学者试图通过研究卫星照片来记录损失，有学者称看到这些照片令人愤怒，因为损失太多了。你怎么看这些记录损失的努力？

A：卫星照片是发现和研究明显的、大型的毁坏行动的一种方法，但它们无法显示雕像或遗址中考古学细部的损失。

Q：在战争肆掠的中东，文化遗产非常脆弱。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采取了哪些举措保护文化遗产？效果如何？

A：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然而战争无情，不仅夺取了众多无辜平民的生命，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文化遗产损失。这是战争的内在悲剧之一，很难避免。

教科文组织有针对世界遗产、打击非法文物贩卖、在战争冲突区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项国际条约，这些条约号召成员国承担相应责任，在冲突区不将文化遗址用作战争用途，不将它们当作打击目标，并参与打击非法文物贩卖活动。教科文组织会监控和评估损失，提供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员和资金，并积极教育公众、成员国、安理会和其他相关方。

通过这些努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如2003年的1483号决议、2014年的2139号决议、2015年的2199号决议，分别针对伊拉克的遗产保护问题、叙利亚的遗产保护问题，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问题。这些决议要求禁止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文物及其他具有考古学、历史、科学及宗教价值物品的贩卖。

教科文组织是这些决议的执行方。在叙利亚，许多专业人士接受了训练，从而能够在冲突中保护文化遗址和博物馆；我们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都采取了紧急行动。我们还和许多其他机构一起，包括边界

的海关和警察、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拍卖行、博物馆等，共同采取行动。保护文化遗产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单靠教科文组织的力量无法成功。

Q：针对ISIS最近的暴行，联合国和世界遗产委员会采取了哪些行动？

A：ISIS在摩苏尔博物馆的打砸事件发生后，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立刻联系了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博科娃还报告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公诉人，因为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蓄意破坏文化遗产是一项战争罪行。教科文组织正在召集一个大规模的合作计划，试图从系统的层面让打击恐怖主义的2199号决议得以有效落实。

Q：你以为那些受到破坏的遗址能被修复吗？在保护中东文化多样性方面，国际社会能够做些什么？

A：教科文组织将文化遗产看作战争冲突中的重点关注对象，同样也将它看作重建阶段的中心。针对修复和重建工作，我们已经着手制定一份纲领，此纲领将成为以后的工作指导。这项工作应该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上——例如二战，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战争冲突——这些战后重建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指导与启发。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THE MUSEUMS

博物館奇妙物語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目录

故宫的再造与重生

让文物走出博物馆

中国京剧服饰艺术馆：华美戏服的记忆

西藏博物馆：装下一整个西藏

西藏寺庙里的国宝

日本博物馆里的唐代古风

法国吉美博物馆：碎片里的中国

我护送展览文物回国

凡尔赛宫：王后私人空间的秘密

瑞典王室与中国文物的奇缘

涅瓦河畔的皇室宫殿

追随冬宫艺术的步履

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

伊朗民航：会飞的博物馆

欧洲工业博物馆散记

一个人的博物苑

国宝在别处

文物回家：盘点1949年以来重要回流文物

洗白与炒作：海外拍卖市场上的中国文物

版权信息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博物馆奇妙物语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6©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08317-20160722

最后修订：2016年10月07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对话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故宫的再造与重生

撰文／徐伟



供图／故宫博物院

世界遗产地理：今年年初，故宫公布了《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这是故宫第5次藏品清理工作的重要成果，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清点工作的内容和主要难点？从目前公布的内容来看，藏品信息并不完备，是否

有更详细的资料未公布？

单霁翔：自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古物以来，故宫博物院对文物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清理。经过历次文物清理工作，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制度更趋完备，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2010年12月底，故宫博物院完成了建院历史上的第5次藏品清理，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经过7年努力，故宫博物院首次全面摸清了家底：文物藏品总计1807558件，其中珍贵文物达1684490件，占文物总数的93.2%，是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馆藏珍贵文物的41.98%。

我们将延续和深化第5次藏品清理工作，积极参加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计划用3年时间，对部分之前未彻底整理的文物藏品进行系统清理，开展登记著录、影像采集等工作。清理对象包括甲骨、乾隆御稿、明清尺牍、清代瓷片和窑址标本、文物箱柜架、石碑、清宫老照片等十余个类别文物，以进一步加深对藏品的了解，解决部分账目不清的问题，实现文物信息清晰化。此次公布的目录为简目，公布藏品总目为首次尝试，故宫博物院今后将根据最新研究成果继续修订与完善。

世界遗产地理：您在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期间，曾指出国内馆藏文物“家底不清、保管环境不佳、安全状况不利、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并透露国内馆藏文物每年损失数以亿计。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以来，在文物保护方面采取了哪些新举措？

单霁翔：在故宫博物院所拥有的180余万件文物藏品中，有上百万件需要进行修复和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针对大量院藏文物濒临腐蚀、锈蚀等严重自然损坏状况，亟需建立大型、综合性的文物藏品修复平台，以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院内人才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对文物藏品进行全面和持续不断的抢救性和预防性科技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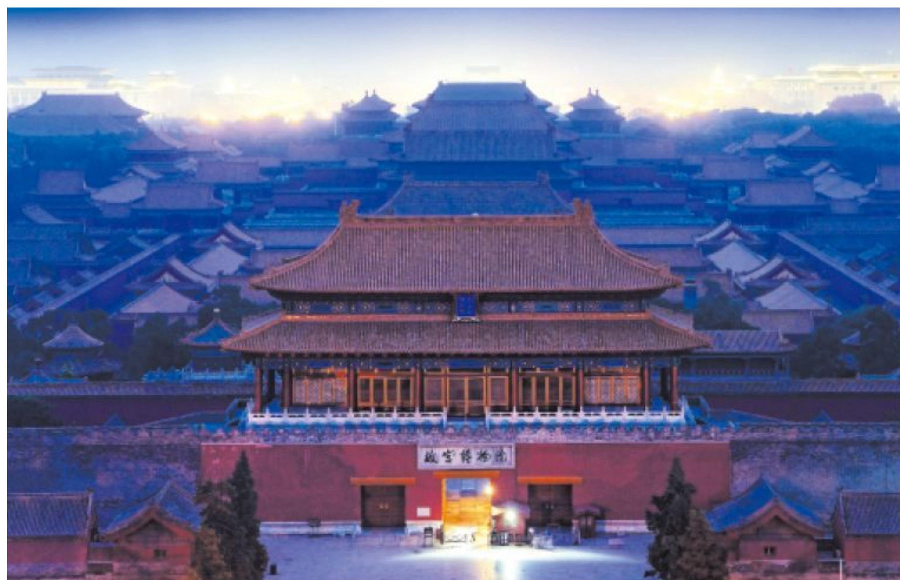
经过故宫博物院多年努力，馆藏文物特别是馆藏珍贵文物的保管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尤其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竣工的一期、二期地下文物库房，建筑总面积共21900平方米。文物库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电子、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分为消防系统、防盗系统、空调系统、文物运送系统、电脑网络系统等，共保管文物90余万件。但也应承认，在实现藏品保护环境的提升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012年5月，故宫博物院通过文化部向国务院提出开展“平安故宫”工程的建议，以彻底解决故宫存在的火灾隐患、盗窃隐患、震灾隐患、藏品自然损坏隐患、文物库房隐患、基础设施隐患、观众安全隐患等7大安全问题。2013年4月，“平安故宫”工程得到国务院批准立项，计

划到2020年完成。

目前，故宫博物院内西河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已经开工建设，建成以后文物科技保护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精密科研仪器设备的工作环境，将得到有效改善。在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的建设方案中，规划有大型文物藏品科技保护设施，应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中国文物藏品科技保护平台，特别是数量众多、体量较大的文物藏品，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系统的保护修缮。

另外，故宫作为我国第一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于2011年率先建立了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相继开展了室外陈设基础数据采集、室外陈设材质鉴定和保存状况评估、植物监测数据库、气象数据库、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观众动态监测、白蚁监测、防雷监测、展厅温湿度监测平台建设等工作，涵盖了故宫博物院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等方方面面内容，为故宫博物院更好地改善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存环境，为及时有效地保护馆藏文物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保障。



Eric Martin / Dragonimage

世界遗产地理：目前故宫古建筑群的整体修缮情况如何？在修缮过程中，如何避免对文物的损坏和大拆大建？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自2002年开始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修缮，预计2020年完工。目前故宫修缮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修缮阶段，坚持“先救命后治病”的原则，优先修缮存在严重危险隐患的、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文物建筑。同时注重文物建筑的岁修、零修，及日常

的保养和维护，努力处理好保护修缮工程与正常开放的矛盾。

首先是重点修缮工程。2013年重点项目工程开工9项，其中慈宁花园修缮工程、东华门修缮工程等竣工，午门雁翅楼古建筑群维修工程开工，今年有7项工程陆续开工。

其次是古建零修与环境治理工作。2013年度，完成古建日常零修工程共498项。为消除安全隐患，故宫博物院对被占用的古建筑、具有严重火患的彩钢房、影响故宫环境协调的花房进行了整治，并启动“三清理”（清理院内散落石材、闲置的箱子、废弃的展柜等）工作。

再次，加强古建研究与技艺传承。《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第一阶段工作基本完成；明清宫廷建筑大事史料长编、中国明清建筑历史图集、清宫内檐装修等科研工作持续进行。完成故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培训，首次技艺操作展示工程——乾清门地面铺墁顺利完工，木作培训班开班。

世界遗产地理：您曾说，要逐步扩大故宫的开放面积，“将红墙内全部留给观众，今后故宫包括院长、副院长在内600多名行政办公人员都将搬出紫禁城”，这一设想是如何产生的？是否有时间表？

单霁翔：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不断扩大开放面积，合理优化参观路线，满足观众不同的参观需求。故宫的开放区域由2002年的30%，目前已经增加到了52%；2015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90年院庆，开放区域将达到65%，届时拟开放慈宁宫、慈宁花园和寿康宫所在的西部区域；慈宁宫设为雕塑馆、慈宁花园和寿康宫则为原状陈列，还原古建筑的历史风貌；2020年开放区域将达到76%，更加壮美的紫禁城会呈献给观众。

故宫博物院东华门保护修缮工程已经竣工，未来将调整其作为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馆，专门展示壮美的古代建筑群和精美的古建文物藏品。古建筑馆开放以后，人们还可以登上东华门城楼观赏故宫古建筑群，并开放一段城墙，使观众能够从东华门城楼出发，沿着城墙向南参观，经过东南角楼向西到达午门-雁翅楼展厅，这样大约可以参观紫禁城1/6左右的城墙，使观众获得难得的文化体验。

端门是观众参观故宫博物院的第一站，拟将端门建成一座数字展厅，将传统建筑和数字技术融合起来，采用直观、亲和、时尚的数字展示手段，使观众对故宫博物院有较为清晰和深刻的“第一印象”。端门是“数字故宫”的建设成果展示基地，故宫博物院用现代技术记录、保护、研究古建筑和文物藏品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在这里向社会公众进行展示和汇报。


Eric Martin / Dragonimage

世界遗产地理：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提出“故宫学”的概念，去年故宫举办了“故宫学十年学术研讨会”，能否介绍一下故宫学研究进展？

单霁翔：郑欣淼先生倡导的“故宫学”，是一门以明清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为研究核心的学问和学科，由故宫学原理、故宫建筑学、故宫文献学、故宫文物学、故宫历史学、故宫博物馆学组成学科体系。构成故宫学的各种因素的关联，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都与“故宫”关联，无论是建筑还是藏品，都因为与故宫结合，才产生了具有稳固结构的相互关系。这是故宫学的本体特征，是构成故宫学诸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

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学研究所，主要职责在于规划故宫学学科建设，构建故宫学学科体系。2013年10月，故宫研究院正式成立，下设一室一站四所五中心，即研究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故宫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明清档案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并联系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在故宫博物院初步形成覆盖全面、专业突出和梯次完备的学术团队。

故宫研究院接纳国内外学术界热心于故宫学术研究的人才，与院内的专家学者共同构建高端学术研究平台。将深入开展对明清宫廷文化和院藏文物、档案的研究，组织实施国家和我院的重大科研课题项目，搭建两岸故宫的科研合作平台，在国内外积极开展博物馆馆际之间和与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不断培植新生的学术力量，以此全面带动学术研究、展览和出版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努力成为文博界学术研究的重镇。

猜你还喜欢



点击阅读

让文物走出博物馆

文化创意为台北故宫创造三赢

“典藏”是博物馆的心，而“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魂，如何带给人们美好的艺术飨宴，并让他们延续这种心情，把美好的参观经验带回家，让文化得以推广传承，这才是文物走出博物馆最重要的目的，而文物的文化精髓，永远是文创发展的最佳养分。

撰文／卢家珍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朝的康熙皇帝当年在批阅奏折时，绝不会想到他的朱批“知道了”，会在360年后被制作为纸胶带，并且在网络商城中爆红，甚至还因为团购的人太多导致商城瘫痪。这便是“国立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年最受欢迎的“朕知道了”纸胶带系列。台北故宫的文化创意，让霸气的康熙朱批走出博物馆，不但进入寻常百姓家，还漂洋过海到其他国家，康熙若是地下有知，可能会睁大了眼，惊讶地说“朕不知道”吧！

古文物 新生命

台北故宫身为台湾最具指针性的博物馆之一，典藏了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物，而这些文物，也是古代历史发展的缩影，因此台北故宫其实拥有一座最好的创意资料库。

台北故宫的文化创意最早是由前故院长秦孝仪于1983年提出的，当时他以“从传统中创新·艺术与生活结合”作为台北故宫出版与制作衍生性商品的准则，出版第一本普及性的专刊《故宫文物月刊》，目前已发行了376期；此外，并邀集同仁筹组创意发想团队，打破以往只做复制品及明信片的做法，从台北故宫典藏文物中发掘设计元素，与合作厂商开发一系列与生活结合的商品，将老东西赋予新生命。

曾经参与研发团队的现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记得，当时他们开发了丝巾、领带、雨伞、布料、桌巾、扇子、小钱包、名片夹、文具等，以青花瓷的纹饰为女用的伞面，而男用伞面则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非常受欢迎，而台北故宫礼品的名声也随之鹊起，为台北故宫的文创发展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

“台北故宫之所以重视文创，是因为它可以让文物有新生命，更蕴含了教育意义。我们从文物中萃取精华而成为设计元素，人们购买商品的时候，文物的精神与意象也随之跨出博物馆，走入不同的家庭与国家，影响力因而无远弗届。”冯明珠说。



台北故宫宜子孙项链。



翡翠玉白菜项链。

当国宝遇上科技

然而真正让文物"活起来"的重大工程，莫过于台北故宫的数位典藏

计划。台北故宫自2001年起开始执行数位典藏计划，以7年的时间，将多达65万件的台北故宫文物，建立完整的文物图文资料库系统，除了有助于台北故宫办理展览、出版、典藏、教学、研究等工作外，亦方便中外人士了解庞大的中华瑰宝，并扩展至文物影像授权等内容产业的服务，以数位化素材促进加值应用与创意开发，达到教育推广与发展知识经济的目标。

“数位化对台北故宫的创意发想是很大的关键！”冯院长说，台北故宫有大量珍贵的馆藏，传统的静态展览已不足以吸引观众，因此馆内人员积极研究深入浅出的展览方式，以高科技将展品数位化之后，制作成有趣的互动游戏，与参观人互动。而参观者在游戏之余，也能了解展品的内涵。以台北故宫曾经推出的帝王展为例，展场设置的互动桌上有六个公仔，公仔内部安装了芯片，选择不同的公仔放在桌上，就会出现不同的影片。例如选择穿朝服的公仔，就会出现一匹马送奏折到宫中，皇帝用朱批的画面。

2011年初，台北故宫更在冷门的书画区开辟多媒体室，以6台电脑告诉大家有哪些不可不看的字画。其中一幅南宋的《静听松风图》更采取互动式设计，只要对着感应器扇风，画中的藤蔓就会伸展蔓延，十分具有童趣。当时为了测试效果，台北故宫特别开放各级学生参观，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有美术班的小学生不但玩疯了，还把参观经验画成了《静听狂风图》，让工作人员笑弯了腰，也不得不对孩子的创意刮目相看。

同时，台北故宫也以文物为背景，发展一系列动画，例如荣获2008年东京国际动画影展首奖、国际视听新科技委员会震撼奖的《国宝总动员》，便以台北故宫国宝为主角——婴儿枕、玉鸭、玉辟邪，这三个经常玩在一起的好友，因为一次的嘻闹中，弄丢了翠玉白菜上的螽斯，一场追捕螽斯的旅程就此展开……

由于《国宝总动员》广受大家喜爱，台北故宫接着又制作了《国宝娃娃入宝山》系列，藉由国宝娃娃、玉辟邪与玉鸭三个故事主角穿插，在寻找小白马影子的历程中，介绍三幅名闻遐迩的书画：《富春山居图无用师本》《花气薰人帖》和《百骏图》，片中拟真动画技巧完整保留原画风格，且在寓教于乐中，清楚呈现东西方绘画的特色，极具教育意义。此片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影视新科技委员会所举办的“2012年国际多媒体影音竞赛”(FIAMP)中，获得“短片类”银牌奖，也是入围14个博物馆当中唯一的亚洲博物馆。



位于台北市郊阳明山脚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游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厅内浏览书画展品。

当国宝遇上设计

国宝数位化的影响力不仅于此，冯院长表示，十年前，合作厂商若想在文物中寻找灵感，只能参考台北故宫的展览图录，或是奔走于图书馆，过程冗长，还曾有厂商看错目标，找到外国的文物图录，设计出错误的商品。然而在典藏数位化之后，只要在台北故宫的检索系统输入关键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文物。例如打上“结婚”二字，就会出现结婚使用的器皿、衣饰等相关文物，准确又便捷，这样的便利性，让文物与设计界彼此大大地跨出了一步。

2005年，台北故宫开始尝试“双品牌”策略，结合国际知名品牌，或是台湾具潜力的文创厂商，一同发展文创商品，第一个合作的国际品牌即是意大利的Alessi。台北故宫授权Alessi从乾隆皇帝图像衍生出椒盐研磨器、蛋杯、酒塞等“清宫系列”商品，十分畅销。走到全球5000个Alessi柜点，都可见到挂着“故宫博物院”招牌的Alessi商品。

然而，台北故宫并不因此自满，为了让中华文化能更具深度地被世人看见，并打造台北故宫成为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应用重镇，在政府资金的援助下，台北故宫自2009年开始举办“文创产业发展研习营”，通过艺文体验、文物传习及创作设计三个阶段，长达半年的研习课程，5年来共培训了72家文创产业团队、300多名学员。

冯院长表示，参加研习营的团队必须包括CEO、财务长、市场管理及设计师，课程首先打开中华文化的感知，从戏曲与舞蹈中认识人体，从品茶与品香中开发味觉，捏陶与绘制漆器中强化触觉，聆听音乐中打开听觉，从身体力行的体验中开拓视野，然后才开放台北故宫的资料库，让他们认识台北故宫典藏，悠游其中，如此购思出来的设计，才会有意想不到的文化力量。

以第一届学员“朱的宝饰”为例，它是台北故宫第一位授权的品牌珠宝设计师，设计师林芳朱认为，经过6个月的学习，认识各朝代美丽古物背后的典故，对于团队而言获益良多，创意也涌上心头。例如他们以乾隆的鉴藏印“宜子孙”为蓝本，设计出“宜子孙”链坠，为体现印文的珠砂色泽，他们特别选择了拥有台湾“国宝”之称的朱红色珊瑚，人工细细琢磨为1毫米的米珠颗粒，再以手工镶嵌而上，完美呈现出印文质地；“宜子孙”三字则以立体抓镶钻石，既古典又时尚，“国宝”文物以新的样貌再次被看见。

林芳朱表示，“宜子孙”为清朝内府鉴藏专用印章，只要加盖“宜子孙”印记者，均为书画极品或乾隆珍爱的典藏，希望子孙代代相传，例如：苏轼　《寒食帖》、东晋王《伯远帖》皆盖有“宜子孙”的印记；此外，“宜子孙”也寓意着子孙兴旺、瓜迭绵延，因此，以此概念设计的链坠不但象征着传承之意涵，也有祝福子孙代代兴旺之意。林芳朱将文字之美融入珠宝设计，不仅赋予珠宝新的生命，也展现了文化的涵养。



翠玉白菜伞展示盒。



轻感袋包裝。



“朕知道了”紙胶带。



青花瓷手机壳。

国宝竞赛考验创意

不仅是“文创产业发展研习营”，台北故宫也自2010年起举办“国宝衍生品设计竞赛”，针对前一年的展览选出一百件“国宝”，然后鼓励更多的设计家将创意和“国宝”结合，得奖者除了可以获得奖金，作品还有机会展出并量产成为台北故宫商品。

第一届设计竞赛的铜奖作品“翠玉白菜伞”便是由年仅16岁的高二学生的张文蕴夺得，她以台北故宫最具代表的国宝“翠玉白菜”为概念，结合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物品“伞”，利用8根伞骨架，将伞衣设计成菜叶，造型优雅并具趣味性，通过作品联想到观赏文物的情境，更丰富当代生活形态。

而2010年的佳作“朕知道了”纸胶带，更是小兵立大功！它以台北故宫所藏15万8千多件“宫中档朱批奏折”为灵感，其中，取康熙皇帝御笔书写的汉文“知道了”，制作成纸胶带。当时台北故宫同仁看到这项创意觉得很有趣，便把纸胶带的图片贴上脸书粉丝团，还发了一则短文：“如果你对老板或妈妈不满，就把它贴上吧！”没想到第二天就造成抢购，纸

胶带因而爆红，不但成为游台湾必购的纪念品，甚至随台北故宫文物赴日展出时，也受到日本人的青睐。

文创发展的最佳养分

冯院长认为，文化创意不仅仅是反映在商品上，文物还有许多种形态可以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觉得自己离古人没有那么远。

她以台北故宫的“三希堂”为例，最初“三希堂”是文房四宝的展间，但因为它四面有窗，阳光普照，虽然景致优雅，却不适于典藏文物，因此台北故宫便因地制宜，将它改为人文茶馆，成为品茗观画听筝的好去处，并以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为名（乾隆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及王的《伯远帖》合称“三希”，宝藏在“三希堂”中，含有“以志希世神物，非寻常可什袭可”之意）。

此外，台北故宫还与晶华酒店合作，于2008年起推出“国宝宴”，将院里的镇馆之宝翠玉白菜、肉形石皆入菜，最后还有毛公鼎水果宴，每一道“国宝”上桌前，都有特别的影片介绍真正的“国宝”，相当受到欢迎。不仅如此，台北故宫还会配合每次的展览策划新的菜单，例如“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展览期间，台北故宫晶华即推出“欧陆宴”和“南京宴”，近日台北故宫文物前往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也将“国宝宴”带到日本，同样预订一空。

30多年来，台北故宫的合作厂商已增至100多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创意链，而参观者也在这些文化创意之中，体会了文物的趣味，创造出三赢的局面。“文化创意能否为台北故宫赚钱，并不是重点。”冯院长表示，“典藏”是博物馆的心，而“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魂，如何带给人们美好的艺术飨宴，并让他们延续这种心情，把美好的参观经验带回家，让文化得以推广传承，这才是文物走出博物馆最重要的目的，而文物的文化精髓，永远是文创发展的最佳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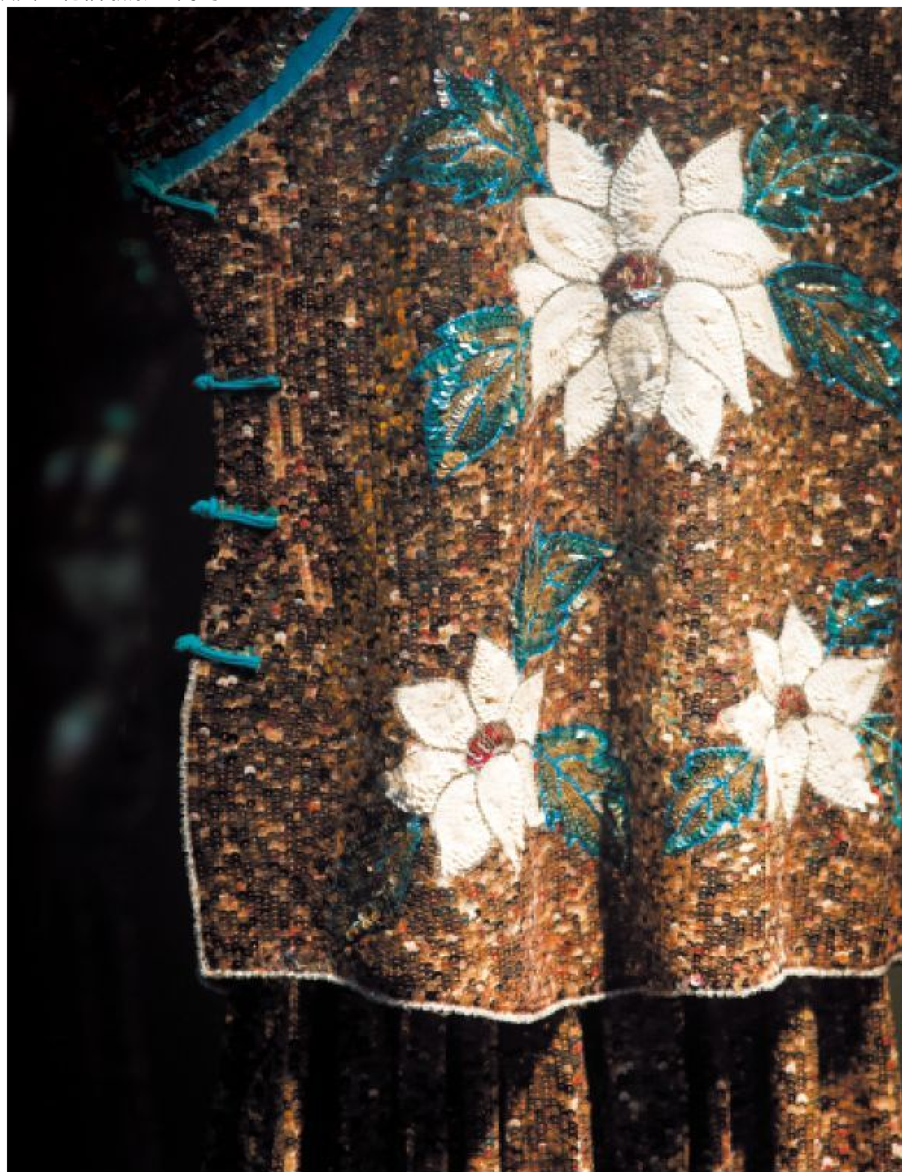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ICH ON THE
STATE
BANQUET
MYSTERY
LAND IN JIANGNAN
江南秘境·德清
百年轮回莫干山

点击阅读

中国京剧服饰艺术馆：华美戏服的记忆

撰文 / 礼福 摄影 / 陶钧



白色大丽花群袄，荀派表演艺术家童芷苓、宋长荣等均穿过此裙袄登台表演。

在上海市奉贤海湾旅游区，有一座特别的私人博物馆，那里陈列着中国京剧的锦衣华服、头面首饰，徜徉其间像是打开了一个京戏行头箱，令人目不暇接。

馆长包畹蓉创建这座中国京剧服饰艺术馆的经历，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味。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受母亲的影响钟爱戏剧，15岁时拜“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为师，后又在黄桂秋门下学艺，上世纪50年代已在京剧界小有名气。正是在那时，由于要预备自己的演出服饰，他开始了京剧服饰的收藏。“文革”提前结束了包畹蓉成为一代名伶的梦想，但他珍藏的京剧戏服却令他蜚声于世。他馆中的戏服足可装备四五个剧团，如蟒袍、褶袄、斗篷、开氅、云肩、官服、龙套衣、头面等，不下千件。

梅先生的黑帔

它看起来很普通，对襟、宽袖、半长，黑色的底子上，绣着淡淡的团花牡丹，不似周遭别的戏衣那么珠光宝气，它甚至朴素得有些黯淡。但它的来头不小：梅兰芳饰演《宇宙锋》时所穿的黑帔。

《宇宙锋》这出戏塑造了一位机智而正直的女性形象——赵艳荣。赵艳荣是赵高的女儿，在看到父亲以宝剑“宇宙锋”嫁祸夫家时，机敏地协助夫君逃跑。在这个过程中，赵艳荣阴差阳错地被皇帝看上，无奈，她只得装疯卖傻以求脱身。

梅兰芳先生对这出戏情有独钟，在其口述回忆录《舞台生活的四十年》中，他说：“我从开蒙老师那里学会了这出‘宇宙锋’，就一直对它有了偏好。经过不断地细心体会，唱到30岁以后，是越唱越有兴趣，可以说是唱上瘾来了。”整部戏的高潮是“装疯”，也是梅先生最为拿手的一段，他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身段：赵艳荣双手捧住赵高胡须，用兰花指假装抽出几根，端详端详，再“噗”地吹一口气，将胡须吹走，诙谐俏皮之外，赵艳荣的“疯傻”顿时活灵活现。

橱窗里，梅先生饰演赵艳荣所穿的黑帔，是情节的关键。赵艳荣在装疯之前，曾与父亲赵高争执，此时的黑帔端正地穿着于演员身上，随其一招一式，映衬出一个冷静、倔强、愤慨的女性形象。争执未果，赵艳荣心生一计，她唱道：“见哑奴，她教我，把乌云扯乱。抓花容，脱绣鞋，扯破衣衫。”此后再由后台缓步而出的赵艳荣，已是另一副模样：右边的一只膀子已露出黑帔之外，加上撕头发、扯衣服的身段，赵高不由问道：“我儿你莫非疯了吗？”

不仅如此，这黑帔里还蕴藏着角色的身份密码。京剧戏服讲究因人而异，即男女有别、老少有别、文武有别、贵贱有别、贫富有别、番汉有别、情境有别、褒贬有别。换而言之，京剧服饰是一套独特的服装语言体系，是戏迷与演员间约定的秘密，只要开场锣鼓一响，身着戏服的

演员一亮相，戏迷们便能获知其所扮演人物的诸多细节，比如：人物官属几品？性格豪放还是精干？富贵抑或贫穷？

如同穿蟒袍的是帝王将相、穿裙袄的是千金小姐一样，帔是贵族的家居常服，男帔长及足，女帔仅过膝。它以“对襟”造成自由开合的宽松感，向下的两条垂直线则使其显得流畅修长、文雅清秀。黑色，在戏服的用色规范中，通常代表着庄重、刚直或是丧事，如包拯、张飞、项羽等用的就是黑色蟒袍。再看其上的团花牡丹，细腻又富贵。如此一来，无需演员开口，一件团花牡丹黑帔便将人物身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是位出身高贵、正在服丧期间的妇女，性格刚直，与剧中赵艳荣的身份相符。



水钻蝴蝶头饰，适用于年轻美丽、性格活泼的旦角。

金霸王的开氅

凑巧的是，中国京剧服饰艺术馆还藏有另一件《宇宙锋》中的戏衣，即赵高所穿的开氅。开氅是中国古代武将、权臣在非礼仪场合所穿

的便服，大领、大襟，以突出人物之豪放与气派。剧中赵高因位高权重，角色为大花脸，他身着黑色开氅，前胸绣以老虎，以寓其豺狼虎豹之恶。只不过，这件黑色开氅曾经的主人金少山，虽曾因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而被称为“金霸王”，但却从未与梅先生在《宇宙锋》中演过对手戏。两件不曾同台的戏衣，却在京剧戏服艺术馆里齐名。

戏剧史上，金少山被誉为“十全大净”。1937年2月14日，华乐戏园首演《连环套》，身材魁梧的他饰演的窦尔墩一上场，就博得满堂叫好。开口一念点绛唇，嗓音居然盖过海笛，高亢入云，声震屋瓦。全场观众足足愣了几秒钟，才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后来，此事被京剧界列为一件大事，因为它开了花脸挂头牌的先例，也标志着净行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名净金少山，生活中却饱受争议，他喜欢讲排场，经常四五随仆，前呼后拥，持笼架鹰，蓄犬饲猴，常有挥霍一空之时。他的戏装蟒袍，都是平金绣（指用金线在绣面上平盘出图案，然后再用丝线钉牢固定的绣法），价值万金，但常常被他于拮据之际送进当铺。到了约期登门，海报贴出，其“行头”还在当铺。戏院老板只好委曲求全，临时赎回以便登场。不久，又送当铺，周而复始。

除了在《宇宙锋》中所穿的黑色开氅，京剧戏服艺术馆还藏有另外3件金少山穿过的开氅。其中有一件是金少山在《战宛城》等戏中扮演尚未得势的曹操时所穿，为了能够准确、全面突出曹操的奸狠、工于心计的个性，大红开氅上还被绣上了豹纹。如今舞台上的曹、赵等形象大多穿绣团花戏服，而不再绣上虎豹，这是由于当下用服饰来烘托人物的做法已不再被重视，且动物所需的绣工繁复。



"宁穿破，不穿错"，是京剧行当里常用的一句话。以上6幅扮相图，均出自《清升平署戏装扮相谱》。清升平署，在清朝掌管着当时内宫里的节令、喜庆大典的演出活动。其精心绘制的扮相谱上时常会出现"穿戴脸儿均照此样"的字样，可见其对戏衣穿戴法则的重视。

戏衣的款式大致有：蟒、帔、靠、衣、褶子、开氅等几类。它们分别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来表现戏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比如，蟒袍是帝王将相、王公大臣的礼服，帔则是他们的便服；官衣是帝王、驸马及高级武将们的常服；靠是武将战场用服；褶子是贵族的家居便服，也是平民的常服；褶袄是小姐们的便服等。

款象蕴藉的款式，使人一眼便能看出演员所扮演人物的大致身份。图4中身着红战袄、英姿飒爽的人物，一看便知是精通武艺、善于骑马射箭的女英雄。而图2是身穿褶子、披肩、凸髻的鬼卒。图6则是身着老斗衣的年迈妇女。图3的帔衣裙袍同一图，它不仅显示人物身份高贵，且是以清代服饰补充戏装的不多的案例。



黄色蟒袍

点翠头面与黄派唱腔

一家私人博物馆，缘何会有如此多的珍品？年过八旬的馆长包畹蓉解释说，其中一些藏品得益于其师父黄桂秋的馈赠。

而今，黄桂秋的名字也许令多数人感到陌生，但在上世纪40年代左右，戏迷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老生要看马连良，青衣要听黄桂秋。”当时的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曾对黄桂秋说：“你的唱别具一格，真可自成一派。”此话就像预言，这位与梅兰芳师出同门的艺术家的黄派唱腔，后来红遍江南，并为他赢得了“青衣首席”、“江南第一旦”的美名。

“文革”期间，黄桂秋担心自己珍藏的戏服遭受劫难，便将其赠与弟子包畹蓉。包畹蓉又偷偷地把戏服用旧床单、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藏在煤球箱底。这包躲过劫难的戏服里，除了前文提及的黑帔和开氅，还有黄桂秋曾佩戴过的点翠头面，以及其表演《玉堂春》时所穿的罪衣、罪铐。

所谓头面，其实就是旦角所用的头饰，一般包括顶花、后三条、边凤、这幅、压鬓、泡子、耳环以及各种绢花、绒花、珠花等。完整的一副头面大约有44到46件之多。按照旦角身份的高低，头面又被分成银泡、水钻和点翠三种。其中，点翠头面为娴静、端重的贵族妇女佩戴。

点翠，是中国传统的首饰制作工艺，以翠鸟的羽毛为着色原料。也正因如此，虽然没有宝石的炫亮华丽，但点翠头面自有一种风韵——鸟羽的自然纹理和流动变幻的彩光。因翠羽的生长部位不同，一般呈现出蕉月、湖色、深藏青等不同色彩，制作点翠头面时要挑选颜色接近的，而一只翠鸟身上同色翠羽不过数根，要完成一整幅点翠头面所需耗费的人力、财力可想而知。

1941年11月，黄桂秋献演于上海更新舞台，此时他的事业可谓如日中天。为了能够更好地表现青衣，在此前后他花重金制作了这副点翠头面，也即如今馆中这幅，为他在演出《春秋配》《别宫祭江》《蝴蝶媒》等黄派经典名剧时增色不少。


织锦金团花女帔

鱼鳞甲上的革新

撇开京剧名角儿曾穿戴过的珍贵戏服不说，京剧服饰艺术馆里，还有一件戏衣“鱼鳞甲”值得一看，因为它见证了近代京戏的一段往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柳亚子、陈独秀等一批先锋人物率先对京剧提出批评，他们认为京剧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角，从内容到形式都陈旧且迂腐。如此新锐的批评，戏迷们并不买账，甚至还带动了一批新观众观看被批判得最多的剧目，但也引起了戏剧界人士的反思。

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是其中较为积极者。他们不仅反思剧本题材、表演形式，在戏服上也有了许多革新。比如“马派蟒”，马连良在保持蟒袍形制的前提下，简化了原本繁多的团龙、行云、八宝等图案，仅剩前胸后背两个团龙，与旧款相比清新别致；又如周信芳，他将自己扮演文天祥时的三角靠旗改为方形，寓意角色的方正不阿。

梅兰芳对戏衣格外讲究，每有戏衣做成，必先穿上，站在台桌上，

让大家评议，待众人都点头称是，方肯着此装登台演出。他对《霸王别姬》中虞姬服饰鱼鳞甲的革新，也堪称经典。

早先的虞姬原型，是梅兰芳按清代人物画家费晓楼的一幅“虞美人”而创作的。虞姬头戴较低的如意冠，古装头上不缠金丝穗子，鬓旁佩戴缎花，身着小腰裙、云肩和五色亮片杂陈的飘带，但梅兰芳总觉得不满意，在舞台上舞剑时也稍嫌别扭。1922年冬，梅兰芳被邀请到上海公演《霸王别姬》，他便请制衣名家谢杏生重新设计虞姬的戏装。

为虞姬设计斗篷，谢杏生并没用多长时间。他以比喻、象征的手法选定图案：“鸡”与“姬”谐音，故在斗篷的一面绣以锦鸡和花卉，象征虞姬忠贞于楚王项羽；斗篷的另一面以鸳鸯和芦苇为主，暗喻漫漫黑夜、四面楚歌的现实。在虞姬的其他戏装上，他取“虞”的谐音“鱼”，将云肩和佟子演化成绣鱼鳞纹的铠甲。他连夜完成了初稿，第二天一早便去找梅兰芳。梅兰芳看后也很喜欢鱼鳞纹铠甲的创意，但觉得其造型与如意冠相配，而且格调也与霸王靠不相吻合。

经过与梅先生反复商量和修改，谢杏生最终将铠甲以明黄缎为底料，中以平金绣成鱼鳞纹，外轮廓呈鱼尾形，并在周边镶蓝缎边缀光片，附挂大红丝穗和飘带。因为明黄色自古就象征王权，而鱼鳞纹又与龙鳞纹相同，也体现出虞姬的王妃身份。大红色不仅表现出了虞姬的刚烈，也烘托出她对霸王火一般热烈的忠贞挚爱。至今，这仍是虞姬的经典扮相。

革新的精神也延续至包畹蓉处，他再次改进了鱼鳞甲。鱼鳞甲的靠肚历来都绣大虎头，包畹蓉认为虎头武气太盛，难以传达虞姬的温柔妩媚，所以便将虎头改成了玉兰花。后来他又觉得不妥，便将线绣的玉兰花改用水晶珠绣成。可是，包畹蓉还是觉得不满意，又将平面的玉兰珠绣做成了立体的玉兰花。

如今的戏曲舞台，胡乱穿衣的现象比比皆是，粗制滥造的戏衣更是令票友们痛心疾首。采访尾声，包畹蓉先生展示了一件戏服，就像是对如今现象的讽刺与规劝——他聘请曾为著名电影“皇后”胡蝶做过服装的绣娘张惠芬，花了3年时间制成一套绣金坐龙旗蟒，其中仅真金丝就花费了数万根——戏服中的真诚与妙处，戏服后的穿戴规则，戏服上深厚的文化积淀，都值得看见它们的人用心体会。





中国京剧服饰艺术馆外景及内景。

西藏博物馆：装下一整个西藏

撰文/戴莹（本刊记者）供图/西藏自治区博物馆

这是一座距离天空最近的博物馆，也是人们了解西藏的第一门户。步入馆舍之中，浓厚的民族气息扑面而来。珍宝在这里静静安睡、历史在这里沉寂。1万余平米的展厅，浓缩的是西藏数千年来的历史变迁，收藏的是雪域高原的往事沧桑。



“那是最靠近天堂的博物馆”，去之前就曾听朋友提及，站在西藏博物馆的小广场前，我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阳光裹挟着热浪大喇喇地拍在地面上，透过蒸腾的稀薄空气望去，西藏博物馆的黄琉璃屋顶几乎快要挨着湛蓝的天空和羊毛般的云朵了。

馆舍不大，却是全国省级博物馆中最为年轻的一个。1999年金秋，与“国庆50周年”同时，它落成开馆，打开了大门。如今，我从这被五彩布幔装饰着的朱漆大门迈入，眼底掠过一件又一件稀世珍宝，像个一脚误入“西洋镜”的孩童，领略着时间与空间交错下的西藏故事……

爱美的卡若人

我总认为，博物馆像一条时光隧道，借由某件特别的文物，便能令人神游到几百上千年前。一进西藏博物馆不多久，我便看到了它。

射灯的橙黄光线下，它像一位安静的女神——圆润的线条，连接起两个袋形的陶罐，双足稳健而端庄。沉着的黑色，几乎蔓延了它的全身。朱红色游走在双线的带状纹和菱形纹上，仿佛跳跃的精灵。它被命名为“朱墨彩绘双体陶罐”，来自距今4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它的故乡，叫卡若。

若是它有魂灵，当听到我轻轻念出“卡若”的时候，大概会为之一颤吧。卡若，在藏语中是“城堡”的意思，位于西藏昌都县城东南，被公认为西藏的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这里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山势如城堡一般险要，适合原始人类繁衍生息。通过1978、1979、2002年的三次考古发掘，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装饰品等，其中一部分正在西藏博物馆展出，透过它们，大致能勾勒出卡若人的衣食住行。

卡若人居住在河流两岸的舌形台地上。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从半地穴居住，逐渐搬到地面石墙房屋里，后来又出现了半地穴的两层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这是如今西藏民居的雏形。

卡若人过着农耕渔猎的生活，他们使用打制的石器来作为生产工具。博物馆里陈列了一个穿孔石球，卡若人将绳索从孔中穿过，缚住石球，像投掷如今体育项目的链球一样击打猎物。他们还使用非常精巧的石质切割工具，有一件细石器刀刃，锋利无比，据说可以和如今的刮胡刀片相媲美。我还看到了细细长长的骨针，最小的一枚长2.4厘米，直径却仅有0.1厘米。数千年前的卡若人，正是用这样的针缝制皮毛衣物来御

寒。



• 卡若遗址出土的双体陶罐，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摄影/小斯

不仅如此，卡若人还拥有许多五颜六色的装饰物，环、珠、镯、项饰、贝饰，等等。有一串项链，长条形珠子与管状珠子相互间隔，被染上淡淡的烟蓝。长条形珠子由黏土制成，管状的珠子则是由鸟脚骨磨制，令人不由赞叹先人对造物的利用、对美的追求。

再来看那件“朱墨彩绘双体陶罐”，从造型，到线条、色泽、纹饰，也无一不是卡若人对“美”的诠释。事实上，在高原烧造陶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氧。氧气的不足会使得温度达不到要求，造成陶质疏松、色彩不匀。但双体陶罐，却精美异常，不输于同期的中原陶器。这是为何？西藏博物馆的曲珍馆长告诉我，这件陶器或许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原来，据文物专家推测，如此奇特造型和工艺精湛的陶器，并不是原始人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双体陶罐犹如一对丰满的乳房。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的生产力并不高，自然环境恶劣，氏族、部落的发展壮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丰满的乳房，恰是一种生殖力量的象征。因此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一件供奉于神坛之上，作为祭祀和庆典之用的礼器。它是蛮荒时代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也是卡若人精神的依托。

从魔女图到八思巴玉印

移步向前，距离双体陶罐不远，还有一件与女性有关的珍宝——《魔女仰卧图》。对这幅图，我早有耳闻。

传说，唐朝文成公主初入藏地时，曾依据中原的《八十种五行算观察法》来细细推敲风水。她发现，西藏地形俨若罗刹魔女仰卧，风水不佳。聪慧的公主占了一卦后，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镇住罗刹魔女。如此，西藏方能长治久安。

她先在布达拉红山上修建了王宫（即布达拉宫），镇住了魔女的要害部位。因为“魔女”的心脏部位是一个湖泊，公主又下令填平了湖泊，在其上修建了大昭寺。最后，在中部卫藏四茹修建了镇魔十二寺，作为制服魔女的十二不移之钉。

说是魔女，在这幅根据传说创作于民国时期的布面彩绘上，她的确留有长长的指甲，可是并不可怖。她的身躯上遍绘山川云霞，前额、心脏、腹部、关节等处则安置了大大小小的寺院，有些寺院如今都还有香火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成公主对于西藏举足轻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带来了汉文化，还在于她奠定了如今西藏大小寺院分布的基础。

文成公主身后数百年，又一位对西藏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出现了，他叫八思巴。

如今，八思巴与成吉思汗的故事，在西藏广为传颂。当年，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建立了强大的蒙古汗国，此时的西藏则处在吐蕃王朝之后长期的政治分裂中，佛教各教派纷纷自立门户。为此，八思巴先后三次北上朝见蒙古大汗，商议处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宜。由于他的不懈努力，蒙古帝国决定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理。因为这个缘故，忽必烈在1260年继大汗位后，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玉印，令他掌管天下释教。1264年，年仅29岁的八思巴前来大都觐见大汗，忽必烈又任命他为总制院事，负责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区政教事务。就当八思巴准备动身返回西藏时，他又获赐了一份《珍珠诏书》，就连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也被大汗封为白兰王，并赐给金印。5年后，忽必烈又将西藏腹地的13万户划归给八思巴作为领地，封他为“大宝法王”，使他拥有掌管西藏全境的政教之权。作为这段历史见证者的玉印和金印，如今都保存在西藏博物馆。

隔着玻璃，我仔细端详了两方八思巴使用过的玉印，竟是有些混

淆。再细看，发现青玉的“国师之印”印纽上的小兽轮廓更为清晰，而另一方碧玉的“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大概因为使用频繁，印纽和边缘显得较为圆润。两方印上均为八思巴文，这是由八思巴为蒙古帝国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看起来像是兜兜转转的迷宫。有趣的是，八思巴之弟被赐予的白兰王金印就陈列在旁边，其上铸有一尊昂首挺胸的骆驼，毫发毕现。

在古代，印章是权力的化身，携印即掌权。而政教合一的西藏，如果同时拥有世俗封印和宗教封印，那就意味着掌管整个西藏的政教大权。此外，印章材质，恰好对应持印人的不同的级别。西藏博物馆的印章材质多样：玉印、金印、象牙印、玛瑙印、铜印、铁印、木印，等等。八思巴所在的元代，玉印最高，金印次之。由此可想而知，持有政教双重玉印的八思巴，在当时获得了元朝皇室何等的礼遇。

西藏与古代中原皇室的融洽，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停停走走，西藏博物馆里相关的圣旨、信物，比比皆是。我在一幅五彩的画卷前驻足，不愿离去，它美得令人窒息。这幅宽半米有余的画卷，名为《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长卷图》，总长达50米，由49幅画组成，描绘了南京城灵谷寺里一场非同寻常的法会。那是刚刚登基的永乐皇帝恳请来自西藏的上师五世噶玛巴举行“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为自己父母朱元璋、马皇后超度荐福，同时超度天下一切亡灵。

传说，法会开始这天，五彩的如意形云朵出现在灵谷寺上空，塔顶出现了舍利，像明月一样皎洁，并伴随着两道金光。随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祥瑞出现：五彩祥云、洁白花朵、宝盖幢幡……最后一天，画面一侧的题跋如此描述：







• 图1忽必烈赐予八思巴的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由青玉雕琢而成，印文为八思巴文。摄影/小斯
• 图2元廷颁赐予给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的白兰王金印。摄影/小斯
• 图3收藏于西藏博物馆的《西藏镇魔图》，实为民国时期根据传说记载绘制而成。

遥见灯影中，有乘青狮、白象而来者，璎珞珠珮，焕然灿丽。少顷，塔顶舍利毕见，光辉朗耀，交彻天灯，忽闻梵呗空乐，音韵清亮，丝竹交作，金石合奏，响振坛殿，及入殿聆之，则其音声宛在空中，如是良久乃止。未几，普见金色世界。

来自中原的礼物

在博物馆3楼东侧，有一个展厅写着“明清瓷器精品馆”，平时颇好瓷器的我心下有些疑惑，西藏在明清之际并不产陶瓷，这些瓷器从何而来？然而，当我一踏入这个展厅，顿时觉得星光熠熠，青花、粉彩、珐琅彩……大多数竟然都是明清官窑的上乘之作。

听曲珍解释后，我才明白了原委。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吐蕃王朝与唐王朝“和亲”后，西藏高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就没有间断过。后来，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以后，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一直有效行使着主权，也会时常与西藏有着文化及物品上的往来。曲珍说：“西藏博物馆馆藏的瓷器、玉器数量众多，不仅品相好，而且级别很高。大多是历朝历代中央政府赏赐给西藏地方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民间贸易或者专门定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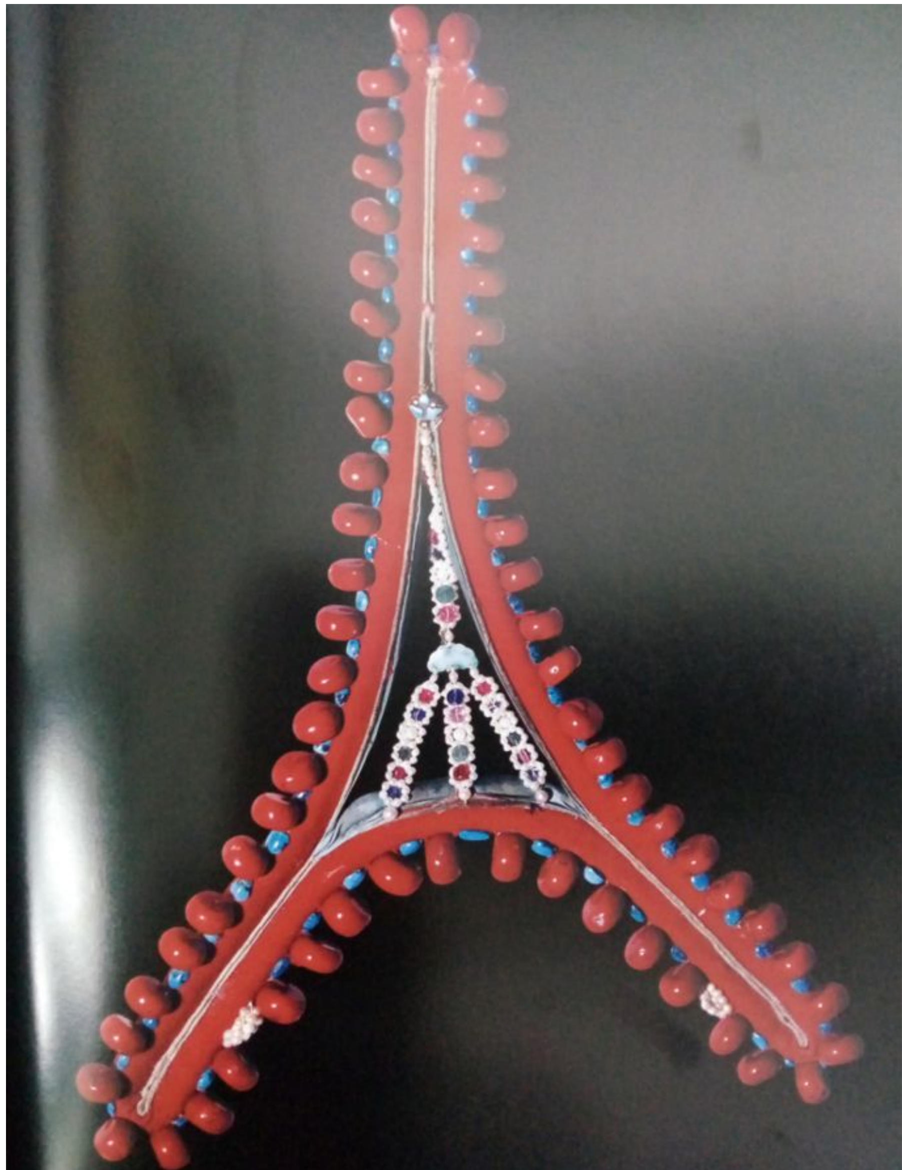
史书上也不乏相关的记载。在西藏档案馆，珍藏一份永乐皇帝对西藏的赏赐清单。永乐皇帝笃信佛教，在请西藏上师五世噶玛巴为父母荐福之前，曾赐给西藏大宝法王的礼物有：“……白瓷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瓷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在

荐福之后，“还赐给了供器……茶器……等物品……不计其数”。

“白磁八吉祥花瓶”有“银索”，说明有盖，有盖而用于盛茶的瓶，应该就是指西藏传世较多的白釉刻花僧帽壶。据此，有专家还大胆推测，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刻花缠枝莲纹带盖僧帽壶，或许就是这张清单里的礼品。

我对僧帽壶本身比较感兴趣，这种器物因形似藏传佛教僧人所佩戴的头冠而得名，其造型的渊源，说法众多。有人认为起始于元朝，说是当初元廷赏赐西藏上层喇嘛时，特意将西藏传入内地的多穆壶与喇嘛的金边黑帽造型结合，创制了大量口沿类似佛冠的瓷器，僧帽壶便是其中之一。在西藏博物馆，我还看到一件明朝宣德年间的青花藏文僧帽壶，壶颈部绘有八宝吉祥纹样，而鼓腹部则环绕了一圈藏文：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昼夜吉祥、三宝吉祥。

以藏文为装饰的瓷器，在西藏博物馆并不鲜见。比如还有：青花莲托八宝纹藏文僧帽壶、青花莲托八宝纹藏文高足碗、青花藏文高足碗，等等。这些应当是朝廷为了赏赐给西藏地区，而命御窑厂专门生产的。由于景德镇御窑厂的工人并不熟悉藏文，有些绘制的藏文还出现了错误，诸如那件青花藏文僧帽壶。不过，也正因如此，这件器物更具历史价值。



• 西藏贵族妇女佩饰的巴珠，以红珊瑚和绿松石间隔串缀而成，是西藏博物馆十大精品之一。

有趣的是，由于这些瓷器往往都很珍贵，为了应对遥远的运输路途以及藏族的游牧文化，有些还会量身定做一个套子。比如，明代宣德年间的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就配有一个黄黑相间的碗套，精美异常。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藏人对中原文化的接纳，并且中原文化已经和谐地融入藏人的审美中。

了解西藏的第一门户

前文所提及的国宝，只是西藏博物馆珍宝中的几件。我前后去了西藏博物馆三次，每次都受益匪浅。曲珍告诉我，西藏博物馆是自治区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涵盖民族、历史、革命三大文物类型。除了基本陈列之外，还会有一些特别展览。曲馆长指指楼上，问道："叶星生先生的展览看过了吗？"

1999年，作为一个老西藏和一名艺术家，叶星生将2300余件民俗文物捐献给了西藏博物馆。"按说，民俗文物多被大家所忽略，但叶老师有意识收集的民俗文物系统展出时，大家还是吓了一跳，原来身边物件可以这么耐人寻味。"曲珍举例说："小到一个牧女手工做的配饰，融入了她的审美情趣，摆在那里，大家都啧啧称奇，觉得很有创造力。"

我在展览中看到叶星生描述自己收藏的一段话，很是动容："我的一生没什么可夸耀的,无金钱、无地位，而且至今无妻子无儿女。但我又常常爱夸耀，号称自己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并成天陪伴于左右。此时的我俨然是一个精神上的贵族。"

叶星生的展览，展示了西藏民俗生活的点滴。事实上，西藏的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历史地理，都迥异于中原。旺季日均人流量可逾6000人的西藏博物馆，无疑是从外地来此旅行的人们了解西藏的最佳窗口。

曲珍说，西藏博物馆或许很快就会建造新馆。她与她的团队摩拳擦掌，想要将十几年的积累，有系统、有计划地在新馆开放时"喷发"出来。比如，她想在那里复制出阿里古格气势恢宏的洞窟与王宫，因为不是每个到西藏的人都有机会去阿里。而老馆，则会被打造成一个活态的体验馆，数字化的展示、观众互动，都会是对西藏的深入解读。

"你现在看到的珍宝，只是馆藏的冰山一角"，曲珍对我说："未来的西藏博物院，将是人们了解西藏的第一门户，也是我的奋斗目标。"

TIPS

西藏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1、双体陶罐
年代：新石器时代
双体陶罐出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卡若遗址，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2、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长卷图
时代：明永乐
描绘了永乐年间的一场法会，长卷的整个画面结构严谨、笔锋细腻、人物楼阁描绘栩栩如生，是当前西藏保存最大型、最完整而弥足珍贵的绘画精品.

3、金贲巴
年代：清乾隆
"贲巴"是藏语的音译，意为"瓶"，金贲巴即金瓶。该瓶整体由黄金打造而成，内置五枚象牙签。

4、八思巴肖像唐卡
年代：13世纪
此唐卡构图严谨，年代久远，绘制技法考究，具有较强的政治象征和极高的艺术成就，是一件难得的尼泊尔画派经典作品。

5、鎏金铜不空成就佛
年代：15世纪
佛像整体造型优美别致，工艺精美绝伦，是一件典型的西藏本地丹萨提风格佛像。

6、梵文贝叶经《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
年代：11~12世纪
这部《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制作精美、书写工整，保存完好，虽然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绘制的图案依然色彩艳丽，页面平整如新，树叶纹理也清晰依旧。

7、折枝莲托八宝纹青花盉壶
年代：清乾隆
该器由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官窑烧造。该盉壶造型独特，胎质细腻洁白，青花艳而不俗，纹饰繁缛精致，做工精湛，堪称乾隆朝官窑青花瓷中的上品，当是乾隆皇帝馈赠给西藏的礼物。

8、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之印
年代：清乾隆
该印是乾隆皇帝册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印信。

9、翡翠提梁壶
年代：20世纪
此提梁壶为翡翠质地，造型古朴、典雅，雕琢工艺精湛，是毛泽东主席赠送西藏的礼品。

10、珊瑚巴珠
时代：18-19世纪
"巴珠"是卫藏地区成年女性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头饰。此巴珠呈三角形，由大量红珊瑚和绿松石间隔串缀而成，色泽醇厚，珠光宝气，属于拉萨地区贵族妇女佩饰。

西藏寺庙里的国宝

撰文/ 孟繁勇（本刊记者） 供图/西藏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

据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底启动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以来，西藏共有登记在册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1295处，其中近九成为寺庙，初步估测有可移动文物百万件以上。

西藏博物馆副研究员、西藏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专家娘吉加，一年中有近10个月时间，在西藏各地区的寺庙进行文物普查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西藏寺庙单位多，可移动文物数量多。比如，仅在萨迦寺一地进行文物普查，对寺内文物信息进行采集、认定、建档等工作，便耗时3个月。这里藏有宗教法器、瓷器、唐卡、佛像等可移动文物上万件。

娘吉加介绍，寺庙专门有保管文物的僧人，大的寺庙有文物科，小的寺庙有资产科。因每个寺庙的文物藏量不同，寺庙创建年代不同，寺庙教派不同，普查人员去的时候，有些寺庙文物和非文物摆放在一起，必须把所有的物品清点一遍，将文物和非文物区别出来。并且，很多寺庙的文物，均放在不同的佛殿内。有些寺庙，是集中统一保管，一般情况下不对外，与寺庙方面协调就非常重要。此后，便按照工作步骤，首先重点清点佛像，再做佛塔清点工作，第3步是唐卡等文物。

在此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娘吉加也有意外收获。以前认为释迦牟尼佛的造型只有一两种，通过实地文物普查发现，发现释迦牟尼佛不同种类的造型多达10余种。比如说，有水岸立像、旃檀佛立像、释迦牟尼城市立像、金刚座释迦牟尼坐像，等等。

据了解，在此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国宝级文物。精美绝伦的文物与庄严肃穆的寺庙，两者之间的共鸣，形成独具特色的国宝文物盛景。《世界遗产地理》获独家特许，刊发西藏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2013年至2016年度文物普查发现的国宝级文物（部分），均为首次公开，以飨读者。

因可以理解的原因，部分文物所藏寺庙名称隐去。



1．明永乐款镀金铜錾刻纹静息观音坐像（14世纪）

观音又作正观音，在西方极乐世界，侍于阿弥陀佛左胁，掌理慈悲方面的事务，常态观音有一面观音、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宝观音、不空绢索观音，等等。此像为静息观音，像座上有“大明永乐年施”款，是永乐时期由宫廷制作、赐予西藏的杰作。

佛像通体镀金，头戴五叶宝冠，上有细穗珠纹链饰垂于额前，额间白毫突起，细眉凤目，端鼻秀口，唇色红艳，脸庞丰腴秀美，神态愉悦亲切。颈部比例呈现永乐年造像的典型特点，与早期相比略短，圆润的弧度更显雍容庄严。从左肩至右胁斜披绶带，身上璎珞环绕，缀满珠纹，微笑的金刚杵串连成细长珠蔓自左肩披之腿上，与细密的臂环和手镯上精巧的金刚杵相映成趣。



2.勉拉顿珠真迹藏文款丝质彩绘释迦牟尼佛师徒三尊唐卡（**15**世纪，藏于萨迦寺）

此幅唐卡的材质是绢丝，绘画大师为15世纪上半叶诞生于洛扎勉唐

地区的画家勉拉顿珠。由施主卡热王族血统领袖扎杰和具有利他菩提心贝拉两位出资供奉。在萨迦寺进行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勉拉顿珠大师在世期间绘制的唐卡真迹。

此幅丝质唐卡主尊佛是释尊师徒三尊（以释迦牟尼佛为主的舍利子和目犍连师徒三尊）。此幅唐卡中，释迦牟尼一面双臂，头顶肉髻明显高起，额部宽广，弯弓形眉毛，眉间施白毫，眼目细长，双眼微闭，鼻梁隆直，双唇深厚显现微笑，对直前颈处连续绘有三个团花点子纹，身着具有红色光泽的法衣、披单，裸露肩部。导师释尊右边莲花枝上站立着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子，导师释尊左边莲花枝上站立着神通第一的弟子目犍连。

此幅唐卡的发现，对研究藏族绘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各种画派的形成至为重要。特别是为研究分析勉唐画派的发展历史和绘画风格，带来帮助。



3. 合金錾花莲花手观世音菩萨立像（**11**世纪）

莲花手观世音菩萨一面双臂，头戴三叶冠，螺发高髻，束发缯带呈两小扇面形，装饰于耳边。面相慈悲，神态庄严，双眼细长，眉间饰白毫，鼻梁挺直，小口薄唇。袒上身，佩饰项链、璎珞、臂钏。宽肩细腰，肌肤丰满圆润。右手置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持莲花，一枝长长的莲花随观音身材婉转曲折，衬托出观音秀美匀称的身材。身后饰有椭圆形的头光与背光。下身着裙，裙上錾刻花纹和细绳状凸起的衣纹，并镶嵌红铜。身上佩戴花蔓。双腿立于双层莲花宝座之上。此尊造像从工艺和风格上考证，具有典型的克什米尔造像特点。



4. 合金噶当塔（12～13世纪）

佛塔，在藏文里被意译为供养福田或供依。依据佛教经典记载的修造佛塔功德，建造有不同样式的佛塔。为了供奉的需要而出现了噶当塔。从工艺、造型、材质上分析，噶当塔有早期异域佛塔风格，具有如此特点的佛塔在西藏就称为噶当塔，这与藏传佛教噶当传承系统联系紧密，自从噶当派信徒和匠人雕塑噶当塔后，在西藏各地都流行雕塑噶当塔，不仅仅是萨迦、噶举和格鲁等藏传佛教传承系统，本教上师们也逐渐接受并供奉噶当塔。

此噶当塔由合金铸造，主要由塔基、塔瓶和塔刹组成。塔基为圆形，圈足上沿饰一圈大小均匀的连珠纹，下承须弥座；塔瓶为覆钵形，腹部饰两圈圆环；塔刹包括日月、莲蕾宝珠、飘带和十三祥轮，等等。



5.彩绘“水月道人木增顶礼”汉文款释迦牟尼纸质唐卡（**16**世纪）

纸质唐卡是在纸质材料上以水墨绘制而成，在主尊佛周围空隙部位绘画有树木、山岩、草原，使整幅画面更加精美，这无疑是传统国画的

绘制技法。

此纸质唐卡的主尊是释尊，释迦牟尼一面双臂，头顶肉髻明显高起，面容宁静安详。额部宽广，眉宇间有白毫装饰，鼻梁隆直，小口双唇红润似宝瓶。双耳下垂，上身有如狮子姿势，手臂修长，手指纤细，身着具有红色光泽的法衣。右侧有结满果实的菩提树装饰，在果树和云纹之间有墨汁书写的汉文铭文“水月道人木增顶礼”铭文上有四方形汉文印章，印文为“紫薇堂印”四字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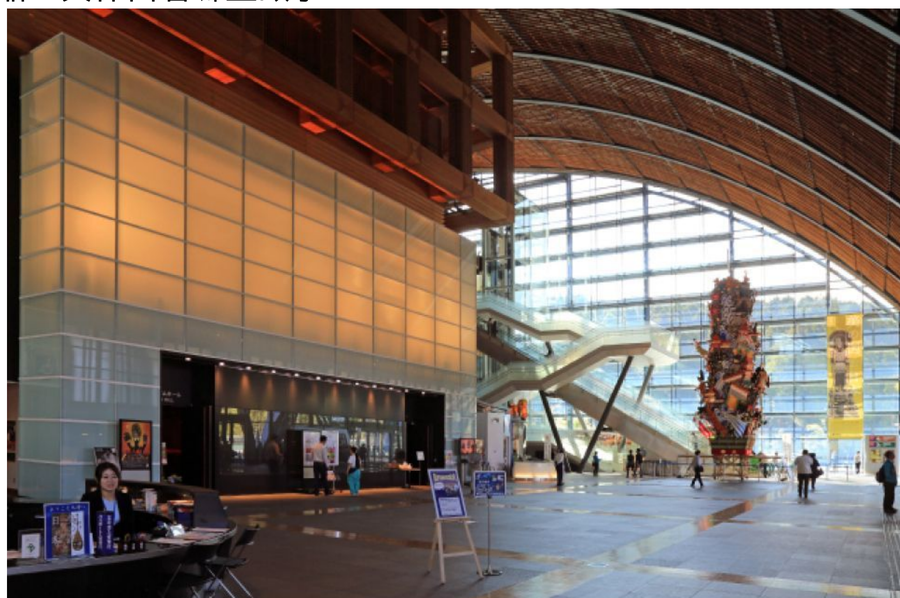
此纸质唐卡由木增或名称噶玛·牟盘索朗热旦恭敬供献，是研究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关系的重要文物。

独家寻访九州国立博物馆特展

日本博物馆里的唐代古风

撰文、摄影/谢田

日本的九州，虽然没有东京、大阪的繁华，却有着欧洲乡村的静谧。九州国立博物馆所在的太宰府，更是常常被游客忽略，这里是外国文化在日本最先流传之地，留存着日本与唐代中国丝丝缕缕的关联。时过境迁，这里究竟留藏着怎样的传世珍品？又保留着哪些故事？



• 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开馆10周年打造的特展“美之国日本”正在展出。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令博物馆爱好者兴奋的一年，因为世界顶级的东亚文化特展此起彼伏：在北京故宫，有纪念故宫成立90年的“石渠宝笈专题特展”；在台北故宫，有范宽和郎世宁特展；甚至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也有一场盛大的中国文化特展，展出了《唐韩干照夜白图》。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日本的九州国立博物馆，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震撼的文化大展。其展品之精美，立论之高华，竟可以和故宫的“石渠宝笈专题特展”并肩，那就是日本举全国博物馆之力，为九州国立博物馆开馆10周年打造的超级特展“美之国日本”。

我有幸东渡日本，参观了本次特展，看到了日本美术史的源流和发展。日本自古以来频繁与亚洲诸国，特别是唐代中国互通往来中留下的珍贵物品，也一一陈列在这次展览中，让国人魂牵梦绕的中国唐朝文化

艺术的繁荣景象尽览无余。

东渡缘起珍宝五弦琵琶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日本网站上发现了一则新闻：九州国立博物馆10周年特展“美之国日本”，特邀正仓院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出阵。五弦琵琶，由遣唐使带到日本，是日本最珍贵的10件中国文物之一，也是全世界毫无疑问最珍贵的现存唐代文物。

可惜这件文物我没有见过真品，因为其保存要求过于苛刻，过去的20年里大概只展出过两次，每次不超过两周。于是，我紧锣密鼓地筹划了一场东渡之旅，专门去九州国立博物馆看这个有五弦琵琶压轴的特展。

日本有4家国立博物馆，分别是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和九州国立博物馆，其他3家都是19世纪已成立的百年老馆，只有九州是新馆。九州国立博物馆于2005年10月16日在九州福冈太宰府开馆，环境优雅，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这家博物馆的核心精神是展示古代日本和亚洲诸国的交流，希望从整个东亚的角度来阐释日本文化，所以它和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博物馆联系紧密，经常会举办中国文物特展。2008年，这里还举办了中日韩首脑会议，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也曾到馆参观。

九州国立博物馆由于成立时间较晚，所藏国宝级文物只有3件，分别是13世纪的《荣华物语》、太刀“来国光”和15世纪的《周茂叔爱莲图》，但这些很难见到，因为日本的博物馆有一个特点：由于空气湿度太大不利于保存文物，所以几乎所有博物馆都没有常设展品，藏品每月轮换，主要文物在库房保养。但另一方面，短期特展很多，各个博物馆之间经常借展交流，所以无法预测去哪个博物馆能看到哪些藏品，只能根据特展而定。

“美之国日本”特展，顾名思义就是用文物来讲述日本美术史的源流和发展，九州国立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就举办过一次同名的特展。众所周知，日本的美术史和中国有着复杂而深远的关系，大部分的日本艺术其实是中华文化里的一个分支，所以这种展览的大部分展品其实都能体现古代中国的艺术成就，而且会有很多日本保存的中国文物出展，这次九州国立博物馆甚至从中国国家文物局借展了一些文物。

之所以说这个特展是超级特展，是因为展出的国宝文物多得惊人，

除正仓院的五弦琵琶外，还有30多件文物，而且都是艺术史上的名作，有法隆寺的宝物、二王的法帖、北宋和平安时代的孔雀明王像、十一面观音像、重源上人坐像、唐玄奘绘卷、舍利容器……甚至还有琉球王室世传的宝物，堪称是璀璨夺目了。展览分成5个部分：原始日本美术、遣唐使时代的美术、平安时代的美术、镰仓时代的美术、琉球美术，每个部分都有不少国宝坐镇。







• 上图 玄奘三藏绘卷（局部）。
• 中图 正仓院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的背板上镶嵌着螺钿、玳瑁、贝壳。
• 下图 展品为平安时代（794~1192），平等院云中供养的菩萨塑像。类似这些云中供养菩萨的题材在中国并不少见，如敦煌壁画及许多佛教石窟、造像所表现的飞天、伎乐菩萨，等等。但作为寺院佛殿内的装饰，并具有如此丰富的造型、姿态、表情，其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实属难得。

正仓院：古老的时间胶囊

九州国立博物馆10周年特展，重头戏就是正仓院宝物了。正仓院其实不是日本文物系统里的一员，它是皇室财产，文物丰富又珍贵，但是

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类审定，9000件藏品统称为“正仓院宝物”。这些文物每年秋季会选几十件向公众展示，但是真正上等的宝物只有在极特殊的时候才会出展，每次都会引起众多观众排长队围观。九州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政府一百年来兴建的最大的文化设施，所以正仓院也来助阵，馆内特别给正仓院布了一个展厅，用于展示宝物。

所谓的正仓院，其实是一个古代仓库。它建于公元8世纪中期，位于奈良的东大寺内，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正仓院设计得极科学，南北长33米，东西宽9.4米，高14米，关键是台面被支柱支撑，离地2.7米，这样无论是盗匪、蛀虫，还是湿气，都很难进入仓内。仓库的四壁是用横截面为三角形的巨木堆成的，内部空气与外界隔绝，无论春夏秋冬，温度变化不大，而且湿度稳定，这样优质的文物保护环境，在今天来说也是可圈可点，在公元8世纪时几乎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了。

正仓院的另外一个无与伦比之处，就是这个仓库里的藏品从未入土，而且一直有人维护，也从来没有被劫掠或者被变卖，保存状态一直很好。如今，藏品已完好地保存了一千多年，成了全世界最古老的时间胶囊，这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更难得的是，正仓院的藏品在当时就是最珍贵的宝物。公元756年（日本天平胜宝八年，中国唐玄宗天宝十五年）5月，日本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为了祈求冥福，共5次大量向东大寺捐献宝物，其中很多都是圣武天皇的遗物，这批宝物被珍藏于正仓院的北仓，也成了正仓院的藏品基础。圣武天皇时代，正是中国盛唐时代，日本全面吸收、模仿中国文化，所以正仓院有很多来自唐朝的文物。这些文物在当时就是极品，现在其中绝大部分都已成孤品，价值无法估量。

正仓院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编号“北仓29”，是圣武天皇的遗物。这件文物的来历并没有详细记载，但专家一致认为是遣唐使带回来的，因为其工艺过于复杂，日本没有，而且上面镶嵌的很多都是产自南海的大贝壳，有些已经无法再找到了。总之，它不是在中国重金购得的，就是唐朝皇帝下赐的宝物。

琵琶这种乐器起源于古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被改造成如今的样子。琵琶都是四弦的，在古代，五弦琵琶被专门称为“五弦”。据《旧唐书·礼乐志》记载：“琵琶、五弦及歌舞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来尤盛。”可见唐代的五弦琵琶是盛行的名物。白居易在《五弦弹》长诗中写道：“五弦弹、五弦弹，听者倾耳心寥寥，赵壁知君入骨爱，五弦一一为君弹。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风拂松疏韵落。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鹤忆子笼中鸣。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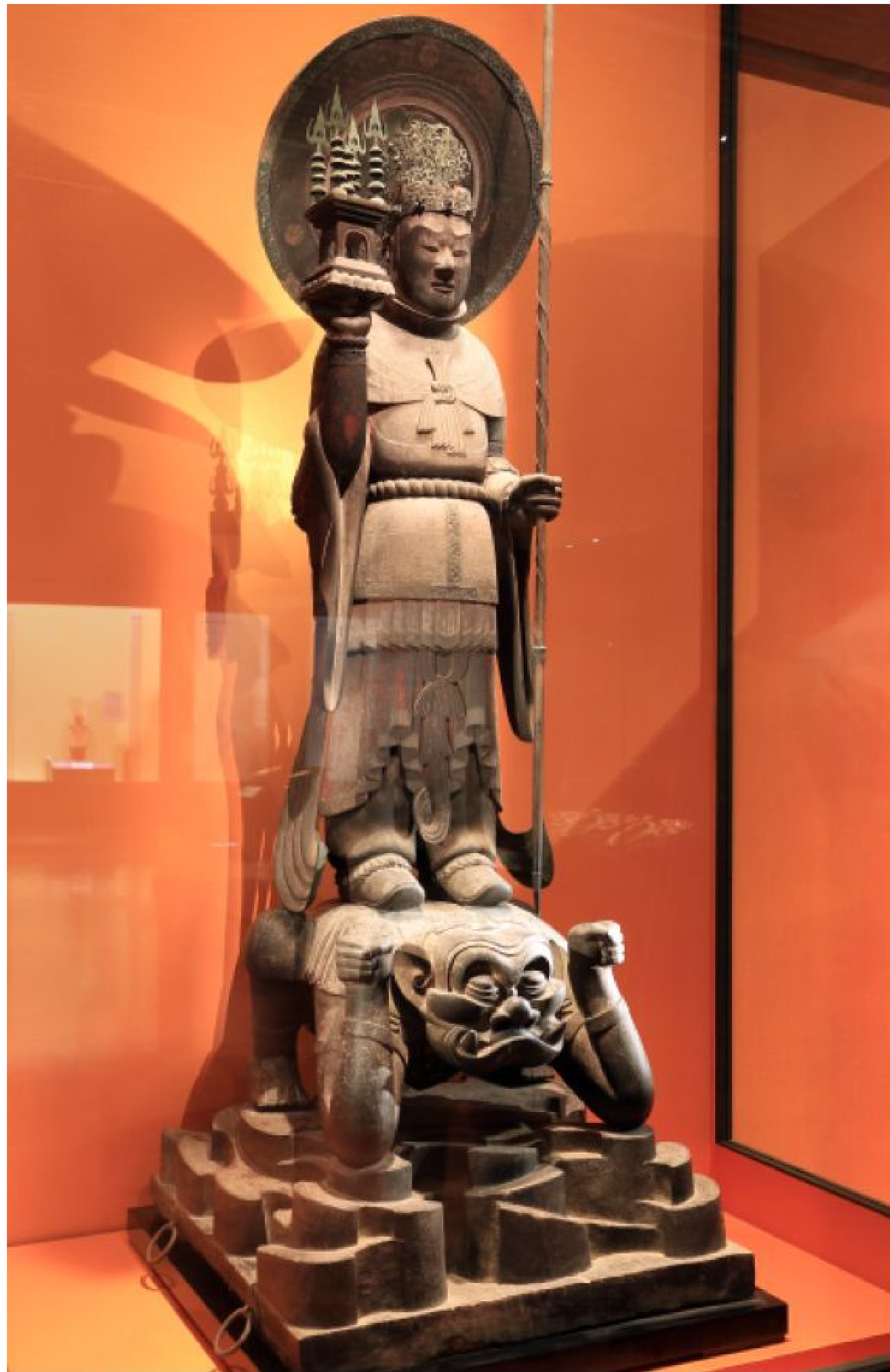
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

古代诗人可以把五弦的声音描绘得细致入微，但如果没有真实的五弦琵琶存世，我们还是不知道它究竟会弹奏出什么声音。五弦琵琶在宋朝就已经失传，一千年以来，人们没见过也没听过五弦琵琶，直到正仓院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被公之于世。现在，五弦琵琶已经被复制出来，我有幸听过一回演奏，它和别的琵琶完全不同，不仅音域宽广，而且无论是琵琶、吉他、冬不拉，所有弦乐器的声音它都能发出来，十分神奇。

和声音一样神奇的，是五弦琵琶的外观。这面琵琶美妙得令人着迷：正面镶有精美点缀，中间有一幅用夜光贝壳镶嵌而成的图画，上面是一个胡人骑着骆驼，手弹四弦琵琶；背面比正面更精美，底色是黑色的髹漆，上面镶嵌着螺钿、玳瑁、贝壳，花纹是标准的唐风，豪华绚烂，每枚贝壳上都雕有精巧花纹，涂有淡淡的金色，更添富贵之相。这种木制髹漆的文物，保存难度很高，稍不注意就会焚毁或者朽坏，长期使用也会损坏，如果不是有正仓院的完好保护，根本留存不下来。

正仓院展示的其他文物也都令人赞叹。比如琵琶袋，那是唐朝前期盛行的纬锦织物，上面花团锦簇，一千多年前的丝织品保留得如此之好，放在哪里都是国宝了。圣武天皇的个人遗物也值得一看，那虽然是日本制作的，但是工艺样式完全仿唐。在唐代皇室生活遗物已再无踪影的今天，这些也可以算是了解唐朝的第一手材料了。展出的还有一个鸟毛篆书屏风，一共六扇，上面用篆、楷两体文字写着“任愚政乱、用哲民亲”等。这种屏风在唐朝是放在皇帝身旁的，但是没有流传下来。还有一个圣武天皇的靠枕，紫地凤形锦御轼，上面的花纹是典型的唐风，应是唐代宫中之物的仿品。





• 上图 法隆寺金堂多闻天王像。

• 下图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正面有一幅用夜光贝壳镶嵌而成的图画，上面是一个胡人骑着骆驼，手弹四弦琵琶。

令人震撼的法隆寺瑰宝

除了正仓院的宝物，特展的另一个重头戏就是法隆寺文物了。

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寺院，正是位于奈良生驹郡斑鸠町的法隆寺，建于公元7世纪，相当于隋末唐初，现在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途径，除了派遣留学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依靠佛教的传播。古代的僧侣凭借着信仰之力，跨越千山万水，四处传教，而且在传教的同时，把艺术和科技也一起传递过去。法隆寺的创始人是日本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圣德太子，他一生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让日本由一个早期的氏族国家过渡到古典王朝。在那个时代，由于日本缺乏积累，所以奉行“拿来主义”，甚至直接仿造中国，于是法隆寺和正仓院一样，都成了唐朝文化艺术成就的重要载体。

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自古以来战乱不断，但日本没有革命文化，更讲究传承，不仅是皇室，连很多寺院都是传承千年，法脉未断。这一点是中国无法企及的，中国寺院虽然历史悠久，但战乱频繁，法脉传承的时间并不长。比如，河南洛阳白马寺，号称是两千年前东汉的古刹。但实际上，在不同朝代被摧毁过很多次，现存建筑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寺内佛像文物是1972年周恩来总理下令从故宫慈宁宫调运过去的清代文物，佛法的传承更是始于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到现在才30多年。而日本法隆寺的传承自公元7世纪以来就没有断，千年累积不可小觑。

法隆寺藏有一批自开寺以来传承的宝物，这些文物部分为唐代之物，即便是日本制造，也都反映了唐代的艺术水平，都是罕见的古物。1878年，由于日本明治政府的宗教压迫，法隆寺濒临破产，于是僧侣们将一部分宝物献给政府，换到了得以让寺院维持的经费，所以现在法隆寺宝物分别藏于法隆寺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内。为了此次特展，九州国立博物馆从法隆寺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各请来了一些精品文物，展示了佛教刚刚传入日本时的文化艺术。

展出的法隆寺宝物里，最精彩的是一把高达0.5米的铜壶，名叫龙首水瓶。这个壶的顶部是一只龙头，采用的是标准的唐风，龙嘴可以打开，合上的时候上下獠牙颗颗齐整、严丝合缝，壶把细长，上面雕刻着龙鳞，象征着龙身。壶身上刻着展翅的天马，栩栩如生。唐朝时期，中国与波斯连接紧密，唐朝曾经设波斯都护府，波斯王子和大量王公贵族迁到中国生活，这个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可惜的是，这个龙首水瓶有历史而无来历，虽然有学者认为这是唐代之物，但中国留下的唐代文物太少，没有类似的文物存世，无从比对，所以不能完全确定它是唐

代制造，还是日本仿唐的产物，但它留在日本，一般被认为是日本制造。

但展出的浙江越窑的青瓷四耳壶，很明确是唐代之物。壶的外形匀称，是早期越窑精品，日本当时做不出来。这个壶虽然不是传世孤品，但依然价值连城，因为它有明确的来历：根据《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记载，这个壶是公元734年，光明皇后向法隆寺献纳的物品，里面是从唐朝买回的东南亚香料“丁子”。中国考古挖掘出来的古代瓷器不少，但是唐代传世的几乎没有，而且瓷器基本不会有明确的来历记录，所以这个瓷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传世瓷器。

还有的宝物虽然确定是由日本制造，但间接反映了唐代的艺术水平，而且是孤例，最典型的就是十一面观音像。这次展览分前后两期，前期主打的是正仓院的五弦琵琶，后期主打的就是十一面观音像。

十一面观音像来自法隆寺的镇守社，是一幅精美的佛教绘画，上面画了一尊十一面观音。所谓十一面观音，就是一个观音菩萨的头上顶着十个小头，其来源是唐玄奘翻译的佛经《十一面神咒心经》。据史书记载，这种十一面观音像在唐朝十分流行，但是中国没有保留佛教文物的习惯，所以唐朝的十一面观音像，无论是佛像还是雕塑，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辽代自称是唐朝的继承人，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还能看到一尊辽代的十一面观音像，之后就没有了。日本法隆寺和唐朝交流很多，所以保留有唐代的十一面观音木雕佛像和画像，木雕佛像原物还在，是日本国宝；画像由于年代过长难以保存，现在留下的是平安时代的仿品。虽然在色彩和部分装饰上用了一些12世纪的手法，但总体风格保留了原样，这是源自唐朝的华贵绚丽，看着就令人心醉，可惜在中国早已失传。

九州国立博物馆每年都会举办多场特展，轮番展示精彩文物，如果不出意外，再过十年还会有一次“美之国日本”的特展，那也许会是以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为代表的旷世珍宝，再度集体亮相的时候吧！





● 上图 十一面观音像上，观音菩萨的头上顶着十个小头。这种十一面观音像在唐朝十分流行。

● 下图 法隆寺的龙首水瓶。

TIPS

日本四大博物馆

东京国立博物馆：

日本最大的博物馆，位于东京台东区上野公园北段，创建于明治四年（1871年），馆藏珍品约10余万件，有87件展品被定为国宝。其中东洋馆内二层可以说是“中国馆”，主要收藏中国瓷器、漆器、绘画书法等各时期的珍贵文物。镇馆之宝有普贤菩萨像、松林屏风图、狩野派宗师狩野永德的绘画。

京都国立博物馆：

位于日本京都府，是日本明治中叶时期建造的法式文艺复兴风格的博物馆，本身就是日本国家重点文物。早在1992年，这里就开始用高清电视来介绍、解说收藏品。如果去参观，除了观看实物，还可以通过电视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细节。

奈良国立博物馆：

在1895年开馆，主要研究日本佛教文化，展示了从飞鸟时代（593～710）到奈良时代（710～794）之间的佛教雕刻，同时展示了许多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1185～1333）的精美佛像。另外，还展示了印度、中国、韩国的一些佛像。

九州国立博物馆：

位于太宰府，是继三大博物馆之后的日本国内第四大国立博物馆，其主题是“从亚洲历史的观点看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其他博物馆不同的是，基本没有设置参观线路，很多文物只用一根绳子隔离，人们可以近距离静静观赏文物。

法国吉美博物馆：碎片里的中国

撰文、摄影/陈彦堂

塞纳河右岸，法国巴黎第16区，耶纳（Lena）广场的北面，矗立着一座圆形的建筑，这便是鼎鼎有名的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是目前欧洲地区最大的亚洲考古与艺术机构，也是世界上著名的亚洲古典艺术品收藏展览中心。本文作者在吉美博物馆短暂工作过而作为熟知中国文物的考古专家，在异国他乡看到、触摸到这些珍宝，又是另一番体验和感触。

如果开始一段环球旅行，遍访博物馆，毋庸置疑，会邂逅不可计数的中国文物。有人说，“无中国藏品的博物馆不是真正的世界级博物馆”。在探访过欧美诸多博物馆后，我深以为然。无论规模大小，不管层阶高低，它们都与中国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近年来最为耀眼的，当属法国的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s，下称：“吉美博物馆”）。

吉美博物馆得以独领风骚，既不是因其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如何众多，也不是它在法国乃至欧洲如何出众，而是在近几年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它作为桥梁的角色无可替代——诸如，两国最高领导人亲自监护的大型文物展览、归还被盗中国文物等，都发生在这里。然而，我所迷恋吉美的，却是它所珍藏的中国文物，以及那些文物背后泛黄的时光。



• 吉美博物馆外观，这里收藏有大量的中国文物。

世界的亚洲艺术中心

故事，要从1876年，一位法国人的旅行说起。

1876年，从法国工业重镇里昂市走出一位名叫埃米尔·吉美（Emile　Guimet）的中年实业家。事业有成的吉美，对法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神秘的东方充满神往，于是以殷实的家底为后盾，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中国、印度、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他看到了全然不同于希腊罗马体系的东方文化，还有以佛教、儒教为代表的东方思想。

旅途中，埃米尔·吉美脑海里渐渐浮现出一张蓝图：建立一座东方语言学校、一座图书馆和一座博物馆，在法国传播东方文化。前两者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实现，最终修成正果的，只有这座博物馆。

在博物馆建成之前，埃米尔·吉美曾办过两次展览，展示他旅行所收购的东方文物。其中一次，是1878年的世界博览会期间，在首都巴黎展示了东方宗教艺术品。翌年，他又在里昂举办了一次文物展览。

此时，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一股收藏和研究亚洲古代艺术的浓浓氛围，而巴黎俨然成为这一时尚的中心。因此，吉美将目光从里昂转向了巴黎。1885年，他决定向国家出让和移交其藏品的完整所有权，在巴黎的一处市政府出让的地块上，建造一座比里昂时期更大规模的馆舍。1889年11月20日，新馆建成并向公众开放，当时的法国总统卡诺亲自主持开幕式，吉美从此成为该馆的终身馆长。这一时期，吉美博物馆关注亚洲艺术，但收藏品又不局限于此，同时入藏了不少埃及、希腊、罗马的文物。

“一战”之后，吉美博物馆来了一次华丽转身，成为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1920年，吉美博物馆曾专门建立了一个展厅，陈列著名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ot，1878～1945）在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敦煌地区探险时获取的中国文物。1927年，也就是在吉美去世后的10年，吉美博物馆被并入法兰西博物馆局。也就是在这一年，吉美博物馆大幅增加了印度、柬埔寨、泰国的古典艺术品的典藏，并为此扩建了展览馆舍。

再往后，吉美博物馆还有更令人惊奇的变化。“二战”结束后，吉美博物馆与卢浮宫的文物进行了调整。历年来收藏的亚洲以外的艺术品，如埃及、近东、希腊、罗马文物，均被调离吉美博物馆而进入卢浮宫。与此同时，作为交换，卢浮宫的亚洲艺术部的远东艺术品则被整体迁入吉美博物馆。它，俨然已是一座专题性亚洲考古艺术博物馆了。

现在的吉美博物馆虽然仍冠以吉美之名，依然是吉美修建的那座美丽的建筑，但几经嬗变，馆舍面积在2001年时已达5500平方米，藏品达6万余件，涵盖亚洲东部、南部和中部，纵贯亚洲5000年历史。而吉美先生本人的收藏，在总量中下降至不足10%。藏品的类别，也与其宗教博物馆的初衷大异其趣。

因工作关系，我参与了中法建交50周年的纪念活动，得以在吉美博物馆短暂工作数日。尤为难得的是，我还看到吉美展览中和库房内的数百件文物，感受到中国文物在法兰西大地所产生的无尽魅力，也触摸到海外收藏中国文物的一些秘辛。

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亚洲艺术品中，中国文物有2万件左右，约占1/3。







• 图1 来参观吉美博物馆的学生们。
• 图2 吉美博物馆图书馆。供图/SONNET Sylvain-Gaopinimages
• 图3 吉美博物馆所藏的辽代三彩罗汉。

从年代上看，起自新石器时代，涵盖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商代和西周，也包括铁器时代的春秋和战国，更有汉唐盛世和文化繁昌时期的宋明，以迄晚近的清代，时间跨度超越5000年；从质料上看，既有最具中国特色的陶瓷器皿，也有被中国历代政权看重的青铜重器。既有

厚重坚实的玉石制品，也有轻薄绘彩的纺织品和纸质品；从地域分布看，既有中华文明发祥地中原地区的瑰宝，也有来自西域边陲新疆敦煌等地的精品；若再以艺术类别区分，则有立体的雕塑、平面的绘画和繁复的工艺品……

这么庞大而精致的收藏固然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无论如何，这个过程使吉美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许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渐湮没——但同时也会有一些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逐步清晰起来。

众所周知，博物馆的创建者埃米尔·吉美的个人收藏是吉美博物馆中国文物的最早来源，俟后还有一些机构和收藏家的捐赠。如活跃于19世纪的著名收藏家迪耶（Ernest Grandidier），他于1893年将约6000件珍贵的中国瓷器捐赠给吉美博物馆。但是，在此之外，吉美的馆藏来源显然还有其他渠道。

在吉美工作的短暂时间里，我常常到陈列新疆佛教文物的展厅里看看。这里有一组来自新疆的公元6～7世纪的泥塑，由10余件造型各异但姿态优美、表情生动的塑像构成，表现的是佛教的本生故事。在展品说明中，我看到了“PAUL PELLIOT 1906～1909”的字样。显然，这是上个世纪初伯希和在中国新疆探险活动的所得。

同一个展厅里，出自新疆库车的佛说法图壁画则色彩艳丽、描绘精细，我看到佛的须发、璎珞和莲花的花梗都栩栩如生。但令人痛心的是，原本完好精美的壁画，现在已成为碎块，不得不被镶嵌入一个巨大的玻璃画框内向观众展示。我伫立在壁画前，数了一遍，有26枚残片。画框下方，同样写着“PAUL PELLIOT 1906～1909”。很难想象，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原本在东方寺院的完整壁画，会成为吉美博物馆展厅里的26枚残片。

对于伯希和，估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陌生。这位法国汉学家，在1908年3月来到敦煌，在藏经洞中待了整整三周。我曾看到一张伯希和在藏经洞中的照片：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伯希和将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而其中的绘画220卷、木雕21件，就被收藏在吉美博物馆中。只是，这一大批珍贵文物的周转细节，恐怕也会逐渐碎片化甚至湮灭、消亡。

另一个与吉美的中国文物关系密切的人物，名叫卢芹斋。提起卢芹斋，中西方收藏家和博物馆几乎无人不晓。有人说，目前流失在海外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文物，至少有一半是经卢芹斋之手出去的。因此，有人直接斥其人为文物大盗或古董贩子，甚至汉奸卖国贼。但如今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他是文化交流的促进者。

吉美博物馆从卢芹斋手中得到中国艺术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购买：在巴黎的一次拍卖中，卢芹斋一次就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000余件，吉美是其中的买家。二是捐赠：“二战”期间，卢芹斋避难美国，他在巴黎费尽周折修建的备受瞩目的、收藏有大量精美中国文物的红楼，被迫置于吉美博物馆的保护之下，才得以免遭战火的洗劫。事后，卢芹斋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向吉美博物馆捐赠了一部分价值不菲的藏品。目前，我们在吉美展厅中所看到

的许多展品，尤其是来自中国中原地区的展品，有许多都与卢芹斋有关。

洛阳：流失海外的永恒话题

从法国回来不久，我就去了洛阳，点交即将赴欧洲展览的另一批文物。其中一件是来自洛阳龙门石窟东山看经寺的石雕迦叶头像。当我和瑞典同事小心翼翼地把雕像放进木箱时，我不禁想起了吉美博物馆一件类似的展品：一尊右向侧面的高浮雕摩柯迦叶头像，高高悬挂在佛教造像展厅墙壁上的方形壁龛内。

迦叶高目深鼻，耳廓宽大，额头上的皱纹深刻而有力，皱纹上的一个圆润的痦子也被非常形象地雕刻出来了。高耸冷峻的鼻息下，迦叶的唇线饱满而坚定。不过，与这种高超娴熟的技艺和精妙绝伦的艺术效果极不协调的是，迦叶的头像被斜向一分为二后又黏合在一起，左颧骨也被利器削去大部。最让人心痛的，则是迦叶颈项被斧凿砍削而呈现出触目伤痕。展品说明上写着：出自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莲花洞），北魏时期。



• 唐代马球俑，在吉美博物馆“天马行空”的展览方式下，别有趣味。

莲花洞，我去过多次。它因窟顶刻有一朵巨大的莲花而得名，开凿于北魏孝昌年间（525～527）。和其他洞窟佛像的坐姿不同，莲花洞一佛二弟子均呈立姿。20世纪初，日本学者关野贞教授到龙门石窟，曾拍摄当时的莲花洞。从其照片可以看出，莲花洞内主尊释迦牟尼、大弟子迦叶造像均保存尚好。释迦牟尼佛面容安详，但左右两臂均已折断，身上还残留着某些游人“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佛的大弟子迦叶头像完整，深目高鼻，身着厚重宽大的袈裟，手持锡杖，恭立一侧。

后来人们所见到的莲花洞，迦叶的头像已经不翼而飞，只留下触目惊心的凿痕。根据现有档案，可以确认这尊迦叶像是在20世纪30年代被盗的。现在的莲花洞内，已经根据原来的资料复原了头像。

司马光曾有“欲问天下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著名诗句，道尽了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也正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成为盗墓者云集之地。随着国门洞开，西方的学者、探险家、古董商乃至一些文化掠夺者蜂拥而至。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洛阳一带的文物第一次成批量地流向海外。有很多几经转折，现今就展示在吉美的展厅里。据统计，吉美收藏的佛教雕塑中，有8件来自龙门石窟。

在吉美博物馆“古典中国展厅”我还看到了一组标识为洛阳金村出土的精美青铜器。“金村”，我当然再熟知不过了。1928年夏季的一场暴雨，无意间引发了一桩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考古大发现：位于古城洛阳东郊的金村附近露出了成组的大型墓葬。闻讯而来的中外各色人等本着各种不同目的云集中原，一场持续数年的规模空前的非正常考古发掘就此开始，洛阳东周王陵金村陵区就此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金村陵区共被盗掘8座大墓，由北向南分为两组，均为带有墓道的甲字形。墓葬所出随葬品不可计数，种类包括青铜器、玉器、漆器、琉璃器和金银器等，造型包括鼎、敦、壶、编钟等礼器、兵器以及玉璧、玉佩、铜镜等奁妆用具，工艺极其精湛，制作极为考究，均为东周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艺术珍品。

据馆内同仁告诉我，展厅里只是该馆收藏洛阳青铜器的一少部分。即便如此，这几件器物的精美程度仍令我震撼：青铜簋造型饱满圆润，两侧的兽形耳与外轮廓线相得益彰。最为珍贵的是，无论是器身还是器盖，均用银镶嵌出流畅舒缓的卷云纹。银色历经沧桑依然光耀，与器身的铜绿色极为协调。镶嵌金银的东周青铜器为数甚多，但似这般风格的却凤毛麟角。管中窥豹，可以想见当年流失出去的金村文物该是何等精美。

躺在库房里的瓶瓶罐罐

在吉美博物馆这2万余件的中国文物中，中国陶瓷器约占半数以上，是海外博物馆收藏中国陶瓷最多的一家。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躺在库房里恒温恒湿的储藏柜中。承策展人曹慧中研究员的美意和关照，我在完成“汉风”文物展的撤展工作后，得以进入吉美博物馆宽大精致的

库房内，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这些流寓他乡的瑰宝。

我发现，这里古代陶瓷不仅数量多，且多为难得一见的精品。如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来自收藏家迪耶19世纪末的捐赠。博物馆自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件展品的分量，因此在展厅的门口设立独立展柜，让观众可以全方位鉴赏。

梅瓶是经典的传统造型，小口鼓肩，腹线修长。其釉色和装饰图案则使之成为梅瓶中的翘楚：通体施以深沉典雅的宝蓝色，在肩和腹的焦点位置，描绘出一条蜷曲腾飞的白龙和一颗火焰珠，其间点缀四朵火焰形云纹。这雅致静和的宝蓝底色，与动感十足、绚丽光洁的白龙，既有强烈明显的对比，也有动静相宜的互补。此物在国内仅扬州博物馆有一件，造型和装饰几乎一样，被扬州博物馆定为镇馆之宝。二者均为江西景德镇元代产品，是元代瓷器艺术的经典之作。





- 这两件藏品，都是法国收藏家伯希和从中国新疆带到法国的壁画，可惜已是残片。

同样来自迪耶捐赠的还有一件德化窑白瓷观音坐像，可谓稀世珍宝。它胎质洁白细腻、雕塑技艺至臻至善，釉层匀称光洁、色调温润甜美。尤为难得的是，在观音的背后，还有“何朝宗印”四字戳记。何朝宗是清朝康熙年间德化窑名家，流传至今的作品都堪称国宝。

我还惊喜地看到一件入藏于1976年的白瓷蟠龙烛台。此器物底座是一个圈足折腹盘，盘的中心立起一个圆柱，圆柱的表面有两条交错盘曲的龙，各伸出一只龙爪支撑起一个仰莲装饰的烛台。通体施白色釉，釉面有色斑。此器曾于1999年赴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当时博物馆把其年代定位隋至初唐，窑口不明。

同样的作品，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也有收藏。2008年访问日本，我应奈良大和文华馆之邀鉴赏其藏品时，也见到类似的一件。当时只是推测有可能是河南巩县窑产品。后来在河南偃师博物馆发现一件造型和尺寸都很接近的作品，而且明确是唐墓出土。再后来观摩洛阳隋唐城遗址出土的白瓷，我更加确信，这类白瓷雕塑类器物应该是巩县窑初唐时期烧制的。

出于个人喜好，我对历代的低温釉尤为关注。这在如今的古陶瓷研究领域属于非主流，所以大部分的低温釉陶器都常年待在库房里，很少参展。所以曹慧中特意安排，把吉美珍藏的、很少有人关注的汉魏时期的低温釉陶器从柜中一一取出，让我在工作台上仔细观摩。



- 吉美博物馆藏的中国佛像。供图/SONNET Sylvain-Gaopinimages



● 饱经沧桑的迦叶头像，原为洛阳龙门石窟的石刻佛像。

库房里只有我们两人，除了偶尔的讨论，再无其他的声音。在这令人沉醉的氛围中，我手捧着一件件曾经在中原大地深埋千年以上、现如今静静地集中在西半球舒适的文物库房里的文物，摩挲着、凝视着，努力去感受着它们曾经的心路历程。有时候，对这些文物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的考察，会蓦然被这种情感性的思绪打断。我就是在这种理性和感性交织的心境中，去感受和体会吉美。

作者亲历：从巴黎到北京，
我护送展览文物回国

撰文、摄影/陈彦堂

2015年3月1日清晨，我从位于巴黎第六区的一家名叫Citadines的酒店出发，步行走向吉美博物馆。然后，在博物馆亲手点交查验“汉风”展览的文物。接下来的十余天，我的生活轨迹基本上就在这两点一线间。



● 在吉美博物馆举办的“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规格之高令人惊叹。

一个“超重”的出国文物展

Citadines酒店距离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均不太远，大约步行15分钟的路程，外部环境和交通状况都非常好。但比较令人头疼的是，附近的街区环绕凯旋门呈放射状分布，而且每个街道的布局和面貌大同小异，对于外来的游客来说非常容易迷路。我们也没能幸免，一天，遥看埃菲尔铁塔，在几个雷同街道之间来回穿梭，15分钟的路程走了将近1个小时！

这种机械但饶有趣味的生活，陪伴我在巴黎度过了羊年春节后的第一段工作时光。而我此行到巴黎的目的，一是“汉风”文物展览的撤展工作，二是借机研习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

“汉风”文物展是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而举办的。有关展览的初衷和意义，习近平主席和奥朗德总统分别作出精辟的论述。习近平主席说：“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

年，我同奥朗德总统决定，两国共同举办系列庆祝活动，以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和友谊。‘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在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奥朗德总统则指出：“作为一个伟大文化的传承者，中国是戴高乐将军眼中‘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其艺术常常使法国赞叹。‘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是一件盛事”。

有了这样的举办背景，“汉风”展所具有的超大规模和超高层级就在情理之中了：展品来自全国9个省区27家文物机构，总量达456件（通常出境文物展以120件为限，一般不超过200件），其中一级品超过30件（套），比例高达34%（通常20%为上限）。展览的监护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在中国既往举办的出境文物展览中，可谓凤毛麟角，也是迄今为止反映汉代历史文化的最大规模的精品文物展览。

北京到巴黎：远送与高接

因为参与展览筹备，来自中原的所有展品，全部经我亲手点交查验封箱后，远渡重洋来到巴黎。因此，在展览即将结束的时刻来到巴黎，迎接外访的文物归宁，我愈觉意义非凡。

2015年3月3日，我们提早来到博物馆。我和同事们先去博物馆前台各自领取一个工作证，然后进入展厅。法方的策展人易凯博士和曹慧中博士热情地陪同我们观看展览。按照展览协议，今天是“汉风”展览的最后一天，我们也因此成为最后一批观众。待我们参观完毕走出展厅时，一个工作人员已经站在高高的扶梯上，将悬挂在展厅入口的“汉风”展览标识一个个地揭去。我意识到，“汉风”展览正式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关闭展厅，打开展柜，将文物小心取出，与法方人员一起，对照出国前点交的文字记录和图像资料，确认无误后，双方相关人员在每一件文物的点交文件上签字，然后交由专业的艺术品包装运输公司，包装入箱。这个过程，对于小体量的文物相对简单些，但对那些造型繁多、结构复杂的文物来说，点交起来就相当耗时费力。

出土于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金缕玉衣，由4248片和田玉、1576克金丝缀合而成，是目前出土年代最早、使用玉片最多、玉片质量最好、制作工艺最精的。玉衣由面罩、双臂、双手、前胸、后背、双腿、双脚等不同的部位组合构成，需要一步步拆分后，才可以从玻璃展柜中取出查验核对。负责在展柜中作业的是法国LP公司的一位酷似大力水手波普爱的小伙子，他身穿菠菜绿制服，脑门光亮，健壮有力但沉默寡言，身材魁梧却轻巧自如，在玉衣展柜里伸缩挪移。我们密切配合，花费了一天的工夫才把金缕玉衣点交完毕。

这次展览中体量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展品，是来自河南焦作的一件彩绘陶楼。高达129厘米的陶楼，由一个方形院落和一座五层楼房共18个部分构成，屋脊、栏杆、斗栱和梁枋分别使用红、白、蓝、紫彩色装饰，可谓雕梁画栋，庄严大气。它被吉美博物馆安排在显要位置单独展柜展出，非常吸引眼球。







• 图1/图2/图3 工作人员正在吉美博物馆展厅摆放出土于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金缕玉衣。

2014年9月11日，我在河南博物院的库房里，曾亲手把这件巨无霸陶器分解装箱。一经分解拆卸，各部分都显得萌态十足：门阙的望楼，颇像其收藏单位河南博物院主楼的造型，正放，则像极了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我确信这两个现代建筑的设计者此前没有见到过这件文物（此为新近发掘出土），但却在艺术上殊途同归了。最有趣的是，陶楼中间层的主体结构简直就是一个航空母舰的模型！这零距离接触产生的乐趣和收获，全然不同于在博物馆展厅隔着玻璃柜的感受。

有些珍贵文物，最初只是从教科书或者明信片中见到鳞爪，即或是有机会在博物馆近距离参观，也始终是隔着展柜和玻璃罩。这森严和冰冷的气氛，使我难以产生对这些文物的亲近感。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从纸本的图片和简略的文字描述中得来的印象，也往往局限于某些侧面甚至于作者个人的认知。一旦有了机会无障碍地观摩，我顿时有了与在博物馆参观全然不同的体验和认知，遑论看图录、读报告、浏览文物介绍了。比如，那件著名的错金银铜熏炉，既往看到的仅仅是强调艺术效果的精美照片或者展厅里的某个角度，而如今一旦把它拿在手中从不同角度观察时，才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信息。

与文物零距离接触

“汉风”文物展带给我的乐趣远不止于此。

按照分工，陕西西安西汉未央宫出土的凤鸟鎏金铜锺由我负责。这件彰显汉代雄风的珍贵

文物通身鎏金，富丽堂皇，出土时因密闭完好而保存了总重达26千克的西汉美酒。在长达2000余年的地下埋藏过程中，铜离子逐渐渗入而使酒液呈现出墨绿色。

此酒一经出土就名声大噪，西安一家酒厂旋即注册了“西汉美酒”商标并很快投产，酒瓶就是这个铜锺的仿制品，价格不菲。当年我在西安参加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国际协调会时曾得到一瓶，后来不知所终。今天得以有幸亲手核验珍品，兴奋之情可想而知。我拍照时，无意间把铜锺盖顶端口含宝珠的凤鸟投影到展柜一侧的玻璃上，身后方形的照明灯映照在对面的玻璃上，又无意中成为凤鸟投影的白色背景，很有意境。

一件出土自河南焦作（汉献帝被降为山阳公所封地，位在洛阳北不远）的凤鸟熏炉，在点交完毕后被我暂时存放在鎏金铜锺这个展柜里，与铜锺的盖子相对。我蓦然发现这幅图景其实构成了长安与洛阳（西京与东都）、西汉与东汉的对话，既有时间的延续，也有空间的区隔，但横亘其间的却是恒定的主题。这种不同种类的文物在同一主题下体现出来的对话，是策展人独有的感知和收获。

在一件洛阳出土的彩陶壶内，我发现了一个1957年的标签。标签已经被虫蛀，残损很严重，显然是发掘时期的原始记录。在记录人一栏，仍可以清晰地辨识出“李永平”三个字。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知这位曾经在洛阳从事汉墓考古发掘的前辈是否安好？我归国后数次去洛阳出差，多次打听，均未果，留下了些许惆怅。而在另一件东汉绿釉陶投壶中，我居然发现了自己亲手书写于1990年的标签，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我在河南济源发掘轵城汉墓的日日夜夜。

诚如吉美博物馆马嘉丽博士所言，“汉风文物展从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角度向法国和国际观众展示汉帝国的空间和社会”，因此在法国乃至欧洲引起极大的反响。通过古代艺术品来认知古代中国，进而理解当代中国，也是中国考古发掘者和研究者以及文物展览组织者所期许的。从琳琅满目的观众留言簿上，我深深地感觉到这期许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举办这样的展览，对于吉美博物馆有特别的意义。吉美数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均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文化遗产的选择，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处在被动甚至不由自主的地位。但“汉风”文物展所呈现的数百件艺术珍品，却是中国以一种开放和自觉的心境，对西方文化的主动展示、沟通与对话，是中国文化遗产走出国门的新姿态。

就在“汉风”文物展归国后不久，吉美博物馆再次成为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该馆收藏的28件中国甘肃礼泉县出土的春秋时期金片，在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后，被收藏者克里斯蒂安·戴迪安归还中国。这是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法律和协商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吉美博物馆与中国文物之间紧密关系的又一个重要例证。未几，2015年9月，这批于20世纪90年代被盗掘并走私出境的早期秦文化文物，又有24片被克里斯蒂安·戴迪安亲自在北京转交给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博士。这似乎预示着，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和中国文物的情缘，即将开启一个新的阶段。



● 参与“汉风展”的中国工作人员，左二为本文作者。

凡尔赛宫：王后私人空间的秘密

撰文/Chislain de Montalembert 翻译/贾聪 摄影/Eric Sander - DragonImage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房间是凡尔赛宫最贵重的珍宝之一。房间的面积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历史重要性和艺术价值都不逊于其他一级古迹。这里也是一直寻求私人空间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终极避难所”。





●这张被凡尔赛宫赎回的螺形托脚小桌曾是客厅内的首批家具之一。上面有一块红纹大理石，看起来像是壁炉。

在凡尔赛宫中，有一处极为特别的房间，相比其他豪华庞大的套房，这个八角形的房间小得犹如一块手帕，但是踏足其中，却能感受出它的超凡脱俗。这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一处私人空间。

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地利特蕾西亚女王最小的女儿。15岁时，作为政治棋子，她嫁给了当时的法国王储路易十六。路易十六性格懦弱，优柔寡断，反应迟钝，但同时又十分温柔善良，宽厚仁慈。玛丽·安托瓦内特喜欢奢华的生活，每日纸醉金迷，被称为“赤字王后”。当时法国风雨飘摇，内忧外患，1789年爆发了推翻君主制的大革命。在走向断头台的最后时刻，她努

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漫步她的这处私人空间，在这里，时间指针好像变得迟钝了，午后昏沉的气息停滞在房间里。屋内的摆设丝毫未变，就好像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刚刚从房间里走出去。

安托瓦内特王后喜欢到这里休息，躺在沙发上，看着淡紫色的真丝沙发套，她可以暂时摆脱宫廷内的阿谀奉承和阴谋诡计。房间外两步远就是豪华套房，在那里有奢侈的摆设，套房的面积也令人咋舌，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却能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尽管房间大小只有10平方米；尽管房间内只有苍白的蜡烛光；尽管这个房间因为朝向为北，所以十分昏暗……王后可以在这里得到片刻的休息，暂时从礼仪的束缚中脱身而出，亦可以把这里当做和朋友倾吐心声的私密之地。



●凡尔赛友好协会的主席：罗兰·德·雷斯宾。

私人空间梦想成为现实

“王后特别厌恶各种礼节”，凡尔赛公共博物馆和国立庄园负责人贝阿塔斯·索乐讲。“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母亲，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可以拥有私人空间、享受家庭乐趣，而身处凡尔赛宫的她却对这种生活连想都不能想。”王后希望拥有自己的“避难所”。

她的梦想终于在1781年的2月到9月成为了现实。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要求重建原来的八角形房间，内部装饰要改成时下流行的新庞贝风格。王后希望在装饰房间时得到当时最富才能的工匠们的协助，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私人空间。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当时正身怀六甲，极有可能生下一位太子，事实证明，她的愿望没有落空。这里无疑是凡尔赛宫最隐蔽、最具魅力的地方，它只对王后几位最亲近的人开放：贴身侍女、妯娌……

这个房间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它的历史重要性和艺术价值却是不逊于其他一级古迹。这是一直寻求私人空间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终极避难所”……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房间是凡尔赛宫的珍宝之一。



• 边饰。巧妙的设计能够激发人们去探索这项已经部分失传的艺术。画面处处体现出王后对即将诞生的太子的期待。



- 雕花金属板延续了木板雕刻的主题。



●门锁上的扁插销、按钮和长插销把手，均堪称杰作。



● 图4 十八世纪装潢艺术的精华：窗棂。



●壁炉上的雕花是直接刻在大理石上的，制作难度大。





• 护壁和木板雕刻。其无与伦比的质量可以媲美金属与象牙雕刻。





●门锁上的扁插稍、按钮和长插销把手都可称得上是杰作。



●按照胶画技术制作的双层金箔，精美异常。

修建房间动用一流工匠

“这是一间浪漫到极致的房间，它具有强大的魅力，可以激发人的幻想，”凡尔赛宫公共事物部主席卡特琳娜·贝卡尔如此说道：“游人可以在其中想象王后的日常生活和感情：感受她生下法国王室继承人后的喜悦，猜测她为什么想要在房间四周的护壁板上画上海豚图案。”

房间内的每一处细节，从一条花边到护壁板，都是王后本人在咨询了建筑师理查德·米克的意见后决定的。理查德·米克主持了这间房间的装潢工作，他为王后献上了凡尔赛宫最精致

不凡的一个私人空间。

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一位受宠爱的王后，她享有权力依照个人品位装饰自己的房间。另外，她还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私人家具收藏室的王后。事实上，王后调动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并请求他们发挥超越自我的精神，创造出新的传奇！

来自卢梭家族的雕刻家设计了阿拉伯风格的护壁，精美的画面上，海豚跳跃在百合花束之间；皮埃尔·顾迪艾尔制作了刻有特殊标志的门锁，精致的铜质雕花门锁与护壁上的图案连为一体；房门为两扇式玻璃门，门板边缘饰有玫瑰枝，象征夫妇情深，中间穿插着被射穿的心图案。

房间内的家具是由当时最好的木工制作的。乔治·雅克布在设计扶手椅的时候，将珍珠串成的链子、曲线起伏的箍带与饰物繁杂、顶端带有鹰和雄鸡图案的犄角相结合。制作者心思巧妙，为了迎合王后喜欢狗的爱好，将椅子的扶手设计成了狮身人面像和京巴狗的造型。

“请仔细欣赏这件作品：精美的雕刻、流畅的线条和美轮美奂的镀金层！”罗兰·德·雷斯宾感叹道，他是凡尔赛友好协会的主席。说话时，他正跪在雅各布设计的一张扶椅前，拿着手电筒仔细观察椅子上的每个细节。雷斯宾接着说：“法国大革命之后，这批椅子卖给了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被运往德国。1944年，椅子在运输过程中遭遇了轰炸，直到40年后它们才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1980年，法国政府重新获得了这批椅子的所有权，它们也最终回到了凡尔赛宫！”余下的工作就是对椅子进行修复，使得它们再次披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亲自挑选的椅套。

根据保存下来的样品，可以看到椅套采用了淡紫色的丝绸制成，上面绣有花朵，绘有绿色叶饰，边缘带有珍珠制成的流苏和刻有中式风格的圆形图案。修复工作绝不是件易事：重新织就原样塔夫绸和带有饰物的缎子，需要大约7万个小时的时间！



●房间内的护壁和木雕画是由理查德·米克设计，让·斯内蒙和让·于戈·卢梭制作。



●午休客厅内的扶椅是乔治·雅各布制作的众多扶椅中最奢华的一批。



●雕花壁炉。

TIPS

王后私人空间
不得不看的十处装潢艺术

十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体现了十处精湛的艺术。换而言之，我们在这里接触到了法国装潢艺术的精华。

1、护壁和木板雕刻，其无与伦比的质量可以媲美金属与象牙雕刻。

2、按照胶画技术制作的双层金箔，精美异常。

3、镀金铜器或是由顾迪艾尔和福艾斯迪尔签名的雕花金属板，延续了木板雕刻的主题。

4、门锁上的扁插销、按钮和长插销把手都可称得上是杰作。

5、大理石制品代表作是房间内不同寻常的壁炉——由一整块红纹大理石雕刻而出，十分罕见。

6、地板图案充满平衡感和灵性。

7、镜子对于这间光线暗淡的房间是不可或缺的。房间内的镜子质量令人无可挑剔，显示了当时玻璃大师们的功力。

8、午休客厅内的扶椅是乔治·雅各布制作的众多扶椅中最奢华的一批。

9、布艺。玛丽·安托瓦内特对此花费了大量精力。

10、边饰巧妙的设计，能够激发人们去探索这项已经部分失传的艺术。

瑞典王室与中国文物的奇缘

远东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撰文/陈彦堂　摄影/Karl Zetterström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船岛上，有一座远东博物馆，深藏着数段瑞典王室与中国文物的奇缘。这座以收藏大量中国文物著称的博物馆里，又有哪些值得一看的珍宝？我们特约文博专家，独家解密远东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追寻那些文物背后的悠远故事……



似有若无的目光、难述其意的微笑，这尊北宋时期的彩塑女像，
原本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购自上海的藏品，后由国王捐赠给远东博物馆。

细窄的木质长桥，几乎贴着湛蓝的海面前行。身后是喧闹而古老的斯德哥尔摩老城，只是穿过这座桥，便如穿越时空般跨入了另一个宁静安然的世界。前方是船岛（Skeppsholme），海水轻拍着堤岸，白色的帆船摇晃着，岛上的郁郁葱葱间偶尔露出几角建筑来。在多数旅行者的计划中，没有名胜古迹的船岛往往不在其列。但我每次来斯德哥尔摩，总要来这岛上看看，因为这里有座令我魂牵梦萦的博物馆——远东博物馆。

远东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在国内名气不大，有限的资料显示：它创立于1926年，收藏了中国、朝鲜、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的

大量文物。在整个欧洲，其考古藏品总数排第三，所藏艺术珍品总数排第四。而我对它的渐渐熟悉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没想到也正因此，获悉了一段瑞典王室与中国文物的奇缘。

瑞典国王的中国情结

2013年春夏之交，一场隆重而富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盛大仪式正在远东博物馆前进行着。现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和王后一起，神采奕奕地从博物馆内走出，走向在海滨一片空地上搭建的礼宾台，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则围绕着即将要于此开幕的“黄河流域的国王与诸侯—河南青铜文明展”。

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抑扬顿挫地演说着他与这个展览的渊源。他的祖父古斯塔夫六世（现任国王是直接从其祖父手中接过国王权杖的），不仅曾经支持了安特生等学者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曾亲自远赴中国。正因如此，远东博物馆还在同时策划了“瑞典王室捐赠中国文物50周年回顾展”。

在这个展览上，我看到一张有趣的黑白照片。土坑里，时为瑞典王太子的古斯塔夫·阿道夫，身着浅色条纹西服、头戴礼帽，手上把玩着一个考古小铲。他浓眉大眼，蓄着细密的一字胡须，冲着镜头微笑。照片说明如是描述：1905年，阿道夫王子在斯堪省参加考古发掘。我注意到，这一年，年轻的王子才23岁。难怪有人告诉我，他的另一个头衔是考古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夫对远东的考古活动一直颇有兴趣，1926年秋天他如愿来到中国，甚至还参加了在山西太原附近的一次考古发掘。这一幕也被定格在胶片上——高台上密密麻麻的一排中国人，或蹲或站，齐齐注视着高台下的三个外国人。三人正拿铲子在泥土里挖掘着什么，仔细分辨不难发现居中者就是古斯塔夫·阿道夫。

1926年的中国之行，古斯塔夫·阿道夫不仅领略了中国的广大和壮美，体验了中国考古发掘，还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中国学者和商人，购买了大量中国文物。终其一生，他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多达2500件。后来，按照其遗嘱，悉数捐赠给远东博物馆。用他的话来说，这些都是“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献给瑞典人民的礼物”。

我在宽大而安静的展厅内漫步，一件充满东方女性含蓄雅致韵味的彩绘雕塑映入眼帘。这尊女性雕塑弯眉高挑，似乎是挺直的鼻梁的延伸，一副清新秀美的神采；面庞圆润，颐端丰腴，与下垂的耳垂自然相接，又颇具华贵富丽的韵致。乌丝后拢成高髻，双目似睁开又眯上，与

似启似闭的双唇上下呼应，透露出些许神秘。一束温暖的光自天花板倾泻而下，令她看起来楚楚动人。她和王子相遇的故事，也很有趣。

1926年11月的一天，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子走进上海南京路的一家古董店。店主热情地取出一件刚入手不久的雕塑作品，说此物原来属于中国西北的一个造像洞窟。当时，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此后欧美探险家对中国西北的各种形式的探险和调查，“中国西北”是探险家、收藏家和考古学家最为敏感的词汇。王子将她捧在手中，细细打量：淡淡的白粉敷出面庞，浅浅的黛色勾勒出眉线，深沉稳重而不张扬的红褐色双唇，微笑似有若无，目光若即若离——便毫不犹豫地将她带回了瑞典。

不过，究竟是什么样的突发情况使得这么精美的雕塑身首异处？其原本所属的身躯又在何处？王子和瑞典博物馆的研究者，一直在追寻答案。经过数年的研究与寻访，他们认为，这件雕塑与山西省太原附近晋祠里的雕塑在造型、装饰等艺术风格方面更为接近，而与敦煌有较大差异，其制作年代应该是在12世纪的北宋。

还有一件器物，也是源自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国王的收藏。那是一件古朴精致的青铜簋盖，表面内圈是两周凸弦纹，外圈是两周几何化的云雷纹，还安有一个短柄状把手。玄机在盖子内侧——100多字的长篇铭文。但凡稍微了解中国青铜器，便会知道青铜器上的铭文弥足珍贵，用一字千金来形容毫不为过。更可贵的是，这篇铭文还讲述了一次完整的土地纠纷：因为某件事情一个臣子惹怒了周王，周王于是剥夺了他的土地，并且又把这块土地赏赐给另一个臣子。后者为了纪念这个荣耀，特地铸造了铜簋。

欧洲博物馆和收藏家典藏的中国青铜器数量极其庞大，但其中铸刻有具体历史事件铭文的，则属凤毛麟角。这件青铜簋盖铭文涉及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更显珍贵。有学者据此研究说，这种褫夺贵族土地的事情应该是发生在西周末年，由此引起了社会上层人士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社会动乱，周厉王被废黜。


位于船岛上的远东博物馆，中式亭子和墙上的海报，提示这里的藏品与中国有关。摄影/陈彦堂


远东博物馆内的儿童乐园，龙玩偶昭示着博物馆的文化内涵。摄影/陈彦堂

传奇女王与万历青花瓷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国王对中国文物的热情，或许有着更深重的家族基因。

2014年底，我在远东博物馆李东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乌普萨拉大学。当在展厅中看到一件中国清代瓷器时，李东很确信地告诉我说，这件青花瓷和远东博物馆收藏的一对瑞典王室捐赠的藏品非常相似。我不

由兴趣盎然，希望一探究竟。不过，我先听到的，是17世纪传奇女王克里斯蒂娜的故事。

在瑞典乃至欧洲的历史上，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声名卓著——宗教家说，她是一位敢于直面心灵的呼唤、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王位的女王；女权主义者说，她是一位在17世纪就具有20世纪才流行的女权意识的真正女人；情感专家说，她是一位毕生追求爱情、为了真爱而不惜牺牲的女人；艺术家则说，她是艺术的知音，是一位艺术创作的热衷者和文化传播的慷慨赞助者——历史学家总结说，因此，她是一位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

克里斯蒂娜女王在中国鲜为人知，她留给现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印象，恐怕更多地来自北欧巨星葛丽泰·嘉宝在好莱坞黑白电影《瑞典女王》中的经典演绎。嘉宝的美艳与骄傲、柔情与果决，使观者沉迷其中，很自然地把这些全部或部分地移植到克里斯蒂娜女王身上，甚至把好莱坞式的戏说当成了历史本身。

姑且不论艺术作品中的女王与真实的克里斯蒂娜有着怎样的差距与重合，至少正史的记载是：生活在17世纪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在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之时，承袭了她父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奠定的强盛基业。瑞典在克里斯蒂娜女王执政期间，俨然已经成为欧洲的强权国家之一。女王在任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新政，也使其臣民认为她是位宽厚仁德的君王。

克里斯蒂娜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历史和艺术造诣很深。她通晓5种语言，熟读罗马历史，很自然地聚拢了一大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比如：著名哲学家笛卡儿因其名著《哲学原理》而成为女王的宫中哲学老师。再如，受其身边艺术家的影响和鼓励，女王高价从意大利购买了600件艺术品，用以提高整个国家的艺术鉴赏层次。她的收藏品包括提香、维罗尼塞和拉斐尔等大师巨匠的作品。

女王本人被公认为是17世纪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和文化赞助人之一。著名的意大利雕塑家贝尼尼，就是在她一手扶植下成长起来的。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她还曾经对考古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出资赞助过几次重要的考古发掘。由此看来，那对曾被她收藏的明朝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出现在远东博物馆多少有些必然性。

青花描绘出起伏连绵的山峦，山峦之间则是奔腾跳跃的麋鹿，展厅中，这对青花瓷器很迷人。除此以外，它还有着浑圆的腹部和敦实的矮领，领口之上配有覆钵式圆盖，圆盖的顶部是一个圆球状黄铜把手，这

是进入欧洲之后被使用者或者收藏者后加的。口颈部位，则描绘出飘忽的云团和飞翔其间的仙鹤。按照中国传统图案的诠释，这是要表达高官厚禄与延年益寿的吉祥寓意。

李东告诉我，这对瓷罐是葡萄牙驻瑞典大使送给女王的礼物，但显然经过精心挑选。当时，中国瓷器被视作昂贵的奢侈品，在欧洲上层社会风靡。女王本人即为中国艺术品的大收藏家。同样的作品，德国德累斯顿的奥古斯特大帝也有一件。

不过，这对瓷瓶却不是经由女王之手，进入远东博物馆的。克里斯蒂女王之后，进入19世纪时，它们辗转成为卡尔十五世(Karl XV)的藏品。卡尔十五世在1859年至1872年间，同时担任瑞典国王和挪威国王。

这一时期，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挪威、瑞典和丹麦几个国家政治和宗教关系错综复杂、不断变更的时代。这一对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的辗转易主，无意间也成为北欧地区历史变迁的见证。而这一点，无论是瓷器的制作工匠，还是以此牟利的瓷器商人，抑或是克里斯蒂娜女王，恐怕都是始料未及的。

乾隆瓷碗：哥德堡号的故事

或许，值得花一些笔墨来说说卡尔十五世。这位在政治上屡屡不得志的国王，也是位诗人和艺术品鉴赏家。在他捐赠给远东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中，有一件从哥德堡号沉船上打捞出来的乾隆瓷碗。这个瓷碗连同运载它的哥德堡号商船，成就了一段中国和瑞典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悠长故事。

在博物馆的射灯下，这个敞口深腹、圆唇圈足的瓷碗，看起来并不起眼。碗外壁的酱黄釉，曾经长期被海水浸泡而色泽变异，因此被瑞典学者描述成“棕色意式咖啡状装饰”。不过，外壁上残留的白色海洋生物残骸，却像是巧夺天工的纹饰，又像是一个能唤起历史记忆的按钮，形象而直接地诉说着200多年前那场著名的沉船事故。

1745年1月11日，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哥德堡I号”满载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等约700吨物品，从中国广州启程回国。经过8个月的航行，商船终于抵达它的母港哥德堡。当航行到距港口大约1公里时，在海上漂泊已久的海员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和前来迎接、在岸上热切等候的亲友们挥手致意，可就在此时，意外突然发生，船头触礁，期待着与亲

人拥抱的人们眼睁睁地目睹着庞大的哥德堡号渐渐沉入海底。

万幸的是，所有的船员都得救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亡羊补牢，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I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这一突发事件，使瑞典乃至欧洲商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贸易利润是何等丰厚。

哥德堡号不幸沉没之后，对它的惦念从没有停止过，不少有心人士断断续续地进行过一些打捞，并且时不时有意外的惊喜出现。尤其是到了19世纪，探秘寻宝的热潮使沉没已久的哥德堡号成为收藏家和探险者关注的目标。于是，原本用于直接贸易的中国瓷器，在经历了沉入海底、打捞上岸、鉴赏、拍卖等新的程序后，居然以古董或艺术品的身份进入瑞典社会。这件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酱釉青花碗，就是在经历这一系列的变故和身份转换后，成为瑞典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藏品。

然而，关于哥德堡号的故事却远没有结束：

1986年开始，对哥德堡号沉船的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水下打捞，清理出400多件完整瓷器和9吨重的瓷器碎片，是历年来中国古代瓷器考古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发掘项目之一。令研究者感兴趣的是，这些中国制造的瓷器除了中国传统纹样外，还有少量是欧洲装饰风格，显然是欧洲社会向中国瓷器生产商的定制产品，可见康乾时期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在瓷器创作领域已经卓有成效。

考古发掘直接促成了哥德堡号的再生。瑞典一些企业家有感于哥德堡号的传奇经历，谋划筹资复制哥德堡号并重返中国，古斯塔夫十六世国王成为该项工程的监护人。2003年6月，使用18世纪工艺、经过十年精心打造的新“哥德堡”号顺利下水。2005年10月2日，新哥德堡号从其母港正式起航，远航中国。一年后的夏天，哥德堡号平安抵达广州港。专程飞赴广州的古斯塔夫十六世国王夫妇和广州市民一起，迎接哥德堡号的到来。

2012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在晨曦中从哥德堡港附近的一家酒店出发，沿着海滨的栈道行走着。过往的是许多晨练的人，而我却是为了急切寻找那艘承载了众多历史故事和文物信息的传奇商船。

在港口码头的一角，静静地停泊着一艘古色古香的帆船。天际的曙光明艳而柔和。晨光中，三支坚挺的桅杆沐着阳光傲然挺立。硕大的船身在早潮中稳健地摇动着。醒目的标识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就是我此行要拜访的对象：再生的哥德堡号。

哥德堡号的沉没与再生，是中国与瑞典商贸与文化交流的动人的案例，反映了18世纪中西交流的盛况。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卡尔十五世国王所收藏的中国瓷碗的确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就是这一滴小小的浪花，折射的不仅仅是中国瓷器在欧洲社会所引领的时尚，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政治格局的变迁和王室身份的转换，同时还映射出瑞典王室对中国艺术品的不了情缘……

（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李东博士Dr. Michel Lee为本文撰写提供了诸多帮助，摄影师Karl Zetterström提供了藏品图片，谨申谢忱。作者为河南省文物局文博专家）



现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和王后一起，观看王室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图片资料展览。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国王在欣赏收藏的中国艺术品。



这只美不胜收的明代万历青花瓷罐，原本是葡萄牙驻瑞典大使送给克里斯蒂娜女王的珍贵礼物。



晨曦中停泊在哥德堡港口的哥德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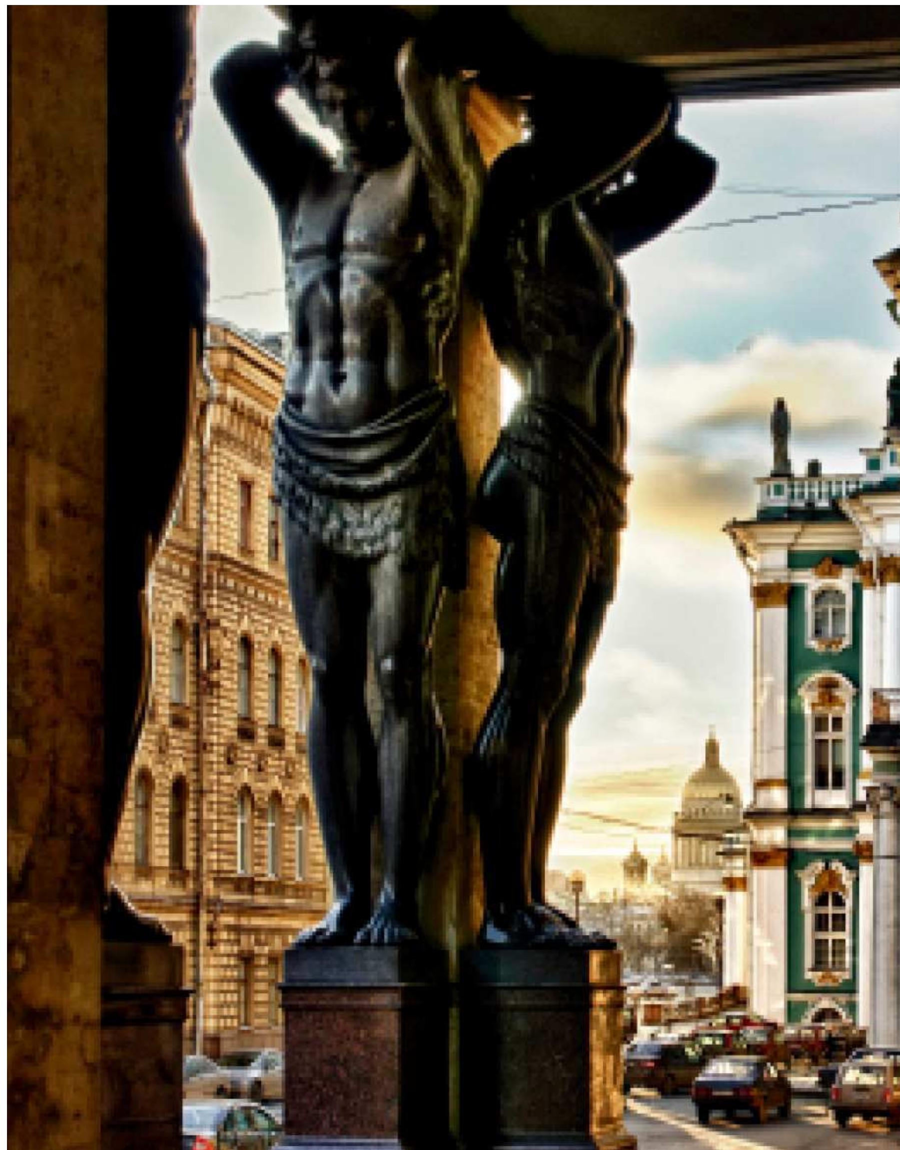


从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的清代瓷碗，原为卡尔十五世国王藏品。

冬宫：从皇室宫殿到艺术宝库

撰文/张兆敏 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冬宫在涅瓦河畔屹立之日起，就成了国家的标志。君主们在这里头顶皇冠，手执权杖，倾听战争捷报，规划欧洲版图。权力和艺术叠加，恐惧与惊羡交汇，冬宫数百年的荣耀和屈辱被历史记下。君主们黯然离去，皇权印记也随之消失，最终留给冬宫的是永不磨灭的艺术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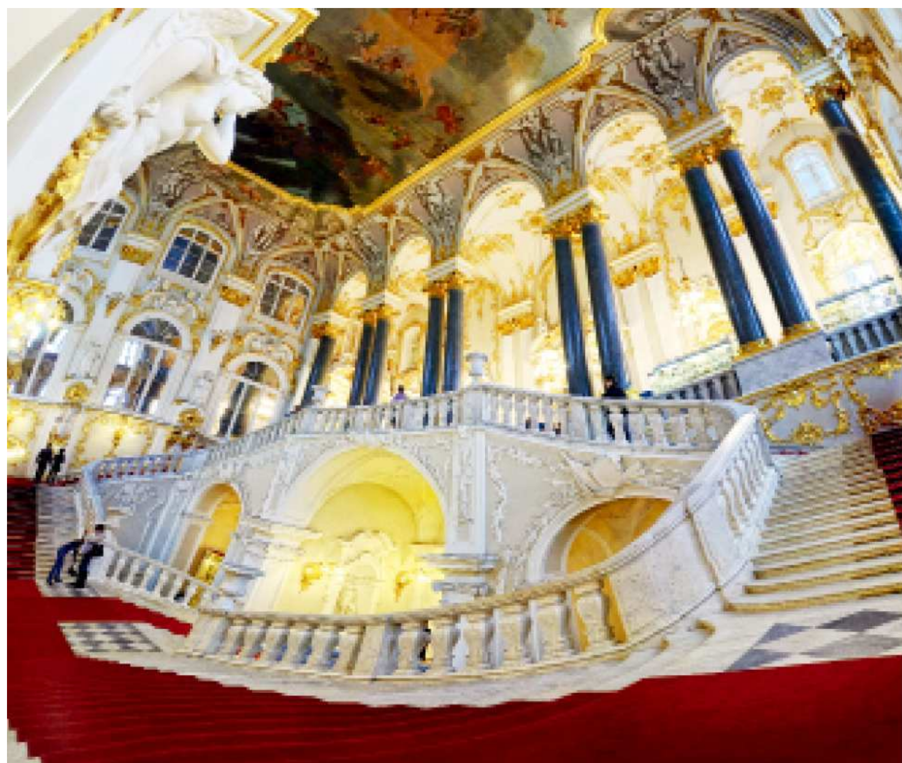
涅瓦河畔的皇室宫殿

撰文/张兆敏

冬宫很大。尚未走入，站在三角形的冬宫广场，便感受到俄罗斯式的霸气，这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疆土赋予这个民族的气质。

俄罗斯建筑艺术在冬宫广场有最精湛的展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广场的建筑物分属于不同年代、不同统治者和不同设计师，但却出人意料地保持着和谐的基调。

最醒目的亚历山大纪念柱屹立在广场中央，它是为纪念打败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所建。比起红场烈士纪念碑浓烈的革命渲染，亚历山大纪念柱更像是艺术作品——天使高高在上，手持十字，脚踩象征罪恶的蛇。这样的象征似乎不止为张扬当年的胜利，也在嘲笑那个不知天高地厚，远征而来，大败而去的小个子（拿破仑）。



• 从面向涅瓦河的大门进入冬宫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敞华丽的前厅，前厅的尽头耸立着伸向二楼的“约旦楼梯”。

冬宫的诞生

冬宫曾是俄国沙皇的皇宫，是一个荟萃于艺术和集中于权力的地方。当年彼德一世这位非凡的君王，为使俄国迎头赶上欧洲的文明步伐，进行了巨大的变革，并选择在涅瓦河口建造了新城彼得堡，又在涅瓦河岸边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木制的小宫殿，再后来扩建为一个规模稍大的荷兰式建筑，这是最早的冬宫。当时的冬宫小而简朴，几乎算不上宫殿，根本达不到炫耀强国实力的目的，更别说去媲美凡尔赛宫了。

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相继出现了数位女皇——安娜女皇、伊丽莎白女皇和叶卡捷琳娜女皇，冬宫因这几任女皇走向了鼎盛。

伊丽莎白女皇在前任女皇的基础上改建冬宫。她在位时俄国还没正式大规模地领土扩张，军事负担不算太沉重，修建冬宫的费用成为帝国最庞大的支出。这次改建，几乎用了超过三倍的预算才最终完成，而所用的时间也远远超出预计，甚至伊丽莎白女皇曾经担心有生之年看不到冬宫完工。

冬宫在经历了五年多的扩建后圆满完工。这时的冬宫成为占地9公顷，有着超过一千多个房间的皇家宫殿。宏大气势和雄伟轮廓，与欧洲同一时期落成的皇室宫殿——美泉宫相比毫无逊色，甚至可以比肩奢华的凡尔赛宫。冬宫成为沙俄帝国强盛和权力的象征。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冬宫



• 皇后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私人套房之一：金色沙龙。

很快，冬宫迎来了俄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把冬宫从一个皇室宫殿变成艺术宝库。叶卡捷琳娜于冬宫，像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刻在地上、印在墙上，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成为彼德三世皇后却备受丈夫冷落的幽怨日子里，叶卡捷琳娜就躲在冬宫的某个角落里去读伏尔泰的著作；也是在冬宫，她冷酷地策划了一场政变，推翻自己的丈夫——彼德三世，自己走上权力舞台；还是在冬宫，她指点地图发动了一场场对外战争，把国家带入到空前的鼎盛。

后人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强势统治者占据冬宫的年代是多么的自信和恃傲；也可以想象，这位权倾一时的女皇站在冬宫高高的阳台上，一次次聆听战场捷报的喜悦心情。冬宫被叶卡捷琳娜大帝带入到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欧洲君主们在强大的俄罗斯面前惧怕冬宫，因为许多战争指令都从这里发出。“假如我能够活到两百岁，全欧洲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叶卡捷琳娜大帝没能活到两百岁，但她亲手建立起的冬宫的威严持续了两百年，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延续。

这个权倾欧洲、威震世界的女皇，并不是满脑子只顾玩弄权术、拓展疆土，她还是一个喜欢看书、懂得欣赏艺术、善于思考哲学问题的女性。女皇陆续从欧洲各国购得大批艺术珍品收藏，并为此专门请人在冬

宫旁边设计了一座陈列馆，这就是最早的小艾尔米塔日。随着艺术收藏的存量扩张，紧邻小艾尔米塔日的大艾尔米塔日也建起来，主要用于女皇收藏图书和艺术品。

女皇占据冬宫之日起，这座宫殿的奢华趋向开始发生变化，原本一味炫耀豪华内饰和雄伟外观的皇宫凭借强国实力把欧洲艺术尽收囊中。女皇一边搜罗欧洲艺术珍宝，一边指挥战场上的将帅，试图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

宫殿外，人们瞻仰到的是一个巴洛克式巨大建筑，精美雅致的浮雕、绚丽清新的外墙。而宫殿内是绘画、雕塑、文献、古籍荟萃的殿堂。权力与文化，政治与艺术，张扬与幽暗，惧怕和惊羡，冬宫成了欧洲乃至世界仰慕的目标。今天的彼得堡人怎能不感激叶卡捷琳娜！她给了冬宫这座建筑特别的审美个性，一种可触摸的高贵、可聆听的赞美，影响了欧洲，影响了世界。即使现在，人们走进冬宫，也能在殿堂角落，阶梯阳台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留下的余音。

冬宫的劫难与重生

1837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冬宫，据说火灾的原因是供暖设备出现故障，燃烧了三天的大火毁坏了冬宫所有的内部装饰，包括巴洛克式的镀金浮雕。所幸的是，大部分艺术藏品被抢救了出来。随后，一场繁杂的修复工程展开，皇室动用了无数能工巧匠恢复冬宫的辉煌。经过一年多的修复，冬宫的建筑和艺术影响力再次升华。

沙皇们的艺术个性一代代传承下来。尼古拉一世时，建起了更大的新艾尔米塔日——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并且专为陈列艺术品的博物馆，1852年正式开放。博物馆的意义在于它的珍藏不再为皇室专有，不再是皇室炫耀国威的象征，它从最早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私人收藏馆，变成公众可以参观的公共博物馆。

大小艾尔米塔日、新艾尔米塔日、艾尔米塔日剧院，还有冬宫，五大建筑群一体的宫殿全部完成，巍峨地屹立于涅瓦河畔，冬宫仍是群芳之首。每一代沙皇都为冬宫留下历史印记，以便让后人记住他们。

尼古拉一世创立了艾尔米塔日博物馆，但这位沙皇似乎太过看重于“自己创造”。他专注于评估艺术的价值却又缺少艺术衡量的鉴赏能力。为了筹集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艺术品，他把自认为没有收藏价值的藏品拿去拍卖。数以千计的藏品在他的“精拣”下被淘汰出局卖给了私人

收藏者。艺术原本是无法估价的，它不像黄金、钻石那样一毫一克可明晰鉴定，艺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探索，它们像陈年老酒，存放越长越可贵。

尼古拉一世的愚蠹决定给冬宫造成了无法追回的损失。原本令人仰慕的冬宫因为这个沙皇的自以为是沦为欧洲的笑柄，他们不仅取笑沙皇的无知，也在取笑冬宫。亚历山大二世在任时遇刺身亡，继承者亚历山大三世心怀恐惧地登上沙皇宝座。父亲的死亡对他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恐惧阴影，为了避免同样的命运，他毅然放弃彼得堡，并且远离冬宫。冬宫自建成之日起就是帝王的行宫，是帝王指点江山，挥洒权力的中心，而今这个“落跑沙皇”让冬宫成了令人嘲笑和担忧的地方。



更多的耻辱还在后面。尼古拉二世，这位末代沙皇留给冬宫的无疑是浓重的革命色彩。据说在尼古拉二世的豪华餐厅里，有一条通往宫外的秘密通道，真假与否，现在已没人说得清。这个传说引领我们回到那个多事之秋。1917年，二月革命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王室眼里

那些不讲礼仪、没有教养的乌合之众——游民、失业者、醉鬼，甚至小偷小摸聚在冬宫外愤怒的叫嚷者，成了终结皇权的革命者。

临时政府占据了冬宫，他们开始有计划地将冬宫的珍宝偷偷运出，但是很快苏维埃政权兵临冬宫，强迫临时政府交出权力。一场更残酷的十月革命使冬宫遭受了更残酷的浩劫。这次围困冬宫的“乌合之众”是无产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皇权、对冬宫有更大的愤怒和更深的仇恨。仅仅几个小时，冬宫就失守了。

革命者蜂拥而上，洗劫了冬宫。闯入者被冬宫的奢华与豪气所震撼，金银器物、珠宝古玩，拿的拿、抢的抢，一切规则法理在那一刻都无法约束人性的贪婪。金银财宝，甚至让革命者忘记了革命的理由。

末代沙皇全家被苏维埃政府诛杀，革命者的仇恨似乎还不能平息，一定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在他们眼里，冬宫是旧王朝腐朽罪恶的象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冬宫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馆藏的珍宝被拍卖流失海外。紧接着又是“二战”，彼得堡被纳粹围城近九百个日夜，伤痕累累的冬宫又一次遭受重创。从二月革命到“二战”结束，冬宫一直遭受凌辱，被破坏、被砸烂、被抢劫、被摧残，硝烟弥漫的30年，冬宫哭泣了30年。“二战”以后，冬宫受到了保护和修复，成为俄罗斯，也是世界最辉煌、最具艺术价值的博物馆。每年、每月、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走进来，被带入这个肃穆庄重的地方感受王权的威严和艺术的光辉。冬宫曾是沙皇的行宫和沙皇收藏艺术的陈列馆，也是革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现在，她的名字是“国立艾尔米塔日博物馆”。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追随冬宫艺术的步履

撰文 /张兆敏

冬宫是让人产生无尽联想的地方。轻触艺术的脉搏，聆听艺术余音，满心的庄重、满心的欢喜、满心的期待和满心的神圣。踏入冬宫，走进艺术殿堂。

许多人踏入冬宫都会臆想她的前世，想象沙皇时代的冬宫有着怎样的荣耀和光辉。其实“冬宫”是国人的习惯性称谓，它的正确叫法应该是“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日博物馆”。“艾尔米塔日”是法语，意思是“远离尘嚣的地方”。



• 功勋墙。这些画像都是1812年第一次卫国战争中有突出贡献的俄军将领们。

绘画藏品展现沙皇鼎盛

艾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的冬宫原貌的绘画作品，让人们体会出曾经气吞山河的鼎盛时代。

最早的油画作品《彼得大帝时代的冬宫》没有作者姓名，创作这幅油画的时间大约在18世纪中期，画的却是17世纪早期彼德大帝时代的冬宫，那一时期被称为第二代冬宫。创作于1796年、1800年的《从瓦西

里耶夫岛看冬宫》和《从涅瓦大街看冬宫》从远望的视角描绘冬宫的雄伟和华丽。这些画作的视角，无论从河岸还是沿街对面看冬宫，她都是彼德堡最瞩目、最耀眼的建筑。

水彩画《圣彼得堡宫廷广场大阅兵》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冬宫阳台接受致敬》则拉近了冬宫的视角。前者中的阅兵广场正是现在的冬宫广场，绘画中有象征胜利的亚历山大石柱。叶卡捷琳娜站在阳台上像其他欢呼的人群一样，只是一个小小的深色人形，但画作中宫殿的雄伟，人群的热情以及女皇的威严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油画厅是冬宫最吸引游人驻足的展区。说起冬宫藏画，必会让人肃然起敬，全世界所有艺术巨匠的名字这里都能找到归属。冬宫二楼展厅是西欧绘画与雕塑艺术极品的汇集。叶卡捷琳娜每次收藏投入都堪称大手笔，1772年的一次收购中，她一下就买入了500幅名家画作，包括拉斐尔和提香的作品。如今艾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的西欧艺术中包括近八千幅油画。

在达芬奇遗留的为数不多的传世作品中，有两幅绘画珍藏于冬宫——《持花圣母》和《丽达圣母》。前者创作于达芬奇年轻时代，创作出的圣母俨然像一个未成年妈妈，脸上带着温柔纯真的笑容。仿若贪玩的少女刚从田野归来，手里拿着采来的野花，怀抱中的婴儿被圣母手中的花吸引，伸着小手去触摸。

《丽达圣母》创作于十年之后，想必那时的达芬奇即将步入中年，所以画中的圣母也带有几分成熟女性的韵味，脸上依然有温柔的笑容，但却没有了之前的纯真，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淡淡的惆怅。画中的耶稣仍旧是个婴儿，正在吮吸母亲的奶水，但流露出的表情多了几分人性特征，尤其是他的眼睛，充满不安地看着前方。不论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审视这幅画作，都躲不开圣婴焦灼不安的凝视。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多带着浓重的宗教感染力，拉斐尔的《科涅斯塔比勒圣母》和《圣家族》也是以《圣经》为题材的名作，是冬宫馆藏珍品。其中《玛当娜·克涅斯塔比列》是冬宫最珍贵的绘画收藏品。这幅画原本是亚历山大二世王后的私人收藏，她去世后，遵照遗嘱将藏画留给了艾尔米塔日博物馆。

在冬宫，最著名的殿堂就是以沙皇名字命名的大厅——彼得厅。彼得厅里他的画像威武神勇，充满自信。陪伴在他身边的女人不是最亲近的妻子，而是希腊神话里的荣誉之神，画的背景是俄国与瑞典间的北方战争。这似乎在向世人证明他一生所拥有的荣誉和胜利。当参观者驻足

时，心里总会有这样的疑问，一个与神灵并肩的帝王如果不是有极度的权力欲望就是极度的内心张扬。这样的安排是否彼得大帝本人授意后人已无从查实，这个巨幅画作是在他死后完成的。作者是宫廷从意大利远道请来的，他把彼得大帝与希腊女神放在一起，为宫廷帝王的权力与荣誉做了最完满的诠释。



- 艺术品修复家**Sergei Bogdanov**正在修复绘画藏品《格里高利·奥洛夫》。





• 图1图2 马厩博物馆中，18世纪至19世纪的四轮华丽马车。



• 图3 冬宫的人体雕塑数不胜数，展出的雕塑作品达1.2万件之多，分布在20多个展厅。



• 图4 冬宫博物馆里有1.5万幅绘画作品，大部分为油画。

冬宫藏品述说历史

艺术殿堂中很难忽略的一个主题是政治和战争因素。冬宫藏有3000多幅俄罗斯画作，很大一部分都与政治军事有关。油画厅有一条著名的军事画廊，长廊悬挂有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著名将帅的画像，最醒目的无疑是悬挂在中间的库图佐夫将军的巨幅画像。他是俄罗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正是他在卫国战争中终结了拿破仑的野心。他成功挫败拿破仑不仅改变了俄罗斯也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三百多幅人物画像铺满了一侧墙壁，他们都是当年打败拿破仑的战争英雄。这些画像是在战后十几年中陆续完成的。英雄的荣耀是以武力换取的，这面墙壁，没有刀光剑影的记录，却有着耀武扬武的荣誉，不是刻意的表达，而是无心的泄露。战争中没有战无不胜的将领，也没有攻无不克的士兵，墙壁上另外13个空白的画框表达了战功背后流血的残忍与痛楚。每幅空白画框下面都标有姓名。这13个只有名字没有肖像的空白画框里的英雄，没能等到凯旋的那一天，没有等到作为俄罗斯民族楷模、把自己画像留在冬宫供人敬仰的那一天。

从圣母圣婴到沙皇女王，再到座次井然的沙场英雄，神圣和庄严，战争和权力，缠绕在一起，在长长的画廊间，在庄严的墙壁上，让人身临感受那段沧桑悲壮的历史。

三楼是东方文化艺术展厅，来自远东近东的艺术品在这里展示。中国展厅有个规定：中国人不能在此拍照。俄罗斯人大概是不想让中国人带回这些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图片。这多少彰显出两国人不愿面对的历史恩怨。中国厅很大一部分藏品是上世纪或者更早的时间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国古文物，包括唐卡、佛像、古书典籍是俄罗斯探险家偷偷发掘并偷运出中国国境的。冬宫是俄罗斯珍藏中国艺术品最多的博物馆，有商代青铜器、钱币，汉代漆器、石刻浮雕，还有历代瓷器精品。单是雕刻艺术品就有上千件，还有中国近代名家的画作，齐白石的国画《香蕉》、《湖中的鹅》以及徐悲鸿的国画《猫》。

艺术的交融有时会让人们忘记历史恩怨，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超过11万件的艺术品展示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渊源的文明进程。艾尔米塔日博物馆的宏大包罗着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同时也用时间稀释着不同民族的仇怨，巴比伦的浮雕，波斯的细密画，土耳其的地毯还有日本的浮世绘都静静地躺在冬宫静候着人们关切的眼神。

在所有珍藏的展品中，能够进入人们眼中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展品仍在艾尔米塔日这个辽阔浩瀚的艺术海洋里安静地沉睡着。虽无缘见到天日，但它们挟带的历史意义、文明历程却像冬宫本身一样光耀世界。







• 艾尔米塔日博物馆究竟有多少藏品？两百多年来，一直是外界争论的话题。冬宫、小艾尔米塔日、旧艾尔米塔日和新艾尔米塔日的数千间展厅——183820平方米的空间中藏有超过300万件艺术珍品，其中展出的部分只占5%——早已放不下全部馆藏和画室了。

传承冬宫的艺术遗产

18世纪，欧洲宫廷兴起收藏热潮，正值叶卡捷琳娜大帝主政，这位权倾一时的女皇将从德国购入的第一批200多幅绘画作品带入冬宫，从此开启了冬宫的收藏时代。

当“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叶卡捷琳娜女皇深受影响，她不仅读孟

德斯鸠、伏尔泰的作品，还与这些哲学家保持书信往来。她甚至把伏尔泰图书馆的图书全部收藏。女皇需要在深宫中舒缓身上的权力重担，只有陈列室里，坐拥艺术之中，才能享受人生的另一种精神愉悦。艺术与文化没有地域隔阂，没有敌我对抗，这里能找到疆场之外的和平与宁静。

叶卡捷琳娜之后的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都延承了女皇的艺术收藏爱好，继续花巨资丰富艾尔米塔日的藏品。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将拿破仑前妻约瑟芬的全部藏品收购囊中。这无疑是拿破仑远征俄国大败而逃后法国遭遇的又一次耻辱，沙皇不仅打败了他们的皇帝，还拥有皇帝之妻画廊里所有的私人珍藏，包括伦勃朗、鲁本斯等人的作品。

尼古拉一世时，冬宫遭遇了一次灾难性大火，内饰、家具被毁，但珍藏的艺术品却躲过劫难。重建后的冬宫转移了先前存放的大部分收藏。修复后的艾尔米塔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展品以民族流派分类摆放。西欧艺术作品、俄国本土艺术作品、古希腊古罗马艺术作品，还有东方艺术都陈列在了独立的展区。

在经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战乱以及“二战”后，现代的国立艾尔米塔日博物馆（包括冬宫）馆藏品被公认的数字是270万件，包括绘画、雕塑、文物、古籍等多个类别，但是游人能参观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一千多个展厅中，对外开放的只有350个。馆藏最丰富的是欧洲艺术，另外还有东方艺术包括埃及、巴比伦、亚述等国文物，远东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包括商代甲骨文、瓷器、年画、敦煌藏书等。

冬宫艺术包罗万象，两百多年里，数以百万的藏品汇集而来，不分疆界、不分种族、不分年代、不分国别，在这个艺术圣地聚集，热爱艺术的人远道而来在世界最美最华丽的博物馆里徜徉驻足，轻轻的步履间，不同的文化声调在回响，历史的仇恨，年代的误解，都在艺术与文化的交融间淡去。冬宫收纳了世界，世界还原了冬宫，一切令人产生美的，令人联想的文化艺术都在这里等着人们发现、欣赏。



- 博物馆以分散布局的方式揭开了盖在藏品上的帷幕，向公众展出。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STORIES IN KUNMING
昆明城事
在别处的故乡
下一站，伊朗

点击阅读

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

今天，埃及的考古现场并不是某座被人遗忘的金字塔，而是位于开罗解放广场的埃及国家博物馆。这座古老的建筑始建于19世纪末，展厅内的珍宝数不胜数，在它的地下室中还隐匿着一座庞大而神秘的迷宫，以及鲜为人知的宝藏“隐私”。

撰文/Philippe Flandrin　翻译/李亦萌　摄影/Partick Chapuis-DragonImage



- 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地下室中隐匿着一座庞大而神秘的迷宫，里面保存着**6.5**万件文物。

TIPS

伊姆贺特普博物馆

坐落于萨卡拉的伊姆贺特普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埃及知名的建筑师伊姆贺特普而建立的，他在埃及的地位仅次于埃及国王，古埃及人奉他为“智慧之神”。伊姆贺特普是第一座金字塔的建筑师与设计者，他所设计的金字塔是人类建造的第一座完全用石头构成的建筑物，是真正金字塔建筑的先驱。

伊姆贺特普博物馆对公众的开放，促使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马布鲁克破天荒地打开了博物馆地下室的铁门。源自埃及各个年代、

各个地区的木乃伊、石棺、雕像、圣物等珍贵的宝藏都被存放于此。这些价值连城却疏于维护的部分藏品，终于要在伊姆贺特普博物馆内重见阳光了。

埃及大臣的第二次“死亡”

1940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在萨卡拉的埃及法老公墓区，埃及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侯赛因从一条刚刚被发现的甬道进入了一座陵墓。在半明半暗的环境中，这处圣所内部看上去杂乱无章。显然，曾经有盗墓者光临过这里。突然，一名正在陵墓深处前进的年轻工人发出了一声恐惧的惊叫，只见不远处有两个男人笔直地站立着，他们用硕大、有神的眼睛安静地盯着这名工人。在这座“马斯塔巴”（mastaba，古埃及贵族的一种石墓）的中央竟然有幽灵出现！

阿卜杜勒萨拉姆挥舞着手中的火把试图驱赶幽灵，这两个“幽灵”立即清晰地出现在光环中，原来那只是一对涂抹着生石膏的木雕。这两个栩栩如生的木人身材高大，与墓主人——普塔霍特普（Ptahhotep，古埃及第五王朝法老杰德卡拉统治时期的大臣）颇有几分神似。实际上，它们是亡人的灵魂复制品，埃及人称之为“卡”（ka，精神、生命之力）。

第一个木人代表年轻时的普塔霍特普，而第二个则代表身心成熟时期的他。在普塔霍特普下葬的那天，这对木人随着墓主人一起被置入陵墓。如获至宝的埃及学家立即将它们运回了开罗国家博物馆。可惜，展馆已满。几乎每天都有雕像被送到这里。

这位古埃及大臣的灵魂雕像无法展出，博物馆工作人员只能把它们保存在仓库里。因此，这些奇迹般的杰作刚刚从地底重见天日，就要重新消失在漆黑的地下室。这标志着普塔霍特普的第二次“死亡”。

活跃于古埃及第五王朝的普塔霍特普是法老杰德卡拉手下的重臣，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著有《普塔霍特普箴言录》一书，是至今所见的埃及相关领域的最早巨著。但是阿卜杜勒萨拉姆以这些理由为普塔霍特普入驻国家博物馆展厅进行申辩，竟然毫无用处。



• 开罗胜利广场的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大厅。

地下迷宫背后的“陷阱”

在博物馆中厅和展馆下方7米的深处，分布着许多走廊、展厅、交叉道和死胡同，普塔霍特普就被安置在这样一个迷宫里。

与普塔霍特普命运相同的还有6.5万件文物，它们同样被幽闭在这个狭小的世界中，承受着被人忽略之苦。法老的大臣普塔霍特普在这里找到了许多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法老的顾问、内侍、总理大臣、大祭司和宫廷总管的雕像，及其灵魂复制品出土后就被运到了这里。一些大臣的灵魂复制品被保存在箱子中，而其他藏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时候，博物馆的守卫能够见到某些藏品的脖子上已经没有了脑袋。

在这个怪诞的旧货堆场中一出奇特的宫廷剧正在上演，圣屠夫、仆人、奴隶、来自异邦的侏儒、神灵、女神、猎隼、白鹮、狒狒、奶牛和猪……这些雕像由雪松木、埃及无花果木、红花岗岩、灰花岗岩、闪长岩、片岩或砂岩制成。在那里，女神伊西斯终于找到了丈夫欧西里斯，而刺客邪神赛特则躲在暗处窥视。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出入这个杂乱无章的场所，博物馆管理员和考古学家只有在警卫的陪同下才能来此“探险”，因为这些铁门背后可能隐藏着可怕的“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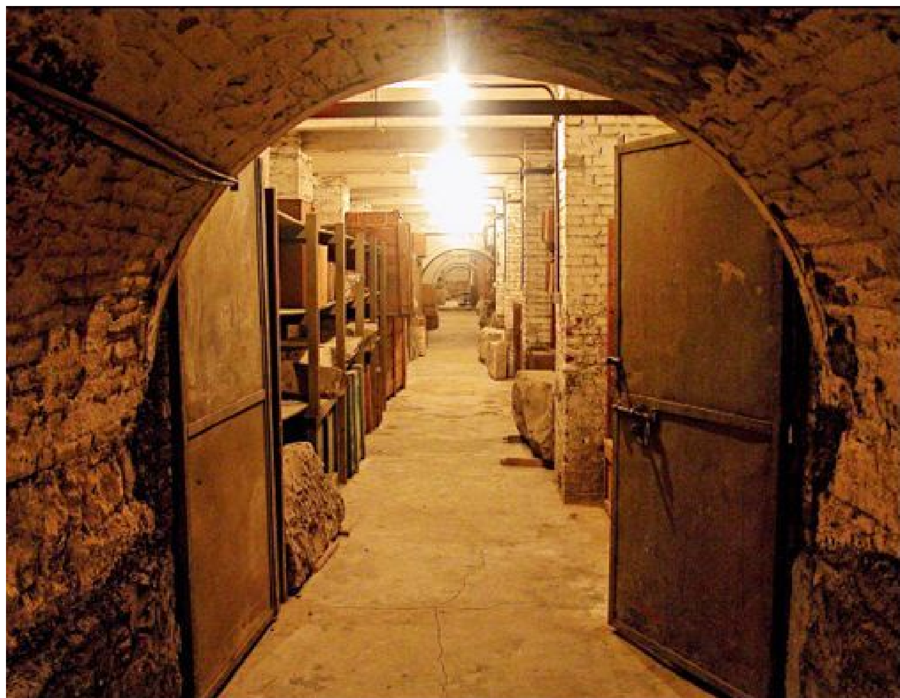
1951年，年轻的埃及学家扎卡瑞亚·高内姆从埃及大臣普塔霍特普之“父”——阿卜杜勒萨拉姆手里继承了这座博物馆。通过坚持不懈的发掘工作，三年后，扎卡瑞亚在卓瑟王阶梯金字塔的东面找到了卓瑟王继承人斯奈夫鲁法老的金字塔，这一巨大发现使他被荣耀所包围。

成为全球知名人士之后，扎卡瑞亚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并成为了环球旅行家，可是他的成功引起了不少人的嫉妒。由于被人指控盗窃卓瑟王金字塔中的石盆，扎卡瑞亚在回国后遭警察拘捕。他竭力辩称自己是清白的，但可怕的司法程序已经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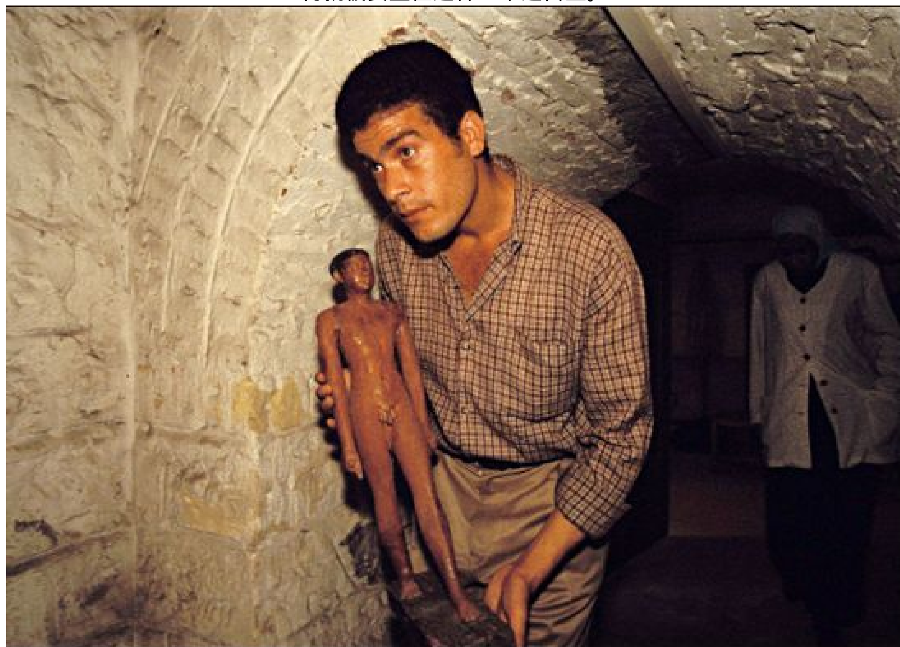
一时间，这位年轻有为的埃及学家成为了嫌疑犯，博物馆的大门也永远对他关闭。扎卡瑞亚的朋友疏远他、新闻界抨击他、司法部门对他进行了各类诉讼，扎卡瑞亚已经被整个社会所放逐。所有人都不再相信他，除了一位名叫琼·菲利普·劳尔的考古学家。正是他在20年前于卓瑟王阶梯金字塔中发现了那个著名的石盆，当然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数千件文物。劳尔记得当时已将这个石盆运进了埃及国家博物馆的仓库。他立即前往那里，开始了一场大海捞针般的搜索。

劳尔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在一个阴暗的墙角，石盆正静静地躺在那里。扎卡瑞亚是无辜的！但当劳尔跑去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扎卡瑞亚已经趁着夜色跳入了尼罗河。

时光飞逝。随着各类发现的增加，博物馆的地下仓库被塞得越来越满。于是某种论调产生了：埃及最大的考古学宝藏不在萨卡拉，也不在国王谷，而是在开罗博物馆的地下迷宫里。



• 在博物馆中庭和展馆下方7米的深处，分布着许多走廊、展厅、交叉道和死胡同，6.5万件文物就被安置在这样一个迷宫里。



• 一座高约55厘米的第五王朝的男性雕像被搬运出来，在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扎西·哈瓦斯的指导下将与公众见面。

无法容忍的缺席

开罗国家博物馆扩大规模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上世纪20年代，图坦

卡门的宝藏涌入了一楼的展馆。不久之后，塔尼斯的金饰品也来到了这里。在其揭幕的那天，开罗博物馆共有3.6万件藏品；而今，博物馆员工们要负责管理18万件藏品。但这种满足感并不能使他们忘记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纳芙蒂蒂女王半身像的失窃案。

事情是这样的：1912年12月6日，在阿梅诺菲斯四世（尤雅和图尤的孙子，他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叫“埃赫那吞”）统治下那座昙花一现的首都阿马尔那，德国著名的埃及金字塔专家路德维希·博尔夏特，走进了与米开朗基罗身处同一时代的雕塑家图塔摩斯的工作室。这位天才般的雕塑家打破传统，对艺术进行了革新。在作品中，图塔摩斯并没有把法老描绘成 “活的天神”，而是将他表现为一个同样拥有缺点的凡人。

当时恰逢正午，工人们挖出了一尊埃赫那吞彩色半身像。吃惊的博尔夏特立即开始用自己的貂毛刷子为这尊雕像清理浮尘。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不过当夜幕降临时，一尊更为精美的纳芙蒂蒂女王半身像也被挖掘了出来。这是一尊在石灰心上敷以石膏而制成的雕像，作品中的女王神情娇媚，顺滑的长发上戴着一顶天青色的三重冕。博尔夏特简直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于是，他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博尔夏特并没有将女王半身像上交给埃及国家博物馆；相反，他偷偷地将其运回了德国。一年后，女王雕像出现在柏林。这一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而纳芙蒂蒂再也无法回到埃及了。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缺席。



• 这对涂抹着生石膏身材高大的木雕，就是埃及大臣普塔霍特普的灵魂复制品。一个木人代表年轻的普塔霍特普，另一个则代表身心成熟的普塔霍特普。



• 博物馆地下仓库里，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展示一条玛瑙和绿松石项链，这件文物出土于吉萨以南20公里远的代赫舒尔。

普塔霍特普的复活

“普塔霍特普们”依然在国家博物馆地下室中“沉睡”着。在等待的过程中，古代文物管理部门在那些考古遗址上建起了几座博物馆。很快，伊姆贺特普博物馆就要在萨卡拉对公众开放了。目前，人们需要往这座博物馆内填充一些足够体面的藏品。因此，一场前所未有的“考古活动”正在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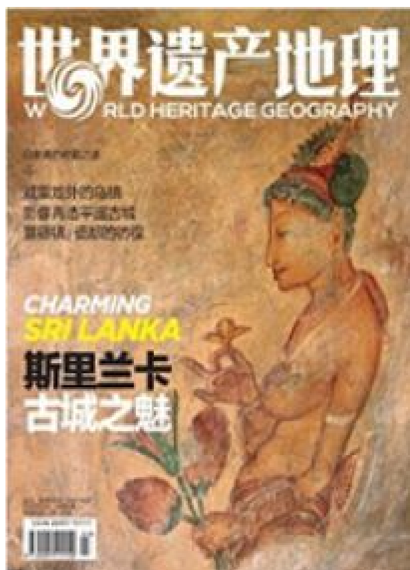
一批学者进入了开罗博物馆的地下仓库。一开始，他们只见到黑暗和灰尘，随后陆续出现了激动人心的木乃伊，它们被装在巨型石棺中，而这些石棺的表面绘有亡人生前的形象。这些“活死人”是谁？登记工作可以让人们搞清楚哪具石棺是属于巴艾诺尔的，哪具是属于其父亲——亡故于第三十三王朝的王室官员杰德昆苏的。这里还有一具带着黄金面具的小木乃伊，那是生活于罗马时代的桑巴提翁小姐。唉！在大多数情况下，登记员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而顺从的博物馆管理员则满足于记录一些数据：人形石棺、木质、来源未知！或者像这样：儿童木乃伊（包裹在纸箱中）来源未知！这样的工作太令人失望了……

眼下，该轮到热爱现代艺术的雕塑家、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马布鲁克发挥才能了，他在这座即将落成的萨卡拉博物馆中负责藏品选择工作。他的脚步在普塔霍特普的灵魂复制品面前停了下来，普塔霍特普终于迎来了阳光。

这位“埃及大臣”所表现出的写实主义，他那坚定的眼神、苍白而精致的皮肤足以使马布鲁克相信在这件作品雕刻的那个年代，世间已经存在着极其出色的艺术学校了。一场对于艺术杰作的追寻开始了，实际上，这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古埃及之旅。

埃及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对古埃及有很多了解并产生一定的认识，开罗博物馆功不可没。这个国家不仅是一个由马穆鲁克奴隶、爱资哈尔大学的伊玛目和土耳其的宫廷译员所构成的政体，它还是法老的王土、苏美尔文明的摇篮。那段2500年以来一直被遗忘的辉煌历史，以及那些埃及的“大人物”们在一座座新建的博物馆中又重新活了过来。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伊朗民航：会飞的博物馆

撰文、摄影/肖遥

提到伊朗，除了陌生而神秘，人们脑中浮现的大概是黄沙和阳光下的圆顶清真寺、戴着面纱的女人，还有那神话中的飞毯。试想，乘坐古董民航客机飞过天空，与数十年前的历史重逢，尽览千年古波斯之美，不正是躺在飞毯上的心境？



● 伊朗航空的维修机库，未经邀请不得入内，这里停放着伊朗民航的“核心成员”。

航空旅行早已普及，对于大多数旅客来讲，航空只是抵达目的地的方法，而不是旅行的目的。但这一次，我的目的正是要体验一批全球稀有的民航客机——超过30年机龄的伊朗古董飞机。

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民航爱好者及摄影师组成的航空飞友团，由国际著名的航空摄影师Sam　Chui带队，参加了为期7天的伊朗航空主题游。我们分别从北京和吉隆坡，乘坐伊朗航空班机前往德黑兰。

参与这个特别的行程，是为了在伊朗刚开始改革但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一览伊朗航空业的概况。同时，也希望趁新型飞机尚未进入该国，把握机会体验仅存的“古董”飞机。这次行程我们一共体验了7种机型，包括B-747SP、RJ-85、RJ-100、AN-74、A300-600、B727、FK-100，飞行了12段起降航线，造访了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马什哈德4个城市。这次旅程令我亲身感受了千年波斯古国的魅力，初识其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

老飞机在伊朗重生

如果说朝鲜是体验1970年代主流俄制飞机的集中地，那么伊朗则是体验1970年代美制飞机的天堂。

在1960～1980年代，微妙的美伊关系反映了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由于亲密无间的盟友关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向美国购买了大批军用及民用装备，一些当时顶尖的民用客机则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波音产的707、727、747-100、747-SP、747-200，等等。在当时，这批机型也在西方国家盛行，而受惠于中美关系在1970～1980年代进入“蜜月期”，中国也引进了这批飞机，但随着它们陆续达到最佳的经济适用年限，如今这批“历史名机”已经退出世界主流民航市场。

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与美国关系恶化，长达数十年的制裁接踵而至。为了能够度过时艰，伊朗民航继续使用这批飞机，直至现在。20世纪的民航客机，翱翔在21世纪的天空，“活化石”的效应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航空迷。

西方的民航迷习惯用英文“vintage”（陈酿）一词来形容这批飞机。它们在别的国家，已经完结了自己的光辉岁月，而今，在一个曾经饱受战火与封锁的国家，得到重生并发光发热。

它们光荣地服务于波斯的天空，而今进入古稀之年，老骥伏枥，继续为这个饱受制裁的国家运载一批又一批旅客。

波斯波利斯的神鸟

在波斯波利斯，游客们纷纷在名为“Homa”的神鸟前驻足拍照。在波斯文化中，“Homa”是一种象征着吉祥、强健的神鸟，在高空展翅翱翔，不知疲倦。而伊朗国营航空公司（下称“伊朗航空”或“Iran Air”），则将这只神鸟作为Logo，寓意深刻。伊朗航空承载着“Homa”的理念，飞往世界各地，成为连接波斯古国与世界的桥梁，为旅客带来臻至的服务与体验。

如果一定要比较，伊朗当前的航空装备水平，大概相当于中国1990年代初的水平——那时，不止波音和空客两大竞争对手。因此伊朗机型种类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既有伊斯兰革命前购入的美制客机，也有从英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购入的二手机，还有部分俄制民用运输

机。

航空器年龄较大，伊朗航空机务人员对飞机的维护可谓无微不至、一丝不苟。他们在有限的资源下，从每一个铆钉的维护做起，全力保障每架航班安全运营。机务人员敬业的专业精神，令我们肃然起敬。飞行员对老飞机的操作更像是一门艺术，每次接地飞行员都能稳稳地将飞机卡在跑道中线上，乘客也会为此报以热烈掌声。不论是空中还是地面，伊朗航空的工作人员都尽心尽力为旅客带来舒适、便捷的飞行体验，我们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我们正在飞一所博物馆”，伊朗航空地勤人员也为这些世界仅存的“古董”能够顺利安全运营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图1 从德黑兰米拉德电视塔鸟瞰德黑兰全貌。
●图2 以波斯波利神鸟为Logo的伊朗民航。
●图3 波斯波利斯遗迹名为“Homa”的神鸟，象征吉祥、强健，不知疲倦。
●图4 世界上唯一一架747SP，曾作为伊朗元首专机。

国宝级客机：波音747SP

747是一代名机，身影遍布世界各地。其中的子型号747SP身材销魂，是其他747飞机的缩微版。目前世界上仅有一架747SP执行商业载客飞行，就是伊朗航空注册号为EP-IAC的747SP。747SP是747系列总设计师乔萨特（Joe Sutter）的神来之笔，被坊间戏称为“萨特的气球”（Sutter’s Ballon），产量总共只有45架，而伊朗这一架算是较早交付使用的。这架美制飞机是伊朗民用航空业的骄傲：它从交付至今已有38年机龄，是首批交付伊朗使用的747SP，更曾担任伊朗首脑外访专机的重任，可谓“国宝级”客机、“会飞行的博物馆”。

747基本型是重型远程客机，SP可理解为特别版（Special

Performance）：缩短了机身，但保留了与重型机几乎一样的动力，因此这款飞机可谓“骨骼惊奇”。有媒体引述当年在泛美航空747-SP的机长说：“假如不是为了远程飞行而在机翼里装满了燃料，它会像装了5台现役的777发动机一样蹿出去，性能超越任何二战或朝鲜战争中的战斗机。假如没有限制，这客机完全可以像战斗机做各种机动动作。”

这架EP-IAC号飞机，曾经于2004年初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因为机械故障而紧急迫降，当时飞机前轮无法放下，机组人员在出色的操作下完成了降落，机上154名乘客全部安然无恙。这架受过伤的飞机在北京修复后重返蓝天，但为了保障飞机状态，被封存在德黑兰机场数年，到近年才重新启用飞行。根据伊朗当地飞行员介绍，“这架飞机老当益壮，还能有较长的合理服役时间”。然而，随着西方国家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新一批客机进入伊朗，其传奇的飞行历史也很有可能会告一段落。

即使是普通的经济舱座位，伊朗国营航空的空中服务还是有很多惊喜。首先是3顿非常丰富的飞机餐，主食是伊朗特有的炒饭，风味独特，饭粒细长，几乎没有水分，但油香扑鼻，可大快朵颐。另外，航行途中还会提供皮革过夜包。里面虽然是眼罩、耳塞、洗漱用品等一般的日用品，但皮革包本身很有收藏价值。在世界其他地方，过夜包只提供给头等舱的旅客。

乘坐军方特种机

为了适应伊朗高山众多，机场跑道条件薄弱的特点，伊朗有部分航空公司开始采用一些俄制的特种飞机。虽然这些飞机并不算稀有，但是能够乘坐这种飞机的乘客却非常少——因为多数俄制特种飞机都是军方所有，伊朗也不例外。

民航机里最彪悍的要属俄制飞机的设计，我们有幸包下了这架伊军方旗下Pouya Air的安东诺夫AN-74，在德黑兰和马什哈德进行往复飞行体验，这也是我第一次搭乘俄制飞机。这小家伙能载40人进行短距起降，发动机在翅膀上面，正面看类似米老鼠的耳朵。为了改善飞行体验，Pouya航空为飞机更换了紫色涂装和内饰，遮阳板是布做的，登机牌也很有1980年代的感觉。飞机的舱位布制独特：全机只有5对窗户，后舱安全出口宽得吓人，用餐则要爬到前面的桌板上去。虽说是包机，但Pouya航空出于经济考虑，还是把除了我们之外的剩余座位卖出去了，同机的除了有伊朗人，还有阿富汗、伊拉克商人。为了不让乘客觉得憋闷，航空公司特意安装了前置摄像头，从驾驶舱实时转播飞行实

况。

AN-74的起飞也很有特色，飞行员先把飞机停在跑道中央，然后将发动机功率推大，经过近一分钟的轰鸣与震颤，飞行员松开刹车，然后它便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冲向蓝天。

我们体验的另一种小型机是RJ-85与RJ-100。随着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发达，以往客机挂载4个发动机，后来逐渐变成挂载2个发动机，而对于小型飞机来说，4个发动机更显稀有。英国人将旗下的神器Bae-146更新换代，成为新一代的RJ-85与RJ-100，英国的城市航空公司用这款小家伙飞一些中短程的航线，曾在1990～2000年间取得很大成功。随着机龄的增加，这批飞机同样辗转来到伊朗，继续服役。伴随着这4个发动机的轰鸣，我们完成了前往千年文化古城伊斯法罕的即日往返旅程。





- 图1 带有70年代民航风格的3人机组。
- 图2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王专机内的会客厅。专机现被存放在德黑兰航空博物馆作为反腐教材。
- 图3 仍在使用的布制安全提示。

往返马什哈德的日与夜

我们还体验了往返德黑兰与马什哈德的航班，这也是伊朗上座率最高的航线。由于马什哈德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之一，朝拜民众络绎不绝，所以这条仅850　公里航线有时甚至要400座以上的飞机来运营，且几乎班班满座。而通常这样的大飞机一般是用于洲际航线或者类似京沪、港台这样的“黄金短途航线”上。

我们往返德黑兰与马什哈德乘坐的便是载客量大的波音727。727是3个发动机的载客客机，曾经是翱翔在美国大地上的主力机型，但由于中国民航并没有引进这款客机，使得很多飞机迷对这款飞机有强烈的

好奇心。伊朗Aseman航空公司的727-200是世界上仅存的商业载客727机队。与很多现役机型不同，727有一个在机尾伸出来的登机通道，很独特。

Aseman航空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我们乘坐的727是美国达美航空的退役飞机，辗转卖到伊朗。飞机最近才涂了一层新油漆，机内空间古朴干净，收起小桌板的提示标语是用布缝在前排座椅上的。空调出风口和阅读灯都保留了1970～1980年代的风味。

探秘伊朗航空博物馆

伊朗航空博物馆目前已不对外开放，我们获特别礼遇进入参观，收获不少。

我第一次见到了L-1011三星客机的实物，本想在外面看已很满足，怎料竟有正在拍摄的剧组临时邀请我们全团到舱内饰演“外国乘客”。就这样，一群拿着iPhone6和数码相机的“歪果仁”，当了一回群众演员，搭上了1970年代从德黑兰飞往巴黎的班机。

另外，我们还登上了一架特别的727——巴列维国王的座驾。据当地人介绍，目前这架已经报废了的专机是被作为“反腐教材”展示。飞机的客舱内饰几乎保留完整，有奢侈的机上会客厅与包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厕所内的金质洗手盘。可惜飞机的驾驶舱已经空空如也，重要的仪表已经被移除，剩下空空的架子，映衬着巴列维王朝一去不复返的荣光。

伊朗国民视伊朗航空为国家的骄傲。伊朗人用心经营的航空业，克服设备的短板，努力营造舒适、安全的飞行，如神话中的波斯飞毯，将世界各地的旅客送到这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文明古国。

我们的领队说，“这趟伊朗之行令人激动和雀跃，让我们有机会与伊朗民众进行超越航空层面的文化交流。对于我们来说，航空的吸引之处，不仅是一架架会飞的机器，而是在其背后的人文精神与文化，也正是这些，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有飞友在回国后也表示：“我们把心留在了伊朗。”

（对伊朗航空以及同行团队，在此特别致谢）

”

欧洲工业博物馆散记

在欧洲老牌工业国家，与工业遗产地相伴相生的，往往是规模宏大、创意新颖的工业博物馆。作为工业遗产的研究学者，本文作者在欧洲探访了大量的工业遗址和博物馆，也带回来诸多有趣的故事和细节……

撰文/董一平


●埃森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正在上演音乐会。供图/德国国家旅游局

在研究世界工业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陆续探访了欧洲大量的工业遗产地，其中既有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有各种地方性的工业遗产地，几乎每一处都会有工业或科学主题类的博物馆。

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奇观，集中体现技术与科学发展的各类机械在18世纪末期就开始被博物馆收藏、展示。紧接着又出现在各类博览会上，直至出现了第一次以赞美工业技术发展的工业博览会，并且以此

为范本，逐渐成为影响至今的世界博览会。

也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工艺技术博物馆的收藏开启了对于各类工业机械及其产品的“标本式”保存。1851年首次万国博览会后，以展品与专利局的收藏为起点，英国创立了伦敦科学博物馆，至今仍是英国工业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随着工业大国地位的确立，德国以法国、英国的科技类博物馆为样本，同时又受到北欧民族国家露天博物馆思路的启发，开始建设德国的科学博物馆——德意志博物馆，并从中发展出技术文物的概念。创建于1930年的德国矿业博物馆，在建馆之初就设想包含一座供游客参观的矿井，后在一个塌陷的矿坑基础上重新深挖扩大后，形成了2.5公里长的地下坑道。

随着收藏与展览的进一步发展，与科学工业相关的主题性博物馆的设立，一方面推动了科学史与技术史研究的深入，与之同时，欧美各国在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也促成了许多博物馆保存与展示的新类型。

一座桥与一段胜景

铁桥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什罗普郡铁桥镇。从英格兰的中部城市伯明翰出发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便来到铁桥峡谷博物馆群所在的特尔福特市。特尔福特的规模不大，城内火车站也不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工业重地这般炫目，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简陋。沿着山谷再行9英里，终于来到掩映在青翠山谷中的铁桥镇上。铁桥镇上的建筑以砖石为主，二三层的坡顶楼房沿着河谷边的道路展开，使人联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田园小镇。

铁桥跨度100英尺（约30.48米），拱高45英尺（约13.71米）。重约378吨的单拱铁桥借鉴石拱桥的原理，5条铸铁肋骨承托起桥面，但在配件组装上却是模拟木构节点的方式。灰白色的铸铁拱桥飞跨在赛文河的两岸，精致的细节与优雅的弧线，玲珑剔透的铁桥更像是一座机械时代的艺术品。

这座建于1773年的铁桥，是人类工程史上第一次将铸铁作为主体结构材料的桥梁，铸铁材料进而在建筑业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因此被众多技术史研究者认定为工业革命的起点。而铁桥的建造得益于河谷地区铸铁技术与冶炼工艺的发达，也与当时丰富的水资源与煤炭资源密不可分，因此铁桥所跨越的塞文河谷也被称作工业革命的摇篮。

铁桥博物馆群是国际工业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基地，而在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的推动下，铁桥峡谷遗产地也成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工业遗产地。沿着赛文河谷，现在已有十个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由铁桥峡谷博物馆基金会管理，这些利用原有的工业生产空间或服务空间的专题展览，分别展示着铁桥峡谷地区的荣耀年代。

在铁桥建成之前，塞文河两岸的交通一直依靠渡船，这对于当时河谷南北的布鲁塞利村和煤溪谷村逐渐兴旺的煤铁产业造成颇多不便。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全部铸铁产量的1/3来自这一地区。因此，一位当地的建筑师托马斯·法诺斯·普里查德，在1773年写信给北岸布鲁塞利村上的铸铁厂主约翰·威尔金森，建议用铸铁为材料架设桥梁。

威尔金森对此十分赞同，并召集了12位股东，筹措了造桥所需的资金，总计募集了3200英镑。普里查德在1775年完成了铸铁桥梁的设计图，铁桥的施工则由南岸的煤溪谷村的铸铁匠人阿卜拉罕·达比三世承包，承建的条件是超出预算部分全部由达比负责。1777年威尔金森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达比，达比三世从纯粹的营建商转而成为股东之一。

铁桥结构完成于1779年，但正式向公众开放是在1781年1月1日，时隔一年多才正式使用的原因是配套的收费站尚未建成。铁桥建成之后，立刻成为工程界的一大盛事，吸引了大量来参观的游客。1784年，铁桥的大股东们在桥的南端又建造了一座旅馆，为蜂拥而至的参观者提供住宿。1790年，达比三世因铁桥的精美工艺赢得了艺术协会的金质勋奖，铁桥遂成为当时英国一处著名景点。尽管这座宏伟精美的铁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实际的建造费用大大超过当初的预算，达比三世至死都未能还清建桥所欠的债务。

铁桥的架设也改变了聚落的结构，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从原来的煤溪谷附近转移到铁桥周边。1862年，铁路延伸至铁桥附近，桥南端设立了火车站，铁桥成为集铁路、水路与公路为一体的贸易中心，铁桥镇的繁荣至此也达到了最高峰。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苏格兰布莱纳文地区和英格兰布莱克地区的煤铁产业的崛起，塞文河谷地区的铸铁工匠转而制作建筑上的装饰构件。

工业博物馆助力铁桥辉煌重现

历史就像一堆掩埋在灰尘与各种琐碎中的珍珠，长久无人提及会逐渐被遗忘。很快，铁桥建成之初的辉煌在大众视线中消失殆尽，只是静静地存在于地方志的记载中。所幸的是沉寂也使得铁桥基本保持了初建

时的状态，成为20世纪中叶开展的工业考古学的一处重要研究对象。

上世纪20-30年代，英国曾开展过两次全国范围内的桥梁普查，这两次普查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桥梁现代意义上的保护工作。随着汽车的出现，许多古代桥梁面临拆除或被迫拓宽的威胁。铁桥在1934年被登记为“在册古迹”，并且为了结构安全的考虑禁止车行，仅保留人行交通。尽管铁桥以其精美工艺与历史悠久成为“古迹”，但是铁桥镇在20世纪初期的经济衰退使其在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意义变得无人知晓。许多从事工业史研究的专家甚至都不知道铁桥的存在，直到1955年里克斯在《工业考古学》一文中将铁桥与“工业革命的纪念物”联系起来，才又一次引起了考古学与工业史研究者的关注。



• 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什罗普郡铁桥镇的铁桥，是工业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它第一个被列入世界工业遗产。供图/Gaopinimages

从被人忘却的铁桥，到世界文化遗产地，是英国工业考古学研究与工业遗产保存实践的一项重要成就。

20世纪50年代，已有200多年历史的煤溪谷公司开始回顾成立之初的辉煌历史，并计划在1959年开展公司创立250周年的纪念活动，同时纪念达比一世当年革命性的冶炼技术（采用焦炭取代木炭）。公司档案中所记载最早的鼓风炉，在层层的垃圾与废料掩下早已毫无踪迹，而为

了250周年的活动这个鼓风炉被挖掘出来。围绕这最早的鼓风炉设立了一个小型的企业博物馆，以纪念达比家族对铸铁工业发展的贡献，并且供公司往来客户参观以及当地中小学生的地方史学习。而以此为基础，铁桥峡谷博物馆群信托基金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工业博物馆群的策展与管理工作。1986年，“铁桥峡谷遗址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当年英国首次列入的7处世界遗产地之一。

与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有雄厚资金的国立博物馆有所不同，铁桥峡谷博物馆群是由基金会运营与管理的独立博物馆，门票收入以及下属的各类服务机构的收入是博物馆基金会运营的重要支持，因此为了鼓励游客能尽可能长时间的逗留，并且能多来游览，博物馆群采用年票制，一次购买，十馆通用，且在购买后的一年内都是有效的，因此也成为周边地区家庭休闲旅行的好去处。

在10处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品自然是铁桥本身。铁桥与铁桥入口处的收费站展览，介绍了铁桥本身建设的过程。在煤溪谷公司的原车间里，新型的互动式科技博物馆-引擎动力馆成为各地青少年学习各类机械原理与动力模式的课堂。煤溪谷铸铁博物馆则用多媒体图像以及保存与收集来的早期铸铁生产设备来展示铸铁工艺的发展。

布里茨山维多利亚镇则是全方位展示维多利亚时期小镇居民生活与生产的露天博物馆。除了游客，镇里所有人都身着维多利亚时期的服饰。镇里的建筑除了部分原址保留的建筑外，也还有从别处迁移过来的以及复建的维多利亚鼎盛期的建筑。进入这个主题公园式小镇之前，首先需要在镇口的银行用英镑换成维多利亚时期12进制的货币，在镇上的咖啡馆、邮局、面包房、蜡烛作坊等可以购买用传统工艺制作的产品。与煤溪谷村类似，此处的繁荣也得益于煤铁工业的发达，镇上的砖砌炼炉遗址则隶属于铁桥峡谷地区另一座重要的铸铁公司玛德雷木业，冶炼的生铁曾是当地重要的工业产品。

老火车站内的博物馆

作为第一座工业城市，英国的曼彻斯特不仅在人工运河的建造中引风气之先，也最早尝试了城市火车的现代运输方式。1829年，斯蒂芬孙试制的“火箭号”在筹备委员会举办的竞赛中取得了优胜，并获得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城际客运线的工程。

1830年9月15日建成通车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线是世界上第一条客运火车线。利物浦路车站位于卡斯菲尔德地区，与错综复杂的人工

运河一起成为曼彻斯特的运输枢纽。在当时风靡英国的“铁路热”中，新的火车线与车站不断地建造起来。曼彻斯特陆续建成皮卡迪利车站、维多利亚车站、中央车站等大型客运站。自维多利亚车站建成后，取代了利物浦路车站的客运功能，最早的利-曼城际线也就从客运转为货运，利物浦路车站也被改为货运车站，直到1975年被关闭。



英国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纺织展厅。摄影/董一平



英国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动力展厅。摄影/董一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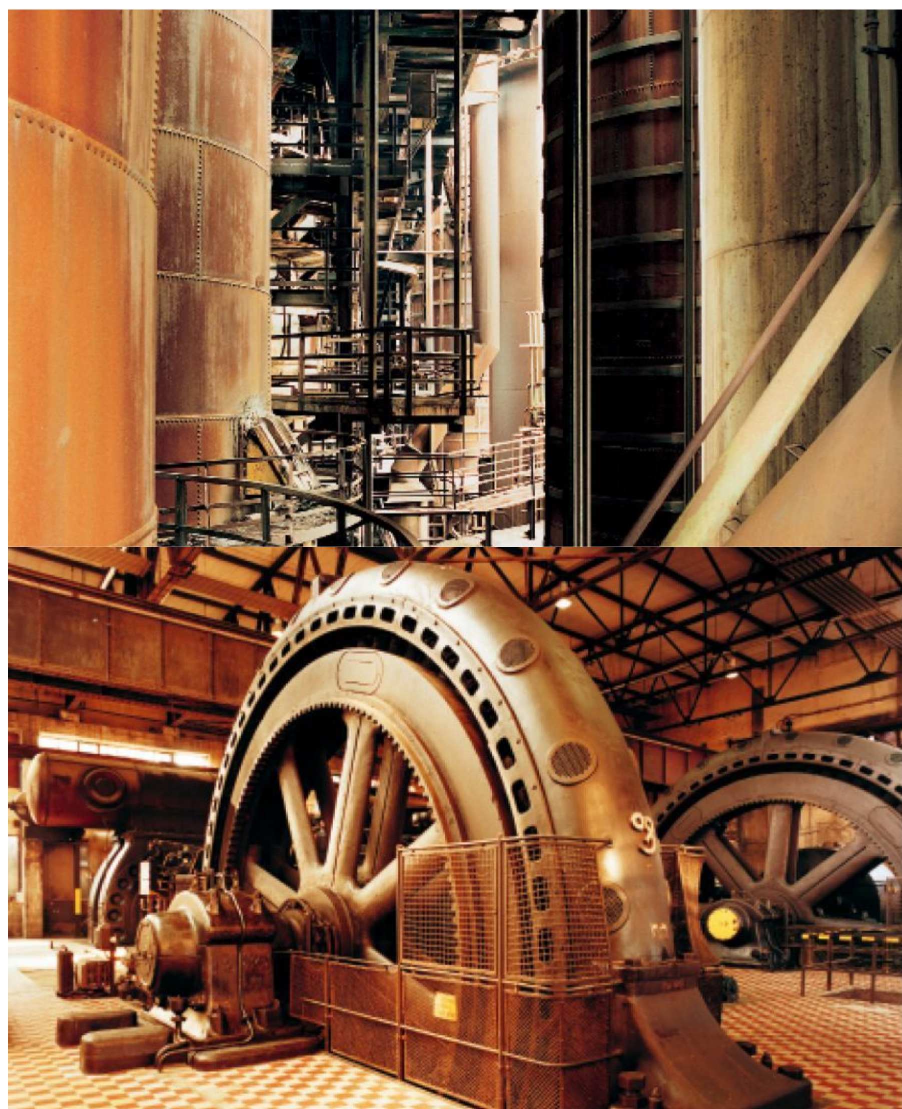
位于原利物浦路车站的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最早是建于1963年的曼彻斯特大学科技史系的博物馆，后转为隶属于大曼彻斯特地区议会管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因馆藏空间不够而一直在寻觅新址，在利物浦路车站关闭的消息传来之时，大曼地区议会与博物馆方面都认为这是博物馆重新选址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经过一系列的谈判与博弈后，铁路公司也同意低价出让车站。与之前常见的以新建建筑为博物馆的思路完全不同，这个在最早的客运火车站内设立收藏与展示工业革命时代各类设备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成为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的一个绝妙组合。

博物馆的修缮与场地清理开始于1979年，再利用改造的工程则持续多年。为赶在1983年的153周年庆祝仪式当日开幕，首先将货运中转站房改造为动力展厅，第一阶段的施工延迟至1984年完成。在将火车站改造为博物馆的过程中，建筑师不仅仅负责建筑改造，同时必须考虑展览的布局，并与车站保护协会的铁路专家们讨论各种引擎的位置、基础、凹坑以及动力来源、甚至是户外的铁轨也一一考证。开幕之后的建筑修缮与更新改造一直持续不断，直至2000年才告一段落。火车站的历史建筑物与各类留存下来的设备，正是曼彻斯特在工业革命时期重要的空间物证。

作为科学类博物馆，其公共教育功能十分突出。博物馆内设有航空航天、照相机历史、动力设备、电力、煤气、纺织、仓储建筑等技术史实物的专项展厅，同时也陈列着曼彻斯特历史相关的城市发展史、利物

浦-曼彻斯特铁路历史、工业革命的曼城、曼城科学廊、曼城地下世界等地方史展示，所有常设展览都免费开放，并且接待各种年龄的学习团体。除此之外，博物馆的藏品中心里还保存有大量捐赠的文献与实物，以供研究者使用。

曼彻斯特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设立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重新激发了曼彻斯特作为棉纺之都的昔日辉煌，通过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等一系列的措施，逐步成功地走向城市复兴。



弗尔克林根钢铁厂内景。供图/德国国家旅游局

工厂落幕，博物馆启幕

随着工业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许多重工业的生产随着工艺的复杂也愈加庞大。德国萨尔州的弗尔克林根钢铁厂占地6公顷，构成了弗尔克林根市的主体部分。从火车站下车，一眼就能看到钢铁厂地标性的构筑物。钢铁厂现存最早的设备是1873年的搅拌机，整体于1986年停止生产。停产后随即就被列入保护名单，成为一个整体保护的范例。弗尔克林根钢铁厂是整个西欧和北美地区现存唯一保存完好的综合性钢铁厂遗址，向人们展示着19世纪和20世纪时期建造和装备的钢铁厂风貌，1994年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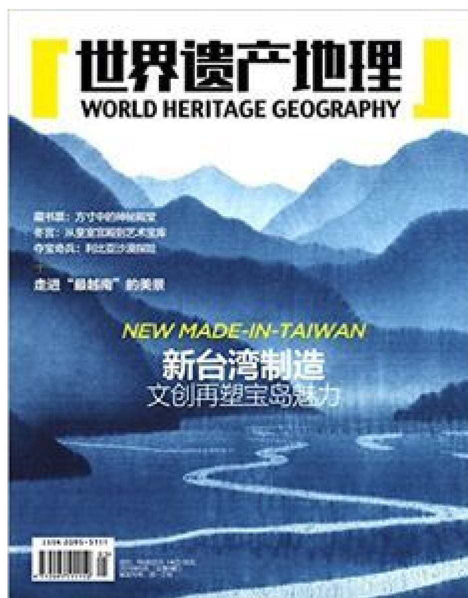
不仅仅是局部的生产设备，在弗尔克林根，整个钢铁厂成为工业时代的一个巨大的标本。车间，料仓，比楼房还要高出许多的大型机械，都是这个大型露天博物馆的最重要的展品。在设备与车间的重要位置，都会有详细的指示牌，介绍这部分的历史与技术特征。

戴着安全帽行走于其中，时而绕行，时而攀登，犹如在一件巨大的精密仪器中探险。我常会惊叹机械时代的惊人尺度，在机械面前，个人是如此的渺小，但同样值得思索的是，所有的一切，又都是人的力量所达到的。这也正是保护工业遗产地的意义之一，通过留存的实物来让后代理解与体验人类在工业时代所达到的技术高度与建造实力。工厂生产的落幕，则是另一段博物馆体验的开始。

我曾在导览的带领下，戴上安全帽，体验矿井下的工作与生活；我也曾在工匠的指引下，利用珠宝博物馆的工具，亲手制作过金属书签；我还曾在老工人的讲解下，穿行于焦炭厂的生产流水线上；在无线电发报机上温习了莫尔斯电码，在船舱底下感受远洋航船的惊人尺度，也还曾在博物馆餐厅里品尝矿工带下井去的工作餐。这些丰富的工业博物馆体验，远远不局限于单向的展示与说明，而更是为观者能全方位理解工业时代生产的方方面面。

（作者为西交利物浦大学建筑系博士）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新台湾制造——文创再塑宝岛魅力》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NEW MADE-IN-TAIWAN
新台湾制造
文创再塑宝岛魅力

点此阅读

”

一个人的博物苑

110年前，在江苏的偏远小城南通，出现了一座特别的苑囿。它不仅陈列文物标本，饲养飞禽走兽，还有花坛药圃、亭台楼阁。张謇将这座自己营建的苑囿，命名为“博物苑”。这是近代第一座中国人自主创办的博物馆，也是国人公共意识的最初萌发地之一……

撰文/戴莹（本刊记者） 摄影/许丛军



• 从南通博物苑南馆的二层露台望出去，皑皑白雪给树木和中馆披上了银装。中馆二层的小房子，原本是博物苑的测候所，在此预报天气刊登在第二天的地方报纸上。

张謇一生，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个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

——刘厚生《张謇传记》

与往常一样，他撑着黑伞沿着泥泞的长堤前行。

再过一天就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除夕了。连日阴雨，空气中浸透着寒冷。不过，他心里却有些欢喜。之前为博物苑所集之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冥思苦想了许久也对不出下联，这天忽然灵光一现，对曰“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不觉间，他走到长堤中间，湿漉漉的青石小桥横跨在平静的濠河上。拾阶而上，他不由向西望去，那是一片间杂着黄绿色的荒地，偶尔露出一些石料、木材。一年前，他买下了这里的35亩地，迁走了荒冢千座，想要尝试一些前人不曾有过的事情。他暗自思忖，或许，那副对联可以挂在那里的大门旁。

仍旧是阴雨绵绵的冬季，110年后，我沿着蜿蜒的濠河前行。那条张謇常常穿行的长堤与小石桥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波浪形的大桥。走过大桥，右拐，那片曾经荒草蔓芜的所在，已循着张謇脑海中的蓝图长出了高低错落的建筑群——南通博物苑，近代第一座中国人自主创办的博物馆。



• 泛黄的老照片里，南通博物苑庄重典雅。



• 展馆里，陈列着博物苑营造者张謇的照片。



● 南馆是博物苑最重要的建筑，是一栋英国式的二层小楼，顶部边缘还砌有城垛装饰。

1905年，博物馆之梦

1905年，其实颇不寻常。

9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从第二年开始不再进行科举考试。尽管张謇在早些年就主张“废科举、办学堂”，但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这位曾经的清朝状元仍是百感交集。很快，他将原本计划为通州师范教学所建的公共植物园，改为规建博物馆。

当时，在上海已经出现了两家由西方人创建的博物馆：法国韩伯禄神父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馆（1868）和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创办的上海博物院（1874）。

国人对于创办博物馆的主张，与19世纪末期的维新派有关。康有为在描绘理想社会的图景时，特意提到了博物馆、动物园、音乐院等公共设施。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将“开博物院”列入新政要办的十六项大事中。1898年，为新政所动的光绪皇帝采纳了开办博物馆的主张，并令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只是，这一切，都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化为泡影。

一如“百日维新”的既定结局，张謇在创办博物馆之路上，也颇有些“堂·吉诃德”式的悲凉。

1905年，他写了两封信，分别给清政府学部和倡议新学的大学士张之洞。写给学部的信中，他建议在北京建立帝室博览馆，将帝室珍玩公

诸天下，再推行至各省筹建，以“震万方之观听”。而另一封给张之洞的信，洋洋洒洒数千言，旁征博引，读下来似乎能触摸到张謇那颗跃跃欲试办博物馆之心。信的后半部分，是详细的规划——建筑、陈列、管理、模型、采辑、表章，每一条都几乎可以拿来便用。他解释说，设立帝室博览馆是为了“宣上德而扬国光”。

“宣上德而扬国光”，一个“国”字很耐人寻味。从数千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专制，到开办博物馆展示帝国珍玩、张扬国家荣誉。国之观念，公之意识，至少在张謇这里已经慢慢萌芽。

然而，这两封信却如石沉大海。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碰壁之后，张謇才决心在家乡南通创办博物馆。在张謇之子张孝若所著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我却读到这么几句：“动机二字，在我父的事业上和创造地方的意义上，都有很大的关系。……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都是游历日本时候的感触。”

张謇东游日本，是在1903年。当时，国内开明官绅纷纷出国考察、寻觅救国良方。日本因为路途近、明治维新效果明显成为首选地。恰好，这年正月，张謇收到了日本驻宁领事天野恭太郎寄来的一份请柬，请他去大阪参加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他立即就答应了。启程之前，他下定决心，“要把自尊自大的牌子和成见，仍然搁在老大帝国，只准备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去看人家的东西到底怎样。”

从4月25日上海启程，到6月4日回国，短短而不可思议的70天，对张謇的冲击不小。张孝若写道：“我父这一回考察的结果，带回来的用处，很多很大。果然，回来以后，他的事业越加放大许多，越发加足了气力，向前猛进。”

我试图在张謇的《癸卯东游日记》中，找寻与博物馆有关的只字片言，却失望之极。唯一提到当地博物馆的，是5月20日所记“伯斧独往观其图书博物馆”，而这天张謇正好约了牙医。不过，后来我意识到，张謇所参加的日本劝业博览会实际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而他的日记里也不乏对于展览、展陈的记录，如5月8日这天—

返观博览会侧之动物馆。羽之族有鹤、有鹳、有鸳鸯、有鹭、有鹦鹉、有秦吉了、有鸽、有鸡……毛之族有虎、有豹、有象、有狮、有猿猴、有印度牛、有羚羊、有豪猪，皆一牝一牡……鳞之族，文鱼居多，蟒与鳄独大。

或许，正是这种“拿来主义”奠定了南通博物苑创建的基础，但张謇

带回来的，又不仅仅只是样板，还有思想和观念。这些都随着博物苑一步步建成，而渐渐清晰。

1906年，张謇在博物苑大门石额的题语中说：“愿来观者，各发大心，保存公益若私家物，无损无阙。”到1914年南通博物苑建成，张謇书写品目时，说博物馆用意在“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世界”——公共之意识，昭然若揭。



● 当年的风车、水塔与荷花池。风车和水塔是张謇从上海洋行买来的，风车转动将水运送至水塔，全园的灌溉甚至喷泉的水均依赖于此。



● 药坛里，遍种南通本地的药材，也是博物苑的展品。



● 南通博物苑为110周年苑庆策划的展览，再现了当年展品之琳琅满目。

TIPS

南通博物苑当年都展出什么？

作为近代第一座中国人自主创办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展品可谓琳琅满目。苑中，遍植各种花木、药材，饲养飞禽走兽如鹈鹕、猴子、猿，还有陈列于室外的矿物如石英石，以及佛像、铁炮、煮盐用的铜盐锅。

博物苑的北馆，楼上是名人字画，楼下是各类化石，当年名震一时的鲸鱼骨架便陈列于此。南馆是全苑之精华，分为天产、历史、美术三部。天产部在楼下，陈列各类动植物标本、矿石，有始祖鸟的化石。历史部是中外各国自古迄今衣冠、居住、器用、文化之沿革，如周鼎、汉瓦。美术部则有书画、雕刻、瓷器，等等。不过，也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展品。诸如，波士顿市长送给张謇的一把涂着金粉的钥匙，又如，清代刑具，等等。

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迷雾笼罩，沉闷的脚步声划破清晨，晃过湿答答的小径，眼前是长满青苔的石人和石马，它们在一幢英国式的二层小楼前或坐或卧—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对张謇和他的博物馆知之甚少，但不知为何，却总是为这幢小楼魂牵梦绕。

相对于我曾经见过的诸多近现代建筑而言，它算小巧，甚至有点逼仄。顺着大红的木质楼梯而上，楼上格局与底层无异，都是没有隔断的十字形大开间。二楼北面，是一半圆形的露台，西式铁艺栏杆、中式木雕门楣，在这个不到4平方米的小空间里混搭出一种韵致。回身一看，门两旁竟是那幅集自《孟子》和《论语》的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原来，张謇将它挂在了这里。

1906年，这栋在张謇计划中被命名为“动、植、矿物陈列室楼”的建筑开始动工，是博物苑的早期建筑，后称南馆。他叮嘱负责承包南馆工程的周广隆，要少门多窗，少门便于管理视察，多窗则利于采光远湿。实际上，爱好建筑和植物的张謇，在营建博物馆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或许因为幼年养成了对建筑特殊爱好的缘故，张謇提出的要求既细致又专业。一封写于1910年的信件，如此交代负责博物馆建设的宋跃门——

北馆拟改为楼，下高一丈一尺，上一丈。所添者楼板耳，免得将来再做三番。可即估计改换。大料八根（下大料四根，拟十寸、十二寸方，上八寸、十二寸方，共八根）。阁栅每架两根，九架十八根，共九十根。楼板六寸起口，十六七方。窗下用旧窗，上用起落窗，均加铁栅。起落窗令上海匠做。楼梯在东西边间之靠壁，宽占屋之半。

信中所说的北馆，与南馆之间还有一座中馆，我踱步过去，却只是一座狭长的二层青砖小楼。从敞开的窗户朝里望去，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布置展览。恍惚间，我想到1911年10月北馆改建完成后，张謇是否也曾于此监督金石书画的陈列呢？那时，他得到了一幅清朝南通画家钱恕的《江山雪景图长卷》，特意将北馆设计得狭长，又请人做了一排长长的木架。

画还未摆上，他听到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消息，东海之滨的滩涂上发现了一头搁浅而死的巨鲸。张謇立刻写信给通海垦牧公司的负责人江知源，嘱咐他：“海大鱼全体骨骼大约可拆取，须令挖泥人逐节挖，勿伤其接榫处。”之后，北馆底层被腾出来展出这副巨大的鲸鱼骨架，书画长卷则被安放到楼上展览。在南通博物苑新落成的自然馆内，我看到了饱经沧桑而残存的一小截鲸鱼头骨，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当年“头骨大如车辆，诚为巨观”。

还有一处景致令我驻足良久，且心存惦念。那是南馆与中馆间一小块空地，小叶黄杨将它隔成两个小花坛，花坛内砖头插入泥土围成各种图案，图案里种着不同的中药材。有博物苑的赵鹏老师作向导，才知晓原来张謇所栽均是采自附近军山的本地药材，大约是希望人们能于平常之处发现美、发现知识。但张謇于博物苑精心栽种的植物，远不止于此。

为了一个藤架，张謇买了几个国家的葡萄；为了一池碧水，他又寻了十数种莲花；一棵树死了，他会把树墩留下，并题诗一首，言明留下它是因万物皆有用处。北门内，有一片竹林，遍植各地竹子，淡竹、紫竹、湘妃竹、慈孝竹，还有一节黄一节绿的黄金间碧玉竹；旁边又专门辟出一个“例外竹坛”，种天竹、文竹之类叫竹而非竹的植物。在博物苑

的西南角，矗立着几棵被秋风染黄的银杏，赵鹏告诉我，这是曾经的秋色坪，除了尽染的层林，原来还种着桂花、菊花等诸多秋天绽放的花花草草——它们在这儿，不仅是风景，也是张謇的室外展品。

还有，那些匾额，那些楹联，博物苑的每一个细节都浸润着张謇所思所想。博物苑的金艳副苑长还跟我提起一件小事。一位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在游览完之后对她说："或许，别的博物馆是做给精英们看的，南通博物苑却像是父亲做给儿子看的。"

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作为近代第一座中国人自主创办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固然伟大，但我宁愿相信，晚年得子的张謇，是以一个父亲之心营建了这座美好的博物苑。1905年，张謇的独子张孝若才7岁，他在这个园子里长大，于此获得了知识和美的启蒙。



- 藤东水榭前，枫叶渐红。南通博物苑建好以后，吸引了众多名士的关注。**1922**年，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召开，梁启超马相伯等一大批学者名流便在藤东水榭小聚。



• 1920年5月，梅兰芳第二次来南通时，与张謇父子及欧阳予倩在博物苑南馆前合影。

开启风气之先

在这个园子里感受到知识与美的，当然远不止张孝若，还有彼时生活在南通的人们。博物苑老苑长穆烜，正是其中一个。在南通逗留时，我拜访了年过九旬的穆老，不想，在他那儿邂逅了距离张謇最近的博物苑。20世纪30年代初，上初小的穆烜就跟着老师到博物苑参观，那时张謇辞世不过数年，博物苑还基本保留着他营建时的旧貌。

园子里，树木葱郁，最能引起穆烜兴趣的，还是分散在各处被装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比方上蹿下跳的小猴子。一些水禽，诸如鸳鸯、大雁，被养在用铁丝网罩起来的椭圆形水池里，池中有假山，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在半空中短暂滑翔，穆烜要抬起头才能看得清楚。展馆里，有各式各样的标本，大鱼的骨架、老虎，等等。还有两件文物，时隔近80年，他仍然印象深刻。其一，是一位将军的画像，他戎装上阵，佩戴着宝剑、弓箭。另一件，是“民族英雄”顾炎武的一双布鞋，像麻织品，微微泛黄。

还有一位老人的回忆，也能与穆苑长的回忆相印证。他是博物苑首任苑长孙钺的嫡子，与博物苑同龄的孙渠。他在回忆文章中说——

1913年，博物苑新添了大批动物，其中，有一头小东北虎、黑熊、豹、孔雀、鸸鹋、鸳鸯、山猫、箭猪、猴子……曾有一只皂雕，到苑不久死去。……张謇癖爱白鹤。博物苑饲养动物之中，惟鹤与苑始终。

其实，如果翻阅《南通博物苑品目》，会更惊叹于其当时藏品之丰富，进而好奇张謇是如何办到的？赵鹏解释说，张謇知道博物馆的社会进步意义，是能化私藏为“公诸天下”，便率先捐出了自己的收藏。尔后，他写了大量的征集启事和信件，求助于友人。其中，如曾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就捐出了70余件文物，包括青铜錞于、汉唐陶瓷、碑帖拓片等，还有端方奉命考察宪政时从埃及等国收集的文物。到1933年止，编入博物苑品目的藏品已达3605种之多。

这些在孙渠的记忆里，却是父亲终日繁杂的工作：

为了要规划一个药坛，专植军山上的药用植物，我父亲就去军山采集了一个月。需要水产标本，我父亲就去吕四海滨调查水产，采集标本。又如地方上发现了什么动植物的奇闻怪事，他要我父亲去调查研究，写成文章，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天宁寺塔顶取下文物，要他去鉴定。鸟儿死了，要他做标本。

事实上，无论对于张謇还是孙钺来说，自然类的藏品无疑最令人头疼。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张謇在会后购置了一大批展品，多为动植物的标本。此外，孙钺还遵照张謇的嘱咐，向劝业会研究会递交了两份报告书，内容颇为专业，比如他提到了蝙蝠标本的制作。孙钺发现，某学校制作的蝙蝠栖息姿势的标本，是展开膜翅，以前爪悬挂在树枝上。这令孙钺哭笑不得。他说，蝙蝠栖息时通常以后足倒悬，裹膜翅而卧，“此种误陋，于学童观察上之损害不浅”。此时的孙钺，已堪称标本制作的专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孙钺入职博物苑以及学会制作标本，都与张謇东游日本时带回通州师范的日本教师木村忠治郎有关。据说，这位清瘦秀雅、和蔼静穆的日本人，是孙钺家的常客，有时候就在他家做起标本来。而早期博物苑的规划、动植物的定名等，也都少不了木村先生的功劳。

这一切，给当时的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一位名为袁希涛的人，写了一篇《参观南通博物苑记》，发表在当时的《昆明教育》杂志上。细细描述所见所闻后，他唏嘘感慨：“天产人工之品类，与夫我国古今制度习尚艺术之殊别，一经并列比较，辄引起我种种之观念，夫岂钻研故纸所可同日而语哉！”



• 濠南别业，是张謇于博物苑西面修建的住宅，出自近代著名建筑师孙支夏之手。图为濠南别业北面，有着浓郁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 濠南别业的建筑细节，西洋味十足。



● 濠南别业楼前的紫藤，已逾百年，见证了博物苑的兴衰。

一条坎坷的公共之路

苑中两日，我喜欢上在柔弱而微凉的秋雨中行走，踏着松软的落叶，仰头看天空被萧瑟的树枝涂划成一幅印象派的画作，闭目冥想张謇在苑中曾经的行踪。借助随处可见的说明牌，我已能识得不少植物：罗汉松、广玉兰、槭树。三三两两的学生都在认真地记录着，偶有锻炼的老者缓慢跑过。在国秀坛，我辨认出隐没在杂草里的石刻说明："青龙山石，金陵产。"全苑最长的展品说明应该在美人石的背面，228字，讲述了其来此的前因后果——

1899年春天，张謇去常熟看望因戊戌维新而被革职在家的老师翁同龢，在江边看到一堆沦于尘沙中的太湖石。一打听，才知道这石头原本在明代大司马顾养谦的珠媚园中。1893年，狼山总兵将石头运至常熟，本想讨好时任大学士的翁同龢。翁同龢不领这分人情，于是石头被抛弃在江边。张謇看到后，设法将它们运至博物苑。

刻于1906年的《美人石记》，已然跟博物苑一起即将走过110个年头，这些由张謇亲笔书写的说明，是他致力于公共事业的最小例证。此外，他还在博物苑中馆设立了测候所，在屋面一个约4平方米的木质晒台上，放着测风力、风向、雨量的仪器。自1912年1月1日开始，从这里测算出的天气预报，每天都会出现在地方报纸的头版上。

然而，先行者总是落寞而孤独的。在公共事业这条路上，张謇和南

通博物苑走得并不轻松。

1912年的一天，某位学生在参观中折了牡丹花，管理人员上前阻止，双方发生争执。张謇闻讯，亲笔写了一个通告，立于花坛旁边，责备参观者不服从管理。孰料，或许是言辞偏激，却招致了更大的冲突。盛怒之下，张謇在博物苑门口挂出了一块“暂停开放”的牌子。

暂停开放，只是一时之激愤。很快，一份《博物苑观览简章》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张謇在简章引言里大发感慨—

有随意攀折花木者，有摇动叠石者，有坐剥亭柱者，有行走不循正路践伤花草者，有踏墙攀窗者，有率引无意识之男女成群闯入不受园丁请问姓名来历者，甚有殴扑请问之园丁者。种种无礼，令人叹恨。……闻之西人游日本公园者，见禁止攀折花木之令，嗤为日本一般人民公德太薄，泰西不如此。今以本苑现状观之，乃更下于日本甚矣，可愧也。

引言之后，是七条简章，规定凡进出博物苑，须持有“博物苑观览证”。这个小小的牌子，可谓中国博物馆门票之祖，它被分发给相关的学校和团体，对一些不文明行为也有相应的限制。比如，如果损坏公物，由同来之班长责成本人赔偿，若班长包庇，则停止给该处发证牌一月。

而博物馆的事务，也渐渐趋于公共而透明。自1915年开始，在《通海新报》、《申报》上经常能看到有关南通博物苑的启事，诸如接受捐赠，或是又购买了什么藏品，皆公之于众。我想起金艳说的一句话：“博物苑对南通而言，有着引导文明、倡导公德的作用，它推进了这座偏远小城的文明和现代化的进程。”

其实，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以一件刊登在报上的事例为证——1917年10月17日的《通海新报》刊载，前一天平潮市新坝陈某家，发现一只长两尺多的大蜈蚣，人们争相观看之余，将其送到城南博物苑供其研究。

不过，博物苑的繁荣却并没有持续多久。国内长期军阀政治造成的动荡，国家财政危机、纸币信用丧失酿就的金融风暴，使得张謇的实业举步维艰。1926年，张謇怀揣着许多未曾实现的理想，病逝于南通濠南别业。1932年11月，博物苑南馆失窃，大宗文物被盗，尽管文物很快被追回，但苑主任孙钺却执意辞职。而在这一年的9月，一个名为落花生的人就曾去过已然破败的博物苑——

葡萄架已不成为架，只是东倒西歪的木头撑支着，枯瘦的葡萄枝干迎风颤动，更是憔悴堪怜。竹篱边的紫藤银藤，虽是粗如猿臂，木架也

大半坍倒了。曲折的煤屑路，都是野草蔓生，没人足踝。南、北两馆东边的兽室，也是十室九空，只有孤独的猴子和倦伏的刺猬点缀着。

离开南通之前，我特意去了博物苑旁边的濠南别业。这栋于1915年修建在博物苑旁边的西式别墅，曾是张謇家人的生活之所，也一度是南通的标志性建筑。老照片中，蜷缩在穿着讲究、神态宁静的张家人脚边的那棵细细的紫藤，如今已有碗口粗，满满地裹住了二层的露台，郁郁葱葱。

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张謇孙女张柔武说："在我家高楼上，如顺风，清晨可以听到苑内仙鹤高亢的啼叫声。我时常从小花园侧门去博物苑散步，早晨与傍晚的游客较少，环境优美恬静，有着诗意画意，使人心旷神怡，精神振作。"

2003年3月12日，张柔武又回到了这幢老房子，坐在久违的黑色肯耐牌旧钢琴前。琴音已不准，老人叮叮咚咚弹奏的，是时任副苑长的陈卫平为张謇的一段话所谱的曲子，他跟着轻轻地哼唱——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感谢南通博物苑穆烜、金艳、赵鹏、居卫东以及《江海晚报》严晓星等诸位老师提供采访协助。本文参考书目：《漫步博物苑》、《南通博物苑文献集（1905～2015）》、《南通博物苑百年史迹》、《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等等。）

”

国宝都去哪儿了？

撰文/李媛媛

7月20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将32件流失境外20余年的春秋时期秦国金饰片正式移交甘肃省博物馆收藏。这32件金饰片出自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于上世纪90年代初被非法盗掘、走私出境，后由法国相关人士购买并捐给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可以说是中国主动追索文物并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

据中国文物学会公开数据显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走私等因素，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高达100余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也指出，海外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国宝都去哪儿了？文物追索工作如何进行？有哪些困境？海外拍卖市场上中国文物如何“洗白”？如何“炒作”？《世界遗产地理》与您一同关注，愿国宝早日回家。



2015年7月20日，甘肃兰州，《秦韵——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特展》举办，展出法国归还的32件秦国早期文物。 摄影/曹志政-CFP

国宝在别处

撰文/孟繁勇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者甚众。战争掠夺、

盗墓、走私让国宝逸散别处，这正是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痛楚。历史上文物如何流向海外？文物为何回家之路漫漫？让我们一同关注。



2008年6月12日，历时5年，从海外回流的5批共计195追索文物在北京历代帝王庙集体亮相。图为彩绘天王俑。 摄影/张斌-CFP

7月13日，北京酷暑，这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北京南郊观象台发布的实测地面温度已达41℃。街头蒸腾起热浪，似乎都能把道路上的沥青熔化。这天气不由使人躁动，王锦思的心情，却比这天气还要燥热些。

前不久，他刚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呈交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归还中国海外流失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直至现在还未得到立案通知。王锦思说：“我对这件事情的预期，只有50%的可能会立案。”

等待立案结果的同时，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的王锦思，7月下旬还会去趟辽宁海城的一座寺庙。王告诉我说：“寺庙原有3座石狮子，造型精美，堪称艺术价值极高的文物。却在1896年被运到日本，这次去海城，就是和寺庙方面沟通，看看是否能够拿到相关证据，以支持对日追索文物。”事实上，王锦思向日本方面追索的中国文物，仅仅是海外流失中国文物中的一部分。据统计，鸦片战争以来，超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

强盗们的掠夺

清咸丰十年（1860年） 10月6日，咸丰皇帝在远离京城的承德避暑山庄悠闲自得，群臣左右，嫔妃相伴。皇帝并不知道，在他欣赏歌舞、

品尝佳肴之际，256公里之外的圆明园，他的出生之地，却被英法两国士兵组成的联合军队砸开了大门，冲入园内。随后，这些被法国作家雨果称为“强盗”的人，洗劫了圆明园中的文物。在雨果的笔下，“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

消息传出，君王失色，国人震惊，却并没有预料到，战争掠夺文物仅仅是开始，在随后百年岁月中，大量文物被强盗们运送到欧美日等国。这真真是一段让中国倍感屈辱的历史：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不仅强迫清政府签署不平等条约，更是迎门建户，持枪而入，掠夺奇珍文物难以计数。1865年至1932年期间，俄、英、德、法、日、美、瑞典等国的探险家，以“考察”的名义将中国数目繁多的文物偷运出境。最著名的事件，则是发生在此时期的敦煌文物流失。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溥仪携带大量文物出宫，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物后来流失海外。历史进入中华民国时期，未料想日本自东北出兵，九一八事件爆发，中国军民随后打响了抗日战争。在此期间，日本从中国强行掠夺走数十万件文物，以至于现今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中，几乎家家都有中国藏品，其中仅东京国立博物馆就有上万件中国文物。目前流失到海外的中国文物，大多属上述各时期被运送到国外。

战争掠夺之外，另一个文物流失到海外的历史背景，是1949年之后和平时期的偷盗和非法走私出口，主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最常见的来源，便是古墓盗掘，后通过走私流向海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多达40万处考古遗址，很多古墓葬分布在边远地区，在此期间大量被盗，进而流失海外的数量惊人。

据国家文物局通报的数据显示，仅2004年，全国发生文物被盗采案（不含盗掘古墓、走私文物、倒卖文物等）40起，丢失文物222件。尤其是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保护地，也多次发生盗窃文物事件。比如河南巩义宋陵文物， 2005年1月26日，宋陵国家一级珍贵文物藩后陵10号、15号两尊石刻人像被盗；2005年5月26日，宋陵的一尊石像在夜里神秘失踪。

海外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首席律师刘洋，长期关注海外流失中国文物问题。他认为，古墓盗掘，已经成为和平时期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中第一大来源。这些珍贵的文物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到海外，很多都已经难以追索了。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文物价值的保护，离不开对母国文化的探求。文物只有在发生过的本土上，才是活动的，才具认识价值。离开母文化，则是对文物文化价值的削弱甚至是丧失。文物离开其所赖以产生的文化，面临“文化去背景化”的境地。刘洋说：“因此，追索、返还海外流失文物是保护文化价值的手段，也在本原上，产生了对返还流失文物的诉求。”

海外追索法理依据

刘洋以个人名义诉讼追索跨国流失文物，发生在8年前，那时他起诉美国人盗走龙门佛首，并在河南洛阳中级法院立案。虽然最终没有能够成功追回，但也开启了个人追索流失文物的第一案。此后，刘洋一直致力于追索海外流失中国文物。

刘洋向《世界遗产地理》介绍，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所依据的法理基础是联合国颁布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0年，在法国巴黎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1970公约》）规定文物返还时，公约区分偷盗与非法出口两种情况。对于偷盗文物，进口国应绝对禁止进口，已进口的也负有归还原主缔约国的义务。而非法出口所涉及的进口国，所承担的禁止进口和返还义务，均受其国内法限制。

1988年，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墩即将在纽约拍卖之时，收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信息，被告知这件文物本是湖北屈原纪念馆的一件被盗文物。经过复杂的外交磋商，中国追回了该文物。当时的依据，便是《1970公约》。其时，中国还并不是缔约国。成功追回这件文物之后不久，中国申请加入了该国际公约。

《1970公约》的颁布，为各国流失文物回归建立了法理依据，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法律漏洞”。比如说对一些非法出口后经买卖交易之后，成为私人收藏品的文物，如何定性与追索，依然存在空白。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在罗马又通过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以下简称《1995公约》，强调便利文物的返还和归还，其中第8条规定“返还被盗文物的要求和归还非法出口文物的请求，可向文物所在地的缔约国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也可向根据其现行法律拥有管辖权的缔约国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

目前，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4个有关的国际公约。但相关国际公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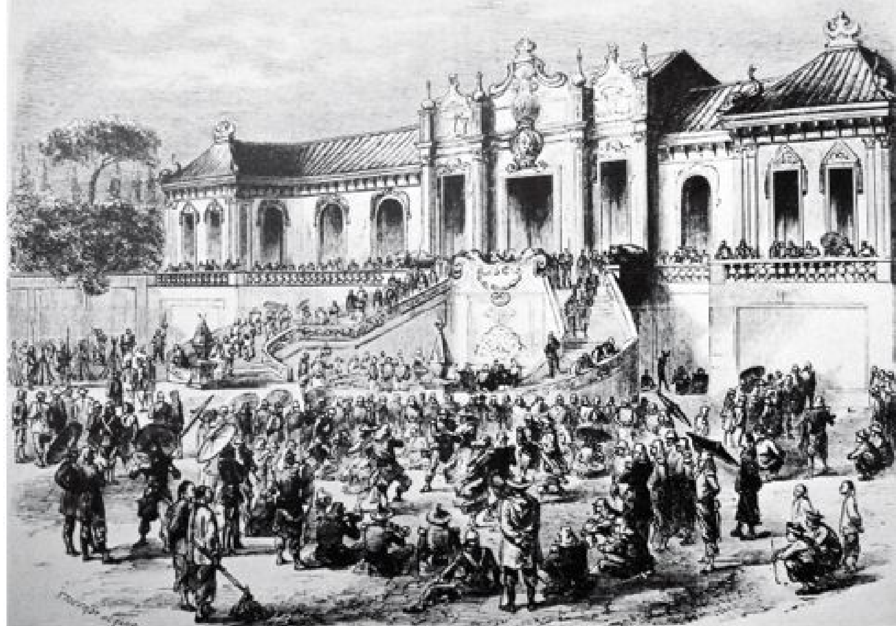
均没有明确规定溯及力的条款，依据国际法原则与惯例，通常认为公约对其生效前发生的文物劫掠和非法出口没有溯及力。对此，中国政府在加入《1995公约》时，声明保留收回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权利。

加入《1995公约》后，为中国政府追索被盗海外流失文物铺平了法理途径。以此为依据，中国向有关国家提出返还请求，并成功将相关文物追回的案例逐年增多。比如说，1999年，香港一家拍卖行将一件140余厘米高的彩绘武士浮雕像交由纽约嘉士德拍卖行拍卖，列为第209号拍品。中国政府后确认该文物与王处直墓的被盗文物相同，国家文物局就此照会美国驻华使馆，希望根据国际公约，阻止拍卖并将文物返还中国。

收到中方照会后，美国要求中国提供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证据，包括现场被盗勘察报告、警方立案报告等。美国方面在收到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后，美国地方法院通知拍卖行停止拍卖，并下达了民事没收令。随后，美国海关查扣了这件文物。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美司法部门做出裁决，将文物返还中国。王处直墓文物追索成功，也是中国政府首次从境外成功无偿追回的古墓被盗文物。

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部分文物很难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线索。刘洋说，在文物追索的一些案例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即是对争议文物来源地的确认。提出返还诉讼后如何证明文物的来源，中国的一些流失海外的文物，由于年代久远，文物流失的时间、出境的情况等证据资料很难收集。有时候明知道是中国的文物，但确实很难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线索，有些国家以追索文物无记载、无案底为由拒绝返还，这样也会导致追索时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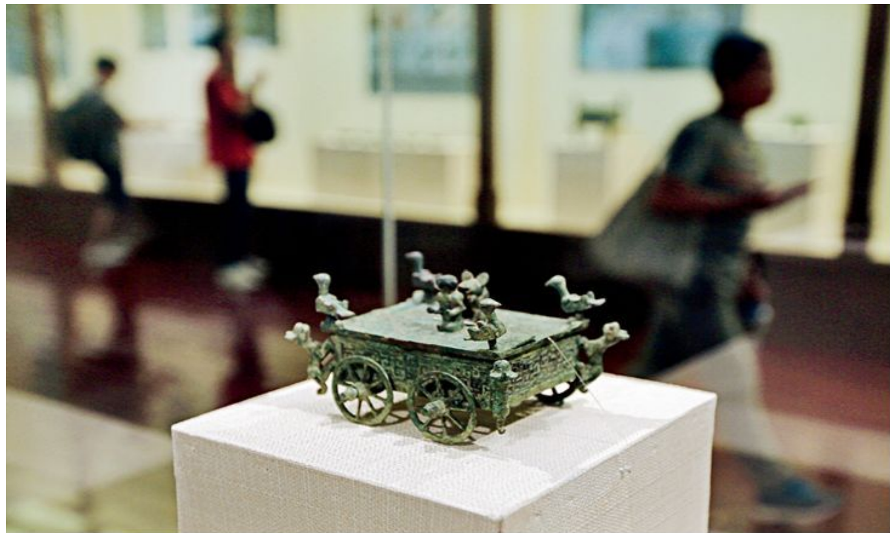
作为解决方案，目前国家文物局已专门立项，重点建设文物案件信息库，不仅能直观查阅丢失文物照片，还含有其固定标识及对其外形与历史的详细介绍。特别是数据库与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相连接，让中国文物案件第一时间进入国际刑警视线，加速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追回。



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内大肆劫掠。（版画）



济南举行《圆明园特展》，神秘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中的牛、虎、猴、猪“四大兽首”展出。摄影/赵晓明-CFP



秦韵——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特展》上展出的蟠虺纹青铜车型器。摄影/曹志政-CFP



大堡子山文物出土遗址。摄影/曹志政-CFP

回家之路漫漫

目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流途径分别为商业回购、政府追讨、私人捐赠三种方式。

2002年是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一年，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由财政部每年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的预算保障，专款用于回购海外流失文物。专项经费的设立，实际上也是因一件海外流失国宝级文物《研山铭》而起。

米芾《研山铭》，澄心堂纸本手卷，行书，卷纵36厘米，横136厘

米，书写行书大字39个，原为日本的一家私人博物馆收藏，后由时任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说服博物馆负责人藤井有邻，将《研山铭》卖给他，随后，准备以3000万元人民币的起拍价回国拍卖。风声传回国内，当时有一家公司发誓无论多少钱，也要拍下此书法作品，准备了4000万元用作准备金，志在必得，甚至为此拨款盖了一座研山楼，准备拍下之后存放使用。

此时，国内文物界高度关注此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两院院士傅熹年当时就说，现在全世界能买到的米芾书法作品仅此一件，最好由国家博物馆收藏。而文物局的有关领导，也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此事，争取国家拨款。在此背景下，财政部的官员找到了易苏昊，问易，“是否能够将《研山铭》卖给国家？”易并没有多想，一口答应，作出了一个决定：《研山铭》将实行定向拍卖，只有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可以参加竞买。

由此，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经批准设立，购买的第一件回流文物，就是由国家文物局指定的委托代理人，花费2999万元拍下的《研山铭》，现存放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政府通过追索讨还的海外流失文物，随着中国与各国签署相关协议，近年来也渐入佳境。比如说2015年7月15日，国家文物局就宣布，已经有2500年以上历史，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32件春秋时期秦国金饰片，在上世纪90年代被盗挖走私出境，后由法国收藏家购买并捐给博物馆。经过中法两国友好磋商，法国已同意将原藏于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全部32件金饰片，归还给中国。

回购与讨还，多为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而捐赠，多是民间行为，逐渐成为海外流失文物回归中国的主流方式，通过私人购买后，再捐赠给国内相关机构。比如说在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燊斥资700万港元，购入圆明园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首开私人捐赠重要海外流失文物先河。此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或私人收藏家，高价从海外拍卖市场拍下中国流失文物，转赠国内大学或博物馆。经此途径返还中国的案例不在少数，但相比庞大的流失在国外的文物，依然不成比例。

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为海外流失文物回归国内平添“烦恼”。商人刘益谦就曾遇到心烦之事，他曾花了800万美元从纽约苏富比拍得《功甫帖》，又在2014年4月，以2.8亿港元从香港苏富比拍得明成化鸡缸杯，但这两件文物一直放在上海西岸艺术品保税仓库。若是想拿出来展览，还需要向保税区打“借条”暂借，究其原因，就是高税收的影响。

王锦思认为，关税是影响回流文物的最后一道闸门。中国对于文物的进出境有着严格的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文物临时进境，应当向海关申报，并报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登记。”而对于非临时性的海外艺术品入境，则需缴纳6%的关税以及17%的进口增值税，高税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外文物回流。也因此造成了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尽管已购买回国，但只能留在国外或者是放在保税区保管。

另一方面，贸易管制与通关问题同样也是制约流失文物回国的重要因素，多年来一直为文物界人士呼吁解决。政府层面显然也意识到了关税高等因素的影响，2014年8月25日，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发布了《关于加快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建设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将“设立国家文化艺术口岸，在基地举办回流文物保税展示交易活动，进行回流文物保税交易试验”。随后，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场进入筹备阶段，目的就是为扭转目前文物流通不畅的现状，为海外流失文物打通一条“回家”之路。

2015年7月2日，刘洋和王锦思等人，同时看到了一条消息，当天，全国首个海外回流文物口岸交易市场在京建立，这也是全国唯一的文物回流口岸。对于备受垢病的关税高等因素，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比如说，市场将享受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免证、免税、保税以及通关便利的政策优势，通过保税展售、交易会、拍卖会和文物出入境科学检测、鉴定服务等多元服务。另外，面向国际文物经营机构、携带境外文物的归国人员，搭建海外回流文物的展览展示及交易平台，为其提供文物鉴定保护、保税存储、交易交割等交易服务，满足中国博物馆征集、国有文物商店采购和民间收藏对中国海外回流文物的实际需求。

今年11月底，文物交易市场还计划举办2015（北京）中国海外回流文物博览会。博览会将聚集国内外市场资源开展多类型交易，交易商品涵盖中国1949年前流失到海外的文物（包括1949年后合法出口的文物）、中国古代外销文物等。刘洋说：“3个月之后举行的博览会，会有更多的海外流失中国文物返回中国交易，这一天，国宝将踏上‘回家’之路。”

文物回家：盘点1949年以来重要回流文物

撰文/李文华

随着32件春秋时期秦国金饰片的回归，越来越多的流失海外的

文物有望回家。下面盘点建国后回流的重要文物，它们或是国家赎回、或是个人拍得、或是追索成功。



皿天全方罍原器身通高63.6厘米，器盖通高21.5厘米。该器形体高大、富丽堂皇，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方罍之王”。供图/ CFP



《写生珍禽图》在北京保利博物馆“游艺——比利时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画绘画展”中亮相。摄影/欧阳晓菲-CFP



在《秦韵——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特展》上，展出的部分法国归还的秦国早期文物。摄影/曹志政-CFP

32件春秋时期秦国金饰片

回归时间：2015年

回归途径：追索

7月20日，备受瞩目的流失境外20余年的32件出自甘肃省礼县大堡

子山遗址的春秋时期秦国金饰片正式移交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这32件金饰片于上世纪90年代初被非法盗掘、走私出境，后由法国相关人士购买并捐给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

皿天全方罍（器身）

回归时间：**2014**年

回归途径：藏界筹资洽购

2014年3月，纽约佳士得意图上拍皿天全方罍之器身。得知消息后，湖南省博物馆正式致函纽约佳士得，以所筹2000万美元价商购皿方罍事宜。2014年，皿方罍器身结束了近一个世纪海外漂泊，回到祖国，并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苏轼《功甫帖》

回归时间：**2013**年

回归途径：个人拍回

2013年9月，中国大陆藏家刘益谦斥资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从纽约苏富比秋拍中拍得苏轼《功甫帖》。上博、苏富比及藏家刘益谦三方针对《功甫帖》的真伪发表意见，仍无定论。

龙门石窟佛首雕像

回归时间：**2005**年

回归途径：有偿捐献

2005年，龙门石窟的5件佛首雕像由美籍华裔艺术家陈哲敬有偿捐献给国家。2004年，国家文物局在掌握相关线索后，指示所属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鉴定陈哲敬购买的佛雕像。其中5件在严格履行专家论证程序并经龙门石窟研究院确认无误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05年我国完成了对这些珍贵文物的征集。

北宋祖刻最善本《淳化阁帖》

回归时间：**2003**年

回归途径：博物馆洽购

2003年，上海博物馆斥资450万美元从美国著名古董收藏家安思远处购回北宋祖刻最善本《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原有十卷，共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

米芾《研山铭》

回归时间：**2002**年

回归途径：国家委托收购

《研山铭》手卷流传有序，曾经入北宋、南宋宫廷。南宋理宗时被右承相贾似道收藏。递传到元代，被当时最负盛名的书画鉴藏家柯九思收藏。清代雍正年间，被书画鉴赏家、四川成都知府于腾收藏。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2002年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由日本征集并请回《研山铭》书法原作，同年国家斥资2999万元以定向单人形式购回了《研山铭》。

宋徽宗《写生珍禽图》

回归时间：**2002**年

回归途径：个人竞购

2002年中国嘉德春季拍会上，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人民币成交。《写生珍禽图》从海外回到北京后，嘉德公司立刻邀请了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专家启功、傅熹年等共同考证，确认为是宋徽宗亲笔作品。

圆明园兽首——虎、牛、猴、猪、马、鼠、兔首

回归时间：**2000-2013**年

回归途径：竞拍、捐赠

圆明园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

间的红铜铸像。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兽首铜像自此流失海外。

2000年，圆明园虎首、牛首和猴首三件铜像分别亮相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会，最终被保利艺术博物馆竞购回国；此后，猪首铜像也从美国顺利回归，由何鸿燊花600万港元购得并捐赠保利博物馆。10年之后又有台湾藏家推出的马首，其咨询价已是当年猴首估价的10倍，成交价是当年三个兽首的两倍，高达6000万港币，亦由何鸿燊再次解囊捐赠回归。

2007年与2009年，苏富比与佳士得相继对圆明园鼠首与兔首进行了拍卖，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委员会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最终由法国的皮诺家族在2013年将该收藏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河北曲阳王处直墓浮雕

回归时间：**2000年**

回归途径：索回

2000年，当获悉在美国佳士得拍卖行将要上拍我国河北曲阳王处直墓被盗浮雕之后，国家文物局会同河北省文物局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大量的取证调查工作，从而通过外交手段和法律途径成功地将被盗文物追索回国。

翁氏藏书

回归时间：**2000年**

回归途径：协商转让

200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拍卖会，上海图书馆与翁万戈先生达成协议，不通过拍卖，以协商转让的方式将这批珍本入藏上海图书馆。

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

回归时间：**1995年**

回归途径：回流

1995年，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回流文物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以143万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古籍善本拍卖世界纪录。

湖北秭归县屈原纪念馆东周青铜敦

回归时间：**1988**年

回归途径：索回

1988年11月，中国有关方面发现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公开拍卖的东周青铜敦系湖北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当年6月所失，遂以完备的证明资料向美方索回。

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

回归时间：**1951**年

回归途径：赎回

收藏家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携带《中秋帖》和《伯远帖》等文物于1949年解放前夕去了香港，以十多万港币抵押于香港汇丰银行。一年后抵押期满，郭昭俊无力赎回，准备出售。

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兼程南下鉴定真伪，并商讨洽购。最终以48万港元向汇丰银行赎回，同年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

”

铺回归的路，搭沟通的桥

专访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总干事牛宪锋

牛宪锋的办公室里，一字排开摆放着著名的圆明园4大兽首：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的复制品。外界不太了解的是，成立于2002年的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为促使兽首回归，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却鲜有提及。

我有些不解，提出疑问。牛宪锋笑了一笑，略有些迟疑。我又追问，他想了想，告诉我：“基金会的定位，就是协助政府，民间先行。我们不希望过度曝光自己，有时候，过度曝光会增加工作上的一些小麻烦。比如说与基金会打交道的都是国外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报道多了，他们会警惕，会误会我们就是去找他们讨要文物的，甚至不再接触我们，反而会让工

撰文/孟繁勇

Q＝记者　**A**＝牛宪锋

Q：您曾经在谈到抢救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时说，正计划采取一系列的举措使这些宝物重归故里，那么，这些举措您指的是什么？

A：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调查和研究流失海外文物的工作，并根据资金运作等情况，开展回赠、回购等。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向收藏流失文物的欧洲、美国、日本等海外博物馆去追索。

第一步就是先摸清家底，一是中国流失了什么文物，二是流失的文物在什么地方。中国的流失文物究竟有多少？这个数据一直是个大概的数字，并没有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对于到底有哪些重要的中国文物流失在海外，实际上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来做，包括将这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数据汇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同时，我们还要掌握这些流失文物的动向，比如说有哪些文物是在海外博物馆里，有哪些文物是在私人收藏家手里。尤其是出现在一些拍卖会上的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处于不断交易的状态，我们就需要追踪这些信息和动向。收集海外流失中国文物数据信息的工作繁杂，其中的一个具体工作内容，是派出工作人员到国外的博物馆寻找。比如说在海外博物馆发现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我们再确定文物原址在何处。包括寻找文物的原址、怎么流失到该博物馆的过程，要搞清楚。

第二步就是追索。虽然在现实中，国外的博物馆很少会把文物归

回，就算是提出了追索的要求，也不会很快得到回应。某种程度上，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的可能性很小，这就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严峻现实。但我们必须提出追索的请求，目的之一，就是申明文物的文化属性。一，文物的原址在中国。二，梳理清楚文物的基本信息。这是中国的文化权益，必须来主张，否则别人就不会认为这是中国的流失文物。

Q：我们在未来的几年，对追索海外流失中国文物会有哪些工作安排？

A：对于未来几年将要做的主要工作，我们会建立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数据库。文物承载了很多历史信息，不单单是一张文物的图片，还有一些基本资料。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全面的数据，包括该流失文物最早的状况，它是如何流失的，流失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每一个时代中它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不单是文物，还有这件文物及其原址在每个重要时代的状况，是对流失文物从历史至现状的全景式的描述。通过数据库，可以使文物实现数字化的复原，并可以使得观众更深入地了解这件文物。

有些文物的信息，比如说文物的长、宽、高等基础数据，我们有。但一些细节，诸如文物的厚度、重量等，我们没有，并不容易得到。所以建立流失海外文物数据库，这就需要与国外博物馆合作研究的基础工作，通过一些合作研究的方式，才能够拿到这些数据，进行海外流失文物数字化复原。

目前，我们和国外30家左右的博物馆，建立了沟通机制，开展流失中国海外文物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国外博物馆也需要知道文物的原址的信息，有些国外博物馆传达给观众的文物信息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这就需要和文物原属国，进行合作的交流和合作研究。合作的主要方式，就是文物的信息共享，国外博物馆提供相关文物的详细资料数据，我们掌握的一些文物相关的各种信息和资料，两者结合就可使得这件文物恢复原貌。

可能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有待时日，但是，可将该文物进行数字化复原的工作，比如说云冈、龙门石窟的佛造像，一些寺庙的佛像壁画，包括敦煌的一些壁画。流失在海外的这部分文物是残缺不全的，也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困难，通过数字化复原，可使研究者和观众更好地了解流失文物的原貌，包括艺术与历史价值。

Q：在海外追索文物方面，我们在与国外博物馆沟通时，他们是如

何看待中国流失文物成为他们的收藏品的？

A：您提的这个问题，也是外界很少了解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和国外博物馆沟通上的障碍，就是对文物理念上的不同理解，造成了接触上的困难。有些国外博物馆的馆藏中国流失文物，是通过购买取得，认为这些文物通过合法正常的途径取得，不是中国流失的文物。但实际上是中国流失的文物，离开中国的时候，就是一种非法的渠道，比如说走私和偷盗。国外博物馆在19世纪初期及以后，在购买很多中国文物时，他们会按图索骥，指定专人去往中国购买。至于指定的人通过什么方式来取得文物，是偷盗还是其他方式，一直是他们规避的话题，实际上这些外国博物馆就成了文物流失的始作俑者或主谋。

Q：目前，海外流失文物追索的新动向是什么？

A：我认为政府之间加强合作，不仅是中国，更是国际间海外流失文物追索的新动向。比如说在2009年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谅解备忘录，并依照美国《文化财产公约实施法》，美国政府将限制以下考古材料进口到美国：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约公元前75000年）开始到唐代结束（公元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发许可或其他证件证明这种出口不违反中国法律的除外）。

美国是中国流失文物的主要进口国。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作用是掐断非法文物的交易，若有符合条件的中国文物被盗运至美国，中国将可以直接向美方追索。2014年，中美续签了文件，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持续有效。

目前，中国已经和许多国家签署了类似的备忘录，从源头上防止文物流失。这会是海外文物追索的一个大趋势，将为海外流失中国文物的追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Q：您曾经说过，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定位，被称为“协助政府，民间先行”，如何理解这个定位？具体工作中，我们是如何做的？

A：协助政府，就是按照国家的政策和国际公约的规定和精神，来开展工作。民间先行的意思，是说在政府层面不好开展的一些工作，可以由民间组织来先做。比如说对流失文物的调查收集的过程，包括与相关收藏者和国外博物馆的沟通、协调等，都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来做。将

文物回归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障碍，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来化解。

但是在流失文物回归的阶段，还是要上升到国家层面，通过外交协调的方式让它最终回来。包括回归的方式和途径，必须通过政府层面来完成。我认为，民间组织在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中所起的作用，就是铺回归的路，搭沟通的桥。

比如说，2003年，龙门石窟佛造像的回归，我们在前期与收藏者进行了密切接触，促成文物先拿回国内展览。这件文物来到中国展览的相关手续，和涉及的各部门沟通，都是基金会办理的。收藏者后来表达了捐赠的意向，希望这件文物回到原址，在展览之后留在中国。从结果看，这就是民间先行的具体事例，完成了海外流失中国文物回归的一个渠道和平台的作用。

”

洗白与炒作：海外拍卖市场上的中国文物

撰文/孟繁勇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中国文物的火热，文物交易数量惊人，并屡创天价。地下文物交易，也逐渐形成了墓葬盗窃、走私出境、国外交易等利益链条。其中，拍卖最终会成为部分“洗白”之后的文物主要出口。《世界遗产地理》为您揭秘海外拍卖市场上的中国文物背后的故事。



荷李活道(**Hollywood Road**)，有时亦称作荷里活道，位于香港中环至上环，是香港开埠后兴建的第一条街道。荷里活道(**Hollywood Road**)，并不像名字般直白：它不是“电影街”，而是聚集了超过**100**家的古董及古董家私店。摄影/胡可-**CFP**

沿香港云成街前行，西至皇后大道，就是著名的香港荷里活文物一条街。张金起经常来这里游玩，偶尔，会有预料之外的惊喜，难得一见的珍品出现在他眼前。

有一次，他在一家文物商店里闲逛，随口一问：“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店家看了他一眼，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箱子，打开一瞧，里面全是石佛造像，断裂的口都是新的。老板说：“山东临沂刚出来的。”张金起仔细端详，应该都是明代以前的，很珍贵。问：“多少钱收的？”答道：“25万。”张不由倒吸一口气，说：“多少钱，也不应该收啊。在原地五百多年了，从山东到香港，可就只有经济价值，没有历史和文献价值了。”老板笑笑，不置可否。

香港，全球著名的古董集散地与交易中心，也是以中国文物为代表的亚洲艺术品国际交易中心之一。而张金起遇到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在这里发生。

为此，他多次上书建议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在此设置专门机构监控有关文物走私动向。

刘明从事文玩业生意12年，他告诉我："这就是香港的地下文物交易，走私的文物，行话叫'生坑'，交易叫'鬼货'，生坑的东西，拍卖行不会卖，大部分通过中间人，流到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了，90%不会出现在拍卖行。但只要出现在拍卖行里，出来那就是天价。"

现实中，也有类似案例出现，最有名的就是河南巩义宋陵的石刻造像群被盗事件。1996年11月，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露天石刻博物馆的宋陵，被盗走墓道石像，仅仅6个月之后，就出现在美国旧金山的文物拍卖图录上。另一件被盗文物出现在拍卖市场，是1998年3月，美国纽约拍卖来自中国汉代的"青铜理鎏摇钱树"。当时美国媒体报道"摇钱树"时说："在树的枝干上，挂着一个挨一个的小人像（或）铜钱，外表覆盖着海蓝色的铜锈，在灯光的照射下，给人以圣诞树的感觉。"这件文物最终由美国人里昂·布雷克以250万美元拍下。后经文物专家鉴定，青铜理鎏摇钱树来自中国三峡地区的巫山县，正是被盗走的文物。

青铜理鎏摇钱树被拍卖之后，就有看到消息的美籍华人专门告知外交部，外交部转交公安部。公安部当年在巫山县设立专案组，连续破获两件"摇钱树"盗卖案。但在纽约拍卖的"青铜理鎏摇钱树"，时至今日未被追回。

洗白被盗文物

陈涛来了，本来坐在椅子上和我聊天的人，同时站立起来迎接。约访陈并不容易，经过两层关系的介绍，反复沟通，前几日答应接受采访，却又临时爽约。介绍人安慰我说："你要理解他，他虽然是文玩行里的老江湖，但是你的采访让他有些担心。"

直至落坐之后，几个人识趣地退出去，50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他，聊起来，我才发觉他谨慎的由来。陈涛开口："你要了解地下文物交易的事，这个事，犯忌讳。"我说："您既然来了，说明您也想说。"他笑了，起身倒了一杯茶，轻放我面前。

接下来的对话，确实让人震惊。陈涛介绍，国内的古遗址墓葬，是犯罪分子主要的盗窃目标。此外，在前几年，还有从博物馆中按"定

单”偷的，这几年风险太大，市场上少见。地下文物交易，最难的是出境，一般从广东等沿海地区乘快艇去往香港，再转澳门，经鹿特丹，送往欧洲各地。根据走私文物的价值，有些在各国的文物商店露面，有些直接进入地下文物交易市场。

身为东京古籍古美术拍卖公司负责人的张金起，因工作原因去往法、德、日等国，常会看到中国人开的文物商店。张金起说：“在这些文物商店里，有时就能看到来自国内的一些石、木雕像。”

张金起的见闻，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陈涛所说的走私文物散落实情。陈涛说：“货的来源，是大秘密，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流转的被盗文物能够进入拍卖市场，关键是要‘洗白’。尤其是价值较高的被盗文物，要藏在水里（术语：意指被盗文物长时间不露面）若干年，并通过各种途径编造流传有序的档案，没有这些档案，拍卖行不会接受。比如说假托圆明园文物，或以战争期间流至国外的名义进入拍卖市场。这一时期的流失文物太多，国内也没有详细的名录，这就成为被盗文物洗白的漏洞。”

陈涛介绍，他曾经参加过一次在美国的拍卖，其中就有几件文物疑似被盗文物，但拍卖图册上介绍的就是来自圆明园的流失文物。后来陈悄悄地打听了一下，来源也并不确定。他说：“有些拍卖行对于这种模凌两可的文物，收取的佣金较高，他们也很清楚，这是洗白文物的一个手法。”

首先，将文物放到欧美之外规模较小的拍卖行上成功拍卖，再由自己人拍回来。目的不为抬高价格，而是第一次洗白，建立“拍卖记录档案”。藏在水里几年之后，再次拿出来，放到另一个国家规模较大的拍卖行，一来二去，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拍卖行轮流拍卖，逐渐抬升至国际著名的拍卖行。因为拍卖行的多次流转，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是一件流传有序的文物。当再次放出来拍卖的时候，就是天价。

而在被盗文物的洗白过程中，一般都会同时放出十件至五件数额不等的文物，主要原因是这些文物都有着流传有序的纪录，作为一个整体收藏的面目出现。其中只有一件是真正想要洗白的，这种文物一般都是国宝级的珍品，其他陪拍的文物都是在打掩护。陈涛告诉我：“洗白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从一些小国家逐渐向主流国家的拍卖行过渡，最终，你看到的被盗文物，都变成了海外流失文物。”

天价文物炒作揭秘

在海外市场上，被盗文物洗白拍卖，仅是一小部分，并不占主流。事实上，在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中，60%以上的拍品都是海外流失中国文物回流拍品，这些回流文物，也有特定的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文物市场主体由文物、商业、外贸部门并存，逐渐转变为以文物行政部门为唯一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格局。当时包括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在内的国家允许存在的文物商店及分店，全国大概有97家。在北京，则有北京文物商店等，这些文物商店有权向国外游客卖文物，主要目的是为国家换取外汇。

当时北京的文物商店销售文物分内销和外销，一部分经过专家鉴定的文物，打上火漆之后，可以卖给外国人。外销文物，有个八字方针，叫“少出高汇，细水长流”。从数量及级别两方面分别进行控制，规定1795年前的文物，不能出口。但乾隆之后如嘉庆、道光时期的很多官窑瓷器、书画，都以极低的销售价格流失海外。

张金起告诉我说：“大多数上拍卖会的海外流失文物来源比较复杂，既有清代、民国时期外流的，也有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因创汇需要，允许一些文物商店销售文物。现在，这些流出去的文物，正在通过拍卖的方式回流到中国。”

文物出口换汇的现象，至90年代逐渐消失。从1992年开始，通过拍卖的方式回流的文物超过10万多件，其中包括阎立本《孔子弟子像》等国宝级文物。随着海外中国文物的拍卖价格越来越高，整个海外文物市场引得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

比如，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成交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罐，拍卖价1568.8万英镑，这个价格创造了全球瓷器文物市场拍卖成交价的最高纪录。2011年，法国的一场拍卖会上，清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一幅《乾隆大阅图》被以2205万欧元拍卖，买家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商人。也正是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中国文物越来越高的拍品出现，影响到国内的文物市场，也为拍卖炒作留足了空间。

张金起介绍，比如说国内拍卖公司拍卖了一件中国文物，价格涨了20%，第二天就会影响到国外的文物市场。也就有人故意把国外的中国文物进行炒作，再影响国内的拍卖价格，但这种方式常由一些机构与几个人合作来做。他说：“有一批做中国文物回流的人，全世界到处飞。在日欧美等地区，还有专门的文物商店，为他们代收与中国有关的或有中国要素的文物。买回来之后，先将文物分高中低档。高档的拍卖，比如说宋版书，名人信札，直接放到拍卖会上了。中低档在古玩城销售，再

差点的，就放到微信朋友圈，或者是网店里销售。”

炒作回流文物价格，通常发生在高档文物。张金起说：“比如有的本来就值100万，有人把文物炒到500万，由拍卖公司开发票证明交易价格，并正常报关。这套手续证明我这文物是500万拍卖出来的。做抵押、融资，就需要这套手续。现在国内炒作海外流失文物的人有不少就这么做。他们选择的通常是不常见的文物”，张金起说：“正因为不常见，所以存在炒作的空间，常见的话，没有人会上这个当。”

目前世界文物市场，与中国有关的流失文物，基本上都有中国人参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金起认为，一是只有中国人才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东西，二是国内回流文物市场的兴起。并且，随着价格不断提升，海外回流文物，在未来会越来越多。有许多小的私人博物馆，也会将中国文物放出来。也因此，在许多国家都有专门拍卖中国文物的拍卖公司或者专场。

仅在日本，就有包括日本东京中央拍卖公司、日本横滨国际拍卖公司等在内的十余家拍卖公司，均是日本国内专门拍卖中国文物的公司。张金起说：“文物拍卖交易中的炒作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海外回流文物价格，长此以往，对于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显然是不利的。但现在确实没有很好方法杜绝炒作现象，只能预防。比如说对于一些市场上不常见的，或者某类文物连续价格上扬的，购买者需要小心购买。”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刘明、陈涛为化名。）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LATINA

AMAZING AMÉRICA

赤足天堂

拉丁美洲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目录

迷失之城

卡塔赫纳：与爱情有关的时光

麦德林、波哥大：从世界最危险的城市经过……

彩虹河与印加古道：赤足走过南美天堂

厄瓜多尔：赤道之名

基多，就在此山后

昆卡，他乡似故乡

去南美赶集

尤卡坦半岛迷踪

穿越玛雅文明的末世迷城

奇琴伊察：站在时间尽头

重返古巴：寻找革命的背影

古巴：废墟曾经辉煌

走出历史的古巴

哈瓦那：冻结在胶囊里的时光

“红色的切”世界偶像制造

圣地亚哥：古巴革命的背影

经典作家的古巴时光

特立尼达：苦与甜的迹忆

革命前传：古巴的殖民历史
智慧谷：为全世界种植甜蜜
电影揭开古巴神秘面纱
推开关塔那摩地狱之门
那些墨西哥美食教我的事
似水流年中最浪漫的美味

版权信息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赤足天堂 拉丁美洲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6©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08319-20160722

最后修订：2016年10月25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迷失之城

如果给哥伦比亚的各个城市贴标签，那么翻开《世界遗产名录》便可见端倪。卡塔赫纳的港口、要塞和古迹群；蒙波斯的圣克鲁斯历史中心；铁拉德特国家考古公园、圣阿古斯丁考古公园；哥伦比亚咖啡文化景观；横贯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古道北部的起点……西班牙殖民记忆、咖啡、黄金、印加帝国和神秘传说……这一切，足以让这里成为你的迷失之地。





• 卡塔赫纳的倒影。石板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彩色房子，依旧是这座城市的主调。

TIPS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卡塔赫纳

卡塔赫纳是哥伦比亚的港口、要塞，并拥有一批文物群，为玻利瓦尔省的省府，旅游胜地。这个城市被切割分块成三个地区：拥有大教堂和许多卢西亚风格的圣佩德罗；商人和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圣迭戈；居右“大众场所”美称的盖特塞马尼。

卡塔赫纳：与爱情有关的时光

在浩淼的加勒比海南端，有一座古城。500年来，这里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叠加，成为创作者的源泉。眼前的卡塔赫纳，能否让我们找到马尔克斯的足迹，望见苏菲·玛索的身影？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卡塔赫纳的老城夜景。刚刚举行完婚礼的新人，坐着老式的马车，走过灯光昏黄的街道。

从巴拿马城飞往Puerto Obaldia的航班，乘客几乎没有留下来的，大家又一起乘快艇前往哥伦比亚Capurgan小镇。第二天一大早，乘船，转中巴，再转一趟小巴，直到晚上10点钟，卡塔赫纳终于笑意盈盈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座古城，在16世纪中期成为西班牙殖民者掠夺南美金银财富的转运港和奴隶市场。17世纪初，它曾是拉美的第三大城市。丰富的历史遗存、经典的建筑风格，使得卡塔赫纳在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入夜后的卡塔赫纳特别清静，街上行人寥寥。女作家三毛曾在她的《哥伦比亚纪行》中这样写到，这里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地方，她在热爱的路边摊看中了炭炉上现烤的小白饼和香肠，交了钱，摊主却耍赖不肯给她东西。偏偏，我们在夜雨淋漓的卡塔赫纳，也邂逅了香肠和小白饼——那是一种哥伦比亚的玉米饼。涂上些许辣椒酱和香料的香肠，被明火炙烤得分外温暖而厚道。在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饥肠辘辘之后，我们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诱惑，用仅有的6000比索换了3根烤香肠。转身欲走，却被摊主叫住，原来那个白色玉米饼是搭配烤香肠送的。接过3袋白饼，我们满怀感激……卡塔赫纳的前奏，就在连天的哈欠中过去了。不过，第二天一觉醒来，一切都不一样了。



● 卡塔赫纳当年是一个重要的奴隶中转站，著名的奴隶市场如今已经变成了餐厅、酒店和糖果市场。在酒店的阳台，可以看到**Puerta del Reloj**的老城门和钟楼。

马尔克斯的足迹

曾经的往事，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它以各种姿态、各种形式存在着，那些曾经路过的人，反复构建着城市的记忆。哥伦比亚最著名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著——《霍乱时期的爱情》就发生在这里，这里也是马尔克斯最后的长眠之地。他眼里的卡塔赫纳，究竟是怎样的？

“从天上俯瞰卡塔赫纳这座英雄古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抵御了英军的各种包围和海盗的不懈侵扰，如今却因对霍乱的恐惧将它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的城墙、杂草丛生的街道、被三色堇吞没的古堡、大理石的宫殿。”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这样写到。

自1533年建城以来，卡塔赫纳便作为海上要塞而存在。直到今天，那些古老的城墙，依然尽职尽责地将卡塔赫纳紧紧包裹在其中。城墙外的古堡、城里笔直的街道纵横交错，其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古老的教堂、修道院，长长的门廊、美丽的广场，还有漂亮的钟楼与瞭望塔。圣·菲利佩要塞和古城墙巍峨相连，似乎可以将一切危险抵挡在外，刹那间便让人明白了为何阿诺德·托因比会有“正是由于卡塔赫纳，南美洲才不讲英文”的感慨。

每当太阳渐渐低沉，古城墙上便成了情侣们呢喃缠绵的去处。城墙的一侧是加勒比海动人的夕阳和混合着海藻味儿的空气；另一侧是开满鲜花的阳台以及隐藏着欲望的歌声。这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城啊！高大的教堂，微微倾斜着升向天空，夕阳迷人而美好，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某个傍晚……于是，在1948年，当马尔克斯第一眼看到卡塔赫纳这座城市，便与它纠结在了一起。在那一场长达53年7个月又11天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他们犹如一对老式的恩爱夫妻，在平淡无味、波澜不惊的生活下面却隐藏着不安的小骚动，于无声之处，给人以巨大的震惊。

在那熙熙攘攘的集市上，阿里萨遇到了他深爱一生的花冠女神费尔米娜。只见她，“到了那些坐在自己的巨大的球形玻璃瓶后面的卖甜食的文人跟前，她买了各种不同的甜食，每种6块。她指着瓶子里的甜食，因为干扰的声音太大，她没法让人家听清她的话：6块蛋松、6块白奶酪、6块绿豆糕、6块木薯糕、6块用印有格言的纸包着的巧克力、6块杏仁羹饼干、6块女王点心。”而这个糖果市场，如今在钟楼广场一角的长廊上。一家又一家，数都数不清楚的糖果摊，时时刻刻发散出甜蜜得让人发傻的味道。

卡塔赫纳曾经也是一个重要的奴隶中转站，当年的奴隶交易就在这个广场上。我们住的酒店就在这条长廊的楼上，有着殖民时代的拱顶和精致的阳台。选择这家酒店的原因，除了睡在房间里就能看到著名的钟楼和广场外，下楼就能买到好吃的糖。

我们总去的那一家糖果摊，摊主是一个90多岁的老婆婆。她在这里卖了60多年的糖果。相比起72岁的费尔米娜，老太太似乎显得更加精神奕奕—一双杏仁眼依旧清澈，算起账来丝毫不差，嘴里总含着酸酸甜甜的罗望子糖。看来卡塔赫纳的糖果不仅好吃，还能延年益寿呢。总陪在她身边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先生，一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他总是喜欢拉着我们回忆老太太年轻时候的美丽容颜，可他们并不是夫妻。

甚至连费尔米娜遇见的人—“一个头戴花头巾的滚圆而漂亮的黑人妇女，笑吟吟地请她品尝一块穿在杀猪刀刀尖上的三角形菠萝块儿，使她从陶醉中醒了过来。她取下那块菠萝，整个儿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品尝着，一边用秋水似的眼睛扫视那挨肩擦背的人群。”如今，这些头顶硕大水果篮子的黑人妇女，依旧是卡塔赫纳的一道风景线，她们身上依旧穿着哥伦比亚三色国旗拼接的大摆长裙，出售的水果依旧鲜甜可口、色泽诱人。

教堂广场、玻利瓦尔雕像、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修道院、咖啡馆、公园，以及诲淫诲盗的代笔先生门洞……马尔克斯将卡塔赫纳记录

了下来，也把自己变成了卡塔赫纳历史的一部分。在海边，有一块混凝土浇筑的石碑，铭记了马尔克斯和卡塔赫纳发生联系的最初时刻："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海员的故事》：维拉斯科在海上漂流了10天，上岸后被宣布为民族英雄，最美的女人亲吻他，新闻报道他，后来政府仇视他，人们也永远地忘了他。"

不过卡塔赫纳人可不会忘记马尔克斯，这里还有他的旧宅和纪念机构，他的肖像更是随处可遇，小到一家咖啡馆的门口，都有可能立着一个混凝土浇筑的马尔克斯塑像。卡塔赫纳光怪陆离的历史与现实的叠加和混杂，是马尔克斯不断的灵感之源，马尔克斯也忘记不了它。所以，生命终止之后，马尔克斯的骨灰也最终被运回了这里。

穿过一条又一条陌生的古老街巷，在南美时空错落的绚丽色彩间，《霍乱时期的爱情》描述的那一幕幕，一一会被亲眼印证。甚至你会觉得年轻的费尔米娜，那美丽而高傲的身影就伫立在某扇窗户之后。



• 西班牙殖民风格的老房子，颜色浓烈，加上岁月的沉淀，让它成为南美最美的城。



●在熙熙攘攘的糖果市场里，阿里萨遇到他深爱一生的花冠女神费尔米娜。糖果市场就开设在当年奴隶市场的这个长廊上。



● 卡塔赫纳有文学也有艺术，街头的油画和工艺品都是那么地性格分明。



• 卡塔赫纳的街头涂鸦。

苏菲·玛索的选择

卡塔赫纳，这座古城的阴谋，让你猝不及防。被阳光照耀的地方，每一笔都是浓墨重彩，所有的街景和人事，都以一种不急不徐、不温不火的节奏在行进，就像苏菲·玛索那部著名的电影《枕边的男人》，几乎就以为它是一部平淡如水的文艺片，对于一座海边的城市，这也不赖嘛。不过，我们都错了，如果它只是这么平淡，就不能叫做卡塔赫纳——别忘了它被这样定义——南美最美的城市。

《枕边的男人》的开篇：雷奥沿着那些杂乱沉闷的街道一路走着走着，忽然之间，卡塔赫纳老城就出现了。明黄的主调、跳跃的颜色，那样的明朗和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快乐，卡塔赫纳的故事，原来都是隐藏在老城里的。似乎每一个窗台，都是苏菲的窗台，那些细致雕花的栏杆，都有故事的痕迹。

《枕边的男人》这个故事，小说作者本来计划让它发生在地中海边的法国小城的，谁都知道，那里有许多迷人浪漫的因素。可是最后，苏菲·玛索却决定在离法国非常遥远的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的卡塔赫纳，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是卡塔赫纳？一切答案都在不言之中。只有在卡塔赫纳，法国人不可一世的文艺范儿，那句永远挂在嘴边的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才能盛开到荼靡。

从美国一直南下，一路走来，我们已经看过了无数殖民时代的大城和小城，可是还是轻易被卡塔赫纳俘获了。它的美，太不单纯，重重叠叠地绘出一幅“九曲回肠”的图画。卡塔赫纳老城不大，可是在这里暴走了几天，每天还是能够发现不寻常的美丽。

卡塔赫纳的老城，是一种明黄的主调，总让人产生莫名的喜悦，与几乎日日晴朗的天气无关。苏菲，她穿过Puerta del Reloj的老城门和钟楼，路过Coches广场，去玻利瓦尔广场的二手书市，和书商聊一聊关于书的事儿；她和他走上厚厚的老城墙，在城墙上看夕阳；他们在圣多明戈广场上聊天，前面就是那一尊著名的胖女人雕像，那可是哥伦比亚著名的艺术家博特罗的作品。苏菲·玛索看到的卡塔赫纳，正是如此真切地上演在你我的面前，没有修饰，因为，这就是卡塔赫纳每一天真实的生活。

傍晚时分，卡塔赫纳城墙上的生活分外让人着迷，在夕阳的浸润之下，情侣们愈发缠绵。卖冰淇淋的、卖青芒果的、卖炸香蕉的、摊了一地旧书等待着光顾的、扛着鲜花叫卖的……街头画家靠着粗粝的城墙，专心地画着那些复杂的缠绕画，他从太阳还高挂在海平面上，一直画到太阳快要没影儿，也没有缠绕出一幅完整的画，前来问津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于是，我忍不住问他：“你到底多少天才能卖出一幅画啊？”他笑着说：“要是真有人要买了我的画，或许我都不舍得呢！”

似乎时光迷失在了老城的街巷里，找不到逃离出去的方向。古城中同样没有变化的，还有那些白天和晚上都会“踢踢踏踏”地驶过石板路的老式敞篷马车，白天的乘客多数是游客，坐着马车驶过卡塔赫纳，每条街巷都热衷于挥发各种最多情的色彩，当“哒、哒、哒”的马蹄声，带着你依次经过殖民时期的建筑：教堂、咖啡馆、书店、广场、民居、木制窗框……小巷深处隐约传来海妖的歌声，那么摄人魂魄。

可到了晚上，就会不同了。对于卡塔赫纳人来说，这些马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做婚礼上使用的婚车。

圣多明戈大教堂的晚上，是温馨、幸福的，盛装的亲朋好友热闹地挤在教堂内外，数百年没变的广场和教堂，漂亮的晚礼服和水晶杯，常常让人觉得这是在一场电影里，当新人乘坐着马车来到教堂，电影渐渐到了高潮。举行完仪式之后，新人们还会坐上马车，亲朋好友则跟随其后，绕着老城里的大街小巷，整整游上一圈。电影渐渐散场，家长里短的生活才慢慢拉开帷幕。

此时，回想起《枕边的男人》这个简单、寻常的故事。在加勒比海

边，明媚的阳光让生活变得绵软，灼烧着一切物体的棱角。在这样艳丽的城，即使发生平淡的故事，也会显得分外铿锵。也因此，任何家长里短、一地鸡毛的生活，都会在这座城中变得有滋有味吧。

麦德林、波哥大：从世界最危险的城市经过……

曾经，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被视为“罪恶之城”。如今，这座城市重归平静，成为哥伦比亚一道悦目的风景。电影《史密斯夫妇》把波哥大放到热带雨林中，真实的波哥大却在山里。那里从来都不是一个旅游城市，却有足够多的真实让我们了解哥伦比亚社会。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毒枭、暗杀、街头暗战……在新闻报道中，哥伦比亚就像现实版好莱坞大片一样刺激连连。游击队对待游客的态度，甚至曾经让它赢得“绑架之都”的称号。那么，卡塔赫纳的安宁和美丽呢？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吧。2007年世界旅游大会在这里召开，让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到这里，于是，卡塔赫纳不得不按照人们想象的样子存在了。

那么真实的哥伦比亚是什么样子呢？或许需要去有更多哥伦比亚人聚集的地方见识一下。于是，我们离开卡塔赫纳，前往哥伦比亚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两座城市——麦德林和波哥大。



● 波哥大是一座山城。老城里的街道，从高到低逐渐向玻利瓦尔广场倾斜。

TIPS

波哥大那些值得一去的地方

波哥大景色秀丽、四季如春、名胜古迹众多，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被誉为“南美的雅典”。城内的许多名胜古迹蜚声于世，公元16~17世纪所建的大学、博物馆、天文台、教堂等古老建筑，迄今保存完好。

◎**西蒙·玻利瓦尔公园**：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园；

◎**黄金博物馆**：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博物馆；

◎**盐教堂**：一个利用废弃盐矿而建的并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黄金湖**：有着非常美好的传说；

◎**瓜塔维塔暗礁**：一处非常值得一游的地方。



● 麦德林有一条数千米长的**Metro cable**，方便圣多明戈贫民区里**20**多万居民日常出行，从山脚地铁站一直连接到山顶，这条取得巨大成功的空中缆车公共交通系统，被视为让当年臭名昭著的麦德林脱胎换骨的开始。



• 昔日的“毒窟”——圣多明戈贫民窟，和建在贫民窟里的西班牙公园图书馆。

不一样的麦德林

据说从17世纪以来，卡塔赫纳美丽、古典的圣多明戈广场都没有被改变过。可是广场中心的那尊现代雕塑——侧卧着的青铜胖女人，却是不折不扣的后来者。她是哥伦比亚国宝级艺术家博特罗的作品。费尔南多·博特罗，1932年4月19日出生于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安蒂奥基亚省省会麦德林。所以，我们去麦德林的最初目的，是想看看博特罗成长的那方故土。

4岁丧父的博特罗，立志成为一名斗牛士，因为这在西班牙语国家是一夜成名的捷径。但他很快发现，绘画更能反映人类强烈的抗争精神。在亲友的资助下，博特罗转而投身麦德林画院潜心习画。1948年，16岁的博特罗在麦德林首开个展，并代表安蒂奥基亚省的画家到首都波哥大办展。1950年毕业后，又到波哥大投师名门。1952年，20岁的他凭借作品《海岸》荣获第9届哥伦比亚国家艺术家沙龙奖，这笔奖金实现了他前往欧洲学习的梦想。

博特罗的艺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955年，他回到波哥大，展出从佛罗伦萨带回的作品，当时他的同胞对这些作品的态度极为冷淡。1957年，他在美国华盛顿举办个展，谁也没有料到，展览第一天全部作品就被订购一空。从此，这位驰骋于绘画界和雕塑界的艺术家声名鹊起。自1978年始，博特罗在挪威、瑞典、美国、意大利、波多黎各、日本、西

班牙、墨西哥、德国、匈牙利、中国和法国等世界各地举办巡展。他的作品和才华得到举世公认，成为那个年代世界画坛的五杰之一。

麦德林的安蒂奥基亚博物馆，得到了博特罗赠予的 140 件作品和 21 件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他还捐赠了 23 件雕塑作为麦德林永久性的城市雕塑。博物馆外的广场，摆满了博特罗捐赠的雕塑，这里从此更名为博特罗广场。“今天，哥伦比亚人民无须再面对我从前的问题。我学画期间，除了拉丁美洲的作品，从未有机会欣赏过一幅原作。”这就是博特罗捐赠作品的重要原因。

在博特罗成长的那个年代，麦德林并不是一个和风煦日的世界，不要说搞艺术，明天在哪里都是未知的。到了1980年代，这一切变得更加严峻——麦德林的孩子们每天面对的是无尽的恐惧和不知何时何地响起的枪声。这个被毒枭控制的城市，成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忧患。赫赫有名的哥伦比亚球星伊基塔说过这么一段话：“在麦德林，谁敢说自己和毒贩子没有关系？是毒贩子为这座城市建设了球场、学校、医院……你的生活不得不与毒贩子息息相关。我犯罪了？不，我只是在帮助我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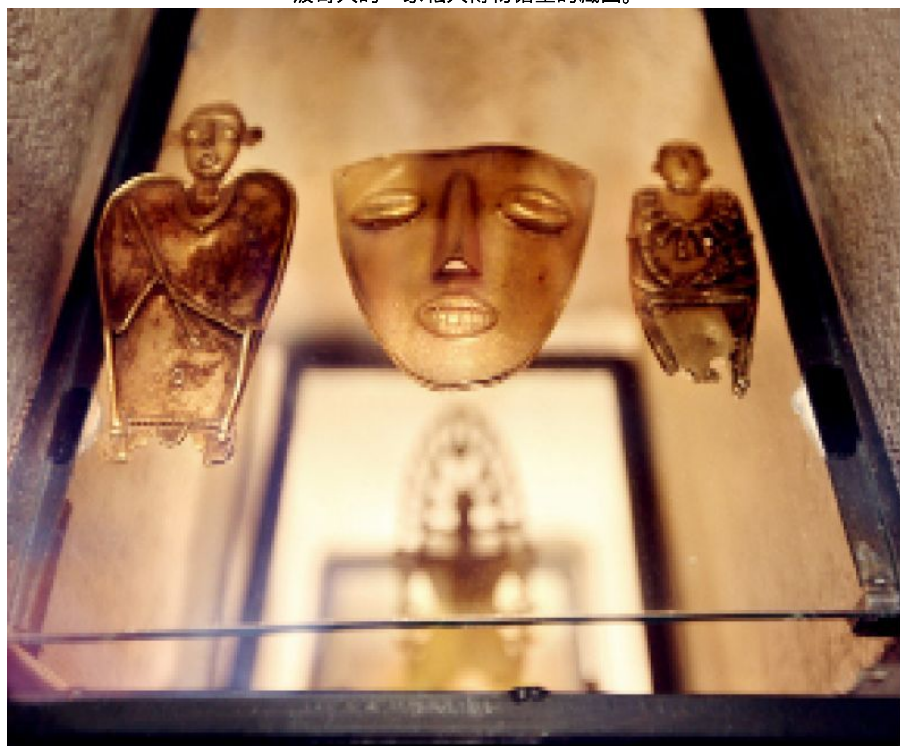
因为有毒枭集团，几十年来麦德林一直被视为全世界最暴力的城市之一。然而去过之后，这里却成为我们最怀念的哥伦比亚之城——和善的人民，有靡靡之花盛开的行色匆匆的城。



• 麦德林的安蒂奥基亚博物馆，麦德林是哥伦比亚国宝级艺术家博特罗的家乡，博特罗捐赠了 23 件巨大的雕塑作为麦德林永久性的城市雕塑，博物馆外的广场，摆满了博特罗捐赠的雕塑。



- 波哥大的一家私人博物馆里的藏画。



- 这家私人博物馆的铜雕藏品。

“全球最创新城市”

麦德林的城是大气的—沿着长长的峡谷，从山脚一直铺陈到山顶。如此巨大的城，必然需要设计合理的公共交通网络。麦德林有一条数千米长的Metro cable（空中缆车公共交通系统），它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延伸，方便圣多明戈贫民区里20多万居民日常出行，从山脚地铁站一直连接到山顶。乘坐缆车看脚下的世界，几乎成了每个到麦德林的游客必做之事。隔着透明玻璃，一睹麦德林禁地的真容。

这条取得巨大成功的空中缆车交通系统，与脱胎换骨后的城市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世人面前。所以，麦德林的市民们对缆车充满了感情，人们乘坐时绝不高声喧哗，地上没有任何纸屑，甚至还有强壮的青年为我们让座，或许因为我们是外来者吧。

到了终点站，一座特别的建筑，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三块完整的黑色巨石，醒目而又壮观地矗立在缆车站旁边，那是西班牙公园图书馆。

这三块巨大而美丽的岩石，居然是建在贫民窟里的图书馆，会有人愿意来吗？显然是我们多虑了。图书馆里外都是人，放了学的孩子们渐渐地聚集过来，图书馆的各种创意工作室，给孩子们安排了很多活动：写作、缝纫、绘画、计算机……这些课程，也是同样免费面对所有的居民开放。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坐满了安静的年轻人，在他们脸上几乎可以读到一种叫“虔诚”的东西。

看来由本土设计师Giancarlo Mazzanti设计的这座贫民窟里的图书馆，真的是用知识和教育改变了麦德林原来的面貌。

一个傍晚，我们在圣多明戈贫民区里碰上一场演出，所有的组织者和演员，都是附近社区里的居民，他们是深入贫民区的公益教育机构的学员。观众席早已坐得熙熙攘攘的，热情的居民还是在前排挤出了位置给我们。等待演出开始之前，身边的孩子在舔着冰淇淋，男人们喝着啤酒，青年玩着手机，女人们叽叽呱呱笑成一团。我想起一位当地人说过的话，“小的时候，我们连家门口都不敢出，就连汽车发动的声音都会让我联想到恐怖的枪声和炸弹声。”无法想象，今天这样其乐融融的地方，曾经是那样让人恐惧。

2013年，麦德林拿到了“全球最创新城市”的殊荣，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重新充满了自信。



● 波哥大玻利瓦尔广场。广场上多元风格的建筑，古希腊风格的国会大厦、法国风格的市长办公室、新古典主义的大教堂，还有漫天满地的鸽子，让它成为波哥大最吸引人的地方。

哥伦比亚咖啡文化景观

麦德林是哥伦比亚的著名咖啡产地之一。在纽约期货市场，哥伦比亚咖啡（MAMS）的第一个字母“M”，就取自于这座城市。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哥伦比亚咖啡文化景观是可持续的并且富有生产能力的文化景观的杰出代表，同时它也代表着一项独一无二的传统，一项对于全世界的咖啡种植区来说都具有强烈含义的传统。

“危险”的波哥大

如果要评选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波哥大一定极具竞争力。关于它的故事，似乎都裹挟着安第斯山的寒意。在电影《史密斯夫妇》中，史密斯夫妇相遇之地就是波哥大。影片中，在波哥大街头的小酒吧里，借

着一点点酒意，茱莉起身，将手中的龙舌兰顺手掷进燃着篝火的汽油桶。瞬间，烈焰腾起，她的腰肢开始风情万种地舞动开来……

其实波哥大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城，地处安第斯山脉的苏马帕斯高原之上，海拔2640米。不同于卡塔赫纳，波哥大神秘、大气，看似亲切，却并不容易接近。恰恰是在避世和入世的交界口，空气里令人感到隐约的冷意。你能穿薄绒的夹层外套，她也可以着飘逸的背心长裙。

当然，这里也不像《史密斯夫妇》影片开头描述的那样，是一座暴戾而危险的城。否则，波哥大人就不会对这部电影如此心怀不满。市政府秘书长恩里克曾抗议说，在影片中，波哥大被描绘成一个“落后，酒店设施匮乏，充斥着暴力、混乱和贫穷、毫无吸引力的城市，如同世界末日一般”，可实际上呢？在波哥大，唯一的“危险”，便是你可能会不愿意离开。

高远的蓝天之上，太阳像点卯一样跳跃着路过每一栋彩色的房子：粉色的、蓝色的、黄色的……一群羊驼在城市里呼啸而过。波哥大的某一角，游客们总是企图在这里发现一些属于电影里的情节，关于黑帮、贩毒、绑架。当地人却想方设法把安全感带给外来者，从酒店前台，到街头的军人，到路人，他们总是很确定地告诉我们，这条路往左，到那个街口是安全的；这一条街是安全的，过了那条街一定不要往前走了；这里不能去，那里也不能去……生生地为我们在波哥大老城画了一个可以活动的区域。

波哥大最令人放心的地方是玻利瓦尔广场一带。哥伦比亚到底有多少个玻利瓦尔广场？不过，波哥大的玻利瓦尔广场应该是最大、最迷人的一个。

当初，波哥大和所有的美洲殖民城市一样，以一个主要广场为中心建设发展起来，所以，尽管今天的波哥大已经占地甚广，但玻利瓦尔依旧牢牢占据着波哥大的城市，乃至全国的核心位置。东侧是教堂，南侧是国会，国会后面是总统府，广场的西侧是市政厅，北侧是最高法院。宗教、行政、立法、司法，团团围绕。

多元化的风格，打造出今天的玻利瓦尔广场。不仅是指它的建筑物——古希腊风格的国会大厦、法国风格的市长办公室、新古典主义的大教堂……还有广场上的人群，甚至漫天满地的鸽子，让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故事。

广场上经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游行，可是怎么看起来他们像是来春游呢？游行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闲聊，分享着美味的芝士球面包。

组织者的声音在喇叭里响起来，大家才懒洋洋地排成一个方阵，在广场上呼喊了几声口号之后，便沿着一边的大街游行出去了，几位胖乎乎的大叔还不忘和我们摆个姿势求合影。

哥伦比亚人，大都是非常喜欢与人交流的，并且乐于助人。一本著名的旅行指南里就说到，就连讨价还价，也不过是他们要和你聊天的借口。所以，我们很快发现，波哥大的最大危险，就是会让人下不了决心离开。

波哥大和麦德林一样，曾经是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可如今，它们已经有了太多的变化。羊驼经过的路口、游行队伍经过的路口、我们酒店的路口……警察、军人比比皆是，甚至在通往彩虹河的公路两侧，不管会不会遇见危险，他们给予游客更多的安心。



● 波哥大玻利瓦尔广场上，最吸引人目光的就是南美特有的羊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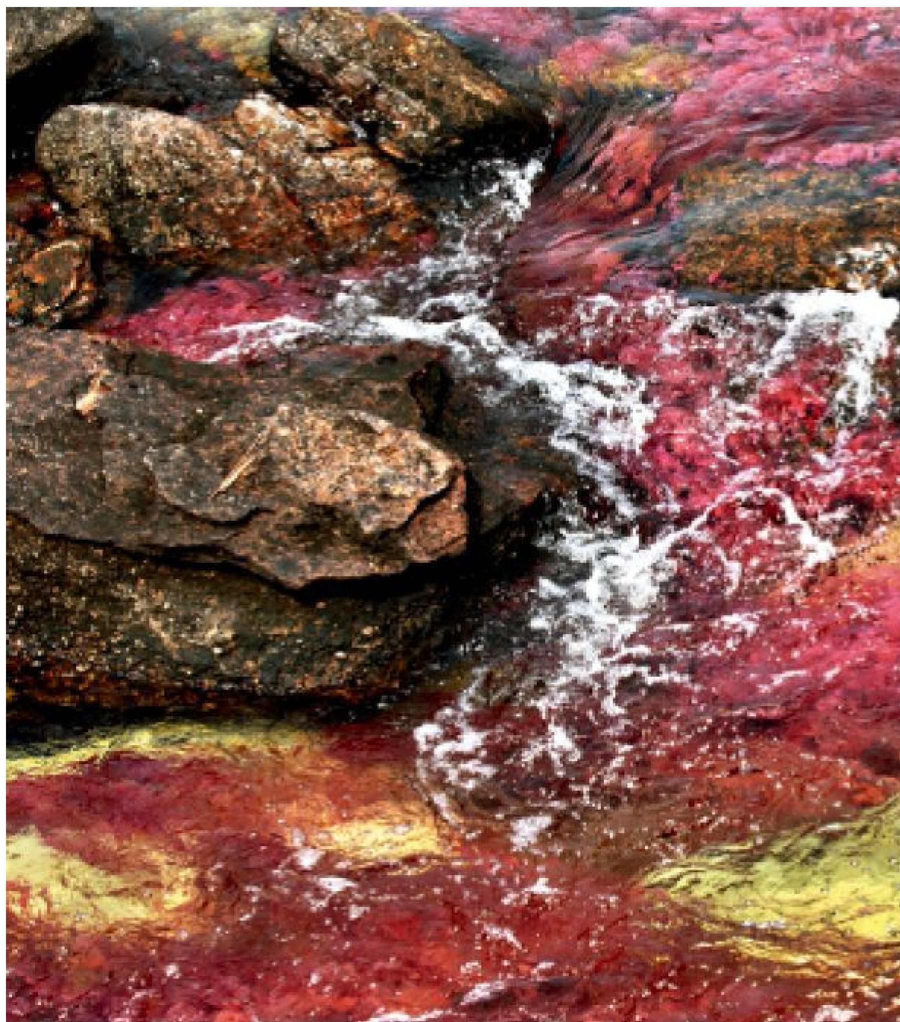
彩虹河与印加古道：赤足走过南美天堂

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流当属哥伦比亚的彩虹河，世界上最热门的徒步线路当属安第斯山脊上的印加古道。行走在彩虹河与印加古道，仿佛行走在南美洲的人间天堂。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哥伦比亚的彩虹河。这一条彩虹河不是七色的，只有五种颜色，可已经足够惊艳，而且每年只有**6～9**月才会呈现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景象。



• 雨季和旱季交替之际，一种叫做**Macarenia clavigera**的水藻，在河里飞速生长，从最初开始的绿色，到黄色，到粉红，到玫瑰红，到红黑，加上中间无数渐变色，就形成了彩虹河的颜色。

哥伦比亚的彩虹河（Cano Cristales）名气在外，游客却稀少，国外游客则更少。除却路途艰辛、交通不便，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地人口中的“危险”。几年前，彩虹河大片地区还是游击队的占领区，这里曾经发生过劫持游客事件。我们坐着的巴士，从波哥大到比亚维森西奥（Villavicencio）的路上，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一个持枪士兵站在路边。现在，虽然政府军已经控制了这个地区，可零星的游击队依然神出鬼没。政府现与FARC（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默契，这一带成为“非武装区”，2009年才开放观光。

中午离开波哥大，天黑透了才来到中转站——比亚维森西奥，120多公里的路，我们足足走了6个小时。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轻装去机

场。在马卡连那的导游马奥的率领下，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5个陌生人，将要一起在彩虹河度过3天的时光。



- 彩虹河的一个发展项目，将旅游和当地发展结合起来，这一场舞蹈，就是当地的年轻人组织的。

彩虹河的传说

马卡连那小镇是去往彩虹河的据点，小镇不大，仿佛野地里生出的一块平地，一个中心广场延伸出去几条街，每条街都不超过100米。这里还有一间簇新的教堂，旁边的一棵树很大，展开的枝叶能遮蔽半个教堂。

如果说从波哥大到比亚维森西奥，从比亚维森西奥到马卡连那，还

只是路途的折腾，那么，从马卡连那到彩虹河，就是考验人的体力和耐心了。从码头坐小船，大约半个多小时到对岸的某处，在那里，我们转乘加固改装过的越野车，40多分钟到了一个露天营地。然后就是渡河，徒步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彩虹河。出发之前，导游马奥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涂防晒霜，不要喷防虫药，暂别一切的护肤品，不然，就会影响彩虹河的生态。上岸之后，是一段山间的崎岖山路，大家都老老实实紧紧抓住车上的某个构件，否则就有随时被抛出去的危险。纵使这样，也把我们颠簸得七荤八素。

终于，在我们的眼前，深灰的礁石上，一条玫瑰红的河流潺潺流过。所有的人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欢呼：“彩虹河，我们来了！”

这条彩虹河，虽然只有五种颜色，但已经足够绚丽。它在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里跟普通河流没有什么区别，彩虹色的河流只出现在每年特定的季节（一般是在每年的6～9月），雨季和旱季交错之际，一种叫做Macarenia clavigera的水藻，在河里飞速生长。从最初的绿色，到黄色，到粉红，到玫瑰红，到红黑，加上中间无数渐变色。这些颜色，是有生命力的，活泼泼、水灵灵的。水藻们每一天，都把新的颜色注入河流。河流像被施了魔法，光影微微一动，河水便千变万化。心境被光和色轻易掌控，让人轻而易举地产生出欣欣向荣之喜。

彩虹河的昙花一现，是因为这种水藻的生存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河水流量，是控制藻类接触阳光照射的主要因素。旱季时，水量不足，水中的养分不足以维持藻类大面积繁殖；雨季时，水势又太过凶猛，会将河床上的藻类冲刷掉。

彩虹河对我们来说也许十分新奇，但当地居民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了。河流附近的一些地表名字都是当地取的，比如Carol’s Pool就得名于一个故事：因为当时有个男人听说水中产子能减少疼痛，便要求妻子去溪边下游的一个安全的池子生出了女儿Carol。

向导马奥叮嘱我们，下河嬉戏、游泳都没有问题，但是水藻密集的地方，万万不要去打扰它们，要是它们生气了，第二年，就再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象了。

一位同行的成员有一个心愿，想在彩虹河做一个项目，将旅游和当地发展结合起来。一个晚上，他带着我们去观看了一场歌舞表演，演员都是当地人，第二天又把那些年轻人召集起来开了个座谈会，由他出资培训，希望通过当地人参与到旅游业中，共享发展的成果。或许，对于马卡连那人来讲，生活，有一天也能像彩虹河一样多姿多彩起来。



- 西尔维娅是哥伦比亚最传统的印第安支系——关比亚诺人社区的中心。每个星期二，他们都会从四面八方的山区汇集至西尔维娅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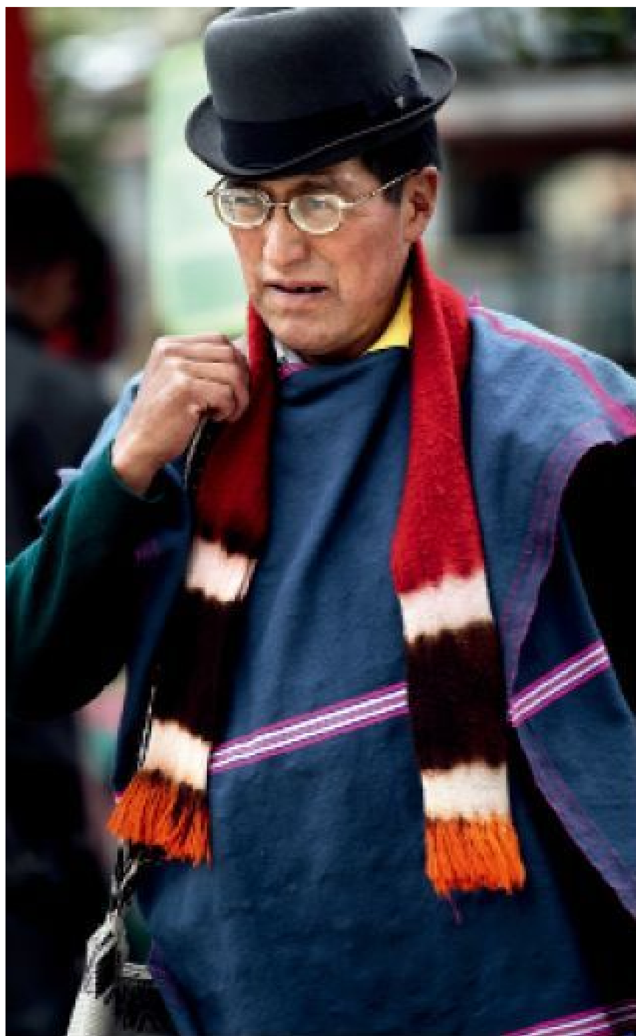


- 山里的印第安人，他们来赶集乘坐的就是这样老式的风格粗犷、色彩闹腾的巴士。

TIPS

印加古道徒步注意事项

在印加古道徒步，虽然难度系数不大，但也有人因为准备不充分在中途撤回。首先，要注意防雨防寒。尤其是雨季，翻越山口时和晚上在营地可能会遇到下雨，不一定要穿着专业的防雨冲锋衣，带上一件雨衣，并不占地方。给相机和手机电池充满电。徒步期间充电并不是很方便，有备无患。做好防晒，带好途中补充体力的干粮、驱蚊水、太阳镜和塑料袋。



• 关比亚诺男人的传统装束。

西尔维娅百年孤独

在海拔6000米的安第斯山脉的山脊，纵横着一条4万公里的险峻之路—印加古道，这条叫The Qhapaq Nan的古道，是组成印加帝国重要的南北向大路，它将整个印加王朝分成四个行政区（盖丘亚语为“苏尤”）—钦查苏尤、库蒂苏尤、安蒂苏尤、科亚苏尤。与此同时，它也是南美洲被殖民前覆盖最广、最先进的运输系统，以两条分岔众多的南北走向的道路为基础，最有名的一部分，就是赫赫有名的马丘比丘小径。印加古道连接了如今的6个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2014年，在这6国的努力下，印加古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哥伦比亚西南部，作为印加古道的起点，这里一共有9处遗产地，而哥伦比亚的另外两个世界文化遗产，铁拉德特和圣阿古斯丁也正在此区域，昔日的印加古道，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可当年在印加古道上来往的印第安人，依然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那里。

深居于高山里的小镇西尔维娅，是哥伦比亚最传统的印第安支系—关比亚诺（Guambianos）人社区的中心。每个星期二，他们都会从四面八方的山里汇集到西尔维娅去赶集，出售水果、蔬菜、传统草药和手工艺品，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时光似乎在这里停滞了。

铁拉德特是一块风水宝地，这里有高高的悬崖和青翠的山峦，铁拉德特的先人们把这里看成了投胎转世的好地方。这一带有4个地下墓穴集中的遗址，有的只有几个洞，有的则有上百个洞，而洞最多的那个恰巧也是洞内装饰保留最多、最好的遗址。虽然同为世界文化遗产，铁拉德特比圣阿古斯丁显得要寥寂许多，关于是谁建造了铁拉德特的古墓穴，亦是一个谜题。

西尔维娅，深深地隐居于近3000米的高原里，弯弯曲曲的山路，几十米一个转弯，一转弯，就多了几分寒意。记不清转了多少个弯，我们到了西尔维娅。

西尔维娅生活着哥伦比亚最传统的印第安人，这些关比亚诺（Guambianos）的族系，虽然大多数都不住在小镇里，可每周二的印第安传统集市，会让西尔维娅这个僻远宁静的小镇变得活泼起来。他们会从四面八方专门来赶集。这个集市，是传统的原住民市集，大部分都是农产品及日用品，主要包括玉米、马铃薯、蕃茄、洋葱、木薯等各类新鲜水果蔬菜，以及印第安传统草药、手工编织的帽子，等等。

男人和女人们，一律都戴着笔挺的窄边黑色毡帽，裹着羊毛披肩，下着蓝色调调的过膝裙子。若要仔细区分，女人的裙子，就是大片长裙，而男人的，粗看是裙子，细看是缠在腰间的一块布。女人们的脖子上，套着无数圈白色珠串，手里忙碌地纺着羊毛，编织着印第安特有的图案，慢慢地积累成一方方的毛毡，或是一块披肩。

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世界，唯一熟悉的，是他们脚上穿的中帮皮鞋，深棕色、黑色，亮得发光，熟悉的款式，甚至可能就是“Made in China”的。

15世纪时，印加人占取基多，势力横扫了哥伦比亚最南部地区。随后，西班牙殖民者从海边逐渐推进哥伦比亚内陆，而西尔维娅僻居于高原深处，一直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传统，而不及防备的、时间的脚步，

还是会留下一些印记。于是，在百年如一日中，偶尔也会有些许的感知，比如他们脚上穿着的这些鞋子。

这里是西尔维娅的百年孤独，或许，他们也根本不在乎，在这个集市上，在西尔维娅里，没有一样是为游客准备的。集市里，是他们所需的日常用品，小镇商店里，没有旅游纪念品出售。他们是哥伦比亚明信片里常见的身影，可在这里就连一张明信片都找不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外人到来，那一天，整个西尔维娅热热闹闹的，除了我们，就是一个法国男人，孤独地走在熙熙攘攘的印第安人中间。那一刻，我们才是真正的孤独者，仿佛是域外文明不小心留下的一点儿痕迹。

西尔维娅，一座以爱人命名的城，小小的孤寂的镇。这个小镇简单得让人一眼望穿，可总又让人觉得在哪里会有一场故事可以不期而遇。

厄瓜多尔：赤道之名



• 厄瓜多尔基洛托阿火山口的牧羊人。摄影/**Remi Benali–DragonImage**

有人曾这样描述："它位于赤道，却异常凉爽；它地处南美，却拥有西班牙风情；它曾被殖民统治，却保留了自己的土著文化——它就是厄瓜多尔。"潘帕斯高原、亚马逊雨林、太平洋海滩、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及两座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基多和昆卡，造物主似乎对这个小小的赤道之国偏爱有加。在赤道经过的国家里，唯有厄瓜多尔以赤道命名。在西班牙语中，"厄瓜多尔"就是"赤道"之意。

基多，就在此山后

基多，同时拥有赤道和雪山，既距太阳最近，又离地心最远。它是南美洲最漂亮的殖民古城。老城好似一座博物馆，多重文化的浸染，使它呈现出迷人的混合色彩。直至今天，印第安人依然是城的主人。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基多是世界上海拔第二高的首都，蜿蜒于安第斯山谷，老城里的街道高低起伏。

法国诗人亨利·米肖（1899-1984年）说：“基多，就在此山后。”

此山，便是安第斯山。基多城蜿蜒于安第斯山谷，与火山峰侧面相接，这便让基多古城有了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体态。那么，此山之后是什么呢？亨利·米肖回答：“依旧是印第安人……市郊、车站、中央银行，圣弗朗西斯科广场。”

心灵居所

圣弗朗西斯科广场当然还在，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矗立其中。这座建于1534年的教堂，是整个南美洲最古老的教堂，也是迄今基多城内规模最为宏大的殖民建筑。

1533年，西班牙人侵占基多。由于殖民者势单力薄，最初的日子过得并不安逸，日夜都为印第安人随时可能进行的反抗而担忧。包括他们的住宅都修建得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外表粗犷，没有阳台，窗户窄小且安装有铁护栏。

占领基多城的次年，西班牙人便开始考虑要建造一座教堂，以安放远离故土的心灵。于是，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在印加神庙的根基之上建造起来了，并加入了遥远的西班牙的记忆：巴洛克的大门、摩尔人的马赛克花纹、地中海的白色外墙、阿拉伯的拱门……后来，漫长的时光在它身上留下太多的故事，加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它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在基多近百座大小教堂中，你绝对不会把它与其他教堂混淆。

随着新移民在基多城生活得越来越安心，殖民者慢慢推进统治，基多城里建起了一座座教堂和修道院。印第安人也慢慢放弃了原来的信仰，接受了被改良的天主教。今天，在不大的基多老城里分布着大小教堂、修道院共计87座，从西班牙阿拉贡的穆德哈尔式、意大利的风格主义，到基多式的巴洛克艺术，再到新古典主义，它们似乎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展现基多古老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某些细节还透露出来印第安本土宗教的秘密。

基多城的教堂很多、很美，转几个街角就能看到一座，有的教堂穹顶用7吨黄金打造、有的布满彩绘、有的则拥有可爱的粉红雕花……每座教堂的风格都迥然不同。

传统生活

基多是海拔第二高的首都。我走得气喘吁吁，抬脚进入一座教堂小憩，坐一坐，看看基多人的生活：孩子的洗礼；青年的婚礼；用手感知教堂的盲人；来祈祷的一家三代——儿子搀扶着老母亲，儿媳拉着孩子，孩子牵着胖乎乎的小狗。基多人每个周末都举家盛装前来礼拜，他们早就习惯了有天主教的生活。

听说，圣卡塔莉娜修道院有隐居的修女们亲手制作的传统糖果出售，可是我围绕修道院转了一圈都不得其所。忽然，空气中传来一股经久岁月的古朴味道，循味望去，却发现修道院的斜对角有一间小小的店

铺，各式糖果琳琅满目。

这么多糖果啊，怎样选择呢？和气的店主吉儿看出我的犹豫，每一样切了一小块给我品尝，每一口都是缠绵的甜蜜。吃了一圈，我又忘记了哪种最好吃，吉儿笑着摇摇头，把头一块递给我。我问："吉儿，基多城里是不是除了修女，就数你做的糖果最好吃？"吉儿的丈夫探出头来，正经地回答道："吉儿做的糖果才最好吃！""是修女教你做的糖果吗？"我好奇地追问。这回轮到吉儿认真纠正我了，"才不是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食物！我妈妈，我妈妈的妈妈，她们都会做的。修女的糖果，是跟我们印第安人学习来的。"

吃着一颗一颗裹着焦香糖衣的脆花生，我发现光顾吉儿生意的大多是当地人，他们大包大包带走那些腻人的甜蜜。偶尔经过的游客，只是小心翼翼地买上一小纸袋，浅尝辄止。奇怪的是，如此酷爱甜食的基多人，重量级的胖子却很少，稍微丰满一些的都拥有壮实、充满弹性的身躯。难怪亨利·米肖会感叹这座城市缺乏成熟女性，因为女人堆里看不到胖妇人型的。或许在高原，甜食是不容易让人发胖的吧。

据说，圣卡塔莉娜修道院里的修女们，依靠制作最传统的甜食、茴芹味的烈酒、治疗神经衰弱与失眠的香水度过她们孤独而漫长的5年隐居生活，而修道院外面的世界却在不断前行。

吉儿，还有很多基多本地人，其实都不住在老城里，北部不断扩展开来的新城中，那些沿山而建、色彩斑斓的房子，才是他们每天要回的家。所以，天一黑，整座老城安静极了。商店关门、餐厅歇业，人声急速退隐，就连游客都更愿意待在苏克雷繁华的夜生活里。古老的房屋、教堂、鹅卵石铺砌的街道，在夜色里散发着浓浓的沧桑感，整座老城就像闭馆后的"安第斯博物馆"。

蓦地想起米肖的话，"我们在那儿全都抽上了高原鸦片，轻声说话，小步走路，呼吸短促，那儿的狗很少撕咬，孩子们也很少打架吵嘴。"人们安静地坐在长椅上，轻声交谈，这种安静，是很久之前就存在的吗？

可我发现，我的想法显然有一些错位，基多人在对米肖和他的所谓安静说"不"。入住的酒店正对着圣多明戈大教堂广场，几乎每一天向窗户外望都能看到广场上的集会。有时候是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有时候是有节奏的口号声，有时候是穿着统一的游行……可是，最后他们总有办法，把一场集会变成一场派对。大喇叭一响，音乐一起，画风突变，街头舞会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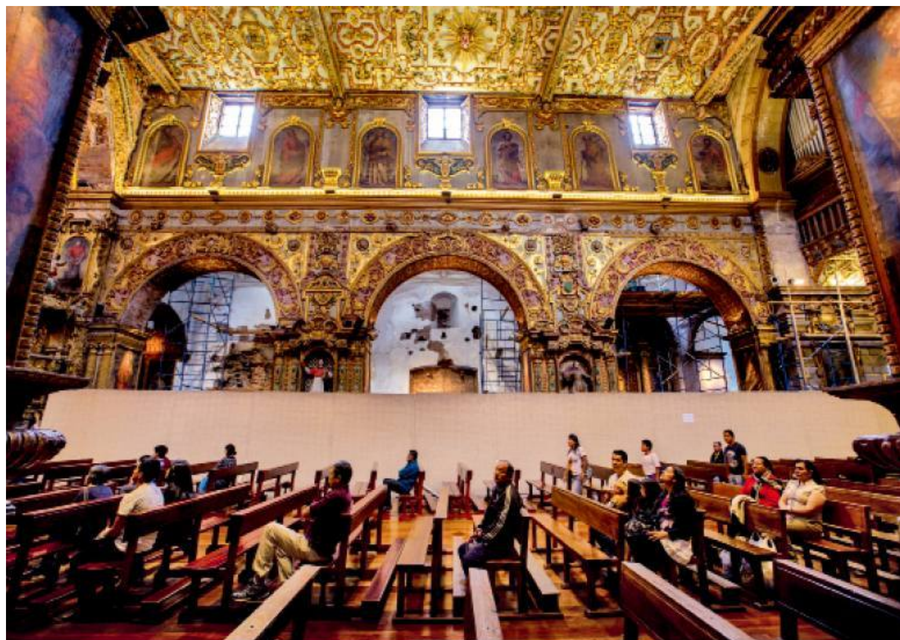
特别是在周末，老城里分布着许多街头艺人，四五个人组成一支乐队，在各大广场、街头巷尾弹奏演唱。大多数演唱以印第安风情为主，曲调里充满对爱情的渴望。那是南美特有的歌声，很快引来众多观众，一旦节奏变得明快，人群中就开始骚动。你便看到那一双双、一对对的人儿，毫不羞涩地扭动起来，无论男女，不分老幼。安静去了哪里？矜持去了哪里？沉稳、安静的基多，骨子里依然是拉美的热情和奔放。



到了周末，基多老城变得异常热闹。广场上，表演和集会络绎不绝。



基多大教堂。这座庞大的哥特式教堂，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高约100米的两座钟楼。



建于1534年的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是南美洲最古老的教堂，教堂内部金碧辉煌。

融合文化

在这座保存最好、变化最小的印加城市，直到今天，印第安人依然是城里的主人。“这城市像是粘贴在云的火山上，城中，背着如此的重物，行走着印第安人，他们粗壮低矮，短发型，碎步前进。这一弓背的朝圣，引向何方？他们相遇，再相遇，然后上山。就这样，日常生活而已。”“就这样，日常生活而已”，却是这座印加古城最迷人之处。

印第安人并不擅长流浪。从基多还叫基图王国开始，到后来经历了印加帝国、西班牙人、游击队以及苏克雷元帅的来来去去，他们都不愿意离开故土。在印加古道上，第一大的城市，便是昔日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第二大城市，却是基多。

当基多还是基多王国，而不是基多城的时候，当地的印第安部落已经把它打扮得分外魅惑。于是，印加人从秘鲁来了，原住民印第安卡拉斯部落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染红了整整一个湖，都没能让纷争平息。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国王与公主的故事。印加王娶了厄瓜多尔Canari部族公主，暗流依旧涌动……在殖民者、外来文化纷纷到来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固守，以变通的心态固守自己的家园和传统。

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基多历史。从Av de los

Shyris（以一个古老的印第安部落命名）街开始，到苏克雷元帅区（厄瓜多尔独立战争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一条条街巷走过，仿若走过基多的过去。你能看到基多城的血脉并不纯正，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不同文化元素，那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才有了“基多巴洛克风格”的说法。

一座同时拥有赤道和雪山的城市，既距地心最远，又离太阳最近。高原反应偶尔导致的迷糊，总让人有不真实之感，可基多的魅力，就在于各种符号不纯粹的结合。难怪在1978年，基多和波兰的克拉科夫一起成为第一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城市，理由就是：“基多城，海拔2850米，是在16世纪一个印加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历经了1917年的地震，基多仍然是拉丁美洲保存最好、变化最小的历史中心。圣弗朗西斯修道院和圣多明戈修道院，拉孔帕尼亚的教堂和耶酥会学院，连同这些建筑华丽的内部装饰都成为了‘基多巴洛克风格’的纯正典范，完美地融合了西班牙、意大利、摩尔人、佛兰德和当地艺术的精华。”

高原暴烈的阳光，逐渐变成柔和的夕阳，基多城宛如一个玩累了的孩童，掩藏在半开的暮色中，沉沉睡去。我坐在圣弗朗西斯科广场的长椅上，看着高低起伏的街道上行走的印第安女人，从她们平淡的面部表情中，读出时间的疏离。



赤道纪念碑和赤道线上，跨越南北半球之吻。



在赤道线上，能够体验到一些神奇的经历，比如把鸡蛋竖立在一颗钉子上。



这些羊驼是一个庄园主自家养的宠物，它们能听懂主人呼唤它们的名字。摄影/**Remi Benali–DragonImage**



站在赤道纪念碑上远望，群山层叠，那条黄线，便是赤道线。

昆卡，他乡似故乡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地球上有两座叫“昆卡”的城，一座在西班牙，另一座在厄瓜多尔，它们渊源颇深。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厄瓜多尔昆卡古城不仅保存着完整的西班牙式建筑、还有美丽的公园、干净的街道和宜居的环境，许多欧美游客一来就爱上了这里，住下来就是一辈子。



• 昆卡，参加狂欢节的一群年轻人。昆卡的狂欢节，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相互泼水祝福，因此，狂欢节期间，街头常常会遭遇激烈水战的人群。

昆卡，在不经意间就会透露出来它纯正的西班牙血统——西班牙的

探险家建立了它，西班牙的总督用自己的家乡命名了它，西班牙的国王规划了它。

欧洲面孔

从建城的那一天起，昆卡就努力让自己与西班牙的昆卡不一样。可是，今天厄瓜多尔的昆卡，却更像偏居于一隅的欧洲小镇。

被南美洲的阳光照耀着的昆卡城，就像一幅中世纪的画卷，在山坡和谷地中缓慢展开。规则有序的街区和起起伏伏的地势相得益彰，横平竖直的道路像一块格子布铺开在安第斯山上，迷人的殖民建筑遍布其中。4条河流穿城而过，在托米邦巴河两岸，推门而出的多是欧美面孔。从河边拾阶而上，青石街道干干净净，远远地就可望见教堂的尖顶。

在卡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有一个非常热闹的鲜花市场，街边露天咖啡店里悠闲地享用着咖啡的人，也多是典型的欧美面孔。这让你感觉到昆卡和基多老城不太一样，它似乎把光阴的变化，揉入每一方空间。它并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孤本，虽然在它身上承载着许多往事，但是它与时代并不割裂。

1999年，不出意料，昆卡也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昆卡的洛斯 - 里奥斯的圣安娜位于厄瓜多尔南部安第斯山环绕的一个山谷里，始建于1557年，是典型的内陆殖民地城镇，如今是厄瓜多尔第三大城市。城市的建造严格遵守了30年前西班牙国王查尔斯·冯·昆卡(Charles V. Cuenca)制定的垂直城市规划原则，并于后来的400年间一直沿袭了当初的规划。作为这个地区的农业和行政中心之一，该历史中心是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大熔炉。昆卡的建筑大多始建于18世纪，到19世纪时这里成为奎宁、草帽以及其他产品的主要出口港，经济上的繁荣也推动了城市建筑的现代化。”

草帽作坊

相比基多的硬朗，昆卡的城更多了几分缠绵缱绻，不过最吸引我的却是帽子——巴拿马草帽。2012年12月，巴拿马草帽编织工艺也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是巴拿马草帽并不产于巴拿马，而是来自于厄瓜多尔，昆卡便是原初之地。

厄瓜多尔产的帽子，为何要叫巴拿马帽？那是另外一段历史案子。不过今天，由于各位政界、商界大腕，娱乐明星对它的推崇与偏爱，使得很多人记住了巴拿马草帽，并且也知道了它来自于厄瓜多尔。厄瓜多尔人对明明是自己生产出来的草帽，却叫了巴拿马草帽这事儿，也并不计较。更关键的是，别的地方根本仿效不出来。

编织帽子用的托奎拉草，柔软又耐久，可以劈分出若干很细的纤维。只有厄瓜多尔滨海的瓜亚斯省和马纳维省，才能生长出最好的托奎拉草。有些人曾试着用其他材质替代托奎拉草，生产出价格低廉的仿制品，但“山寨”草帽的透气性和柔韧性均差强人意。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稻草，使得巴拿马草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产自厄瓜多尔。

从美国总统、英国王子，到娱乐巨星，外面世界里的男人们把巴拿马草帽演绎成时尚必备之物。可是在昆卡，当地的男人却很少戴这种草帽，倒是围着色彩浓重的大裙子、背负着彩色大包裹的土著妇女每人一顶。她们戴着朴素的巴拿马草帽，沉稳而气质高贵地走过街道，奔向市场。男人们，准确地说，只有男游客们，才会兴高采烈地戴着与印第安女人同款的巴拿马草帽，穿行在餐厅、教堂、商店、博物馆……

最好的巴拿马草帽出产于蒙特克里斯蒂村（Montecristi）。传说中那顶花费1000个小时编织出来的、最贵的巴拿马草帽就产自那里。可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草帽的编织工艺在蒙特克里斯蒂村经历着持续的衰落。谁会愿意花那么长时间去编织一顶草帽呢？据说用几个月时间编出来的草帽，编织密度可达到每平方英寸1600-2500条织线，细密柔润得像亚麻织品，把它折卷起来，甚至能从一枚婚戒中穿过。

几十年前，蒙特克里斯蒂村曾有2000名编织工匠，而今只剩寥寥几十名，甚至更少。老工匠一天天老去，而年轻人并不愿意学习这门手艺。当2012年巴拿马草帽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的时候，世人已经闻到了它岌岌可危的气息。

在昆卡，有几家专门生产草帽的作坊，我们去了其中一家。一进门，两面墙壁挂满了各式帽子，其中一些还是半成品。未完成的草帽纤维丝丝散落，挠得人心都温柔起来。中间的展示场有着透明的顶棚，阳光洒向错落摆放的帽子，搭配不同颜色绸带的草帽，如同风情万种的精灵，等待着适合的人出现。

草帽的最后工序在作坊的一个角落完成，据称这是制作中唯一的半工业化步骤，其余皆为手工编织。最后这一道半工业化是给帽子定型，压帽机器里喷出蒸汽，反复压几次才能把草帽形状固定住。这里的草

帽，没有蒙特克里斯蒂村的那么昂贵，通常几十到几百美元就可以拥有一顶。

草帽作坊里给我介绍产品的小伙子达纳，来自蒙特克里斯蒂附近，他父亲是当地颇为著名的草帽编织工匠。当我问起他为何不努力成为编织出十万美金帽子的人，他做了一个鬼脸："如果人人如此，那么你就没有机会戴上我们的草帽了。"达纳说，他愿意让更多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那顶巴拿马草帽。



巴拿马草帽，其实来源于厄瓜多尔，昆卡是最大最著名的产区。这种朴素的白色草帽，也是昆卡女性传统的装束。



新教堂是昆卡最雄伟的宗教建筑，新哥特式的风格，蓝、白色的穹顶让人过目不忘，使它成为了昆卡城的标志。

虽然也会有人质疑今日昆卡这种半工业化生产模式——把半成品收上来，集中完成最后的几道工序，会不会让巴拿马草帽流于庸俗，甚至有人指出昆卡的草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巴拿马草帽”。可是达纳说，草帽本来就是印第安人的寻常之物。那些成千上万美元的帽子是巴拿马草帽的精髓，可是这些几十、几百元，甚至在传统印第安集市上花十几块钱就能买到的，才是巴拿马草帽的本质。

我当然无法抵御巴拿马草帽的诱惑，挑了几顶买下来。一出门就看到一对印第安母女经过，一大一小两顶草帽被她们戴得端端正正。随后而来的一对上年纪的外国情侣，却把草帽斜斜地压在头发上。

这看似简单朴素的巴拿马草帽，在厄瓜多尔之外却紧紧地扣住了时间的脚步。19世纪，热爱它的是草根阶层。巴拿马运河工地上的工人，种植园里的奴隶，加州淘金客，在劳动中享受着草帽下的一方阴凉。似乎从罗斯福总统戴着草帽闪亮登场的那天起，巴拿马草帽便成为名流淑媛的新宠，而在厄瓜多尔，无论云起云落，它都安安稳稳地在印第安女人头上，不动声色。

宜居之地

在厄瓜多尔，昆卡的名气绝不在基多之下，甚至在国外，它的名声比基多更响亮，因为美国的《国际生活》月刊连续4年把它评为最适合养老的城市。不仅美国的老人，加拿大甚至欧洲的老人，对它都甚为青

睐。接踵而至的欧美老人，一度把昆卡的物价包括房价拉升到很不“厄瓜多尔”。

2015年，作为“寻求快乐和完满海外生活之人的完美地”，昆卡成为世界最佳养老之地。可是在这里，时间并不像老年人一样走得慢吞吞，城里众多的画廊、餐厅、咖啡馆、酒吧，雅致、宁静、国际化并且有趣，城外有徒步、骑马、爬山等各种户外运动，更是让人充满活力。

一对来自芝加哥的老夫妇，刚刚在河岸附近买下一栋红顶粉蓝色的房子，正在忙着粉刷收拾。面对我的好奇，他们不禁莞尔：“我们已经老了，而这里，有这么多阳光，这么多可以做的事情，让人觉得日子还很长呢。”虽然没有大型超市、现代化商场和便捷的城市交通，不过，他们说：“在昆卡我们不再需要每周去大型超市拉回一车生活必需品，市场就在两个街角之外，每天都能得到新鲜所需，甚至还能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植西红柿和包心菜呢。”

当然，能够让日子过得舒心，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美元已成为厄瓜多尔的通用货币，而且美元在这里，明显要比在美国值钱。“在昆卡100美元可以过的生活，在芝加哥就要花上1000美元。”几百美元就能租到很不错的房屋，十几美元可以吃到一顿美味的大餐。加上完善的医疗保障与养老制度，65岁以上老人还能享受从厄瓜多尔出发的航班折扣。另外，观看电影、体育赛事和乘坐公共交通，能享受最多50%的折扣。这些曾经在别的城市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心甘情愿地把昆卡当成了最后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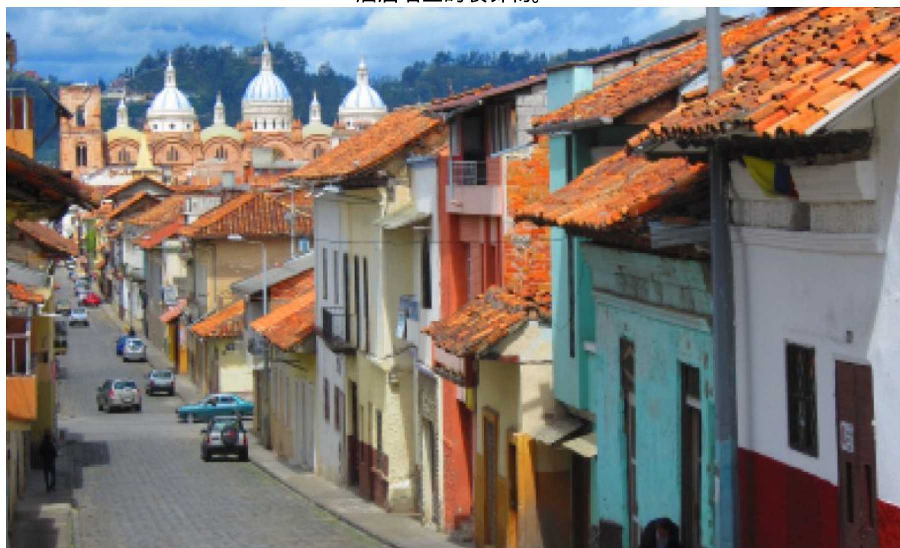


昆卡草帽作坊的一个角落，草帽的最后工序——定型，在这里完成。据称这是制作中唯一的半

工业化步骤，其余皆为手工编织。



酒店墙上的装饰物。



昆卡城里，不少殖民时期的老房子被改造成精品酒店。摄影/**Remi Benali-Dragonlmage**

TIPS

全球十大养老天堂

第一名：厄瓜多尔共和国
第二名：巴拿马
第三名：墨西哥
第四名：马来西亚
第五名：哥伦比亚
第六名：新西兰
第七名：尼加拉瓜
第八名：西班牙
第九名：泰国
第十名：洪都拉斯
据美国《国际生活》杂志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去南美赶集

厄瓜多尔有几个著名的集市，值得一去。其中最具特色的当数瓜拉西奥的周日集市，那是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奥塔瓦洛的周六大集市在厄瓜多尔最为著名，浓郁的印第安风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远万里去南美赶集。



奥塔瓦洛周六集市是厄瓜多尔最大的集市。天刚亮时，动物集市就开始了。



烤豚鼠是厄瓜多尔最具特色的美食。

一对芝加哥老夫妇在买下昆卡的房子之前，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两个冬天，对昆卡周边也熟知于心。他们推荐我去瓜拉西奥（Gualaceo）吃豚鼠。没错！那个可爱的豚鼠，正是当地人无比热爱的美食。

烤豚鼠与选美

周日的早晨，我挤上一辆喷着黑烟的巴士，去瓜拉西奥赶集、吃豚鼠。

路过Sigsig时，从车窗外飘进一股诱人的香味。道路两侧，不远处的凉棚里，火炉上架着一串串正在烤制的不明物。坐在我前面的乘客，估计是听到了我吞咽口水的声音，转头告诉我那就是豚鼠！“非常非常好吃的豚鼠，要先涂抹上盐、胡椒、蒜、酱汁等调味料，耐心地烤上1小

时”，她接着描述，直至表皮色泽转为金黄，浓烈的香气会飘得很远。烤熟的豚鼠外焦里嫩、皮薄如纸、肉质鲜美，几乎入口即化……这下，我的口水吞咽得更加厉害了。

一下车我就迫不及待地随着人流，直奔集市而去。果然，在集市一角，有二十多家烤豚鼠的摊档，每一档都坐满了人，烟雾腾腾的。诱人的香味层层叠加，再加上食客们沉醉的表情，更让我激动不已，赶紧挤进烤着豚鼠的火炉面前。

猝不及防，就看到了豚鼠们个个都呲牙咧嘴、面目狰狞地冲着我笑，原来这里的豚鼠是整只整只烤的。杀好的豚鼠被插入一根大木棍，表情异常生动地看着光顾的食客。旁边兴致勃勃等着烤豚鼠的大姐看出了我的犹豫，推荐我去旁边市场的二楼，那里卖的烤猪肉也很好吃。

市场二楼。虽然每个摊档上同样都摆着一只楚楚可怜的烤小猪，有的被食客分刮得几乎只剩下了脑袋。可是当一位摊主给我尝了一块烤猪肉之后，我还是忍不住“残忍”地点了一份。皮酥肉嫩的烤猪肉，焦脆和鲜香混杂，配着土豆和洋葱，以及酸酸辣辣的开胃蘸水，吃起来让人倍感踏实。

不远处忽然传来欢快的音乐声，我才注意到那里搭建着一个舞台。循声望去，原来是在进行选美比赛。娉娉袅袅的年轻姑娘们努力把自己打扮得风情各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之中，这一番衣香鬓影，委实让人觉得不真实。想象中这样的集市，应该是相对传统和封闭的，可这样颇具现代气息的选美大赛真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呢。

正看得出神，有位妈妈得意地拉着我，指指台上的一个女孩说那是她的女儿，现在美国读书，为了这次选美比赛专程赶回来的。我有些费解，为了这么一个集市上的选美比赛，千里迢迢从美国回来？“当然啊，这是女孩子们最隆重的活动。我的女儿走到哪里，都是瓜拉西奥的女孩，怎么可以不参加？”这位妈妈自豪地说。



奥塔瓦洛西边山地里的动物集市，热闹非凡。

我环顾四周，举家出动来赶集的人比比皆是。对于他们来说，赶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许可以不买东西，但是一定要享受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欢聚时光。走得再远的孩子，依然被一根隐形的线牵绊着。

选美比赛结束之后，女孩子们顺势坐在烤豚鼠的摊档前大快朵颐。穿着华美衣裙啃豚鼠的女孩们，让这个传统集市，迷人至极。

动物集市

厄瓜多尔最著名的集市，应该是奥塔瓦洛的周六大集市。这里距离首都基多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赶集。我提前一天来到奥塔瓦洛住下，是因为想感受一下天刚亮就开市的动物集市。不是集市进行时的高原小镇——奥塔瓦洛，安静极了。

周六清晨，整座小镇还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我便往镇外走去，不一会儿就和猪群、羊群、牛群等家畜一路同行。我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就是西边那片山地里的动物集市。听话的家畜，会乖乖跟着主人一步三摇地前进，可是也有走成之字形的，时不时寻找着它们的早餐。我就被目中无人的羊群挤到了一边。耍赖的猪在路中间的泥坑里打滚，全然不管按了半天喇叭的卡车司机。卡车车厢里满满的都是牛犊，它们也跟着哞哞叫，奏响热闹的清晨协奏曲。

其实，在这个动物集市上，我并不能买到什么，就算价格相当诱

人，可我总不能带一头黝黑强壮的山羊回中国吧。卖鸡大妈试图把羽毛鲜艳的大公鸡卖给我，“相信我，它的味道好极了”，被我婉言谢绝。

我感兴趣的是四面八方来赶集的人们。奥塔瓦洛的男人们脑袋后扎着长长细细的辫子，头戴黑色的帽子，身披黑色或蓝色的披风；女人系着黑色或是蓝色的长裙，上衣着美丽的、有刺绣的白色衬衫，她们不像昆卡的女人戴着草帽，而喜欢在头上裹一条精心折叠的头巾。

这种当地人的集市，混合了动物的活力，异常地生机勃勃：一个妇女左手臂弯里夹着一只鸡，右边臂弯夹着一只鸭，鸡鸭在她的披肩下东张西望、咕咕乱叫，背上背着的孩子沉沉地睡着；一个很有气势的胖女人，熟稔地揪揪山羊的耳朵，摸摸它的背脊，点点头，她身后跟着的小伙计忙不迭地掏出钱来；一排排的木架子上，各种花色的牛态度骄傲地相互睥睨，买主们专心比较着；主人拼命地从泥塘里拉出他的两头宝贝猪，却被猪尾巴甩了一身泥点……来这里赶集的当地人，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每一个人都不会空手而归。很快，集市里的家禽、家畜越来越少，天色大亮的时候，动物集市已经接近尾声。

而此时，另外一端的集市才刚刚开始。

色彩盛宴

当动物集市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便回到了镇中心。货物和人群潮水一般“席卷”了这座小镇，层层叠叠的摊位从Ponchos广场蔓延开来。我已经看不见昨天走过的街道，也无法辨认曾经进去的餐厅、小店和画廊。

集市上色彩最为秾艳的是工艺品区和服装区，对色彩狂热和执着的印第安人，可以把颜色撞出惊心动魄的故事，比如那些手织的毯子，选择纯粹的原色，穿梭出的图案古朴稚拙、生动传神。雪山、峰林、房屋、庭院，抑或是劳动中的人、节日庆典里的人、浓情蜜意中的人，也有大块大块的色彩肆意泼洒，没有具象，没有细枝末节，唯觉欢快和幸福。

在这一片的浓墨重彩之中，点缀着一些颜色朴素的毛皮毯子，就像春天鲜花盛开的草原上，经冬未消的雪。它们是由俗称“草泥马”的羊驼毛皮拼凑制成的。深深浅浅的羊驼毛皮不加任何染色和处理，被剪成不同形状，再缝纫在一起做成画，简单写意。柔软的皮毛，摸着舒服极了，一个不小心就深深陷入它的温柔里。



奥塔瓦洛，保存了印第安传统文化，女人们系着黑色或蓝色的长裙和围巾，上衣是有着美丽刺绣的白色衬衫，带着精心折叠的头巾，脖子上挂着繁复的金珠链子。



奥塔瓦洛的男人们脑后扎着长长细细的辫子，戴着黑色的帽子，披着黑色或蓝色的双面式披风。

集市上一排排的摊档早已令我眼花缭乱。一会儿是印第安传统服饰，帽子、披肩、彩色腰带上那些精致的花朵，据说是姑娘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鲜活的花朵似乎能闻到淡淡的香气；一会儿又钻入铺天盖地的首饰堆里，那些线条粗犷、夸张的首饰，戴上去就有了印加时代祭司和贵族的气势；刚从古老的手镯、项链、耳环的魅惑里闯出来，迎面又

碰上了小巧的彩陶、图案奇特的木盆、木碗，不禁让人幻想拥有一个异国风情的家。

诱惑一波接着一波，许久都走不出来。那些摊主，男人略显沉静、温柔、害羞，而女人们却总是一刻不停地喧哗笑闹。她们用长裙、披肩、腰带、显眼的首饰，把自己打扮得比这些商品还要迷人，让人即使不买东西，也想和她们搭讪几句。

小镇周边的远山和天空，慢慢被夕阳染成淡红色，又逐渐变成鸽灰，街道上那奇幻的色彩大聚会，随着天空颜色的减淡，也渐渐散去。似乎在一呼一吸之间，奥塔瓦洛又回归到稀薄与宁静之中，等待着一周之后的轮回。

尤卡坦半岛迷踪

撰文/刘荣　摄影/THOMAS GOISQUE、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达170公里的陨石撞击尤卡坦半岛，造成了地球的一次浩劫。再后来，据说古代玛雅人的先祖从星外而降，在此繁衍起世界上最神秘古老的文明之一：玛雅文明。四大古代文明都在大河流域出现，只有玛雅文明崛起在贫瘠的火山高地和热带雨林中，而尤卡坦半岛集中了玛雅文明后古典期最重要的遗址。这座半岛仍保存着以原始和神秘著称的一面——活人祭祀、方形金字塔、羽蛇神，高度发达又昙花一现的文明，它们就隐藏在雨林的深处。

自驾，从尤卡坦半岛东北角的“四脚蛇”长岛（玛雅语里为幸福和快乐之意）——坎昆，依次穿越了图卢姆、科巴、奇琴伊察、梅里达和乌斯马尔，最后再回到坎昆。这段旅行在尤卡坦半岛上画出一个不规则的星星形状。数千年前，玛雅先民们也是在这里仰望星空，建立起一座座有极高天文学价值的宏伟金字塔。它们散落在这里，像谜。



• 离坎昆130公里远的图卢姆遗址，是境内保存最好的玛雅和托尔特克人的古城，也是唯一建筑在海滨的古城。

穿越玛雅文明的末世迷城

撰文/刘荣

自驾车穿越尤卡坦半岛，我一路领教着墨西哥国道的厉害——经常平地凸起一段很高的减速坝，与路面的颜色一样，远处肉眼无法分辨，结果就是像玛雅文明的命运，“说起飞就起飞，说落地就落地”。



• 奇琴伊察遗址，时间神殿金字塔局部。摄影/刘荣

降落到美洲大陆的第八天，经行了三个机场，时区气候变化明显。旧金山气候宜人，丹佛白雪皑皑，三小时后的坎昆，一股热浪顶上喉咙，像本地蘸足了盐的龙舌兰酒。

因为地靠蓝色加勒比海，加上国际气候大会定期在此召开，坎昆成为美洲最大、世界最活跃的海滨度假城市之一。高档酒店林立，热带植物在道路两旁招展，到处是身材火辣的白种美女，我酣畅地长吸一口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显得妥帖且现代化。而这座半岛以原始和神秘著称的一面，还未曾向我展露。



●尤卡坦半岛梅里达的家园纪念碑局部。



● 图卢姆古城遗址规划完整，井然有序，由纵横的主干道构成。道路两旁的建筑保留着明显的功能性。摄影/刘荣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将丢下科苏梅尔岛和卡门海滩的蔚蓝色加勒比海水，一心只想看玛雅古城。

海边的文明之梦

星星熄灭，太阳升起。匆匆看了一眼蔚蓝的加勒比海，沿307号高速，开往图卢姆。

尽管两旁风景被称作“玛雅走廊”，一路上，我依然十分紧张。由于头一天没有租到GPS，在坎昆机场的航站楼又四处买不到墨西哥电话卡，电子地图完全用不上，我只有凭着地图，死盯着路边的西班牙文标识，祈祷羽蛇神能顺利地把我带到两小时车程以外的目的地。

高速公路上，常见的旅游地标很好辨认，比如金字塔、潜水点和加油站。但是高速出口则小得让人始料未及，有的索性连路牌都没有，我和周围的车一样以140迈的时速冲过去，发现过口时已经晚了。

抵达图卢姆时已是下午，要不是遗址公园正对着酒店区的大门，我一定会失去参观的动力。气喘吁吁地穿过花花绿绿的印第安人表演者，搭上摆渡车。绕过遗址公园外的围墙，霎那间，一道阳光从海上直射了过来，明晃晃的，我的呼吸停顿了一秒。

眼前出现了一大片规整、壮观的绿地废墟，三面是城墙和建筑，一面环海。更惊人的是，脚下就是12米高的悬崖峭壁。这是尤卡坦半岛上唯一的海边玛雅文明古城遗址。

相比在坎昆看到的温柔海水，这里的海因悬崖和废墟的存在，显出几分神秘和险峻。

图卢姆让西班牙殖民者大为震惊，这里和塞维利亚一样雄伟！他们用西班牙文“石墙之城”来命名这里，据说图卢姆的石墙厚5米，高6米。大海和东面悬崖环绕，形成一道长1500米天然屏障。位居尤卡坦半岛东海岸，这里过去是玛雅人的海运贸易中心，商业十分繁荣。

关于图卢姆的资料很少，幸好，遗址前的地牌上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的双语标识。我沿着东西向的几条主干道一一看去，这边是议事厅、祭坛，那边是厨房、画厅，还有灶台和卧室。已经向晚的阳光涂抹在低矮的建筑上，黑色的石头表层泛出鲜活的金黄色，我突然意识到，将近九至十个世纪前，这里是一座活生生的、因商业而兴盛的玛雅大都市。

到底有多繁华呢？据考古发现，出自玛雅后古典期的图卢姆，在公元1200年时一度居住了十万人。我脑补着这样的画面，夜晚降临，月光照在银光闪闪的加勒比海上，这悬崖顶上的城市辉映着文明之火，下临一片洁白的海滩，易守难攻，好像星外的仙境。

我默默地站在海岸峭壁上，俯瞰着眼底规划井然的石头城，背后是城内最大的建筑——卡斯蒂略殿堂。此时正是12月24日，西方圣诞前夜，中央草地上站了很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自拍，一边互祝“圣诞快乐”。有的人还不顾炎热天气，俏皮地戴上了一顶红色圣诞帽。

在玛雅建筑的围绕下，我产生了一种错觉。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可能也是这样互道着“圣诞快乐”，发现了美洲，并登陆尤卡坦半岛，占领了这座玛雅人心目中的圣地。以农耕为主的古老文明，尽管达到过一个匪夷所思的高度，然而终不敌于冷兵器。渐渐的，玛雅人集体淡出历史，这里也随之被遗忘。直到18世纪西方考古学者重新发现这里。

白云苍狗，只有芭蕉树凭海临风，文明的此消彼长，有时候短暂得像历史做过的一个梦。

西班牙人留下的美城



●尤卡坦半岛殖民时期的教堂。

新梦叠旧梦，新的一天开始了。从图卢姆出发，前往尤卡坦半岛今日的首府——梅里达，向西北44公里经过科巴，再向北46公里经过尤卡坦半岛前首府——奇琴伊察。

这一趟可谓“迷失雨林”，科巴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素以玛雅文明中最高的建筑——高达42米的大金字塔著称。奇琴伊察自是不消说，被誉为雨林中的“新第七大奇迹”。不过，由于在图卢姆买到了墨西哥电话卡，今日行程在导航指引下，顺利了很多。

或许是看了一天玛雅遗址，审美疲劳，车刚开进梅里达市中心，一大群散着大裙裾的西班牙女郎就把我的眼睛堵住了。接着，我看见了她们背后的双塔顶天主教堂，这座白灰色建筑物建立于16世纪，好像是从罗马直接空降来的。马约尔广场四周，几乎都是罗马风格的两、三层建筑：市政府、法院、警察局和博物馆。城市以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笔直延伸。梅里达前身是玛雅古城蒂奥，1542年西班牙人来到这里，用当地的石灰岩和白漆改造建筑，并用西班牙前首都——有“小罗马”之称的梅里达命名。

时不时地，有载满观光客的白色马车经过，乍一看，这儿哪里像墨西哥？

据说，双塔顶天主教堂，是西班牙人拆除了当年玛雅建筑的石头，在原址修成的。此时，它洁白得像不曾留下过伤痕，却是一段西班牙殖民史，玛雅血泪史的见证。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强制推行基督教信仰。后古典期后的玛雅文明自身已十分衰弱，西班牙人的文化洗劫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说玛雅文化是魔鬼的文化，搜集历史文物集中烧毁，并大量屠杀作为玛雅文化精英的祭司们。再无人能读懂城邦遗址里的石刻，世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玛雅文字中断了文明传承。当时最疯狂的是一个名叫狄亚哥·迪兰达的神父。1562年7月，他亲手实施了暴行。很多年后，他出于忏悔之心，写下了《玛雅风物志》这本重要研究文献，但为时已晚……



• 尤卡坦半岛乌斯马尔的金字塔。

历史无法重写。如今，这里仍是墨西哥人的聚居地，尤卡坦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尊铜像——纪念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墨西哥革命领袖伊达尔哥。美丽的西班牙殖民建筑，吸引了大量西方客源，拉动了尤卡坦的旅游经济。其中，西班牙游客的数量是外籍游客中的大头。

今晚的马约尔广场上，因为圣诞节的缘故，将表演尤卡坦州的传统舞蹈，这种舞蹈显出强烈的文化融合色彩。而我则有幸在广场边的漂亮建筑里，享用了本地的传统菜肴如腌猪肉、石灰汤，还有地道的墨西哥玉米饼——据说梅里达有墨西哥最好的美食。

如果说，时间神殿所在地——奇琴伊察是过去之城，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坎昆是未来之城，这座到处是白色罗马风格建筑，同时弥漫着玉米香的城市，才是墨西哥人的当下。

现在，和梅里达一样，尤卡坦半岛上每个小城镇都有一个方形广场，立着天主教堂，通体是墨西哥的鲜亮颜色。广场边坐着的墨西哥人体内流着玛雅的血，他们才是尤卡坦的未来。

我在后来的游记里写道：“西班牙殖民者留下一座形容优美的城，以纪念自己的前首都梅里达。罗马风格随处可见，但墨西哥人用玛雅时代就存在的泥土上色，美洲的气质永远不会改变。”

玛雅地下王国之谜

据说，美丽的梅里达周边，最美丽的景点是乌斯马尔。从梅里达到乌斯马尔，我花了4小时。

尤卡坦半岛上，有三大玛雅古城遗址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奇琴伊察：公元5世纪至7世纪兴盛，被遗弃后于10世纪复兴，11到13世纪达到鼎盛，15世纪被毁灭；乌斯马尔：公元7世纪到10世纪是玛雅文化鼎盛期的代表，曾拥有2.5万人口，公元10世纪被遗弃；帕伦克：公元7世纪为鼎盛期，10世纪末被遗弃。

其中，知道乌斯马尔的不多。乌斯马尔位于尤卡坦的北部，1996年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在玛雅语中，“乌斯马尔”意即“重建三次之地”。乌斯马尔重建了不止三次。据考证，其主要建筑“魔法师金字塔”至少重建过5次。

乌斯马尔占地东西600米，南北1000米。主要建筑物顺南北方向的中轴线，根据当时所知的行星位置排列。代表金星的“魔法师金字塔”最为醒目——传说女巫施魔术用鸡蛋孵出一个小人，小人一夜之间建成了这座金字塔。塔西的阶梯在每年夏至这天正好对准西落的夕阳，当时印第安人的天文水平之高可见一斑。在魔法师金字塔内外，雕刻着雨神——查克。相比奇琴伊察建筑中鲜明的羽蛇神崇拜，乌斯马尔建筑是鲜明的雨神崇拜。

古代的宗教崇拜往往是自然崇拜。自古以来，文明的发源都离不开河流。在玛雅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满是热带雨林，北部面积为19.76万平方公里的尤卡坦半岛则十分干旱，灌木丛生，几乎没有地表水。也许是千百年来，地表气候发生了变化，玛雅人如何孕育出灿烂的文明，这似乎是和他们如何消失一样，是个谜。

后来，科学家发现，一些小池塘和天然井穴散布在尤卡坦的丛林中，面积达上万平方公里。这些小池塘被称之为潭穴(底部蓄水的石灰岩天坑)，也叫圣井、天然井。据研究者称，它们可能是尤卡坦半岛上的唯一的淡水源。

事实上，潭穴的底部都是相通的，通往加勒比海，整个尤卡坦半岛的地底下，就是一个互通的巨大地下水系网……在这里，科学家曾发现了世界上已知的最长的水洞，洞内有美丽的鱼类、海牛和几十种生物……

在水脉的基础上，干旱的尤卡坦源源流动起文明的水源。从图卢姆到乌斯马尔，到奇琴伊察，它们的兴旺，与这神秘的地下王国不无关系。

据说，玛雅人还认为潭穴通向另一个世界，那是另一个故事，而我的自驾之行，即将到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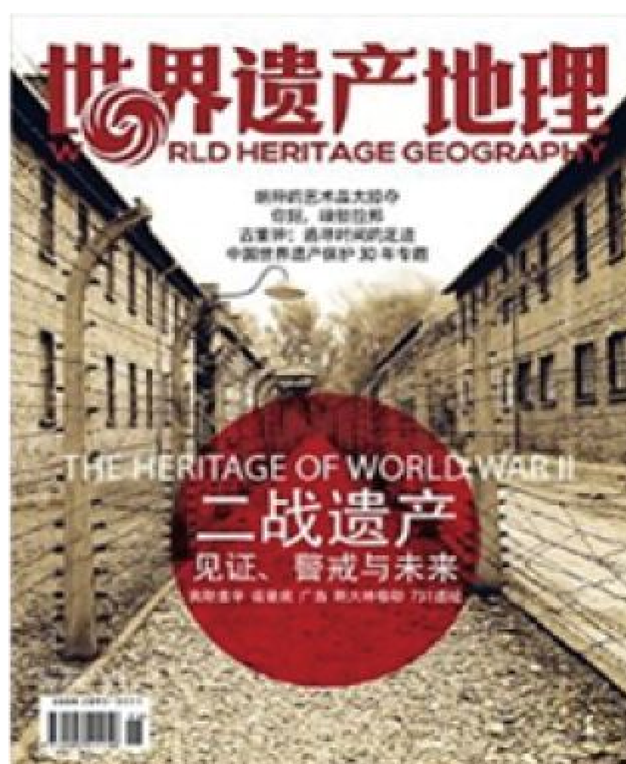


●梅里达街景。到处可见罗马式精美的装饰风格。摄影/刘荣



●梅里达街景。城市以马约尔广场为中心，街道呈放射状纵横排列。摄影/刘荣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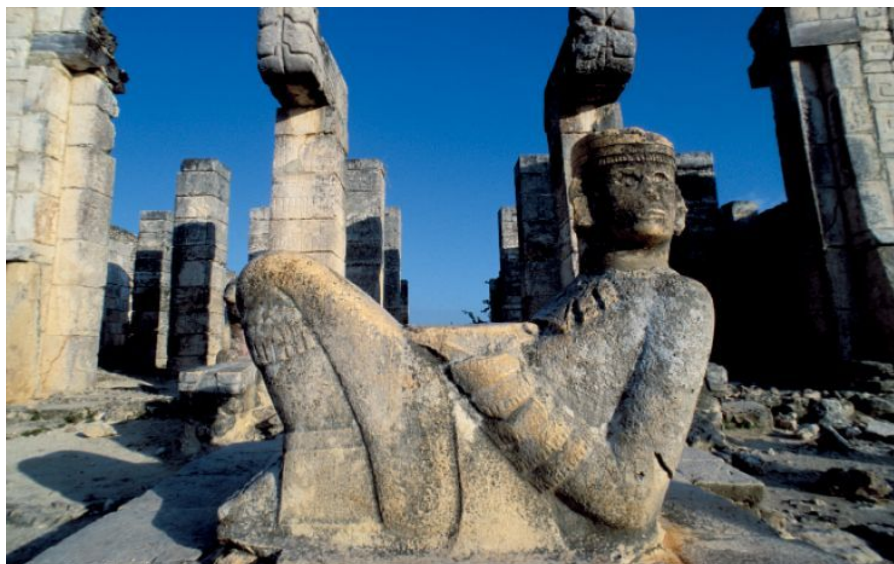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THE HERITAGE OF WORLD WAR II
二战遗产
见证、警戒与未来

点击阅读

奇琴伊察：站在时间尽头

撰文/刘荣

奇琴伊察的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说起玛雅人的末日箴言，却承载了不知多少人的幻想。这里是著名的时间神殿所在地，它曾让世界被末日恐慌笼罩了几个世纪……



● 尤卡坦半岛的奇琴伊察神殿前的勇士雕像。

从图卢姆驱车前往奇琴伊察的两个半小时，时间像是从云上摆渡而过。

从东南向西北，和美洲的阳光一样热烈的是云团，它们压低在路的尽头，把天衬得格外蓝。玛雅时代就存在的红土地上，一个个玛雅或西班牙风格的小镇颜色鲜亮，黑皮肤、白牙齿的墨西哥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衫，像立体打印出的3D油画，画的主题就叫：没有烦忧的大地。

圣诞季的墨西哥以南，正值尤卡坦半岛的旱季，与传说中的彩虹无缘相见，只有覆盖整个半岛的热带雨林始终守在那里，藏好了这片大陆的隐秘和丰足。

如今，“世界末日”之说的期限已经过去，地球依旧安然。



●奇琴伊察雕刻。历经历史沧桑，还依稀可见勇士的面容。摄影/刘荣

古城遗址群漫步

赶到时已是中午。穿过橘红色、玛雅风格的景区大门，搭上颜色鲜艳的摆渡车，五分钟后便抵达景区中心。这里有数百座建筑物遗址，代表着玛雅文明的鼎盛时期（发端于公元前1800年），奇琴伊察则始建于公元5世纪，7世纪占地面积达25平方公里。

古城遗址群并不大，南北长3公里，东西宽2公里。我顶着烈日，像懒散的墨西哥人一样慢悠悠踱步，只需逛一个小时。我刚刚行驶过的公路像一把钢叉，把奇琴伊察一分为二。南侧是老区，建于公元七至十世纪，有金字塔神庙、柱厅殿堂、球场、市场和天文观象台等建筑群；北侧是新区，库库尔坎金字塔就坐落在这里。

太阳晒得脚下的沙子滚烫，我在热带丛林深处的空地上，找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时间神殿（又名库库尔坎金字塔），它庞大而恢宏，我感觉站在了时间的尽头。时间，对于人的一生，是永不再回的审判。对于玛雅文明而言，却是一道轮回。

扩音器里传来墨西哥导游的声音：库库尔坎金字塔，198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出现于玛雅文化前古典期晚期（前800年-前200年），意为“舞蹈唱歌的地方”，或表示“带有羽毛的蛇神”。

正听着，我突然看见头顶上的东北面，朝坎昆的方向，飞过一架银色的飞机，尾翼穿过云层，拉出一道道细腻的羽状云，像极了玛雅文化中保佑风调雨顺的羽蛇神。

这座时间神殿，就是时间崇拜和羽蛇神崇拜的结晶。代表着玛雅人在数学和天文学上的极高造诣。面前的土制金字塔高9层29米，周边宽55米多，周长250米左右，顶层建有6米高的方形坛庙，每边各有91级台阶，所有的台阶加上顶层，正好是玛雅纪年的365天。52块有雕刻图案的石板，象征着玛雅日历中52年为一轮回年。游人站在下面显得很渺小。相比金黄色、四角锥形的埃及金字塔而言，它稍矮，灰白色，是不完全的锥形，顶端有祭神的小神龛。不同于被用作陵墓的埃及金字塔，它用来观察天体变化。



●奇琴伊察，勇士庙外围的千柱群。可以想见，在这里繁盛的时候，建筑一度有多大的规模。摄影/刘荣

最为独特的是每年春分、秋分这两天的下午，金字塔附近会出现“光影蛇形”。台阶两侧有宽达1米的边墙，北边墙下端，有一个带羽毛的蛇头石刻，蛇嘴里吐出一条信子。

到了这两天，太阳西下，北边墙受到阳光照射，从上到下由笔直变成波浪形，直到蛇头，像一条巨蟒从塔顶向下爬行。由于阳光照射的关系，蛇身由7个等腰三角形排列成行，像蟒背的花纹。太阳西落，蛇影就渐渐消失。幻像持续整整3 小时22 分，古代玛雅人会在此刻欢聚，喝酒、唱歌、跳舞，庆祝羽毛蛇神的降临，保佑五谷丰登。

据说，在金字塔前鼓掌，会从顶上的神庙传来像鸟叫一样的回声。我好奇地在金字塔下拍了拍手，上面果然传来了共振的声音，足以证明古代玛雅人在数学计算上的精巧。

顺着解说者的指引，时间神殿附近，有一座被称为“螺旋塔”的天文观象台，其右侧可以看到春分和秋分落日的半圆，南边窗口的对角线，正好指示着地球的南极和北极。

玛雅祭司在天文观察结果的精确，一直被怀疑来自星外文明。他们算出了日蚀和月蚀出现的时间，掌握了金星运行的周期是583．92天，他们还最早注意到七大行星的存在。

虽然玛雅人在世界末日这一论断上失准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桩悬案，但是他们成功地定义了时间的终点。此刻，我站在时间神殿前，依然感觉到时间洪流从脚下滚滚而过。

牺牲的玛雅文明

据解说者介绍：“奇琴”意为“井口”。奇琴伊察所在的尤卡坦半岛北部，没有多少地面河流，每到旱季就缺水，因此，这里到处能看到雨神的图腾。古代玛雅人围绕着天然井建城，据说这里有一口天然的圣井，玛雅人深信雨神恰克会从井中爬出来。

以时间神殿为中点，奇琴伊察南北线上，确实有两眼巨大的天然井，南井用来喝水，已经干涸，北井就是这口玛雅人祭神用的圣井。逢旱灾，玛雅人便在祭司的带领下，向井内投下丰盛的祭品，包括活生生的美丽少女（也有说少男的），以求雨神息怒。

我看到眼前的这口井，心情复杂，水下曾有怎样悲惨的命运？它的四周已被树木包围，井壁内长满了杂草，绿色的植被种子和叶子铺在浅绿色的水面上，千百年来都一样幽深而神秘。1895年美国人爱德华·汤普森清理过这口圣井。捞出了玉石、金饰、翡翠碗等珍宝，以及一具具少女骸骨，证明了传说中的古代玛雅确实有活人祭祀的传统。



● 尤卡坦半岛奇琴伊察的神庙。

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文明于公元300-900年达到鼎盛，出现了象形文字，他们用树皮或鹿皮记载天文、医学、仪典、神话、诗歌和历史，有800多个写书符号，3万余个词汇。

由于宗教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供奉牺牲品是玛雅人祭拜的重要形式，活人献祭在玛雅文明中十分流行，甚至传说因此导致了玛雅文明的灭亡。

玛雅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人祭球赛，像今日的足球赛，只是球员要用肩肘和膝盖去撞击球，两队的任何一方让球过了场地两边的石环，就算获胜。然而，这种球赛有一个血淋淋且出人意料的结果——获胜队伍的队长，要作为给神的祭品被砍头，玛雅人却深深以此为荣。

如今，站在空荡荡的人祭球场，一声呐喊，就能引发球场两壁的回响，当年的争夺场面显然更加激烈。奇琴伊察的球场在中美洲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现存7座。这是古代中美洲最大的球场，有166米长、68米宽。球场有着两堵长83米、高8．2米的并行墙。中间相隔27米。在球场边的墙上浮雕上，还能清楚看到举刀的刽子手，和被砍头的竞技者。

我的取景框被不远处祭坛下端的花纹吸引，仔细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原来雕刻的都是牺牲者的头骨骷髅。据说，最初牺牲者的头骨是被撂在祭坛上方的，后来多得摆不下，才转为雕刻。几乎所有的玛雅金字塔附近都有这样一个人祭球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或数次比赛，可想而知，就这样死去的祭品能有多少？至今，景区周围还贩卖牺牲者的勇士面具。

时间神殿以东，有一座四层阶梯状金字塔，内部的支柱被刻成武士的形状，被称为勇士庙。庙前是一大片方形或圆形的石柱，名为“千柱群”，这些石柱过去曾支撑着巨大的宫殿。它的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石雕的仰卧人形像，是玛雅人的查克莫神像。作为玛雅文化标志之一的查克莫祭坛，居然也是一个活人祭祀的见证，神像肚子上有一个石碗，作为祭品的活人心脏被摆

在里面。

玛雅人推崇精英教育，只有极少数最出色的孩子能接受教育，研究天文历法和哲学，而人祭球场的队员几乎都是身体素质最好的人，在一轮轮比赛后被杀掉，献给了神……加上西班牙人入侵时的血洗，不失为解释玛雅文化式微和灭亡的理由之一。

神的归来与玛雅的消失

参观完最后的美洲虎神庙，天色转阴，我向出口走去，突然听到悦耳的音乐声，在人群簇拥的地方，有两个摆摊的彩衣印第安人正在吹笛子、跳舞。他们似乎在模仿神的形象，而他们脚下置放的，正是著名的原型玛雅时间历，据说这本时间历能够推算出世界末日的时间。

导游告诉我，他们在用舞蹈解释时间历背后的故事，关于玛雅人等待天国教主重返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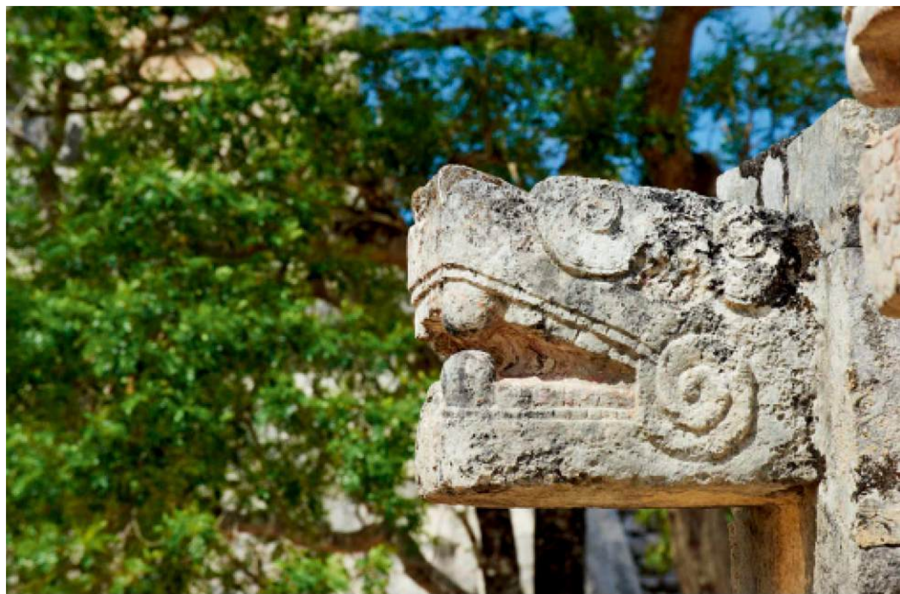
在中美洲土著人的传说中，有4个所谓天国教主降临地球的说法。据说他们环绕地球旋转了13圈、经过玛雅历法中的最短周期52年之后，重返人类居住的地球。而几乎所有的古老宗教，都有关于神灵重返的传说。因此，我一直笃信玛雅文明的星外起源之说，它的图腾崇拜充满异质色彩，文明程度又超出当时社会条件太多，来到奇琴伊察后更确认了这一点。玛雅人认为羽蛇神是天国教主。它的脸藏在面具后，戴着奇特的帽子和闪闪发光的项链与脚链。羽蛇神教给他们数学与天文学和手工艺，并制定和颁布了法律。

后来，这个怎么看怎么像外星人的羽蛇神乘一道光离去，他曾向玛雅人许诺，将重返人间，最小周期单位为52年。52年周期的思想导致了玛雅人的悲剧，他们上了西班牙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当，把征服者误认为天国的教主。

玛雅人留下的历史悬案中，最大的一件就是文明的突然谢幕。整个9世纪，玛雅辉煌的古典期文明戛然而止。仿佛一夜之间，人类从街道、广场、庙宇和宫殿中蒸发，其中的一部分迁徙到了尤卡坦北方的荒野，慢慢成为今日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先祖。

更多的人永远消失，仿佛被羽蛇神带走了。热带雨林在建筑中肆虐，草木和藤条成为这里的主人。直到18世纪末的西方启蒙运动，沉睡的玛雅才被探险家的脚步惊醒。震惊世界的古老文明，经过漫长的梳理和研究探索，才得以部分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这里，时间仍然是唯一的赢家，这里始终存在着无数千古谜题，玛雅文明使用独特的象形文字，至今能译解的不足三分之一。它们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仰望星空，世界与世界之外，只有时间能解释永恒：“在世界之外，未来之变，是如此的神奇和奇妙。”



●尤卡坦州奇琴伊察考古遗址的蛇头雕像。



●尤卡坦半岛奇琴伊察玛雅神殿。

重返古巴：寻找革命的背影

当政治和军事上的妖魔化被拨乱反正，革命的古巴已渐行渐远。打开互联网，古巴的旅游信息比比皆是。手持中国护照，还可以免签进入古巴。而对峙了半个多世纪的古巴与美国，也开始冰释前谦。从全世界各地抵达古巴的人们发现，传说中“仿佛静止在70年代的老挂钟”——古巴，复古的气质依旧，革命遗迹仍在，但是时间已经开始向前走动，不再停摆。重返古巴变成一种时髦风尚，它张开双臂，欢迎衣衫褴褛的革命怀旧者，也欢迎体面的怀旧贵族……



• 老爷车缓慢行驶在哈瓦那港口的防波堤上。这最具古巴气质的画面，还有那些革命的传奇，吸引着人们重返古巴。摄影/JOSE GOITIA-Figaro Photo-DragonImage

古巴：废墟曾经辉煌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似乎是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能照见曾经的中国。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张翎曾三次前往古巴，去怀旧，去寻找革命扫荡过的瓦砾，以及渐行渐远的理想。但古巴却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缩影般那么简单，它有自身的气质和故事……

撰文/张翎



• 鳞次栉比的古老建筑，构成了怀旧的古巴。热情的舞者、缓缓驶过的老爷车，是划过这城市的一抹亮色。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2010年到2015年间，我去过三趟古巴。面对朋友们的好奇，我一成不变的解释是性价比：用七八百加元的代价，逃离北国的寒冬，享受一整个星期食宿全包的阳光海滩，的确是一桩钱包和身体都感觉舒适的交易。

只是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没敢说，怕说了显得矫情。我其实是怀旧去的。我的怀旧，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个旧，那时我刚出生。也不是60年代的那个旧，那个时代让人心惊，我不想去触碰。我怀的那个旧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么短短的三五年。那个三五年里，包围所有人的那道铜墙铁壁裂开了细细一条缝，趴在那条缝里看世界，是一种放大变形了的新奇。那个年代里的我，还有我身边的许多人，都对未来怀抱着一些朦胧的憧憬和希望，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理想（说到这个词我忍不住羞赧难堪）——尽管后来我很快知道那些玩意儿都是年轻和无知的伴生物。

那几年的时光瞬间即逝，成为了我记忆中永恒的亮点。古巴兴许是如今世界上残存的唯一和那个年代略具相似之处的地方，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那里，反复经历着探险，寻求惊讶和失望。对于古巴来说，我至今还处于出发了却尚未真正抵达的状态——我一直还在路上。



● 古巴街头的堆沙标语："要古巴"，下句是"不要美国佬"。摄影/张翎

土地：被红与黑同时遗忘的灰色角落

古巴人形容自己国土的形状时，最经常使用的一个意象是鳄鱼。的确，古巴从地图上看像是一条头朝下浮游在佛罗里达海峡、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的鳄鱼。这三片水域给予了古巴绵长的海岸线和源源不断的旅游资源——这在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断粮岁月里救了卡斯特罗一命。

这条叫古巴的鳄鱼，在躺着不动的时候就已经得罪了人：它的尾巴几乎扫到了一片打个喷嚏地球就要颤抖一下的国土，这片国土的名字叫美利坚合众国。古巴离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 West)最近处只有150公里。15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假若你把水域想象成陆地，那是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假若你把想象力如橡皮筋那样地扯开，就能想到一个体力中上乘的汉子骑自行车早上从古巴出发，马不停蹄，天黑就可以抵达佛罗里达。

150公里是个有点小意思的数字，没到这个数字时人还太癫狂，过了这个数字人或许就过于理智，而只有正好在这个数字上时，人才能有些癫狂而又不至于完全丧失理智。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块状似鳄鱼的土地上的人总想驾着各样的船只，冲击一下150公里这条线，因为他们知道过线的机会是一半对一半。我在古巴的三次旅行中很

少尝到海鲜，除了在专门对外国人开放的高级餐厅里，后来才知晓，这也是那150公里惹下的麻烦——卡斯特罗政府对出海的渔船控制极严。

我第一次逗留的那个地方叫巴拉德罗（Varadero），它是“鳄鱼”脊柱尾端向海洋延伸出去的一个细长半岛，最宽之处也只有1.2公里。从下榻的宾馆往前走，过一两条街就是海；往后走，过一两条街也是海，我们居住在一个被两片水域夹住的大约两三百米宽的狭窄陆地上。那一个星期里，天一直在耍着小性子，北国的风雪刚刚被我甩在了身后，可是南国的艳阳也并未向我招手。在12℃的风里行走时，身上的夹克衫瞬间感觉薄如蝉翼。风是从两个方向交错而来的，仿佛两边的水域在轮着番叫阵。那时印尼海啸的印象依旧鲜活，任何一丝可疑的声响都会让我生出莫名的惊悚，总觉得这块两三百米宽的陆地还不够海啸轻轻舔上一口。

我们抵达巴拉德罗是在夜里，第二天便是元旦了，我们在古巴睡过了一年。早晨走出门来，吧台的帅小伙们已经在调鸡尾酒了，工作人员正在挂满彩饰的舞台上调试麦克风。昨夜的狂欢尚未睡下，今天的狂欢已经起床，可是我对狂欢兴趣索然。我可以在别的地方轻轻松松地找到比这里更好的酒，更精彩炫亮的歌舞，甚至更细软、洁净的沙滩，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寻找奢侈——奢侈早已移居他乡。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些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东西，比如说革命的飓风扫过之后的瓦砾；再比如说我的故国在这里留下的痕迹。毕竟，我是听着《美丽的哈瓦那》的音乐长大的，我也是哈瓦那的孩子。

其实在下飞机的第一眼里，我们就已经看见了中国的印记。在机场和涉外宾馆之间穿梭行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宇通大巴，连门楣上的安全提示都是未经翻译的中文。巴拉德罗的街面上找不到红绿灯。他们用不着，因为街上几乎没有小汽车。偶尔开过一两辆，也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老爷车——那是几十年里西方禁运的直接后果。后来在哈瓦那我们终于看到了车水马龙的场景，却依旧是同样的老爷车，只是颜色漆得光怪陆离。看见宇通巨人般地在缺乏同伴的巴拉德罗街头横冲直撞，不知怎的，我感觉有些扎眼。

我们在宾馆餐厅的厨子眼里，也依稀看到了中国。那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脸上泛着一层与阳光和炉火相关的红油。据说旅游业是古巴人梦寐以求的高收入行业，我不知道在聘用的过程里是否有“政审”一说，只是我没有在这个女人的脸上找到任何类似于优越感的表情。我用英文问候她，她用西班牙语回应我。即使是涉外宾馆，工作人员也几乎不讲英文。我总觉得这与教育水准无关，这里牵涉的其实是姿态和

立场。“Chinos？”她问我们。怕我们听不懂，她又用油腻腻的双手将眼角往上扯了一扯。这是欧美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看来我们个个都是吊眼。这个手势在美国和加拿大会立即被解读成种族歧视，而在这个女人眼中，我看到的只是善意。我掏出一块硬币塞到她的手里，她收了，并无扭捏之态。女人的手很粗糙，我猜想一天中最耗费她心神的事，大概是怎么把那点少得可怜的肉，做出看上去比实际重量多的菜肴。

天还早，街上的人群却已经开始聚集，房屋之间的空地上站着一些喝啤酒弹吉他唱歌的人。孩子们跑来跑去，每一个路口都能发现几条铺开四肢酣睡的狗——它们从未经历过汽车的惊吓。今天是难得的假日。我心想。可是我错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有以后的每一天，他们几乎天天如此。他们似乎永远不用上班，可以喝着啤酒把一首歌唱到地老天荒。上帝在创造拉丁族裔的时候，兴许在他们的血液中掺进了兴奋剂，这个民族的快乐从来不需要理由。



● 特立尼达种植园的小火车道上，一位古巴人推着自行车走过。摄影/陈阳

再走过一条街，我们发现了一家酒吧，门口有个小乐队在唱歌，是典型的加勒比旋风。看见我们走过，乐手好奇地停下手里的沙球——中国人应该不是巴拉德罗街面上的熟面孔。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接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无法抵御音乐的呼唤，就率先走进了酒吧。话说不通，我们只能傻笑着，各喝各的酒。

突然有人把我们推到了麦克风跟前，我们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小合唱的匆匆排练。我们抛出去的第一首歌是《美丽的哈瓦那》。我们唱得很

嗨，他们却只是礼貌地微笑着，神情茫然。过了一会儿我们终于意识到：这首歌是土生土长的国货，没吸吮过加勒比的营养。于是我们又抛出了一首《鸽子》——那是地道的古巴民歌。“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可是我们并未在他们脸上呼唤出任何悲伤，他们的表情依旧是一片礼貌的茫然。就在我们准备彻底放弃用歌探路的企图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假若这首歌依旧没有得到回应，我已决定给旅行社打电话，求证一下他们带我们来的那个国家是否真是古巴。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我们怯怯地唱出了第一句，很快就有了和声，先是一个，后来是一群，再后来是全体。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歌词在按自己的节奏行进，只有唱到副歌时，在那个“英特耐雄纳尔”的节拍上，我们严丝合缝地踩上了彼此的点。人群开始走近，我们围成了一个圆圈，圈子越来越紧，我们开始握手拥抱。对面的一个男人高举着酒瓶，对我们喊了一句话。这是我们抵达古巴以来听到的第一句英文：

“Brother!”他说。

我有些疑惑。在这个每一个有子女录取在哈佛的中国母亲都要写一本育儿心得，每一家略有门脸的中国饭店都在卖百威啤酒的时代里，我们，中国和古巴，还是弟兄吗？

还有，在过去，我们曾经真是弟兄吗？

这个疑问是在后来的一次哈瓦那之旅中凸显出来的，那次我们走进了古巴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气势雄伟，有好几个楼层，里边陈设除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使用过的旧物，还有大量的历史照片。我在照片里找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苏维埃农场的康拜因，我甚至发现了胡志明和他的战友们。可是我没有找到毛泽东。我不仅没有找到毛泽东，我甚至没有找到中国的纺织女工或者是在水田里栖息的牛。我身上那点残存的“哈瓦那孩子”的血开始在太阳穴上涌动，我和那位音乐家朋友冲进了纪念馆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三四个工作人员，面对我们所有的“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始终一致：“No　English”（“不会说英文”）。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和语气都十分平静，我们绝无可能在这堵以不变应万变的铁壁上砸出一丝裂缝。正打算撤退，那位音乐家朋友突然抛出了一个新招：用歌声敲门。我们在古巴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一个真理：语言走不通的路，歌声兴许能。

这一次，他唱的歌我完全陌生。

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

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为了和平为了繁荣也为了自由

我们一起斗争……

后来他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叫《7.26颂歌》。7月26日是古巴革命纪念日。他比我年长几岁，多学过几首歌。

办公室的人都愣住了。他们大概从未听过一个外国人用一种他们完全不熟悉的语言，如此准确而富有激情地演绎完了这样一首属于他们的年代歌曲，直至最后一个节拍。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他的声音在大楼的砖缝里钻来钻去，擦出嘤嘤嗡嗡的回声。

歌很长，他唱完了，很久很久，墙壁都还在震颤。

四周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这才发觉门外的走廊和大厅里，到处围满了人。

“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支持古巴……”我的歌唱家朋友指了指膝盖的位置，语无伦次地说，英文被激动撕扯成一床烂棉絮。“可是你们，怎么，怎么可以……”

一位中年妇女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紧紧拥抱我们的歌手。

“我们一定跟馆长转达你的意见”，她说。

她忘了，十分钟前她还不会说英文。

回到车上，我们依旧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古巴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我们质疑一切是否真有必要——独立之必要，革命之必要，坚持之必要，或者说，妥协之必要。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它只不过是四年前另一场争论的延续而已。

那次我们去的地方叫圣卢西亚（Santa Lucia),在“鳄鱼”的上腹部。我们跟着旅游车去附近的卡马圭古城（Camaguey）游览，沿途的景致相对单一，都是些一马平川的绿色农田和偶尔出现的旧农舍。“不要被那些绿油油的颜色忽悠”，导游告诉我们：“那都是毒草。只要地里长着这

种植物，其他作物就别想存活。它们蔓延的速度极快，而且不能根除。唯一摆脱它们的方法就是烧荒，要连续烧上三季，之后才可以种植一些生长力旺盛的植物。”

“这里曾经是肥沃的甘蔗林”，导游说:“这里出产的蔗糖，曾经源源不断地送到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换来石油粮米和日用品。随着东欧的解体，大部分的糖厂关闭，蔗林便沦为荒芜之地。”

我的心抽得很紧。我心疼，却不完全是为古巴。在这个自然资源如此稀缺的世界上，竟然有千万顷田园如此荒芜着，等待着一把烧山的烈火。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带着这把火进来的，会是美国的百强企业？中国的煤老板？抑或是阿拉伯的石油大亨？

古巴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曾几时，那条“鳄鱼”还是一块被西班牙、英国、美国同时垂涎的肥肉？曾几时，作为美洲第三大都市的哈瓦那，带给过世界怎样纸醉金迷的夜生活？

假如1492年哥伦布未曾发现这条横卧在加勒比海的“鳄鱼”，今天的古巴该会如何？假如1763年英国不曾把短暂获取的古巴主权归还给西班牙，今天的古巴将会如何？假如1896年美国成功地从西班牙手里购买了古巴，今天的古巴又会如何？古巴可以隶属西班牙，可是它不肯。古巴可以隶属英国，可是它没有。古巴有一千个理由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它依旧没有。

原因很简单：这块鳄鱼形的土地上除了甘蔗，也盛产硬汉。硬汉不想仰人鼻息，硬汉想自己做自己的主。可惜硬汉的力量不够。难倒硬汉的不是勇气，而是物资，所以硬汉不得不求人。硬汉搬了美国来打西班牙，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却不肯走，硬汉只好搬来苏联赶美国。于是，古巴就陷入了这样一个用依赖来实现独立的怪圈。

我们是在哈瓦那逗留期间听到古巴和美国复交的新闻的。古巴人终于可以过上好一些的日子了，街上那些空空如也的商店里，不久将会被美国黄油和高露洁牙膏填满。可是我却兴奋不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怪圈的终结，还是另一个怪圈的开始。



●在哈瓦那大教堂广场，一位流浪艺人正拿着大提琴走过。摄影/**JEAN-MICHEL VOGE-DragonImage**



● 在古巴圣地亚哥，无数音乐家们习惯到这个小书馆儿聚会。摄影/**JEAN-MICHEL VOGE-DragonImage**

人：遭遇资本来袭的革命后裔

在古巴街头你经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人群在排队，有的能看得出所以然，比如排在副食店前的队，大概是在等候凭票供应的新鲜食品。而排在公园门口的，大多是为了一客冰淇淋。排在银行门前的，极有可能是在等着换取可兑换比索——我们自己就排过这样的队。在排队的过程里我们也学会了当地排队的规矩：你需要在人群中找到队尾的那个人。只要得到了那人的认可，你在队伍里的合法性就不会遭受任何质疑。

古巴的货币制度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极为相似，都是双轨制，当地人使用当地比索，而外国人则使用类似于我们当年的外汇券的可兑换比索。这两者之间的汇率差别巨大，后者大约是前者的25倍。可兑换比索的好处不仅仅在差价上，它还能买到当地比索买不到的紧俏物品。所以，银行门前似乎总是排着长队。

偶尔也会有让你猜不出缘由的队列，比方说那天在哈瓦那街头。那支队伍很长，绕着街角转了几个来回。排队的人手里没提篮子和塑料口袋，看不出与购物有明显的关联。我们问了好几个人，才终于明白这些人原来是在等周五的芭蕾舞票，而那天是周日。对一个据说人均月收入只有十来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队列让人心生敬意。

那天我们是想去哈瓦那大学的——我们对古巴的校园生活充满了好奇。另外，我们也想找一个能上网的地方。古巴的网络只对外国人开放，费用昂贵，且网速极慢，即使在五星级宾馆也很难查询网络信息，我们在古巴的日子里几乎与世隔绝。

在这之前我们去过几家学校，在巴拉德罗，在卡马圭，在哈瓦那，有中小学，也有幼儿园。古巴的涉外政策与当年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然相同：当地人被禁止进入涉外宾馆，而外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除了军事基地之外的几乎任何地方，包括黑黢黢空荡荡的食品商店和接近于贫民窟的老街区，卡斯特罗似乎不怕掀起裤子让你看屁股上的疖子。

我们没有遭到任何拦阻，堂而皇之地闯入了几家学校。校舍大多简陋却很干净，漆成海洋色调的墙壁上，画着各样色彩浓烈的宣传画。教室里的设施很简陋，在一家临街的幼儿园里，我们看见了一台用纸箱子糊成的电脑，黑笔勾勒出来的屏幕和键盘看上去有些潦草。可是孩子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贫穷，他们见到客人老远就主动招呼，神情活泼而纯真，并无经过洗脑教育的儿童脸上特有的刻板和麻木。不知这些从未触碰过真实电脑的孩子们长到大学年龄时，会不会也成为“拇指一

族”？

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走进了哈瓦那大学。校园在山坡上，要走过很多级台阶。那是一座殿堂式的建筑，大门前耸立着几根极有气势的罗马廊柱，台阶和墙面上长满了黑色的寿斑，却依旧看得出曾经的辉煌。正值周末，校园出奇地安静，我们绕着庭院走了几圈，才遇上了两个学生，一男一女，像是恋人。他们看见我们，便热情地走过来打招呼——这是我们第一次遇上主动和我们说英文的人。

他们是历史系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古巴现当代历史。我问他们毕业后想做什么？女生英文水平有限，只是微笑不语。男生思索了片刻，才说他想教书，也想写书，他要告诉大家古巴这些年发生的事，全世界不能只有美国一个声音。

他的肤色白净——那是几代欧洲血液在加勒比基因中的沉淀——衣着得体，英文几乎听不出口音。他让我想起了30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我大概也说过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青春和理想相遇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合宜。

假若我就在那一刻离开，我或许可以保持对哈瓦那大学近乎完美的记忆，可是我偏偏决定滞留，于是我亲手毁灭了一桩虽然很小却依旧难得的满足。

当我们走到数学楼前时，我们遇到了另外两个学生。他们见到我们，也主动走过来，热切地操练起英文。他们是数学系的学生，辅修历史。什么年代的历史？当然是古巴现当代历史。



● 古巴特立尼达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市图书馆。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 在古巴，一切个人电子产品都是奢侈。幼儿园的小朋友把纸画的电脑作为玩具。摄影/张翎

哈瓦那大学还有没有别的历史课程？我暗想。

我问他们业余时间做些什么？篮球还是游泳？我特别挑出这两项运动，是因为它们都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他俩的回答却让我惊讶：他们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货币。“能让我看一眼加拿大纸币吗？”其中的一位小伙子怯怯地问。

我毫不犹豫地取出了我的钱包，抽出一张印着伊丽莎白女王头像的20元纸币——是塑料纸的新版。他们对着阳光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然后还给了我。

他们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里的几座雕像和纪念碑，甚至一辆古巴革命中使用过的坦克车。我们的谈话围绕着校园生活渐渐铺展开来。我问他们学费昂贵吗？他们说是政府负担。那伙食费呢？也是政府。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年代，那时国家为我们支付学费，我每个月还能拿35元补助。

“只是，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很少，吃到肉”，他们彼此对望了一眼，犹犹豫豫地说。这是两个还在长身体的孩子啊。我的心里生出隐约一丝疼意。

“告诉我哪里可以买到肉，我有可兑换比索，我可以给你们买火腿香肠”，这句话没经过脑子，直接从我的喉咙溜出了舌尖。

“其实，假若你愿意，你可以给钱，我们自己去买”，一个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打开钱包，抽出了那张被他们仔细研究过的纸钞。

“假如你愿意，你还可以多给几张”，另一个小伙子扫了一眼我的钱包。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第一次打开钱包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清了里边的存货。我闻到空气里有一些东西在慢慢变味。“不，我们自己也要用”，先生果断地合上我的钱包，拉着我就往山下走去。我听见了身后“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是他们追上来了。

我们怎么跑得过他们？喊也没用，校园里没人。我近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我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挡在了我们跟前，高大，黝黑，威猛。

“我们也有一样东西送你，是切·格瓦拉任古巴银行行长时发行的纸币，上面有他的签名，市面上不多见的”，他们说。

下山的路上，我捏着那张印有切·格瓦拉签名的等值于40美分的10比索纸币，默不作声。我突然开始怀疑周遭的一切：那些墙面上的黑斑，那寥寥几个在校园里时隐时现的人影。也许，我在这里看见的一切

都不是偶然，它们都是某项精心策划的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兴许他们，真的是饿 ……”先生试图安慰我。

我们坐上了出租车，司机对我们的指令心不在焉，他的目光好奇地落在我们拿来作地图用的手机上。这样的目光我们很熟悉。两天前，我们的一位朋友在哈瓦那街上拍照时，身后走过来两个年轻人，顺手将她手中的Iphone“抢”走。我在“抢”字上加了引号，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字是否使用得当，因为当我的朋友跑过去和他们交涉时，她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立刻把手机还给了她，顺便送给她一个几乎有些羞涩的微笑。整个事件的实质因此变得扑朔迷离，我们到现在也无法断定它到底是一个带着小小恶意的玩笑，还是一桩藏着些许幽默的抢劫。



• 在哈瓦那海明威故居前，一位海明威的粉丝在模仿他。
摄影/JEAN-MICHEL VOGE-DragonImage



● 美国和古巴关系“破冰”之后，古巴街头的出租车也挂上了古巴和美国两国国旗。摄影/Catalina Martin-Chico/Cosmos/DragonImage

而早在五年前，我们的第一次古巴之旅中，我们就有过一次与Iphone相关的奇遇。在巴拉德罗的一个酒吧里我们碰到了一位穿着和化妆都很大胆的中年女子。据她说她在多伦多市区开着一家高档的意大利餐厅，一年工作358天，剩下的那个星期到古巴度假，年年如此。

那是个早晨，酒吧刚开门不久，她的桌子上却已经堆了四五个空啤酒瓶。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只Iphone——那时的版本大概还是3，对我们扬了一扬，说古巴真是个好地方，一部破手机,就可以让我过上奇妙无比的七天。她说“奇妙无比”这个词的时候，眉毛朝后挑了一挑，我们这才注意到了她身后坐着一个古巴小伙子。小伙子大概刚从海里游泳回来，棕黑色的肌肤上闪耀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他听不懂英文，只是对我们腼腆地微笑着。女人喝完了第6瓶或许是第7瓶啤酒时，便起身离开了酒吧，带着她的Iphone。小伙子尾随着她，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一个房间。我远远看见窗帘轻轻一抖，阳光给挡在了外边。

“这是最新版本的Iphone6 Plus吧？”司机问我们。

“还要跟你说多少遍，我们要去美术馆？”我把手机“咚”的一声扔回了手提包。

我被自己的语气吃了一惊，立刻感到了羞愧。我知道我的火气跟这

个满头是汗的中年人毫无关联，他只不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把车停在了哈瓦那大学门前而已。

太阳已正正地升到了头顶，阳光把一切景致洗刷成一片煞白，街道便再也无法藏匿它的痂疮和皱纹。我对一切突然失去了兴致。

“不去美术馆了，去El Floridita吃饭吧”，我临时改变了主意。

El Floridita是海明威当年常去的一家餐馆。古巴街角的每一家餐馆，都可能钉着一个“海明威曾在此就餐”的铭牌；每一份酒水单上，都可能注明“这是海明威爱喝的酒”。海明威住过的旅馆和农场，早已被开辟成纪念馆，而且还保持着他离开时的大致模样。全世界都知道海明威的巴黎和海明威的西班牙，而海明威生活过将近30年的古巴，却是海明威神话里缺失的一页。

“美国到底怎样，看看海明威的下场就知道。”据说卡斯特罗说过这样的话。的确，海明威在古巴写下了一生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而就在他被外交部强劝回美国的第二年，他在爱达荷州的家中持枪自杀。海明威的价值，大概是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和古巴唯一达成的一桩共识，也是我这三趟古巴之行中唯一了解清楚了的事实。其余都还是乱线团，需要我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整理出头绪。

“对不起，天太热了”，我对司机说，算是我的道歉。

“你们的革命广场上为什么只有切·格瓦拉和何塞·马蒂的画像，而没有卡斯特罗？”先生问。

司机沉吟了片刻，才说：“夸奖死人，远比夸活人安全。”

我们忍不住大笑。

2015.8.17

走出历史的古巴

为什么我们今日依然要谈论古巴？像谈论20世纪70年代怀旧而来的老爷车，一支昂贵的雪茄，一曲动听的爵士乐，一顿精致的加勒比大餐，又或者像谈论老挝、朝鲜和“社会主义”——这一昔日体格庞大、今日不死而正在凋零的老兵？时下，最时髦的怀旧复古风，不在伦敦，不在越南，甚至不在上海和巴黎，新的阵地在古巴。

撰文/刘荣 吴如加



• 在古巴莫罗城堡前，挂有古巴和美国旗帜的帆船正从城堡的灯塔前经过。供图/东方IC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家知名民意调查机构发起一场全国性调查，选出了最能描述中南美人的词汇如下：“皮肤黝黑”、“脾气急躁”、“充满激情”、“笃信宗教”、“懒惰”、“迟钝”和“拉丁情人”。而如果将这个描述的对象具体到古巴，恐怕还要被美国人加上“偷渡”、“动荡”、“社会主义”和“落后”。

基于美国对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封锁，关于古巴的词汇，长期未能得到更新。直到2015年7月22日，这对宿敌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关系，近百年来持续长久的地缘政治对峙从此谢幕。

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革命样本，古巴是一个成功对抗过西班牙、美国、前苏联三个大国的国家。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古巴，从昔日的革命兄弟，到今日的旅游目的地国，古巴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我们的关注。而

一个置身于势不可挡的变革前夜的古巴，更是让人对它的未来充满无限想象。

拉美血统：穿越历史迷雾

如果没有被封锁的历史，美洲最好的沙滩度假城市，不会是墨西哥坎昆，很可能在圣地亚哥。

古巴漫长的海岸线边，散落着类似圣地亚哥这样大大小小的天然良港。从殖民时代开始，这些港口就成为殖民者的前哨，曾经是西班牙殖民者向美洲大陆贩奴的重要中转站。印第安人、黑人、华人，都在殖民时代抵达古巴。后来，在此基础上，繁荣了古巴持续数百年的种植园经济。

古巴这一名词与海上飓风相关。早在南美热带雨林深处的征战部族反复骚扰这片大地之前，古巴就是一个经常被飓风袭击的海岛。海洋带来的苦难记忆深入古巴的骨髓。因此，抗争也成为一种传统——古巴国徽盾面背后是一根束棒，象征权威；束棒之上是一顶“自由之帽”，表示争取自由、为自由而斗争。

1492年，哥伦布在“地理大发现”时发现了加勒比诸岛中的古巴。它在加勒比的战略位置引起外界的瞩目。1514年，跟随哥伦布到达古巴的西班牙人迭戈·贝拉斯克斯在帕拉达斯河口建立了圣地亚哥城。到了19世纪，完全殖民地化的古巴成为西班牙帝国的“安地列斯珍珠”。

起初，西班牙人抱着寻找黄金的想法，在此屠杀土著。后来西班牙人清楚地意识到在古巴的殖民事业不能单靠开采矿石资源，于是将重点转向了种植业，在海外大肆引入黑人和华人劳工。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和融合，这一举措甚至改变了古巴的血统。除了西班牙裔的半岛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通婚），黑人也成为古巴民族重要的构成主体之一。今天的古巴，白人占64.1%，黑人占9.3%，混血人种占26.6%　(主要为黑白混血)。

由于地域和气候的差异，古巴人在人种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从人种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全新的年轻种族：身材高大、匀称、健壮、能歌善舞。西部地区以哈瓦那为代表的人更加内敛和温文尔雅，人种构成也十分多元，包括西班牙人、印第安人、黑人和华人。而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东部人以圣地亚哥为代表，更具有南美的原生特质，继承了加勒比人粗犷、勇敢、尚武和不屈的性格，著名的古巴朗姆酒和雪茄都出自这些地区，这里自古也是英雄和革命者的摇篮。

圣地亚哥作为西班牙在古巴最早的殖民城市和外港之一，也是古巴独立的英雄城。19世纪的3次古巴独立战争都是从这里开始。此处流传着塞斯佩德斯、何塞·马蒂和卡斯特罗等古巴英雄的轶事。而他们，分别有着黑人、西班牙人的血统；至于古巴的另一位英雄切·格瓦拉，则直接来自南美的阿根廷。

• 古巴地图。绘图/吕寅

• 古巴传奇音乐人康贝·赛甘多（**Compay Segundo**）生前与老朋友埃斯泰罗·伊格莱西亚斯（**Estrello Iglesias**）在乌普曼雪茄厂（**H. Upman**）。摄影/**Pierre de Vallombreuse-DragonImage**



• 在比尼亚莱斯山谷里烟农正在烟田里劳作。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古美关系：砒霜或蜜糖

地缘和经济决定了古巴和美国长达百年的“分分合合”，海明威是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例子。

1928年，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记者海明威第一次在古巴上岸，过着狩猎、捕鱼和斗牛的生活，并有了两个儿子。那时，古巴政府完全被美国扶持，也是美国和古巴的第一个蜜月期，这个美国式硬汉写了一部《老人与海》，这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部完全基于古巴历史、古巴生活、古巴性情的古巴之作。

小说中的老人，不仅仅是硬汉海明威自己的写照，更是古巴式硬汉的性情的真实呈现。从海明威生活中离不开的古巴烈酒和古巴雪茄，以及他身体力行的古巴式生存中，都不难想象，他从内心发现自己找到了第二故乡。

“二战”后，他重返古巴。离去的1958年，正值古巴独立革命发生的前夜。那时，整个美国都在从古巴黯然撤退。回到美国不久后，他在爱荷华的家中开枪自杀。

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曾经十分亲密。1898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就把古巴从西班牙帝国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而此前，古巴人为此战斗了30年。在美西战争中，古巴反抗军与美国人曾经有过合作，那个风靡全球的励志故事《把信送给加西亚》，就是源于此次战

争。

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他们热衷于把在本国行之有效的一套民主程序移植到这个热带岛国。此外，还有财大气粗的美国公司，在许多古巴人眼中，这不过是另一种殖民。尽管这个短暂的共和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政治腐败以及美国的频频干涉和经济垄断让古巴人愈发感到难以忍受。

古巴人会说，哈瓦那一直停留在海明威离开时的样子。他住过的哈瓦那旧区，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时光像按下了中止键，那些建筑和生活场景保留了下来。行走在这个时光停滞的地方，从西班牙式样到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从意大利风格到英国特色，从欧洲新古典趣味到古巴当地流行的高顶窄门，俨然一座欧洲建筑的博物馆。

而研究者和旅行者都需要直面一个现实——这些遗产的保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和古巴将近60年的“关系密切时期”，今天哈瓦那85%的建筑，都是在那一时期建造或者修复起来的。

在美国帮助下的“舶来品”，还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企业文化和社会建构。古巴的单一种植经济结构在这一时间被打破，一个新的旅游业正蓬勃发展起来，成千上万的北美人来到古巴，定居哈瓦那，建造乡村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等，与古巴的上流社会和外籍精英打成一片。美国黑帮甚至也渗入了古巴，建立起了性产业。

年轻的古巴人争先恐后地接受美国文化，从各类产品到体育、棒球，从艺术到文化，从建筑到绘画，英语词汇已经和西班牙语相互融合，好莱坞的电影和乡村音乐也在古巴年轻人中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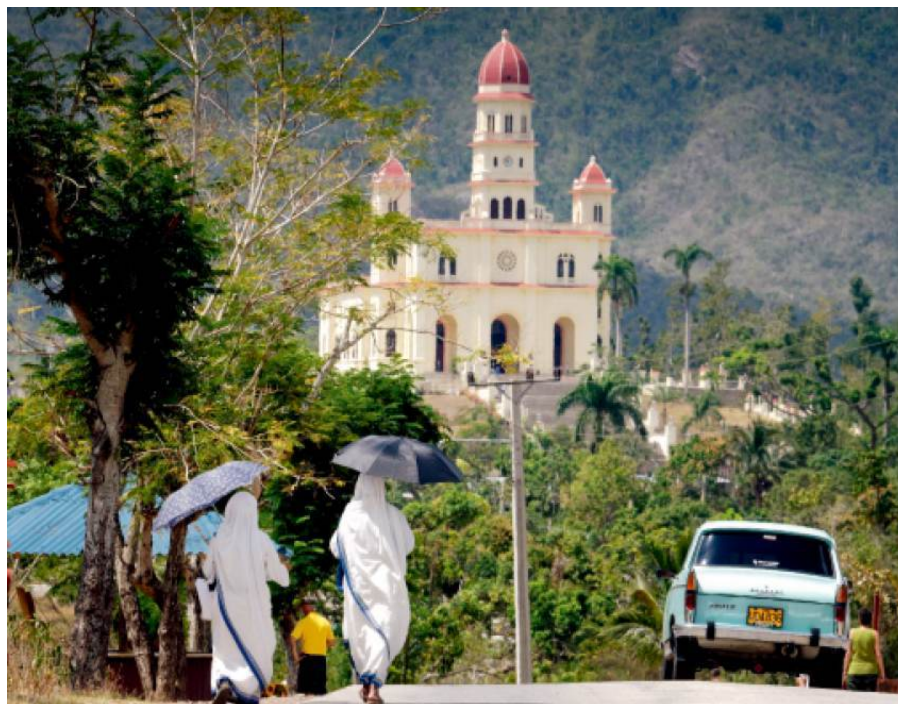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古巴糖最大的出口市场，古巴进口商品的76%来自美国，90%的电信、电力设施和服务都由美国公司提供。北美式消费文化风行古巴。古巴富人买美国车——这些上世纪早期出厂的老爷车至今仍留在哈瓦那的大街上，他们还热衷于去纽约和迈阿密购物。中等收入的古巴人也在努力工作，以拥有美国消费品作为良好生活的证明。

古巴独立运动后，古美关系急速恶化。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西方经济禁运带来的经济倒退，使得在海明威的哈瓦那，美丽的建筑也失去了维修的动力。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旅行者会发现：半个世纪以来，哈瓦那每年有150座殖民时期的建筑倒塌；在哈瓦那中心区和老城区，有历史价值

的欧式漂亮楼房在热带潮湿空气和飓风暴雨中接连倒下。这些建筑的主人们，其中有不少人，很可能是在革命前期逃亡美国，也可能已经作为卡斯特罗政府的反对者而被处决。至于冷战时期，古巴和前苏联亲善期建立起的苏俄式高楼——它们多半有十层左右、钢筋水泥结构，30年楼龄不满，已经彻底地毁坏。

然而现实却是，亲美的巴蒂斯塔政府治下，恰是独立后古巴最为腐败和黑暗的一段时光。而依附型经济则让古巴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遭受重创。这便是为何卡斯特罗想再造一个新美洲，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不论政治、经济，都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 圣地亚哥的殖民地风格街头风景和老爷车。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 圣地亚哥是聆听非洲风味古巴音乐、观赏伦巴舞的天堂。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社会主义阵营的“黑马”

革命的古巴像一个时光标本，浓缩了这个星球上人类群体的欲望、野心、苦难和挣扎。寻求民族独立的古巴，起先并未在“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阵营中站队，它想要的只是“活下来，有尊严”。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带着军队进入哈瓦那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政权会走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全然不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切·格瓦拉是个共产主义者，这没有人怀疑；但卡斯特罗本人则告诉美国记者，他所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从来没有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打算。甚至在革命胜利之后，尽管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古巴的领导人仍然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直到1961年春天的“猪湾事件”之后，卡斯特罗才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正式宣布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看起来这似乎是古巴在情急之下的“左转”，但卡斯特罗本人对此并不承认，他宣称自己“早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

古巴独立革命为何最终变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古巴人会无奈地告

诉你，革命，既可能是噩梦和破坏，又可能仅仅是生存之道。

“猪湾事件”之后，古巴无可选择地投向了苏联的怀抱。有了苏联的支持，古巴站在对抗西方阵营的最前线，显得信心十足。

1962年，苏联开始在古巴部署自己的导弹，但是很快，美国侦察机拍摄到了导弹发射架。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被称为“古巴导弹危机”。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危机虽然仅仅持续了13天，美苏双方在核弹按钮旁徘徊，最后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该事件至今被认为是人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热核战争几乎就要发生。对此，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也持一致看法。而风暴中心的古巴，是生是死，则根本不在大国的考虑范围之内。

此时古巴全国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格瓦拉正在他的野战指挥部里等待着美国人的入侵。只是古巴人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在没有和他们商量的情况下与美国人做了交易。卡斯特罗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怒不可遏，不停地咒骂赫鲁晓夫出卖了古巴。

尽管如此，古巴人心里清楚，苏联可以给予古巴的，远不止于导弹。在与美国彻底切割之后，古巴依旧没有发展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与革命之前相比，依赖的对象从美国变成了前苏联。

为了保卫这盏“加勒比社会主义明灯”，前苏联连续几十年给予其大规模军援和经济援助，古巴境内长期保留大量前苏联军人和基地。

过度依赖的结果是，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古巴85%的出口市场瞬间消失，支持国民经济的援助和优惠贸易协定灰飞烟灭。3年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不过，为了制衡美国，俄罗斯人保留了离首都哈瓦那不远的卢尔德斯监听站。而美国人则一直以经济援助为要挟，要求关停这个监听站。2001年，换了人间的俄罗斯，由总理普京决定关停监听站，这一决定让古巴人无法接受。

2013年，为了反制美国和北约的东扩，俄罗斯重新恢复与古巴等拉美国家的外交，开始新一轮“政治联姻”，并免除了90%前苏联时代的古巴债务。2014年，俄罗斯决定重启卢尔德斯监听站。

TIPS

殖民时期的古巴世界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古巴有7处世界文化遗产，如下：

比尼亚莱斯山谷

在烟草种植业中仍使用传统技术的比尼亚莱斯山谷，199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说起古巴，不得不提它对世界烟草的贡献。因自然、气候条件适宜烟草生长，古巴出产的烟草为世界之最。

特立尼达城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

特立尼达城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198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这里保存着75家榨糖厂主的庄园遗址。1547年，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甘蔗在古巴进行种植。

咖啡种植园考古风景区

古巴咖啡种植园考古风景区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古巴本无咖啡种植，1790年，临近的法国殖民地海地发生奴隶起义，3万多法国殖民者逃难到达古巴定居下来。他们将在海地拥有的丰富咖啡种植经验带到古巴，在古巴东南部地区从事咖啡种植园经济。

哈瓦那旧城及其工事体系

哈瓦那旧城及其工事体系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旧城位于哈瓦那湾西侧的一个半岛上，建于1510年，旧城的城堡及其工事体系，是西班牙在美洲建立的用于征服新大陆的重要基地之一。

圣地亚哥的圣佩德罗德拉罗卡堡

圣佩德罗德拉罗卡堡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堡设计于1673年，1700年建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复合建筑体，是西班牙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军事建筑里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

西恩富戈斯古城

西恩富戈斯的历史中心在2005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西恩富戈斯古城建于1819年4月22日，当时的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将其打造成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中的杰出城市，从建筑到城市建设都让西恩富戈斯成为当时的现代化城市。

卡马圭历史中心

卡马圭历史中心在2008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卡马圭1514年2月2日始建于今努埃维塔斯港所在地，曾名太子港，1528年迁现址。卡马圭也是西班牙人在古巴最早建造的七个村庄之一。

雅尼私人博客：对自由的向往

2006年，生活在哈瓦那的普通女孩雅妮大概还记得，这一年传奇领袖卡斯特罗因为肠胃炎发作，将权力转移给弟弟劳尔。第二年，雅妮在互联网开博。

在古巴革命独立的几十年来，很多古巴人流亡海外。革命初期逃亡的多为富人和知识精英，接下来大规模逃亡的都是普通古巴人。有91万逃亡的古巴人生活在美国，渐渐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在古巴、苏联结盟的30年里，十分之一的古巴人逃亡海外，甚至不惜自制各种渡海工具投向加勒比海，不少人因此葬身。

然而今日，古巴与美国之间无需相互遥望。自1993年卡斯特罗的适度政策调整后，政治改革展开，对宗教互访也放开了限制。古巴重启了和美洲各国的外交关系，潜在的联系正在加强。尽管互联网的使用没有完全开放，但古巴自由意识的觉醒，已从底层开始。

生于1970年代的雅妮就是这样一个觉醒的普通古巴人。她生在苏

联“老大哥”对古巴援助的时代。亲睹了1989年到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动荡和惨烈。又曾经留学欧洲，专业是历史语言学。2002年她选择回到古巴，说自己想说的话。她的博客自我介绍是——她想帮助“建设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可以给所有人提供空间的古巴”。

在古巴，外籍客人和本国国民都要接受严格的互联网控制，而且费用高昂，雅妮早期必须要假扮外国游客，进入外国人聚集的收费网吧，通过电邮形式发给自己国外的朋友。

雅妮的博客不用“独裁”或“体制”这种词，回避最高领导人的名字，她如实地呈现古巴的细微变化，消解着“墙”外对古巴的过分夸大或诋毁。她的微茫之声有如一个小小的镜面，折射出变化中的古巴和南美。古巴新政带来的新气象，从对非官方的独立意见的宽容开始。

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她为当年100位风云人物之一。这一年，联合国大会第十七次通过投票结果，督促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

在1994年开放旅游业后，除了大批游客的引进，古巴的自由市场经济化范围越来越大，2011年，古巴人终于可以自由买卖房屋和汽车等私人财产，也鼓励市场经济主体的多样化，比如旅游业面向私人餐饮和酒店开放，外资农场和私人合作社也出现在古巴。

今日的旅行者，在古巴街头感觉到的细节更多：喜欢收集车辆的，会发现在长期禁运和物资短缺下，古巴人自给自足，改装制造的能力极强，除了发动机，几乎什么配件都能制造出来，因此四五十年的老爷车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

2015月7月22日，古巴和美国宣布建交。这一迹象曾在2014年年末流露过。今日，不管是在哈瓦那还是在圣地亚哥，对美国的反对宣传标语都已经摘掉了，只是在古巴消费，对欧元的态度比对美元的态度显然还是更为宽容，体现在换汇过程中美元要收取高额的手续费上。

民间的互访和移民已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根据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缩写CBP）的服务，从2014年1月到2015年9月，到美国的古巴人比1994年移民危机时的人还多。总共有36497名古巴人，这个数据代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

一个包裹在血色琥珀里的国家，已经嗅到了开放的空气。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盘中非遗
世界美食的品与味
THE DELICIOUS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点击阅读

古巴的历史

殖民统治时期

◎ 1492 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时发现古巴岛。
◎ 1511 年，西班牙征服者远征古巴，古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 16 世纪，征服者从非洲大量输入黑奴，从事种植园劳动。

独立运动时期

◎ 19 世纪初，古巴人民掀起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 1867 年，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古巴开始要求独立的十年战争。
◎ 1897 年 11 月，西班牙被迫同意古巴自治。

美国占领时期

◎ 1898 年 12 月 10 日，美西签订《巴黎和约》，西班牙把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同时放弃在古巴的一切权利。
◎ 1901 年，在美国军事当局的监督下，古巴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宪法。
◎ 1906 年，古巴爆发反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政府起义，美国趁机对古巴实行第二次军事占领，建立军政府，直接控制古巴达 3 年之久。
◎ 1933 年 8 月，爆发的反美、反独裁斗争，推翻了马查多·伊·莫拉莱斯政权。
◎ 1952 年 3 月，巴蒂斯塔在美国支持下第二次上台执政。

革命胜利时期

◎ 1959 年 1 月 1 日，起义军进入哈瓦那，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同年 1 月 2 日，宣布成立革命政府，马鲁蒂亚任总统，2 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7 月多尔蒂科出任总统。
◎ 1961 年 4 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1976 年，举行公民投票，通过宪法，同年 12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取消总统制，设立国务委员会。

哈瓦那：冻结在胶囊里的时光

这是一座时间慢流的城市，老爷车、革命的激情、慢悠悠的生活，让人恍然间回到了那段冻结在胶囊里的旧时光。它有殖民时代的印痕，它有革命时期的冒险，它也有摩登时代的时尚……它，就是哈瓦那。

撰文/顾剑



●哈瓦那港口，远处是莫罗城堡。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我到古巴的第一站是哈瓦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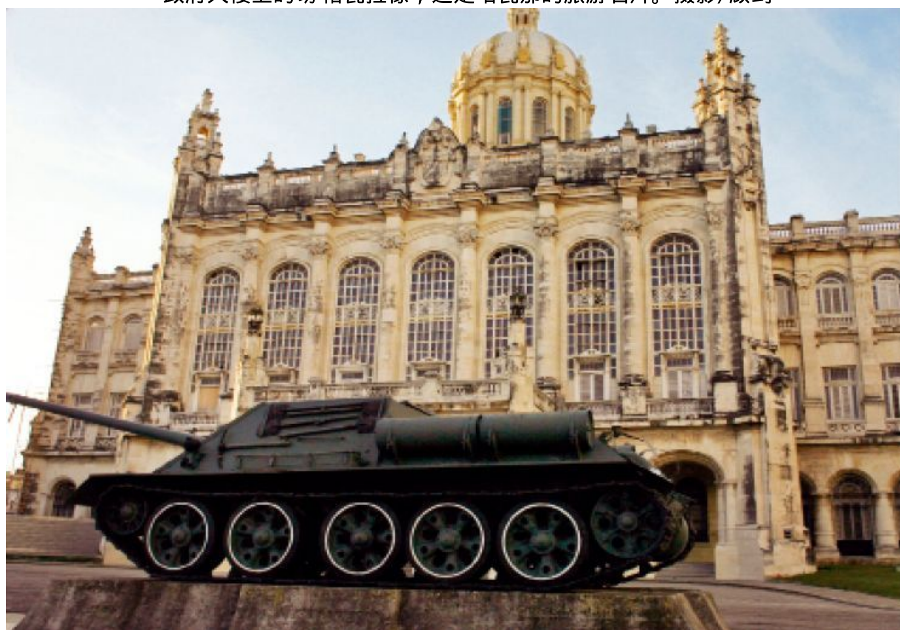
一出机场海关，扑面而来的除了潮湿温暖的空气，还有“70年代”的感觉。机场的设施有些陈旧，宽大的旧式座椅，老式的航班到达显示屏，还有一拥而上的当地人，争相问你需不需要换钱或者乘坐出租车。

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我乘车前往林肯旅馆。它位于市中心靠近海边的位置，是一栋独立的9层大楼。略显破旧的国营旅馆，在历史上却赫赫有名。上世纪50年代，这里是哈瓦那数一数二的高级旅馆。1958年，古巴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期间，林肯旅馆还曾接待过著名阿根廷赛车手卡洛斯·方吉奥，他是早于舒马赫的“五连冠”传奇人物。更奇特的是，方吉奥还在这里被革命党绑架，这近乎盗侠罗宾汉的行为，竟令被绑者很是欣赏。我在旅馆5楼看到了方吉奥曾经住过的房间，墙上挂着他的照片。不知道他20年后与绑架者卡斯特罗“相逢一笑泯恩仇”时，是否还怀念过这里，以及这座城市。

而我在哈瓦那的旅行，却经由这奇特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 政府大楼上的切·格瓦拉像，这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摄影/顾剑



•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前的苏联坦克。供图/东方IC



●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大厅，也即哈瓦那前总统府。摄影/顾剑

悠然老时光：殖民时代的蓝调

哈瓦那城市的北面和东面都是大海，但风景最美的地方是位于东北角的哈瓦那城堡和港口。热带阳光下的加勒比海，蓝得很通透，港湾里停泊着几只小木船，也被刷成明亮的天蓝色，随着雪白的浪花一漾一漾，让人觉得悠闲又舒适。浪花徐徐推进，一波又一波，拍碎在城市北海岸沿海大道外的防波堤上。远处的山顶是高耸的莫罗城堡，在拱卫海港入口。

1898年，这平静的哈瓦那港却发生了一件极不平静的事。2月15日，当美国海军战列舰“缅因号”在那里抛锚时，突然发生了爆炸，巨大的声响，冲天的火光，震动了整个哈瓦那港。很快，军舰沉没，258名美国水兵因此客死异乡。当时美国跟古巴的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关系紧张，尽管20世纪70年代在分析、梳理证据之后确认“缅因号”爆炸只是一个意外，但在1898年，这次爆炸成为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的导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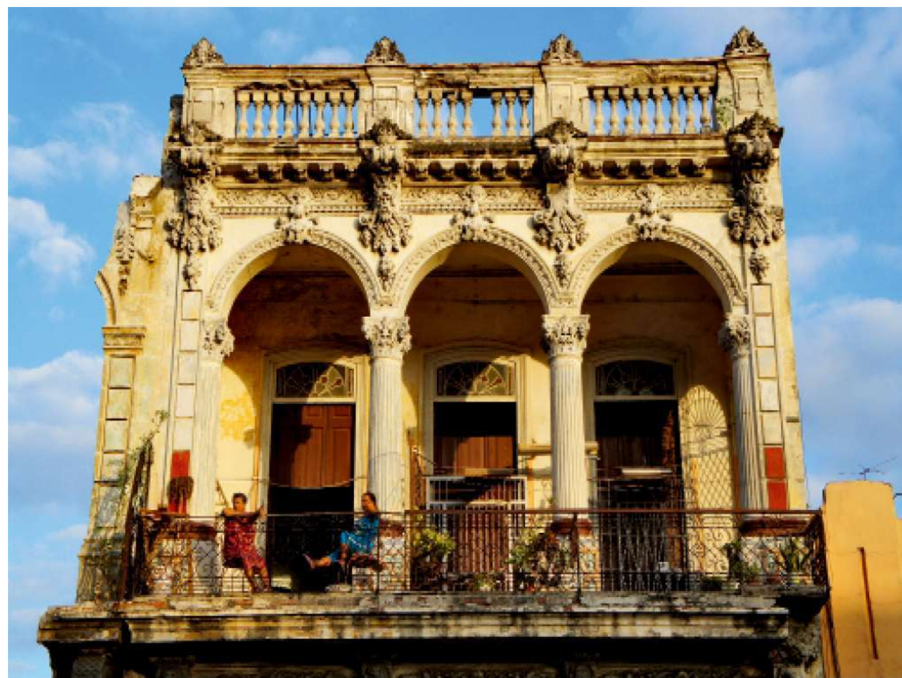
美国对待“缅因号”灾难的态度，夹杂着恐惧、自豪和复仇的激情。一位名叫约翰·布莱克·阿尔金斯的记者1898年4月来到美国曼哈顿，他在《曼彻斯特保卫者》中描绘了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即将爆发的美西战争的期待：

美国国旗在所有的街道和窗户上悬挂着。好战的观点和战争简报贴在商店的窗户上。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和他们的狗带着美国的徽章或者“支持”字样。自行车装饰着国旗的颜色好像要进行一次奇特的服装展示游行。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记住缅因号！”

美西战争以美国大获全胜结束。美国夺取了西班牙在海外的两个重要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美国国旗在哈瓦那飘扬，西班牙总督被美国将军伍德取代。在哈瓦那城堡这片地区，曾经的西班牙总督府，也是后来的美国总督府、首个古巴总统府，如今被辟成博物馆，留待人们参观或怀念。不过，我对参观总督府兴趣索然，注意力却还是被那个日常的哈瓦那所吸引。

古巴或许经济欠发达，但是在海边晒太阳、野餐的人们、在海滩上嬉闹的孩子、在防波堤上垂钓的老翁，都给人安贫乐道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热带气候的关系，就算在哈瓦那这样大都市的海边，人们走路的节奏也是缓慢的，仿佛从几百年前的殖民时代就是如此，也许还会一直像这样慢下去。我也坐在防波堤边发呆，想起木心那首小诗里的几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有些老城，只是保留一个空壳，为游客展示过去的生活，像是一个博物馆，比如卡塔尔的多哈、阿塞拜疆的巴库。但哈瓦那不是这样，人们居住在旧城那些狭窄的街道中，而殖民时代堂皇宏伟的旧建筑里仍然住着



● 哈瓦那破败而精致的老建筑。摄影/顾剑

七十二家房客。街巷窄窄的，经常能看到当地人在银行和粮店门外大排长龙。尤其是粮店，往往只有一家门脸，屋子里是柜台，柜台后则堆着面粉之类大包装的食品，墙面货架上疏疏落落地摆放一些面包或蛋糕的制成品。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凭粮票排队买米买面的日子来。

街道两旁的建筑，以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为主。建筑外立面精雕细琢，窗户细长，外有铸铁护窗栏杆。因为户外阳光毒辣，屋子阳面的窗户一般都不会打开，这使得突然走进室内的人们通常眼前一黑，要适应好一会儿。不过，这些旧房子的现状都令人揪心，一方面毕竟国家经济困难，政府没有钱来维护这么多普通楼房，另一方面，古巴又没有私企能承担这项社会责任，这些老楼便只能任由荒废了。不过，古巴政府也选择性地维护了一些更古老的建筑，诸如旧城中心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哈瓦那大教堂，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有400多年历史。

在哈瓦那大教堂门前那条街上，有一家酒吧，就连白天也聚集了大群的游客在这儿喝酒。这些人，都是跟着大作家海明威来凑热闹的，当年海明威喜欢在这喝一杯Mojito。我也点了一杯Mojito。按照古巴的物价标准，简直贵得离谱：5外汇券比索一杯。要知道，15比索能在家庭旅馆吃到一顿有三只龙虾的晚餐，20比索在旧城区的高级餐馆能享用一顿可口的西班牙美食。

这个酒吧还兼卖革命纪念品，墙上贴着革命时期的招贴画，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到处都是。在酒吧门口，有几位满脸皱纹、瘦小干瘪的当地老头老太太，叼着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游客特别喜欢与他们合影。或许，这里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哈瓦那：革命的纪念品、抽雪茄的老人、海明威的酒等等。

还有一样，也是哈瓦那或者说是古巴的象征——老爷车。很多人以为，古巴街上到处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爷车，一派复古的情调。其实不然，古巴的确有很多老爷车，但能跑得动的不多了，哈瓦那大街上缓缓驶过的老爷车，一般都是为了招揽游客兜风赚钱的。但这并不妨碍我找个地方静静怀旧，据说哈瓦那有两个看老爷车的最佳去处，一个是城堡前的广场，另一个是新城与旧城交界的国会大厦门前广场。



● 近年，咖啡馆这样的小型商户都有着朝向街道的门脸，所有古巴人都微笑着等待一场真正的改革。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哈瓦那国会大厦广场前的老爷出租车。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仍旧是革命的纪念

老城的西南方向是新城区，留有许多与古巴革命相关的遗迹，比如：议会大厦、中央公园、革命博物馆、革命广场、革命纪念碑等等，不胜枚举。

革命博物馆尤为值得一提，这是革命前巴蒂斯塔的总统府。巴蒂斯

塔1902年出生在古巴一个甘蔗种植园里，他声称自己血管里流淌着非洲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血液。作为革命领导者、选举产生的总统、军事独裁者和黑手党中腰缠万贯的卫士，他在古巴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只有1959年的革命才最终将他抹去。在那之前，正是在这座建筑中，曾经发生过刺杀巴蒂斯塔总统的事件。当时，一批刺客已经攻进了总统府，巴蒂斯塔利用暗道逃跑，才躲过一劫。今天富丽堂皇的会客大厅悬挂着巨幅古巴国旗，在内阁会议室外面的楼梯走道里，还能看见那场刺杀枪战留下的弹痕。

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有一个被大玻璃罩保护起来的游艇。不用说，这就是在古巴历史上有名的“格拉玛号”游艇。1956年12月2日，卡斯特罗、格瓦拉等82人乘坐它从墨西哥漂洋过海准备登陆古巴，计划以此来引发一场广泛的、全国范围的暴动，进而推翻独裁者。尽管这最终被当作一次最为英勇的史诗般的行动来歌颂，但无法掩饰这是古巴秘密登陆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缓慢航行的“格拉玛号”比原计划晚了两天才到，多数游击队志愿军因为晕船而萎靡不振。因为晚到，原本在红滩接应船只到达的卡车被迫撤退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玛号”即将登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到达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们遭到了来自空中和陆地的夹击。历经千难万险，登陆10天后，他们才与国内抵抗组织的成员会合。

虽然有一个不幸的开端，但这件名垂拉丁美洲史的重要事件，还是为卡斯特罗带来了好运。短短3年之后，卡斯特罗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胜利引发的狂热激情，使得卡斯特罗效法早期西班牙征服者的惯用方式，开始了从圣地亚哥到哈瓦那的漫长的全国巡视。从当年的资料片上可以看到，他有时坐着敞篷吉普，有时在一辆坦克上，频繁地停下来向热情的群众招手示意。

1957年1月8日，卡斯特罗抵达了哈瓦那，穿过狂热而兴奋的人群，进入了哥伦比亚兵营。如今，这座曾经最大的兵营已不复存在，但卡斯特罗那堪称神奇的故事却还被传颂着。他在哥伦比亚兵营演讲，向现场的听众们演说革命团结的必要性。这时，一件被所有亲历者铭记的突发事件—两只白色的鸽子飞过来，停在他的肩膀上。有人说，这是一个意想不到但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标志着古巴历史新时代的开启。

那时的哈瓦那，是一个喜庆、狂欢的城市。据当时在哈瓦那的意大利出版商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在书中的描述：这里满是西班牙人、黑人和华人，充满着生机和色彩，“你经常会在这里或者那里碰到那些留着大

胡子的游击队员。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手枪和冲锋枪，懒洋洋地坐在公共建筑前的大椅子上，防备着敌人的袭击。”

在哈瓦那新城内陆腹地，还有一处古巴革命广场，广场中心形似竹节的建筑是国父何塞·马蒂的纪念碑。纪念碑背后正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卡斯特罗兄弟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中央委员会不开放参观，连远远地拍照也是被禁止的。于是人们转而拍摄内政部大楼上巨幅的切·格瓦拉画像。这幅画像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经常出现在各种关于古巴的文章和游记里。

内政部大楼旁边是信息部大楼，其上还有另一幅巨像跟切·格瓦拉遥遥相对。乍看之下，我吓了一跳：难道古巴政府这么痛恨美国，居然于此悬挂“9·11”事件元凶本·拉登的巨幅纪念像？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看上去颇像本·拉登的大胡子，是古巴革命中的另一位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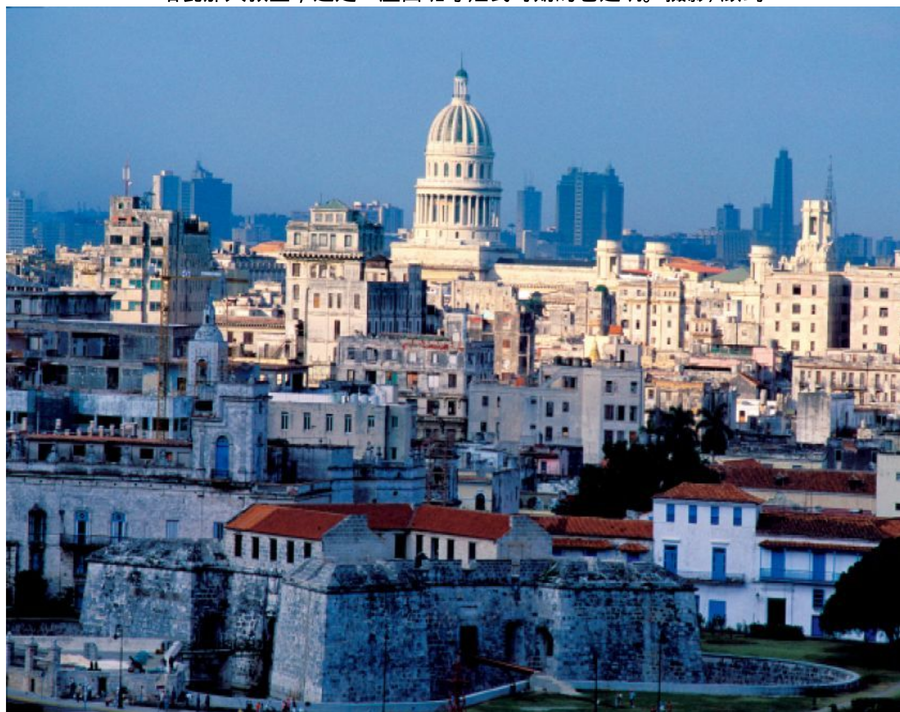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他与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一样，被看作这场革命的象征。但革命成功几个月后，他还来不及更充分地描绘自己的壮丽人生，就不幸早早离开了人世。我发现画像角落有一行西班牙语小字：“Vas Bien, Fidel”，这是西恩富戈斯去世前不久和卡斯特罗通电话时留下的一小句名言，翻译过来是—“放心，一切都好，菲德尔”。

从革命广场离开的当天夜里，我又去哈瓦那郊外的演艺厅，看了一场上世纪50年代百老汇式的盛大歌舞秀Tropicana。这场歌舞在革命开始之前就曾经蜚声世界，场面宏大，歌舞和灯光设计均属一流，彼时大概要算是“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生活方式。它被保留到今天，让观者好像突然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纽约百老汇。那种歌舞升平、衣香鬓影，令我恍然不知身在何处。在这个穿越的夜里，在这个时光胶囊一样的城市，时间仿佛倒流，我不由得在心里重复了一句西班牙语：

“Vas Bien”——放心，一切都好。



●哈瓦那大教堂，这是一座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老建筑。摄影/顾剑



●哈瓦那城区的迷人风景。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红色的切”世界偶像制造

切·格瓦拉是古巴的一个传奇、一个偶像、一个符号，作为拉美游击战的英雄、体制的反叛者，他还代表了自由的激情、抵抗的勇气和永不沉沦的精神。那么，他如何成为了“世纪偶像”切·格瓦拉？

撰文/夏榆

1959年，随着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古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亲密助手切·格瓦拉同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1960年，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来到古巴，对这个新兴的革命之地进行考察。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分别接见了他们。格瓦拉的神秘气质给萨特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在格瓦拉遇难后，萨特给了他极高的赞誉。他称其“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2010年盛夏，法国著名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来到北京。德布雷身兼多种身份，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更重要的是，德布雷在青年时期曾参加拉美革命，与格瓦拉共同出没玻利维亚游击战丛林，他是格瓦拉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者。

我应邀赴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中心访问德布雷先生。现场聆听他的演讲，通过他的个人视角回望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革命风云，回望格瓦拉的人生故事。

1967年4月9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哲学教师雷吉斯·德布雷在玻利维亚米约旁巴镇被政府军逮捕，当年他26岁。被捕时，他正试图保护一支由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安全返回国内，这支游击队在1967年9月到达玻利维亚。在遭受数天的严厉审讯之后，德布雷被秘密关押，玻利维亚政府指控他为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他面临被处死或者监禁30年的判决。

2014年9月，德布雷再访中国，讲述格瓦拉的故事，也讲述对世界“革命”的思考。



• 古巴街头随处可见切·格瓦拉的肖像。摄影/JEAN-MICHEL VOGE-DragonImage

1959年，随着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古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亲密助手切·格瓦拉同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1960年，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来到古巴，对这个新兴的革命之地进行考察。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分别接见了他们。格瓦拉的神秘气质给萨特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在格瓦拉遇难后，萨特给了他极高的赞誉。他称其“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2010年盛夏，法国著名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来到北京。德布雷身兼多种身份，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更重要的是，德布雷在青年时期曾参加拉美革命，与格瓦拉共同出没玻利维亚游击战丛林，他是格瓦拉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者。

我应邀赴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中心访问德布雷先生。现场聆听他的演讲，通过他的个人视角回望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革命风云，回望格瓦拉的人生故事。

1967年4月9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哲学教师雷吉斯·德布雷在玻利维亚米约旁巴镇被政府军逮捕，当年他26岁。被捕时，他正试图保护一支由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安全返回国内，这支游击队在1967年9月到达玻利维亚。在遭受数天的严厉审讯之后，德布雷被秘密关押，玻

利维亚政府指控他为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他面临被处死或者监禁30年的判决。

2014年9月，德布雷再访中国，讲述格瓦拉的故事，也讲述对世界“革命”的思考。



• 已故著名摄影师雷内·布里（**René Burri**）在其最著名的作品《抽雪茄的切·格瓦拉肖像》前留影。摄影/龙海



• **1964**年**12**月，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供图/**FOTOE**

“切的神话”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是格瓦拉激励人心的格言。

1998年，我开始漂流北京的时候，在动物园服装批发城买到一个印有格瓦拉头像剪影的军绿挎包，后来只要出门就会背着这个挎包，醒目地显示着身上的这个左翼倾向；2000年夏天，我坐在北京人艺剧场观看当年飚红的实验话剧《切·格瓦拉》，体内的血液被剧院回荡的激情、具有“革命”色彩的台词点燃，和无数观众沉浸在由异国抵抗者所唤醒的自我激励中；2006年，朋友到古巴游历，带给我一个在哈瓦那街头买到的印有格瓦拉头像剪影的棕色羊皮笔记本。很长时间书包里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我想在世界上会有很多年轻人使用印有格瓦拉头像剪影的物品，书包、T恤、钱包、笔记本、钥匙链。格瓦拉的头像成为世界非主流文化符号，如同暗号一样使人们彼此亲近。格瓦拉，作为拉美游击战的英雄、体制的反叛者，他代表自由的激情、抵抗的勇气和永不沉沦的精神。

我的书架上有格瓦拉生前记述的《玻利维亚日记》，日记中记录了他的生平和重要时光。

1928年6月14日，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利奥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求学期间和毕业不久，他曾多次周游拉丁美洲，其中包括他早年在《摩托日记》中描述的，他在1952年驾驶一辆诺顿牌摩托车所进行的不可思议的北美环球之游。加勒比海的美丽岛国古巴，不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上，为充满拉丁气质的革命青年提供了理想的新天地。著名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的影片《摩托日记》，讲述了格瓦拉的革命理想的形成与青年时代的拉美旅行相关。1954年，格瓦拉客居危地马拉期间开始投身政治活动，然而他支持的民选政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格瓦拉随即逃亡墨西哥。

早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和流亡的古巴革命者有过初步的接触，随后又在墨西哥城找到了他们。1955年7月他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即加入了旨在推翻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游击队远征军。古巴人给他起了昵称“切”。随后格瓦拉作为游击队一名随队医生登上“格拉玛号”游艇开始驶向古巴，这支游击队随后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了革命武装斗争。几个月后，格瓦拉被菲德尔·卡斯特罗任命为第一位起义军少校司令。他同时负责游击队伤病员和巴蒂斯塔政府军伤病俘虏的治疗工作，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格瓦拉功勋卓著。

格瓦拉一生具有传奇性。1959年，独裁者巴蒂斯塔逃离古巴，格瓦拉成为革命新政府中的一名重要领导人，始任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工业

司长，继任国家银行行长，后改任工业部部长。格瓦拉还是后来的古巴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一。除了担任这些职务以外，格瓦拉还是古巴革命政府在国际事务活动中的出色代表，他频繁出席国际会议，在国际论坛发表演讲，他的慷慨激昂和能言善辩令国际瞩目。美国《时代》周刊曾经评选格瓦拉为“世纪偶像”。这与他后来领导的“革命”行动有关。1965年4月格瓦拉离开古巴，继续投身游击战争。最初他领导一支由古巴人组成的游击队赴刚果支持刚果人民的革命斗争。1965年12月，他秘密返回古巴，筹建一支由古巴人组成的游击队前往玻利维亚。格瓦拉的计划是挑战该国的军事独裁政权，最后以燎原之势将革命运动推广至整个拉丁美洲。

1977年，法国著名导演克里斯·马盖拍摄纪录片《红底色的年代》，回顾了弥漫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激情。其中有一个历史细节，格瓦拉要在玻利维亚建立游击军事基地，却被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拒绝。既缺乏当地印第安人的支持，又没有可靠的根据地，格瓦拉的革命实践离其目标越来越远，最后被迫沦为一场冒险。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游击战斗中负伤，他落入接受过美国训练和操纵的玻利维亚反叛乱部队手中。次日惨遭杀害。随后政府军隐匿了他的尸体。他被砍掉了双手，其尸体和几名战友的尸体一起埋在了玻利维亚中部山区小镇巴耶格兰德外的飞机跑道附近。

美国作家乔恩·安德森在其所著的《切·格瓦拉传》中深情地写道：

切的敌人不愿看到他的墓地受到众人的瞻仰，他们希望他的消失能够终结切的神话。然而，切的神话超越了所有人的控制，越传越广。成千上万的人为他的去世哀悼。诗人和哲学家赞美他，音乐家编曲歌颂他，画家描绘他的英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游击战士们高举他的旗帜奔赴战场。在美国和西欧的年轻人奋起反抗越南战争后的既定秩序、种族歧视和社会正统观念的时候，切叛逆的脸庞成为他们的终极偶像。切的遗骨可能消失了，可是他的精神还活着，切无所不在。

“与切在一起”

在格瓦拉遇难43年之后，德布雷讲述了当年他在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游击营地尼阿卡瓦苏的情景。德布雷被捕之前化装成一个墨西哥的新闻记者，他与一个名叫西罗·布斯托斯的阿根廷画家结伴去采访格瓦拉，来到游击队营地。当时有人怀疑他们是特洛伊木马—美国中情局的奸细。因为在他们被捕6个月之后，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被捕。

由美国作家乔恩·安德森所著的《切·格瓦拉传记》有两章特写了当时的情景。在传记所附的照片中有一幅是格瓦拉与德布雷、布斯托斯等人在游击队营地的合影。还有一幅照片是格瓦拉阅读德布雷的著作《革命中的革命》的读书笔记中的一页影印。这些照片在格瓦拉与政府军的作战中失而复得，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现场，成为具有文献价值的物证。

其时是格瓦拉的游击战最艰苦而磨难丛生的时刻。《切·格瓦拉传》描述了当年的情景：

几天前，玻利维亚警察突袭了营地下方的卡拉米亚庄园。切在回营地的路上传来更多坏消息。政府军回到他们的农场，没收了一头骡子和吉普，抓住了一名正在返回营地的信使。切加紧赶回营地。他回到营地时，发现营地里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情绪。人乱做一团，人心涣散。

德布雷是在那时候见到格瓦拉的。其时他的身份是“一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和卡斯特罗以及古巴的安全部门关系密切。他积极支持在拉丁美洲推行古巴的革命模式。格瓦拉和德布雷交换了意见，德布雷说他希望留下来参战。可是格瓦拉却说，如果在欧洲开展工作会更好，他会给国际和平斗士伯兰特·罗素写信，请求建立一个国际基金，资助“玻利维亚解放运动”。格瓦拉也接见了西罗·布斯托斯，这位阿根廷画家对其乡村游击战理论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格瓦拉对布斯托斯说他的战略目标是夺取阿根廷的政权。

两天后，游击队营地就遭到政府军袭击。一架飞机轰炸了卡拉米亚庄园的周围地区。政府军杀死了15名游击队员，抓获了4名俘虏，其中包括两名“外国人”。格瓦拉的游击事业受到重创，德布雷和布斯托斯想要撤离前线，他们在走进小村姆尤帕姆帕的时候被政府军逮捕。

对德布雷的审判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对于格瓦拉来说，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捕是沉重的打击，他们是格瓦拉向外界传递消息的唯一机会。据当时审问德布雷的人说，是德布雷最终证实了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消息。起初，德布雷说他是法国记者，跟游击队没有关系。可是随着审讯越来越严酷，他最终屈服了，承认被称为“拉蒙”的游击队司令实际上就是格瓦拉。

审讯员得知布斯托斯是艺术家，他们让他画出游击队员的样子。布斯托斯照做了，还画了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营地和窑洞的地图。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捕后，格瓦拉和他的战友在丛林中披荆斩棘，长途跋涉，忍受酷热、寒风、大雨，到处寻找食物和水。他们一直寻找后方部队，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他们常常迷路，偶尔与政府军的巡逻队交火，哈瓦

那电台是他们了解外面情况的唯一途径。几天后在一次战斗中，格瓦拉身边的人牺牲，他与游击队员失去了联系。

《切·格瓦拉传》记录了那个悲伤的时刻：

切躲在一大块岩石后面，用M-2卡宾枪射击。但是没多久枪管被一颗子弹击中，枪没法再用。他的子弹夹显然已经丢了，他没有武器了。第二枚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小腿，第三枚子弹穿过了他的贝雷帽。切的敌人见到了他最后的样子：切躺在地上，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双脚也被绑。身边是他朋友的尸体，他腿上的伤口在渗血。

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遇害。享年39岁。

1997年，切·格瓦拉的遗骸终于被发现，并运回古巴。

格瓦拉纪念碑矗立在古巴中部的圣塔克拉拉，那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赢得重大军事战役胜利的地方。此后每年的10月11日被确立为古巴的“国殇日”。



• 哈瓦那以东的度假胜地巴拉德罗出售给游客的印有切·格瓦拉肖像的钱包，最耐人寻味的是，它旁边就是美元图案的钱包。摄影/Catalina Martin-Chico/Cosmos/DragonImage



• 古巴一位少女家中挂着切·格瓦拉肖像。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两面之词”

切·格瓦拉遇害之后，一场为德布雷辩护的运动在法国巴黎发起。

当年的法国《世界报》刊登了德布雷被捕的消息，也刊登了法国知识界致玻利维亚国家元首巴里昂托斯将军的电报，其形式如同一份请愿书。众多的签名者对德布雷的命运深感忧虑，他们呼吁保障德布雷的安全。在数十名签名者中包括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有保罗·萨特、玛格丽特·杜拉斯、雅克·拉康、弗朗索瓦丝·萨冈等人，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如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也关注德布雷的命运，为他的自由而努力斡旋。

德布雷1940年9月2日出生于巴黎一个律师家庭，16岁时赢得法国文科竞赛奖，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师。他年轻的时候，世界正处在一个非殖民化运动高涨的年代中，法国先从印度退出，接着又在阿尔及利亚面临困境，与此同时，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波及亚、非、拉三大洲。青年时代的德布雷充满政治激情，部分原因在于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高足。这位出版过《保卫马克思》的著名理论家，在巴黎高师影响了许多著名的学生，米歇尔·福柯和德布雷都在影响

之列，当年探讨革命理论的兴趣是那个年代的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的时尚。

德布雷在切·格瓦拉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成为被争议的人。

他回法国后持续不断参与政治活动，且有大量的文学和政治作品问世，经常引起媒体关注。然而有人声称要清算历史，只是一直没有确切的凭据。直到1996年，格瓦拉的长女在阿根廷首都发表谈话说德布雷被捕后可能泄密，遭到当事人的反驳，其中包括当年玻利维亚军方的特工头目，出来作证否认德布雷泄密。2001年，还有人在追究德布雷所谓的历史责任。

德布雷对这一段可疑经历的回答在他大量出版的书籍中，他从不同角度回忆和讲述。

2014年出版的《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是德布雷与中国哲学家赵汀阳的最新对话集。谈到对以往政治激情的反思时他说："一切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或者在他们活力最兴盛的时代曾经需要过）英雄的史诗、民族的传说、传奇的人物、国父（毛泽东、戴高乐、格瓦拉、曼德拉、华盛顿等）。然而革命也常常会在衰老中自我否定，反过来对付自己。反对滥用权力的无政府派起义最终会导致一个更强硬、更集中的政权。法国有过拿破仑，俄国有过斯大林，中国有过毛泽东，罗马有过凯撒。造反的精神最终变为被迫的服从，自发性变化为官僚化，不同政见变成正宗教条，这不是新东西。"

1967年德布雷被捕后，戴高乐将军亲自出面，向玻利维亚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相关部门和整个法国以及意大利都出面声援。德布雷的母亲是巴黎市议会的议员，也亲自出面，甚至还去见美国参议员。据说，玻利维亚政府试图通过德布雷的被捕与法国交换军火、工兵营的装备以及训练空军飞行员。结果因为是多方出面，最后玻利维亚政府派军方负责人去巴黎见法国外交部长，被当面训斥。更替总统之后的玻利维亚新政府当中有要员具有左翼倾向，此人与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有亲戚关系。最后在各种因素的组合作用下，玻利维亚政府军只好释放德布雷。获释之后，德布雷向法国的相关部门写过感谢信。

从此开始，德布雷更坚定了政治上的共和主义精神（他在哲学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运用极其娴熟）。在他的政治自传《可敬的大人物》中，他表达了对戴高乐总统的敬意。

十年之后，法国总统密特朗任命德布雷为外交事务特别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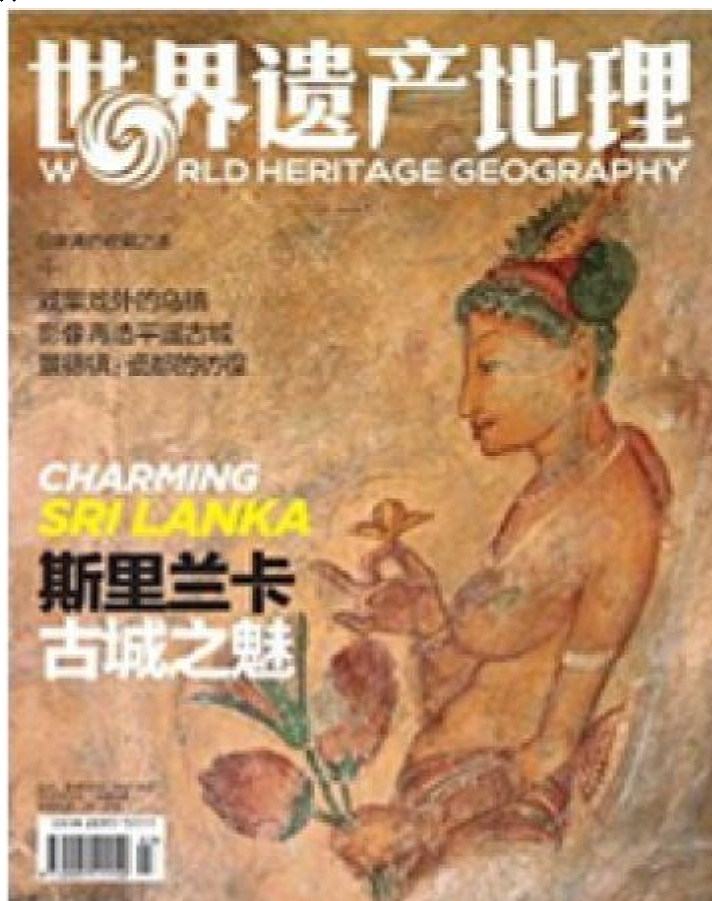
多年来德布雷穿梭于政治和思想界，穿梭于哲学和文化研究。青年时代的革命理想，在拉美丛林里与切·格瓦拉亲历游击战，这样的经历使他对世事有更为深入而透彻的理解。

2014年9月德布雷再访中国，此次访问中他再次回忆拉美革命。

再次重温他与切·格瓦拉共同经历的时光，也深省那段岁月带给他的启示。

（本文写作受益于《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日记》以及美国作家乔恩·安德森所著《切·格瓦拉》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圣地亚哥：古巴革命的背影

名为“圣地亚哥”的城市很多，但唯有古巴的这座，洋溢着革命的浪漫与激情。或许，每一块墓碑下，都是一位革命英雄；每一栋老建筑里，都住着一段令人血脉偾张的往事……

撰文/顾剑



- 圣地亚哥的大街小巷和殖民地风格的楼宇。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早春三月，无论波士顿还是北京，都还春寒料峭。若这个时间到古巴，却是30℃以上暑热难当的季节。为了躲开今年波士顿创下历史纪录的纷飞大雪，我专门飞到古巴避寒。

圣地亚哥是古巴第二大城市，在狭长的古巴地图的最南端，与首都

哈瓦那分据南北。我到达的时候，火红的凤凰花在明晃晃的阳光下绽放，大王棕榈树笔直而挺拔，城市南面铺陈着一望无际的碧蓝海面，而西面的天际线上，则横亘着峰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脉。

当我每每从旅馆细长的窗口，望向那一隆起伏的曲线，脑海中总会浮现“革命”二字。1868　年，爱国领袖卡洛斯·塞斯佩德斯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亚拉小镇上发表了著名的“亚拉宣言”；1895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从多米尼加率领远征军在马埃斯特腊附近的普拉依达斯登陆；195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

是啊，一线自然天成的山脉尚且引发了诸多的革命联想，那这座城市呢？

公墓里的古巴近代史

一清早，我乘出租车造访古巴最漂亮的公墓——圣伊菲热尼亚公墓。或许有人会忌讳坟墓不吉，其实西方的公墓绿草如茵、宽敞明亮，墓碑的工艺也很精湛，与公园并没多少区别。因此，在欧美旅行时，我一向很爱逛公墓，诸如巴黎的拉雪兹神甫公墓、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对于懂一点历史的人而言，墓园就是历史。

诚然，圣伊菲热尼亚公墓，也写就了历史。古巴两次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卡洛斯·塞斯佩德斯与何塞·马蒂，以及古巴革命时期很多英雄都被葬在这里。

卡洛斯·塞斯佩德斯对于古巴革命以及这个国家的意义，只需看后人对他的称谓便能明了——“祖国之父”。1868年10月，49岁的塞斯佩德斯将朋友和奴隶集合到自己的德玛西亚瓜庄园，制定了“亚拉宣言”。

十天后，他的部队占领了巴亚莫，监禁了西班牙卫戍部队的降兵。他的手下费奥雷多为此写下了后来成为古巴国歌的诗句：



• 革命英雄的墓碑上是基督的雕像，这在古巴很普遍。摄影/顾剑



• 巴士驶过圣地亚哥安东尼奥·马塞奥革命广场。马塞奥是古巴独立战争军事领导人。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快起来，上战场，巴亚莫的勇士们！

祖国正骄傲地注视着你们，

不要惧怕光荣的牺牲，

为了祖国献身，就是永生！

“为了祖国献身”，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项传统。很快，领袖塞斯佩德斯顺理成章地当选总统，但卷土重来的西班牙正规军接连挫败了政府起义军，由于看不到战争结束和外交上的结局，起义者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塞斯佩德斯被赶下总统的宝座。1874年2月，55岁的他在一次小冲突中牺牲。毋庸置疑的是，虽然失败，但由他

开始的十年战争最终导致了古巴的独立。

从塞斯佩德斯的墓地，踱步到何塞·马蒂的墓地，只需短短的几分钟。象征西班牙殖民时期各省的6根柱子高擎半圆形墓顶，阳光穿过墓顶的六边形天窗，洒在沉思的马蒂雕像上。石棺上是一面古巴国旗，四周鲜花环绕。果然是应了马蒂在诗歌中所写的——“当我长眠在异地，没有祖国，也不是奴隶。我只愿自己的坟墓上，放着一束花，一面旗。”而这诗的前几句是：

普天下的穷人，

我愿与他们共命运。

我是好人，作为好人而死，

我要面向太阳！

我更愿意以诗人的身份来理解马蒂。从老照片上看，他身材矮小，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须，总穿着黑色的上衣，系着白色的领带。大部分时间，他作为流亡者居住在美国，坚定地倡导古巴独立。1891年，针对美国的威胁，他写道：“我知道这个怪兽，因为我曾生活在它的兽穴中——我的武器只有戴维和弹弓。”在20年的时间里，作为革命活动家、政治理论家的马蒂，不断地为古巴奔走。在一封给女儿的信里，他这样描述自己：

我全副武装，肩扛步枪，皮带上挂着我的砍刀和左轮手枪；一肩悬挂着装有100发子弹的布包，另一肩悬挂着卷成筒形的古巴地图；在我的军用背包里，装有价值50英镑的药品、衣物、我的吊床、一张毛毯和书籍；你的照片挂在我的胸前。

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政治组织者，或许并不是一名优秀的游击战士。1895年，马蒂率领起义者奔赴古巴东部的奥连特省托河前线。5月5日，他与马塞奥领导的起义军在圣地亚哥附近会师。19日，起义军陷入西班牙人设下的埋伏，马蒂勇敢地骑着一匹白马冲锋陷阵。他先是颈部被一颗子弹击中，坠下马来。受伤的马蒂站起来，继续冲向敌人，再次被子弹击中——马蒂牺牲了，时年42岁。

每半个小时，马蒂墓前都有换岗仪式。对这位浪漫革命者的纪念，几乎遍及全古巴——每个城镇都有一个博物馆，每个学校外面都有一尊白色的半身石膏像。甚至，位于哈瓦那的国际机场也以何塞·马蒂命名。事实上，古巴许多广场和街道的名字也都与这些革命者相关。有些是为

了纪念诸如何塞·马蒂这样的19世纪独立战争的英雄，有些则是铭记20世纪50年代古巴革命的风流人物。

圣地亚哥埋葬着古巴独立史上几乎所有名人，是打响古巴革命第一枪的地方。在这座城市漫步街头，我能依稀看见“革命的背影”，浮印得比哈瓦那更加清晰。

“任性”的革命传奇

从国家公墓到圣地亚哥火车站大约有3公里，继续沿着上山的方向步行，很快就可以走到市中心的塞斯佩德斯广场。不出意料，广场中央竖立着塞斯佩德斯的雕像，顺着雕像朝北望去，有一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西班牙建筑——这是多么充满戏剧性的一幕——1868年，塞斯佩德斯主导的独立运动胜利，正是在这幢曾经的西班牙总督府里，首次公开发表了独立宣言。91年后，又一位革命领袖出现在这幢小楼的二层阳台，宣布古巴革命胜利。他，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的传奇故事，广为人知。他掌控了古巴政治和历史超过半个世纪，使古巴成为世界舞台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袭击蒙卡达兵营的行动算是一次重大转折，当时他还只是一个26岁的充满活力的青年。

蒙卡达兵营博物馆距离塞斯佩德斯广场不远，只需往东穿过两个广场便到。这是一幢四四方方、有着两层城垛的建筑，外墙上还有坑坑洼洼的弹痕，现在被涂上了带有白色条纹的亮黄色。但这仍然无法遮蔽它曾经的阴沉灰暗。20世纪50年代，作为仅次于哈瓦那哥伦比亚兵营的全国第二大兵营，蒙卡达兵营常被视为高压政府的象征。

1953年7月，卡斯特罗兄弟带领一百多名游击队员试图袭击并占领这里，同时发动全城的反政府暴动。游击队员们化装成政府军，想坐卡车混进驻军大院，计划突袭政府军宿舍。谁也没想到，由于他们脚上的鞋子没换，在大门口停车检查时被卫兵识破。战斗提前打响，奇袭被迫改成强攻，结果自然是寡不敌众，大部分革命者阵亡或者被处决。卡斯特罗兄弟也因此被捕、判刑，流亡墨西哥。在美国学者理查德·戈特所写的《古巴史》中如此评价这一事件：

这次行动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就像共产主义者们所形容的那样，是一次毫无准备的政变……但蒙卡达事件是对政权的一次挑战，它奠定了一个革命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将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取得政权。它也使得运动领导者的名字传遍了整座海岛。

如今，这座兵营保留了小部分展厅，纪念那次失败的行动，而大部分的建筑，则被改建成学校，不对外开放。我在学校门外，看到课间休息的古巴小学生，居然也戴着红领巾，顿时觉得这个黑皮肤的热带国度变得亲切了。

古巴革命和中国相比，更像城市游击战，或者说，还有点冒险故事的意味。诸如我听到过一个传奇性的革命故事：1953年，革命党人在一级方程式大赛前夕成功绑架了“赛车之王”方吉奥，非常礼貌地给予优待，还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大赛之后又释放了方吉奥。20年后，已经是阿根廷汽车公司老板的方吉奥，还回到古巴和当初绑架他的卡斯特罗把酒言欢。这真令我惊叹——活脱脱就是一个罗宾汉的传奇！



• 圣地亚哥“卡里布小屋”俱乐部，这里是聆听非洲风味古巴音乐、观赏伦巴舞的天堂。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 只有在法式杜姆巴聚会上，才可以看到辛塔舞。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可就是这么不靠谱的战略战术，在古巴还真能奏效。后来，我旅行到古巴中部的圣塔克拉拉城，在城东见到古巴革命又一个传奇纪念地，一块纪念碑兀自矗立在锈迹斑斑的铁轨旁娓娓道来：当年切·格瓦拉率领18名游击队员，只带了轻武器，在此伏击政府的列车。这是一辆有22节车厢的装甲列车。最终，这辆列车以及车上350多名政府军，全部被这19名游击队员俘虏了！这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不过，我想事情发生的时间也许可以解释一切：1958年12月29日。3天以后，1959年1月1日，就是古巴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日子，或许彼时巴蒂斯塔的政府军早已没有任何士气可言了。

从蒙卡达军营打响第一枪的悲剧开端，到圣塔克拉拉铁路之战的喜剧收尾，古巴革命的历史，就是这么“任性”的一段传奇。

社会众生相：革命的背影

尽管圣地亚哥随处可见革命遗迹，但似乎没有太多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个人崇拜。说起来卡斯特罗在古巴掌权半个多世纪，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不仅是他的亲弟弟，还是与他并肩战斗的第一代革命领导人。我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卡斯特罗的标准像。大概唯一能看到卡斯特罗巨幅画像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当地的古巴共产党党部。

反而倒是切·格瓦拉的头像，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切·格瓦拉受到古巴全民的推崇，地位比卡斯特罗高。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去世，不必为现实生活中的政策失误负责，成了一个革命殉道者。古巴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将格瓦拉的头像印在挎包、T恤、帽子上，并不是因为革命的理想，而是因为格瓦拉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通俗文化符号，代表非主流、叛逆，甚至是“酷”。

我认识几个女生，很迷恋格瓦拉。问她们原因，回答简单而直观：因为他帅！不知道她们是否了解当年格瓦拉的故事？懂得格瓦拉的政治理想、经济政策？而对卡斯特罗而言，当年的革命同事在通俗文化中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自己，他又该作何感想？

我在古巴更多看到的，却与革命没什么关联，甚至有些背道而驰。圣地亚哥的旅馆里，常能看见勾搭外国游客的古巴当地女孩，很多人都想方设法要从外国游客手里捞点小钱。一次，我偶尔举起相机拍摄路边的一个建筑，刚刚走过去的一位清洁工老头，居然回过头来找我要1比索。后来有个人更莫名：他看上去像是流浪汉，跟我打招呼说“你好”，非要跟我击一下掌，击完掌之后也是伸手要钱。圣地亚哥街头这些要钱的手段，倒也不难对付，只要打定主意不给钱，不理会，对方也不会纠

缠。

当然，古巴不会一直沉浸在过去。虽然酒店和餐馆仍然以国营为主，但如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由政府特许经营的私立家庭旅馆。家庭旅馆的主人本身都是中产阶级，绝对热情可靠。他们很多人也有“海外关系”，言谈间，经常会流露出想培养孩子离开古巴去读书或工作的想法。古巴人也迷韩剧。我在圣地亚哥所住的旅馆，前台有一位漂亮姑娘，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得知我是中国人后，她略微有些失望，因为她在电视上看过不少韩剧，想找人聊聊韩剧！

革命，主义，这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神圣的名词，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了。随着大众文化的普及，革命的符号变成了热卖的消费品。这是个平庸的年代，这是个物质的年代，但也正因为如此，这还是个和平繁荣的年代。古巴在这个时代大潮中，也未能幸免，但在这个被外界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度，我想，当年革命模糊的背影还在……

经典作家的古巴时光

古巴，因革命而浪漫，因美景而风情。这里，也吸引了众多的作家前往，酝酿出携带着雪茄味儿的鸿篇巨制。比如：海明威、马尔克斯，这两位曾经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们在古巴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古巴又带给了他们什么？

撰文/夏榆



• 海明威将古巴看作伊甸园和钓大鱼的天堂。如今，他用一种决不妥协的目光凝视着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以及那些幻想着另一个世界的年轻人。
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即使印第安人消失不见，甚至所有人类都消失不见，墨西哥湾流也会一直静静地流淌下去”，这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旅居古巴时写下来的文字。

一生行旅不羁、四海漫游的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期旅居古巴。“他的房子位于哈瓦那近郊的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地区。在房子西南一个外形方正的角落里，有一间特设的工作室，但他偏爱卧室，唯有小说里的角色能驱使他爬上角楼。”1958年，《巴黎评论》记者乔治·普林顿在古巴访问海明威时对他在哈瓦那的居所和工作状态有详尽的描述：“他是个严于律己、自我约束力极强的人，直到晌午时分，他才会拿起圆头手杖离开房子，到泳池边开始每日半英里的游泳。”

作为逝去时代的文学英雄，海明威影响过很多杰出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海明威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晚年的时候，马尔克斯在巴黎遇到时为美国著名时装模特儿的海明威孙女玛尔戈·海明威，他们一起吃饭。“她滔滔不绝地谈她的祖父，而我则

谈我的祖父”，马尔克斯说。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期间马尔克斯向外界讲述当年他初到墨西哥接到朋友的电话被告知：“海明威那老东西前一天早晨7点30分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凯特丘姆拿猎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了”，马尔克斯追忆道：“这件荒唐事如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留在我的脑海里。”

强悍而脆弱——海明威在古巴

1957年秋天，海明威在古巴的寓所观景庄开始动笔写作《流动的盛宴》。

这是他对青年时期在巴黎生活的回忆。辞去新闻职业、决心从事职业文学写作的海明威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常要忍受饥饿、物质匮乏以及写出的作品被出版机构频繁拒绝。然而他有美好的爱情，有坚定的信念和持久写作的毅力。那段时光艰辛而精进，困顿而甜美。这是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对往昔岁月的追念。在此期间他偶尔回爱达荷州凯彻姆的家，在西班牙旅行时也在写作这本书。1960年春重返古巴观景庄完成初稿，同年秋天返回美国，在凯彻姆他的家中做最后润饰。就在这部回忆录完成的第二年，海明威在他的凯彻姆住所用一支猎枪向头颅开枪自杀了。

“他自杀那天，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威尔士·海明威睡在爱达荷州克川市海明威居所楼上的主卧室里，1961年7月2日早晨她被几声以为是‘抽屉砰砰关上’的声音吵醒”，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后来追忆他的文学榜样海明威。

强悍而脆弱，乐观又绝望，这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显示出来的双重性。1954年是海明威祸福相随的年头，这年，海明威遭遇意外事故的频率达到了最高峰。先是乘坐飞机到东非打猎时，两次遭遇飞机失事，落下脑震荡、脊柱碎裂、烧伤和内伤并被通报死亡。他幸存下来，也因此有了一次独特的读自己讣告的经历。据卡佛回忆，他在少年时看到过晚报刊登的海明威相关消息的新闻照片。“他正满脸笑容地举着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着他的照片和宣布他死讯的通栏标题。”也是在这一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12月7日，我应邀赴斯德哥尔摩报道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先生相邀参访瑞典学院。艾伦先生作为常务秘书在1987年为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和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授过奖。满头银发的老人翔实解说诺奖历史上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或者缺席颁奖的作家。

海明威当年因为头部重伤而缺席颁奖典礼，在那次颁奖仪式上，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发表给海明威的授奖词：

现在我们大家谈论的正是这样一位先行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他的任何一位美国同道比，海明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寻求准确方式来表达意见的朝气蓬勃的民族。海明威本人也与一般文人迥然不同，他在许多方面表现了戏剧性的气质和鲜明的性格。在他身上，那股勃勃的生机按照它自己特有的方式发展着，没有一点这个时代的悲观色彩和幻灭感。



● 一位老人坐在科希玛海边凝视那位与他极为相似的大文豪。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阿

诺贝尔博物馆与瑞典学院相邻，博物馆陈列着百年历史中获奖者的遗迹—生平影像、书籍影印、手稿、演讲音频。观众走进纪念馆可以通过遥控器，任意选择想要了解的获奖者的情况，戴上耳机就可以听到获奖者的演讲实况。海明威是我热爱的作家，记得当时特意找寻他的文学演讲而未得。现在我手里存有《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言说》，再次读到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授奖词：“人们应该记住，勇气是海明威作品的中心主题—具有勇气的人被置于各种环境中考验、锻炼，以便面对冷酷、残忍的世界，而不抱怨那个伟大而宽容的时代。”人性是复杂的。仿佛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做否定式证明，海明威后来生病，患上偏执狂和忧郁症，在接连两次监禁于梅约诊所时，因为接受了电痉挛疗法而失去记忆，最后用猎枪自杀身亡。

海明威生于1899年，可以算作20世纪的同龄人。他这一代人被称为“迷惘的一代”，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残酷、冷漠和没有意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在幸存者身上留下了烙印，海明威本人也亲历其中，

并于19岁在前线身负重伤。他说：“人类莫名地疯狂。让自己陷入最巨大的、致人于死地的大屠杀中，这只有在人类的土地上才会发生。”

海明威的一生有过四次婚姻，其中三次离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并为此负伤，在西班牙内战（1937-1939年）、中国抗日战争（1941年）和欧洲反法西斯战争（1944-1945年）中他作为战地记者表现优异。战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逆转，打猎、钓鱼、狩猎旅行、在法国和古巴寄居、斗牛、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最后在爱达荷州自杀，这是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一生。当我再次阅读海明威，从他的生平轨迹寻访他的生命故事时，遥想他在古巴的岁月，或许就如他所言：“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海明威与古巴的关系可谓深长。1940年他在出版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之后，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同作家玛瑟·盖尔荷恩结婚。次年，他与玛瑟来到中国采访抗日战争，当时还会见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之后旅居古巴，在哈瓦那的瞭望农场住下来。海明威在哈瓦那多有惊人之举，改装私人渔船“皮拉尔号”，追缉古巴近海的德军潜艇；在此期间他以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在伦敦遭遇车祸，头部负伤。为解放巴黎与游击队一起搜集情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明威返回古巴。同年与玛瑟·盖尔荷恩离婚。

海明威一生都在谈论自杀，在他的有生之年，身体遭到种种重创，就像是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一场拳击赛之后留下的后遗症。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打猎，还是在创作中上前线打仗，海明威的意识中总抹不去“杀戮”的念头。他的一生都在狩猎：在非洲猎杀狮子、豹子和大羚羊，在落基山脉搏杀灰斑熊，在怀俄明农州射杀松鸡，在法国射杀鸽子，走到哪里他都会有可杀的猎物。即使在猎杀之后，这些动物仍然没有逃离他的视野。“杀戮”的意识使他饱受争议。

他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曾经讲述，在古巴时的某一天，海明威颇费了一番周折，钓到一条重达512磅（约合232公斤）的马林鱼，并将它运回港口，引起公众的一片欢呼。但他对这一切还不满足，大家喝酒庆祝之后的凌晨两三点钟，他又独自回到了码头，借着月色，用滑轮把大鱼吊了起来，当沙袋练习拳击。

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就是讲述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与大鲨鱼搏斗的故事，老人就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以北的海面上捕鱼。《老人与海》的写作，证明海明威是猎手兼博物学家，这部作品塑造了文学史上经典的硬汉形象，成为海明威最具代表性作品。《老人与海》出版于1952年，最初发表于9月1日的《生活》杂志。小说出版后获得批评界一

致推崇，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并最终助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好莱坞以重金购得摄制权，由斯宾塞·屈塞主演，拍成电影获得第31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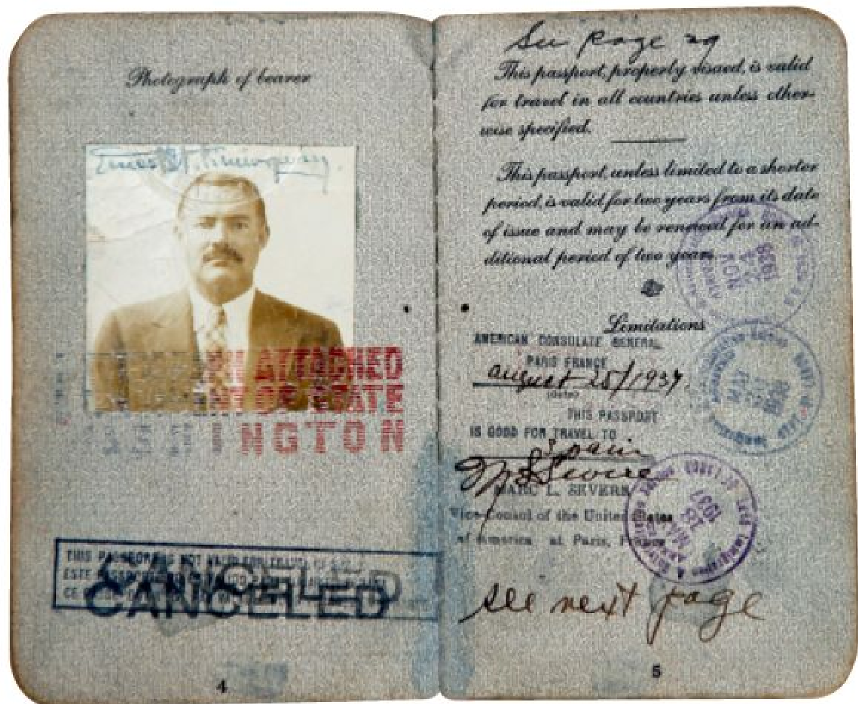
《老人与海》原作只有2.7万字，据海明威自述，他曾先后修改此书达200遍之多，可谓千锤百炼，炉火纯青。老渔夫圣地亚哥的状态来自海明威多年来在湾流中钓鱼的经历。他观察、研究海洋生态物候。“大海也同人一样值得描述。这是我的运气好，我见过马林鱼交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在那一片水面上，我见过五十多头抹香鲸的鲸群，有一次我叉住了一头几乎有六十英尺长的鲸鱼，却让它逃走了”，1958年海明威对来访的《巴黎评论》记者说道。

海明威在写作《老人与海》时有一句名言被广为传播：“一个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老人与海》的主题，也是海明威的人生信念。然而十年之后，海明威被他自己打败了。



● Floridita酒吧被作家海明威看作代基里酒的发源地。图为吧台一角的海明威青铜像。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海明威使用过的打字机和他生前的护照。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魔幻超现实——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

说到作家与古巴的关系，不能不说到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交往。

1956年的巴黎。在圣米歇尔大酒店，当时还是新闻记者的马尔克斯与同为新闻记者的朋友普利尼奥·门多萨喝咖啡。其时他们都是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讨论到当时拉美的政治局势，包括古巴的政治变革。他们认为古巴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小伙子的努力上。“那个固执、莽撞的瘦高个儿的青年，正在墨西哥四处活动”，马尔克斯在他的自述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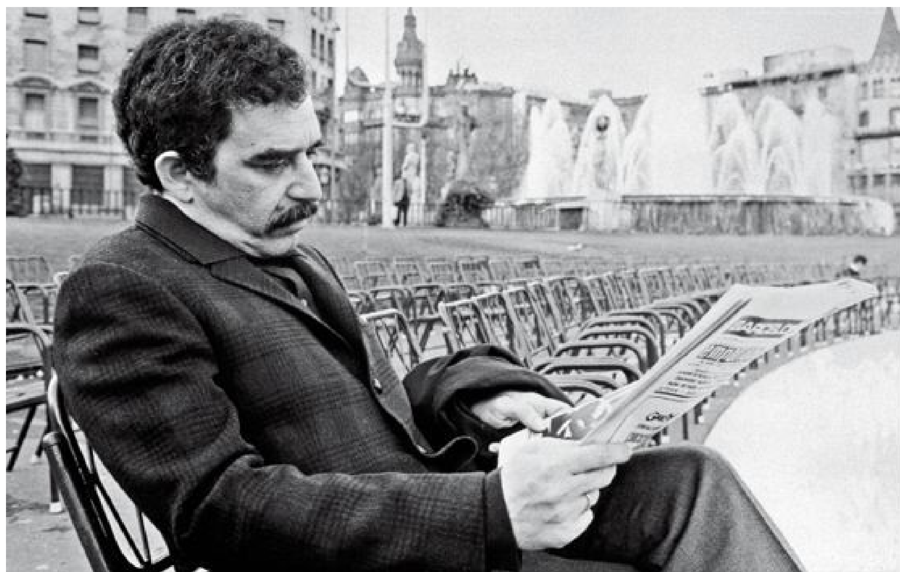
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阿拉卡塔卡。少年时因哥伦比亚内战中途辍学。青年时期时任新闻记者的马尔克斯因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难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后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不久该报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他被困在欧洲。同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1959年马尔克斯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在波哥大和古巴工作。“拉丁社”由切·格瓦拉领导，同年，马尔克斯应邀参加古巴革命胜利庆典。

其时，对马尔克斯来说，卡斯特罗的名字并非完全陌生。保守派政府在1948年企图将卡斯特罗和另外几名大学生以某桩凶杀案的嫌疑凶犯逮捕。卡斯特罗在1959年革命成功后，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在加拉加斯美岭区旅馆的阳台上庆祝卡斯特罗的胜利。在马尔克斯看来，古巴革命意味着一个与以往迥异的、具有质的飞跃的唯一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抑或人们早已熟悉的政治寡头打败一个先前按照顺序篡夺权力的独裁者，而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大胡子游击队员领导全体人民夺取了政权。这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人们的赞叹、支持和深深地忧虑。”

当年的拉丁美洲，独裁者们像熟透的果子落地一样纷纷垮台。首先是阿根廷的胡安·庇隆，继而是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随后是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内斯。后来就轮到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倒台。同许多拉丁美洲人一样，马尔克斯希望到哈瓦那亲眼看一看那场汹涌澎湃的革命。1959年的春夏之际，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带着简单的行李，被一架由古巴人驾驶的双引擎飞机带往哈瓦那。飞机是革命者从前政府军缴获而来，是一件散发出难以忍受的尿骚味儿的老古董。他们参加报道“真相行动”—由卡斯特罗指挥的对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战犯的公开审判。

到达哈瓦那，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者立即被淹没在旗帜、橄榄绿军服和睡不着觉的人海中。人们没有工夫睡觉，对获得自由的庆祝与欢呼使他们难以入眠。马尔克斯与同伴走遍了哈瓦那，与人交谈，听卡斯特罗面对百万同胞讲话，从而触摸到了古巴革命的脉搏。为了让世界知道革命之后的古巴对独裁者的审判，卡斯特罗请来一些国家的观察员和记者旁听审判。

《马尔克斯传》描述了这次哈瓦那之行：“体育场内人山人海，正中央的四方框架里是身穿蓝色囚服面对法庭的罪犯。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直接面对着被审讯者，因而感觉到一个人死到临头的冷漠和恐惧。戴着手铐的被告惊愕于急切等待将他明正典刑的观众的呼喊、谩骂和笑声，他的眼睛呆滞，一直盯着脚上的意大利皮鞋的尖端，直至黎明时分听到死刑的判决。”这次审判给马尔克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从没直接写过这一审判，然而他从对战犯的审讯、审讯时出示的大量的证据材料中受到启发，构思了他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



•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供图/**Stringer**-东方**IC**



• 马尔克斯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合影。

供图/Krzysztof Wojcik-东方IC

马尔克斯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也是在哈瓦那。当时他途径卡马圭市作短暂停留。担任司令官的卡斯特罗在古巴腹地参加几个养鸡场的开工典礼也抵达卡马圭市。到了这里的小机场，饿坏了的司令官命人拿鸡给他吃，可是没有鸡。于是，卡斯特罗就以在美国旅客仍然经过的一个机场没有鸡吃这一弊端为题，发表了冗长而激动人心的演讲。经过他人的引荐，马尔克斯跟卡斯特罗会面握手，简要交谈，说明他的记者身份。

马尔克斯在哈瓦那待过90个日夜。当时的哈瓦那成为一座巨大的街垒，因为毒瘤般的反革命活动天天发生，而且古巴人还得防备着美国即将发动的入侵。马尔克斯所在的拉美通讯社所在的斜街不像街道，更像一条准备战斗的战壕：房上堆着沙袋，地下铺着厚厚的木板，枪支时刻处于伸手可及的位置。“哈瓦那是个不眠之城，犹如整个古巴是个不眠之国。拉美通讯社的工作人员在电传打字机、打字机或者照相机旁边困得要命，却几乎没有工夫打个盹”，《马尔克斯传》的作者达索·萨尔迪瓦尔写道。

后来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成为密友。据说卡斯特罗拨给马尔克斯一辆奔驰280，在哈瓦那市中心给了他一所带游泳池的房子，里面有4个佣人和1个花匠，还有一条只有极个别接待外宾的宾馆才能安装的国际电话线。据说卡斯特罗和马尔克斯无话不谈，包括倾诉内心的秘密。

“你仔细听着，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亲密的、以真挚的感情维系的友谊是从文学开始的。1960年我们在拉美通讯社工作的时候，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跟他打过交道。我当时觉得，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讲。后来我成了著名的作家，他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我们双方怀着非常尊敬、友好的心情见了好几次面，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能超越我们在政治倾向上的亲近。”这是马尔克斯与友人浦里尼奥·门多萨的对话。

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拉美文学热潮开始飙袭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就在这一年，马尔克斯与门多萨做过一次长篇对话，对话集《番石榴飘香》也风靡中国。这次对话中，门多萨评论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的关系时说道：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不同，马尔克斯不热衷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和卡斯特罗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着同样的看待现实和理解问题的方式，加以加勒比海地区所特有的共同语言。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密友，但是他和苏联政府官员以及统治共产主义世界的阴郁的官僚没什么交情。如果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苛刻眼光来看待马尔克斯，那么很难在政治上理解他。对于他来说，勃列日

涅夫是一回事，而卡斯特罗是另一回事，尽管古巴制度的许多特征来自苏联模式。然而支持军事独裁的拉丁美洲右派对马尔克斯深恶痛绝，把他视为卡斯特罗的代理人。“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分给穷人呢？”他的敌人责问他。

在访谈中门多萨向马尔克斯提问：“如果古巴把苏联那一套制度作为自己的样板，那么你说的‘更加公正、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肯定会像在苏联那样受到非议。你难道没有这种顾虑？”马尔克斯回答：“依我看来，古巴革命在经历了最初几场巨大的风暴之后，正在艰难地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进，不过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们大家满意的社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你们始终坚持‘古巴是苏联的卫星’的偏见，而我却不以为然。你只需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一分钟交道，就会知道他不听任何人发号施令。”

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雷神导弹和朱比特导弹，苏联为挽回战略劣势，在古巴部署导弹。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谈到古巴和美国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马尔克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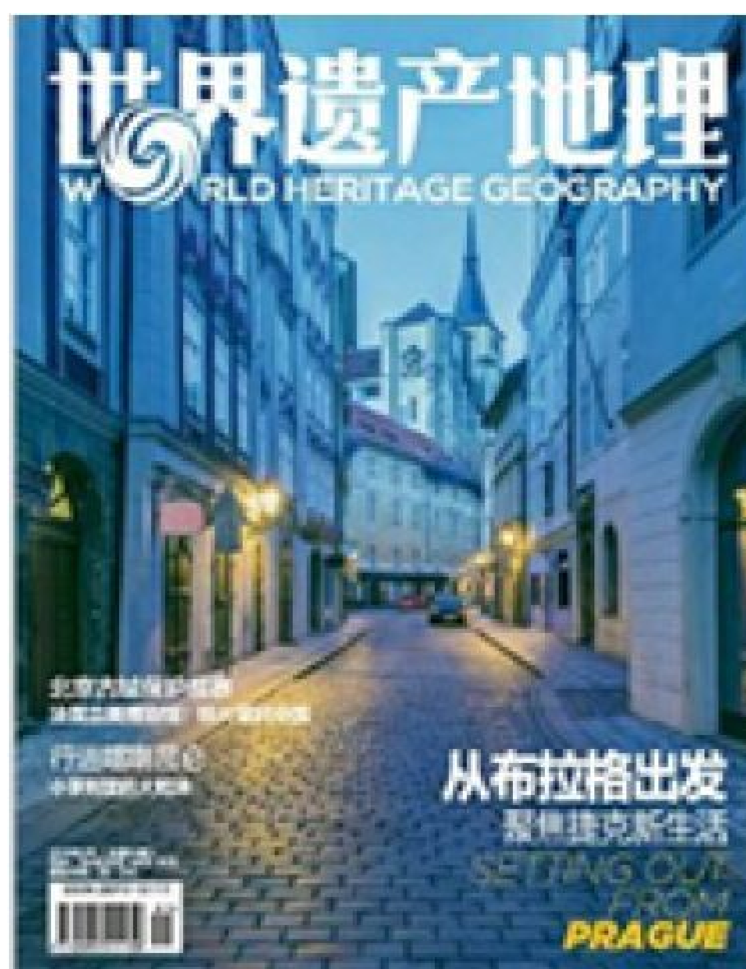
我认为，二十多年来，古巴革命一直处于危急状态，这要归咎于美国所持的不谅解和敌视的态度，他们不能容忍在离佛罗里达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样板。不能责怪苏联，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就不会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这种敌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处在危急状态之中，被迫进行自卫以谋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在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区域之外。哪一天这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哪一天才能进行对话。

2014年4月17日，马尔克斯病逝于墨西哥。

2015年7月，美国与古巴恢复自1960年以来断绝的外交关系。

敌对长达五十多年的“宿敌”终于“冰释前嫌”。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从布拉格出发
SETTING OUT FROM
PRAGUE

点击阅读

特立尼达：苦与甜的迹忆

在特立尼达，历史不是写在书本里的，而是刻在那些斑驳的彩色建筑、浑圆的鹅卵石街道、永不褪色的标语上。可爱的特立尼达人，虽然行走在历史中，虽然物质匮乏，却用音乐、耐心和创造力，让自己的生活和城市变得甜蜜而美丽。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在今天这个看起来颜色绚丽的特立尼达，深入进去，还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窘迫，物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匮乏。
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和古巴许多城市一样，特立尼达，也是不大有底气和欧、亚、非那

些动辄数千年的城市讨论历史的。1514年，贝拉斯凯斯才在这里建立了定居点，它，成为了古巴的第三座城市。不过，自从建城以来，它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慢吞吞地成长，直到19世纪蔗糖业的兴旺，特立尼达才飞速成长为一个处处充满了甜蜜味道的小城。短短的几百年间，特立尼达跟随着峡谷里蔗田的起伏而风起云涌，每一季的花样年华，都没有成为过去，而是留下来，折射出了五光十色。

20世纪50年代，古巴政府为了留住特立尼达的独特记忆，确立了其古巴“国家纪念碑”的地位，并下了限制令，不允许进行新的开发，这也使得特立尼达顺理成章地在1988年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今天的特立尼达，四处撒满了属于某个时期的记忆。当你接近这些记忆的时候，甚至能够听到它们的呼吸声。



• 马约尔广场是特立尼达的中心，广场上耸立着高大的国王棕榈和城市保护神特尔西科雷女神雕像，这里自然也是游客聚集之地。

城市底片

卡斯特罗，是古巴雪茄绝佳的代言人，他那些抽着雪茄的照片，是古巴的经典一幕。如果你看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在老卡手中经常出现的雪茄，有着优雅而修长的身形。这是特立尼达为老卡专供的雪茄，它与著名的高斯巴（Cohiba）雪茄是同根兄弟。特立尼达为卡斯特罗特制的旗舰雪茄——Fundadores（创始人的意思），和特立尼达一样美丽，茄衣颜色较淡，甚至带有一点烟叶未成熟时的淡绿色。而特立尼达城的创始人呢？是迭戈·巴拉斯凯斯——哥伦布的爱将，这里是他为西班牙在古巴创建的第三座城市。迭戈·巴拉斯凯斯为特立尼达城“撰写”了毫不含糊的来历，使得这座城与这根雪茄类似——口感丰富、带着土味，骨子

里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

特立尼达还有个别名：城市博物馆，这似乎是个近乎于俗气的赞美。但是，当你走在特立尼达的大街小巷，才会意识到这个名称是多么的贴切。不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遍布了全城，而且整个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偌大的博物馆，把城市的记忆，都活生生地保存在生活之中。

古巴有很多叫“马约尔广场”的地方。本来嘛，“马约尔”在西班牙语里就是“最大”的意思，自然地，特立尼达的中心，也叫马约尔广场。在这座城市里最大的广场四周，围绕着无数个博物馆，可是在特立尼达，专门去逛博物馆，实在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譬如罗曼蒂克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波西米亚风格的制品，还有捷克的水晶杯和餐具，很精致，却似乎离特立尼达的内核很遥远。

如果，你舍得离开马约尔广场，走进周边四通八达的小巷子，你会发现无数至今保存完好、仍由普通居民使用的庭院式住宅。沿着那些没有车来车往，如迷宫一般的街道，漫步在寻常百姓生活中，丝毫不逊于参观任何一座博物馆。这些不着痕迹的优雅，都来自于鼎盛时期辉煌的底气。

时至今日，“嗒嗒”的马蹄声还清晰地回响在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马车载满蔬菜、瓜果和人们的期盼，走过一家家的门前。生活的步伐依旧像是过去一样缓慢，面对蜂拥而至、前来朝拜人类文化遗产的游客，它显得从容不迫，看不出城市的脚步有丝毫变化。



● 提起特立尼达，几乎所有的旅行书籍都会写到，这是一座色彩斑斓的城市，有着五颜六色的房子。



● 马约尔广场是特立尼达最大的广场，当年的豪门大宅，如今已变成了一座座博物馆。

生活实景

特立尼达的历史，其实并不是这样一直的快乐和轻松，它的欣欣向荣，是建立在蔗田、糖厂、万千奴隶的血汗之上的。独来独往的加勒比

海盗也没有放过特立尼达，两次集结令，特立尼达两次沦陷。海盗们掠夺钱财、女人和奴隶，杀死所有有抵抗能力的男人并烧毁了整个城市。特立尼达城的街道，设计得杂乱无章，还有现在路边的隔离墩，依然是一尊尊当年抵御海盗时所使用的铜炮，这些都是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其实，就是在今天这个看起来颜色绚丽的特立尼达，深入进去，还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窘迫，物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匮乏。在街上，很少能够见到随处乱扔的垃圾。或许这和环保并没有关系，是因为在古巴，在特立尼达，能纳入垃圾范畴的东西很少，每个家庭都有变废为宝的精神。我们住的CASA（民宿），算是特立尼达比较富裕的人家，可是用完的牛奶盒子和塑料袋，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地晒在后院，准备再一次使用。

清晨的特立尼达，是最美丽的时刻。我们总是舍不得睡懒觉，早起看看日出、四处逛逛，开始一天的行程。有一天，那么的早，连马约尔广场都还没有睡醒，只有执勤的警察。我们向他打听了一些情况，赶着去看日出。准备和他告别之时，那厢迟疑了一下说道："我有一个5岁的女儿，很可爱，很乖，你们有没有礼物给她呢？"那样地彬彬有礼、那样地闪烁其辞，弄得我们不好意思起来。"我们只是随意出来走走，没有带礼物呢。可是，如果你不介意，能帮我们买一份礼物给你女儿吗？"他坦然地接过了我们递过去的2个红比索。

翠西，是我们住的这家CASA的女主人。她丈夫是个乐手，每天都在绿荫环绕的庭院里练习，音乐如同海浪一波又一波地涌来，明亮、温暖的音色，让人感觉舒服极了。她的奶奶和我们商量晚上吃什么，一只大龙虾只需要8个可兑换比索，我们立即要了一人一份——每人一只完整的龙虾。



● 特立尼达，罗曼蒂克博物馆。原来是大奴隶主**Borrell**家族的家宅，里面几乎所有的摆设和用具，包括这精美的花瓶都来自遥远的欧洲，带着波西米亚的味道，窗外就是圣弗朗西斯科·阿西斯古修道院的钟塔。



晚饭前，我溜到厨房里看老奶奶做饭。雪白的龙虾，带着通红的壳，浇上红红的酱汁，还有用植物油烧得嗞嗞作响的酸橙和香料末。那么大的龙虾啊，冒着腾腾地热气，还没有到口，我们就开始盘算着下一顿还要再吃它！

餐前的沙拉，只有切成丝的紫花椰菜和洋葱，仅淋了些油醋汁，我们也不计较。终于等那大龙虾上来了，费了好大的劲儿切了一块，放到嘴里，立刻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么美味的东西，竟然被他们做成这样，又老又硬、粗糙的纤维丝丝缕缕地塞到了牙缝里。龙虾肉和酱汁，各自倔强地不肯融合在一起。配饭倒是色彩宜人，白米掺入了黑豆和红色的菜豆，调了金黄的藏红花汁，可是吃了一口，腮帮子都疼了。这半夹生的豆饭咀嚼得真是辛苦。食，还是古巴最乏味的一个环节，原材料的匮乏，使得民以食为天，成为最没有想象力的古巴生活。

面对历史遗留的沉重，面对现实给予的窘迫，特立尼达人却选择了不以为然和尽心尽力，在几近没有选择的物质生活中，离析出一种属于乐观的态度。生活中的艺术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去支持的，在这样贫瘠的生活中，人们并没有余力去营造它们。如果，你认为他们会放弃对美的追求，那么你错了，任何有颜色的、有图案的东西，都会被视为一种美的装饰。塑料工艺品、简陋的画、粗糙的陶器，甚至一小块碎花布，都被认真地看待和收集起来，郑重其事地摆在适当的位置。

特立尼达和古巴其他地方一样，热爱各种鲜艳的颜色。一提起这座小城，几乎所有的旅行书籍都会写到，这是一座色彩斑斓的城，有着五颜六色的房子。是的，在这里，房子有着一切漂亮的颜色：蓝色、橙红、明黄、粉红、翠绿……可你也一定会看得出来，色彩，是这些房子唯一可以不断更新的装饰物。没有精雕细琢的纹饰，没有雕梁画栋的堂皇，只有随手可得的颜料，努力地粉饰出一派锦绣光年。在热带的阳光下，这些颜色被洗练得错落而有层次，加上五颜六色的玻璃和精致的窗户格栅，轻而易举地惊艳了每一个到来的人。



● 特立尼达，城市历史博物馆。有着摩尔式风格的庭院。7世纪，摩尔人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从那时起，西班牙地区出现了穆斯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之后，摩尔式的建筑风格又随着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了美洲。

咖啡味道

翠西的奶奶，非常努力地把可怜的几样食材尽量做得可口，可尝试了几个晚上以后，我们还是决定放弃CASA的晚餐。不过，每天一大早，翠西奶奶的咖啡香还是能如约唤醒我们。

古巴人喜欢喝咖啡。古巴政府给每个家庭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本本上，就写着每月每人6盎司咖啡，每盎司0.06比索。有了咖啡那妥帖、安心的味道，粗糙的生活似乎变得细腻起来。

在特立尼达热闹的街道上，我们发现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十多平方米的空间，两人宽的大门，在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委实不显眼。更何况，除了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其他时间大门都紧闭着，我们从它门前路过了好几次，终于发现了其中的乾坤。

这种叫1比索的咖啡馆是单纯到顶点的咖啡馆，除了咖啡，什么都不卖，而且只卖一种咖啡，一个土比索一杯。咖啡用半个拳头大小的白瓷杯子盛着，一口就能饮尽。比起动辄几个、甚至十几个可兑换比索的、向外国游客售卖的咖啡，它更具有古巴的味道——苦涩和甜蜜水乳交融般地在一起，难分难舍，就像生活本身。

一日吃了午饭出来，发现烈日下1比索咖啡馆门前的队伍蜿蜒了二十来米。小小的门口挤满了等待的人，他们不急不躁，相互交谈着什么，其乐融融。等了半晌，门终于开了，里面贴着两侧墙壁一共摆了10张小圆桌。小圆桌真是小，年轻的女孩子可以挤下两个，年纪大的女人或是男人就只能独自坐了。中间仅容一个人的通道，留给了一个年轻的、熟练地穿梭于各个圆桌之间的男侍者。

小小的咖啡馆内，每一个维度都充斥着浓郁的咖啡香。小圆桌上只放了一大玻璃瓶的白糖。这里的咖啡，要加上很多很多的糖，反正特立尼达最常见的就是糖。在黑咖啡里狠狠地放下一大勺子白糖，咖啡一下子溢至杯沿，我意犹未尽，又小心翼翼加了半勺，咖啡微微凸出了杯沿。就着桌子，轻轻地抿了一小口，方才用小铁匙缓缓地搅拌均匀。

咖啡和糖几乎是一比一的浓度，甘冽的苦和浓烈的甜掺和在一起。这么单纯的甜和苦，却让人喝得唏嘘不已、百感交集。

在1比索咖啡馆，我们还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妇女从队伍中走过来，掏出1比索，塞到外国游客手里：去吧，拿去喝杯咖啡吧。或许她认为，没喝上这1比索的咖啡，一定是很苦的生活吧。

革命前传：古巴的殖民历史

自哥伦布1492年10月27日发现古巴那一刻，也许就注定了这座岛屿近400年被殖民的苦难。无论是西班牙人的疯狂掠夺、英国人的短暂统治，还是美国人的强行介入，都不能磨灭古巴人民的起义和反抗。从印第安酋长阿图埃伊到哈瓦那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菲德尔·卡斯特罗，寻求独立的种子早已种下。

撰文/孟繁勇



● 位于圣地亚哥的圣佩德罗德拉罗卡堡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堡设计于1673年，1700年建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复合建筑体。城堡根据海角的地势而建，作为防御城堡来抵抗外敌入侵，包括有堡垒、军火库、工事和大炮，是西班牙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军事建筑里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摄影\Sergi Reboredo-东方IC

在古巴哈瓦那港口不远处，有一座雷尔弗埃查城堡，这是一座两层的方形建筑，灰色石墙上至今保存着古式加农炮，四角棱堡环绕，气势雄浑。若沿梯而上，站在城堡的小阁楼上，会发现这里地理位置绝佳，伴随着港口的海风，哈瓦那整个城市展现在眼前。甚至远方小街巷的行人，都会看到你向他们挥动的双手。

许多人会在城堡前留影，却少人知晓，游人如织之处，恰是西班牙殖民古巴的遗迹：这里曾是西班牙总督的官邸和办事处。虽历尽风雨，斑驳石墙仍无声地诉说着西班牙殖民者的权势，他们所签发的命令，将决定古巴殖民地的命运。若你有机会临此，当轻触石壁，穿越时光的缝隙之时，便会发现雄伟的堡垒之中，深藏着被殖民者的苦难……



● 出自“阿托卡夫人号”沉船（**Nuestra Senora de Atocha**）的金盘子，边缘上的小凹痕说明它在大西洋的海浪中经受了**350**年的洗礼。**1622**年**8**月，“阿托卡夫人号”护卫舰由**29**艘护航船组成的船队满载着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洲搜刮来的财宝返回西班牙，却在哈瓦那以及古巴之间的海域遭遇飓风袭击，“阿托卡夫人号”由于载重太大，航行速度最慢，无法逃脱此厄运，连同满船财宝沉入海底。供图/**FOTOE**

发现古巴

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国王同意了哥伦布的书面协议草案。哥伦布提出“作为海洋领主的陛下，委任他（哥伦布）为一切海岛和大陆的司令，这些海岛和大陆是他亲自发现和夺得的，或者是由于他发挥了航海技能而发现的，陛下把哥伦布封为被发现和夺得的海岛、大陆的副王和首席执行者。”作为交换，西班牙国王将得到回报，数目是哥伦布获得的一切商品，无论是黄金、白银、香料或其他货物的十分之九，而哥伦布留下十分之一。

得到国王允许的哥伦布，于当年8月3日启航，率领着庞大的舰队向西而行，开始新航路的远洋。10月27日，哥伦布发现了古巴岛，但他认为这里不过是大陆而已，并没有过多停留。直至1508年，哥伦布再次来到古巴，为了搞清这里究竟是不是大陆，命令其部下迪戈·贝拉斯克斯绕着古巴岛沿线航行，发现这里是一个岛。于是，迪戈·贝拉斯克斯带着300名士兵在巴拉科阿登岛，对这个岛进行勘察，后来他成为西班牙殖民古巴时期的总督。他看到了这里生活着的，是一些瓜纳哈达贝伊人、西博内人、泰伊诺人和太平洋原始部落土著印第安人。

土著人原始的武器，无法抵抗西班牙人的枪炮，于是他们被迫接受条件。哥伦布规定凡14岁以上的印第安土著居民，每年必须四次缴纳一

定数量的黄金或者是棉花，作为捐税和贡品，否则便提供无偿劳役，成为古巴被殖民初期所遭受的掠夺苦难的开始。

之后，哥伦布掠夺而来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班牙，但国王得到的却很少。于是，哥伦布的权力逐渐被收回，由此开始，西班牙王室取代冒险家们，开始全面征服和殖民统治古巴。

在古巴东部，有一个叫作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地方，这里是西班牙在古巴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统治者叫做尼古拉·德·奥万多。1951年，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殖民运动开始有计划、成规模地扩展至古巴全境。每到一处，西班牙人会将当地的印第安人登记在册，并强行命令当地人劳动，为此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劳动体系，后来成为古巴殖民时期组织生产的固定模式。

因西班牙殖民者的进入，古巴文明本按自己特有的轨迹发展的逻辑被强行打破，史学界将此称为“西班牙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度的独立发展。”生活在古巴的居民，都被殖民者按照种族、阶级、原籍、裔系分割开来。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拉兹认为：“随他们（指西班牙殖民者）而来的有大量弹药、帆船、国王、教会等，一场革命性的剧变颠覆了古巴的印第安人，彻底地撕裂了他们原有的制度体系，并毁灭了他们的生活。”

1513年，古巴的土地被宣布为西班牙国王的财产，阿拉贡的斐迪南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授予未来的拓殖者以权利和义务。于是，来自西班牙的探险者们开始在古巴横行，他们四处寻找财富加以掠夺，在奥连特省找到黄金，在圣地亚哥找到了铜矿。仅殖民统治之后的30年，从古巴运输到西班牙的黄金就达到84000盎司之多。

殖民者不仅带来了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屠杀，随着西班牙人不断来到这块新大陆，他们还带来了欧洲的疾病，印第安人也因此在殖民时期人口大量减少。残暴的殖民统治，也引起古巴人民的反抗，起义、独立运动等反殖民斗争，一直在西班牙统治古巴数百年期间不断出现。



●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美国人对当地的剥削非常严重。农业、通讯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被美国公司控制。图为古巴的农业工人。供图/FOTOE

反抗殖民的岁月

古巴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英雄，是印第安酋长阿图埃伊。他反对西班牙人的入侵，并建立了一支由泰诺人组成的抵抗力量。但是因武器相较殖民者的落后，抵抗终被击溃，阿图埃伊被抓获。殖民者煞有其事地审判了他，并且几个以殖民者为主的“法官”，判处他以火刑。

在关于阿图埃伊的传说中，在临刑之前，西班牙人问他还有什么遗言，阿图埃伊要求请一个牧师，为他描绘一下天堂里的情形。牧师来了，向他讲述了天堂美景，阿图埃伊问，西班牙人是否也会去天堂？牧师告诉他，西班牙人中，也有好人。阿图埃伊的回答是，他不愿遇到西班牙人，他们侵占了他的家，并且把男人和女人抓走当作奴隶。如果天堂里有西班牙人，那么他宁肯去地狱。

现在，在阿图埃伊遇难处，为纪念他而竖立了一尊半身雕像，不屈的姿态和坚毅的神情，诉说着这位反抗西班牙殖民英雄的往事，被后世尊称为古巴的国家英雄。

以阿图埃伊为始，西班牙殖民古巴期间，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殖民者的事件，规模较大的则是古巴历次的独立运动。1868年10月10日，来自奥特连省的律师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在德米哈瓜庄园释

放黑人奴隶，并将旧式步枪和梭标发给他们，率领这些黑人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

随后，塞斯佩德斯在雅拉召开起义者大会，告诉所有人，起义的目的在于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开启了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的序幕。这次起义声势浩大，短时期内席卷古巴，所到之处欢迎者众。以至于当时在古巴的法国记者伊帕里特·瓦泰马尔在报道中写道：“起义者领袖塞斯佩德斯能够指望国内一切青年的同情……在古巴没有人能够对起义者所举起的旗帜袖手旁观。”

西班牙殖民者对此采取了残酷的军事镇压，战争持续了十年，直至1878年2月10日，双方签署了《桑洪条约》。条约中规定，古巴必须停止武装斗争，作为条件，西班牙答应在古巴实行政治改革并释放政治犯，而对参加十年战争的奴隶，给他们以自由人的身份。但此时古巴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仍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桑洪条约》的签署，事实上使得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失败，之后殖民者却并未实行任何改革。自1878年至1895年，西班牙统治者与被殖民者的矛盾不断加深，每一个古巴人都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忍受殖民生活。反对殖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地下悄悄酝酿，直至1895年2月24日，奥连特省的巴亚莫再次点燃了全民起义的导火索，史称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

起义领导者马蒂、戈麦斯和马塞奥等人，号召古巴人“跨上战马，为祖国而战，捐躯在棕榈树下”，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而战。此后在1892年4月，在纽约成立了古巴革命党，马蒂被选为主席。这也是不同于第一次独立战争之处，古巴由一个政党而非起义领袖的魅力，来领导指挥古巴全民武装起义。

经过长期的地下斗争，在1895年1月29日，马蒂在纽约签署了古巴全国起义的命令。随后，古巴黑人、土生白人、混血种人手执砍刀加入了军队，向殖民者发起进攻。他们在燃烧的甘蔗园的火焰下，向殖民者发出了“独立或死亡”的口号。

独立战争进行到1898年初，起义者几乎解放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濒临崩溃。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古巴独立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侨民为借口，命令军舰驶往古巴。随着美国军队的介入，形势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美国的介入

美国对古巴的兴趣，是在1821年占领西属佛罗里达之后，美国人突然发现古巴近在咫尺。因条件所限，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希望古巴继续由西班牙统治，甚至认为如果古巴被迫从它与西班牙非自然的联系中分离，那么只能继续由美国统治。

最初，美国的政治家们试图从西班牙手中购买古巴岛，于是，在1948年，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向西班牙政府出价1亿美元，结果遭到拒绝。美国人并未放弃，1854年又出价1.3亿美元，同时还向西班牙透露，如果拒绝出售，“那么我们将以人类或者神的任何法律，证明我们有能力将它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

西班牙照例回绝，于是，一些美国的军官们则想复制占领墨西哥部分领土的方式“擅自入侵”。一些狂热分子小规模地尝试此法，但均以失败告终。美国等待着机会，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口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发生了爆炸，258名美国军人随军舰沉入海底死亡。美国官方调查之后认为，军舰爆炸的原因来自于西班牙的一枚水雷，而西班牙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认为‘缅因号’不是被西班牙人或者古巴人有意识地毁灭的，而是由于船自身内部的爆炸。”

双方各执一辞，谈判无果之后，美国国会发布决议，要求西班牙撤出古巴。当年4月22日，美国海军封锁古巴港口。两天之后，西班牙向美国宣战。美国国会于4月25日，通过了向西班牙宣战的法案，美西战争正式开启，仅仅3个月不到的时间，西班牙以战败告终。

1899年1月1日，殖民统治古巴近400年历史的西班牙撤离了。根据1898年12月的《巴黎和约》，“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及其他的一切要求”，并且明确了“该岛在西班牙撤出之后，应由美国占领。”美国总统麦金莱任命列奥那多·伍德为军事总督，将古巴分为7个军管区，美国自此统领古巴一切军政要务。

军事占领古巴之后，一位名叫鲁特的律师，被麦金莱选定为负责规划古巴未来发展的人。他同意军事总督伍德所提的古巴人支持美国兼并的观点，如果能够操纵选择确保选定的古巴人获胜，兼并的企图将会实现。3个党派参加了选举，但这次选举令美国人失望，其中两派要求古巴应立即独立，结果是具有独立思想的派别获胜。

此后，麦金莱命令伍德，要求古巴成立制宪会议，并于1901年3月2日签署了《普拉特修正案》。古巴制宪会议以24票对2票否决此法案，美国陆军部长路特却威胁古巴制宪会议的代表说：“修正案一被接受，古巴将可得到一个优惠的商务协定，如不接受，美国军事占领将要继续到

修正案被接受为止。”

6月12日，古巴制宪会议最终以15票对14票通过，以一票之差，将《普拉特修正案》作为附件列入古巴宪法，实际上古巴被剥夺了独立和主权。该法案的规定，仍然确保美国对古巴维持着一种殖民控制形式，古巴从此沦为美国附庸。美国实际上取代了西班牙，采取“统治而不兼并”方法，使形式上独立的古巴处于殖民隶属地位。

直至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哈瓦那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带着160名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发动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古巴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

（参考书目《古巴史》、《古巴独立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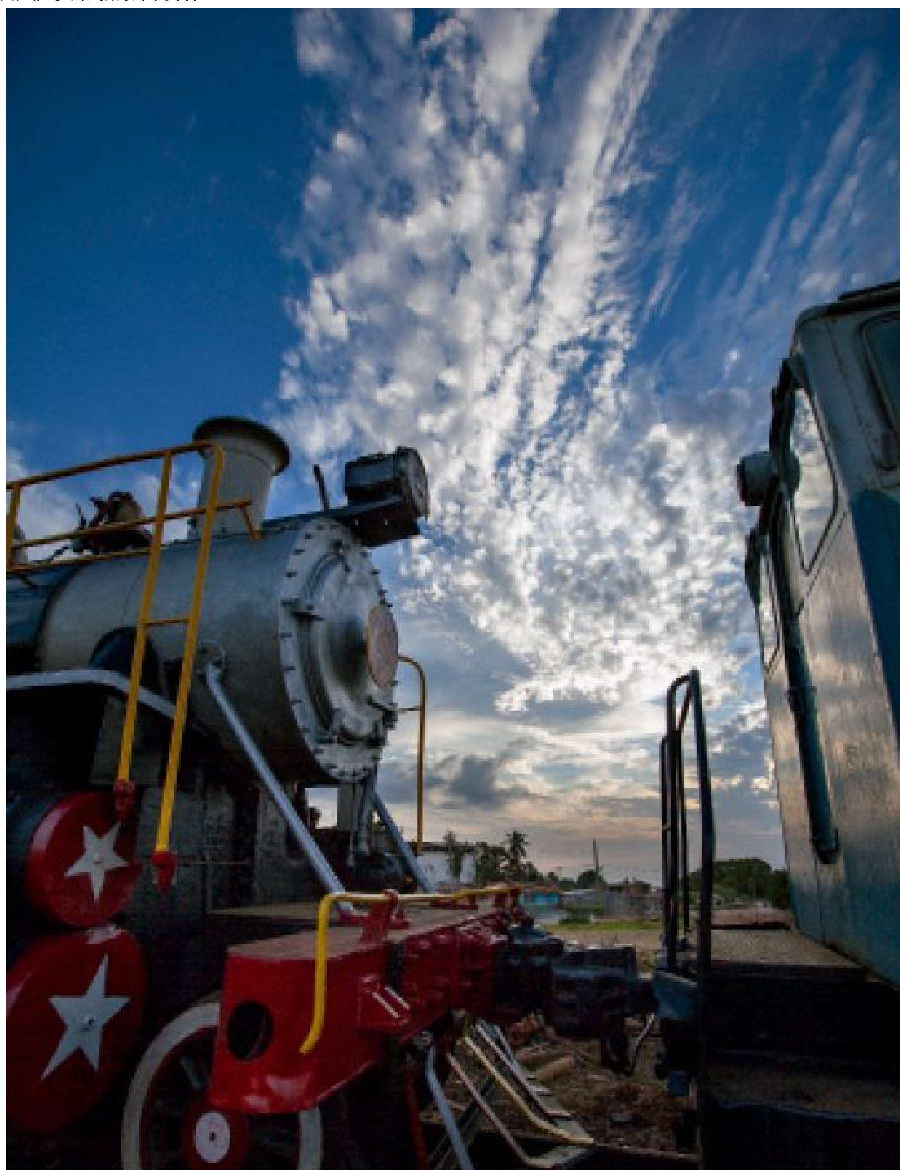


• 1898年6月22日，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军队在古巴登陆。供图/SIPA

智慧谷：为全世界种植甜蜜

在古巴为全世界提供甜蜜的年代里，位于特立尼达城东的洛斯印海尼奥斯谷地（又称智慧谷）也迎来了最甜蜜的日子。山谷的五十多家糖厂为这里的人们引来了南美的白银、非洲的黑奴、欧洲的精美建筑和亡命的加勒比海盗。如今，这一切记忆都保存了下来。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特立尼达每天有一趟蒸汽小火车来往于市区和智慧谷，这辆从**19**世纪开来的蒸汽小火车，运

走了无数的蔗糖，运来了众多的奴隶，带来了特立尼达的繁荣美丽，如今它带领游客们重温当年的甜蜜时光。

驶向种植园的老爷火车

在特立尼达，有一个只有一个站台的火车站。无意中遇到它的时候，夕阳将静止的火车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安静、凋零、孤独。古老、黯淡的火车头停在轨道上，如果不是一位老铁路工人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几乎以为这是一个已经荒芜了的火车站。

老人很是热情，叨叨絮絮地连比带划。我们终于明白了每天早上九点，会有一班火车从这里开往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下午三点钟返回。

看着身边的这个火车头，似乎已经在这里停放了四五十年。一拉绳子，汽笛一声长鸣，有点力不从心，更像是喘气声。难不成就是这老爷火车将要带我们去往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

然而事实更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次日清晨，那列蒸汽小火车喘着粗气，以缓慢地步伐准时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止是回到了几十年前，甚至回到了19世纪，回到特立尼达最甜蜜的年代。那时候，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里遍布了100多家大大小小的糖厂，忙碌的机器声、蔗糖的香味、温柔的山风，日日夜夜、缠绵不休。

这列小火车，拖着四面敞风的木车厢，“呜啦啦”向我们迎面开来的一刹那，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惊喜。等车的人们，抓起相机冲了上去，和它结结实实地打了个照面。

车厢就像敞开的潘多拉盒子，飞出了更多的意外——硬木长凳、宽大的车窗没有玻璃、清凉的风……我们自由自在地在车厢中穿行，那位老铁路工人，抱着吉他径直走来，对着我们唱起了歌。如此古典的待遇，使得这一趟智慧谷之旅，始终像一个醒不过来的梦。

当窗外的绿色越来越浓的时候，蒸汽小火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浓密的树林和蔗田，几乎是贴着车窗拂过。

山谷中的黑人后代

智慧谷本来是一块上百平方公里的山间盆地，土地肥沃。先有了特立尼达城，这里逐渐被开发为上等的甘蔗种植园，榨糖厂也随之兴起。很快地，这片峡谷便成为世界最大的食糖生产地之一。欣欣向荣的经济，为19世纪的特立尼达城的重建提供了资金。特立尼达市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从诞生之日起就密不可分，所以，1988年，联合国评定世界文化遗产时，索性一股脑儿将山谷和城市捆绑在了一起。

从19世纪开始，蒸汽小火车就每天不爽约地穿行在山谷里，这条铁路，也成了一段甜蜜的记忆。小火车拉着满满的蔗糖，在弥漫着阵阵甜香的甘蔗田里奔驰着，可是对当年被长途贩运到这里，又终日劳作、不得休息的黑人奴隶来说，这个糖厂山谷绝不是一个甜蜜的地方。

蒸汽小火车的第一站，就停在了伊斯纳加庄园，那里有智慧谷的象征—伊斯纳加高塔。建于1840年的伊斯纳加高塔，共有7层、高35米，那清悦、悠扬的钟声曾经是糖厂上下工的标志。它现在是一座观景台，在上面能够看到庄园的全景，当年是用来监视奴隶工作、防范他们逃跑的。高塔之下，一览无余，没有人可以逃脱自己的命运。

再走半个小时，就到达了蒸汽小火车的终点站——莫里诺斯庄园。这里是一个养牛的牧场，甘蔗、牛、烟草，曾经是古巴的三大经济支柱。

今天，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黑人奴隶的后代，他们还住在那些昔日作为奴隶集体宿舍的平房里，而奴隶主的庄园早已变成了游客游览的去处……



• 特立尼达蒸汽小火车老式的木制车厢。



● 莫里诺斯庄园附近的蔗田工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黑人奴隶的后代，不少人还住在那些当年作为奴隶集体宿舍的平房里。



● 图今天，甘蔗田里还是有人在辛勤地劳作，田边堆积得小山一般高的甘蔗，并不是拿来讨好游客的工具，而是黑人后代们谋生的手段。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 在智慧谷，马匹还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古巴蔗糖发展历程

有资料显示，古巴蔗糖出口量常年在600万吨以上，居世界第一位。一半以上的耕地种植甘蔗，蔗糖出口收入占外汇收入的80%，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究其原因，既与这里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更有社会经济因素。

古巴地处北纬20度与北回归线之间，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这种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甘蔗生长。古巴又是一个狭长的岛国，海上交通便利。16世纪初，殖民者把甘蔗引入古巴；17世纪，他们从非洲运来大批黑人；18世纪中叶，蔗糖业逐渐超过烟草业和畜牧业；19世纪，在西

部红土平原上出现了一批中小型甘蔗种植园。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向古巴大量投资，兴修一批灌溉设施，使海拔不足100米的低地普遍种植甘蔗，蔗田面积占全国耕地60%以上，大型糖厂也相继建立。由于蔗糖业的不断发展，使古巴经济结构单一化，并造成了对美国的严重依赖。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政府将外资蔗糖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摆脱单一化的经济结构，古巴政府决定削减蔗糖生产，结果这一决定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古巴政府提出经济发展“相对优势论”，重新确定蔗糖业是古巴经济的发展优势。

今天，甘蔗田里还是有人在辛勤地劳作，田边堆积得小山一般高的甘蔗，并不是拿来讨好游客的工具，而是黑人后代们谋生的手段。你若是走进他们的平房里，他们很愿意在自己的家里请你喝上一杯咖啡，并加上很甜的、自己熬制的土蔗糖。

在伊斯纳加火车站简陋的站台上，我们遇见一位老人，他静静地抽着一个土比索一支的雪茄。岁月的苦难在他脸上刻下太多的纹路，或许他已经对生活漠然，任由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游人经过他的身边。在不动声色的蒸汽记忆里，智慧谷、特立尼达，乃至整个古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变化最大的，就是这里的黑人后代—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是自由的。

四部电影、四个阶层眼中的古巴

电影揭开古巴神秘面纱

几乎每一部古巴出品或以古巴为主角的电影，都从哈瓦那开始。镜头慢摇，目之所及往往都会有一个站在某处楼房天台的视角，或者有些残破的年轻城市。海滨大道旁的海浪总会被岩石敲碎，它们前行的旅程在此处戛然而止，撞碎的水花会飞溅到马路上，仿佛在以这种方式诉说着古巴近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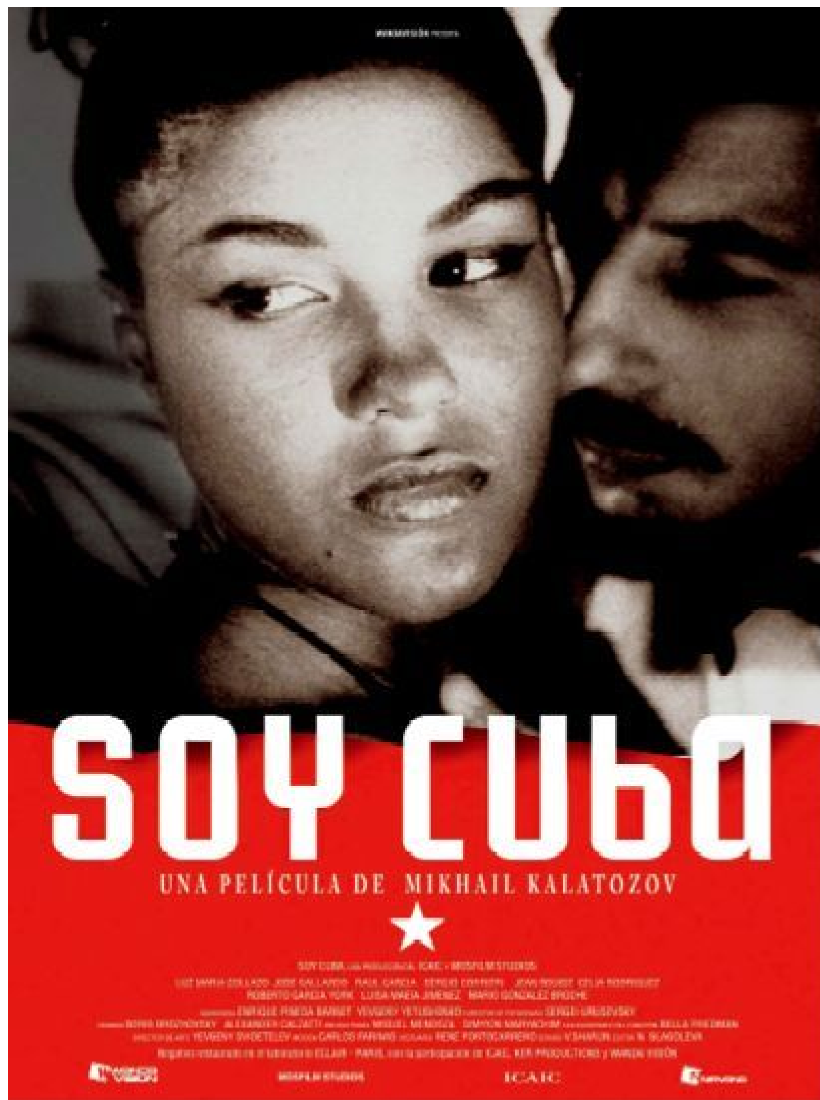
撰文/Heisenberg



● 电影《我是古巴》是了解古巴革命史的一个绝佳入口，这部电影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古巴革命刚刚胜利。卡斯特罗想拍摄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并寻求苏联电影工业的帮助。

处在地球另一边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但这种神秘跟我们的邻居朝鲜不同，是另一种形态。在一种可能是最极端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下，这里的文化，犹如两个巨大的地球板块猛然撞击，呈现出了让人感概万千的效果。同时，它跟整个世界又有很大的距离感—地理位置上它远离我们，文化位置上它又远离资本主义国家。当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很多国家纷纷改弦更张后，古巴依然在坚持，所以它算得上是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自从古巴革命之后，古巴始终没有停止跟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一直保持着初生时浪漫而又残酷的状态。

所以，古巴是神秘的，神秘而激烈。它时而像是在给我们展示着最本质的自我，时而却又像迷失了方向，在路上不断找寻。



残酷史诗——社会主义者眼中的古巴成长

诗意的古巴历史，在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上帝视角般的长镜头中游走。《我是古巴》是了解古巴革命史的一个绝佳入口，它不仅叙述了史实，更传达了灵魂。这部电影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古巴革命刚刚胜利，在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古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卡斯特罗想拍摄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并寻求苏联电影工业的帮助，苏联派卡拉托佐夫来到了古巴。

不过这首“电影诗”在尚未成熟的古巴观众那里并不受欢迎，苏联观众则觉得它的意境太过“清淡”而缺乏革命的气息。此外，在那个意识形

态争斗强烈的年代，《我是古巴》上映范围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导致它不可能接触到更多观众，故而被雪藏。直到1994年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一场朋友的私人放映会上看到本片并惊呼：如果我们早点看到这部电影，现在的电影可能就是另一种风貌了！

长镜头在《我是古巴》中的运用，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电影一开始，当画外音以平静的口吻叙述着西班牙殖民者发现古巴，掠夺其资源，书写着“苦涩的甜”的这段历史时，镜头没有中断地跟随一只小木筏，在河道中徐徐前行。河道之上，则是普通古巴民众平凡的生活。

影片的第二部分从古巴的乡村来到了都市，而《我是古巴》中，“城市”就是服务西方侵略者的所在。“我是古巴，为了你，我是赌场，我是酒吧，我是酒店，我是妓院。”在一个顶楼泳池，卡拉托佐夫的镜头俯拍整个城市，这个摇臂镜头最终聚焦到了一个泳衣女郎身上。女郎走向泳池，镜头跟着她，紧接着女郎跳进泳池，这时镜头略晚几秒地跟到了水面上，旋即也潜入了水底。从水面到水下摄影居然连贯成了一个镜头，这对技术的要求很高，类似的长镜头充盈全片，跨越了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巧妙的镜头运用延展了观者的视线，也解放了观者的情绪。

《我是古巴》的第三部分，开始于佩德罗老头快乐的希望，最终却以绝望收场。他每天穿梭在自家的甘蔗园中，盼着甘蔗快快长高。值得高兴的是这年天气很好，甘蔗也不负众望地获得丰收。到了收割的季节，老佩德罗带着一双儿女在地里辛勤劳作，甘蔗园里响彻镰刀舞动的声音，如古巴民谣般动听。可是，甘蔗还没收完，地主就来了。地主通知他的这片地还有房子都不再属于他。地主走后，绝望的老佩德罗支开了儿女，用一把火烧了一切。此时，毫不知情的儿女还在村里载歌载舞庆祝，看到两人的高兴模样，村民们都猜测：老佩德罗今年的收成不错。

古巴的历史走到这个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顶点，革命呼之欲出。电影接下来将镜头对准了一群革命青年，当既得利益者在城里散布卡斯特罗已死的消息，试图打击大家的革命决心之时，这些年轻人也在暗中策划一次行动，试图让民众了解真相。

低度开发的成熟或腐烂——中产阶级眼中的古巴成长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古巴境内的意识形态之争或许是最激烈的。它几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而且美国就在家门口。1959年初，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国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经过严密的筹

备，两年后美国展开了反扑并占领了长滩和吉隆滩，吉隆滩战役爆发。这场战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猪湾战役。战争的结果是古巴获胜。

电影《低度开发的回忆》就发生在这场战役前后，男主角是个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花花公子，他把父母和妻子送往了迈阿密，自己却留在了古巴。

由于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低度开发的回忆》有着纪录片式的原始感，但这种感觉又可以分成两种层次。讲述革命事件时，本片完全采用了纪录资料片。在故事片中使用资料片是一种常用手法，但如此大篇幅使用还是很少，除了节约拍摄成本，也造成了一种割裂。仿佛这场在古巴街头巷陌发生的革命跟主角毫无关系，甚至完全不像是在同一部电影中。

当然就算导演没有采用如此富有疏离感的手法，男主角跟他周围的世界也是分裂的。哈瓦那的街道上，到处是枪战、游行、抗议人群遭受水枪攻击的场景，而我们的男主角此时却在湖中跟女人缠绵。这种看似“没心没肺”的生活，只是表象。男主角后来坦白：他无法跟这个国家的人民产生联系。这里的人没有能力积累经验和发展，因为喜新厌旧的人民不去思考，只是在追逐，在不断适应每一次危机。这正是男主角为何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根本原因。他不是留恋旧日的优越生活，而是有意识地拒绝改变，拒绝被集体无意识赶着往前跑。历史的一系列变故后，他愈发对群体性的盲目感到哀伤，便愈加远离周遭的一切。

然而，人不能是孤岛。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古巴取得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次胜利；而在个体身上，拥有小资情结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男主角，最终迎来了迷惘和空虚。

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极其戏剧化的国家，到底是跟随历史潮流热烈地活着更幸运，还是离开历史漩涡清醒地思考更幸福？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谁又能肯定，热烈了就无法清醒，清醒又何尝不是内心的热烈。就像男主角并不觉得38年的光影让他变得聪明了，而是什么还没经历就烂掉了。就跟古巴的热带水果一样，成熟得快，腐烂得也快。

在最美好的时光里死去——无阶级概念者眼中的古巴成长

除了青春、革命、雪茄，古巴也总是与音乐相连。古巴音乐，歌词述说各种故事，它甚至可以吸引维姆·文德斯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哈瓦那，探寻它魅力背后的故事。

在非音乐类的本土电影题材里，我们也总能看见古巴音乐的身影。

在前文中提到的《我是古巴》兄妹俩在农村市集的载歌载舞的片段中，就有古巴音乐的体现。《古巴万岁》里也有古巴音乐的身影—马露被误认为是一个来表演《小红帽》的学生，结果她将错就错高歌一曲还上了电视。

马露的故事，开始于一场私奔。

这个世界上喜欢让孩子们私奔的导演不止是韦斯·安德森。因为私奔大概是这世上最浪漫的勇敢，而孩子让这件事变得更纯粹，这是纯粹的爱情历险。其实这样的私奔都是童话，只是在《古巴万岁》里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不带政治色彩的革命。

生活在哈瓦那的小姑娘马露的快乐童年就要被强行改变了。她改嫁的母亲要移民了，并且写了一封信寄给远在古巴岛另一端的马露父亲，让他同意自己带马露出国。而马露却想继续留在哈瓦那，于是她跟最要好的朋友热吉托一起，从哈瓦那出发，穿过马坦萨斯、巴拉德罗、特立尼达，最终抵达卡马圭，这条线路几乎横穿整个古巴。两个孩子的理想虽然很渺小、很私人化，但对他们来说其分量跟切·格瓦拉年轻时横穿拉丁美洲无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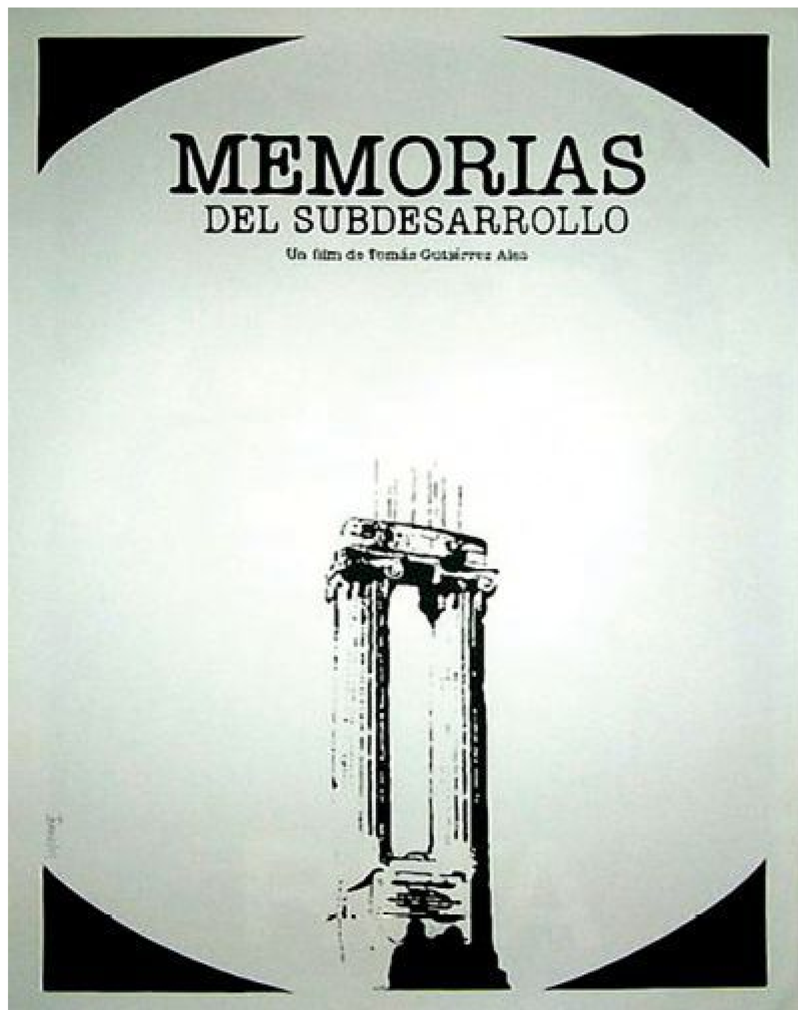
跟韦斯·安德森式的私奔相同的是，马露和热吉托的行李包里也装满了对旅行无用、他们却很在乎的东西，比如奶奶的遗像。不同的是，发生在古巴的这场私奔里有很多社会元素。马露和热吉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富有的和贫穷的、信仰“西方”宗教的和信仰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双方家长之间似乎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马露和热吉托一路经过的地点，也带有更多导演对古巴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特立尼达这座城市昭示着殖民主义时期的大量遗迹，巴拉德罗也是一座西化非常严重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刻画就像《我是古巴》里展示的城市面貌一样。

在距离目的地不太远的山区，两个小孩意外闯入了一个古巴“驴友”的帐篷。这个自称是地质学家的驴友，看起来却更像为了寻找自我甘愿在年轻时浪迹天涯的人。所以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他能完全理解这两个孩子的行为，或许还会帮他们一把。一切都跟预期的一样，地质学家载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马露父亲工作的灯塔，孩子们在哈瓦那的亲人也同时赶到。

故事发展到这里，按照以往的观影经验，我们将在励志的情绪中看到“大团圆”的结局。但不要忘记，这是一部古巴电影。浪漫感建立在血雨腥风的革命之上，也就注定了马露和热吉托这场诗意旅行的终点并非“一切问题都解决”。没人被他们的行为感动，没人去重视他们离家出

走的情感动机，问题还是问题，争执变成暴力。

或许，也只有他们最终朝向大海的纵身一跃，才能真正化解一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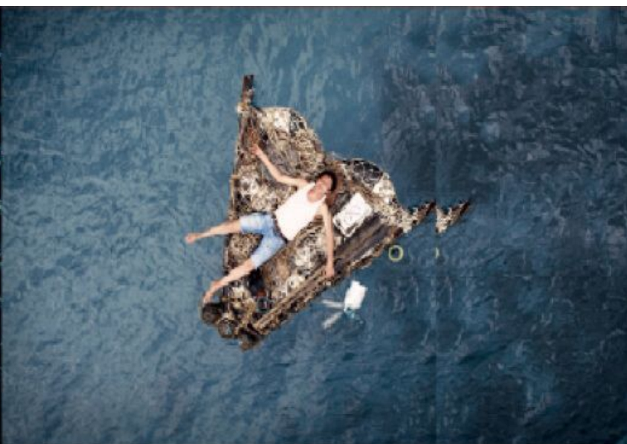


● 电影《低度开发的记忆》发生在吉隆滩战役前后，男主角是个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花花公子，他把父母和妻子送往了迈阿密，自己却留在了古巴。



- 电影《古巴万岁》里主人公马露的故事开始于一场私奔。这场私奔在《古巴万岁》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不带政治色彩的革命。





• 电影《僵尸胡安》有典型的英美僵尸片特征，然而在细节上却处处体现着古巴范儿。

是对世界最简单粗暴的解读——虚无主义者眼中的古巴成长

2011年一部古巴制造横空出世，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影迷的注意。不过这部电影的类型却显得不是那么古巴—这是一部僵尸片。

《僵尸胡安》有典型的英美僵尸片特征—片名和片名的美术设计明显都受到英国电影《僵尸肖恩》的影响，然而细节上却处处体现着古巴范儿。电影一开始，潜水捕鱼的男主角、男二号，就在聊要不要去迈阿密的事。在暗示自己能够度过僵尸屠城危机（当然戏中角色并无此自觉）时，男主角胡安的对白是：“经历过古巴在社会主义征程上面临过的各种艰辛，还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呢？”

说到这儿，似乎僵尸类型代表西方文化，僵尸吃了哈瓦那居民的大脑就像文化侵略。胡安这个“看清美国梦也没啥大不了，古巴才是天堂”的角色，则捍卫了自己的立场。这种解读放在其他国家的电影里可能会过度，但在古巴电影里，它要么是隐喻，要么是对隐喻的嘲讽。

但不要以为主角们说了爱国内容的话，就会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比如胡安坐过牢，第一次捞到僵尸还以为自己误杀了人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别让人知道。又如，他前脚去跟前妻告白，后脚就跟邻居瞎搞。如果这还不足以暗示他的政治立场，那么后来社区唱国歌活动时，他的表现则完全明示了他的态度。

这是一群社会边缘人，胡安、粗鲁的男二号、男二号不务正业的儿子、金链壮汉和同性恋——这群主流眼中的边缘人，不近不远地站在人群后面，对这种教条的形式丝毫不感兴趣。这群人是《僵尸胡安》的打怪主力。

他们到底是如何站队的呢？其实他们是一群生活很西式却又不会离开古巴的人，理所当然地觉得美国的月亮更圆。他们没有信仰。胡安隔壁老两口，老头先感染了病毒，在胡安之流怎么也杀不死他时，想到了用老头家的十字架给他驱魔。然而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并没有什么作用，于是胡安用十字架爆了老爷子的头。电影进行到这里，胡安之流刚刚讽刺过唱国歌的，紧接着又嘲弄了信基督的，等于各赏五十大板。

细想来这种讽刺的喜剧效果背后却有颇多心酸。正是因为没有站队、淡漠政治、信仰缺失，胡安才能在其他人打算用游行抗议解决问题时，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种政治形态、宗教思想，它们各不相让。一个企图征服另一个之后还想征服全世界，而这种争斗发生时，人经常要被迫放弃平和的生活并加入战斗。

浪漫和诗意，其实都是残忍无比的字眼。一如《僵尸肖恩》在反思现代都市白领的麻木，《僵尸胡安》也反思了信仰问题—显然两者都为各自国家的时代精神把了一脉。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记者亲历古巴禁区

推开关塔那摩地狱之门

自关塔那摩监狱开设以来，关于这里的各种新闻就屡见报端：虐囚、“烧钱”、关闭争议……这里一直是古巴与美国关系的晴雨表。法国特派记者专程前往关塔那摩，进入这座世界上安全系数最高的监狱，曝光最隐秘的囚犯的日常生活。

撰文/Bernard De La Villardière

摄影/Georges Mérillon-DragonImage

翻译/张蔷



• 高高的铁栅栏后面是关塔那摩“六号监狱”的入口。这是一个保持高度戒备的世界，任何一点走动都会被拍摄下来。这是一片游离于国际刑法之外的灰色区域。

在这个十月的清晨，看着眼前英式餐馆、高尔夫球场、漂亮的花园和静谧的村庄，置身于关塔那摩的我们仿佛觉得自己来到了法国的泽西

岛。前一天晚上，我们把通行证挂在脖子上，在3位穿着米色粗布制服的新闻官的陪伴下，到达了这里。

关塔那摩基地一直是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晴雨表，两国在边境地区驻军的多少反映出双方关系远近的波动。在1962年底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这里还成为美苏冷战的最前线，据说美国当时还在基地部署了核武器以防万一。1995年7月，鉴于古巴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削弱，美国海军在关塔那摩基地进行的舰队训练和维护活动迁到美国本土和波多黎各进行，喧嚣一时的关塔那摩基地几乎回到了一百年前的寂静之中。



• 在狱警形影不离的陪伴下，记者贝纳德·德·拉维亚迪耶探索着复杂、深邃的关塔那摩监狱。他两旁是竖起的铁栅栏。宛如在漫漫长夜中的一场旅行。

踏入禁区

自从我们踏上这个坐落于古巴西南端的禁区的那一刻，新闻官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半步。我们的拍摄必须严格遵守他们提出的条件：尊重每一位访谈者的意愿，不在画面中出现他们的脸庞。我们不可能采访到、甚至都不可能随意碰到一位在押犯人。

关塔那摩和泽西岛的面积一样大，都是118平方公里，但是迎接我们的团队显然不是同一种风格。从迈阿密起飞，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之后，我们需要自己拖着行李和拍摄设备，一直走到停机坪的尽头，然后穿过一片有铁栏杆围着的篮球场大小的地方。

军事警察的警犬像X光仪一般检查着我们的行李。美丽的夕阳让这个场景增添了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在关塔那摩度假可能吗？我们在警察的陪同下坐上了一辆校车改造的公交车，随后乘船穿越海湾。这艘船还是越战时留下的。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有些上了年纪的女士。她告诉我说，她和已经退休的丈夫经常离开密歇根的家，来到这里休息。她觉得在这里比在美国安全。

关塔那摩是美国境外最古老的美军基地，坐落在一个与美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国家里。最初，美国和古巴两国商定，由美方向古巴政府交付每年4000美元的租赁费。但是自从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以来，美国不再向古巴交付租金，而古巴也是几经要求收复土地而未果。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布什政府有了那个奇怪的想法，想在这里建造关押罪犯的监狱的话，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可能要永远被历史遗忘了。

首先投入运营的是X射线营地。在阿富汗被捕的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成员正是在这里被关押了四个

月。但是，直到2001年12月28日，关塔那摩监狱才正式成立。在这一天，乔治·布什颁布特令，允许无限期关押犯人。一年以后，关塔那摩共关押了600名犯人。2002年2月，X射线营地投入运营，然而四个月之后就被关闭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除去虐囚丑闻，整个X射线营地对美国的国家形象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毁灭。尽管“9·11”事件给了美国重重的打击，但是美国还是一意孤行，与大多数国家背道而行。

不知是过于天真，还是过于厚颜无耻，美军自己曝光了第一批监狱囚犯的照片。这些穿着橘黄色睡衣的囚犯被关押在露天的笼子里，就像家兔棚中的兔子一样。管理人员给他们配备了不透明玻璃做的眼镜，震耳欲聋的耳机，使他们隔绝于世。他们只吃粥糊，就地睡在草席上。关塔那摩成了现代的集中营，这里面甚至关押了未成年人。

也正是为了抹去这样的形象，关塔那摩邀请全球的媒体前来参观。新闻官非常小心谨慎，并没有向我们做过多的介绍。他们时刻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求我们严格遵守拍摄要求。“你们可以在监狱里进行跟踪摄影，但是不可以采访犯人。”三位新闻官沉默寡言，每个人的名字都被代号代替：MC1，MC2，MC3。MC的含义是Military Communication，军事联络之意。当我们提出要去参观X射线营地时，他们勉强地笑了笑，算是同意

了。我们只能从俯瞰着监狱的小路上拍摄。营地周围长满了藤蔓和野草。在距离观察哨卡几步之遥、距离铁丝网千米远的地方，几处独立的房屋耸立在空旷的土地上。



• 关塔那摩的犯人们在3000多名监狱工作人员的日夜监视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 “五号监狱”的一间牢房里摆放着犯人们的用品：放在下面的橘黄色衣服是“令人头疼”的犯人的，放在上面的衣服是“听话”的犯人的。

匿名采访

X射线营地已经被德尔塔营地取代了。至今这里还关押着172名犯人，其中有93个也门人、二十几个阿富汗人。我们的参观从监狱医院开始。主治医师很乐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绝对不能让他出现在镜头里，更不能显示他的名字。他害怕在美国的家人遭到报复。

在关塔那摩，已经发生了好几起自杀事件。最让监狱管理层感到害怕的，便是绝食抗议。从2002年年初开始，已经发生了上百起自杀事件，从监狱管理层来说，阻止自杀已经成了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陆军上校向我们展示了导食管，医护人员在犯人自愿或者不自愿的情况下，把这种管子插到犯人的鼻子里。“做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温柔一点”，他解释道：“我们使用的是标准的产品，和美国医院是一样的，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管子从鼻子里插进去，一直伸到胃里。“依靠这种食物引导管，病人可以支撑好几个月”，军医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对于他来说，如果说有些人是出于政治目的绝食的话，那么另一些人则是为了“换一换关押的环境”。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尽管国际红十字会的检察官每三个月来检查一次，但是他们的报告非常机密。

在德尔塔营地，监狱被逐一编号。从踏入监狱的那一刻起，管理员就告诉我们不能踏入“七号监狱”，X射线营是它的前身。这里可能关押着“非常危险”、“非常有价值”的犯人。在他们当中，有卡里德·谢伊克·莫哈迈德（Khalid Sheikh Mohamed），“9·11”的头脑之一。

“七号监狱”坐落于一个非常隐秘的位置，只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成员才可以进入。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七号监狱非常容易识别。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前去一探究竟，因为狱警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

我们随后朝“五号监狱”走去。五号监狱的安全措施同样非常严格。走进监狱，仿佛走进了一个光线晦暗的水泥堡垒。穿过无数的走廊、无数的铁门，我们终于进入了监狱参观的“最精华”的环节：透过玻璃观看在押犯人。因为玻璃材质特殊，他们看不到我们。我们觉得很尴尬，但是我们的交谈对象丝毫没有这种感觉。

首先与我们交谈的是五号监狱的狱长。这里关押的并不是七号监狱“不听话”的犯人；相反，他们非常“听话”。但是，他们脚上还是戴着脚镣。两层牢房之间的楼梯上有一个铁栅栏，栅栏后面站着带武器的狱警。五号监狱的狱长也希望隐去真实姓名，他饶有兴致地向我们介绍在押犯人的权利：“学习阿拉伯语、英语、信息技术……他们还经常玩电子

游戏，但是玩得都是一些最简单的游戏，一点都不暴力。”

这些犯人可以每周与家人通一次电话，或者在skype上视频聊天。接下来，我们在狱警的陪同下，参观了试点牢房。首先是厕所。所有设备都被固定在了墙上，是为了防止犯人们用盥洗设备袭警。一些犯人还会用“体液”骚扰警察。在监狱建立的最初几年，这样的案件发生了上百起。尿液、粪便、精液或者呕吐物，这些都是犯人们表达自己愤怒的方式。

为了挫败这种“游击战”，管理层设计了一种“储物箱”。管理人员有些得意地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发明：用一种带滑轮的小盒子把食物和饮料送到犯人那里，尽量避免身体接触。

依然在狱警的陪伴下，我们走出了德尔塔营地。铁栅栏把这个封闭的营地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在铁栅栏的另一边，有长满茂密高草的山丘，有成块的岩石，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攀岩。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大海，但是很遗憾，我们不能把它拍下来，“这可能会引起暴乱和越狱”，一个警察说道。“你害怕敌人的袭击吗？”我们问道。狱警谨慎地思索着这个刁钻的问题。随后，他平静地说道：“不，一点也不。在这里我最害怕的，是发生海地那样的海啸或者地震。”

事实上，在关塔那摩，最令人害怕的敌人，除了反复无常的地质变化之外，就是“坏心肠”的记者了。直到现在，负责接待我们的管理人员一直对我们保持着戒备，但是态度非常温和。直到我们与监狱总司令丹尼斯·托马斯交谈时，整个气氛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担任狱警已有22年之久。2006年到2008年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监狱担任监察官。我跟他谈起了巴格达中央监狱——阿布·格拉伊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并询问他如何在关塔那摩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虐囚丑闻再次发生。我们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我们的狱警时刻注意维护在押犯人的尊严。”狱长向我们强调，凡是虐待囚犯者，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几个曾经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法国人回国后曾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监狱对他们进行了“虐待和非法监禁”。有些案子现在还积压在巴黎的法院中。

我们的采访还在继续。“我看到有些犯人脚上戴着脚镣，这是为什么？”狱长的脸僵住了，他答道：“他们在自己的监牢里是享有绝对自由的，但是一旦我们把他们带到外面，比如去就诊、去上课，或者和他们的律师见面，我们必须确保安全。”这一说法与我们之前在五号监狱看到的并不一致：即使在室内，一个在学习的犯人也是脚上戴着镣铐被固定

在地面上的。


● 设有铁栅栏的监狱医院。



● 三千多名工作人员日夜监视着关塔那摩监狱。

关闭争议

关塔那摩监狱已经设立了近15年。这里一直是个法律的禁区。联合国数次要求关闭该监狱，但是并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

奥巴马曾经许诺关闭，但是已到他快任期结束，这一诺言实现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总统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而共和党人并不准备帮助总统实现这一计划。

在关塔那摩关押的犯人中，大多数是2003年之前被收监的。时至今日，这些犯人依然没有受审。3000多名管理人员日夜监视着他们。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监狱。

在离开这个乔治·布什建立的监狱时，我们想起了奥巴马说过的一句话："关塔那摩可能是证明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招募恐怖分子的最好的证据。"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那些墨西哥美食教我的事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饮食与人类性格之间的关联有多大？亚伦·赫希博士在《你是哪种食物性格？》一书中，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大概没有哪片热土能像美洲大陆的墨西哥那样，从空气到人的性情乃至味觉，都如同一团流动的欢乐之火。



●墨西哥恰帕斯的传统农家厨房。 摄影/**AXELLE DE RUSSE - DragonImag**

渗透在生活中的墨西哥饮食文化之所以与法餐、意餐、印度餐和中餐齐名，跻身世界五大菜系，与这一饮食文化包含的情感、健康与传统密切相关。让我们想象这样两个场景——

——在墨西哥十月节黄昏的小酒馆。仰头将小杯中的龙舌兰酒倒进喉咙，杯口的盐粒渗透在辛辣的酒味里，再咬一口手中的柠檬片。遵循标准的墨西哥式喝法，一股热辣又复杂的滋味充斥了口腔，心底涌起热情。加入陌生的人群一起舞蹈吧，这是一个无分你我的夜晚。

——辞旧迎新的新年前夜。大部分生活在墨西哥的人们都要吃一串许愿葡萄，求平安、幸福和财富。这个古老的节庆习俗，在每一个墨西哥家庭都是头等大事。钟声响一声，人们吃一颗葡萄，默许一个心愿，满12下为止。

无疑，舌尖上的墨西哥和眼球上的墨西哥一样重要。2010年，墨西哥传统饮食与法国大餐一同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墨西哥

饮食是一种文化模式，包含农业、仪式、古老技艺、烹饪技术以及自古传承下来的习俗和礼仪。囊括从种植、丰收到制作、享用的过程，整个链条彰显了传统饮食的全民共享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赞誉墨西哥传统饮食。

文明：全民共享玉米文化

这是2015年11月2日早晨7点，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梅里达。传统亡灵节即将开始，38岁的餐厅主人Tina的一天从玉米的清香开始。

这一天，是墨西哥人遵循古老传统和其他家人一起祭祀亡灵的日子。但气氛绝对不是悲凉的，相反，Tina知道在墨西哥人的生死哲学中，死亡是一件值得狂欢庆祝的事情。

Tina的餐厅今天休业。10分钟后，她的丈夫将带上自家菜园摘的十几穗玉米和Tina一起开车去市郊的墓地。墓地的周围也是一大片玉米地——墨西哥的土壤适宜生长玉米，这种农作物和墨西哥人一样野生野长，有足够的阳光和一点点水，就能繁茂起来。

玉米在墨西哥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在墨西哥人的生活里，帽子、篮子、毯子、小玩具、小摆设等手工艺品，也往往是利用玉米皮和玉米秸秆制成。伴随着死亡狂欢传统的，是全民共享的玉米狂欢。

考古学证实，玉米起源于墨西哥。早在9000年前，Tina所在的尤卡坦半岛上的古印第安人就已培育出了玉米。又过了4000多年，在墨西哥人的改良推广下，玉米渐渐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来源，墨西哥因此被称为玉米的故乡。

在玛雅人的创世神话《波波乌》中，有一个远古神用玉米造人的传说。因此，墨西哥人常说：“我们创造了玉米，玉米同时也创造了我们，我们是玉米人。”

Tina的祖父是西班牙后裔，有不少玉米地，生前常和她说起那些发生在地里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还有久远的玛雅耕作习俗和仪式。Tina小时候曾去玉米地玩耍，见祖父和工人一起收割，她就和工人的孩子一起掰玉米棒子。那一天阳光晃眼，她仿佛回到古老尤卡坦的往日，看到了玛雅人的协作精神，听到了神在风中对这片土地的祝福。

墨西哥的玉米多达上千种。用玉米粉或玉米和小麦粉混合制成的玉米饼，是墨西哥人最常见的主食。在墨西哥境内，从南部走到北部，不

论是乡村还是城市，街头巷角都有卖玉米饼的摊位。玉米饼有形形色色的口味，其中最常见的是白玉米饼和黑玉米饼。而最基本也是最有特色的，是在外被称作墨西哥卷，在内被称作塔可的一种食物。



●墨西哥恰帕斯一位农妇正在制作玉米饼。摄影/XAVIER DESMIER-DragonImage

“咚咚咚”，一位身披羽毛的印第安小贩在敲Tina的窗子，向她兜售塔可。Tina看了眼窗外，亡灵节狂欢的人群正在聚集中。一个小时后，家家户户的屋内、窗前、门外，都将供奉起黑色骷髅状的死神。这一天，人人平等。警察也不会过多干涉街边流动的小贩和艺人。

她飞快地打开窗，买下一个冒着香气的塔可。焦黄松软的玉米皮，拌上辣椒和肉酱，一口下去，是她走遍世界都无法忘怀的味道：香、辣、酸、甜，应有尽有，就像墨西哥人的性情。

一般来说，塔可是这样吃的：在一块手掌大小的玉米饼上，铺满烤制过的猪肉、牛肉或鸡肉粒，再加上香菜、洋葱和各色辣酱，最后将放满食品的玉米饼卷成筒状，送入口中，狠狠一咬……Tina曾经留法20年，一度是巴黎某高档餐厅的副厨。

10年前，她回到梅里达，在广场附近开了一家餐厅，主理法餐和墨西哥传统样式。在菜单上的高级料理中间，她坚持要用最新鲜的玉米饼，配上本地的肉类，做最简单也是最纯粹的墨西哥玉米餐。玉米与不同的馅料和酱料搭配，制成不同风味的墨西哥特色美食，比如玉米馅饼和炸玉米片等，吃时搭配以番茄、柠檬汁、辣椒、洋葱等调制的酱料，是最佳的开胃菜。

“你为什么钟情玉米？”一个来访的外国市长曾这样问Tina。此刻，在广场的人流中，Tina想到这个问题。周围那些和她一样吃着塔可的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都沉浸在同样的幸福里。玉米真是一种无阶级的作物，能做出墨西哥人喜爱的一切小吃、粽子、面包、饼干、蛋糕、糖果和酒。玉米不仅是普通百姓的主要食物，在政府招待来访外宾的国宴上，也是主角。

玉米看起来粗粝简单，却不止于此。比如塔可饼，曾被美国《健康》杂志评为最佳健康食物。因为玉米饼是粗粮，含膳食纤维较多，富含维生素B，而搭配肉、辣椒和各种蔬菜，蛋白质、维生素和纤维素都得到了保障。

由此可见，墨西哥饮食不仅是过瘾。墨西哥还是上世纪农业绿色革命的示范样本。近10年来，有机农业年产量75万吨，成为世界七大有机农产品生产国之一。目前，墨西哥有8个州在进行有机农作物种植，生产玉米、大蒜、洋葱和辣椒在内共20多种农产品，十分健康环保。

自然：健康的肠胃，过瘾的舌头

墨西哥九月流火，首府墨西哥城也热得够呛，尤其是国庆日这一天。独立纪念日是为了纪念1810年的9月16日——当时，伊达尔戈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

从此，到了这一天，热情的墨西哥人脑中只有“仙人掌”和“龙舌兰”两件事。

在墨西哥，仙人掌被称为“沙漠英雄花”，品种繁多。在全球2000多个仙人掌品种中，墨西哥有一半以上，因而又被叫做“仙人掌王国”。仙人掌属仙人掌科的植物，生活在干燥地区，可以为沙漠保持水土。没有叶子是为了减少水分散失，以适应热带的缺水环境。

仙人掌之所以是墨西哥的国花，因为它象征着墨西哥人的意志。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国家宫（PalauNacional）博物馆里，迭戈里维拉等艺术家会用大幅壁画告诉你，墨西哥这片广阔大地曾经有多少苦难。并告诉你，墨西哥人的先民如何像仙人掌一样，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扎根，建立起伟大的文明。

比如墨西哥国徽中，能看见展翅的雄鹰叼着一条蛇，一只爪抓着蛇身，另一只爪踩在从湖中的岩石上生长出的仙人掌上。这组图案描绘了

墨西哥人的祖先建国的历史。墨西哥人的祖先——阿兹特克人四处流浪，太阳神托梦说，只要见到鹰叼着蛇站在仙人掌上，就定居下来。后来，阿兹特克人从墨西哥北部迁徙到这里，找到图案中描绘的地方定居下来，就在现在的特斯科科湖的岛上，建立了特诺奇提特兰，就是现在的墨西哥城。

为了纪念先民们，墨西哥每年8月中旬都举办仙人掌节。节日期间，大小餐馆热闹，并有各种仙人掌食品出展——作为观赏性植物的仙人掌，也是墨西哥人餐桌上的最爱。作为美洲传统食品，墨西哥人变着花样吃仙人掌。在墨西哥城，我唯一尝过的是仙人掌汁。这是一种清香中略带苦味的饮料，鲜榨的，里面还留有植物的纤维。

国庆日这一天，小酒馆的老板又搬出4种不同的吃法。一、仙人掌BBQ，在烤串的鲜肉中间夹一小块仙人掌，起到荤素搭配的调节作用；二、仙人掌汤，这是仙人掌洗干净切碎后，和玉米、番茄一起煮的汤；三、腌仙人掌，差不多相当于中国人的泡菜；四、仙人掌沙拉，用仙人掌和其他蔬菜拌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养生而且健康。

用中国人能理解的优点来解释，仙人掌败火、助消化、防三高、宜美容。墨西哥人食用的主要是米邦塔仙人掌，这种仙人掌富含维生素A、C、E和铁、钙、钾、磷等矿物质及蛋白质纤维素，等等。一本美国科学杂志这样介绍仙人掌的健康和养生功效：“……高钾低钠具有对抗高血压的作用；钾、钙、磷含量高，有利满足人体骨骼、牙齿和脑的生理活动需要；……维生素含量高，能加速胆固醇降解，减少心脑血管发病率，还有助于清理消化道，防止便秘。”



●墨西哥传统饮食——红豆汤和玉米饼。摄影/**BERNHARD WINKELMANN-DragonImage**



●墨西哥美食——玉米粉蒸肉。摄影/BERNHARD WINKELMANN-DragonImage



●在龙舌兰酒厂里，工人正在收获龙舌兰。供图/Gaopinimages



●绘画中，墨西哥人吸吮龙舌兰汁液解渴。供图/**Gaopinimages**



•墨西哥人喜爱鲜食仙人掌——养生又健康。供图/**Gaopinimages**



●用龙舌兰酒做基酒调制出的玛格丽塔酒。摄影/**BERNHARD WINKELMANN-DragonImage**



●墨西哥人喜食辣椒，市场上随处可见贩卖辣椒的摊位。供图/全景图片

如果说仙人掌是负责健康的肠胃，而龙舌兰则负责让舌头过瘾。看上去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工程师Allen和我是在坎昆认识的。印象里的他会说流利的日文和英文，却总是大声地用中文和我说“干杯”。墨西哥人以嗜酒闻名于世，这酒就是著名的龙舌兰酒。

Allen说，龙舌兰酒的原料来自一种植物——龙舌兰。龙舌兰植物要经过12年才能成熟，将成熟龙舌兰取其果实，放入炉中蒸煮，再挤压成汁发酵，达酒精度80度开始蒸馏。龙舌兰酒可以冰镇后饮用，可加冰块，也可用来调制鸡尾酒。

龙舌兰一身是宝，叶可以造纸，花朵可当武器。印第安人传说，天神以雷电打中生长在山坡上的龙舌兰，而创造出龙舌兰酒。这酒特别符

合墨西哥人直来直去、富于创造力的性格。

现在的酒吧里，龙舌兰酒的喝法通常是在杯口抹盐，杯底沉一片柠檬，这样虽便利了酒客，但少了很多乐趣。Allen向我示范过传统的喝法，是盐巴撒在手背，拇指和食指握杯，无名指和中指夹一片柠檬，迅速舔盐、喝酒、咬柠檬。龙舌兰酒属高度酒，前味辛辣，后味香甜，舌头十分过瘾。完成得越流畅，越代表纯种墨西哥文化。

当然，那种胃里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也十分真实。

情感：情感与记忆的纽带

食物是有情感记忆的。下面我要讲的是一个从墨西哥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

几年前的圣诞月，西班牙语翻译安树旅行到普埃布拉。普埃布拉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被称为教堂博物馆。又赶上公历12月12日的瓜达卢佩圣母节，城中少不得挤满了载歌载舞的人们。

当然，作为一个刚定居墨西哥三年的日本人，安树还搞不明白，这个节日对天天都好像在狂欢的墨西哥人来说有多重要。只是显然，普埃布拉的餐厅变得和节日一样丰富多彩起来。

墨西哥菜不止有玉米饼，漫长的殖民史无疑改造了本地的饮食习俗。墨西哥菜和其他欧洲菜系一样，分为前菜、汤类、主菜和甜品，也用刀叉，但是吃开心了，也可以直接上手。这是安树喜欢墨西哥乃至美洲的理由之一。

“感觉怎么样？”时值午餐时间，他在普埃布拉最火的一家餐厅里用餐。突然，邻桌一位修女模样的人问他，像是无聊了来搭讪。这时，他面前还只上了一道前菜：凉拌青豆。

“豆子很新鲜，但是太凉了。”作为一个渴望旅途温暖的客人，他有点失望，于是抬头看着修女，摇了摇头。

“城外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已经几百年没有喷发了。”修女喃喃道。

他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却发现修女那桌已经上汤了，是著名的玉米肉汤。这道菜至少需要准备10小时，以猪肉或鸡肉为汤底，配上一定比例的香草、墨西哥辣椒酱、大蒜洋葱及肉块和玉米粒。他有点感动，因为这碗汤15分钟后也端上了他面前的桌子。这至少证明了墨西哥人还是

用心在做菜的:“就像玛雅人说过的，一切都是时间的艺术”。

修女注意到他的眼神，微笑着问：“墨西哥菜是不是和普埃布拉教堂上的瓷砖一样色彩绚丽，口味浓厚？”辣，无疑是除“玉米”外，墨西菜最大的特色。

修女告诉安树，辣椒起源于墨西哥及中南美洲。作为辣椒的发源地之一，全球约一半的辣椒都生长于墨西哥境内，上百种的辣椒用途不同，比如腌肉、煲汤、烧烤、沙拉、饮品等，甚至墨西哥人在吃水果时也加辣椒粉。在普埃布拉，最著名的辣椒是一种叫“莫力”的调味香辣酱，完全继承了17世纪一个复杂的异域菜谱，需要混和100多种原料才能制成特有的辣和诱人的深棕色。现在，这些原料都在修女眼前的这道汤里。这种丰富多变的辣味，倒是很像本地的殖民史，先是被美国殖民，又被法国殖民，最终被墨西哥人接手回来。

“接下来的主菜是香辣小牛扒吧？”修女像是知道安树的心思，继续介绍——香辣小牛扒这道菜一反墨西哥菜中主菜浓郁的特点，不加任何配酱，边上只搭两个在大盘中烤过的小番茄和花椰菜。因为墨西哥人素以自己的牛肉鲜嫩而自豪，所以牛扒在煎之前，先用辣椒和盐腌过，后面就完全以食材新鲜与否取胜。

“您是美食家？”安树起先沉默不语，终于对眼前这位修女好奇了。然后他抬头看到店主的照片，和眼前的中年女人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照片中显得更苍老些。

“店主是您？”“不，这是我的母亲，就是她在给你做这几道菜。”修女笑着起身，帮他端来了最后的甜点蜂蜜蛋糕，蜂蜜也是墨西哥本地特产，香甜、入口即化，很好地平衡了头汤和主菜带来的辛辣感。

修女说，自己在美国生活多年，但是每到圣母节，都会飞回来看望母亲。修女常常就是因为怀念这蜂蜜蛋糕：“我觉得圣母节对我来说，既是宗教日，也是家庭日。”墨西哥人对女性的尊重，不仅体现在圣母节，更在于从高级餐馆到民间，传统餐饮掌勺者往往是女性。过去的许多个圣母节，她曾经和母亲一起，围在大锅和大烤盘前，边聊天边烹饪。那些有魔力的、充满家族记忆和情感纽带的食物就是这样出现的。

安树走出餐厅的时候，大街上的圣母节游行队伍还在继续狂欢。安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又想到了修女的母亲，然后想到了一句著名的法国谚语：“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前进。”



●油炸辣椒乳酪瓤。摄影/BERNHARD WINKELMANN-DragonImage

似水流年中最浪漫的美味

撰文/Heisenberg

墨西哥美食带给世界最基本的印象，一是“玉米”、一是“辣椒”。而“你吃什么样的东西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里似乎也颇有道理。至少玉米的部分，很像是墨西哥人粗犷单纯的个性；辣椒的部分，则是他们的热烈与激情。电影是对现实生活最生动的反映，在以墨西哥美食为主题的电影里，这些美食是否真那么令人垂涎？让我们走进电影中看一看。



• 美味诱人的塔可（又叫墨西哥卷），配有玉米，猪肉和辣椒等食物。摄影/BERNHARD WINKELMANN-DragonImage

以墨西哥美食为主题的电影不是特别多，但墨西哥美食却散落在各

国各类型的电影里。《料理鼠王》里做过的塔可（Taco，也称为墨西哥卷），《周六夜现场》有个塔可钟（TacoBell，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提供墨西哥式食品的连锁餐饮品牌）的伪广告片，这个伪广告片讲述顾客对塔可的需求很大，于是塔可钟餐厅推出“包着塔可的塔可”，随着人们对塔可热爱的激增，这种“包着塔可的塔可”，最后变得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诸君大可一饱口福——听起来真是个不错又有趣的主意。

《卑鄙的我（2）》里也对以玉米饼为主料的墨西哥美食进行了一个改造——把玉米饼做成墨西哥宽檐帽的形状，帽檐里装满各色美味蘸酱。以上这些夸张的表现，简直就是世界人民对墨西哥美食欲求不满、吃得停不下来的生动表现，可见其对世界美食文化影响之深。当然了，这也算是墨西哥美食的一个特点，跟法式美食的小巧精致正相反，墨西哥食物总是用大厨具烹饪，再用大的餐具盛放，总之看起来很豪爽，大概是因为酸酸辣辣的墨西哥美食实在太开胃，会无形中增加人们的食欲吧。

似水的爱情，如爱的美食

出镜美食

玫瑰鹌鹑

烤青椒配新鲜石榴籽

他们谈论美食时，他们在谈论爱情。

在墨西哥导演阿方索·阿雷奥那些关于爱情的电影里，墨西哥美食总是如影随形。噢，等等！说起“美食”，你可能有些异议——在看惯了好莱坞电影里美食的炫目、欧洲电影里美食的精致、日本电影里美食的禅意与雅致、中国电影里美食的诱人后，阿雷奥电影里的墨西哥食物，似乎谈不上“美”，就连他那部浪漫经典《云上漫步》里的食物，基努·里维斯刚到女主角家时的一桌盛宴，和女主角家最拿手的南瓜粥，也仿佛没有做过任何“美图”处理。

这并非阿方索的特例，在塞尔吉奥·莱昂内的意大利式西部片《黄金三镖客》的第一场戏里，片中人物吃的玉米糊便深受墨西哥食物影响——这个发生在跟墨西哥文化交融的美国南方（甚至可能就是墨西哥境内）的故事，也没有把那些最常见的食物拍得多么“好看”。甚至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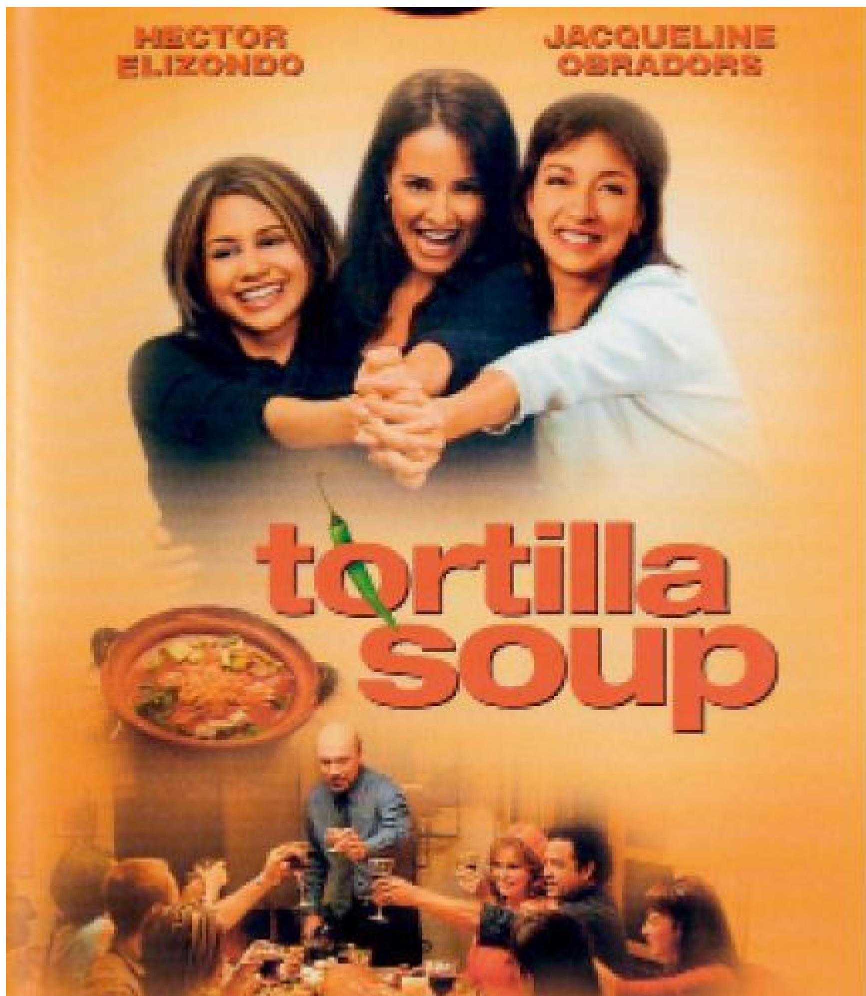
一场吃饭的戏，其实是杀气满溢，事关生死存亡。而这，正是墨西哥食物的美妙之处。因为文化差异，这片处于最魔幻现实主义大洲北边的土地，带给我们味蕾的是全新的体验，一旦我们适应了这种异国探险式的语境，便能体会到墨西哥美食蕴藏的难以被其他文化复制的浪漫。

阿雷奥还有一部以美食和爱情著称的经典影片，片名是《巧克力情人》（不要跟德普的那部《浓情巧克力》弄混）。说起巧克力，片中压根没提到过，大概是在用巧克力比喻爱情吧。

影片中，女主角蒂娜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母亲在厨房切洋葱时生下了她，她的命运似乎也就因此跟厨房剪不断、理还乱。大概是因为上一代情感方面的秘密，加之蒂娜刚出生父亲就去世，蒂娜的母亲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小女儿，并以“家族传统”为枷锁，一面不允许蒂娜跟她喜欢的小伙子成婚，一面让蒂娜的姐姐嫁给了蒂娜的爱人佩德罗。不仅如此，母亲还命令蒂娜准备姐姐婚礼的宴席，更是在蒂娜的伤口上撒盐。



●电影《巧克力情人》里蒂娜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她的情绪直接影响食客的心情。



● 电影《玉米粉圆饼汤》的剧本买了李安《饮食男女》的版权，故事情节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里面的美食，都换成了墨西哥风味。

在准备做面包的面糊时，蒂娜难掩痛苦，泪水落到了面糊里。婚礼当天，神奇的事发生了，吃了被蒂娜泪水浸染过的食物后，所有人最伤心的往事都被勾起，原本应该喜庆的婚礼，瞬间因哭声变得犹如丧礼。接下来，片中角色命运的每一次重要时刻，都跟蒂娜烹饪的美食有关。比如母亲让蒂娜丢掉佩德罗送来的玫瑰花时，蒂娜却用花瓣做了玫瑰鹌鹑，这道菜激发了所有人心中最强烈的感情和欲望。

由于某些原因，一位在关键时刻帮助过蒂娜的美籍医生，跟蒂娜产生过一段感情，虽然最后因为蒂娜忘不掉佩德罗，导致这段感情无疾而终。但医生的儿子和佩德罗的女儿，最终成婚了。在婚礼上，蒂娜做了一道墨西哥经典的烤辣椒，不过跟往常一样，她也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创意，除了浇上用奶油，乳酪做成的酱汁之外，她还在酱汁上撒了一层石

榴籽粒。这道菜跟若干年前的玫瑰鹌鹑一样，在婚礼上引起一阵“骚乱”，神秘的催情效果再度发挥作用，众人纷纷离席，寻找地方行鱼水之欢。

《巧克力情人》中的菜式，多数带有虚构色彩，但对墨西哥烹饪文化的表现，还是非常写实的。厨房里，经常聚集着全家的女眷，大家边聊天边准备食材，厨房的篮子里总是放满辣椒、香菜、各色水果，墙上挂着干辣椒、墨西哥辣肠。水果和花往往也会成为墨西哥菜的食材，或者用来调味，所以它们也会挤满厨房。墨西哥的厨房通常很大，因食材显得五彩缤纷，女眷们穿着围裙在厨房劳作的画面，颇似古典景物油画。

父爱如山，但更似美食

出镜美食



• 电影《玉米粉圆饼汤》的剧本买了李安《饮食男女》的版权，故事情节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里面的美食，都换成了墨西哥风味。

玉米粉圆饼汤

烤甜椒

烤仙人掌

萨尔萨辣酱烤鱼

奶酪沙拉

墨西哥肉丸

肉酱玉米饼

墨西哥烤羊腿

如果你喜欢墨西哥美食，更不可错过的电影是玛利亚·李波儿导演的《玉米粉圆饼汤》。确切地说，这是一部中墨合璧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剧本买了李安《饮食男女》的版权，故事情节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里面的美食，都换成了墨西哥风味。

跟阿雷奥粗犷奔放的浪漫不同，玛利亚更多地受到李安“家”这个字的影响，加上她女性的优雅，所以片中的墨西哥美食，有它的野性，却更多了几分细腻，看起来更加诱人。

同《饮食男女》一样，电影刚开始，身为专业级厨师的父亲，就在为三个女儿准备大餐，开启又一次惯例性的周日家庭聚餐。在一系列的珍馐蒙太奇中，最先出场的就是两道颇具特色的墨西哥菜——烤甜椒和烤仙人掌。

烤甜椒在《巧克力情人》最后那场婚礼戏时也出现过，但已经是烤熟的状态，而且只烤了青椒。《玉米粉圆饼汤》则展示了整棵的青椒、红椒、黄椒，还有番茄刚刚被放到炭火上的状态，简直是娇艳欲滴。当然，对我们来说最有诱惑力的还是烤仙人掌，刚刚砍下来的新鲜仙人掌在父亲熟练的刀工面前，摘掉了周身恼人的芒刺，只剩下一片让人垂涎的绿色，在烧烤架上整齐地摆满一堆，滋滋地冒出香气。

烤，是墨西哥烹饪手法中常见的一种。接下来，父亲做的菜便是烤鱼。不过电影中展示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是用来给鱼身上刷墨西哥辣酱的刷子——父亲摘下新鲜的芭蕉叶并折叠起来，用刀划出一排触须，另一头用切成线的芭蕉叶捆扎固定，用这种特制的刷子刷辣酱，想必味道也会有极大提升。

在很多关于美食的电影中，很多烹饪手法、细节、材料的细微变化，都会对味道产生极大的影响。或者，还是借用《巧克力情人》女主角常说的一句话，做出美味的关键，是要用爱去做。在《巧克力情人》中，它可能是爱人送来的玫瑰花，而《玉米粉圆饼汤》对此的表达更加内敛，这个自制的纯天然辣酱刷子，也许就是父亲用爱来做菜的象征

吧。

父亲餐桌上的菜色，从来不会重样。在厨房里，他更是在研究新的菜、新的酱料。在这部电影的餐桌上，第一个被提出的话题，就是传统与创新。父亲说自己是传统的，而女儿们，始终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给父亲提出新的问题。因此，每一次晚饭餐桌上的气氛，都剑拔弩张。而片中所有关乎家庭成员未来的关键时刻，都出现在餐桌上。虽然经常不欢而散，但最终在美食面前，一切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比如，身为老师的大女儿毫无自信，所以面对感情总是畏畏缩缩，渴望婚姻却迟迟未嫁，却因为学生的恶作剧，跟同校的棒球老师走到了一起。她第一次毫无防备地带他回家时，父亲正好做了玉米粉圆饼汤。无比紧张的棒球老师一边喝汤，一边说他太喜欢这汤了，甚至每次去餐厅都只点汤头，因为母亲以前总是做给他，接着便絮叨起了跟母亲去餐厅吃饭的故事。

这些藏在心底的琐事，打破了父亲看似冰冷的外表，大女儿和棒球老师的爱情也得到了父亲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这道点题的典型墨西哥菜，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跟《饮食男女》一样，电影《玉米粉圆饼汤》里，父亲宣布自己“婚姻大事”的那场聚餐，是全片最具颠覆性的一场戏。父亲特意准备了一整只烤乳猪，不过按照墨西哥的吃法，加了橙子和青柠（吃的时候用来提味），还有墨西哥烤羊腿，一桌望过去尽是“肉！肉！！肉！！！”，看来父亲也知道，平时宣称传统的自己，今天是要狠狠震撼儿女们的观念了。

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是如此。就像美食申遗，就是为了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保护，得以传承。在《玉米粉圆饼汤》的故事里，父亲也希望最有做菜天赋的二女儿，继承家族事业，把厨艺传承下去。但天生要强的二女儿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不觉得一辈子待在厨房的人生是成功的。

经历了一系列起伏后，二女儿发现自己其实割舍不下对父亲的爱，也慢慢理解了平时不善言辞，而是把所有表达都融入食物的父亲。她欣然接下了父亲的“大勺”。

二女儿当上大厨后，特意为父亲做了一道以玉米饼和带骨鸡腿为主菜的美味，配上奶酪粒、豆子和水果，盛放在铺好了芭蕉叶的餐盘上，并浇上了最能代表她个人特点的辣酱。父亲虽然是名厨，但就像失聪的

贝多芬一样，这位食物艺术家也失去过味觉。而当他吃下女儿做的这道菜时，突然惊喜地发现：“我又可以尝到味道了”。其实，这就是沟通、理解与爱的象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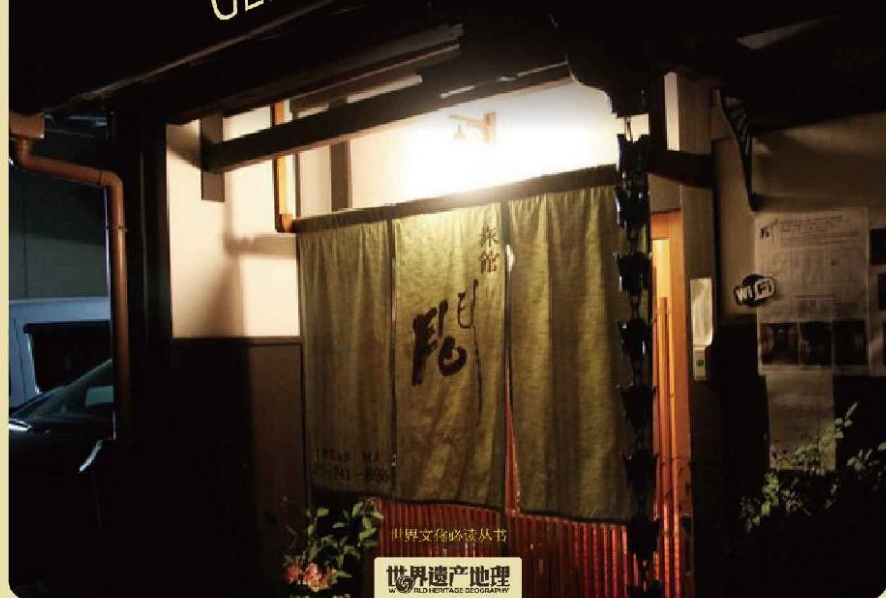
任何美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但美食，又是最容易打破文化隔阂的载体。或许，味蕾才是我们身上最天才的器官，它不是去看、去读、去听，去思考一种文化，而是去品尝，去让各种文化跟自己融为一体。了解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人，请从味蕾与美食最直接的碰触开始。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窺視日本之心

GLIMPSE OF JAPAN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目录

器物 | 匠心精神

友禅染：画在和服上的风雅

跟随时代的传统

温柔的南部铁器

漆盒上的流韵清风

做一件封存自然的玻璃器

日本铁壶：器道相宜

景物 | 岛与城：

日本知床：“知”尺天涯

高田贤三眼中的京都

广岛： 从战争废墟到和平之城

京都古韵

人物 | 人间宝物

日本匠心:人间国宝与职人

职人，用心守护手艺

民艺运动与“人间国宝”

盐野米松：职人精神的记录者

淬炼匠人心

人间国宝访谈录

食物 | 和食之道

传承千年的饮食文化

蕴含生活的温柔

超脱心境 意境怀石

名家专栏

野岛刚：吴哥窑与日本人的渊源

野岛刚：琉球王国的城堡

野岛刚：屋久岛：日本的阿尔卑斯

野岛刚：失败者的世界遗产

野岛刚：熊野古道的魅力

苏惠昭：东京老人和他的赤腹山雀

韩晗：长岛的桥

洁尘：东京之夏

版权信息

香港凤凰周刊精选故事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6©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08294-20160718

最后修订：2016年 07月26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友禅染：画在和服上的风雅

布面五彩，渲染斑斓，眼前泼洒如画，触之细腻舒滑。惊叹之余，情之舞动，就在这份起源于350多年前的友禅染：淋淋华服之上，典雅秀丽，自有异域情怀。能够将遮体之衣，以近似艺术的方式呈现，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匠人。化平凡为神奇的奥秘所在何为？让我们走近友禅染，一探究竟……

撰文、摄影/戴莹



• 友禅染工序：上色。摄影/宗波



● 上仲正茂正在用炭笔绘制大纸样。

到京都的第二天，赶上大雨，拽落了今春最后一轮吉野樱的花瓣。花瓣乘着轻快的雨水，一路冲过沟壑、台阶和下水道，以优美的弧线坠入蜿蜒的鸭川中。我撑着伞站在石桥上，桥下是黯绿色的鸭川，托举着那些粉色的花瓣，打着旋儿，急速地向前奔跑。

我想起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虞美人草》中的一段文字，与此情此景竟有些相似："下京上京皆被蒙蒙细雨濡湿。三十六峰翠色的底下，水流之声混杂着友禅染的朱红，笔直地注入油菜花田。"友禅染，是日本独有的一种染色方式。试想，曾几何时，粉色花瓣之下，鸭川水抖落开窈窕的五彩布条，顺便也被渲染上了缤纷斑斓的色彩——那该是多美的一幕。而我此行的目的，正是这种美好而浪漫的友禅染。

扇绘师与江户风尚

更早些时候，我在一部名为《武士的家用帐》的电影里，见到过人们在河水里漂洗友禅染的场面。电影讲述了江户时代（1603-1867年）末期，御用算盘武士猪山直之在时代大潮中的柴米油盐。猪山直之初次遇见妻子驹子是在河岸。那时，赤足的驹子和女伴们站在浅浅的小河中，两人一组，各自拉着布匹的一端，在清澈的河水中轻柔而有节奏地前后摆动，洗去布匹上多余的染料。

这个家族与友禅染的纠葛，还有更多。猪山直之的母亲，喜欢收藏

友禅染，她觉得友禅染和服就是女人的生命。家庭拮据时，她不得不典当了所有的友禅染，却像孩子一般放声大哭。而在她生命之灯将熄时，媳妇驹子赎回了被典当的友禅染。当鲜红的友禅染和服重新盖在她身上，她才安详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之所以大费周章地说起这个电影，是因为恰是在那个时代，友禅染诞生并且一时洛阳纸贵。这跟一位名为宫崎友禅斋的扇绘师有关。

江户时代中期，宫崎友禅斋住在京都知恩院附近，喜在扇面上绘画题字，因其游乐心境而颇受欢迎。有一次，他不经意地在和服上绘画和染色，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引得时人纷纷追捧。这种染色方式，也因此被命名为“友禅”。友禅染人气高腾的同时，出版《友禅雏形本》和《余情雏形本》的纹样绘本集，由此从京都传遍日本全国。

比如，从京都传播到加贺藩（今石川县）金泽地区的友禅技法，发展形成有别于京都的独特样式，成为“加贺友禅”，流传至今。加贺友禅有着令人沉静的写实风格，主要绘制花草纹样。我曾在一本书上，看过加贺友禅与京友禅的区别：前者纹样较小，却连昆虫蛀蚀花草都描绘得栩栩如生；而后者，则更华丽大气，会附加刺绣或金箔，图案有设计感。

友禅染在那时成为风尚并非偶然。一方面，平安时代（794-1192年）之后，宫廷势力渐衰，官营织造式微，民间织染业却日益隆盛。友禅染正是借着这股东风而起。另一方面，在友禅染出现之前，布匹的染色技法有限，只有诸如刺绣、贴箔、扎染、夹缬等。但这些技法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会令布匹变得凹凸不平，而丧失了织布本身的质感。友禅染则不然，它绘于布匹上，线条轻快飘逸，平整而没有色彩的限制，其流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只是，当时所谓的流行，并不能与今日相提并论。在江户时代，化学染料尚未出现，植物染料的供给有限，加上其只能手工制作，友禅染仍旧只在将军、大名、御所或町内豪商等上层社会流行，是贵重的稀罕物。无怪乎，在《武士的家用帐》里，友禅染和服不仅是名贵的收藏品，典当了还能抵挡一阵子家用。

友禅染等同于奢侈品的状况，在明治时代（1868-1911年）有所改变。明治时代的开国政策，带来了国外的新技术、新化学染料。在此基础上，京都一位名为广濑治助的人，依据“捺染”技术，创立出“型友禅”。所谓型友禅，即按照友禅染大师创作的花样，以一种颜色刻一块型版的方式分别刻版，然后再依型版陆续涂上色块进行染色。当图案与花

色很复杂时，甚至会使用多达300余个型版。这使得高贵的京友禅，能够简化工序在民间得以普及。

“普及版”的型友禅、电脑印染友禅逐渐出现，但最为珍贵的，仍然是京都的手描友禅。寻访京都手描友禅职人的过程颇为曲折，直到临行日本前，我才辗转通过旅居日本多年的作家唐辛子，联系上了一位年轻职人——上仲正茂。

有思想的和服

上仲正茂的染工坊，在京都北部的原谷乾町，这里原是有名的赏樱去处。我们的车一路向北，路过金阁寺，开始爬湿漉漉的缓坡。十多分钟后，车在坡的尽头停下来。一个穿着深蓝色和服、清瘦而高大的男人，从二层阁楼迎了出来，脸上露出略显羞涩的笑容。他对翻译说，自己就是上仲正茂。

进门，玄关处正面和右侧是两幅画：一幅是风格明快的河流，另一幅是略显灰暗的佛像，佛像右下方有一块细长的竹片，上书：染工房正茂。

沿着狭长的木质楼梯上去，二层是一个长方形的和室。和室中央横拉着一条淡青色的布匹，长约3米，宽半米有余。长边两头以绳子固定在屋柱上，宽边每隔一尺就有一根弯成满弓状的竹枝将布面绷得平平整整。凑近看，两朵用白线勾勒的莲花，漂浮在淡青色的布面上，显得很空灵。布匹四周的榻榻米上，则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工具：炭笔、毛笔、染料、电炉、试色布等。再往里是一面书墙，整齐摆放着许多书籍，大多与友禅和绘画有关。

得知我们的来意，上仲正茂从身后的书架上翻找出两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白纸，一层一层地在榻榻米上打开。“呼！”当一幅巨大的樱花图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禁发出了赞叹的声音。只见灰色屋瓦旁是一株吉野樱，花瓣随风漫天飘舞。樱花上了浅浅的蓝色，清幽而宁静。

上仲正茂拿出另一张小纸，比照着给我们解释。原来，友禅染的第一步跟染色并无关联，而是要像画师一样构思小样。但又与画师有区别，因为最终成品不是平面的画，而是立体的和服。和服既可以穿着也可以展示，展示时要像一幅完整的画，穿起来也要好看。所以，除了考虑主题、寓意，设计者还要想到其立体呈现时的效果——衣服正、背面的搭配，在最显眼和最重要的地方如何下功夫。

看他手上的小样，果然是描绘在和服剪裁纸样上的，依稀可以想象出袖子、裙裾的位置，这些地方都绘有繁复而精美的花纹。小样构思好之后，会被放大绘制在实际尺寸的纸上，是为大样，例如我们眼前这幅巨大的樱花图。上仲正茂说，绘制大样并非原原本本地照搬小样，通常一边画一边修改，因为很可能之前的想法并不适合实际尺寸。这个过程充满了变数和挑战。从另一个层面而言，这正是友禅染和服的独特之处，它浸染着创作者的灵感与用意，是一件有思想的和服。

当然，这还只是开始。之后的工序是将白布蒙在大样上，用江米或橡胶制成的糊状防染剂勾勒轮廓。上仲正茂伏在玻璃案前为我们演示，白色的灯光从案下透射过来，将纹样的线条照映得十分清晰。他左手按住白布，右手用极细的毛笔蘸了极少乳白色的防染剂，一点一点地细细勾勒着。四周很安静，呼吸都只能小心翼翼，生怕会惊扰了画布上渐渐长出的、纤细的线条。

防染剂，在整个友禅染的工序中举足轻重。在轮廓线内逐一上色前需要先涂一层，防止染料沿着织物的纤维蔓延；上好局部颜色之后，仍然要在其上涂很薄的一层，此时防染剂像一个盖子，在进行大面积的染色时保护先前绘制好的图案。为防止色彩间自然晕染，通常都要等一个颜色晾干后再进行另一着色。由此管中窥豹，便可知友禅染的费时费力并非虚言，且图案越多越困难，也越发昂贵。

至于如何将颜色固定在布面上，友禅采取的是蒸汽加热的方式。通常有两次蒸汽加热的工序，第一次是在局部颜色上完后，第二次则要等大部分颜色完工。因为布匹纤维吸收颜色是有限度的，所以最后要将多余的染料洗掉，这正是文章开头所写鸭川漂洗友禅染的依据。不过，上仲正茂说，至少60年前就没人在鸭川里漂洗友禅染了，因为染料虽美，却会带来严重的污染。现在，他会将上好颜色的布匹送去专门的漂染工厂，请专业人士来完成这道工序。

那么，友禅染多达20余道工序里，最难的是什么？上仲正茂很认真地说：“颜色。”因为，不到最后一步，友禅职人根本不知道染出的颜色是不是符合自己最初的设想，这就要靠平时的经验积累，不断地接近完美。不过，万一效果欠佳也有补救的方法，诸如贴金箔之类。



友禅染工具：画笔与试色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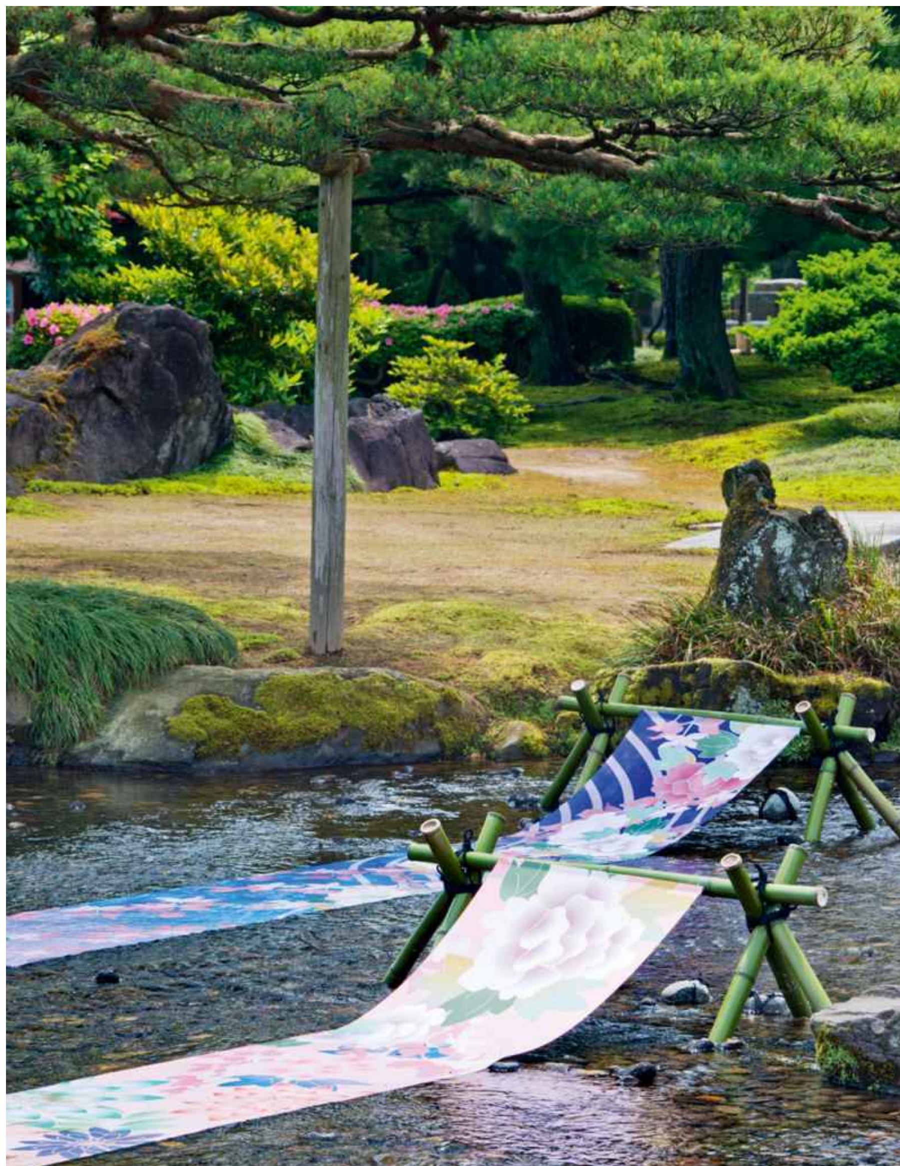
樱花纸样，上面是和服的剪裁样板。摄影/宗波



友禅染工序：在灯箱上用糊状防染剂勾勒荷花图样轮廓。



上仲正茂的创新作品：围巾。



• 布面放入清澈的河水，任其漂动，以将布面上多余的胶水和染料冲洗干净，被称为“友禅流水”，是友禅染最后一道工序。因污染河水，现在逐渐转往工坊流水进行作业。供图/**Gaopinimages**

值得一提的是，京都的手工艺分工很细。上仲正茂算是特例，他跟老师学过全套的友禅工艺，有些就自己完成了。但大多数的情况是分工合作。除了设计图案的画师，友禅依据工序不同还有不同职人：染色的、漂洗的、金箔的、刺绣的，等等。每一位职人都会精益求精，再传递给下一位，大家共同完成一个尽善尽美的作品。

代代传承的背后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那块“今泉今右卫门”的牌子，它隐没在街道两旁林立的小楼中。北侧是其展示厅，马路对面就是窑厂。今泉善雄笑意盈盈，给我们呈上了抹茶与和果子——那杯子碟子，都是今右卫门窑的经典之作啊！

聊起来，今泉善雄说，童年时并没有被父母教育一定要成为家业继承人。不过，从小时候开始，瓷器就与他们的日常密不可分。家里所有的瓷器都是来自今右卫门窑——完美的瓷器都作为商品卖出去，而有小瑕疵但在使用上没有问题的就成了家里的日用品。今右卫门的窑就在家对面，而家里就是客人的接待室。一旦来客人，父亲就得马上接待，从来没有固定的假期。任何和父亲约好的小小的外出，都可能因为客人的光临而取消。

在代代相传的历史中，今右卫门家深知，制作和销售不可由一人来同时兼顾，必须分工才能保证各自的专业性。十一代、十二代是长子负责制作，次子负责销售。而在十四代却恰恰相反，长子今泉善雄负责销售，次子负责制作。

次子即今泉雅登先生，也就是后来的十四代今右卫门。他从日本武藏野大学工艺工业设计学科的金工专业毕业后，于26岁那年到了京都，师从陶艺家铃木治。两年多的学习之后才回到有田，进入家业。一开始的数年，他的工作只是模仿绘制代代传下来的色锅岛花纹。2002年，今泉雅登继承父亲的称号，成为“十四代今泉今右卫门”。

“没有挑战精神，谈何制作”。创新，挑战，这些字似乎离我们对传统工艺的看法相去甚远，但却是今右卫门瓷器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十三代在制作中引进了“吹墨”手法，十四代则引进了“弹墨和白金彩”。釉上彩的染料的重叠，原本也是技法中的禁忌。当十四代今右卫门开始尝试应用这个技法时，老一辈的职人们并不看好。但在反复的尝试、反复的失败中，十四代最终确立了“层层弹墨”的技法，用此技法创作的作品也在1998年日本传统工艺展中获得优秀奖。

传统的色锅岛瓷器的图案大多偏平坦，但十四代今右卫门却在瓷器上绘出了空间感、深远感。“美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培养出来的。”在十四代今右卫门还是学生时，偶然被夜空中飘着的雪花深深感动，他希望有一天能将这样的美在瓷器上表现出来。后来，他冥思苦想怎样在父辈传下来的花纹和样式中加入自己的感性，在某次用弹墨技法制作瓷器时，偶然发现制作的花纹很像学生时代看过的雪花。在他不断地尝试中，瓷器上终于出现雪花飞舞夜空的唯美世界，一如他最初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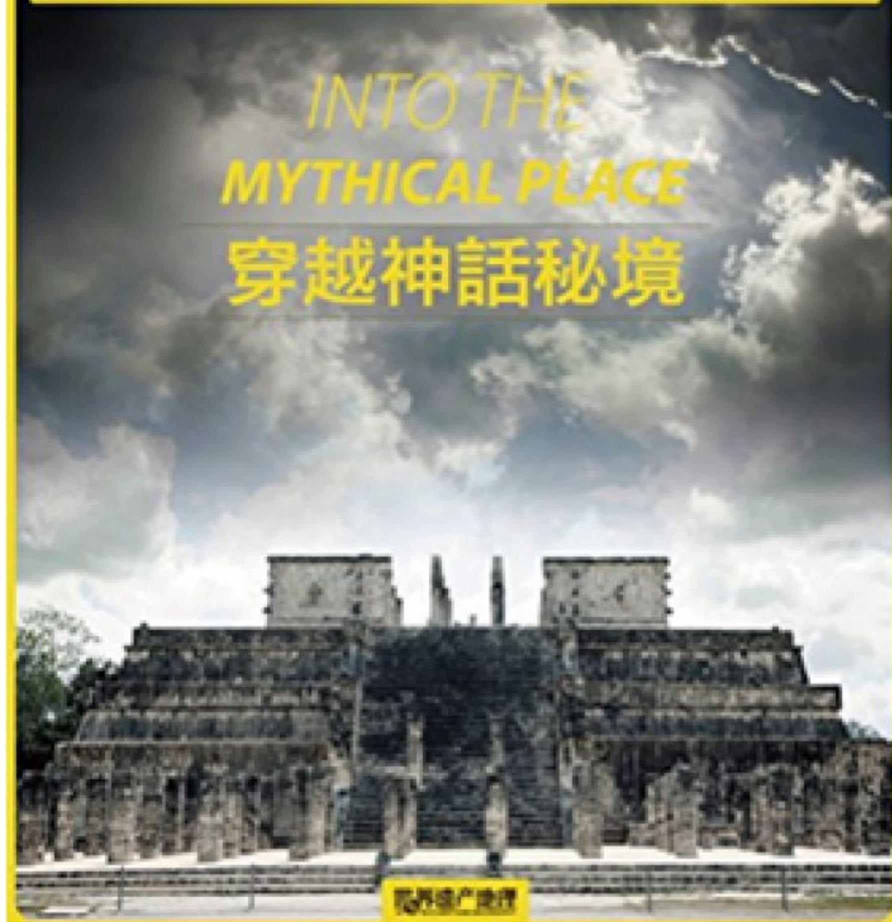
然而，由于技法的特殊性和材料的复杂性，十四代作品的烧制工序也比一般瓷器复杂。他的弹墨技法，要求素烧阶段就需要两到三次烧制，而最后阶段如果使用白金装饰的话，赤绘窑里的烧制也需要两次，因此，算下来，他复杂的作品需要反复烧制6次。

很不巧，我在今右卫门窑没有遇见今泉雅登先生。不过，却在他哥哥的引领下，参观了窑厂。这里并不大，但每个人都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一位年过半百的妇人，用手中的布蘸了一点水，悉心地擦拭着瓷坯的内壁，就像是捧着珍宝一般。今泉善雄告诉我，这是在修坯，为了让瓷器的内壁更平整、更完美，“她在这差不多30年了，三十年如一日地做同一件事情的人，就是职人”。

简单的一句话，却似乎可以概括很多。现在今右卫门窑共有30余名职人，最年轻的也已经在这里17年，30年的职人也不在少数。今右卫门窑，同时也是“色锅岛今右卫门技术保存会”，早在1976年就被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团体”。实际上今右卫门家同时拥有组织性的和个人性的“国宝”认定。要想把色锅岛瓷器的技法和工艺永久地延续下去，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十四代今右卫门的背后，正是这些职人们，在支撑着整个工艺的传承。

今泉善雄先生谈到今后，他的脸上却没有乐观的笑容，也看不到焦虑或不安。“这是个没有期限的坚持”，他说：“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永世的传承。”

猜你喜欢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INTO THE
MYTHICAL PLACE
穿越神話秘境
世界遗产地理

点击阅读

今泉今右卫门窑

跟随时代的传统

有田町，在日本陶瓷史上赫赫有名，它是日本瓷器的发端之所。我们特意前往这里，采访“色锅岛”的世家——今泉今右卫门。这个家族延绵360余年，出了两位“人间国宝”。究竟是什么令他们获此殊荣？

撰文/雷蕾 供图/今泉今右卫门窑





● 第十四代今泉今右卫门的作品：色绘吹墨弹墨雪纹额皿。左页图亦为其作品：色绘蓝色弹墨葡萄纹花瓶。



色绘墨色弹墨樱纹花瓶，本页均为第十四代今泉今右卫门的作品。



色绘雪花墨色弹墨草花更纱纹花瓶。



色绘雪花墨色弹墨草花纹香炉。



色绘吹墨弹墨梅纹盖物。


第十四代今泉今右卫门近照，他是一位年轻的“人间国宝”。

我在日本十年，却是第一次到有田町。

这是一个静谧的小镇，黑色的柏油路宽阔而干净，两侧是低矮的和式房屋，中间的步道则铺满了细碎的瓷片。行李箱被碎瓷片绊得“哐啷哐啷”响。我发现隔不了几步，路边混凝土方柱上也摆放着瓷器，有花瓶、有塑像——果然是瓷器之乡啊！巧合的是，我到有田町的时候，正是有田烧创业400周年。公元1616年，日本瓷器就是从这里起步、腾飞……

一个朝鲜人的新发现

若通观日本陶瓷史会发现，在16－17世纪之前，岛国狩猎生活的原始时代持续了上万年，尽管出现了绳纹土器和一些陶器，但其发展却远远落后于亚洲大陆。直到一场“陶瓷战争”的发生。

这场发生于1592年的“陶瓷战争”，持续了6年，在历史上还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名字：文禄庆长之役，是当时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发动的战争。战争直接导致了丰臣秀吉的垮台、德川幕府的开始，但另一方面也给日本带来了大批的朝鲜陶瓷工匠和陶瓷器，这也是其被称为“陶瓷战争”的原因。这批朝鲜陶瓷工匠中，有一位由佐贺藩(锅岛藩)的藩主锅岛直茂带回的，很值得一提，他的名字叫李参平。

1616年，李参平在有田町的泉山上闲逛，偶然发现这山上有白色的石英粗面岩石，他欣喜若狂，去找自己的同乡。很快，他们在上白川天狗谷筑窑安家，成功烧制出了白瓷和青瓷。这件看似偶然的事情，对有田町乃至日本陶瓷史的意义非同凡响。在此之前，日本没有发现瓷土。

文禄庆长之役时，日本从朝鲜带回来一些，但几乎是杯水车薪。而李参平的发现和尝试，使日本有了最初的瓷器。

对于有田町来说，自此以后，一座接一座的瓷窑拔地而起。同时，1602年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贸易公司将已拥有彩瓷技术的中国瓷器出口到了欧洲和东南亚。但由于明清交替年间的内乱和清朝的贸易限制，17世纪中期中国开始禁止瓷器出口，东印度贸易公司不得不重新寻找可以出口欧洲的代替品。恰好，刚开始生产青瓷白瓷的有田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青瓷白瓷，并不能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欧洲人喜好有釉上彩的彩瓷制品。17世纪40年代，东印度贸易公司从中国带来了彩绘的老师和技术，这促使了“锅岛烧”的形成。“锅岛烧”指17－19世纪在锅岛藩的藩窑(官窑)烧制的高级瓷器，“色锅岛”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它是用青色绘制釉下彩，然后用红、黄、绿等颜色来绘制釉上彩。一般仅限于向幕府和大名们进贡或赠与，不在市场上流通。因此，色锅岛的烧制往往不计成本，会请最高级别的职人。

而这次，我到有田町，想要寻访的正是制作“色锅岛”的世家——今泉今右卫门。

随历史浮沉的今右卫门家

从1616年至今，有田烧的窑火持续了400年。而今右卫门家的家史，也可以追溯到约360年前。据说，其先祖绘制釉上彩的技术精湛一流，被指名成为色锅岛瓷器官窑的御用赤绘师。赤绘就是釉上彩，并不只是在瓷器上描绘红色，还有绿、黄、紫、青几种颜色。

2014年秋，51岁的十四代今泉今右卫门，被日本文部科学省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色绘瓷器保持者”，成为日本陶艺界史上最年轻的“人间国宝”。而他的父亲，已故的十三代今泉今右卫门也同样是“人间国宝”称号获得者。连续两代获得“人间国宝”称号，这在日本也属凤毛麟角。

不过，在这30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今右卫门家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十四代今右卫门家的长子今泉善雄先生说，十二代今右卫门的时代，他们还经历过废窑的危机。

江户时代的今右卫门家作为官窑的御用赤绘师，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作为日本国内当时唯一的瓷器产地，锅岛藩非常重视职人们的保护和培养。所有生产出来的瓷器都由藩来收购，因此今右卫门家没有任何

经济担忧，职人们的生活也有着足够的保障。为了防止技术的外流，窑都设在隐秘的地方，职人们也几乎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为实现中央集权，推行“废藩置县”。锅岛藩窑废止，御用赤绘屋的制度也随之消失。没有了藩窑这个固定“客户”，也就意味着今右卫门从此需要自力更生。自主烧制瓷器，对于今右卫门家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今右卫门窑的工作室内，职人正在修坯。摄影/小斯



给瓷器上彩的工序，这正是今右卫门窑最值得称道的技艺。摄影/小斯



给瓷器上彩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多次上彩烧制，图为半成品。摄影/小斯


职人在擦拭素坯内部，使其更加光滑。摄影/宗波


有田町，这里是如今日本的陶瓷圣地。图片来源/有田观光协会



有田町的街道两侧都是瓷器店铺，售卖各种瓷器，图为一个别出心裁的瓷器琴，用手敲击即可演奏。摄影/小斯

彼时，在市场上流通的大都是古伊万里瓷器，长期作为贡品的色锅岛瓷器在一般市场上不被所知，购买的人也逐渐消失。十代今右卫门经过两年准备时间，在明治六年（1873年）建造了自家窑。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他们不止是在瓷器上绘彩，而在自家实现了色锅岛瓷器从开始制坯到最后赤绘的全部制作过程。

还有少数客人赏识今右卫门家的技术，使其能够勉强维持下来。比如：20世纪30年代，当时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曾是今右卫门家的重要客人，两年时间内曾预定了2500只七寸碟子。1933年，日本皇室的事物机关宫内厅，任命今右卫门家重新振兴色锅岛瓷器技术，经过十一代和十二代两代人的努力，成功让色锅岛瓷器重回人们的视野。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社会进入经济高度发展期，日本也掀起陶瓷热潮。新闻社还企划了全国性的“三右卫门展”，分别是有田的“柿右卫门、今右卫门”和唐津的“中里太郎右卫门”，在全国范围取得不错的反响。于是，今右卫门窑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渐起，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陶瓷窑口。

代代传承的背后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那块“今泉今右卫门”的牌子，它隐没在街道两旁林立的小楼中。北侧是其展示厅，马路对面就是窑厂。今泉善雄笑意盈盈，给我们呈上了抹茶与和果子——那杯子碟子，都是今右

卫门窑的经典之作啊！

聊起来，今泉善雄说，童年时并没有被父母教育一定要成为家业继承人。不过，从小时候开始，瓷器就与他们的日常密不可分。家里所有的瓷器都是来自今右卫门窑——完美的瓷器都作为商品卖出去，而有小瑕疵但在使用上没有问题的就成了家里的日用品。今右卫门的窑就在家对面，而家里就是客人的接待室。一旦来客人，父亲就得马上接待，从来没有固定的假期。任何和父亲约好的小小的外出，都可能因为客人的光临而取消。

在代代相传的历史中，今右卫门家深知，制作和销售不可由一人来同时兼顾，必须分工才能保证各自的专业性。十一代、十二代是长子负责制作，次子负责销售。而在十四代却恰恰相反，长子今泉善雄负责销售，次子负责制作。

次子即今泉雅登先生，也就是后来的十四代今右卫门。他从日本武藏野大学工艺工业设计学科的金工专业毕业后，于26岁那年到了京都，师从陶艺家铃木治。两年多的学习之后才回到有田，进入家业。一开始的数年，他的工作只是模仿绘制代代传下来的色锅岛花纹。2002年，今泉雅登继承父亲的称号，成为“十四代今泉今右卫门”。

“没有挑战精神，谈何制作”。创新，挑战，这些字似乎离我们对传统工艺的看法相去甚远，但却是今右卫门瓷器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十三代在制作中引进了“吹墨”手法，十四代则引进了“弹墨和白金彩”。釉上彩的染料的重叠，原本也是技法中的禁忌。当十四代今右卫门开始尝试应用这个技法时，老一辈的职人们并不看好。但在反复的尝试、反复的失败中，十四代最终确立了“层层弹墨”的技法，用此技法创作的作品也在1998年日本传统工艺展中获得优秀奖。

传统的色锅岛瓷器的图案大多偏平坦，但十四代今右卫门却在瓷器上绘出了空间感、深远感。“美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培养出来的。”在十四代今右卫门还是学生时，偶然被夜空中飘着的雪花深深感动，他希望有一天能将这样的美在瓷器上表现出来。后来，他冥思苦想怎样在父辈传下来的花纹和样式中加入自己的感性，在某次用弹墨技法制作瓷器时，偶然发现制作的花纹很像学生时代看过的雪花。在他不断地尝试中，瓷器上终于出现雪花飞舞夜空的唯美世界，一如他最初所想。

然而，由于技法的特殊性和材料的复杂性，十四代作品的烧制工序也比一般瓷器复杂。他的弹墨技法，要求素烧阶段就需要两到三次烧制，而最后阶段如果使用白金装饰的话，赤绘窑里的烧制也需要两次，

因此，算下来，他复杂的作品需要反复烧制6次。

很不巧，我在今右卫门窑没有遇见今泉雅登先生。不过，却在他哥哥的引领下，参观了窑厂。这里并不大，但每个人都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一位年过半百的妇人，用手中的布蘸了一点水，悉心地擦拭着瓷坯的内壁，就像是捧着珍宝一般。今泉善雄告诉我，这是在修坯，为了让瓷器的内壁更平整、更完美，“她在这差不多30年了，三十年如一日地做同一件事情的人，就是职人”。

简单的一句话，却似乎可以概括很多。现在今右卫门窑共有30余名职人，最年轻的也已经在这里17年，30年的职人也不在少数。今右卫门窑，同时也是“色锅岛今右卫门技术保存会”，早在1976年就被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团体”。实际上今右卫门家同时拥有组织性的和个人性的“国宝”认定。要想把色锅岛瓷器的技法和工艺永久地延续下去，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十四代今右卫门的背后，正是这些职人们，在支撑着整个工艺的传承。

今泉善雄先生谈到今后，他的脸上却没有乐观的笑容，也看不到焦虑或不安。“这是个没有期限的坚持”，他说：“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永世的传承。”

温柔的南部铁器

400年老铺铃木盛久工房

近几年，日本铁器风靡中国，言其煮水圆润清甜，而成为茶席上的必备之物。事实上，若是去铁器的源头探访，会发现它的风靡并非偶然。除去工艺的精良，在坚硬的铁器里，其实还蕴含着如水一般的温柔。

撰文/邱林 供图/铃木久工房



● 正在制作铁器铸型的职人。除了制作铸型，制作铁器前后共有约50道工序。

提到铁匠，你或许很难将这个繁重的体力活儿与女性联系起来。然而，在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首府盛冈市的铃木盛久工房，正有这么一位女匠人——熊谷志衣子。

为了采访这位盛冈传统手工铸铁工艺（南部铁器）唯一的女工匠，我从东京乘坐JR东日本的东北新干线前往盛冈。

时间是4月中旬，东京的樱花已经在绵绵小雨中飘飞凋零，而盛冈——这个和北京处在同一纬度的城市尚在等待“樱花盛开前线”的北移。

当我在这个两层木造的作坊见到熊谷时，首先惊讶于她的年轻美丽——漫长的时光以及繁重的“打铁”生活似乎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当询问其保养皮肤的秘诀时，这位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女主人细细的眉毛舒展开了：“我并没有使用什么特别的化妆品。”她从容的笑脸，正如刚出炉的红彤彤的铁，温暖至极。

“这个工作确实是一个体力活儿。铸型非常重，挪动起来时一不小心就会把腰闪了，工房本身也是很脏很乱——不过，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可以发挥女性的特长，创作柔和而温暖的作品。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似乎只是为了参展而去创作，就这么简单。”

作为日本“人间国宝”的后代，熊谷先后获得了多项日本最高级别的工艺大奖，作品也多次在美国等国家展出。但是，她却没有一点儿架子，如此平易近人。

在短短的时间内，熊谷和未来的“接班人”——次子铃木成朗热情地为我讲解——有自己，也有作品；有过去，也有将来。而此间，后院的工匠们颇有节奏地击打刚出炉的铁壶——那“当当当”的声音彷佛穿过了久远的历史，悠悠地飘扬而来。



铃木盛久工房的女匠人熊谷志衣子。人们很难将繁重的铁器工艺与眼前这位文弱的女性联系起来。供图/东方IC



铃木盛久工房的老铺。摄影/邱林

400年的老铁铺

盛冈，是以16-17 世纪建造的盛冈城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格局在古代日本称为“城下町”。整个城市保留着许多旧时风格的建筑，显得古朴而娴静。

明治维新废藩立县之前，从岩手县北部到青森县东部叫做“南部藩”，藩主叫南部氏。当时南部藩的首府就是现在的盛冈。由于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铁、炭和漆等铸造铁器的原料，再加上当时的藩主崇尚京都茶文化，从京都邀请了茶釜师傅为其制造专门用来煮茶的铸铁罐。在历代藩主的庇护下，南部藩各类铁制品——包括铁瓶（铁壶）、急须(茶壶)、茶托、铁锅、花瓶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闻名日本的工艺品。

铃木盛久工房创立于宽永二年（1625年），可谓是南部铁器中的老铺子了。铃木家族祖上是南部藩主的御用铸物师，是南部铁器最具代表性四家（铃木、小泉、有坂和藤田）之一。南部铁器的历史和这四家御用铸铁师密不可分。

南部铁器的工艺从400年前流传至今。“二战”期间，由于日本优先将铁用于军工用品，铁壶生产等曾一度被禁止。战后，伴随着日本经济和文化实现复兴，南部铁器被指定为首批传统工艺品，而第十三代铃木盛久繁吉被日本政府认定为无形文化财，俗称“人间国宝”。

繁吉正是熊谷的祖父。由于父亲铃木贯尔是东京艺术大学教授，熊谷从小便生活在东京这个大都市。小时候，她经常跟随父亲到盛冈祖父家，看着祖父和工匠们全神贯注地打制作品。对于年少的熊谷来说，最

重要的玩具就是铃木盛久工房里面的砂。

祖父去世后，熊谷的父亲——第十四代铃木盛久（贯尔）继承了工坊。但是，父亲在62岁的时候便早早离开人世，而这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

1967年，熊谷从东京的武藏野美术短期大学毕业之后，师从名家信田洋学习雕金——用錾在金属上进行雕刻的工艺。后来熊谷遇见了其未来的丈夫，结婚后回到了盛冈，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1981年由于父亲突然的离世，铃木盛久这个拥有400年历史的老铁铺面临着无人传承的危机。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熊谷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做南部铁器第一个女性工匠。而这时候，熊谷已经40岁了。

“我也曾经犹豫过，虽然学习过雕金，但并没有想那么快踏入铁器的世界。毕竟女人做铁工匠还没有先例，老匠人非常吃惊”，熊谷回忆道。

继承铃木盛久这个历史悠久的老铺子并不是一帆风顺。最初的几年，由于白天在制造过程中频繁搬动重达20斤的铸型，一到夜晚她便腰酸背痛，辗转反侧而无法入睡。

为了不辜负铃木盛久这个“金字”招牌，使自己得到业界的承认，当时熊谷定下了一个目标——成为日本工艺会的会员。日本工艺会是一个以人间国宝和传统工艺匠人组成、业界最高级别的组织，其入会条件非常严格，要求参与者的作品必须4次入选其主办的展览。

凭借着天赋和雕金深厚积累，第一、二年熊谷顺利入选。但是第3次的时候，她却意外落选——评审老师对她说：“这次作品看起来太硬邦邦了。”

熊谷猛然惊醒——不知不觉中，“铃木盛久”这4个字已经成为自己内心的重担。“随着时间的流失，我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不过，熊谷并没有因此气馁。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作品中使用一些独特的元素——譬如在铁壶表面上加入一些柔和的曲线和花纹，让人感受到女性匠人特有的细心，厚重的铁器变成不再是僵硬和冰冷的存在，而是表情丰富而有温度的艺术品。

1993年，熊谷入选展览两次后，顺利成为日本工艺会会员，正式继承工房成为第十五代传人。从那以后，铃木盛久工房带有樱花、松叶等

图案的铁壶备受收藏家追捧，一些动物形状的茶托等小物件也深受女性客人喜欢。

2013年，日本著名女艺人绫濑遥在专访熊谷之后，曾经如此评论：“她让南部铁器这个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魅力。用她亲手打制的铁壶煮开水，甘甜而圆润——让人感到身心都被一种温柔所包围。”

“现在年纪大了，体力活都会让男工匠帮忙，不做能力之外的事情。”这个曾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的女铁匠是如此泰然，“我只是创作自己喜欢的作品而已。”

和母亲熊谷相比，身体壮实的铃木成朗似乎更符合人们心中的匠人形象——裹着白色头巾，下巴留着短短的胡子，颇显精神。

铃木成朗在家里排行老二，母亲接过工房的时候他还是一名高中生。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决定将来继承祖业，做一名匠人。正因为如此，后来铃木成朗考入了东京艺术大学学习铸造。

毕业之后，为了积累社会经验，他征得家人的同意做了几年服装设计师：“我不仅仅要做工匠，还要做经营者，维持工房的运转。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很好的经验，让我知道钱是如何运转的”,铃木回顾道。

不过，铁匠终究是个体力活，太晚入行身体也有可能吃不消。35岁的时候，他回到故乡盛冈跟随母亲和工房里的老铁匠学习。

今年是他“修行”的第8年了。按照传统的标准，至少需要10年才能成为一个够格的铁匠。尽管铃木在一些展览上已经获奖，但是他谦虚地说：“我的工艺还不行。制作铁壶有很多工序，我脑子里面很清楚，但是真正动手的时候要做到炉火纯青并没有那么容易。”

和日本众多传统手工艺一样，南部铁器的新人一般是看着师傅或者师兄进行模仿，只是“身教”而很少“言传”——每天默默地复制老工匠的动作，用工匠的话说，就是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记忆、消化。

铃木原本是个左撇子，但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师傅却严格要求他用右手进行“复制”，理由是：工艺一直都是在使用右手的前提下传承下来的，否则最后无法制造出完全一样的作品。

“这个世界很注重形式的传承，不允许你有自己的一套。如果擅作主张，认为结果一样就可以，方式无所谓，时间长了祖传工艺很可能在继承的过程中发生扭曲——用日语简而言之，这就是不允许自己流。”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南部铁器一成不变。“在作品的形状和技艺方面，我们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同时也做一些改进。”

南部铁器前后共有50道工序，而完成一件作品大约需要两个多月。制作流程从画图设计开始，再根据画的截面图做木型（铸造生产中用来造型和制芯用的模型）。根据木型做内外铸型，然后浇灌1000℃以上的铁水铸造。

等待铁壶冷却后，再次加热，然后在铁壶内侧氧化皮膜，外部则是上漆——这道工序称为着色，防止生锈。木型是否完美与最后作品的形状、尺寸直接有关，是作品成功的先决条件。而最后着色则关系到产品外观，一般由手艺娴熟的老工匠完成。

50道工序，如果其中任何一道有所失误，在打开铸型的那一刻，你就很有可能看到有缺陷的作品。

“很多人问我哪道工序最为重要，我的标准回答就是每个都很重要。不过和绘画、雕刻不同，你可以在中途改变调整，但是制造铁壶你设计的形象就是一个标准，之后你只能一气呵成，尽可能完美地逼近最初的目标，中间不允许你反悔或纠正。”

在作品创作上，熊谷是长辈，常常会给儿子一些意见。不过母子二人对铁器以及造物的热爱，却非常一致。正如铃木成朗所说：“铁壶是通过铁达到一种自我表现。铁在自己的手上形状发生变化，在最后打开铸型的那一刻，看到作品成功时那种成就感是难以言表的——这正是匠人的魅力所在。”



霰姥口布团釜，本页均为铃木盛久工房的作品。



十二棱圆釜。



栉目圆形铁壶。



手毬铁壶三个组合。

与爆买无关

近年，由于日本政府签证放宽、日元贬值，以中国人为主的海外游客剧增并且在日本掀起“爆买”狂潮。价格不菲的南部铁器也成为中国游客来日本爆买的对象之一。

很多传统工艺产业艰难度日，以厚重的质感、代表日本传统美而为人所爱的南部铁器却独秀一枝。起初，南部铁器很多铁铺都以为中国兴起的“铁壶热”只是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南部铁器的喜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爆买”也给铃木盛久工房带来一些影响。现在加上熊谷和铃木，一共只有5个铁匠。一个铁壶“走完”所有工序需要两个月，而每年产量也只有两百多个。但是现在订单数却达到了900多个——这意味着现在下单的客人，三年以后才能拿到作品。

与其他作坊相比，铃木盛久工房在细节上更加注重设计，倾向于选用细砂以表现更为精细的图案。铃木盛久工房的铁壶大概在10-20万日元之间，属于南部铁壶中的高级品，但不少客人仍然愿意等待。有人还半开玩笑地说，那正好呀，三年里可以好好存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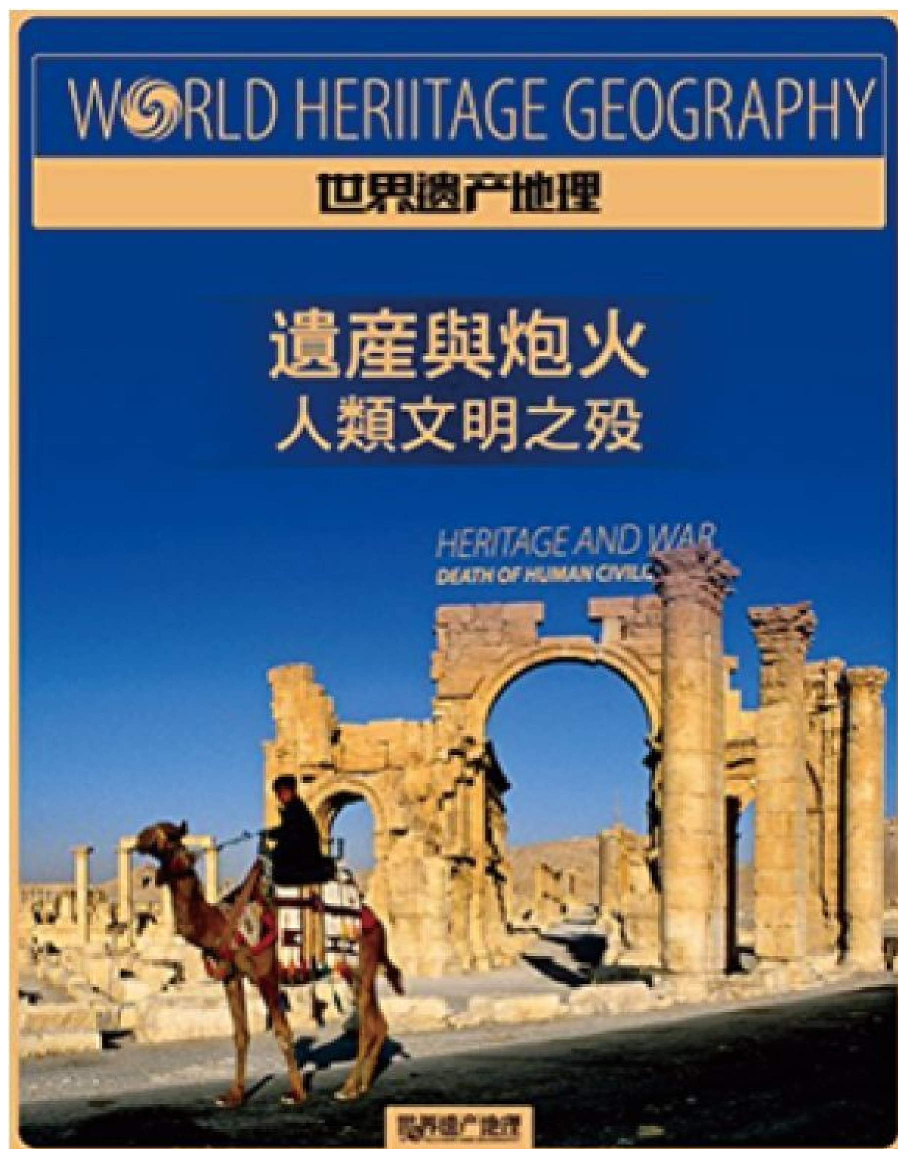
“爆买”对于那些用机器生产的工厂来说是个好事，却并没有给铃木盛久工房这样的手工作坊带来滚滚财源——因为每年的产量都是固定的。尽管供不应求，但是考虑到人手有限，扩大生产规模可能很难确保产品质量，铃木成朗给出的答案是：维持现状，保证质量，宁可不赚钱。

铃木成朗严肃地说："言语不多却认认真真、全力以赴地去做——这些职人美德也是普通日本人性格共通的部分。现在南部铁器之所以得到中国等海外客人的喜爱，其根本还是高质量和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去设计、生产。如果扩大生产规模却没有办法维持质量，我们就是本末倒置了。"

不过，最后他还是笑着叹了一声气："经常有人说我们赚钱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那些世俗的东西并不是匠人们关心的。他们的生命，就是那一个个作品。

猜你喜欢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遺產與炮火
人類文明之殁
HERITAGE AND WAR

点击阅读

漆盒上的流韵清风

沈金漆艺“人间国宝”前史雄

一缕清晨的阳光，给瞬间飞过的群鸟轻撒了一层金粉，随风摇曳的竹叶上一颗颗露珠，晶莹闪烁。这是出自“人间国宝”——前史雄之手，镌刻在漆盒上的沈金画面，犹如一股流韵清风。这神奇的沈金工艺背后隐藏着什么？让我们走近前史雄的作品，探个究竟。

撰文/周剑石



• 前史雄的作品局部。摄影/宗波

轮岛印象

2004年的冬天，通过漆艺家田中信行先生介绍，我孤身来到轮岛，住进了一家漆艺民宿。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轮岛漆艺技术研修所，开始了为时3天的沈金学习。很巧合，偶然认识了当时任教于此的前史雄先生，我们并没有做太多交谈。当时，只是观摩了他和助理如何研磨、运用沈金刀的示范指导。然而，仅此短暂的接触，我们建立了联系。

2012年，又是一个冬天。我率“中国漆艺家第二回日本现代漆艺考

察团”，飞越海峡，穿过东京、金泽热闹的都会，直抵漆艺之乡——轮岛。一路上，漫天鹅毛大雪，一派日本北陆的冬日风光。大巴里的团员们，个个都是艺术家，纷纷举起手中的长枪短炮，“咔嚓咔嚓”地拍个没完。

抵达轮岛时，飞雪已尽。铅块一样浓云密布、低低的天空下，是一片白雪皑皑的纯净，如尘埃刚刚落定。本该兴奋不已的我们，被这沉重的天色压抑了。是的，这就是轮岛。它的位置，正处于口袋形状般能登半岛的出海口，从热闹的都市到此唯有一条公路。当地人戏说，这里或许是管理罪犯的好地方，守住公路的进出口，插翅难逃。不过，若要寂静，这倒也是一个绝好之地。

此行的目的，是与前史雄先生和轮岛漆器组合团体的漆艺家们，相约于轮岛漆艺技术研修所，举行中日漆艺家学术交流研讨会。通过交流，我对于轮岛作为漆艺之乡，又孕育了两位沈金漆艺“人间国宝”的方方面面，有了更多了解……

轮岛的冬季。既不宜出海捕鱼，更无农事可做。从江户时代以来，这里的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这漫长的冬日闲暇，建立了包括商业运作在内的所谓“轮岛六职”——将漆器生产的各个阶段，给予合理的分工，形成高效的“轮岛涂”模式。这个模式，至今未改，仍然获益。

民艺思想家柳宗悦曾大力推行“一村一品”的运动，提倡日本全国生产各具特色的手工艺品。轮岛则以自产和指定的生漆原料、桧木、榉木制胎，裱褙麻布，涂珪藻灰，刷朱、黑漆，形成了质地坚牢、装饰精美、特色突出的“轮岛涂”漆器，名扬国内外。轮岛年平均温度15℃，湿度75%。最适于漆器的生产。

经历几百年的沧桑岁月、几十代的漆器匠师不懈努力。轮岛造就了一批专业化的工匠群体，形成了一条良性循环的产业链条。从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到战后的日本，时代的变迁，经济的腾飞，大批中产阶层兴起的购买力，促使本来基础雄厚的“轮岛涂”漆器有了新的发展。在黑漆、朱漆单一品种之上，赋予沈金、莳绘的金彩装饰，不仅增添了艺术价值，也收获了很好的经济价值。轮岛作为日本漆艺产地的龙头老大，不仅整体实力强大，还有日本顶级的“人间国宝”坐镇。

而出生、工作于轮岛的“人间国宝”前史雄，就是轮岛沈金漆艺的杰出代表。



制作漆器沈金工艺的工具。摄影/宗波



位于石川县轮岛的漆艺技术研修所。摄影/宗波

与沈金漆艺结缘

在说到前史雄故事之前，或许要先解释一下“沈金”。

“实际上，可以说没有‘暗淡’作为条件，就没有漆器之美。”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在其《阴翳礼赞》的作品中，大量描写了漆器之美。漆艺的阴柔美感，深深地植入于庶民百姓的生活。而沈金，则令漆艺流畅精致、金银闪烁、彩色迷离，绚丽无比。

那么，何为沈金？它是在光滑的漆面，镌刻凹纹，又于凹纹处擦漆、再贴金箔或涂金粉的技术。

在中国的汉代有“针刻”，也贴金箔。到了南宋，有“戗金”。室町时代（1333-1573年）时，这些技艺传入日本。此后，明和年间（1764-1772年），沈金漆艺从京都传入轮岛。明治二年（1869年），轮岛的沈金工坊已经有34家。明治十三年（1880年），代表轮岛的沈金产品，入选日本第二届内国博览会。

前史雄，与沈金漆艺结缘，似是偶然，却也必然。从他后来的一件件作品中，不难发现。他对于锐利的刀锋与温润的漆面，有着特殊的敏感。

他曾经毕业于高等学校的陶艺科，此后立志学习陶艺。为了培养自己设计和绘制图案的能力，他先考入金泽美术工艺大学的日本画专业。在学校期间，通过训练写生变化与设计，由绘画基础练习而导入日本画的毕业创作。然而，本该不忘初心的他，却在大学毕业后，毅然决然选择了师从沈金“人间国宝”——前大峰。于是，他成为轮岛沈金传承人系谱中的第五代，开始潜心修炼。

潜心于沈金漆艺学习的五年后，他的作品《沈金渔猎盆》初次入选第15届日本传统工艺展，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屡屡获奖。1999年，他被认定为（沈金）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经过30多年的努力，他从轮岛众多漆艺匠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日本沈金漆艺的唯一一位“人间国宝”。

沉默寡言的他，低调地对待各种应酬场面。他不仅在日本漆艺界令人尊敬，还给粉丝们留下神秘的印象。近年来，他在海外也人气日高，为人隐逸的创作生活，更引来许多同行的关注。2001年，他获得紫绶褒奖章，受聘为金泽美术工艺大学教授。2006年，就任石川县立轮岛漆艺技术研修所所长。



“人间国宝”前史雄先生近照。

淡泊的水墨境界

从大学时代，运用日本画颜料描绘北陆春夏秋冬风景的过程中，前史雄养成了随时携带写生簿的好习惯，一天画一张的课业，锤炼并且记录了他创意、想象的心路历程。竹林给予他既恐怖又幽玄的感受，而不断地吸引着他，一幅幅密密麻麻竹林的景象，跃然于其写生簿上。

随着沈金技艺研究、创作的深入，他在思考，在漆艺作品中，如何能够体现出曾经学习过的日本画中，那些感觉细腻的色彩和描写。他摸索自身造物的潜质，经过反复地实践，从对器形的推敲、金和银的质感与色彩的品鉴，到彩漆怎样如日本画般导入沈金色彩的创作表现之中。

如此种种的尝试之后，既有十分奏效所带来的兴奋与喜悦，同时，亦伴有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无奈与酸楚。

尤其是，其老师前大峰去世后十年，未能够获得想象中所应得到的评价。这不仅仅是对于职人本人评价的期待，而是对于轮岛漆工艺沈金作为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评价……为此，他陷入了长期的苦闷，如同迷失了方向的舵手。最后，他决定：复归于沈金自身所拥有的魅力原点，重新把精力转移到沈金本来的黑漆或者白漆等背景中去考虑问题，黑与金、赤与金、青与金、白与金及其暖银等等单纯的明暗色调关系，不是同样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吗？西班牙画家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不都是单纯的颜色，最终它们都同样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师辈前大峰曾经所作出过努力但还未尽之事业，轮岛沈金技艺未来可能性的开拓任务，究竟谁来担当？总是少言无语的前史雄，好像得到了“天降大任于斯”的指令。他反复探究沈金工艺中的雕、刻、划和镂等技法的表现力。沉浸在沈金技艺的世界，他深切地悟到“一沙一世界”的佛语妙谛；他洞悉到雕镂的每一刀之中，都蕴涵着无限的光影。由此可见，前史雄的作品，所追求的艺术真味，就潜藏于他的一刀、一雕之中。

多次失败之后，终成正果的他发现，只能通过亲自对雕刀进行独特的加工改造，才是沈金技艺唯一理想而正确的创新出路。他改造的V形角刀，被灵动而凝重地运用于他的作品《篁·沈金漆箱》的盖子上。布满于画面整簇竹林中的每一片竹叶，就好像是为了V形角刀而欢喜若狂，一片片来到了前史雄的身边，犹如等待了他很久的母题，需要他来表现……这件作品，无疑成就了沈金漆艺家前史雄。而从艺术的创新规律看，无疑证明了孔子所云“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之器的重要。其寓意绝不仅指为政、为人之道，同时，也是为工、为艺者的“不二箴言”。

由前史雄所发明、创新的角形刀，其尖端是120° - 130°的山字形状，刻划时是以其两侧开刃之处，刻出的形状断面为V字形的沟槽，两斜面呈对称略有弧度。其最有价值意义的是他的每一刀、每一刻都是有变化的，它是作者呼吸节奏的生命历程。看作品中每一刀痕都产生出如此微妙的变化，令人难以言表

至此，我联想到一句话：如水墨画般的无色素雕，在漆黑色之中，或者白漆之中通过一定的单色导入，会令人产生有色彩的想象或为错觉。而这正是前史雄所追求的沈金之魅力。那是雕填、雕漆和莳绘等其他漆艺装饰技法所不能达到，而唯有沈金才独有的审美特色。他对于沈金技艺，在工具与技术上创新表现的开拓与发展，尤其是他潜心于深层

挖掘东方禅意表现的同时、于沈金技艺追求中所表现出的工匠精神，应当得到世人的尊重和礼赞。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漆艺研究专家）

前史雄的经典作品



《篁·沈金漆箱》

为父亦为师的前大峰逝去，10年烦闷之苦的前史雄，全身心归于沈金技艺表现的原点，然而他却开启了沈金技艺表现的新起点。竹林幽玄深隧，黑漆沈金耀目。五个体面绘满竹林。看着飞鸟的你亦如飞鸟，鸟瞰还是环绕随由你便，超越二维的奇思妙想，浓缩于六面的小宇宙……前史雄在圆形和方形沈金刀的基础上，开发引用了V形沈金刀。随着他均匀的呼吸，沈金刀下一片片的竹叶，历历在目。嵌入金箔的凹面，金光熠熠，一闪一闪。真是绝妙地表现了簇簇竹林、片片竹叶于清风中的流韵之光。



《春愁纹沈金漆箱》

连续创作了金、银色相的作品之后，前史雄的大胆登场之作，如色彩的盛宴，此件最为华丽。朱漆彩上，朵朵樱花，香艳粉红，凹嵌的轮廓，散发出金光，好一派春日赏花的霞光艳影。打开漆箱，一瞬间，夜幕降临，溪边落樱，群鸟欢飞，哪知人间几多春愁……



《朝花·沈金漆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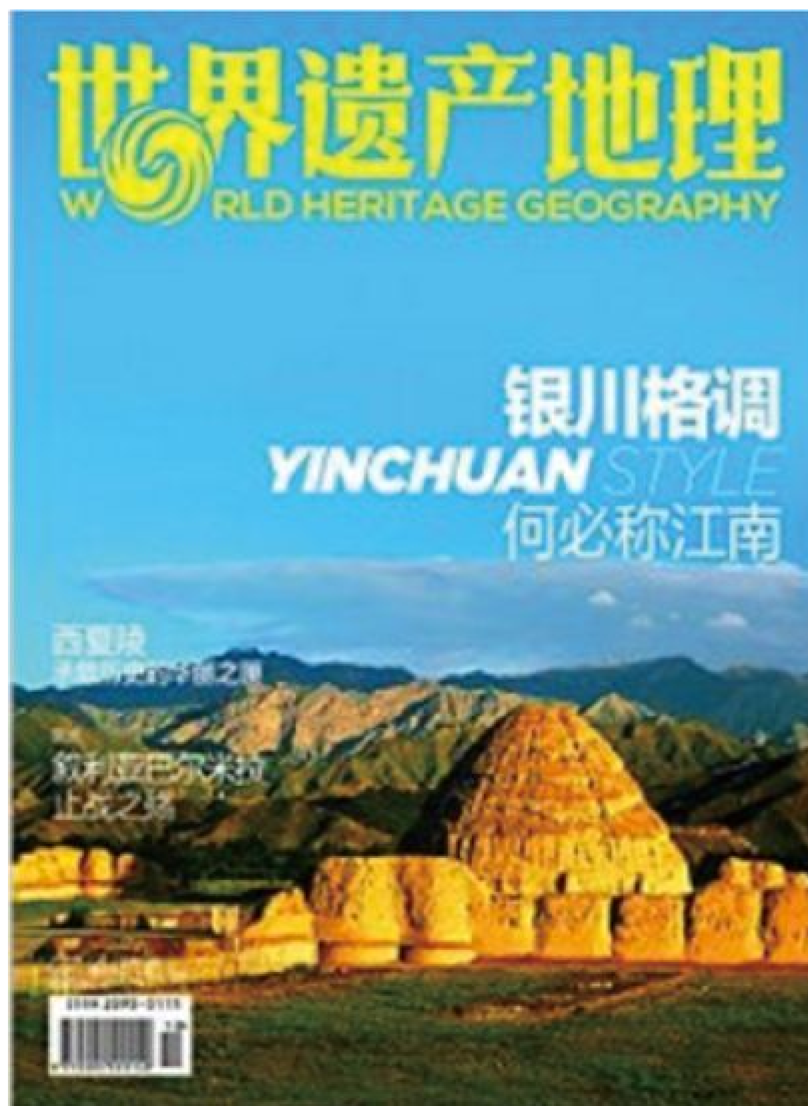
2005年，于第52届日本传统工艺展发表的作品。以点雕、线雕为主，精妙地塑造了一株秀美的樱花树。姿态婀娜的树干成为画面的主体。更为致密的是一朵朵樱花外轮廓的黑漆线，是在点雕时留出来的。背景的点雕，给人以层层花簇的感觉，又是大胆的概括表现。与《春愁纹沈金漆箱》漫山红遍的印象不同的是，一缕缕晨光照耀下的朵朵樱花绽放着阵阵清香。



《阳光·沈金箱》

瞬间飞过的群鸟，沐浴着清晨的阳光，簇簇竹林，随风拂动。竹叶上颗颗露珠，莹光闪闪。深谙沈金之道的前史雄，是稀有的一位能够逐个单位通过一刀一刻的表情表达意境的作者。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银川格调
YINCHUAN STYLE
何必称江南
西夏陵

点击阅读

荒川尚也

做一件封存自然的玻璃器

日本手艺中，除了传统的瓷器、漆器，还有一些携带着现代基因的门类，比如玻璃器。荒川尚也的玻璃器，流畅、生动又前卫，但骨子里却是与自然、与日本文化紧紧相连。

撰文/林勋 供图/林勋、往常



● 荒川尚也的作品“线与水”方盘，采用了玻璃熔铸技法。

初识荒川先生的玻璃器是在京都街角的一家小画廊。陈列着林林总总商品的架子上，几只充满着气泡和线条肌理，如山涧溪流般清澈的玻璃水杯直击内心，我当下决定非要去诞生它们的工坊一探究竟。

出产这些玻璃水杯的工作室名为晴耕社，由荒川尚也先生创建，它安静地坐落在京都北部的林地间。一路从京都古城中心驱车往北，需要穿过山岭，越过溪流，在山间窄道曲折迂回才能够到达。

寻访当天正值秋日，田边的彼岸花映着金黄的稻田盛开着。寻着火红的花影走去，有一处小树林在远处默默吸引我前往。小树林只有一处开口，一条小路仅能走一人。行至入口，见树荫环绕下是块静谧的空

地，生长着疏朗的蕨草，有一些散落的石块，似人为有意却又无意地摆放其中。傍晚的天光从树叶上方透下，一阵风吹来，传来树叶抖动的声音。

我好奇这一个不起眼的小荒地，怎有宗教的威严令人心生敬畏。询问过先生，才恍然回忆起赤木明登先生（漆器匠人，作家）在介绍晴耕社的文字里曾提及过这个神秘的小树林，是过去安放逝者灵魂的土葬场地。而文中说这里“四下氛围并不阴森，微风徐来，一片清净”。此刻我便有了深刻的感受。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绿树环抱，田野开阔，风卷云舒，溪流潺潺。工作室坐落在山前守护着这里，精灵般的玻璃器皿便诞生于此，也或许只有在这样一个富有灵气的场域才能诞生出这样打动人心的作品。

我们喜爱鉴赏美之器物，并将之与作者的生平联系。手工的最大魅力，我想是材料和技法的综合表现能忠实地传达作者在一定时期的心路历程，而随着时间和生命的延续，作品也必然随着生长变化。

荒川尚也先生1978年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农学部，毕业后进入北海道丰平玻璃工房学习并师从已亦进治先生。当时正值日本工业化快速进程的时代，机械化的玻璃生产线逐步占领市场。试管、烧瓶、玻璃杯、电灯泡等生活常用品，渐渐脱离了手工作坊的生产走上了机械批量产的道路。

为了与机械生产比拼，像丰平玻璃工坊这样的小作坊的匠人们日夜磨练自己的技术，试图制作出能超越机械的技艺精湛的产品。荒川先生说工匠们虽然是为了做出和机械一样甚至更为精确的产品，但这些产品最终呈现出远超“机械美”的美感。

历经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荒川先生对人工机械化制造出来的产品有着特殊的情感，而这些机械美学也成为一直以来先生创作的灵感。在这一次人机的激烈竞争中，手工最终不敌机械的廉价，许多小作坊都败下阵来倒闭收场。而荒川先生的师父已亦先生则开始另辟蹊径，制作民艺风格的玻璃器。这是一种不追求机械的标准化和精确度，更自由随心创作物品的尝试，而这样创作出的物件自然天成慢慢被人们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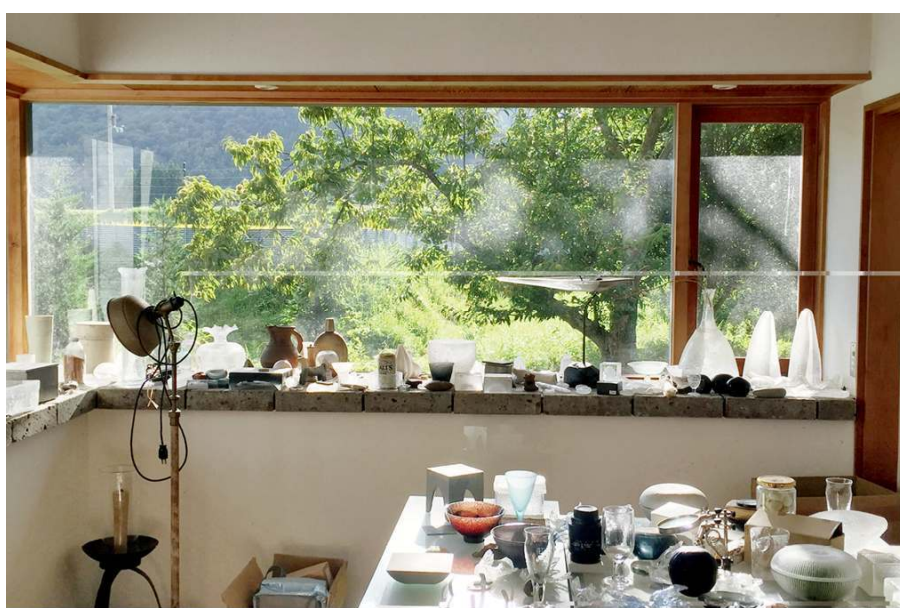
荒川尚也先生在玻璃工房学徒时正是工房转型时期。不仅要学习严谨的作法生产精密的器具，也要学会听从内心的声音自由创作，而两种截然不同却有紧密关联的制作方向，造就了他独特的眼光和思想。从仿机械制造中感受到的理性智慧，以及来自于自由创作发挥中的感性情绪融合在一起，造就了荒川先生对玻璃之美的诠释：

砂石里含有石英，提纯之后可制作玻璃器。就如白水也有不同的味觉，透明的玻璃器也有着不同的个性。当一个个玻璃器被吹制成时，它们都是特别的个体，就像这个世界瞬息万变的本质。然而也并不是多么巨大的转变，表象上每日我们在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和制作，却又不可能经历完全相同的一天，在此间有着深刻的美之痕迹。每日重复使用的玻璃器皿中渗透着光影，光影变幻、时过境迁之美呈现其中。

1995年，荒川先生将工作室晴耕社搬迁到现在的地址，这里位处京都丹波地区山脉深处，水源纯洁润泽四方。夏季在溪流中可以钓到对水质要求很高的小鲇鱼。冬日积雪于山林，溪流则蒸腾起雾气，黑白的世界里水墨的意境跃然眼前。这些都是水之造化之美，“与水一样玻璃也有变幻的表情。吹制时玻璃因为千度的高温呈现液态，自然流动的同时受到人工道具的规制形成各样的造型。”



荒川先生在助理协作下正进行创作。


傍晚的工作室展厅，窗台上、桌子上是林林总总的荒川先生的作品。


火红的窑炉。

为了更忠实地表现水，或者说为了令玻璃器更忠实地反映光影和周遭的自然，必须得到完全透明无色的原料。一般我们生活中使用的玻璃中多少含有铁份或其他金属离子，会呈现出微微的色偏。荒川先生对玻璃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制出严格的提纯技术，提纯出的玻璃器皿通透得融化人心。

接着便是一道道工序的展开，高温中玻璃熔融成金红色如凤凰涅槃。荒川先生神情专注，手法娴熟，气息平稳地通过吹制棒控制着玻璃

熔块的状态，通过人之气息将其吹出各异的造型。窑炉边是高温，先生身着短袖也是汗如雨下，可想这若是在夏日必定更加艰辛，一股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吹制成型后，便是荒川先生独特的技法时刻。在光洁的玻璃面，加入了裂纹，混入空气泡，再加热令其变形歪曲。刻意将物品做坏的过程一定会让许多人不解，但重复数次后，如泉水倾泻般的器皿渐渐诞生眼前！

这费尽了心思的复杂过程，整体看来却犹如书画泼墨的即兴。我安静地观看创造的过程，玻璃窑炉边火热的场景充满了能量的涌流，我似乎看到山间的飞瀑溪流在一刹那封存进各式各样的玻璃器皿中，成了永恒的诗篇。

结束了手头的创作，先生拿毛巾擦了擦汗，招呼我到草坪上走走。

“先生您毕业于农学院，怎么会想开始成为玻璃匠人呢？”我好奇地问道。

荒川先生轻松地笑了：“也不知怎么的就开始了呢。”

“来看看展厅吗？”

傍晚的风有些大，一阵树叶涛声过后，阳光穿过玻璃窗映照在工作室展厅，琳琅满目的玻璃作品忽然开心起来，欢乐地折射着阳光似乎在畅谈着些什么。

荒川先生兴致勃勃地招呼我过来，掀开一个椭圆的白色玻璃盒子的盖子。“哇！”我惊叹到：“这是多么可爱的一团嫩嫩的苔藓啊！”“是吧，它是这里的宠物，我们叫它‘毛毛君’，当时我只是无意把一块小小的苔藓放到这个盒子里，怎想有一天打开盒盖把我自己都惊喜到了，它竟然悄悄长到和盒子一样大！”荒川先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赞叹着这一件关乎生命的小事。

此刻的我恍然大悟，之于荒川尚也先生与他的玻璃创作，还有晴耕社周围四季流转的自然。



●“流星”香水瓶。



● 荒川先生的工作室晴耕社安静地坐落在京都北部的林地间。

日本铁壶：器道相宜

撰文/张娟 供图/汪帮宏



- 雅兰菊盛雕兰图锉金菊梁孔雀石摘钮铁壶，由金龙堂名家初代大国寿朗制作



• 日本祥云堂造 宝船贺寿铁壶

“茶有茶之道，器亦当体其道。器、道相宜，方能相得益彰。”这句话道出了器皿在茶道中的地位，在日本茶道中，最典型的器具便是煮水器。水为茶之母，铁壶增喉蕴。好水才能煮好茶，故煮水器向来被视为重点。冲泡方式不一样的抹茶道和煎茶道，其煮水器也不同。日本抹茶道使用“铁釜”，而煎茶道与之相应的煮水利器则是铁壶，二者实际是继承与改良的关系。

日本茶道源自中国唐宋茶道，说铁壶源于中国，自然不足为奇。实

际上，陆羽《茶经》中描述过的茶馥，正是铁壶的前身，其后经历了茶馥-铁釜-铁壶的演变过程。铁壶原称为铁釜，是国人使用的煮水器皿。铁釜是没有提梁和壶嘴的，煮沸的水要用小竹勺舀出来，就像我们今天从汤盆里往外舀汤一样，用起来很不方便。日本的铁壶最早可追朔至江户时期（1603年至1867年），但距今也只有数百年历史。

日本铁壶，“堂号”和堂口里的釜师是离不开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名釜师。龙文堂出现了安之介，龟文堂出现了波多野正平、梅泉，藏六堂出现了四世秦藏六和西垣一瑳，金寿堂的创办人雨宫宗兵卫和龙文堂的安之介为一时瑜亮。龙文堂系统的堂号还有很多，如青龙堂、光龙堂、旭龙堂、万龙堂等。最早时日本南部境内尽管铁矿资源并不丰富，但是藩主自己对茶道及铁釜十分感兴趣，便专程从京都请清水家族的小泉仁左卫门来制造茶釜。据《铁壶之最》书中所载，发明铁瓶的釜师正是第三代小泉仁左卫门。他将汤釜的体积缩小，并在铁釜的一面造出一个向外倒水的壶嘴，俗称为流，又在釜的上面安了一个能将釜提起来的提梁。用这种铁器皿煮水、倒水、清理釜底，十分便利，人们称之为铁瓶，这就是铁壶的原型。而后逐渐加入许多美学元素，使之成为与茶道般配的鉴赏名品。但若细细品来，日本铁壶的设计理念却多是采用中国文化中的典型意象，比如岁寒三友、四君子、汉唐诗文、竹林七贤及中国青铜器造型等，尤其是大国寿朗和上田照房，几乎就像中国艺术家一样，所有作品都有浓重的汉文化特征。

用金、银、铁壶煮过的水含有二价铁离子，会出现山泉水效应，口感圆润、甘甜，可有效提升茶品口感。同时，一把好的日本老壶，具有集雕塑、绘画、书法、镶嵌工艺等于一身的完美，俨然就是用浮雕形式来体现演绎的中国画。随着茶文化爱好者的增多及日本金银壶产量减少，国宝级釜师的奇缺、精品保有量锐减，出现了“好壶难求”的情况，市场潜力巨大。（本文配图由汪帮宏提供，其断代描述仅供参考）

景物 | 岛与城：

日本知床："知"尺天涯

森林中有仙境般的湖泊，湖泊另一头是如文艺电影开场白的翠绿草原，那宛如山水画一般的海岬有白色海鸟掠过。晴空彩虹，狐狸与小鹿，一切皆是梦。原来世上也会有一种辽阔，足以让你不再遗憾没有人分享你的感动。

撰文/凉夏 供图/东方IC



• 北海道知床壮丽的流冰景观。供图/CFP

一个人的寝台列车

有人说，绝美之景，总在难以抵达之处。即使在交通最发达的日本，亦有新干线和网络无法覆盖的秘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圣地的北海道知床，光是看看照片就令人怦然心动。然而，前往知床必须经过的辗转旅途，还包括一段穿越海峡的寝台列车——在日本，寝台列车的路线有多热门，只需随便搜索一下"铁道旅行"这类关键词便可知道。这大概是因为人们看了太多的推理小说和悬疑电影，以及太过迷恋那部叫做《Mother》的日剧中，松雪泰子领着小爱菜乘坐寝台列车穿越冰封的雪原逃亡札幌的那个情节。

心中的惦念，直至在机场的JR事务所完成了海外无法操作的寝台预约，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这段全程超过20小时的火车旅行，将从东京

出发，途经青森、函馆、札幌、网走直至世界遗产所在地知床斜里，其中由青森至函馆这一段旅途，便是期待已久的、即将穿越海底隧道的寝台列车。

不想，这天临出发，东京突然下起倾盆暴雨。虽然听到广播里此起彼伏的列车晚点信息，我却并不担忧是否能顺利前行。迷雾一般的大雨在东京夜色的照耀下宛如绽放的礼花，让人想起那年冬天那趟穿越瑞士的火车之旅：最长的那段穿越湖泊山川抵达雪原，窗外天气随时更迭，醒醒睡睡，以为就这样过完了四季。

在新青森站登上这列叫做“茄子号”的列车，已是深夜。雨不知道从何时停了，车厢门口不断有扑面而来的泥土与雨水的气息，清冽透彻，已是北国的味道。并不长的车厢里依次坐满了背包客、不知为何孤身一人的老爷爷，还有自带了睡袋的夏令营少年们。一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白衣少年，来回穿梭在各列车厢间，简直就是悬疑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列车启动，发出一声久违的、复古的哨音。它以安稳的速度前行，很快驶入迷茫的夜色中，不多久便钻入海底隧道，手机瞬间离开服务区。

而困意也在此时恰到好处地袭来，我甚至来不及回想讨论看过的小说与电影情节，便掩衣昏昏沉沉睡去。

不知穿越了几个梦，迷迷糊糊之间手机回到服务区收到信息，列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出海底隧道进入北海道境内。这里，是拥有世界上最美丽夜景的城市，函馆。

白衣少年依然不知疲倦地穿梭在车厢内，又上来一队夏令营，领队老师忙着给每个人确定座位号清点人数。隔壁座两位大个儿的美国青年，费劲地蜷缩在狭小的座位上熟睡，发出轻微的鼾声。

于是又睡去，时光好像也不难熬。至少我们知道了，在北海道的夏天，凌晨四点天就会大亮。俊美清秀的山川湖泊在窗外滚动播放着，老爷爷撕开一袋薯片当早餐，咯吱咯吱声变成宁静车厢里唯一的画外音，颇有戏剧感。

只有一节车厢的小火车慢悠悠地爬进站，车头却赫然写着“快速车”。时间有时候黏稠，有时候却如此稀疏。于是把头靠着窗棱上，静静看着天色变得越来越明亮。偶尔，还会跌入梦里，醒来不知今夕何年，此刻何地。手机似乎还是很难有信号，可竟然完全不焦虑。想起什么、聊到什么，都觉得平静，就好像那些曾觉得刻骨铭心的事，本身从未真

的发生，只是看过的一本小说中间某一个值得谈论的情节。窗外，滚动着蔚蓝无际的鄂霍次克海。盛夏的日光折射着波光粼粼的璀璨，让人难以想象，冬天时这里漂满流冰，一片世界尽头的荒凉。

就这样，时间过得既快且慢，我们又从寝台换成了区间火车和大巴，在漫长的跋山涉水之后，抵达了午后异常明媚晴朗的知床斜里町。







● 图1 流冰下，一只水母在水中游动。
● 图2 海雕聚集在北海道知床的流冰上。
● 图3 棕熊和它的幼崽在河中狩猎。

在大地的尽头呼唤爱

汽车行驶在长约30公里的山间隘口道路上，每隔一会儿，就会路过一个红色的箭头标志——看过电影《非诚勿扰》就会知道，这是北海道公路上在大雪覆盖时用来标记道路边缘的标志。而眼前的这条路，便是《非诚勿扰》里通往知床岬、连接宇登吕和罗臼的道路。事实上，这条道路在冬季大雪时节会关闭。

知床，爱努语名为“Shiretoko”，意思是“大地的尽头”，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流冰的侵蚀作用，长年累月形成了知床独特的海岸悬崖绝壁地貌。据说，北海道人为了保护这座号称“最后秘境”的城市，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起并实施自然保护的活动（例如恢复原始植被、清扫海岸垃圾等），以保护它无与伦比的美。

公路随山势起伏，沿着鄂霍次克海海岸线行驶，不断经过这样的峡湾与巨岩，还不时能看见山间飞流直下的瀑布——据说，知床地区的瀑布非常独特，属于温泉水质，不仅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流入渊潭的泉水还温度很高。想象一下在山涧瀑布下泡温泉的画面，真有种处之世外的穿越感。

而知床岬，就位于知床半岛的尽头，如一位守护者，经年累月，面对着苍茫的鄂霍次克海。抵达罗臼是黄昏，夏日的海边渔村总是热闹。

归来的白色小渔船成排停泊在港口，民宿上方炊烟袅袅，街灯昏黄，映衬着大海与天际之间的绝美夕阳，一派令人沉迷的景象。在港口的餐厅吃过海鲜寿喜烧，我们沿着海岸线散步回去，累了就坐在台阶上喝啤酒，点线香——这是日本人夏季最喜欢的事。一根点着，那小小的荧火像马上就要熄灭了。可是，它却在被一众人嘲笑的最后一段燃烧过程中，突然安静地绽放出如此细腻迷人的姿态。黑暗之中，这枚微光，像一朵巨大的奇迹。



寻熊冒险记

这天，虽然正值七月，但明媚的日光均匀地铺洒于北国独有的、干燥清澈的夏季空气里，迎面而来的风如此舒爽，令人心旷神怡。挂在汽车后视镜上来回晃悠的晴天娃娃笑意盈盈，坐在副驾驶的向导智子小姐忍不住哼起歌。

窗外的盘山路，掩映在翠绿的原始森林里。“穿过森林，是一直延伸到海边的草原，草原的尽头是悬崖，附近有一个瞭望台，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漂亮的FUREPE瀑布和知床起伏的群山哦。”智子小姐的丈夫，是知床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甚至森林里的每一朵小花，每一只小生物。“我们知床是因其生物的多样化以及独特的生态形式，而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我对此非常骄傲。”

了解知床的第一站，是位于知床半岛上的知床五湖(ShiretokoGoko)国立公园。大大小小5枚澄净湖泊，散布在茂密的岩尾

别大地原始森林中，而围绕着五湖地区，栖息着诸多稀有珍贵的动植物，包括灰熊、虾夷鹿、北狐狸、岛猫头鹰以及伏地松原生林和高山植物带。

值得一提的是，环五湖的丛林探险路径，需要途经灰熊生活的区域，因此在进山前，我们被带到公园讯息中心，进行了详尽的安全知识普及和“搜身”——任何食物和带有甜味的水都被禁止带入森林，以免嗅觉灵敏的熊先生将你“扑倒”。

跟随着智子夫妇的步伐，踩着厚厚的、如地毯般松软的苔藓和针叶，我们向着知床五湖腹地深入。罕见的花朵茂盛地生长着，不时有蘑菇丛冒出来，金红色的越橘和艳红色的莓果也星星点点伴随在“地毯”上。突然间，一只鹿从林中跑出来，暮霭中它披着油光的皮毛、忽闪着温柔的大眼睛，让你禁不住再次怀疑眼前的一切。

“嘘！”正陶醉于眼前的风景，向导先生突然停下脚步，智子小姐递上望远镜，我们一行人也都不由屏住呼吸。彼时，嬉笑突然停止，森林里各种动静也突然被放大：不知名的鸟叫，窸窸窣窣的昆虫声，风吹过灌木，哦不，是那边的灌木丛动了一下！

“有熊。”智子小姐用嘴型说。尽管都听话地屏住了呼吸停下了脚步，但我们这群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心中或许没有丝毫害怕，反而兴奋地期待着和熊先生相遇。而向导先生，却已经将手伸向腰后的皮囊，紧紧握住了防熊喷雾的按压嘴。

这长达一分钟的静默，世界突然异常安静，高大的原始林，繁盛的枝叶交织在头顶的天空，将日光切碎，筛下一片温柔的闪耀。风的声音、云的形状、鼻子里闻到的草木和花朵的味道，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一时间让人无法判别这是真实还是梦境。又沉默了一会儿，智子小姐直起腰身，示意我们轻手轻脚，但继续前行。

不过100米开外，经过的树木上能看到鲜明的爪痕，灌木上有整齐的齿痕和还很新鲜的粪便。大概是熊先生刚刚下午茶过，我们小声讨论着好遗憾没看到它的身影，就这样抵达了第一个湖泊。

小径明显开始泥泞，潮湿的土腥味扑面而来。眼前倒映着知床妖娆群山的湖泊，镶嵌在整座蓊郁茂密的原始林内，真如那首歌写的：“地图上打过记号的地方，一颗泪般清澈的湖。”智子小姐掏出三脚架和望远镜，翻出图册，指引我们观赏湖中小岛上栖息的鸟类。

“哦，鸬鹚先生今天好像不在家，可能出去觅食了。”、“你看那只

翅膀有点发黄的鹅太太，它是这一群的妈妈。”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沿着越来越难行走的小径，串起这一串珍珠般的湖泊。体力在下降，越来越觉得疲倦，一行人都减少嬉笑，把最多的力气留在聆听与感受这件事上。直到抵达最后一枚湖泊时，黄昏就在不远处，风变得清凉，远方是木头搭建的栈台，延伸往辽阔的草原之间，好像日本电影导演岩井俊二那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那么唯美。我们集体坐在湖边的一块石头上，谁也没有再说话，每个人的眼睛却晶莹明亮。

又过了一会儿，红澄澄的夕阳逐渐没入远处的鄂霍次克海，眩目的余晖洒落，那幅画面，此生难忘。





● 图1 人们聚集在一起垂钓，他们希望钓出更多的鲑鱼。
● 图2 知床渔民在知床半岛捕捞海带。
● 图3 知床渔民正在展示手中的昆布。

作为世界遗产的知床

日本目前共拥有14处世界遗产。被选入自然遗产名录的有：“白神山地”、“屋久岛”、“知床”。2005年7月14日在南非召开的第29届世界自然遗产会议中，日本的知床半岛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选世

界自然遗产的范围包括了知床半岛和距海岸3公里内的海域，共计7.1万公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入选评语上称其为“海洋和陆地相互作用结果的稀缺生态区”。

海洋和陆地的相互作用，最完美的呈现就是流冰现象。春天来临时，黑龙江水经鞑靼海峡流入鄂霍次克海。断裂的冰块相互碰撞，激起巨大的海流向南移动，到达知床，并在这里与来自太平洋的暖流交汇，行成流冰。知床半岛也是北极浮冰能够到达的最南极限。作为世界自然遗产，除了神奇的流冰现象，知床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珍稀动物的栖居。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伊拉克：面对文明之殇

进山寻茶

一片茶叶的哲学

LOOKING FOR TEAS IN MOUNTAINS

ISSN 2095-5111



点击阅读

高田贤三眼中的京都

撰文 / Christophe Boisvieux

摄影 / Christophe Boisvieux、Eric Martin、宗波　翻译 / 张蔷



这是高田贤三（**Kenzo**）在巴黎旧居中的日式花园中的照片。十几年前，他把自己创立的品牌卖给了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的路易威登集团，几年前，他又把这个位于巴黎中心的**1100**平方米的住所也卖掉了。在这个住所中，摆放着各种珍贵、奇特的家具和摆设，这些东西

都是他在中国或者非洲旅行时，或者在巴黎的旧货市场上带回来的。“我想过一种别样的生活，想在一个能看到巴黎全景的25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生活。”他的旧居以1200万欧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法国电视生产商。在这片自由的天地里，高田贤三重新找回了旧时的热爱……

高田贤三（Kenzo）出生在姬路（Himeji），离“白鹭堡”不远。“白鹭堡”是日本最美丽、优雅的城堡之一，城堡屋顶相互交叠，如同一幅栩栩如生的羽毛图画。他笑着向我们说道，“我的父亲当时经营着一家茶馆，往来贩卖和服布料的商人们都会去做短暂的停歇，我就是在那里完成了我的第一批设计作品：为我姐姐们的娃娃设计衣服。”

高田贤三曾就读于神户大学，但是大学学习很快令他厌烦，他不顾家人的反对，进了一所刚刚开始招收男生的服装设计学院。拿到文凭之后，他于1964年在巴黎定居。能够在法国的时装行业立足，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他把自己的几幅素描作品卖给了让·费罗德（Jean Féraud）和雅克·德拉海耶（Jacques Delahaye），接着在瑞诺玛（Renoma）获得了一个见习设计师的职位，这家成衣设计公司当时风行一时。

一直到1970年，他才在维维埃（Vivienne）艺术馆举办了T台处女秀。同年，他在巴黎二区的舍瓦色耶（Choiseuil）地区开了自己的品牌商店。1983年，他将男性服装设计投入市场。5年之后，他开始从事香水的生产和销售，最先推出的是“KENZO的KENZO”（KENZO de KENZO），随后是“夏之香”(le parfun d’été)、“世界多娇”（Le monde est beau）和“KENZO之水”（l’eau de KENZO）。

1999年，在60岁时，他把“KENZO”这一品牌卖给了路易威登（LVMH - Louis Vuitton Moet Hennessy）集团。不过，他依然是“KENZO”这一品牌的股东。

高田贤三推荐的京都地址

对于高田贤三来说，回到京都，是重温一段美好的旧时光。他在巴黎新居里的各种古董，就是在这里的古街旧货铺里搜罗出来的。在他的新家，他迷上了弹球游戏，这是一种需要在机器上投币的游戏，有一点像电动弹子。在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后，许多日本人用这种游戏清空自己的头脑，忘掉一天的压力。

祇园（Gion）艺妓区，是他最喜欢的京都地区之一。他经常在欧恩酒吧（Oen Bar）喝上一杯，在这里，经常有舞妓（处在学徒期的艺妓）光顾，这些女孩在表演的间歇会经常来到这里，借酒忘忧。高田贤三在这里饱览着各种美丽的和服，滑软的绸缎，日落时分，他就沿着石板铺成的小巷，一直走到著名的清水寺（Kiyomizudera），这是来京都游玩不容错过的一个景点。在这座寺里，有一个由许许多多木桩支撑起

来的露台，从露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高田贤三在京都的另一个乐趣，就是在街角的素食餐厅里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些素食餐厅通常坐落在一些庙宇附近。他还经常去南禅寺旁边的餐馆吃豆腐烧锅，而餐馆的对面就是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的池塘中，红色和金色的鲤鱼在成群嬉戏。



“白鹭堡”是日本最美丽优雅的城堡之一，城堡屋顶相互交叠，如同一幅栩栩如生的羽毛图画。



品尝京都**VEGETERIAN**餐厅的豆腐 。



清水寺有一个由许许多多木桩支撑起来的露台，从露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京都街头的艺妓。



京都金阁寺。



京都银阁寺。



京都清水寺。

高田贤三解释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不喜欢佛教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总是与死亡紧密相连（根据日本传统，婚礼通常采用的是神道的仪式，而葬礼则是由和尚们主持的）。现在，我感觉自己与禅宗的思想非常接近，并且，我也非常喜欢禅宗式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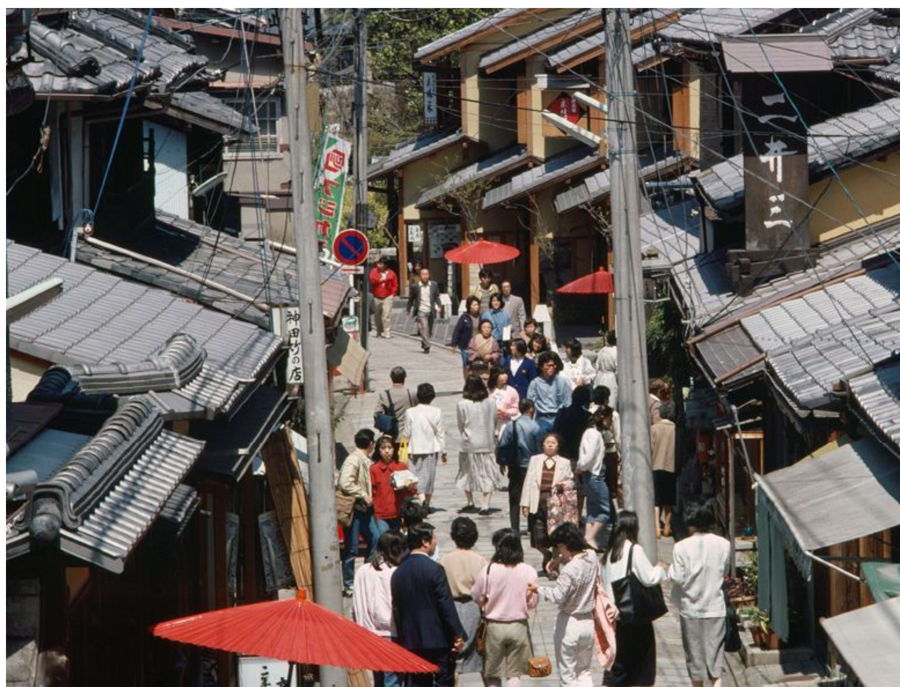
因为声名远扬，高田贤三享有独自观赏这片绿洲、避开拥堵的游客潮的特权。他可以静静地欣赏大山町（Daisen）寺内绝佳的花园，园内有每天都被耙平的沙海，这象征着永恒的大洋。望着每一个浪潮，每一

丝波澜，设计师的内心都会涌现出无数的冲动。这种始终如一的冲动归结起来便是对美的崇拜……

京都，逃过劫数

从794年到1868年，京都一直是日本帝国的首都，这里遍地都是非同凡响的建筑，如金阁寺、银阁寺。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美国所圈定的重点目标之一，但它还是成功地躲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轰炸，它真是太幸运了。

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刘易斯·史丁生（Henry Lewis Stimson）以及他的顾问法国人赛尔日·艾里瑟夫（Serge Elisseeff）都清楚地认识到京都的文化财富，因此，如果它遭受轰炸，战后日本的恢复无疑会困难重重。1994年，京都老城区的一些历史遗迹，如京都城、宇治市、大津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京都撒能萨卡街头。



京都平安神宫。

绝佳的城区建设

1868年，明治天皇决定取消京都首都的地位，将新的首都确定在东京。这两个城市的共同点是街道都没有名字（除去新近建立的几个主干道和街区之外）。如果要确定自己的方位，那么我们只能说它旁边有什么楼房，什么餐馆，什么标志性建筑。整个城市的建筑因循的是中国的风水原理，所有的街道几乎都是横平竖直的，把城市分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格子。

在北部，京都庇护着许许多多的珍宝，诸如大德寺（15世纪的禅宗寺庙）、京都茶室、大山町（16世纪的寺庙）、金阁寺，还有1680年的守鹤寺等。

在东部，沿着传统的石板路，我们可以来到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寺，在这个稍显奇特的地方驻足浏览，你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

在西部，京都河沿岸是游人们绝佳的散步场所，人们甚至可以在这里乘筏观赏岸边的风光。在游筏上，两岸的寺庙依次出现在视野中，美不胜收。

在京都河的峡谷地带，从亀冈（Kameoka）出发，乘着小船，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艺妓和茶室

祇园（Gion），是京都最著名的地区，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和灵魂。每一年，都有两个盛大的节日庆典在这里举行，一个是从1662年开始每年8月举行的祇园节，一个是从869年开始每年7月份举行的祇园祭，这里有漂亮的石桥、丸山（Maruyama）花园，还有数不清的寺院庙宇。

这里同样是艺妓的区域，但是，不要指望在这里会看到许多艺妓。同样非常有特色的还有那须町（Higashiyama），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许多传统的木质建筑，其中就包括许多小小的茶室。在古运河旁边，延绵3000米的幽静小路可以诱发你无数的哲思，樱花树影摇曳，十几个庙宇和圣殿触手可及。







京都的艺妓区（祇园）。

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一种修行

大山町（Daisen）寺始建于1509年，在寺内石头砌起来的花园里共有四个通道，这个和尚每天都在其中一个通道处默念祷告。生命的韵律是通过耙扫沙砾或者石块体现的。如同一条河流，这些石块体现了生命的不同阶段。石子垒成的瀑布象征着青年的热情澎湃，石头代表着人生中遇到的困难，而两座假山则代表着平静祥和的状态，花园深处的大树让人们联想起来在菩提树下参悟的佛祖，而这也是人生所需达到的终极目标。尽管大山町（Daisen）寺是人们经常光顾的参禅祷告之所，但是它的占地面积仅有100平方米。寺内还开设有默念课，对公众和感兴趣的外国人开放。



京都东福寺禅园。



日本京都大山町寺。



日本京都法然寺。



日本京都大山町寺和尚打坐的情景。



京都银阁寺禅园。

广岛：从战争废墟到和平之城

撰文/野岛刚（日本）



人类历史上第一颗投入实战的原子弹，在日本的军事之都广岛爆炸，这是为尽早结束一场战争，而造成的毁灭性人道主义灾难。曾被预言“75年内寸草不生”的广岛，仅仅十几年后便展开重建，在原子弹蘑菇云消散后，唯一仅存的一座圆顶屋，成为那段历史无言的见证。



1958年广岛在废墟上重建，如今的广岛已成为人口过百万的现代都市。供图/Sipa

日本广岛县广岛市中区大手町一丁目十番——这是“核爆圆顶屋”的地址。然而，这座建筑物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法务局查阅它的信息，登记的内容只有“名目：公园；面积：11308平方米；所有者：广岛市”。据广岛市方面介绍，核爆圆顶屋“并不算一个实际的建筑物，而是一种纪念性的存在”。然而，毫无疑问，它保留着一座建筑应有的物理形态。

这座建筑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在1996年，其正式名称是“广岛和平纪念碑”。然而，几乎所有日本人都称它为“核爆圆顶屋”，反倒是“和平纪念碑”的名字无人知晓。广岛市政府在圆顶屋周围建立起“和平纪念资料馆”与“和平纪念公园”，成为二战后日本的重要遗址公园。

一位曾在核爆后访问广岛的美国科学家，留下了一句著名的预言——“75年内，这里将寸草不生。”今年是广岛遭原子弹轰炸70周年，5月，笔者来到广岛市的核爆圆顶屋，在圆顶屋周围，非但没有“寸草不生”，反倒染上了一层炫目的新绿。

在这个被六条蜿蜒河川环绕的三角洲，在这座生活着一千多万人口的现代都市，广岛的正中央，突兀而倔强地立着这座残毁的圆顶屋，它仿佛凝固了时间，静默地伫立着。

历史停顿的时刻

这座核爆圆顶屋铭刻着70年前那个夏日的记忆。

1945年8月6日，人们一如往常地迎来清晨，殊不知此时的广岛上空，一架名为“阿诺拉·盖伊”（Enola Gay）的B29轰炸机正在全速靠近。这架战机自天宁岛基地驶来，载着美国陆军航空队第509混编部队的12名机组成员，更重要的是，它携带着人类历史上首次投入实战的原子弹。阿诺拉·盖伊，是机长母亲的名字。

很少有人知道，这架“阿诺拉·盖伊”还曾去广岛隔壁的冈山县绕了一圈。据记载，轰炸机先是盘旋穿过广岛上空，广岛地面随即发布空袭警报，飞行员听到警报后，将战机快速驶离，地面警报也随之解除。

然而就在此时，已飞至冈山县附近的飞行员，监听到警报解除的广播，战机旋即调头再次驶入广岛县，在几乎无警报的情况下投下原子弹，有预谋地残杀了大量自防空洞走出地面的市民。尽管这一说法并不为美国官方所承认，但根据众多目击者证词来看，基本可以确认属实。

上午8时15分，强烈的光亮笼罩了街市，巨大的火柱升腾而起。猛烈的冲击波和4000摄氏度的热能光线，瞬间吞噬了核爆中心附近的无数

生命，广岛顷刻间变成了一片广袤的废墟荒原。

然而，距离核爆中心仅160米的地方，一座圆顶建筑却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有人说，核爆圆顶屋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幸存，是因为太靠近核爆中心，所受的冲击基本集中在正上方。建筑物的外壁大部分都被击垮仅残留一小部分，但中央部分几乎保留了原形，留下如今这样露出圆顶钢筋的独特样貌。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岛，最关键的核爆中心位置，却没有明确的标识路牌，十分难找。笔者也是费了一番精力和眼力，才在圆顶屋旁商店街的入口附近，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写有“核爆中心”的标识，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在此核爆中心地带，三四千摄氏度的热光线、冲击波和放射能，瞬间夺去了绝大多数生命。

抬头仰望，5月的晴空万里无云。据说原子弹投进广岛的那一天，也是这样一个晴天。然而，那片天在战机的轰鸣与转瞬的强光之后，人间转瞬成为地狱。倘若逝者有灵，也许至今仍然意识不到为何自己会丧命？为何逃不过这场浩劫。



核爆圆顶屋近景 摄影/野岛刚



• 和平纪念公园内的千羽鹤纪念碑，也称“原爆之子像”。来源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因在十年前遭受核辐射，十年后病原发作。她盼望扎一千只仙鹤就能恢复健康，但是纸鹤未扎完，病魔就夺走了她幼小的生命。供图/Sipa

核爆前的广岛

回到核爆圆顶屋，笔者绕着它走了一圈。写着“核爆圆顶屋”的指示牌上，记录了它在核爆前的历史。这里曾经被称作“广岛县物产陈列

馆”，由捷克设计师扬·勒泽尔（Jan Letzel）设计。

扬·勒泽尔在日本留下不少足迹，他擅长将日式特色融入西洋建筑，在明治时期曾设计了十多座建筑。只是，大多数作品都在关东大地震和空袭中先后被毁。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这座核爆圆顶屋外，仅剩下位于东京都港区一片雅静住宅区内的名门大学和圣心女子学院的正门了。

据悉，扬·勒泽尔精通日文，可以读写汉字。由他设计的广岛县产业物产馆，因其与湖水相映成趣的独特造型而广受好评。

在核爆之前，沿着圆顶屋圆周，屋内修建了贯通上下的木质阶梯。阳光透过中庭的采光窗照进室内，营造出独特的神秘氛围。而如今，这座圆筒形建筑只剩下骨架，为防止其老化坍倒，有关部门从内侧支起了5组钢筋。

此外，这座建筑的地下室原为厨房，从外面难以窥见内景，不过据说里面几乎完好地保留着核爆前的模样。也就是说，这座地下室抵抗住了爆炸中心地区致命的十几万大气压。

核爆圆顶屋周边地区最初叫作“舟町”。河船、海船在此聚集，人来客往，货进货出，曾是一带繁华之地。后来，与德川家康夺天下的毛利氏在此修建了供奉天神的天满宫，因此又改名“天神町”。再因全町区域沿河覆盖南北，在江户时代又分为“南组”与“北组”。

此外，由于此地是往来集散之据点，自然也就聚集起不少替人看病的大夫，出了不少私人医生。而因为一颗原子弹，天神町全境被毁，曾经的繁华一去不复返。

列入世遗名录的争议

1996年，核爆40余年后，核爆圆顶屋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年，第20届世界遗产登录委员会，在墨西哥东部犹加敦半岛的梅里达召开。日本派去了由外务省、文化厅人员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随行的媒体队伍也颇为壮大。在“申遗”尚未如近年这般火热的当时，这一举动可谓异常的兴师动众。

其实当时结果已基本确定，日本方面这份不寻常的紧张感，源自一直以来对中美两国可能提出反对的警惕心理。

日本代表团负责人在会场激动宣布了核爆圆顶屋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正式通过，没有反对意见。不过，美国和中国并未参加表决。"

会议结束后，美国方面表示："圆顶屋遗址是反人道主义的象征，但并不适合作为世界遗产。今后，战争关联的遗迹不应当归入世界遗产"，并批判日本"在历史认识上有所欠缺"。中方人员则表示，"此次广岛被收录虽然满足申遗条件，但仍存在威胁安全保障的隐患。"

可以看出，美中两国的措辞都相当严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也对美中两国的反对意见格外敏感，甚至在记者会上颇为激动地辩称："核爆圆顶屋并不是战争纪念物，而是和平的纪念。我们是致力于和平的组织，不是一个战争组织。"

然而，当时美中两国的不赞成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一贯主张，投放原子弹的行为固然是不人道的，但为了减少美军的无谓牺牲，尽早结束战争，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在中国看来，考虑到日本的侵略行为，过分渲染国内的核爆被害，并不是一个正确认识历史的姿态。如果站在美中的立场上换位思考，也不是不能理解两国的上述态度。

对于战争遗产，有人说它们是"负遗产"。但负遗产并不是世界遗产的条约所能定义的，因此也无法明确指出哪个就一定是负遗产。但无论是核爆圆顶屋，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都被看作是负遗产，其录入理由也多半在于其保存了战争的记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宪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心,故务必在人心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

遗产到底该指向光荣的历史，还是屈辱的历史，这一点固然是仁者见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秉承的观点是，若能作为反省之象征，积极利用则不至成为负遗产。然而事实却是，广岛，甚至奥斯维辛，在列入世遗名录之际，都招致众多反对。

笔者认为，只要人们还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某一遗产，不以"憎恨的遗产"，而是以"和解的遗产"这一定位加以利用，那么，这份遗产就可以并应当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象征，传承后世。核爆圆顶屋，无疑正是现代日本人反对战争的"心灵屏障"。

圆顶屋"保卫战"

事实上，关于核爆圆顶屋的存留，也曾一度在广岛引起两极分化。

市议会中，反对派主要是针对超出1亿日元的维护费用表示出强烈反对。原广岛市市长浜井信三，回顾1968年的第一次保存工程时，面对截然相反的两大意见，“着实伤透了脑筋”。如果当时未能作出保留圆顶屋的决断，也就没有后来的世界遗产了。

当年参与过保存工程的人回忆说：“原本的砖块就像叠棋子一样，一块一块堆砌而成，勉强维持直立的状态，只要来一阵轻微的地震或台风，就有可能轰然倒塌。当然，能扛得住原子弹爆炸屹立不倒本来就是个奇迹了，从构造力学角度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现在看到的核爆圆顶屋，全靠内部添加的树脂加固维持。

而对保存核爆圆顶屋起到关键性影响的，其实是一位少女的牺牲。距离核爆圆顶屋步行10分钟距离的和平纪念资料馆内，收藏着这位少女的日记。少女名叫梶山hiroko，1岁8个月时，她在距离核爆中心1.5公里的家中遭受辐射，但却奇迹般地毫发无伤，并于1959年顺利升入高中。

那年夏天的8月6日，梶山在日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那场可怕的核爆对广岛市民而言，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座面目全非的产业物产馆，向世人宣告着核爆的可怕，可支离破碎的它又能撑到何时呢？”

当时还没有“核爆圆顶屋”这一称呼。就在第二年，梶山突发急性白血病。在原子弹爆炸15年后，当年的幸运女婴还是没能逃过核辐射的后遗症。在这一年3月的一篇日记里，梶山写到：“脸色是青的，最近愈发地明显了。我可以感受到死亡正在一步步靠近。”少女的预感总是准的，梶山的生命结束在16岁。

一位致力于和平运动的活动家知道了这个故事后，向少女的家人借来了日记，在各地展开朗读活动，呼吁保存核爆圆顶屋。当时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比起建筑物来，更应该把钱花在受害者身上”，但坚持不懈的社会活动，最终还是和保存核爆圆顶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保存工程结束后，那位活动家来到梶山的墓前告诉她：“请你安心，核爆圆顶屋会永远坐落在那里。”

和平资料馆里收藏着1.2万份史料和遗物。永远停在那一刻的怀表从未离身，因为那是儿子送给自己礼物；13岁的少年致死都紧抱在怀中的，是妈妈亲手做的便当……原子弹爆炸后不久，广岛下起了大雨，裹着灰尘，带着辐射，雨，下了一个多小时。

和平祈愿与历史追思

为何广岛要遭遇如此厄运？理由其实很简单，广岛对日本的军事作战至关重要。

广岛本就是陆军第五师团地驻地。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广岛县的宇品港，成为日本向中国大陆输送兵将和物资的据点。明治27年（1894年），明治天皇移驾广岛，设立大本营，换句话说，广岛一度成为了日本的临时首都。

后来的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广岛也都既是士兵站，又是作战指挥中心。大本营虽在东京，但指挥实战部队的第二总军司令部、中国管区司令部等众多军事组织的本部都设在广岛，海军方面又有吴港，因此广岛作为军事之都，在当时的日本，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然而，70年过去，如今的广岛不同往昔，军事之都成为了世界闻名的和平之城。曾经万物俱灭的核爆圆顶屋一带，如今被鲜艳的新绿温柔包围。

坐在圆顶屋旁的河岸板凳上小憩，不知是谁敲响了钟声。此时此刻的钟声，让人不禁思考那些惨烈牺牲的意义。

现在的核爆圆顶屋和这片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里汇集着各种情感，有反省，有追悼，还有悔恨。在每年的8月6日，双手合十追思广岛，已然成为日本社会的另一道夏日风物诗。这一基调，在今天这样一个确乎有些右倾化的日本，依然没有改变，也绝不会改变。

京都古韵

在日本历史上，京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不仅仅因其古都的身份，更因这里聚集了一大批能工巧匠，精心打造出为数众多的“京”派手艺。我们这次特意造访了京都民艺馆，看五花八门却精湛无比的“京”手艺，听八田诚治馆长介绍其前世今生。

撰文/夏榆（本刊主笔）



● 四月的京都，樱花烂漫。这里不仅美，还是数千年来日本的手工艺中心。



• 京都传统产业民艺馆馆长八田诚治。摄影/小斯

四月的京都是樱花盛开之季。樱花不只开在深宫庭院和繁华街肆，也开在僻远乡间。春天的京都被樱花的粉色尽染，然而京都又不只有樱花，还有牡丹水仙。深夜走出京都地铁，看到沿街陈列的鲜艳妖娆的牡丹和水仙，开始以为是人造假花，结果是真的。这些缤纷鲜美的花朵出现在纵横的街道深巷，环绕每一处装饰优雅的民宅，使京都成为花朵盛放之城。

在京都，夺人眼目、摄人心魂的还有精美的工艺制品，它们琳琅满目有如鬼斧神工的雕凿。巡游千年古都，令我们深怀敬重的除了城市的美和洁净，还有制作精美工艺的职人，以及追求完美和卓越的职人精神。

民艺馆里的文化财

我们是乘坐新干线从伊万里辗转到京都的。在地下车站买火车票，拖着皮箱坐电梯到火车站候车，距开车的时间只有5分钟，在站台疾速狂奔。新干线从佐贺出发，穿越了全长18713米、深及海面下66米的海底隧道，途径广岛、大阪、名古屋、新横滨、品川、冈山、新神户，到达京都。

到达京都之时赶上了连绵春雨，急骤的雨水使京都的樱花凋落，每一道积水都成粉色花瓣的河流。不停歇的雨水让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游兴多少受到影响。然而对它怀有的新奇感是强劲的，足以让我们全天都冒雨穿行在京都的街衢巷道，寻访城市之美、历史之美以及艺术之美。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并不能任由自己的兴致和好奇深入这座都城，但是

我可以借助热爱的作家的眼睛，观察它的现实及变迁——这是穿越时间和历史的目光。

“我忧虑我年轻时代的京都风采，会不会日渐消失？漫步在市中心住宅街上，看见了地道的京都风采。不，还有许多京都的风采。无需寻找，还比比皆是。”1962年1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完成他的长篇小说《古都》之后，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创作《古都》之时，川端康成担心掌握不好京都腔，校对时请了京都人代为订正。他的严谨和认真是少有的，或许是因为京都在他内心里的重量，也或许是忧虑他内心熟悉的京都正在消失。“现在纵使在室町一带批发商店街，也不容易找到有红格子门、小格子窗的二层楼格局的店铺了。大概是这种格局的店铺，对现今的买卖不方便的缘故吧”，他无可奈何地想。

我带着京都的交通图，那是唯一看到的中文地图。我还带着多年的藏书，我热爱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散文集《临终的眼》，这都是我漫游京都的指南。乘坐出租车穿行在京都市区，通过自己的眼睛，也通过川端康成的眼睛观察这座繁华而静美的古都。

当年使川端康成忧虑的京都，正在发生着变化。四条街的小卖店几乎都关闭了，繁华街——河原町也不值一提了。先头町的状况起了很大的变化。露天场地到处是酒吧，本屋町也是如此，茶馆雅间的艺伎，都得事先预约，艺伎待不久就得转去另一雅间，完全无影无踪了。酒吧却很容易进去，女招待总是守候在厅堂里。至少祇园一处保留当年的风采，难道不行么？就是在祇园内，也出现了酒吧，尽头还修盖了奇异的洋式饭店。市区兴建的建筑物，很多也是洋式的高层公寓。京都和大阪之间完全变成了工厂区。

然而有一个地方完整地保留着传统的京都，保留着艺术的京都。那就是京都传统产业会馆（以下简称京都民艺馆）。我两次到达这里，每次走进都会被其中琳琅满目的展品所吸引，这是精美而玄妙的世界，几乎涵括了京都传统工艺各个门类的艺术制作——金碧辉煌的佛坛、雕有花纹图案的铸铜大花瓶、绣有青龙鸾凤虎豹的四神旗、盛装清酒的陶罐、绘有各种彩色侍女图画的折扇和圆扇、以及各种图案的染布，美不胜收。

京都民艺馆馆长八田诚治，带我参观了陈列的工艺展品。八田馆长毕业于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后到京都染织实验研究所工作，6年前成为民艺馆长。在之前进行工艺产业研究开发，他负责做鉴定工作。八田馆长对日本的传统工艺如数家珍，他从办公室取出一幅京都职人分布全景图给我们看。京都传统产业制品，按照类别可分为生活用具、宗教仪式

用品、趣味游戏用具，其中又有西阵织、京友禅、京绣、京佛坛、京烧、清水烧、京漆器、京指物、京扇子、京石工艺品等类别。

展馆里的液晶显示屏播放着纪录片，那是不同工艺制作的实况。匠人们或者印染织布，或者打磨陶器，或者雕凿巨石。

我随身携带的旅行指南《日本（LP版）》记录了京都雕刻师大藏派石工的故事。平安时代末期，奈良的东大寺大半毁于战火，寺里的卢舍那大佛也受损，百余年间裸露在外，遭受风雨的侵蚀。当时为修复东大寺，日本特邀中国南宋著名建筑师和雕刻艺术家陈和卿及6名建筑匠师到奈良建寺造像。1183年，东大寺重建工程顺利完工。此后数百年，东大寺屡遭劫难，大佛殿曾重建，大铜佛也曾局部修缮，但基本保存了陈和卿主持重修时的样子。

陈和卿以高超的建筑、铸造和雕刻技艺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而当时留在日本的宋朝建筑师、石雕师也以精湛的技艺，传承后裔达八代，并在日本关东、箱根镰仓地区一带形成了显赫一时的建筑和石雕流派，即著名的“大藏派石工”。

雕刻师只是京都的职人之一。日本有很多职人，京都是职人的发源地。1200年前，天皇定都这里，因为京城在这里，就聚集了众多能工巧匠，他们都是为贵族服务的，衣食住行都包括。后来其他地方模仿京都的能工巧匠，众多的手工职人就聚集在京都。日本的手工产业是辐射型的，它的中心在京都，从平安时期开始这种工匠文化就发展起来。

手工产业的发源也与宗教有关。京都有三大祭祀活动，一个是祇园祭，一个是葵祭，还有一个时代祭，如今人们举行祭祀活动还是穿着古代的服装。三大祭祀从平安时代传到现在已逾千年，基本没有断代过，这些祭祀活动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传统工艺的保存跟京都的地理气候也有关，京都是盆地，夏天很闷热，冬天很冷，物产丰富，有山有水，这些自然条件促成了传统手工业的传承”，八田馆长说。

濒临失传的工艺场

身穿蓝布制服的职人坐在工作台前，他的面前放着工具，双手各握一把镊子，炽烈的台灯之下，专心致志地用镊子夹着一丝金线往一枚银器上镶嵌。他身边的金属盒子，盛放着完成镶嵌工序的饰物。这是京都民艺馆的“京象嵌”职人现场演示，职人身后有展板说明制作工程以及制作工具。偶尔有人会围观，更多时候是职人独自工作。“京象嵌”在日本传统工艺中属于精微的技艺，类似于中国的镶嵌工艺，在金属的底板上刻出细致的图案，再用金银箔等作细部的装饰。

“京象嵌”职人只是京都职人群落中的一员。职人文化也称为町众文化，按照现代语来说就是市民文化。普通手工艺人的生产制作方式以手工作坊为主，历史悠久。所谓的百年作坊在京都算是年轻的，很多作坊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超过千年的有6家。京都最古老的企业有1100年的历史，是做佛坛的，在空海法师（日本平安时代的高僧）时代就存在，到现在已经传承到第47代了。

除了传统手工艺，日本的茶道也是闻名于世的艺术。而茶道所需的陶瓷器，也很值得一提。在到京都之前，我们去了日本的陶瓷之乡伊万里，从那里到达有田町，在日本享有声誉的今泉今佑卫门制陶工场，亲见那些工艺师是如何潜心专注地工作。

制陶是日本最古老的艺术。绳汶陶器迄今已有15000年历史。它有着独一无二的绳索装饰花纹。绳汶人被弥生人取代后，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一种更为精致的陶器新露头角。尽管绳汶陶器是日本的本土形态，弥生陶器在器形和工艺上明显受到了亚洲大陆的影响。随后的一千多年里，来自亚洲大陆的工艺，甚至是工匠一直都在日本制陶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公元五世纪前后，日本从朝鲜引入了须惠器。7世纪左右，中国唐朝的陶艺则日渐成为主流。中世纪时，日本最大的陶艺中心是本州中部的濑户。在这里，从12世纪开始，陶器采用了中国器形，并改造得更适合日本人的品位与需要，于是产生了濑户烧这种独特的陶艺风格。现在日本有100多个陶器中心和无数的制陶工匠，生产出从高级茶具到民俗动物等各种陶瓷器。

在日本陶瓷花瓶中，格调最高、价值最贵的古伊贺陶瓷（大约15、16世纪），用水濡湿后就像刚苏醒似的，放出美丽的光彩。伊贺陶瓷是用高温烧成的，燃料为稻草，稻草灰降在花瓶体上，或飘流过去，随着火候下降，它就变成像釉彩一般的东西。这种工艺不是陶匠人做，而是在窑内自然变化烧成的，也可以称之为窑变，生产出各式各样的色调花纹。伊贺陶瓷那种雅素、粗犷、坚固的表面，一点上水，就会发出鲜艳的光泽，同花上的露水相互呼应。

这是川端康成获诺贝尔奖时，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时说过的话。行走在京都街头，看着遍布城市的樱花之树以及凋落在溪流中的樱花瓣，仿佛也是对这位自绝生命的杰出作家的凭吊和追怀。

追求卓越的职人志

离开京都之前，我们前往位于东山区祇园町的祇园参访。这是京都

著名的艺伎区，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在八坂神社的四条大街和鸭川之间，是四条大街至建仁寺的花间小路。沿着花间小路漫步，欣赏两边的古建筑，沿街都可见艺伎的招贴。路边的茶馆多有艺伎表演。我们沿着花间小路到祇园歌舞练场，这是艺伎们表演的场所。据说《艺伎回忆录》就是在祇园拍摄的，看到艺伎便看到京友禅的和服。

民艺馆陈列着京友禅的和服。京友禅在日本享有盛名。日本人有表演雅乐的传统，和服是艺伎的着装。艺伎，不是妓女。日本文化中最被人们误解的就是艺伎。艺伎就是技艺精湛，在日本社交场合通过助兴获取报酬的艺人。艺伎起源于江户时代（1600-1868年），当时的大城市中有着各种让男人寻欢作乐的妓院。其中出现了一些多才多艺的女子，据说还有些欢场甚至会雇佣男艺人来娱乐顾客，有人认为这些男艺人就是“艺伎”，意思是有艺术才能的人。后来出现了一个专精娱乐但并不向顾客卖身的年轻女子阶层，这是真正的女性艺伎，后来她们成了掌握多种日本艺术的多才多艺的珍宝。京都是世界的艺伎之都，在京都她们不叫艺伎，而叫舞伎。舞伎是指年龄在15-20岁之间的少女，在接受训练后成为羽翼丰满的艺伎。舞伎多精通日本的传统艺术，包括舞蹈、唱歌、茶道。因为接受过全面的培养，舞伎就仿佛是一个活的日本传统文化博物馆，除了技艺，她身上穿的和服、头上的装饰、腰间的系带、脚上的足袋木屐，代表着艺伎的最高成就。

以舞伎穿的足袋为例，这属于传统产业，需要特别生产，京都只有一家。这家只有一个职人，如果他不在了，这个行业就没了。这位职人70岁，名叫植田贞之助，目前他正培养40岁的儿子从事足袋制作。工艺师在制作足袋时都是订制，一双脚要量40个方位，根据每双脚形状的不同，足袋呈现的角度也不同。每双足袋都是工艺师一针一线缝制的，足袋的钩扣都有编号，每双都不一样，钩扣都刻舞伎的名字。

足袋职人的手工作坊是在自己家里，他的家族是从100年前开始足袋制作，儿子是第四代传人。制作一双足袋，能穿几十年，有的一辈子都不会坏。除了舞伎以外，还有京都的能戏和狂言（剧目的一种）演出者也穿足袋。100年前的生产模式跟现在有什么变化？完全没有变化。这些传统工艺都有百年历史，和百年前的区别就是，以前需求量很大，现在基本没有人使用这些物品，现在只为舞伎、能戏和狂言演员提供生产。10年前在京都这样的作坊有10家，5年前只剩5家，现在只有植田贞之助一家。

京都的传统工艺还是面临困局，比如京友禅过去有600家生产作坊，现在只有300家。有的作坊除制作京友禅也在从事舞台装潢。按照

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由文化部科学大臣认证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有17个工艺类别，日本政府每年会向“人间国宝”发放200万日元（约合人们币10.35万人民币）的特别资助金。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的标准是拥有30名以上从业者，从事百年历史以上的制作单位。对于不符合国家认定标准的，京都市政府也制定了扶植政策，定期举行博览会，为职人们制作的作品进行推广。

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京都的职人坚持精益求精的制作标准，严谨工作，用百分百的完美呈现他们的每一件作品。很多职人的名字已经成为名牌，他们把自己做成品牌，对于消费者来说很安心。因为有品质保障。“职人精神的根本就是百分之百的完美，京都的职人与别的城市的职人不同，他们是分工协作的，比如烧制陶器，有各种工序，从制坯、做模、绘画、上釉等等，每做一道工序他们都会精益求精，百分之百做好。然后下一道工序也是精益求精，百分之百做好。一个职人的根本就是自己做到百分之百完美，这是他们的基本精神。这也是职人之志”，八田诚治馆长总结道。

（本文采访由旅日作家唐辛子担任翻译，并得到日本心放旅行的雷蕾女士协助，在此致谢）



日本传统手艺金象嵌的作品。摄影/小斯



在京都民艺馆，职人正现场展示京象嵌的工艺流程。摄影/小斯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春节特刊
Residences of
MERCHANTS
商帮大院



点击阅读

人物 | 人间宝物

日本匠心:人间国宝与职人

朴拙自然的陶瓷，清丽脱俗的友禅染，华贵端庄的沈金漆艺，浑憨凝重的铁壶——日本手工艺总是给我们太多的欣赏和艳羡。在这个樱花飘落的季节，我们特意前往日本，从最南端的九州出发，一路北上，寻访能打动我们的手工艺。我们邂逅老铺、工坊，我们对谈人间国宝、职人，我们记录日本手艺的历程——这些，只为寻求一个答案，日本之匠心究竟是什么？



• 一名在铁艺铺工作的日本职人。供图/全景图片

职人，用心守护手艺

手作的温度，在如今这个工业化的时代，越来越令人们怀念和重视。若从世界范围来看，手工艺的个中翘楚，非日本莫属。为什么日本手艺会成为细致精美的代名词？为什么我们屡屡提及日本的职人精神？有哪些地方又值得中国借鉴？

撰文/顾小白



● 日本浮世绘上描绘的制作盔甲的职人。供图/Gaopinimages

有人说，在传统手艺日渐衰落的今天，一门技艺会随着一个人的死去而消亡，但也会因为一个人用心去做到极致，而得以振兴。之前，我并不认同这番话，直到有幸接触到日本的“根付”艺术。

和服没有口袋，为了便于携挂钱袋、印笼、烟草袋等提物，也就有了“根付”。东西很简单，亦不过拇指大小，但方寸间却镌刻着深深的禅意，浓缩了匠人见微知著的本领。很难想象，这小物件为何会被日本人做得如此精致。

旅居日本四十多年的陈龙先生为我解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在日本，每一件手工艺品，即便是这小小的“根付”，都是手艺人凭借长期积累的技艺直觉，带着对行当的尊重，用最富有耐心的方式所精心打造而出的。那么，这是日本古已有之的传统吗？

手艺的历史

类似“根付”这样的手作技艺的确很曼妙，可究其历史，却能发现，日本手工艺的发展离不开大陆文化的影响。从平成四年（1992年）意外发现的三内丸山遗迹所大量出土的绳文式陶器来看，公元前的倭国就已有了陶器烧制等手工，只不过，那些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感。

改变是在飞鸟时代。“大化改新”后，日本仿照唐制建立起了完善的行政和法令机构，与大陆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先进的汉文化源源不断涌入，诸多大陆移民所带来的手工技艺和生产技术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而佛教的传入也促进了日本文化和手艺的发展，如高句丽僧昙征的东渡便是飞鸟绘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奈良朝时，“遣唐使”的派出及技艺的带回，让日本的手工业全面昌盛了起来，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贵族的宅邸、佛家的寺院，无处不在使用堂皇的绘画、华丽的装饰艺术，直到今天，浓浓的唐风在奈良城中仍随处可寻。

相较于奈良时期的青涩、懵懂，平安时代的日本手工艺已如少年样，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思想。那时，作坊被划分为官营和家庭两类，前者由中央各僚、司以及国衙、郡衙设置，服务于朝廷，而后者则是生产一些较为简单的平民用品。官营作坊固然更方便接触和师学到唐人技艺，但更能够发挥匠人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反倒是家庭作坊。“京都西阵织”的出现便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奈良县唐古、爱知县瓜乡、大分县安国寺等多处遗址出土的木制织机部件可以证明，养蚕缫丝技艺自中国传入后日本的纺织业已然起步了。恒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后，官家不仅设置了专司纺染宫内所需织物的“织部司”，而且还大力发展官营织物作坊，于是纺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丝织棉纺工艺的发达，使公卿贵族对服饰更为讲究精美。雍容华贵的衣着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追求风雅的所在。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便将那时的奢靡之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优雅浮华的贵族生活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但也为朝纲的败坏埋下了伏笔。“源平之战”后，时局动荡不安，官营的织物作坊在这种大背景下，逐渐衰败了，匠人们不得不自谋生计。他们聚集定居在织部司东边的大舍人町，继续从事纺织业。没有了官府的管理，这些织工们反而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技艺，他们不仅织造出了如“大舍人之绫”、“大宫之绢”这样的名贵织物，而且还通过钻研从宋人那里传来的绫织技艺，织就出了“唐绫”这种被视作与寺院风格最为相配的典雅织品。



2010年6月的首届NBSK刀匠展上，职人正在展示技艺。供图/CFP



东京国立博物馆展示的传统和服，其上有精美的刺绣。摄影/小斯

动乱的时代，手艺自然受到影响。室町时代中期的“东西军之争”就爆发在京都城中，为了躲避战火，工匠们不得不舍弃作坊，移居至和泉国的堺市（大阪市南部），于是大舍人町的纺织业被彻底摧毁了。

战乱过后，返回京都的匠人们在白云村以及曾是西军大本营所在的大宫建立了新的作坊，这也是后来“西阵织”之名的由来。

自“应仁之乱”开始，日本陷入到混乱之中，数百年间战火不断。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战国时代诸大名征战不休，死者无数，可手工业却并没有遭到破坏，甚至依附于领主的匠人们还得到了免除诸役的特权，从而使得他们能够专心于自己的手艺。之所以如此，是那些大名领主们需要掌握一技之长的匠人们来为自己提供服务。譬如冶炼、铸造等手工业不仅可以供应农民所需的农耕工具，也为那些割据一方的大名提供战争所需要的各类兵器，甚至那些刀剑还可以和陶瓷、纺织品一样，作为对外贸易的商品。

“西阵织”及其产地“西阵”便是如此，在皇室公卿以及丰臣秀吉为代表的武家庇护下，匠人们获得了相对平和的环境，他们甚至还自主引进明人的纺织技术，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技艺水平。

德川幕府初定江户后，世间安定，“町人文化”逐步兴起，京都西阵也由此愈发繁荣了，并与同样出产丝织的九州博多，还有盛产棉织的大阪、秋田，一同成为日本织物手工艺的主要产地。直到今天，“西阵织”依然存在于京都，而且成为日本的国宝级传统工艺品。

风土与手艺

和“西阵织”一样，大多数日本手工艺的起源和发展其实都离不开中国的影响。但在发展过程中，匠人们在积极学习、消化吸收中国的手工技艺时，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逐步摸索出了带有本国特色的技法，并对一些手工艺实施了“本土化”改造，于是鲜明的日本特色也就形成了。

这个过程被日本作家盐野米松记录在《留住手艺》一书中：“其实如果寻根求源的话，这些手工的业种和技术，包括思考问题的方法很多都是来自中国。这些技艺在来到日本以后，是在风土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中慢慢地改变和完善的。但，还是有不少相通的东西存在至今。”

如果非要举一个例子，大概漆器是最好不过的了。英文里，“China”意指中国与瓷器，而漆器则与日本同名，都是“Japan”。源自中国、唐时方才传入东瀛的漆器，如今之所以会成为樱花之国的象征，是因为日本人采用了“莳绘”这一独特的装饰技法，从而散发出了大和民族所特有的魅力。

“莳绘”这种工艺也是产生于奈良时期，尔后成熟在平安时代。技法种类很多，“金银研出”是最初的手法，匠人们在漆液中加入金、银屑来描绘图案，干燥后用木炭来打磨，便有了金银色泽，再加以螺钿、银丝嵌出的花鸟草虫或吉祥图案，可谓是极尽华贵之美。由于这种技艺带有

浓浓的唐风，所以在当时很受皇室贵族的追捧。如今高野山金刚峰寺所收藏的泽千鸟莳绘唐柜，便是显现出了当时日本匠人们的精彩手艺。

镰仓、室町时代，匠人们开始寻求与日本风土人情相适应的艺术表现形式，并将佛教的“禅意”融入在技艺之中，于是，丰满富丽的“唐风”渐渐地被淡雅优美的“和风”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漆器等手艺就彻底摆脱了中国元素。

位于京都东山灵山之麓的高台寺乃是日本名刹，传说是丰臣秀吉死后，其妻北政所为了给他求冥福，而在德川家康的赞助下，于庆长十一年（1606年）由小掘远洲所设计建造的。因寺内保存了大量桃山时期的“莳绘”，故而高台寺又被称为“莳绘之寺”。那些莳绘，以及这一时期内的多数莳绘作品，也被今人统称为“高台寺莳绘”。如今收藏于大阪的“秋草纹莳绘砚盒”便是其中的佳品。豪放粗犷的风格，奔放不羁的特点，让人很容易捕捉到其中所具有的异域元素。安土桃山时代正是战国末期，由于与明朝以及被称作为“南蛮”的葡萄牙人之间的贸易往来很频繁。这一时期，包括莳绘在内的日本手工艺自然也就难免不被中国和欧洲文化所影响了。

江户时期，漆器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众多手艺高超的艺匠穷极一生，研习技艺，极尽自己所能地去将漆器工艺推至大乘的顶峰。这些大家中，本阿弥光悦必是要被提及的。此人是江户初期的艺术大家，擅于书法、绘画、陶艺，长于鉴定刀剑，亦精于茶道、造园之艺。

元和元年（1615年），光悦率众多工匠在德川幕府初代将军家康公赏赐的京都洛北鹰峰之地兴建了当时广为人知的艺术村，专门从事手艺。光悦是个虔诚的法华宗信徒，因此他的作品无论是书画，或是陶艺，都带有浓浓的宗教色彩，莳绘作品也不例外。闲暇时，光悦会提笔绘以四季花草，又画鹿、鹤之类，并将之与和歌结合起来，髹涂到漆器之上，从而创作出了不少图案新颖、造型独特的传世名作，东京国立博物馆所收藏的“舟桥莳绘砚盒”便是其中之一。

经过如本阿弥光悦这样一代代工艺大师的发展创新后，到江户中期，日本漆器不仅在制作技艺和中国漆器有明显的区别，而且风格也更加自然、深沉、含蓄，甚至当其流入中国时，还为满清皇家所热捧。史载，雍正皇帝对日本漆器甚爱之，如今故宫收藏的众多江户时代的莳绘工艺品，便大多是当时由苏州织造、江宁织造、江苏巡抚进献给皇帝的。

雍正帝还时常命造办处仿做“洋漆”，并要求工匠们将日本漆器的装

饰风格及纹样广泛运用到其他物件上，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雍正画珐琅纹穿带盒”便是一个例子。这个盒子的造型其实就是仿日本印笼，其以黑色为地显然是刻意模仿的黑漆效果。皇帝对“洋漆”的兴趣，自然会对民间手艺产生影响了，譬如雍正朝一度非常流行的描金工艺便是源自于仿东洋漆器的消粉莳绘。

在众多的日本手工艺中，如漆器这样，是在日中交流中被引入，经过本土化，继而被发扬，甚至超越中国手艺的，其实有很多。

这些手艺的确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日本工匠们在漫长的技艺传承中，通过对“手的技巧”以及“美的感觉”的追求，将这些技艺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并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改造”，于是也就使之成为日本式的、焕发着别样生命的技艺。

职人精神

如今谈到日本的手艺，都会提及“职人精神”，那什么是职人精神？如漆匠、织工这些从事手工业的匠人，在日本被叫做“职人”。日文中有两个词是专门用来形容他们的：一个是“一生悬命”，也就是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贡献在所从事的职事上；另一个，则是“一筋”，“专注于一道一艺，从一而终，决不变心”的意思。这两个词代表的是近乎偏执的苛求完美，同时也是一种信念的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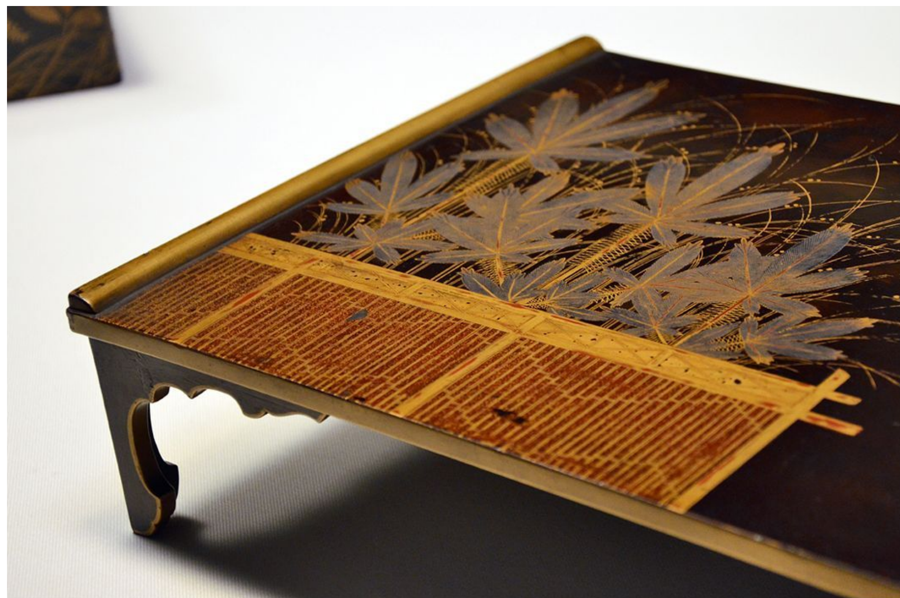
“职人精神”的出现和江户时代的等级划分制度有很大关系。当时，德川幕府将整个日本社会分为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属于“工”一类的“职人”虽然自古以来，就一直备受尊重，但终究上不得台面。虽然身份地位不高，但职人们认为“一个做手艺的人有没有自豪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尊重自己的手艺，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崇敬，只有如守护自己生命那样去守护手艺，手艺才能够被延续下去”。正因如此，职人会全身心地专注于自己的手艺之中，久而久之，对于技艺的执着和近似于自负的自尊心，便化作了职人在造物中全身心投入的动力，于是也就有了职人精神。

近代日本作家幸田露伴的小说《五重塔》中有这么一个片段：五重木塔在落成仪式的前夕，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忽然降临下来，负责造塔的木匠十兵卫怀揣六分凿登上了塔顶，他打算一旦塔在风雨中损坏，那就自杀以身殉塔。十兵卫是在用生命为塔的品质负责，也是在捍卫自己的荣誉与尊严，而这其实就是职人精神的表现。

精湛的手艺、虔诚的态度，以及在一定不是轻松的条件下，只管一心去做，这就是“职人精神”。当这种精神被注入到现代工业中后，带来

的会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日本的尖端制造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材料、化工、精密机械、精密测量仪表仪器等行业。而支撑起“日本制造业帝国”的，不仅有那些大型企业，还有众多流淌着职人血液的中小微企业。它们的规模虽然不大，也多只是为一些大企业提供某种零部件或原材料，但每一家都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这些企业的员工人数尽管大多只有几十人，甚至只有几人，却都拥有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他们专注在某件产品上，用追求极致的职业精神和精湛绝伦的技艺，将之做精、做细、做专、做深。正是这样，“日本制造”才会成为高品质的象征。



16世纪日本室町时代的莳绘工艺文台，莳绘是漆器工艺的一种。摄影/小斯



18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日本刀刀镡，刀镡即刀剑护把，其上是战争场面纹饰。摄影/小斯



• **2006年11月25日**，日本京都，准备在传统的茶道仪式上表演的舞伎。事实上，舞伎身上从头到脚都是手工艺品，如图所示。此外，其经常拿来表演的京扇子、京和伞也属于此列。供图/**CFP**



东京，一位职人**Shinko Oishii**在展示她制作的刀剑。
摄影/**Antonio Pagnotta-DragonImage**



一位全神贯注在制作陶器的职人。供图/全景图片



日本鹿儿岛的传统木偶。摄影/Sylvain Grandadam-DragonImage



东京国立博物馆保存的几个世纪的许多日本艺术杰作。
摄影/Sylvain Grandadam-DragonImage

职人精神不仅成就了佳能、尼康等精密的工业产品，也延续了众多的作坊老铺。韩国中央银行曾对全球41个国家经营历史超过百年的老铺企业做过统计，两百年以上经营历史的企业共有5586家，日本占了3146家，位居榜首。而支撑着这些老铺的，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手工技艺传人。

位于东京中央区的“漆芸中岛”便是一家典型的老铺，这家漆器店创

立于德川幕府吉宗将军时，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了。当时江户城中的大老爷们喜欢订做的漆器，虽然对质量的要求很高，但却并不在意交货时间。于是，中岛家创始人也就雇佣了二十多个匠人和帮工做起了这门生意，就这样，有了“漆芸中岛”。

中岛家始终把质量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材料必须使用优质木料和漆液”这一从江户时代定下的规矩直至今天依然延续。就连一双筷子，中岛家也做得很认真。店主中岛泰英是第11代传人，制作一双筷子要耗费他一整天的时间。这并不是老人已经年过七旬的缘故，而是因为对品质的执着。可以说，诸如“漆芸中岛”这样的老铺子能够延续至今，所依靠的便是匠人的用心。正如记录日本老铺兴衰的《东京下町职人生活》所说的那样：这些职人“以精纯匠艺之心守护自己的行当和生活”。

中国需要什么

为什么如“漆芸中岛”这样的百年老店，在中国却少有存在？

“这和中国的职业认知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从事手工艺多年的李华这样认为。研习传统工艺多年的她，在杭州有个小小的工坊。在她看来，对于职业，国人是有着贵贱之分的。在很多手艺人的眼里，所谓“技艺”只是不得意之时，用来谋生的，换而言之，就是“糊口”之技。这种心态自然也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手工艺的发展。此外，多数匠人们就算是自己花了一辈子从事某个手艺，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极不愿意让子孙来继承衣钵的，毕竟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子女能够寻个好前程、有份体面的职业，要比自家技艺的传承更重要。

“传承”对于技艺很关键。出于自身技术的保护意识，日本匠人们在传授技艺时，更多的是偏向于家族传承这一方式。通常手艺人的儿子会去子承父业，数代人、十几代人通常只做一件事，从而以父传子、子传孙的方式延续着手工业制造技术。今天的日本职人大多都是将祖上传承下来的手艺视为“神业”，他们会带着十二分的虔诚和敬畏，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祖先传下的技艺，而这种制作手艺和传承手艺所具有的精神和情感，恰恰是中国没有的。

当然，除了文化思想有所不同之外，社会、政治等因素也是导致中日两国手艺发展现状不同的原因。一类手艺、一个手工作坊是否能够长久存在，除了传承，还与大环境是否安稳有密切的关系。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相对较为和平安稳的环境，为其“职人文化”提供了延续和发展的土壤。就算是近代的军国主义思想泛滥以及残酷的太平洋战争，还有战后的政治制度改革，也都没有改变或是伤害到“职人体制”。而中国则

不同。清末、民国，一场场战争、一场场流血对手工业的发展和延续，所带来的冲击是极大的。至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以工场化的批量生产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师承模式和技艺积累，是中国手工艺的又一劫难。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回暖，以宜兴紫砂为代表的一些手工艺已在悄然回归。寻访“匠人文化”成了中国手艺人行旅日本的切口，他们都认为：中国有悠久的手工业传统，工匠也不曾消失，但“工匠精神”却是当今中国最为稀缺和最需要呼唤的东西。只有找回那些我们所失去的，手艺和制造业在中国才能够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这个春天，当李华离开杭州，开始寻访日本手艺的旅程时，“工匠精神”—这个带着古早味的词语，在北京被写入到了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中。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枫丹白露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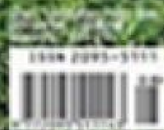
ICH ON THE STATE BANQUET

国宴上的非遗

MYSTERY LAND IN JIANGNAN

江南秘境·德清

百年轮回莫干山



点击阅读

工艺之道

民艺运动与“人间国宝”

近些年，中国掀起了一股日本手艺的热潮。常有人问，为什么日本手艺能如此精湛？日本的职人为何会受人尊敬？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有两件事情绕不开：民艺运动和“人间国宝”。

撰文/顾小白



• 日本的西阵织局部，是国宝级的传统工艺品，以多品种、少量生产方式为其特色。供图/**DragonImage**

19世纪后半叶，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发起“工艺美术运动”的同时，日本正在进行一场被称作“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改革。试图从西方寻求“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切答案”的日本人，从维新发起之始，就以“全面西化”作为改革的方向。政治体制、思想理念，还有社会生活，纷纷欧洲化。

改革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贫弱的日本不仅由此得以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而且还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可一些负面效果也出现了，比如新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传统工艺产业在工厂化的生产模式冲击下逐渐没落。

传统文化的出路在哪里？一些日本人开始思考起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日本文化才是民族的优秀之根”，在这种认识被普遍化之后，回归日

本文化的思潮也就渐渐兴盛起来。

1914年，正是“大正德谟克拉西”政治浪潮席卷日本之时，这年秋天，一位名叫浅川伯教的朝鲜青年走进了柳宗悦在千叶县我孙子市的地方寓所。

柳宗悦

“只有从民艺的世界中，才能寻求产生于自然的、健康的、朴素的灵动之美。我们有责任对美的本源进行保护并使之长存。”
——柳宗悦

出身名门的柳宗悦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柳楢悦是一名和算家，因为精于测绘，被授封为“锦鸡间祗候”，这让他在以海军少将的官阶退役后，得以入元老院为议官，并成为贵族院议员。父亲的荣誉使得柳宗悦能够进入“学习院”读书，这是一所专供皇室及华族子弟就学、由宫内省管理的学校。

“学习院”高等科时，柳宗悦与岛生马、志贺直哉、岛武郎、英国陶艺家巴纳德·理奇等人共同创办了《白桦》杂志，这一年是1910年。此后，他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部哲学科，研究哲学、宗教。直到这时，柳宗悦的人生都并未与手艺相交。然而，浅川伯教的到来，改变了他。

浅川伯教带来了一件李氏朝鲜时期的釉下青花瓷器秋草纹方壶作为见面礼。这件美丽的瓷器，引发了柳宗悦对手艺的浓厚兴趣，他在当年12月号的《白桦》杂志“我孙子来函”栏目中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首先，想叙述一项最近新发现的器物造型美，这种至真至善的美，乃得自于朝鲜瓷器。我从未想到过，在一向不为我所重视的日常琐碎事物中，居然也有这般超俗的工艺之美，更想不到竟由此发现了自己真正兴趣之所在。

为了能够感受手艺的“精神的物化的艺术之美”，柳宗悦特意前往朝鲜和中国考察，此行之后，他更是坚定了自己“通过艺术来了解东洋精神”的决心。

江户时代后期，有个叫木喰五行的游方僧人发愿要走遍全日本所有的灵山圣地，30余年的旅行中，木喰上人雕刻了许多木质佛像留在行经之地，每一尊佛像的背后都刻下了铭款，用来记录完成的时间和地名，这便是“木喰佛”。柳宗悦在一次偶然中接触到了“木喰佛”。

初次相遇，他便被佛像那拙朴原始的刻痕和面带微笑的美所震撼了，甚至觉得“木喰佛”其实体现的是“艺术与宗教完美统一的世界”。从这之后，柳宗悦开始周游日本全国，去寻访那些最为常见的、但又无与伦比的乡村手工艺。他曾这样形容自己此行的目的：“我是想寻找正确而美丽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哪里？有多少？被做成了什么样子呢？”



日式花簪，均为手工打造。摄影/宗波

民艺运动

“过去我们生活在其中，将来我们还要生活在其中。”——柳宗悦

通过寻访手艺，柳宗悦结识了志趣相同、对日本民族文化有着共同认识的河井宽次郎、浜田庄司等人。1925年12月28日，三人一同前往纪州，行车途中，在谈论民俗工艺时，柳宗悦创造出了“民艺”这个新词。

所谓“民艺”，是“民俗工艺”的简称，柳宗悦将这个词汇定义为“以实用为主导、以服务于民众的生活为目的而制作的器物”。

除了创造出“民艺”这个新词之外，此行中，柳宗悦还与河井、浜田讨论了建设日本民艺美术馆的计划，并拟定了《日本民艺美术馆设立趣意书》草案。在征得富本宪吉等人的同意后，这一草案于1926年4月1日，以富本宪吉、河井宽次郎、浜田庄司、柳宗悦四人的共同名义向社会公布。一场名为“民艺”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柳宗悦认为民艺运动的方向，应该“首先是发掘、收集在日本产生的众多的古代民艺品的代表性作品，其次是发现当时在全国经营的传统手工艺中美的作品，并复兴其工艺使之得以延续。振兴从传统中汲取营养的新的民艺品的生产，推进以正确的个人作家之路为目标的工艺家们的创作活动及其产业”。于是他邀集了众多有着共同爱好和志向的学者、作家，组成“民艺协团”，前往全国各地进行考察访问，广泛地发掘、搜集各类民艺品，并指导手艺人、匠师们去恢复传统工艺，以使之得以延续。

为了能够让人们直观地认识到手艺，柳宗悦还撰写了大量的关于工艺和民艺的理论文章，并组织发行《民艺》杂志。此外，他还努力奔走，大声疾呼，提醒政府和社会大众去充分认识传统手艺的重要，而不是放任这些传统手艺在现代工业的侵蚀下逐渐消逝。

1927年6月22日，东京的鸠居堂楼举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民艺展览，尽管规模不算太大，数量有限的展品也大多只是柳宗悦自己多年的收藏，但这次展览所揭示的民艺之美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了较为成功的第一次后，柳宗悦对于如何通过展览向人们推广“民艺”有着更为直观和清晰的认识。次年，通过他和诸多志同道合者的努力，在东京上野公园举办的“御大礼纪念国产振兴博览会”中，还专门设立了“民艺馆”，以展出具有代表性的、能够体现传统和式风格，并能够进入现代生活的众多民艺用品。

不过，柳宗悦觉得这远远不够，从发起民艺运动的那天起，他就希望能有一个真正的博物馆专门用来展览这些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品，但资金的不足使得柳宗悦心中期望的“民艺美术馆”始终无法建成，直到获得了仓敷人造纤维公司董事长大原孙三郎捐赠的十万日元之后，他的梦想才得到实现。1936　年10月，让柳宗悦及诸多民艺人为之努力了十年之久的“日本民艺馆”终于在东京驹场建成开馆了，这是民艺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建馆的第一天起，亲任首任馆长的柳宗悦就明确了民艺馆的工作方向——“（民艺馆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必然是要管理这些从工艺的角度来看是很美的作品”。

战争为民艺运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包括柳宗悦在内的民艺人士不断地去将“民艺”与战时政府倡导的文化运动捆绑在一起，从而勉强为民艺运动在那个历史大背景中的发展争得了一席之地，但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恶化，民艺运动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民艺》杂志在

1944年12月出版了战时的最后一期，便停刊了。民艺馆的许多珍贵藏品也因为美军的轰炸而遭受破坏，柳宗悦本人在战争结束之前的几个月里，也一直卧病在床，整个运动一片愁云惨雾。直到终战之后，才得到恢复。

90年前，柳宗悦发起民艺运动时，所遗留下的实体仅剩现在的民艺馆以及如今还在发行中的《民艺》杂志。但其实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却达到了，因为民艺运动从开始就并不是为了收集东西，而是要使得民艺的思想深入到每个日本人的生活中去。而且这场运动，不仅使得地方传统工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还产生了一批有名的工艺家，同时为战后日本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指导方向。



日式花簪的背面。即使是客人不注意的地方，职人也会一丝不苟地完成。摄影/宗波



• 辘轳细工，是使用辘轳车床制作的圆形工艺品的技法。图为京都木艺师绫部之制作的辘轳细工作品。图片来源/《京都手艺人》

人间国宝

“不管是什么地方，失传的手艺有朝一日定会东山再起。”——柳宗悦

战争能够毁灭一切，无论是生命，还是文化。战败之后的日本满目疮痍，国民经济和传统文化在战火中损失惨重。所有一切都需重建，经济也要振兴，然而文化和手艺却在战后一度被人们所淡忘。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1949年1月26日一场大火焚毁了奈良法隆寺的金堂建筑与壁

画，消息传来，朝野一片哗然。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呼声以及舆论的压力下，1950年5月30日，吉田茂内阁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

这部法律由七大章及附则共计130条所组成，保护对象包含了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天然纪念物、传统建筑群五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传统工艺被作为工艺技术纳入在无形文化遗产中。

无形文化财产中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通常被叫作“人间国宝”，1955年公布首批认定的“重要无形文化财”时，所使用的称呼是“无形态国宝”、“活文物”等词，但到了第二批认定时，便有了“人间国宝”的称呼，并从而得到广为传播。这其实是一种尊称，因为日本人普遍认为，在美术及工艺品领域，“国宝”的称呼远比“重要文化财”更为贴切易懂，也能够更好地反映并提高“身怀绝技者”的社会地位。

“人间国宝”的认定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重要无形文化财”有“个别认定”、“综合认定”和“传承者团体认定”三种认定方式，工艺技术领域大多采取“个别认定”和“传承者团体认定”的方式。首先文部科学省下属文化厅会在“文化审议会文化遗产分科会”的调查基础上筛选出候选人名单，继而提交文化审议会审议，经审议通过后，由文部科学大臣终审批准并颁发认定证书。除了程序严格外，“人间国宝”的认定还有个附加性的要求，能成为“人间国宝”的候选者，必定是有着值得传承的“艺之精华”。为了能使他们的技艺长久传承，《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文化财持有者如果不收弟子、艺不外传，那么，无论其技术有多高，也不会被政府指定为“人间国宝”。

成为“人间国宝”后，可以获得政府每年拨给的200万日元的补助金，这笔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和从艺条件，从事艺术资料保存、展览、出版和宣传等工作，但必须向政府报告该款用途。正是这些法律和措施，以及激励机制的推行，日本的许多工艺技术、表演艺术才能够得以从濒危中获得重生，继而走向新的繁荣。

根据统计，自1955年公布第一批认定名单以来，数十年来，总共产生了313名“人间国宝”，其中工艺方面有57名，他们分别掌握和保持着陶艺、染织、型纸、漆艺等手艺。这些“人间国宝”们的作品大多价值不菲，因为他们的技艺作品大多就像古董那样，收藏价值非常高，而且还拥有着升值空间。这其实就是文化财富的体现吧。

如果说，民艺运动使得日本人开始意识到传统手艺的意义，那么“人间国宝”机制的出现，则使他们真正了解并延续了那些古老技艺的历史和文化。也正因如此，如今的日本文明才会得以成为一种包容了民

族文化精神和传统内容的现代文明。

盐野米松：职人精神的记录者

撰文/邱林

受访者简介

专门书写传统手艺人的日本作家。1947年1月出生于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角馆町。从东京理科大学理学部毕业后，用了近40年的时间几乎走遍日本每一个角落，总计对2000多名传统手艺人（日语称“职人”）和渔夫进行深入采访。用手艺人的语言记录他们的人生故事和技艺精髓，在日本作家中被公认为采写第一人。从1999年起，盐野每年都会来中国探究中国手工艺的渊源，曾经用日文整理出版了《中国的手艺人》一书。

理想国

留住手艺

手業に学べ

【修订版】

盐野米松——著

英珂——译

黄永松 × 马未都——推荐

手艺人的工作其实就是他们的人生本身。那里边有很多自古以来的智慧和功夫，甚至包涵了这个文化的历史。——盐野米松



我们是靠手来记忆的。——竹编手艺人 菱林千野

盐野米松 留住手艺 手業に学べ



● 盐野米松是手艺人的倾听者。40 年来，盐野米松奔赴日本、英国、中国各个地方，访问朴实无华的手艺人，把手艺人讲述的工作和人生记录下来。左图为其近照，右图为他在访问屋顶匠人，下图为其作品《留住手艺》。

Q＝世界遗产地理

A＝盐野米松

4月初的东京樱花烂漫，天空也被染成了粉红色。

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附近的咖啡厅里，盐野米松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这位年近古稀、两鬓有些斑白的老人双手短粗而壮实，不禁让人联想到他笔下那些朴素却富有顽强生命力的手艺人。

这位至今仍笔耕不辍的老人为何要尽其一生，去追寻散布于日本乡村的传统手艺人呢？

“我可以聆听他们的人生，世上没有比这个更有意思的事情了。”一谈到自己的工作，这位老人神采飞扬，口若悬河。

这次采访让我坚信，他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职人式的人生。

寻找现代化过程中的失去

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走上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道路。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标志，日本的国力得到空前增强。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年轻人从乡下如潮水般涌入城市谋求生计。东京、大阪等大都市人口迅速聚集，而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是空气、环境污染以及各种公害；与城市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的日益萧条。而正是这个时候，盐野从故乡秋田来到东京上大学。

“我学习的是应用化学。这个领域的研究虽然能够拯救人的生命，但也会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造成严重的污染”，盐野说。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代名词，廉价的机械制造品代替了手艺人精细的作品，传统的手工业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盐野每次从东京回到故土，就会发现曾经无比崇拜的手艺人都默默地关闭了店铺——这让他十分伤感。

在已被译成中文的《留住手艺》一书中，盐野写道：“我小的时候，街上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有炼铁匠、染衣匠，也有伐木师、烧炭师，还有专门为盖房而铺基石的人。”

随着这些人的逐渐消失，“我很自然地开始怀疑，现代人在获得工业化带来的益处的同时，是否失去了什么。”

为了探寻发自内心的疑问，盐野开始采访街头巷尾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手艺人。他必须站在常人的角度反复对话，激发其表达自己的欲望。由于很多手艺人都是不善言辞的，盐野只能不停地盘根问底，以搞清楚这些继承人稀缺甚至将灭绝的手艺是如何进行的。

“如果将对方比作大海，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杯水。”盐野担心自己的容量太小而无法去解释手艺人深奥而多彩的人生，他独创了“听写体”的写作方式——他不在文字中添加任何个人见解，将手艺人原汁原味的口语讲述呈现给读者。

“我不添加评价，而只是听取和记录他们的声音。让读者去观察和思考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悠哉而充实的人生。”这种带有田野色彩的

采访满足了盐野的求知欲。

很多人认为摄像或者摄影是否更为有效，盐野反驳道："这两种方式只能记录特定的瞬间，而语言可以从对方人生的起点开始介入，完整描绘职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语言碰撞的过程中，职人也会从我的询问中得到启发。"

盐野将焦点对准了乡村里默默无闻却手艺精湛的职人，因为这样更具有代表性。"当我采访完修房子的木匠之后，发现还有屋顶匠、石匠、泥瓦匠，还有做榻榻米的等等——手艺的种类五花八门，我感觉自己总是采访不完。"

就这样，40年来盐野采访了2000多个职人，出版了近30本有关传统手艺人的书，多次入选芥川龙之介奖提名。很多年轻人读完他的书后热血沸腾，走入了职人世界。



被改变的人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外在物质——洗衣机、冰箱、汽车和房子而整日整夜工作。但是，很多人身心疲惫，开始迷茫，开始质疑人生的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工作吗？

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盐野的书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职人不为外界所诱惑，一如往昔，沉默而认真地工作，以此为乐，而我究竟为何变成这样？

盐野的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很多人因此放弃过去，成为烧炭师、木匠等手艺人。

曾经有一个大学生因为盐野的书，从国立大学毕业之后当茅屋修葺工匠。这个青年在学徒期满之际，带着女朋友拜访盐野——女方父亲是银行高管，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拥有稳定工作的男人，这个青年为此十分苦恼。

“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决定。但是我认为，只要能够养育家人，喜欢自己的工作，就没有必要感到羞愧。”

即使到现在，包括一些外国人，仍然有很多人受到盐野的影响而踏入职人世界。“我对职人充满崇敬，因为这种不可抑制的感情，我的书里的溢美之词难免会显得有些片面，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完美的——比如学徒的艰辛枯燥，这些侧面我介绍得比较少。对于这些人，我内心感觉有些愧疚。”

盐野“狡黠”地笑了笑。

日本职人生存之道

对于盐野而言，这40年里印象最深的手艺人是修建宫殿的木匠——西冈常一。西冈被称为日本最后的宫殿木匠，是有着千年历史的法隆寺（位于古都奈良，始建于公元607 年）的专职木匠。

盐野从37岁开始，跟踪采访了他十几年——1995年西冈去世后，盐野又接着采访其弟子小川三夫以及第三代继承人。现在，小川门下的30多个徒弟也都是看了盐野的书后而改行做宫殿木匠的。

“这种跨越几代人长时期的跟踪，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职人这个群体，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技艺传授方式也会发生变化”，盐野说。

西冈曾对盐野说，如果你用千年老树做木料，而做出来的房屋却经历不了千年的风雨，这是很让人羞愧的。好的木匠会认为，每根木头不仅仅是木头，它们都有自己的特性，只有充分发挥才能创作出好作品——法隆寺正是因为利用木料不同特点，才能历尽千年留存于世。

盐野认为，这个看法对于现在社会仍然适用：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有发挥每个人性格上的长处，一个组织才会变得强大。但是，追求大量生产的现代社会却忽视了这一点，为了速度只要求人们达到同样的平均水平，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只能是平均水平了。

尽管社会对宫殿木匠的需求并不多，但是西冈对自己的职业却有着强烈的尊严：自己的双手只能修建佛像居住、人们膜拜之地。这种神圣感让他拒绝了很多高价请他修建民宅的邀请。原因很简单——修建普通的民宅必然和金钱以及工期有关，在有限的时间和金钱的驱动下，人是不可能做出高品质的东西，双手和心灵会因此被玷污——西冈连自己家也是请普通木匠所修。

《留住手艺》中还有这么一段描述：没活儿做的时候他（西冈）靠种田来养活家人。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卖掉农田，始终没有放弃作为宫殿木匠的人格。

“真正的职人是不允许内心出现松懈的空间的”，盐野说：“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一生中不会做出令自己羞愧的东西。譬如，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用，会在作品的最后完成阶段因为一条细微沟纹而将作品作废扔掉——这在外人看来是很可惜的。”

据盐野介绍说，现在每年大约有300人到小川那里报名做学徒，而最终录取两三人，这在日本比考上东京大学还要难。而等待新入门徒弟的是10年的修行。

“10年，强烈的责任感和为人而工作的精神成为印记打烙在他们身上。只有心灵纯粹和内心真正热爱，一个人才能将技艺自然而然地掌握。”

对话盐野米松：手艺是人确认自身的手段

Q：您怎么看近年来很多中国人对日本传统手艺和职人感兴趣这个现象？

A：1999年我的《留住手艺》中文版出版以后，就不断有中国媒体采访我。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高等院校邀请我开讲座和大学生讨论如何保护传统手工艺。当时我并不是很理解其中缘由。

这几年我听说我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我才逐渐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中国人碰到了以前日本人思考过的问题：“我虽然变富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人生空虚。”

现在中国和中国人所面临的困境，和以前的日本同出一辙。最近中国提出，要培养所谓工匠精神，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希望从日本职人的人生中得到借鉴和启示，从而感受到人生的愉悦。

Q：在您看来，日本职人秉承怎么样的一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A：钱并不是万恶的，是一个很简单明了的尺度。不努力工作，不聪明便赚不了大钱。但对于职人来说，他们并不在意这个。他们唯一看重的是——今天的作品在品质上是否超越了昨天。如果超过了，他们会无比喜悦；如果没有，他们会认真进行反思。

即便是刨削一根木头，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其乐无穷的，而作品完成时的那种喜悦更是难以言表。

中国人历经政策多变的时代，更多地相信只有财产才能使自己立足于世。而日本人更多地认为，只有掌握了一门手艺，譬如编织竹篮或者削木头，就可以让自己生存下去。

再举个螺丝钉的例子，中国可能更多地去琢磨怎么以更便宜的价格生产符合尺寸的螺丝钉，而日本更多地去考虑这个螺丝钉是何用途，为了谁去做，怎么样才能让使用者用起来舒心，日本人会很自然地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国民的性格基础。

Q：在全球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现在，为什么要保护传统手艺？

A：只有用手去创作，人的脑子才会真正认真地思考和内省，为什么做和怎么去做——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这个时代，人们逐渐忘记了自己肉体的存在，过度地依靠了电脑和机械。长此以往，人也将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只有通过手，人才能从内心深处体会到自己是在进行创造，如果不会做，便思考怎么样才能进步——这是人的本性。手艺是人确认自己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想强调，中日两国普通民众对手艺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我曾经问过中国大学生对“匠”这个字怎么理解，得到的回答是工匠代表贫穷、肮脏，每天反复做同样的工作；我认识一个做梳子的手艺人，在他退休之际我说以后你可以尽情做自己喜欢的梳子了，但没有想到他怒气冲冲地对我说：“谁还会做梳子？还不如大街上卖萝卜赚钱！”奉献了一生但是对自己的职业没有自豪感，普通民众也看不起他们——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是每当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很遗憾。

日本则刚好相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职人历经多年磨练，是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他们通过作品让使用者快乐，为了好作品献上自己的一切——日本人对“工匠”怀有敬重憧憬之情，很多人也因此给自己的公司或者孩子取名为“匠”。

这有可能是中国最值得学习的部分。中国人对待好的产品或作品，可能不喜欢造，而更喜欢卖，但这样不能培养自己国家的工艺。

保护传统手艺很难，日本的情况也不乐观，但是日本人骨子里仍然很喜欢在日常生活、料理时用手工艺品——这种文化层面的原因让一些手艺仍然可以继续流传。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如果你不是从内心真正崇尚手艺，是无法保护它的。

淬炼匠人心

作为日本著名的“秋山木工”的创始人，72岁的秋山利辉的心里装着很多棱角分明的“规矩尺度”。他立下的“匠人须知30条” 法则在日本家喻户晓，其条例被视为如僧人修行般寡欲严苛。秋山先生追求的并不是木工手艺的至善至美，而是精神上的纯然认真，以此而通神明。他要淬炼的是一颗纯净、坚韧、浓缩的匠人之心。

在日本，类似秋山先生的匠人有很多，他们毕生只专注于一件事情，但那不是简单枯燥的重复，而是心物合一的禅界。秋山利辉说，自己是为天命而活，而天命并非是留下传世家具，而是培育人心。

撰文、供图/张嘉



秋山利辉，日本著名“秋山木工”创办人、代表理事。



《匠人精神》为“秋山木工”代表——秋山利辉关于如何培养具有日本特色的合格“匠人”的著作。

Q＝世界遗产地理

A＝秋山利辉



• 工作中的秋山利辉（右）

不忘初心

Q：“秋山木工”品牌创立于1971年，专门制造高级定制家具，您的客户甚至包括日本天皇陛下。除了木工工作以外，您还一直致力于培养拥有高贵品格和修养的学徒。请您谈谈创办秋山品牌和秋山木工学校的初衷。

A：这一切都与我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小时候，家里生活贫困，我们兄弟姐妹6人，经常吃不饱肚子。从小学到中学，九年时间，我的成绩总是倒数第一。我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是在初中二年级。因为缺纸少笔，所以我总是不能完成作业。但是我对画图、手工很擅长，看人干活学得很快。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喜欢看那些干活的手艺人，从他们手头的动作，我会琢磨这人干得怎么样、水平如何。小学四五年级就能帮村里的婶婶们修修小屋，搭个架子，挣点钱贴补家用。那时婶婶们夸我长大了能做个好木工，说我要是有了手艺后，将来就不愁吃饭了。

我小时候在路边看各种手艺人干活时，注意到他们性格迥异。问他们问题，有人就很客气很耐心地解答，有人则说：“烦死了，在这儿碍事，你让开。”通过自己的眼睛，我观察到的结果是，体贴人、关爱人的师傅，一定比那个不关爱人、总是一副怨气的师傅活干得漂亮。

初中毕业后，我去了大阪当地业绩最好的寄宿式木工所。学徒时吃了很多苦，可是我都忍耐下来，因为我想和师父学技术，但是，我对于师父培养人的做法并不认同。我一共有过4个师父，他们教徒弟都是一个套路，如果都像他们那样的话，匠人就没前途了。那时，我就下了决心，如果我做师父，绝对不要这样。我想为我的国家培养人才，而不是自己挣钱。

Q：除了“匠人须知30条”法则，您还为学徒制定了10条规则，包括无论男女一律留光头；禁止使用手机，只许书信联系；禁止接受父母汇寄的生活费和零用钱；进修期间绝对禁止谈恋爱，等等。21世纪的今天，这种苛刻的规则还能招来“90后”、“00后”学徒吗？您采用怎样的方式招收学徒？

A：用一个数字来回答你的问题：每一年报名的学员都会超过我们需要的10倍。

家访是我招收学徒的程序之一，这件事我一直是亲力亲为的，每个孩子的家访时间是3小时。在我看来，“子不教，父之过”，做了40多年

的人才培养，无论是哪一代人，孩子都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家长。现在的家长变得自私了，他们很少考虑别人，做事总是想着赚钱。对他们来说，成功就意味着挣钱，他们很少和孩子沟通。这样的家长，又怎么会培养孩子呢？

对我来说，招学徒首先要说服家长，让家长认同我的教育理念，这样家长才会全力支持学校，鼓励孩子。有的孩子来学校后吃不得苦，想退出，这时，家长往往会鼓励他们。

百善孝为先

Q：您最看重的学生的品质是什么？录取学生的标准有哪些？

A：孝顺。这是“原点”。如果不孝顺，小而言之，怎么会对客户好，大而言之，怎么会对国家好？我招学徒时会问他，为什么要成为一流的工匠呢？如果他不是为了让父母高兴的话，那是不可以的。如果他的出发点是要让父母高兴和感动，那么，无论碰到多么大的困难或者是逆境，他都可以跨越，这是一个简单、容易的目标。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感动、吃惊，他可以每天很早起来，晚上干到很晚，才能坚持这样辛苦的生活。

我去面试时，如果知道这个孩子是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的话，他被录取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因为这样的孩子基本上是有感情、有关爱心的，知道要尊敬年长的人。

我录用学生有三个要素，除了孝顺，还要阳光开朗，另外则要傻一点，我说右他就去右。说起这点，学历低的孩子反而更听话，而不少上过大学的孩子，我说右他会跑到左边去。

我认为灵魂是生生不息的，孩子的血脉中一定有祖先的基因，所以要跟他们连接很简单，到他们的墓地坐下来，发自内心地说上一些话，如果一个小时还没有找到沟通的感觉，那么就再继续试三个小时，总会连接上的。

其实，树也是有生命的。比如，拿到木材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树不想人轻易地碰它，只有符合它，跟它的生命对应起来，它才能高兴，才会在你的手下被打造成有生命的家具。在我看来，不忘祖辈的人更感性，更有灵性，也一定会有出息。

Q：您认为什么样的学生是有前途的？

A：即使手不灵巧也不放弃的人、有感恩之心的人，最重要的是，

能够善于接受批评的人，即使挨骂，一流的人也懂得从中吸取养分，把别人的批评，变成推动自己向前的动力。

Q： 您的教学风格是怎样的？

A：我把它总结为“纠缠不休、爱管闲事、厚脸皮”。所谓“纠缠不休”，指的是坚持不放弃；“爱管闲事”则是在意别人的感受，想让别人高兴；“厚脸皮”指的是正面的“贪心”之意。我认为，培养有用的年轻人，是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每一次我教训弟子，都抱持“拼了命”的态度，在我眼中，这不只是为了培育一名工匠，更代表要对学生的人生负责。

Q：秋山木工的淘汰率之高令人咋舌，40多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只有60人。对于徒弟来说，您一定要这么狠吗？

A：我招聘弟子的时候不是只为了我们公司，只听我的话的匠人不是我需要的，我也没有想过他一定要为我的公司贡献什么，我希望通过八年的研修、学习，他们能成为让这个世界感动的、有修为的匠人。这八年的时间，前面五年是全力以赴的，也是非常艰苦的修行的过程，后面的三年是匠人的生活，通过这八年的研修，他们无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领域都能应对自如。

人品比技术重要

Q：您是如何总结出 “匠人须知30条” 法则，又是如何看待“匠人精神”理念的？

A：“匠人须知30条” 法则虽然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所得，但是很早都是从中国学来的东西，“敬天爱人”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我年轻时最敬仰的人就是诸葛孔明。我看了《三国演义》的书和电视剧，还看过《三国志》。看了这些书后，得出的结论是，最后的赢家原来并不强大。所以人应该自强。

尽管在商品化社会，匠人精神似乎变得有些不合潮流，但我却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光靠科学技术是不行的，还必须积极传承匠人精神。我培养的不是能干的工匠，而是有修为、素养高的工匠，他们懂得关爱别人、尊重别人、替别人着想。如果有了这种人性的光辉，就会进入更高的境界。如果只是技能上突破的话，是不会有神明帮助的，因为没有德行，就会有局限。所以说，真正顶尖的人、大师级的人，都是德在前面。

Q：您27岁时创立秋山木工，时至今日已经过去45年时间，您的愿望早该实现了吧？

A：希望在我去世之前能实现我的愿望。现在，技术上超过我的人很多，但是，一流的匠人，人品比技术重要。也就是说，对一个人品格的重视，远高于对他的技术要求。



● 秋山利辉与他的学生们。

人间国宝访谈录

“人间国宝”，在日本的手艺人眼中，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得此称号的手艺人不过百余人。其作品精湛绝伦，往往是日本工艺品的典范之作。这些“人间国宝”是怎样做出使人惊叹的工艺品的？他们创作的日本传统工艺品，与其他国家的工艺品有何不同？借日本东京和光百货举办人间国宝作品展之际，本刊特专访四位参展“人间国宝”，听他们讲述其中的故事。

撰文/雷蕾 邱林 供图/日本和光百货



受访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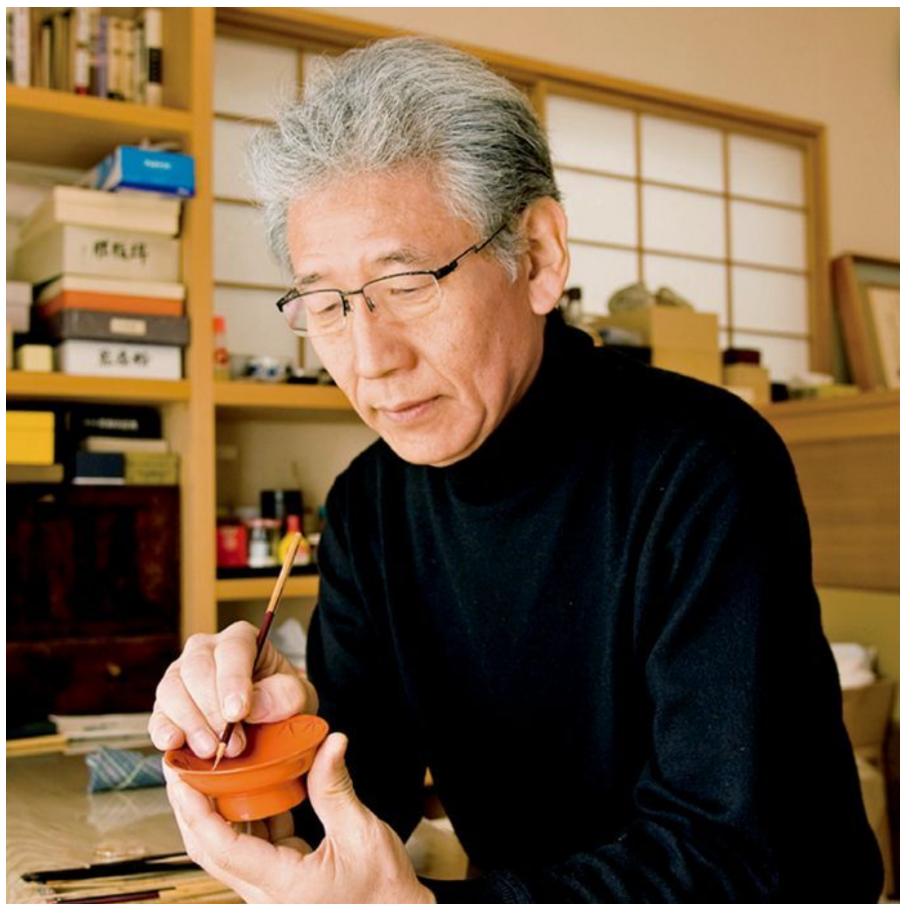
须田贤司（木工艺）

1954年出生。父亲是木工艺家，外祖父是漆艺家。2014年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木工艺保持者”。



大角幸枝（金工-锻金）

1945年生。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艺术学科毕业。毕业后师从鹿岛一谷、关谷四郎、桂盛行学习金工。2015年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锻金’的保持者”，也是该领域唯一一位女性“人间国宝”。



室濑和美（漆艺-莳绘）

1950年出生于东京。1976年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美术研究科漆艺专业毕业。2008年被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莳绘’的保持者”。



佐佐木苑子（染织）

1939年出生，2005年被认定为染织类的“人间国宝”。

Q＝世界遗产地理

A＝大角幸枝

B＝须田贤司

C＝室濑和美

D＝佐佐木苑子

工艺品的实用之美

Q：提到日本的匠人精神，外界关注非常多。作为“人间国宝”称号的保持者，您怎么理解这种精神？

B：我觉得，匠人精神，如果用一个词来说，那就是正直。我们都

会为自己的工作负责，绝不能偷工减料。有时候，如果自己觉得有必要，有做的价值，即使超过成本预算，即使是客人们看不到的细微部分，也会一丝不苟地做到极致，一直做到自己满意为止。

D：匠人是一个孤独的世界，一切都是因孤独而生的。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更是如此。创作是一个人进行的，就意味着孤独。没有人刚开始就是完美的，感到自己在某个方面有所欠缺，就需要去学习，而不是放弃。追求完美，不断完善自己，需要不断自我超越。

Q：日本的传统工艺，与其他国家的传统工艺相比，有什么区别？

A：我们在创作作品时最根本的原则，是要制作在日常生活中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不同于欧美的工艺品，仅是单纯的雕塑或摆设。日本的传统工艺，是在实用价值的基础上，再加上美的元素，来点缀日常生活的空间。

C：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传统工艺，日本工艺有三大特点: 日常性、可用性和延续性。

日本的工艺品，都是以“可用性”为前提，为对方考虑，通过器物来实现自身与对方的交流。

纯艺术是“张扬自我”的世界，但日本的工艺是为他人考虑和关怀的结果。

此外，日本的传统工艺，永远是建立在先人的基础上，不否认先人所传承下来的任何东西。在肯定先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再加上自身的元素，这才是日本的传统工艺没有消失，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原因。

也因此，日本的传统工艺，与其他国家区别明显。比如说，在欧美的工艺世界里，“美”是用来装饰的，是摆设，非日常的美。而日本的工艺，“美”是融入生活的，日常的美，是日常生活的延续。

B：刚才提到日本工艺的可用性，我接着这个话题再谈一下。日本的工艺品不同于绘画和雕塑，是先有使用的价值，但其艺术价值又使其远远不止可以使用，这就是日本的工艺品。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屏风，现在很多美术馆，把有绘画的屏风作为单纯的绘画作品展出，其实这只是生活中的实用品，只不过我们在屏风上做了装饰而已。但是，因为其本身是日本传统生活中的一部分，是生活中的实用品，精美的装饰，就使屏风有了艺术的价值。

另外，说到区别，日本的工艺品中有用金的习惯，欧美的工艺品中也喜欢用金和银作为装饰。但是，金本身的重量和价值，和工艺品的价值并没有直接关系。日本的工艺品虽然会运用很高水平的技法，但评价其价值还是不仅仅限于技术，更重要的是看作品的美感和表现力，到底它想向人们传达什么。简单地说，有实用价值并且美的事物，在日本就被叫做“工艺品”。

技艺精妙何处来

Q：被称为日本的“人间国宝”，其技艺水准之高，可想而知。每一件工艺品，都是经过繁杂的工序，长时间打磨而出的。那么，工序其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A：金工的工作就是研磨的工作。在工艺品的世界里，金工也是最花费时间的工艺。创作金工工艺品，是一个整体性的设计和制作。

金工工艺品的难度在于，作品的材料是金属，硬度大却又容易破碎。同时，在日本的高湿气候里，银质器物非常容易生锈。不过，我反而想利用银的这一特征，创造出不同的色质感。

C：莳绘制作中最难的部分，是怎样将又重又硬的材料做成立体图案，这是莳绘技术难度最高的地方，也是无法用机器来代替的部分。

比如说，怎样将素材的优点以及特点充分表现出来？是创作的关键。但是，涂什么材料，在哪个阶段停止才能制作出效果最好的颜色，也是靠不断积累下来的经验来判断的。

我父亲也是漆艺家，可谓从小对漆艺是耳目渲染。但漆艺制作的专业知识和技法，还是在大学里研究的结果。我觉得，必须要有经验再加上理论，才能进行好的创作。新的制作灵感，则更需要自己在现代生活中找寻出来。

不过漆器的好处是，1000年前的东西也还流传在世。就算技法本身失传，作家们也可以研究作品本身，直接向工艺品本身学习。

B：和金工、莳绘不同，木工艺最难的地方是表现自然产物的能力。自然产物都是活的东西，怎样最大程度地将这些自然产物的特点在工艺品中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怎样让大自然当中的材料在作品中“活起来”？正是制作过程中最难的地方。

这就需要不断的从学习中领悟，但遗憾的是，日本几乎没有教授木工艺的学校。当时我尝试去海外学习，但是最终发现在海外学到的东西

在日本并不通用。只能通过自己，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国外的木工就是木工，所以像日本这样的“木工品能成为独立艺术品”的环境比较特殊。

D：对于我而言，染织的工艺很难具体地说哪一道工序难。正如人的肉体一样，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如果只关注特定的某一部分，其他部分就很容易被疏忽。必须对整体保持均衡的注意力，为此我十分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即使是每天和人见面，我都会认真对待，争取不会遗忘，这或许是最难之处吧。

传承历史的心情

Q：获得日本“人间国宝”的荣誉，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对工艺水平的极大肯定。那么，在获得人间国宝这个称号之后，怎样看待这个荣誉？

D：“人间国宝”是一种评价，是对我人生的结果，而并不是可以追求这个“所谓的荣誉”。别人在看到我的作品时，觉得它有被指定为“无形文化财”的价值，仅此而已。

在创作的时候，我感到无比幸福。我并不是想成为“人间国宝”，只是很喜欢每天的创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痛苦，和普通人一样，我也会感到肉体的疲劳，为人际关系而烦恼等等。但是当完成一个作品的时候，那种喜悦和成就感超越了一切。

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人间国宝”是一种荣誉。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继续创作而不能中断。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挑战，必须持续推出新作品，以激发年轻一代进行染织创作的热情——这是“人间国宝”的使命。

C：“人间国宝”并不是我的目标。即使有了这个称号，以前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还是会继续做下去。但是有了这个称号后，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将日本工艺文化传播下去。

A：“人间国宝”代表工艺品的顶级水平，也就是说，得到称号的人，是代表日本工艺最高水平的人们。所以必须要保持一流的水平，这样才能为其他工艺人做出榜样和坐标，间接去影响整个工艺界，提高日本工艺界整体的水平。

我觉得“人间国宝”的称号，对我来说很沉重。得到人间国宝的称号后，作品更加受关注，不允许作品失败，我不想让大家觉得“人间国宝”的作品不过如此。

B：“人间国宝”这个称号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告诉我“你是处在历史长河的现在”的一个人而已。在我理解，木工艺好不容易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而我自己只是刚好存在于传承来的木工艺悠久历史的末端而已。

当然，我还是感到了责任感，觉得应该将木工艺文化继续传播、传承下去。

Q：在今后对于自己所处的手工艺品行业，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A：对于整个工艺行业来说，怎么增加从事工艺制作的人口，是传承下去的根本问题。不仅是制作作品的作家，还有材料制作、道具制作的职人也不可缺少。我也许还能再做10年，怎么利用这有限的10年时间来培养下一辈的职人也是自己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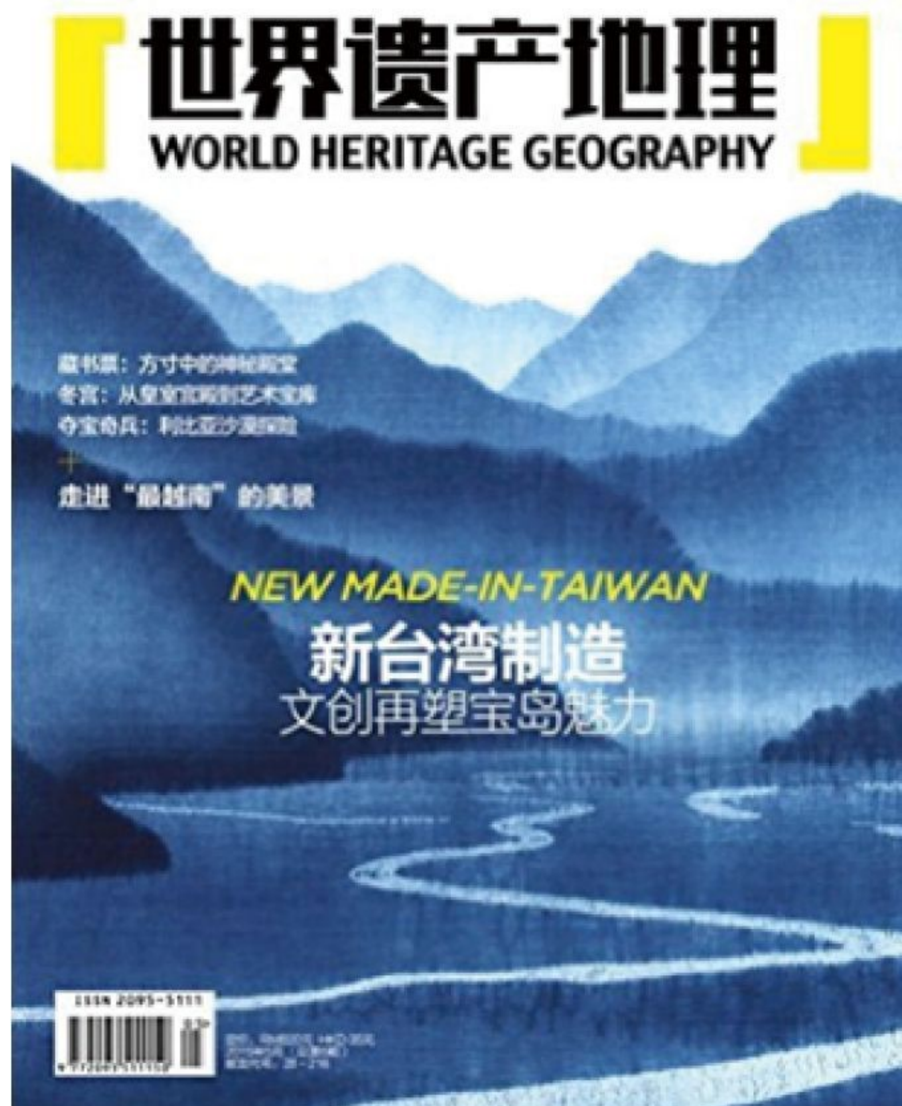
要说有什么计划，我还是希望更多地将日本文化中更根本性的工艺品传播给世界，更加广泛地宣传金工等日本的工艺品。在金工行业，很多职人的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能通过宣传创造出更多的工作的话，对整个行业的维持都会有帮助。

C：对于今后莳绘工艺的传承，我觉得同时从事同样工艺的人口越多，对传承就越有利。而现实是，从事工艺的基础工序的职人越来越少，有很多工艺只剩下一个人了。要想把工艺传承下去，需要把艺术与经济结合起来，从经济上支援这些为数不多的职人们。也因此，今后会多做些工艺传承的工作。

B：今后木工艺的传承，就是我未来的打算。我觉得有两个方式，一是直接培养后一代的工艺人。二是我不断地创造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来。两者之中，我觉得留下作品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只要有作品在，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从天而降，是有“人”做出来的。

对于学习工艺的人来说，被他人的作品所感动，立志自己有一天也能做出这样的作品，这何尝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呢？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NEW MADE-IN-TAIWAN
新台湾制造
文创再塑宝岛魅力
ISSN 2095-5111

点击阅读

食物｜和食之道

传承千年的饮食文化

撰文/顾晓绿

2014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巴黎参加一场“和食”魅力推介活动时，曾说道：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和食”，所崇尚的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原材料的重视，与法国料理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在和食中，这种敬畏与重视究竟如何彰显？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缘由助推和食入选世界非遗名录呢？



• 日本浮世绘上描画的和食飨宴场景。供图/Gaopinimages

午夜，零点的钟声响起，当晚归的人们赶着回家之时，在繁华都市的一隅，一家料理店方才开始营业。这里地方不大，菜单只有猪肉味噌汤套餐一种，但老板会尝试利用现有的食材做出各种美味，以满足客人的需要。特殊的经营风格和充满怀念的味道，为其招来不少客人。在这喧嚣淡去的寂静深夜里，卸下满身疲惫的人们，或品尝自己钟情的美食，谈论彼此遇到的趣事；或独自浅酌，用清酒冲去那心中的愁绪。人生百味、悲欢离合，一出出故事在这小小的餐厅里被娓娓道来……

这是前几年日本MBS电视台出品的午夜电视剧《深夜食堂》的情节。我早前便看过，正如其片名那样，这部淡淡的日剧很适合在喧嚣淡去的夜晚，独自一人静静地观看。简单的食材被带着心意加工成美味，而食客和烹调者之间则通过食物交换着彼此背后的人生故事。看完每一集，都会让人在心里萦绕着淡淡暖伤的同时，也油然生出诸如“淡淡的生活也不错啊”这样的感慨。

正是看完这部日剧之后，我开始对美食生发敬畏之心，并由此对日本料理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有时心里不断地去想，身边如若有这样的一家餐厅，那该是多么幸福。然而，对照如今真实环境里一口舒心饭难求的现状，却只是徒增对充满温暖与故事的深夜食堂的艳羡，以及对博大精深的和食的仰慕。

风土、文化

什么是日本料理？寿司、刺身、清酒？还是天妇罗、章鱼烧、荞麦面？准确来说，都不是。因为又被称为“和食”的“日本料理”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日本菜”，这个在日语中被解作为“日本式烹饪”的词语，其实是被用来泛指日本的饮食文化，是日本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一份茶泡饭、一碟腌鱼头、一碗大酱汤是日本料理，而同样的，摆设非常精致、有如艺术的怀石料理也是日本料理。当然，对普通日本人来说，和食不过是他们日常的传统饮食罢了。

日本是一个四周被大海所环绕的岛国，然而生活在列岛上的大和民族却是不折不扣的农耕民族。一直以来，日本岛民只是孜孜不倦地向着大海讨生活，靠着捕鱼捉虾来丰富自己的餐桌，而以稻米等谷物作为自己的主食。

早在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日本人就学会了种植水稻，同时他们还学会了酿酒和在食物中添加佐料，并确定了“稻米加鱼类”的食物结构，而这通常被看作是日本饮食文化的开始。直至今天，传统的日本料理仍然是以米饭为主食，然后配上鱼、蔬菜或酱菜等其他菜肴和汤。

今天的日本料理其实是大和民族传统饮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织的结果。在奈良时代，日中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的糕饼技艺、宴席制度等餐饮文化被引入日本，这为日本料理的发展带来众多的中国元素。如今被称作是四大日式料理之一的卓袱料理，便为典型的中国式料理。当然了，对于日本料理的发展构成影响的外来文化，并不仅仅只有中国味道，譬如就在茶道传入日本的同时期，欧洲油炸类的菜肴也开始传入日本，并逐渐发展成为之后的天妇罗。此后，又有改良自东南亚、欧洲等地的食物同样颇受欢迎的例子，如：日式咖喱饭、日式猪排饭和土耳其饭。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德川家康的。这位年少艰辛的一代枭雄，以坚忍沉默而著称，至花甲之年方成大事，开创

了三百年江户幕府之基业。然而，家康公方才底定天下半年多，尚未安享晚年，便是骤然薨逝。医官们追根寻源，究其死因，都未能说清问题所在。最后，京都富商茶屋清次成了罪人，说是因为家康大人吃了此僚进献的鲷鱼天妇罗，方才发病而死。有好事者称，那鲷鱼肉质软，只需略用盐来调理，然后油炸，外脆内软，酥香鲜美。家康公隐忍了一辈子，终于天下大定，这时美食当前，自然是心无挂碍地甩开腮帮去大快朵颐了。可将军大人那尊贵的胃却是不堪这种平民美食的折磨，于是乎，一代雄主就这样病殁在骏河城中。

德川家康是不是因为贪吃鲷鱼天妇罗而死，后世对此颇有争议，但不管怎么样，从葡萄牙人那边流传而来的天妇罗，在江户时代的确很受欢迎。

架起一口深锅，将油烧得滚开。野菜或水产自然是得新鲜应时，若是能够用伊势湾大龙虾或是初鲣来做，则更妙了。用鸡蛋、冷水、麦粉揉混做成的“衣粉”也有讲究，打入蛋液时，蛋清多点的称为“银妇罗”，蛋黄多的则称“金妇罗”，前者口感柔腻，后者则香酥诱人。油锅里炸得油黄焦脆的天妇罗捞上来后，淋上酱油吃，简直是美味到了极点。这还是平民的吃法，要是武家公家这等贵族，还会用味霖、萝卜、生姜、柑橘汁、海盐、柚子皮来调味，以清鲜酸甜的味道来消解油腻。



●用稻米制成的饭团。供图/全景图片



●蜿蜒的小路两旁，是金黄色的即将成熟的稻谷。在和食中，米食占有很大的分量。供图/**Gaopinimages**

天妇罗之所以会被看作真正的江户风味美食，很显然与家康公的死因不无关系，就连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征夷大将军都是因吃这玩意而死，噱头自然十足了。传闻自家康公过世后，幕府就不许吃天妇罗了。听起来似乎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更可信的原因是：江户城多木质建筑物，而天妇罗需要大火热油炸食，很容易导致火灾，一旦烧起来，搞不好江户城直接灰飞烟灭了。毕竟，德川幕府三百年，江户一直大小火灾不断，尤其是庆长六年（1601年）的那场大火更是将全城尽皆焚毁。

事实上，一直以来天妇罗都是江户著名的屋台食物，所谓“屋台”，就是路边摊。明治时代，虽然很多人家也能够在家中炸食天妇罗，但多数人还是乐意去路边购买，其原因一半是因为普通人家没有那么多油用来炸食，一半还是因为怕着火。德川家康死了，死因说不清，却成就了鲷鱼天妇罗，有人说这不过是个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在我看来，屋台商

贩为了用香脆口感吸引客人，故而炸制天妇罗时多是油重火猛，而从健康上来说，这的确会不利于当时如家康公这样的贵族。

江户幕府之初，日本人饮食相当简单。大米饭、两指宽小鱼一条、腌萝卜一小碟、白水煮野菜一盅、酱汤一小碗，便是贵族们极为丰盛的一餐了。这从家康公的另一个故事就能管中窥豹了。传闻家康公生性节俭，统一战国乱世后也是如此，连鱼都很少吃，每天只吃些腌萝卜就米饭。一日，他听到将军内府中的几个女中（侍女）在抱怨小菜仅有腌萝卜，于是素以待人温和著称的德川家康微笑着说："好吧，既然你们不爱吃，那就不要吃了。"从此之后，作为小菜的腌萝卜消失了，女中们只能够干吃米饭。

这个故事倒不是说德川家康多么生性刻薄，而是刚刚经历过战国时代的日本的确很贫穷，就算是大名、领主，也没有条件吃到什么美味，常以几块腌萝卜、腌鱼下饭的家康公贪吃了些鲷鱼天妇罗，也在情理中。然而，口腹之欲满足了，可肠胃不调，乃至身体出问题，似乎也是自然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之前，如德川家康这样的富贵之人之所以饮食清淡，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条件去吃，而与宗教有着很大关系。应该说，佛教对日本料理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自然、平和"的佛家思想在融入日本文化后，也渗透到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中。佛教的戒律，还有国家政治干涉的因素，使得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前，甚至很少食用牲畜肉类。

而这一风俗直至明治维新方才得以改变。彼时，号称"东洋伏尔泰"的福泽谕吉曾在报纸上发表《肉食说》一文，称"我国民缺乏肉食，诚非养生之法，因而疲弱者亦不在少数，此乃一国之损亡。既已知晓其损亡与弥补之法，何不用乎……"尔后又撰写《应吃肉》，说欧美人的体格之所以强于日本人，是因为"欧美人喜食肉类，最为滋补，日本人则食草菜，滋养不足。"正是在他的这种"吃肉强身说"的鼓吹下，"有识之士"纷纷认为师学西洋文化，应该首先学会吃肉。于是乎，从宫中开始，一场轰轰烈烈、自上而下的"倡导食肉运动"拉开了序幕。

1871年11月，宫内厅开始为天皇膳食增加牛奶。次年，天皇宣布废除肉食禁令，并亲自试吃牛肉，此事在当时乃为一件足以震动日本全国的大事。天皇陛下食用牛肉的消息被《新闻杂志》等媒体向全国推广。一时间，全国上下纷纷开始吃肉。

据《明治新闻绮谈》的记载，在明治末期（1910年），日本全国一

年的牛肉消费量已达38431吨，人均为600克左右。而至大正、昭和时，肉食在日本得到进一步普及。现在的日本料理，其菜单中大多含有肉类，如牛肉、猪肉和鸡肉等，也都是日常料理中经常出现的食材。

显然，明治维新并不仅仅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同样也对日本的饮食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说江户时代是日本料理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开始逐渐形成的本膳、桌袱、会席、怀石四大料理是构成日本料理的基础，但明治时代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和习惯才是日本料理的根本。因为，正是在经过明治时代的发展后，自弥生时代一路磕磕绊绊走来的和食才得以演变成今天的日本料理，存在于当今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



●筑地鱼市场，是日本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之一。工作人员拖着一些金枪鱼，在忙碌着。供图/Gaopinimages

食材与四季

前文提到，天妇罗之所以在江户时代很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普通人家没有那么多油用来炸食，这并非无稽之谈。在明治时代之前，自然资源较为贫瘠的日本所出产的动植物油很少。同样，砂糖及各类香辛料在当时也是珍稀物。因此，在日常烹调中，油和具有强烈味蕾刺激功能的调味品使用便非常之少，而这也使得日本人对于追求食材本身的味道很是看重。

直至今天，“自然原味”都是日本料理的首要精神。无论是数小时慢火熬制的高汤、调味，还是烹调手法，均以保留食物的原味为前提。正如自室町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烹调流派“四条流”第41代传人四条隆彦所宣称的那样：“日本料理有一条原则，即其美味不能超过材料原有的滋

味。”

保持食材原有的滋味，首先在于食材要新鲜，故而食材的时令也是日本料理最为讲究的。而也正是由于日本人深信谷物、蔬果、水产等各类食材都有最佳时令，他们也就非常在意从饮食中来获得四季不同的感受，譬如——

二月之早春，当是吃鰆，这种海鱼自古到今都被日本人认为具有浓厚的春天气息，于是可将鱼肉先放入西京味噌中腌渍后再用炭火烧烤，也就成了美味的“鰆の西京烧”。

仲夏之六月，正是吃鳗的好季节，一道“鳗鱼饭”从江户时代传承至今，盛久不衰，而那满街的“蒲烧鳗鱼”更是岛国夏季的一道美食风景线。

初秋之八月，最是让人难忘的美味当然是秋刀鱼了。“盐烧秋刀鱼”做起来很是简便，只需在秋刀鱼表面撒上一层食盐，继而以炭火慢慢烧烤，佐以萝卜泥、酱油一起食用，被认为是地道的“东瀛の味”。

严冬十二月，鳕鱼这种冷水性的深海洄游鱼上市了。若将嫩豆腐压成豆腐泥，然后入锅和高汤一起制成汤，而后放入事先用盐和酒腌制后裹上葛粉入水氽熟的鳕鱼块，撒上三叶芹等配料，便成就一道典型的日式清汤料理了。

四季感在和食中可谓无所不在。不管在什么季节，一道“吸物”也许更能够体现出日本人在这方面的用心。所谓“吸物”尽管只是一碗在高汤中加入酱油、盐所做成的味道清淡、没有油星的汤汁，但却能够让人感觉到浓浓的季节性。清澈透明的汤中，不只有小块剔除了骨刺的鱼肉，或是鸡肉、豆腐之类，还必定会有时令蔬菜相伴。那漂浮着的被称作“木の芽”的山椒叶，或是因为季节不同而有所差异的柚子皮，更是时时都让食客感受着时令和季节的变迁。面对着这样一碗透露出浓浓季节感的“吸物”，你当是举起碗，先闻一闻香味，感受一番当下的季节，然后慢慢喝下……

不仅是食材，配菜、香料乃至摆盘、器皿，和食同样也很注重季节性，以向食客呈现出四季的变化。如配菜的装饰必须直接点出季节的特性，这就需要料理师在春季使用竹叶、紫苏叶、楤の芽、樱叶等，在盘中为食客呈现绿意盎然的春意，而秋季则以柿子叶、枫叶、银杏叶、芦苇穗之类来呈现幽艳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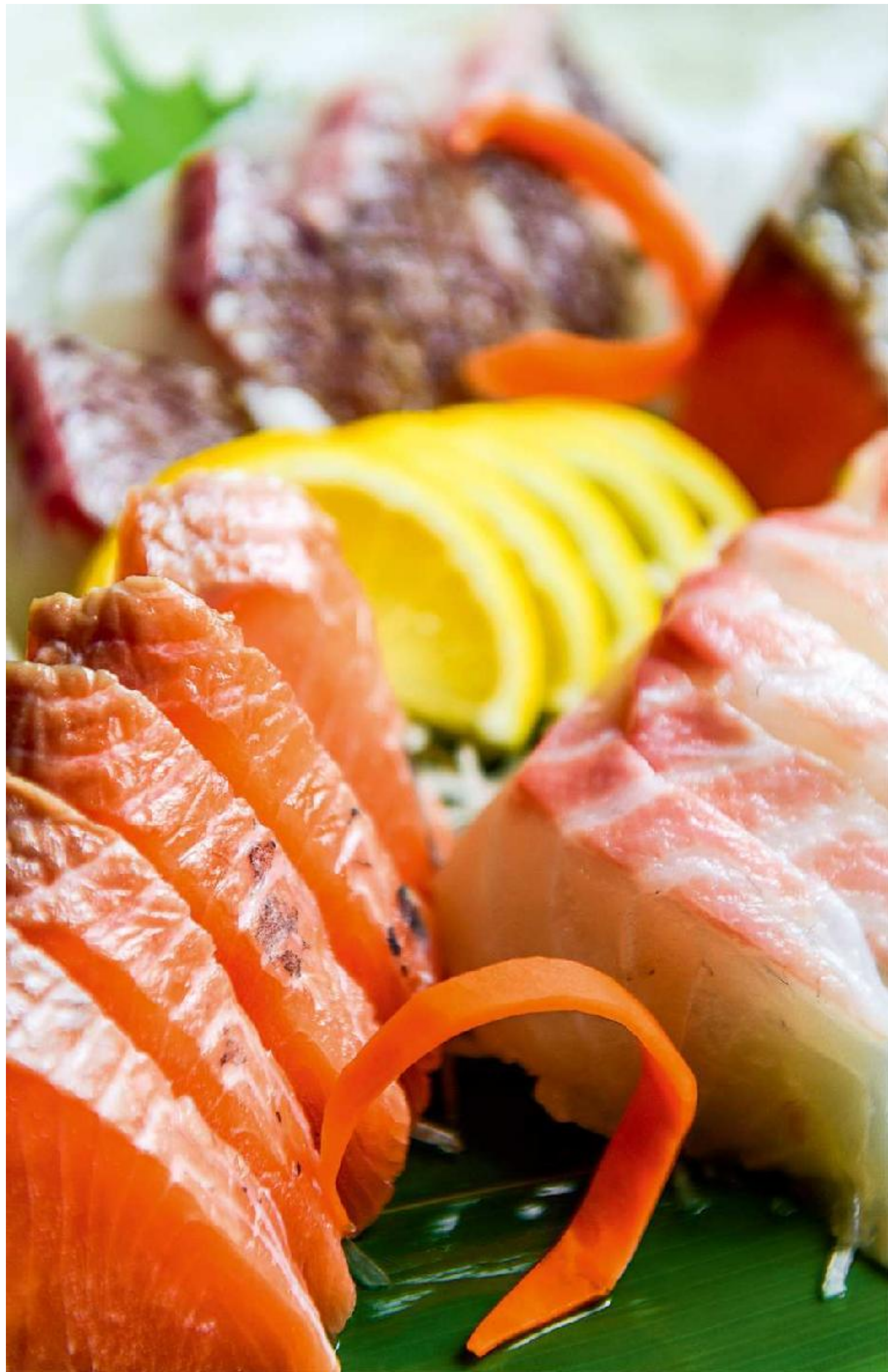
盛装食物的器物自然也是讲究一些的，要求一菜一器，并按季节和

不同的菜式选用，甚至盛器上的花纹也会因季节而异。早春用带有梅花、樱花的餐具盛以精致的美食，有些漆碗上所描画的赶走邪魔、招来福气的图案显然是象征着春的旧去新来；初夏，那莼菜、梅子之类的食材会以透明玻璃器皿来盛装，置放于碎冰之上，带给人以清凉透彻之感；倘若是枫叶艳红的深秋，用来装盛蒸物与烧物的陶皿能够让人感受到秋之沉稳……

春樱、夏绿、秋枫或冬雪，从食器的选用开始，再到食材配菜、摆盘装饰、调味色彩，料理师将自己的心意通过精美的料理传递给食客，而食客则通过眼前的食物感受着料理师的内心。其实，这更像是食客与料理师之间的心灵对话，就如同《深夜食堂》给人的温馨那样。正是这种如同恋爱一样的感觉，使得对季节感的追求始终是厨师和食客所乐此不疲的雅事。尽管时至今日，“和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 和食，是眼睛的料理。在摆盘上，体现着大和民族的美学修养。图为日本的烤肉串，其上摆放着青绿辛香的山椒嫩叶，十分诱人。摄影/仲春之会



●令人垂涎欲滴的刺身。刺身，也被称为鱼脍、鱼生、生鱼片，蘸调料直接食用。摄影/仲春之会



• 厨师在后厨忙碌，一道道精致的和食由此诞生。摄影/仲春之会

眼睛的料理

日本料理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艺术。有人说，吃日本料理，一半是吃环境、氛围和情调。的确如此，日本料理对食物形与色的高度讲究甚至可以体现在盛装食物这个细节上。相较于中餐里的“装盘”，和食的“盛付”其实更像是一门体现美学修养的摆放艺术，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大概就是“刺身”了。据天保末期介绍江户时代风俗的随笔集《守贞漫稿》记载——

“刺身”的“盛付”讲究一种山水的感觉，如在平坦的大盘中，用切成细丝的萝卜在左前方隆起地堆成小山状，上置一片青绿色的紫苏，旁边插放一支植物，便可使人联想起苍翠的远山。再将切成花色的鱿鱼、切成薄片的鲷鱼排放在其下， 犹如潺潺流水。或者再配放几枚红色的金枪鱼，置一朵黄菊，色彩极为悦目。

要将食物的盛装展现得如此有艺术感，对于料理师也是一种考验。在日本，人们认为一个厨师的水平高下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刀工和一双装菜的筷子。食物该如何在碗碟中摆放、怎样将食材巧妙地构出美感、不同食物的色彩

如何去搭配，这些在日本料理中，甚至比调味更重要。于是，筷子的功能也就变得如同画师手里的墨笔那样，用来在餐盘中勾勒出艺术。

不过，和食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一丝不苟、十分精细的美食，除了在制作上要求“材料新鲜、切割讲究、摆放艺术化”，注重“色、香、味、器”四者的和谐统一之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对饮食环境的考究。日本人喜好风雅，一个“雅”字在日本料理中几乎是无处不在。自江户时代，刻意营造出来的看似素朴、实际精致的餐饮环境，就已成为日本饮食文化中对美学追求的一种体现。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在东亚颇负文名的王韬，应重野成斋、栗本锄云、冈鹿门、中村正直等日本名士的邀请，前往东瀛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他在《扶桑游记》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日本料理店——

栗本匏庵招饮柳岛桥本酒楼，为余饯别。柳岛亦东都名胜所，其地村落参差，河水如带，板桥垂柳，风景宜人。临流一酒楼极轩敞，楼外之黛色波光与楼中之扇影衣香相掩映。

能够让这位来自于礼仪之邦，在东亚、乃至于在英伦三岛都甚有名

望的中国学者产生这样的感觉，可见在江户、明治时，日本料理店的环境已是颇为雅致了。

今日之日本，虽然其经济相当发达，较之于江户、明治时期，无论是文明程度，还是城市化水平，皆不可同日而语。可大多数料理店依然保持着那种小巧雅致的模样，而且对饮食环境整洁干净的追求，也是一如往昔。即便是深藏于城市一隅或是位于山陬海筮的偏远小店，也大抵都是窗明几净的。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今天的日本，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外来文化如潮涌来的情况下，传统的和食也承受着巨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也开始偏好西式快餐及方便的包装食品。这种饮食习惯的改变，使得和食在日本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甚至与和食相关的家庭传统和文化习俗，也面临着消亡的危险。

传统饮食文化渐渐没落的危机，使得很多有识之士希望“和食”的成功申遗能够改变当前日本料理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使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日本料理，能够更多地为年轻一代所接受、认同，去促使那些偏爱在外就餐的日本民众，转而关注日本式烹饪技巧和饮食传统。

的确，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不应该走向没落，而“和食”这种起源于日本列岛并逐渐发展成为独具日本特色的餐饮文化，更不应该从历史的舞台上淡去。它所具有的魅力正如2013年日本政府就“和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遗时，在申请报告书中所写的那样——

和食是与饮食相关的社会习俗，代表了日本独有的价值观、生活样式，并且浓缩了日本的社会传统，而“食材新鲜多样，装盘贴合自然风物”的特点，又能够很好地体现日本的四季分明、地理多样性以及日本人“尊重自然”的精神。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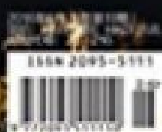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老工厂变形记

工业遗址的新生

METAMORPHOSIS OF OLD **FACTORIES**



点击阅读



绳文时代

BC2500 水田稻作传入日本。

弥生时代

BC200 稻作成为日本列岛大范围的食物生产方式。

古坟时代

AD500 使用土陶制的饭甑蒸米。

飞鸟时代

AD645 大化革新，中国餐饮文化传入。

AD675 天武天皇禁止食用牛、马、狗、猴、鸡。

奈良时代

AD701 开始大量使用筷子。

平安时代

AD934 《倭名类聚抄》成书。

在中国影响下形成贵族化的大飨料理和年节料理。

镰仓时代

植物性食品为核心的精进料理生成发展。

室町时代

形成武士阶层特有的本膳料理，诞生了专业的料理从业者“包丁人”。不同的料理流派开始形成。

安土桃山时代

AD1571　长崎被定为对外通商港口，很多葡萄牙人移居此地，西方饮食文化由他们带入日本。

怀石料理形成。

江户时代

日本首次刊行料理书《料理物语》。

都市开始普及专业料理食屋。形成料理屋的会席料理。

明治时代

AD1853 日本的国门被打开。

AD1870 日本出现了第一家西菜馆——横滨的开阳亭。

AD1872 明治天皇亲自试吃牛肉，肉食解禁。

昭和时代（战前·战中）

日本饮食基本上完成了转型，融合了西方饮食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和洋中”饮食体系。

蕴含生活的温柔

撰文/杜海玲　摄影/雷蕾

素来以风雅、精致著称的日本美食，落在平实的日子里，意味着妈妈的一汤一饭、意味着手制的情意、意味着一丝不苟的餐桌行仪……这些，都蕴含着生活的温柔、温情和温度。



• 传统日式榻榻米房间里，身穿和服的女主人热情而优雅地斟上酒水。

最是那味噌汤的温柔

近30年前，我来日本留学上专门学校的时候，班级里有一名冲绳石垣岛女孩。她追随在东京念书的男友而来，二人同居，与我们一干小女生比，很有点端淑持家的氛围。

当时大家都打工，基本不在家里开伙，但每天早上她都为男友做味噌汤。那位男友是石垣岛大户人家的少爷，习惯早晨要喝一碗味噌汤再出门上学，就像是有人要喝杯咖啡、有人要喝杯茶，而那位少爷要喝味噌汤。

如此数年后，二人回石垣岛，我同学如愿嫁给这位高中起相爱的男友。

这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包含味噌汤的温柔力量。但味噌汤之于日本人，有着特别的情结。君不见日剧里常有年轻女孩站在厨房跟着男友母亲学做“这家人的味噌汤”，因为小小一碗汤，却有各家的味道。首先中

国人以为味噌汤就是酱汤——这并没有错，但正如酱也分豆瓣酱、黄酱等等五花八门，日本味噌汤的酱就有红酱、白酱或混合酱之别。又因“出汁”即调出鲜味的海带、木鱼花等各家惯用的食材都不同，因此，就像国人说炒鸡蛋、炒饭等简单的菜肴最现真本领一样，味噌汤这样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日饮用的一碗汤，也才最显家庭之味。

年轻女子出嫁前，学人洗手做羹汤，便要问那家年长的家庭主妇，味噌深浅入味无。厨房里两名女子隔着中间横亘的光阴，传承一个家族的气息，是味噌汤的况味。而婆媳大战时，“我家媳妇连味噌汤都做不好”，也是一句最经典的鄙视。

妈妈味道在一汤一饭

入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食，落实到寻常百姓家，其实就是一碗汤、一盘菜，当然，还要配以日本美味洁白的米饭。而和食，入选或者不入选，那些家常和食都在那里，熨帖着他们的胃口，维持着他们的健康长寿。

和食在日本家庭，正是我们所说的家常菜。当摆放得不如米其林餐厅那般精美，用的是寻常餐具，烹调的也只是普通人，高大上的世界遗产和食就成为日常的一汤一饭。对于日本人来说，即使万千盛宴散尽，即使山珍海味吃遍，最终让胃妥帖安放的，还是和食家常菜。这心情不难想象，正如我们在外连日聚餐之后，向往家里的清粥咸菜一样。这样一种心情，也许各国都有类似的依托。意大利人喜欢在感冒时或旅途归来，先吃一盘奶酪拌意大利面，且不说奶酪在胃肠虚弱时如何消化，但回归最本土食物却是万国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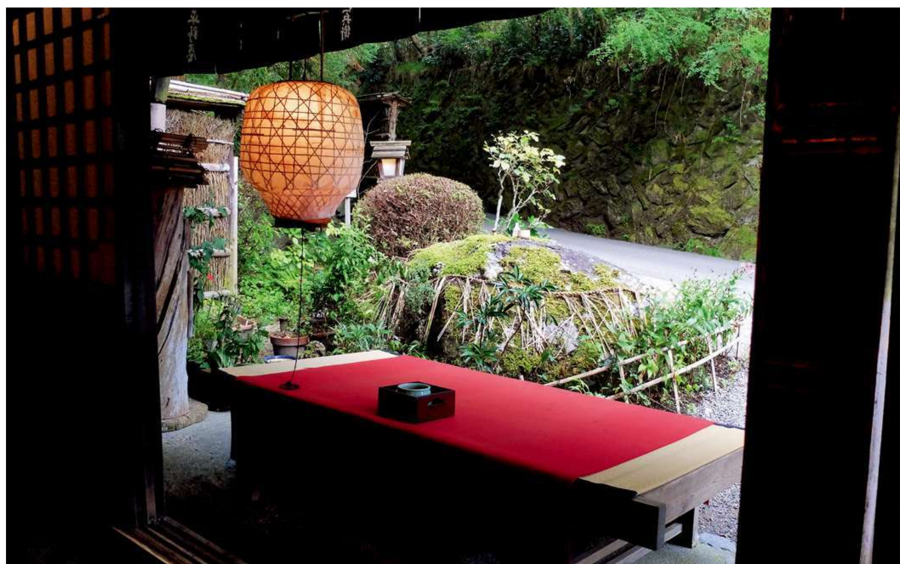
和食家庭料理主要有烤鱼、土豆炖肉、天妇罗、味噌汤、煮物、咸菜等，与之相配的必是日本的美味米饭。

西风东渐，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接受了大量外来文化，其中就包括西方的饮食习惯。自那时起，日本人才开始吃各种高热量食物，比如大量吃肉。而在那之前，日本人的蛋白质营养源是鱼和大豆。按生物本能来说，这或许是遵循着远

古狩猎的记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猎物。

引进西洋文明的日本，立即对西洋食物趋之若鹜，也曾有过将麦当劳、肯德基当作时髦食物的历史。历年来日本民间调查问儿童们最喜欢

的三种食物，答案前三名都是咖喱饭、汉堡包和肉酱意大利面。但即使在这种氛围里，中老年人对和食的坚持发自内心，也发自胃。近年来，日本人体检也遭遇了血脂、血糖、胆固醇三高之虞，对和食的回归又浓郁了几分。



●日式长椅，在这儿悠闲地喝茶吃茶点，静静地观赏风景，十分惬意。



●日本料理注重鲜度和时令，这是难得一见的鲇鱼刺身，只有6~10月在靠近清流的地方才能品尝得到。

虽然因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故，日本出现了不少闪耀米其林光环的高大上料理店。但日本人家庭中和食经典，常常来得偶然。比

如说土豆炖肉，这已经是和食的代表，蕴含各个家庭“妈妈的味道”。而它的开端，却源自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的胃口。他怀念英国留学期间吃过的番茄炖牛肉，于是命厨师长照着他回忆制作，在并无洋式炖菜酱料可用的情况下，按照肉、洋葱、胡萝卜、土豆，再加入日本常用的酱油、糖与酒，虽然毫无洋味可寻，却美味无比，传扬开去，成为日本国民菜。

说起日本家庭和食，不得不提的是煤气炉。日本的煤气炉除了有三个煤气口，还会另外有一个烤箱，别名就叫烤鱼箱，99%的功能用来烤鱼，还有1%会被用来烤茄子、蘑菇——也都是蘸酱油那样几乎原汁原味的日式吃法。

烤鱼作为和食的代表之一，既符合岛国靠海吃鱼的天然优势，又营养丰富、富含高蛋白。烤鱼出现在日本家庭餐桌上的机会十分多，并且按照季节变换，讲究食用正当季的鱼。抹上一层盐，在烤鱼箱里烤得外焦里嫩的鱼，搭配萝卜泥或柠檬汁，是日本人百吃不厌的家常菜。

由于有简便的烤鱼箱，这也常常是日本儿童学会的第一个料理。包括我的孩子，都是在小学时学会用电饭锅做米饭后，学会将鲜鱼送进烤鱼箱，看着时间，烤个8分钟，翻面，再烤5分钟，取出。烤鱼还有一大特点，是在烤时并不清除内脏，据说这样才很香很有鱼味。吃时也有讲究，用筷子轻轻揭皮，吃了一面后，不可翻鱼身，须将鱼骨剔开，再接着品尝另一面。

和食餐桌重行仪

餐桌上，日本人十分讲究礼仪。在有小孩子的家庭，吃饭时最常听到的说教便是不可“行仪不佳”。如今我们在日本影视剧里见惯了的吃饭前那一声“我开动了”，其实含有对食物更深沉的敬意。这句话原是“我领受了”，满含由下而上敬领之意，是对食物的谦卑，也是对料理人的谢意。严格的餐桌礼仪从幼时起就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沁入日本人的灵魂，形成自然而然的好“行仪”，这正是日本人给世间“懂礼貌、讲礼仪”印象的源头。

在日本，绝对看不到家长端着碗跟在小孩子后面喂食的情景，这首先是因为日本孩子从小就被教导“领受食物”。正如中国有给孩子过“百日”风俗，日本也同样，但称为“初食”，是三个多月时婴儿长了乳齿，可以尝尝母乳或奶粉之外的食物滋味了。虽然这时为婴儿准备的烤鱼、煮物、日式清汤等都不过是浅尝辄止，甚至只是走个形式，但也满含了对

婴儿与食物此生关系悠长的祝福。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仪式性的“初食”，也会按照严格的顺序来：米饭、汤、米饭、烤鱼、米饭、汤。

从“初食”之后，每年随着季节和节令，都有以和食为主角的祝福。每到3月3日的女儿节，要做花团锦簇的散寿司。元旦要有摆放精致的正月食盒。1月7日，也就是元旦过去一周时，有“七草粥”，即用野菜与白米煮的粥，以清扫元旦吃得过多的胃。

在旅日的近30年中，我也常常去日本朋友家做客。初到那几年，每次我都被主人指点进餐“行仪”，比如要先喝一口汤，那通常是简单的味噌汤，之所以要在进餐伊始先动用，竟然也有深意——如果先碰了米饭，有可能筷子上会黏上饭粒，随之便可能需要舔啜，会被视作不雅。而先喝汤，可使筷子因汤而湿，接下来吃米饭便不会黏上饭粒。在日本喝汤时并不用调羹，而是用漂亮的漆碗直接饮用，这时为免汤中菜肴洒出，便需以筷子压住。

人们常道西餐的餐桌礼仪繁冗，殊不知和食在礼仪上也很讲究。西餐餐具是由外而内，和食是由左及右、由近及远。面前十几个小碗小碟，从左及右地吃反正是没错了。并且，和食虽然是一双筷子走遍天下，但筷子之中也有各种“行仪”。

我初到日本时，曾去一位老太太家中吃饭，夹菜时在两个盘子之间游移了瞬间，老太太便教给我关于筷子的20个禁忌，其中就包括在菜肴间犹疑不定的“迷筷”。其他还有“探筷”——在盘子里翻来倒去找自己喜欢的；“重筷”——重复吃某一样喜欢的；“泪筷”——筷子蘸汤带水往下滴落；“指筷”——以筷子指人……

凉暖相宜的手制情意

与其他国家的菜肴相比，和食家庭料理有一个“凉了也好吃”的特色。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菜必得是热的，色香味在热气中翻腾。而和食，凉了也好吃。比如烤鱼、比如煮物，都是即使放凉了也美味的。

便当文化与和食相辅相成。日本儿童在幼儿园时代就由家里带便当，上学后，也是公立学校吃学校“给食”，私立学校带便当。精美的便当里，虽也有孩子们喜欢的洋式菜肴，但大多数妈妈都会给孩子放进煮物那样的和食。不仅仅是孩子们对妈妈的手制菜肴诸多得意，即使成年人，也以能从家里带“爱妻便当”为荣。

成年的孩子离家独立生活了，青春的女孩遇见心仪的男生了，这时候，一盒手制的煮物，就是寄托温暖的实体，胜过关怀的话语。

我有一位朋友的女儿大学毕业工作，独自在市中心租了房子，这位朋友每周都将“筑前煮”（主要原料有鸡肉、蒟蒻、牛蒡、芋头、胡萝卜、竹笋等）、煮羊栖菜用冷冻快递寄给女儿。

而一些日本的大牌明星，工作间隙在后台吃的常常是家里送来的和食便当，而在节目中也会感叹一声“还是和食最安抚人啊”。

据悉，和食申遗时，四个理由分别是：对多种食材以及其清淡原味的尊重，营养均衡的健康生活；展现自然美丽和季节变换；与元旦等节日有密切关联。和食，就这样带着日本人对健康的在意、对礼仪的传承、对食材的珍惜、对四季的感激以及对食者的爱——冷暖皆宜，温度刚刚好；素雅清淡，蕴含着生活的温柔。

超脱心境 意境怀石

撰文、供图/胡元骏

怀石料理将最初简单清淡、追求食物原味精髓的初衷传承下来，发展出一套精致讲究的用餐仪轨，从器皿到摆盘都充满了禅意。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料理，透过它，或许更能理解和食当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缘由。



●在怀石料理中，“礼”无处不在，拿起筷子就讲“礼”。拿起、放下筷子时须用双手。拿筷子时，先用右手手心向下拿起，平放到手心向右的左手上，再换到手心向左的右手拿好。放下筷子时逆转顺序即可。

对于和食来说，怀石料理俨然已经成为顶级日本料理的代名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各类日本传统料理中，怀石料理，无论从品质、价格与地位上来说，均属最高等级。不少日本人认为，在品尝清淡可口的怀石料理的同时，更可获得超脱的心境空间。

怀石而知味

怀石料理最早是从日本京都的寺庙中传出来的。古时日本的禅院就有“过午不食”的戒律，僧侣们从午后至深夜，打坐修业，难免有些人耐不住饥饿，体力不支，便将事先加热的石头裹上布，揣入怀里抵御饥寒。后来寺规有些放宽，允许制作一些大抵相当“温石”功能的简便食品聊作充饥之物，因此有了“怀石”的名称。演变到后来，怀石料理将最初简单清淡、追求食物原味精髓的初衷传承下来，发展出一套精致讲究的用餐仪轨，从器皿到摆盘都充满禅意。

回顾历史，日本料理的发展大抵都与京都相关。早期，在长期作为日本都城的京都诞生了“京料理”。所谓“京料理”就是完全使用京都周边地区食材的大飨料理、本膳料理、素什锦料理和怀石料理四类料理的合称。大飨料理一般为官家（贵族）食用；本膳料理多为武士食用；在寺院品尝的为素什锦料理；茶会提供的则是怀石料理。随着时代发展，惟有更被大众认可的怀石料理被基本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得到较好的发扬。

如今大众所知的日本三大料理：本膳料理、会席料理、怀石料理，也只有怀石料理更被熟知。本膳料理，源自室町时代（约公元14世纪），是日本理法制度下的产物，即便当年能吃到它的人也不多。而今，正式的本膳料理几乎见不到了，只有在少数的正式场合，如婚丧喜庆、成年仪式及祭典宴会上，才有出现的可能，而且这家人还必须有着非同一般的身世以及详细的族谱。会席料理则与怀石料理最为接近，就连二者的日文发音都一模一样，都是kaiseki，因此二者也极易被混淆。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饮品的不同，如果说怀石料理是与茶道相佐的话，那么会席料理则是与酒道相关。过去日本诗人在开诗歌朗诵会的时候，基本上以喝酒为主，空腹喝酒自然很难受，因此要配一些下酒菜，会席料理所提供的食物即是下酒菜。当然，与怀石料理相比，会席料理是没有甜点的。

这些日本料理的相关知识，我曾特意到北京滩万日本料理的日籍厨师长唐泽宏明那里请教，并得到证实。唐泽宏明出生于东京都练马区，6岁起就开始在父亲开的拉面店帮忙，19岁开始接触怀石料理，可以说是烹制怀石料理的行家里手。

唐泽宏明说，怀石料理的精髓有“一生只遇一次”的说法，对厨师来说，就是要用对所有的食物表示感恩的心情来烹制，对食客是一种发自

内心的招待。

同时，怀石料理的烹饪精髓亦有着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其中包括五味（甜、咸、辣、苦、酸）、五感（触觉、视觉、味觉、闻觉、听觉）、五色（黑、黄、红、白、蓝）、五法（烤、煮、炸、蒸、生）。只有将以上的条件平衡地利用在食材里面，才能完成味道鲜美、感官上也令人愉悦的怀石料理。



●烹制怀石料理的部分调味料。

一汁三菜的美轮美奂

怀石料理是基于日本古来的“一汁三菜”的饮食法做成的。通常是在品茗会上，在品茶之前食用。这是为了避免空腹品茶时浓茶的强烈刺激。它是为了让茶更加美味而又不至于影响到品茶的和食料理。

在烹制上，怀石料理有着三大原则，即：使用应时的食材、有效利用食材本身的味道、怀有热情和关切的心情来烹调。其中，“一汁三菜”以米饭、清汤（一汁）、三样菜、咸菜为基本的菜单。汁是指味噌汤，三样菜是指醋拌生鱼丝（将生鱼切成丝并调上醋的菜）、煮菜和烤菜三种。

随着时代的发展，怀石料理在菜品的构成甚至食材上都有所改良。唐泽宏明曾说：“我开始学习日本料理的时候，我师傅经常说‘古典是一，新风是二’，古典和现代是离不开的。只有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适应现代人的饮食理念。”不过，现代的东西都是从传统中产生的，

二者也并不矛盾。一定要带着传统的技术，了解现在的流行的东西，具有这些条件才可以做现代怀石料理。譬如：现在的怀石料理也会使用国外的食材，包括借鉴一些做法，这样倘若在日本本土之外开店，外国人更容易接受，而且能感觉到怀念的味道。

如今的顶级怀石料理，在遵循“一汁三菜”原则的同时，菜品上有所增加，通常以10道菜构成。每道菜都可以说是一份艺术精品和自然奥妙的结晶。食物不仅体现了每个季节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每月的特定意义。有什么吃什么，也是怀石料理的特色之一，即客人所吃到的食物肯定是当月、当季最新鲜的食材。

有这样一种说法：西餐最重营养，中餐最重口味，而日本料理最重造型。其实，在我看来，此言只说对了一半。怀石料理注重的是色、香、味、器四者的和谐统一，除了讲究材料新鲜、刀法和摆放造型外，还要求盛器精良，这就是所谓的“美食配美器”。怀石料理所使用的器皿，都美轮美奂，即使是最常用的筷子，也要用最佳的原料、以最好的工艺精制而成。此外，每一道菜都会摆放在一个独具风格的器皿里，并配上兰叶、竹叶、柿叶等时令植物作为季节的符号。



●杉木板夹烤梭子鱼和松茸，这是主菜前的一份烤品。上菜时点燃杉木板，杉木板的香气一直会萦绕在进食的整个过程里。



●折扇作为一种装饰经常会在日本各种场合出现，譬如餐桌周围。

品怀石，必料亭

作为高端日本料理的代名词，随着和食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怀石料理几乎成了诸多日式餐馆为博食客眼球的噱头。不管有没有金刚钻，都想揽这个瓷器活儿。经常见到有些日式餐馆，在菜品的盘式和餐厅环境都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条件下，说自己走的是怀石路线。如此，无疑让真正想品怀石、懂怀石的老饕们哭笑不得了。

正如美食家蔡澜所说，真正的怀石料理，要在料亭吃。“料亭”并不是某一家餐厅的店名，而是对价格高昂、地点隐秘的餐厅的统称。

料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那时左右政坛的幕府大将军，都会要求封建领主住在京城，以便加强控制。领主们为了互通声息、暗中勾结，常常派遣亲信代表他们互相接头。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这些密使大多会在隐秘的料亭里聚会。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历史渊源，久而久之，料亭便成为日本政治要人和商业巨子聚会商谈的场所。明治维新后，料亭并没有随着幕府消失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兴盛。“二战”后，料亭仍被保留下来。

作为餐厅，料亭提供给客人的是绝对的隐秘。其实，料亭在日本并不多见，全国也不足千家。真正的料亭绝非一般人能够消费得起的，一顿怀石料理吃下来，平均每个人至少需花费日币5万～10万元（约3000～6000元人民币）。一般而言，最高档的料亭只接待熟客，头一次光临的客人必须由老主顾引见才能入内。

现在但凡著名的日本怀石料理餐厅，早期都是由可以看到美丽风景的茶楼发展演变而来的。而料亭作为日本的一种饮食文化形成于19世纪初。当时，不仅是料亭，居酒屋、料理屋以及人们津津乐道的荞麦店、鳗鱼店，都相当盛行。料亭因其料理的传统原味、文化底蕴等因素，在日本料理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通常来说，料亭同日本的其他高级餐馆有所不同，整体面积都不太大，只有数个包间，基本上是传统的茶室构造，简朴典雅。但这里一定要有幽美的环境，窗口望出去幅幅是图画，坐在榻榻米上能慢慢欣赏才行。

料亭的菜肴也是日本社会公认的美味佳肴，尽管各家料亭保有一己面目，或独守家法，或结合新法，百家争鸣，各显其能，但有一条是相同的，即相当重视食材，多用四季应时的食材，做出来的料理有浓厚的季节感。为了做一顿饭，厨师常常从几天前就开始精心准备食材，这也是客人到料亭吃饭须事先预约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每一家料亭都有自己的供货渠道，像蔬菜，要到最好的产地、选择最优秀的农户。这些为料亭种菜的农户特别重视质量，当然其蔬菜价格往往是普通蔬菜的好几倍。料亭使用的鱼，不但讲究新鲜，更讲究时令，必须到最好的渔港挑选当季海鲜。肉禽类基本上使用日本养殖、生产的品种。

不光使用一流的食材，料亭更讲究精湛的烹饪手艺。料亭厨师都是日本料理界的顶级师傅，讲究烹饪技术和营养搭配，放进料理的食材、摆盘的技巧，都有一定之规。按行规，一名料亭厨师起码要修业10年以上，而且手艺要达到业内外人士公认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桌上一声好，桌下十年功”。

并且，料亭服务员的水平必须相当高超，随时观察客人的需要，语言、礼仪、斟酒等一举一动都有严格的规范。日本人常说，在料亭品尝料理是一种心灵的飨宴，不仅仅在其美味佳肴，还包括享受细致入微的服务。因此，与其说料亭是日本的一种饮食文化，不如说是集料理、器皿、茶室、摆设、服务为一体的日本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

仔细想来，这些又何尝不是怀石料理要体现的精髓所在呢？

礼仪在怀石料理的进餐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去料亭品怀石料理，即便是夏季也要穿着袜子，因为进入榻榻米房间是不可穿鞋的，而光脚是极其不礼貌的表现。

进入榻榻米之前，随便把鞋脱在木阶前也不妥。可以进门后脱下鞋子，直接踏上木阶，由女侍负责摆放；如无女侍在，则在上木阶前转身，使鞋尖朝外，脱下，再转身进入；如果面对包厢，则需面朝包厢脱下鞋子，然后弯腰用手将鞋子提起，鞋头朝外摆放，背对着包厢脱鞋也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但无论如何，双鞋一定要并拢，不要把鞋子脱在阶前中间，而要偏向一边。

宾主座序也有讲究。离门口远，在插花台前、字画轴旁，面对庭园或窗户的位子才是“上位”。低职务或晚辈要坐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方便帮忙传菜和关门。如果是私人聚会，最后埋单的人应该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

在坐姿上，不要为省力而直接坐在榻榻米上。应该是双腿跪坐，大腿压住小腿，左右脚掌交叠。如果感到此坐姿疲劳，也可以将双脚弯成倒V字，斜坐在垫子上。若随身携带书包，要在榻榻米上坐定后，将书包放在自己背后。

进餐时，有句话说是：拿起筷子就讲“礼”。拿起、放下筷子时一定要用双手。拿筷子时，先用右手手心向下拿起，平放到手心向右的左手上，再换到手心向左的右手拿好。放下筷子时逆转顺序即可。筷子一定要放在置筷器上，并且横放在正前方，自己和菜肴中间。

吃刺身时要注意顺序，一般来讲按生鱼片的颜色由浅入深进食。即先由油脂较少的白肉鱼片开始食用，而油脂较丰富或味道较重的刺身，如海胆、鱼籽等，都需要留到最后食用。

蘸调料时，将食物完全、长时间浸入，或反复蘸取，甚至把寿司米粒留在酱油碟中，都是错误的。吃刺身应该只蘸鱼肉一角；吃寿司应将其翻转，以食材而非米饭的一面略蘸，包有紫菜的寿司则蘸紫菜的那面，米粒不可掉进酱油；天妇罗蘸汁只需蘸三分之一，最多不可超过一半，以便品尝酥脆的口感。

最需提示的一点是，吃刺身前把山葵泥（俗称的芥末）搅入酱油是大忌。正确的食法是：把山葵泥涂在刺身上，卷起，用没有山葵泥的一面蘸酱油；但也有例外，吃金枪鱼刺身时，需先将山葵泥与酱油搅拌均匀。



●鱼生春卷佐芝麻酱。此道菜作为海品之一出现，一般进食完汤品后端上。



•怀石料理正席菜肴一般包括开胃酒、前菜、汤品、海品、烤品、主菜、蒸品、饭品、水果、甜品和抹茶，上菜顺序亦有规范。



●去料亭品怀石料理，鞋子的放置也是有讲究的。

名家专栏

野岛刚：吴哥窑与日本人的渊源

前年秋天，我第一次来到吴哥窟。虽然我此前在柬埔寨进行过数次采访，但一直无缘目睹这处闻名世界的佛教遗迹。

那是在11月，雨季刚过，前夜的氤氲刚刚消散，太阳的光芒投射下来，清晨的热气直令人发汗。从柬埔寨首都金边乘坐飞机约1小时到达暹粒市，吴哥窟就位于其郊外。当时，正面入口的西参道，似乎刚刚修复完毕。

从9世纪开始，吴哥王朝维持了五百多年的统治。在历代统治者的命令下，巨大的佛教遗迹吴哥窟由此诞生。

从12世纪始建，到吴哥王朝的衰亡，再到由越南入侵导致的柬埔寨内战，始终保存下来的吴哥窟，已经成为柬埔寨人的精神支柱。

吴哥窟及其周边的遗迹在1992年被选入世界遗产，同时也进入了需要紧急保护的“濒危遗产”名录。当时，砂岩制成的柱子与墙壁上还残留着内战时的弹孔，盗掘活动也时有发生，许多专家被波尔布特派处死。

如今，柬埔寨已经步入和平，前来参观吴哥窟的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我在全世界见过众多佛教遗迹，而吴哥窟无疑是其中最美丽的一个。目前，各处的修复作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吴哥窟修复工作的领头人，是日本上智大学的校长石泽良昭教授，我在念大学时曾选修过他的课程。在柬埔寨本地大部分古迹维修专家被红色高棉处死之后，石泽良昭站在了遗迹保护工作的最前线。

我记得在大学上课时，石泽老师很热情地对学生们强调吴哥窟遗迹面临的危机，呼吁大家关心这个问题。

当地的导游告诉我，吴哥窟的西参道正在不断老化，甚至有塌落的危险。但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大部分的修复资金都来自国外的捐助。

走近遗迹，我不禁被其建筑工艺之高超所折服。整齐地排列在一起的石头没有使用任何黏合剂，而石缝之间竟无法插入刀刃，可见其紧密程度之高，简直可以称为“神之作品”。

吴哥窟的正门面向西方，背对由东升起的旭日。因此，在太阳升高时，吴哥窟的剪影会随之出现，同时，其前方水面的颜色也会由青色变为朱红色。这种壮美的景色，让游客叹为观止。

在暹粒，一些尚未铺好的道路两旁，外资高级酒店正如火如荼地建设起来。街角的看板上除了英语之外，还标注着韩语、汉语等语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东亚游客数量正在激增，这些国家都受佛教的深远影响。人们来到这里，也许正是出于对佛教的亲切感。

实际上，吴哥窟与日本之间也有着不解之缘。我前往那里的目的之一，就是去寻找见证着这段因缘的一处“涂鸦”。这一“涂鸦”是在1632年留下的，在江户时代，海禁尚未实行，在吴哥窟的一根柱子上，刻着这样一段话：

“肥州人森本右近太夫，生于日本，为给父母祈冥福，远渡千里重洋，献上四尊佛像。实乃快哉……”

森本右近太夫是效力于熊本城主加藤家的一名武士。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印度的祇园精舍，他可能是把吴哥窟错当成祇园精舍了。

一般学说认为，坐落在热带雨林中的吴哥窟是法国人在19世纪最先发现并公之于世的。但早于法国人200年，日本人就“偶然”发现了这里。当时的航海要依靠季风，顺风的话30天就能到达。如果天气不好，则可能要花费40-50天。

虽说是歪打正着，但森本右近太夫的功绩还是被载入了史册。

今天，日本茨城县水户市的彰考馆德川博物馆中，还陈列着描绘吴哥窟寺院分布情况的世上最古老的“祇园精舍图”。

据说，这张图就是森本右近太夫画下之后带回日本的。本来是一次错误的航海，居然有了名留青史的契机，实在令人感概。

但在吴哥窟中，留有森本右近太夫“涂鸦”的地方正赶上修复作业，所以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就姑且把它当作我下次吴哥窟之行的期待去处吧。

野岛刚：琉球王国的城堡

经常有人问我，琉球和冲绳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实际前往那里切身体验之前，我一直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们在当今冲绳所看到的琉球文化，其实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古代琉球文化的基础上层层堆砌、融合后的产物。2000年，“琉球王国的城堡及其相关遗产群”被列入日本第11处世界遗产。这座宝贵的遗址，能让我们充分体验到文化堆砌、融合的漫长历程。

遗址中最引人瞩目的，自然要数位于那霸的琉球王国首都——首里城的遗迹了。我来过这里很多次，它建在那霸地区最高的一座小山丘上，能将那霸至冲绳的景色尽收眼底，俨然是冲绳的“小皇居”。

在这里建立首里城的首要目的是迎接中国使节，因此其外观十分具有中国特色。但仔细观看后就会发现，其中也富含着冲绳和日本的元素。

中式建筑物里一般只有一个宽敞的大房间，而首里城中的大量立柱，把建筑分隔成了许多房间，使人感到空间局促。冲绳每年都会遭遇几次台风，该设计肯定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因素。从观赏一座木质建筑的角度出发，会发现它也极具日本特色。

如此，琉球、日本、中国的元素混合在一起，便组成了冲绳。当时的琉球王国是东亚的贸易中心，从中国运来的货物会经由这里前往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而日本的金银、马匹、风干的海产品等，也会通过琉球来到中国。

琉球王国之所以能够兴盛起来，建造首里城这样壮丽的城池，都要归功于繁荣的经济基础。在贸易过程中，日中两国的文化在琉球扎下了根，造就了当前琉、日、中的“混搭”文化。

然而，琉球和日本以前同属于“古日本文化圈”。每当听到残留着古代音律的琉球音乐时，日本本土人都会感到十分怀念，其原因就在于此。

后来，中国文化不断地从大陆与朝鲜半岛流入日本本土，后者与琉球文化疏远开来。特别是在琉球王国诞生的15到18世纪之间，其文化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在这段时期，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日本。琉球王国成为明、清的朝贡国，每年都会派遣朝贡使前往中国，并带回大量的文物与书籍。这一过程也推动了琉球的中国化。

但是，琉球文化还是带有深刻的“古日本文化”烙印。人们始终坚持使用琉球方言，饮食生活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中国化。

除了首里城，还有很多城堡遗址被划在“遗迹群”的范围中。在眺望它们的时候，我切身感受到了“古日本文化”的存在。我参观了国家级历史遗址今归仁城。

在14世纪建立琉球王国之前，北山国就已经为人所知，其国王就居住在这座城堡中。今归仁城位于冲绳本部半岛的一座海拔100米的高台之上，总面积4公顷，全长1.5千米的城墙，如同万里长城一般坚固。大海与城墙的搭配十分养眼，从城中向外眺望，目之所及完全可用“绝景”一词来形容。

说起日本的城堡，日本人和外国人都会想到带有气派的城郭与护城河的江户城、名古屋城、大阪城等等。在日本，像江户城这样层层叠起的城堡，是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大显身手的战国时代开始出现的。在那之前的日本城堡，大多都和今归仁城相同，建在易守难攻的小山丘上，仅用一圈低矮的石墙围起来。

在日本本土，这样的古老城堡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但分布在冲绳各地的遗址，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政治权力下的城堡形态，具有极高的学习价值。

二战末期，美、日两军在冲绳展开了残酷的地面战。许多文化遗产在战争里遭到破坏，大量城堡在轰炸中化为灰烬。那些保留到今天、还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城堡，都是有幸躲过战火洗礼的幸运儿。

希望大家在参观冲绳的世界遗产时，能够细细品味蕴含其中的那份珍贵。

野岛刚：屋久岛：日本的阿尔卑斯

1993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日本屋久岛，是一座自然遗产丰富的岛屿，以屋久杉而闻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绳文杉树龄可达7200年。当我们听说某棵树的树龄超过300年时，都会感到惊讶。由此看来，屋久岛入选世界遗产真是当之无愧。

屋久岛是日本的第七大岛屿，位于九州本土最南端佐多岬的西南方向。它的海岸线长130公里，面积为500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东京23区面积的总和。开车环岛一周，需要两个多小时。

可就在这座小岛上，海拔超过1000米的山峰竟达46座。其中的宫之浦岳海拔1935米，是九州的最高峰。因此，有人把屋久岛称为“九州的阿尔卑斯”。岛内森林面积占到90%，形成特殊的生态系统，植物种类十分多样，类别占到全日本的70%以上。另外，还有40种岛内特有植物。屋久岛也因此被称为“东洋的加拉帕戈斯”。

我是在2007年夏天前往屋久岛的，路途之不便令人有些意外。鹿儿岛市每天有7班渡船前往屋久岛，运行时间约为2小时。虽然乘飞机也能到达，但航班大多都从鹿儿岛起飞，并不方便。远方来的游客一般都会选择飞机和渡船的搭配。

漫步在鸟啼回荡的针叶林中，不时能看到食草的小鹿。屋久岛上动物的目光和动物园中的动物截然不同，一个个都炯炯有神。

屋久岛是登山爱好者的天堂，每年会有约9万名登山爱好者来到这里，大部分道路都是由能够保护植物的枕木铺设的。最令人感动的，是在一片浓绿中看到屋久杉的时刻。在它面前，“神圣”一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人们能感受到那蕴含在树木中的“灵气”，精神与心灵能够得到莫名的治愈。

尤其走进从绳文时代生长到现在的“绳文杉森林”，周围的气氛再次发生了变化。触摸树干时，能感觉到古树强大的生命力，透过发凉的树皮注入了自己的身体。在寂静的森林中，不时传来屋久猿的啼声，绿色与生物在这里旺盛地生长开来。被浓密的绿色环绕所带来的幸福感，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另外特别想推荐的，就是屋久岛宫浦地区的白谷云水溪。这里是宫崎骏的作品《幽灵公主》中森林的原型，早已名声在外。在这片自然保护区中，人们能比较容易地观赏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屋久杉所在的原

始森林。白谷川的美丽溪流，加上地表覆盖着蕨类植物与苔藓的深绿色森林，构成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以建在白谷云水峡的管理大楼为起点，延伸出了三条登山路线，分别是弥生杉路线（1小时）、奉行杉路线（3小时）和太鼓岩往返路线（4小时）。

爬到山顶时，正赶上雾气飘来，眼前的景色被森林的绿色与云海的白色遍染，形成了一幅水墨画。我感觉自己走到了屋久岛的最深处，不禁有些激动起来。大海隐隐约约地出现在远方。山/海/云——这些元素汇聚在一起，组成了梦幻般的景色。

晚上，我在山中的旅馆留宿。晚饭是由野菜、黑猪肉、飞鱼泥等当地食材制成的火锅，当然也少不了啤酒和烧酒。未曾谋面的人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在这里敞开心扉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欢快的笑声在夜空下的森林中回响。导游向大家介绍了屋久岛的历史：以前这里的学校很少，为了进修学问，居民纷纷走出岛外，在外边就职。于是，岛内人口逐渐下降。但在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岛内的就业机会开始增加，小岛重新焕发活力，令人十分欣慰。

在屋久岛，洗手间的设置令人感到十分方便。在入选世界遗产的1993年，为保护遗产，登山道上只有1座洗手间。如今，登山道上的洗手间已经增加到了将近10座，如厕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据说，这些都是“山岳部保全捐款”的功劳，它的别名是“洗手间捐款”，募捐来的款项会被用来支付增设洗手间、污物搬运等费用。走完往返登山道、回到登山入口时，会看到屋久岛町的临时职员在呼吁游客捐献500日元。就是靠着这笔捐款，屋久岛才一点一点地增加了简易洗手间的数量。

保护遗产和振兴旅游——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却又很难两全其美。这也是屋久岛的洗手间问题带给人们的思考。

野岛刚：失败者的世界遗产

我一直很喜欢旅行，也曾周游各地。在亲眼见到的众多世界遗产中，日本岩手县的平泉中尊寺带给我的感动，始终无法忘怀。

2011年，平泉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两年后我慕名前往。以中尊寺为中心的平泉町，是一片广阔的宗教空间，属于佛教天台宗，那里散布着各种各样的佛教遗迹。

被白雪环绕的净土庭园庄严肃穆，矗立正中的中尊寺金色堂光辉耀眼，能看到如此恢弘的景象，自然不枉从东京到这里的两个多小时车程。但若仅是欣赏了中尊寺的华丽，那么平泉的价值只能说才体验了一半。

除了华丽之外，平泉还蕴含着某种深奥的东西。它并没有京都和奈良的那种“权力”与“权威”，这里的氛围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一种“温柔地接纳伤者”的情怀。

日语中有个词叫做“落武者”，意指打了败仗的武士。在战役中败下阵来的武士，知道自己如果落在胜者手中会被处以斩首等极刑，于是选择逃跑。这些逃亡武士的聚集地被称为“落武者部落”，它们星星点点地遍布于远离中央的日本各地。他们抛弃了家人和故乡，在这片中央势力无法到达的地方保全性命。

古时，平泉中尊寺所在的东北地区被称为“奥州（‘奥’在日语中有‘里面’、‘深处’的含义）”，被认为是“日本的内地”。许多落武者会选择来到这里避难。东北的民众并没有排斥他们，而是热心地予以招待。在平泉这片土地上，我们能感受到落武者文化的点滴。

在平安时代，统治奥州的是藤原一族。说到这里，人们会想到平安时代在京都坐拥巨大权力的藤原道真等人，但平泉的藤原氏只是该家族的一个分支。他们自己就是从日本政治中枢京都被派遣到奥州的豪族，实质上也是一种放逐。

初代领主藤原清衡希望“在战乱中受伤的灵魂能够前往极乐净土”，于是建立了中尊寺。藤原本人的父亲被人斩首，妻儿也被人残忍杀害。他利用奥州盛产金砂的资金，向世人传达了死后的多彩世界。

后来，藤原氏接纳了日本史上最著名的英雄落武者——源义经。在平泉，义经断魂的“高馆”丘陵建有“义经堂”，里边安置着他的木像。祠堂规模并不大，因为义经是位反叛者，人们无法为他建起高大的建筑。

但祠堂坐落在平泉地区视野最好的地方，能眺望整个东北平原，东北第一大河北上川也流经于此。

追随义经的第一家臣——武藏坊弁庆的墓地也安静地守在中尊寺附近。中尊寺的一角设有弁庆堂。为了保护义经，弁庆身中数箭，站立而死，成为超越义经的英雄。这座纪念堂寄托着后人对他的无限敬仰。

源义经在平泉走过了最后一段人生。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在源氏与平氏漫长的源平合战中，协助兄长源赖朝为源氏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但在后来，因与源赖朝不和，源义经被镰仓幕府追杀，最终逃到了平泉。

起初，统治平泉的藤原一族为他提供了庇护，但后来还是屈服于统治日本的镰仓幕府的压力。藤原一族的内部也分裂为挺义经派和反义经派，义经及手下最终为后者所杀。至此，源义经的英雄传说在平泉落下了帷幕。在日本史中，源义经人望极高，其经历与中国的岳飞有几分相似。悲剧性的命运，更博得人们的同情与敬佩。

在500年后的江户时代，日本著名的和歌诗人松尾芭蕉来到了平泉。当他看到在藤原一族的漫长时代中散发出一瞬光辉的中尊寺时，不禁咏叹道：“长夏草木深，武士留梦痕。”这一名句流传至今，大部分日本人都听说过。芭蕉的句碑，被建在了义经堂的附近。

杀死源义经、宣誓效忠镰仓幕府的藤原一族，最终也与理想之乡平泉一起，在后来的100年中走向灭亡。

到了平泉，如果只是被中尊寺的耀眼光芒所吸引，就有些可惜了。这段有关藤原氏和源义经的悲剧历史，才是背后的文化深意。平泉本身，就是一处“历史的败者”创造的世界遗产。

野岛刚：熊野古道的魅力

“路”也能入选世界遗产。在日本，就有这样的一条路。

和歌山县的熊野古道，是由纪伊山地的灵场和吉野大峰、熊野三山、高野山以及连接这些圣地的参拜道组成的。2004年7月7日，“纪伊山地的灵场与参拜道”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它一共包含三条参拜道，分别是大峰奥驱道、熊野参拜道（熊野古道）、高野山町石道，统称为熊野古道。入选世界遗产的道路十分罕见，全球仅有两条，分别是熊野古道和横跨西班牙与法国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路。

10年前，我的哥哥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在熊野举行婚礼。这里有座著名的熊野神社，离东京很远，平时没有机会拜访。所以，我决定在他婚礼之前去散一散步。

熊野古道包括从大阪到；歌山县田边市的纪伊路、从田边到熊野三山的中边路等5条主要道路，全长超过600公里。然而，入选世界遗产的部分仅有200公里左右。

熊野古道的不凡之处在于，它在入选世界遗产后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人气持续上升。一般的景点在成为世界遗产后，游客数量会在之后的两年大幅增加，但到了第三年就会出现下滑。例如岛根县大田市的石见银山，2007年入选世界遗产，次年的游客人数翻了一番，达到81万人；但第三年减少到了56万人，2012年则回落到了入选前的水平。但是，熊野古道在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游客数量始终在增加。

熊野古道的起源要追溯到1500年前的平安时代。前往关西地区的宗教中心——熊野神社参拜时，大多数人都要走这条路。然而，熊野参拜也是时兴时衰。人气低迷时，古道上就会长满杂草。但是，熊野古道已经掀起了热潮，每年会有数百万人来此参观。我的哥哥就是在这股潮流中决定在这里举办婚礼的。遗憾的是，可能是因为心不够诚，他后来和妻子离了婚。

熊野古道的魅力，只有通过漫步才能体会到。迎着从树叶之间透下来的阳光，用自己的五官去感受身边的空气，就能体会到古时崇拜自然的巡礼者的虔诚。走在路上，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到，自己正和众多古人一样，爬着同一条陡峭的斜坡，体会着同样的辛劳。

穿过树叶投射在古道上的细碎阳光十分柔和，道路两边的茶田远

处，便是连绵的群山。走过一段时间，就到了附近农家经营的休息所“伏拜茶屋”。品一品茶，吃些点心，休息一下。茶屋前后的十几米道路被划在了世界遗产之外。石路与土路是世界遗产，而旁边的柏油路则不是，这一点十分有趣。

漫步在熊野古道，最让人惬意的就是走在石路上的感觉。石路的台阶很低，非常好走，体现了修路者的体贴与用心。地面上有很多石阶已经脱落，当地的居民在认真地捡着垃圾，就像是在收拾自家院落一样自然。这种自然的感觉，也作为当地人的一种美德，在熊野古道上被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在一条小河边，我坐下来小憩。洗洗手和脸，把水含在口中，滋润干渴的喉咙。在河边，我发现了一尊被人供奉着奶瓶的地藏菩萨。人们供奉它原本是为了保佑旅途安全，但不知从何时起，又开始相信它能让婴儿在夜里不再啼哭。如此一来，游客祈求菩萨保佑平安，当地人则祈求菩萨让孩子安然入睡，真是一举两得。

临近山顶，一块巨大的岩石出现在视线之中。据说，巨石信仰在很早以前就传到了熊野地区。越靠近山顶，路的坡度就越陡。一位中年女性从山上下来，告诉我说：“就差最后一段路啦！”这让我十分高兴。终于，我爬上了顶峰，一些旅行团的游客正在这里合影留念。熊野古道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游客？作为生活用道与参拜道，古时的熊野古道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它将边境之地熊野和大阪、伊势连接起来，使人员与物资得以通行。通往熊野参宫的道路既长又险，也可以说是一条修炼之路。在现代社会，熊野古道已不再是生活中所需的道路，更没有多少人来这里进行修行。来自日本各地的人到这里大多是为了观光、休闲或养生。

在熊野古道上，我也感受到了难以形容的巨大魅力。入选世界遗产的古道数量正在增加，当地的地方政府不断地进行测量与修缮，并做成报告书，以申请成为国家指定历史遗迹，将其作为申请世界遗产的前一步骤。如果当地居民的努力能够扩大世界遗产的选择范围，那么，后者的发展就会呈现出新的形态。

苏惠昭：东京老人和他的赤腹山雀

到东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参观明治神宫，更准确地说，是参观明治神宫御苑里传说中会跳到人类手上的赤腹山雀。

十月初秋，东京25℃，阳光照拂之处只需着一件短衫。守卫着原宿站的银杏尚未转黄，通往神宫的神宫桥上有街头艺人在表演，把近百岁的神宫拉到青春的这一边。宁静和喧闹相互拥抱，过去和现在握手，时间它从未消失，而是像地壳通往地心的旅程，一层一层堆栈着。

说起来有点羞愧，这是我第一次到明治神宫，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尾濑湿地高原的草红叶和日本百名山之一的至佛山，我也不会发奋到日本旅行，既然到了日本，就顺便在东京待四天，看看能否洗刷掉一身土包子习气，所以容我抄一点旅游手册上的资料——

“1920年启用的明治神宫，是供奉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灵位之所，高12公尺的鸟居，在1966年遭雷殛，现在观光客所看到的，原材料来自台湾丹大山树龄1500年的扁柏。”

看到台湾人，日本人都会指着鸟居说:“是台湾的桧木耶!”

走在为甩掉脚下污秽而铺满白色小石头(玉砂利)的步道，通过三道鸟居进入明治神宫正殿，这时候，对观光客来说，买一只求爱情、求幸福、求平安的御守，挂上一片祈愿的绘马挂，差不多就算完成了到此一游的仪式了。

据说新年前夕，这里会井然有序地挤入近一百万人。

不过我们的目标不在神宫，不是御守，而是神宫旁一个必须买门票才能入内的御苑，采访《老鹰想飞》纪录片导演梁皆得时，他告诉我这里有赤腹山雀会跳到人的手上。

因为必须付费，御苑人烟稀少，清幽无比，而且处处鸟鸣，听得到但看不到。我们先在指定地点吃地铁站买的便当，一边喂饱肚子，一边搜寻赤腹山雀，最后决定跟踪一位背着相机的日本人，果然这是正确的选择。

就这样遇到了赤腹山雀与喂食它们的东京老人。

老人84岁，年轻时是记者。他告诉我们，十年前，他到御苑游晃，刚好看到树洞里的赤腹山雀在育雏。

地球上没有什么比亲鸟育雏更劳苦的重担了。台湾八仙山森林公园曾经架设针孔摄影机进行鸟类的繁殖及生态监测，首先入镜的，是堪称八仙山“镇山之宝”的赤腹山雀。赤腹孵卵期为14天，育雏期约20天，在这20天中，这对被监测的生了5个宝宝的赤腹，风雨无阻地平均每6分钟回来喂食一次，雄鸟和雌鸟总共喂了1080次，直至让宝宝离巢。

太辛苦了，东京老人看着赤腹育雏，心生不忍，决定帮一点忙，就这样他没有太多思考地就跨越“不干预自然”的那条线，开始他的喂食人生，至今十年。十年，只要天不下大雨，他就带着便当和一袋花生豆，搭几站地铁，到御苑和赤腹山雀共享午后的阳光。

年复一年，他的眼睛越来越坏，坏到必须依赖拐杖而行，但还是天天来，这成了他生活的仪式，自我赋予的责任以及与人沟通的媒介。第一次进入御苑的游客如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惊呼，用力地拍照，老人也会塞一把花生给人体验那种人与鸟之间相互信任的感动。

我们来自自然，改造自然，远离自然，因而渴求自然。

鸟是自然的入口。

“这里大约有30只赤腹山雀，每一只都认识我呢!”老人说，一束阳光刚好落在他多皱纹的手上。

我好奇御苑对老人长期喂食山雀的看法，但显然并没有阻止，这不像台湾野柳或大雪山，喂食野鸟只是为了拍照，为了拍照还刻意造景。老人从来不为拍照，他把花生豆放在手心让赤腹山雀啄食，手上空空的时候，赤腹山雀会停在他的大腿上等待，像极了渴望圣诞老人发糖果的孩子。得到“礼物”后的赤腹山雀，会把花生豆带到灌丛吃掉，掉落的残屑则成了麻雀的点心。

阳光下的草地，有几只赤腹山雀努力翻起泥土寻找食物，看起来喂食并未改变它们觅食的天性，喂食不能成为正餐，而是礼物。

无论如何，我们被东京老人对抗寂寞的故事收服了，在东京四天，我们去了三次御苑，因而错过东京的许多风景，不知这叫做太痴迷还是太愚蠢？

韩晗：长岛的桥

从新泽西到纽约的长岛（Long　island），大约3小时的车程，这趟路程是相当值得自驾的。

究其原因，因为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沿着海岸线驾驶，走完传说中的“1号公路”之后，再从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到牙买加湾（Jamaica　Bay）之间，可以一睹夕阳西下时大西洋上的盛景。血色残阳，千帆归航，这种恢宏、辽阔的风光，确实值得一看。

当然，这条路上最值得一看的，是遍布在长岛南岸的那些跨海大桥。

穿过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分界的奥特布里奇（Outerbridge Crossing）440号公路桥，眼前的景象一下子开阔起来。漂亮的海岸线，大西洋上和煦的风，以及接续不断、各种各样的跨海大桥构成了我们去往长岛的全部风景。

美国没有什么我们所认为的文物古迹可供瞻仰，像卢沟桥、赵州桥或查理大桥这样的老祖父，在美国根本不可能看到。但美国却是19～20世纪世界工业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些跨海大桥虽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文物，但也有半个世纪到百余年的历史，至少也见证了当年美国的辉煌——其中包括被誉为工业文明奇迹的韦拉扎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它曾是世界上最长的斜拉索桥。

在开往长岛的一路，遇到许多个收费站，也看到了许多座桥。看到这么多桥，确实没有想到。但一想，长岛本身是一个半岛，有岛必有海，有海则必有桥。在一座半岛上，看到许多的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且，纽约本身就是一个“桥城”，举凡各种以纽约为主题的海报、宣传画、纪录片乃至影视剧，多半都是以斜拉索桥为背景。无怪乎一看到那种雄壮气势的斜拉索桥，就立刻想到纽约。

这些桥大多数看起来已经有了一定岁数，造型各异，但却基本上以悬索桥为主，当然也有少量没有什么造型、仅供交通使用的普通公路桥。悬索桥一看就是典型的美国风格，在好莱坞大片里不知道见过多少次，虽然被海风与岁月洗礼有年，但风采依然，伟岸挺拔，令人高山仰止。

夕阳下，穿梭在不同的桥之间，两旁是浩瀚的大西洋。这大概是长岛一种独特的美。论历史，长岛不如皇后区（Queens）、曼哈顿

（Manhattan）有文化底蕴；论风景，长岛或许无法与布鲁克林（Brooklyn）、华埠（Chinatown）这些地方比肩。当地的朋友说，长岛曾是一个“靠海吃海”的渔村，但近年来随着外来移民与留学生的增加，长岛也成为游客和新移民最为青睐的所在。一路上，看到许多小旅馆、汽车旅店，门前都停满了各种各样的房车、小游艇挂车与私家轿车，俨然已成旅游胜地。

我们的酒店就在岸边，海风带有一种特有的鲜香气息，使人很容易沉浸在度假的快感中，尽管我来长岛的目的是讲学而不是旅行，但是，在这些此起彼伏的桥与海之间，似乎能寻觅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快感。

在欧洲的许多城市，也常常见到桥，比如佛罗伦萨、布拉格，但是这些桥都横架在河岸之上。属于小桥流水的细腻与温婉，而长岛的桥，却将惊涛拍岸的大西洋畔诸海湾变为通途，使其勾勒出整个长岛的风格与美感。

我不知道其他游客如何看待长岛的美。我认为，长岛的美，美在无数座桥。它们并不古朴，也不精致，但却具有自己的风格。这是美国文化最好的体现，也是当年“美国梦”最真实的物证。它们不像欧洲的桥那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不像京都、奈良的桥一样，精致而又乖巧。它们看上去粗笨甚至有些过时，但却有一种无言的重压，钢筋、水泥与巨石之中，蕴藏着当时人类最强大的能量——改造自然，使大海变为通衢的力量。

在长岛自驾的一路，我总是能想到杰出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大海是他永恒的素材，而粗犷、不服输的硬汉形象，则是他留给世人的印象。这大概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一代美国人的集体形象与光荣梦想。就像这长岛的桥，当你从它们身上经过时，才会明白，什么是永恒的力与美。

洁尘：东京之夏

我去过东京三次。三次都是在夏天。

还记得有一次在台场的平台上，我俯瞰着下面如黑缎般柔顺的海面。周围是环绕着海湾的无数的高楼，万家灯火星星点点投射在海面上。当时在下雨，我撑着一把伞，久久地凝望着绚丽的东京夜景，什么都没想，只是被某种情感的暖流拥围着。突然，在一片如同洗过似的清爽空白的脑子里迸出了一句话：这是谁的城市？

我很喜欢永井荷风的《晴日木屐》。读过好几遍。

永井荷风说，他希望自己在一个易于成功的年代，背对所谓的成功，“身同隐士一般，一天天地打发日子，在世上不露面、不花钱、不要对手，独自一人随意轻松地生活”，他做到了，于是有了不朽名作《晴日木屐》。现在看来，荷风作品中，还是因每日的孤独漫步进而素描20世纪初东京风物的《晴日木屐》最好看最耐读。

跟随荷风的漫步，跟着他的雨伞和木屐，我们知道了一百年前的东京。

在荷风的笔下，东京的夏天最为美妙，沿街漫步，眼睛里一一拾来虫笼、蚊帐、风铃、苇棚、灯笼、青色竹帘和绘画团扇等各种小巧玲珑的生活器物；“抬头满眼青叶山，口中松鱼耳杜鹃”（山口素堂的俳句），青叶来自银杏、椎、槲、柳、樱、松等美妙的树。正午，“左右的窗户上是一片辉煌耀眼的阳光。透过晒台上翻飞的白色浴衣的缝隙，辗转身子可以仰望那高渺澄澈的盛夏正午的晴空。”夕阳中，“松树的暗绿，晚霞的浓紫和天上夕阳的红艳，不仅是东京，也是日本风土特有的色彩”；居家，“廊下的胡枝子越发长长了，柔软的叶面缀满水晶球般的朝露。石榴花和百日红在午后的炎天下辉耀着烈火般的色彩。恹恹欲睡的浅色的合欢，于树荫深处，当着夕暮的微风摇动着淡红的刷毛。”……

荷风说，身处东京之夏，他哪儿都不想去。

一百年后，东京的夏天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否还有这样的余韵？至少在我看是有的。

有一次在东京，在回酒店的路上，车子遇到红灯，停了下来。我茫然四顾，不知道某种莫名奇妙的熟悉从何而来？仔细回想，明白了，这条街很像《悠长假期》里一场戏中的街景：夏天的戏。濑名和凉子已经约好第二天见面，但凉子来电话希望濑名当晚到她家去，她有话要说。

小南预感到凉子会和濑名分手，因为她知道凉子喜欢的人其实是小南的弟弟。小南阻拦濑名，但濑名执意要去，因为他听到电话里凉子好像哭了，放心不下。小南开车送濑名去凉子家，然后，以不熟悉回去的路为借口，一直等到果然被甩了的濑名下楼来。两人在车里一路无话，各自心痛不已，在一起合抽了车上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

我们这个年龄段，经典日剧是成长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悠长假期》我大概看了五、六遍，是我最喜欢的日剧之一。那场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木村拓哉和山口智子都演得非常出色，两个角色各自的心理层次呈现得相当细腻传神。

我在东京夜里遇到的那个街景，的确很像那场戏的街景，我几乎觉得就是在这条街拍的。等红灯的那段时间，同车的人都没有说话，周围一片寂静，路灯昏黄飘渺。

我突然一阵心悸。

我以前一直以为虚拟之爱是非常安全的。其实不然。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来自现实本身，还是来自跟现实平行的文学、艺术那个世界，终究都会投射到内心里，对内心产生影响。投射本身也是一种现实，都会对内心产生影响。

所有的爱都是真实的，对应现实中具体某个人的爱，对应影像中某个角色的爱，对应书中某个没有形象呈现的人物更为飘渺的爱，都是真实的。这中间的差别在于触觉，但不在于距离。有的时候，现实中的某个人其实比影像中或书中的某个人更为遥远，因为后者可以在反复琢磨和品味中一点点清晰、固定，但前者很可能却是模糊难辨的，因有着现实的属性，反而阻断了接近、了解、亲密的可能性。

我明白我凝望着东京湾海面的那种情感是什么了，那其实是感谢。感谢生命中所有让我爱慕的对象，或者是人，或者是事，或者就是游历本身。这是谁的城市？对于每一个城市来说，如果其中有参与你成长的一个人或几个人，那就是他和他们的城市。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INTO THE
MYTHICAL PLACE

穿越神話秘境



目录

“神谱”中的希腊神话

陌生的北欧神话与熟悉的自然

迷雾中的凯尔特神话

体验神话里的欧洲

克里特岛：神与半神之地

雅典：众神之地和女神的胜利

康沃尔郡:喧嚣与寂静之所

爱丁堡:等待王者归来的宝座

图勒：世界尽头或冷酷仙境

哥本哈根：北欧女神创造的海上童话

赫梯故都哈图沙：找寻神话的源头

印度之南的石头神话

济州岛：昨日神话之岛

孤独王国的背影

从非斯到舍夫沙万：穿行在神话与童话之间

穿越玛雅文明的末世迷城

奇琴伊察：站在时间尽头

版权信息

穿越神话秘境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6©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06944-20160118

最后修订：2016年07月15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神话是人类的百科全书和文化之源，是思想的摇篮和科学的发轫。

它们关乎万物的最初状态，关乎自然、人类、社会、宇宙与世界的起源，还关乎人类所有朴素的终极哲学，生与死，爱与恨，理想和现实——这些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问题，还在当下显示出它们的价值。

欧洲文化厚重，历史久远，是人类活动最早开始的地方。在这里，绵延千年的欧洲神话，分成了希腊罗马、凯尔特和北欧三大体系。这些闪耀着古代先民智慧的神话，孕育了文明，也被文明改写。

深受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欧洲文明，从一开始就沐浴在希腊罗马神话的光芒之下。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神话的追崇者高举人本主义的大旗，以思想、艺术、绘画、文学、建筑和雕塑为载体，复兴古老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呼唤自由、平等、创造和美好，以此突破中世纪基督教会统治的黑暗与压抑。

而从荒寒之地的北极圈孕育出的北欧神话，则从另一种角度忠实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鼓舞了古代欧洲人在逆境中战天斗地的勇气，塑造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坚毅性格。

更有饱含灵性的凯尔特神话，信奉万物有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留下了科学的生态和自然观。拨开历史迷雾，照亮了古代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捍卫家园、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

……

这一切，不仅留下了美妙的精神遗产——雕刻、美术、文学和音乐，也留下了厚重的物质遗产——古堡、神庙、宫殿、博物馆和军事要塞等等，还有约定俗成的民俗与传统。从神话到丰厚的文化遗产，这是一个由古代接续现代、从虚幻落到现实的过程。

这或许能为正在探索中的我们提供一个借鉴，看古老的传统如何被继承，被保护，焕发出它们强大的力量，进而反思自己的传统与现实。



被置于一个宽敞的展厅里。供图/Gaopinimages



宙斯神庙祭坛上的浮雕。描绘了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与巨人之战：格里伊三姐妹的母



夕阳西下，从雅典卫城脚下的希罗德·阿提库古剧场远远望去，雅典城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供图/ 东方IC

“神谱”中的希腊神话

撰文／宇田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世界史研究学者

供图／AFP

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一个影响了三大洲历史发展的国度，希腊的名字似乎永远和神话定格在了一起。

希腊神话包罗万象—天地形成，万物及人类起源的传说，诸神产生及其家族谱系的神群体，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形成，灵魂归宿和地府的结构，动植物的神灵，风俗及英雄的神话与传说。总体说来，它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相比其他神话体系，谱系分明是古希腊神话最显著的特征。其中包含了诸神父子、母子、私生子的关系，血脉延续，谱系清晰。

古人在神话的世界里找到了对自然现象和生老病死的神秘解读，今人则循着神话的线索触摸着先人的痕迹和历史的车辙，感受着文明早期的精彩和非凡的想象力。难怪直至今日，仍有无数热爱神话的人们怀着朝圣之心，把爱琴海边这个美丽的国度当作梦中桃源。



位于约旦古城杰拉什的宙斯神庙。杰拉什曾为古罗马帝国的重镇，有着“罗马之外的罗马”之称。

谱系中入世的神族

和中国古代神话中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祇不同，希腊神话的世界充满了人间情味。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男神会尔虞我诈、倾慕人间美色；女神们则会互相比美、争风吃醋。他们个性鲜明，与凡间的人类同形同性，既拥有人类的体态之美，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只不过他们得以永生，而人类终有生老病死。实际上，这些神祇代表的正是古希腊人

对自然的景仰与崇拜以及对人性完美的追求。

提到古希腊神族，必须要说到主神族，也就是创造了青铜时代和英雄时代人类的奥林匹斯神族。在《神谱》中，明确了奥林匹斯神族的体系关系。简单地说，世界形成之初，“天空”乌拉诺斯生下了泰坦神族之首克罗诺斯，在克洛诺斯统领下形成了第一代的神族；克罗诺斯在“大地之母”盖亚的帮助下杀死了父亲乌拉诺斯，胜者为王。此后克洛诺斯与妻子瑞亚生下诸多子女，却为了不重蹈父亲的覆辙，残忍地接二连三吞下了自己的骨肉。母亲瑞亚为了留住子嗣，下界凡间在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上生下第六个孩子宙斯，然后把包好的石头递给克洛诺斯吞食，这才得以保住了宙斯的性命。瑞亚把这个孩子留在人间偷偷养大，时光荏苒，宙斯长大成人，果真战胜了父亲登上天帝之位，之前被吞食的各个子女也都被吐了出来，以宙斯为首形成了第二代神族—奥林匹斯神族。

今天，单是循着宙斯的身影就可以游遍希腊：在雅典城里，雄伟的宙斯神庙几乎是卫城之外最为宏伟的遗迹，象征着宙斯无与伦比的至高地位；克里特岛上，传说中宙斯出生的山洞已经成为游人们必去之处，在那里想象着神王出生时的四射光芒；而克里特岛上最著名的古迹克诺索斯王宫也与宙斯和他的情人欧罗巴有着直接的关联；更不必说风流成性的宙斯处处留情，爱琴海畔处处都是人们为他的诸多子嗣而建的神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爱琴纳岛上经典别致的爱法伊娥神庙—站在神庙面向大海，你仿佛能够看见这位美丽的神王之女为躲避纠缠的那纵身一跃。

除了宙斯，还有许许多多的神灵与他共同主宰着宇宙万物：年轻英俊的太阳神，娇柔秀丽的月亮女神，执掌珍花瑶草的百花仙子，坐镇万顷波涛的海神，挑动干戈的战神，播种爱情的爱神。宇宙的万千变化，都是神灵的意志。为此，希腊的土地上，遍是神庙殿宇—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到德尔菲的阿波罗（太阳神）神庙，从阿尔戈斯的赫拉（天后，宙斯之妻）神庙到索尼恩角的波塞冬（海神）神庙，对众神的崇拜贯串了整个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的历史，甚至一直影响到小亚细亚和整个欧洲。



在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尼姬(Nike)是胜利的化身。她的形象是长着一对翅膀，身材健美。她所到之处胜利也紧跟到来。这尊胜利女神雕像目前存于巴黎卢浮宫。



雅典娜神庙遗址。

英雄的悲剧史诗

而《神谱》的另一个内容主题是神谱的延续，是神的孩子—英雄传说。英雄“hero”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半神”，在古希腊的神话里，神与人相结合，生下来的都是英雄“hero”。

古希腊人崇尚英雄。在古希腊人眼中，英雄的故事构成了古代历史。希腊神话也是一部庞大的英雄史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骁勇善战的英雄阿基里斯，智慧多谋的英雄奥德修斯，坚韧不屈的英雄普罗米修斯，抛妻丧子的英雄伊阿宋，还有悲剧宿命的英雄俄狄浦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英雄共同造就了古希腊的英雄崇拜、英雄谱系、英雄史诗和英雄时代。

而在这一个个形象、性格和命运殊异的英雄中，最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的恐怕要数特洛伊战争中的诸位勇士。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便是专门描述史前希腊同小亚细亚地区特洛伊国之间发生的、这场神人共同参与的传奇式的战争的。在这场延续10年之久的战争中，我们看到希腊大军的统帅阿伽门农—他是英武的勇士，决绝的领袖，却也难逃好色贪婪的人之本性；我们看到希腊军中最英俊最骁勇的战士阿基里斯—他无人能敌豪气冲天，却也免不了冲冠一怒为红颜，意气用事惹祸端；我们看到足智多谋的奥德赛—他智勇双全心怀妻子，却依然时而显现出多情男儿四处留情的本性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不论是什么样的英雄，最终却逃不掉命运的宿命和神灵的股掌。阿基里斯英武过人，却难逃英年早夭的宿命；奥德赛足智多谋，却因为海神的刁难而在海上漂流十年之久，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与妻儿团聚，若不是战神雅典娜一路护航，这个温馨的团聚场面恐怕绝无可能。类似的故事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比比皆是—父母亲在婴儿呱呱坠地时第一要务就是找先知来占卜婴儿的命运，可是无论如何挣扎，命运的咽喉似乎都是无法扼住的：自恋而竭的美少年纳西瑟斯，杀父娶母的悲剧英雄俄狄浦斯，他们似乎都在向人类昭示宿命的无奈和神性的不可抗衡。这当然也正是古希腊人心理的重要反映：他们既希望凭借自身的力量努力改变命运，又不得不哀叹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的渺小和无奈。

难怪人们称《荷马史诗》为希腊的“圣经”—它既讲述了历史，又彰显了人性，从情节凌乱内容矛盾的神话中，初步整理出了一个头绪，并且从此开创了希腊文学的源头。更为宝贵的价值在于，它成就了19世纪后期创立的爱琴考古学，使得对英雄神话历史性的考察取得了长足进展。根据《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线索，19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发掘出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在遗址废墟上发现火焚痕迹和著名的“普里阿姆的宝藏”，并宣称证实了《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而

他随后发掘的迈锡尼古堡更是使得史前青铜文明再现世间，成为考古学界的传奇。

电影中的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对西方国家影响巨大，两千年里它遍布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电影技术发明以来，也涌现了无数关于古典希腊神话的题材。在所有的希腊神话英雄传说中，最能博得导演和编剧注意力的两位传奇人物，一个是阿耳戈船上的奥菲斯、另一个就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大力神》
Hercules: The Legend Begins(2014)

《诸神之战》系列

《角斗士》
Gladiator (2000)

《新木马屠城记》
Helen of Troy (2003)

《特洛伊》
Troy (2004)



位于土耳其的阿波罗神殿遗址。



希腊赫拉神庙，奥运会点火仪式此举行。


宙斯头像陶瓦。



位于巴黎卢浮宫内的海神波塞冬雕塑。

艺术的永生

美到极致的希腊神话以及由此脱胎而来的罗马神话，从史前时代的口口相传，到由荷马开始系统整理，最终因为无数杰出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著作而永远定格在了人类的文明史中，其魅力有增无减，历久恒新。

大量的经典画作和大师级艺术家都曾以希腊神话为题材，创作出无与伦比的杰作，譬如鲁本斯的《克洛诺斯吞噬其子》、米开朗基罗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以及卡拉瓦乔的《纳西瑟斯》等等，数量之多，简直仿佛璀璨的艺术银河。

而在欧美文学史上，希腊罗马神话更是具有深刻长远的影响。无论是从乔叟到雪莱的英国著名诗人们，还是但丁、歌德这样的欧洲文学巨擘，都经常在从神话中汲取素材、典故和灵感。神话故事一代代地渗透

到世界文学的机体中，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中的永恒财富。

所以，如果你热爱西方文明，就从希腊神话开始吧。在那里，众神将带给你无尽的财富；在那里，慕古思今，回到人类最最亲切的童年……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陌生的北欧神话与熟悉的自然

撰文／朱亮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世界史研究者



格陵兰岛迪斯科湾。

北欧是一片陌生且遥远的土地。北欧神话的悲情，从它的“陌生”开始，这一出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充满狂暴风雪、火龙巨人、无尽长夜的神话体系，形成时间原本就晚于世界其他几大神话体系—游吟诗人的口头传播历史只能追溯到公元1-2世纪，首先在挪威、丹麦和瑞典等地方流行，并不为人熟知。

这片高纬度地区耸立着起伏绵延的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位于大西洋与北冰洋交界处的冰岛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这个遍布熔岩的国度在漫长的冬季总被狂虐的暴风雪所淹没，似乎是冰霜之神与火神搏斗后留下的壮观战场。这里就是“冰与火之歌”的源起。

冰雪中出走的勇士

北欧大部分地区只有夏季才会闪现短暂的葱郁，接下来即是无尽漫长的冬季。

北欧人生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德意志东北低地，严苛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捕鱼和狩猎就成了早期北欧人的生活依靠。随着人口的增加，渔牧业逐渐无法满足北欧人对食物的需求。5世

纪中叶，日耳曼民族进行了一次民族大迁徙，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时代，北欧传奇中的主人翁大多属于这一时代。整个欧洲和部分美洲大陆都留有他们的足迹。8世纪以后，他们逐渐把目光瞄向南部的法兰西和英格兰等相对富裕的区域，成为令周边闻风丧胆的北欧海盗，即通常所说的维京人。海盗广泛定居在今天英法各国的河口与沿海地区，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这个词的意思便是诺曼人的地盘。而当北欧各民族陆续接受基督教之后， 战斗与冒险精神便逐渐消失，导致了以殖民、掠夺和贸易为特征的维京时代的终结。

中世纪时，基督教在整个欧洲盛行，由于罗马帝国在政治上强力打击，加上天灾人祸，尤其是公元1618-1648 的“三十年战争”，大部分记载北欧神话的作品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而付之一炬，日耳曼民族原有的文化遗失，可贵的文献传说被篡改、简化甚至遗弃。日耳曼诸神完全被日耳曼民族遗忘。只有少数幸存—比如：英国的“贝欧武夫（贝奥武夫）”、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和一些英雄传说，以及两部冰岛“埃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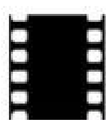
12至13世纪，冰岛绅士编订的《埃达》以及《新埃达》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他们祖先极具传奇色彩的活动轨迹。两部作品均成书于冰岛，但在挪威和丹麦等地均流传着《埃达》中所记述的那些故事。据这两本典籍以及至今仍在北欧流行的其他以冰岛文撰写的神话传说，可以洞察北欧神话的基本特征。

从“熟悉的自然”中来的北欧神话

北欧神话的首要特点是大自然被赋予了人格化色彩，人类对周围的自然界充满了敬畏之情，漫天飞舞的白雪、肆虐的寒风、不定期喷发的火山以及难以预测的海啸，都是生活中熟悉的场景，给北欧人制造了众多风险。这导致了火山、冰雪以及海啸等熟悉的自然灾难在北欧神话中具有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些特别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被视为巨人。冰霜、火和海啸是巨人的代表。火被称为“罗克”，是极为狡猾且反应灵敏的恶魔的化身；冰霜则是一种怪异的灰色巨人，北欧人称之为“莱姆”，直到19世纪，这个词在苏格兰方言中仍用来指白霜；“莱姆”驱赶的马和牛分别指代冰雹云和冰山。短暂的夏季和温暖的眼光是弥足珍贵的，令北欧人感到愉悦的夏日温热以及太阳等自然现象因此被视为众神。众神居住于神秘的仙宫，而巨人居住在遥远、黑暗和混沌的地方。宇宙的运行法则正是上述巨人和众神之间的互相战斗和残杀。巨人伊默是温暖的夏风与冰霜以及烈火斗争后留下的狼藉战场的产物。众神将伊默杀死，将其鲜血变成辽阔的海洋，肉体化为广袤的陆地，骨骼变为坚硬的岩石，头盖骨则变为无边的苍穹，脑浆化为天际的流云。这种血腥味十足

的宇宙生成法则恐怕只有北欧人才会想象出来。

北欧人对生命运行法则的构想更令人匪夷所思。伊格德拉西尔树是神圣之树，自然的运行法则以及北欧人的悠远历史均包含在这棵参天大树之中。伊格德拉西尔树扎根于冥府，其枝干高耸入云。树枝发芽和树叶凋零的过程便是世间的沧桑变迁，每片树叶都是一个人物履历的写照，树枝便是各个民族的历史，大风吹拂树枝所发出瑟瑟之音乃是众生的喧嚣。



电影中的
北欧神话

北欧维京的神话中，总有强大的英雄与暴力的杀戮。残酷的生存环境——苦寒，物资贫瘠，使得古代北欧人不得不去当海盗。整个民族的彪悍和对待死亡的漠然态度，自然形成了以灭世为主要内容的神话体系。在影片中，神不是万能的，所有的神都被杀死。神尚且如此，更何况传说中的人类英雄？因此，人类英雄也归于两句话：“力之礼赞，而归于力之毁灭”与“无望的斗争，和无奈的毁灭”





《尼伯龙根的指环》
Ring of the Nibelungs (2004)
《雷神》系列
The Mighty Thor
《驯龙高手》系列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纳尼亚传奇》系列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冰与火之歌》系列
A Song of Ice and Fire

战天斗地的民族性格

北欧神话折射出北欧人的民族性格—勇敢、单纯和质朴。北欧人直

率而坦诚，心灵对自然开放，这种质朴的气息在其神话体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欧神话是个多神体系，其中的众神和魔鬼没有精致的外形，多数神都给人一种庞大且笨拙的印象。神和巨人力大无比，迈着沉重的脚步勇敢前进。生存环境的恶劣让北欧人意识到人在宇宙间的微不足道，但他们却并未向自然屈服，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对抗各种困难。雷神托尔经由不毛之地，穿越丛林和乱石远征巨人国。当其在夜幕下借宿于一所房子的时候，一记巨大的声响将其惊醒，托尔握紧大锤，准备战斗。后来他才发现那声音原来是熟睡巨人的鼾声；他所寄居的房屋仅是巨人丢下的一只手套，房门是手套的腕口。托尔举起大锤以雷霆万钧之势企图将巨人击毙，可是当锤子击中巨人脸庞时，巨人摸了一下脸颊自言自语说道："是树叶掉下来了吗？"托尔再次击中巨人时，巨人又说："是一粒沙子吗？"当托尔使尽全力砸出第三锤后，巨人止住鼾声说："树上一定有麻雀，不知它们弄下什么东西来了"。托尔这样的勇士在巨人的眼中仅为一片树叶，最多只是一只麻雀。托尔受到巨人的多番嘲弄，但没有气馁，也没有因此而自卑，他一如既往地勇敢战斗，与尘世巨蛇殊死相抗，最终同归于尽。

诸神与巨人的战斗结束后，阳光被黑暗吞没，宇宙被毁灭，神也逝去。然而他们相信毁灭后将会出现新生，新产生的世界将更加美好，更令人向往。这一点与印度神话中的轮回规律颇有相似之处。另外，北欧神话在人类起源部分，先被创造出来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创造人类的材料不是泥土而是树木，这可与原始的北欧地理环境有关。而且北欧神话崇尚战斗精神，这也是北欧民族性格的特性。诸神与厄运战斗的原型，是北欧人与恶劣自然的斗争。在神话中，就是诸神与巨人以及诸神与诸神之间的战斗。



冰岛传统节日海盗节。　供图／东方IC



丹麦哥本哈根20世纪初修建的反映北欧神话的著名城市雕塑吉菲昂喷泉。　供图／东方IC



冰岛传统节日海盗节。　供图／东方IC

吟诵中流传的智慧和历史

北欧神话的粗犷气息中也孕育了无穷的智慧，其主神奥丁便是智慧的化身。据一位18世纪的冰岛学者考证，奥丁到达欧洲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0年，然而这种考证却经不起推敲，奥丁的履历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纯属传说。13世纪成书的《挪威诸王史》记载奥丁原是黑海地区一位勇敢的君主，带领12位贵族和众多属民离开亚洲，对外开拓，最终在北欧定居下来。这一迁徙历程与现代考古学家发现的证据较为吻合，因为今日生活在印度、伊朗、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民族的祖先发源于高加索和黑海地区，北欧人的故乡在欧亚两洲交汇处的黑海之滨绝非无稽之谈。德国一些博学的词源学家也证实"奥丁"这个词的含义就是运动和游走。奥丁和许多传说中的部落领袖一样，有四肢和容貌。他身着树藤兽皮制作的衣服，留着蓬乱的胡须，眨着灵动的眼珠，口操粗鲁但纯朴亲切的北欧方言。奥丁不仅能征善战，而且富有智慧，是一位聪颖的文艺天才。奥丁首创的如尼文使北欧人能将内心深藏却无法窥见的思想用书面文字表达出来。奥丁还发明了诗歌，将北欧人的智力发展提升至更高的阶段，充实了北欧人的精神生活。北欧人对奥丁无限敬仰，生活中无处不有奥丁的痕迹。英语中"星期三"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奥丁节。奥丁配得上这样的殊荣，因为还有什么行动能比发明文字更令人崇敬呢？

北欧人用诗歌和散文体裁所辑录的神话虽不能准确回溯他们的历史，却意蕴深长地展现了他们的性格。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句中国谚语也同样适用于北欧人。北欧荒茫、寒冷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他们质

朴、勇敢且多少带有血腥味的性格。他们被磨练成一个勇敢且富有智慧的群体，直至今日仍然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迷雾中的凯尔特神话

撰文 / 刘荣

充满传奇色彩的凯尔特神话，在欧洲与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并列。同样的，古凯尔特人保持了多神信仰，不少神话也受到了基督教影响。相比前两者，凯尔特神话因为在历史深处渺茫不可寻，因此更具有神秘气质，显得迷雾重重。

有人甚至认为，凯尔特人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存在的族群，因为他们没有自主创造过一部宏大的著作，也没有建立过一个如同罗马帝国一样稳定的国家政权。文化和历史都非常零散。这使得爱尔兰和苏格兰，都无法对欧洲历史产生更大的影响。

当然这么说并不确切，凯尔特文明在将近 500 年中一度是欧洲的主流文明。然而，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自我描述的文字，留世的书稿也受到了各种审查。在爱尔兰文学兴起前，人们只能看到罗马人对其的描述，即使在爱尔兰文学兴盛后，凯尔特人后裔最终迎来了四位爱尔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凯尔特文化中的源头—凯尔特神话，只能从口头和雕像与硬币，或者叶芝的诗歌中隐隐看到一些。



亚瑟王传说中的伟大圆桌骑士之一兰斯洛特与亚瑟王王后Guenievre。

迷雾重重的源流：尚武的神秘族群

凯尔特文化不可捉摸的原因，首先在于凯尔特人先祖的神话本身颇神秘。据说这些故事的渊源，本身被赋予了非凡的力量，听故事的人会得到祝福和好运。在古老的凯尔特时代，当时权威的德鲁伊特教的祭司们相信，口耳相传的东西是神圣的，记录下来就是亵渎，所以历史传说都是靠游吟诗人口头流传，尤其是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因此一个故事往往有很多版本，加上凯尔特著作被罗马帝国大量销毁，无迹可寻，所以显得迷雾重重。

另一方面，凯尔特人有时被描述为野蛮好战，有时又充满艺术气质。关于凯尔特人的传说来自接触过他们的人们，这里面，有征服者也有战败者，各种说法显得十分矛盾。

在进入爱尔兰的基督教传教士们的记录里，古凯尔特人也显得很神秘。他们曾经广泛生活在欧洲大陆，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军事力量。在公元前385年，凯尔特人甚至洗劫了罗马。尽管后来凯尔特人被罗马帝国影响接受基督教，他们仍然膜拜自己的男女诸神。

凯尔特人是何时出现的？较保守的说法认为，大约在公元前700年，距今约2700年。最新出版的《新时代百科全书》中显示，凯尔特人起源于公元前 1500年，并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扩张到欧洲其他地区。在众多似是而非的争论后，如今的西方历史学界承认——凯尔特人也是印欧人种的一支，和美洲印第安人一样，文化信仰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

在欧洲古代文明中，凯尔特人一度十分强大。他们首先发源于欧洲西部的塞纳河与多瑙河流域。从公元前5世纪起，他们开始向全欧洲扩张。全盛时期的凯尔特人和后来的罗马帝国差不多。随着罗马文明的兴起，凯尔特文化在欧洲大陆逐渐消失，当然，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它们延续了下来。

凯尔特人本身的人种源流也有些复杂，20 世纪的考古学证明，这个族群勇猛且崇尚武力，重视战场上的荣誉，战斗力惊人，曾被希腊罗马作家说成是手提着敌人头颅、喝人血的野蛮人。而在古典作家的笔下，凯尔特人身材魁伟、金发碧眼，很像高贵的欧罗巴人种。

凯尔特人不止是好战的莽夫，在艺术、工艺、服饰、音乐和文学方面也具有相当才华。爱尔兰文艺复兴以来，凯尔特后裔里的叶芝、萧伯纳、贝克特和王尔德等，一定程度上都延续了游吟诗人的传统。可以说，正是因为凯尔特人对于欧洲的影响十分深远，所以，英国最老牌的牛津大学 (中古和近代语言学院) 至今依然设有凯尔特研究专业。欧洲篝火节、橡树崇拜和万圣节，都来自凯尔特民俗或祭祀传统；美国考古学家克拉普考证过，凯尔特宗教与欧洲史前巨石文化，包括英格兰西部著名的圆形石阵，都有密切关系。我们现今熟悉的大不列颠国旗上的十字、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 (白底红色正十字) 、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十字 (兰底白色斜十字) 、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十字 (白底红色斜十字) ，都脱胎于凯尔特人神圣象征符号。这些神秘的遗存，增加了凯尔特文化的神秘。





英格兰西部什罗浦郡的亚瑟王卡米洛特宫殿。　供图／东方IC



廷塔杰尔教堂。 **Noel Quidu–DragonImage**

从文化到神话：德鲁伊特与亚瑟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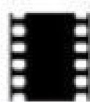
作为文化的源头，宗教和神话同步推进了凯尔特文化的发展。

首先是宗教。在基督教时代来临之前，凯尔特人普遍信仰德鲁伊特教。该教的领袖就叫做德鲁伊特，他们充当的角色是萨满巫师、医生、祭司、法官和占卜师，同时也是哲学家和诗人。这深刻影响了凯尔特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灵魂转世说，认为灵魂不灭。所以，凡有凯尔特人病危或濒死，都有德鲁伊特主持为其献人祭。人祭仪式的风俗中仍有一小部分在英国民间保留，民间的五月节庆祝活动，其中围绕五月柱跳舞，选举年轻女子为“五月后”，这些都是德鲁伊特的传统。

相传，第一个德鲁伊特叫阿莫金，在公元前 1530 年从古西班牙海岸来到爱尔兰，他能通过诗歌播下灵感的种子。德鲁伊特信奉一种人与自然万物相融合的世界观，充满魔幻和灵性。他们认为，只要洞察了自然的秩序，掌握自然规律，就能获得与自然沟通的力量。凯尔特人的观念里，诗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诗人就是动物、植物、大自然，也就是科学。即使到今日，人们相信，凯尔特人宗教里古老的萨满精神，能够成为救治的力量—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性的退化。

秉持相同世界观的凯尔特神话也显得十分神秘。凯尔特神话以爱尔兰的传说为代表，爱尔兰神话主要是盖尔人的故事，最著名的三部故事是：达努神族的往事和深海巨人族的斗争；库丘林等英雄为主的阿尔斯特传说；芬恩与费奥纳英雄们的传奇故事。这些神话，往往以几位英雄和国王的生平故事为中心展开，英雄的共同特点就是半神半人，通常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自神族。围绕着神奇的塔拉高地，达纳神族、佛魔族与人类之间的爱恨情仇显得亦真亦幻，历史与神话水乳交融。凯尔特神话里还有一个主宰着人类命运的仙人麦布女王，她的故事也多次被后来的英国文学家写作，比如：雪莱的《麦布女王：一部哲理诗歌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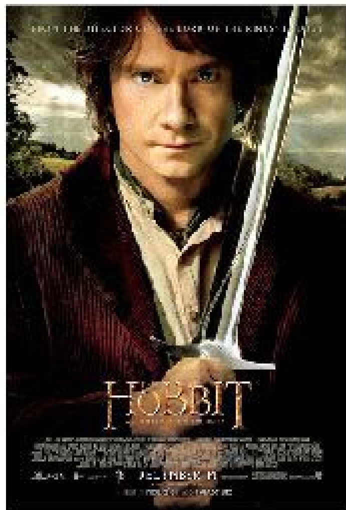
而在苏格兰，凯尔特人的后裔们一直在传诵一位名震一时的威尔士国王， 他的名字叫亚瑟王。亚瑟王的故事是在凯尔特神话中最著名的传说，亚瑟王与追随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以及后来寻找“圣杯”的故事，在西欧地区广为流传。这些故事虽然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但更多折射出凯尔特民族的特征。比如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们的豪迈和正义，寄托了凯尔特人的优良品质。符合古欧洲的文学艺术家对凯尔特人的描写——刚烈正直、宁死不屈，民族尊严至上。第一个把亚瑟王的传奇整理出来的是威尔士牧师杰弗里，中世纪后，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的传奇故事不断出现在英国的文学作品中。当神话从口头变成了书面，凯尔特精神的复兴也就成为可能。



电影中的

凯尔特神话

大西洋浩淼，爱尔兰岛与苏格兰岛从寂静的海岸线从晨光中醒来，巨石之阵与古堡废墟，像传说中的巨人，依然坚守在岛上。凯尔特人以这两座岛为基地，创造了古老而神奇的凯尔特文明。过去，我们一度从爱尔兰的舞蹈和音乐中，感受到这一文明的绚烂，而爱尔兰电影中则更以光和影，历史和现实的交织，再现了千年历史和英雄史诗。





《哈利·波特》系列
Harry Potter

《亚瑟王》
King Arthur (2004)

《指环王》系列
The Lord of the Ring

《霍比特人》系列
The Hobbit

复兴的凯尔特精神：民族运动的一面旗帜

在凯尔特神话中，古代凯尔特人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尤其是在面对外族入侵时。历史上，苏格兰人顽强抵抗罗马帝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在

罗马帝国时代被攻破的王国。到了现代，变成了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尤其是在恢复民族独立的运动中。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从欧洲向北美转移，“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开始衰退。南部的英格兰人与北部的苏格兰人、西北的爱尔兰人间的内部矛盾开始变得明显，较早移居到英格兰的凯尔特人，与后来入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针锋相对。因为力量不济，古凯尔特人不得不移居到苏格兰和爱尔兰，虽然经济落后于英格兰，但在族群认同上始终保持着独立。

今日，苏格兰不仅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议会、银行、《苏格兰人报》、电视台、博物馆和图书馆，还发行苏格兰货币，被压抑的凯尔特文化传统此时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和重视。20 世纪后期，大量关于凯尔特文化的书刊在英格兰、爱尔兰和北美出版，研究者从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艺术、文学、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探讨凯尔特文化与盎格鲁文化的不同，从学术角度确立当代爱尔兰和苏格兰文化身份的独立性，凯尔特神话成为民族运动的一面旗帜。

而凯尔特文化的巫术传统与女神传统，以及科学、宗教、巫术与艺术不分的灵性精神，不仅存在于19世纪叶芝和乔伊斯的诗歌和小说中，更成为新时代的大众文化热点。爱尔兰的歌星恩雅，与古代凯尔特的女神 Enya同名，她将爱尔兰传统民谣重新编曲，《水印》《牧羊人之月》《凯尔特人》和《树的回忆》，再现了凯尔特神话中万物有灵的世界。

来自苏格兰的女作家——《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则用文字造出凯尔特的德鲁伊特教传统，让萨满巫师形象成为主人公。过去，长期被基督教妖魔化的女巫形象，也被凯尔特世界的价值观重新诠释，变得充满爱和谅解。罗琳非常了解欧洲历史和民间文化，她深知凯尔特的巫术传统，比基督教所承认的历史久远得多。哈里·波特作为巫师，他与猫头鹰、蟒蛇的灵犀相通，正是凯尔特信仰里的灵性世界观。罗琳用笔创造了一个温暖、神奇的巫师世界，反衬无聊、冷漠的正常世界，一方面体现了凯尔特文化的寻根，一方面也挑战了代表着西方主流文化的英格兰文化的地位。

除了众多带有魔幻特征的书籍和电影如《指环王》《霍比特人》，在流行时尚中，也有凯尔特文化的影子。全世界酒客都爱喝的威士忌，在凯尔特语里意指生命之水；苏格兰风格的褶叠短裙登上了大牌的秀台；大量的游戏采用凯尔特神话作为背景；在NBA和欧洲的职业足球赛中也有“凯尔特人”这样的队名，凯尔特人自由勇敢、热爱冒险的精神，

让那个迷雾重重且神秘的“失落世界”并不是只有虚构。

参考资料：黄悦《重访凯尔特神话历史——以爱尔兰为例》；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的凯尔特复兴》；周巧红《略论英国社会中遗留的凯尔特民族特征》。

体验神话里的欧洲

撰文 / 刘荣



神话是人类精神最初的栖居地，神话的发源、发生和存在的地方，众神与英雄的足迹所经的地方，也是人类精神流淌的地方。

在欧罗巴大陆上，尽管神话源流分为希腊罗马、北欧和凯尔特三大部分，但在原始精神上，其实它们无分彼此，很多创始神话从人类有文字之前就存在。关于天地万物的创始，宇宙洪荒的生灭，我们心怀好奇与希翼，期待重新认识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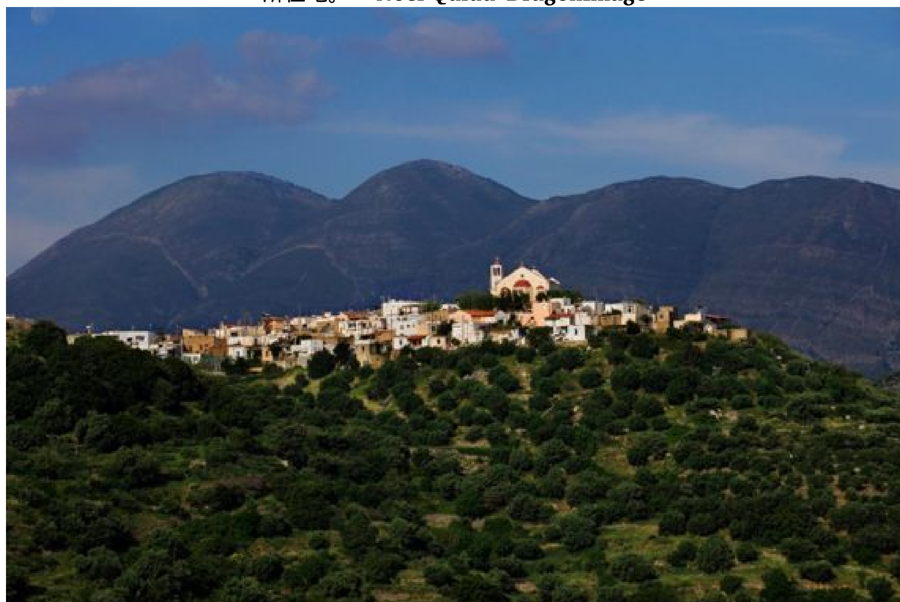
奥林匹斯众神之主宙斯诞生的克里特岛，北欧神话中的极北之地图勒，凯尔特传说中的亚瑟王与圣杯长眠之处，在神与半神栖身的地方，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喧嚣与寂静并存的空间里，创始神话中存在过的神秘地点，又或者在苏格兰风笛声里人潮涌动的爱丁堡，在小美人鱼的故乡哥本哈根，在每一处文物遗迹都振奋人心的雅典卫城，那些历经千万年的古老的故事，等待着新的寻觅和探险。

从神话到目的地，是文明横渡过历史之海，留下可查考的痕迹。每个神话中的寻找目标，都关乎一个地点，这是人类梦想的一次探险。而每次行走也是对神话的新的书写和颂唱，像当年游吟诗人们做过的那样，这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期望体验到的。

克里特岛：神与半神之地



法伊斯托斯皇宫是岛上另一处重要的考古点，坐落在法伊斯托斯，曾是克里特岛第二大皇宫的所在地。 **Noel Quidu–DragonImage**



居住在山区的人们以眷恋传统、注重荣誉和热爱武器而著称。 **Noel Quidu–DragonImage**



克诺索斯宫建于公元前1700年，坐落于伊拉克利翁的一个海角上方。它也是一个占地2万平方米且拥有800个房间的建筑学迷宫。 **Noel Quidu–DragonImage**

“宙斯，众神与人类之父，统治着奥林匹斯山，却出生于克里特岛的迪克特山。”

根据传说，富于传奇性的奥林匹斯山是希腊最高点，海拔2917米。众神诞生的地方却在一片富裕高原的陡坡之上。迪克特山位于人口密集的克里特岛，一座巨大的岩洞，由钟乳石与石笋构成。叫卖橄榄油的小贩可能会告诉你，这里藏着整个欧洲最古老的秘密。

在米诺斯文化时期，迪克特岩洞曾为祭祀场，发掘出过各种文物，它作为宙斯诞生地一直有争议，考古学家怀疑伊季山岩洞也可能是宙斯诞生地。洞内发现了许多祭祀物品：许愿弥撒中的祭品，和标志着宙斯出生的科律班忒斯的铜盾……不过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

在《神谱》中，赫西俄德讲述了奥林匹斯众神的起源。克洛诺斯是众神的主人，也是宙斯的父亲，预言说他会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于是他把妻子瑞亚生下的5个孩子都吞进肚里。

瑞亚偷偷在克里特岛的岩洞里生下宙斯。克里特山的守护神在岩洞周围一边跳舞一边敲击盾牌，小宙斯的哭闹声没有惊动克洛诺斯，宙斯喝山羊奶长大，成年后，逼迫克洛诺斯吐出5个孩子（波塞冬、德墨忒尔、哈迪斯、赫斯提亚和赫拉），联手推翻了克洛诺斯的暴政。之后，宙斯统治宇宙，坐镇奥林匹斯山。

好像是为了保证神话起源的完整性，克里特岛同时也是半神—英雄的诞生地。包含了希腊传说中的两大部分，神的谱系与英雄传说。

花心成性的宙斯曾变成一头公牛，绑架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并把她带到克里特岛，躲避善妒嫉的妻子。欧罗巴为宙斯生下了拉达曼提斯、萨耳佩冬以及著名的米诺斯等半神英雄。这个开头就不怎么美好的传说结尾也不怎么美好，宙斯抛弃了欧罗巴。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神的不可靠，所以最后的救赎来自人类自己。欧罗巴后来嫁给了克里特王，由米诺斯最终继位，统一了王国并建立了米诺斯文明。

“宽广的海面上，有一座美丽、富饶的小岛，它在浪花的怀抱中与世隔绝，它是克里特岛。那里有无数居民，那里有90个村镇，在它们之中，有一座属于米诺斯王的大城市，名叫克诺索斯。”游吟诗人荷马曾这样描述过。

克诺索斯宫建于公元前1700年，占地2万平方米，800多个房间。建筑中心是一个长方形的庭院，房屋和院落间曲折多变，楼梯走廊错综复杂。室内外的装潢都用了许多以公牛为主题的艺术品：这就是传说中的米诺牛迷宫。这座王宫确可称做艺术之宫。为数众多的来自公元前2000年的壁画是古代克里特文化的瑰宝，布满了宗教活动场面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神话，以及人的日常活动和动物的形态。比如，在克诺索斯宫，到处是公牛图案，从“神圣的双角”建筑到表现“斗牛仪式”的东宫壁画。后者是宗教仪式，一头野牛正向前猛冲，少年必须用杂技般的身手征服野牛，但不能伤害它。其中的文物遗产价值，可谓古希腊绘画艺术最突出的代表，由此可见，距今3000多年的克里特文化曾经如何辉煌。

和米诺斯王一样，米诺索斯宫充满传奇。为了证明自己就是王位继承人，米诺斯王请求海神波塞冬赐给他一头纯白色的公牛。按照约定，米诺斯王要将这头牛献祭给海神，由于被公牛的美丽所征服，米诺斯王反悔了。波塞冬一怒之下，让米诺斯王的王妃帕西法厄爱上了公牛，并生下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斯王把怪物囚禁在一座迷宫中，外人误入迷宫就会被怪物吞吃，这座迷宫也成为之后许多神话的起源，比如忒修斯与米诺牛之战、米诺斯王之女阿里阿德涅对忒修斯的爱慕、代达罗斯带着儿子伊卡洛斯逃走等等。

克里特岛好像一个例证—在希腊神话里，神有自己的悲剧。而半神的英雄比神族更有悲情之命运。



克里特岛是希腊最大和人口最密的岛屿。整个岛东西走向，岛上有很多峡谷，在这里，游客可以欣赏到灿烂文明的残余，探索美丽的海滩，令人印象深刻的山区风光，肥沃的山谷和陡峭的峡谷，比如萨马利亚峡谷、Imbros 峡谷、Kourtaliotiko 峡谷；河流湖泊，比如 Ieropotamos 河、凯欧那斯湖和阿基亚玛湖，还有很多环境保护区。克里特岛有六大行政区域，首府为以下几个城市：伊拉克利翁、干尼亚、雷西姆农、耶拉派特拉、圣尼古拉奥斯、锡蒂亚 Sitia。

雅典：众神之地和女神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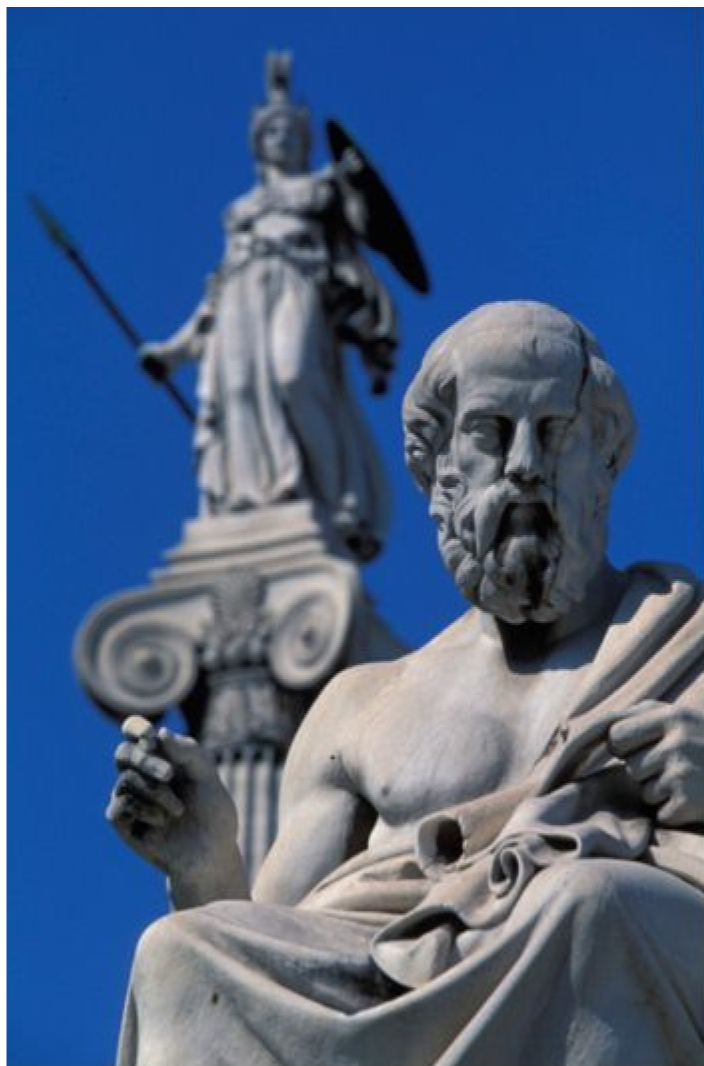
俯瞰雅典卫城。 **Bruno Perousse-DragonImage**



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 **Bruno Perousse-DragonImage**



雅典议会的卫队。 **Bruno Perousse-DragonImage**



雅典艺术学院的雕塑。 **Bruno Perousse-DragonImage**

在众神诞生地——蓝色爱琴海边，希腊雅典卫城像神迹一样，存在于历史中。

这座城市修建于公元前5世纪，有希腊和全世界最杰出的古建筑群、绘画和雕刻，面积约4平方公里，坚固的城墙至今耸立不倒。人们只能从西侧登上卫城。高地东面、南面和北面都是悬崖绝壁。阿克罗波利斯建造的神庙，是宗教政治的中心地。现存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等。这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也是希腊罗马神话的发源地。

雅典城因智慧女神雅典娜而得名。雅典娜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掌管战争、智慧、文明和工艺，司职法律与秩序，和阿耳忒弥斯、

赫斯提亚并称为希腊三大处女神。她无私地将裁缝、雕刻、纺织、陶艺和油漆技术传授给希腊人，深得爱戴。在古希腊神话中，人们在爱琴海边建立了一座新城，谁能提供对人类最有用的东西，就能成为这座新城的保护神，主神宙斯把决定权交给了人类。据说，好战的波塞冬用三叉戟敲了敲岩石，变出了一匹象征战争的战马。而雅典娜用长矛击一击岩石，石头上长出一株橄榄树，这株象征着和平和丰收的橄榄树，赢得了雅典人民的心。从此，雅典城各处种满了橄榄树，这里成为一座“和平之城”。

在古希腊英雄时代的战争中，女神雅典娜具有崇高地位。她代表着人们抵御侵略和守护家园的底线，以及用智谋和力量夺取胜利的理性。在特洛亚战争中，她教导俄底修斯使用木马计，使希腊人获得胜利。她长期被视为城邦国家强大和稳定的象征。因此，雅典卫城既是军事要塞，又是宗教圣地。雅典娜神庙是卫城的建筑代表，是闻名世界的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神庙长18英尺，宽12英尺，内有一个爱奥尼亚式门厅和一个方形的内庙。东面有一个执盾的雅典娜神像浮雕，神像旁边竖立着主神宙斯像和其他神像，神庙中还有描述公元前479年普拉迪战役的浮雕。

希腊人热爱这座城市。在希腊波斯战争中，雅典曾被波斯军队攻占，公元前480年，卫城被敌人彻底破坏。希腊波斯战争后，雅典人花费了40年的时间重新修建卫城，用白色的大理石重建卫城的全部建筑。在雅典人眼中，卫城是一座永远不会衰败的城市。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康沃尔郡:喧嚣与寂静之所



廷塔杰尔城堡的遗址位于远处的半岛上，它是康沃尔公爵的地盘。画面近处是一座季节性的环形“迷宫”，在冬天会消失。 **Noel Quidu–DragonImage**



每年6月，圆桌骑士团成员都会聚集到廷塔杰尔城堡进行新的宣誓。 **Noel Quidu–DragonImage**



廷塔杰尔城堡坐落于陡峭的海角之上，通过一条狭窄的通道与海岸相连，是个难以攻克的要塞。 **Noel Quidu–DragonImage**





巨石阵

巨石建筑，至今是一个难解之谜。在多次研究和模拟试验后，仍难以断定，出现在亚瑟王时代前的这80块蓝色巨石，怎么能从威尔士山区300公里外采石场被运送到这里的，它们每一块都重达4吨。当然凯尔特人并不介意对此进行一番浪漫想象，根据凯尔特神话里的亚瑟王传说，人们愿意相信，巨石阵是乌瑟·潘德拉根和其兄弟安布罗修斯要求建造的墓地，为死在战场上的凯尔特贵族举行葬礼。是魔法师梅林出发去爱尔兰寻找到了这些圆形巨石，再运回来放置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

据说，在英国西南部的康沃尔郡，沉睡着伟大的亚瑟王和“圣杯”，在凯尔特神话里，始终有圆桌骑士的传说，这里也是亚瑟王从出生到长眠的地方。

康沃尔郡是一个靴形半岛，在黄昏到来之前，绵长的水岸十分静寂。“圆桌骑士团”的成员，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到新加坡，分散在世界各地。每年6月，成员都会到廷塔杰尔城堡聚会—进行新一轮宣誓，宴请及招募新“骑士”。这座城堡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用于建造的花岗岩全都来自康沃尔郡。花岗岩用以纪念亚瑟王，它象征着君主的威严和神话的力量。72块窗玻璃描绘了亚瑟王和他生命中的其他重要人物，比如魔法师梅林、湖中仙女、柏斯华、格尼薇儿和圣杯等等。

在凯尔特神话中，亚瑟王的传奇便始于廷塔杰尔城堡。在《不列颠诸王史》一书中，有亚瑟王传说中的所有元素，经由中世纪欧洲文学家的整理改编，成为亚瑟王的传奇一生：借助魔法力量诞生、继承王权、手持王者之剑、与格尼薇儿成婚、莫德雷德的叛乱……

很多编年史和文本故事里，亚瑟都是一个“战争领袖”，他率领军队顽强抵抗日耳曼侵略者。只有《不列颠诸王史》把他塑造成一个借助超自然力量出身的君主。这无疑来自凯尔特式的浪漫—他在魔法师梅林的法术下诞生。英国国王乌瑟·潘德拉根曾疯狂地爱上康沃尔公爵哥罗斯的妻子伊格赖因。在这座坐落于陡峭的海角之上的城堡里，乌瑟恳求梅林使用诡计，诱奸了伊格赖因……伊格赖因生下了一个哭闹着的孩子，这个孩子名叫亚瑟，在不列颠历史上惊天动地。

在半径20公里的范围内，游客们会发现许多与传说相关的景点，比如梅林洞穴—梅林藏匿亚瑟的地方；亚瑟王最后之战的地点；亚瑟王取

得王者之剑及后来抛弃此剑的地方；圆桌骑士出发寻找圣杯前洗涤身心的地方，还有几十公里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巨大的巨石阵，据说与凯尔特的古老宗教仪式相关，一度被视为外星人留下的遗存……而在一片喧嚣之后，王者的传说于此长眠。

因为亚瑟王，不得不说到“圣杯”，这可谓全世界最著名的餐具—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过，也是亚利马太的约瑟用来收集耶稣血液的容器。追寻“圣杯”是亚瑟王国最神圣的事情，也是成为圆桌骑士的理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在离开圣地后，把“圣杯”藏在英国的萨默赛特郡。人们认为，一座迷人小镇格拉斯顿堡是“圣杯”所在地。亚利马太的约瑟建造了全英国第一座教堂。他在那里插下自己的拐杖，长出一棵山楂树（基督的花冠），他埋下“圣杯”，一汪清泉喷涌而出。呈浅红色且含有铁质的泉水被人们认为是基督的血液。当然，在苏格兰人心目中，基督很可能没有伟大的亚瑟王那样让人牵肠挂肚。

日出东方，一座昔日被沼泽包围的火山正是亚瑟王传说中的精灵国度——阿瓦隆。亚瑟王在卡姆兰战役中受伤后，被莫甘娜送到这个岛屿天堂疗伤。古凯尔特人认为，伟大的国王只是“长眠”在阿瓦隆，总有一天会苏醒。直到12世纪，凯尔特人中仍流传着“亚瑟王归来”的传说，等待王者从寂静中苏醒，再现不列颠和古苏格兰人金戈铁马惊天动地的辉煌。



从大教堂欣赏索尔兹伯里的景色。不远处的平原上竖立着巨石阵。

爱丁堡:等待王者归来的宝座



一道阳光，斜照在巴莫拉尔饭店的正面。这是爱丁堡最古老的饭馆之一，自1902年起开始接待旅客。 **THOMAS GOISQUE-DragonImage**



俯瞰爱丁堡的卡尔顿山。 **THOMAS GOISQUE-DragonImage**



后者中的苏格兰皇家骑兵卫队显然是最受民众关注的，不仅因为他们是著名的风笛演奏家，还因为他们穿着如铜一般闪闪发光的苏格兰格子花呢和豹皮大衣。 **THOMAS GOISQUE-DragonImage**



爱丁堡的古老建筑。 **THOMAS GOISQUE-DragonImage**

除了首府伦敦，英国还有哪座城市最迷人？无疑是苏格兰的爱丁堡。这座靠近苏格兰东海岸入海口的城市，比大多数欧洲城市的地理位置都优越。它位于南部低地的中心，而低地正是古凯尔特人长期生息繁衍的地方。因此，浓郁的苏格兰味道是这座政治、文化中心最大的特点。这座城市，雄据于延绵的火山灰和岩石峭壁上，易守难攻，历史上常与来自英格兰的威胁进行战斗。这群凯尔特人的后裔崇尚自给自足，性格坚毅刚强。不少爱国者至今仍想恢复自治。

这里古迹众多，号称苏格兰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爱丁堡被公认为是欧洲最漂亮的首府。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巷道和建筑里，藏着无数

神话、历史和古老传统。这里也有关于亚瑟王的传说，传说来自爱丁堡的制高点—一座不到300米的小山。这座前火山已经有3.5亿岁高龄—正是太阳绕银河系一圈所用的时间。在几百万年前，地质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时期第四纪，巨大的冰川刺入小山的身躯，扫去了亿年沉淀下的沉积层，形成了鬼斧神工的面貌：西面是坚硬的玄武岩峭壁，东面是平缓的斜坡，而中间被冰川破坏的身躯则深深地凹了进去。如今，不再喷发的火山口无声地拱卫着爱丁堡城。

古凯尔特人为这种自然奇观所震撼，他们认为，只有这种壮阔的场景才是配得上亚瑟王的王座。于是命名为“亚瑟王的宝座”。苏格兰人等待着王者归来，爱丁堡的“亚瑟王的宝座”也在无声地等待着。

市中心分为两部分：旧城到处是世界著名的城堡和优美的鹅卵石甬道，新城是乔治亚设计风格。来到爱丁堡的老街道，一定要去的地方是爱丁堡城堡，它有着复杂漫长的建筑史。最古老的圣玛格利特礼拜堂，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在这里，可以参观“苏格兰之光”国王的冠冕珠宝；看看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哪里诞下儿子詹姆斯；观看自1861年起一直世代相袭的鸣炮仪式（除周日外每天一次）。

从爱丁堡城堡前往圣十字宫之间的山路叫做“皇家英里”，长度几乎为一英里，一度是全世界最宽阔和最漂亮的街道。这里有四条主干道：城堡山街、草坪市场街、商业街和卡农门街。在“悬门”的拱门下方，穿过了无数小街道。皇家英里两旁的众多住宅曾一度沦为名声狼藉的贫民区，经过整治，今天再次恢复了往日的魅力。

圣十字宫背靠亚瑟王宝座，是英国女王驾临苏格兰时的皇家住所。和亚瑟王时代一样，宫殿里有许多离奇而复杂的故事，凯尔特文化留下了魔幻神秘的气质。

图勒：世界尽头或冷酷仙境



北角，神秘的地方，悬崖高307米俯瞰北冰洋，它象征性地标志着欧洲的最北端。它位于挪威的马格尔岛。 **Patrick Delance-DragonImage**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盖朗厄尔峡湾（**Geirangerfjord**）是挪威最美的景点。 **Noel Quidu–DragonImage**



格陵兰岛

世界第一大岛屿，储存了世界 30% 的淡水，位于北极圈海面。每年有 4 个月时间是冰封的，平均温度 0 度以下，夏季温度也很少超过 10℃，该岛北端历史最低气温为零下 70℃。日照时间很短，没有树木，只有一些矮小植物，不能耕种，当地人以捕猎为生，主要食物是海豹。格陵兰是地球上人类最难生存的地方之一，有特有的极昼和极夜现象。越接近高纬度，一年中的极昼和极夜就越长。每到冬季，便有持续数个月的极夜，格陵兰上空偶尔会出现色彩绚丽的北极光。而在夏季，则终日头顶艳阳，格陵兰成为日不落岛。在格陵兰，你能感受到冰雪的白色世界与热忱开朗的当地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像一首“冰与火之歌”。

格陵兰岛的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来自于格陵兰岛。曾经，包括日本、加拿大、英国和西班牙在内 12 个国家的男女圣诞老人，以及他们的助手共计 130 人，为究竟哪个北欧国家才是圣诞老人的真正故乡争论不休。后来，第 40 届世界圣诞老人大会主席希莱纳宣布：“这是事实——圣诞老人来自格陵兰岛。”格陵兰岛代表是这样击败竞争对手的：“我们格陵兰岛拥有无数无数的驯鹿。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Alta的岩雕已有6000年历史。　Noel Quidu–DragonImage



北角是欧洲最北端的终点。 **Noel Quidu–DragonImage**



霍宁斯瓦格**Honningsvag**的冰吧。 **Noel Quidu–DragonImage**

位于北纬71°10’21”的北角，在挪威芬马克郡的马格尔岛上，这里的太阳永不落山，是“欧洲最北端的终点”。“图勒—不列颠岛的最北端，也是世界的尽头。它位于北回归线和北极圈的交界处，南面距离不列颠岛6天航程，而北面则靠近冰冻的海洋。”

图勒岛在传说中，代表了最北端，最终极。和格陵兰岛同在北极圈，是真正的极北之地。年平均温度低于零度，夏季也很少超过10℃。

在安居于欧洲西部、南部的欧洲人心目中，这里就是世界尽头。独特的地貌和气候，显得无比神秘，成为与神灵沟通的圣地，也是北欧神话中的“冰与火之地”，还有神迹般的极昼和极夜。每到冬季，便有持续数月的极夜，上空会出现绚丽的北极光。在夏季，艳阳终日高照，这一带的岛屿成为日不落岛。因此，这里也是“反对暗夜和地狱的太阳神”阿波罗的地盘和避难地。每天，他驾着自己带火的马车，从这里的冰天雪地中飞上天空巡视。

在图勒岛，不仅有北欧神话，还有真实的历史。人们曾经猜测，维京人是这座岛最早的居民。在挪威，维京人的名气远比图勒岛大。先驱者因为赫赫战功获得了命名日—8月1日被定名为维京人日。著名的维京人，有建立了诺曼底公国的罗洛。在维京人的后代中，永远有远征他方的凶猛的战士，并扬名立万。

尽管维京人有发达的军事制造业、造船业和手工业，也早在哥伦布之前发现了美洲大陆。但是萨米人更像这里的原住民。著名的Alta岩石

雕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石雕，历史最久的有6000年历史，岩雕上能看到萨满巫医、狩猎和捕鱼的场景。Alta岩雕于1973年被发现，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Alta岩雕中更多出现的是萨米族，他们捕猎野生驯鹿，半游牧，信奉萨满教。而其他一些岩雕中的船只形象与古时诺曼人使用的龙头船十分相似。古老的萨米人和后来的维京人，以及来自格陵兰岛的移民，都主要以渔猎为生，现在也发展一部分旅游业。近几十年来，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捕猎海豹、鲸鱼”的立场，曾一度影响了北极圈诸岛的生活方式。环境保护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依然存在矛盾。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新移民不断涌入，北极圈诸岛的冰盖正在融化，这是个新的危险信号。

数百年过去，新的世界暴露在航海大发现的眼睛之下，终极北境的图勒不再是地球的边界。然而，图勒的传奇，关于极昼和极夜的传奇在北欧却未曾消逝，勇往直前、极地探险的精神依然流淌在北欧人的血液里。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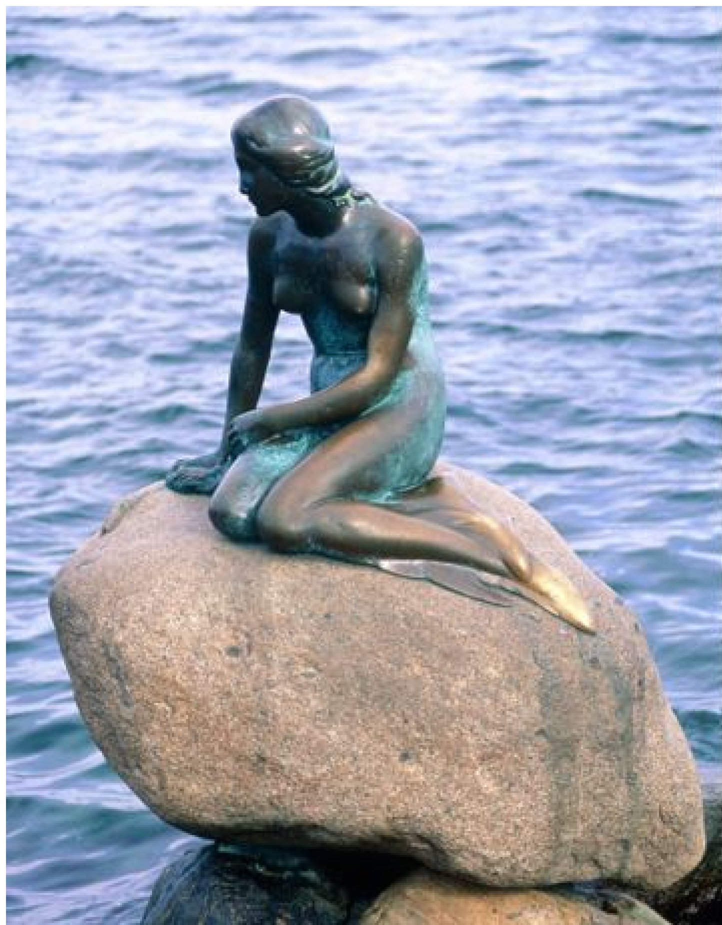
哥本哈根：北欧女神创造的海上童话



沿着新港运河河岸展开的哥本哈根，古老的帆缆索具与陆地上的彩色房屋交相辉映。 **tephan Gladieu-DragonImage**



Rosenborg Have花园是市中心的一大片绿地，深受哥本哈根人的喜爱。 **tephan Gladieu-DragonImage**



在哥本哈根市的海滨公园，可看到安徒生童话故事的“美人鱼”青铜塑像。 **SYLVAIN GRANDADAM-DragonImage**

在北欧版图上，丹麦是最小的国家，首都哥本哈根却是北欧第一大城市，位于西兰岛东北部，远望波罗的海。哥本哈根拥有全国1/3以上的人口，作为世界上最漂亮的首都之一，被称为最具童话色彩的城市，也是联合国人居署认定的“最宜居城市”和“最佳设计城市”。

尽管真正建城只有800多年，但哥本哈根在北 欧神话中却是一块由神创造的土地，这与女神吉菲昂有关。相传，古代瑞典有个叫戈尔弗的国王和女神打赌，答应吉菲昂女神可以从瑞典国土上挖出一块土地，时间限一昼夜，吉菲昂女神把她和大力神生的四个儿子化为四头牛，用犁从瑞典国土上挖了一大块土地，并把它移到海上。从此，瑞典的国土上留下了一个维纳恩湖，而挖出来的土地就是现在哥本哈根所在的西兰岛。有趣的是，从现在的地图上看，西兰岛的海岸线和维纳恩湖的形状确实相似，西兰岛来历的传说由此而来。根据这一神话素材，人们修铸了吉菲昂喷泉。

这个喷泉的创意非常奇妙，铜像中的吉菲昂女神左手扶犁，右手执鞭，驱赶着四头铜牛，日夜赶工。铜牛们形态各异，它们的鼻孔喷出薄薄的水雾，铜犁后面涌出泉水，汇集到花岗岩修建的水池里，仿佛在暗示这项伟大工程的不易。水池内两边各有一条铜蟒盘缠，分出一左一右两个喷泉。史料记载，吉菲昂喷泉是由丹麦雕塑家昂拉斯·蓬高创作，于1908年竣工并揭幕，花了10年才建成。1959年，郭沫若访问丹麦时，曾写过“四郎岛（即西兰岛）上话牛耕”、“泉水喷云海水平”两句诗，描写的就是吉菲昂喷泉。

哥本哈根是传统的贸易和船运中心，又是新兴制造业城市，全国1/3工厂建在大哥本哈根区。这座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古城随着海上贸易而日渐繁盛，现在是全国最大的海港、工业和文化中心。

显然，哥本哈根的美丽更多地在于它的历史、文化。这座临海的城市市容整洁美观，水道纵横、桥梁众多，有无数穿插在现代建筑群中的尖顶或圆拱式教堂、宫殿和古堡；这里到处可见浓郁欧洲风味的文化古迹—作为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这里有童话中的美人鱼雕像、神农喷泉以及有北欧石老区味的市政厅，还有气派的佛烈得利克波城堡，因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而闻名于世的克伦波城堡。在哥本哈根市的海滨公园，可看到安徒生童话故事的“美人鱼”青铜塑像，小美人鱼像在本世纪才建成，但关于她的童话却像北欧神话一样影响久远，被世世代代的孩子们所讲述。

赫梯故都哈图沙：找寻神话的源头

撰文、摄影/田野

在安纳托利亚大地上，有多少个民族曾经像赫梯人一样匆匆来去，雄心勃勃地想建立永久的霸权和不朽的王朝。他们所凝结的文明之花却禁不起潮水般涌动的民族迁移的冲刷。他们的功业虽然早已消散，却永存在人类文明的基因图谱中。



时值初冬。阿纳托利亚清晨薄寒侵人，巴士窗外陌生的街巷飞逝。这里是小城松古尔卢，30公里外的勃尕卡尔村将是我近三个月漫游的最后一站。不知道哪位哲人说过，终点有时就是一切的起点。对我来说，此时就是这样。村边山丘上的石头废墟，正是我对于历史和旅行如此执着的源头之一。它曾经是赫梯帝国的首都，哈图沙。

第一次看到“赫梯”这个名字，是在《世界五千年》丛书开篇的“卡叠石大战”中。在距今3300年前，赫梯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几乎包括现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北部的庞大帝国，并与正值巅峰的古埃及展开连年大战，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强盛的文明却没有在史书中留下多少记载，只有《圣经·旧约》提到所罗门王曾迎娶赫梯公主，并与强大的赫梯人结盟。直到上个世纪初，一位法国旅行者在哈图沙的废墟中发现了印有赫梯楔形文字的泥板，帝国的历史才在考古学家的小铲和刷子下重见天日。

狮子拱卫的强大帝国

看过村口的博物馆，我沿着一条宽阔的马路向高处上行，又走了一段破败村舍间的土路，一段高大的仿古城墙挡在了面前。这里早在1986年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赫梯古文明的唯一代表性遗址，假墙修得有些不伦不类。望楼和城头掩身墙的样子活像是把中国长城切了一块摆在这里。附近的农户把鹅群赶到城墙下的草地上，抢食入冬前的最后一批青草。这些，与我对赫梯人铁血威严的想象差距比较大。

哈图沙散落在荒山上的庞大遗址曾是一座城市，被6公里长的巨石城墙所围绕，是赫梯皇室、贵族、祭司、卫戍军和1.5万市民的居所。步行走遍遗址至少需要3个多小时，我一个人听着旷野的风声，爬上山丘，走到狮子门旁边。

狮子门因城门两侧的石狮雕像而得名。赫梯人身世如谜，甚至连“赫梯”这个名字，都是他们征服了本地一支名叫“哈提”的部落后才得到的。他们很可能是从高加索山以北迁移而来的印欧诸民族的先驱，于公元前1595年一举攻陷了当时的世界之都巴比伦。赫梯人想必从这个古老的文明中心学到了不少东西，守门的石狮可能学自巴比伦的砖墙彩色浮雕，只是变成了巨石圆雕，更加刚健雄浑。据说狮子可以吞噬厄运，为哈图沙提供精神上的保护。

哈图沙古城至少有六个城门，狮子门是它的西南门，通向叙利亚的道路正始于此。当我到达哈图沙的时候，叙利亚的战火已经漫延到了土耳其东南边境，伊斯兰国正在围攻离边界近在咫尺的科巴尼。大多数西方游客都吓坏了，绝不进入安卡拉以东的任何地区。所以，遗址显得异常安静。3300年前，同样是在叙利亚发生的卡叠石大战，给哈图沙带来的却是紧张和狂热。

狮子门旁边的城墙足有五、六米厚，在已知的古代世界是最厚的。墙内有曾经贮藏兵器、粮食的仓库。在那场持续了几代君主的大战期间，整个帝国的资源都从狮子门下向遥远的战场输送。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贵族们也驾驭着双马战车向南方进发。这种战车仅需要搭载一名驭手和一名战士，比埃及的三人战车要敏捷得多，构成了赫梯军队最可怕的打击力量。在卡叠石大战的初期，赫梯的战车军团差点阵斩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逼得他放出狮子护身。

顺着若隐若现的残墙根基，跨过长满枯草的荒原和一座倾颓了一半

的堡垒，一段相对保存完好的城墙墙基沿着山坡蜿蜒而下。厚实的城墙上有一座城门，由四尊狮身人面的雕像护卫着。这也许是为了纪念赫梯帝国在卡叠石战役中的胜利，那一战最终逼和了强大的埃及，捍卫了对叙利亚的绝对控制权。这场战争让两个强国都精疲力竭，双方在一块银板上签订了人类史上第一个平等的和平条约。如今，银板的复制品被陈列在联合国总部，警示着和平对于文明的意义。

条约规定：埃及与赫梯从此和平相处、缔结军事同盟并引渡逃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迎娶了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的一个女儿。为了纪念这场婚姻，他下令在卡尔纳克神庙的墙壁上用象形文字记述了战争的始末和条约的内容。不过，当德国考古队在哈图沙挖掘出用赫梯楔形文字书写的条约副本时，人们发现，出于虚荣心驱使，埃及法老在神庙的铭文中歪曲了事实，声称自己才是胜利者，而和平条约是他对赫梯人的恩赐。相比之下，还是赫梯人更加诚实。无论如何，两国之间再没有发生过战争，并保持了亲密关系。

领先于时代的铸铁技术

即便是诚实的赫梯人，在维护统治时也会变得狡猾。在斯芬克斯门的下方还有一道城门，被称为“大地之门”。走进城门才会发现，这里原来是一条长达70米的地下隧道。隧道的顶端是石块垒成的三角形“假拱”。在这个时代，真正的拱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巨石堆靠在头顶却不落下来的奇观，足以在当时被叹为神灵的奇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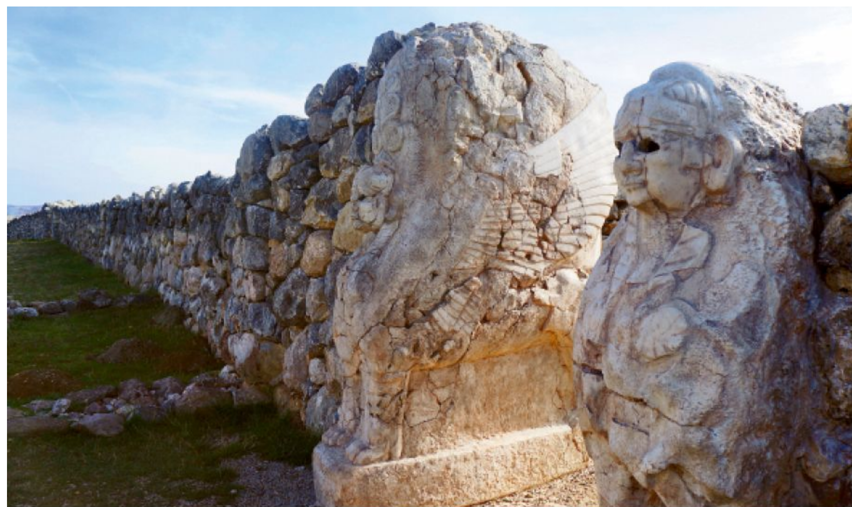
隧道修得笔直，可以看到远处出口透进的亮光。我像扑火的蛾子一样向着亮光前行。地面平坦，即便看不清四壁，也不用担心摔倒。不难想象，初次走进大地之门的臣民们，心里肯定充满了畏惧，担心会被大地吞噬。而走到尽头时，却又重沐光明，仿佛获得了重生。出口处的城门位置比入口低了很多，这时候回望城墙，会发现城墙有将近20米高，遮盖了视线，很难不让人顿生敬畏之心。赫梯人通过先进的建筑技术和对人性的入微把握，来震慑造访哈图沙的外邦人。

哈图沙另一座现存的城门被称为“国王之门”，因为门旁雕刻了赫梯王室打扮的武士像。武士手持的短柄斧正是赫梯军队的标准武器。赫梯人以军事立国，军人占人口比例最高时能达到一比五。赫梯军队破城灭国的秘密在于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对手在战场上发现，赫梯武器的锋刃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一种异常的光芒，比青铜武器看起来更加冷冽、锋利和坚固。那就是铁—赫梯人赖以称雄的划时代科技。

赫梯人是全世界最早掌握炼铁技术的民族。因此在军事征服中无往

不胜。当时铁器的价格与黄金相当，赫梯人输出铁器牟取暴利，同时严守炼铁的技术秘诀。国王之门的背后有一道平滑的凹槽。这里从前应该安装着固定城门所使用的金属件。而以城门的大小来判断，当时赫梯人很可能使用了铁部件，才能承受住如此沉重的大门。

领先于时代的铁制武器帮助赫梯人征服了一块又一块的领土。但是，最锋锐的短斧也有生锈的时刻。与埃及争雄严重消耗了赫梯帝国的国力，而安纳托利亚正处于古代民族大迁移的十字路口，轮到赫梯人去面对更加凶猛的闯入者了。一群被称为“海上民族”的蛮族乘船进入地中海世界，对在海边定居的古老文明发起了进攻。“海上民族”的历史面目非常模糊，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圣经》中提到的腓力士人。我却倾向于相信他们是早期的古希腊人。赫梯帝国被“海上民族”重创，最终于公元前1200年灭亡。臣属于赫梯的胡里安人迁移到土耳其东部的凡湖地区，建立了繁盛的乌拉尔图王国，最后融入后来的亚美尼亚人当中。而作为统治民族的赫梯人则完全烟消云散了。他们的炼铁技术也从此流传开来，成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



斯芬克斯之门。


雄狮之门。


古城墙遗迹。



大地之门的隧洞。

希腊承袭的神灵体系

赫梯人立国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他们前承古巴比伦、后启亚述帝国，将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继承并扩散到近东和欧洲。而其中最有意思、也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赫梯的神灵体系。

哈图沙的神庙区位于老城墙的北侧，曾经是赫梯国王作为大祭司与神灵沟通、进行祭典的场所。这里曾经出土了数千个写满楔形文字的泥板，可以一窥赫梯帝国当年的荣耀。不过，神庙早已荡然无存，只残存了刻满了象形文字的石洞，和洞中持弓的国王浮雕像，让人无法想象赫梯众神的形象。

幸亏，在距离哈图沙古城遗址三公里的地方，还保留着一处赫梯人的朝圣中心—“雅兹利卡亚”，在土耳其语中意为“被雕刻的岩石”。几块巨大岩石之间形成的空场和小径，看起来像个美术馆的露天展厅。赫梯诸神仿佛刚在这里办了场露天聚会，又在离去前用神力把聚会的场面铭刻在巨石上，使浮雕有一种画卷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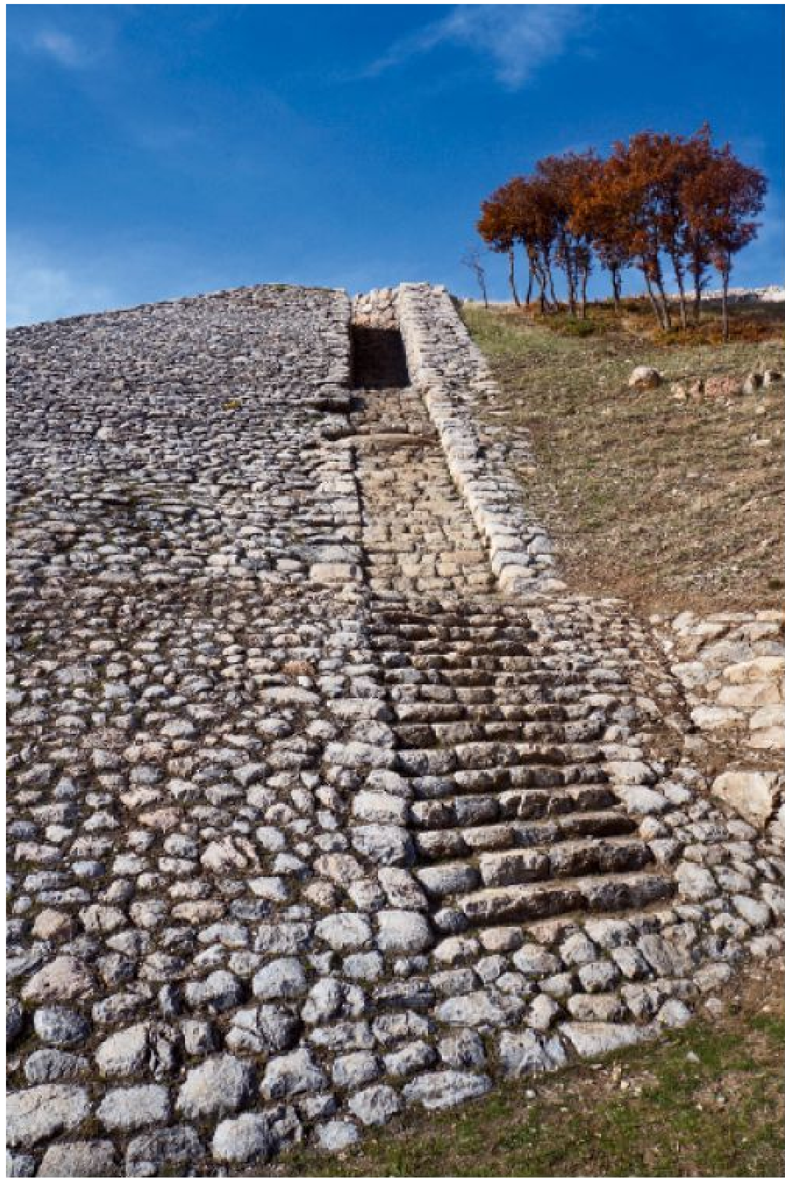
有一组浮雕保存得更完整，也多了不少有趣的细节。比如，守卫在入口处的带翼狮子、排队行进中的十二位冥界之神、大神沙鲁马手臂环抱着一位年轻的王子，还有一柄以狮头为刃、插向大地的宝剑。这里是为了纪念赫梯国王图达里亚四世而修建的皇家祭所。

而另一组浮雕的刻痕虽然被风雨和时光变得模糊了，但场面却更宏

大。左右两边共有62位神灵，男神们头戴赫梯式的尖锥帽，和女神们一起分列在主神特舒伯和他的妻子太阳神赫柏图的两旁。赫梯的神系是气象神系，主神特舒伯是掌管雷电的风暴神，头戴尖帽，手持象征雷电的手杖。是不是感觉有些熟悉呢？且听听他的身世吧。

特舒伯的祖父是第一代神，他惧怕自己的孩子会取代自己就将他们一一吞掉。特舒伯的父亲在逃跑过程中咬掉并吃掉了祖父的男根，因此在身体中孕育出了特舒伯和他的妻子、兄弟姐妹。新一代的神灵最终击败老神，成为宇宙的主宰。现在清楚了！希腊神话中乌拉诺斯、克罗诺斯和宙斯的三代恩怨，完全是从赫梯神话中剽窃来的，而奥林匹斯山上的主神宙斯恰恰也是一位气象神，掌管乌云和雷电。赫梯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一目了然。

日落时分，我登上哈图沙遗址旁边的一座小山，看着古城的残石和周围的荒草在夕阳中闪着野火一般的光亮，又瞬间被群山的阴影所掩盖。在安纳托利亚大地上，有多少个民族曾经像赫梯人一样匆匆来去，雄心勃勃地想建立永久的霸权和不朽的王朝。所凝结的文明之花却禁不起民族迁移的浪潮冲刷。只有通过考古学家们在沙砾中的细心寻找，才能拼凑出全盛时期的残容。然而，如今功业虽然早已消散，却永存在人类文明的基因图谱中。（作者为著名纪录片导演、环球旅行作家，曾导演并主持CCTV《两极之旅》、《走进非洲》、《茶叶之路》等大型纪录片）



屹立至今的哈图沙古城墙，高大厚实得像水库的蓄水坝、赫梯浮雕中的战争场景，这种只需两人乘驭的战车曾经是赫梯人最令人生畏的尖端武器。

印度之南的石头神话

还记得那部由成龙、金喜善主演的电影《神话》吗？片中成龙和梁家辉在神秘古国盗取宝剑的桥段，就是在印度南部的亨比拍摄的。亨比曾是古印度盛极一时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首都，这里存在着一座由石头建造的梦幻城市。1986年，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撰文/尘雪　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 图为位于亨比市集旁边的湿婆神寺——维鲁巴克沙(**Virupaksha Temple**)是亨比遗迹群里最显眼的建筑，拥有土黄色的精美高塔，天气炎热的晚上，好多当地土著直接睡在寺庙的地上。这座至今活着的神庙，依稀可见千年前王朝的荣光。

位于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亨比（Hampi）被中国人知晓，大抵是因为成龙主演的电影《神话》曾在此取景，我的印度朋友也多次向我推荐这个独特的石头古村落。于是，在印度无比炎热的四月，我独自乘坐夜班火车从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前往353公里之外的亨比村落，开始了难忘而短暂的亨比一日游。

亨比古迹群村落位于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贝拉里（Bellary）市郊、栋格珀德拉河（Tungabhadra）河畔。它距离贝拉里市区74公里，距卡纳塔克邦首府城市班加罗尔353公里。从班加罗尔坐火车，睡一夜，早上九点就到达了距离亨比最近的火车站。

失落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

在从火车站外疯狂拉客的机动三轮车（当地叫“突突”）司机中，我雇了一位看上去挺朴实的年轻司机。他带着我从火车站前往亨比，一路上还会不时介绍一些景点信息。沿途亨比的自然风光优美质朴，田野遍布香蕉树、椰树和稻田。跟中国南方一样，印度南部人的主食是米饭，南部也是一派开阔无际的热带稻田风光。

亨比的地质地貌非常特别，有很多天然的巨石耸立、分布在这里。不仅亨比的建筑是用石头修筑的，而且这里的山峦也是由大大小小的石头组成，就连河流和河畔也有许多密布的大石头点缀其间。这座石头村落云集着诸多著名的古迹与壮观的寺庙。

说起印度，很多人只知道莫卧儿王朝。在来亨比之前，我也不知道印度曾有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失落的文明，而且其绝不逊色于玛雅文明。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是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印度教帝国，就这一点而言，亨比遗址对于后人了解印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自1336年起，亨比开始成为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首都，与国同名，意为“胜利之城”，领土涵盖了整个印度南角和部分斯里兰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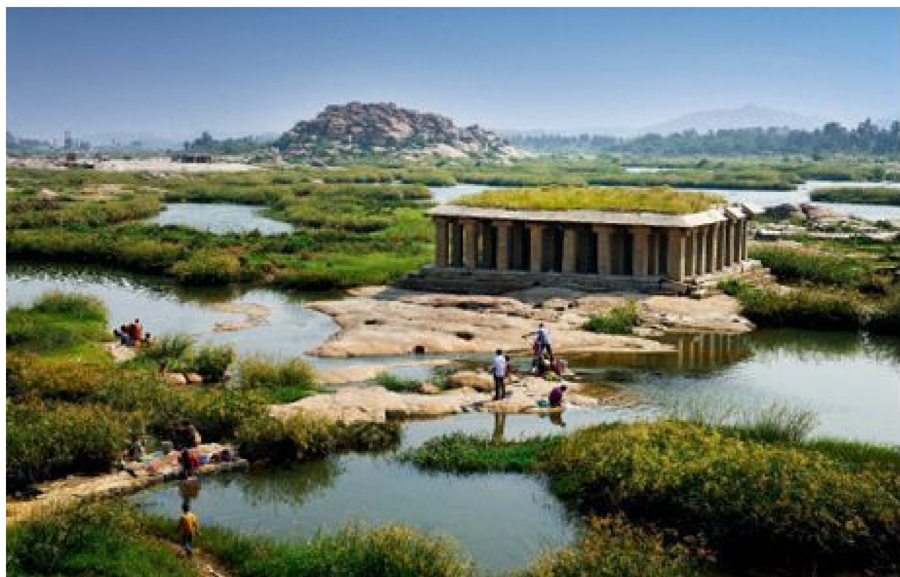
据史料记载，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是印度有记载的最古老的王朝之一，传国200余年。这个国家跟曷萨拉王朝一样，属卡纳拉民族（另有泰卢固民族起源之说）。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崛起于德里算端国横扫印度南部各土邦之后，在德里苏丹国歼灭印度南部各土邦之后留下很多的小分支。而各土邦的残余势力继续抵抗绿教的侵袭。在德里苏丹国陷入内乱而衰退后，曷萨拉朝的残余势力和当时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结合起兵反抗德里算端国各分支。成功歼灭了马杜赖算端国，一统印度南角。

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成功，使得印度教文化继续保存了下来，直至当代，因此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对当代印度有很大影响。

毗奢耶那伽罗王朝自成立以来始终面临北部绿教国家的入侵，军事压力极大，又继承了印度教分裂的特性，所以中央权力虚弱，只是因为北部绿教国家同样分裂严重，无力南侵才得以幸存。但是在德里苏丹国衰退变为地方势力后，新崛起的德干五个苏丹国决意南侵。

繁荣的状况持续至1565年，首都被北方德干高原上的五个苏丹国联军征服。侵略者抢掠了这座城市长达六个月之久，亨比被洗劫一空，最终遭到废弃。

1986年，毗奢耶那伽罗的废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 印度亨比的乡村，宁静而美丽。



• 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女王的宫殿和陵墓遗址——莲花陵。

毗湿奴的十个神话

亨比的遗迹中有不少以达罗毗荼式风格建成的印度教神寺，其中一些今天仍有信徒虔诚参拜，比如位于亨比市集旁边的湿婆神寺——维鲁巴克沙(Virupaksha Temple)，早在王朝建立时便已存在。它是亨比遗迹群里最显眼的建筑，拥有土黄色的精美高塔，天气炎热的晚上，好多当地土著直接睡在寺庙的地上。这座至今活着的神庙，依稀可见千年前王朝的荣光。

而解决游客吃、住、用需求的亨比市集是一个商铺和廉价旅馆林立的紧凑、拥挤的商业区域。早上到达的我把行李存放在《孤独星球》上推荐的芒果树餐厅。这个印度风情十足的餐厅，用当地的印染布装饰，座位也多为棉垫，西方游客们三三两两闲散地坐在这里，或喝着饮料闲聊、或看书、或用餐。由于天气太热，疲惫不堪的我在这个没有空调、只有电扇的餐馆里几乎要昏睡过去。

醒来后，世界文化遗产——印度教守护神毗湿奴寺庙群，成为我的主要游览地。该寺修建在一个石头山群里，坐着电瓶车在寂寥的石头山峦中穿行，不一会儿就到了同样是石头堆砌的大门前。这个寺庙的庭院非常开阔，正中间入口处放着的石头战车，据说车轮现在还能活动。其中一间供奉印度人心中最重要的神之一——毗湿奴，可是不巧，毗湿奴寺正在维修。我跑到后侧看了看，地下主殿深邃黑暗，柱子上都是各种印度神的雕像，相比外面的高温，这里格外凉快。

在印度教造像中，毗湿奴通常是王者衣冠，肤色绀青，佩戴宝石、圣线粗大的花环。他有四只手，分别拿着神螺、神盘、神杵和莲花。他还有一张神弓和一把神剑。他有时坐在莲花上，有时躺在一条千头蛇身上，有时骑在一只大鹏鸟上。毗湿奴居住在迷卢山顶的天国韦孔塔，吉祥天女拉克史米和大地女神普弥是他的神妃。

传说毗湿奴躺在大蛇阿南塔盘绕如床的身上沉睡，在宇宙之海上漂浮。每当宇宙循环的周期一劫之始(相当于人间四十三亿二千万年)，毗湿奴就会醒来，由他的肚脐里诞生的梵天便开始创造世界，而一劫之末湿婆又将毁灭世界。毗湿奴反复沉睡、苏醒，宇宙不断循环、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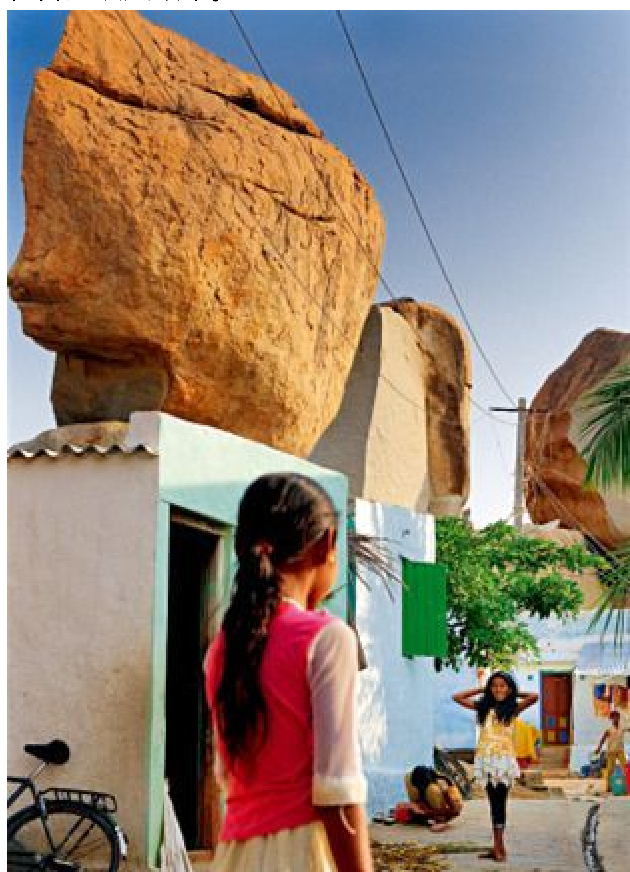
然而在吠陀神话中的毗湿奴并不是一位有力量的神，但在印度神话中，他却位列三大主神之一，并衍生出无数的神话。毗湿奴下凡救世的神话故事在印度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据说他曾多次下凡救世。神话之一：当洪水来到时，毗湿奴化身为一条头上长角的鱼，拯救摩奴；神话之二：当天神和阿修罗搅乳海时，毗湿奴化身为一只海龟，潜入海底，以龟背作为天神和阿修罗搅乳海的搅棒；神话之三：妖魔希罗尼亚克夏将大地拖进海底，毗湿奴化身为一头野猪，潜入海底，与妖魔搏斗了一千年，最后杀死妖魔救出大地；神话之四：毗湿奴化身为一个半人半狮的怪物，杀死魔王希罗尼耶格西布；神话之五：魔王伯利夺得三界的统治权，毗湿奴化身为一个侏儒，向魔王乞求三步之地，魔王答应，毗湿奴迈出两步就跨越天堂和人间，然后停步不前，将地狱留给了魔王；神话之六：毗湿奴化身为手持利斧的罗摩，即持斧罗摩，先后21次从地球上肃清傲慢的刹帝利，维护婆罗

门的统治地位；神话之七：毗湿奴化身为罗摩，消灭十首魔王罗波那；神话之八：毗湿奴化身为黑天，来到人间除暴安良；神话之九：毗湿奴化身为佛陀，怂恿妖魔和恶人藐视吠陀、弃绝种姓、否认天神，引导他们自我毁灭；神话之十：毗湿奴化身为婆罗门，身骑白马、手持明剑、铲除恶人、重建“圆满时代”。

这座寺庙群附近还有一座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女王的宫殿和陵墓遗址——莲花陵。这座陵墓全部由一种色泽很明亮的黄粉色沙石修砌，陵墓的顶部因为年岁风雨的侵蚀，已经发黑，但陵墓整体看上去仍旧非常漂亮。一位身着鲜艳纱丽的印度妇女正拿着扫帚清扫莲花陵四周的空地，这一幕让我联想到很多年前女王是否也拥有一位忠诚的女仆？或者是一大群女仆，彰显着一个王朝的昌盛？

莲花陵附近分布着众多的石头寺庙，几乎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零星分散的神寺和古迹映入眼中。







● 今天的亨比村民们依然延续着古老、淡泊的生活方式。猴子爬到屋顶嬉戏吵闹、黄牛在乡间小道上漫步、小饭馆里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把门前小路打扫得一尘不染……

原始的嬉皮士乐园

石头村亨比以其原始、独特的自然风光，热情的风俗文化以及低廉的消费水平，成为全球嬉皮士的乐园。

“突突”司机带着我从狭窄、密集的亨比市集小巷中穿出来，就来到一条河流。河流两岸以及河中心都是棱角光滑的大石头，人们在河岸边洗澡、洗头发、洗纱丽，就近晾干自己和纱丽。

准备坐轮渡时，我被在此地乘凉的当地导游和司机围着问：“你从哪里来？”我说：“中国。”他们马上兴奋地说：“Jackie Chan(成龙)，Jackie Chan。”而当我坐渡轮到河的另一边，跟随着西方嬉皮士走出一条羊肠小道，一片辽阔、平坦的稻田跃入眼前。稻田坐落在石头群山的怀抱里，稻田周围、群山脚下以及河边树林里，分布着各种超级便宜的旅店——当中国最便宜的青年旅社的一个床铺都涨到每晚50-60元时，这里一个房间的一晚房租才20-30元。

当然因为天气很热，西方嬉皮士们都光着上身，女嬉皮士也身着性感暴露的吊带裙衫。摩托车是他们最常见、最拉风的交通工具。有的人背着乐器去酒吧、餐厅演奏；有的人赖在网吧里一整天不离网络；还有的人在售卖当地手工艺品的摊铺前流连忘返……而我在蒸腾的热气里坐在小卖部前，跟店主及其儿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眺望远处亘古不变的石头山，我突然觉得这世界好奇妙。来自不同空间的人，聚居在这个时间仿佛静止的地方，有的人想放空自己，与自己熟悉的那个世界隔离；有的人在思考着自己与他人、与历史的关系；有的人正在寻找新的人生动力……时间自顾自地在每个人的心弦上优雅地滑过，奏出千姿百态的美妙乐曲。

济州岛：昨日神话之岛

不知从何时起，韩国济州岛成为中国游客韩国游的必选热门地。不过，人们似乎低估了这座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岛屿。济州岛是东北亚众多重要海港城市的交通中心，海上丝绸之路也通过这里，简言之，它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不仅仅因其独特的海岛风光——瀛洲十景而闻名于世，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韩国人特有的历史、民俗与文化。



孤独王国的背影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李白诗中的“瀛洲” 、“方丈”和“蓬莱”，被称作东海“三神山”。那么，瀛洲在何处？据说，它就是韩国最南端的济州岛（古称瀛洲、耽罗）。这并非一座简单的岛屿，数百年来，它见证着韩国人一段段厚重而悲情的历史。

一道道浅蓝色的水纹破开了济州水道。巨大的海风声呼呼地环绕在耳边。时值季风转换期，海面阴晴不定。我像数百年前的古人一样，乘风破浪，穿越济州海峡，抵达济州岛。初夏的海风中有明显的阴冷气息，让人心情也变得敏感起来。

傍晚时分，我在海边住下，看到了完整的海岸线，这里就是济州海峡。在暮色里，天和海渐渐拢向一处。蓝色太平洋仿佛能阻隔一切，包括现实。岛屿生活总与一些终极思考相关，比如理想代入现实，比如流

放者与流放客。史料上曾经描述这座岛：“山涌海上，今属大静。”孤独是一种大静，在济州岛闲适的面孔之后，几多孤独过往，在传说中依稀可闻。

朝鲜王朝的流亡之路

“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济州岛总面积1800多平方公里，东西长73公里，南北宽41公里，加上周边小岛，组成韩国的第九个道——济州道。距首尔452公里，距釜山310公里，它孤悬海外，自成一地。

抵达济州岛这日阴雨连绵，只有大巴沉默地丈量着海岸与海岸之间的道路。从岛屿北侧的龙头山到东侧的日出峰，山林和山峰、平原和谷地，一切所见，都是绿的、低的、湿漉漉的。一路低垂的天色与这座岛几百年来在国家统治者心中的地位何其相似——原始、边缘、遥远。

济州岛和中国的海南岛有很多共同点，地图看上去都是椭圆形，而且，都是失意者的大本营——贬官和流放。

作为一个远离政权的海岛，这里孤悬海外，适合流放。电视剧《大长今》中，主人公一度被流放济州岛。据说，协助大长今流亡的将军，就是以济州岛上的将军石为原型。

据说在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历史上，曾有两百多人被流放到这里。什么样的人会被流放到这里？除了罪犯，来这里的大部分是著名政治家、学者和文人。

今天，这里成为旅游胜地。穿着黄色雨衣的父子手牵着手，面朝大海，神情轻松。看着茫茫海天之色，古今仿佛重叠了。我想象着当年暴风雨袭来，渔民葬身鱼腹，寡妇躲进茅屋……这座孤岛如何危机四伏。被流放到这里的人，内心能有多黯然。

当然，历史总是公平的，在古代朝鲜/韩国人的印象里，济州岛“苦寒且未经教化”，而这些流放者们，为济州岛的历史书写，增添了深邃和隽永的一笔。最著名的两个人，一个是金正喜，另一个就是朝鲜君王光海君。

金正喜是朝鲜李朝书法家、金石学家、诗人。曾任成均馆大司成、兵曹参判等职，因卷入了朝鲜王朝高层党派之争，在1840年被流放到济

州岛。这个人在朝鲜王朝历史和文化上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中国的苏东坡。

在东亚文化圈里，学习书法被认为是有修养人士陶冶情操的必要过程。金正喜一生，对书法的影响至大。作为实学派，他取师于中国隶书，书法布局上富有画感，笔触活泼有力，后来自开一派。24岁那年，他随父亲拜见清朝鸿儒翁方纲、阮元。他继承了中国学界朴学的风格，在当时韩国学界，是第一个获得阮元真谛的学者，一定程度上促使碑派书法的“韩国化”。

流放济州岛的金正喜没有颓丧下去，而是从书法中悟出了新的人生境界。他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培养弟子，创造了书法“秋史体”，以及代表韩国文人画最高水平的作品——《岁寒图》。这幅《岁寒图》可以看作他的政治自托，书画艺术再次拯救了他。

另一个是悲情君主光海君。他的个人命运能折射出朝鲜王朝在17世纪亚洲时局变革中的命运。前有丰田秀吉的海外扩张打上门来，后有闭关锁国的宗主国明朝援助不力，家国风雨飘摇。

岛上还有一座五贤坛，为了缅怀朝鲜时代被卷入史祸和党派之争，而被流放的五位贤人：冲庵金净、圭庵宋麟寿、桐溪郑蕴、清阴金尚宪、尤庵宋时烈。

今日，偌大一个济州，除了史料馆中，很多痕迹已经无处可寻。不过，这些流放的士大夫和文人，向岛民传授了先进的思想文化，促成了济州岛独有的流放文化的形成。而自2013年起，济州推出了以“秋史金正喜流放地”为中心的“济州流放之路”文化旅游线路，这或许也是今人的又一重纪念。



身穿传统服饰的韩国男人。供图/DragonImage

昔日的强大王朝

站在济州岛的土地上，每一片阴雨中的树木仿佛都饱含故事，它们和人类一样，不管飘荡到哪儿，终究要觅得一片土壤，扎根下来生长。济州的流亡故事，不仅在朝鲜半岛本土。自古以来，从中国移民到朝鲜半岛的“海客”，从夏商周起避难、出使、外贸、抗倭援朝，应有尽有，这些西来客又被称为“向化”人，也汇成济州岛的新血脉与传说。

最著名的传说，非岛屿南端的西归浦市莫属。秦朝徐福率500童男童女到东瀛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在这里的海边打尖，西望故国，魂牵梦绕，盼着有一天能重回。后来，此地被称作“西归浦”。这个故事，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济州岛与中国的渊源。近现代日本学者在著作中称，济州岛的“济”与“齐”谐音，因为战国时期就有齐国人来过这里。

西归浦如今是济州岛名副其实的中心。除了繁华的消费区域和人口居住区域，以及著名的世界杯足球场，堪称这座花园城市标配的还有无数绿色草坪。

历史看上去很戏谑。几个世纪前，这座海中孤岛居然是草原帝国——蒙古建立大元朝后的十四处最好的天然牧场之一。今天岛上的矮马就是600多年前蒙古马的后裔。这里曾有大批草原牧民，《高丽史》称之为“牧子”或“牧胡”。

独立的岛国“耽罗”一度是中国的蜀国。济州岛地理位置有多重要，善打仗的蒙古人怎能不知道？《元史·外夷传》专门为耽罗立传，称之为“高丽与国”。元世祖降服高丽，于1273年率兵占领济州岛，立耽罗国招讨司，驻扎军队1700人。此后，此处又设立过耽罗总管府和耽罗军民万户府。1356年高丽朝廷虽然重新掌握统治权，但直到中国元朝灭亡几十年后，岛上的元朝官员才向高丽投降。

在历史中逆来顺受惯了的耽罗人没想到，驰骋亚欧大陆、战无不胜的元朝也有王朝的暮年。史上有争议的一段历史是关于元顺帝。彼时，大元朝国势内忧外患，元顺帝在至正二十五、二十六年间出逃避乱。济州岛一度成为顺帝首选，后来并未成行。

元朝的统治长期有“草原本位”的特征。元顺帝返回漠北本是首选，但是顺帝的个人经历却多了几分坎坷迂回。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漠南汉地，并具有较高的汉文化水平。少年时代，11岁的他就曾经被叔父文宗流放到高丽大青岛，一年后才离开。

大青岛的流放岁月带给顺帝怎样的记忆，如今我们无从得知。而历史的公平再一次显现，无论强国弱国，君王庶民终有面对命运困顿，仿佛一座孤岛的时刻。流放之岛——济州，记录了一个曾经如此强悍的王朝的背影，也因此具有了更多终极哲学上的意味。

不仅是流放者，那些历代移民朝鲜半岛的中国名人（孔子、孟子、刘邦、诸葛亮、朱熹和岳飞）的后裔，又何尝没有这种相似的心理困境。文天祥十七世孙文可尚曾作诗一首，多少恨，尽在其中。诗曰：“流落腥尘万事非，圣朝文物梦依稀。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苏郎几日归。三十年来风异响，八千里外月同归。华音已变嬗裘弊，谁识山东旧布衣。”

定格在东方的神话

我独自沿着海边漫步，凭海临风，记忆适才从西面的中国转回来，眼前又发现了一大片峭拔的黑色岩壁。从岛西到岛东，到处看得见用这种火山岩石做的、半人高的黑色矮墙，许多房子也是用这个建立的，据说冬暖夏凉。在有阳光的天气里，它们和谐地融入在绿草和鲜花中。只有在阴雨天里，石头的冷峻气质才会撞进你的眼眶。

这种石头，在岛上的每处景点都有。它们被韩国人叫做多尔哈鲁邦，也叫石头公公，眼睛凸出，长相威严。济州岛只遗留下45座石头公

公，作为本岛的守护神，他们也是岛民的精神寄托。

韩国济州岛素被人们称为“神话之岛”，这里流传的神话故事有18000多个。不过，就像韩国5000多年前创造神话“檀君神话”一样，济州流传最广的也是一个建立耽罗国的创造神话，济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通过对遗迹的发掘可知，当时的人们在洞穴或岩窟中居住，并发现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等遗物，还出土了青铜器、铁器时代的遗物。

济州的古名中，除了“东瀛州”以外，都是“岛国”的意思。中国的三国时期，济州已经被叫做耽罗，而三神人的故事则更早，这也可以视为耽罗先民的开国历史。

据说有三位仙人，他们叫“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他们伐木造船，遇到从东海碧浪国乘木舟而来的三位公主，她们带着牛马和五谷的种子。三位仙人和这三位公主结了婚，之后就建立村落，开始长期生活。位于民俗自然博物馆附近的著名景点“三姓穴”就是这个神话的历史遗迹。奇妙的是，这三个洞周围终年环绕着数百年树龄的古木，而且树木们呈现出对洞穴敬拜的姿态。不管下雨或者下雪，从来不会有积水现象。

如今在济州岛几十万人口中，高、良、夫三姓占有大多数。每年春秋两季，济州人都要举行祭典活动，三姓穴也因此成为济州岛著名的观光游览胜地。

东北亚一带，一度是多神崇拜的传统。天地自然的崇拜渗透在济州岛民的信仰体系中。因为济州岛在地理上远离陆地，在朝鲜时代较少受性理学的影响，巫俗信仰和口碑神话得以长期流传和完好保存。小小的济州岛，它的神话将韩国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创世神话、创造人类的神话、创造万物的神话、命运神话等保存了下来，这在亚洲和世界上也不多见。

“……在这片充斥着黑暗与混沌的暗黑天地，开天辟地所需的空气开始流通。在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天空慢慢打开。在乙丑年、乙丑月、乙丑日、乙丑时，大地也慢慢打开，出现了细微的裂缝。在裂缝慢慢扩大的时候，大地开始上升，水开始往下流，天空与大地的界限逐渐地变得更加明显”……“此时，天地皇从天空中放下来了两片海洋与两个月亮，整个世界开始变得明亮，天与地豁然敞开。”

这样的创世纪神话，济州岛人口口相传，面朝大海，背靠火山岩，自然与万物都值得入眼入心，值得敬畏，这似乎也成为了济州独到文化

的底色和背景。



济州岛海边渔村晒的鱿鱼。供图/全景图片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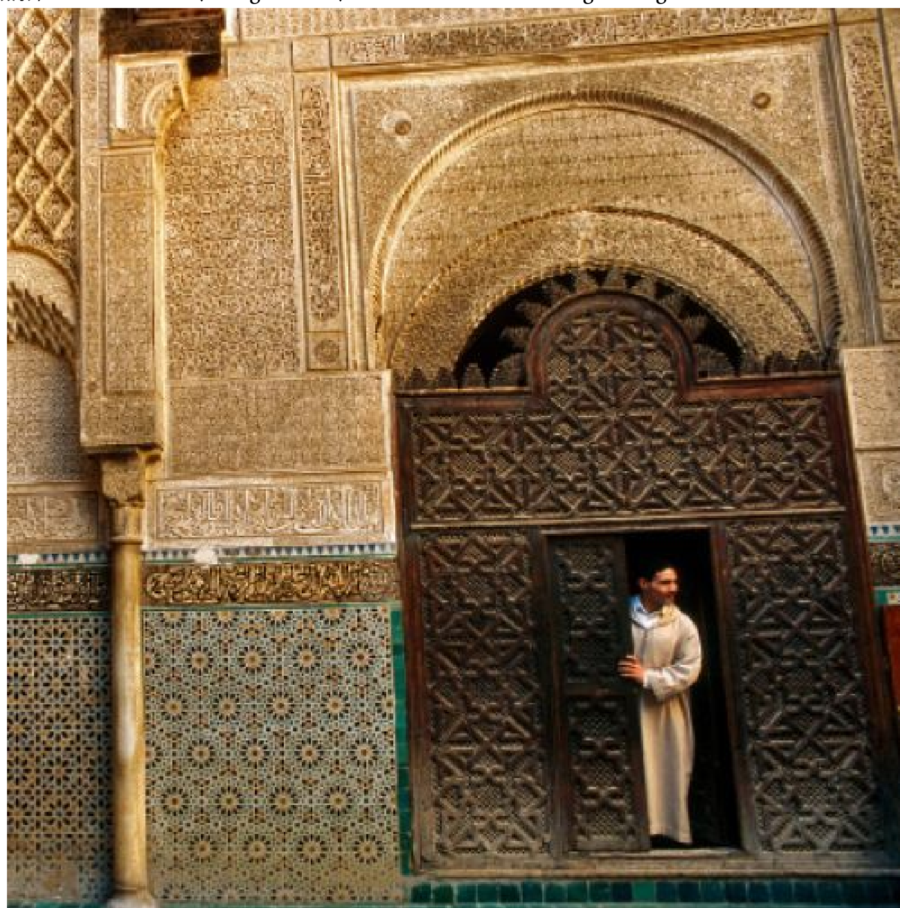
从非斯到舍夫沙万：穿行在神话与童话之间

从非斯到舍夫沙万，来到摩洛哥的人多会选择这样一条线路行走。置身在摩洛哥北部这两座古老而迷幻的城市中，常常会有种冲动，想要踩到非斯的某一条地毯上期待它飞起来，或是对着舍夫沙万某一扇蓝色的大门大喊一声“芝麻开门”。

这里也许能够满足你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所有想象，抑或颠覆了以往你对于非洲城市的印象，这里可能会让你产生审美幻觉，也可能让你不敢相信世上竟真的有如此美丽的地方……

走进非斯和舍夫沙万，或许每一位旅人都在努力体味现实版的天方夜谭，探究被蓝色指挥棒施了魔法的世界的本真模样。

摄影/Bruno Morandi、Serge Sibert、Laurent Grandadm-DragonImage





非斯：变与不变它都在那里

一扇布日卢蓝门，仿若一道边界，将非斯的现代与古老隔开……

撰文/项日葵



● 站在非斯城外的山坡上可以俯瞰全城，古老的建筑高低错落。



非斯的长者依然习惯穿着杰拉巴长袍，这种柏柏尔人的传统服装既保暖又防晒。

摩洛哥的很多城市都有新城区和老城区，在新城区感受到的是与阿拉伯世界迥然不同的欧式风情，而在老城——那些被称为麦地那

（Medina）的地方，扑面而来的才是流传了千年的阿拉伯与中世纪气息。

布日卢蓝门分隔两个世界

虽然在保存完好的高大城墙下，可以进入非斯老城的城门有7个之多，但人们还是会选择在布日卢蓝门下驻足、仰望，然后郑重其事地走进去。蓝门连通着老城的两条主路，一旦你迷失在数以千计的小巷中，只要辗转找到蓝门，就不会把自己弄丢。而在我看来，选择从蓝门进入非斯老城，更像是一种仪式。走进这扇嵌满蓝色马赛克瓷砖的拱形大门，才算真正地踏进了遗留千年的古迹之中。

蓝门之名来源于其正面嵌满的蓝色马赛克瓷砖，但走进大门回头望去，会发现大门背面的马赛克瓷砖是绿色的，这似乎印证了古城的两张面孔：它以开放的胸怀海纳百川，但骨子里还是有自己执守不变的情怀。

非斯是古老的。

事实上，摩洛哥本就是地球上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曾研究发现，摩洛哥大西洋海岸早在200万-100万年前就出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阿舍利文化，而摩洛哥最早的土著民族柏柏尔人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最早的岩画。

每一个土著民族都要经受异族的来犯，柏柏尔人也无从幸免。从公元42年到公元646年，柏柏尔人和他们的家园先后被罗马人和汪达尔人入侵并统治，两批侵略者相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疯狂地推倒前人的历史，建立自己的文明，然后再被后来者推倒。

阿拉伯人的到来，给柏柏尔人带来了从语言到宗教、再到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影响。其实，“柏柏尔人”这个称呼就来自于阿拉伯语“Barbaros”，之后又演化为“Berbers”，是“蛮族”、“化外人”或“异教徒”的意思。柏柏尔人自己对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称呼并不接受，他们称自己为“阿马奇人”，这是自由的意思。

如今，由于共同的信仰，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早已和平共处，就像这扇有着两种颜色的布日卢大门，分隔两界、来去由人。



这种用于绘画的黑色或红色的印度和摩洛哥指甲花，充满神秘的美感和艺术感。

迷宫般的古老皇城

走进布日卢蓝门，也就进入了非斯这座千年古城，不到300公顷的面积里容纳了几千条巷子、几百座清真寺和数以万计的店铺与民房。古城内的小巷到底有多少条？这是个问题。来非斯前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根本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最多的有人说9000多条，也有人说是5000多条。来到非斯之后，我终于确信：就像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非斯究竟有多少条巷子，也许会是这座迷宫般的城市永远的谜。

在非斯的日子，经历了无数次迷路，从恐慌到无奈，再到渐渐习惯，后来竟有些享受这种不在计划之内的“迷失”感了，难怪美国《Traveler》杂志会将这里评为十大最浪漫城市之一。所谓浪漫，或许就是每一次迷路之后，与设想之外的惊喜邂逅吧。

一千多年前，26岁的伊德利斯（Idriss）二世在创建非斯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的非斯，最令人难忘的印记会是这些错综复杂、无以计数的街巷。

阿拉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给柏柏尔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这征服者的喜悦同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在统治与抵抗中，柏柏尔人笑到了最后，并开始了此后长达八百多年的各个王朝时代。

其中，伊德里斯王朝是最早的一个，非斯就在此时诞生。

伊德里斯王朝的建立者伊德里斯·伊本·阿卜杜拉·卡米勒被敌人下毒

害死，他的遗腹子伊德里斯二世小小年纪就接管了王朝政权。伊德里斯二世继承了父亲的领导力，且更有想法，柏柏尔部落酋长的辅佐使他如虎添翼。在短短几年内，农商业不断发展，社会也越来越稳定。于是乎，伊德里斯建立的旧都城穆莱·伊德里斯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伊德里斯王朝了，公元808年，伊德里斯二世在非斯河的左岸修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并迁都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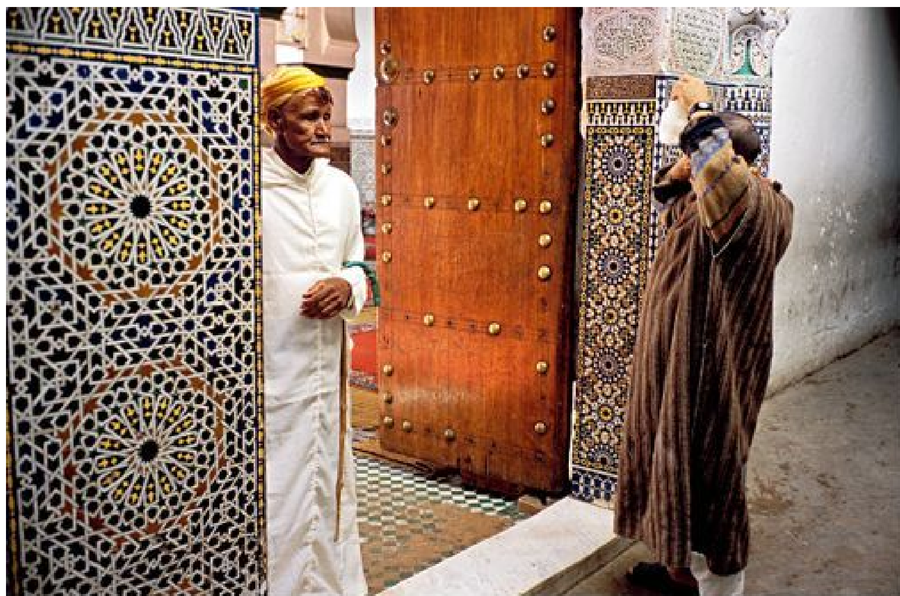
关于非斯名字由来的传说，一如那个遥远的年代，充满传奇色彩：当伊德里斯二世主持破土奠基时，面向其父伊德里斯故土麦加的方向，赫然出现一柄金色的巨斧，这神奇的景象像是一种吉祥的征兆，令人们惊喜若狂。伊德里斯二世当即决定用阿拉伯语中的“斧子”一词——“法斯”来命名此城，之后渐渐演变为如今的“非斯”。

这座寄托了伊德里斯二世雄心壮志的新都城没有令他失望，大量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凯鲁万的阿拉伯人来此定居，学者、商人和贵族让这里愈发宏伟、繁华。更多人口衍生了更多的建筑，更多的建筑造就了更多的街巷。

无数的巷子见证了非斯的辉煌。当我又一次在某条不知是初次走进还是已经走过多次的小巷里迷路时，抬头看着头顶狭窄的一线天光，我总会想起很多很多年前，伊德里斯家族不可一世的志向。



● 非斯古城朴素的颜色低调地表明着它四大皇城的身份。在一片土黄色的屋顶中，绿色的清真寺塔顶格外显眼。



● 古城中的老者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装束和生活习惯。



● 女孩手中提着的是北非和中东的传统乐器乌德琴。这种乐器呈半梨形，有12根弦，三个音孔，被称为“吉他的鼻祖”。



• 埃苏西艺术团正在演奏摩洛哥安达卢西亚音乐。这种音乐将器乐伴奏和古典阿拉伯语诗歌结合起来，曲调舒缓悠扬。

依旧鲜活的世界遗产

1981年，非斯旧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城市联盟也于1993年在这里成立。这里是12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持续有人生活的中世纪古城。游走在旧城中会发现，那些被单独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专项保护的地方，依然是鲜活、流动的，仿佛一千多年来一直是这样。

很久以前有个摩洛哥人对我说，不去非斯就不必来摩洛哥，不看染坊就不必来非斯。这话令我印象深刻，所以我们来到非斯的第一站就去感受了这里最大的染坊。

找到染坊比想象中容易得多，只要嗅觉还够灵敏就可以，带领我们登上阁楼去俯瞰染坊全景的皮革店主人，心照不宣地往每个人手里都塞了几片薄荷叶。

这里的空气是由皮毛、鸽粪、牛尿、石灰等多种气味混合而成的，刚一进来真的很难忍受，但时间一长竟也渐渐习惯了。也许最主要的原因是从阁楼往下看到的景象分散了我们对于气味的注意力。

这座非斯古城内最大的染坊有200多个染缸，缸中是用石榴、树皮、芥末、薄荷等天然材料制作的染料，俯瞰之下，像一个巨大的、彩色的蜂巢，工人们依然沿用着完全依靠人工的制皮工艺，先将毛皮在掺杂了鸽粪的石灰池中软化，经过晾晒、脱毛，加工成裸皮，再加入化学制剂，摩擦、揉动，之后放入染缸中染色，最后进行舒展和涂饰的工序，一块上好的皮料才算加工而成。

这种传统手工制皮方法几百年来不曾改变。

伊德里斯王朝没落后，非斯接连归属于之后的穆拉比特王朝、穆瓦希德王朝，当马林王朝的统治者艾布·叶海亚在公元 1248 年攻占非斯，并决定建都于此时，属于非斯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也就此开启。

这一时期，摩洛哥已是东西方的贸易中心，而非斯又是摩洛哥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马林王朝第二任君主艾布·优素福·雅各布修建了新非斯城，全国大部分进口商品都集中于此，兵器、陶器、布匹等本地商品也在此产生，很多学者来这里授书育人……

是什么让这座城市抵挡住了历史车轮的碾压，让那些古迹和手艺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参观完染坊，我们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卡拉维因清真寺，这座由祖籍凯鲁万的巨商女儿倾囊出资，伊德里斯王朝继承人在公元859年修建的建筑，既是在哈桑二世之前北非最大的清真寺，亦是早于牛津和索邦建校几百年的世界第一所大学。整座建筑由270根廊柱支撑，所用的大理石是当年用同等重量的糖从意大利换来的，建筑内绿、黄、棕三色马赛克地面铺成的庭院，绿色的琉璃瓦覆盖的屋顶，暗红色木刻建筑，秀丽的阿拉伯文书法，摩尔风格的蜂窝状纹饰，以及礼拜大殿顶棚上立体的浮雕……目之所及全都美得令人窒息。

在这里，我之前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如今的卡拉维因清真寺依然有连绵不绝的朝圣者，和两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维持原样的修缮和合理有效的发展沿用是最好的保护方式，非斯乃至整个摩洛哥的政府都是这样做的。

非斯古城让这里的人们保持着千年以来的生活和工作的习惯，这里的人们也用执着和坚持守护了这座老城的原貌。这里之所以成为世界遗产，也许就是因为那些我们以为已然停滞的，其实正在有血有肉地活着。



非斯古城的传统染坊，从高处望下去像一个巨大的彩色蜂窝。这里的染坊几百年来保持不变。



在皮革、石灰、鸽粪等刺鼻气味中忙碌着的染坊工人。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染制技艺。

古老与现代的碰撞

早就听说非斯古城依然保持着毛驴运输的传统，来到这里以后立刻了然原因。几千条小巷最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侧身走过，最宽的也还不足五米，而且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几乎没有一段超过百米的直路。

这样的路况，别说是汽车，就连毛驴也要择路而行。在街巷中与驮着木材、羊毛、食物、垃圾等货物的各色毛驴狭路相逢，闪身让路的一定是人类，这是这里的人们早已养成的习惯，也是这里的毛驴独一无二

的特权，它们的祖祖辈辈千百年来都是这样走过的，它们的子子孙孙也一定还会这样走下去。

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也延续着几乎没有变化的生活，工作、祷告、吃饭、喝茶……乐天知命地享受着慢生活。而在充满欧式风情的非斯新城，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街道两旁有高大的棕榈树，环岛中有漂亮的音乐喷泉，路旁高耸着欧式建筑，露天咖啡馆里传出法国香颂……非斯的两张面孔在我的两只眼睛中就是如此和谐地并存着。

和谐，是经过无数残酷战火后换来的。

19 世纪，摩洛哥这把“西方的锁钥”被欧洲列强盯上了，以追击“敌人的朋友”为由，法国人侵入了摩洛哥，在法国军人眼里，那些“背着我们只有在打猎时才使用的武器”的摩洛哥军队，早已不是昔日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对手。

衰落的摩洛哥也让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更多的西方列强看到了机会，尽管包括非斯地区在内的摩洛哥人民奋起反抗，摩洛哥还是难逃被西方列强瓜分的结果。

《非斯条约》记录着曾经骄傲的非斯成为法国“保护地”的屈辱，但在非斯旧城中竖立着的一块“独立纪念碑”却又证明着非斯人的不屈。这块在摩洛哥独立后不久竖立，又于1991年重修的纪念碑，记载着1944年在非斯发表独立宣言的数十位有志之士的名字。

当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被时间选择保留下来也许就是最美好的。置身在非斯新城闪烁的霓虹灯下，看着喷泉边正在拍摄婚纱照的当地情侣，我突然觉得，如今，新城的存在，对于老城来说不再是睽违或挑战，而是一种更好的保护。两个城区、两个世界，相安无事、相得益彰。



老城中的人们生活闲适、节奏舒缓，基本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起居习惯。



非斯老城内街巷密集且狭窄，至今没有通车，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仍然是毛驴。

Tips

在非斯和舍夫沙万一定要做的事

●参观手工作坊

非斯的大染坊是必去之处，可以看到皮料加工的完整过程。从阁楼上向下看，蜂窝状的各色染缸鲜艳、壮观。需要注意的是，对气味敏感的人士，务必做好防护准备。

●去公共浴室洗浴

传统的公共浴室被当地人称为Hamam。舍夫沙万山坡上的公共浴室据说是唯一一间真正取自里夫山雪水的浴室，每天分时段对男女宾客分别开放。这里的洗浴方式源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有蒸汽环绕，与桑拿相似，用一种当地特制的精油涂在身上用力搓，最后拎一桶水兜头浇下。据洗过的人说：很舒服。

●逛麦地那集市

几乎每一座摩洛哥城市的老城麦地那都有集市，那里集中了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小吃。虽然货品并不一定全都物有所值，但逛的就是那份热闹。非斯的工艺品可以说是全摩洛哥最漂亮的，有很多独特的物品在其他城市都见不到，所以遇到喜欢的最好不要犹豫。舍夫沙万的物价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在这里淘货最划算。

在非斯和舍夫沙万一定要品尝的美食

●塔津Tagine

也被译作塔金或塔吉，是当地最著名也最常见的食物。塔津是一种摩洛哥传统厨具的名称，一般用陶土烧制而成，下部是扁圆形的锅，上方是圆锥形的锅盖，顶部是个圆口，特殊的器形会产生不需加很多水也能出很多汤的神奇效果。正宗的塔津食物是用四十几种香料加上牛、羊、鱼肉和柠檬、西红柿等蔬菜，以及橄榄等小菜烧煮而成。当地人吃塔津要用掰开的大饼夹取锅中的食物，这样可以蘸到汤汁。

●古斯古斯Couscous

也被称作阿拉伯小米，其实是用杜林小麦制成的，粒粒分开，形状确实与小米有些相似。传统做法很是繁琐，先用鸡汁将其蒸熟，混入奶油后再蒸几次，最后将汤汁饱满的蔬菜和肉类淋在上面即可。做好的古斯古斯色泽鲜艳，颗粒绵软，味道浓郁喷香。不过，不喜欢吃的人会觉得口感较差，下咽费力。

●薄荷茶Mint tea

薄荷茶是摩洛哥的“国饮”，也被称作“摩洛哥威士忌”。原料是绿茶加新鲜薄荷叶，再佐以大量白糖。独特的味道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初次饮用的人，总会怀疑是不是口香糖掉进了杯子里。当地食物肉类较多，薄荷茶可以有效去除油腻感。舍夫沙万人喜欢邀请客人到家里喝茶，而在传统的家庭中，主人往往会为客人献上三盏薄荷茶，第一杯祝福客人拥有如蜜甜美的爱情，第二杯忠告客人小心艰涩坎坷的人生，第三杯则是警醒客人要了然生命的无常与死亡的无情。舍夫沙万人的哲理与顿悟，教诲与忠告，全都融在一杯甘醇而微涩的薄荷茶里了。



塔津，摩洛哥传统厨具。一般用陶土烧制而成。



派司提拉，摩洛哥特色食物。外皮层很多，撒满白糖，里面的馅是鸡肉或牛肉，口感酥脆，外咸内甜。



摩洛哥特色沙拉。非斯城内有很多橘树，橘叶生长的季节走在街巷中清香四溢。

舍夫沙万：谜一样的天堂之城

坐落在里夫山腰的“舍夫沙万”（Chefchaouen）在阿拉伯语中有“山峰”的意思，本地人则更喜欢唤它Chaouen（萧安/萧恩），像一个安静的姑娘的名字。巧合的是，这座小城也被称作“摩洛哥北部的新娘”，相比于非斯的厚重与热闹，舍夫的气质的确是静若处子的美好。

撰文/项日葵



舍夫沙万在1471年创建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建造者穆莱伊·阿里·本·拉锡德在这里抵御着一海之隔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享受了一段短暂的辉煌。谁也想不到，不及百年，战败舍夫沙万的不是葡萄牙或西班牙，而是摩洛哥。从此，舍夫沙万成为这个北非多元国家的又一个奇妙元素。

千变万化的蓝城

起初，这座城市并不是蓝色的，而现在，房屋、阶梯、窗台、大门、花架、墙壁、邮筒、报亭……总之，我们目之所及的地方几乎全部被涂成蓝色。由于使用的颜料会掉色，粉刷成为舍夫人常做的事情。

舍夫沙万的蓝色变化万千，有天蓝、海蓝、湖蓝、经过水面折射的蓝、透过瞳孔倒映的蓝……在色彩面前，语言和文字是匮乏的，任凭再好的镜头，也难以还原那些惊心动魄的蓝。更可爱的是，其他颜色与蓝色的碰撞与交织——好奇地盯着我看的小孩子深邃黑亮的眼眸；裹着头

巾的阿拉伯女子头上艳丽的嫩粉；坐在门前的老人颔下银白的胡须；还有那些数不过来的各色斑纹的猫咪。

对于深爱蓝色的我来说，被爱琴海环绕的希腊圣托里尼蓝得不够真实，而沙漠边缘的印度焦特布尔又蓝得不够尽兴。我喜爱萧恩的蓝，就像阿拉丁神灯里面跃动的蓝色火苗，鲜活而又温暖。

关于舍夫沙万蓝色的起源有太多种说法，其中与历史有关的说法是：1930年，从西班牙移居到此的犹太难民们把这里刷成了蓝色。在他们心中，蓝色是天空和天堂的颜色，象征着和平。后来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蓝色则被保留下来。另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将城市粉刷成蓝色是为了防蚊，让蚊虫误以为到处都是水，不敢停留。还有人说因为这座城市太热，而人们相信蓝色有助于冷却……

作为一名外来客，种种说法孰真孰假我无从分辨。也许，和非斯老城到底有多少条巷子一样，舍夫沙万为什么是蓝色的，也是个永远无解的谜团吧。



放在墙边的颜料。舍夫沙万人每年都会重新用蓝色粉刷这座城市。

无视时间的童话

舍夫沙万的街巷并不像非斯那样狭窄，因为是山城，常常要在台阶上爬上爬下。台阶也无一例外被刷成了或深或浅的蓝色，走在上面会想起很久以前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天国的阶梯》。

和非斯一样，舍夫沙万同样具有让人感觉时空错乱的魔力。如果说

非斯的魔力是带我穿越千年，那么舍夫的魔力就是让我遁入一场不愿醒来的梦。在这里，我永远不知道那一扇紧闭的蓝色大门打开后，走出来的会是山鲁佐德还是邓布利多。

透过酒店房间内拱形花边的窗口，可以俯瞰整座城市错落有致的屋顶和远处高低起伏的山脉。在一片蓝白相间的屋顶之中，隐约可见一座古堡的尖顶，古堡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们，在这座童话般的城市里也有过兵荒马乱的战事。

古堡由舍夫沙万的创立者所修建，起初曾是这座城市第一个政治、军事和生活的中心，被称为“城市的纽带”。国库和军队都设在古堡，房屋和集市也全都围绕着红色城墙和七座城门所建。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古堡变成了军营，往日的热闹繁华也随之烟消云散。战火总是会摧毁很多固有的美丽，但时间却能使幸存下来的古迹更加熠熠生辉。

如今的古堡更像是这座城市文化与艺术的象征，堡中的博物馆陈列着各种传统物品、手工制品、珠宝、武器和乐器。馆中还有一眼喷泉，是人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之一。

如果问我要在舍夫沙万待上几天？我的答案是：没有时限。因为这里是一个让人放空的地方。

城中的老人们要么坐着晒太阳，要么聚在一起下一种蓝色方块棋；女人们步履从容，即使发现我在拍照也面无怒色，只是转过身，缓缓走远；孩子们大都害羞腼腆，偶尔才会遇到一个胆子大的冲我say hello。

舍夫沙万人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踏实本分、各司其职，对待游客也热情友好，使身处异国他乡的我多了一分莫名的安全感。酒店中负责收拾房间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对于中国游客有着特别的感情，因为摩洛哥有很多中国派遣而来的医疗队和医疗专家组，在他家旁边的一所医院中，就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白衣天使。两个远隔万里的国度就这样因为大爱而多了一份情谊。



• 舍夫沙万是座山城，街道高低起伏台阶很多，而这里的台阶也全都被刷成了蓝色。



• 狭窄的街巷中经常可以看到驴骡“快递员”，狭路相逢时侧身避让的必然是人类。

多元共存的缩影

舍夫沙万创建之初，安达卢西亚居民随创建者涌入城中，也将异域的文化艺术和各种手工艺带到这里。而今，古堡博物馆周围依然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风格的花园。19世纪，笼罩在极端宗教主义中的舍夫沙万成为一座封闭的城，拒绝任何外国人的来访。20世纪初，舍夫沙万连同摩洛哥北部和南部地区陷入西班牙殖民统治长达几十年。直到1956

年，“西属摩洛哥”终于成为历史，舍夫沙万也终于变回了那位美丽的“摩洛哥北部的新娘。”

曾经的战乱和更迭，使得舍夫沙万继承了西班牙和摩尔人的文明，有着独特的阿拉伯味道。这里的文化、艺术和生活与摩洛哥其他城市存在差异。

在新城区，古老与现代的对比感会更强烈，集市、音乐、夜幕下悬垂的彩灯，毫不拘谨抢着同我们合影的年轻人……

舍夫沙万这座小城走出过很多艺术家，他们行走各国，用诗歌或画作展现植根于生命中的故乡，也将各国的好奇之士引来这片迷人的蔚蓝之中。现在，舍夫沙万已是摩洛哥最负盛名的旅游城市之一，人们都被这里的色彩打动，但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了解一下这里的历史和文化，还有那些多元碰撞下闪亮的火花。

回国后，我还时常会梦到自己在非斯的街巷中迷路，或是在舍夫沙万的蓝色中迷失……



从高处眺望，可以看遍舍夫沙万城内层层叠叠蓝白相间的建筑。



在舍夫沙万的小巷，身着传统服饰的妇女走下台阶。

穿越玛雅文明的末世迷城

撰文/刘荣

自驾车穿越尤卡坦半岛，我一路领教着墨西哥国道的厉害——经常平地凸起一段很高的减速坝，与路面的颜色一样，远处肉眼无法分辨，结果就是像玛雅文明的命运，“说起飞就起飞，说落地就落地”。



● 奇琴伊察遗址，时间神殿金字塔局部。摄影/刘荣

降落到美洲大陆的第八天，经行了三个机场，时区气候变化明显。旧金山气候宜人，丹佛白雪皑皑，三小时后的坎昆，一股热浪顶上喉咙，像本地蘸足了盐的龙舌兰酒。

因为地靠蓝色加勒比海，加上国际气候大会定期在此召开，坎昆成为美洲最大、世界最活跃的海滨度假城市之一。高档酒店林立，热带植物在道路两旁招展，到处是身材火辣的白种美女，我酣畅地长吸一口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显得妥帖且现代化。而这座半岛以原始和神秘著称的一面，还未曾向我展露。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将丢下科苏梅尔岛和卡门海滩的蔚蓝色加勒比海水，一心只想看玛雅古城。



●尤卡坦半岛梅里达的家园纪念碑局部。



● 图卢姆古城遗址规划完整，井然有序，由纵横的主干道构成。道路两旁的建筑保留着明显的功能性。摄影/刘荣

海边的文明之梦

星星熄灭，太阳升起。匆匆看了一眼蔚蓝的加勒比海，沿307号高速，开往图卢姆。

尽管两旁风景被称作“玛雅走廊”，一路上，我依然十分紧张。由于头一天没有租到GPS，在坎昆机场的航站楼又四处买不到墨西哥电话卡，电子地图完全用不上，我只有凭着地图，死盯着路边的西班牙文标识，祈祷羽蛇神能顺利地把我带到两小时车程以外的目的地。

高速公路上，常见的旅游地标很好辨认，比如金字塔、潜水点和加油站。但是高速出口则小得让人始料未及，有的索性连路牌都没有，我和周围的车一样以140迈的时速冲过去，发现过口时已经晚了。

抵达图卢姆时已是下午，要不是遗址公园正对着酒店区的大门，我一定会失去参观的动力。气喘吁吁地穿过花花绿绿的印第安人表演者，搭上摆渡车。绕过遗址公园外的围墙，霎那间，一道阳光从海上直射了过来，明晃晃的，我的呼吸停顿了一秒。

眼前出现了一大片规整、壮观的绿地废墟，三面是城墙和建筑，一面环海。更惊人的是，脚下就是12米高的悬崖峭壁。这是尤卡坦半岛上唯一的海边玛雅文明古城遗址。

相比在坎昆看到的温柔海水，这里的海因悬崖和废墟的存在，显出几分神秘和险峻。图卢姆让西班牙殖民者大为震惊，这里和塞维利亚一样雄伟！他们用西班牙文“石墙之城”来命名这里，据说图卢姆的石墙厚5米，高6米。大海和东面悬崖环绕，形成一道长1500米天然屏障。位居尤卡坦半岛东海岸，这里过去是玛雅人的海运贸易中心，商业十分繁荣。

关于图卢姆的资料很少，幸好，遗址前的地牌上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的双语标识。我沿着东西向的几条主干道一一看去，这边是议事厅、祭坛，那边是厨房、画厅，还有灶台和卧室。已经向晚的阳光涂抹在低矮的建筑上，黑色的石头表层泛出鲜活的金黄色，我突然意识到，将近九至十个世纪前，这里是一座活生生的、因商业而兴盛的玛雅大都市。

到底有多繁华呢？据考古发现，出自玛雅后古典期的图卢姆，在公元1200年时一度居住了十万人。我脑补着这样的画面，夜晚降临，月光照在银光闪闪的加勒比海上，这悬崖顶上的城市辉映着文明之火，下临一片洁白的海滩，易守难攻，好像星外的仙境。

我默默地站在海岸峭壁上，俯瞰着眼底规划井然的石头城，背后是城内最大的建筑——卡斯蒂略殿堂。此时正是12月24日，西方圣诞前夜，中央草地上站了很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自拍，一边互祝“圣诞快乐”。有的人还不顾炎热天气，俏皮地戴上了一顶红色圣诞帽。

在玛雅建筑的围绕下，我产生了一种错觉。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可能也是这样互道着“圣诞快乐”，发现了美洲，并登陆尤卡坦半岛，占领了这座玛雅人心目中的圣地。以农耕为主的古老文明，尽管达到过一个匪夷所思的高度，然而终不敌于冷兵器。渐渐的，玛雅人集体淡出历史，这里也随之被遗忘。直到18世纪西方考古学者重新发现这里。

白云苍狗，只有芭蕉树凭海临风，文明的此消彼长，有时候短暂得像历史做过的一个梦。



●尤卡坦半岛殖民时期的教堂。

西班牙人留下的美城

新梦叠旧梦，新的一天开始了。从图卢姆出发，前往尤卡坦半岛今日的首府——梅里

达，向西北44公里经过科巴，再向北46公里经过尤卡坦半岛前首府——奇琴伊察。

这一趟可谓“迷失雨林”，科巴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素以玛雅文明中最高的建筑——高达42米的大金字塔著称。奇琴伊察自是不消说，被誉为雨林中的“新第七大奇迹”。不过，由于在图卢姆买到了墨西哥电话卡，今日行程在导航指引下，顺利了很多。

或许是看了一天玛雅遗址，审美疲劳，车刚开进梅里达市中心，一大群散着大裙裾的西班牙女郎就把我的眼睛堵住了。接着，我看见了她们背后的双塔顶天主教堂，这座白灰色建筑物建立于16世纪，好像是从罗马直接空降来的。马约尔广场四周，几乎都是罗马风格的两、三层建筑：市政府、法院、警察局和博物馆。城市以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笔直延伸。梅里达前身是玛雅古城蒂奥，1542年西班牙人来到这里，用当地的石灰岩和白漆改造建筑，并用西班牙前首都——有“小罗马”之称的梅里达命名。



• 尤卡坦半岛乌斯马尔的金字塔。

时不时地，有载满观光客的白色马车经过，乍一看，这儿哪里像墨西哥？

据说，双塔顶天主教堂，是西班牙人拆除了当年玛雅建筑的石头，在原址修成的。此时，它洁白得像不曾留下过伤痕，却是一段西班牙殖民史，玛雅血泪史的见证。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强制推行基督教信仰。后古典期后的玛雅文明自身已十分衰弱，西班牙人的文化洗劫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说玛雅文化是魔鬼的文化，搜集历史文物集中烧毁，并大量屠杀作为玛雅文化精英的祭司们。再无人能读懂城邦遗址里的石刻，世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玛雅文字中断了文明传承。当时最疯狂的是一个名叫狄亚哥·迪兰达的神父。1562年7月，他亲手实施了暴行。很多年后，他出于忏悔之心，写下了《玛雅风物志》这本重要研究文献，但为时已晚……

历史无法重写。如今，这里仍是墨西哥人的聚居地，尤卡坦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尊铜像——纪念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墨西哥革命领袖伊达尔哥。美丽的西班牙殖民建筑，吸引了大量西方客源，拉动了尤卡坦的旅游经济。其中，西班牙游客的数量是外籍游客中的大头。

今晚的马约尔广场上，因为圣诞节的缘故，将表演尤卡坦州的传统舞蹈，这种舞蹈显出强烈的文化融合色彩。而我则有幸在广场边的漂亮建筑里，享用了本地的传统菜肴如腌猪肉、石灰汤，还有地道的墨西哥玉米饼——据说梅里达有墨西哥最好的美食。

如果说，时间神殿所在地——奇琴伊察是过去之城，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坎昆是未来之城，这座到处是白色罗马风格建筑，同时弥漫着玉米香的城市，才是墨西哥人的当下。



●梅里达街景。到处可见罗马式精美的装饰风格。摄影/刘荣



●梅里达街景。城市以马约尔广场为中心，街道呈放射状纵横排列。摄影/刘荣

现在，和梅里达一样，尤卡坦半岛上每个小城镇都有一个方形广场，立着天主教堂，通体是墨西哥的鲜亮颜色。广场边坐着的墨西哥人体内流着玛雅的血，他们才是尤卡坦的未来。

我在后来的游记里写道：“西班牙殖民者留下一座形容优美的城，以纪念自己的前首都梅里达。罗马风格随处可见，但墨西哥人用玛雅时代就存在的泥土上色，美洲的气质永远不会改变。”

玛雅地下王国之谜

据说，美丽的梅里达周边，最美丽的景点是乌斯马尔。从梅里达到乌斯马尔，我花了4小时。

尤卡坦半岛上，有三大玛雅古城遗址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奇琴伊察：公元5世纪至7世纪兴盛，被遗弃后于10世纪复兴，11到13世纪达到鼎盛，15世纪被毁灭；乌斯马尔：公元7世纪到10世纪是玛雅文化鼎盛期的代表，曾拥有2.5万人口，公元10世纪被遗弃；帕伦克：公元7世纪为鼎盛期，10世纪末被遗弃。

其中，知道乌斯马尔的不多。乌斯马尔位于尤卡坦的北部，1996年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在玛雅语中，“乌斯马尔”意即“重建三次之地”。乌斯马尔重建了不止三次。据考证，其主要建筑“魔法师金字塔”至少重建过5次。

乌斯马尔占地东西600米，南北1000米。主要建筑物顺南北方向的中轴线，根据当时所知的行星位置排列。代表金星的“魔法师金字塔”最为醒目——传说女巫施魔术用鸡蛋孵出一个

小人，小人一夜之间建成了这座金字塔。塔西的阶梯在每年夏至这天正好对准西落的夕阳，当时印第安人的天文水平之高可见一斑。在魔法师金字塔内外，雕刻着雨神——查克。相比奇琴伊察建筑中鲜明的羽蛇神崇拜，乌斯马尔建筑是鲜明的雨神崇拜。

古代的宗教崇拜往往是自然崇拜。自古以来，文明的发源都离不开河流。在玛雅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满是热带雨林，北部面积为19.76万平方公里的尤卡坦半岛则十分干旱，灌木丛生，几乎没有地表水。也许是千百年来，地表气候发生了变化，玛雅人如何孕育出灿烂的文明，这似乎是和他们如何消失一样，是个谜。

后来，科学家发现，一些小池塘和天然井穴散布在尤卡坦的丛林中，面积达上万平方公里。这些小池塘被称之为潭穴(底部蓄水的石灰岩天坑)，也叫圣井、天然井。据研究者称，它们可能是尤卡坦半岛上的唯一的淡水源。

事实上，潭穴的底部都是相通的，通往加勒比海，整个尤卡坦半岛的地底下，就是一个互通的巨大地下水系网……在这里，科学家曾发现了世界上已知的最长的水洞，洞内有美丽的鱼类、海牛和几十种生物……

在水脉的基础上，干旱的尤卡坦源源流动起文明的水源。从图卢姆到乌斯马尔，到奇琴伊察，它们的兴旺，与这神秘的地下王国不无关系。

据说，玛雅人还认为潭穴通向另一个世界，那是另一个故事，而我的自驾之行，即将到尽头。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奇琴伊察：站在时间尽头

撰文/刘荣

奇琴伊察的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说起玛雅人的末日箴言，却承载了不知多少人的幻想。这里是著名的时间神殿所在地，它曾让世界被末日恐慌笼罩了几个世纪……



● 尤卡坦半岛的奇琴伊察神殿前的勇士雕像。

从图卢姆驱车前往奇琴伊察的两个半小时，时间像是从云上摆渡而过。

从东南向西北，和美洲的阳光一样热烈的是云团，它们压低在路的尽头，把天衬得格外蓝。玛雅时代就存在的红土地上，一个个玛雅或西班牙风格的小镇颜色鲜亮，黑皮肤、白牙齿的墨西哥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衫，像立体打印出的3D油画，画的主题就叫：没有烦忧的大地。

圣诞季的墨西哥以南，正值尤卡坦半岛的旱季，与传说中的彩虹无缘相见，只有覆盖整个半岛的热带雨林始终守在那里，藏好了这片大陆的隐秘和丰足。

如今，“世界末日”之说的期限已经过去，地球依旧安然。



●奇琴伊察雕刻。历经历史沧桑，还依稀可见勇士的面容。摄影/刘荣

古城遗址群漫步

赶到时已是中午。穿过橘红色、玛雅风格的景区大门，搭上颜色鲜艳的摆渡车，五分钟后便抵达景区中心。这里有数百座建筑物遗址，代表着玛雅文明的鼎盛时期（发端于公元前1800年），奇琴伊察则始建于公元5世纪，7世纪占地面积达25平方公里。

古城遗址群并不大，南北长3公里，东西宽2公里。我顶着烈日，像懒散的墨西哥人一样慢悠悠踱步，只需逛一个小时。我刚刚行驶过的公路像一把钢叉，把奇琴伊察一分为二。南侧是老区，建于公元七至十世纪，有金字塔神庙、柱厅殿堂、球场、市场和天文观象台等建筑群；北侧是新区，库库尔坎金字塔就坐落在这里。

太阳晒得脚下的沙子滚烫，我在热带丛林深处的空地上，找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时间神殿（又名库库尔坎金字塔），它庞大而恢宏，我感觉站在了时间的尽头。时间，对于人的一生，是永不再回的审判。对于玛雅文明而言，却是一道轮回。

扩音器里传来墨西哥导游的声音：库库尔坎金字塔，198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出现于玛雅文化前古典期晚期（前800年-前200年），意为“舞蹈唱歌的地方”，或表示“带有羽毛的蛇神”。

正听着，我突然看见头顶上的东北面，朝坎昆的方向，飞过一架银色的飞机，尾翼穿过云层，拉出一道道细腻的羽状云，像极了玛雅文化中保佑风调雨顺的羽蛇神。



•奇琴伊察，勇士庙外围的千柱群。可以想见，在这里繁盛的时候，建筑一度有多大的规模。摄影/刘荣

这座时间神殿，就是时间崇拜和羽蛇神崇拜的结晶。代表着玛雅人在数学和天文学上的极高造诣。面前的土制金字塔高9层29米，周边宽55米多，周长250米左右，顶层建有6米高的方形坛庙，每边各有91级台阶，所有的台阶加上顶层，正好是玛雅纪年的365天。52块有雕刻图案的石板，象征着玛雅日历中52年为一轮回年。游人站在下面显得很渺小。相比金黄色、四角锥形的埃及金字塔而言，它稍矮，灰白色，是不完全的锥形，顶端有祭神的小神龛。不同于被用作陵墓的埃及金字塔，它用来观察天体变化。

最为独特的是每年春分、秋分这两天的下午，金字塔附近会出现“光影蛇形”。台阶两侧有宽达1米的边墙，北边墙下端，有一个带羽毛的蛇头石刻，蛇嘴里吐出一条信子。

到了这两天，太阳西下，北边墙受到阳光照射，从上到下由笔直变成波浪形，直到蛇头，像一条巨蟒从塔顶向下爬行。由于阳光照射的关系，蛇身由7个等腰三角形排列成行，像蟒背的花纹。太阳西落，蛇影就渐渐消失。幻像持续整整3 小时22 分，古代玛雅人会在此刻欢聚，喝酒、唱歌、跳舞，庆祝羽毛蛇神的降临，保佑五谷丰登。

据说，在金字塔前鼓掌，会从顶上的神庙传来像鸟叫一样的回声。我好奇地在金字塔下拍了拍手，上面果然传来了共振的声音，足以证明古代玛雅人在数学计算上的精巧。

顺着解说者的指引，时间神殿附近，有一座被称为“螺旋塔”的天文观象台，其右侧可以看到春分和秋分落日的半圆，南边窗口的对角线，正好指示着地球的南极和北极。

玛雅祭司在天文观察结果的精确，一直被怀疑来自星外文明。他们算出了日蚀和月蚀出现的时间，掌握了金星运行的周期是583．92天，他们还最早注意到七大行星的存在。

虽然玛雅人在世界末日这一论断上失准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桩悬案，但是他们成功地定义了时间的终点。此刻，我站在时间神殿前，依然感觉到时间洪流从脚下滚滚而过。



• 尤卡坦半岛奇琴伊察的神庙。

牺牲的玛雅文明

据解说者介绍：“奇琴”意为“井口”。奇琴伊察所在的尤卡坦半岛北部，没有多少地面河流，每到旱季就缺水，因此，这里到处能看到雨神的图腾。古代玛雅人围绕着天然井建城，据说这里有一口天然的圣井，玛雅人深信雨神恰克会从井中爬出来。

以时间神殿为中点，奇琴伊察南北线上，确实有两眼巨大的天然井，南井用来喝水，

已经干涸，北井就是这口玛雅人祭神用的圣井。逢旱灾，玛雅人便在祭司的带领下，向井内投下丰盛的祭品，包括活生生的美丽少女（也有说少男的），以求雨神息怒。

我看到眼前的这口井，心情复杂，水下曾有怎样悲惨的命运？它的四周已被树木包围，井壁内长满了杂草，绿色的植被种子和叶子铺在浅绿色的水面上，千百年来都一样幽深而神秘。1895年美国人爱德华·汤普森清理过这口圣井。捞出了玉石、金饰、翡翠碗等珍宝，以及一具具少女骸骨，证明了传说中的古代玛雅确实有活人祭祀的传统。

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文明于公元300-900年达到鼎盛，出现了象形文字，他们用树皮或鹿皮记载天文、医学、仪典、神话、诗歌和历史，有800多个写书符号，3万余个词汇。

由于宗教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供奉牺牲品是玛雅人祭拜的重要形式，活人献祭在玛雅文明中十分流行，甚至传说因此导致了玛雅文明的灭亡。

玛雅人发明了一种特别的人祭球赛，像今日的足球赛，只是球员要用肩肘和膝盖去撞击球，两队的任何一方让球过了场地两边的石环，就算获胜。然而，这种球赛有一个血淋淋且出人意料的结果——获胜队伍的队长，要作为给神的祭品被砍头，玛雅人却深深以此为荣。

如今，站在空荡荡的人祭球场，一声呐喊，就能引发球场两壁的回响，当年的争夺场面显然更加激烈。奇琴伊察的球场在中美洲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现存7座。这是古代中美洲最大的球场，有166米长、68米宽。球场有着两堵长83米、高8．2米的并行墙。中间相隔27米。在球场边的墙上浮雕上，还能清楚看到举刀的刽子手，和被砍头的竞技者。

我的取景框被不远处祭坛下端的花纹吸引，仔细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原来雕刻的都是牺牲者的头骨骷髅。据说，最初牺牲者的头骨是被撂在祭坛上方的，后来多得摆不下，才转为雕刻。几乎所有的玛雅金字塔附近都有这样一个人祭球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或数次比赛，可想而知，就这样死去的祭品能有多少？至今，景区周围还贩卖牺牲者的勇士面具。


●尤卡坦州奇琴伊察考古遗址的蛇头雕像。


●尤卡坦半岛奇琴伊察玛雅神殿。

时间神殿以东，有一座四层阶梯状金字塔，内部的支柱被刻成武士的形状，被称为勇士庙。庙前是一大片方形或圆形的石柱，名为“千柱群”，这些石柱过去曾支撑着巨大的宫殿。它的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石雕的仰卧人形像，是玛雅人的查克莫神像。作为玛雅文化标志之一的查克莫祭坛，居然也是一个活人祭祀的见证，神像肚子上有一个石碗，作为祭品的活人心脏被摆在里面。

玛雅人推崇精英教育，只有极少数最出色的孩子能接受教育，研究天文历法和哲学，而人祭球场的队员几乎都是身体素质最好的人，在一轮轮比赛后被杀掉，献给了神……加上西班牙人入侵时的血洗，不失为解释玛雅文化式微和灭亡的理由之一。

神的归来与玛雅的消失

参观完最后的美洲虎神庙，天色转阴，我向出口走去，突然听到悦耳的音乐声，在人群簇拥的地方，有两个摆摊的彩衣印第安人正在吹笛子、跳舞。他们似乎在模仿神的形象，而

他们脚下置放的，正是著名的原型玛雅时间历，据说这本时间历能够推算出世界末日的时间。

导游告诉我，他们在用舞蹈解释时间历背后的故事，关于玛雅人等待天国教主重返人间。

在中美洲土著人的传说中，有4个所谓天国教主降临地球的说法。据说他们环绕地球旋转了13圈、经过玛雅历法中的最短周期52年之后，重返人类居住的地球。而几乎所有的古老宗教，都有关于神灵重返的传说。因此，我一直笃信玛雅文明的星外起源之说，它的图腾崇拜充满异质色彩，文明程度又超出当时社会条件太多，来到奇琴伊察后更确认了这一点。玛雅人认为羽蛇神是天国教主。它的脸藏在面具后，戴着奇特的帽子和闪闪发光的项链与脚链。羽蛇神教给他们数学与天文学和手工艺，并制定和颁布了法律。

后来，这个怎么看怎么像外星人的羽蛇神乘一道光离去，他曾向玛雅人许诺，将重返人间，最小周期单位为52年。52年周期的思想导致了玛雅人的悲剧，他们上了西班牙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当，把征服者误认为天国的教主。

玛雅人留下的历史悬案中，最大的一件就是文明的突然谢幕。整个9世纪，玛雅辉煌的古典期文明戛然而止。仿佛一夜之间，人类从街道、广场、庙宇和宫殿中蒸发，其中的一部分迁徙到了尤卡坦北方的荒野，慢慢成为今日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先祖。

更多的人永远消失，仿佛被羽蛇神带走了。热带雨林在建筑中肆虐，草木和藤条成为这里的主人。直到18世纪末的西方启蒙运动，沉睡的玛雅才被探险家的脚步惊醒。震惊世界的古老文明，经过漫长的梳理和研究探索，才得以部分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这里，时间仍然是唯一的赢家，这里始终存在着无数千古谜题，玛雅文明使用独特的象形文字，至今能译解的不足三分之一。它们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仰望星空，世界与世界之外，只有时间能解释永恒：“在世界之外，未来之变，是如此的神奇和奇妙。”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STORIES

精选故事

與世界分享夢想

四大頂尖名校大師與建築

SHARE YOUR DREAMS



目录

梦之大学：名校建筑与大师

在上帝与尘世之间

剑桥：一座英国建筑的纪念碑

那一片诱人的“西天的云彩”

春天去耶鲁

乔治·沃克·布什的政治迷径

鲁汶大学：游走在时间的长河里

鲁汶：大学、小城

柏林大学：两所校园的荣光

黑格尔与柏林大学

东京大学：徘徊在历史与现代之间

帝国斜阳：杰出作家与东京大学

版权信息

世界遗产地理精选故事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6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08295-20160718

最后修订：2016年08月18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梦之大学：名校建筑与大师

大学，是一个梦，有人期冀由此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人希望在这里获得知识，有人虚度，有人灿烂。这只是站在个人角度的评述，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梦之大学意味更多——它是文明自然演化的产物，它像一部世界建筑史的奇书，它留下了诸多大师的嬉笑怒骂，它保存着人类文明转瞬即逝的闪光点……



- 牛津大学图书馆，这里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供图/全景图片

在上帝与尘世之间

提及大学，多数人脑海中大概会蹦出神圣、严谨、朝气这样的词汇。事实上，在大学诞生之初，它远比现在更为肃穆庄严。在大学发展的数千年中，它一直在上帝和尘世之间徘徊，也因此留下了不计其数、美轮美奂的建筑……

撰文/顾小白（本刊记者）供图/Gaopinimages



•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13世纪末，有人描述当时的巴黎："巴黎城就像雅典，分成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名为大城；第二，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名为旧城；第三，大学生和教员们，名为大学。"

是的，这就是中世纪时的巴黎大学——获得教皇特许、在国王的支持下兴盛起来的欧洲学术中心。

教会和大学

在维克多·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充满了诗意，文学巨匠的描绘让读者无一不想前去领略一番这栋哥特式建筑的典雅风格。只是少有人知道，矗立在塞纳河畔、作为古老巴黎象征的这栋教堂曾是欧洲工匠组织和教育组织集会的地方，也是巴黎大学的所在。

很早之前，欧洲还处于黑暗中，所谓的高等教育仅残存于教会中，修道院和大教堂是人们获得知识的来源，学生大多聚集在那里听学者讲课，渐渐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教师或学生行会"，这也是拉丁文"大学"一词的原意。

在大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地产，如巴黎大学，在开办时，它只能依附于巴黎圣母院。直到1215年，教皇才取消了圣母院主事对巴黎大学的控制权。教皇、国王是认可是否合法的决定人。

那时候的巴黎大学是欧洲最重要的学术中心，来自欧洲大陆各地的人们在这里求学。于是巴黎大学以学生原籍和语言为标志划分为多个民族团，分别是法兰西、诺曼人、庇卡底、英格兰。每个民族团都会推举一位长者为本团首领，以维护本团成员利益，而大学校长也由民族团选举产生。

1167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发生了争执，恼怒的亨利二世下令召回在巴黎的学者，并且禁止他们再往法国讲学或从事研究。尽管在这时，英国并没有自己的大学，人们如果需要求学，必须要去巴黎或者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也有人说英国学者其实是被路易七世驱逐出巴黎大学的。不管如何，从巴黎回来的学者、教士回到不列颠后，在教会的协助下，汇聚在牛津，继续从事经院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选择牛津，是因为在1129年以后，城中的修道院就已经被教士们当作了研究学问的场所，小城中的学术气氛颇是浓厚。在国王的支持下，牛津很快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英伦的经院哲学教学和研究中心。当一些外国学者也开始来到这儿听课讲学后，继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法国巴黎之后，欧洲又一个学术圣地就这样出现了，而这就是牛津大学的雏形。

早期的大学是逐渐形成的，人们不会根据专门的法令刻意去创办一所大学，因此没有人能够为任何一所校史能够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大学指定出确切的创建时间，巴黎大学如此，牛津大学也是这样。这些大学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可它们不仅出现了，还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存在并发展了近千年。于是有人说：所谓大学，其实是社会自然演化的结果。

建筑的气质

中世纪的大学，在诞生之初大多和教会保持紧密的关系。这一点，从如今尚还保存着的早期建筑物中便可看出。

如今，走入牛津大学或者巴黎大学，能够看到许多学院建筑，广泛运用了教堂建筑中所形成的结构、造型以及建筑风格。这些厅舍不仅多用砖石材料建成，而且还有着厚重的墙体、数层矩形窗户排列、角楼、堞墙、老虎窗等特征。

当然，历史悠久的大学在今天并不仅仅只有那些古老的哥特式建筑，而是大多呈现为多种建筑历史风格的集合。有些建筑带有早期文艺复兴的风格，还有的是盛期文艺复兴的建筑类型，雄浑庄重的罗马式、采用奇异手法的巴洛克式、纤巧繁复的洛可可风，它们无一不是被融入以中世纪风格为主的校园环境中。在体现了欧洲建筑文化的延续时，也为人们呈现出大学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凝重感。

牛津就是这样的，由于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都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所以这个古老沧桑的世界著名大学就如同一幅沧桑历史和现代文明相互交融的画卷。那些古朴、庄重、典雅的学院建筑如今是牛津大学的瑰宝，仅被列入文物保护的就有600多座。有人如此评价牛津：这就是一座巨大的英国建筑史博物馆，而且是有生命的博物馆，里面还都住着人，过着21世纪的现代生活。

不仅是牛津大学，整个牛津城，都是古色古香的。那些建筑物分属于不同历史年代的不同建筑流派，它们组成了整个城市。要欣赏牛津建筑的精华，那么就去卡法斯塔吧，位于玉米市场街和皇后街口的这栋建筑物是圣马丁教堂仅存的遗迹。这座教堂的历史能够追溯至公元11世纪，因其位于城市中央，长久以来，都是牛津最为重要的宗教中心。伊丽莎白一世也曾亲临此地举行宗教仪式。

其实，在牛津留下足迹的又岂止“童贞女王”一人。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长子爱德华在1859年来到牛津，成为首位进入这所大学就读的王储，他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没人知道国王在牛津时，是否曾登临卡法斯塔俯瞰整个城市，但在那时，圣马丁教堂依然矗立着。后来因为建筑结构安全以及道路拓宽工程等原因，教堂、喷泉先后被拆除，如今只有卡法斯塔保留了下来，作为圣马丁教堂的见证。

如果爬上99级台阶，登上卡法斯塔，居高临下眺望整个城市，你会发现，牛津大学的那些古典建筑其实散落在整个小城里。对，牛津就是这样的一所大学，没有校门、没有围墙，甚至连正式的招牌也没有。街道从校园穿过，39个学院分布在城市的各处，校园就是城市，城市就是校园，城市与大学融为一体。



● 巴黎索邦大学的屋顶，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校之一。

欧洲大学之母

城市和大学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不仅只有牛津。如果说牛津是“大学中有城市”，那么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则是“城市中有大学”。

走进博洛尼亚，你会发现，城市小得局促，建筑也不高，没有巴黎

那样有风韵，不如罗马那般具有历史感，但很敦实。漫步城中，沿途都是拱廊街，这是意大利城市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但博洛尼亚人把它发挥到极致。路边每一栋建筑的外墙色彩都犹如乔治·莫兰迪的油画，土红的、黄灰的、紫灰的，这些鲜明的颜色被组合在一起时，乍看是很强烈的，但感觉却又是淡雅的。在这些色调之中，隐藏着众多的学院建筑。这些建筑大多带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信步其中，被红砖石拱廊围绕，一种穿越千年而来的沧桑顿时扑面而来。

博洛尼亚自中世纪盛期以来一直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享有盛誉的重要文化中心，这一盛誉源自始建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整个欧洲的学术中心。然而作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竟是没有自己的校区，学校就像是完全嵌入城市之中。任教于美国圣母大学建筑学院的大卫·迈耶尼克教授，在谈及博洛尼亚大学时曾说：“就个性化而言，这个学校稍有欠缺，不过，它与外部环境的浑然一体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建于16世纪的阿奇基纳希欧宫曾是博洛尼亚大学的一部分，从1563年以来，众多的学者在这里研修逻辑学、天文学、医学、哲学、算术。从精美庄重的大门进入大厅，抬头而看，走廊顶壁上悬着一排排欧洲贵族的家徽，满满当当，让人眼花缭乱。这些或画、或雕、或塑的纹章，代表的是那些贵族家庭的子弟世代都曾在这所大学里接受教育，也彰显着这所大学的高贵血统。有意思的是，阿奇基纳希欧宫的楼梯也是有讲究的，左边的被称作艺术家之梯，右边的叫法学家之梯。这是因为在早期，博洛尼亚大学以法学和艺术而闻名。

博洛尼亚大学是古老的，但漫长的办学历史过程中，却从来没有保守。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在这里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加斯帕雷·塔利亚科齐于此开创了整形外科，马尔切洛·马尔比基则进行着人体解剖学的教学研究……正是得益于他们在博洛尼亚所作出的努力，医学有了巨大的进步。说到这里，不妨去博洛尼亚的“解剖剧场”看看。

在14世纪，得益于科学进步和教会教条、政府法律松绑，人体解剖很流行。最初，解剖活动只在小房间里进行，少数的医学学生会参与观摩。之后，几乎一夜之间，贵族们，甚至是平民开始加入其中。很多城市为此特地建造了“解剖剧场”。据说博洛尼亚大学里的“解剖剧场”是世界上第一个解剖室，像小剧场一样的阶梯教室内，装潢十分精美，木质梯形座位层环围绕着中间的白色石台，这就是当年的解剖台。天花板上还有12星座的雕塑。整个剧场古香古色。

博洛尼亚的“狂欢节解剖”一度在欧洲很有盛名。人们穿着盛装前来

参观尸体解剖，现场会有酒水、音乐以及教育展览，解剖结束后还将举行舞会——俨然就是一场盛会。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看起来很疯狂，但正是在这里进行的解剖实验方才为当代医学奠定了基础。



• 牛津大学的埃克塞特大学礼拜堂。



● 俯瞰牛津大学。

多元化的空间

1810年10月，名为“腓特烈·威廉大学”的新制大学在柏林正式开学了，这便是后来的柏林大学。在此之前，不论欧洲或北美的大学，大多为教会大学或是国立大学，牛津、剑桥、博洛尼亚、巴黎都是前者，而后者则是由国王征得教皇认可后所建立的，譬如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它们都还是沿袭教会教育的传统，以培养学者、公职人员或贵族子弟为主，较不重视研究。而柏林大学的创办者普鲁士内务部文教总管威廉·冯·洪堡那充满智慧的想法，将研究和教学结合了起来，使得柏林大学完全不同于其他大学。

柏林大学的出现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而威廉·冯·洪堡的理念也很快被传递至欧、美各地，成为许多大学仿效的对象。两年之后，在新大陆的新泽西，普林斯顿神学院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分离出来，从此教会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了起来。

当初是教会创造了普林斯顿，也将浓郁的欧洲教育学风带入普林斯顿。如今在普林斯顿，依然完好保存着过往的历史，那些建筑的风格大多是经典学院派哥特式，用的是灰色的石材，上面爬满了常春藤。尽管古老的石材建筑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但衬以绿地、林荫小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几乎每一个到访过普林斯顿的人，都会对这里的景色印象深刻，优雅的景色，四周绿树成荫、青草茵茵，清澈的河水静静流淌，卡内基湖碧波荡漾，教堂、学院在大片的草坪和树林的映衬下典雅又充

满了历史的韵味。

普林斯顿是一所有故事的大学，走进校园正门后所见到的第一所建筑就是拿所堂，这是普林斯顿大学最古老、最有名气的建筑。自从1756年建成以来，拿所堂就见证了美国历史上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它曾经是新泽西州的第一个立法机构所在地；它还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其他建筑一起承受过独立战争的枪林弹雨，见证了乔治·华盛顿在此取得的胜利；1783年的夏天，大陆会议在这栋建筑里召开，普林斯顿被定位为国家的首都，而它也短暂地充当过国会大厦。随后的漫长岁月里，它扮演过办公楼、宿舍、图书馆、教室，直到今日，成为行政大楼。

大楼门前有两只老虎的铜像，这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吉祥物，也因此老虎的各种塑像在普利斯顿大学内比比皆是。而在大楼的后院则架着一门大炮，那是乔治·华盛顿将军在普林斯顿战役中所留下的。这位美国国父为普林斯顿留下的并不止这些，他在写给养子约翰·帕克·卡斯蒂斯的信中曾如此赞美普林斯顿大学“没有一所学校能比它产生更好的学者和给人以更值得尊重的教养”。战争结束后不久，约翰死于疾病，乔治·华盛顿抚养了他的儿子乔治·华盛顿·帕克·卡斯蒂斯，并将他送入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卡斯蒂斯成年之后，在波多马克河西岸建造了自己的家，命名为“阿灵顿”，当然，这是后话了。

普林斯顿的历史沧桑感不仅来自它所见证过的辉煌，更在于这所学校精妙绝伦的建筑风格。除了学院派哥特式之外，还有如乔治式的、托斯卡纳式的、罗斯金哥特式的，以及现代派风格的。在“鼓励和尊重每一个人来展示他的天赋，成为多元化校园中的一员”的理念下，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普林斯顿人学会了包容，这种包容使得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物能够并存在校园中，并轻松和谐地继续发展着，所有相似或相反的建筑风格最终都被普林斯顿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所兼收并蓄，并融为一体。

如今，每一个来到普林斯顿的人，或者说来到任何一所古老大学的人，徘徊在那些古老或是年轻的建筑前时，或多或少都能够感受到深藏于其间的浓郁人文气息，这些不同风格的学院建筑是历史的碑碣、理想的延伸，如静止的舞蹈、曼妙的音乐那般陶冶人的身心。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如果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那建筑物则是凝固的音乐。”



● 博洛尼亚的街景。这里拥有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校在城中，城在校中。

剑桥：一座英国建筑的纪念碑

从并不起眼的剑桥火车站出发，穿越古老的小城，路过康河，你将会读到一首英国建筑的壮美的历史诗篇——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建筑名匠，无一不能于此找到样本。这里，还记录着剑桥的精神，以及有关它的种种传奇。

撰文/潘一婷 摄影/赵晓波



从剑桥火车站下车，我顺着匆匆的人流，沿着站台往外走。

站台一侧是露天的轨道，常年被雨水冲刷得黑亮。站台另一侧是低调的站厅，没几步路便是车站外宽大的柏油马路。回头一瞥，剑桥火车站门口醒目的“Cambridge”标志，暗示着这将是一次不平凡的旅程。除此之外，这个局促的火车站略显普通，同那些中途停靠、叫不上名字的英国小镇车站，几乎没有分别。

英国的铁路系统1845年第一次延伸到剑桥，将这个当时人口还不到3万的小镇和离它不远的伦敦连接起来，给剑桥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铁路线是19世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遗物和象征，却似乎和那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浪漫怀旧的剑桥没有关系。今天的铁路也是令剑桥保护规划者最头疼的区域之一。他们在一份报告中称：“火车站一带给了那些进入剑桥的人糟糕的印象。”

为了避免在剑桥老城外的新区逗留太久，我登上巴士，并被剑桥巴士公司的名字吸引——“驿马车”。剑桥第一次有驿马车（马拉四轮车）是在1653年。它连通剑桥和伦敦，直到19世纪被火车替代。

我环视四周，平庸，这大概是我对剑桥的第一印象。我或许可以选择忽略这些平庸，只去想象剑桥剥去现代外衣的样貌。但我更愿意认真感受剑桥与这些新元素共生的样子，并思考剑桥在现代生活中真实的挑战：铁路、商业、交通……

一座古老的小城

剑桥火车站位于剑桥老城外的东南方向。当“驿马车”巴士驶过圣玛丽大教堂时，我知道进入了剑桥的老城。剑桥，从中世纪以来保持了直径为1公里左右的狭小版图，直到20世纪城市迅速扩张。

如今剑桥大学图书馆和纽纳姆女子学院，不再是剑桥西面的最边缘地带：1950年代开始的“西剑桥”校区规划，早已把剑桥往西面拉扯了2公里。而彼得学院和工程系本部，也不再是剑桥的南部边区。因为阿登布鲁克医院暨剑桥大学医学院，从1976年移到现址，也把城市的最南端甩开了3公里。

我从剑桥市中心下车。公交车为了保护学院集中的风貌区，特意行驶在市民商业主干道。下车后不远处是市民露天集市，不少勤工俭学的剑桥本科生举着各国语言的牌子，在召唤游客去康河撑船。集市再往北走，街道变得狭窄，散落着一些中世纪风貌的砖木结构小屋，现在被改造成小店、酒吧、饭店。我想先逛逛这里，默想着1209年牛津学者初到时剑桥是什么模样？

从地质学角度讲，剑桥北部是黏土地，南部是白垩岩地，而东部是一片沼泽湿地。虽然黏土适合烧砖、白垩岩也可作建筑石材，但在那个工具和建造技术落后的时代，房屋仍以木构为主。

如今的剑桥老城区，木构建筑屈指可数，这是因为一场人为的大火。公元875年，丹麦人在剑桥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城镇，却不愿被后来攻占的撒克逊人坐享其成，于是，他们在1010年一把火将剑桥夷为平地。之后，剑桥又在1174年和1385年的两场大火后死里逃生。因此，剑桥留下来的木房子，大都是1400年以后的遗存。

我顺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漫步到露天市场里。剑桥中世纪时，早已有了每周一次的集市，从13世纪初开始又形成了每年一聚的圩会。在圩会的几天，人们从英格兰东部各地赶来，在这里进行买卖。中世纪的剑桥得以如此繁荣，主要是因为它正好在康河之上，坐拥交通之便。

今天剑桥的市场业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集市上卖的不再是酒、芦苇、盐、鱼、皮革和羊毛，取而代之的是当地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

和各色小吃。而今天的康河也失去了昔日运输的功能：虽然船只还在，但已变成了游览风景的撑船撑篙，坐船人也今非昔比了。



• 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因与威尼斯的叹息桥结构相仿而得名。



• 圆形教堂外景。



• 圣约翰学院内的一块木牌，显示当日教授是否在校。

叠加的建筑史

在康桥的撑船活动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游客可以从大学景观遗产中“借景”。我跳上一只摇摇晃晃、还有点湿漉漉的船，缓缓离开岸口，往学院方向驶去。学院的景只能“借”，或者说只能“偷”，因为剑桥大学从中世纪起就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及特权，虽置身于剑桥市民社会却相对独立。

剑桥建筑群，也是一部建筑平面布局和风格的发展史。

最早的学院建于中世纪，随后，彼得学院、克莱尔学院、国王学院、皇后学院、耶稣学院相继成立。那时，逐渐创立了具有学院礼拜堂、图书馆、院长府邸、门卫房和学生宿舍等基本要素的功能体系，在平面上多采用修道院似的“四方院式”。

文艺复兴时期，剑桥又迎来了第二批学院新建浪潮，基督学院、圣约翰学院、三一学院均是这一时期的范例。不少学院改良了中世纪的平面设计，将四方院的一边打开变成“三边式”，不仅使中心院落获得更多阳光，还利于通风。

19世纪新建的学院，如建于1800年的唐宁学院、建于1869年的格顿学院，主要采用“草陌式”（Mall）。它突破了其欧洲先辈“四方院式”的组织结构,校园中心轴线是气势恢宏的草陌，院落彻底被打开了。

20世纪的剑桥大学继续扩张，多了许多以冰冷的现代风格为主的现代建筑。下了船，我沿着学院附近的小巷漫步。剑桥的民居，中世纪普遍采用木构，16世纪后砖逐渐替代木材。大部分学院的建筑在这样的背景下非常显眼，因它们像教堂一样，喜欢用更高级的材料——石材建造。

剑桥早期的石建筑几乎都采用附近的白垩岩，但是工匠们逐渐发现白垩岩太容易风化，于是不得不着眼于更远的地方。他们在离剑桥64公里处的林肯郡境内找一种侏罗纪时期形成的石灰岩，穿过河流和沼泽，用船只运回剑桥。今天保存下来的剑桥学院的石建筑绝大部分用这种石灰岩作装饰石材。到了15世纪，学院建筑采用了林肯郡的韦尔登、金斯克里夫和克里普歇姆开采的石灰岩。17世纪，学院建筑又引进来自林肯郡的凯顿、韦斯顿和安克斯特的石灰岩。

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从水路到马路、再到铁路的不断进步，建筑师们开始放眼更远的地方。18世纪，剑桥开始用从波特兰和波倍克半岛运来的石材。19世纪开始用从巴斯运来的石材。可以说，剑桥的学院建筑又是一部建筑材料运输史。



• 国王学院礼拜堂的扇形束柱穹顶。供图/全景图片



• 三一学院是剑桥大学中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名声最响亮的学院之一。同时，它也拥有剑桥大学中最优美的建筑与庭院。

保守或激进

闲逛了一阵后，我走进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剑桥大学有800年的历史，而剑桥大学的建筑系历史才100年。显然，这些端庄优雅的学院古建筑并非剑桥学院派培养的“建筑师”所为。

国王学院的建造，从1446年开始，到1536年竣工，历经5个国王。创建人——早熟的亨利六世，像中国古代许多年少有为的皇帝一样，年仅18岁就开始筹划国王学院的工程，为的是进一步培养出真正的学者。

我抬头仔细端详国王学院礼拜堂的扇形束柱穹顶，这是我读大学时《外国建筑史》课本里讲中世纪建筑的一个经典案例。当时仅看照片就已陶醉，当我站立在它面前，对设计和建造者的仰慕之情有增无减。令人吃惊的是，美艳的石砌穹顶由石匠约翰·维思铁尔负责，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这巧夺天工的杰作即使拿到近500年后的今天，也足以让现代建筑汗颜。从这个层面上而言，剑桥的学院建筑，又可以说是一本历代名匠录、一部营造意匠史。

走出国王学院，天已渐渐暗下来。我身后传来一阵学院教堂的钟声，回荡在剑桥市中心街巷的上空。剑桥是保守与激进的矛盾体，是永不停息的权威与反权威斗争发源地，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宗教信仰与科学技术的交锋。

发现DNA的剑桥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就是一个尖锐的无神论者。1961年，他给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写了一封信，用辞职的激烈方式，反对刚成立的丘吉尔学院修建礼拜堂的计划。他在信中说——

在20世纪后期的今天，在一所新的学院，尤其是在这样一所格外强调科学的学院里，建一座学院礼拜堂简直就是个笑话。当然，学院未来可能会有基督徒学员，至少接下来的10年或许还有，但我不能理解学院有什么必要通过提供这种特殊的场所，来默默支持他们的信仰。剑桥城市里的教堂，都还半空着呢。让他们去那里。外面的教堂并不会让他们走比去上课更多的路。

对于各种各样的猛烈抨击，剑桥基督徒科学家的回应总是柔和而坚定的。在克里克写这封信的10年后，当卡文迪什实验室搬到西剑桥的新楼时，新建筑的入口上再次刻上卡文迪什老实验室门上的《圣经》诗句：“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据说，这是当时一位博士生强烈要求的结果，目的和麦克斯韦一样，是想努力提醒自己和其他有信仰的科学家，切勿自以为聪明。

克里克没有看到信仰在剑桥的消亡。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每周去教堂礼拜依然是很多学院学生日常的生活方式。13世纪就已来到剑桥传道的终身修士，今天依然穿着中世纪的长袍，每日用吟颂的方式祷告。而始建于1125年的圆形教堂——剑桥现存最早的建筑之一，今天也被改造成基督教遗产中心，让来到剑桥的游客了解，历史上宗教曾对这所大学有过恩惠。

离开剑桥前，我登上了剑桥北部不远处的最高点城堡山，俯瞰整个剑桥。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最早来到这里，并在这小山丘上修建了一座堡垒——这是城市起源的地方。我似乎又回到剑桥还是一片荒芜的原点。徐徐的凉风中，我仿佛嗅到了从沼泽地吹来的气息，又仿佛看到熊熊的火焰在剑桥上方燃烧……灰烬之中，只见一座纪念碑缓缓升起，闪耀人性的光辉。

猜你喜欢：《世界文化必读丛书：穿越神话秘境》



点此阅读

那一片诱人的“西天的云彩”

拜伦、牛顿、培根、巴贝奇、霍金……在剑桥大学8个多世纪的历史上，铭刻下了太多伟人的名字。这里有着无比包容的心胸，有着纷繁曲折的传奇，更有着无与伦比的剑桥精神。

撰文/康晶



• 康河上的码头，令人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摄影/赵晓波

香港中文大学童元芳教授曾在书中记下她在剑桥游历的点滴情节和感悟，其中舟行剑河（亦称康河）的那段经历尤其打动人心。

她从圣约翰学院出来，向左转走到剑河边上，在黄昏的光影中，跳上一条有年轻的舟子撑篙的小船，静静游过水面上的脉脉斜晖，上望天高云淡，沿河地阔草荣，视线随船而行——河畔婆娑的柳影、河上优雅的古桥，风景秀美得令人屏息；远处是学院的古老建筑，尖塔楼阁，像

城堡，又像宫殿，宏伟又细致地雕凿出动人心魄的天际线。

小船前行，柳荫更浓了，“这儿的阳光不是很烈，所有的树都是油嫩苍翠的。铺天盖地的绿中，剑水仿佛是一瓶新酩的酒，我一喝，就醉了”，她说。

二

剑桥人说，没有剑河，就没有剑桥。这是从历史上说的。古早时期，因着剑河这里成了渡口，自是后来繁盛的基础；而现在的剑河早已融入大学文化圈，成了剑桥古镇与8个多世纪剑桥大学今昔时光的见证者。

这不，那名年轻的舟子一面轻巧地撑着长篙，一面与童教授闲侃着途经的各个学院的轶闻。当船行河道水势湍急、快到尽头就要转回时，舟子赶忙介绍：这里就是著名的拜伦池塘，“拜伦当年在三一学院上学的时候，总爱在炽热的夏日午后来这里嬉水。他把盘子、鸡蛋、硬币什么的抛进水中，然后再飞快地潜入水底去捞。”

哈！令人敬爱的大诗人拜伦！

官方号称“英国19世纪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渴望自由、热血沸腾、孤独、狂傲的“拜伦式英雄”的诗人，在游历了希腊、西班牙之后，最终如其梦想，成为一支军队的司令，为希腊独立而战死的战士——竟有着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学生活？

说实话，撑篙人口中的拜伦轶事并非不靠谱。没落贵族出身的乔治·戈登·拜伦，从1805～1808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文学和历史，却基本不去上课，他在剑桥的确是以游手好闲著称。除了在剑河玩水中捞盘子，他还无视校方禁令，跑到喷泉池中去游泳。当时学院规定学生不得养猫、狗之类的宠物，于是拜伦先生就养了一头熊。

但拜伦博览群书。他自己曾回忆说：“人们从未看到我读书，老是懒洋洋的，恶作剧或做游戏，事实上我在吃饭的时候读，在床上读，在没有人读书的时候读。自我5岁以来，就读了所有的读物。”

拜伦爵士最终把自己永远地读进了图书馆里。三一学院莱恩图书馆，建于1870年代的剑桥第一座地标型图书馆，馆内南端就摆放着他的雕像。这尊雕像乃19世纪丹麦雕刻家伯特尔·陶文森的手笔，本是拜伦的崇拜者捐给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谁知人家王室专属教堂嫌弃拜伦私生活混乱，不大想供着他，好在拜伦的母校没有如此苛责。拜伦如今

与身后彩绘玻璃窗上画的艾萨克·牛顿以及弗朗西斯·培根在一起，灵魂不再孤独。

后两位伟大的人物也曾是剑桥三一学院的学生。

1661年，18岁的牛顿以“次免费生”的身份进入三一学院，那是剑桥6类本科生中级别最低的，是帮院士们打打杂换点儿食宿学费的小人物。同学们都觉得他有点怪异，有同代人说他是个“暴躁易怒、不修边幅的隐士”。可剑桥给了这位怪异的学生用心思考、挥洒才华的平台，牛顿3年拿到奖学金，6年获得院士职位，8年后坐上了剑桥著名的卢卡斯数学教席，每年只需开一场讲座就可以获得年俸200英镑。牛顿在剑桥待了28年，是剑桥名人中与母校相处时间最长的。

如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手稿就保存在三一学院莱恩图书馆里，馆内还保存有弥尔顿的手稿、维特根斯坦的遗作及手稿，跟这些伟大的历史文物在一起的馆内永久展品还有《小熊维尼》和《小熊维尼的房子》手稿，它们的作者缪恩跟那些伟大人物一样都是三一学院的校友——我只能说，这座典雅而崇高的古老图书馆，不拘一格，真挺可爱。

弗朗西斯·培根进剑桥读书比牛顿早近一个世纪，他父亲就曾是剑桥大学的学子。1573年，年仅12岁的培根就被送进了三一学院。“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享誉世界的名言是不是培根在念大学时说的，无从考证，但书籍无疑是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巧得很，正是培根进大学的前一年，他被授予剑桥大学的徽章，其图案中心就是一本书，一本合着的书。剑桥的邻居牛津大学的徽章图案也有一本书，只不过是打开的。如何理解这两本书的状态要看你的立场，你更爱哪所大学——不如欣赏下英国人的幽默：剑桥大学不学无术，书都没打开过；牛津大学浑沌愚痴，一页书永远翻不过去……

“启蒙之所，智识之源。”这句拉丁语是剑桥校训，但据说在剑桥的纪念品商店里，你恐怕很难找到它的痕迹。倒是有一句玩笑话很醒目地印在各色马克杯上：“我学得越多就忘得越多，那我为什么还要学习。”

这是个很开放的问题，来剑桥大学读书，如果不带功利目的，如果还会独立思考，你就会慢慢体会出那句古老的拉丁语校训的内涵。



• 剑桥的三一学院的莱恩图书馆。供图/东方IC

二

剑桥大学由31个独立自治的学院组成，其中三一学院是由亨利八世在1546年创立的，所以三一学院正门上方就有这位英王的塑像。他左手拿一金色圆球，右手本来执权杖，可如今您是看不到那柄权杖了。早在1940年代的某一天，它被爬上去的淘气学生换成了一条漆成金色的椅子腿。

如果去剑桥，有本书您不妨找来一看，好找，因为这本名为《夜间攀爬者》的书随处可见。本书详细指导了剑桥每一座标志性建筑的攀爬方法，并记录了多年来剑桥学生的诸多夜间攀爬传奇事件。

1978年6月13日凌晨4：30，两名学生爬上了剑桥的至高点——大学图书馆的钟楼，其中一人是皇后学院的博士杰弗逊，5年后，他不幸在秘鲁攀登阿特森拉杰峰时遇难。如果这个至高的攀爬太过悲剧色彩，我们再来看一例至难的攀爬。1958年6月7日，大学无比隆重的评议堂楼顶被摆放了一辆奥斯丁牌小货车，而建筑本身则毫发无损，这个让校方和消防人员花了4天时间才解决掉的一夜间的恶作剧，博得了国内外的热烈喝彩。肇事者所属的冈维尔奇斯学院为此颇为自豪，院长竟让人偷偷给嫌疑犯们送去了一箱红酒。2008年学院特地为此事举行了50年庆典，11名当年的捣蛋鬼在母校受到盛情款待。

英国人柯瑞思被称为“最了解剑桥的人”，他曾评价说，恶作剧乃是剑桥大学文化的一部分。在他的《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一书中，

不止那些随时可能被爬上去的尖塔楼阁，酒馆也是展示剑桥文化的一个舞台。

剑桥这座10万人的小城拥有200多个酒吧，每年发放给新生的“剑桥小词典”上有这样的一个词：国王路跑步（King Street Run）。这不是真的跑步运动，而是指在这条街道上的每一家酒吧都喝上一杯啤酒。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1983年去剑桥读博士，他曾对媒体述说了对剑桥酒文化的深刻印象：许多老教授的书柜后面就放着一排一排的空酒瓶；一个没多少人参加的讨论会开完，可能10瓶葡萄酒已经被喝光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习惯了酒引发诗兴，那么在剑桥，我们不妨这样理解：酒或许可以刺激科学研究的思考。

剑桥最著名的酒吧大概要算“老鹰酒吧”。1953年的一天，弗朗西斯·克里克冲进这家酒吧，大声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尽管他的同伴詹姆斯·沃森的回忆与之不尽相同，但老鹰酒吧一张桌子背后的墙上早已镶嵌了一块铜牌：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双螺旋结构。

离老鹰酒吧200米远的老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之地，克里克和沃森因为这项发现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卡文迪什实验室由电磁学之父麦克斯韦在1874年创建，为纪念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亨利·卡文迪什而有此命名。从麦克斯韦担任实验室的第一任教授，至今已传到第9任，这个教席与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不但是剑桥大学，也是全球科学界极富盛名的教席。1897年，卡文迪什实验室第三任教授J·J·汤姆逊发现了电子；1932年，第4任教授、物理学家卢瑟福在这里成功分裂出原子核……从1904年至今，卡文迪什实验室产生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剑桥是至今世界上诞生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大学，有92位之多，而这座小小的实验室就几乎占了其中三分之一。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嗯，又一位剑桥校友，他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歌颂自由和真爱，风靡全球。他对母校的评价是：“精神和肉体，理智和情感，工作和快乐，建筑和风景，欢笑和严肃，生活和艺术，这些对应物在别处是对立的，在这里却融为一体。人与书籍互相支持，智慧与情感携手并行，思索成为一种热情，辩论因痴迷而意味深长。”



● 牛顿的画像。供图/Gaopinimages



● 培根的画像，他与牛顿都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供图/Gaopinimages

三

尽管1209年的建校，是缘自于牛津的一部分学者为逃避殴斗纷乱而来到剑桥，他们受到王室和教会的保护才得以创建了剑桥大学，宗教文化的基础在大学许多层面不容忽视，各类严谨的典礼仪式也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但相反的一面是，剑桥从不缺乏像拜伦那样的离经叛道的名人，他们成为剑桥文化中闪亮的光点。

剑桥似乎从来没有排斥过有才华的傲慢者。

查尔斯·巴贝奇是剑桥迄今为止19位卢卡斯数学教授中的一位，可他在剑桥读书时是以爱逃课出名的。下象棋、玩扑克、探访鬼屋、坐豪华游艇四处观光占据了他大学时光的很大一部分；他在年度考试的辩论会上还大肆发表异端主张，惹得导师给他下了“胡说八道”的评语。15年后，正在意大利游山玩水的巴贝奇获知自己当选卢卡斯数学教席，回应称这是剑桥大学“史无前例的宽恕”。

巴贝奇即使在卢卡斯教席上也毫不受自1860年代设立以来严格的教席条例的约束，他不把教席规定的任务放在心上，而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自己想做的研究中——他研制出了“差分机”的雏形，这正是如今人类社会运行的重要支撑电子计算机的前身。

有趣的是，1839年，“理想教授的反面例子”巴贝奇离开卢卡斯教席。1857年，卢卡斯条例便被剑桥大学废止。

剑桥也不排斥有才华的残疾病患者。不错，就是把一本众人大多看不懂的宇宙物理学的科学著作《时间简史》写成全球畅销书的斯蒂芬·霍金。1960年代他在剑桥研究宇宙学期间，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逐渐全身瘫痪，唯一能动的只有一双眼睛和3根手指。自1980～2009年他担当剑桥卢卡斯教席，这时，他又彻底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演讲和问答只能通过语音合成器来完成，而《时间简史》正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在美国著名的科幻电影《星际旅行》中，他与牛顿、爱因斯坦一起打起了扑克牌——霍金在宇宙物理学上的成就堪与那二位比肩，能跟这仨人打牌的另一位则属于未来，名唤“数据（Data）”，是一机器人。

只能被禁锢在轮椅上且无法发声的霍金，他的背后是一个由剑桥大学出资负担的庞大的医疗团体，这无疑是他能够抛开病患痛苦和拖累、全心专注于科学思考的强大基础。

如果您由此感受到了剑桥博大、包容的一面，那不妨再听听剑桥人

自己的看法：计算机教授罗斯·安德森（Rose　Anderson）认为自己的学校是一个“破坏性机构”。

他曾经这样对媒体解释，说好比火灾使森林获得新生，一个杰出的大学也使人类文化获得新生，因为人们因此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都发生了改变：牛顿、达尔文——是的，承认自己“曾跟一帮玩乐之徒，包括几个游荡下流的愣头儿青瞎混”的剑桥毕业生，以及电磁、原子核、DNA，他们都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所以安德森说“剑桥大学一直都是最热的喷火器”，它燃烧的不是森林，而是人们眼中的世界。

默想一下，如果说自然科学领域那些最具深远意义的创新、发现可以比作亮丽的云彩，那么剑桥的上空，云蒸霞蔚。

顺便提一句，“科学家”这个词还是1840年由三一学院的院长创造出来的。

我们不得不一再提到三一学院，是因为在这里诞生的大师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都太经典了。除了前文提到的牛顿、培根等人，还有诸如维特根斯坦、怀特海和伯特兰·罗素，尤其后者，无疑都是西方哲学界、逻辑学界极具影响力并享有崇高声誉的人物。而罗素在自传中表示，他在剑桥的最大收获是“一种智力上的真诚”。

“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徐志摩曾用这样诗意的语言来评价罗素的思想。当年，徐先生就是“想跟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才放弃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来到了剑桥。从1921～1922年，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身份在国王学院学习。他没能遇到罗素，他原本在政治学、社会学上的兴趣，也渐渐转向了文学。他在剑桥爱上了英国文学，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所深深陶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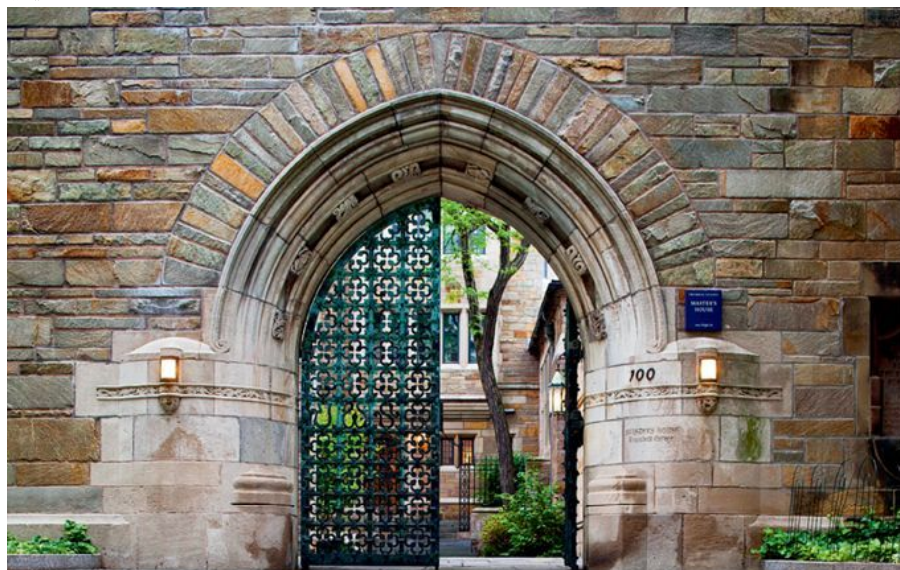
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徐志摩写道：“就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在剑桥大学的文化氛围里，在优美的剑河边上，一位中国诗人诞生了。

2008年7月2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后园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石碑，上面刻录了《再别康桥》的首行和末行诗句。诗人说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实际上，他作别的这片“西天的云彩”因为他的

春天去耶鲁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是一所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世界著名大学。这里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也有许许多多值得一看的老建筑。一座一座细究，这些建筑背后，是耶鲁的建校史、欧洲的大学史。

撰文/刘非



• 耶鲁大学的特朗布尔学院大门。供图/全景图片

春天去耶鲁，为了一条街道，查尔斯·狄更斯和马克·吐温都描写过的希尔皓斯大道。

这是一条安静的街道，我和朋友马丁走在树荫下，一边聊着两旁风格各异的别墅。这些别墅每一栋都不尽相同。有带有希腊圆柱的新经典样式，也有讲究视角统一的文艺复兴样式；有来自巴黎的第二帝国样式，也有来自伦敦的维多利亚样式。

设计虽各不相同，建造却同样精致，整齐地规划在道路两旁一片绿地之中，掩映在一排高大的橡树后面。它们建造于19世纪，曾经是耶鲁校长们的住宅。绿树成荫，春风拂面，街道就像是个公园，难怪狄更斯和马克·吐温都认为它是全美国最美丽的街道。

我的朋友马丁是英国人，从伦敦巴特莱特建筑学院毕业，在纽约Rafael Vinoly建筑事务所做了数年总监。对于历史，他也很感兴趣，因此我提议到耶鲁来个怀古之行。

哥特复兴式校园

从希尔皓斯大道沿着大学街向南，穿过格罗夫街、华尔街和艾尔姆街，在纽黑文公园的一边，是耶鲁老校园区的入口，1896年建成的菲尔普斯大楼。这栋砖石结构的高大楼体顶部有对称的塔型结构，下部中间开有拱形的门洞，明显是效仿英国的门楼。

穿过门洞，眼前开阔起来，一大片绿树成荫的草坪，四周围着一圈哥特复兴式的建筑。这片老校园区建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正是哥特式建筑复兴的时期。耶鲁，还有众多其他历史悠久的常春藤大学，对于哥特复兴式建筑情有独钟。这背后的原因和历史，很值得回味。

哥特式建筑开创于中世纪的法国，通常被用于建造教堂。它由直线构成，显得方正肃穆，其特点是具有雄伟的楼体、高耸的尖塔、绘有宗教主题的彩色玻璃。作为追求形式感的建筑，它更注重表现一种权力的威严和超越凡间的不可置疑。它的目的就是激发人对于无上神权的仰视、崇拜和笃信。彼时，各地教堂纷纷采用哥特式建筑，并不顾力学原理地将其形式感发挥至极，以至于时常有坍塌的事情发生。

中世纪时期，宗教组织拥有不容置疑的无上权力，哥特式建筑就像画像一般让这种高高在上的专权一目了然。但是随着历史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专权和非理性的现实状况引发的抗拒、批评和反思越来越强烈。欧洲渐渐进入尊重民主和人文精神的时代，彰显专权的哥特式建筑不再流行。

哥特复兴式样，流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继位，直到她1901年去世，维多利亚时代持续了64年。英国在这个时期战争较少，工业革命和殖民地的贡献让国家和人民都更加富裕，科技进步、铁路修建，开始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几乎在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同时，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一群教士却开始了重新振兴宗教权力的运动，号召复兴罗马天主教的一些仪式和传统，几乎是逆宗教改革而行。这些教士来自于牛津大学，所以也称为“牛津运动”。

文化艺术上也开始提倡回归中世纪。英国最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在牛津任职神职人员的约翰·拉斯金提出了“画面感”审美，特别提出了哥特式建筑就是这种画面感审美的完美例证。彼时，英国的艺术运动团体“拉斐尔前兄弟会”也提倡将主题回归至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彰显无上的权力，此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重修了国会大厦，19世纪重修后的威斯敏斯特宫成为最雄伟的哥特复兴式建筑典范。

在周围高大肃穆的建筑物包围下，我和马丁坐在草地上，聊着历史。“牛津大学不是文艺复兴时期对新知识和文化的倡导者吗？怎么会在19世纪都快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时候又来倡导宗教回归呢？”我不解地问马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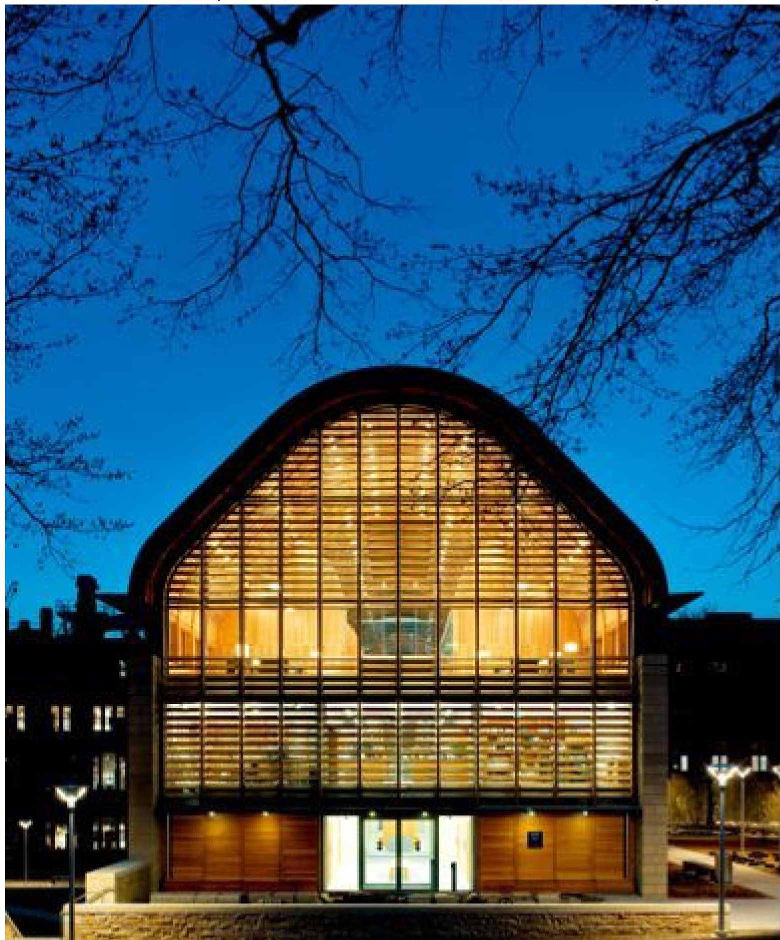
“这并不矛盾呀。启蒙时代的共济会成员里有牛顿这样的科学家，连标志都是方矩和圆规，看上去应该讲求科学吧，可是共济会成员大多不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有着自行运行规律的世界太复杂却完美，因此有必要对于创造它的不可知力量心存敬畏。”马丁的观点大多这样，包容兼济得理所当然。



● 校园里的内森·黑尔雕像。他是乔治·华盛顿将军的情报员，被英军逮捕并处以极刑。供图/**Gaopinimages**



● 耶鲁大学建筑上的浮雕，镌刻了耶鲁大学最早的捐助者：厄立亙·耶鲁。供图/全景图片



● 夜晚的克朗大厅。供图/**Gaopinimages**

从线性到围式

草坪的一侧有两栋样式平实的乔治式红砖楼，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靠近菲尔普斯楼的一栋建于1753年，是耶鲁校园建筑物中历史最悠久的康乃迪卡楼。而它对面，像照镜子般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是1925年完工的麦克莱尼恩楼。麦克莱尼恩楼的建立，完全是为了让平实的康乃迪卡楼在华丽的哥特式建筑群里不至于太单薄。

这种校园规划理念显得有些儿戏，甚至还引来了当年学生们的抗议。学生们嘲讽校方的横幅内容颇为幽默："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几何对称。"恰是模仿耶鲁大学橄榄球队宣传横幅的句式，原句是"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

我却对这平实的乔治式建筑颇有感触，因为它激发了我对于耶鲁

1716年初建立于此的想象。

1620年，“五月花号”帆船带着102名英国人，在大西洋上漂流了66天后到达美国，乘客中有不少逃避宗教迫害的新教徒。新教在新大陆得到了认可，公理派新教成为6个殖民地的官方宗教。这一派系新教信奉民主自由选举，强调个人信仰自由以及包容不同的意见。

为了培养宗教和地方领袖，教徒以牛津和剑桥为模板，在各个殖民地建立大学。最早建立的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然而，建校初衷并没在哈佛得到贯彻，失望的哈佛校友们决定再建一所更为纯粹的学校。于是，1701年，10名哈佛校友和康乃迪卡殖民地政府达成协议，在纽黑文建一所大学。为感谢当时出任东印度公司高官的厄立互·耶鲁的捐助，校董们用他的名字命名大学。

自1716年搬入纽黑文开始，耶鲁的建筑是乔治样式，即英国乔治王朝时期普遍采用的建筑形式。由于启蒙时期对于理性和科学的追求，英国流行这种讲究比例和功能性的建筑，没有过多的装饰，但是层高和窗户的大小比例都有十分精确的讲究和计算，通常呈长排形。

耶鲁紧跟英国，特别是牛津和剑桥的建筑潮流。当这些砖楼需要重修时，牛津大学已经开始提倡哥特复兴式建筑。于是，平实的砖楼大多被拆除掉，取而代之以华丽的砖石哥特复兴式高楼，也就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哥特复兴式的校园区建筑群的规划从线式改成了现在这种围绕中间的小广场，楼群在四面相向而立的围式规划，叫做四方院子（Quadrangle）。

正对着菲尔普斯门楼的是老校园区的中心建筑杜怀特大楼，建于1846年，最早作为学校的图书馆，现在是社区教堂。它的外观和菲尔普斯楼有些类似，棕色的楼体，铜绿色的塔顶，因为是教堂，有大面积的彩色玻璃。它的旁边是奇特登楼和林斯理楼，因为杜怀特楼作为图书馆只设计了4万册的藏书量，很快就不够用了，于是又建了这两座楼作为藏书库。

广场东边的长排建筑是1870年建成的法南大楼和1871年建成的洛伦斯大楼，取代了原来长排砖房作为学生宿舍。原本这里是校长们的私宅。校园扩建，他们被迁往了希尔皓斯大道。小广场一角的巴特尔教堂建成于1876年，是耶鲁大学教堂。耶鲁要求学生每天来这里祷告，直到1924年这个校规才被取消。

正当我们坐在草坪上闲聊，校园里回荡起响亮的钟声，是杜怀特侧后方高耸的哈克尼斯塔上的钟琴奏响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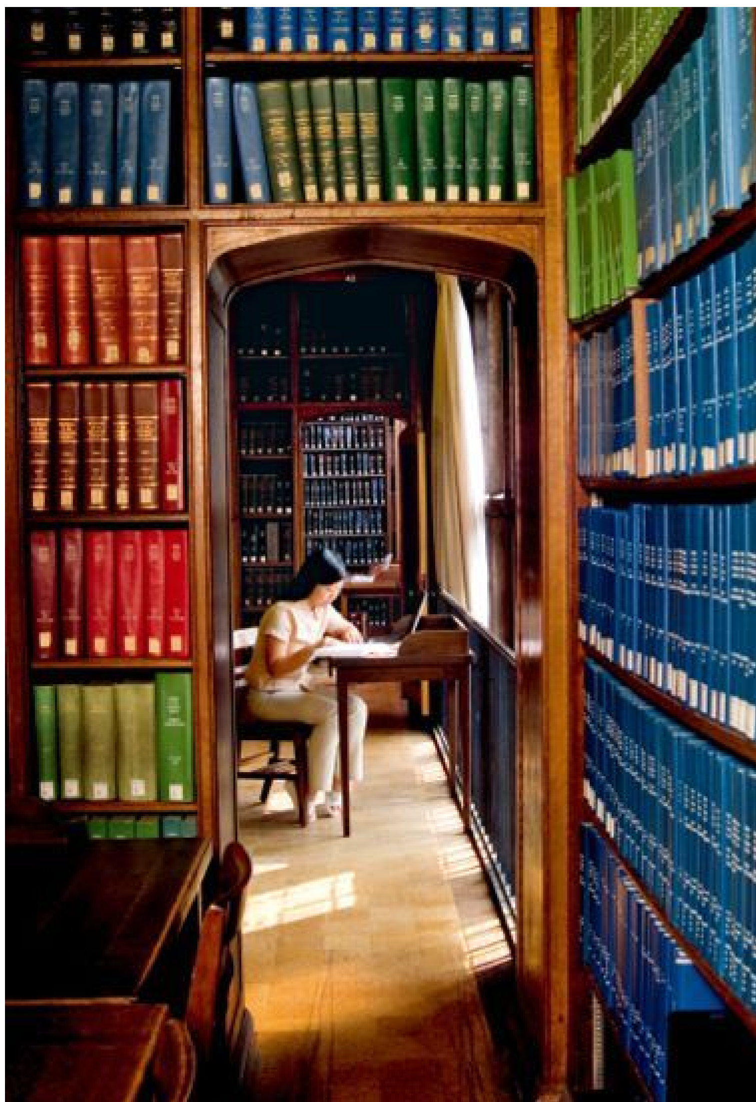
哈克尼斯塔高216英尺（66米），因为建塔之时耶鲁的历史为216年。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哥特复兴式方塔，塔中部四面各有一个巨大的镂空铜质钟面显示时间。钟面后挂着54只铜钟组成的钟琴。钟琴通过控制台敲击54只不同大小的铜钟，发出不同音阶的声响，用来演奏音乐。

旁边的耶鲁学生告诉我，他们有专门的钟琴演奏乐团，任何系的学生都可以报名，人数众多，通过考试入选，负责一天两次的演奏。

哈克尼斯塔自1921年建成之后，便成为耶鲁大学的标志。建筑师詹姆斯·甘博·罗杰斯是这栋建筑的设计师。他是耶鲁的毕业生，也是耶鲁校园在近代扩张时期的主要建筑师。在老校园区的对面，隔着高街，1920～1930年代罗杰斯设计建造了6个小一些的围式校园区，让哈克尼斯塔成为中心建筑。



- 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供图/**Gaopinimages**



• 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学习的学生。这里为全美第三大图书馆。供图/Gaopinimages

耶鲁的传统

这些新建的哥特复兴式建筑并没有完全模仿19世纪的英式哥特复兴式，罗杰斯并不在乎刻意追求所谓的正宗。在和学校秘书安森·菲尔普斯·斯多克讨论新园区的信中，他写道："谈到传统，我希望我们只遵从耶鲁的传统和我们国家的传统。而建筑上来说，追求效果更比追求传统要紧得多。"

耶鲁的传统被设计在园区建造的细节里。我走过两个被命名为卡莉欧普和兄弟联合的园区，这是耶鲁最早成立的辩论俱乐部，分别成立于1738年和1768年。辩论俱乐部是启蒙时代产生的众多神秘社团组织的

一种。这种神秘社团需被邀请才能参加，成员聚在一起自由辩论各种社会或者科学议题。最著名的当然是名人成员众多的共济会。

在耶鲁，建筑物的样式，哪怕是命名这样的细节，总是在彰显着其背后的价值观，也就是耶鲁的传统。可是耶鲁的传统是什么呢？它既传承神学的道德理念，也推崇科学的探索创新，校园是“画面感”的复古，意识形态却追求民主、平等、包容等的先进——似乎很难用简单的话语描述出复杂的耶鲁。

罗杰斯另一个杰作是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也和哈克尼斯塔一样成为耶鲁的另一个标志。沿着高街往北，经过艾尔姆街向前进入克洛斯校园区，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就在草坪的左边。

1918年，纽约律师约翰·W·斯特林捐献了1800万美元给耶鲁，希望建造一栋“经久，实用，有建筑美感的大楼”。于是，计划藏书量3500万册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被修建了起来。它占地1万平方米，占据了大半个街区，拆迁了20多户家庭。图书馆的设计加入了教堂的结构，入口有高挑的长通道门厅。主建筑有15层，虽然样式是哥特复兴式，但是已经采用了现代的材料例如钢结构来加固支撑。内部的细节装饰方式也很像教堂，采用浮雕和彩色玻璃。这幢雄伟图书馆的建立成了城中盛事，耶鲁趁机在建造时期向各地校友们号召捐书。图书馆尚未完全竣工，已经有超过200万册书籍捐献给了耶鲁。

图书馆的门口，有一座雕塑。一块黑色石材围绕圆锥体的墨绿色花岗岩桌面旁边，这是林璎的雕塑“女人的桌子”。桌面上刻着螺旋排列的数字，记录着耶鲁历年的女性学生数量。数字从零开始，因为耶鲁最早只接受男性白人入学。林璎说这是献给被称为“沉默的聆听者”的女学生。

从1950年代开始，耶鲁几乎所有的建筑设计项目都是现代建筑。一些功能性的建筑物例如宿舍，是在简单实用之上加一些复古的装饰，仅仅为了看上去和谐。

进入现代建筑时代，耶鲁也没有任何不适应。正如倡导科学也对宗教心存敬畏的共济会成员一样，对于复杂元素的包容和接纳，似乎是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更需要的素质。任何一种极端思想大概都不太可靠，优秀的人、组织或理念，都不可能非黑即白，而是用不断扩大的心胸和理解力去整合各种因素。

包容、兼备、复合，让这个300余年历史的大学，至今还保持着当年建校时期的传统，却一直也在与时俱进。耶鲁的传统，也许能够一直

随着时代续写下去。

耶鲁大学的C等生

乔治·沃克·布什的政治迷径

近200年来，布什家族五代共6名成员毕业于耶鲁大学，不仅塑造了布什家族的耶鲁传奇，也借助耶鲁的力量在美国近代激烈的经济、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继肯尼迪家族之后的美国第一家族。耶鲁对布什父子有怎样的影响，他们在毕业后的政治道路上又遇到了怎样的对手，有着怎样的表现？

撰文/夏榆（本刊主笔）



• 老布什身穿耶鲁大学棒球制服站在围墙前。供图/东方IC

“耶鲁大学的C等生”，生于1922年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尼古特这么

揶揄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身边纠集了一帮出身贵族的C等生，他们对历史、地理一无所知。他们是名目张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还有最令人恐怖的精神变态人格（简称PPS），这个名词专指那些漂亮、聪明、没有道德的人。”冯尼古特抨击的便是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乔治·沃克·布什。

2007年4月11日，84岁的冯尼古特在美国曼哈顿的寓所内去世。而在前一年，作为老资格的反战人士，冯尼古特出版随笔集《没有国家的人》，文集随处可见对时任总统小布什的批评。“现在许多这类没心没肺的精神变态者都在我们的联邦政府中占据要职，他们摆出一副领袖而不是病人的样子。他们也许觉得，把我们的国家拖入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仅仅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耶鲁大学的C等生”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他的大学生活怎么度过？他成为总统之后的政治作为带给世界的是福祉还是灾难？这都令我们好奇。

父子总统的耶鲁情结

布什父子分别为美国第41任和43任总统，其中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被称为老布什；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被称为小布什。布什家族还有位职业政治家，即小布什的弟弟，曾任第43届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杰布·布什。

1961年，小布什从故乡的安多弗中学毕业，到了申请大学的时候，耶鲁成为他的第一选择。小布什申请耶鲁大学最耗时的部分之一，是填写蓝色卡片。卡片要求列出亲属当中的耶鲁校友，小布什填上了他的祖父、父亲、父亲所有的兄弟以及他的表兄弟的名字。因为卡片被填满，他远房表兄弟的名字只好被填在卡片的背面。

尽管布什家族与耶鲁大学渊源甚深，他仍然怀疑自己能否被录取。他不算用功的学生，平时学业马马虎虎，考试成绩低于班上很多同学，然而他最后还是如愿收到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入学之后生性贪玩的小布什兴趣多在体育运动，他曾经去普林斯顿大学观看足球比赛，客场作战的耶鲁大学获胜，他欣喜若狂，在酒精的刺激下，冲进场地拉倒球门柱，被警察拘留。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小布什对于成为校园政治家没有兴趣，但是偶尔也会接触到校园政治。在他读大一时的秋天，老布什和一个民主党人竞选参议员职位。虽然老布什获得的选票比得克萨斯州历史上任何一名共和党候选人的票数都要多，但是总统约翰逊领导的民主党在全国拥

有压倒性的优势，难以让老布什望其项背。在选举结束不久，小布什找到父亲当年在耶鲁的旧友，一名耶鲁的牧师。小布什本来指望牧师能说些安慰的话，但是牧师却直言不讳地说：“你的父亲被一个更优秀的人击败了。”

“耶鲁是个好地方，它让我自由地挖掘并发展自己的兴趣。”回顾大学时光时，小布什说。在耶鲁，他选修的课程覆盖范围极为广泛，其中包括天文学、城市规划、史前考古学、西班牙文学名著，还有他的最爱——日本俳句。他还选修了政治学和大众传媒，最终他在这门课上只拿到70分。他不无幽默地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与媒体的关系总是磕磕绊绊。”

小布什在耶鲁大学毕业那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马丁·路德金在小布什大四那年4月遇刺身亡。随后，芝加哥和华盛顿爆发了种族冲突事件。在毕业典礼举行的前几天，他和几个朋友驾车从纽约上州回学校，在路上他们听到广播报道罗伯特·肯尼迪遭枪击身亡。

那时的耶鲁，自由之风炽烈，民权话题主导校园的讨论。小布什大四那年，越南战争升级，约翰逊总统启动征兵制。布什家族当时有两派意见，要么应征入伍，要么想办法逃过征兵抽签。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去参军。正是大四这年秋天的一天，小布什路过一个征兵站，看到站口窗户上贴了一张飞行员的海报，便确定了参军后要做一名空军的梦想，无疑这个梦想缘于父亲的影响。



• **1948**年，棒球传奇巴比·鲁斯将自己的书作，赠送给耶鲁大学棒球队队长老布什。供图/东方IC



- 老布什和妻子芭芭拉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布什，当时老布什还是耶鲁四年级的学生。供图/东方IC



• 小布什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留照。供图/**CFP**

珍珠港遭袭击的时候，老布什还是一名高中生，他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放弃入学，选择在他18岁生日的当天加入海军航空兵，成为部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随部队远赴太平洋之前，他与一名叫芭芭拉·皮尔斯的漂亮女孩坠入爱河。他把芭芭拉的名字漆在飞机的一侧，寄寓他的思念之情。1944年9月的一个清晨，老布什接到任务：飞向日军占领的父岛列岛（Chichi-Jima）。执行任务时，他驾驶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被敌军击中，但是他仍坚持飞行，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俯冲——直到他扔出炸弹，击中目标。老布什大喊着，让同伴跳伞逃生。他却独自一人漂浮在南太平洋上，看到自己的飞机坐垫漂浮在海上，便游了过去，把它当成简易橡胶救生筏。之后一艘美国潜水艇驶来，老布什获救，随后他被告知可以回家，但他仍坚持重返部队。

“二战”结束后，为了方便老布什进耶鲁学习，新婚之后他把家搬到纽黑文。在学校里，老布什是一名运动健将，他是耶鲁球队的一垒手和队长，每当有比赛，芭芭拉几乎都会到现场加油助威。老布什的学业成

绩在学校名列前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然而小布什出生了，“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参加了父亲的毕业典礼，而在典礼举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打盹。当然那也不是我最后一次在耶鲁的课堂上打盹。”小布什回忆说。

1948年，老布什大学毕业。大部分人以为他会前往华尔街谋求发展，但他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实力打拼事业，老布什和芭芭拉把所有家当，装到他们的红色斯蒂贝克老爷车里，举家搬到西部。他们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工业小城敖德萨。那儿的路铺得不多，沙尘暴不少。他们一家挤在一间公寓内，与两个妓女共用一间卫生间。老布什在一家石油服务公司的基层工作，他的职责包括清扫仓库，给机器上漆。有一次，一个工人问他是不是上过大学。老布什告诉他，是的，而且他上的是耶鲁大学，那人愣了一会儿，然后说：“没听说过耶鲁。”

耶鲁生VS哈佛生

在任时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是小布什饱受争议的政治行为。弥漫全球的反战浪潮，来自国际间不同阵营的广泛批评，都没能阻止其发动战争的行为。2005年12月10日，我在瑞典学院采访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观看了诺奖得主、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录制的文学演讲《艺术、真相与政治》的VCR，品特对伊拉克战争的发动作出了犀利的批评。

对于当年的政治作为，小布什在自传中辩解说：“当我在美军出兵伊拉克8年多之后写下这些回忆的时候，我坚定地相信把萨达姆赶下政治舞台是一个正确的决策。虽然这个决策使得许多困难随之而来，但是少了一个凶残的、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在中东心脏地区支持恐怖主义的独裁者，美国变得更加安全。这一地区更有发展前途，其稚嫩的民主制度也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典范。”

然而这样的自辩与现实的情状相互对冲。现实是在小布什政府发动海湾战争之后，恐怖主义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有崛起之势，诞生于伊拉克本土的伊斯兰国（ISIS）就是中东地区恐怖势力的死灰复燃，他们所发动的恐怖袭击从中东蔓延到欧洲、亚洲和美洲，世界各地都受到恐怖袭击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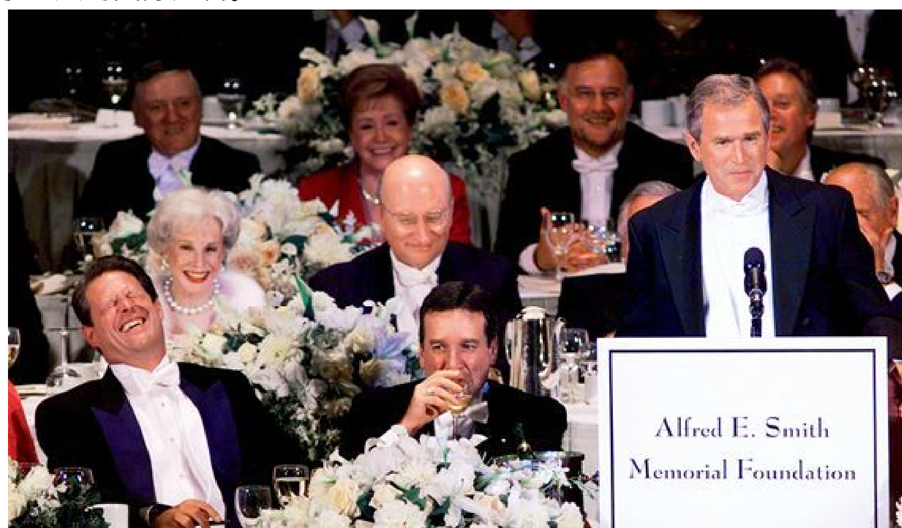
回顾小布什的政治生涯，2000年的竞选是他角逐政坛的重要一役。当时与他竞争总统宝座的是时任副总统的阿尔·戈尔。阿尔·戈尔毕业于哈佛大学，这次竞选是一个耶鲁生与一个哈佛生之间的较量。

竞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昏天黑地的演讲与辩论中度过。在大选日临

近时，小布什与其对手难分伯仲。小布什回忆道：“阿尔·戈尔是一个有才华、成就突出的政治家。和我一样，他毕业于常春藤盟校，有一位从政的父亲。但是我们性格迥异，他看上去拘谨、严肃、清高，好像他的一生都在为争得总统宝座奋斗。”

其实，曾任克林顿执政团队副总统的戈尔，聚集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联盟，包括大政府自由派人士、文化精英和劳工工会。他相当擅于开展阶级福利的平民主义活动，在经济繁荣时期担任副总统，是一个很难打败的对手。但此次竞选，布什最终获胜，戈尔立即向布什致电，很有风度地祝贺：“我们的竞争真是扣人心弦。”

与小布什毁誉参半的政治生涯相比，竞选失败的戈尔却在后来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 2000年10月1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右）与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前排左一）一起出席了阿尔弗·E·史密斯纪念晚宴。在致辞时，小布什讲了一个笑话。供图/CFP

2000年，戈尔竞选失利丢掉工作，但他同时也获得新的机会——以非政治的立场，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关注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危害。戈尔通过他的电影和书籍不断提醒世人，只有10年时间挽救全球变暖危机。他援引了大量的事实，他的视野从浩瀚星球到广袤极地，从辽阔海洋到荒漠冰川，从热浪袭击到陆地沉陷。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和同名书籍，被看成是戈尔对世界的警示。这部高居《纽约时报》亚马逊图书排行榜前列的畅销书，也使戈尔赢得了2006年美国“羽笔奖”图书大奖；同名影片则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音乐奖。因为《难以忽视的真相》，也因为长久以来的杰出贡献，戈尔与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主席巴乔里共同分享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应邀采访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记者，我现场观察到戈尔所受到的尊敬和欢迎。

奥斯陆时间12月10日下午1时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市政厅举行。12时40分，市政大厅楼顶4吨重的大钟敲响，钟声响彻奥斯陆城市上空。

挪威首相、国王和王储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政要前来出席颁奖典礼。4名身穿传统皇家礼服的乐手肃然而立，他们站在市政大厅通向二楼的阶梯吹起礼宾曲，阿尔·戈尔、巴乔里和他们的夫人踏上红色地毯，在嘉宾的掌声中走进市政大厅。

“今天，我来这里，是带着一个使命的。我希望我能更有效、更迅速地说服听众，以完成我的使命。”戈尔站在奥斯陆市政大厅的主席台上发表获奖演说。他身后的窗外是暗下来的天色。远处是覆盖着积雪的山峦、海岸、泊在峡湾的远洋邮轮、邮轮上升起的桅杆。戈尔身材挺拔魁梧，作为昔日的政治明星其个性魅力十足，他的演讲也感性而亲和。

“7年以前，我写下我自己的政治讣告，作出了当时看来纵使不算不成熟，却也是痛苦而错误的决定。但法院的裁定同样带来了一份珍贵而苦涩的礼物，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寻找新的道路来完成我的既定使命的机会。始料未及的是，那条道路把我带到了这里。即便到了现在，我仍然担心我的言辞赶不上变化，只求意思能够清楚，在这个备受尊敬的场合下，启迪那些听见的人，让他们能说出：‘我们必须行动了。’”

戈尔的演说不时被掌声打断，在他结束演说回到座位时掌声依然不断，戈尔起立手抚胸口鞠躬致谢。戈尔受到欢迎并不出人意料，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勒·丹博尔特·姆乔斯在颁奖典礼开始时致辞便说：“和平的路是爱情的路。当IPCC为人们了解气候变化奠定了科学基础的时候，戈尔尽其努力，为人们采取政治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而奔走，进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视野。戈尔是沟通的大师，他把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自他2000年总统大选失败以后，他开始了全新的事业——做世界环境问题的政治发言人。我们从他的书，他的电影，就能知道他近几年的成就，他的得奖实至名归。政治上的失败焉知非福。”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勒·丹博尔特·姆乔斯说。

TIPS

耶鲁毕业的其他美国领袖

第27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塔夫脱出生于俄亥俄州，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从律师做到法官，最终做到陆军部长。1908年，在罗斯福的支持下，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在竞选中获胜。他曾被罗斯福称为“最适合做总统的人”。卸任后，塔夫脱又回到母校，1913~1921年任耶鲁大学宪法法律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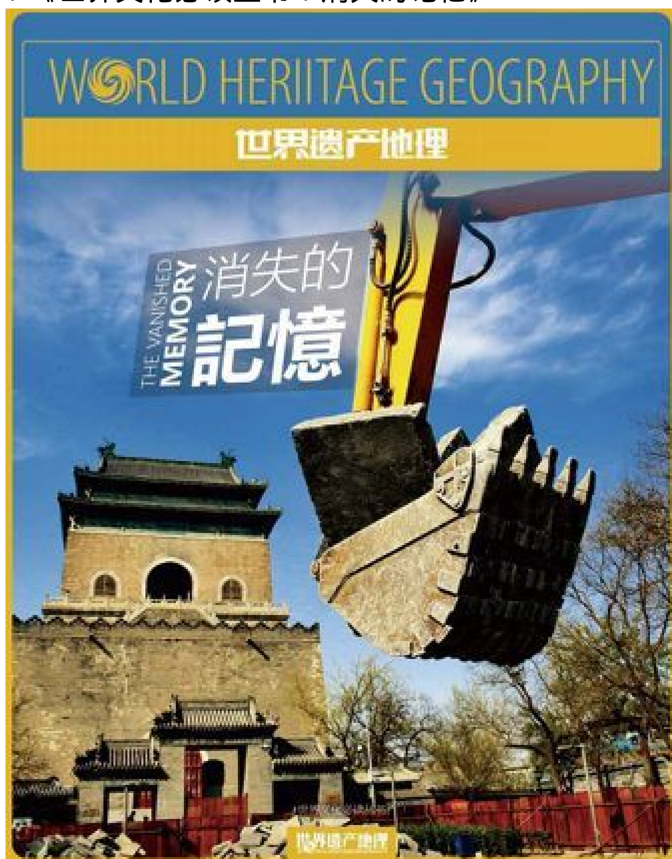
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福特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城，1941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士学位。1974年，尼克松总统由于水门事件辞职后，他出任总统。他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是一辆福特，不是林肯。”一是表示谦虚，一是为了标榜自己是大众喜欢的总统。

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

克林顿是美国律师、政治家，美国民主党成员。1970年，他考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克林顿是美国第一位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总统、第三位遭受国会弹劾动议的总统，也是仅次于罗斯福和肯尼迪之后的最年轻的美国总统。

猜你喜欢：《世界文化必读丛书：消失的记忆》



点此阅读

鲁汶大学：游走在时间的长河里

鲁汶大学，于1425年由教皇马丁五世创立，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也是欧洲低地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它的学术名誉吸引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此研究和教学，而它的建筑：城堡、图书馆、比津社区，也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撰文、摄影/蔡晓萌



- 建于16世纪的Arenberg城堡，是鲁汶大学建筑、城市规划专业和文物建筑保护中心的所在地。

记得刚到鲁汶的时候，是个下过雨的夜。一个人拖着要在此生活两年的全部家当和满心的憧憬，循着街巷的名字，找到订好的酒店临时住下。行李在青石板路上颠簸的声音，在安静的小城里显得有点恼人。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短暂的求学生活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怎样的印迹。

我所就读的大学，全称为天主教鲁汶大学（下称鲁汶大学），于1425年由教皇马丁五世创立，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也是欧洲低地国家（特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中最古老的大学。

建校早期，鲁汶还是仿照巴黎、科隆和维也纳等地的高校，但很快它就成为欧洲最大、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它的学术名誉吸引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此研究和教学，比如：16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曾来鲁汶讲学，并且他在1517年创立了三语学院，旨在教授希伯来语、拉丁语和希腊语。

16～19世纪，鲁汶大学经历着社会的动荡，也实践着自己的辉煌，

培养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并创造了丰富的科研成果。两年的申请准备，许多个日夜的苦学，当我最终拿到鲁汶大学的录取通知时，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城堡求学

找到可以租住的房间，安顿下来，就静等开学了。我所就读的Raymond Lemaire国际文物建筑保护中心属于鲁汶大学的工程学院，位于城外西南方向约1公里的地方。

开学第一天去报到，沿着代勒河旁的林荫小路骑行，再穿过一片树林，忽然进入一片开阔地带，建于16世纪的Arenberg城堡赫然出现在眼前，它就是鲁汶大学建筑、城市规划专业和文物建筑保护中心的所在地。虽然申请时看过无数相关资料和照片，但是置身其中时还是被震撼到了。

新学期的开学招待会，是在临河的主楼二层充满古典风格的大厅内举行的。墙上悬挂着大幅的家族成员油画和城堡早期的透视风景写生，天花板上悬挂着水晶吊灯，室内搭配着18世纪的家具。我和新同学互相介绍，一起享受着香槟和冷餐，在小阳台上畅聊至华灯初上。这座城堡满足了我对比利时的所有想象，艰辛而又愉快的学习生活也就此开始了。

在随后的课程中，建筑历史系老师专门给我们讲了Arenberg城堡的故事。

12世纪，这片土地上就有一座海弗莱领主城堡，因为家族破产而不得不转卖给Croÿ家族。1445年，Antoon van Croÿ接手之后，立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建工作：他大量拆除了这座中世纪城堡，只剩下一座塔楼，同时开始了改扩建工程。直到1515年，庄园的建设才算完成。

城堡的整体风格是传统的佛兰德式样，砂石十字形窗框和红砖墙是这种式样的典型特征。随后，在1515年的改建工程中又融入了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新哥特式等建筑式样。改建后的城堡，在后来的岁月里易主到Arenberg家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整个庄园被德国和奥地利人占领。战后比利时将庄园收归国有，因为Arenberg家族被认为与奥匈帝国有过于紧密的联系。从1921年至今，鲁汶大学获得了庄园的产权，将其作为工程学院的一部分。

在其后的历次修缮和更新利用改造中，城堡既继承了其作为公爵住所的高贵气质，又满足了现代化的教学使用要求。城堡的东西两翼基本

作为教师办公室和课堂教室使用。对这样重要的历史建筑，改造都是很谨慎的：除了在历史窗扇内侧新增保温隔热性能较好的现代窗扇之外，对室内基本没有过多扰动，不时可以在砖砌穹顶上看到残存的壁画局部。

钟琴寄情

作为学生，图书馆是必去的地方。鲁汶的几个图书馆藏书各有偏重，对我来说最常拜访的就是位于市中心的中央图书馆。因为这里有一座馆中馆——东方图书馆，不管是聊解相思还是查阅关于中国的资料，它都是最好的选择。

图书馆这座建筑命运多舛。它创立于1636年，原址位于鲁汶大学主办公楼的侧翼建筑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被德军占领，中央图书馆也被德军泼上汽油焚烧殆尽，共有23万卷册图书在这次大火中永远灭失了，其中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卷、750部中世纪古书和超过1000册1501年前印刷的书册。图书馆的损毁震惊了全世界，因为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其价值的损失远远大于图书馆这个物质载体本身。

在“一战”结束之前，盟国和中立国就开始为图书馆的重建工作募集资金和书籍，由美国主要负责图书馆的复建工作。建筑师惠特尼·沃伦设计的新图书馆重新选址于目前的所在地，1921年开工建设，直至1928年7月4日才重新开放。建筑风格为低地国家中常见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它是鲁汶大学内最让人惊叹的校园建筑之一，在1987年被列为保护建筑。

除了外观上丰富的装饰，建筑内部也是极尽华丽。当进入图书馆推开阅览室的沉重大门，无人不为室内全橡木的精致装饰赞叹不已。对于我们这样的东方人更会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感觉在电影中穿越一般，仿佛来到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但是你以为这就是这座图书馆的精华所在？当然不是！图书馆最重要的秘密藏在它那高耸的钟楼上。

沿着旋转楼梯爬上289级台阶，除了一个能看到鲁汶全景的观景台，还有一个小小的房间藏在顶部，这里就是钟琴的所在地。钟琴是由大小不同的铜钟组成的一种大型乐器。演奏者面对的是一个类似于钢琴的器具，但他不是弹奏琴键而是在敲击木槌，每个木槌都有绳索和一个固定的铜钟相连，每敲击一下就等于摇了一下钟。因为不同大小的铜钟发出的音阶不同，组合起来自然就是一首曼妙的乐曲了。

至少23个铜钟的组合才能称之为钟琴，而中央图书馆的钟琴在刚刚落成时就达48个，这是为了与美国当时的48个州相对应。后来在1983

年修复时又扩建到63个，可以说是钟琴家族里的大家伙了。63个钟就有63个木槌，因此要求弹奏者有高超的技巧和协调能力，需要手脚并用才能完成一首曲子。每个学期的周二和周四晚上19:00～19:45都会准时从钟楼传出悦耳的钟声，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站提前预约在演奏时间内上楼参观。我去的那次，琴师看到有中国学生在场，还特意弹奏了一曲《黄河谣》。



• 文艺复兴风格的鲁汶大学图书馆。供图/**Gaopinimages**



- 鲁汶历史街区。供图/**Gaopinimages**

比津怀古

每天上学的路上，我都会路过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别吃惊，在鲁汶直径不到3公里的老城区内真的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大比津社区。

比津（Béguines），是指献身上帝却又不脱离俗世的妇女，即她们发誓终身不嫁或已丧偶，但并未像修女一样终日修行，而是有着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些妇女建立了比津社区，也就是只有比津居住的封闭社区，包括民居、教堂、辅助建筑以及绿地。社区有明确的围墙和地界，大门仅在白天向外部世界打开，傍晚按时关闭，任何男性不得进入。

鲁汶的大比津社区是最早创建的社区之一，据史料记载大约在1232年前后，并在1305年修建了Sint-Jan-de-Doperkerk教堂。社区建成后比津人数稳定增加，在1650～1670年间达到了峰值，约有360位比津在此

居住。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社区内现存的建筑大部分建于1630～1670年间。

但是自此以后，因为战争和疾病的原因，人数逐渐减少。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宗教的严重破坏，比津的传统被废除、个人物品被没收。比津社区虽没有被整体出售，但是成了社会福利部门的收容所。自19世纪初，年迈的、守寡的比津和孤儿被赶到相对大一些的建筑居住，而小房间被廉价出租给贫困的家庭居住。法国革命之后虽然禁令已经解除，但是比津传统还是逐渐走向衰落，最后一位在此居住的比津于1988年去世。

经过将近150年的房屋出租，在1960年代，社区的房屋状况已令人堪忧，而社会福利部门并没有经济实力进行修缮，因此考虑整体拆除或出售。1962年，鲁汶大学将其整体买下，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修缮工作。

修缮工程是在Raymond Lemaire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既是我们文物建筑保护中心的创始人，更是《威尼斯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工程从1963年起，持续了将近10年。建筑修缮后并不是变成空荡荡的博物馆，而是成为学校博士生、国际访问学者和管理人员的短期宿舍，大约有450人在此居住。原社区医疗室被改建为高档餐厅会所，学校一般在此招待重要客人、举行晚宴和聚会。

比津社区的建筑布局一般采用合院式或城镇式。鲁汶的大比津社区选址于代勒河畔，既满足了日常生活需要，也供给了一段时期的纺织和蕾丝工业。因此房屋根据地势和河流走向多为城镇式街巷布局，偶尔有些小型的庭院。现在遗存下来的建筑还有5栋是建于16世纪的，其中3栋仍保留着木框架结构。其他的红砖建筑多建于17世纪，建筑外观朴素，仅在主入口上方有一些小面积的砖雕装饰。另一建筑特色是屋顶上大量采用了老虎窗，窗周是比利时建筑典型的阶梯状砖砌装饰，其下窗为半拱形。

建于中世纪的住宅对于现代人的使用来说自然多有不便，比如室内空间狭小、开窗洞口小造成室内光线昏暗，出于建筑保护的原因也没有厨房等配套设施。但是比津社区的住宿申请从来都是鲁汶大学最难的，每个学生都以能住在世界遗产内为荣。如果有心前去探访，请尊重社区的规则，不要大声喧哗。在这里，不仅物理的建筑遗存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甚至连几个世纪以来的宗教氛围都凝固在空气里。学习生活压力太大的时候，我会时常来社区里走走，让自己的心尽快安静下来。

我想我是幸运的，可以在这样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度过两年的求

学时光。国际化的学习氛围，自由的研究领域，学识广博又超级耐心的教授，友好热情的比利时同学，这些都是我人生中的宝贵经历和财富。在学习闲暇时光，我喜欢骑着自行车在鲁汶及其附近探访，甚至还有几次骑行到布鲁塞尔。鲁汶的深厚历史和建筑的美，真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写全的，但是我相信，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只属于自己的鲁汶。



• 人们在弹奏鲁汶大学图书馆钟楼上的钟琴。

鲁汶：大学、小城

南怀仁从这里走出，将西方科学带到中国；赫尔曼·范龙佩自此迈向政坛。这儿就是鲁汶——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美环境的比利时小城。天主教鲁汶大学掩映在其中已有数百年。大学、小城，完美地结合在鲁汶，让人分不清哪里是学院建筑，哪里又是城市设施。

撰文/张安奇（本刊记者）



• 被誉为“比利时国家大学”的天主教鲁汶大学始建于1425年，是低地地区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供图/东方IC

从比利时的扎文腾国际机场坐火车，沿着望不到尽头的铁轨，只需20多分钟，便抵达了小城鲁汶。

15世纪初，欧洲各地设立大学的风气吹向了广袤的低地地区。然

而，布鲁塞尔建立大学的计划遭到了当地人的反对，最终大学建在了毗邻布鲁塞尔的鲁汶，这便是天主教鲁汶大学（下称鲁汶大学）。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学中，只有约30所大学比它的历史更悠久。

中国也与这所大学有一些缘分：300多年前，毕业于鲁汶大学的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缩写FVerbiest），远渡重洋，到达中国，不仅成为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还为中国制造天文观测仪器、制定历法、制造火炮。

西方文明让古老的中国开始发生改变。如今，几百年过去，骑车穿越鲁汶，只需半小时，小城与大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人不禁感慨：世事变迁，狭小城镇与广袤疆土没有变，但中国已再也不是陈旧、封闭的国度，中国与西方都在发生着巨变；也让人不禁发问：一座城市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儿？究竟怎样的环境才最有利于大学的运行？一所大学对一座城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来自鲁汶的南怀仁

在鲁汶大学众多建筑中的一个厅堂里，摆放着天体仪模型，这个用于表演天象的仪器原件保存于北京故宫。这架仪器便出自南怀仁之手。

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南怀仁，17岁就进入以天主教研究中心而享有盛名的鲁汶大学文理学院，学习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辩证法、自然哲学和形而上的理论，以及伦理学、语文、历史等科目。在欧洲一流的鲁汶大学，能够学习的也就是一些传统知识。

18岁时，南怀仁便进了耶稣会初学院，他因传教心切，两次从西班牙远赴美洲，但均未如愿。1658年，35岁的南怀仁乘船出海，前往中国。

到达中国之初，南怀仁先是被派去陕西，和李方西神父一起工作。后来被调往北京，负责帮助年事已高、身为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神父从事历算工作。在中国，一个外国人能否得到重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

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皇帝中，康熙皇帝是最喜欢自然科学的。南怀仁赢得了康熙的青睐，他不仅成了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还被任命管理钦天监，甚至一度官至二品。他制作了6种主要的天文观测仪器；修复好了汤若望所铸的火炮、为平定吴三桂叛乱立下功劳；南怀仁还从事了开掘运河，疏通河道等其他有利国计民生的大量工程；他甚至还利用闲暇的时间，制作成功了一辆四轮的蒸汽涡轮简易汽车。他的自动机有没有对蒸汽机或汽车的全面发展产生影响，对此尚有争议。但是不可否

认，南怀仁在科技方面多才多艺，能力非凡。虽然这些西方科学知识没有带来中国的崛起，但以南怀仁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开启了中国和西方近代社会交流的先河，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之外文明的存在。

现如今，鲁汶大学设立了怀仁厅纪念这位“毕业生”。另外，关于东方的藏书除了收集在鲁汶中央图书馆，还有一部分属于南怀仁基金会。不过，现在的南怀仁基金会实际上进行的乃是延续圣母圣心会（CICM） 的工作，后者创办于19世纪后期。

有意思的是，圣母圣心会的创始人（TVebriest）和南怀仁（FVebriest）名字非常相近，所以又称“小南怀仁”或者“南怀义”。1982年创立的南怀仁基金会舍弃“小南怀仁”之名，而以几百年前的那一位南怀仁命名。或许在它的创立者看来，引用一位曾是“朋友”和皇帝贵宾的传教士之名，远比容易引起中国人联想的伴随着中国近代化、半殖民地化而来的19、20世纪传教士的形象要好吧。



- 出生于布鲁塞尔的南怀仁不仅是一位传教士，还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供图/**Gaopinimages**



●鲁汶是一个以啤酒出名的城市，无论何时，城里的大小酒馆总是人声鼎沸，其中也不乏鲁汶大学的学生。供图/Gaopinimages

嵌入小城的大学

除了天主教性质，鲁汶大学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城市就在大学内，大学就在城市中。这让人很难分辨到底哪里才是那所人们口口相传的欧洲著名大学。甚至初来乍到的学生都有可能分不出，哪里是教学楼，哪里是城市里的办公机构。对于初来者，走错路也许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像太阳放射出数道光芒，整个城镇以雄伟壮观的圣伯多禄教堂为中心，街道由此向外辐射，每个主要辐射街道都以其最终相连的城市命名。比如，与首都布鲁塞尔相连的街道，就被称为布鲁塞尔大街。街道是一种神秘而有生命的东西，历史在把生命一点点灌注进去。走在这条大街，仿佛正在走向布鲁塞尔的历史和故事。

另外，这些主要街道，在大约半小时步行路程外都与城镇的环路相接，共同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网，每个节点上都有心思和布局。城镇的发展也使得环路外的建筑不断向外拓展，从而促进了城镇外围的发展。

大学的校园、学院的办公机构、教学楼、教堂都错落分布于这一张巨大的网中，错落有致。唯一可以区别大学建筑和市镇建筑的标志，是钉在墙上的有着大学校徽的蓝底白字标牌，所有有此标牌的建筑都是属于大学的财产。

鲁汶大学的学生或者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或者租住市民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就这样与小城里的市民生活在一起：他或许每日夹着书与隔壁怀抱孩子、准备出门上班的女人男人们擦肩而过，或许还要经过一个老旧而整齐的菜市场，再走过几个路口，最终消失在一栋看上去像市政厅的建筑里，去上一节哲学课。

同时，图书馆也对市民开放。只要市民有兴趣，都可以办个图书卡在图书馆读书。大学对城镇及其市民的文化提升不言而喻，因而也造就了鲁汶这个城镇浓厚的文化历史沉淀。这个城镇既有城镇的古老和恢弘，又有大学的文化底蕴和涵养。更为关键的是，这两者被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必须要补充一点，建立之初，鲁汶大学一直以法语和弗拉芒语（荷兰语）两种语言教学。然而，1950年弗拉芒人开始捍卫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化，对抗持续白热化。最终，鲁汶大学正式分化出法语鲁汶天主教大学，而原来的大学被称为弗拉芒语鲁汶大学，人们习惯称这两所大学为“新鲁汶”和“老鲁汶”，而“新老鲁汶”一起被称作鲁汶大学。

新鲁汶同样传承了大学与城市相融合的特点，而且还让所在地——布拉邦瓦隆发展起来。要知道，在此之前，这个地区还是一个只有一座电影院，没有剧院；制造业、造纸业、钢铁业等传统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的地方。而如今，壳牌公司决定把研发中心从哈斯罗德（Haasrode）一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地方，搬到新鲁汶所在的没有补贴的地方，人们才意识到，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当人们询问壳牌公司作出这个选择的原因时，他们回答说：“因为在这里，你们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文化教育环境，一方面，新鲁汶吸引着世界最顶尖的头脑；另一方面，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受到了优质的教育。”

可以说，一座城市的价值并不体现在人口规模和功能的种类上，城市的内在互动与交汇的丰富程度更重要。这也决定着，我们再次谈到鲁汶，已不是单独谈到一所大学，而是作为大学存在的整个城市。

承载了历史的鲁汶酒吧

空气中的余晖散尽，夜晚来临，酒吧里的点点灯光，像细小的刀片划开黑纸一样，划开夜色。小酒吧开始热闹，影影绰绰的，都是喝酒的

人，其中有市民，也有不少鲁汶学生。

鲁汶除了是三万多学生的大学城，也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啤酒公司英博(InBev)总部所在地。在城西旧运河畔，矗立着英博的酿造车间和总部大楼。以时代（Setlla Artois）为代表的各品牌啤酒直接运到城里，从酿造车间到吧台之间的距离，不过两三公里。

世人皆知比利时人以丰富的啤酒文化自豪。据说，如果每天喝一种啤酒，你需要在比利时住上一年才能喝遍所有品种的比利时啤酒。

而说到啤酒文化，则必须要聊到鲁汶。在收拾桌椅的乒乒乓乓声、或密或疏的聊天中，酒吧恢复了它作为年轻人社交场所的原本含义。喝酒、聊天不再掺杂着非法买卖或者暧昧的意味，吸引人的是不同的风格：“有的以拉丁风格的舞曲闻名，有的将鲁汶伟大的制图学家麦卡托（Mercator）以及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作为主题，有的提供多达上百种各色啤酒，包括市面上极少见到的小品牌，还有的将地下酒窖改造成逼仄却又舒适的空间。”老市场（Oude Market）是鲁汶酒吧最集中的地方，长方形的广场周边一圈全是。他们的产权由英博啤酒买下，再以比较优惠的价格租给各个老板，由他们各自打理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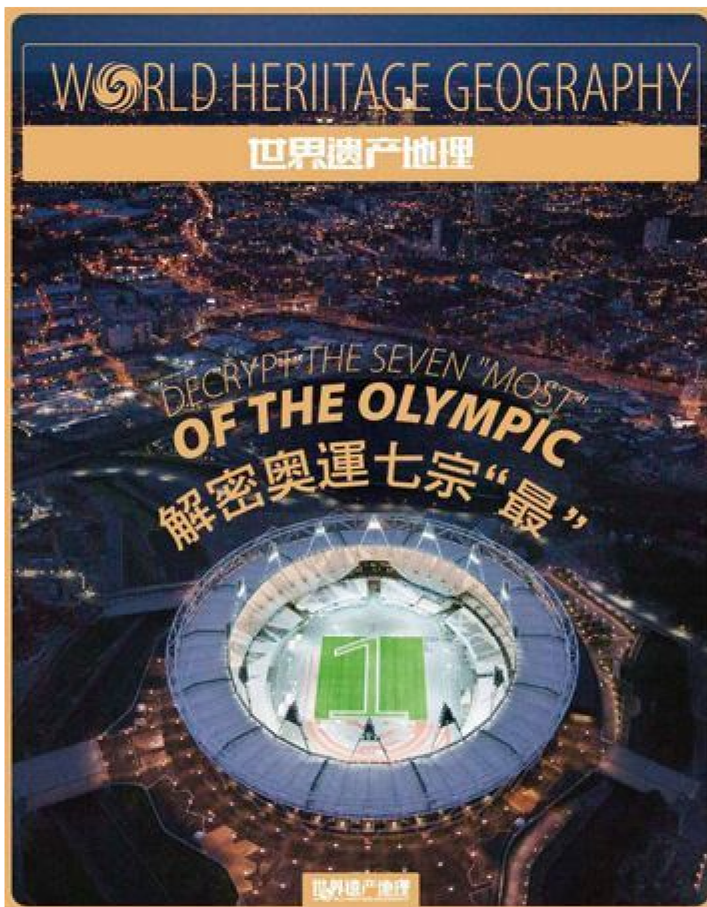
酒馆里的闲谈可能永远不是闲谈，而是深深的井，流动着的是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生活。鲁汶的酒吧街，与巴黎的咖啡馆一样，承载了历史与传统。

夜色笼罩的，是鲁汶的尽头。古老的城市与大学，经历了神权与王权，世俗与思想的碰撞，作为一个可供交流的地方，一直带着独特的基因存活下来，像一只安静的鸟。

（本文参考资料：《南怀仁科学思想研究》《冰河时期的鲁汶》《面向未来的城市，新鲁汶大学城》，等等）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猜你喜欢：《世界文化必读丛书：解密奥运七宗“最”》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DECRYPT THE SEVEN "MOST"
OF THE OLYMPIC
解密奥運七宗"最"
世界遗产地理

点此阅读

柏林大学：两所校园的荣光

1810年，被后世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悄然开学，这所新制大学自建校之初，就带着高贵的皇家血统，而这也体现在它的建筑上。今天，当我们走进洪堡大学、迈入柏林自由大学的校门时，依然能够感觉到柏林大学曾经的辉煌。

撰文/景如



- 洪堡大学的主楼本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为其弟弟亨利王子所建的海因里希王子宫。供图/东方IC

在欧洲著名的林荫大道——菩提树下大街上，四季常青的菩提树随风摆荡，摇曳生姿。街道两岸的建筑绿荫笼罩，马恩广场上矗立着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在一起的雕像。再往前，洪堡大学也坐落其中，给人以“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的诗情画意之感。

菩提树下大街6号

洪堡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当年这所大学在建成之后，曾被看作是德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亦被视作是世界高等教育划时代的标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都是世界学术的中心，无数人慕名来这里工作或学习，尽管他们在某个学派领域已经享有盛名了。

当我走进被誉为是“现代大学之母”的洪堡大学时，校园内那错落有致的古老建筑物、郁郁葱葱的树木，都仿佛在提醒我：“洪堡”有着厚重的历史。

洪堡的历史是融入在菩提树下大街里的，这条宽不过60米、全长也就1400余米的林荫大道始建于1573年，最早是充作贵族出城狩猎的骑道。到164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下令在道路两侧种植菩提树，于是这条大道也就有了如今这个名字。

长期以来，菩提树下大街普遍被看作是普鲁士王国的象征，就如同唐宁街于英国、香榭丽舍大道于法兰西那样。大量的政府机构分布在道路的两边。1740年时，腓特烈大帝又在大道的最东端，也就是今天的倍倍尔广场处开辟了腓特烈广场，并修建了歌剧院、老图书馆、圣黑德维希主教座堂等建筑。洪堡大学也就嵌入在这条大街的一侧。

站在呈“凹”字形的洪堡大学主楼前，就像是面对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皇家城堡——这也难怪，洪堡大学的主楼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为其弟弟亨利王子所修建的海因里希王子宫。当初为了创办大学，腓特烈·威廉三世将这所宫殿捐献了出来，作为校舍。也因此，柏林大学最早是被称作“腓特烈·威廉大学”。

两尊雕像静静矗立着，就在主楼前，他们分别是柏林大学的两位创办者洪堡兄弟：哥哥威廉·冯·洪堡、弟弟亚历山大·冯·洪堡。

据传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大败于拿破仑的法国军队，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提尔西特条约》，近半的领土被割让，这些土地大多是普鲁士最富有和最肥沃的部分，此外，包括哈勒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也随着所在地的割让而有了新的归属。就在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因为失去哈勒大学而痛心不已的时候，一个来自哈勒的大学教师代表团在法学教授施马尔茨的率领下，来到了柏林，请求国王允许他们在此重建自己的大学。

腓特烈·威廉三世欣然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不仅捐出了海因里希王子宫作为校舍，还调派曾任驻罗马使节的外交官威廉·冯·洪堡为内政部文化及教育司司长，参与新大学的创办。就这样，柏林大学应时而生。

在威廉·冯·洪堡大刀阔斧的改革下，柏林大学的建立不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而已，而是创造了一种体现大学教育的新理念。在柏林大学，教师不仅是传递知识，更要引导学生的思维方式；学生也不单纯是知识的接收者，还是与教师一起探究真理的研究者。

其实柏林大学又岂是只有海因里希王子宫是皇家建筑，二战之后从柏林大学分裂出去的自由大学在建造新的校园建筑的同时，也沿用了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命名的德国威廉皇家学会的部分建筑。

洪堡大学与自由大学的关系，犹如一棵参天大树长出了新的分枝，柏林大学的皇家血统彰显在它们的建筑风格上。如今两所大学逐渐开始在较多领域展开合作，夏丽特医学院便是两校的医学院于2003年合并而成的。

夏丽特医学院的建筑也是当年由普鲁士国王下令修建的。学校的前身本是素有“士兵国王”之称的腓特烈一世为那些感染上瘟疫的人们所修建的检疫所，后来又逐渐变成了为穷人提供治疗的慈善医院。腓特烈·威廉一世将这里改名为“Charité”（夏里特），意为“慈善”。时至今日，它已成为著名大学的医学院，可以说是与其初衷完美嵌合。

如果说，如今的洪堡大学继承了柏林大学最为古老的一部分，那么自由大学则显得更年轻、活跃一些。



● 亚历山大·洪堡，他与威廉·冯·洪堡一起参与了洪堡大学的创办，如今他们两兄弟的坐像分列在大学门口的两旁。供图/全景图片

清晰的迷宫

　　也许因为历史原因，柏林自由大学更呼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同时也承认其过程中的寂寞。耐得住箪食瓢饮，才是真正做学问的人。可，莘莘学子毕竟是一群热血少年郎，他们心中或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或有摘得人间第一枝的学术理想，或自负凌云笔，誓要与春争辉，因此，自由大学设想了一条更能吸引他们耐心而沉静的方法——自由、灵活的

建筑。

严肃沉重的学术氛围配上鲜活的建筑环境，是自由大学综合楼的设计师们最初的设计理念。

自由大学的综合楼由著名的建筑师沙德拉·伍兹（Shadrach Woods）操刀设计。伍兹认为，时下的生活空间不能再以三维的程度思考，必须给予四维的层面，时间也要在建筑上体现。他认为，一栋住宅是一座微型的城市，一个城市是一栋巨型的住宅。这种混合称之为“清晰的迷宫”。恰好，在这个时期，固有的按“光明城市”的理念设计的大学校园开始逐渐被人们所排斥，人们认为大学的各个院系和部门之间不应距离太远，伍兹十分认可这一点，通过建筑加强各学科学生之间的交流，将一座城市展现在大学校园中，自由大学的综合楼便朝着这个方向设计了。

落成之后，如设计师的理念，自由大学的各个院系都是开放式的，部门之间也是透明无障碍，更不需要任何身份识别系统才能进入。一层为主要活动空间，二层为办公区域，地下室则是储藏空间。活动区用红、黄、蓝三原色表示，休息区用紫和绿两种颜色表示，房间的编号也如城市街道一般，采用门牌号的编法。也许有人质疑，欧美人极其注重隐私，这样全开放式的建筑，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私密空间在哪里？设计师当然不会全然不顾虑这些，在较为远一些的走道，设有安静和私密的办公环境，适合伏案工作。

有意思的是，这栋综合楼是分两期建设完成，一期使用的是自带腐蚀的考顿钢，时间一长，锈蚀成暗红色，被称为“锈楼”。二期则采用了银白色的铝板，因而被称为“银楼”。一红一银两栋大楼立于其中，对比明显，也是极具特色。有人说，这栋楼其实浓缩的是那个年代建筑师的创意和理想。

不一样的图书馆

人们说，大脑可以让知识在其中跑马，而自由大学的图书馆绰号就是“大脑”。它的外形为半圆形，用钢筋和玻璃构成。是诺曼·福斯特建筑师事务所优秀的精英设计师们多年的心血。

据说，诺曼·福斯特建筑师事务所最初的设计方案是一栋四方直角形的建筑，但因为图书馆四周均被综合楼等早已建成的廊道围绕，因此，它只能被限定在这组格状中。自2005年建成启用之后，它的外形很快吸引了人们眼球，有人说它像水滴，有人说像人头盖骨，持前者猜测的人浪漫感性，后者则有些惊悚。不过，人们最终选择了后者的猜想，将它

尊称为“柏林之脑”。

置身在其中读书，犹如进入了一个知识博学者的大脑，它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各领域的精英们大脑中的思想精粹，让人恨不能一不小心就将它们看个透彻。



• 柏林自由大学至今依然在校徽中保留着**1948**年建校时“真理、公平、自由”的历史校训。供图/东方**IC**



• 雅各布·威廉·格林中心是德国最大的开架式图书馆，出自瑞典著名建筑设计师马克斯·杜德乐之手。供图/**Gaopinimages**



• 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的外形为半圆形，用钢筋和玻璃构成。奇特的外形为它赢得了“柏林之

脑”的绰号。供图/Gaopinimages

作为知识的海洋，阅读的最佳地，图书馆除了人们赋予的精妙内涵，其使用功能也是最重要的。“柏林之脑”采用了透明的天顶，在阅读到一定时间后，抬头望望远方，看到的不再是局促的空间，而是碧天如水夜云轻的自然风光。阅览室半透明的玻璃灯光与开阔的设计也可让阅读后疲惫的眼睛得到舒缓。书架在每层的中心地带，阅读座位则围绕四周摆设，采光好的同时，也比同类建筑更加节约能源。

知识来源于书籍，产生并铭记于大脑，这种将建筑物与其性质高度结合的设计风格，使自由大学的图书馆成为了柏林一座极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洪堡大学虽然古老，但却有一座年轻的图书馆，名叫“格林兄弟中心”。是的，正是你认识的那对格林兄弟，是写下《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青蛙王子》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经典之作的德国作家。

这座图书馆总面积37500平方米，出自瑞典著名建筑设计师马克斯·杜德乐之手，他还曾设计过马克思故乡特里尔的地方博物馆。这里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图书，还包括格林兄弟的所有藏书，为了纪念这对为无数孩子带去睡前故事的兄弟，图书馆便冠以他们之姓名——雅各布·威廉·格林中心。

建成后的格林兄弟中心是德国最大的开架式图书馆，共有9层楼，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天顶为透明玻璃，给人以低头看书中颜如玉，抬头看碧空如洗的雅致。当然，最关键的作用还在于视觉保护。读书久了，将视线放远，目所能及的不再是逼仄相连的书架，而是澄澈明净的蓝天，既放大了视野，又愉悦了身心。

最为惊艳的是，阅览室的阳台区域均精心设计成剧院阶梯式桌椅，宛如置身一个大舞台，走入其中，你在演戏，也在看戏。看书时，进入了书的世界，抬眼时，周匝学子也成了你眼中的风景。

让柏林人最为欣喜的是，作为学校图书馆，格林兄弟中心并非只接待学生，它每周7天全方位向大众开放，即便不是本校学生，或早已非学生身份的人，统统秉承着求知无界限的原则来者不拒。它是图书馆，它为所有读者而设。

格林中心自建立以来，每天平均接纳五六千名读者，即便读者群众素质再高，也难免有些喧嚣之声，而关于这一点，设计师早已想到。于

是，这样巧妙的设计出现在人们眼前——馆内基本有木材建制，墙面上的木板每隔一小段便打了小孔，声音可从小孔中传出，消散。因此，即便每天承载着如此多读者，里面也极为安静，丝毫不影响读者静心地含英咀华。

曾有人疑虑，整个馆中均为木材，既浪费木材，又不能防火，倘若发生火灾，岂非很容易让万卷图书销毁殆尽？但，聪明的设计师怎会犯如此小的错误呢？首先，木材是最固碳环保的材料，其他材料在施工建筑中会产生巨量的二氧化碳，而木材则不会。其次，木材经过加工，也可具备一定时间的抗火功能。

在洪堡大学不远处的倍倍尔广场中央，地面镶嵌着一块1.2米见方的钢玻璃，无论何时，钢玻璃都透着白色的亮光。透过玻璃往下看，地底下大约高5米多，面积约为50平方米，地下室整齐地摆放着32个水泥书架，然而，书架上却空空如也。

1933年，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焚烧了几百位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熊熊烈火之下，时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发表高调致辞："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这火光不仅结束了旧时代，而且照亮了新时代。"从而将疯狂的焚书之举推上新高度。如海涅《阿尔曼索》诗中所说："这只是前奏。焚书的地方，最后人也要被焚。"焚书之后，一些相关作家被抄家，流亡异国他乡，或投入集中营，甚至惨遭杀害。

纳粹最终烧毁的不仅是书籍，还有整个德国。战败之后的德国被一分为二，柏林大学也因为随后的冷战而分裂，直至如今也没有能够"统一"。

也许是因为战争带来的痛楚太刻骨铭心了，1995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柏林市政府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在当年焚书的广场上，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修建了这座"图书馆纪念碑"。这座"无字图书馆"下空荡荡的书架以其空白的位面提醒着人们，这里曾发生过这样愚昧的历史，也在告诫所有人，历史不可重演，学术与自由永远不会被摧毁。

诗意的精神：

黑格尔与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这个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校园，是现代大学的开始，也是让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在哲学给予的自由中，各自思辨之地。在这里，大学教育并非一种人生投资，而是一种权利。

撰文/顾小白（本刊记者）



- 黑格尔在他的书房内。供图/**Gaopinimages**

1810年10月6日，柏林。

位于菩提树下大街6号的海因里希王子宫迎来了6名年轻人，他们是柏林大学第一批前来注册学籍的学生。随后一段时间，又有250名学生前来注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普通市民阶层家庭，只有36人是贵族子弟。当月月底，柏林大学举办了建校的第一场讲座，200年兴衰起伏的传奇校史从此开始。

柏林大学选择了他

“我们这个大学是大学的中心，对于一切精神教育、一切科学和真理的中心，哲学，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优先培植。”——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黑格尔来到柏林时，正是9月。菩提树下大街两侧栽种的排排栗树绚丽多彩，四季常青的椴树婆娑成行，微风吹来，婀娜多姿，整条大道在这浪漫的风情里荡溢出多层次的绿色，一派诗情画意。迎着阳光射出的光影，黑格尔走进了柏林大学。这一年是1818　年，持续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不过结束3年。

12年前，正在耶拿大学任教的黑格尔因为拿破仑的大军开入了耶拿城，不得不选择离开，从而放弃他梦寐以求的教学生涯，前往班堡的一家日报担任编辑。如今拿破仑彻底失败了，而黑格尔也重回大学校园，再次成为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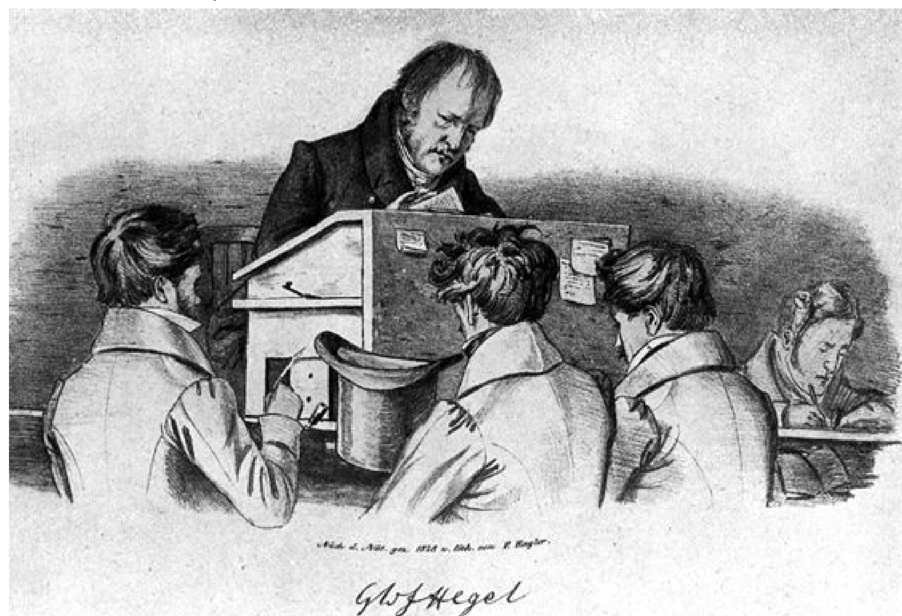
两年前，黑格尔与柏林大学擦肩而过。当时在纽伦堡新教文理中学当了8年校长的黑格尔，获悉海德堡大学有一职务空缺，于是他写信给海德堡方面，试图谋求此职，然而两个月过去了，海德堡大学始终杳无音信。恰在此时，从柏林来了访客，带来了由普鲁士内政大臣舒克曼签署的文件，聘请黑格尔为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

由于柏林方面有反对他执教的声音，加之柏林来客辞别后的次日就收到了盼望已久的海德堡来信，黑格尔最终选择了婉言回绝柏林大学的邀请。

一年前，施泰因男爵成为普鲁士王国的文教部大臣，他刚莅任，就给黑格尔写了封私人信件。在信中，男爵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黑格尔愿意出任柏林大学的教授，他获得的薪俸将是现在的（海德堡大学支付薪水）的两倍。出价这么高，是因为男爵坚信，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于普鲁士来说，是有重要作用的。

收到柏林的来信时，是1818年的1月，黑格尔动心了。他考虑了两周——柏林实在太诱人了，科学院、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所有的一切都是海德堡所不能相比的。大学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是日耳曼文明的中心，无人不向往。就这样，黑格尔决心前往柏林。加之文教部发来的正式通知，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已于3　月12　日签署了任命他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的敕令，以及施泰因男爵许诺，将帮助他进入普鲁士国家科学院，更坚定了黑格尔前往柏林的决心。

这一年的9月29日，柏林的街头，依然是翠意盎然，摇曳身姿的菩提树，组成翠绿的长廊，笔直地伸向勃兰登堡门，宏伟建筑群在街道两边排开，那是权力和力量的象征。哒哒的马蹄声中，马车载着黑格尔来到柏林大学。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生命历程里崭新的一页由此掀开，无论是人生还是事业，都进入巅峰阶段。



• 黑格尔给学生授课。供图/**Gaopinimages**



• 画家笔下的洪堡兄弟与哲学家在耶拿大学的聚会。供图/Gaopinimages

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做一个孤独的散步者。 ——黑格尔

不是每个人都欢迎黑格尔来到柏林大学。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是，虽然有施泰因男爵的鼎力支持，而且黑格尔也非常想进入普鲁士国家科学院，成为一名院士。可直到黑格尔去世，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因为以当时普鲁士最伟大的科学家“洪堡兄弟”为首的一大批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一致反对他进入科学院。

谁的意见都可以置之不理，但威廉·冯·洪堡的声音不能不听，因为没有他，就没有柏林大学。

和意大利、法国、英国相比，德意志地区的大学出现得较晚，直到14世纪后期才出现了第一批如布拉格大学、维也纳大学这样的德意志大学。文艺复兴时代，又陆续出现了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莱比锡大学、巴塞尔大学、耶拿大学、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等等。到1789年时，德意志地区总共有34所大学，可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浪潮使得这

些大学中的很大一部分迅速破败，甚至是停办了。

这还不是噩梦的终结，1806年10月14日，耶拿会战爆发，普鲁士惨败；27日法军进入柏林，普鲁士王室和政府逃往东普鲁士，许多学者则流亡到柯尼斯堡。颇有戏剧性的是，在会战正激烈时，那时是耶拿大学教授的黑格尔匆忙完成了著作《精神现象学》，他还将“耶拿会战”称为“历史的终结”，认为这将是新历史的开始，只是很快，他便不得不选择离开耶拿。

耶拿会战之后，普鲁士丧失了全部的战争能力，次年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则让普鲁士陷入地狱。大半的领土被割让，其中多是最富有和最肥沃的省份。国家教育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易北河以西的所有大学如今都不属于普鲁士，包括最出色的哈勒大学。

拿破仑并不喜欢哈勒大学，所以他下令将之关闭，于是一部分教授在法学教授施马尔茨的率领下，来到了东普鲁士，请求腓特烈·威廉三世能够让他们在柏林建立大学。对失去哈勒大学十分痛心的国王欣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他还说：“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就这样，柏林大学开始筹办准备。

1808年10月14日，正在担任普鲁士驻罗马使节的威廉·冯·洪堡奉诏回国，出任内政部文化与公共教育司的司长。他向国王申请拨款并请求王室赠地，说服王室和枢密院将海因里希王子宫捐出来，作为柏林大学的校舍。他筹建了“建校委员会”，并提出了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合”，教学与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的理念，而正是这一理念使得柏林大学在日后被人们誉为“现代大学的开始”。柏林大学建成之前，威廉·冯·洪堡便离开了，他奉命出任驻奥地利公使。当“柏林大学之父”在落叶满地的秋天里携妻儿前往维也纳，重返外交界时，柏林大学开始了它的传奇。

威廉·冯·洪堡不仅是外交家、教育家、语言学家，还是一名出色的哲学家，他对黑格尔的那一套并不喜欢，而他的弟弟，自然科学家、地理学家，同时也是柏林大学第一任地理系主任、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也不喜欢黑格尔。“洪堡兄弟”以及其他科学家表示的反对意见实在太强大了，国王和男爵也只能选择尊重。

真正智慧的人得不到赞赏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引自卡尔·马克思于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人缘的确不好，在任职期间，他经常和教授同事们发生口角。有一次，他甚至骂一位逻辑学同事上课“绝对浅薄，愚钝，平庸，没有任何关联的凡人讲台之草，只能在消化时刻显出一颗平头”。但很快，黑格尔就遇到了一位比自己还能骂人的哲学大师，他便是阿瑟·叔本华。

颇为自负的叔本华很瞧不起黑格尔，他认为黑格尔就是“沽名钓誉的诡辩家”，他大骂黑格尔是“平庸，令人厌恶，一无所知的江湖骗子，傲慢，疯癫，爱胡说八道。”就如同黑格尔当初辱骂自己的同事那样。

后来，叔本华公开向黑格尔发起了挑战。历史学家威廉·克拉克的《学术魅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一书收录了1821年柏林大学夏季学期的课程表，图表上编外讲师叔本华和系主任黑格尔的哲学课都在同一时间。这是出于叔本华的请求，他试图要和黑格尔展开一场争夺哲学听众的竞争，所以要求两人在同一时间开课。校方答应了叔本华的请求，于是学术气氛浓厚的柏林大学第一次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比赛的结果让叔本华大为失望，黑格尔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而他的讲座从来都没有一次满座，很多时候只有一两个听课的学生，最多时也就只有三五人，由于人数太少了，叔本华的讲座不得不撤销。事实上，叔本华的失败，倒不是他的学识不够，而是他生不逢时，黑格尔当时正处于声名的顶峰，他自然无法挑战成功了。当叔本华凄凉地离开柏林大学时，他似乎也印证了自己的观点——真正智慧的人得不到赞赏。

1831年，是黑格尔61岁生日。此时的黑格尔，已经做了多年的大学教授，并在两年前就任柏林大学校长。在整个欧洲，他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其思想也成为了普鲁士的国家钦定学说。也就在这一年，柏林流行霍乱，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也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由于消化系统的疾病，黑格尔与世长辞。

黑格尔去世的第五年，一个出身律师家庭的年轻人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在这里，他仔细研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并由信奉康德哲学转而成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拥护者，也正是这位青年的改变，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曾经被黑格尔嗤之以鼻的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历史走向，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东京大学：徘徊在历史与现代之间

1877年，当一场西南战争席卷了九州岛，让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的明治政府焦头烂额之时，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东京大学正式组建。发展到今天，东大已经成为一所世界级著名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并在全球享有极高声誉。有人说，东大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日本近代史，从赤门出发，那一栋栋建筑物、一尊尊铜像，还有池塘和花草树木，其实都是东大百余年历史长卷中或浓或淡的一笔。

撰文/刘啸虎 供图/ 王小乐



• 贝尔兹（左），1876年来到日本，在东京大学医学部从事教学，后出任宫内省御医；斯克里巴（右），1881年起在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外科学20年，1905年在镰仓去世。

日本民间俗语中有一个固定的表达——“跨入赤门”。于日本人而言，无论一个年轻人家境何其贫寒，出身何其低微，只要能跨入那座赤门，便足以保证自己拥有一个丰富的人生。

这座赤门当然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朱红色大门，就位于东京都文京区本乡七丁目三番一号。赤门是东京大学本乡校园在本乡通侧的校门，是这座日本最高学府的符号与象征。不过，这座建于江户时代、古典气息浓厚的赤门却并非东京大学的正门。东大正门其实是赤门北面一座简陋的铁门，并不起眼。正门上甚至低调到没有悬挂校名标牌，只有交通标志牌告诉来往行人——这里就是东京大学。

从赤门出发

江户时代，藩主从幕府将军家迎娶夫人须把御守殿门漆为朱红色，这便是所谓“赤门”。1827年，加贺藩藩主前田齐泰迎娶幕府将军德川家齐的第21女溶姬，建起了这座赤门。按照习俗，御守殿门一旦受灾损毁便不能重建。这座赤门是日本唯一留存下来的御守殿门，故殊为难得。

1876年，东京医学校自下谷和泉桥通迁至本乡，赤门成为东京医学校的大门。翌年，东京医学校与东京开成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赤门遂成为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大门。后来，其他学部也迁至本乡，赤门守护的范围从医学部扩展到整个东京大学。1912年的某一天，东大总长（即校长）滨尾新正苦苦思索如何将校门建得更有特色。在亲自察看了东京为数不少的官邸和公馆正门之后，滨尾新得出结论——最佳选择，依然是赤门。

依照日本的建筑语言，赤门在建筑样式上属于“药医门”，屋顶样式属于“切妻造”。其实远远看去，很像中国传统的悬山顶建筑。庄重浑厚，这是赤门给人的第一感觉。

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四周回廊相接，连同屋面和屋檐上的一系列建筑元素，显见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过，身为岛国的日本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这在赤门上的体现半点不输于中国元素。当中国古代牌楼门更强调装饰性为此不惜弱化构件的结构作用时，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简化装饰性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赤门的建筑构件就是结构构件，直接暴露在外，材料本身就是装饰的一部分。这既可说是日本人崇尚简洁、质朴、自然的建筑风格，又可说是同类型御守殿门在200年的历史中尽数毁灭而唯独赤门能保存至今的关键原因。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赤门只有轻微的瓦片脱落，受到的损害很小。这便要归功于赤门“头重脚轻”的建筑结构富有弹性，顺利承受了地震压力。

赤门的命运背后有建筑理念，更有哲学思考。2002年，东大修整了赤门周边的环境，茂密的树丛被清除，门前铺满了白砂。白砂铺地，原本在日本庭院中象征海洋或河流。日本人信佛居多，尤以禅宗为主。禅宗认为，不完整的形式和有缺陷的事实更能表达精神。否定一切形式，追求“虚空”境界，这恰是禅的本质。“头重脚轻”的赤门，构件外露而任其自然，以及通过门前的如水白砂来参悟宇宙，无不体现出禅宗的哲学。百年来赤门的建筑形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风云激荡之下日本社会精神内核的平静在其中，铃木大拙式的禅宗意蕴亦在其中。

时至今日，赤门旁尚有两棵百年老树，中间是一个喷水池，水从铜质小塔底座和顶端缓缓流出。常有访客说，东京大学校园是通透而不封闭的，但事实上，由赤门来围合划分而出的校园内外空间仍在自我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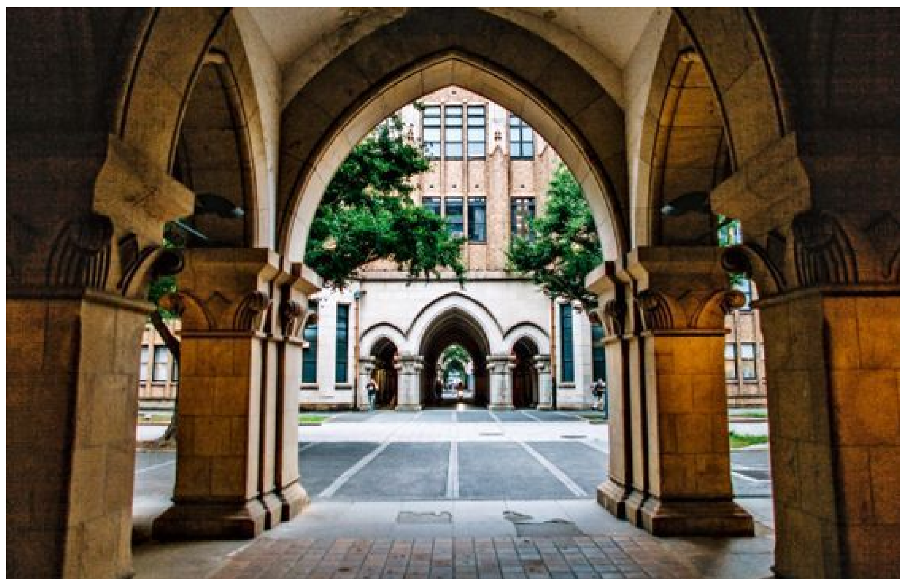
调，赤门内外那程度不一的“高贵”和“成功”。

每年大学入学考试前，都会有考生慕名前来参拜赤门，以求考运。而电视新闻中也总要有关于东京大学本年度考生发榜情况的报道。人人都很清楚，在竞争压力巨大、补习文化盛行的日本，那些成功者和落榜者为求“跨入赤门”，各自都付出了多少。

今天的日本虽已经进入大学的“全入时代”，奈何日本人有言：“只有跨入赤门，才能踏上红地毯。”所谓红地毯，意指日本国会和政坛。众所周知，东京大学是日本这个学历社会的金字塔顶点，其影响力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本人喜忧参半称其为“东大效果”，或者干脆咬牙切齿称其为“东大病”。在日本人眼中，无论投身政界、商界还是财界，东大的毕业文凭实际是开启中上层社会生涯的保证。如此前途，激励一代又一代考生不惜以决死的姿态也要“跨入赤门”。



• 夏天的三四郎池（育德园心字池）。



• 东京大学的校园建筑大多是欧式，宏伟典雅。

校园也是庭院

赤门前面，是长达500多米的林荫大道。那些樟树大多栽于明治年间，与平移15米的赤门同为彼时东大扩张的见证（1903年，为修建医学部的校舍，赤门朝本田通方向整体移动了15米）。而跨入赤门，两旁排列的几十株高大银杏树最为醒目，这就是与赤门同被誉为东京大学象征的银杏树道。

百年前，滨尾新总长为了创造“跨进赤门，使万人正襟的庄严肃穆气氛”，倡议栽种了这些银杏树。树龄已过百年，有的银杏树周长3米，高达十几米。它们沿街而立，每逢秋季，黄叶遍地，覆满整个校园。

东京大学原本是一座没有校徽的大学。1948年，东大选定校徽时，由星野昌一教授绘制的银杏树叶图案从众多应征图案作品中脱颖而出。金黄的银杏叶寓意东大最美丽的一面，另一片银杏叶的颜色则源于东大传统的代表色淡青。这一图案被广泛使用在东大的出版物和学生证上。有人说，银杏树让东大真正拥有了超凡脱俗之美。

东京大学刚成立时，本乡校园内只有原东京医学校遗留下来的若干校舍和位于校园中部的一处日本庭院。直到7年后，东大的第一栋建筑——法学院馆终于落成。此后，工学院、理学院、图书馆等仿西洋式建筑相继建成。其中4栋还围合出一个宽大的前广场，面向赤门敞开。随着建筑密度不断增加，本乡校园的中心位置上形成了第一条东西向的轴线。这条轴线的焦点，正是东大的标志性建筑——安田讲堂。

安田讲堂于1923年2月动工，仅仅7个月后便发生了对东京造成毁灭性破坏的关东大地震。东大也在劫难逃，赤门虽安然无恙，但震后的本乡校园里到处是残垣断壁，大部分设施遭到重创。这也恰好给了东大一个重新梳理校园空间和建筑的机会。如今，本乡校园内的建筑大多为哥特式古典风格，建筑立面全部采用砖砌，色调基本是深褐色、米黄色和咖啡色。若说一场关东大地震让空间紧凑、风格统一的本乡校园真正成长起来，似乎也并不为过。

有人戏言，或许著名的学府都拥有一个著名的池塘，如同北京大学有未名湖，东京大学有三四郎池。所谓三四郎池，原来的名称是“育德园心字池”，其实是一处日式庭院。这里原本是加贺藩主前田家上屋敷庭院的一部分，向背高低不一，四周树木蓊蔚，号称是有八景八境界之胜境，在彼时江户的诸藩庭院中名列第一。明治时代被捐赠给了东京帝大。之所以改名“三四郎池”，则是因为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小说《三四郎》。

在夏目漱石笔下，乡下知识青年小川三四郎来到东大求学，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一时不知所措。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在三四郎眼前展现开来，在这个让他头疼的世界中，却有他深爱的美弥子。美弥子很美，也很有见地，让人捉摸不透。三四郎最终没能得到美弥子，美弥子临嫁前对他说：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三四郎又想起美弥子寄给自己的那张明信片：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三四郎和美弥子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便是育德园心字池。夏目漱石这部小说对后世的影响太过深远，心字池也就随之变成了三四郎池。

三四郎池位于安田讲堂后面的小山丘之中，茂密树丛之下，有蜿蜒小径环绕。池塘很小，水也很浅，却高低莫测。草木之内，常年不见阳光，布满了青苔。这让三四郎池越发忧郁了起来，仿佛日本文学的一个缩影。也许三四郎池比来往于本乡校园中的师生和过客更了解明治时代年轻人的心绪，时代变了，人也非，或许只有这池水不改旧时颜。

说到这里，东京大学在“红地毯”和商界财界之外，还有更多应该被记住的名字。比如，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再比如，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不过，今天这里的文科气质似乎是以其他方式传承了下来。例如东京大学著名的学生环保组织，就是借三四郎池的名号，命名为“环境三四郎”。



• 建成于1925年的安田讲堂，直到现在也仍然是东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沉淀的历史

三四郎池畔，有一位老者安坐，静静注视着历史悠久的本乡校园和生机勃勃的男生女生。不过，他那个时代这里是没有女生的。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东京大学才有史以来第一次招收了19名女学生。这其实是滨尾新的铜像，从1932年开始守护本乡校园。

滨尾新身为明治维新时代的学界泰斗，素以温和宽厚深得人望。1893年和1907年，他先后两度出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对东大的发展居功至伟。赤门的象征理念，银杏树的栽种，以及安田讲堂的位置选定，皆在滨尾新总长任内立项。

东大校园内的雕像，又何止滨尾新呢？有人说，东大校园内的雕像实在太多，想要全部数一遍难度颇高。从东大的历代教育家到卓有成就的知名校友，都在校园中有一席之地。东大许多院系的创始人是西洋学

者，这完整体现在了那些雕像的西方面孔上。比如工学部2号馆前的雕像是查尔斯·迪金森·韦斯特，这位英国籍爱尔兰专家让日本的机械工程从启蒙走向了成熟。事实上，东大成立之初，专业课的教师基本都是外籍人士，所以东大附属医院的外墙上至今还有圣经故事的雕刻，其意义非凡。

意义非凡的，不仅只有这些外籍专家。除了加贺藩主前田家的上屋敷，东大本乡校园的一部分还曾是水户藩主德川家的中屋敷。晚明遗民朱舜水义不事清，浮槎海外远赴东瀛，被德川家尊以师礼，聘为宾师。朱舜水就在这里度过了余生，将“舜水学”在日本发扬光大，让“水户学派”形成规模，直至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朱舜水仙逝后，葬于德川家墓地，至今东大农学部前立有“朱舜水终焉之地”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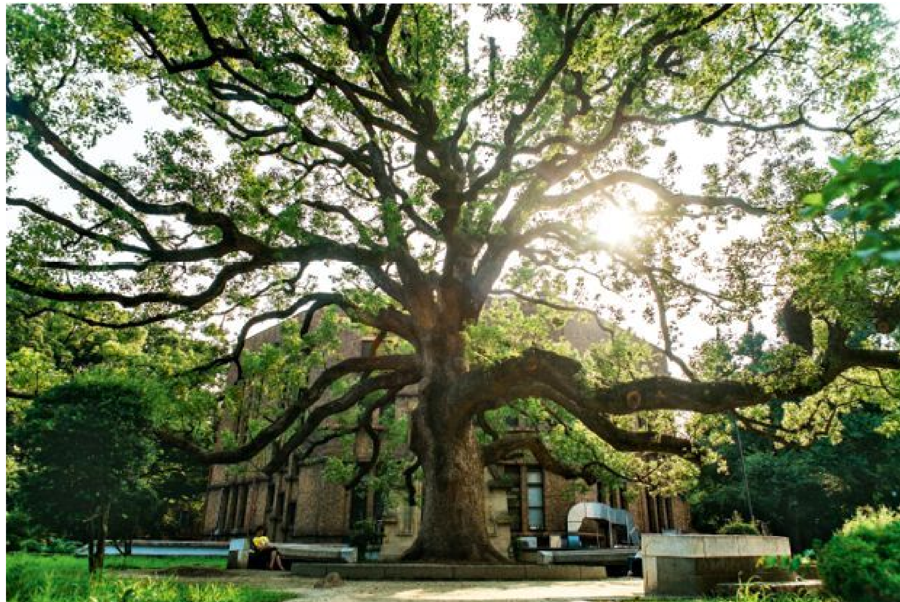
校园的南面有一座春日门，春日门和赤门之间则是怀德门。怀德门畔埋藏着一处砖构造的遗址，那里曾是前田侯爵的府邸，更曾是闻名遐迩的怀德馆。怀德馆，本是前田家为明治天皇到访东京帝大而建造的一处便殿。这里既是西洋馆，又融合进浓郁和风，附带有优美的日本庭园。此后怀德馆一直是东京帝大的迎宾设施。1945年3月，怀德馆毁于美军大空袭。

终于要来到安田讲堂了，其实它就位于滨尾新雕像的北侧。安田讲堂与赤门正对，被称为东京大学大讲堂，是东大的标志性建筑。1922年，安田财团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捐款100万日圆，作为东京大学大讲堂的建设资金。东京大学为此专门组织了大讲堂建筑实行部，第二年即动工建设。建设一度因关东大地震而中断，终于在三年后竣工。

安田讲堂在日本的大学校舍中是独一无二的，与赤门、银杏树道和三四郎池一样，同为东京大学的符号和象征。这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4层建筑，圆形屋顶为钢架，阁楼有8层，其量块化的形式加上哥特式的基调，展现出一种强调垂直性的外观设计，使其成为同时期的代表性建筑。这里曾经迎来过理论物理学大师史蒂芬·霍金，也是每年举行开学和毕业典礼的重要会场。



● 至今还完好保存着的赤门，以超乎人们想象的程度完美地展现着它往昔的模样。



● 校园就像一个都市，是一个不能没有树林和行道树的地方，东京大学内栽种了银杏、榉树、雪松等百十种树木。

现代的味道

无论如何，东京大学的首要身份是日本第一科研重镇。东京大学部

分科系最早可以溯源到灵元天皇时代，实际的来源则是江户时代幕府直辖的几所兰学塾——天文方、昌平坂学问所、藩书调所（后改称“开成所”）和种痘所（后改称“西洋医学所”），这为东大奠定了科学研究和现代倾向的基调。日本战败后，东京帝大于1947年恢复了“东京大学”的名称，废除了神道、日本思想史等讲座，取消了航空、火药和兵器等学科，并将原航空研究所改组为理工学研究所，从而为东大带来了科研的新生。

对科技和现代的推崇，同样体现在东大的建筑上。东大校园内不只有哥特式古典风格砖砌立面的旧西洋建筑，还有大和普适计算研究大楼这样现代风格的最新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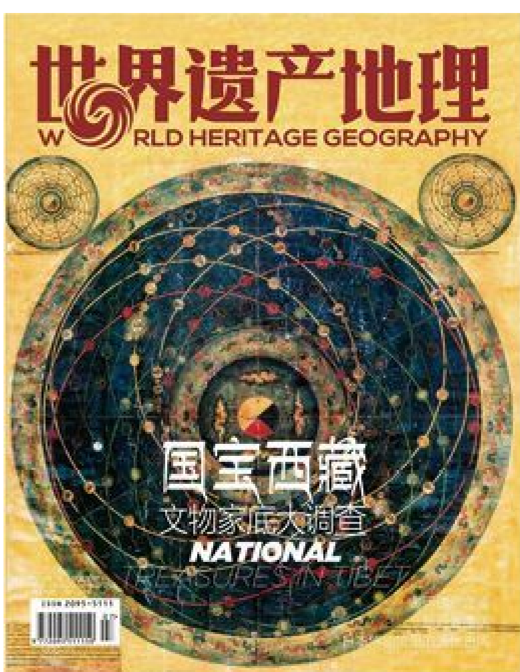
“普适计算”这一概念强调和环境融为一体的计算，而计算机本身则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大和普适计算研究大楼几乎是这一理念的完美体现，只因它的设计者乃是日本建筑界的鬼才隈研吾。隈研吾同样出身东大，毕业于东大工学系研究科建筑学专业。他的建筑作品散发着和风与东方禅意，被称为“负建筑”和“隈研吾流”。隈研吾一直努力探索的理念，是“让建筑消失”，即用建筑设计来消去建筑的存在感。这居然与“普适计算”的概念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谋而合。

一般情况下，这类建筑要采用硬质材料。隈研吾却为大和普适计算研究大楼选择了自然元素，使之呈现出一种流畅、系统的立面。分层布置的外立面精准体现了隈研吾的特点——大楼外面覆盖了一系列面板，这些面板由一根根木条组成。如果自然光穿过玻璃，照进这个精心设计的内部空间，木板层的层高韵律感就会被打乱——这正是隈研吾所要的效果。底层有一条通道，连接着建筑前面的街道和校长会宾室后面的日本庭园。这条公共通道的设计巧妙分散了校园内的光线和气流。如果没有这条通道，光线流和气流会直接闯进木板层。

东京被称为无秩序的都市，古老和现代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在东大校园中修建大和普适计算研究大楼这样的现代建筑，同样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既是缺点，同样也是魅力所在。隈研吾努力将这种混沌实现在同一座建筑中，使之与周围的混沌融为一体。不得不说，他做到了。隈研吾有言：“我希望我的建筑谦逊地矗立在它所在的环境。”他让现代风格的大和普适计算研究大楼成功“消失”在了东大校园中。

而东京大学恐怕也正是如此“消失”在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吧。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国宝西藏——文物家底大调查》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国宝西藏
文物家底大调查
NATIONAL
TREASURES IN TIBET

点此阅读

帝国斜阳：杰出作家与东京大学

日本人心目中，东大学子已是“精英”的代名词。除了政客，还有不少文学巨匠。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就都由此走上了属于自己的旅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两个曾同在东京大学学习的良师益友，又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交集？

撰文/夏榆（本刊主笔）



• 1968年，川端康成在镰仓的家中，这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供图/东方IC

我总觉得东京与川端康成有某种精神联系，就像我觉得京都与三岛由纪夫有某种精神联系一样。由京都到东京，乘坐地铁前往浅草站下榻的旅馆，深夜的东京地铁跟北京没什么差别，一样的拥挤，身前身后都贴着人。不一样的是这里的人更加陌生，不只是面孔陌生，语言和思想

都是陌生的。让我安心的是地铁门上方标识的线路图有汉字，那是我可以认识的。尽管日本人看见这汉字会有完全不同的读音。

浅草，我莫名地就喜欢这个词语，这个具有诗意化的地名在我阅读的日本文学中出现过。午夜走出地铁，在浅草街头行走寻找旅馆时，看见马路边竖立的交通标识有“川端通”，我觉得应和了内心的感觉。冥冥之中，我以为浅草这个地区是当年川端康成先生巡游过的。直到我回家找到川端康成的随笔集《临终的眼》，我发现这感受是对的。川端康成不仅在浅草居住过，还曾在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求学，那是他人生的青春时刻，也是他职业写作开启之时。帝国的斜阳照耀过他，然而他踏上的是属于自己的独特旅程。

川端康成：寄居东京帝国大学的乡村少年

日本作家与东京帝国大学的渊源甚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自杀身亡，写作《人间失格》的小说家太宰治曾被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国文学系除名；写作《我是猫》的小说家夏目漱石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及同校的研究生院；写作《赤光》《璞玉》歌集的斋藤茂吉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也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写作《剃刀》《在城崎》《和解》《暗夜行路》的小说家志贺直哉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后中途退学。著有长篇小说《细雪》《阴翳礼赞》的谷崎润一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然而，同为东京帝国大学学子，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康成的精神传承和情义联结更令人感念。

1917年3月，川端康成在故乡茨木中学毕业，他决定投考东京帝国大学。

从茨木来到东京，川端康成投靠在浅草的姨母家。东京这座繁华的大都会，对来自乡村的川端康成有很大的吸引力。他看什么都新鲜，可是没有空闲游逛东京的街市，而是进入明治大学举办的补习班，专心补习功课，准备参加当年7月举行的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

川端康成的生活道路坎坷，他自幼失去父母，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温暖，没有欢乐幸福。他的性情被孤儿身世所扭曲，深陷哀怨之中。作为孤僻的乡间少年，他决定报考第一高等学校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对蔑视我身体虚弱，智力低能的老师和同学进行报复”。他的计划是投考东京的尖子学校——第一高等学校，以便跻身于培养官僚、学者的全国高等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经过第一高等学校3年大学预科生活之后，他如愿考取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

在大学预科就读期间，川端康成就开始写作。在学校校友会文艺部

主办的《校友会杂志》1919年6月号，他发表了第一篇可以称作小说作品的《千代》，这篇作品与川端康成随后发表的《十六岁的日记》和《招魂节一景》并称为处女作。川端康成在大学预科读书期间，曾到伊豆半岛旅行途中结识伊豆舞女千代，这是他一生中结识的4个千代的第2个。是年10月30日，川端向学校请假，独自到距离东京不远的伊豆半岛旅行。他走后同宿舍的同学以为他“自杀”，便向警察局报告他失踪。这位孤寂的青年，离开繁华的都市，来到景色瑰丽的山村游逛了十几天。旅途中他与美貌舞女等一行巡演艺人邂逅相遇，川端康成与舞女熏子由相互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萌生纯洁的友情。其中的缱绻之情被写入小说《伊豆的舞女》，小说问世之后，引起各界强烈反响，日本文学界给予高度关注，称它为“昭和时代的青春之歌”，被公认为是川端康成文学发展的里程碑。

1920年7月至1924年3月，是川端康成的大学时代。当时日本大学学制是预科3年、大学3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之初，选择了文学系英国文学专业，但他对英文并不感兴趣，对学业不重视，上课时还经常把小说放在书桌底下翻阅。第一学年，他没有参加过一次考试，没有取得一个学分。翌年，他就转入国文学专业。因为转专业，结果他在大学多念了一年。4年的大学生活，川端康成作为大学生，学习成绩平平，但作为新晋作家，却令人瞩目。大学时期，川端康成除了写小说，更多的是写文学评论和文艺时评，这成为他早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川端康成在大学四年期间，因为倾心于文学，奋发疾书，以及热衷于参加校内外的文学活动，他的课业落后一大截，毕业前夕没取得毕业规定的学分。

川端康成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婉谢了去关西大学、东洋大学执教的机会，不找工作而专事职业写作。此时的川端赤贫如洗，常常买不起墨水，将手表典当了才买来墨水和稿纸。向高利贷借款维持生计，经常拖欠煤电气费用，因为交不起房租多次被迫搬出公寓。他一度没有桌子，只好伏在空啤酒箱上写作。1926年，他的第一部创作集《感情装饰》出版后，出版社举办祝贺会，他连一套比较像样的礼服也没有，就借了友人的唯一一套礼服出席了这个会。川端康成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职业文学写作生涯。

三岛由纪夫：在频遭空袭的东京街头奔走

在日本的现代作家中，三岛由纪夫是我接触最早，但接受最晚的。同样是自杀的作家，川端康成依然令我亲近，而在情感上会对三岛由纪夫有排斥。当然是因为他的刚烈气质，他身上散发的国家主义情结，以

及他的剖腹式的自尽方法。这些情形让我在少年时代接触到三岛由纪夫之后一直保持着对他的疏离感。现在看这疏离其实也缘于我们内心的恐惧。我们害怕那样主动、激烈的死亡方式，畏惧那样如火焰燃烧般的人生状态。

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之旅颇为曲折。父亲坚决反对他走文学的道路，但在母亲的熏陶下，他从小爱好文学，写诗作文，16岁时发表了小说《鲜花盛开的森林》以及大量诗作，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1944年9月，他拿到学习院高等科的毕业证书之后，面临第一次抉择：上大学选择什么专业？依照他的兴趣，自然会选择国文学专业。但是父亲反对。三岛的祖辈父辈都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或其前身的法律系而走上仕途的，所以父亲还是希望三岛继承他们的事业，读法律系走仕途之路。当时三岛也觉得战争末期，自己不久也将会被征入伍，选什么系科都一样，他听凭父亲安排。由于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根据当时的“内申制度”，三岛不用经过入学考试，由学习院高等科保送，直接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

他上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既是最大地丧失了文学，又是最大地获得了文学。

三岛将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分为二，一半学习法律，一半醉心于文学。在上刑事诉讼法课时，总是争取坐在教室的最前排，认真听讲；上民事诉讼法课时，他将爱读的小说放在翻开的笔记本旁阅读。三岛由纪夫将战后这种双重生活方式称为“和尚庙里的生活”。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期间，上午上课，下午无课，三岛从不参加课外活动，不沾运动、跳舞、咖啡馆、酒吧的边，回到家也从不复习功课，只是埋头伏案写作，或者阅读他喜欢的文学书籍，全身心沉迷在他喜欢的文学世界中。

1944年9月，三岛由纪夫从学习院文学科毕业，10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其时正处于战争末期，东京频频遭到空袭，物质匮乏。三岛由纪夫经常在随时可能遭到空袭的东京大街上奔波。当时出版非常困难，当局对出版书刊进行严格控制，出书用纸申请的手续繁杂。三岛由纪夫为了通过审查，在出版申请书上填写出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继承皇国的文学传统”，最后得以获得批准用纸，交由出版机构出版。这期间三岛担心东京遭到严重空袭，就天天祈祷，祝愿这期间印刷厂免遭炸毁，让书平平安安地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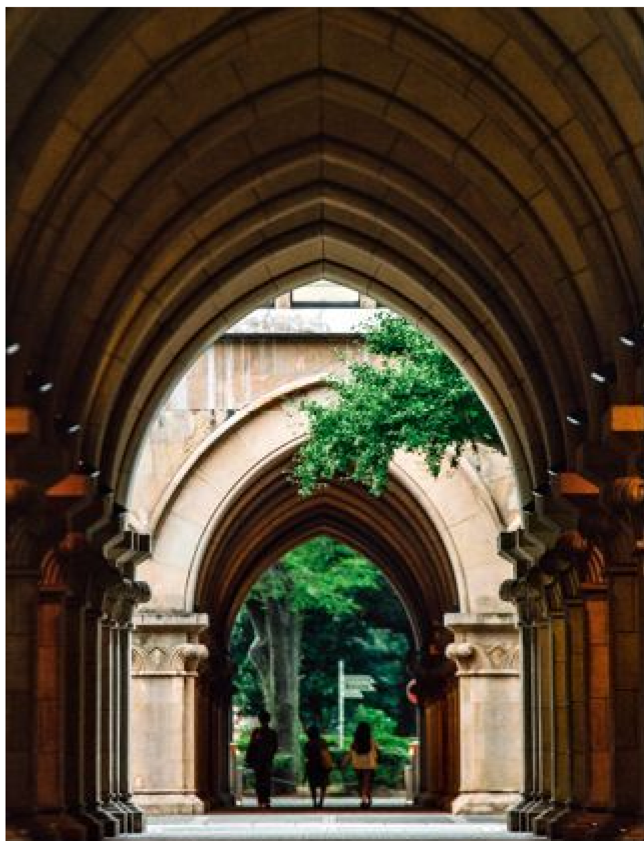
1944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的处女作《鲜花盛开的森林》正式出版初版，印数4000册，在书荒的年代，一周便销售一空。由于是在战时，并没有引起文坛的反响。但三岛明白“在当时形势下出版这类书是多

么异常”，也就“感到随时死而无憾了”。此次出版由父亲暗地张罗，由母亲陪同出席在上野举行的出版纪念会。翌年1月，三岛由纪夫第一次拿到稿酬，他跑到神田书店街，用全部稿酬买了净琉璃和歌舞伎剧本。

1945年，时局进入战争末期。同盟国的飞机在东京上空撒下英文劝降传单。父亲下班途中捡了一张传单带回家里，传单递到三岛手里，带给他复杂的感受。三岛由纪夫所在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校园里开始出现投降的论调，年轻的教授在课堂上暗示性地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此时的三岛如他在小说《假面自白》中所说，“过着自甘堕落、放荡、不知明日的生活，得了坏透了的怠惰腐蚀似的疲劳”。他写道：“对我来说战争胜利也罢，失败也罢，都无所谓。因为我想脱胎换骨”。



• 三岛由纪夫的葬礼在东京举行。供图/东方IC



• 人们经过东京大学大讲堂钟楼下的通道。摄影/王小乐

生死交错：两代杰出作家殊途同归

1941年，日本上空乌云密布，风暴来临。是年4月，川端康成应邀同围棋名手吴清源一起到中国东北出席围棋大赛。在东北旅行途中，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1935～1945年的战争时期，是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10年，川端康成从东京移居镰仓，远避世事，隐居生活。此时他的重要作品《雪国》完成，这部作品出现在战争期间，当时未能引起注意，然而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在日本文坛产生重大影响，《雪国》与战后完成的《古都》《千鹤》成为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品，被赞誉“以敏锐的感受和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1968年，川端康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停战翌年1月。三岛由纪夫从东京到镰仓，上门拜访镰仓文库负责人和《人间》杂志创办人川端康成。当时没有公共汽车，他从镰仓站步行到了镰仓文库，进会客室，目睹室内高朋满座，全是作家、编辑家、出版家。过去只知道单纯的学生和家庭生活，这时才第一次接触到战后文坛的“沸腾活力”。三岛把带去的《中世》、《香烟》小说原稿当面交

给川端康成，其中《香烟》受到赞赏。时隔不久，在川端的推荐下，镰仓文库主办的《人间》杂志留用了《香烟》。三岛欣喜若狂，赶到镰仓文库当面向川端康成致谢，他将川端康成当做良师益友。其后他从学校回家途中，经常绕道镰仓文库拜访求教于川端康成。在镰仓文库编辑部，三岛也得以看到进进出出的作家，观察战后的文学情况。在三岛久盼之下，《香烟》在《人间》7月号刊出。

三岛的作品第一次正式由《人间》推出，进入日本主流文学界。此后意想不到的喜悦接踵而至：《人间》又决定刊登他的《中世》。为了修改原稿，他又亲自跑到镰仓文库找川端康成。《中世》发表之后，三岛由纪夫的创作欲望更加强烈。他接着写出《夜间的准备》，由川端康成介绍交给了《人间》杂志主编。当时三岛由纪夫的唯一头衔是："在《人间》杂志上写小说的三岛"。1947年11月，三岛由纪夫从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经过高等文官考试合格，于翌月进入大藏省，先后担任银行局国民储蓄课课员、大藏省机关报《财政》编辑，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1948年，三岛由纪夫为专事写作而从大藏省辞职，同年11月25日，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假面的告白》，自此开始他的职业写作生涯。

三岛由纪夫进入文坛20年，写作了以《金阁寺》《爱的饥渴》《潮骚》《午后曳航》《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阿波罗之杯》《忧国》《太阳与铁》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仅新潮社一家就出版了他的全集36卷。他的戏曲集《近代能乐》（1956年）曾在一些国家公演，受到欢迎，生前他曾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1970年11月25日，正值创作盛年的三岛由纪夫因为策动兵变失败剖腹自杀，令世人震惊。三岛的死对川端康成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众所周知，他走上文坛，是由川端康成一手扶持起来的，但对三岛的剖腹自杀行为川端康成也只是沉默无言。

"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话"。川端康成曾经这么说。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也突然离开人世，他口含煤气管在寓所自杀。

自杀之时没有任何遗言。这是川端康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3年之后。

（本文写作部分资讯来自叶渭渠先生主编的《川端康成集·文学自传》，也参阅唐月梅女士所著《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在此致谢）


征订 2016年全年（12期）杂志
每期20元 | 共计240元
0755-25934567 (69) / 010-65281005(06)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THE VANISHED MEMORY
消失的記憶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
世界遗产地理

Table of Contents

古城保护，能否看得更远？

北京古城 保护观察

北京四维

王军：古城保护需要考虑土地制度

古镇：向左走？向右走？

戏里戏外的乌镇

穿越时空的乌镇戏剧节

影像再造平遥古城

景德镇：瓷都的彷徨

“洋景漂”在景德镇

古城镇的困境与出路

王晟：古镇遗产守望者

滇之韵：非遗在古镇

新市古镇探源

拯救老屋，那些消失的古村落

消失的记忆：历史街区不完全调查

老区改造：被漠视的开发和保护

保护历史街区是为了文化传承

关于历史风貌的一种查漏补缺

版权信息

世界文化必读丛书：消失的记忆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6©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08294-20160718

最后修订：2016年08月02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古城保护，能否看得更远？

撰文/刘荣

一条中轴线纵贯拥有850年古都史的北京。沿着中轴线徐徐展开，便打开了它横平竖直、街道井然和四通八达的布局。如今的北京道路交错、街巷贯纵、古城与新城并存、历史与现实重叠，是拥有十八区的庞大整体。2005～2015，10年时间，巨变在这座城市中发生。而在繁华盛景背后，拥堵和雾霾等城市病，则躲藏在城市化巨大进步背后的阴影里。发展裹挟着大大的“拆”字势不可当——拥有老北京记忆的街区和胡同，在拆迁中一批批消失。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本年度热议话题。那么如何同时安置好一个城市的古老与现代？2005年的《北京城市整体规划（2005～2020）》或许能给出答案——从“整体”着眼将人类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变化放在“规划”的理性框架中。有关古城保护的思考，早已超越文保范围，向社会和城市的历史深处进发。如果把保护和规划视为整体，就能从工业文明的弊病看到地权和产权的变革，从政策的沿革看到政府公共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与公私权利的矛盾。

如何明确古城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如何清晰地看到公共服务的边界、如何廓清公私利益、古城保护该去向何处?请跟随《世界遗产地理》，寻找答案。



• 2014年3月30日，北京“钟鼓楼环境整治项目”中的北京钟楼湾胡同。摄影/黄小兵-CFP

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整体保护

北京古城 保护观察

撰文/刘荣

2015年秋天，北京国际设计周加入一个新环节——内行人管它叫城市微空间设计，外行人管它叫胡同再利用。这是古城更新的实践。古城保护、旧城改造，这些沉疴已久的话题，在当下提出的意义何在？做法如何？症结在哪？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阮仪三、张广汉、赵中枢和王军等诸多专家学者，希望找到答案。

北京城市规划院院长冯斐菲和她的同行们发现，老北京的传统四合院作为城市微空间，长期充斥杂物、坑洼不平，公共生活正在消失。不过，在旧城改造实践中，也有成功案例。比如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初步改造了史家胡同45号和内务部街27号，又计划改造东四南历史文化街区的另外7个院落，意在恢复昔日气韵贯通的公共空间。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关注北京城市规划和古城保护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出版了新作《历史的峡口》。他站在宏观高度，通过历史研究、政策观察和中西比较，试图将产权和土地制度问题引入，重新认识时代转型中的城市规划与保护的关系。他认为，新首都的规划，也是古城规划保护的契机。

从微观到宏观，行动者们为之努力实践的，是四区九城门围住的北京旧城。这一大片明清时期形成的北京城护城河及其遗址以内的区域，占地约63.8平方公里。其中，二环路内的面积约为62.5平方公里，而德胜门和北护城河地区面积约为1.3平方公里。拆迁与重建、保护与呼吁、探索与博弈……我们所知的旧城的变化，就在其中发生。

如何更好地保住这座有850余年建城史的古都？从一栋建筑到一条胡同，继而到整个城市的格局和规划，这些“旧瓶新酒”的故事，年年在讨论与探索，因为北京旧城保护依然需要完善。



• 2002年12月27日，基本被拆尽的桂公府东路院落里，仍可见拆除工人在挥镐。摄影/王军

发轫：整体性保护的提出

“旧瓶新酒”的故事，首先来自整体保护的概念。

北京于1982年被评为历史文化名城。它体量宏大、建筑壮美，完整地保留着明清旧城的传统特征——“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对称布局。它贯穿南北的中轴线，拥有功能性的城市活水和平整的街巷与胡同路网，以独特的四合院为基本单位；它具有开阔的整体空间和起伏有致的天际线。北京旧城被欧美规划师视为“世界建筑规划史上的伟大杰作”，从街巷到肌理到格局，贯注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对于规划师来说，北京旧城作为规划整体，是比7项世界文化遗产、7309项文物古迹、9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迷人的闪光点。

如果以1982年为旧城保护的一个起点，头10年，规划者吸取了1949年以来首都规划与扩张中“大拆大建”的教训，提出了有机更新模式和整体保护意识，还提出了控制旧城高度。

第二个10年（1992~2002），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经济转型、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政策相继出台。为了给旧城保护和首都发展留出必要的呼吸空间，旧城保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危房改造全面铺开。这些危旧房主要集中在内城的原城墙根一带，以及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朝阳门、广安门、永定门等地区和皇城内外及后三海地区。

这个10年，旧城保护的关注重点，从个体的文物保护单位扩大到整体的历史城区。“历史城区”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1987年在《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即《华盛顿宪章》）中采用的概念，特指在城市中能够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或某一发展时期风貌、历史范围清楚、城区格局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

改造和开发的关系，包括住房制度、房地产经营、整体风貌和基础设施建设也被列入考虑范畴。同时，25个历史文化保护区被划定，占北京旧城区面积37%的文物单位将不再搞开发，违章建筑被拆除，处于南北中轴线上的皇城、后三海、钟鼓楼地区以及前门外的大栅栏、天坛、先农坛等地区连成一片，以传统中轴线为骨架，基本体现出北京旧城的整体格局与风貌。

然而，经济利益和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的诉求，深刻地影响着北京。设计理念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加上房地产业的兴起，一度让旧城保护深陷危房改造之困。据金良浚在《北京旧城整体保护的实践与对策》一文中介绍，仅1990~1999年全市纳入危改范围项目333片，竣工面积1236万平方米，拆除危旧房屋436万平方米，动迁居民16万户。“推平头”式的商业开发带动危改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伤及胡同肌理和城市传统风貌。

在1974年的欧洲会议上，“整体性保护”被确立为城市更新历史街区的唯一有效准则。整体性保护，不是“不变”，而是在“整体”观念下，控制旧城内新建筑的体量和规模，保持历史街区空间的“动态性”。这个“整体”包括历史河湖水系、传统中轴线、皇城、旧城“凸”字型城廓、道路及街巷胡同、建筑高度、城市景观线、街道对景、建筑色彩、古树名木10个层面。

更为重要的是，这帮助北京的城市规划和保护确立下了一个总体思路。所谓“活”的整体性保护，不仅是保存历史建筑物，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民俗和生活生态的维护与延续，这个思路影响了下一个10年。

实践：整体风貌和民生改善

北京旧城保护进入了里程碑式的2005年。

这一年，颁布了《北京城市整体规划（2005～2020）》（下称《规划》），为接下来的15年奠定了具体工作的思想基础。《规划》的修编工程于2004年启动，旧城保护的局面为之一新。20世纪50年代移植于莫斯科的单中心城市结构有可能因此被打破。然而，大拆大建的矛盾依然存在。

这一时期的重点是整体的风貌保护和关注民生。老北京城市风貌保护从一个个单独的建筑，转向了院落空间。皇城和"胡同-四合院"式的传统建筑形态，被列入整体保护的范围。

2004年，为迎接奥运会的召开，旧城保护中的民生改善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旧城平房保护区的煤改电工程（居民的烧煤取暖将改换成电采暖），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旧城区的安全隐患。



• 北京首家胡同博物馆内所展示的史家胡同全貌模型。供图/东方IC

在微观上，旧城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保护，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时，旧城的另一个基本构成单位文物单位开始走自我活化之路，在产权和经营模式上进行相应的探索，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广会馆，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从清朝末年起，湖广会馆的产权一再变化，由同乡会逐步变为董事会，接着成为政府的公产，又被国有单位和企业征用。进入市场经济后，国有单位自负盈亏。2011年，现任湖广会馆馆长霍建庆到任，提出"三楼一馆"的经营模式——戏楼、酒楼、茶楼，加上湖广会馆内部的北京戏曲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作为公益博物馆，承担着教化民众的公益功能。

这种经营模式的探索，是文物保护单位自我活化的典型——将商业经营与文物保护结合起来，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茶文化、餐饮文化和建筑文化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继承和传播——古城整体保护的“活态”气质，在此展示得十分充分。

2010年6月，为了集中力量加快旧城区改造，北京市政府撤销崇文区、宣武区，与老东城区、西城区合并设立新的东城区、西城区。同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成立，市委书记刘淇担任名誉主任，并聘请了17位专家顾问。

2011年年底，钟鼓楼广场酝酿拆迁改造。新成立的东城区政府拟在北起豆腐池胡同，南至鼓楼西大街，东西至钟楼湾胡同两侧，征收房屋。

这一预计三年完成的工程，成为饱受争议的典型案例。何为违章建筑？何为整体风貌？开发商的介入是否合适？文保专家和政府各执一词。而民众则纷纷用相机和画笔前来定格可能要消失的钟鼓楼广场。

媒体与文保界人士发现，这场争论袒露出旧城保护中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尽管已经有了法规性文件——2005年版的《规划》，然而关于整体性风貌保护的理解始终没有得到统一。

是保护旧城内部的文物单位？还是保护作为北京城生活基本构成元素的四合院？是重现明清时代的城市格局？还是维持各个历史阶段真实的民生痕迹和街区风貌？是改善胡同居民的民生？还是维持胡同——四合院的旧有面貌？北京旧城是否应该学习苏州，进行整体保护？如何在商业开发和旧城保护之间画一道安全的界限？诸多项目的改造，比如前门大街的改造，都依然存在保护与开发的擦边球现象。

更令人担心的是，推土机依然保持着强大惯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2012年初，曾为这座城市深深忧虑的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因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旧居，也被拆除。

闻讯赶去的王军，在茫茫大雪中，仿佛一夜回到了北平。而王军发现，10年过去，自己依然在面对被拆迁的故居。

30年旧城保护道阻且长。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 胡同博物馆内成列的胡同建筑模型惟妙惟肖，十分逼真。供图/东方IC

一种声音：规划契机与产权探索

一百多年前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引发了东方文明对自身的怀疑。而意识形态主导的大拆大建、工业文明的弊病、政府公共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与公私权利的矛盾，则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城市化，每每引入尴尬两难的局面。

规划上的冒进、保护上的疲软，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近代化城市的出现，改变了农业社会的观象授时，并对政府的公共化服务提出要求。王军发现，权力的合法性与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直接相关。而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文物保护作为公共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税收支撑，而税从哪里来？

通过长期调查研究，王军向文保界和城市规划界，更是向政策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思路——城市、交通拥堵、故居改造、雾霾，或许都与产权、公私利益关系及治理模式的调整相关。修路、治污、管理市容、建造公共绿地等，增加着市政维护的成本，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增值。体现在公共设施和文化遗产周围高涨的不动产价值，成为不动产所有者的财产性收入。那么，如何回收政府投入的钱？其中一个重要办法是学习欧美征收不动产税。而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土地国有，居民房产使用权只有70年，不动产税的征收，需要改革城乡的土地政策和产权制度。

不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征收不动产税也还在酝酿中，但是对于古城保护的新探索，民间和政府两方面的行动已经在路上。

2015年11月10日，阮仪三在《文汇报》上，把京杭大运河另一端的扬州所获得的经验，推向全国。扬州有70%以上属解放前的房屋建筑，而全危房、局部危房约占总量的20%，旧城

中破旧拥挤、环境杂乱、配套设施缺乏。依恋老城小巷的扬州民众，遵照政府颁行复建“房顶高度”、“屋檐宽度”不得逾越的红线，采用政府补贴和居民参与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老城改造和古建复建。符合条件的居民只要按照要求对民居进行修缮，每户最高可享受政府2.5万元的财政补贴，特困户所享受的补贴最高可达总投资的70%。近几年共有570户居民对老房子进行修缮。这其中复杂的房产权、租用权等政策问题，尚待政府解决。





• 2015年9月23日，“旧城历史街区：保护、更新与社区参与”国际研讨会举行，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内务部街设计活动启动。此次活动也是这次北京国际设计周的一部分。供图/东方IC

地处南方的扬州，或许能给暂时无法征收不动产税的中国城市一个启发，少许的投入，换来的是民众自发修缮和长期维护，长远来看是助益了公共服务，也节约了市政维护的成本。

在北方，居民以保护协会的形式进行筹款，拯救古城建筑。2014年，北京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成立，这一协会开创性地由居民、产权单位、辖区单位组成。北京城市规划院院长冯斐菲，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创始人何戍中都是其顾问成员。以挽救胡同风貌，改善胡同民生为宗旨的年度保护计划启动。一个是47号院临街房屋瓦面恢复——大板瓦恢复为旧有的小灰瓦，通过民间资金筹集，重现原有的胡同四合院的格局、样式和工艺。一个是“挽救”45号院与43号院的垂花门——筹集资金近7万元。产权单位只分担基本维修费用，垂花门复原的资金由协会通过辖区单位、外围社会资源、政府专项资金等渠道，筹集款项承担。

从现实回到历史，历史上每一次时代转型时，都是调整城市结构，进行城市改造规划的重大机遇。王军说：“国民政府北伐后定都南京，迎来了抗战之前的十年黄金期，南京的《首都规划》给我们启发，大发展时机面前，是一个调整城市结构的最好时机。对于一个城市的成长，城市结构就像骨架，很重要。”

经过民国时期孙中山的改革，计划经济时代的改革，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至今，每一次时代转型，促使中国的改革步入深水区。“决胜的时刻到来——公私关系之再造、地权契约之重建，邦本所系，正在奋力推进之中”，王军在书中写道。

2015年，为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近日在通州建设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初步方案已经明确。为了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引导产业和人群分流，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这是关键的一步。而专家们更关心的是，这次机会是否能助推北京旧城保护，因为整体规划和保护从来不可或缺。

未来如何，拭目以待。

（感谢受访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阮仪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张广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赵中枢，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编委王军。）





ntemporary
ation
Building Heights
现状
Contemporary
Situation





● 图1 北京茶儿胡同19号的大栅栏四合院里艺术家用摄影反光板组成的“泡泡”作为四合院的天棚。摄影/麦田-CFP

● 图2 2013年，北京国际设计周在北京多个地区亮相，“大栅栏更新计划”项目吸引了外国专业观众的关注。摄影/麦田-CFP

● 图3 2011年，北京大栅栏（西街）“设计之旅”新街景项目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在一座大杂院改造的展厅内，现代的装置艺术安放在古老的院落和房间。供图/东方IC

● 图4 人们在北京大栅栏的创意展中游览。摄影/金闻-CFP

北京四维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出了四九城，不见老北京”，老北京城的变迁，不是一朝一夕间形成，也无法用一时的价值观点去论定。我们选取了北京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的四座古老建筑，或街道、或文化区。在这里，有公私产权问题、有拆迁建设问题、有建筑活化再利用问题、有古城风貌整体维持问题，我们在碎片化的、有限的细节里，试图去记录变化中的老北京城……



• 湖广会馆里每逢演出都高朋满座。供图/全景图片

西：海淀镇彩和坊45号

——清代老宅易主的故事

苑家老太快要不记得，海淀镇的夕阳怎样从双关帝庙落下，又怎样从萨利宅院升起。这太阳往复三百年，满清过去了，民国的日子都要到头了。

旧式商人家里长大的女子，看着老宅子里满地的碎砖，有时不免起思古发幽的鬼神之念，偷偷想象那个死了已经很久的著名阉人——这老宅子的开基之人。

传说里总有他冷森森的咳嗽，磕烟袋的样子，搭起老佛爷的手，低头哈腰像一只虾。神气的时候很神气，腰板硬极了，人人都喊他九千岁。四九城里到处是他的产业，这海淀镇就有3处四合院都在他名下。海淀古镇始建于金元，兴盛于明清。那时，慈禧太后当政，大太监李莲英得势，一人就让这镇子红遍了北京的西郊。

彩和坊24号的李家私宅，建于清光绪末年，刚建成时委实气派。古镇离皇家园林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很近，连慈禧太后都来过这宅子，可见其风光。

苑家老太的家族也有读书人，据说那书上写这宅子：“西路为住宅，东路为花园，院内假山、翠竹、亭榭一应俱全，俨然一个二品大员的宅第。”

后来，太后和满清都没了，一个大家族没落下去。头些年，屋子里住的还是李家人。这宅子虽是李莲英的产业，却多是李莲英的侄儿占着，也有人说是他干儿子。

李莲英有个弟弟，叫李连源。李莲英在宫里有手腕，对亲戚们还是有情有义的。出宫之后，众多的宅院都留给了亲戚，这座小院就归了李连源和他的儿子李瀛洲。

有趣的是，在这位满清权贵家门下，居然出了一个投身早期革命，反君主制追求民主的人，就是这李瀛洲。他同几个革命党办过一本短命的杂志叫《民声月刊》，宅子的外院就是当年杂志社的社址。

苑家老太的家族接手这宅子时，不过是个普通的商人，不过，皇帝都被关在紫禁城里，太监家又有什么不敢住的呢？这时的宅子里，屋子明显没有以前亮堂了，但大户人家的架子却还端在那里。苑家老太在这屋子里长大，出落成少女。后来革命打响，宅子充了公。

又过了些年，苑家老太一家搬走，走时她往屋子里看了又看，想那大太监李莲英走的也是这条自东南向西北的御道，背影是不是也这么失魂落魄？不过，世间事如此无常，人一拨拨地生了又死，来了又去，钱财这种身外物，又有什么看不透的呢。也不过是“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罢了。

老宅命硬，一直留着一个陶烧的青砖悬山式的一字影壁。嵌有大幅牡丹团花和喜鹊砖雕，三面还镶嵌有梅兰竹荷等镂空砖雕作为边框，富贵精美。当年“文革”破四旧时，这个影壁岌岌可危。为何留到现在？因当时有人爱惜文物，偷偷把影壁用黄泥糊了，写上了“毛主席万岁”。

又过了些年，这里平地起了一个广场，叫做中关村广场。大拆大建将海淀镇几乎夷为平地，周围全都盖起了高楼。在高楼之间，只有七八座宅子还顽强地挺着，李家私宅因为是海淀区拆迁办所在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99年，政府公布这座宅院为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次年，海淀区卫生局投重资进行了全面修缮。然而，这屋子既没有被当成景点，也没有回到苑家老太一家人手里，而是变成了一家叫做潮江春的高级会馆。那些年房地产行业气势汹汹地就起来了，政府把老宅的使用权往外卖，换来不菲的财政收入。

2004年，会馆扩建，在原有旧院的东边修建了四进新院。大门本是坐东朝西，进门后南侧为车马房，现尚存三进四合院落，东跨院原为花园，现无存。新会馆以长廊为界，分东西两路。其中西路院落是老院子，那棵陪过大太监的老树还在。东路的院落是新建的。后来苑家老太每临大日子，还爱拉着家人在这里坐一坐。嘴里吃的是潮江春的菜品，心里泛的全是往日的

回忆。









• 图1 改造前的智珠寺。供图/CFP
• 图2 智珠寺里的当代雕塑。供图/CFP
• 图3-4 智珠寺内除餐馆外还设有画廊和会议场所。供图/CFP

“净竹”、“玉兰”、“海棠”、“紫薇”老四院，偶然会在梦里浮现起来的，谁少女时代不像花儿一样？东院新盖的“泽春”、“清夏”、“生秋”、“冬意”四院，也颇有古意，四时流转，日久弥新。潮江春今日的讲究，竟像是把李莲英当年的排场借了过来，一应古色古香。不过，商家没有破坏老屋，客人在新屋里吃饭，还是将老屋保护了起来。

东：智珠寺 洋为中用

——古寺的文保之变

故宫东北角、景山东沿，北京沙滩北街，古建筑密度极高。海归客王楠楠最喜欢来这里。

王楠楠信佛。他知道，一座曾比雍和宫名气还大的古寺藏在这里。这座古寺距故宫东北角楼仅500米。智珠寺，昔日的智慧之寺。在大明朝它所在的区域是永乐御用印经厂，后来改建成3座寺庙，自东向西并列，分别为智珠寺、法渊寺和嵩祝寺。其中，智珠寺规模宏大，分三路，中路前后共五层殿：山门殿、天王殿、无量殿、大雄宝殿和后殿。

“智珠寺”三字得名于“智珠在握”，为乾隆皇帝钦题。康乾盛世时，智珠寺和相邻的嵩祝寺以及法渊寺是北京城内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圣地。《大藏经》的刻版最初存放地和首印地都在嵩祝寺，因此前人又称京版《大藏经》为“嵩祝寺版”。

在比利时住了8年的王楠楠，正在做一本美食杂志。古寺里藏着一所著名的高档西餐厅，一大面红墙藏住了青灰色调的正殿，褪色的大殿墙体和裂纹的立柱横梁写满沧桑。天王殿里的餐厅内饰是现代风格，人均消费800元，美味的法式布丁足以秒杀王楠楠的胃。已经被改建成六进的智珠寺，还扩建了酒店，2000元人民币一晚。正殿后面是现代风格的陈列室，各种沙龙都在这里举行，后现代的红色喇嘛雕塑陈列在大殿前，灯光的情调独特微妙，王楠楠上一次参加“中法文化交流之春”活动，是在两年前，地点就是这里。

智珠寺如今的面貌变化，全因一个比利时人。2007年的一天，比利时人温守诺在一片民房里偶然发现了破败已久的智珠寺，在这里听到了关于它的故事，于是他决心复活这座古寺。

古寺命途多舛。1949年后，北京的3000余座寺庙多转为民用，包括智珠寺。1950年代，嵩祝寺及智珠寺、法渊寺被迫停止宗教活动，投入生产。嵩祝寺成了北京市盲人橡胶厂的厂房……1960年代，智珠寺正殿曾发生大火，整个殿宇被熏黑……1984年5月24日，智珠寺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同牡丹集团合并，三大寺被牡丹集团的下属单位开发为“牡丹园公寓”，但该地产变成高层烂尾楼……1996年6月在寺内发现清朝中期的绝版古建筑彩画，色彩仍然鲜艳……

2007年，适逢王楠楠回国。这一年，温守诺为解决智珠寺的保护与修缮问题，与北京市佛教协会参照“谁修缮，谁受益”的文保政策签订协议，取得经营使用权，进行“保护性使用”。

这场费时5年的修复工程始于次年，期间王楠楠路过智珠寺多次，亲眼看到头发泛白的温守诺头戴安全帽，蹲在一片瓦片和木头中间安安静静地，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后来，王楠楠和温守诺熟识了，偶尔还会聊聊比利时的啤酒和巧克力。

温守诺带领自己的东景缘集团团队，与专业建筑师、建筑公司及勘测人员不仅修复了古寺建筑，还选择性地保留了寺庙中部分上世纪各历史时期的建筑，在当时算是一个较为正面的“样板”。尤其是在2012年5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在京揭晓，智珠寺古建筑群成为中国地区唯一荣获此奖项的保护项目。联合国的颁奖评语说：“这项由私人部门发起的浩大工程，始终坚持尊重古建本身各方面的历史价值与建筑成就。参与其中的工匠和画师，以其专业技能高质量地完成了对180块木制彩绘天花板的修复工作。”



• 湖广会馆里的大戏台。供图/全景图片

然而，获奖后的两年，针对智珠寺改建为高档餐饮会所一事，争议不断，有媒体质疑它无视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争议点还在于它的守护者和经营者都是一位外国人，古建筑活化是否合法？应该如何去做？用以公益还是用以经营？政府出让使用权是否合适？类似的事情，王楠楠在欧洲见得多了，但是在中国，这似乎还是一个探索。

两年多的持续关注，让一些事实得到了沉淀。东景缘集团在智珠寺内开设了西餐厅、画廊和小型旅馆。其中西餐厅菜品虽然价格不菲，但并非高端会所，面向所有顾客开放。除去用餐高峰期或包场时段，公众即便不就餐、不住宿，也可入寺参观。

经过2015年1月的短暂停业整顿，如今智珠寺又重新开业，这里依然集餐饮、住宿、会议、画廊于一身。巩俐、张曼玉、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等名人都曾光顾此地。王楠楠更把自己的朋友圈都搬到这里来，中午的特惠套餐很受美食爱好者的欢迎。大概，舆论对这座600年老寺的包容，正在慢慢形成。

南：湖广会馆 大戏两百年

——三位一体的公益空间

1807年，宣武区虎坊桥西南隅起了一间大宅，成为湖南、湖北旅京人士联络乡谊的同乡会馆。这座宅院至今已有208年历史，东为虎坊路，北临骡马市大街，南接北京市工人俱乐部，西靠居民住宅区。现门牌为虎坊路3号。

红色的“北京湖广会馆”嵌在灰砖墙上。今日，总有人和朱红色的大门合影，麦子就是其中一个，五年前，她的婚礼在这里举行。门前照例立着几块演出的牌子，有时是天津鼓曲，更多时候是京剧和相声。此处是北京按原有格局修复并对外开放的第一所会馆。往里走几步，进去是湖广菜馆，平行的就是大戏楼。这里曾被誉为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建筑之一。

南城多会馆，也多书馆，湖广会馆是合二为一。麦子是票友，这里留有很多她和爱人的记忆。道光十年（1830年）湖广会馆增建戏楼，近代百年，梨园名角如谭鑫培、梅兰芳、陈德霖，京剧名票王直君，都曾先后在此登台献艺。戏剧界文化界荟萃此地。在全盛时代，比麦子更狂热的前辈京剧票友们，组成“赓阳集”票友会，常在大戏楼排演。



• 湖广会馆楚畹苑园厅里的热闹景象。供图/全景图片

听麦子的爱人说起，此地最初是一个鬼宅。房主正是明代赫赫有名的首辅张居正。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神宗下诏夺去张居正的封号和赐谥，五月，张宅被查抄，饿死了十余口，冤死者众多，就开始传说有冤魂出没。

当然，另一些大戏，则是来自正史。清代朝臣叶名琛两兄弟将该宅捐作湖广会馆。据史料记载，乾隆嘉庆年间，两湖漕运与盐运发达，湖广商人富甲天下，更是官场上的活跃力量，历

任权臣都在这里居住过。才子纪晓岚就住附近，自然是常客；湖南人曾国藩，就不用说了。

这里也是近代大事频发的舞台。经常有文人政客在此聚会。1917年，梁启超曾在馆内作《变法之纲领的演讲》。1925年，马寅初也曾在此作《中日英经济关系》的演讲。

新中国成立后，会馆制度被废。最初这里保留了产权，成立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取代馆长、同乡会董事行使管理职权。直到1956年会产才变成国有资产。两年后，会馆的功能继续变化。第二道路工程公司部分征用了湖广会馆办公。1978年，市政二公司部分征用湖广会馆办公。此后又变成制本厂，持续至1989年。

1984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湖广会馆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12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开济提出，修复北京的旧会馆改为戏剧博物馆。此建议一出，一呼百应，首先择定湖广会馆。1991年，湖广会馆的整体修缮开始，直到1993年完成。



- 北京钟鼓楼及周边待改造区域。钟楼湾胡同部分已被拆迁院落。供图/CFP

10年后，北京湖广会馆大戏楼重新开张。重修后的会馆维持了原有风格，整体建筑古朴幽雅，面积达2800平方米。一年后，作为北京市第一百座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在湖广会馆成立。馆中收藏品有享誉海外的“四大名琴”，这是京胡制作大师史善朋先生根据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艳秋、荀慧生四位艺术大师的嗓音条件和演唱风格而量身定做的。

市场经济时代，国有单位自负盈亏。湖广会馆失去了往日同乡资助的来源。2001年，现任馆长霍建庆明确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三楼一馆”的经营模式。又过了4年，麦子冲着这里好吃的湖北菜来了，又迷上了大戏楼。

湖广会馆集“戏楼、茶楼、酒楼、博物馆”为一体，为顾客提供国际化服务。还有麦子最爱的京剧、昆曲、曲艺、相声和“赓扬集”票友等活动。老建筑中的文化景观与饮食文化，得以存留。文物保护靠自身经营盘活，又没有失去公益价值，是现存较成功的一次文保尝试。

北：钟鼓楼广场 胡同里巷

——拆不掉的历史风貌

冬天的北京，鸽灰色天空低飞过一群鸽子，擦过钟鼓楼的檐角。

在旧鼓楼大街的铃铛胡同吃完一顿炙子烤肉，我和摄影师朋友步行去看钟鼓楼。朋友认得养鸽子这家人，是草场北巷李家。每日，生活在钟楼湾胡同的居民们，除了能看见鸽子，还能听到晨钟暮鼓，混杂着700多年的老北京记忆。

元明清三代，钟鼓楼广场尽职尽责地报时，提醒着文武百官要准时上朝，并告诉普通百姓休息和劳作都要符合自然规律。它当时的位置就在北京城的中心，屡毁于大火，而后重建。其中，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重建，确立了其位于都城南北中轴线北端的地位。钟鼓楼在清代历经修复，所见到的鼓楼建于明代，钟楼则建于清代。

1984年，国家拨款对钟鼓楼进行大规模修缮，1986年成立钟鼓楼文物保管所。今日的钟鼓楼，一前一后，相距不过百米，一改钟鼓楼左右对峙的传统。在中国的其他古都也有钟鼓楼，鲜有完存的格局，北京的钟鼓楼广场就是一处。1996年，钟鼓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对外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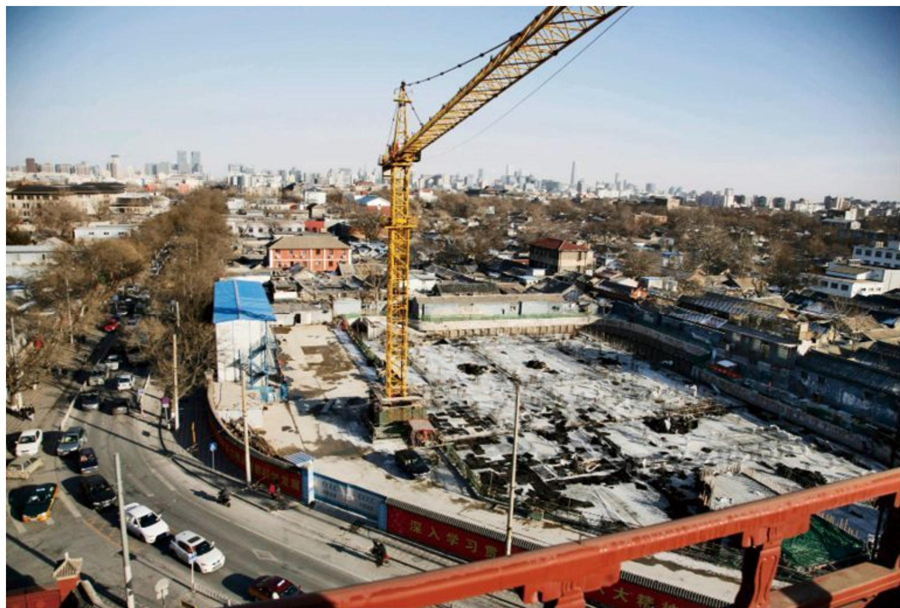
信步于今日的钟鼓楼西广场，只见满地是齐崭崭的青砖，已不复明朝的样式。钟楼高远的墙头长出萋萋芳草。附近的居民在广场上踢毽子，一日游的外国游客兴奋地摁着快门。

沿着钟楼湾南两侧胡同向前走，民居已经明显向内拆了两三米，被粉刷过的外墙边上成为停车场。部分居民迁往德胜门，一两户倔强的“钉子户”有些突兀地凸在道路边，墙上留有一些对抗拆迁的
内容。

钟鼓楼地区并不宁静。2011年6月11日，北京中轴线申遗工程启动，纳入国家预备申报名单，预计将在2013年实现申遗。随即，东城区政府对钟鼓楼广场周边地区进行整治拆迁。以呈现钟鼓楼原貌为由，拆除“私搭乱建”的建筑。

我们绕过钟鼓楼广场，来到北广场。2011年开始陆续启动的拆迁痕迹，出现在整个钟鼓楼广场，4年不到的时间，著名的姚记炒肝店背后，店铺全部空了。钟楼湾胡同两侧，著名的“疆进酒酒吧”和杂家酒吧，都已经搬迁不见。

过去，钟鼓楼地区富有平民气息的胡同文化风貌，一度是老北京城中轴线上最具特色的存留。2002年，清华大学和一家外国组织曾对钟楼湾一侧的院落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发现其中钟楼湾58号院、60号院都是100多年前清代的建筑，尤其是60号院，包括屋瓦、结构、彩画都保持着光绪年间的基本形制。



• 北京钟鼓楼及周边待改造区域——鼓楼下的时间博物馆工地。供图/CFP

从北广场向北，是豆腐池胡同。胡同口挂着一幅地图，清晰地标明了此处的变迁，清代属镶黄旗，而今，从西往东依次是东城区职工大学，宏恩观和杨昌济故居。胡同两侧的风貌完整，自行车、摩托车和小汽车，安静地停在四合院门口。

钟鼓楼改造引发争议，争议的声音来自包括中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在内的学者。反对者认为，钟鼓楼地区应该进行整体保护。因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要注意整体风貌、历史格局和肌理。不应该采取迁移原住民，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

这一区域位于世界遗产故宫的缓冲区内，又处在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同时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钟鼓楼的核心保护范围，其整治不但应该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公约》以及《保护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还要遵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及《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这个冬天的下午，钟楼背后明显有修旧如旧的痕迹，娘娘庙高高的台阶上，不再坐着摇滚歌手，而是睡着一个流浪汉；北广场上都是遛狗的老年人。拐进草厂胡同，路两边也是刷过的灰漆。朋友带我走进一家20世纪60年代兴建的大杂院，里面有一块古碑刻，如今成了这户人家厕所的外墙。钟鼓楼的生活痕迹依然，因为多方博弈，钟鼓楼广场的整治搬迁工作已经停止。但老城命运如何变化，不得而知。



- 居民在改造后的钟鼓楼广场区域遛狗。摄影/刘荣

王军：古城保护需要考虑土地制度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李莲英故宅、智珠寺、湖广会馆、钟鼓楼广场，这些或成功、或失败、或充满争议的遗产保护背后，我们不禁发问：政府为何总是看起来缺乏经费和动力来做文化遗产保护？拆迁重建的宿命为何一再在城市出现？怎样的方式能集结官方和民间的最大保护力量？在北京市政府东迁的背景下，新城建设与古城保护之间有哪些矛盾？带着这些问题，《世界遗产地理》对王军进行了专访。



-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副总编辑，北京市第十一届政协特邀委员，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历史的峡口》。供图/王军

不知道有多少记者和王军一样，人生哲学问题在20多岁的大学时代已经解决了——找到一个毕生关心的问题，钻研下去。从《城记》开始，起初仅仅是基于社会道义、北京情结和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敬意，对北京旧城保护进行关注报道，再后来，他的足迹从《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到最新出版的《历史的峡口》，越走越远，走到一个宏大的领域中。

中国城市化的剧烈变迁，包括北京在内，一刻不曾停歇。常年在第一线用脚丈量变化的王

军发现，复杂中国世相的多面，仅靠历史寻踪和文化诘问不能解决疑问。所以，他一边向历史和书本深挖，一边远走海外城市取经，一边观察国家经济、土地与房地产政策的动向。长期关注现实的王军发现，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城市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场”，零碎分散的现象背后，是绝对不可能孤立的本质，身边所有的城市矛盾和社会问题最终都源自一个问题：社会该如何组织？

在王军眼里，古城保护和城市治理、基础设施搭建、低价拆迁、雾霾和拥堵等问题一样，都与土地产权、公私利益关系及治理模式相关。

Q＝《世界遗产地理》

A＝王军

态度：古城保护必须遵守法制

Q：这几年争议最大的就是钟鼓楼广场改造，政府说改造是为了中轴线申遗，而拆了重建是为了平衡多方利益，比如有些常住胡同的居民就是想要拆了住楼房，怎么办？

A：钟鼓楼广场改造计划，本意是要把广场修整扩建得大一点，恢复明朝时的建制，清理钟鼓楼广场两侧的钟楼湾胡同。现在基本上达到一期目标了。

但是要明白一个前提——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古城区。有些居民希望拆了胡同住楼房，但是“拆”法律是不允许的。现在的古城保护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法制的问题。之所以出现各种有关拆建的争议，就是因为历史文化保护区没有把古城街巷全覆盖。

我认为应该全覆盖为一个整体保护区。根据2002年住建部颁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5年颁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05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整体规划（2005～2020）》，北京的古城保护区也已经圈定，保护区内外都需要进行整体保护。现在的关键是，这些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央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规划，能不能在北京得到支持和实现。

Q：老北京古城保护已经有法律规范性文件和规划出台了？

A：2005年的《北京城市整体规划（2005～2020）》里不仅提出了整体保护，而且里面的保护机制设置得很好，提出要改革住房机制、明确产权，鼓励当地居民按照土地规划的要求进行自我更新和改造，成为保护的主体。这在中国规划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过去很多规划没有主体，现在有了。我得到消息，禁止拆迁老北京旧城，整体保护这件事，2017年要立法，2020年要施行。

Q：对于古城保护，除了政府立法和执行落实，民间社会有没有自发寻求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A：史家胡同街道办事处建设了一个社区的文化食堂，官方的参与力量是街道办事处，民间的参与力量是基金会。建好之后大家说建成博物馆，一下子产生认同感和凝聚力，成立了史家胡同保护协会。这个博物馆就成为大家讨论公共事务、社区参与的平台，于是导致一系列民生方面的变化。我认为史家胡同的成功改造，很有意义。

在北京这么多年，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民间社会各界力量呼吁保护，对抗官方的强拆。比如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的保护，同时搭建了公众参与的平台。我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莫过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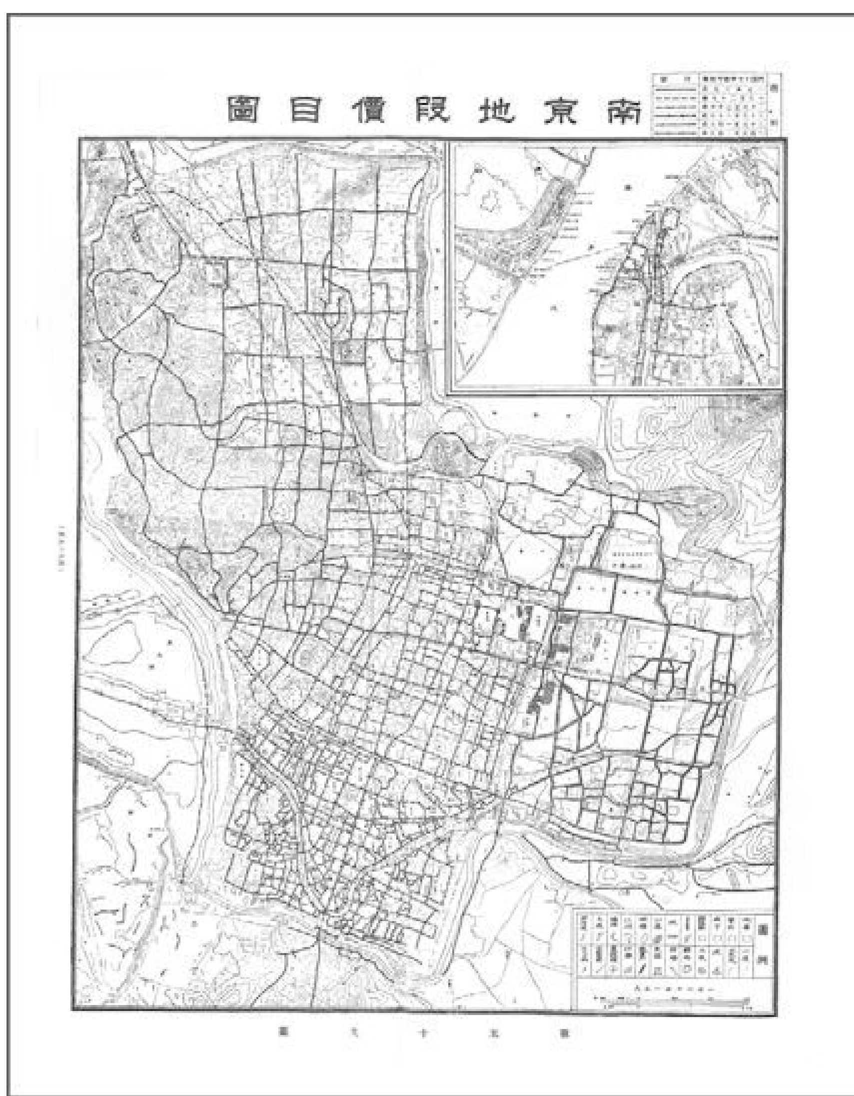
Q：在改造和保护古城时，需要注意什么?

A：老北京城从规划时起，就特别注重有机的整体性。北京缺的是优质的互动空间。看一个社区好不好，要看它有没有公共空间。今日我们的公共空间只有公共厕所和浴室。

如何能够通过重塑公共空间，让城市血液和气脉能够回归并且贯通？所谓的文化遗产复兴，不只是物质形态的复兴，应该在使用功能上依然成为一个沟通的空间。我很想念那些失去的寺庙。你看过去的北京城，宗教空间星罗棋布，在全世界也是最突出的。几乎每条胡同一两个寺庙，这些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沟通空间。大栅栏改造做得还不错。西城区有关部门在改造大栅栏之前，曾经征求我的意见，我劝他们不要动。我曾拿着《乾隆京城全图》做调查，这张古图里面有很多寺庙，很庆幸，我去看的时候都还在。

探索：变拆迁为契约

Q：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古建筑变成了餐馆和会所，古建筑的活化没有其他办法吗?



● 民国时期，南京的地段价目图。供图/王军

A：其实像智珠寺这样的，外国老板包下来，好好修缮和保护，里面还可以住人和使用，这事儿本身没错。不同意见的产生，无非是认为没有用以公益，而是给有钱人消费了，这点可以理解。

其实私人保护古迹的例子很多。就像南锣鼓巷有个七号院，老板买下来四合院的产权，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去修缮，改造采暖和地下水，变成四合院旅馆。可谓是“保护了文化也发了财”，这没问题。

鼓励私人资本进入，把产权或使用权卖出，来解决修缮和保护问题，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政府在使用公共服务来保证文物的投入这一点上，存在顾虑或者动能不足。

Q：为何政府在加大对公共服务投入和保护文化遗产上动能不足？

A：问题根源在我国现有的土地政策上。这直接导致我国的公共服务所带来的社区和城市的增值，没有办法通过税收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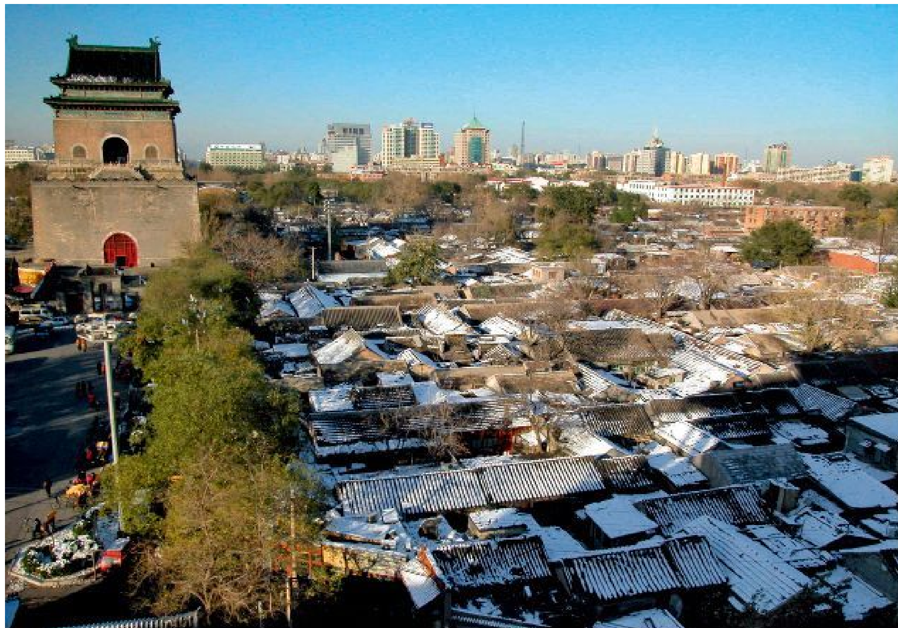
在发达国家不是所有地段都有火车站和图书馆，那么靠近这些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的周边社区，拥有不动产的居民，他们的不动产是可以增值的。而政府则通过对这些增值的不动产进行收税，实现财政收入上的增长，然后更好地投入公共服务的改善，这就是一个正循环。

美国人很愿意把自己的街区申报为“历史街区”。因为申报成功后，全区的人可以固定5年内税收不增长，所得可以用来保养房屋，政府甚至给予补贴，一起把这个街区按照遗产保护的规定来修复。这样一来，业主肯定很愿意。这些价值是可以评估的，欧美都有专业机构来评估文化遗产所在的历史街区。政府也乐见其成，公共服务本身就包含着文化遗产保护，更何况还能产生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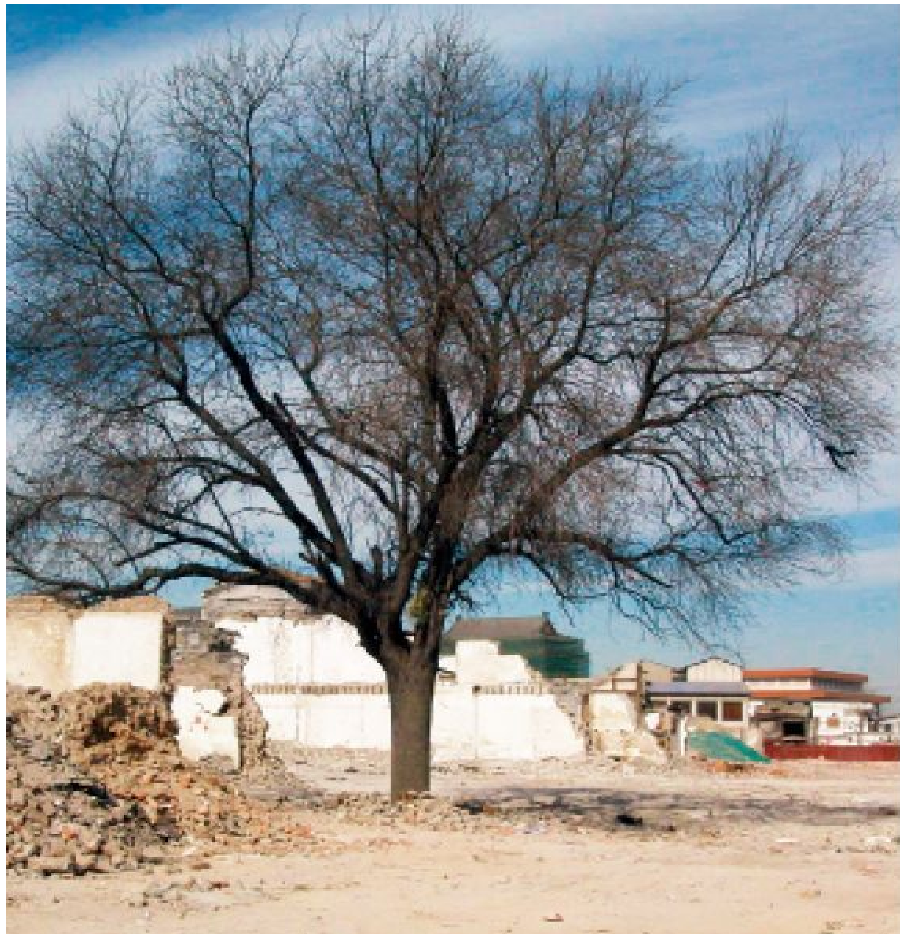
在我国，如果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故宫天坛旁边，政府想到的增值方式，就是想到把周围拆一遍再卖一遍，因为我们的土地财政政策决定了公共服务不能够直接产生收入，补贴给有房阶层，只能通过企业的增值税实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遗产保护这种需要长期投入又没有回报的事业，就缺乏动力。

Q：现有的土地政策为何导致了公共服务本身不能直接产生收入？

A：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土地收归国有，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可以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土地使用权是有年限的。我们买房子，买到的是房屋所有权，但是它会老化而折旧；还买到了使用权，但有一天会到期，价值就归零。拥有的实际上是阶段性产权。而在西方国家，积淀公共服务价值的，是永久性的土地产权，征收不动产税的对象也是拥有永久性土地产权的主体。比如，纽约盖了个街心公园，市长可以向街心公园周围的住户征收不动产税。但在中国，永久性产权的所有者是国家，国家无法向自己交税。好比在北四环的土地上盖了鸟巢，周围的地段价值提高了，但是政府投入的公共服务费用无法回收，因为没有征收的合法理由。



- 2004年1月，北京钟楼东侧四合院俯瞰图。伴随着财产权体系的混乱，大量四合院沦为了危房和大杂院。摄影/王军



保护和规划要放在一起考虑。古城现有格局保持不变，保护就好。至于新城怎么规划建设，是新城的问题。

Q：改造古城的办法往往是拆掉重建，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吗?

A：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吃紧，缺乏稳定的来源，只能靠征地拆迁获得土地，大规模招商引资，又因拆迁产生购房需求，进而推动房地产开发，获得巨额财政收入。这样的做法不能说全是为了政绩，是在现有的土地政策下，进行古城保护，能回收公共服务费用的办法，往往就是拆掉重建，在低价征收高价卖出的剪刀差中，重启一轮资本的循环。

过去，土地财政是为了补贴工业，满足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需求，现在对工业的补贴很有限，远不及房地产业的暴利吸引人，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更坏的结果，一是百姓的私产被粗暴低价征收，引发社会维权问题；二是前30年的政府可能把未来70多年的土地收益给卖断了。

地不能年年卖，卖光了，钱用完了，下一任政府、未来70年怎么办？

思路：保护和规划要放在一起考虑

Q：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国情以及土地制度都不同，如何借鉴他们的经验呢？现有的产权制度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A：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中，就已经有很好的解决范例了。当时为报道辛亥革命100年，我特意找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来看。中华民国创立的时候，提出过“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建设纲领。里面已经很明确地提到了地租和地产的区别，向拥有私产的地主征收地租，收归国有并交给社会共享。孙中山先生预见到了土地增值的利益可能被少数人占有，于是开征土地增值税，所谓“涨价归公”，然后政府用财政进一步服务社会，这就兼顾了社会公平。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不是要土地的私有化，如果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土地，土地增值可以以不动产税的形式缴纳归公。

但是不动产税在阶段性产权的产权制度下怎么征收呢？中国老百姓以前是有“恒产”的，现在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那么能不能让老百姓自己选择永久性产权，前提是承担永久性的不动产税？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草案里曾经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暗示，就是70年的房屋使用权到期后，能否选择性地自动续期。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就迎刃而解。庆幸的是，不动产税改革已经提上日程了。

Q：北京行政中心东迁，是北京市城市规划的一个发展机会。为什么您认为，昔日南京“新都”的规划值得今日北京借鉴？

A：一个城市的成长，城市结构就像骨架。在做规划时，都是在应有财税的模式下。比如，在《建国方略》中，每个阶段的地价，都做了一个预估标示。一个大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某处产生，周边的不动产价位就高，而且路网的密度和价格的高低有关系，价格高的地方，就规划商业区，把公共服务（比如火车站）的增值回收。路网的密度、空间的形态、公共服务的区域和地价，包括后来的房产税，在1929年做的规划中都考虑到了，这一点很先进。1930年国民政府正式开设房产税，提到涨价要归公——要通过税来归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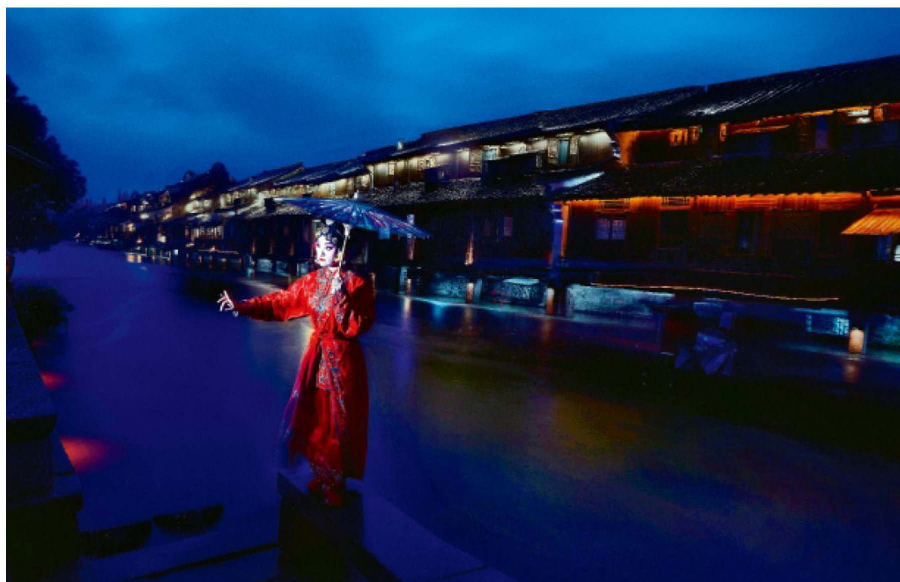
Q：为什么您认为城市的古城保护和新城规划不能割裂来看？

A：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孤立地讨论古城保护或者新城建设，现有的城市格局就这么大，人口还在增长，各种遗留问题都要解决。

保护和规划要放在一起考虑。古城现有格局保持不变，保护就好。至于新城怎么规划建设，是新城的问题。重要的是，北京要想办法解决好单中心和城市平衡发展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北京市政府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应该考虑在北京区划范围内，再考虑设置第二个中央行政区，由中央政府来管理。全国人口涌向北京，如果公共服务只是北京市政府一方面来承担的话，担子太重。

古镇：向左走？向右走？



•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专业的大二学生曲柏莹，在乌镇戏剧节表演。戏剧节，是乌镇找到的另一条发展之路。摄影／杨抒怀

曾几何时，古镇是一个复古的梦，装着小桥流水人家，装着飞檐翘角与青石板路，装着沉沉的记忆与乡愁……然而，除了这些，古镇还能看什么？它是否只能固守着那些使自己更具备古镇气质的历史？或许可以不！

有那么几座古镇，近些年赚尽了人们的眼球：想成为“中国戛纳”的乌镇，借着现代戏剧还魂，去年更吸引了世界互联网大会落户；平遥古镇一年一度的摄影节，几乎成了摄影师们的狂欢节；景德镇制造，不再是高仿、复古的代名词，出现了许多现当代的艺术品；还有大理古镇，还有束河古镇等等。

欣喜的人不少，他们认为这是古镇的新生，是摸索出了古镇的另一种走向。质疑的人也不少。有人问：重金砸出的戏剧节、摄影节是否就是一个奢侈的广告？这些现当代的艺术真的与古镇搭调吗？艺术家们如候鸟一般，因为活动在古镇待上几天，待繁华落幕便会散去，他们和他们的艺术真的融入这古镇了吗？为此，我们的记者走访了一些古镇，想抽离出表象的热闹，追问和思考古镇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何处去？

戏里戏外的乌镇

在江南水乡古镇中，乌镇是特立独行的一个。它，远离了类似周庄那样的古镇旅游的经典路子，另辟蹊径，将眼光瞄向了戛纳电影节、爱丁堡戏剧节、阿维尼翁戏剧节，创办了中国的乌镇戏剧节。这条路如何走？好不好走？会是一个古镇发展的新示范吗？

撰文/徐伟 摄影/朱辉峰



● 灯火辉煌的乌镇大剧院，与远处古镇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古镇不少，办过戏剧节的却只有一个，应了它的那句广告词，“一样的古镇，不一样的乌镇”。

我是腊月初来到乌镇的，这是它最阴冷的季节，雾霭沉沉，细雨如丝。树木萧瑟零落，爬山虎的枯藤在墙上织出细密的网，一江碧波被微风吹皱，被船桨划破，被飞鸟掠过，像极了一幅古朴的水墨画。

在这个季节去乌镇寻访戏剧的影子，肯定不是明智的选择，除了修真观戏台上，用吴侬软语配着同样的曲调反复吟唱的独角花鼓戏，和一间小屋里四位耄耋老人用咿咿呀呀的土语演的皮影戏之外，再也看不到戏剧的踪影。

这是旅游的淡季，路上的行人三三两两，都安静得出奇，偶尔有一两个旅行团过来打破沉寂，很快又被湮没在千年古巷里。同行的女伴对我说，她喜欢这里的宁静，远离尘嚣和浮华，能让人安静地享受。

一些工人在河道和广场上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春香市的到来，那是延续了几百年的古老盛会，是农桑人的节日。从乌镇走出的作家茅盾曾有专文描述:“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

每年清明、谷雨时分，桑叶初长，靠养蚕为生的乌镇人都来普静寺烧香，祭拜蚕桑娘娘，祈祷蚕桑丰收。蚕花会、提灯走桥、踏白船、花鼓戏、皮影戏、高竿船、长街宴是香市必不可少的节目，每当此时，锣鼓喧天，游人甚众，热闹非凡。



● 这是独立舞者周佳傑的环境舞蹈《渔夫》，乌镇顺流而下的小船也成为她的舞台。

戏剧节的由来

可见，乌镇戏剧节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乌镇的戏剧传统延宕了上千年，可谓历史悠久。

土生土长的乌镇人，现为乌镇旅游公司顾问的邵云，跟我讲解了乌镇的戏剧传统。因为京杭运河从乌镇穿行而过，这里曾是繁华的文化码头，杭嘉湖一带的传统艺术，都能在乌镇生根发芽。

例如评弹、评话、纤书、堂会、湖州滩簧、嘉兴越剧、宁波甬剧、桐乡花鼓戏、黄梅戏，都是乌镇人热爱的文娱活动。邵云本人也是戏迷，1950年出生的他，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戏剧长大的。他一边给我介绍各个剧种的特点，一边眉飞色舞地表演，腔调和架势都有模有样。

办戏剧节的真正后台老板，是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陈向宏，他是乌镇旅游开发的总设计师。从1999年接手乌镇管委会主任一职以来，乌镇在他的操盘下，从一个破落衰败的小镇，发展为中国最具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古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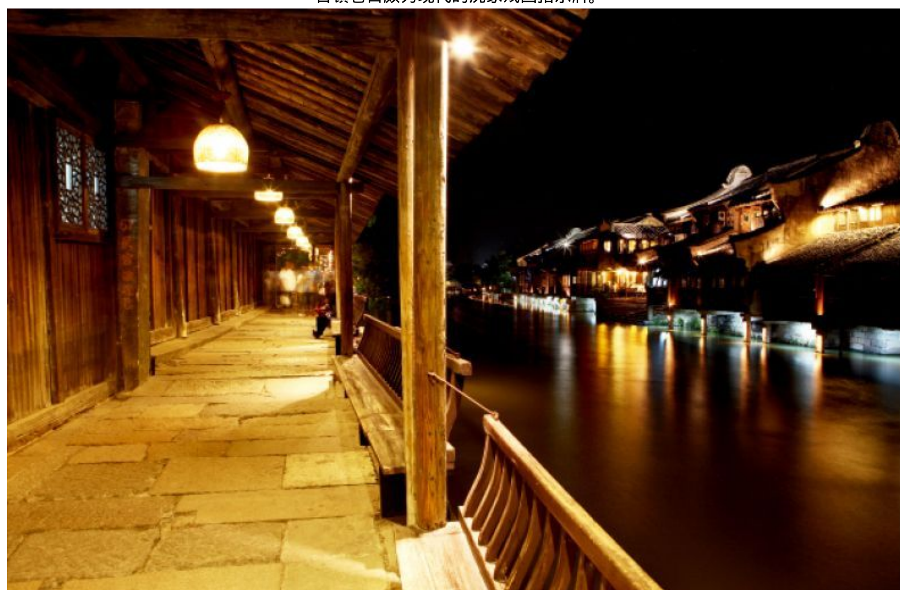
办戏剧节的想法，是他在上海观看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执导的《暗恋桃花源》时萌发的。他发现，看戏的观众都是年轻人、文化人，这跟乌镇的游客构成相一致，便想，如果将戏剧和旅游在乌镇结合，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点子。

他将想法与好友黄磊沟通，他们相熟多年。黄磊在2003年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讲的便是一对恋人在乌镇和台北两地隔海相爱的故事。黄磊本是演舞台剧出身，对舞台亦深有感情，听到陈向宏的想法顿感兴奋。

于是，通过黄磊，说服中国话剧界的几位大腕加盟，台湾导演赖声川、大陆实验戏剧先锋导演孟京辉和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都被拉了进来，“这个局就攒起来了”。以他们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要办成戏剧节似乎水到渠成。但从陈向宏开始动念办戏剧节，到第一届戏剧节在2013年5月开幕，总共用了五年时间，可谓厚积薄发。



●古镇巷口颇为现代的沈家戏园指示牌。



● 乌镇的夜，宁静而美丽。

也来算算经济账

从一开始，他们的立意就很高，“希望戏剧节能办10年以上，期待能变成爱丁堡、阿维尼翁那样有想象力、生命力、有厚度的戏剧节。”

要实现这样的雄心壮志，前期的投入可想而知，光是建一个乌镇大剧院，就花了四五亿元，陈向宏笑说这不过是“交学费”。这样的大手笔投入，无论对哪个景区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目，都需要经过反复论证和博弈。然而，在乌镇，办戏剧节的决定异常顺利地通过了，旅游公司的股东们都非常支持。

“他们没有跟我算盈利点在哪里、要有几年的回收期等等，我很幸运，股东们很支持我。”陈向宏这样表达他的感激。的确，在众多的艺术门类里，话剧是相对小众的，即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话剧也是小圈子艺术，话剧导演和演员的生存状况并不理想。

然而，陈向宏执意要办戏剧节，自有他的考虑。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乌镇已经完成了从观光小镇到度假小镇的过渡，乌镇的全年游客量在全国古镇中名列第一。“我们不能再靠人流量来扩展，虽然乌镇还有很多未开发的空间，但如果继续摊大饼，只是量的增长，并没有质的提升，我们要考虑游客除了看小桥流水之外，还能看别的什么？”

作为乌镇的掌舵者，他必须有这种战略眼光。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要将乌镇打造为文化小镇，提升乌镇的文化品位，而办戏剧节正是他的重要一步。两届戏剧节下来，乌镇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也花落乌镇，这种眼球效应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前期投入还没完全收回，但在陈向宏眼里，“乌镇戏剧节已经赚了，赚回了品牌，赚回了古镇做戏剧的高地和先发优势，更重要的是为文化小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诚如其所言，戏剧节表现出极强的张力，不仅进一步拉动了游客量，还促进了乌镇跟国外的交流，许多使领馆拿着剧本要跟他们合作，一些企业要给他们注资，戏剧节成为乌镇走向世界的一条绿色通道。

实际上，对乌镇而言，几个亿的投入也并非难事，他们只是把平时投到其他渠道的广告预算，集中在了办戏剧节这一件大事上。



• 乌镇戏剧节上的外国艺术家。



• 乌镇为戏剧节专门搭设的露天剧场。

在陈向宏看来，乌镇已经完成了知名度的推广，前几年在全国的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公交车、电视上，到处可以看到乌镇的广告。“这几年刘若英（乌镇形象代言人）淡下去了，戏剧节上去了，某种程度上是戏剧节接了刘若英的棒。”

他向笔者透露，在原本的设想中，要办五届才能收回成本，但现在看来第三届就能收支平衡。2014年的第二届，预算压力已经明显减轻，并有企业表示愿意赞助，但为了戏剧节能按照自己的理念操办，他们不想过早地接受外界投资。

精彩纷呈戏剧节

第二届乌镇戏剧节同样为期11天，在2014年10月30日开幕。这一次的规模比第一届更

大，邀请剧目由首届的6部增加到17部，剧目的类型更加多元，更多的国外剧团加入进来。

开幕大戏是田沁鑫导演的《青蛇》，这部剧于2013年在北上广深的大剧院演出，备受瞩目。这一次，田导为乌镇戏剧节重新制作，将舞台搬到了户外的水上剧场，演出三天恰逢小雨，颇有《白蛇传》中西湖烟雨朦胧之美，“水漫金山”的场面借水发力，画面极具震撼力。

被邀请担任第二届戏剧节荣誉主席的世界级戏剧大师尤金尼奥·巴尔巴，带着他半个世纪前创办的欧丁剧团也贡献了两部经典剧作，欧丁剧团是全世界最受尊崇的实验剧团之一，其中《追忆》讲述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作家自杀的故事，而另一部《进步颂》则打造了一个欧丁的特殊宇宙。

散布于乌镇各个角落的“嘉年华”表演，是戏剧节浓墨重彩的又一笔。首届戏剧节由120组艺术团队演出了580场古镇嘉年华，第二届则通过邀请或者报名招来了五大洲超过300组艺术团体，演出场次超过1500次。

整个戏剧节期间，乌镇的木屋、石桥、巷陌甚至乌篷船都成了表演的舞台，可谓一步一景，让人流连忘返。首届戏剧节吸引了18万余名游客，近两万名观众进剧场看戏，还有两百多位中外艺术家和明星大咖，第二届在此基础上又有增长。

著名演员李立群在乌镇看了两天戏，嘉年华的街头表演让他倍感亲切：“我从小就看街头表演，它就是这样自然地去点缀，用戏剧表演的形式来点缀这个社会，它也无形中暗示了这个社会的一种气息，一种氛围。”

首届乌镇戏剧节荣誉主席Robert　Brustein后来在《纽约评论》中说：“乌镇戏剧节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像阿维尼翁或爱丁堡一样的重大国际戏剧事件，照这样的成绩，他们一定能达成。”

清晰的自我定位

戏剧节如此成功，让身为戏剧节主席和发起人的陈向宏都有些意外，但胜利并没让他冲昏头脑，他很明白自己的定位。“乌镇戏剧节是一个梦，圆了戏剧人的梦，也圆了乌镇的梦，但是专业的人要做专业的事情，所以我更愿意退到后面。”

熟悉陈向宏的人都知道，他是极为低调的一个人。不愿意抛头露面，不喜欢接受采访，他更愿意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画图纸，有时候一待就是三五天。有人以为他不善言谈，实际上他回答起问题来有条不紊，收放自如。

问及他对自己的定位，他如是谈到。

一是各方意见的调和者，艺术家都颇有个性，要让他们达成一致并非易事。黄磊对他说，好多戏剧节导演，平时在北京不可能坐在一起吃饭，但是在乌镇，他们天天朝夕相处、称兄道弟。当各方大佬意见不一致时，陈向宏就扮演“调停斡旋”的角色，这是他擅长的。

二是与政府的沟通者，戏剧节需要得到政府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邀请国外的戏剧明星和剧团，还需要与使领馆打交道，这些对外行政事务，都需要他亲力亲为。他在1999年重回乌镇之前，曾任桐乡市市长秘书，后又长期担任桐乡市旅游局长、政协副主席等职，掌管乌镇后也常要接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所以官场规矩他并不陌生。

三是后勤保障的提供者，包括剧务、餐饮、住宿及各方面的接待工作，他是总召集人，要让来自世界各地近二十万的演员、明星、官员、游客都觉得舒适满意，没有强大的后勤配备是不可能做到的。许多艺术节游客会感觉混乱，但是乌镇戏剧节让人倍感舒适，除了艺术的享受，还有整个节庆期间的氛围，古镇特有的地域文化感受，乌镇在每个细节上都颇为用心。

至于戏剧节的内容，陈向宏则放手让艺术家们去做，“这是对艺术家的信任，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如对一个戏剧的判断，对导演的了解，对演出风格的评判，对整个戏剧节内容的安排，我都是听艺术家的。”



• 踏谣剧社改编自《牡丹亭》的剧目《寻丝路》。



• 《玩具病人》的主演在乌镇小桥上合影，这部话剧入选了第一届乌镇艺术节青年竞演单元。

他掏出手机打开微信群给我看，里面全是艺术家的各种讨论，这个群叫“乌镇戏剧节主席团”，田沁鑫、孟京辉等人都在群内。他乐呵呵地说道：“他们早晚讨论，不知道要发多少条，我平时都很少发言，基本上是一个倾听者。”

戏剧节采取艺术总监负责制，由艺术总监主导整个戏剧节的剧目，前两届总监为赖声川，第三届轮值为孟京辉，两位导演风格迥异，在孟京辉的主导下，下一届戏剧节可能会有更多的实验先锋话剧加入。

未来会怎样？

在第二届乌镇戏剧节的闭幕式上，主持人张泉灵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将同样的演出内容，由同样的演员表演，只是将地点换作北京、上海的大剧场，演出的效果将会有什么不一样？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与其他城市戏剧节相比，乌镇戏剧节的独特性和优势在哪里？

其实，陈向宏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思考，“每个剧院的生态是不一样的，乌镇是小了往大里做，北京、上海是大了往小里做。它们太大了，就像一滴水滴在锅里，一下子就融进去了，看不出来。而乌镇是一个小茶盅，很明显就能看出来，这是小镇办大节的优势。”

他又举出国外艺术节的例子，“我们国人最熟悉的戛纳电影节、爱丁堡戏剧节、阿维尼翁戏剧节，都是办在小城镇里，他们有那种独特的氛围，能将一个艺术节聚焦放大。”

行走在乌镇的巷弄里，站在青石板的古桥上，抬眼望着流淌了千年的河道和枕河而建的水搁楼，想象着香市和戏剧节的热闹场面，恍惚之间，我觉察到乌镇的气质与戏剧有着天然的契合。

千百年来，乌镇的戏剧文化虽有过断裂，却从未真正离开，在这个出文人、出作家、出画

家的小镇，从来少不了戏剧的熏陶。邵云在给我讲解乌镇戏剧传统时陶醉的表情，让我懂得乌镇戏剧节并不始于今天，而是在千百年前便已种下基因，只是在此时此刻才催开了花。

许多人是先知道戛纳电影节，才知道法国小镇戛纳；先知道阿维尼翁戏剧节，才知道艺术天堂阿维尼翁。或许有一天，也有国外游客，是先知道乌镇戏剧节，才知道有个中国水乡小镇叫乌镇，这是品牌效应的微妙变化。



● 乌镇街头上演的花鼓戏，戏剧之魂仍深埋在这座古镇中。摄影/张雄伟

在陈向宏看来，要办成世界知名的小镇戏剧节，似乎并非遥不可及。“中国这么大，只要能办成中国最好的，肯定就是有世界影响力的。”他并不期望戏剧节能带来多少经济收益，他更看重它的文化品牌效应，对乌镇当地老百姓的文化熏陶。

与其谈成就，他更愿意谈打造“文化小镇”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是人才的挑战，要办戏剧节，不能永远“借脑”发展。2013年，他们成立了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招了许多热爱戏剧的年轻艺术人才，“把这批人培养好、留下来，乌镇戏剧节会越来越自主地发展，培养乌镇本土的大师。”

其次，是唤醒本地民众的文化自觉性，他举例到，许多欧洲普通的老太太，会在自己家门前放一盆鲜花，怎么美就怎么整，她是整给路人看的，但这对她自己是一种享受，不为任何盈利目的。他希望更多有文化自觉的年轻人来到乌镇，或度假，或开店，他们认同乌镇的文化，也有自己的想法，不纯粹是为了赚钱。

再者，乌镇要构建一个文化生态圈，有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命力，以旅游为依托，搭建更多的文化平台，包括即将开馆的木心美术馆，除了收藏木心先生的作品以外，还会建有临时展

厅。陈丹青担任美术馆馆长，已与国内外的许多美术馆建立了联系，会做一些交流性展览，邀请国内外的美术大家做讲座，让更多乌镇的老百姓参与。

走文化小镇的路是对的，当人们看过的风景越来越多，对风景的独特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如何在高度同质化的景点中独树一帜，成为摆在所有景区经营者面前的共同难题。戏剧节是乌镇摸索出来的道路，所谓“三岁看老”，从已有的两届效果来看，对乌镇戏剧节的未来我们或可期待。

但摆在乌镇面前的难题仍然不少，要将乌镇真正打造成“戏剧的摇篮”和“戏剧人心中的圣地”，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起码要将其本地的戏剧传统传承接续下去，但几位花鼓戏和皮影戏演员告诉我，他们的手艺面临失传，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一来工资太低，二来不符合年轻人的兴趣，这是许多非遗项目的共同难题，但作为以戏剧著称的乌镇，人们有理由在这方面对其有更高的期待。

而乌镇距离“戏剧的摇篮”最大的鸿沟，在于其缺乏本土化、独立制作的戏剧产品。虽然，第二届戏剧节已有个别项目在乌镇孵化，但在我行走的几日内，没有看到更多跟戏剧相关的内容，即使在沿街的店铺里，也几乎看不到跟戏剧沾边的商品，这让我颇为遗憾。

如果你在非戏剧节期间，冲着戏剧去乌镇，那恐怕要让你大失所望了，这是乌镇需要弥补的短板。当然，这跟决策层的眼光与整体规划有关：到底是要将乌镇打造成一个戏剧爱好者候鸟般栖息的孤岛，还是要让它变成一片能长期生存和繁衍的森林，这决定了乌镇的戏剧节到底能走多远。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重返古巴：寻找革命的背影》



点此阅读

穿越时空的乌镇戏剧节

撰文/陈念萱（台湾知名作家） 摄影/张雄伟



• 每到夜晚，褪去白天的喧嚣，乌镇总是显得格外安静。

没有人住的房子，容易腐烂。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整修十年，才重新开馆，这期间，博物馆员工备受折磨。最经典的馆员感受："无人观赏逡巡其间的馆藏，好凄凉！"

印象中的乌镇，来自于原名孙璞的画家诗人木心，他于"文革"后的1982年旅居纽约，2006年返回出生地定居，于2011年病故。

台湾资深文艺记者邱祖胤称他为"废墟中的贵族"，这位隐没于千年古镇里的世界级大师，他笔下的乌镇，精致、落魄、苍凉，却无法掩藏岁月里发酵的独特魅影，读得人心向往之。后来才知道乌镇出才子，出过64名进士，161名举人，而著名乌镇才子茅盾是木心的远房姻亲。

藉访友之便，绑架徙居上海多年的朋友自驾游乌镇，开车不到两小时，比想象中便利。这顺便，既向往木心眼中的故居，亦因朋友的舞台剧参与第二届乌镇戏剧节开锣，又有纪录片导演们呼朋引伴地聚集乌镇，搭上文化多媒体激荡的便车，创作圈的各方人马一窝蜂地到古镇蹭饭蹭戏蹭交流去了。

而我，好奇这场热闹是否真有可观之处，因为比我先到的朋友们评价两极，却都玩得很开心。当然，也有人好奇我的反应，毕竟，这是我的初访，像初夜那样让人期待、亢奋又担心失落。不论是哪种反应，有交流就有惊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与不喜欢，这便是戏剧迷人之处，各自选择投映的角落，舔舐岁月留痕。

当然，最让我担心的，仍然是古色古香的古镇，经常遭到不恰当的折腾，而失去了教人心

向往之的清幽奇境。看多了各类古镇的生存现状，早已学会用较务实的角度，去接受那必然会有的变化，我仍然在抵达目的地时，忐忑地望着那宽广现代化的停车场，惊喜又失落地享用着便利豪华洗手间，在不长不短的距离里，随时贴心地服务着游客。

同游者皆初访乌镇，异口同声地赞叹："厕所好舒适啊！"这大概是目前中国境内旅游区最奢华的厕所了。随时守候一旁的清洁人员，边动手边小声碎碎念，"这钱不好挣啊！"想来游客尚未养成一起维护公共空间的习惯，要维持公厕随时处于待用的标准，工作人员肯定辛苦。

我想起从前台湾的公厕，甚至在学校或办公室的洗手间门上，随时贴着半调侃半教育的搞笑版使用守则告示。尊重下一位使用者的同时，也保障了上一位使用者不会让自己难堪地如厕。两小时车程抵达乌镇，如厕，是绝对需求。



• 第二届乌镇戏剧节期间，在古镇上演的《青蛇》，由新锐导演田沁鑫执导。

按照线路设计，进入景区，先看到姚仁喜建筑师与赖声川导演联手打造的乌镇大剧院，游客们可以在观景台以各种角度观看建筑设计，走过小桥流水，才真正进入古镇里的巷弄建筑群。

原本计划先选好要看的剧目，再利用空当儿游逛古镇，却未料全部售罄，而嘉年华展演则神出鬼没地在每个转角处，若非居住在古镇的客栈里，根本不能看全。如此随机性，如古代传统生活对待戏曲的态度，不那么严谨，却能轻易融入其中，分秒体悟戏如人生，喟叹着人生如戏。在古镇里，这是最贴切的演出方式。

受邀共同创办戏剧节的赖声川导演告诉我，因拍摄电视剧与乌镇结缘的黄磊曾说："我希望中国有个地方，能让外人来了之后，觉得中国真好。"发愿后的黄磊广邀业界同好参与，赖导

也成为他邀请的对象。

我眼花缭乱地进入悬挂瑰丽的布幔群中，围观韩式舞伎的旖旎回旋，又在奔向小桥流水呆望小船簑翁垂钓时，发现了用船只载送出堂会的戏子，川流于连绵而下的数座小拱桥，浓妆艳抹而随风甩动彩服，歌声随性飘扬于河道里，既像是广告，又如迎风敲门而入，让人恍如隔世。

曾经制作执导《如梦之梦》的赖声川导演、舞台剧《活着》的导演孟京辉和曾演出赖声川作品《暗恋桃花源》长达四年的黄磊，与文化乌镇总裁陈向宏共同打造了乌镇戏剧节，序幕开启引来国际注目，他们纷纷期许乌镇戏剧节在未来能达到法国阿维尼翁或英国爱丁堡国际戏剧节的规模，成为世界各地艺术家文化激荡的基地之一，让千年古镇还魂。

很难想象短短十天的戏剧节，有来自五大洲300组表演团体共70场表演，加上嘉年华音乐、表演、杂耍等，与观众零距离的展演，共计1500场的演出，穿溪过巷，随意一个转弯处便有惊喜。赖导说：“我仔细规划过，若住在古镇里，十天可以完整看完五十场不同的戏。”

2014年11月6日晚上的惊喜，是秘密制作的实景空间剧，来自赖声川将明朝万历年间著名昆曲《牡丹亭》延展的现代版《梦游》。首演前不预告不售票，随机抽取观众免费观赏，亦古亦今地述说着如梦似幻的人生，似在召唤乌镇历代文人雅士的参与，没有时空界限的一起赏游。

穿越时间与不同国度、场景长达八小时的《如梦之梦》生死探讨，与《梦游》的超时空对话，是否有某种古今不变的意义联想？《如梦之梦》观众面对360度旋转舞台的破除时空感，又与《梦游》的意外入席、自由围观、舞台古今交错的对话，有何相通之处？赖导笑答：“都是梦，又完全是不同的意境。”

《如梦之梦》的灵感来自圣地的舍利塔，藏族绕佛塔、绕圣山的虔诚，而剧场的圣地是观众，绕着观众演出，舞台顺时钟而行，让看戏的观众成为剧场的真正主角。而《梦游》则是导游带领观众一站站看戏的展开，这两部戏都跟梦境有关，却又说着不同的主题。

赖导表示，乌镇艺术节，是几个朋友的共同梦想，开幕时的化学作用很强大，旅游景点加上戏剧，刚开始只是随顺因缘地做，做了以后才发现真的很特别。这个艺术节的组织单纯，操作顺畅，鼓励青年参与戏剧竞赛，是现场最热闹的。

小镇对谈活动，让随时来的艺术家加入对话，再加上嘉年华的元素，一下子就把几万人凝聚在一起，让乌镇戏剧节变成非去不可的地方。赖导参与将四个古迹修复改造成剧场空间，让每个空间都呈现自己的独特性，乌镇戏剧节特色是每个剧场空间都不一样，戏剧便产生更大的魅力。

首战功成后，世界级的剧团都已闻名而至，非常乐意持续参与，来演出过的团队经验感受都很好，翻译招待也很专业，加上乌镇旅游门票收入是中国景点的第一名，资金后援强大，让戏剧节没有后顾之忧，而相辅相成地让乌镇旅游价值瞬间飙升。

人气，就是古镇的元气；艺术节，是灌注这元气的“粮食”。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近代摩登：中国公共空间之变》



点此阅读

影像再造平遥古城

如果说，乌镇戏剧节仅举办了两年，看不出古镇与艺术碰撞的结果。那长达14年的平遥国际摄影节，足以让人们看到摄影艺术与平遥古城所发生的化学反应。那么，当年策划摄影节的人们，是否看到了他们预期的结果？古城与新艺术真的能就此共荣共生吗？

撰文/刘荣



• 2005年，平遥古城城墙边拉起了摄影作品的喷绘，历史悠久的古城和新摄影艺术发生了碰撞。

抵达平遥时，冬日晴好，正是傍晚。

举目四顾，一片密集的浅灰色屋顶、建筑和街道，中国红的灯笼活泼泼地点缀其间。橙黄色的天际线下，大地色的楼市被夕阳的光影涂抹雕琢。以天地为相框，平遥安静而鲜明，仿佛刚从胶片中走出来，永远定格。

穿过凤仪门的门洞，小步遛一段儿，就能看到平遥著名的西大街。这里是平遥四大街之一，被称为大清金融第一街，有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平遥古城基本保持着明初建城的结构，是中国境内唯一保存下来的最为完整的明清县城。它共由四条大街（即主干道）、八小街和七十二条蚰蜒小巷组成，每一处都留有琥珀般的晋商传奇。

如果问，这里和其他历史文化古城有何不同？除了更恢宏和厚重的历史感之外，这里，总有更多“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更多背着相机的摄影人。影像作为物理和化学结合的现代科技产

物，在平遥的时空场域内发生了奇妙碰撞。其间产生的史诗感、艺术感和哲学感，与历史对峙、拉锯，令人沉迷。



● 平遥古城航拍，规模宏大而古朴。摄影/朱海虎

平遥：一座古城与一群人

如果有照片为证，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阮仪三再次来到平遥的场景，一定非常惊心动魄。正值1980年，拆迁部门的推土机打破了古城的宁静。山西省珍稀的大型票号古城——“介休”、“忻县”被拆得认不出来，平遥古城也被扒了城墙，拉了几百米的口子，危在旦夕……

经过一番拼死劝阻、规划和挽救，这位老人“刀下留城救平遥”的故事，感动了时任建设部总顾问的郑孝燮和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罗哲文，也感动了世界。1997年，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平遥入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中国规划保古城建新城的范例。

20世纪90年代初，阮仪三保下的平遥古城墙，迎来了当时还是摄影记者的王保国。他从北京出发，坐一列绿皮火车，在一个下着雨的早晨来到这里。登上城墙，镜头下面出现的是一个古风古韵的城市，2.25平方公里内，城墙、城楼、民居、商铺、票号、县衙，无不保存完好，“红灯笼还没有挂上去……却很像久违的老北京”。当时的中国，刚经历了80年代的传统文化反思，他面对这座时间停驻的古城，很有点“怀旧、拾根”之感。没想到，自己日后作为一个文化交流者，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大摄影节，和很多人讲述平遥的故事。



● 平遥古城城隍庙外墙上的展品。



● 平遥县衙门前的泥塑马之前，也有摄影作品展览。

差不多同时期，和平遥结下不解之缘的现任摄影节艺术总监——张国田，也带着相机来到这城墙下面。当时的他，是一个“喜欢穿高帮靴，散着尘土味的不羁青年”，这座城却像“穿着长衫安详站立的古人”。妙不可言的反差，和平遥的一砖一瓦、市井生活，留在了他的胶片上，变成画册《平遥》、《晋商城宅》、《平遥古城》。2001年，他还在这里开了一家“老平遥酒吧”。后来，张国田扎根于此，以古城为方圆，为更多热爱摄影的年轻人设计、搭建起一个影像展示的舞台。平遥的意义，开始漫出了文物古迹的边界，向未来延伸。

随着平遥影响力的增加，加上2000年左右全国各地产业调整升级，创意文化产业兴起，法国摄影大师阿兰·朱利安、《人民摄影报》总编辑司徒实和前任省委宣传部长，计划要在平遥搞一个新的文化节。司徒实带队的四人小组，前往法国考察佩皮尼昂摄影节，学习运作模式和

理念。次年，平遥国际摄影节（又称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平遥正式落户。

于是，在阮仪三保下的东西大街上，酒肆里，天南地北的摄影人陆续地来了。他们或坐着电瓶车，或三五成群，七拐八绕找到鸿鹄客栈。好多年了，这里都是组委会的根据地。

那一年，还在鲁迅美术学院读摄影系研究生的敖国兴带来了二十多名本科生。后来活跃在策展人圈内的徐晋燕带着十几个云南摄影师一起来的。大家都兴奋不已，敖国兴的理由是：“在此前，国内还没有哪家国际视野具有前瞻性、学术性、研究性的摄影大展。”

很快，长枪短炮出现在街头巷尾，酒肆间的言语热烈起来。从西大街的这一头走向那一头，总有熟悉的摄影人在席间痛饮，远远传来一句江湖气质的“哥们儿”、“老大”的亲热招呼，俨然是江湖武林大会，各大门派林立阵列。

因城而聚人，因人而成事，中国最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城——平遥，开始了它与摄影相伴的14年旅程，慢慢变为一处巨大的创意文化空间。



• 2005年在平遥县衙外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主题展。

摄影节14年沉浮：影像筑新城

司徒实始终记得，在2001年9月20日，那个划时代的日子——平遥国际摄影节开幕那日，平遥大雨如注。开幕前两小时，迎薰门广场上突然雨过天晴，青砖地上却不见积水。

在疯狂的镁光灯中，摄影节的促成者——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发表讲话：“……要关注中国文化中闪光的东西，而不要被外面的东西所诱惑……摄影是国际性的，而摄影师的眼光应当是充满智慧的。”回想起一波三折的筹备工作，司徒实和阿兰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这是一次摄影史上名副其实的盛会，吸引了来自法、美、西班牙等 16 国的 165 位摄影家和中外摄影人士近四万人次。摄影展览、幻灯演示、大师讲习三大特色，也正式出现。

一年一届的平遥摄影节，从此走上了曲折而光明的14年道路，“政府搭台，文化唱戏”。据不完全统计，每届平均约有2000位各国摄影家参与，1.5万件摄影作品展出，40万现场观众观展。平遥摄影节从一个地方性文化节庆活动，成为中国最大乃至世界最大的摄影节。

作为一个参与过 7 届摄影节的资深人士，徐晋燕把大赛的国际化发展分为三阶段：2001年至2004年，参照佩皮尼奥摄影节，走国际化模式；2004年至2011年，搭建中国最大的摄影平台，开始闻名世界；2011年后吸收国际双年展的经验，举办特色大师展和致敬展。马克·吕布（法）、何奈·布里（法）、马丁·弗兰克（美）等国际大师都举办过个展。马格南图片社、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德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等摄影机构先后出现在这里。2011年，平遥大展首次设立致敬展，致敬为中国杰出摄影人，先后展览了朱宪民、顾棣两位老摄影人的作品。





• 左右图 2007年，平遥摄影节期间，喷绘在平遥古城棉织厂展墙上的摄影作品。

从王保国刚开始玩摄影，到平遥摄影节诞生伊始，中国只有十万摄影爱好者。14年后，

变成一亿爱好者。摄影产生的文化集聚力，让平遥摄影节水涨船高。当然，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摄影平台上，由于各方诉求的不同，不免伴随着一定的争议。

首当其冲的是平台的“大而全”，摄影师们觉得它太热闹，像个集市。一手促成了平遥摄影节创办的司徒实曾经对记者不客气地“吐槽”，因为参展门槛降低，导致摄影作品质量“泥沙俱下”。高水准的严肃作品常被淹没在大量的平庸之作中。另一种声音是认为摄影节越来越主流。敖国兴记得，2013年曾经展出过艺术家张巍的领导人作品，“遗憾的是，在政府领导人来观展时，作品被停止展览。这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就不会出现。”

不过，某山西省政府领导在接受采访时曾下过一个定论，平遥摄影节通过几年的努力，已成为山西省文化产业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是目前最大的“创意经济”，平遥也因此成为一座影像新城。

摄影改变平遥

一辈子住在平遥县城的周乃生，在50岁时，因为摄影节，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单反相机。但如今，在上大学的小孙子的带动下，他不仅会用手机随时抓拍，还能摆弄尼康的入门机。甚至知道指着摄影图册大喊：“咦，这不是布列松吗？”

平遥国际摄影节入驻平遥古城的14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王保国看到了越来越多海外的平遥影像，和山西各色古城的影像。外国摄影师和外国游客被摄影节和平遥古城吸引过来，住着几百年的老房子，对着几百年的老城墙，体验到中国的传统氛围和生活方式，顺便也会对山西和中原文化产生了解的兴趣。“大师罗伯特·普里吉就最享受在平遥骑自行车的感觉，他认为是穿行在一个古老文明中。”

平遥的孩子看着优秀的摄影作品长大，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也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王保国说：“我在英国见过马克·吕布拍的第一张照片，那绝对是有从小的阅读素质在里面。”法国人影像感如此之好，要感谢欧洲艺术氛围，人的大脑会自动想到著名而经典的构图。

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012年，记者在平遥街头抓访百姓，问，什么是摄影？他接收到了一组令人意外的表达：



• 2006年，美国联系图片社30周年展览在改造后的平遥柴油机厂举办。

摄影就是让平遥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平遥。——张雪梅，58岁，农民。

摄影就是实事求是。——李明、王兰夫妇，农民。

一手救下这座古城的阮仪三也表示，现状还不错。他后来多次来到平遥，除了有目共睹的旅游经济，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星级酒店和特色旅馆。“古城内外现在有一百多个旅馆，其中有20个左右符合国际旅游的服务和设施水准。”由于有摄影节经济的活水，古城保护的资金又多了一处来源。十年来，阮仪三的团队，一直在平遥进行民居改造。“人们意识到古城的价值，才想要继续住下来，不搬走，但是如果人口太多，古城的住房就必须进行改造。”阮仪三给平遥民居设计了符合北方气候的地热供暖。

目前，地方政府投资、国家投资、和百姓合伙的融资修缮模式，在平遥得到实现。他说：“一些山西煤老板也认识到平遥古城的文化和旅游价值，包下整个街区搞开发，不去搞害人的煤矿了，这也是一件好事啊。”阮仪三喜欢看大型演出“平遥印象”，这个著名的实景演出如今夜夜客满。过去，山西的传统文化式微，余秋雨要写下《抱愧山西》的文章。如今，平遥古城和“平遥印象”这样的文化产品多了起来，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山西文物和晋商文化。

当变化发生，人们也会问为什么摄影节改变的古城在平遥，而不是在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理？甚至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

张国田认为，除了现实原因——平遥地处中原，交通便利，相比大理，距离文化中心北京更近。也有观念上的原因：“同一规模的摄影节，在文化资源丰富的北京，可能就被淹没了。”各色的电影节、戏剧节、音乐节导致人们会只关注自己领域内的东西。但是，从文化思考上看，摄影代表的现代性，离现代化中心越远，就越能彰显出特征，人们也更容易进行反思。文化样本的平遥古城，框住了这个摄影节，也聚焦了所有远远投来的目光。



• 国际策展人、澳大利亚巴拉拉特摄影双年展主席杰夫·莫夫特在平遥古城明清街游览。

反思：平遥模式 量变还是质变？

距离法国摄影师阿兰第一次到平遥，惊艳之余灵光一闪，想起了自己遥远的祖国另一座有千年历史的小城佩皮尼昂，已经过去了15年。

古城与摄影节的尝试，在中国尚属首次，但是在法国的佩皮尼昂和阿尔勒，早已于1989年和1970年开始，而且成功地影响了全世界。平遥国际摄影节在创始初期，搭建班子，开展招商，整修场地，展前准备，完全取经自法国朋友们。

如今的平遥，因庞大的参与基数，和向着国际化运作方向的努力，已跻身世界著名摄影节行列。然而，平遥会不会真的成为下一个佩皮尼昂？

王保国的答案是“路很长”。因为艺术摄影在中国起步很晚，观念和技术都整体落后于西方。我们的摄影主题更重视古老的历史文化内涵，佩皮尼昂却是历来以纪实报道为主题，敢于直面当下世界发生的战争和政治、社会新闻事件，更触动人心。而且，平遥摄影节的发展模式目前依然停留在节庆活动和旅游经济的层面，官方色彩很重。佩皮尼昂则在价值战略上看得更远，他们邀请的嘉宾名单直接瞄准了美国的普利策，实现了以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为导向，又成功包装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 2013年，在平遥举办的人民摄影30年精品展吸引了众多观众，既有当地居民，也有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的游人。

在商业运作上，佩皮尼昂最重要的图片交易活动，也远远走到了平遥前面。它改变了参与摄影节的人口结构，大量真正的专业人士涌入这里参与交易和交流，得到的文化价值的提升比旅游经济更明显。再者，平遥国际摄影大赛始终由平遥县政府为主要承担方，上两级政府的支持有限，因此，较少吸引高端人才回流，妨碍了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平遥在很多地方，甚至不如国内的丽水国际摄影节和连州摄影节。”

另一方面，摄影节和古城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2004年和2005年，摄影节期间，古城南部城墙夯土曾经有过两次坍塌。赶上下雨，古老凹陷的地砖积水严重。王保国对于城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太满意：“像厕所这样最细节的地方，人性化程度不够。”

平遥国际摄影节的展厅遍及全城，分布在柴油机厂、棉织厂、土仓、吉祥寺、县衙、文庙、城隍庙、清虚观，其中包括五六处古建筑。尽管这种使用古迹的展示方式是取经自佩皮尼昂，可以充分利用古城现有的空间和文化资源。然而，遗产保护意识却远不及佩皮尼昂。

摄影节头几年，曾经出现过往古迹上钉钉子挂作品的事情，引发了文保单位的不满，后来有所改善。不过，徐晋燕并不习惯在古建筑里看展览，“二是游客太多，光线也不太合适，看展览特别分心，有时候周围的木雕和陶瓷比展出的照片抢眼多了。”他认为，古建筑不是为了展览设计的，效果不会好，看展览还是要在正规的展厅。据记者了解，如今，上述不分问题已被组委会解决。

当摄影象征的现代技术和现代思想，嫁接在平遥古老的商业文化、建筑文化、生活方式上，必然会产生碰撞的疼痛和快乐。从小生长在山西的张国田，则更有一些感触。“古城在变化，这种变化覆盖了建筑细节和百姓的观念，不能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变化总在不可逆转地发

生，但我们要忠实记录下来，尽量促成好的变化。”或许，14年的平遥模式在等待着量变中的质变。

（本文图片均为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提供）

景德镇：瓷都的彷徨

景德镇是一座纠结的古镇。近千年的窑火，烧红了瓷都响当当的名头，甚至使之成为一个与瓷关联的象征性符号。然而，是继续守望过去的辉煌，还是向前摸索新的却无法预知的道路？景德镇有些迷惘了……

撰文/孟繁勇 摄影 / 许建华

景德镇的夜晚，从飞机上来看，和其他城市棋盘格般的星星点点闪耀着的华彩，没有什么不同。但伴随着高度逐渐降低，我的眼前星点瞬间连成一片，幻变成熊熊燃烧着的一炉窑火。

那是一团怎样的火焰？围绕着匣钵中半透明的瓷器而生，烟火流动，逼迫这红色如竹篦渐次劈开，转化层次。釉彩熔化渗入瓷器，犹似器皿披上一层透明的衣服，娇羞似美人儿穿衣，等待着从泥土到瓷器恰似生命般神秘的转换。

我知道这是幻觉，并且清醒地知道这种放纵思维方式的产生，其实就来源于三个字：景德镇。但是，谁让这里是千年瓷都呢？这样一个城市，有资格任性到可让来客产生理智的幻觉。

幻：记忆的传奇

古镇，是个陶瓷的世界。在景德镇出生的孩子，生来似乎就沾染着陶瓷的气息。

朱乐耕便是如此，他出生的弄堂，离官窑20米，走路42步。弄堂里有许多泥坯作坊，两边全是陶瓷泥坯。一股泥土的味道弥漫散布全镇，淡淡的，似有若无。只有离开景德镇，才发觉原来就是那种味道：在时，不经意；离去，方怀念。

工匠挑着扁担，小心行走在略显狭窄的街道上，一路吱吱呀呀，泥坯颤动在汉子肩头。穿三绕四，行至沿河窑坊，单手移转，卸下陶坯，舒一口气，随便坐在河边两岸遍地堆放的窑柴上，点一星火，抽一袋烟，悠然自乐。

汉子抬眼观处，窑坊沿河流曲折盘卧，似军营一望无边，周遭陶瓷若士兵排列，阵容齐整。在日光的照射下，百余根旗杆似的烟囱，淡淡飘出火星。大小船只横斜，依次停泊，由稻草包裹的各式精美陶瓷正被一一搬运至船仓。码放整齐，松缆，紧绳，一声吆喝声响起，船工号子整齐划一爆响之际，船与人，瓷与歌，沿河而下，过漳泉港，经红海湾，越州闯府，更一路通往欧洲，输往世界各地。



● 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工人正往窑中码放烧制瓷器的匣钵。

这些朱乐耕8岁以前的记忆影像，在这座因产陶瓷闻名，进而被宋真宗以景德元年（1004年）年号为名置景德镇的城市，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

代表着中国传统艺术的陶瓷器皿，也就随着千年以来的弄堂、工匠、柴窑、船工、白帆顺河而下，近至皇城京都，远至欧美外夷。因路途遥远，保存不易，也使得中国精美的瓷器备受欧洲王室贵胄欢迎，比如说在法国王室，用一只中国的瓷碗喝汤，已经是非常使人羡慕的事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喜爱中国瓷器，专门下令让工匠建造中国厅以陈设赏玩，而德国皇帝则特设德累斯顿瓷宫，将来自遥远国度的瓷器当作艺术品保存。

被外国皇室赞叹不已，当作奢侈品收藏的，实质上源于瓷器的巧夺天工，而这精美来自于景德镇工匠传统制瓷工艺。一代代的工匠将技艺流传，朱乐耕就属于那种从小被送进传统作坊学习的人。他在学陶瓷技艺的时期，几乎景德镇最老的制瓷工匠、艺人都集中在工厂里。

远方的天空，仍然被夜幕笼罩，晨曦躲在远山之时，学徒们就出现在各陶瓷工坊，扫房净屋，灌水烧浆，奉茶以待。当红黄光线照射窗棂，师傅们也来了。师传徒习之间，只有时间可以印证传统技艺之繁杂。此后，从拉坯、立坯、晒坯、制坯、调色、塑形、刻花、彩绘、施釉、烧窑等各技法一一学习。这样的场景，千百年以来一直发生在景德镇的陶瓷工坊。他们在这里生活，求艺，安身立命，生命挥洒之间，也成就了景德镇的声名远扬。



• 景德镇红星瓷厂待烧的瓷坯，这里和景德镇的多数瓷厂一样，还是以传统瓷器的烧造为主。

学徒不易，冬去春来，从一个在河边用渣饼打水漂的儿童少年，至唇上淡淡胡须，无数人的青春投注在精美的瓷器之上。景德镇千年的制瓷传统技艺，也就一辈辈传下来，上至朱乐耕在内的景瓷工艺大师，下至从陶瓷中讨生计的普通匠人，均受益于这千年不熄的窑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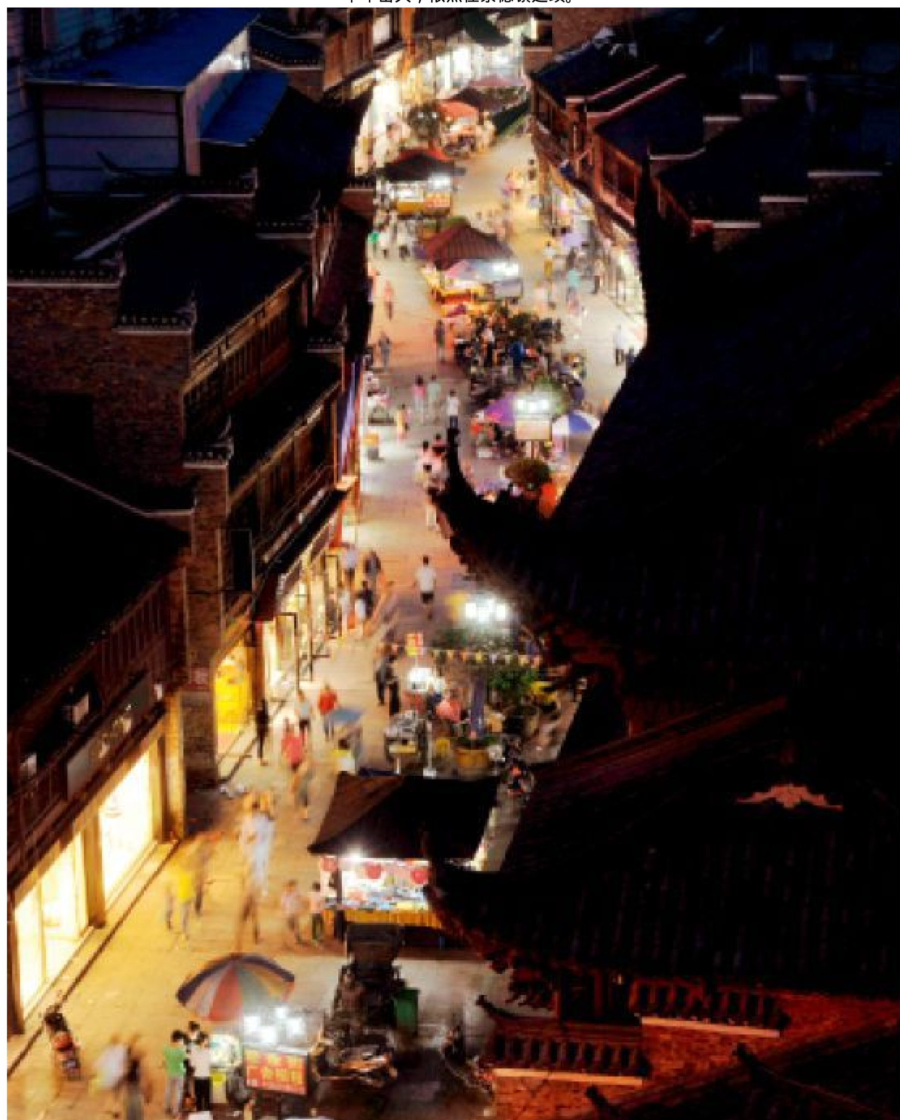
从学徒至出师，就这样经传统技艺精制而成的一件件华美的瓷器，方从窑炉烧制成型，小心装船启航，从中国贩运至欧洲各国。那些将瓷器当作珍宝的人们，不会知道这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大师绘就，而是均由普通的中国工匠制作。可能有些人不屑于普通人的生活，但就是这些工匠的精湛技艺，甚至影响了欧洲的艺术发展。

而这些无名者制作的瓷器，在欧洲大行其道，也深刻影响了西方诸国的审美观。比如说，在我们现今看到的17至18世纪欧洲家具、室内设计等，均有中国元素存在。表现为与巴洛克和洛可可式融合在一起，特点是采用东方图案和花纹，惯用蓝白色对比。观之不对称，并且不用传统的透视画法，而是大面积地贴金涂漆。日本艺术家小林太市郎认为：“所谓洛可可美术的主要特征，完全是由中国工艺美术而来，所以这个洛可可是一个暧昧不明的称呼，不如直接称之为‘中国-法国式美术’，其意义更明确而实际些。”

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不知何名何姓的普通制瓷工匠。还有什么能够说明我心中的敬惧之情？我想，无名者相对于后世之盛赞，时间的印迹就留存在这千年古镇的变迁之中，一代代人来去世间……



● 千年窑火，依然在景德镇延续。



• 景德镇古街。

变：古镇气场

飞机落地，来到现实。数日以来，我的脚步行走在这千年古镇的大街小巷，莫名的情绪自我踏上这片土地之际，便一直包裹着我：眼前的古镇，静静地存在。或者，她又在千年之后，变得不再是她。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夹缠不清，搅成一团。

如同17世纪中国陶瓷影响西方诸国艺术，1985年之后，景德镇开始有了现代陶瓷艺术，并深受影响。这些外来的具有鲜明后现代意味的陶瓷作品，让当时还在研究传统陶瓷技艺的朱乐耕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也让景德镇的工匠们，看到了传统的局限性和差距。

所有人都震惊于现代艺术的不可捉摸，但又不能不承认有另外一种还未认识的美，尽管景德镇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它。我遇到的一位陶瓷艺术家甚至告诉我，那时的他抬手将所有的瓶瓶罐罐砸了个稀烂，冲天狂吼。至于说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到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作为年轻一代的景德镇人，也对传统产生了怀疑。26岁的王冠霖就是其中一个。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我能够明显感受到他身上的热情：景德镇需要变革。他认为传统的景瓷器形过于保守，需要与时代去接轨，创新求变的思维，首先被这些年轻人接受。

中国有句俗语，杀人易，换地难。生计所在，必以性命相博。从景德镇的历史发展上，你能很清晰地感觉到这种似乎拔根而起的痛楚：守不住，舍不得，煎熬人心。在陶瓷工坊里，我不止一次看到传统的老工匠对雇佣他的现代艺术家表达不满，甚至撂挑子不干。虽非当事，但我能理解。这种感觉流传在中国人的内心，实际上已有上千年了。可以想见，当古镇面临现代艺术的激荡之时，尊奉传统为生命的景德镇人思维方式所面临的冲击。







● 熙熙攘攘的景德镇陶瓷创意园区是新艺术品的据点。

于是走出去看看世界，就成了朱乐耕们的选择。1992年，日本举办美浓国际陶艺展，国家轻工业部组织挑选部分景德镇陶瓷艺术作品参展。结果到了日本一看，欧美等国家参展的陶瓷作品，表达了现代人思想观念，是具有极强个性的现代陶艺作品，唯有中国送去的仍然是传统的花瓶、樽、罐、壶等陈设瓷或日用器皿，只是在画工上相竟媲美。

当时的日本美浓国际陶瓷艺术展评委们，看了中国的陶瓷作品之后评价说：“中国陶瓷作品技艺精湛，富有民族特色，但落后于时代，希望今后加强国际交流。”

这句话虽然客气，但对于作为陶瓷大国的中国艺术家，也听着刺耳。另一方面也确实刺激了来自中国的客人，面对现代陶瓷作品的创新性，着实吸引朱乐耕去看了多次。他想拍摄下图片，以作借鉴，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允许拍摄，几经交涉，终于拍摄下一些资料留存。

这些图片后来有了大用处。1995年，轻工部举办全国陶瓷评比会，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意味的陶瓷艺术作品。评委们却无法评说，到底怎么评？依什么标准？无所适从，朱乐耕将从日本拍摄的图片呈现出来，介绍了现代艺术的分类和评比方法，对这些新形式陶瓷作品的评奖才得以完成。

自此之后，犹如洪水破堤，新的观念和新的创作方法涤荡着景德镇。油画、板画、漆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移植在窑火中的陶瓷之上。

最了解景德镇的一定是当地人，于是我来到了景德镇中外陶瓷艺术协会，拜访协会秘书长

赵松发。他在和我谈起景瓷的变化之时眉飞色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我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古今中外各种艺术形式借用陶瓷作为载体，结合火烧的艺术来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大量涌现。这就是景德镇本土艺术家不及的地方，事实上改变了景瓷千年以来的传统艺术。

比如说，传统景瓷的颜色釉装饰多用在瓷瓶本身，与国外现代艺术结合之后，延伸至人物、山水、花鸟等各种形式，现在已经变化为几十种装饰方式。又如，自古以来景德镇的陶瓷作品没有使用油画来表现的，但现在却成为瓷器新的表现方式，从效果上来看，甚至要比在画布上表现更为细腻传神。



• 在景德镇，除了传统瓷器，也能看到不少当代陶艺作品。

如果一个人能够穿越时空，同时来到千年之前与现代中国，那么，他一定会看到景德镇陶瓷艺术的每一次转折，本质上皆为对艺术全新理解之上的探索。千年以来古镇的传统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集，一方面复制传统，一方面在外来艺术影响下的陶瓷作品用来表达新艺术，形成

了景德镇新的陶瓷文化艺术现象。

走在古镇街头，我一直想搞明白一个问题：纵观历史长河，千年瓷都景德镇的灵魂是什么？从飞机上空看到的景德镇，与脚下的这片土地相比，想象源于现实的精彩，就在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那么，一切也只能从现实中去寻找答案。

且让我们抽丝剥茧，寻找隐藏在时间中的镜像，工匠肩头颤动的泥坯，转化为窑炉中的火焰，诞生瓷器那一时刻始，宋青白瓷、元青花，至明清官窑的出现，皆为根据时代发展而生发的新创造。传统，也就不断地融合，产生新品种，演变为现代。但是，谁又能知道，这现代会否在未来成为新的传统？

而千年古镇，也正是通过当代艺术与传统技法的结合，生发出新的气场：传统不再成为唯一的制瓷方式，各种新的艺术观念纷纷出现，形成景瓷多元化的艺术景观。

思：此镇非彼镇？

我在古镇的最后一刻，是在夜幕低垂时开始的。新结识的朋友们为我摆宴送行，酒酣耳热，互诉衷肠。聚会难得，谈起古镇的新气象，本应是欢乐的气氛，但我却是在莫名的情绪中度过的。对于我而言，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我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为什么从来至走，一直存在，一时竟有些呆住。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在我去往景德镇之前，另一位好友说的话，“去景德镇，你可能会失望。”当我问他为什么之时，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是的，确实有一些失望，这失望来自于千年古镇的面貌已然不可辨认。我行走在景德镇街头，目之所及，似乎都已经和陶瓷没有任何关系。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镇，都能够看到相似的景象：通篇一律毫无特色的高楼大厦，到处都在堵车的“盛况”，电动车像条鱼一样穿行在拥挤的马路之中。确实有一瞬间，我怀疑是否来错了城市。

但这就是现在的景德镇，如果说唯一能够和瓷都联系起来的景物，便是我看到的街道两边通体使用瓷器制作而成的电灯杆，如同一个漂亮的少女，穿上了一件丑陋的花衣服，艳俗之极，与千年瓷都的名号不相协调。我想，这会让来到古镇的游客们，莫名产生一种怒气，怎么能这样？可是，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后来我才知晓，不仅是本地的陶瓷艺术家，就连当地居民也对此颇有微词。

但是，又能如何呢？

那些应该保留的，通通被拆掉了，而这座城市的历史，似乎也随着一座座古建筑的消失而消逝不见。谁能够告诉我在这座城市里，千年的景色是存在于街头的高楼大厦中的？我相信就算是景德镇的土著们，也会尴尬吧。于是，你很少会看到古镇千年的传承在生活中的显性表达，一切都来自于想象，一切都来自于故事，一切，都停留在口述心传。



● 朱乐耕近照，在传统与现代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 朱乐耕的现代陶艺作品《风》。

就是在这样的感慨中，我听到一个故事。在1999年的时候，景德镇一座建于清朝的罗汉斗古柴窑被拆掉了。那一天下着雨，一个名叫姚永康的汉子，无数次地冲上去，又被无数次地挡下来。城管们涌上来，一个个比他更有力的臂膀紧紧叉住了他，他只能眼瞧着土崩窑塌，号啕痛哭。

除了那些决定要拆的权势者之外，任谁也能够理解这哭声中的苦楚。景德镇以瓷立世，能够感受到古镇灵魂气息的所在，就是窑火。拆了一座座古窑，那跳动着的历经千年而不熄的窑火，将随着汉子的泪水，一点点地熄灭，远去不在。

此镇，已非彼镇了。

后果是什么呢？你再也不会看到这个城市一千年的价值承载所在。假如你的眼前不再是记忆中熟悉的景色，一个人便再也没有了乡愁。这种情感的被伤害，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当有一天四处漂泊的你感觉到疲惫，想回到温暖的家，徒然四顾，却找不到家乡在什么地方。

游子身无所依，乡愁难寻，发生在当代中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被拆得面目全非的城市。

这并不仅仅是景德镇面临的唯一问题，更严重的是仿古瓷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有市场，能赚钱。但是，我在一间陶瓷工坊认识的新朋友丁松年却告诉我，遍地都是仿古瓷的现象，却让他感觉到一种悲凉，似乎延续了传统，却又和过去不搭调。他说："难道这就是人们想要的东西？描虎难为却成猫，没有千年古瓷的气蕴，只有金钱的味道。"

丁的担忧代表了民间层面对古镇现状的理解，相比而言，让政府层面担忧的，则是候鸟飞去来现象。赵松发形象地向我解释了这个特有名词的含义，在他所接触的国内外来到景德镇从事陶瓷艺术创作的人群中，扎根留下来的却并不多见。赵告诉我说，这些人只是在景德镇搞创作，来了之后找一处房子，雇佣几个当地的工匠开始制作陶瓷，然后将作品运走销售、展览、收藏，像候鸟一样，来了又去。

新结识的一位本地画家朋友告诉我，仅国内外的画家便有数千人之多。来自外乡的人数之多，甚至产生了一个特有名词："景漂"一族。但景漂来了又去，很难稳定在古镇的现象，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赵松发专门为此写了一个材料汇报，名称为"景漂的效应及期盼"。

赵松发说："外来者受自然资源的吸引来到景德镇，一方面深受本地艺术的滋养，创作出来各式作品，但完成之后带着作品随之离去，为景德镇留下了什么？"

当我拜访一些外来艺术家的工作室时，赵松发的忧虑更能深刻体会。比如说一位来自浙江的画家，将他的作品绘制在陶瓷之上进行创作，颇受市场欢迎，但他每年仅在景德镇四个月时间。之后，便如仙鹤远游，直至来年再次回到景德镇。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这里长久居住时，他回答我："这里，创作氛围浓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如这位画家朋友一样，无数人来到千年古镇，却又淡然离去。

告别总归告别，临行毕竟临行。这一时刻，景德镇灯光璀璨眩目，完全不似空中俯瞰时的模样，这会使得现实葬送了千年想象。此情此景，让我终于在离别之际，明白一直困扰我的莫名情绪是什么：古镇之感伤。朝代服饰随时间更换，时间的历史却总会在此刻让我心惊，站在未来遥想过去，古镇的现在却流逝于指尖，无从寻觅……

（感谢景德镇中外陶瓷艺术协会秘书长赵松发、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朱乐耕、余孝平提供采访支持便利，在此一并致谢。参考论文及书目：《中国现代陶艺的发端与发展》、《景德镇瓷器》等）

“洋景漂”在景德镇

撰文/孟繁勇 摄影/许建华



• 美国陶艺家周原，他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在瓷盘上绘画。

下午5点，盖博天换上跑步鞋，推开门，来到了景德镇郊外的乡间小路，深深呼吸一口空气，踏步向上。沿路一直往南，周边是山崖环绕，蜿蜒的小路通向一个很大的水库，距离他的居所16公里。

盖博天来自英国利物浦。夜晚来临，收拾起一天的忙碌，盖博天有时会来到周末沙龙放松。这里聚集着和他们一样的外来者，英、法、美、荷各国的陶瓷艺术家，从街头又新开了一家商店卖的东西超级便宜，到又有一个新想法用在陶瓷制作上效果好极了，海阔天空，各种话题成为谈资。盖博天告诉我说，虽然他们是外来客，却比景德镇人更为喜欢这座千年古镇。

“嫁”到中国

美国人瑞克，是我在景德镇接触到的国外艺术家里，实实在在留在中国的人。其他艺术家则是一年来到古镇三至四个月进行创作，随后人与作品一起离开。年年如此，循环不息。

我很好奇瑞克为什么会留在中国？得到的回答却很简单，他在这里教授陶瓷艺术时，认识了一个中国女孩儿并娶她为妻。妻子和他是同事，教授艺术史。瑞克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同事，则开玩笑他是“嫁”到了中国。

瑞克为他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周原。每当他介绍自己的名字时，看到的都是友善的笑容，瞬间拉近了与景德镇人的距离。尽管来到景德镇8年，他的中文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不过为了“生存”，他还是学会了必要的中文：食物和问路。他说：“不懂问路回不去家，不知道食物的发音，会饿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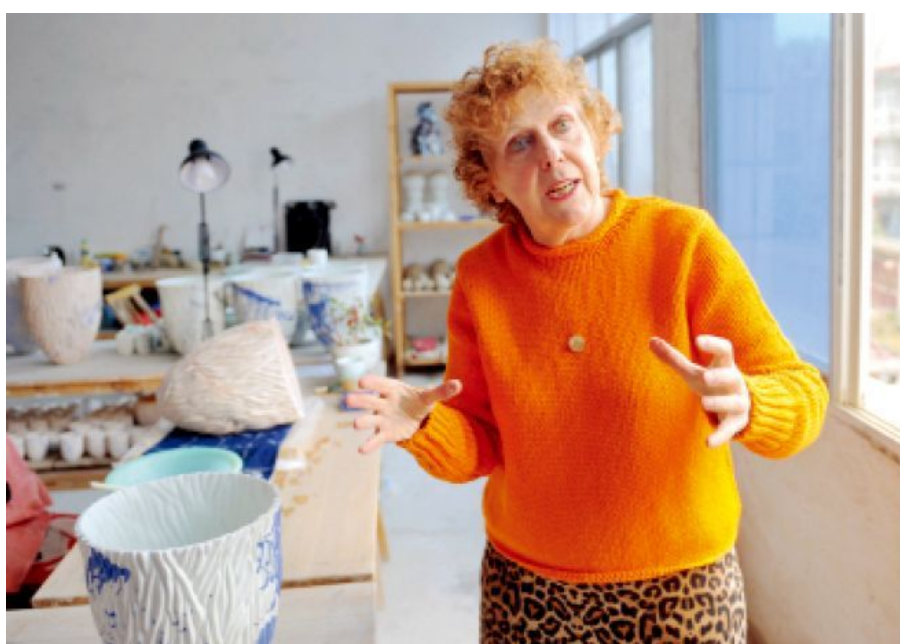
瑞克尊当地的工匠为师，因为他发现，一个年纪不到20岁的小伙子，拉坯技术竟然比他还要精湛。而他的中国邻居，一位看来普通的汉子，手拿紫貂单毛笔在陶瓷上画花鸟，细腻非常，专业水准让他感觉到震惊。

有一次，瑞克去往景德镇的一个古窑遗址参观，他看到一位年纪约有80多岁的工匠在表演陶艺制作过程，瑞克告诉我说：“那是不可思议的场景，一位老者的艺术。”老者邀请他来尝试，没有想到的是瑞克有模有样的拉坯动作，一看就是内行。见者欢喜，双方点起一根烟之后，这就成为了朋友。

在美国，像瑞克一样的陶瓷艺术家，往往一个人承揽了从拉坯到烧窑的全部工艺流程。他在景德镇看到的却是被分解为多达十数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技法都有无穷奥妙，一个人甚至一生都只做一件事情。瑞克为此着迷不已，本来打算只待一年，结果一年又一年，直至他娶了中国妻子，定居在景德镇。

和瑞克一直从事陶瓷艺术不同，来自荷兰的艺术家芭布斯，年轻时是个舞蹈家，后来才转行至陶瓷艺术。来中国之前，她对景德镇的了解仅仅是通过一些杂志上的介绍，直至2010年，她终于有机会来到景德镇。

芭布斯喜欢景德镇饭店的食物，由此她对美味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当然，她不会做中国菜，只能对着菜单上的漂亮菜品手指一点，耐心等待之后，便大快朵颐。于是居所附近的餐厅老板们，都熟悉了这位来自荷兰喜欢中国菜的艺术家。



● 荷兰陶艺家芭布斯，之前她是个舞蹈家。

闲暇之时，芭布斯会背上旅行包，挎着一台照相机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拍摄。从照片中吸吮创作灵感，也是芭布斯喜爱将所看到之物拍摄下来的原由。她为我展示作品，瓷器上如同流动的水静止淌开扩散。她告诉我说，这样的作品在荷兰无法实现，只有来到中国，才能够将她对瓷器的一些想法在现实中得以表达。

在芭布斯看来，在荷兰很难生产出真正的瓷器，温度仅有1240度左右，烧出来的瓷器统称软质瓷。唯有在中国的瓷器是真正的瓷器，原因很简单，烧窑温度高达1360度甚至更高。在景德镇，灵感喷涌而出之时，只要有一个想法，就可以做出来，这种感觉让芭布斯兴奋。

兴奋感同样存在于瑞克身上。古镇对于他而言，简直是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宝藏。瑞克在古镇游走，小巷深深，沿途各式当地人见惯不怪的中国门框，在他的作品《门》中体现。当我看到这件作品之时，一个念头挥之不去：为什么我们在其中穿梭，却意识不到门的存在？艺术的陌生化，仅是对瑞克而言的吗？

我承认，这确实是一个使人尴尬的事实。

景瓷的确给了瑞克太多灵感的来源。启发性最大的则是传统青花瓷。他看到工匠们在洁白的泥坯上，用青花古料直接在上面创作，创作既简单又高雅。这让没有见过青花瓷的瑞克，产生了许多联想。为此，他做过一系列青花盘子和一个像火箭一样的青花瓷器，并且，火箭还有一双翅膀。

我并没有在瑞克的工作室看到这件火箭一样的青花瓷。不过，瑞克告诉我，他之所以做这件瓷器，是希望以青花的传统方式，来表现西方的科技进步。在他的描述中，那个火箭最初并

没有翅膀，于是瑞克用一些铁艺、塑料、皮质物等融入到陶瓷的创作过程。并为此起了一个名字：如火般的征程。他说："名称来自于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中的一句台词，作为人类的翅膀，放飞梦想。"

瑞克为我做了一个比喻，要突破原有的思维，比如说现在你可能在一个盒子里，但要想盒子之外的事情。青花，就是盒子之外的艺术。



● 英国陶艺家盖博天（右）。

傻子般的勇气

景德镇给了外来者无数的创作灵感，这是我接触到的国外艺术家们，对这座千年古镇频率最高的描述。

盖博天的助手王代平则把这种感觉形容为，有一种傻子般的勇气。他说："当我第一次看到景瓷工艺薄胎，作为我们而言，在陶瓷创作成形时是一种限制，从外来人的角度上观察，有一种傻子般的勇气，怎么可以做到这般极致？对景瓷工艺不熟悉的人，是有这种感觉，一种对景瓷工艺做到极致的尊敬。"

王来自台湾，台湾的陶艺作品和景德镇的大不相同，从泥料、釉料、烧制温度、装饰技法都与景瓷有极大的悬殊。

来到景德镇的王代平，看到了景瓷的神奇，受此影响，他也尝试在传统之上进行突破创新。比如说，在薄胎瓷的工艺上进行了再创新，传统工艺是上下开口，倒浆之时，上面倒，下面出，以利灌浆及出浆。王的工艺是单面开口，灌浆及出浆皆由同一口进出。这也是一种傻子般的勇气。还好，效果不错，现在已可以制造上端封闭设计类的陶瓷作品。

让盖博天惊喜的事情，则是景德镇可以找到在制瓷过程中将每个环节做到最极致的专业工匠。但这种极致的专业，有时也会产生分歧，请来的工匠们吵成一团的情景也是常见。王代平

与盖博天提出的创新尝试意见，在实施的时候，各个工匠会坚持己见。不过，为了艺术而争论，本身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在景德镇接触到的国内外艺术家们的作品，有些简直让人不可捉摸，作品在逻辑上没有必然联系。仅是缥缈灵感闪现的现实定格？我只能这么理解了。要知道，任何事物都能成为艺术品，就看它在何处出现，何人解释。

我有些怀疑，一件没有内在逻辑的艺术品，是否可以称之为艺术品。这些所谓的艺术品诞生于景德镇，却没有一件在当地留下，往往作品完成之后，便装箱托运，送往国内外的某家画廊或者是艺术博物馆了。

这是景德镇的幸？或者是不幸？

相对其他国外艺术家候鸟式的创作，芭布斯却想把她的创新留在中国，这也是她获得当地人尊敬的一个原因。芭布斯将荷兰雕刻的技法，应用到中国传统的瓷器制作中。她有一个表现对象，瓷杯。这种产品是用倒模的方式制作出来，由两种颜色以上的瓷土绞在一起，表现形式是以雕刻的方法，外观看起来却像是绘画。拿在手中，凹凸之间，质感十足，眼中瓷杯却有一种传统写意的效果。

芭布斯为这件作品取了一个矛盾的名字：《停滞的流动》。她为这件诞生于景德镇的作品感到高兴，欲将瓷杯制作的方法传授给中国人。芭布斯却告诉我她的担心，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这样的创意。顾虑来自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国瓷器表面光滑，更加注重艺术的绘画与装饰。但对瓷器本身的手感，比如说对泥土的感觉表现得不是很多，而她的作品恰巧更关注泥土与瓷器的关系。

芭布斯多次与我提到她的想法，她或许希望能借助我来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如果你想学习，就可以去找芭布斯了。

据说，芭布斯的作品很受国外市场欢迎，你学会了，想来销路也不会差。

（感谢景德镇陶瓷学院余孝平教授、侯铁军老师提供采访协调及翻译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古城镇的困境与出路

对话阮仪三

撰文/徐伟

被誉为“古城保护神”的阮仪三，几乎踏遍了中国所有的古城镇，也经历了当下中国古城镇保护的全部历史。他曾在推土机下救出了平遥古城，曾多次当面批评政府在保护古城镇上的急功近利……在如今古城镇保护的又一个关键点上，我们特意采访了年过八旬的阮先生，听听他对古城镇保护的看法。



阮仪三近照　摄影 / 吴军 - 东方IC

Q=记者　A=阮仪三

2014年11月，被誉为中国“古城镇保护神”的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年满八十。几乎与他的寿辰同时，一场“同济大学城镇遗产保护历程及成果暨阮仪三教授保护研究活动展”在上海、武汉等多地举行。

毫不夸张地说，阮仪三的古城镇保护之路，就是当代中国古城镇保护运动的缩影。他所参与规划保护的古城镇项目，占据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半壁江山。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古城镇，经他之手而名扬天下，平遥、丽江、新绛、周庄莫不如此。

与一些坐而论道的学者不同，他自称“行动派”。上世纪60年代他跑遍全国，对各地古建筑做了摸底。从80年代“推土机下救平遥”算起，他致力于古城镇保护活动已逾30年。他一边与

千篇一律的城镇化赛跑，一边大声疾呼痛陈积弊，许多省市级官员成为他当面批评的对象。

他总结过去的30多年，说“过去是与无知作斗争，现在是与急功近利作斗争”。如今，阮仪三仍然奔波在保护规划的第一线，到哪里都不失时机地兜售他的古城镇保护理念。作为名门大儒之后，他对传统文化和古建的感情远非一般人所能及，这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根本动力。

对古城镇认知的转变

Q：您在“推土机下救平遥”，可视作当代中国古城镇保护运动之开端，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

A：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刚刚从“破四旧”的文革浪潮中走出来。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普遍缺乏对历史城镇进行保护的意识，全国被列为文物的历史建筑屈指可数。当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想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全国各地大兴土木，拆掉旧城建新城。我所做的古城镇保护活动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开始的。

我在80年代初保下平遥以后，又做了江南水乡古镇和苏州、扬州等古城建筑的保护规划，人们对古城镇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也在此过程中慢慢转变。1982年，发生了两件对古城镇保护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并公布了第一批名单24座城市；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文物保护法》，明确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古城镇的保护从此有法可依。但是直到现在，真正按照法规完整保护下来的，仍然没有几个。

Q：对古城镇从大肆破坏到规划保护、开发旅游，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A：造成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97年平遥与丽江两座古城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此前中国虽有几处遗产入选，包括长城、故宫、兵马俑等，但都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因为它们本来就名声在外。

90年代初期，国内经济形势好转，旅游业开始兴起，出现了一些“风景区”。而平遥、丽江两处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游客量迅速攀升，形成很好的示范效应，各地都开始注意挖掘自己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迹，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地方政府开始重视。

但当旅游业逐渐成为地方重要收入来源的时候，破坏也就随之而来。所有的旅游业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破坏了历史文化遗迹。我敢说没有哪一个景点没有遭到旅游破坏，只是破坏的程度不同罢了。

与急功近利作斗争

Q：您在《世界遗产地理》首发式上讲，要提高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老百姓三种人的遗产保护意识，也就是说，您认为现在大家的保护意识还是不够？

A：还是很差！很差！很差！我用三个“很差”，三种人都很差。虽然比上世纪80年代有所提高，但是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还缺少更深入的教育。

现在很多保护工作似乎都是政府“恩赐”，这种恩赐往往是片面的，因为老百姓并没有从中得到真正的利益。相反，一些所谓“破坏性保护”还起到副作用，诸如大肆修建假古董、伪作，不仅对当代人是一种视觉污染，其影响之劣还会波及下一代。很多唐宋元明清的东西在我们手上毁掉了，能看到的都是赝品，那以后中国到底往哪里去？

别的国家都在进步，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而号称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却要变成文化贫瘠、千篇一律的城市。在欧洲，无论是德国、英国、法国，他们每个国家都有能够反映本民族历史的建筑遗址。习近平总书记讲“要留住乡愁”，“乡愁”貌似好听，但实际上“愁”是一种无奈，一种悲哀，留不住了才有愁。

Q：现在的“保护性破坏”与80年代的直接破坏是有区别的，保护性破坏是政府官员主动而为，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和个人政绩。在政绩考核标准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地方官员急功近利的心态？

A：政绩的背后有一种私利，做出政绩就可以升官发财，这样形成了一条扭曲的逻辑链——保护遗产是为了发展旅游，发展旅游是为了做出政绩，政绩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不明白保护遗产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留存先人的优秀文化，是对后人文化教养和传承的载体，也是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和借鉴。

保护文化遗迹绝不是为了发展旅游，旅游只是副产品，决不能本末倒置。我经常跟他们讲，我那么痛心，你们不痛不痒，我说你们做了多大的蠢事，这样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震动。许多事情就是在他们手上弄砸的，他们有责任来纠正过去的错误。经过这样的宣讲，很多官员改变了意识，和我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建筑物的文化内涵

Q：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到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破坏可谓不遗余力，一方面自傲于文明悠久，一方面又将历史遗产弃之如敝履，为何会走入这样的误区？

A：自古以来，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都不够重视，跟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相比都差很远，这也造成了历史上的多灾多难。项羽攻占咸阳，一把火烧了阿房宫，“你不要过，我也不要过”，这种行为被视为英雄之举，大张旗鼓地宣扬。此后，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这种恶劣作风、愚昧的农民造反意识一直延续，在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得到纠正。

到现在，我们仍然对文化缺少敬畏之感，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缺乏了解。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应是独树一帜的，包括建筑文化、城市景观，跟国外的城市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有一套自己的章法，讲究“天地人和”，这是重要的时空概念。

中国传统的建筑群是以家庭和邻里为核心的，北方的四合院、胡同，南方的围屋、巷弄，都是通过建筑形成和睦的邻里关系和熟人社会，跟现在的单元房完全不一样。所以过去会出现“共房亲”，就是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成为亲家。可以说，和睦友善的社会群居网络的形成，建筑形式起到了很大作用。



• 云南丽江古镇街道。供图/全景图片

Q：现在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是奢侈。

A：对，那种氛围现在得不到了，因此能留下的东西，要赶快留下来，留不下来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现在城市的高楼全是“排排房”，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邻里之间互不认识，电梯里看到都不打招呼，那种青梅竹马、“共房亲”的关系现在绝对不会有了。

所以，不要小看建筑，建筑物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几千年的智慧，它是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一旦毁掉了，重新再建就是假的。但现在我们的政府仍然缺乏这方面的认识，我们没有《建筑保护法》，没有《城市保护法》，没有《园林绿地保护法》，我们只有《拆迁法》，拆房子有法的。法国1814年就有《房屋建筑保护法》，日本1972年也有了，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政府官员是要负责任的。这些话我当着部长的面讲过，但是不起作用。

古城镇保护的原则

Q：下面想请您谈两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对于古城镇或历史遗迹，究竟哪些需要保留历史原貌，哪些需要进行修复？像欧洲的帕特农神庙、罗马斗兽场都没有进行修复，反而更有历史沧桑感。

A：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有定论。《威尼斯宪章》和《奈良宣言》两部世界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约都有提到，我把它归纳为四个性质的要求：

第一是原真性，它原来已经存在于此，就不要再去动它，留住它真实的历史遗存，不做任何干扰。废墟就是废墟，但是要保护其废墟的状态，从保护的那一天起，就让它定格在那个地方，除非人力不可挽回。

第二是整体性，保护是整体的，连同它周围的环境一起保护，如果缺少周围的环境，也就

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比如，北京列出需要保护的35条历史街坊，文物保护部门都很清楚，但是后来留存无几，以大栅栏、金鱼胡同、南锣鼓巷为首，或拆或造假，非常可惜。

第三是可读性，它的历史是可以读取的，岁月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可以被看到，这跟前面讲的原真性是一样的。站在帕特农神庙和古斗兽场面前，你能读取到它们的历史。

第四是可持续性，让它的历史价值可以持续留存，特别是对于有人类活动的地方，要让生活在里面的人还能继续生活下去，这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比如京杭大运河，它在技术上还可以持续运行，那么就让它继续运行下去。

Q：对于那些可以修复的古建筑，在修复过程中有哪些要求？

A：应该有“五原”的要求：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原结构、原环境。做到这“五原”，就可以说是修复了的古建筑，但是要加以说明，不要去骗人。真实“身份”要告诉大家，是模型还是原物。

所以，最近8个城市联名申报古城墙为世界遗产，我就有看法，因为它们充其量只有4个城市的古城墙是真的，其他几个全是假的。上世纪80年代全国许多有城墙的城市我都去看过，平遥、荆州的城墙是真的，西安、南京有一半是假的，浙江临海的靠海、靠河的一边是真的，其他部分是假的，原来是残砖断瓦。山海关的也是假的，那么你怎么能说是世界遗产呢？我很可能会写封信给世界遗产委员会，告知他们真相。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缺少一种科学的态度，缺少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中国官场致命的缺点，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就是到处都是假建筑。

Q：现在许多古镇搞文化艺术节，将古镇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像乌镇戏剧节、平遥摄影节、丽江束河青年艺术节等，您对这种现象如何看待？

A：我很支持，我觉得非常好。这就是依托古镇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沉淀，为现代文化服务。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要像博物馆一样留存，还要充分利用起来。当然，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你说的戏剧节、摄影节，还有同里的田园象棋赛，借助古镇特殊的文化氛围，办中国传统的象棋、围棋赛。周庄每年举办一次周庄论坛，全世界的文化人都到周庄参加，看到它的水光山色赞不绝口，这就是利用了其本身的资源，为现代的文化艺术服务。

这些人都很聪明，这些创意是值得提倡的，但要注意把握好度，不要对古镇造成破坏。有的地方不会做，就搞些低级趣味。乌镇为戏剧节专门修了一个现代剧场，离古镇有一段距离，利用古镇的空间搞流动的戏剧舞台，里面搭了很多的小戏台，这种设计没有对原有的古镇造成破坏。同里田园棋赛也是如此，大小赛场环境的布置非常用心，世界各地的棋手到那里都会被它的风光感染。

我们应该鼓励百花齐放，结合现在的需求，与时俱进。不能仅仅是观光式的、对历史回顾式的，而是要把它融合到现代生活中去。

王晟：古镇遗产守望者

撰文/刘荣 摄影/金建辉



一座千年古镇胜芳，一名来自基层的小学数学老师，它们之间

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至少，在我们的这次寻访中，发现他不同于其他古镇人，数年来，他身体力行地参与着这座古镇的保护。这，亦是普通人保护遗产的缩影。

我们眼前的王晟，小学数学老师，中等身材，一笑起来像个孩子。看到他时，很难立刻把他和一个“遗产保护者”的身份联系起来。

他的家乡，河北省胜芳镇是千年古镇。“南游苏杭，北游胜芳。”过去，这里是直隶省的水陆码头，“水则帆樯林立，陆则车马喧阗，百货杂陈，商贾云集”。

“文革”浩劫，胜芳民俗与文化传承曾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因地处京津之交，经济起飞，1985年胜芳成为河北省第一个亿元镇。快速工业化带来污染和文化断层，于是，2007年胜芳进行修复，还原了北方水乡商业文化古镇风貌。在中国北方，这里是罕见的民俗学基地，完整保存着诸多传统习俗、民间文艺。

基于对乡土的热爱，王晟与合伙的几个朋友“玉麒麟”、“逍遥中秋”、“我爱高跷”等人，业余自觉记录、保护着本地文化遗产，和每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一样，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民俗传统的民间力量中，成为一位身体力行者。

乡土之爱：我想成为一个学者

王晟家在当地属于没落大户，双亲都受过教育，母亲70岁了，至今爱画梅兰竹菊和大写意的国画。她脑中至今没有针头线脑的世俗生活，关心精神上的事情。王晟受父母熏陶，读着典籍长大，好写诗词散文。可是，什么才是精神上的事情呢？

那时，书中并没有告诉他，精神上的事情，可以是他打小看不腻的胜芳花会，听不够的夯歌号子，和老百姓们几百年不曾更变的老传统和老日子。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居然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古民俗的存留地。直到2009年遇到非遗学者苑利，被胜芳民俗震惊的苑利告诉他，你生长在一个文化富矿啊！

在民俗式微，传统文化堪忧的大环境下，胜芳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有千百年传承的武术、戏曲、音乐、舞蹈、民间信仰、乡傩等传统文化，确实出人意料。最难得的是，这里的年轻人爱好民俗，重视传统；孩子们不挤“独木桥”，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操练高跷、跨鼓、音乐、武术等民俗活动中……

胜芳深深震撼了中国非遗研究所与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的研究者们。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在此建立了民俗文化调研基地。后来，王晟年年接待来考察民俗文化的研究生和学者，协调安排吃住，走街串巷，陪同进行调查和读书写作。

几年下来，王晟意识到“胜芳的一切，不是一个雷劈出来的。”本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乐会是怎么到的胜芳？活人祭祀，武术门派，又是怎么到的这里？中国的文化地域之间都是有源流的，博大精深的源流让他感到兴奋，并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和践行欲望。

自从接触到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和民俗学者，王晟对自我的要求开始向一个民间学者靠拢。他每天晚上固定读书2个小时，写作1个小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

他的书目里，有《非遗学》和《民俗学》这样的遗产专业书籍。





●胜芳古镇王家大院西式窗户和门楣上的绶带鸟 。

也有西方学者的《文化的解释》，和儒家的“十三经”；西方人类学的书籍现在是他重点阅读的。作为“文化在地者”，他希望用自己的语言搭起胜芳和外界的桥梁。

他写的《从娱神到娱人》、《火神信仰与胜芳花会》、《胜芳庙宇今何在？》发表在当地报纸上；2010年6月12日天津《今晚报》还发表了他写的《津西那个镇子》。很多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会议，也请他过去做民间嘉宾。

南音乐会：我就是个看会的人啊

王晟知道，知行合一很重要。在认识苑利前，他和四五个本地小伙伴，早已开始行动起来，成为“遗产守护者”。

起因，是花会的数量和观众在一两年内大幅度减少；其次，2007年，胜芳古镇进行修复，王晟等人害怕，这会不会是当时遍及全国的“文化拆迁”？于是，他们进行了文字、摄像、外联、照相的分工，给遗产留影。

胜芳民间文化面临的问题，和全国各地一样，部分民俗文化已经陆续消失，有的艺人改行，也缺少年轻人的传承。王晟永远忘不了的，是2007年他采访的一位七十多岁的夯歌老人。老人会唱百多段当地民歌，

还会花会里高跷会的唱段。随着居住方式的改变，靠人力砸夯的习俗，已经在生活中消失了几十年，夯歌即将消失。当时，由于未带录音工具，他和老人约定下次见面。工作繁忙，一拖半年，老师傅已经到了肝癌晚期，优美曲调成为绝响。

为了不让悲剧再次上演，王晟等人对胜芳镇内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摸底。几年下来，整理出五六万字的文字材料，还有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录像和录音。2010年起，他做了更细致的田野调查。2012年开始，他给镇上的老人做口述史，重点记录1937年之前的胜芳社会生活。本地的非遗项目整理也一并完成，整理出了22万字的素材。

起初，家里人并不支持他的工作，觉得他不务正业。当地百姓和花会中的会头，也常常把他们拒之门外。一年冬至他去跨鼓会，人家怕技艺外泄，不让他进去，他在门口从上午10点站到下午4点，也没采访成。还有一次大雪天摔了一跤，腿紫了半个月。更有本地南音乐会的老会头胡德明，最初是把他骂回去的。

胜芳镇南音乐会是寺院佛教音乐流传至民间的产物，历史可追溯到商代，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保护名录；也是镇上历史最为古老的花会之一，因其位于胜芳河以南，所以被称之为“南音乐会”。南音乐会服务于七神庙（土地爷、财神爷、龙王爷、火神爷、五道爷、增福爷、城隍爷），供奉至今。每年胜芳花会摆会前，南音乐会要和跨鼓会一起到火神庙里去请火神爷，结束后还要把火神爷送到自己的行宫后，到行宫一直吹奏到半夜。现在胜芳花会摆会，南音乐会依旧是火神的驾前音乐会，现任会首为81岁的胡德明老先生。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晟一头扎进了会里。他站得高，学的是乐曲，眼里看到的却是历史和文化，当《火神信仰与胜芳花会》等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出炉后。南音乐会越来越为众人所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晟的行为也渐渐感动了老先生，王晟成了他的心腹。



• 胜芳高跷会的会众正在热闹地踩着高跷。摄影/杨锦乐

一开始王晟觉得自己有文化，总有些知识上的优越感。和这位不识字不爱说话的老先生接触久了，被他的“茶一样的人格”所感染，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学习。“学什么？学做人。学习‘会比天大’的无私和责任感。”

王晟曾经问老先生：“你在南音乐会里是什么角色。”他说：“我就是个看会的人啊。祖宗的东西不能断掉。这个会不姓胡，不是我们胡家一家捧起来的，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

从此，王晟更觉得自己应该为南音乐会的传承做点什么。三个月前，他问南音乐会最小的会众，你最担心啥？今年16岁的孩子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国家丧葬制度改革。因为这样，南音乐会就传不下去了。

大传统下的小历史

“留住年轻人才能留住传承，人流出去了，家乡就变成了真空的。”身为一个基层的小学老师，王晟数年来为胜芳的非遗项目努力不怠，包括寻找接班人。他很明白这个道理。

2011年，跨鼓老会收徒。这是一个明初随军队来到胜芳的皇封老会。它以单锤击鼓，鼓曲保留完整，舞蹈六百年未有变化。但是按照规定，技艺不得传出胜芳镇，现在镇上有大量外地的孩子，这怎么办呢？所以，老艺人不能出外传授，需要孩子主动入会。

在王晟的帮助下，24名本镇学生以传统方式入会——他们严肃地举行了传统的拜师仪式，遵守会中规矩，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到会中学习钹舞和敲鼓。到了农历四月份，当地的白事，火神祭祀活动、中元节庙会及元宵节花会走街等传统民俗活动中，就看到了这些孩子的身影。同年，本地一个古老的武术会，也通过王晟完成了传承工作。

王晟渐渐成为胜芳民间、政府与学界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人，这个位置，让他看到了很多问题，时常陷入内心的挣扎中。

要留住传统，必须扎进会中，写出真东西，但是往往真东西是会众不想外传的，写出来会伤人。“人家是推心置腹，你把他们当写作素材，这有时候很矛盾。”

另一方面，遗产保护中常见的“假民俗，假文物”，也让王晟深感担忧。一些文化遗产的身份一经确立，在旅游经济的刺激下，就走样变味。“真希望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胜芳。”

他说：“我现在最烦叶公好龙”，人们认为文化复兴就是喝茶，弹古琴，唱昆曲，练太极。真的涉及到了实打实的文化保护，反而进行不下去。“什么才是传统文化？并不是穿汉服背《弟子规》这些表面功夫，那些活生生的遗产，活生生的传统生活，才是真遗产。”

王晟说，他想要做“大传统下的小历史”，而他所看到的并为之践行的一切，正是如此。（实习生张琴苑对本文亦有贡献）

猜你喜欢：《世界遗产地理·从布拉格出发：聚焦捷克新生活》



点此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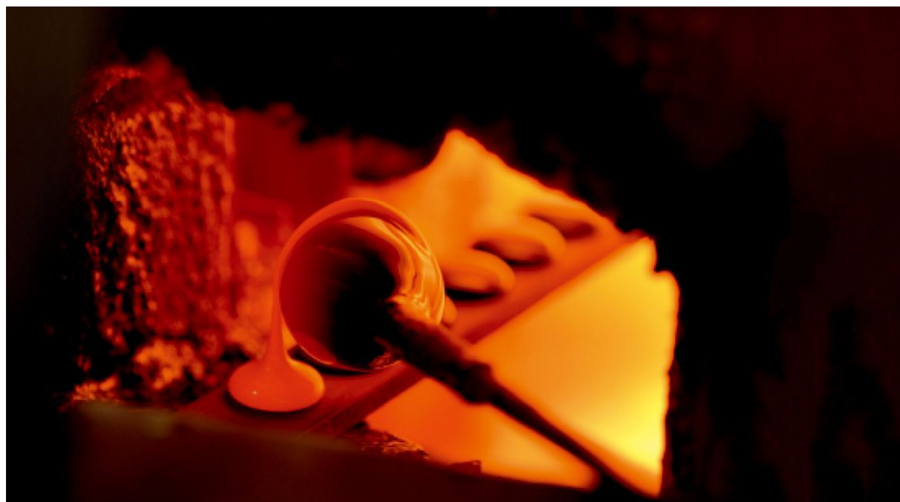
滇之韵：非遗在古镇

在熙熙攘攘的官渡古镇上，聚集了十数种昆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便转个弯，或许便能碰到一两样。譬如云子，火中取宝般利落而优美的工艺过程，使得本身便很雅致的云子更为夺目。又如滇剧，咿咿呀呀里，唱的全是昆明的大度与包容……

撰文/孟繁勇　摄影/金建辉

晨起露水尚未散尽的时候，陶柱琼就来到昆明官渡古镇寺庙旁的小广场。这里小桥流水，亭台楼阁，颇有一番景致。早有几个票友在那里开口吊嗓，压腿练功。不多时，陆续又来了手拿锣鼓的乐队老师，支起个话筒，这就准备开始。

陶柱琼唱的是《秦香莲》，锣鼓声起，伴随着丝弦鸣动，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在围观了。待到高潮处，声情并茂，曲折婉转，悲意袭来，眼角便有泪影闪动。一曲终了，掌声响起，丝毫不亚于剧场演出。却不知，这里是滇剧爱好者们的聚会场所：演的人，是票友，看的人，是百姓，你来我往，正是其乐融融。



解不开的滇剧情结

对滇剧的痴迷，使得陶柱琼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票戏。她本来与他人合伙做汽车租赁公司，现在也几乎不怎么管企业的事。戏瘾上来了，就约上其他票友，自带乐队，三五成群，开上一小时的车到农家乐里过过瘾。

有一次，陶柱琼听说官渡古镇新开了一家古渡梨园，每周都有滇剧演出，吸引了大批的票友，最小的8岁，最大的60多岁。这才叫鱼归大海，鸟入丛林，她随即就来到梨园。也是在这里，她认识了滇剧市级非遗传承人张雄，一来二去熟识，陶柱琼现在已经成为这里的主要演员，经常过来票戏。

每周四、五、六、日下午两点，滇剧准时在梨园开场，有游客，大多数还是本地居民。这里原先是个大会议室，后经张雄改造为小型剧场，悬壁高挂戏剧名家彩照，中间则摆满了长凳。开戏之时，戏迷们陆续赶来，花上五元购买一张门票，票价里还包括茶水，喝完随时续

杯。

2010年，古渡梨园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滇剧的传习馆，票友们想学滇剧，就来这里学，由张雄等人来教。张雄告诉我说："有一些票友唱得不错，但是没有形体表演，滇剧若要唱得好，不会四功五法，没有练过功是不行的。在传习馆里，每周二、三是固定培训票友们的时间，专门有滇剧老艺人来教他们。练得差不多了，便经常来梨园票戏。"

说起票戏，张雄的母亲也是票友，本职工作原是医生，因爱滇剧，专跟滇剧艺术家碧金玉老师学习过青衣，早前也是个名票。张雄受此影响，在1980年考取云南省文艺学校（现为云南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习滇剧，当时学的专业就是大武生。

正是对滇剧的喜爱，他如今开办了古渡梨园，并从2012年开始，个人出资整理了近五百多出滇剧。谈到为何如此，他说："现在真正能够表演滇剧的，全云南省不会超过300人，一些剧目面临失传。但是老百姓又非常喜欢看，我就想趁着老艺人还在，多多整理出一些剧目，别让这百年传承的滇剧，在我们这一辈人手里断了。"

如此令票友痴迷，自有道理。滇剧属于板腔体，也是皮黄戏，历时数百年始成。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等率兵30万入云南，结束了元末梁王在云南的统治，随后大批明军留滇屯田。8年后，又有江南、江西人口250万入滇，次年又移湖广等地80万，这些人口在云南各地扎根移民，其间百行杂处，便有来自各地戏班的民间艺人。

至清乾隆时期，省外至滇开矿、经商者越来越多，昆明因此而成繁华市场，各行帮兴建会馆，多请省内外戏班演出，五方汇聚、异彩纷呈。从明至清，数百年间，经由商者与军人将源于陕西梆子的丝弦腔、源于汉调的襄阳腔、源于徽调的胡琴腔带到了云南。中原文化影响之下，并加入云南方言之后，融合当地风俗习惯，尤其是云南丰富的民歌曲调，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滇剧雏形，最早被当地人称作"打围鼓"。因演出之时，四野乡里皆搬个板凳聚拢观看，所以又俗称"板凳戏"。

由此而观，约400年前，便是有了滇剧的形了。又和云南地方戏渐次融合，本属多声腔剧种，由外声腔经过长期发展、演变，最终成为地方剧种。唱腔以丝弦腔、胡琴腔、襄阳腔为主，并包容昆腔和一些杂腔小调。事实上，之所以滇剧杂糅了各地声腔，也与历史上外来戏班在云南演出有关，而人员流动及分合等因素，也影响了各戏班的行腔。

对滇剧影响较大的应属京剧。宣统二年（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京剧艺人自此来昆明演出，当时昆明的各戏院、茶园等，京、滇同台，盛况空前。滇剧原无坤角，因京剧缘故，才有女演员登上滇剧舞台，也进一步促进了滇剧行当的齐备。更在唱腔、念白方面，滇剧深受京剧影响，比如说讲四呼、分尖团，字音清晰透亮，增强了滇剧的艺术感染力。正是因滇剧吸收了各地方戏种的精华，并加以借鉴，最终形成如今包容并蓄的滇剧，并于清末民初盛极一时。喜爱者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戏锣响起，四面八方而至，赏观滇剧。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滇剧之特色，就在于融合。张雄告诉我："滇剧的表演，在唱腔以昆明官话为代表，但在念白方面会夹杂些湖北、江西、四川等地的方言，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融合的表现。另外，之所以滇剧受欢迎，是因为更接地气。比如说在人物脸谱的表现上，细节部分依当地风俗更多一些，滇剧里的财神脸谱，会画一些元宝等象征意义浓厚的元素，通俗易懂，一望便知。"

在来到昆明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滇剧，张雄特意准备了两张光盘，是他早年间录制的滇剧传统剧目。在酒店打开看时，果然不俗：唱则遒劲苍凉、韵味醇厚，变化多端，不一而足。老生悲愤沉郁，小生潇洒甜润，青衣华丽多姿，花旦纤巧婉转，老旦圆润柔和，花脸豪放苍劲。声传情，演古今芳华，貌达意，现人情世间。其流派纷呈，殊为洋洋大观。

我突然想起陶柱琼说的一句话，那时我问她，为什么如此着迷滇剧。她的回答是："无论做什么职业，总会把滇剧作为一种副业，拿主业挣到的钱补贴给滇剧。特别是春节期间，我们总会约上一些票友下乡，倒贴车钱，管演员工资去演出。其实不仅是你，很多人看不明白，但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种解不开的滇剧情结，也是非遗的一种传承方式。"

如同滇剧一般，非遗之情结，实际上在官渡古镇多处可见，在陶柱琼及张雄，则是民间百姓乐相融。而另有云子，和开国元帅陈毅相关，高层瞩目，便是又一段传奇了。



• 云南省滇剧院在为各族群众演出。供图/东方IC

云子传奇

如果你沿着官渡古镇的主街直行，不多远，自会看到一所云子博物馆。千万不要错过，这里，有着传承千年的非遗：云子。

历史文献上提及云子，目前可见最早的资料是《全唐文》卷九五八中晚唐傅梦求所写《围棋赋》："枰设文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炉。"说出了云子是熔炼烧制出来的，该文距今约有1100多年。

烧制云子的矿物原料，多达数十种，目前，可知有紫石英、玛瑙等，经高温熔融合而炼之，手工点滴成棋。明、清时代进贡于皇室，据说当时曾卖到一两银子一颗云子。后经日本侵华战争的战乱之后，其生产配方及工艺失传，后人不见其精妙，殊为憾事。

1964年，陈毅来访云南，闻知云子失传，便指示有关部门，寻访烧制云南围棋子的师傅，恢复传承千年的技艺。昆明方面四下里寻访，打听到一位名叫陈西伯的老先生，还能做出云

子。但陈西伯年已古稀，认为绝技只传子，不外传。

陈毅再来昆明时听说此事，便设宴震庄宾馆，请陈西伯吃饭，席间把酒敬陈，说："陈老先生，我们云南原有很好的云子，我到国外时，各国的棋界都慕名向我要云子。但我们自己却面临工艺失传、无以为继的困境。今闻陈老先生尚持此技，不知老先生能否暂轻置顾忌，大局为重，传授技艺？我陈毅对你表示感谢，也代表国家感谢你。"

陈西伯见此盛情，又是开国元帅开口，便点头应了。几经周折，终恢复失传的云子技艺。

如今，云子制作技艺，在2009年成为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配方属国家级保密配方。制作工艺之繁复，从此也可窥见其扬名天下之因。云子原料，取自于云南山区紫石英为主，辅以玛瑙等30余种石料，加以铅、硝等，投以药料，合而煅之，以炼云子。其中，挑石料则不能含泥、水太重，次加工成粉末，配以石料，入炉熔制，高温可达1200℃。

熔炼云子，行话叫火中取宝。生产流程共有滴子、褪火、打磨、人工选子、上油等11道工序，每一颗云子，都是手工制作而成。先则熔炼石料，炉中石料在火中，纷呈火红颜色，看去真真恍若火山熔岩，不时泛起气泡，如同煮熟石料相仿。据《永昌府志》等史籍记载，石料熔炼之后，用"长铁蘸其汁，滴以成棋"。其中，关键在于滴料的手法。



我在云子生产车间看到，一个年轻的工人手拿滴棒，约有100克重，伸到炉中取料，依靠手腕的力量，旋转滴棒360度，连翻三次方可。蘸满滴料之后，小心取出，滴一颗火红的棋子在滴板上。这便是云子非遗制作技艺中最精妙之处了。左手持滴板，右手拿滴棒，连环取汁、滴棋，约耗时3秒。如未掌握技巧，滴出的棋子便是椭圆形，或者有一个小尾巴，无法使用，而培养一个熟练师傅，则需5年以上时间。

炽热的熔液滴到铁板，颜色随即产生变化，初时火红，慢慢变乳白色，终至冷却，则需放入物理滚桶打磨。经打磨之后的云子，表面磨砂，手感圆润，摸上去有质感。再需3次清洗分拣，目测云子圆度大小，更用卡尺量直径，三用人工分拣，终成云子。

传统云子制成之后，比重较大，手感华润，质感细腻，着盘声铿。一套云子361颗，代表一年361天（注：古时农历的计算方式）。黑子则多一颗，为181颗，白棋180颗。一黑一白，黑子为黑夜，白子乃白天。

轻拿手中观赏，黑子通体乌黑，在对光条件下呈现“碧玉环”色，中心不透，而边缘晶莹透绿光，宛然清潭秋水，给人以悦目清新之感。质地极其细腻，犹如婴儿之肌肤。白子则呈象牙黄或鹅黄色，温润如羊脂美玉。据传，冬天手掂云子指尖温和，夏天于掌心中则凉爽宜然，如有精气团聚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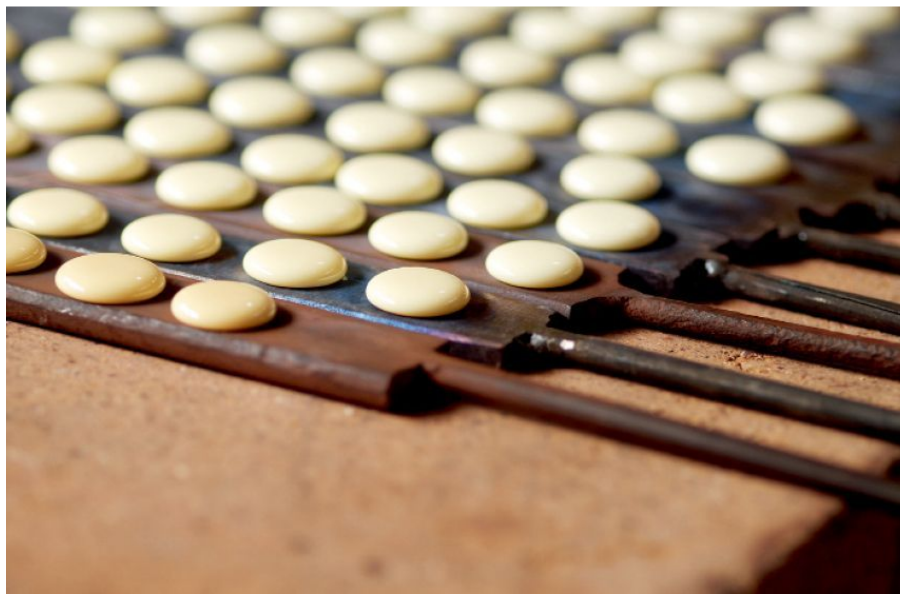
如今，云子在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之上，还进行了突破与创新。这一创新过程，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研发了新配方，并改变窑炉结构等关键环节。现代云子，同样特殊的制炼工艺，所产既保留了老云子“色泽温润、质地紧密、手感舒适”的特点，又有所不同。

新云子质感细腻，手感略轻，执拿方便。黑子通体乌黑透碧，我在正常光线条件下拿一颗新云子，只见通体乌黑，但在光照射下却又呈现晶莹透绿光的特征。白子则呈现米脂白或雪白色，与老云子分具不同美感。

围棋大师级人物吴清源、曹薰铉、陈祖德、聂卫平等名流，皆曾用云子落盘。想见清风徐徐，两人对弈，方则棋盘，圆为棋子，天地交错。云子拍于纹枰之上，如玉器相击，着盘声铿，脆而不浮，仿佛玉音悦耳。分两色，黑白阴阳，攻防之间，动静平衡。

我试着手掂云子，果然柔和细腻，手感不黏不滑，子未落，心弛往。我想，对于围棋爱好者而言，小小云子，在棋盘中早已升华为天地，阴阳流转，平衡相生。以云子为钥，可开宇宙、天地、人生智慧之门了。

（感谢云南围棋厂罗玲厂长、刘庭举师傅提供采访协助）



刚滴落在铁板上的云子。



模具里火红的滴料，这种模具制成的云子是两头凸起的日式棋子。



透过光，好的云子会呈现翡翠般的墨绿色。



窑炉边的滴棒。

官渡古镇和金刚宝座塔

位于昆明东南郊的官渡古镇，曾是一个誉满滇中的古渡口，也是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古镇之一。唐宋时已是滇池东昆岸的一大集镇，元代与昆明同时设县，明清已成为商业、手工业很发达的乡镇。昔日官渡，商贾云集，高塔辉映，有五山、六寺、七阁、八庙和众多人文景观，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文化建筑遗址。如今的官渡古镇，游人接踵摩肩，店铺鳞次栉比，俨然是融古滇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和都市文化于一体的昆明文化旅游新地标。

尤其金刚宝座塔，是去官渡古镇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历史遗迹。它修建于明天顺二年（1457年），原本为镇压传说中的螺丝怪、“顺习俗稳民心”而建。文物专家认定，这座重达1350余吨的塔，是我国现存建造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金刚宝座式石塔。主塔与小塔都由须弥座、塔身、塔颈和塔刹组成，但式样不同，风格迥异。高耸俊秀的塔刹，簇拥耸立，犹如雨后春笋，争相破土，整体构思意象飘逸。不仅如此，它的细部雕刻也极其精美，铜铸伞盖上的手持宝剑、琵琶、珍珠伞、花狐貂等法器的四大天王，都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新市古镇探源

见识了莫干山一带勃发的民营经济态势后，不禁让人好奇，为何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县城，会将教育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里又会有着怎样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撰文/刘荣　摄影/马升六 陈国荣等

供图/德清县摄影家协会



• 新市古窗（摄影/马升六）

江南运河杭州段穿越德清三镇，最终在新市镇南栅分流出境，全长24.02公里。新市镇占据了一公里，是杭嘉湖流域重要的商埠，曾有“小上海”之美誉。作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08年，新市古镇已满1700周岁。

京杭大运河蜿蜒千里，几乎各地都有一个类似新市这样的古镇，曾因运河码头而兴。古建筑形成弄巷、石桥、小河、水榭人家和岸边商埠。一派历史沧桑，岁月静好。独具特色的“三潭、九井、十八块、三十六条弄、七十二座桥”风貌，数字中蕴含着道家理念。今日的新市古镇又略有不同，和闹市毗邻，有闹中取静的意思。

未到古镇老街，一辆遍体刷满醒目黄漆的“长鼻子”校车开过眼前。上学日，车窗上一个个安安静静的小脑袋露出来——这是2011年德清县闻名全国的美式校车。2000年前后，在城乡一体化的战略下，校车覆盖

全县近一半乡镇小学，新市镇也在其中，还包括了两所民工子弟学校。甘肃正宁县发生幼儿园校车惨剧后，国家制定了校车安全标准。

身处长三角中心地带的德清，并不算最富庶，一组教育数据引发了我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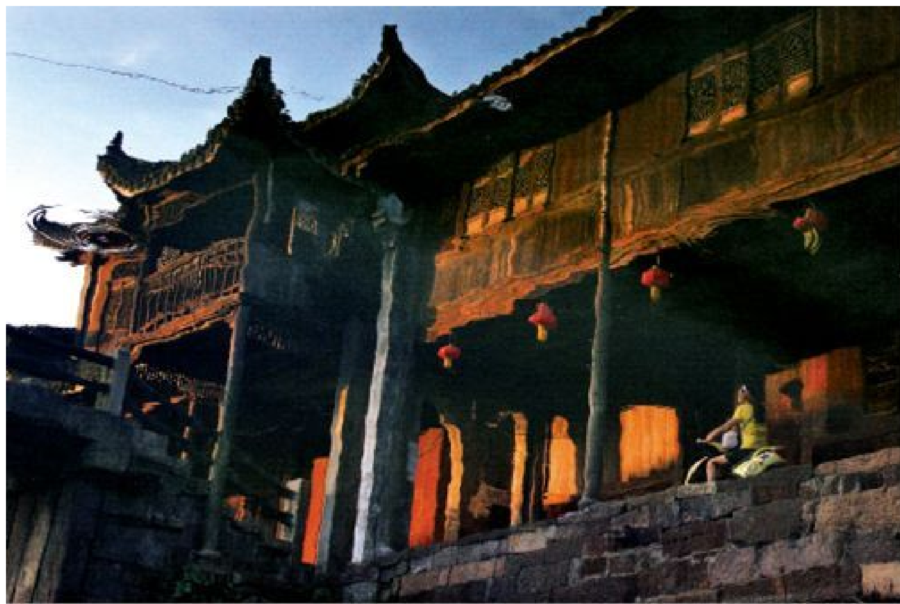
93辆美式校车，接送线路165条，接送学生6734人；这些校车包括30座、40座、51座和54座四种车型，一辆造价约在40万元左右。每年政府要在校车方面投入400万元，这还只是德清教育投入的不到1%。

在沿途，我们还看到了2014年1月18日试开放的德清县图书馆。这座三层的图书馆建筑面积10243平方米，可藏书60万册，配备了3D影院设备，总投资约1.5亿元。

见识了莫干山一带勃发的民营经济态势，我不禁好奇，为何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县城，会将教育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里有着怎样的过去？



• 千百年来，古镇人临河而居、傍桥而市(摄影/马升六)



• 古民居的水中倒影（摄影/陈国荣）

教育之文风：风生水起处兴文

无论黄昏还是破晓，在古镇的入口陈家潭，很容易遇到徐传忠师傅。

“这里是过去的仙潭小学，这里是五圣庙。”

在他的古镇摄影展馆里，一幅几乎占据整面墙的《古镇新市追湮图》跃入我们视线。上面细细列出了几乎所有的古镇景点和历史遗迹，这些都是古镇文化爱好者老徐费尽心血考证的。

老徐出生在新市镇东关，清风桥西阮家道地28号石库墙门。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水系，每一座桥，也强烈地体会到了在拆、移、建的城市变迁过程里，“物是人非”之感，“很高的门楼有30多座，以前有500多家大宅楼。旧城改造后大大锐减，2000年还在拆。”老徐说道。为了留住美景，2008年，一腔热血的老徐借了孩子厂里拍工艺的照相机，开始对古镇的第一次“文艺面对面”，接下来是佐以文字，半年内创作了88组诗作。他又自掏腰包办起摄影展，甚至还琢磨起电脑设计。他在下面署名“仙潭徐拙”。

在古镇的鸟瞰图上，昔日的名人之潭——“仙潭”如今已经杳然无踪。同为昔日的一颗运河明珠，相比近年来风生水起的乌镇，新市古镇（前身仙潭镇）显得多少有点失落。老徐用脚步丈量过这里的每一条巷弄，但是，从仙潭的建筑布局里，无论四栅弄巷的取名，还是各类石桥

的分布，都包涵了道教的地理学与人文思想。推动“三教合一”的晋代名道陆静修回返家乡仙潭，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设计在镇外的山林水泽中，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借喻一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是江南水乡的古镇中绝无仅有的范例，乌镇不可比。

古代所谓三教合一，风生水起处，必有商业繁荣，文脉昌盛。

老徐手指着仙潭书院的位置，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文脉昌盛之所，同治六年（1867）冬，经学大师俞樾因葬父于德清，常常往返于德清。后来，就受邀在德清前溪书院（后来的仙潭书院）教书，断断续续好多年。他对仙潭很有感情，曾经在《自述诗》中深情写道：“更向清溪向旧栖，一泉一石总留题。”当他年过八十，每个月还坚持在仙潭书院授课二次，并撰写《仙潭书院碑记》近八百字，且篆额，又悬“敬业乐群”匾额于门厅，成为校训。



• 由亨利四世于**1600**年所建的狄安娜长廊

江南古来崇文重教。重视教育，自然文化繁荣。小小的仙潭，就出了一代词宗沈约、著名历史学家姚察、红学家俞平伯、著名导演沈西苓……南朝沈约的《八咏诗》：《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岁暮悯衰草》《霜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侧面记录了新市和德清“艾草弥南浦，荷花绕北楼，送日隐层阁，引月入轻韶”的诗意氛围。这里也是德清文脉的一个缩影。

在科举取士的年代，运河人家好商贾，更好读书。德清文运之繁盛，体现在历朝进士和“三元鼎甲”的数量上。经学大师俞樾的孙子俞陛云就是榜眼，俞大师曾激动地为之题诗：“状元榜眼吾乡有，二百余年一探花。”当然，二百年来的人才不在少数。此外，德清还出有蔡氏一门三状元（康熙年间的蔡启僔和蔡升元，乾隆年间的蔡以台），清朝出有三个榜眼——孙在丰、吴会恩（经学家胡渭之侄）、徐天柱。自唐至清，德清县共出进士187名，原武康县共出进士34名。孟郊、俞樾都是进士出身。

据此，在新市古镇上，随便一逛就能看见吟诗读书习画的普通人，也就不奇怪了。同时，

对于德清当下教育的另一组数据，似乎更加明白了点什么。

“全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95所，在校学生64616人，在职在编教师3803人，退休教师1537人。2010年德清县地方财政收入18.6亿元，教育经费支出近3.8亿元。”对于老徐来说，这件事的意义则在于，镇上乃至整个德清，明白他为什么要制作《古镇新市追湮图》的普通人会变得越来越多。



• 悠闲生活（摄影/徐敏曙）



• 古镇舞龙（摄影/徐敏曙）

教育之家风：一本家谱里的终身教育

运河水静静流过，古镇如画布般延展。沈家老太沈美玉在这里长大，熟悉这里摇摇晃晃的石板、家门前晾晒的霉干菜、屋檐下刻着时间的砖刻……画里的日子，过得也家常。

沈老太是新市镇上一名普通的居民，作为画家沈铨的后人，她一直住在新市南汇街26号。解读新市镇上的千年文化况味，除了说诗人，也得说画家。康乾时期的杰出花鸟画家沈铨，就是新市乃至德清的骄傲。

沈铨，字衡之，号南苹，少时家贫，从小随父学扎纸手艺，20岁左右开始习书画。他远师南宋，近接明代吕纪的画法，体验物情，具有深厚的写实能力。笔调工整凝重，设色艳丽，章法妥贴，开拓出自己的境界，震惊日本画坛。雍正九年(公元1713年)，日本国王请他去日本授画。许多画家摹效其画风，形成“南苹派”写生画，被公认为日本“舶来画家第一”。

他羁留海外三年，返回新市南汇街26号居住，将身家尽数捐出。1700余年岁月，新市百年以上的旧宅大半凋零，古镇的屋脊连成一片。明清乃至唐宋时期的院落，几乎已易主换人，几经修补和改造，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沈铨故居却算个例外，这里保存尚好，有后人打理，有时还被用作书画陈列展示和交流，让古屋有了新的活力。

沈家后人沈美玉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如今已是花甲之年，迎接我的声音还是洪亮爽朗的，甚至能背出祖上传下来的家训——沈铨所制的《杨氏宗谱》宗规六条：“一崇祀以敦孝思，一孝弟以肃家风，一敦睦以念同宗，一耕读以务本业，一账济以活穷人，一择配以选良家。”



• 古镇春雪（摄影/张梁）



• 古镇木质老屋前安详而坐的老人（摄影/孟霞娟）

不同于西方现代技能教育，东方教育中，家庭教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甚至产生终身的影响。在小农经济为本的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亲缘基础严重依赖宗族和家谱而实现，家训是家风的保证，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有所规训。论的正是主流儒家思想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前两步。

在此基础上的孝顺父母，尊师重道，也就显得十分自然。在德清民间，一直流传着唐代著名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生贫困潦倒，直到50岁时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结束了长年

漂泊，将母亲接来同住。仕途失意，饱尝了世态炎凉，此时更觉亲情可贵，父母在，不远游。

沈美玉并没有远游，她一直住在沈铨故居，沈家散落各地的后人偶尔会回来看看。2008年，风暴“罗莎”登陆德清新市镇，故居的风火墙轰然倒塌了2/5，保留有沈铨册页花鸟画砖刻的门楼也被殃及，一个砖雕龙头跌落下来。在外地定居的沈氏后人纷纷回家来查看侵蚀情况，并商量修复事宜。其中定居在北京的沈氏后人沈乃铮承担了修复资金的3/4。沈氏后人重视故居，齐心修复，一时传为佳话。

这其中的团结友睦，似乎也正是沈铨家训里一直想要达到的效果。沈氏故居后院的木槿树一直安静地存在着，“独坐深秋展素颜，不与春花争妍丽”。沈铨家族名人辈出，不因沈铨而富贵，家族还是过着代代居食贫寒的生活。



• 古瓦（摄影/周建福）

教育之乡风：“人有德行，如水至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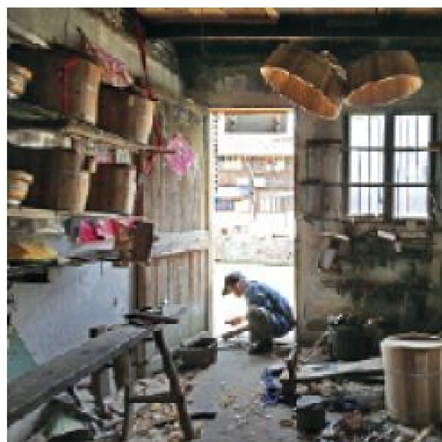
或许正是这样，大到一地之文风，小到一户之家风，始终葆有质朴本色。每一个类似沈铨后人们这样的尊文重教的美好传统，才能形成一地之乡风民俗，足以教化一方百姓。

新市自古繁华富庶，是通商重镇，运河要津，乡风民俗之中不无动人之处，也是德清古今教育中的一个样本。新浪博客中，有一个叫八月江南的博主写下了38页博客，记录自己在新市古镇上的生活。其中有一篇名为《话说“新市人”》，他这样写道：“新市人传统守制，小富即安，形成约定俗成的人生发展体制形式，对人生规划的每一个节点，例如，就学、就业、婚嫁、生育、孝敬诸事，更是讲究规则。”“……街上遇到

一些熟人必搭讪问及一些相关的规则：是少年必会提及学业成绩，是二十弱冠的必提及事业婚嫁之事，是三十而立之年的必提及儿女之事，是四十不惑的必提及地位财产之事，是五十知天命的必提及儿女婚嫁之事，是六十花甲的必提及孙甥之事，是七十古来稀的必注重年龄高低之事。”

日常饮食点滴中的耳提面命化入乡风民俗，也让一地居民更加热爱古镇。2005年，时任新市镇党委副书记姚永奎接任古镇保护办公室主任，对消失中的古镇做了抢修；镇民韦秀程在新市镇房管所仓库，发现了一块清道光十七年孟春立的双面诗碑；刘王庙的修缮是老百姓自发集资的；六块圣旨碑的引进，是当地企业出的钱……古镇的背后，是一群人的付出和努力。

据老徐介绍，德清人自古崇尚仁义道德，一直是教化之乡，文明故里。从古镇到德清，兴起了“民间设奖、奖励百姓”的新德行教育。其中共有“孝敬父母奖”、“助人为乐奖”等24个“草根道德奖”，表彰的都是“平民道德模范”。









• 组图 新市老屋里的手艺人（摄影/吴持平）



• 古镇初雪（摄影/朱伟）

2014年，以德清县道德模范蒋引娣、封丽娟为原型的越剧《德清嫂》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民间故事。主人翁德清嫂是一位善良传统的普通农家大嫂。20年前的一个春天，从洪水中救起了一位小女孩，把她平安送回父母怀抱，可是自己刚满三岁的女儿，却在混乱中失散了，生死茫茫……德清嫂强忍心头伤痛，收养了父母双亡的天宝、燕子兄妹俩，视之为亲生骨肉。

这个感人的故事在德清县巡演过多次，也在国内赢得了眼泪和掌声。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慈母，她不以“高大上”政治化的女强人形象出现，而是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折射出每一个普通人内心的良知和生活热情。

如德清嫂一般的故事，散落在德清各处。2009年，坐落于德清武康镇余英坊，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全国首个以展示道德人物的“公民道德教育馆”在德清县正式开馆，馆内30多名典型人物都是德清的普通百姓。2010年，德清县又在全县151个行政村筹建“和美乡风馆”，把本村的先贤达人、劳动模范、读书状元、敬老爱幼、好婆媳等乡土道德活教材陈列出来。

“谦让、随和、内敛、不张扬”转化成“德清城市特质”，成为日常准则和行为规范，并转化为软实力，助力于经济。德清发展的真正力量，或许恰恰蕴含于此。

德清状元郎

自有科举以来，天下学子须经历三考——州县考秀才，全省考举人，全国考进士。在全省考试（乡试）中夺魁者称“解元”，全国统考（会试）中夺魁者称“会元”，而金殿面试（廷试）的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俗称“三元鼎甲”。登科之路千万苦，光宗耀祖。

德清为江南人文渊薮。学而优则仕，以仕养学，以学传家。自唐至清，德清县共出进士187名，原武康县共出进士34名。在此人文鼎盛的基础上，共有五位状元，其中三位状元出自“蔡氏一门”。

吴潜　于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首中状元，是德清有史以来第一位状元。

沈晦　于北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考中状元。

蔡氏三状元

德清蔡氏奉高宗秘书郎、随陛南渡的蔡源为始祖，蔡源三子承孟徙居德清，时称“清溪蔡氏”。蔡氏房支繁多、科第不断，堪称德清第一书香门第。入清后，蔡氏科第大兴，诞生蔡启僔、蔡升元、蔡以台一门三状元的奇迹。

蔡启僔（1619-1683），字硕公，号昆旸，蔡弈琛子。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得中状元。历官右春坊、右赞善。蔡启僔博学多才，尤精于天人理数之间，擅书法，能诗文。著作有《燕游草存园集》、《洪

范五行传》等。

蔡升元（1653-1722），字方麓，号征元。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入直南书房、历宫坊、进詹事、阁学，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著有《使秦草》一卷。蔡升元是蔡启僔的族侄，有《传胪诗》句：“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

蔡以台（1729-？），字季实，号兰圃，寄籍嘉善。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会试、殿试两次夺魁，成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补日讲起居注官。学识渊博，善辨钟鼎、金石、图书等文物真赝。著有《三友斋遗稿》、《姓氏窃略》等。

新市古镇的老建筑

撰文/徐旭



● 组图 古镇元素（摄影/朱陈强）

新市古称仙潭，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又因水被分割成18块，再由架在河面上充满浓郁水乡情调的72座桥梁连成一片。36条各具特色的弄堂贯穿于街市之间，绘成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画卷。千百年来，吱呀的桨声棹影，曾勾起多少沿河人家的遐想……

早在晋朝以前，新市就已形成市井，街道间有弄堂贯穿，市河上小桥横卧。店坊、民居临街而建、傍水而居，驳岸商铺林立，前店后坊、厅大院小，封火墙、骑楼、廊棚紧密连接，建筑多融砖雕、木雕、石雕艺术于一体。

古镇上的民居建筑年代多为清代，部分为民国时期建筑，古建筑总面积八万多平方米。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新市河埠群及南圣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新市河埠

群及南圣堂、刘王庙戏台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觉海寺、永宁寺经幢、梅林遗址等，以及文物保护点泰山堂药店、杨元新酱园、宋氏祠堂等共57处，其中位于古镇区的有27处之多。

如今，古镇代表性古建筑有曹宅、尤宅、徐宅、张宅等。另有太平桥、状元桥等11座保存尚好的古桥梁，3座寺庙，明清驳岸1500米，保留较完整的古河埠码头130个。古运河与传统街弄、古桥梁、古民居，以及古刹、驳岸，共同构成了古色古香的江南水乡古镇。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MYSTERY
LAND IN JIANGNAN
江南秘境 · 德清
百年轮回莫干山

点击阅读

拯救老屋，那些消失的古村落

古朴的村落隔绝了现世的喧扰，带有独特的文化属性，自成一景。然而在城镇化及商业开发的热潮中，古村落的筋骨被片片剥离，那些保护古村落的乡土人、那些即将消失的古村落现在正如何自处？又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撰文/孟繁勇(本刊记者) 摄影/金建辉



● 游垫村尚书巷。

从金溪县城出发，沿316国道驱车前行，十分钟左右即到合市镇游

垫村，我们来此拜访村里的文保员胡庆华。村子建在平缓的山坡上，村落绿意环绕，不远处，即是崇岭峰。峰下古村，良田禾苗，炊烟起处，纯朴自然，这一番景象，总是会让人不自觉地安静下来。

提起游垫村，实际上大有来头。此村为明代万历进士、工部侍郎胡桂芳故里，有宗祠、书院、官厅等明清古建筑72栋，也因此被称为“明朝建筑博物馆”。进得村来，一条青石街道横贯东西，沿青石板铺就的小路前行，几步路便见进士巷。墙高丈余，路仅三尺，行于其中，墙高难见阳光，却闻一股水气弥漫。一巷四门，拐进去，豁然开朗，自是另一番天地，但家家桌椅皆无，显得空空荡荡。

空荡之中，几见窗斜瓦落，石缺柱残，阴暗处，仅有一些破损的农具散放角落。虽为明清建筑，却实在是破败不堪。见到胡庆华后，提到方才所见，他叹息着向我说：“这些宅子，如果再不修缮，用不了多长时间，便会坍塌毁坏。日后就是想见，也见不到了。”

偷盗的罪与罚

文保员的工作，在胡庆华看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游垫村古建多，大多年久失修。尽管破旧如此，也吸引了一些外来者前来“淘金”，向村民许诺高价，将整座宅子买走，砖头、木料一车车拉往外地迁移重建，再出售就是天文数字。

胡庆华刚接手文保员职务时，几乎是天天去村里人做劝说工作。他的行为在别人看来，是多管闲事。我们在游垫村期间，就遇到一户人家，有人要花15万元买宅子，价钱谈好，就等交易了，幸被当地政府制止。怪来怪去，这户人家怪到村里的文保员身上，找来理论，几次三番才劝服。

早前村里人不理解，并不是胡最为难之事。宅院的装饰精美绝伦，如石雕、木雕等，经常被偷盗者盯上。金溪县另一位文保员钱润章，对此深有感触。他曾经被偷盗者逼到巷道的死角，抓住他的胸脯，威胁他要么装作看不见，要么就要了他的命。钱润章当时说：“你可以打我几下，踢我几脚，甚至捅我一刀，但村里的古建文物，你今天什么也带不走。”

一己之力，钱润章保住了古建，却也被踢了几脚，捶了几拳。实际上，在我接触到的文保员中，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历类似的事情。金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吴泉辉告诉我：“非法偷盗、迁移古村建筑事件，在一段

时期内较为猖獗。尤其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公布以后，全国各地的不法商贩涌入金溪，与当地人勾结，非法拆除，以迁移我县古建筑文物的现象时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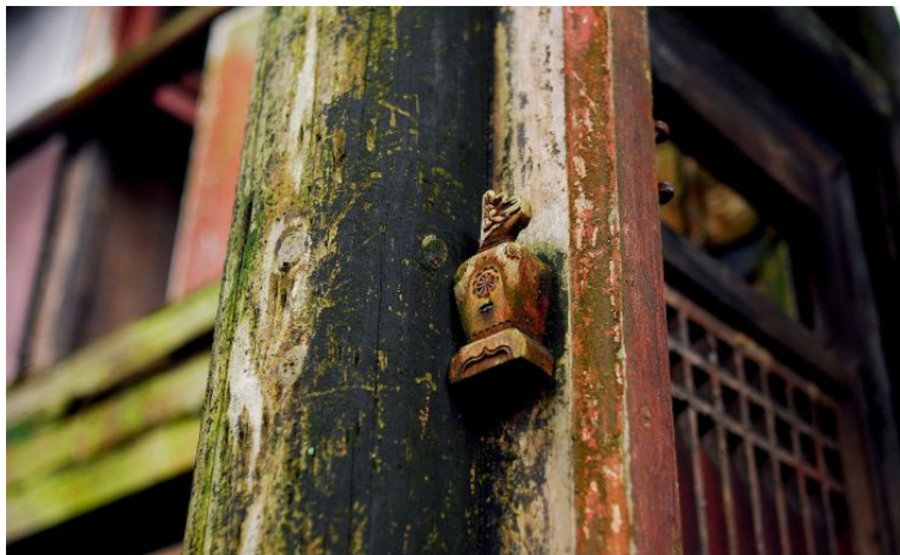
仅在金溪县，近年来共破获文物盗窃案件73起，追缴石磉、木雕、石板等古建筑构件126件。吴泉辉介绍，金溪每年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一次打击非法买卖文物、古建筑构件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偷盗古建筑文物构件的违法犯罪案件，较之2010年以前由年发案率10起降之为一次。擅自拆除买卖古建筑的违法行为，较之于2010年以前由年发案率5起降至为0起，有效遏制了古建筑构件非法买卖及盗窃案件的发生。

阻止偷盗及非法买卖事件的第一道关，就是村里的文保员。胡庆华说：“很多时候，偷盗，是因为宅子破旧，无法住人，也就无人看管。”怎么办？他筹集资金，找来隔壁大耿村具有修旧如旧经验的专业团队，修复加固柱子、换梁、换瓦、补墙，一年时间，完成了村里10栋古建筑的修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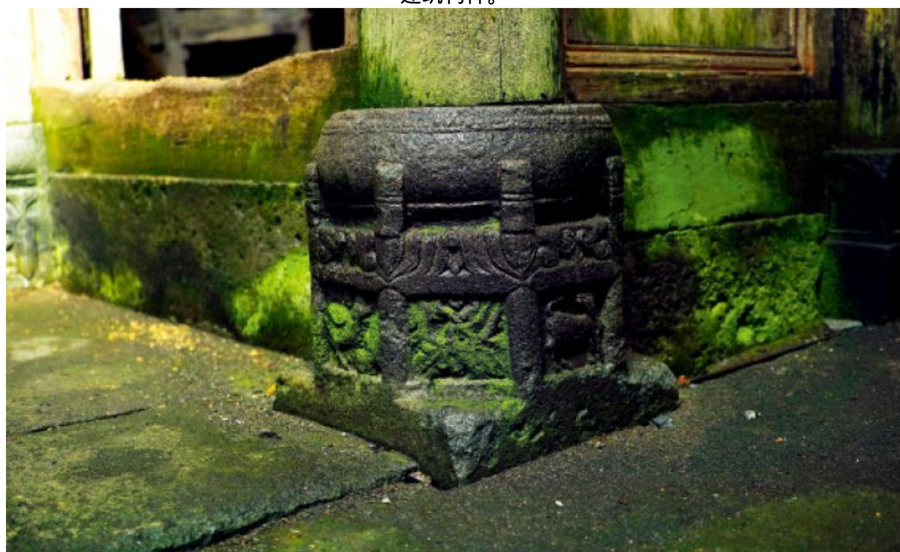
在金溪县45个古村落中，胡庆华的做法，被文保员们伸出大拇指夸赞。他告诉我说：“我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讲，但我觉得，现在文物商贩从村里非法拉走一块砖、一片瓦，甚至买卖、拆除、迁移古建筑的行为基本没有，这就是文保员的工作做到位了。”



破败的老屋亟待修整。



建筑构件。



长青苔的柱础。



村内偶遇西式风格的花窗。

离开村落的原住民

相比于盗采、迁移古村建筑，更让人头疼的是在城镇化及商业开发的热潮来临之时，村子里的一些原住民逐渐离开。曾经有一位领导来金溪考察，在看了许多古村之后说：“看村里的建筑，越看越地道，但是看村民的家里，有些变了味道。一些古村落现在城镇化之后，年轻力壮的出去打工，或者进城买房，住到村里的很多是老人家，带着孙子忙生计都有困难。看一个村子，不是建得多么美，更要让这些村民留得住，关

键要住得下来。”

从事旅游投资行业的邹天健，谈起原住民离开古村时有些激动。在他看来，现在很多旅游投资就是圈地，地圈了，村民只能离开，换来一批城市人进来度假。他说：“这种状况能不能持续？城里人只是将古村当作一种休闲的地方，但古村旅游能否撑起一个产业？事实是不能撑起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邹天健认为，古村开发，与其他旅游文化不同。尤其是村里的古建筑，需要有人居住。村民离开了，宅子少有人住，建筑所蕴涵的百年生命力，也就消失不见。

据统计，中国65万个传统村落中，现在仅存3000个左右，比例为0.5%，这意味着99.5%的古村已经消失。传统村落、民居、古建所承载的活态的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也随之消失。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贺艳认同上述观点，她表示，中国传统古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宝贵遗产、中华文化的活化石，更是人类重要的文物遗产类型之一，也是和当代民众联系最普遍、最密切的生活载体。传统村落的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建筑遗存，更重要的是通过相关产业的发展、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情感的修复唤回、激活原乡原土的人。

贺艳有一个理想，那就是让城乡之间的隔阂不再存在，让原住民回到村子，回到家里来。她说：“这是我们保护传统村落最核心的部分，只有原乡原土的人在这里，这些建筑遗存的存在，才会更有价值。”

但对于胡庆华而言，若想让外出村民回到家里，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修复家园。要做好这件事真不容易，先要说服房主，但有人不舍得出钱，有人无所谓，不愿意修。文保工作却必须要做，他说：“没钱没资金，现有古建只能是做柱、梁、墙等处的简单修复，以保证不坍塌为目的。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保护古村？从我力所能及的角度，只能做这么多了。”

重焕古村活力

一年365天，胡庆华总是会为如何找到资金修复古建而忙活，这也恰恰是传统古村落保护中普遍面临的难题。他的难题，表面上看是缺乏资金支持，实际上是系统保护传统村落的机制尚未完善的一个缩影。

中国传统村落，无论是历史形成的渊源、文化脉络，以及现在所处

地域的经济自然条件，外部发展环境，都不太相同，很难找到一个模式进行复制和推广。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组秘书长李华东告诉我说："在工作过程中，我比较怕听到'模式'两个字。在具体工作中，如果对某个模式比较关注，或者比较热衷，很容易抹杀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中存在的传统村落。"

在传统村落的保护理念上，李华东认为应尽量避免某种单一模式。他表示，应始终坚持因地制宜，一村一议。宏观层面上，通过探索，有效整合社会的各种资源，设计一种比较完善的机制。形成合力，相比将某个模式推广，会在更大范围内保护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

相比于机制的逐步完善过程需要过程，村落的保护却刻不容缓。金溪县县委书记王成兵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我说："政府引导与公众参与，是因地制宜保护传统村落的基本方法。金溪县古村落众多，需要在所属的区域环境内使物质文化遗产凝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如此，不仅守住了古村落、古民居的筋骨肉，同时也传承地方文化的精气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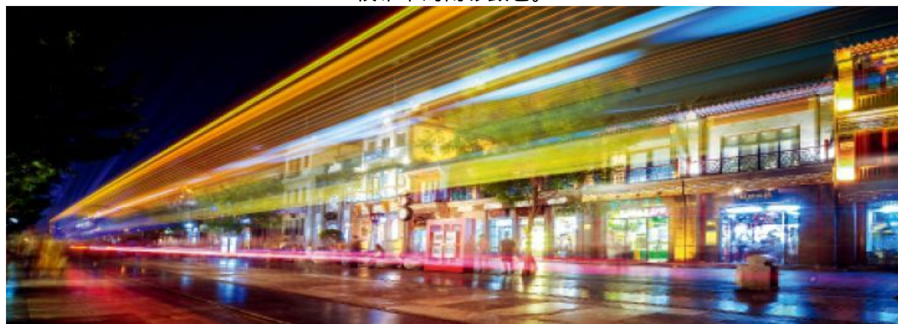
让传统村落的古风古意原汁原味地流淌，王成兵更在意原住居民保护工程的实施。在他看来，保住原住居民的生活质量，村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形态才能够更好留存。具体做法，是在保护的基础上优化生态和生活环境，丰富文化体验空间。提高经济效益，让利益与古村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进而推动村民参与古村落的保护发展，成为古村落保护发展的主体，提升古村落保护的延续性和内升动力。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相辅相成，这样才能焕发古村落群的生机与活力。"

消失的记忆：历史街区不完全调查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摄影/徐宇峰



夜幕下的南锣鼓巷。



• **2009**年，改造后的新前门大街铺设了有轨电车的铁轨，使消失了**50**年之久的“铛铛车”重新开通。

“凶猛”的城市化未能停止它的扩张。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了56%。这意味着，摩天大楼式的地标性建筑，宽广笔直的多线道公路，比比皆是的高架桥，地铁、高铁和经济特区。

与此同时，作为代价，四合院、弄堂、骑楼等特色传统建筑所在的历史空间，在扩张之下不断缩减。这种状况，在中国128个历史文化名城和252个历史文化名镇中（数据截止到2015年8月），显得更加突出。在推土机不舍昼夜的轰鸣声中，城市的一部分古老记忆永远地逝去了。

比城市扩张更为棘手的，是在保护中有意无意的破坏。

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直接指出“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法人，在城乡建设中擅自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及其他文物古迹，破坏文物环境和历史风貌，刻意规避考古调查勘探而进行施工，造成一些文物损毁消失”。

当城市发展规划的决策者意识到，“千城一面”的水泥丛林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城市现代化。为确保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是无法割裂的一体两面。他们不得不回头审视历史，开始对古老街区的亡羊补牢。

2015年5月，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历史文化街区”名单，旨在检验30年古城保护和历史街区保护工作的质量。年底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更提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不再大拆大建。因为从城市竞争力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本土特色才是提升竞争力的唯一王道。

2016年2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将“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这一要求，列为具体做法的第二部分，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要求做到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重视整体风貌，恢复老区功能和活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等。

这或许是“历史街区保护”的一次契机，也是我们再度审视30年来保护工作的动因。

老区改造：被漠视的开发和保护

经历了名为“推陈出新，改善民生”的大拆，和“唯GDP论，商业先行”指导下的大建，古老街巷正在飞速消失，弥漫着“刺鼻”商业味道的仿古建筑还在不断出现。我们从北向南挑选了一些个例，借此观察30年来，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之路中，有哪些普遍而又突出的问题，却被人们漠视和忽略。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摄影/徐宇峰



• 弥漫着“刺鼻”商业味道的仿古建筑。

4月13日，北京。大栅栏街道石头社区的居民聚集在老街坊乐园，参加《大栅栏石头社区故事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新书发布会。这是一本以社区为单位的民间口述史，讲述了京城胡同变迁史，记录百姓身边的故事。

大栅栏距今有500多年的历史，于2015年5月入围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作为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被誉为“北京城市发展史的活教材”，其居民构成、商业活动和街巷格局风貌，都有珍贵意义。

作为历史名城的组成部分，历史文化街区往往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浓缩了城市最最精华的部分。相比“千城一面”、几乎毫无辨识度的现代化新区，也只有在历史街区，人们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变迁，找到城市久违的特色文化与生活传统。因此，保护历史街区，相当于“把根留住”。

中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2002年，国家相关法律中首次出现了“历史文化名街”的说法。历史街区广泛存在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名村之中，在《文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处于同一保护体系的不同层级。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0条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遍及全国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回顾30年来的保护探索。无数经验和教训之下，历史文化街区历尽劫波。经历了名为“推陈出新，改善民生”的大拆，和“唯GDP论，商业先行”指导下的大建，古老街巷正在飞速消失，弥漫着“刺鼻”商业味道的仿古建筑还在不断出现。这些城市中古老而又新鲜的街巷肌理，始终绕不

过“如何保护，怎样开发”的博弈。

面对这一常说常新的话题，我们从北向南挑选了一些个例，借此观察30年来，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之路中，有哪些普遍而又突出的问题，却被人们漠视和忽略。

果：定位不明，冲淡文化特色

因：“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漠视传统

例：前门大街

北京第二汽修厂退休的孟师傅，早年住天坛，爱去前门遛鸟买菜，赶上大日子，还要给老母亲做一身瑞蚨祥。而这七年，他一步没去过前门，因为“懒得去看不中不洋的门脸”。

今日的前门大街，老字号全聚德和东风标致相邻，庆丰包子铺和ZARA比肩，来自日本的低端小商品品牌哎呀呀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而游客虽多，商铺的购买力却不见提高，三成以上的店铺隔两年去看，已然换了面目。

40年前，前门还不是这样。1950年代出生的摄影爱好者么洪师傅，至今保存着一张自己在1970年代拍摄的黑白照片：街后是城墙，城墙下走运河，照片前景，商贩卖的是老北京小吃豌豆苗和驴打滚，大北照相馆就在前门大街的一角立着。照片里的前门，依稀有“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的格局。

又过了十几年，外出插队的么洪师傅回京，进入邮电局工作。这时候城墙已经没了，前门由繁华的商业中心，沦为距天安门和中南海最近的“城中巨村”，人口高度集中，每平方公里一度达到4.38万人。这显然与么洪记忆中的前门相差甚远，也不是老北京人心中的前门。

前门修缮整治工程，自2001年北京申奥后成功酝酿，2003年冬出台计划，于2005年正式启动。然而，其中改造的重中之重——前门大街，一度广为老北京人诟病，改造和发展定位屡屡变化。2008年的定位是“世界名牌的聚集地”，LV、Prada等品牌却纷纷“爽约”。2013年思路转型为“文化体验式消费”，星巴克哈根达斯等国际文化品牌入驻，而老字号中国银行和亨得利却离开了这里。去年，这里再一次被定位为“非遗博览园”，铜雕、景泰蓝、苏绣等，来自国内外的200余项非遗项目明年底前将集中落户……

定位的波折，与招商单位的一再变化直接相关。2003年，首个入驻

前门地区的，是当时的崇文区政府成立的天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2009年，潘石屹的SOHO中国入驻，接下来又陆续出现了北京盈石、兴隆公司等合资公司。去年7月底，北京天街集团与永新华韵文化产业集团合资成立了北京东方华韵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非遗博览园。

住建部城市规划研究院的资深规划师高亮向《世界遗产地理》表示，今日的商业符号过于时代化，原本的老店铺进驻了大量连锁品牌的洋商品，失去了老北京传统商街的特色。而在过去，前门集中了老北京餐饮、特色商业、梨园、会馆和胡同文化。

前门历史街区的改造过程中，传统文化让位于现代商业的现象，在各地屡见不鲜。著名古建保护专家阮仪三则调侃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他说：“原本应由政府抓牢的主动权，旁落在资本手中，在逐利和快速消费的商业趋势下，导致当地特色文化的传承在改造中被极大漠视。而且，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至今没有改观”。

在阮仪三看来，凝结了许多传统文化内涵的北京老字号，是前门地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了商品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无形资产，依附在百年建筑上，才形成真正的前门风貌。游客来前门是为了体验老北京市井文化。几百年内大大小小的老字号都是前门的一部分，感受古老建筑的内容、特色和传统商业街形成的氛围，缺一不可。支撑阮仪三判断的明显案例，是2008年前门大街顺利开街，引发老北京人购买欲的，还是天信百货、京华琴行、大明眼镜和兴龙马珠宝等一系列北京老字号品牌。

“只保留几个全聚德，其他的赶出去，拆掉，失去了商街的整体氛围，再让麦当劳进驻老房子，这还算什么京派商业街？”阮仪三表示，“假洋鬼子”的做法最要不得。比如说，坐拥740年历史的南锣鼓巷则是一个反面教材。因为过于浓郁的、“千城一面”的商业味道，冲淡了老北京胡同文化的原味，和什刹海一道，落选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名单。



1928年的瑞蚨祥。



依然保留当年原貌的百年老店。



翻修一新的前门“大栅栏”。


前门大街上的雕塑。

果：破坏性开发

因：大拆大建，重视拆房率

例：苏州桃花坞

沿着人民路，从北寺塔西面的巷子进入一大片仿古建筑群的桃花坞，可见昆曲讲习所的旧址。上世纪90年代，著名建筑规划师宋微建的

工作室就设在所里。

老苏州人眼里的桃花坞，是个人杰地灵之所，位于苏州老城“阊门”内，集聚了商家作坊和传统民宅。吴门画派的主将之一唐伯虎，在这里留有“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的名句，与天津杨柳青齐名的桃花坞年画，也出自这里。

在2010年的城市规划中，苏州市委、市政府拟定桃花坞地区保护范围，东西中市以北、平四路以南、护城河以东、人民路以西，该地区可以说是苏州古城区内最具文化底蕴的历史街区之一。桃花坞原本很可能和苏州平江路与山塘街一样，列入住建部的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名单中。但在2012年，这里经历过一次饱受争议、惊心动魄的拆迁，使这一切变了模样。

当年5月1日，已经在上海创业多年的宋微建，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突然看到刚搭建好的一堂清代的木质屋架和尚未搭建的完整的、据说是明代的木质屋架，它们都是取自桃花坞“综合整治保护利用工程”。

这个旨在“改善民居，恢复古城风貌”的工程计划拆掉半个桃花坞。他惊呆了，接下来数月，苏州民间人士奔走相告，“救救桃花坞”的发起人之一，就是宋微建。然而，宋代就存在的“阊门西街”还是沦为一片废墟，清代同治年间的老房子被推倒，老居民被迫迁走，为了给唐寅故里扩容腾出地方。在历史街区外缘的法定控制地带，竟然建了个大型停车场。“历史风貌完全被破坏。” 在宋微建眼中，今天看似粉墙黛瓦、齐整规制的桃花坞，已丧失灵魂、不复古雅。

彼时，负责拆建的桃花坞发展建设公司总经理曹勤良却认为，唐寅故里号称有个双荷花池，目前只剩一个死水潭，恢复双荷花池才是恢复历史风貌。当时的苏州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潘国英则干脆对媒体表示，一些老房子虽然建得较早，可是不断翻建改建，若以建筑特征建筑构件比较完整为标准，文物价值就没那么大了。

“这是一个行政干预专业导致的悲剧。”宋微建告诉本刊记者，彼时，相关部门对于历史风貌的曲解和漠视，让他感到非常悲观。在他看来，桃花坞片区已经列入了法定保护范围，除了列入“432文化遗存”的保护建筑，还有不少明清和民国古建筑。街区的密度和格局，都是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完整的历史风貌，就是对已经形成的不同年代的历史遗迹都进行保护，而不是只保护特定年代的遗迹。而大拆大建的发生，就是破坏性开发，违反《文物保护法》。

只是，从土地的指标来看，桃花坞的拆房率，和拆后重建的资本引

入，无疑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财富。“救救桃花坞”失败了，改造工程一期结束时，桃花坞被拆除重建了一半。

2015年，已经是苏州某中型地产公司副总的江文友偶尔经过桃花坞，中文系出身，昔日崇尚唐伯虎的他十分失望。他说：“改成了一个叫桃坞郡府的仿古中式独栋别墅群，不伦不类的。虽然我也是做地产出身，可是这种历史文化街区，能不拆就别拆，造孽。”

同感于此的宋微建，在此前两年，已经主持修复了苏州山塘街的一部分（山塘街与桃花坞隔河相望）。他非常感慨，发誓不要让桃花坞悲剧重演，“在历史街区内，能拆除的只有违章建筑。可以新建的是煤气站，厕所，消防站等基础设施。其他的，都需要保护起来。”

但对桃花坞历史文化区的未来，宋微建并不乐观，桃花坞的遭遇正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前不久他刚从重庆磁器口历史街区回来，很多老建筑开发完全过度。老街区内原有的格局内，十家店的容量，可能要变成一百家店。他说：“这种开发，原有格局肯定要被破坏，谈何保护？”



• 宋微建在两年主持修复的苏州山塘街的一部分 。供图/全景图片

果：假古董，仿古一条街

因：过度修缮

例：济南芙蓉街

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济南芙蓉街十分热闹。300多米的街巷，从2日上午11点开始，为了缓解拥堵，以芙蓉街南口为出口，需要实施单向

步行措施。游人之多，可见一斑。

已经在北京广播系统工作多年的记者小麦，家住趵突泉。小时候，她就读的大明湖小学，就在芙蓉街的南头，学校以前在太庙里，旁边是一个叫百花洲的小池子。

虽然大明湖边的围墙拆了一半，但是小麦的印象里，老街还是窄窄的，只是不那么泥泞了。芙蓉街原来也都是商铺，前店后厂，街前门脸开店，后面就是自家的院子。当时还有同学住在院子里，小麦去他家看笼子里养的小动物，可能下一顿就上了客人的餐桌。

芙蓉街有史可考的历史上溯到金、元时期。而芙蓉街-百花洲街区，指的是芙蓉街、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曲水亭街等区域，这一带全是青石板老胡同，街巷纵横，泉水绕流。关帝庙和辛式公馆古色古香，曲水亭街展现了泉城“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特色，王府池子周边有原生态的张家大院，依稀可见一百年前的老济南。

然而，在2600年建城史的济南市，早在金、元时期就有史可载的芙蓉街，却与首批全国历史文化街区失之交臂，不仅如此，身为孔子故里的文化大省，山东居然无一入选。2014年7月，济南市将芙蓉街—百花洲街区、将军庙街区、山东大学西校区(原齐鲁大学)、洪家楼街区等四条街区进行申报。为何芙蓉街申报失败了？

几年前，济南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曾有一个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项目，他们发现，原本多种商铺并存的芙蓉老街，变成了毫无特色的小吃一条街。土家饼，四川麻辣烫等外来美食抢占了本地特色小吃的空间，周边的泉水被污染，卫生环境脏乱差。2016年，记者调查济南“丐帮”分布，芙蓉街竟是最大“聚点”。“现在看上去就是个短一点的南锣鼓巷，没那么多文艺小店，小吃质量也良莠不齐。”小麦如此评价自己的出生地。

阮仪三则单刀直入地指出，一度让芙蓉街丧失济南特色的，更在于传统建筑的拆除与旧建筑肤浅地穿衣戴帽式改造。在芙蓉街改造的早期，本地报刊批评其“修门面”，几天内拆除木石结构的老房子，然后修起两层三层钢筋水泥混凝土的仿古小楼……而仿古建筑的整体色彩，与古城传统的“青砖黛瓦”基础色调格格不入。

“这种修得太好，太过头的，掩盖历史建筑岁月痕迹的修缮和粉刷，我们叫做过度修缮。把原材料，原工艺拆掉，丢掉，用现代材料修了一个想象中的仿古建筑，这叫做假古董。”阮仪三说。

宋微建则分享了苏州城墙的故事。去年，全国各地遭遇了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的大水。南京的城墙突然出现了龙头吐水，老百姓慌得要死，专家却出来肯定古人智慧，原来这是防涝的排水系统工程。一个月内，苏州的城墙塌了，一面城墙复建于大拆大建之风初兴的80年代。他感慨地说："完全没有按照当时的规划和工艺重建，用水泥和泥巴修起来的，还少掉了引水系统。"这种自作主张的修缮，显然是不可取的。

不仅是苏州城墙，去年，苏州在护城河边重建了相门城楼，城楼的复建完全按照想象的城门复建，用的是钢筋水泥混凝土，而且城墙不在原址。"修得太新了。"一位苏州民间的文物保护"斗士"程建中，向笔者提及这座城门直摇头，"我们怀念的是老青砖修建的，长满青苔的老城门，破旧的痕迹都是苏州千年的文化气息。"



仿古建筑的整体色彩，与古城传统的"青砖黛瓦"基础色调格格不入。供图/全景图片



原本多种商铺并存的芙蓉老街，变成了毫无特色的小吃一条街。供图/全景图片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盘中非遗
世界美食的品与味
THE DELICIOUS
INTANGBLE CULTURE
HERITAGE
在巴黎下厨
纸币上的遗产地

点击阅读

专访阮仪三

保护历史街区是为了文化传承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文明”的扩张，历史遗存被不断蚕食。如何在“唯GDP论”的当下，依法保护好城市的古老记忆？其中，历史街区保护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就相关内容，本刊专访了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以期梳理脉络，探讨历史街区的保护思路。

Q＝《世界遗产地理》

A＝阮仪三



阮仪三

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街都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部分

Q：我们时常能听到某某“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和某某“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称谓，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A：“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评选，是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文化报》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名举办，从2008年下半年开

始，至今做了5届，每届十个。已经是个法定概念。“中国历史文化街区”是2015年4月，由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正式出文评选。每次十个。而且，在评选历史文化名城的三个必要条件里，“至少有两个历史街区”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大部分是过去的商业街。通常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历史街区里，周边还有其他较为集中的文物建筑和历史民居。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叫法是我们这批老专家提出来的，是迫于当下历史街区的保护压力。两者叫法不一样，但是内容都和历史街区有关。

从头衔或荣誉上看，二者有时是重合的，有的街区两顶“帽子”都有，比如苏州平江路，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又是中国历史文化街区。有的街区里只有一个头衔，即住建部评选的历史文化名街，比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八廓街。假设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中有一条入选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地方政府在上报时，会把名街所属的历史街区也报上去，于是这个历史街区就建立在城市的档案里了。不过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Q：近年来，城市中越来越多地听到历史文化街区这个词，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是什么？

A：所谓历史文化街区（也可以称历史街区）是指“风貌完整、传统建筑集中、历史遗存丰富的街区”，反映的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灵魂。

我记得到了1994年，历史文化名城有99个。但是当时一半以上的名城，都在大规模建设中，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而且我国到现在为止，有《文物法》，没有《古建筑保护法》。只重视保护文物单位，其他的则忽略。于是1996年黄山会议上再次强调“历史街区”的概念，城市保不住，总得留几条历史街道吧，在这些街区里，可以成片成片地保留着城市的风貌。

历史街区的价值，和历史文化遗存、建筑物本身附着的历史文化和街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商业和旅游都是后来派生的。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历史文化街区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文化传承，而非发展商业。

Q：用历史发展和文化比较的眼光，我们该怎么理解历史文化名街的“街”？

A：如果从商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唐朝以前，没有街，只有

市。市在汉朝时就有明确分工，有马市，米市，酒市，柴（草）市，等等。而人们进行商业活动时，沿街挑担叫卖是被禁止的，买东西一定要去市场。

到了北宋，《清明上河图》中才出现了“街”。而到了南宋时期的杭州，街开始非常繁荣，这里说到的街的概念，是指商业街：就是政府允许，可以沿街开店买卖的街道。

现在，“街道”比较生活化了。人们对街、弄、巷的概念有些混淆。过去，街主要就是开店的，很少住人。而巷就是住人的，不开店，（比如上海的里弄，也是巷的一种。）但现在很多城市的巷、里弄都有人开店。现在，我们常看到某某街，里面都是居民，却没有店铺，相反，现在一些著名的商业街则被叫做某某巷弄，比如南锣鼓巷。

和欧洲相比，区别也很大。过去在中国的街市里，人、车和马都是混行的。尤其是小县城和农村的市集，主要的大街就是商业街，全是野马路。到了近现代，我们学习欧洲的做法，对商业街进行必要的交通管制，专门设置步行街，车和马都不能进来，只能走人。把马路和步行街区别开来，这样就有规矩多了。

保护好历史风貌才能保护好历史街区

Q：从专业角度来看，怎样的历史文化名街才是合格的，原汁原味的？

A：判定历史街区的标准是什么？归纳起来就是风貌的完整性，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生活和传统的延续性。

历史文化名街也有三点标准。首先，原真性，街区内所有历史建筑都是真实的，不是仿照的假古董；其次，风貌完整性，街区里的所有要素：文物、民居、街道、商店乃至树木河流，都是一个整体。不能说街边只有商店，把居民都赶走；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生活的延续性。这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唐宋元明清，包括民国和建国后各个时期的建筑，居民在其中生活，构成了历史的延续。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后，也想搞好历史街区。于是以北京为首，兴建了琉璃厂的明清一条街，从此，全国各地都大搞“一条街”，重视商业旅游和购物。忽视了街区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昆明最早有三条著名的历史街区，青云街、碧云坊和文明街，当时我还参与过核定。现在陆陆续续都拆掉重建，拓宽，改大，变得很现代，造出很多假古董。类似的情况还有北京的前门大街，很多城市现

存的所谓历史街区都徒有其名。

我国的历史街区也包括近代的“洋人街”，比如上海的武康路和多伦路，不是商业街，而是名人居住的街区，建筑是西洋风格的。海口骑楼老街，也是历史街区，完全是近代建筑。不过这几个街区依然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

Q：在我国文物保护的当代发展史上，八九十年代兴起过一阵大拆大建，本世纪头十年开始又兴起旅游经济，很多历史街区因此非但未能得到保护，反而因为所谓保护和开发得到了破坏，这是为什么？

A：因建国以来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导致，80年代，很多历史街区里人口密度过大，生活设施陈旧，违章建筑过多，交通不便利。为了改善民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历史街区整治。因为缺乏经验和对历史街区的认识不足，拆掉了很多不该拆的历史建筑。但是对历史街区危害更大的是后来的商业地产和旅游经济，拆掉老建筑，造出假古董，这一波破坏更多的是“罔顾法律，明知故犯”。

经济的一个个高潮兴起很正常。关键是决策者没有认识到，历史街区特别是历史风貌，作为城市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对城市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他们只看物质发展的指标：高楼，马路，GDP等等。

我经常劝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去欧美学习一下。欧美不进步吗？人家照样保护了传统建筑，历史街区和传统文化。而且在纽约的历史街区里，老工厂保住了，变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这就是著名的苏荷街区，有重要的世界影响。我觉得利用历史传承发展经济，和保护并不矛盾，方法对了，大有前途。

Q：在30个已经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名单的历史街区里，有没有大拆大建之下劫后余生的例子？突出问题是什么？

A：很多都是啊，几乎没有哪个是没走过弯路的。比如福州的三坊七巷，这是本人保下来的，当时李嘉诚做了个投资，要拆掉那里变成商业区。这个街区拆掉了非常可惜，它保留着从唐朝延续下来的坊里制，坊墙和坊门都在，里面还有二十几处大名人故居，包括林则徐、严复和冰心。于是，在2009年崔永元《实话实说》的一期节目里，我曝光了这件事。节目播放后，当时的中央领导过问了一下建设部，点名要我去做规划。

我去时其实已经拆掉了一坊两巷。虽然保下来了，也修缮得不错，但依然有遗憾，很多东西修得不够真实，太夸张了，浓妆艳抹的。一是

容易出假古董，二是容易破坏真实的风貌。包括山东的芙蓉街和北京的鼓楼在内，不少历史街区都有这种问题——商业主导，修缮过度。



● 忠于历史，绝不乱拆，也不胡乱修缮，保持建筑的原汁原味 。供图/全景图片

修缮保护要修旧如故，反对商业利益至上

Q：对于单体建筑，或是对于整个街区，这些年人们的保护意识整体还是有所提高。虽然假古董不少，但“修旧如旧”的意识还是普及了。不过，修旧如旧有什么标准？

A：我不赞同“修旧如旧”的说法，虽然这是梁思成说的，我更赞成我的老师冯纪中先生说的“修旧如故，以存其真。”（修旧如故最早被意大利提出。）你们说的“修旧如旧”，旧到什么程度？有标准么？现在有人打着“如旧”的旗号，为做假古董当幌子。当年我们国家有14个城市要申报古城墙为世界文化遗产，我说你们这些有一半是假古董，都是拆掉历史上的老东西，后来修的“如旧”的东西。

故和真怎么体现？古建筑修缮和街区一样，追求原真性、整体性和延续性。但还有一个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则：可读性。很多古建筑、古城镇都延续了千百年，修缮时就该承认这个历史的延续性，它含有岁月的痕迹。保护修缮要怎么做？《文物保护准则》中提出了“可读性”原则，历史遗迹是可以读取的，不能抹杀它。

唐宋元明清，每个时代有不同的建筑样式和营造方法，“修旧如故”就是对保护修缮的对象，要研究如何通过修缮留存和保护成什么样的

历史形态，一个城市经历了唐、宋、元、明、清，你以哪个时期为准，也就应该留存它这种历史岁月绵延的痕迹。

Q：现在国内地方财政吃紧，谈到保护历史街区问题，引入商业资本估计很难避免，在保护和改造的时候，如何和资本处理好关系？

A：首先，不能把主导权完全让给商业资本，开发和保护要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下，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力，代表公德心。

商业资本乱来的典型例子就是凤凰古城，古城原来只有13座半吊脚楼，现在有130座！假古董掩盖了真古董。政府放任自流，甚至从中牟利。好好的古城，被搞得一塌糊涂。

其次，对商业要有所选择，不要急于开发。历史文化名街应该开什么样的店？四个字“名特优老”，全聚德里有北京味道，稻香村里有苏州味道。中国的老字号多了，可以做文化品牌的多了，有历史传统和文化内涵的商品，欢迎他来开店。

最后，多给些好的政策。各种灵活的减税、减免和补贴。上海的田字坊为什么搞得好？因为政府默许了一部分探索。按规定，历史街区里的居民以前是不可以开店和旅馆的，现在一部分居民可以开店，一部分艺术家可以进入废弃的工厂和房子里，开画廊，并且进行营业。个体赚钱了，政府得利了，街区得到保护了，文化也繁荣了。

Q：自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我国才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概念，走过了30年的保护之路，和国外的差距在哪里？

A：其实我们的名城、名镇、名街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首先在立法上，我们没有《历史街区保护法》，也没有《历史建筑保护法》和《历史城镇保护法》。而西方1933年在《雅典宪章》就已经提出“历史街区”的概念，1962年，法国已经有了《历史街区保护法》。《历史建筑保护法》更是在1840年就出台了，差距太远了，差了将近两百年。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是，人家有法，还有钱。他们有各种政府补贴和民间基金会，我们没有。确实，外国过去也有拆老城，盖新城，破坏历史环境的经历，但是没有我们这么激烈。

还有就是老百姓的觉悟上差距很大，日本有历史村镇保护民间协会，有164个历史村镇加入。这些历史村镇认为，他们生活得很安详，

不需要现代化的设施进来。

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要保护传统村落，留住乡愁，国家拨出一大笔钱，每个村落一年补助300万。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是来得晚了点，每天仍有六七十个传统村落在消失。城市保不住了，看看乡村吧，这是我们的根，反思一下30年来的建设，走得太快了。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关于历史风貌的一种查漏补缺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 平江路逐步将“文化”和“商业”结合起来。 供图/全景图片

在本刊记者进行不完全抽样历史文化名街和街区的调查中，这些名街和街区，往往更重视对文物单体建筑的保护。而今日依然存在的，过度开发、过度修缮和商业利益至上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都源于对一个概念的误解与忽视——“何为历史风貌”。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释义，历史风貌是指反映历史文化特征的城镇、乡村景观和自然、人文环境的整体面貌。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1983年首批入选的苏州，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保护大市。虽然，古城也走过了大拆大建的弯路，也修建过假古董。值得庆幸的是，2500年的古城墙至今保留，枕河人家、龟甲状的水乡风貌不曾改变。

苏州平江路，是古城风貌保护的一个代表性实验。2006年，江文友大学毕业和室友住进了平江路的一套民居。在他心目中，平江路是老苏州文化的缩影，“一口井可能是西施用过的，一个铺子可能是沈万三当年的产业。满街都是名人故居，而且还特别家常。”

对照南宋《平江图》及明末《苏州府城内水道总图》，平江路基本延续了唐宋以来的城坊格局，1996年，阮仪三主动承担了这个古老街区的保护规划。他三天两头去施工现场，反复强调要保持建筑的原汁原

味，并且保留街区的整体风貌。阮仪三对于平江路整体风貌改造的思路，是历史文化街区，首先忠于历史，次要有文化，然后才是名气，最后才是商业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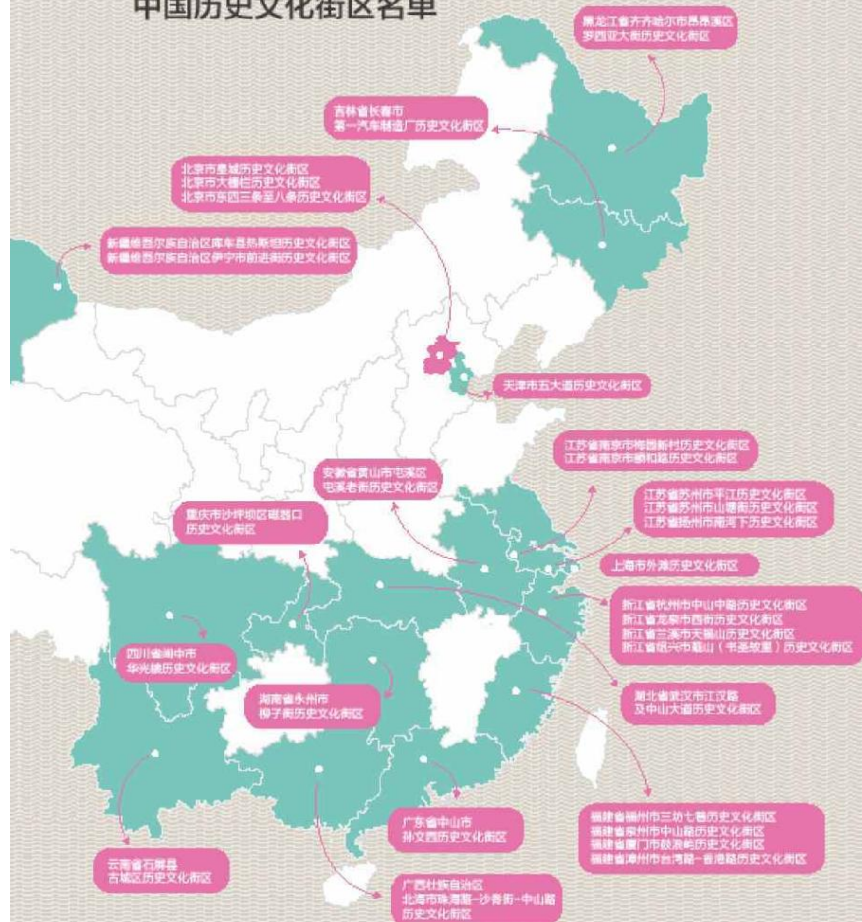
在阮仪三看来，忠于历史，意思是原样修复，绝不乱拆，也不胡乱修缮。他说：“山墙高高低低，就让它高高低低，只是不让它倒塌，房子有新有旧，就让它有新有旧，不拆掉修仿古建筑。”在实施中，他再三强调破房要拆，古老的房屋、地基不能乱拆乱挖。基于这一理念，明代老牌坊的残柱，天花板里的老结构和明代的壁画在这里被发现，并完整地保留下来，他在惊喜之余，更明白了这项工作该如何拿捏分寸。

平江路历史街区内，分布着无数的名人故居、博物馆、会馆、牌楼和商铺。阮仪三保留了一半以上的文物建筑——这些都是完全不能改动的，是历史街区的灵魂所在。对于大部分民宅，他采取不动外观，只改造内部居住设施的方法，把空调、自来水和马桶等引入。所有住宅不沿河的居民，都安然地生活在老房子里。

对于平江河两边的沿河民居，阮仪三采用一种可逆性的手法，打通墙体，沿街开店。邀请有志于开店的居民，共同规划符合苏州文化特质的商品。就这样。平江路逐步开出了古琴乐器店、音乐茶楼、民间工艺室、摄影写真馆、概念书店、老宅民居客栈、背包族旅馆、文化陈列馆等等，将“文化”和“商业”结合起来。

在苏州市电视台工作的周天麒是个80后，他这样评价自己从小长大的平江路：“我的父母还住在这里。周边还住着很多老苏州，依然在饭后来平江路散步，遛狗遛娃，平江路依然是苏州人生活的一部分。”

周天麒的话，实际上一语道破了阮仪三对古城风貌保护的核心：“历史文化的保护，应该动态、整体地去看。文化的变迁和传承是一种流动的、全过程的美”。



资料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公布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通知》**2015**年**4**月**3**日

制图／虎妹

关于历史街区你不可不知道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供图/全景图片



●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屯溪老街历史文化街区。

哪些法律法规规定了对历史街区的保护

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在这个文件中，建立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

2002年10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将历史街区列入不可移动文物范畴，具体规定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

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

相关法规还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具体规定为：“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对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类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历史文化街区如何评估？

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整体。除了“风貌完整、传统建筑集中、历史遗存丰富”。相关评审部门评定一个历史文化街区的时候，更看重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和可持续性进行评估。

价值评估是指对这一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定，包括对街区的整体格局、风貌特色和历史街巷空间特色等等的评估。

而可持续性评估则包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状况、现有居民的生活水平及现有居民基本诉求等等。

修缮时如何维持历史风貌？

对单个建筑或文物的修缮，要坚持“五原”的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式样，原环境。

从整体修缮上看，历史街区的历史建筑不必像文物那样一切维持原状。外观上，要按原样修缮，对过去的修缮中，那些改动不合理的地方，可恢复原貌或原风格，对有悖于历史风貌的新建建筑可以适当改造，恢复原来的风格。内部则可以进行室内的更新改造，改善生活设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从修缮的过程来看，开发商主导建筑修缮是误区。正确的做法是由政府主导，按着规划的要求制定相关政策，并且实施。政府出资为主，居民出资为辅。同时，要注意采取逐步整治的方式，尊重居民的意愿，保护居民利益，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修缮过程中的可逆性原则

在具体修缮过程中，除了“五原”原则之外，还有个“可逆性”原则。

在修缮时，因为实际需要，不得不增加或者减少某部分，比如在古老的建筑之间搭建竹子做的廊桥，或者在墙上打一个洞，原有的结构不变，还可以拆掉或者填上，原样复原回来，并不对文物或者建筑本身构成破坏性伤害。

又或者，因为实际需要，不得不暂时移动文物的位置，比如寺庙里的一块石碑，原本在后院，后来被移到大殿外了，原有的格局不变，还可以移动回去。

在修缮时，工艺和材料不变。尽可能使用传统材料和历史材料，比如修复一段老城墙，不用水泥，不用钢筋混泥土，不用化学漆，只用泥巴、石灰和砖瓦等等。



● 苏州山塘街历史街区。

修缮中的落架大修

落架大修是古建筑修缮的一种方式。指的是当建筑构架中主要承重构件受到破坏，需要彻底整修或更换。先将整个建筑大到屋面、柱子，小到屋顶上的瓦片拆下来，由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分类、编号和保管。接着，对整个建筑的主体结构进行加固处理和技术修复，待结构修复完成后，再将拆下来的构件进行技术维护，再逐一按原样归置安放。

落架大修不是破坏古建筑。历史建筑的修缮中，偶尔会使用这种方法。日本神社保持着二十四年就“落架大修”一次的传统。

不过，落架大修难度很大。只适用于木构架的建筑。许多近现代建筑是砖混结构的，拆掉不可能恢复原状，很容易引发“不可逆”的破坏。

什么能拆，什么不能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建筑“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在修缮过程中，要保留原构件和原质地，尽可能按照原来的营造法式和样式。

但什么才是“原状”？业内大致三种看法：第一种：古建筑的原状是指它始建时的状况，因此在进行修缮时，应该把后人改变或增加的部分取消，再按原来的面貌恢复。——这种做法，往往会造成对建筑的毁坏。而且难以实施，现存的大部分古建筑都经过历次的维修和改动，早已改变了古建筑的原状。

第二种看法是古建筑的原状就是现存的状况，应以现存实物的鉴定年代为准；有的历史遗存虽然不是初建时的原状，但本身留下了对各朝代历史的记录，现存的古建筑上保持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修建痕迹都是历史记录，增加了古建筑历史内容的丰富性，这部分历史遗存应该加以重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日常的保养加固，维修时应予以保留。

第三种看法是尽可能要保存现状：如果重建的条件合适，比如确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下的和实际需要，赞成恢复始建时的面貌。对那些后来加入的非传统材料和做法的构件，必须坚决去掉。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近代摩登
中国公共空间之变
CHANGES IN CHINA IN
MODERN TIMES

点击阅读